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五五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一五五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和奮之能文，王吉甫之遠征康羌
乎儒生之用而善學孔子者哉豈
故古聖方化而有法萬世矣焉
人惜乎哉不能後反後有五文蠻
以傳學者揚能化夷俗之德二

以儒生從甫到今照耀簡方
和奮氏有、孟老之所更文不讓者
陳之表有文彩之學而化宜而通
於何德之在哉皆傳習錄序
而當此草以謨　附

萬曆辛丑秋九月阮[illegible]

郭中丞黔草序

郭中丞車轍馬跡遍天下而文固之筒中草各以地名而黔草竄後成黔草中詩文居十一而奏疏公移十九丘生曰余讀中丞諸草見公之貌讀諸草中

論學書見公之神乃今讀黔草而後知公之貌之神之不可測也古文章家雕龍繡虎之業出而理學二理學家探玄索珠之鍵啓而事功二非自爲二也好奇者浮好偏者泥浮者矜已泥者滯物是以詞人性之有遺行而儒者或斤斤守咫尺之義無所見彼于所得不二者未數數能也余觀中丞爲古文詞意氣在秦漢上顧其沉雄渾樸爲鼎爲彝又似三代間物苔封蠧蝕

而精光不可磨滅至其論學多發揮所自得不拘拘于門戶繹之如飲醍醐令人神醉如得水于諸而取火于燧無其形而有其實蓋亦公無息鉛槧而佐以緒餘發之頤其用物弘而取精

多其能以古文辭爲啓爲蘂則
亦其萃九牧之靈而成也故以
此謬得見公之貌而併見公神
乃公諸子成時治有績才見之
簿書功名成才見之當世所得
道隱于小成言隱于榮華未有

若黔之役一出而嘯風鞭雷須
史底定若自今觀黔子中若奏
訹若公移或出氏于湯火或玩
敵于掌上或倉皇而應一時之
卒武鄭重周百年之防筭無
遺籌計不再慮又得至以纏擾

之患斧藻之業談咲而當屬也
意者公好奇而不爲浮好脩而
不爲詭撓不二之精而崇無窮
之變故于黔若承綢繆噫此余
所稱讀黔子而復知公之貌之
神之不可測也抑余有感焉公

師廬山而廬山澗源姚江支姚
江理學文章無偏頗其試于贛
而贛不試于濠而濠執試于思
田而思田服彼所得仁者之勇
哉要亦有所以撓之也公既得
其所撓以爲黔矣又得二焉且

如黔有文成又安得不寧也余
異亦文成處困于龍場公遇也
于播已皆以身藩文成他日訓
諸生必曰吾得力龍場宦多而
公今日亦以黔名子總之不忝
吾黔也以黔之有厚幸于兩公

也凡我黔人請求文成集合中
丞子爲聰壁以光黔志且代甘
棠
萬曆壬寅仲春吉旦新治生丘
禾實有秋甫頓首拜譔
門人劉國寧書

蟫衣生黔草目録

卷一

奏疏

卷二

奏疏

卷三

奏疏

奏疏

黔草卷一目録

奏疏

頖衣生黔草卷之一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友人楊寅秋義叔甫校

奏疏

交代恭謝　天恩疏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臣原任福建左布政使萬曆二
十七年四月初十日准吏部咨爲缺官事該本部等衙門
會推題奉　聖旨郭子章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
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軍務寫敕與他欽此欽遵
備咨到臣臣即望　闕叩頭謝　恩訖臣自去年　覲還

道病十月中具疏乞身蒙　旨下吏部部檄臣寬限到任
臣依限入閩沿途調治甫及閩界忽捧　綸音感激泣下
而夙疾尚纏擬再疏陳乞間接得兵部咨爲播苗大殺官
兵飛報軍情等事奉　聖旨是這叛苗圍刧事情着該巡
按嚴勘具奏李化龍幷郭子章你部裡馬上差人催他到
任俱限於五月內接管行事劉綖也着𫝀催先帶家丁馳
赴四川俱不許任情延緩致悞軍機其餘應該區處的上
緊酌議來行欽此欽遵臣以疆場有事　簡書可畏力疾
依限於五月二十二日前到湖北沅州准前任巡撫貴州
右僉都御史今回籍以任江東之咨送達字貳百叁拾陸
號　符驗一道預備倉糧賢木　敕諭各一道巡撫貴州
關防　顆　令旗　令牌各八面副同史卷到臣臣接管
外伏念臣心本寡欲數面更多艱第幾三十年頓不及事
歷官遍六七省久而無聞慴罔效乎涓埃寔籍咨於　臺
省閩藩入　覲尚覺黜幽之誅驛路抱痾未遂乞骸之請
詎期　簡命俾拊黔南夜郎雜夷半屬犬羊之地播酋闒
險忽怒發豺狼之聲自非文武兼才曷任安攘重寄臣誘以
敎養甚備馳驅感激而髮欲衝冠兢懼則背若負刺未獲
呂嘉之首可稽劉闢之師臣敢不益勵此心勉圖以報綏
柔漢夷於錯雜之域整飭軍士於委頓之秋播　神武於

天南宣遐邇鬼方三年之伐沛　皇仁於徼外願毋見有
苗七旬之來臣下情無任感　恩激切屏營之至

請增兵餉疏

謹　題爲播惡孔殷貴陽伊邇敬陳阽危之勢畫防御之
策懇乞　聖明增兵給餉以遏強寇以固邊疆事臣以謭
劣謬肩重巨於本年五月二十二日與前撫臣江東之代
於沅州六月十三日入貴陽蒞事矣卷查本年閏四月二
十九日准兵部咨爲恣役酋殘暴無忌糾苗殺虜防禦官兵
懇乞　聖明亟賜究處以慰忠魂以解倒懸事奉　聖旨
楊應龍輒敢糾苗殺官好生悖逆可惡着即催督撫李化

龍郭子章及劉綎着遵旨一併星馳到任調兵進剿不許
延緩滋亂餘俱依擬欽此臣惟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應龍
昔年殺蜀官兵於白石今年殺黔官兵於飛練執迷不復
謂暴無傷　皇上赫然震怒聲罪致討之旨下進剿之令
刑茲無赦師則有名第臣與總督李化龍雖已履任而總
兵劉綎童元鎮傳將入境進剿事宜重大除會同衆議另
題外而臣貴陽之危機燃眉摶膺有不敢自緘默者敢先
爲　皇上陳之臣標下募兵僅五百名總兵標下僅百餘
名通省各參備分守信地兵共五千餘名比者飛練之役
臣標兵已殲其半矣楚蜀協濟軍餉歲僅陸萬捌千有奇

蜀猶如數楚多愆期而各衛所軍糧又支去十之八矣此
按臣宋興祖形之　奏牘謂黔無兵無餉也蓋據實言也
平居無事司計者左支右吾尚不暇給而今何時哉播酋
今年二月圍偏橋城索五司長官而黔之人大震三月屠
飛練之師殺官十有七員而黔之仍月移自臣入貴陽矣
二十餘日黃平報播賊九萬將渡烏江矣白泥報播目金
第之子同龍角中寨師和領兵將到水洞矣安平道左參
政郭廷良又報播酋與師亮講話討路且攻黃平矣總督
李化龍咨稱遊擊房嘉寵拿獲苗男吳表志剛吐稱楊朝棟
分兵貳萬要往貴州六萬要犯綦江等處矣又沿播小苗

[illegible]爲披鴟集蟻結蝟起鴟張并路爲於驛遞盡[illegible]與隆
平越之間黃平龍泉之徼蓋岌岌殆矣臣謂此賊何讎於
黔而毒黔甚也旣反復輿圖播距楚四衛近距武昌甚遠
距蜀綦江近距成都亦遠即云剝牀未及以膚循門牆外
之寇也播距貴州養龍司九十里距貴陽二百餘里萬一
振鴞勢若疾雷則卧榻外之寇也賊之耳目甚廣黔之虛
實益無知謂廣大繁昌而莫已若謂　君門萬里莫如之何
其敢於輕黔而果於毒黔也職此之故矣臣身坐虎穴耳
聽鯨吼將蒐十二衛軍與之角乎是驅羊以飼虎也不敢
爲於欲之續也將調土司兵以移之乎是走鹿以衛麋也

且以合鄭趙魏之交也將募兵坐無餉將積餉坐無金空
拳必不可張枵腹必不可往而臣之心苦矣臣惟勢旣阽
危法且自固屯兵以守乘間而入此目前之計也查得貴
州隣播之地自平溪至貴陽約六百餘里府衛之城十司
所之城二府衛之城每城約三千人司所之城每城約二
千人大約得三萬人分布而後可守也募兵一名日給銀
三分歲當人給銀十兩八錢總三萬人歲當給銀三十二萬
二千餘兩而將官賞功之費不與焉平溪清浪鎮遠偏橋
四衛原屬湖廣募兵一萬楚之力尚可支也不然即移湖
北之兵分守四衛可支其半也興隆清平平越新添龍里

貴州五衛龍泉司黄平所原額貴州募兵二萬黔之力必
不能堪也近蒙　皇上命户部將雲南十二萬金助黔
不翅不忝之被皆兩矣條今尚未解到即解恐未必能如
數而臣不待不再丐之　陛下伏乞　陛下哀黔之民野
無完室憐黔之藏室如懸磬　勅下户兵二部再加查議
應錄前發者行是後給額貴數者作何區處或取之　南京
兵工二部或取之淮庫或取之閩廣如數發給而後臣可
召募以資防禦夜郎犬羊之衆實不下十萬如其糾合入
寇則此三萬人卽未能屈彼羣醜亦足以堵截其入如
天厭其亂我得多算則以黔之三萬人合楚蜀之衆乘隙

而入滅此而後朝食未可知也然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如欲圖萬舉萬全之謀成百戰百勝之功振九攻九却之
威奮七縱七擒之略臣竊謂盍夏多之劍當　賜總督朝鮮
之冊當濟塵彼夜郎之罪惡浮於劉晬蜀黔之慘毅
於高麗　皇上豈嚴於彼而寬於此耶背於東北而惜於
西南耶必不然矣惟　皇上垂聽焉臣無任戰慄祈懇之
至

催方面官到任疏

謹　題爲方面推陞遐地强半遷延不赴懇乞　聖明下
部嚴趣以肅官守以安疆圉事竊惟　國家設官以贊政
無分遠近人臣隨地以服官何擇美惡今天下各省至於
貴州漢夷錯處軍民雜居崇山險巘茂林翳翳比之中原
之地益遠方也益以播酋稱兵行路阻塞比之太平之日
又危邦也人情樂近惡遠喜安避危孰肯樂居此者顧業
已奉　天子之命惟　朝廷所使　君言不宿　簡書可
畏人臣之義也險夷何常平陂一視貞士之守也而況貴
州非絕域也臣至菲劣伏蒙　皇上　簡任填撫其地以
五月二十二日交代以六月十三日莅事司道相見寥寥
數員各郡公移半注缺官臣謹會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
宋興祖查得貴州方面三司共十五員知府八員今副使

李任馬右參議方萬策以入　賀行矣副使左錫類洪澄
源添文昌路雲龍右參議梁銓都司署都指揮僉事張秉
忠李獻忠未到石阡黎平二府未補銅仁知府李思中鎮
遠知府張叔璽思州知府林繼春俱未到任臣等所與共
事者惟藩臬二長分守提學三道及掌印都司貴陽都勻
思南三府或以一人而攝五道或以掌印而兼兵備或以
錢穀而議軍旅或以刑名而署驛傳即今安常已爲侵職
即盡通才未免疲神而況惡苗肆毒四郊多壘地方數千
里而以三五司道彈壓其間臣竊懼焉臣查　大明律官
員赴任過限有規避者從重論本年四月内欽奉　聖諭

近來欽點及陞遷各處官員皆推故嵇遲不行趨赴到任
供職管事致令僚代署庖之官恣意戀位其于君命召不
俟駕何謂好生玩視怠慢備該部可查但是欽點及陞遷
官員都着作速上緊到任更替供職管事如有仍前蔑旨
不遵枉道原籍私忘公推調支吾的着科道官指名參
來依律重治不饒欽此　聖諭洋洋豈諸臣道遠尚未之
聞邪而何遷延若此也伏乞　皇上軫念邊圉彊場多虞
勑下吏兵二部查將陞年月久近未赴者嚴行催促未補
者速爲推補務令得人共濟時艱抑臣又有說焉當無事
之日則黔中爲簡僻之區際多事之會則黔中亦盤錯之

地計今以後一切部薄邊方請告致仕者寢閣不爲　題
覆毋以鴻眞爲高才堪臨戎原薦邊才者破格調用於黔
勿以蟻封爲嫌庶幾文武各得其人而寇賊指日可平矣
謹題請　旨

捐俸助　大工疏

謹　奏爲　宸居尚遲爾捐微俸少裨　大工事臣伏覩
邸報　兩宮　三殿之脩經營有年大小臣工輸　獻自
効誠以　宮殿雖創於　九重摒幪實被乎八埏顧凝土
度木爲費不貲而時詘帑虛未覩厥成爲人臣子凡可以
補萬分一亦義所不容後者幺麽如臣留滯闕海伏蒙
皇上拔之坎墂之中授以節鉞之任入黔無幾疆場多虞
身任嚴荒心懸將作旣未能供徃役之義亦願少效子來
之誠伏乞　勑下户部將臣一年應得之俸扣解本部少
助　大工固知飛塵無裨於嵩泰纖流何籍乎溟渤然犬
馬窒知尚思報　主燕雀有喜猶來賀厦此臣所以處黔
南而戀　闕望　紫極以抒悃者也臣無任悚惕之至

報綦江城陷疏

謹　題爲播酋陷城殺將地方萬分危急事萬曆二十七
年七月二十日據兵巡上川東道副使莫睿重慶知府張
與行呈稱六月二十日播酋楊應龍統兵八萬逼近綦江

縣城遊擊房嘉寵幷張良賢分兵一千守城二千出敵頗
有斬獲苗兵退去至二十一日辰時楊酋親統衆兵圍城
數匝房遊擊於城上親放火磚誤入火藥桶内燒死我兵
數人苗兵乘機蜂屯蟻聚上城又於城内大戰房遊擊張
良賢皆陣亡守備胡汝盛入水淹死千户等官未知存亡
各兵馬損傷逃出俟查明另報等因到臣臣查本年六月
初一日准督臣李化龍咨稱遊擊房嘉寵等獲苗夷袁志
剛等吐稱楊朝棟分兵二萬要往貴州六萬要犯綦江等
處已於本月初六日具疏請增兵餉題　報訖今據報到
前因爲照酋自招撫之後　皇上待以不死　天地之恩

無以加矣不謂豺狼之心飽之而逾發梟獍之性養之而益毒今年二月圍我偏橋黄平猶曰索七姓逋逃尚有名也三月敗我師於飛練殺官一十七員喪師數千猶曰鎹結拒討殺人盈野也茲者攻陷邑城戕殺驍將敢孤　覆載自絕生成蠢二百餘年土司所未有者臣駐貴州省城距綦江遠甚酋自破城後連營結困蒙者負羽道路為梗羽書不通即以川東之報從荊入沅逾月而始達臣貴中士民一聞驚駭譚虎咥而色變聞梟鄉音而股栗蠢林於偏橋飛練之毒而益震於綦江之破無怪其然也臣惟益州天府之國昔稱用武之地而酋悍詭異常乘虛突發呼吸

之間猶不足以當其剡而况黔之將藏兵弋萬萬不如蜀貴陽相距兔穴止隔烏江一帶水將何所憑以為固臣入黔董四十餘日急調土漢兵萬人分布各衛董董自守而又苦於無餉遣使告急於滇滇撫臣陳用賓解銀七萬有奇董可株目前而成敗利鈍尤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况新總兵童元鎮在途不前舊總兵沈尚文杜門不出近播四道分守新鎮道右參議梁銓去年以入　賀行思石道右參議方萬策今年以入　賀行到未可期分巡思石道副使路雲龍都清道副使沭文昌雖陞遷未久俱未見到近播二守備清鎮守備史良將業已革任都清守備柳國

柱新病初起而臣所與共事行間者止清浪參將劉岑節一人臣之心柰何不[illegible]伏乞　皇上[illegible]念[illegible]亟賜稍援　勅下該部將臣前[illegible]請增兵益餉如數如期亟發庶幾可裨戰守以完[illegible]決經溺者急於援手拯經者先於扶足徐而議之駭而圖之則無及已今日之黔正溺與經之時也[illegible]手足扶援者不望之　君父更何望耶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停止稅監疏

謹　題為賊勢方張邊地大震稅監特　命人心益搖懇乞　聖明俯[illegible]稍差以定民志以銷隱憂事本年七月内

據四川兵巡上川東道副使莫睿重慶府知府張與行報稱六月二十一日播酋楊應龍統賊八萬攻破綦江縣城殺死游擊房嘉寵等官已經臣具疏　奏報訖貴州軍民轉相傳播東奔西竄鳥逐魚散一夕四五驚[illegible]至已接邸報應天[illegible]百户范奇一[illegible]為[illegible]遵　祖制[illegible]　聖明敬復稅[illegible]等事奉　聖旨[illegible]所奏貴州地方[illegible]七產名馬有裨國用准差奏内内官監左監丞張[illegible]原奏官民前去彼處會同撫按等官照例征收銀兩解進不許擾害地方寫勅與他該衙門知道臣聞之不勝驚駭士民傳聞千百成羣具訴於臣與按臣衙門稱貴州舟楫不

通商賈原稱益以播亂四方行旅視黔中如虎穴且水銀
硃砂封閉已久諸洞一開苗夷緣此發釁爲隱憂等情臣與
按臣多方諭之謂　皇上有不許騷擾地方不忍加派小
民之　旨中官有不許濫用羣小額外需求之禁而民心
搖搖終莫能定該臣會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興祖看
得貴州雖名一省實不如江南一大縣山林之路不得方
軌溝渠之流不能容船民居止共一苗居共九一線之外四
顧皆夷即平居無事商賈稀濶今年楊酋二月圍我偏橋
三月屠我飛練四郊小苗聚聞蝟起道路行刼無日無之
加以綦江之破民莫必命商且絕跡誰肯委身豺狼投尸

鮫鱷即城市所貿易者不過米穀菜果棉花油布之類葢
葦葦也至范倉所稱水銀硃砂銅鉛名馬等物生於巉巖
之中隣於虎豹之窟倘一開鑿之後苗人耽耽刼奪而去
臣將欲陳兵衛之乎則禦播之兵臣方　疏請之　皇上
而安得復請兵護洞穴也將欲貨之商賈乎則青猾嘯風
遊商歛跡而臣安能驅之必來也將無藝而致之　闕下
乎則鳥道千里龍灘九折非若金銀之轉輸其貨尤可辦
也名馬之有無臣不敢知然每歲土司　貢馬折銀以進
則此方之驥駑大較可知也況查貴州常賦每年硃砂共
三十三斤水銀共四百四十四斤黃蠟共二千九百一十

斤　祖　宗朝豈不知諸物之產黔中哉而限其數若此
之儉者以爲荒服之外可以責包茅不當責錙銖明以其
利遺之實以安之也況地方官兵之力量以守城池猶且
不足而必不能分其力以布於巖洞之間臣等之譾劣以
禦強寇猶尚未周而必不能分其心以杜彼苗夷之窺如
臣言不驗　國家之福也萬一稅使甫臨播寇環於外苗
賊竊發於內臣顧此失彼捉襟肘見此身不足惜如辱　朝
廷何此臣等所爲愁慮迴腸巧之　皇上以貴州非他省
比也肥瘠之異形而治亂之形異也伏望　皇上仰體
祖　宗貢賦之額毋溢舊數近憐地方殘破之劇特收

成命俾臣等專力戰守以凈妖氛則內地之隱憂既銷而
邊圉之底定可期矣臣等無任戰惕祈懇之至

銓補更調有司疏

謹　題爲地方多事有司未備懇乞　聖明銓補府佐更
調縣令以實邊圉以安生靈事臣竊惟貴州八郡户口幾
何誠僻地也一線之路四顧皆苗實盜藪也當其無事則
僻地之官即中村不難於器使及其有事則盜藪之官非
賢智孰與之籌策至於八郡之中止同知一員知縣五員
葢極少矣乃府佐缺而不備其官縣令備而未當其才則
臣等不容以無言者臣謹會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興

祖査得貴陽府同知張子珵由浙江樂清知縣陞任至今
未到臣行貴陽府差人守催始得本官病狀請告乞休患
南府原未設同知頃者御史蕭重望建議應設同知一員
協守龍泉臣會同總督李化龍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楷
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興祖覆議添設已經具疏會 題
請第今地方殘破苦於無官若不就近陞補則同知雖設
遲延不來無補於危急猶未設也臣等行貴州布政司會
同按察司查議去後續據二司通詳到臣臣等看得獨山
州知州徐廷綬才諝爽愷心思周詳歷俸二載永肩一心
新貴縣知縣張羽鴻才可剸厓守堪茹蘖歷俸六載漢夷

共戴此二臣者在徐廷綬應陞補貴陽府同知在張羽鴻
應陞補思南府同知駕輕車以就熟路既已習於夷苗之
情朝聞 命而夕到任又不苦於往來之煩相應就近銓
補者也鎮遠府鎮遠縣知縣袁尚紀才局精明議論妥當
此健令也而處之邵城附郭未足以展遊刃之才施秉縣
知縣文嘉兆問學充贍規模清淨此廉吏也而處之近苗
山城恐難以施舞干之化此二臣者移鎮遠於施秉籍之
防禦悍苗將益弘其壯猷移施秉於鎮遠籍之坐鎮夷俗
亦無損其清名相應互為 更調者也伏乞 皇上軫念遐
疆多故用人為急 勑下 吏部再加查覈如果臣等言不

剌謬將應補者銓補應調者更調其原任貴陽府同知張
子珵准令致仕遺下獨山州新貴縣二缺乞於楚滇二省
查脊俸相應才力堪任者或調或陞則庶官布列可無廢
事而葺益安夷當不旋踵矣臣等無任祈懇之至

考覈給由縣官疏

謹 題為遵例考覈給由有司官員事據貴州布政使司
呈行准貴州按察司并守巡新鎮二道咨牒及據黎平軍
民府申稱考覈過永從縣二年考滿給由知縣龔一夔詞
語并該府覆結查得本官任內並無公私過名增減歷俸月
日其保民實政五事弔取先今道府覈實并蒙撫按閱查

過文簿對查俱已脩舉果無虛冒無礙緣由結報到司據
此案照先奉前巡撫貴州江都御史批據黎平軍民府申
據永從縣申准本縣知縣龔一夔關稱本職年二十七歲
四川順慶府蓬州營山縣人由舉人萬曆二十年五月二
十八日除授陝西西安府盩厔縣儒學教諭本年八月初
三日到任二十四年三月十六日推陞今職本年八月十
九日到任扣該萬曆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止連閏實歷
俸三十六箇月三年考滿例應給由關縣申府轉詳奉批
仰布政司查報奉此又蒙巡按貴州監察宋御史批布政
司查報蒙此該經備行各該司道府考覈結勘無礙又該

本司覆查明白合行且造五事總數書揭呈乞考覈具
奏等因呈詳到臣該臣會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興祖
考覈得黎平軍民府永從縣知縣龔一夔守嚴一塵才精
百鍊治荒歉而拮据不遺餘力撫猺苗而咻噢備極苦心
稱職既經各司道查結無礙又係有府州縣正官雲貴兩
省邑其赴部之例除行令本官在任接俸管事文冊差人
齎繳并將考覈過脩舉實政五事書揭咨報都察院查考外
相應題 請伏乞 勑下吏部再加查覈照例施行謹題
請 旨

增設黃平發川參將疏

謹 題為地方孤懸無援賊勢復侵軼可虞懇乞 聖明設
將增兵以圖萬全事臣看得賊自破綦江後日驕日肆黔
中士民日駭日震臣七月中疏請兵三萬請餉三十萬金
為一歲防守計 君門萬里至今尚未奉 旨臣假便宜
從事已調募土漢兵二萬有奇分布偏橋鎮遠興隆平越
新添貴陽各衛石阡思南銅仁鎮遠三府龍泉黃平二司聯絡
以守遣使告急於滇撫臣陳用賓解銀七萬七百有
奇董足抹目前故自六月以至今日未見衝突幸矣而賊
燄未息猶未知其終果何如也續據龍泉司都司楊惟中
黃平司守禦指揮僉事階千户李朝陽發川縣署印經歷
江師周申呈二司一縣孤懸邊塞相距播酋近者百里遠
者二百里龍泉無城郭兵止二千黃平雖有土城垣卑牆
薄兵僅二千餘土司與通判屬四川守禦千户屬貴州雖
云犬牙相倚未免推諉難制發川縣董民兵三百又無將
官殊為可虞臣隨處增兵而餉銀有限終是東手龍泉雖
有都司而黃平發川未有重將終難彈壓臣計黃平發川
二處俱當設一遊擊黃平增兵至五千龍泉增至三千發
川增至二千約增一萬此在臣前疏所增三萬外者總之
在貴州共四萬兵不為多也將增二員兵增一萬一應糧
餉與兵將俱伏乞 皇上勑下户兵二部再加查議如果

臣言不謬户部即為措處糧餉兵部增設二將得如部議
李經王大分之類及毛鳴鶴藍芳威等補之庶幾我兵之勢
力以振賊之衝突可杜矣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考覈給由州官疏

謹 題為遵例考覈給由有司官員事據貴州布政使司
呈行准貴州按察司并守巡安平二道咨牒及據貴陽府
申稱考覈過定番州三年考滿給由知州王應昌詞語并
重覆復結查得本官任内並無公私過名增減歷俸月日其
係民實政五事爭取先經道府覈實并蒙撫按閱查過文
簿對查俱已脩舉來無虛冒無礙緣由結報到司據此案

照先奉前巡撫貴州江都御史批據貴陽府定番州申准
本州知州王應昌關稱本職見年四十一歲浙江紹興府
嵊縣人由舉人萬曆十四年四月內揀選除授福建紹武
縣知縣本年八月二十五日到任十九年十月推陞直隸
大名府通判駐劄宣府管南路事二十年三月初九日到
任二十三年十月推陞今職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到任
二十七年三月內蒙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復 命題稱
本官威與才合威由廉生馭漢夷動中事宜酌畫釐業有
成績薦舉一次扣該萬曆二十七年閏四月十四日止連
二閏實歷俸三十六箇月三年考滿例應給由關州申府

轉詳奉批仰布政司查報奉此又蒙巡按貴州監察宋御
史批布政司查報蒙此就經備行各該司道府考覈結勘
無礙又該本司覆查明白合行具造五事總於書冊呈乞
考覈具 奏等因呈詳到臣該臣會同巡按貴州監察御
史宋興祖考覈得貴陽府定番州知州王應昌軀標岳立
才識淵凝遇事若出匣之鋒而觀御前解砥操如在石之
璞而無慾盡瀏稱職既經各司道查結無礙又奉有府州
縣正官雲貴兩省免其赴部之例除行令本官在任接俸
管事外用差人齎繳并將覈過脩舉實政五事書冊咨報
都察院查考外相應題 請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覈

照例施行謹題請 旨

請貸安疆臣陳恩王嘉猷疏

謹 題爲土司納賄樞臣遂致蔑法無 君懇乞 聖明
查究長惡緣由以靖治本以消亂萌事行據貴州按察司
呈問得犯人陳恩年五十歲係貴州宣慰安疆臣下目把
狀招恩故祖陳祥先於正德三年由原籍江西前來宣慰
司管下西溪驛寄住生理因與本驛在官土民今充目把
王嘉猷故祖王倖熟識結親隨即入籍充差至恩王世萬
曆二十二年宣慰安國亨身故該今安疆臣襲職到任見
得伊父手管事人役恐有積年壞事另選今恩與王嘉猷

各充當把事身役專一催辦糧馬公務萬曆十八年聞有
宣慰司所屬貴竹長官司民張良珠等願改土設流赴京
奏行貴州撫按轉行都布按三司勘處又有貴州平伐司
土官庭拱極亦奏奉 欽依改屬貴陽府提調後蒙三司
將張良珠等所奏前事會勘允妥議將貴竹平伐二司地
方改併一縣屬貴陽府統轄添設知縣一員將二司正副
土官改縣丞主簿貴竹司吏目改授典史貴竹司原額銀
力公費差銀係貴陽府經歷司徵收改聽該縣徵解通詳
會 題銓官到任無異萬曆二十年三月內有安疆臣下
不在官宋親川[illegible]等各商[illegible]司原

管十長官司近日將貴竹司改為新貴縣扯去一司糧馬
難當等語聳動安疆臣或聽出名妄稱　祖制乞要恢復
情由於本年十一月內奏　准行勘問比恩與王嘉猷既
充杷事自當諫阻安疆臣不得縱容各夷妄動為是各亦
不合坐視二十四年十月內蒙巡撫江都御史撫臨貴州
安疆臣謁見隨蒙將伊莫等所奏事情及貴竹司改縣來
歷備細詰問安疆臣稱年幼不知至二十五年八月內安
疆臣差李元育陳志善往京進　表借過在京店戶張矮
子等銀共一十九兩作盤纏回家訖隨蒙本院訪得安疆
臣差人進京參奉得安疆臣聽恩王嘉猷播弄屢肆不法

及納賄樞臣求復十司各情弁議酌處安疆臣三策初不
法則念安疆臣年幼許其自新即陳恩王嘉猷不遽加誅
苟能改行從善則錄其輔導之功而宥其發置之罪可也
再不法革其冠帶三不法則率三省之兵發其茅土絕其
世爵等因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隨蒙部院科道覆
議將恩等行賄情由嚴行鞫審務要根究下落等因覆奉
聖旨是著巡按御史審究具奏欽此都察院劄行巡按貴
州應御史轉行按察司弁畢節道切責安疆臣解出陳恩
王嘉猷等審究行賄下落招解覆審具　奏間蒙司道行
貴陽府著落安疆　臣拏恩與王嘉猷解審比恩王嘉猷既

奉　欽依提究自當速出聽罪却又不合稟安疆臣代為
回護捏稱未奉行提之先已差二犯採運大木去訖其欲
恢復貴竹司等情係是宋月夜莫等所奏與恩等無干等
因回覆轉報又蒙察院牌行按察司嚴諭安疆臣毋聽蠱
惑始終執迷務刻期將恩等正身解官究結完銷考成如
再飾詞抗違　明旨據實參呈以憑　題參蒙牌仰貴陽
府著中曾同知會同駐鎮新添李推官會審間二十五年
七月內有直隸徽州府歙縣先已問遣江鎧因在四川被
成都府經紀傅尚與吞騙財本思起巡撫江都御史係是
同鄉於本年八月前來將情具告蒙審係私債不准又見

詞稱同鄉恐涉假詐當差健步毛茂芳等遞押出境彼因
路由安疆臣九驛地方宋日人等探知將江鎧誘進安疆
臣地名大方江鎧要得乘機誆騙明知指稱內外大小官
員名頭誆騙財物計贓犯該徒罪以上者不分首從發邊
衛充軍事例就不合故違隱匿的名捏名江右游詐係江
都御史姪子安疆臣聽信當將銀三十兩[illegible]錢代禀
軍門寬免提問比江鎧誆受前銀入己意[illegible]潛逃不
遂後安疆臣見江鎧不肯具禀隨將前銀掣回將情報知
本院當蒙差人拘提江鎧等赴衙比安疆臣思恐江鎧到
官供出前情不便遂淹留不發[illegible]院　駁催　有得安疆

臣明知江鏜等之詐而聽陳恩主使誘爲尊信欲以損
之名節江鏜等明知臣必治之以法躲避安疆臣處任其
譸張欲以撓臣之職守乞將江鏜陳恩等提問等因參
題該都察院覆奉　聖旨是陳恩江鏜等著巡按御史嚴
提究問具奏欽此劄行巡按應御史轉行司道屢提恩等
比安疆臣見軍門將江鏜事情發問隨將江鏜送往四川
華陽縣去訖隨蒙軍門差人往四川將江鏜等送華陽縣
監候牌行按察司差人前去提解江鏜到司發貴陽府監
候提獲恩等至日併招又蒙巡按應御史節行司道拘提
恩等又不合仍前不出蒙參看得宣慰安疆臣聽姦撥置

妄意更新貴縣已定之版籍而復彼貴竹司姦　王法也
且納賄樞臣致部覆倒置祀　明禁也撫臣業已發其姦
狀科臣復權其機宜塵　詔旨勘問不次行提陳恩等抗
避不出安疆臣庇護不發乞　敕部院將安疆臣革去冠
帶必待獻出各犯聽勘方准議復或從重議罰觀其將來
至於改貴竹司爲新貴縣原奉　皇上成命戶口糧差已
定統攝徵輸成規夜莫等妄奏事情似應免勘等因具題
蒙兵部覆奉　聖旨是陳恩等著落撫按官責令安疆臣
解發勘結若再庇護參來重處新貴久已設縣不必再勘
餘依擬欽此蒙咨巡撫江都御史案行按察司勒限安疆

臣送將陳恩王嘉猷等解出勘結夜莫等所奏改縣事情
免勘間又蒙巡按應御史牌行送提陳恩等勘報其江鏜
先行按法擬戍具招馳報蒙牌仰府吊取江鏜到官問擬
誆騙徒罪照例免徒枷解發詳定邊衛充軍終身具招呈
解本司依擬轉詳蒙巡撫江都御史批新貴縣奉　旨不
勘張良珠等免提江鏜詐冒入夷法不可追發叙南衛充
軍終身招達兵部陳恩王嘉猷另行提結又蒙巡按宋御
史批陳恩王嘉猷候提出究結江鏜照撫院并前院批行
繳蒙司備案仰府將江鏜抄招解發叙南衛著伍訖二十
七年閏四月十八日又蒙本司抄牌蒙本院憲牌奉都察

院勘劄爲稽查章奏隨事考成等事仰經歷司抄牌呈堂
將恩等事情作速勘問明白以憑回　奏蒙移行畢節道
并本府行提恩與王嘉猷勘明招解又蒙催行安疆臣提
解恩等審問招解比恩與王嘉猷思得事久未結懼畏本
官願出認罪安疆臣隨即差人押解貴陽府審出前情蒙
看得陳恩王嘉猷既充目把管事又當本官少年宜極陳
國制之森嚴諭禁各夷之妄作乃一味順承坐視不諫以
致夜莫等得逞其奏辯之臆安疆臣幾冒不韙之名罪責
已自難辭及蒙提究即當出候處分乃遷延躲避托詞抹
木情屬抗違律應仍等至於撥置一節再三詳審委係伊

但入籍在彼年代已久實與投夷者不同又備查納賄樞
臣等情二犯堅執不知各證俱無實跡緣由進　表方回
復有明　覲之往貢术木已續有貢馬之行京使頻煩郵
符絡繹事係風聞恐難懸斷合無俯念土人無知既出認
罪姑從審實情由議擬餘情疑似難過誅求將恩等各擬
犯罪逃走加等各減杖六十徒一年罪名招詳到司覆詳
無異該本司看得陳恩又占夷籍王嘉猷實能通逃但膺
把目之名須明輔導之義當彼衆奏復土司既不能輸止
於先及撫按參提勘問又畏罪遷延於後是二犯真坐井
觀天之見不可遽爲負嵎醜亂之徒也且查前院原疏有

有念安疆臣年幼許其自新陳恩王嘉猷若改行從善則
録其輔導之功而宥其擅置之罪等語今安疆臣服命守
土頗效勤勞而二犯連臂就縻實知畏悔似與原疏所議
正相脗合妥應量擬徒杖以懲其前愆寬宥疑情以責其
後效首也將恩等取問罪犯一議得陳恩王嘉猷各所犯
除不應輕罪不坐外俱合依犯罪逃走者加凡奉　制書
有所施行而違者杖一百本罪上二等律各杖七十徒一
年半俱有　大誥減等各杖六十徒一年係民審俱有力
照例納贖緣係　欽依提問人犯合候奏　請施行一照
出陳恩王嘉猷民紙銀各一錢贖徒銀各四兩紙贖徒銀

共八兩二錢候詳追解布政司貯庫作正取庫收繳報其
建縣一事已經奉　旨免勘張良珠等免提有罪江鐙前
招照明不再照等因具招通詳到臣案照先准兵部咨爲
土酋庇姦抗　旨懇祈　聖明亟賜議處以嚴紀法重
成命以正封疆屏翰　勑議兵餉以消姦萌事該前任巡
撫右僉都御史江東之疏經備行按察司轉行貴陽府提
審去後今據招呈前來覆詳相同該臣會同巡按貴州監
察御史宋興祖看得陳恩又占夷籍王嘉猷祖係夷目歷
事安氏積有歲年始不能以義匡救止宗目人等上挾復
之疏既不能即出聽勘歸咎其主以庇護之罪今自出官

認罪依律擬徒夫復何辭至於納賄樞臣原無實跡擅置
家主亦屬浮言安疆臣年方弱冠志切請纓近以楊酋之
亂臣等一檄之飭同士卒防守烏江此即疆臣忠順之蹟
或亦恩與嘉猷左右之力也該司擬徒以繩其往昔而不
盡法以責其後效蓋斟酌於情與法之中而審度於事與
勢之外相應俯從者也如疆臣果能盡心救亂恩與嘉猷
果能朋力爲　國尤望　皇上弘開使過之仁大需賞功
之澤專其責不疑其黨録其新不責其舊此又臣等之所
以望於　皇上而不敢必者也既經司府等衙門審勘明
白理合具　題伏乞　勑下兵部都察院將陳恩王嘉猷

所擬罪名再加會議上　請行臣等欽遵查照施行謹題
請　旨
請安插夷婦疏
謹　題爲夷類相殘萬命可憫敬陳安插事宜以弭釁殺
事萬曆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據貴州按察司呈奉臣
牌仰司會同布政司即查安定亡妻露落氏母子原係安插
著隴今據伊姑沙氏保領回業撫恤事情是否穩便仍詰
問露落氏有無樂從并行宣慰安疆臣母子務要加意撫恤
不致殘害逐一從長酌議明悉具由通詳以憑會　題施
行奉此又據經歷司呈抄蒙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興祖

牌仰司抄牌呈堂即查露落氏母子原奉　欽依安插著隴
沙氏安疆臣因何取回作速查明具由通詳以便具　題
施行等因抄呈到司蒙此案照萬曆二十六年九月十五
日據經歷司呈抄蒙巡按貴州監察御史應朝卿案驗爲
夷類相殘等事即將露落氏安鳳鳴安插著隴王嘉臣等歸
屬黔陽守備提調仍管安定地方安邦仍居織金卧這施
行等因到司又奉前任巡撫右僉都御史江東之案驗同
前事奉此已經備移畢節守巡道及貴陽府遵照安插去
後萬曆二十七年九月二十日據已故土舍安國貞妻沙
氏帶同已故安定妻露落氏赴司投見結稱氏子安定遺媳

露落氏與孫安鳳鳴居住省城日久衣食無聊情願將媳露
氏母子領回原土阿傀地方安住稟乞准從等情又據露
氏亦稱情願同姑回歸故土庶不流離等情隨據安疆臣
齎執印信結狀內稱當官保領故目安定妻露落氏回業侍
奉伊姑加意撫恤中間不致殘害等情又據伊母鳳氏及
宗目人等投遞甘結俱各稱同前情據此該本司會同布
政司看得省會之地原非夷婦所居今露落氏以寡婦孤兒
住居日久不惟零丁無倚抑且衣食無聊求歸故土實出
至願而姑媳同處亦其至情且伊姑沙氏憐其寂苦親赴
領回露落氏久處孤寒樂從復業況安疆臣母子併各宗目

執有保領不致殘害甘結赴司投遞事出彼此情願相應
准從合無將露落氏母子准令沙氏領回原土復業仍責令
安疆臣照依甘結以恩撫恤毋加殘害等因通詳到臣據
此案照先准兵部咨前事內稱安定被刺遺妻露落氏子鳳
鳴赴著隴私莊安插目把王嘉臣歸屬黔陽守備提調仍
舊管理安定地方催辦糧差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
遵備咨前任巡撫右僉都御史江東之就經備行按察司
轉行遵照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
宋興祖看得貴州雖漢夷錯居然住址原有畛域漢不通
夷夷不雜漢制也夷人雖居荒甸然內外亦有分別婦人

夫死從子從姑義也水西被刺頭目安定原係宣慰司人
本是夷種今居會城原已非制突有刺客之變至今寃詰
未得又未正法寡婦露氏孤兒安鳳鳴原奉　旨安插著
龍亦惹則夷之之意也乃數年以來仍居城中夷婦盛年
獨處恐有虧德則傷化孤兒靴然無依復有刺客則損威
非惟不足以明恩而適足以褻體今據姑沙氏領回原土
阿傀地方同住露氏亦願同去姑媳相守祖孫相依似爲
得所但與原　題安插著龍地名不同臣等未敢擅便再
照安定被刺人言籍籍出自安疆臣報讎今據疆臣指天
誓日謂萬無此事臣等責以大義令其保護沙氏露氏并

孤兒安鳳鳴倏其長成仍作本枝頭目疆臣頓首并毋鳳
氏及諸宗目俱遞有加意撫恤不致殘害甘結庶幾漢夷
不雜孤寡得所而地方亦賴以安輯矣除刺殺安定強賊
行按察司另緝正法外相應題　請伏乞　勅下兵部查
議覆　請行臣等欽遵查照施行謹題請　旨

請別處兵餉疏

謹　題爲楚滇助餉勢難如期懇乞　聖明下部別處以
濟軍興事臣案查萬曆三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准户部
咨爲解發防播兵餉事內稱雲南原借四川銀四十萬兩
二十五年內已經解還七萬七千九百三十兩零其三十

二萬二千六十有零在今日爲　黔蜀然眉之急合無行雲
南撫按將該省二十二年新借四川議還餉銀十萬兩除
補還外尚欠銀二萬二千六十六兩併先年二次借銀三
十萬兩於內再還十萬兩作速併解黔省助餉等因於萬
曆二十七年閏四月十三日題奉　聖旨是欽此本年九
月二十三日又准户部咨爲播患孔殷貴陽伊邇等事內
稱近奉　明旨預處貴餉本部題將湖廣應解　京銀酌
留自十七年起至今年止白蠟并商稅銀一十一萬三千
三百二十五兩又取雲南應還四川原借銀十萬兩又於
福建取銀十萬兩嚴行各該撫按督併各布政司解赴貴

州等因題奉　聖旨依擬行欽此同日又准户部咨爲患
切剝膚敬陳一得以圖萬全事內開條議將廣西存餉動
支銀十萬兩令該省撫按差官徑解貴州等因題奉　聖
旨銀兩准解發軍興爲急編派著照丁糧出辦毋以優免
靠損小民欽此俱備咨到臣臣一閒報差人分投各省催
促又准滇中撫臣陳用賓咨稱原議銀一十二萬二千六
十六兩今解銀七萬七千五兩九錢所云解欠川省銀二
萬二千六十六兩一錢八分則今年三月業已解還四川
乞咨彼省取用臣又咨總督李化龍行四川布政使司左
布政使程正誼解銀　二萬二千六十六兩一錢八分內將

六千五百二十三兩二錢充作川中原代黔省募兵六百
名二十八年分糧銀等因查募弁實少二萬九千九百二十
四兩一錢臣自六月以來至今半年召募土漢弁還今年
三月飛練與餉等餉皆藉此二項以救然眉辛矣十月二
十六日接得雲南撫臣陳用賓咨准臣咨催移解原議餉
銀備行雲南布政使司查解隨據呈稱司庫搜括盈極目
下包諳解　進礦課及各營秋冬二餉與來年金價兵餉
等費俱不知作何措處本司尚無以爲自贍之策將以何
者推濟鄰封等因到院看得滇省窮荒素無積蓄近年以
來百計節省方能處還蜀餉十萬連歲多故費用浩繁檢

括殆盡況今矣堵等寨叛亂師行糧隨費亦不貲全滇匱
乏之狀於今極矣頃者川省於已還十萬之外又復責償
十萬應黔之急計無所出議解七萬餘兩乃原借　南京
支剩之銀司庫那得有此業已移咨回覆及具疏題　請
言其難處之情不能足數之故於議解數內尚少銀二萬
九千九百二十四兩一錢行據該司回稱呆難解足亦無
別項堪借合行咨覆查照體諒窮滇亟爲別議等因備咨
到臣臣看得前次餉銀一十二萬二千六十餘兩據滇蜀
共解銀九萬二千六十六兩一錢八分不足之數滇中空
乏之尚難湊補今復益以十萬勢必不能如期解助用賓念

臣甚急顧亦無如財匱何矣臣又接得總督李化龍揭帖
內稱近該戶部議定湖貴用兵應發餉銀責令湖廣以節
年派剩大倉餘銀十六萬零解四川　以白蠟等銀九萬零
及商稅銀一萬零並雲南借川銀十萬俱解貴州各軍前
支用緣彼時湖廣未設官兵故令分餉二省今湖廣設有
總兵自有重兵屯守需餉必多豈可轉餉他方臣已行令
將銀十六萬不必解川留於該省支用近得該省撫臣支
可大書言十六萬止一萬見在其餘及應解貴州白蠟等
銀皆節年帶徵虛數非見銀也臣初意恐中粵西距黔遼
甚楚滇比鄰轉輸尤近自謂咄嗟間餉可立辦今准楚中

撫臣之書謂白蠟等銀皆節年帶徵虛數滇中撫臣之咨
謂體諒窮滇亟爲別議則楚滇二十三萬之金徒爲望梅
畫餅之說閩粵二省雖屢差人告急而道阻且長勢難猝
至萬一復如楚滇以空言回臣則臣將何所恃以餉兵邪
臣今已集兵三萬十一月可再集一萬以月計之約費四
萬餘金兵集而餉不繼黔中司庫又無可那移而臣之懼
滋甚始以餉之不集而患無兵繼無以奮犂庭之威今又
以兵之既集而患無餉恐未免於脫巾之虞在楚以方用
兵勢不暇助在滇以窮空竭勢不能助而閩粵之餉又在
有無之間則黔猶然一貧國也恐未可以聞於賊也伏乞

勑下户部再加查議必於實有積貯省分别爲處給更乞
天語叮嚀各省如期解發毋以地方有事而遲遲不發毋
以道路險遠而期期不至夫天下猶一身也一指之痛遍
體皆楚天下猶一家也一子之貧昆弟共隱夜即之叛禍
豈專在黔哉惟　聖明留意焉臣無任哀懇待　命之至

議處驛遞疏

謹　題爲驛遞殘破羽檄稽遲懇乞　聖明議處協濟以
重軍機事本年十一月初一日臣據貴州驛傳道按察司
副使左錫類呈據平越衛掌印指揮郭維藩呈爲播酋殺
擄失陷糧馬請乞議處急救事照得本衛平越驛額設馬

一十八匹案編四川草塘瓮水貴州楊義等司高坪牌白
泥麻哈州江邊三保落邦瓮河羊腸等地方承走今年春
飛練之變正在本衛地方潘經歷督兵取馬十二匹入營
一槩殺虜高坪牌原隷本衛因叛投播負固不納糧馬今
照大兵四集公使絡繹無馬答應違誤匪輕伏乞怒爲酌
議等因又據興隆衛掌印指揮張維呈爲驛馬久缺傳舍
多虛懇乞急救倒懸以免貽累事竊照四川黄平驛設在
本衛一應馬館原隷黄平駐鎮通判專督今年黄平司官
民被播酋刦掠該司與清平凱里司俱不上驛答應往來
公使貽累卑職揭銀雇募今當[illegible]刻難停呈乞

逯賜議處等因據此該職看得貴州驛傳頻年仰藉滇省
協濟僅可支持今春平越驛馬殘於飛練而興隆黄平界
在虎穴地方人民逃[illegible]過半以致二驛馬館久缺經過官
司交口愁怨羽書紛紜到輙稽遲職反復思之司庫本貧
無堪動之銀可以接濟各驛皆疲無堪抽之馬可以那借
合行呈請於相應鄰省咨借數拾匹分派二驛承當以濟
目前敉平即還等因呈報到臣臣謹會同巡按貴州監察
御史宋興祖看得貴州一線之路以通滇蜀通蜀諸驛專
屬之水西料理通滇諸驛派之各土司走遞此在平居無
事日猶仰藉於夷司也今年飛練之役驛馬殘於鋒鏑馬

户因之逃亡而近播各土司盡爲播賊虔劉彼自救死不
暇奚暇爲驛遞奔走就其中黄平平越二驛尤甚自六月
以來臣等屢檄驛傳道多方設處終莫能濟欲問土司則
無官可尋欲問馬户則無家可提欲責之衛官彼武弁木
領錢糧欲責之驛丞彼貧官何能賠貱以故往來二驛者
非雇募以去則徒步而走此猶往來官司之苦也至於羽
檄交加兵符更調軍興之徵解器械之馳遞行至二驛袖
手縮武而不能前[illegible]何不敗公事而誤軍機也據該道議
欲借濟於各省臣等看得近黔鄰封惟楚滇二省楚地用
兵在湖北而湖南一帶驛遞稍逸雲南解餉入黔在安普

而洱海金滄一帶驛遞稍逸臣意於二省稍逸驛遞每驛借馬一匹約三十匹內湖南十五匹洱海金滄十五匹或解馬或解銀分屬平越黃平二驛共濟時艱以戚强寇俟寇平而止其餘別驛苟可支持者無得援此爲例夫黔今日如多病人也帑藏空虛疾在腠理强寇侵軼疾在寒暑驛遞不通疾在血脉均之不可無醫藥者故不敢避瑣屑爲　皇上陳之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行二省暫借接濟庶驛路少通軍機不誤矣臣等無任祈懇之至

類報擒獲姦細疏

請　題爲將官陸續擒獲姦細斬獲助播小苗類叙　奏

報以作士氣以銷姦黨事案查萬曆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據防守黃平叅將劉效節呈黃平所把總李朝陽等領兵於本所軍人陳旺家拏獲陳守邦吐稱王表係邦姐夫舉家搬投播州楊應龍將王表安於養鷹局住坐至二十七年三月內差王表來黃平探聽消息表又同黃平司叛投播民吳志俸等在肆牌謝朝俸處借苗兵三百名於浪洞平溪等處燒刼屯寨閏四月初三日半夜表帶刀弩箭筒至黃平岳毋唐氏家歇宿說楊應龍差來探聽黃平官兵虛實初四日到陳旺家藏躱被官兵於牛圈內拏獲將王表監候等因本月二十九日又據平越衛申報本衛管

下水洞夷頭阿亮等亶報本年伍月內有飛練殺官夭頭盧阿夭與我大架寨相殺阿亮將盧阿夭射著重傷二箭未死又殺他大老虎阿寅等小軍六十餘人等因八月初四日又據防守偏橋原任清鎮守備今聽勘史良將亶據偏橋衛報本年七月十九日被白泥司土舍楊通定揚七等統領苗公等寨數百攻圍本屯捉擄男婦有鄉導屯老劉念還等亶稱前賊必往梭洞過河回寨乞發兵堵截卑職親統練兵把總葉正暘曹仁佐哨官羅國器石萬龍葉占春武生王嘉賓等帶兵伏捕至二十二日早果有多苗牽牛挑担至梭洞經過截殺拒敵就陣斬獲首級二顆奪

獲牛一隻刀弩等件天已近暮苗奔入箐難追回營等因本月十七日又據石阡府經歷陳廷範申據本府水口渡住民彭希舜等拏獲細作馬良貴到職供係楊應龍差來石阡探聽楊應龍將肆牌夷頭莫老明家口拘入播州要出攻刦各處地方等情將馬良貴監候等因本月二十一日又據帶管都清兵巡驛傳道副使允錫類呈准叅將劉效節移解拏獲姦細杜老冬到道審稱係四川人搬在播州地名大竹園住坐於七月二十一日謝朝俸諭令來黃平探聽軍兵多少回話又稱楊應龍打破綦江廢了屯兵水淹死了今要來打黃平屯堡割了田禾然後打城又據

朱老二來幫誘朝俸今被兵楊再東擎獲審據楊再東稱
老冬原擄再東在肆牌後再東偷走回黃平今遇老冬來
黃平探聽任街撞認擎獲等因本月二十二日該臣訪得
貴州省城居住舍餘吳塑父子交通播州牌行都布按三
司擎獲會問得犯人張五十係貴州前衛舍餘招稱五十
先年不守本分慣往夷寨買賣就不合故違雲貴等處但
有漢人交結夷人互相買賣惹釁貽害地方者問發邊衛
充軍事例即潛往播州投見楊應龍有貴州衛未獲舍餘
吳塑即吳應舉與已獲男子吳二弟吳三兒各習塑神像張
五十引去播州見楊應龍母令塑羅漢觀音等神像又未

回至二十七年四月內吳應舉令吳二弟吳三兒回家看
視八月初一日吳二弟與吳三兒因爭分祖遺弓張互嚷
吳二弟罵吳三兒不知你將父殺在何處吳三兒回說你
也同去如何說我彼此嚷罵致將通播事情傳聞貴州士
民恐吳塑將來爲內應投揭撫院八月二十二日蒙行三
司擎獲五十與吳二弟等到官發貴陽府引例問擬五十
與吳二弟吳三兒各免徒發邊衛永遠充軍發遣吳二弟
監故張五十吳三兒仍監候九月初六日據石阡府經歷
陳廷鈍申據葛彰司生員安啓於八月二十八日擎獲肆
牌夷犯李貴到職審得本犯供係播州琵琶坪住人本年

同李信弁苗頭石勝鳳石富父子逆黨宋東等劫葛彰司
將三渡落田等屯軍民財畜盡行刦去被害良民楊再禮
等識認是李貴兄弟後因外兵四集李貴將男婦奔出外
境被楊再禮等擎獲申報等因玖月二十九日據叅將劉
效節呈把總王嘉賓於梭洞要隘把截本月二十一日有
九股兇苗數百入播經過本洞地方帶兵對敵斬獲苗級
二顆驗明等因十一月初一日據帶管都清兵巡驛傳道
副使尤錫類呈據偏橋衛呈據楓香小水等屯軍餘謝義
高等稟稱九月二十二日被白泥司土惡楊七等統兵攻
圍各屯殺死軍人李珠等四名捉擄軍人鄺廷臣等家財

牛隻當有鄉近侯家屯舍餘侯世元等督率鄉兵救護陣
斬苗級一顆等因本月十二日又據分守新鎮道右叅議
梁銓呈據防守清平重安江把總楊國宏於本月初二日
午時被苗賊衝突刦殺督兵斬獲苗級二顆生擒一名阿
利連人並解等因十月十六日又據叅將劉效節呈據黃
平安撫司土同知楊位呈據目把劉桂等報稱十月初六
日播惡楊應龍總管楊二楊七統賊數百燒擄白林等寨
桂等同把總薛瑞分兵截殺斬獲賊級二顆鞍馬二匹槍
氈等項奪回被傷男婦三十餘口等因隨於十月二十七
日又據叅將劉效節呈據黃平把總李明陽等擎獲奸細

郭天俸郭天祿隋帶兵書該贓會同通判王三策審得郭天祿郭天俸稱係浙江衢州府龍游縣人一向常往播州熟識與楊七交好今年二月內楊七差江西人徐伏五前來同往京回欲進播州先令徐伏五回播聽接天祿十月十九日由白泥進播經過爛橋被兵盤獲審天祿稱我平生智大善用諸法陣戰道術黃平土城何足為懼我將比門河水湧逆架起雲梯雲車火器須刻見功若放我將楊應龍容易誘出又檢行李內有天文地理圖二張通天竅一本古風一本火器攻城書一本羅經一箇軒轅小鏡一箇虎黔摘要天機統會集一本五經標題書一本觀象玩占書一本紫微垣經一本　大明一統紀要敘二本楊應龍給發刊印細字程途一條大小圖書三面雕刀紬衣等項人贓併連解審等因十一月初四日又據參將劉效節呈據防守拨洞哨把總王嘉賓東坡哨把總將奇功帶兵伏險拏獲苗賊阿寶阿桑老二供係叛酋楊七管下黎山新寨苗人因肆牌夏金虎領我苗種一百送老苗一千回九股行至釘靴冲不想官兵截倒殺傷苗人我三人迷路連夜奔到營邊拏獲等情連箭弩刀綿被一併連人解審等因本月初六日又據參將劉效節呈據黃平所掌印千户楮綬呈據夷頭阿保等把截草塘要路十月二十七日

播州叛苗謝朝俸帶兵三百餘人殺擄平越松坪堡擄去男婦一十四口家財等物本堡軍人王張生等來報堡兵追截敵殺斬獲首級二顆奪回被擄男婦一十三名口當交原主止擄去一口殺傷堡兵三十餘人我兵亦傷二人等因呈詳到臣臣等陸續行司道將已斬級者驗實懸示已獲審明者牢固監候各將官兵量行犒賞外案照先該臣訪得播賊因見川貴設兵有備無能竊發乃以目把奸徒裝扮漢人出入黃平偏橋一帶或招苗刦掠為害或打聽遠近情形亦有內地軍民利酋金帛所引或潛踪隱跡與之走透消息甚至以違禁硝磺鹽布等件攜入為姦者牌行貴州按察司并守巡兵備等道及轉行將領等官各將鄰播一帶要隘地方嚴加把截盤詰奸細如遇播苗出沒併力擒斬有功員役先行犒賞事完優敘設或怠玩從重究處各等因節次申飭去後今據前因該臣謹會同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化龍看得貴州地方拏獲奸細共七起而多在黃平平越之間是賊所垂涎者意可知已而郭天俸兄弟以畢省亡命不遠數千里來助叛黨所攜諸書皆兵家詭秘之冊則奸細之魁者幸而見獲奸謀稍阻今已審明相應與王表馬良貴杜老久李貴阿利阿

賓阿叅老二張五十吳三兒等分別情罪或斬或戍以銷姦黨者也斬獲小苗功雖不多然自飛練喪敗之後我軍氣不揚而賊氣日驕九股黃平仝米膽肆牌茶牌諸苗助播爲虐往來充斥於偏橋黃平之區如入無人之境莫敢誰何自阿亮射中盧阿反雖未即死而魄已奪此後於洞斬獲二起黃平侯家屯重安江草塘斬獲四起兵氣稍振故阿亮阿保等與史良將李朝陽王嘉賓等相應加賞以作士氣者也夫細作甚微苗功甚小臣等非不知瑣瑣者不足以瀆 天聽而必爲之叙報者功無微而不錄則人知建功者必不遺而益勸於巨賊無細而不誅則人知助惡者必不赦而漸散其黨未必非鼓舞人心之一助也伏乞皇上勑下兵部覆議行臣等將郭大祿杜老六等明正典刑張五十吳三兒等遠戍煙瘴方將阿亮阿保史良將李朝陽王嘉賓等分別犒賞無[illegible]等無任悚惕之至[illegible]

黔草卷二目錄

奏疏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友人楊寅秋義叔甫校

奏疏

報賊阻東坡請增兵疏

謹 題爲播寇突出充斥興隆黄平之間阻塞官路殺擄居民懇乞 聖明嚴勅援兵以救危急事萬曆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據清平縣知縣劉啓周申報本月十三日卑職親至重安江查兵忽聞播賊列營七處圍刦重安乞賜發兵應援等因本月二十日又據興隆衛申報十一月十六日亥時據東坡軍人李萬等飛報播兵數萬徑出楔洞圍殺白田乾溪水口等屯堡燒擄房屋人口家財由白泥出大小章劄營又五萬由構皮灘過河到白泥劄下有三大營八小營攻圍東坡又要攻打興隆黄平衛所城池等因又據防守黄平叅將劉岳節把總李朝陽帶管都清兵巡道按察司副使尤錫類呈報俱同前因該臣差官隨調各衛所官兵前往應援去後本月二十四日又據四川重慶府知府張與行揭報據把總劉添恩兵李子忠報稱楊酋於十一月初五日發兵二萬劄在官霸與南蔡相連又據東鄉邊勇報稱州楊酋親領兵數萬出婺川等情合行

前報等因同日又據貴州布政司分守新鎮道令陞調參議梁銓呈報據興隆巡捕指揮常靖國并防守東坡把總許攀龍傳報苗賊三萬來刦東坡勢甚猖獗職一面發兵應援一面調叅將劉岳節兵接應印捕官帶領家兵沅州領溪兵接應比時苗賊蜂擁迎來鎮溪所兵奮力抵敵頗有功級悉被奪去柰緣後兵不力被苗包圍不能全勝回兵固守城池十八九等日節行偵探苗建五營於十里之外兩投木刻俱稱來衛追要擇張熙等語及查此賊俱係近寨熟苗爲苗引即今十里橋與東坡絶無人煙偏鎮音信不通該衛士民慌忽無計職係去官雖盡心力事多掣肘等因同日又據駐鎮興隆署貴陽府同知徐廷綬呈報本月十九日辰時據哨探兵執報木刻上寫播州總把事隆諭知興隆通衛官民吾今督兵數萬追尋欺主叛逆奸徒行至地名東坡切被知流徒積兵千餘截殺吾兵勢不得已定決雌雄近查本司奴徒馮權張熙等潛入興隆衛内不思舊惡再欲叛逆欺主爾等早要省悟照名發出以免刀兵之患等語二十日又據執報木牌上寫正欲發兵來衛追尋逃奴何以爵羅承恩楊京馮權等各衛何故發兵把截地名石梭洞等處不容該管九股黑苗往來買係你興隆偏橋田不有切害又不容我辯訴你各衛兵

每處不過數千何故猖狂紛紛阻截要路即將兹奴照名發還以免屠城大患等因到臣除臣催調各將領官兵星馳前赴應援及嚴行興隆黃平偏橋平越各將官竭力固守城池外看得賊勢重大動稱數萬連營結寨窺我衛城塞我官路令楚黔之咽喉不通一應　奏疏兵餉文移俱不得達其志甚大其謀甚詭其勢亦甚岌岌矣臣分布興隆之兵三千八百名清平之兵二千一百名黃平之兵四千九百有零平越之兵三千一百有零鎮遠施秉之兵六百有零石阡之兵三千四百有零思南婺川之兵三千有零龍泉之兵一千九百有零赤水之兵六百名貴陽之兵

五千六百有零永寧蜀兵五千名自貴陽府以及西四衛烏江水西諸路屬之監軍按察使楊寅秋駐貴陽自下六衛所以及思石等府諸路屬之監軍參議張存意駐清平合之則通省兵共二萬九千分之則每城僅止數千兵分則勢弱彼此不能相援援賊一舉動必合二三萬攻一城又故多方出兵以牽我師故今日之用兵不得不多多者其勢然也督臣李化龍復調雲南兵七千廣西兵一萬臣復調湖廣永保兵一萬分駐各衛為遊兵而尚未即至近播四道用兵半年參議梁銓到而復將去其餘三道竟無一至湖廣辰沅兵備竟亦未入偏橋貴州總兵童元鎮以十一月初九日交代尚駐銅仁未入貴陽湖廣總兵陳璘傳牌雖到亦未入黔楚兵只三四千分割偏鎮勢甚寡弱今東坡之賊不退則楚黔之路不達　陛下發京餉六萬尚阻於辰沅雲南太監楊榮進　上之扛亦阻於貴陽廣西餉烏有臣自六月至今雲南解到銀五萬又二萬留作滇中七千兵衣甲行糧以故未解川餉解到銀二萬二千六十六兩一錢八分內除四千還布政司作飛練用兵借過之銀六千給布政司作龍泉舊餉之銀臣尚有餉六萬支持半年用過四萬餘而今兵至者已二萬九千未至者尚

二萬七千總之十二月終皆可畢至豈二萬之金所能接濟乎臣意欲就於川中借銀十萬即以福建十萬金逕解補之滇中借銀十萬即以廣西十萬金逕解補之前兵部咨稱老庫未發銀十萬兩乞全給黔兵從蜀解入黔中而楚滇二十一萬未有之金早為區處如數解給更乞　皇上勅下兵部嚴催湖廣三萬之兵及總兵陳璘副使王應霖早入偏橋共勦東坡之賊以紓咽喉之急嚴催滇粵一萬七千之兵早入貴陽雲南總兵沐叡入霑益廣西總兵李如樟入泗城共圖犄角之勢以為黔中之援臣日夕佇望有如倒懸而臣猶有說焉黔地方多難文武共宜集兵聚

餉責在撫臣擐戈伏劒責在總兵自有猶患以來川貴總
兵畏賊甚於畏法愛身重於愛　國在沈尚文則高枕不
出今則優游泉林矣在劉綎遷延不入今則安閒善地矣
彼當事者已極又何所畏忌而必於討賊耶新到總兵伏乞
天語責成毋蹈前轍共紓寇難以必期於蕩平若使　陛
下之令不行於總兵則總兵之令不行於偏裨偏裨之令
不行於三軍而臣等將何所恃以收西南之危局耶此非
細故也故臣不避斧鉞爲　皇上陳之伏乞　勑下戶兵
二部一併覆議施行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請再增兵餉疏

謹　題爲播賊分道突犯全黔勢甚阽危懇乞　聖明再
增兵餉以救然眉事本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據新添衛報
稱本月二十八日亥時蒙防守平越原任參將今充爲事
官蔡兆吉票稱播兵數萬攻陷王嶠囤劉丘聲言往新添
攻打屯寨該衛官兵晝夜謹守城池隨據本衛所管喇啞
夷民報稱播兵萬餘已將王嶠燒刼盡空且王嶠逼近本
衛乞賜發兵應援等因同日又據帶管新鎮按察司僉事傅
道副使右錫類報稱據防守平越爲事官蔡兆吉駐鎮知
州李珏票據平越衛劉家堡民鄒應龍報稱見賊楊總管
董提調郭提調管領賊兵過瓮水河聲要打我江山地方

又發掃帚一把火燒木刻一箇去播州趕兵掃土快來等
因同日又據監軍右參議張存意報稱據平越衛呈報本
月二十七日午時據管理王嶠把總安崇報稱突被播賊
數萬四路攻打本嶠崇當統苗向敵賊勢重大難抵被賊
攻破頭寨殺死寨苗男婦不計其數放火大燒倉房衆苗
擁崇奮死奪回屢據偵探人役報稱播苗數萬過河屯劄
各處聲息攻城乞賜添兵策應等因本月三十日據清平
縣知縣劉啓周票據凱里楊燧報稱野洞七寨苗俱要反
出由狗窩攻打清平城等情又據趙崇報稱七洞等苗已
攻打拜横欲與七寨由草塘司入楊老攻打平越清平俱

有定約伏乞憫念孤城添兵防禦等因十二月初二日據
防守黃平參將劉效節及通判王三策指揮徐登階報據
防守得勝關百戶薛應時稟稱十一月二十五日被播賊
楊七楊總管統兵前來翁巖高涂劉營聲言我今日來報
信我主楊太爺已經令各處搭完浮橋大兵的於二十七
八准來攻你平溪浪洞黃平與東坡黃蓮柳塘等處我兵
在此劉營只等大兵四路齊到夾攻卑職分兵西路哨探
播兵日夜經過不絕播酋詭計甚多請乞加兵各處隘口
把截事在然眉等因本月初四日又據清鎮守備王之棟
并偏橋衛指揮許繼祖揭報播賊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倡

狂㩁衆劄營於偏橋城南官道水井坡離城五里大勢圍
城我兵固守城外劄營對壘一日我兵傷賊馬兵奪獲綿
被二牀各賊方退臺蠟原營去訖查得內有陣亡漢兵游
法等七名土兵高元等七名擄去漢兵一名羅仲重傷兵
毋成宗等三名其節次申報事俱經繳回又差兵由小路
遞送被其截路草塘黃毋徐姚燗橋一帶等哨堡軍兵四
散人煙盡絕本衛漢土官兵二千有零謹守城池賊勢重
大不敢輕出等因本月初六日又據湖廣辰沅兵備副使
王應霖報同前因同日又據鎮遠衛揭報十一月十八日
准本衛巡捕指揮何天寵關據本衛軍餘郭正朝走報本

日天明時分被播夷約有五六千餘將本衛許花屯中屯
周旗屯窩底屯一帶地方盡刦一空擄去男婦李賢父孫
等數十等情各呈報等因本月初九日又據布政司帶管
分守思仁道左參政郭廷良呈十一月二十日據管思石
守備事都司楊惟中報據坐鎮指揮胡効忠報據四十八
屯軍餘黎廷恩等連夜前來報稱播賊何漢良住劄馬渡
起七頭苗兵點齊於二十八日劄營三跳威逼恩等講取
思石婺川龍泉地方今已知　朝廷旨意先是進剿今又
是剿了來說到此田地左右是死不壞也是壞了四川水
西藺州白泥黃平已分兵敵殺你龍泉思石婺川若不先

下手剿蕩將來大兵容易入境此番定然是實等情到職
及查見今偏橋興隆被賊劄營接取九股生苗裏應外合
等因同日又據監軍叅議張存意呈報本月初六日據興
隆衛呈據鄉導陳八報據臺蠟寨苗七九傳出播州把事
木刻說是本衛詐哄連和我大兵已齊不日攻圍偏橋黃
平你興隆既要免禍可備銀二千兩退兵待我打了偏橋
黃平各兵見於梭洞立營劄兵數萬要打攻圍城池禍在
然眉萬分緊急等因各揭報到臣除調官兵分布救援其
殺傷官兵及失事員役容臣等查覈另　題外今照前因
臣謹會同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

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化龍巡按貴州監
察御史宋興祖看得播酋楊應龍逆節滔天自分罪在不
宥又計黔中衛所郡縣數千里而遙所在單弱漢土官兵
分布城守不足抗禦乃糾找生苗分道突犯先梗塞餉道
次偪攻城池為先發制人之計初據興隆偏橋二衛報稱
攻破東坡爛橋等處殺擄軍民慘毒異常今則鎮遠衛告
殺擄許花屯堡矣平越新添告王解圍被擄矣黃平告楊
七統兵翁巖矣龍泉告何漢良劄兵三跳矣在在告賊處
處告急楚兵二萬滇粵永保之兵三萬聲息至今杳然辰
沅道兵備副使王應霖尚在沅州總兵童元鎮交代一月

仍駐銅仁俱未授足到偏橋興隆然將陳寅發川參將王
鳴鶴俱泄泄未知進止何在無以阽危甚於累卵其尤急
者偏橋興隆之間東坡爛橋重安三處實楚黔之交會滇
貴之咽喉此地一為賊據則楚不得入黔滇不得出楚匪
獨無黔且并無滇此必爭必守之地非大集勁兵勢必不
守臣等會議得東坡爛橋重安三處每處當設重兵一萬
爛橋東坡重安三處共三萬庶幾道路可通咽喉不塞而
後可以議及大舉顧此三萬之兵又當在原議兵數之外
臣等非不知兵多費餉而此三處無兵即有餉亦不能達
今參將朱鶴齡之餉阻於鎮遠不得入黔者爲此路之塞

故也伏乞　皇上軫念全黔坐諸水火　勅下户兵二部
急催楚兵三萬以救偏橋思石一帶催滇粵永保兵三萬
以救興黃貴陽一帶容臣等再募兵三萬分屯東坡爛橋
重安三處以固要害而通喉舌增兵糧餉嚴督如數解發
未到各官嚴督如期入黔仍復規避逗遛者容臣等查參
處治庶幾易危爲安在此一舉不然黔滇二省臣惴惴且
莫必其終矣臣等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請借川湖庫金疏

謹　題爲黔中需餉然眉異省加派難待懇乞先借川湖
庫金就扣加派抵還以濟軍興事本年十二月初七日臣
接得邸報户部一本夷氛甚惡　天討宜彰等事據總督
臣李化龍會同臣等題同前事內開貴州於雲南取銀二
十二萬據報止解過銀七萬餘兩其餘無從處解又湖廣
一十一萬有零廣西福建各十萬共計三十八萬有零催
督軍前支用去後今該前因數尚不敷於湖廣四川二省
夏稅秋糧加派銀共三十八萬三千餘兩以佐時急楚得
其餘蜀得其半貴州處其不足然貴之被難也兵俱新增
餉無宿儲其需銀實切則取盈濟虛相應不分畛域通融
支用等因奉　聖旨是兵與餉急這四川湖廣地畝加派
准權宜行著總督於三省通融支用仍禁有司豪右巧避

貪漁等弊毋致累害窮民兵罷之日即行具奏減免欽此
欽遵臣反復讀之户部計處貴州之餉視川湖獨盈憫念
貴州之苦視川湖獨切　皇上慨然俞允臣不勝加額厚
幸顧臣之仰給於　皇上者非歲月之急而目前之急也
臣安敢默然無言貴州地方遼長在在與播爲鄰先議募
兵四萬分布防守似亦稍足復議大舉督臣李化龍慮路
岐兵分賊衆我寡調雲南兵八千廣西兵一萬永保兵一
萬俱劄貴州大約以年終取齊則貴兵實不止六萬有奇
新設參將陳寅王鳴鶴朱鶴齡都司錢中選等官及犒賞
製造軍火器具等費俱取足於新餉以一年計之非六七

千萬不可臣自六月受事至今實止有銀六萬兩臣前疏
已悉之矣又以東坡之賊未退南來之餉益阻臣不得已
借川餉十萬即以閩餉十萬抵還借滇餉十萬即以粵餉
十萬抵還然今猶未到也竊計戶部爲臣區處當有見銀
而乃以川湖加派處黔之不足臣豈不知加派奉有　明
旨誰敢慢令愆期第派之閭閻輸之官府即彼此共急時
艱徵解必待歲餘臣之兵環向旦夕待哺安能俟此伏乞
勅下戶部川湖濟貴之餉每歲實該銀若干每省先借庫
銀若干急解貴州即以加派之數立徵抵補在川湖聊煩
一時之那借在臣可紓萬分之然眉不然脫巾之慮恐不

能免臣之憂不獨在播且在兵矣總計貴州用兵不止六
萬有奇一年當六十餘萬近日川滇解到銀七萬而以一
萬補布政司飛練用過之銀及龍泉舊兵之餉其餘各省
並未解到臣之焦苦不敢言如　國事何此則不能無望
於戶部爲臣急處亦不能無望於各省撫臣憐臣之苦而
共濟之也伏乞　皇上勅下戶部再加查議急爲設處施
行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參總兵到任違限疏
謹　題爲將官到任違限懇乞　聖明俯念地方多事姑
留討賊以責後效事行據貴州按察司呈准銅仁總兵董
元鎮手本爲缺官事稱萬曆二十七年五月十一日奉
兵部劄付該本部題奉　聖旨董元鎮著以原官充鎮守
貴州總兵官兼提督平清等處地方寫勅與他便着馳
赴管事不必候代欽此欽遵備劄不必候代選帶豐驍兵
丁多則五千少則三四千俱要人人堪用依限於本年五
月二十八日到任等因奉此續准貴州按察司手本案照
撫貴州右副都御史郭子章案驗准兵部咨同前事奉此
又據經歷司呈抄蒙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興祖案驗亦
同前事蒙此備行催促本職遵照不敢候代擬即束裝就
道第募兵議餉非旦夕可齊具呈兵部改限本年八月二

十八日到任其新任廣西總兵限期亦改所有　冬至
表箋例應本職拜　進且准廣西巡撫右副都御史楊芳
手本准貴州撫院咨行職調取泗城南丹那地各土州精
兵及候三院詳行甲務至九月二十日方交與廣西都司
收掌二十四日起程至湖廣東安縣忽感風寒不能動履
該本縣知縣張進送醫生劉文裔調治數日力疾登途帶
醫隨行於十月二十八日至靖州入境十一月初八日到
平溪初九日與原任總兵沈尚文面代隨准咨送　符驗
一道　令旗牌五面副關防一顆到職接管任事外合行
移文轉報等因到司該本司查得總兵董元鎮改限本年

八月二十八日到任令准移稱行至湖廣東安縣染疾調
治至十一月初九日交代計到任日期違限二箇月零十
日相應照例叅究但該鎮原在廣西候拜進　冬至　表
箋又奉行調泗城南丹等兵及候三院詳行印務方敢起
程比與無故遲期者稍間况經地方多故應否叅究等因
呈詳到臣據此案照本年八月二十七日准兵部咨前事
等因備移到臣就經差人移催該鎮及案行按察司轉催
去後今據前因該臣謹會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興祖
看得貴州總兵官童元鎮自五月　簡用改限八月終到
任不爲不寛乃今受代之期計違劄限七十日當播賊猖

狂之時正臣子急公之日乃延遷道路違限兩月既乏挾
輈傳柑之勇終非披髮纓冠之義論法相應叅究但臨敵
易將兵家所忌而東安染疾情非無故合無姑貸其遲緩
之罪專責以討賊之任庶幾收之桑榆用以克清兇懟相
應留用以責後効或量加罰治以懲怠玩伏乞　勑下兵
部再加覆議行臣等欽遵施行謹題請　旨

報賊破龍泉土司疏

謹　題爲播賊殘破孤懸土司尋復歸巢謹據實查叅失
事將官以肅軍政事萬曆二十八年正月十八日據貴州
右監軍道布政司右叅議兼按察司僉事張存意呈稱萬
曆二十八年正月十六日據思南府申本年正月初六日
據防守本府前叅溪關把總黃明儒報稱播酋步兵六萬
馬兵三萬於初五日殺破龍泉司本司駐鎮守備楊惟中
帶兵先於十二月內將家眷送往本府附近鷃鵡溪避住
該司止有土官安民志兵五百名在司今被殺擄告急會
移石阡請發大將重兵庶得堵禦等因呈報到府初七日
據偵兵回稱龍泉司初五日寅時播苗數萬擁至龍泉就
將本司并鳳凰山營俱圍劄數層一湧進入已將土官安
民志吏目劉王鑾綁擄去訖遺失本司印信楊守備於初
肆日徑至鷃鵡溪潮底河下潛住本備今又帶兵復見住

鷃鵡溪未回播兵尚劄龍泉附近地名魚跳不知何爲等
情據此查得楊惟中失事潛入鷃鵡溪避劄本府聞知就
於本日移會楊惟中帶兵回守龍泉立功以圖一創至初
九日惟中回稱龍泉切近播境深居虎穴逆酋近來任逞
勢焰愈猖本職部兵不滿二千彼酋兵馬動稱數萬衆寡
難支本年正月初四日本備出謁分守道面議地方事宜
行令把總李君寶協同土官安民志料理地方行至地名
煎茶溪於初五日辰時據報逆酋楊應龍督兵出犯龍泉
本職星馳急回至地名沙灘分兵殿後堅持其千把總李
君寶等督兵與賊對敵自卯至午彼兵勢衆約有數萬我

兵寡少難支被賊在陣縛去土官安民志吏目劉王鑾死
傷官兵查實另行呈報我兵殺死苗賊亦多急難割取首
級彼酋稱言欲要長驅直入思南等語本備帶兵祭劄鸕
鷀溪堵截虛實情辭希圖倖免據此查得本備標下官兵
一千八百名但係自行遴選召用糧餉按月徑自發支此
外又有湄潭永靖哨把總胡効忠標下月糧本府亦按月
聽支不缺其前被殺擄錫落馬頭綏陽等哨亦龍泉所轄
隨該本府稟白帶管分守道郭參政發把總丁文明兵伍
百名黃明儒兵五百二員名又發陸希管官兵三百二十
二員名前去茶溪日頭岩等處相機接應去後至正月

初五日楊惟中一旦離遁遂使逆酋乘虛侵犯致失司印
流禍一至於此今據各所報前情應合通報除行駐鎮石
阡都司錢中選督兵前去應援及另文申請大兵外據此
該本道看得龍泉乃思石二府咽喉孤懸賊境士馬單弱
自趙仕登授首以後逆酋揣知　天討難容輒敢乘虛衝
突節該本道呈詳兩院行令添兵固守續奉本部院許發
陝兵施兵俱一時不能齊集彼賊勢倡狂固非數千兵所
能捍禦而鄰鎮偶越又非一二日所及救援者也及參副
總兵陳良玭駐鎮偏橋一月頗有調停守備楊惟中堅守
龍泉二年並無失事但讀原奉　題議思石龍泉皆良玭

應援之信地況當賊衆入犯司治官印賴惟中協力以相
保今據該府備報前來反復參詳在陳良玭以參守偏橋
爲詞而屢催不去同舟共濟之義則蔑在楊惟中以公出
思南爲解而懇留不允事不避難之忠未盡情若可原法
難并貸等因呈詳到臣據此卷查先據帶管思仁道布政
司左參政郭廷良思石兵巡道副使路雲龍與石阡府幷
龍泉司土官安民志節報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播目
何漢良朱敬等統領賊兵數萬一由錫落關將把總喻時
與哨官刁榮賢楊廷貴與馬頭山把總李性三俱各殺死
虜去喻時與兵一百五十名當砍死五十名餘一百名用

木靴穿繫一路由龍洞哨一路由穿礁哨一路由三跳哨
鄉去把總蕭才一郭明選幷兵一百二十名一由綏陽哨
綁去把總冉文燦將永靖營大毛坪等舍哨房盡行燒燬
官兵殺傷大半等因到臣該臣即調防守偏橋副總兵陳
良玭帶兵二千銅仁守備葛如錦帶兵一千又差人催調
永順宣慰使彭元錦帶兵五千由銅仁出間道應援尤慮
其未足也又催督臣所發施州兵八千陝西馬兵三千從
婺川入援及得正月初五日之報臣又移行總兵官童元
鎮親督凱里司應襲土舍楊燧把總毛宗慶等兵二千速
赴應援外爲照龍泉蕞爾一土司耳距貴陽千五百里而

遙去播僅二百餘里而近於貴陽爲遮隔之藩籬於播爲
切近之門户逼在虎穴難息可至臣一入境即慮其以彼
孤懸當此狂勁去年八月内具　題爲地方孤懸無援賊
勢侵軼可慮等事内稱龍泉無城郭婺川無將官又俱無
勁兵議將婺川增設參將一員龍婺增兵二千隨該兵部
覆議上　請增設參將推補令狼山副總兵王鳴鶴臣又
查得都司楊惟中守龍泉二年曾殺播賊頃逆酋公移至
大加怨恨臣知其伎倆已窮顯去之似爲賊報怨乃咨兵
部量移别地另選材勇將官以補其缺兵部亦如臣議
題稱龍泉兵少無城恐起别禍暫將楊惟中移置曾陞遊

擊而以今江南副總兵坐營沈弘猷補之臣之慮龍泉者
非不蒿目苦心額自去年六月至十二月解餉無幾支持
半年藩司司庫僅存四千五百金即那借無從勢難多募
而王鳴鶴沈弘猷俱未入境狡酋自分　天討必加乘我
大兵未集以數萬之苗賊襲無城之上司此非賊之强實
我之守備弱耳楊惟中與土官安民志同處一司惟中擁
兵二千安民志兵止數百民志挺身與鬬惟中避劄鸚鵡
失事之罪惟中即萬口無以自解豈獨惟中臣受事半年
不能討賊而一上司又爲賊所乘臣亦安所逃罪又何敢
以分屬楚信地爲辭續據思南府申據播州逃犯充受吐

稱楊應龍自率賊赴龍泉正月初一日起身初五日至龍
泉將本司各寨攻破初六日楊朝棟書來報稱上邊軍馬
至急初七日遂回州去訖又據思南府申報正月十三日
吏目劉王鑾自賊營放歸臣惟賊雖稍退而土司已殘吏
目劉王鑾雖已放歸而土官安民志生死未測除殺傷官
兵擄掠民人行思石道査實另報外伏乞　勅下吏兵二
部再加查議將遊擊楊惟中行巡按御史提問正法或念
臣茲未蒞代者未即至先行革去職銜令戴罪立功以贖
日後無功並議前罪帶管分守思仁道參政郭廷良已承
兩院批准交代而行思石兵巡道路雲龍初接帶管未入

思南至於副總兵陳良玭雖云龍泉信地分屬偏橋總兵
而總兵官陳璘未到良玭暫爾代庖難以苛責總兵官童
元鎮業已督兵貴陽龍泉既屬偏橋總兵信地本官原開
遙制難鞭之長不及馬腹以上各官似應免究者也如臣
不職無裨地方伏乞　勅下速賜斥罷别選才望素著者
前來代臣以竟厥功庶幾邊圉之任事有人而西南之凱
奏有日矣臣無任悚惕待罪之至

報賊襲土官疏

謹　題爲播賊夜襲土官殘害地方事本年二月初九日
據防禦劄佐養龍等處指揮夏應龍申報本月初八日申

時據乖西司申稱本月初七日申時分據本司把守桃子
臺舍人楊鍾走報本日鷄鳴時分被播賊由河渡越江至
馬場將防禦宣慰宋承恩[illegible]校各舍包擄去記殺傷守
把土兵賊勢兇勇難敵應舍飛報等因到臣據此隨即差
官指揮葉天培督領水西兵把王嘉猷等帶兵前去彼處
堵截應援續據漢把李[illegible]播獲播賊梁守富廖華到臣臣
釋行貴州按察司審問據該司詳稱梁守富廖華俱係逆
酋楊應龍族人拱紀從賊稱應龍說宋宣慰不與同心令
楊朝棟楊三田二領兵一萬前來新土將宋宣慰擄去做
親同生同死已先於各庄取男女陪嫁等情續據指揮葉

天培千戶范之文漢把王嘉猷等報稱播賊擄去宋承恩
燒刦龍堰馬腰寨[illegible]等寨楊朝棟挾宋承恩至尚溪整酒
換衣以去茲未刦營在彼等情續據指揮夏應龍等獲姦
細王祥雲南衛兵中軍張澍等獲姦細王宗文王玉毛繼
章趙良才毛[illegible]祖等俱稱宋承恩被楊應龍擄去就將女
結配成親安在上街新橋住坐等情到臣臣看得宣慰宋
承恩故父宋德賢存日議婚楊應龍之女至今尚未過門
二十七年十二月據宋承恩稟稱楊應龍議於二十七日送
女過江成親臣恐其假名親迎襲我地方督兵嚴拒之已
不得遂其女妖父令贅壻官同英協同宋承恩起十二馬頭

各兵阻守河渡乃於初七日夜竟襲承恩以去周英突圍
而出有言承恩以翁壻之故當應龍未叛時實與往來近
賂 明旨森嚴始與之絕酋憤之而襲以去者有言酋妻
田氏愛女必欲承恩成親令子楊朝棟襲之以婚者有言
承恩年幼兵弱拒之不可絕之不可不得已而去者人言
藉藉俱未可知承恩今在賊中其生死未測其成親與否
亦屬傳說其失事之罪誠無所逃而其從逆之情未敢遽
度但三省之師已於本月十二日並進夾攻逆酋亡在旦
夕不自悔禍而夜襲土官擄殺邊氏權叟之惡所不可言
孫尾之毒至於此極不寸斬之不足以謝地方除擄殺寨

民另行查實 奏報外伏乞 勅下兵部行臣等并力討
賊以靖妖氛謹題請 旨

叅五開叅將失事疏

謹 題為將官輕舉僨事惡苗稱殺官兵謹據實查叅以
肅兵政事萬曆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據湖廣按察司
辰沅兵備道副使王應霖呈據黎平署印推官丘獻可呈
奉本道牌該五靖叅將黃冲霄督率鎮筸守備邊上將於
原調征播哨兵內摘發三百名及令靖州守備張世忠帶
領五開衛所款兵一千五百名擇於萬曆二十八年二月
初二日同職前往永從縣駐劄撫綏皮林等寨諸苗當出

火牌傳諭　朝廷恩威令獻首惡餘黨罔治但各苗肆惡
怙終執迷不服各官兵於初四日自縣詣該寨相機挾勦
但道路崎嶇羊腸險峻至本日午時據潰兵走報黃叅將
督兵行至擒鬼坡被該寨惡苗糾集下皮林頓洞多苗并
無管生苗裝塘埋伏候兵經過各苗蜂擁齊出截殺將守
備陳世忠幷五開衛指揮趙國王劉繼光千百戶張治新
李承熈邢德唐世臣莫自是楊天時江應潮閔宗纂胡順
化馬騰雲孔聞韶孟師孔凌善馮時選哨官丘明李高叟
靖州哨領兵千戶楊啓賢莊世恩陸懷忠哨官劉紹尚龍
珊登時殺死幷戮殺多兵亦未查的等情報府至酉時黃

叅將亦奔至永從縣中初五日各苗蜂集縣前勒要退兵
銀千兩不從即攻城刦官奪印本府與龔知縣見事勢危
迫多方善諭令附郭赤沙寨衣巾土生楊永祿勸化諸苗
又據五靖哨退兵寫送木刻乞借銀五十兩退苗以保多
命等情隨於該縣借出秋糧綿花一千斤幷隨帶犒賞銀
牌銀花共七十餘兩給與衆苗復勒寫印信承管文帖幷
豬酒方行解散初六日本府與黃叅將龔知縣方得回府
次日子時惡苗又將五開衛水井燕窩長春三堡等處盡
行燒刦等因詳報到道又准叅將黃冲胥手本移報相同
案照先奉巡撫湖廣右都御史批據本道呈詳皮林寨[illegible]

苗於擒鬼坡將銅鼓守禦千戶所操舍馬朝弟馬臣及軍
餘晉應魁殺死行委千百戶張正蒙武繼文等會同永從
縣知縣龔一慶帶領鄉導詣寨切責苗頭晉綵等查勘處
分各苗仍前糾衆據險操戈截路拒敵當將軍兵王邦等
殺死九名又糾苗夜圍五開衛三舟長春屯堡放火燒燬
傳國明等八家殺死軍李明圓幷妻吳氏殺傷軍餘楊大
付家財牛禾等物一空當該本道牌行黎平府出示曉諭
撫處隨據該府呈准黃叅將手本回稱皮林寨惡苗肆惡
已極理法難容剳令糾衆附勢抗納秋糧合款揚言欲行
攻縣至今該縣不敢出入且十二土司諸苗觀望人心洶

洶至於五靖哨兵共有五百七十名俱已整搠齊備衛所
款兵一千五百名亦已點齊惟候借沅鎮兵六百名至
日一齊舉行煩酌議轉詳等因報道看得惡苗刦殺軍民
藐法抗勦商民不敢往來縣官艱於出入若不大加懲創
則一寨狂逞諸苗効尤地方將無寧日候詳轉行黎平府
督議堪動錢糧移會黃叅將委官召集侯家兵幷哨款兵
及叅守親兵相機挾擒首惡正罪脅從罔治安撫諸苗庶
孤縣無虞苗酋知警等因通詳奉批惡苗稱亂截殺官兵
負固不服罪不容於死矣仰道嚴行該府議處錢糧仍移
會黃叅將督兵挾勦先擒首惡正罪仍撫諸苗無懷二心

繳又奉巡撫貴州郭都御史批上皮林寨惡苗不甚多如黃參將力能制之則專任之但止於擒首惡餘脅從者撫之可也仍候楚中兩院詳行繳又蒙巡按湖廣監察王御史批惡苗刼殺法所當誅如議行仍候撫院詳示行繳又蒙巡按貴州監察宋御史批惡苗肆害逐殺官兵非一大創不可候撫院詳行繳蒙此就經牌行黎平府會同黃參將查議糧餉集兵相機摉勦安撫脅從去後今據前因看係地方重大事情應合通詳等因到臣據此隨批皮林寨惡苗戕殺守備等官至二十餘員此地方之大變神人之共憤也不一大創之不足以靖邊圉第楚黔二省方有事

於播勢難兼舉且賊已稍退姑羈縻之俟平播之後提一二營大兵勦之易易耳黃冲霄失律之罪已無所逭姑令戴罪聽參推官丘獻可知縣龔一麐姑令解散賊黨少安地方仍候楚中兩院詳行去後續據該道呈詳參將黃冲霄既已失事該參事務應令委官暫署查得原任浙江遊擊呂應陽韜鈐素諳堪以署理等因覆詳前來除批原任遊擊呂應陽准令暫署參將事外該臣參看得參將黃冲霄驕騃末品斗筲小材始當諸苗憑陵既乏綢繆之策及至會官勘處竟違撫治之文擅驅孱兵深入虎穴輕信精壯逃竄之語遂墮逆苗埋伏之姦致令守備等官盡遭鋒

鏑營哨各卒槩被虜剗失律喪師辱至此極損威釀禍罪安所逃所當照例參治褫職提問以肅兵政者也黎平府推官丘獻可永從縣知縣龔一麐汞兩既乏桑土之防臨事又鮮駕馭之術棄甲而走衣冠維羞登城與盟春秋所恥相應重加罰治以警懦庸者也辰沅兵備副使王應霖地方雖屬兼轄兵戈豈不與聞但本官以播事孔亟移駐偏橋相距五開遙甚勢難遙度且原議止於勘撫不專主戰似應量加罰治以責後効者也再照上皮林等寨諸苗稔惡有年尾大不掉乘危蝟起怙險鴟張委官查勘宜當靜聽處分嘯侶拒討輒敢擅殺官兵日月其慆鬼神弗赦

法當督兵勦治以伸　國威第楊酋尚未即殄楚黔之師方向夜郎且惡苗已漸解散豺虎未翦安問狐貍姑候平播之後留一二大將提兵勦處原任遊擊呂應陽照依道議暫署五開參將事陣亡被傷官兵張世忠等容臣會同湖廣撫臣查覈的實酌議優恤另報外相應具　題伏乞勑下吏兵二部再加查議將黃冲霄等分別議處皮林寨惡苗姑令府縣暫且羈縻以俟勦治庶庸將有所懲創而邊圉不甚決裂矣謹題請　旨

增設庫吏疏

謹　題爲增設庫吏以濟軍需事據貴州布政使司呈奉

臣批據貴陽等府州縣吏鄧壽遠等連名訴稱切照貴州夷地初開會省招納川湖吏農多缺書辦故經制未備近年土著輸納愈盈缺少大多有一缺而十餘人守候者以二三十年計之三考百歲尚難成就及查腹裏府州縣俱有庫吏貴州止貴陽一府添設其餘皆無各衙門輪撥候缺吏經管更代不常事無專責雖此中錢糧寡少與中州有間然出納事體相同乞軫蟻役壅滯俯將七府各州縣添設庫吏并各衛經歷司吏一併議建如原撥缺遠願改庫叅者酌量收叅遠近照等遞加納銀庶軍需以濟經制可全等情奉批　國制府有庫吏而縣無庫吏府庫吏准

查明會　題添設縣庫吏仰司再查詳奪奉此又蒙巡按貴州監察宋御史批同前情蒙批布政司查可行否報蒙此就經移行按都二司守巡安平貴寧思仁新鎮各道會議去後隨准各咨牒回覆到司該本司查看得貴州原係荒服開拓始自　國朝當時以夷方事簡有司軍衛吏役俱未全設或以兩房科歸併一房或以三五事經承一吏先年事少人稀名缺相宜乃今地方生齒日繁政務頗多以致缺少人多紛紛具訴告改各府應設庫吏一名州縣似應添設架閣庫吏一名至於各衛經歷司吏查　大明會典原無開載應行免設既經各司道議覆相同且所增係典吏行頭俱無吏俸紙劄委應准從但查所[illegible]州縣[illegible]閣庫缺一開首願即得見叅如有原撥各衙門吏役缺遠難叅願改新增前缺者查叅期久近遞加納銀合無酌定府庫缺首願者應上銀一十二兩次願者應上銀八兩州架閣庫缺首願者應上銀八兩次願者應上銀六兩縣架閣庫缺首願者應上銀六兩次願者應上銀五兩俱充兵餉支用但張官置吏事屬創始請乞裁奪　題請　明旨至日施行等因呈詳到臣除批仰候會　題外該臣會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興祖會看得貴藩初創因陋就簡經制率多未備邇來法紀漸張川楚黔民納銀充吏倍於

往昔而各衙門房科缺少不惟兵馬錢糧漫無專責難便稽考抑且候缺多人株守委屬不便據鄧壽遠等訴增吏缺司道會議僉同矧黔當師旅煩興措餉甚艱得此涓滴之濟少為軍興之助查得貴陽府已設庫吏思南等七府似應照例增庫吏一名安順等七州新貴等八縣亦當增架閣庫吏一名專管錢糧以清出納照例不支俸銀紙劄其於公帑吏治兩有裨也相應題　請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酌議行臣等增設永為遵守庶遐方冗役可疏[illegible][illegible]餉亦得少充矣謹題請　旨

黔草卷三目錄

奏疏

鎮衣生黔草卷之三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友人楊寅秋義叔甫校

奏疏

初奏捷疏

謹　題爲大兵初進首摧賊鋒恭報捷音少慰　聖懷事

萬曆二十八年三月初六日據右監軍右參議張存意署都清道副使充錫類分道左參政郭之?王奉督臣及臣憲牌播酋犯順　朝廷必誅即今謹卓霧集兵馬雲騰凡我文武將吏漢土官兵的於本年二月十二日各照分定道路同日並進開刀剿殺至十□日□抵播州等因又奉臣牌平越興黃一路出門便是賊境兄至刀興黃兵出擣白泥平越兵出擣歸牌共相犄角以□萬全奉此遵奉依期率兵進剿外本月初三日准征播總兵李應祥手本報本年三月初二日據副總兵陳寅報稱統領土官蒙詔土舍莫勞把總安世珍孫仲謨等探得歸牌叛賊聚集截堵職等黎明直抵旋水賊布陣拒敵職將虎兵當先藥弩亂射火器銃彈齊發大獲全勝斬獲賊級八十一顆俘獲器仗不計同日又據原任參將今充爲事官蔡兆吉統領土舍楊治隆土官張元虎把總徇鶴安生等前往天邦囤賊據

險瞭見即出截殺官兵奮勇直前賊敗奔囤官兵祭放百
子銃火箭齊攻登寨斬獲賊級七十三顆同日又據原任
守備伍萬鍾統領呂守現李正中阿亮等兵攻剿三百落
囤叛賊山箐險峻賊恃固堵截官兵仰攻被滾石梭扞不
能遽上隨該本鎮標下原任守備柳國柱中軍官張奇盛
易之謙百户李師沆汪世才等率同領兵把總華統吳文
秀宋世臣等部兵從後路偷上火箭銃炮齊發賊力不支
前後夾攻當陣斬獲賊級六十一顆各兵見在搜剿山箐
等因先該本鎮偵得逆酋楊應龍選差張文相朱敬董敖
郭俸冉坐寨等起集肆牌㺯河内賊衆拒敵官兵雄據三

囤屯劄肆牌恃險勢重又據出哨兵士擎獲馬賊一名阿
林供報賊欲早晚襲糧隨該本鎮統督官兵酌定緊要進
止爲營四山搜伏挨次前進今據攻破險囤通共斬獲賊
級二百一十五顆俘獲賊屬一十七名口賊仗器械五十
三件到職職隨公同紀驗官同知徐廷綬知州李珏陳聖
佐於本營査驗明實合行呈報等因同日准總兵李應祥
手本到臣亦同前事又據副使尤錫類呈本月初四日據
都清守備汪如淵禀報本月初二日職督官兵劄青池令
把總張鶴翀許樊龍等帶兵搜山直抵肆牌有草塘松坪
狼犴播民楊世祿等原順劇賊謝朝俸今見大兵已進[illegible]

家二十九名口出降令充鄉導報效同日又據貴陽監軍
按察使楊寅秋呈[illegible]餉道[illegible]參議梅國樓都司僉書標下
遊擊將軍張秉忠呈據泗城州土知州岑紹勳指揮李懋
櫸申報本月初三日率兵前去鰕子渡遇賊用火箭射焚
賊房四間初四日土官男岑雲漢兼同職家兵張宗義等
前去河渡關用火箭射焚隔岸賊房八間米二倉射死賊
三名射傷二名本夜伏兵關下裝塘至五更時候遇賊在
隔岸巡邏當即涉水前去對賊血戰斬獲賊級一十八顆
呈解前來該職驗是真正賊級當即發醃熏類解同日又
准貴州總兵今充爲事官童元鎮手本亦同前事各緣由

飛報到臣臣批行兩監軍道會同各道驗明照格行賞楊
世祿等准充鄉導立功外案照先於本年二月初九日據
思石兵道副使路雲龍呈據婺川守備徐光爵申報正月
十七日擄賊數千聚石梯水夭坪劄營將攻圍本縣職率
兵追捕至石橋關殺死賊兵無數俱被搶去止奪回擄去
生員良民朱國賓等男婦三十餘名口俘獲牛馬四十隻
斬獲賊級二顆生擒一名二月十五日據畢節兵道副使
洪澄源呈據宣慰安疆臣報稱播民黑老虎等攜帶妻小
共一百一十三户過渡投降即安插内地李毛地方量給
衣糧二月二十三日據副使路雲龍呈據思石守備楊惟

中呈賊首冊崇學藍大藍二等統苗屯劄三跳水職殺兵
擒巢當陣斬獲藍大等二十五級馬二匹斬刀三把弩一
張長槍四枝虎槍三枝紅絮被一牀幷奪回被擄民王良
臣男婦二十七名口已而苗賊復出把總李君寶楊弟督
兵血戰斬獲賊級二顆又獲刀槍等物二月二十九日據
副使洪澄源呈據宣慰安疆臣師至烏慶水令目把丁良
茂等招獲擄帶妻小播民阿蒙等六十八户暫行安插三
月初四日據辰沅兵道副使王應霖呈准總兵陳璘手本
稱二月十三日於大塘地方生擒苗徒吳阿保等係肆牌
播賞來探湖廣兵馬十五日早遊擊陳策千户張金把總

何棟吳應龍李元敬朱萬乾吳嘉隆張文爵等督兵共擒
斬賊三十五名顆俘獲賊屬三十八名口初五日據副使
王應霖呈准總兵陳璘手本稱二月二十七日申時本鎮
親統諸部官兵進次龍溪地方遇賊來敵職督遊擊陳策
都司吳時喬守備白元潔王之棟陳九經保靖司應襲彭
象崐等率兵奮勇向前通共斬獲賊級九十一顆奪獲賊
仗各等因轉報到臣臣除將投降苗民隨宜安插獲功員
役應賞者分別獎賞應叙者聽候幷叙外該臣會同總督
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兵部右侍郎兼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化龍看得逆酋自拒　命以來肆

牌之地奔爲賊據烏江一衣帶水視若天塹黔陽官兵不
得入肆牌而渡烏江益六七年於茲矣又姦細之往來甚
易黔中之虛實盡知以故東西狂逞彼直以爲官兵易與
耳茲者大兵四集即烏江平越二哨不下六萬餘人臣等
猶以爲薄也在平越令合與黃之師共擣白泥以及肆牌
故兵勢稍厚賊遂不支三囤既校肆牌可復在烏江新調
泗城之兵結營河渡以防夜襲雖功不甚多亦足少爲諸
路之倡而寒逆賊之膽者是役也總鎮監軍各道參遊親
行營壘漢土官兵幷力用命同知徐廷綬知州李珏陳聖
佐惺箺壽居多土知州岑紹勳土同知蒙詔土舍莫勞楊治

隆先登足尚其功均有不可泯者臣等不敢不以　上聞
伏乞　勅下兵部侍播平之日總爲覆議施行謹題請
旨

查參烏江河渡失事將官疏

謹　題爲烏江河渡二關連克不守謹查參失事將官以
重軍機事本年三月十六日據左監軍按察使楊寅秋禀
報三月十五日戌時據河渡統兵都司張秉忠報本月十
四日夜因擒播姦細搜出公文已知賊來衝營預令部兵
加謹慎防幷一面請兵應援去後十五日未時播賊數萬
突然而來雲南官軍先殺一二陣敗走過河泗城官兵初

尚劉住以俟交鋒後虞糧餉積在老寨尤恐有失遂即收
兵回守糧餉并分兵把截渡口因而損失士兵三百餘名
等因馳報到司除會同總鎮星催鎮雄隴兵策應催水西
安兵邀賊歸路一面直搗巢穴牽賊內顧及督泗城滇兵
劉營外等因呈報到臣隨行各將官督兵加意隄防劉營
去後十九日據統兵雲南中軍張澍禀報十五日賊兵數
萬眞兵沅江寧州羅平迎敵以象先衝摧其先鋒賊遁走
斬馘詎料無援兵象奮不顧身淹溺督陣官何天慶名色
把總并靖方朝宗楊王王彥緯哨長許應元奮勇衝鋒各
手砍逆賊數人中槍而死餘各陣亡衆寡不敵領兵指揮

胡珠等冒陣而出損傷官兵千餘收回餘卒劄守老營等
因本月二十日又准總兵童元鎮手本移稱本月十七日
寅時據總領沐靖哨原任參將楊顯禀十六日午時永順
兵出[illegible]渡水遇兵稱係安兵札約會哨各有旗幟把目
管當四處[illegible]十八日起營等情本鎮亦疑慮間隨准左監軍
面會此必賊詭謀假冒號頭哨傳令諭適據壩陽守備陳
雲龍報探得播賊馬步兵不計其數前來衝突即同左監
軍飛騎臨河親督各哨抵敵連對三陣至第四陣賊勢奔
衆所執旗號即先日會哨賀當畱旗幟永順中哨驚亂麾令
督陣等官拔刀不能禁止壩陽兵等相繼奔渡浮橋當有
一人走過砍斷橋纜隊兵俱各浮水不能水者淹沒無數
原任參將楊顯守備陳雲龍白明達阮仕奇等俱陣亡及
該本鎮召集各兵另行相機進剿擬合馳報等因又據左
監軍按察使楊寅秋報同前事據此案照三月十二日據
左監軍按察使楊寅秋呈本月十一日巳時據守備陳雲
龍白明達阮仕奇永順宣慰使彭元錦目把彭永賢等各
飛報本日辰時該雲龍督率壩陽兵明達仕奇永賢等督
率永順兵奮勇爭先搶渡烏江關賊衆乘高崖拒敵弩
石俱發急難傍岸官兵用竹牌遮蔽船上崖邊鳥銃對打
永順壩陽兵先登各賊破山奔潰官兵直衝烏江關縱火

登時焚燒附近關邊賊寨燒掃一空煙蔽十里陳雲龍部
斬賊級十顆永順彭永賢王道等部斬賊級九顆餘賊奔
逸官兵奮追十里不敢深入十三日據左監軍楊寅秋呈
報本月十二日午時據河渡統兵遊擊謝崇爵雲南中軍
張澍守備沐蔡晉畫黃龔飛報本日卯時發兵奮勇渡江
各賊約千餘拒敵官兵銃弩俱發併力先登奪占河渡險
關燒燬各寨當陣生擒賊五名斬賊級二十三顆又項皮
功二顆餘賊四逸奔潰連日各官兵攻打鬼囤等處擒斬
賊一百三十一名顆連烏江河渡共擒斬一百八十名顆
各等因到臣臣惟烏江河渡二關原稱天險賞格開載能

先登烏江省堡三級賞銀千兩官兵二日連破二關不可謂非失力先登但斬獲頗少臣不敢專　題自二關既破爲各路倡破竹之勢可以直搗不謂烏江距播止六十里投足即係害地而各路兵未能一一即至逆賊得以全力鴉衝我兵以故十五十七二日我兵失利陣亡將士損傷官兵除臣查實另報外該臣看得總兵童元鎮始以觀望道途逗遛銅仁不入貴陽失在懦怯今以奮勇破關不能禦賊爲賊所破失在輕率顧破關之功竟成畫餅而戰敗之罪遂至塗地原奉部議童元鎮充爲事官管事如尚在覬望即以聽用總兵李應祥補之今累敗之後心志俱灰

號令不行此一臣者當即行罷斥代以李應祥者也遊擊謝崇爵本以承乏而起假爲鄉導之師茲以望風而遁難逃失律之罪都司僉事張秉忠管理泗城兵而賊至即退中軍張澍督率雲南兵而一戰輒北此三臣者內謝崇爵力窮計阻亟應罷革另換張秉忠張澍宜重加罰治姑令戴罪立功者也監軍按察使楊寅秋到任僅三月餘店据不辭乎羊腸距賊不二百里踪跡親路於虎穴即近日兩關之克皆其鼓舞之力而水西搗巢之舉又其指蹤之謀諸將雖云失利本官亦與有責此一臣者所當量罰或嚴行策勵以責後効者也至於臣子章本以書生未諳軍旅

連破險關未能固守義當自罷以謝三軍除臣席槀待罪外伏乞　皇上勅下吏兵二部將童元鎮等分別議處將臣急行罷斥庶幾軍政一新强寇可滅矣謹題請　旨

再奏捷疏

謹　題爲漢土官兵奮勇連克險關俘醜斬級乘虛進搗賊巢事本年三月十二日據左監軍按察使楊寅秋呈本月十一日巳時據守備陳雲龍等永順宣慰使彭元錦目把彭宗卿彭永賢等各飛報奉監軍總鎮親臨烏江分布哨渡整備船隻銃彈火器定限十一日齊力渡江進剿賊兵千餘四山伏草出沒沿江發矢吽詬倡狂本日辰時該

雲龍督率酉陽兵宗卿永賢等督率永順兵奮勇爭先搶渡關嶺險絕水勢洶惡賊衆乘高崖坎拒敵弩石俱發急難傍岸官兵用竹牌遮蔽船上崖邊鳥銃對打永順酉陽兵先登各賊破山奔潰官兵直衝烏江關縱火登時焚燒附近關邊賊寨燒掃一空煙蔽十里陳雲龍部斬賊級十顆永順彭永賢等部斬賊級九顆永順兵陣亡一名被傷五名酉陽兵陣亡苗兵千總一名被傷四名餘賊奔逸官兵奮追十里不敢深入十三日據左監軍楊寅秋呈報本月十二日午時據河渡統兵遊擊謝崇爵雲南中軍張澍守備沐黎贊畫黃龔飛報本日寅時奉監軍手令總鎮飛

傳大兵奪烏江關劉營關上河渡各哨即使渡江攻打河渡關以分賊勢本日卯時發兵奮勇渡江各賊約千餘拒敵官兵銃弩俱發併力先登奪占各關燒蕩各寨當陣生擒播賊五名斬獲賊級二十三顆又頂皮功二顆餘賊四散奔潰又據永順舍把彭宗卿王有富尚禎於十二日寅時督兵出哨至鬼囤白羊壩遇賊百餘設伏彭志孝等斬獲賊級三顆獲婦女二口孩子一名彭祐千等斬獲賊級三顆獲婦女一口各賊奔散巢穴盡焚又據標下遊擊將軍張秉忠呈報十二日卯時同泗城州土知州岑紹勳男岑雲漢指揮李樹德督兵前至磁竹渡火箭烏銃齊發自

辰至申尚稽一路賊寨營房盡行燒燬賊奔遁後山上斬獲賊級一顆紹勳督男雲漢尾追申時至鬼囤奮力攻打復拔鬼囤斬獲賊首余有忠首級一顆從賊四十五顆生擒賊四名各賊奔竄續據遊擊張秉忠移報泗城土兵又於盧家水及白羊囤與賊血戰二起共斬賊級六十一顆生擒一十三名通計前後共擒斬一百八十名顆各緣由飛報到臣又准貴州總兵令充為事官童元鎮手本又據貴寧餉道左參議梅國樓紀驗委官雲南廣南府知府黃宇各報相同十五日據遊擊張秉忠中軍張澍報稱本日播賊數萬衝突河渡關雲南兵與戰不利折兵千餘

泗城兵渡河淹死三百餘人十七日據左監軍揚寅秋報稱播賊復衝烏江關攻陷永順兵失利淹死無數隨該本司會同總鎮督催水西鎮雄兵前來救援邀賊歸路武德搗賊巢奪賊數顆以解一關之危等因續據宣慰安疆臣報據督兵目把陳恩衆崐等面報十八日奉揚監軍令委揚應龍父子敢赴河渡烏江官兵賚令恩等議撥截白撲得蘇魏良海等督兵一枝徑往地名青塘水等路堵截應龍歸路去後陸續報稱正遇賊兵回歸在於青塘水截殺一陣各目兵奮勇殺死偽內官一人賊頭苗兵共一百二十餘人鞍馬五副槍弩刺刀綿甲腦包共八十五件拆擄

一搭運生擒張受吳受老彭老吉等一十九人餘賊萬衆倚箐拒險各目兵不敢攻山令將生擒張受等隨審各稱係同揚應龍前去河邊趕殺官兵就要過河聞得水西大兵已到內地慌忙轉回撞遇各兵衝殺被擒等情將所獲器械給兵收領其各賊級俟獲完兇之日方割另解生擒賊兵十九名呈解本司轉解畢節道外等因具報到司合行轉報本日又據右監軍右參議張存意帶管都清兵道副使石錫類糧道左參政郭廷良新鎮守道右參議張文奇呈准總兵李應祥手本據副總兵陳寅報稱奉令統率土官岑紹舍把莫勞守備汪如淵等漢土官兵於三月初

七日三鼓出營住肆牌馬囲攻剿[illegible]賊千餘下囲拒敵突戰官兵用火器衝擊斬獲賊級一百零五顆重傷馬兵阿覷等十二名輕傷兵朱旺等八名陣亡兵阿舉等九名奪獲賊仗六十一件俘獲賊屬十三名口餘賊奔走回囲該標下坐營原任守備郎國柱中軍張奇盛督率把總莫文秀李師沆等部兵帶火箭鳥銃從後偷上銃炮震天本鎮督把總準統宋世臣宋連呂張猷等策應前路嚴督陳寅部兵併力前後夾攻賊力不支官兵奮勇斬獲賊級二十七顆當令撫民黎烈認係向平龍句老五苗頭曾殺潘經歷首惡其餘跌落崖[illegible]者不能找級者不計俘獲男女八名

口奪獲兵器仗二十一件經傷兵的下等四名重傷兵老文等五名又據領兵爲事官蔡兆吉奉令統領把總酋鶴戎茂才上會楊治隆土指揮張元虎把總[illegible]通靈安宇等部兵同督陣官[illegible]化把總汪世才等前剿龍水囲賊紛來截殺官兵奮勇抵敵賊奔走上囲跟追接戰四陣隨有守備伍萬鍾率領土官楊燧把總呂守現葉逢春等從小路攀崖一擁放銃炮前後攻圍賊力不支蔡兆吉部斬賊級十六顆伍萬鍾部斬賊級十四顆連前通共斬賊首級一百六十二顆生擒賊三名俘獲賊屬二十一名口器仗八十三件共重傷兵十七名輕傷兵十二名陣亡兵九名迄今

官兵屯劄[illegible]河其河[illegible]賊首謝朝僚等巢穴及盤據有名險囲俱已攻破[illegible]就移報到道准此合行轉報等因到臣又准總兵李應祥手本移報相同同日又據左監軍楊寅秋副使洪澄源參將朱鶴齡呈據守備使安邦[illegible]呈報沙溪營目[illegible]張峴李輔同馬色丁良茂沙卒等於十三日寅時[illegible]名兵分路進取播賊苗頭王阿賽督苗把守新關[illegible]阿二得等奮勇登涿上關發弩射死五十七人射傷[illegible]十三人隨放火箭燒關賊逃深箐我軍破柵平塹決堤取間道破傳頭石壁一帶關隘又頭目阿五等打破大紅關及兩路口一帶坑塹射退苗賊阿架

等殺死三十四人餘賊俱逃頭目柯阿箇等克破胡石口各關攻破黑水關射殺守關仲賊李從正等四十三人我兵衝傷六名俱同阿秋阿五等於本日申時齊到水坎五里甚堂山口屯劄等因准總兵童元鎮手本移報相同十八日又據左監軍楊寅秋副使洪澄源參將朱鶴齡呈據水西大營領兵目把陳恩等飛報於十五日巳時攻破板山囲射殺賊兵一百三十人苗頭十二名本道義民官李武帶兵併力進囲斬苗頭阿王一名苗賊阿、阿右二名俘獲賊兵二名楊冬受鍾宣餘賊奔箐各目登囲傳諭招撫在囲民户老幼婦女六百有奇計一千四百三十五名口隨

近聚住待事定安插原業同日又據鎮雄府土知府隴澄
揭報十三日本府督把事王嘉猷領兵由李稍塘進攻播
賊迎敵我兵奮勇殺死賊十七名於十四日攻苦竹關殺
死苗賊二十五名追至平頂關復戰斬首三十名各賊奔
走上關我兵自午至酉攻死賊頭二名餘賊三十二名十
九日據右監軍張存意呈准總兵李應祥手本移稱據為
事官蔡兆吉報於十二日官兵於青岡囤叛賊出敵領兵
把總循鶴等奮勇陣斬賊級三十七顆賊敗回囤據險至
十三日黎明官兵克囤斬賊級通共二百二十三顆生擒
謝王保等二十六名俘獲賊屬男女七十八名口奪獲器

仗二百三十一件奪獲被擄男女六名口同日據湖廣辰
沅道副使王應霖左監軍胡桂芳右監軍魏養蒙呈准偏
橋總兵陳璘手本稱二月二十七日督兵攻打龍溪山斬
獲賊級九十一顆餘賊逃入肆牌保兒囤被傷哨官一員
官兵三名奪獲賊仗二十七件次早發兵追賊至袁家渡
各賊對敵不過我兵斬獲賊級一百二十二顆生擒伐級
二顆俘獲賊屬男婦八十四名口沙水牛一百零一頭賊
仗六十四件官兵陣亡四名被傷二十七名十九日據湖
廣左右監軍胡桂芳魏養蒙副使王應霖呈准總兵陳璘
手本移稱二月初六日督兵於乾溪坪與賊侯戰數合互

有損傷各兵奮勇衝鋒兼用火器賊敗當陣斬獲賊級五
十九顆奪獲賊仗十件沙水牛三十二頭俘獲賊屬二十
二名口陣亡兵一名被傷兵七名餘賊逃竄本月二十三
日據左監軍楊寅秋副使洪澄源參將朱鶴齡呈據鎮雄
府報本府兵十六日自刀靶水移營至雷打舖陡被賊兵
數千截路迎敵前哨各兵奮勇衝殺死三百四十七名
各賊敗退徑追過新站倒戈投降二百五十三名就於本
站屯劄至戌時賊復衝營我兵出殺死苗頭阿曲等五名
餘賊一百二十九名擒獲苗賊阿易吐稱應龍知道鎮雄
兵至新站隔州不遠已將兵三萬在大水田埋藏接路先

吁我苗兵五千來衝營是實當將本賊斬訖就經與漢把
王嘉猷較議明揚往大水田搗巢暗督兵由野里坎陳世
田小路破大夫關徑抵馬坎截其後路去訖除將斬獲苗
頭首級五顆解赴監紀官驗明轉報二十四日據宣慰安
疆臣報據督兵目把陳恩張峴李轄等報稱十九日夜四
鼓賊兵前來劫營我兵奮勇射殺賊兵數多生擒彭四等
六名得獲搶弩綿甲腦包共十五件我兵亦多中傷同日
據左監軍楊寅秋副使洪澄源參將朱鶴齡呈據宣慰安
疆臣飛報十九日辰時據本司目把柯阿個阿五陳恩等
揭報各目兵蒙主官毋子差親信目把阿石爾執諭帖到

營者稱本酋非叛孩當親督進取見蒙部院軍門按院左
監軍各司道諭檄爾等已破三關當乘勝搗巢擒斬元兇
奉此即會各官同兩省督陣官於十六日寅時分兵三哨
進攻至楊亡水遇偽提調楊廷章劉惠領賊兵由兩小路
抄出衝擊我兵大敗一陣頭目阿斉部斬賊一百五十三
人頭目以箇等部斬賊六十七人苗頭五人雲南武定府
頭目李保親斬苗頭一人部斬苗兵五人餘賊逃奔我兵
中傷二十三人隨即督兵盡渡楊亡水當日申時兵目俱
抵浪頭鬭離落濛水大關三里劄營又獲細作阿敗報稱
楊劉二賊奔回落濛杉殘賊拒守報州起大兵接應本夜

要求偷營除嚴諭各營目兵加謹防範合先宣示報據此府
得五關連破諸隘已平嚴示各目遵照部院憲檄務於本
月二十日直搗州城白田壩不許違悞同日據左監軍楊
寅秋副使洪澄源參將朱鶴齡報據宣慰安疆臣報稱本
月二十日午時據沙溪路督兵目把柯阿箇阿五陳恩張
崐李輔等報稱本司大兵於本月十六日戰勝楊亡水進
劄浪頭鬭隨奉發午搗營衆議得落濛水雄鎮前路深
溪後倚大菁楊應龍設立深溝險壍二層鹿角排柵環柴
垂牆當發兵一枝由上落濛水以出樵村一枝由下流出
金鼓塘伏下大兵從正路直攻關前舉炮彼此夾攻方可

取勝各目應允回營至夜賊兵到沙卒營本目傳令兵士
伏硬弩於排柵下等候賊兵近營衆弩齊發射死賊兵六
人餘賊仍回落濛關去訖後該頭目柯阿箇領兵由上落
濛出張村沙岡頭目那拱等同督兵官領兵出盔山池平
壩偷渡抄出關後三哨各放炮吶喊賊兵棄關奔走當本
枝目兵追趕殺賊三十五人千户王三錫親斬苗賊一名
百户李大業親斬苗賊一名姚可興親斬苗賊一名餘由
小路回州訖當令前鋒將第一重關門破毀將溪水修搭
浮橋我兵盡渡於樵村三叫人至八里水大水田劄營
發兵一枝攻燒桃溪衙後山毋氏囤發兵一枝出毛盔山

大夫霸與鎮雄兵會哨約期分路進攻外看得楊酋恃關
疊嶂倔強負固今照落濛關為播咽喉險倍各隘賊失落
濛是失播矣今本關已破元兇寒心授首可卜也復視其
大水田庄宅制度之甚逕亭榭僭越非常不惟雕刻綵飾龍
鳳等物即卧床一樣黃色牙床三十六張欺僭可知等因
同日又據右監軍張存意副使左錫類左參政郭廷良右
參議張文奇呈准總兵李應祥手本移報三月二十一日
據副總兵陳寅報稱土舍楊治隆中軍孫仲謨等南丹平
州土兵於夜半由構皮灘渡河伏於山後本職親領把總
家丁陳定等獨山州兵於袁家渡過河用火器打開分兵

齊進當陣斬獲賊級四十六顆同時本鎮親督頭兵官商民瞻等官兵在於水旋渡架放火器齊進當陣斬獲賊級一百一十一顆隨據保靖宣慰彭養正凱里土官楊樂守備伍萬鍾汪如淵各報督兵於是日五鼓在江界河與賊對敵至辰巳時分諸兵奮勇登岸當陣斬賊級三十一顆又據爲事官吳兆吉報稱是日領兵把總猶鶴等領兵由吳歪渡過河由孫家渡找搭牌筏渡河敵殺賊衆披靡退走上山當陣斬獲賊級四十一顆各該官兵二面攻殺一面搭橋抵夜該本鎮傳令各哨官兵就於賊岸劄營兩岸屯劄首尾救應防賊乘勢衝刦務求萬全通共斬獲賊級

二百二十九顆俘獲賊屬一百二十三名奪獲賊仗九十二件諸葛銅鼓二面奪獲被擄男婦一十七名口輕傷兵三十四名重傷兵五十一名陣亡領兵哨官劉廷宗兵馬長子等一十七名各等因飛報到臣節准總兵今充為事官童元鎮總兵李應祥手本各移報相同除批行黔楚監軍各道行紀驗官查驗功級明的給賞損傷陣亡官兵候覆覈議恤奪獲賊屬牲畜變價充餉投降人民隨地安插外該臣謹會同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化龍看得狡酋竊伏草澤長江為界頻年征逞漸侵內地疆界河之東

偽提調謝朝俸營而穴之刈雜爲難迺茲半月擒斬絡繹旋水之捷已足清肆牌之涂萬囮之勝又足洩飛練之憤則總兵李應祥右監軍張存意副使左錫類之功也合歸肆牌勢既成於破竹接戰乾溪勳立睹於析薪則總兵陳璘左右監軍胡桂芳魏養蒙副使王應霖之功也若乃烏江河渡二關上插雲霄下瞰江渚苦竹大紅落濛等七關削壁斗絕番藤蔓延逆賊倚爲天險兇徒憑爲高墉仰攻方且難於斬關深入豈遂易於搗巢左監軍楊寅秋副使洪澄源躬授方略於虎穴總兵童元鎮參將朱鶴齡親冒矢石於鳥道九關連克諸險盡夷亦足稱長驅先登矣所

恨烏江河渡既克不守官兵損折數多臣另有疏　題叅然二關不克賊不出巢併力衝突水西鎮雄之兵安得乘虛突入直抵桃溪衝攻彼毋氏囮則諸將失利之罪誠無所逃而拔關之功臣不敢泯若左監軍楊寅秋轉敗爲功尤極苦心焦畫者也宣慰使安疆臣鎮雄府土知府隴澄督率貔貅之衆蹂踐豺虎之境克七關而不以克關爲奇斬千級而不以割級爲功誠能永堅初心毋懷二念則先登除兇之功誰能掩之而又誰能以臆見排妬之第元兇未縛全局未收所當責成畢力殲狡酋而後朝食以膺懋賞者也日今將士用命之秋臣不一爲具　題不足以作

敵愾而揚先聲伏乞　勑下兵部侍播平之後總寫查明
覆議施行謹題請　旨

請免三司入　賀疏

謹　題爲慶　賀事據貴州布按都三司會議呈稱萬曆
二十八年八月十七日恭遇　萬壽聖節例該各司堂官
各一員預期齎捧　表文赴　京慶　賀今查布政司左
布政使應存卓見掌司印督糧道左叅政郭廷良督理通
省軍前糧餉分守貴寧道左叅議梅國樓督餉烏江分守
新鎮道右叅議張文奇督餉平越分守思仁道按察司副
使兼右叅議陳與相督餉龍泉按察司按察使易登瀛見

掌司印驛傳道副使屯錫類帶管都清兵巡道督兵平越
畢節兵道副使洪澄源督兵沙溪思石兵道副使路雲龍
督兵思石提學僉事徐來儀見在巡歷考校威清都清二
道副使袁應文王邦俊俱未到任都司掌印署都指揮僉
事王納忠督兵守城操捕署都指揮僉事張秉忠烏江督
兵見今慾任門庭尚未騷除見任各官俱有掌印督兵理
餉守城之責似難離任及查嘉靖四十年四十二年隆慶
元年二年五年萬曆十七年二十三年因缺堂官詳委首
領經歷知事照磨趙謨孫江劉沛黃誥黃文獻葉奕光冉
崐等齎捧代　進今布政司經歷江師周按察司經歷范

應陽都司經歷劉苗各在任堪以委代等因到臣卷查先
准禮部咨內開齎　進慶　賀　表文如遇二司缺官或
地方用兵差占許改差首領等官前來行禮巡撫巡按官
先期　奏行禮部查[illegible]等因備行遵照訖萬曆八年九月
內准吏部咨該本部題奉　聖旨今後二司官凡奉勑整
飭兵備有地方責任的不許竟緣進表規避誤事者該科
叅處治欽此欽遵等因備咨前來案行各該司遵照去
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興祖議照
海內諸臣恭遇　萬壽聖節莫不踊躍奔走願赴祝　慶
之期但貴州地方正值播賊狂逞奉　旨征剿集兵十萬

三司各官掌印守城理餉督兵無頃刻寧況龍泉永寧二
哨猶借川湖司道督兵者四郊多事委難離任謹遵地方
用兵差占許改差首領等官事例行委三司經歷江師周
范應陽劉苗各恭行齎捧　表文赴　京慶　賀外謹題
請　旨

二奏捷疏

謹　題爲仰仗　天威土兵併力血戰大破賊兵恭報大
捷事萬曆二十八年四月初三日據左監軍楊寅秋呈據
烏江哨領兵官鎮雄府土知府隴澄飛報三月十三日鎮
雄兵過李稍坳連破苦竹等關直抵賊巢大水田屯剿與

水西兵合至二十九日逆酋楊應龍父子因恨紛紜斬其
來使首其魄儀遂親領賊七萬分作五路由馬坎羅會水
落潮等路前來迎敵該水西目把王嘉猷陳恩柯阿箇阿
五等預為准備當即分兵七路夾衝衆應自本日卯時至
申時鏖戰該酋龍親督兵將陣衝殺賊兵大敗殺賊首提
調把總頭目五十餘人內有偽內官五人斬應龍弟肆子
楊惟棟殺賊萬餘不可勝數死盈崖谷血漲滿渠我兵損
折百餘中傷三百餘名我兵乘勢直搗遂破播州城桃溪
衙等處去訖賊已退勝餘兵大半潰入海龍囤惟候四路
兵至十面攻圍擒斬渠魁官在目下請乞嚴行各路官兵

乘機竝進給餉接濟以收萬全等因本日又據左監軍楊
寅秋星節道副使洪澄源參將朱鶴齡呈據貴州宣慰使
司領兵官安疆臣報稱本司大兵自入播後破關擒斬捷
音案經不次呈報外職因患目長女先經封刀一把功籌
一扇付親信目把阿實者怯臨營督率去後復恩師父變
生力疾馳驅於四月初一日至上庄隔播一江搭架浮橋
直抵播地安營聞據督兵目把柯阿箇阿五王嘉猷陳恩
張峴李輔箇仲等稟報我兵自劄大水田連日陰雨至三
月二十八日略晴纂鎮雄府隴知府會議進攻間二十九
日兇賊楊應龍父子大起苗兵七萬親督分作五路由馬

坎羅會水落潮高了前來毋氏囤前挑戰家隴知府會集
我司目把等分兵七路前去夾攻自本日卯時殺到申時
見賊不退衆目賈勇兵卒愈奮殺死當先賊首提調把總
五十餘人內有偽內官五人各路共殺賊兵萬餘屍積遍
野前五十人內有一人全身絹段金銀器械查係賊子惟
棟待查的又報外比就欲乘敗追趕賊衆已奔上毋氏囤
由小路潰散天晚收兵歸營飛報到職據此看得卑司目
兵自入敵境擒斬雖多尚係把關守囤賊黨此番應龍父
子親率大兵分哨迎敵我兵會同鎮雄兵大敗賊衆偽內
府把總俱賊心膂斬首就戮惟應龍抱頭鼠竄逃伏　天

威震懾何能至此請乞速發糧餉協濟嚴催各路兵馬刻
期竝進不勝延頸佇望等因初四日又據左監軍楊寅秋
呈據安順州土司溫希舜飛報稱卑職同水西把事王嘉
猷隨隴知府屯劄大水田三月二十九日賊衆數萬前來
衝營我兵奮勇大戰殺賊萬級職斬獲賊首六名生擒一
名何老係賊把總黃茂松部下馬兵合行呈解又據養龍
權司蔡應朝報同前事二十九日辰時被楊酋父子統大
兵偷破大營自辰至未殺賊萬餘應朝斬獲七顆等情各
報到司該本司審得何老供係播州民充黃茂松馬兵十
五日隨應龍攻河渡烏江十七日鬧鎮雄兵衝出新站慌

忙奔回龍崖囤商同各偽提調稱水西馬兵難抵不要與他戰只要求他回軍因水西兵〻見添不見減辦送下程等物講和被安三將差人斬訖又採得頭營內有七姓逃民在內應龍忿怒發軍先衝頭營放火安兵驚覺將放火人殺死楊家大兵隨進兩家自辰時大戰因柯官兒兵狠至未時楊兵奔潰安家馬兵包趕只見殺死不計其數填滿崖孔應龍第四子約年二十五歲殺死是的鞍馬銀刀俱被水西得了水西兵亦損傷等情初五日又據左監軍楊寅秋呈據宣慰安疆臣報稱四月初一日據督兵目把柯阿箇等飛報三月二十九日大破播賊緣由立刻飛報

間所據賊首姓名俘獲及我兵被傷數目倉忙查據未的不敢妄開初二日丑時據柯阿箇陳恩李輔王嘉猷等稱箇等殺敗楊酋天色昏晚兵士勞倦各歸營房三十日將生擒賊犯審問據稱應龍自見我兵進大水田後只是拒險固守不戰要與水西講和退軍因水西兵日見增添鎮雄殺他送禮差人又恐官兵齊進難抵遂於二十九日放兵衝抵內被殺騎大馬銀鞍的係應龍第四子楊惟棟被殺偽內府五人係喜受觀受劉元長受六受偽提調把總係朱洪楊廷柯梁天四高良頻義苗頭係朝貴老大羅三等其餘屍骸填溝堆箐漫山塞野遍認未週查點我兵二

處損折二百餘名重傷三百餘名輕傷五百餘名內柯阿箇二男普鬬魁痴多各被箭傷奪獲大馬一匹銀鈸鞍一副金銀鈸刀一把戰馬八十餘匹鋒利銅刀槍弩千餘件綿被腦包血污丢地不計其數採得賊破敗後退長江水屯劄我軍就欲追殺奈馬坎𡶒了一帶賊將大樹砍架成樓堵塞又且箐深路險溪水未消難以輕動隨差漢把吳昇通事鄭子周帶領驍卒連夜由小路截入桃溪新庄後庄清水塘一帶房屋縱火焚燒使賊驚疑內顧賊見各處火起煙焰蔽天由長江水撤回州囤屯劄去訖今見在整兵勢欲死鬬稟乞早賜轉達速催各路夾剿催糧救命等情

到職看得目把前報殺死賊首全身金銀器械者的係楊應龍第四子楊惟棟其偽內府偽提調俱各真的無偽今日兵有進無退請乞軫念臨湯赴火發兵發餉刻期接濟等情先後各報到臣又據總兵充爲事官童元鎮手本移報相同案照本年四月初一日據左監軍楊寅秋呈據沙溪水西營督兵目把陳恩等稟報本司兵劄大水田毋氏囤下三月二十四日雨霽霧開採得賊兵埋伏近營長箐欲來衝刦西邊營壘議得若不搜緝恐我兵進州躡後不便於本日本司發兵一營會同鎮雄一營圍箐搜剿賊兵拒敵伏射將鎮雄督兵冠帶把總陳啓禮射殺隨軍亦傷

折多命衆兵奮勇攻進殺賊五十餘名賊兵奔入大箐青天
復大雨難以涉渡窮𥠖暫撤回營其所斬獲苗頭首級已
該府解報除一面隨後會議進剿等因飛報到司看係賊
兵據險設伏射殺把總我兵奮勇追殺斬獲多賊事理
合揭報初三日又據左監軍楊寅秋呈據鎮雄府揭稱三
月二十六日據無知頭目引播差二人齎書儀并騾二匹
赴營投見當拆來書驗係楊應龍妻田氏餽送下程禮單
該本府看得楊應龍父子猇逆滔天大肆兇殘本府奉
命征討誓在搗巢擒斬以謝　天人焉敢私受汚名以渝
臣節除將引進頭目細打四十將來使二人斬於營門懸

示并傳諭大小三軍同心戮力共擒兇殘外今將餽送騾
子二匹金盞銀臺二副折程儀二十兩着段二端并原禮
單差人齎上乞賜驗明貯庫以白此心仍乞通知諸路將
領各攄忠赤進剿等因又據本府杜差罵色游孟柯余國
榮等押解生擒賊犯二名一併呈解到司審據二犯供名
雖十羅慶播州大夫嫡住從海龍囤下來有管勾差他探
聽水西營兵若干被鎮雄府探兵拏獲有應龍差小童吳
比金萬富等三人前來鎮雄府送下程禮物當將吳比二
人梟斬是實等情供報在官該本司審看得鎮雄府知府
隴澄樹功念切殲賊氣雄殺酋百計彌縫盜使隴兵長驅

直搗進落濛闕進大水田距州僅拾餘里終不以一矢相
加遺顯托狐兔之意冀違韓魏之交不謂把總陳啓禮被
射於長箐私計隴澄必激怒於戲下假謝過以致餽將嘗
探而行成向非隴澄之激壯幾隳殺酋之姦詭立斬來差
以殉盡汲來餽首解斷悠悠之情胃桓桓之勇不三日而
有母氏囤之捷本官向來未白心事亦足釋然於衆口矣
多方詢訪僉同生擒口供尤確所據呈解折程金杯銀盤
衣段騾匹等件理合同生擒賊犯一併解詳到　臣臣除將
騾匹發軍前用金銀杯盤衣段等物發貴陽府貯庫外今
據前因該臣會同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

川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化龍看得
逆酋楊應龍本以羸角之羊敢同負隅之虎連年東衝西
突自謂峻關長江之險官兵卽雲屯電驅安得一日遽從
天下所很顧者安氏近聯彫域其氣力其兵馬衣械其漢
目把之機警謀張皆足屈其力而制其命則有幣厚言甘
納交要盟庶幾安氏之顧狐兔而興思耳先是河渡失守
左監軍立檄隴澄力能救則躡踪邀賊歸路不能則乘虛
直搗賊巢隴澄立報救河渡必三日抵播境只二日與其
攻外而遠不若攻內而近遂拔營以行左監軍以揭報　臣
臣心壯之竪子乃亦有直走大梁意乎而猶未之信也越

數日而有大水田之報合安疆臣兵破洛濛關攻毋氏囤截賊於清澤水馳報到臣　得奇之豎子乃亦有馳入趙壁意乎臣爲具　題作彼兄弟敵愾而猶未敢必也越數日而又有今日之捷焚彼兔窟殲彼豕牙誠彼梟翼若僞提調僞內府把總苗賊據報不下五十餘人報斬級漫山堆簣以萬計繳其符牌衣服金銀鞍劍則生擒問者之口具能言之又據報桃溪衕新庄後庄盡爲煨燼煙火瀰天雖渠魁尚未就縛而釜魚阜鹿早當落膽自有事播無此捷矣臣一面會同按臣委官勘敘更催安疆臣龍澄整率各軍奮勇殲賊催督各路並進給發糧餉接濟外是役也監軍按

察使楊寅秋副使洪澄源運籌帷中指掌而譚擒縱然兵童元鎮參將朱鶴齡宣力閫外悉心而効馳驅內楊寅秋之擇弄彈鴝心力洪澄源朱鶴齡之羈棲備嘗余若功當首敘童元鎮蹶且益奮所當以功贖罪者也宣慰安疆臣櫛風沐雨雖瞽一目而神彌王揮戈擐甲即殞一文而家不顧長驅貔貅之旅士飽馬騰席捲狐兔之羣禽獮草薙是毋是子誰云一篋謗書難弟難兄無復三至市虎鎮雄知府隴澄以十七歲將家之子負一寸丹赤子之心必欲立功報　朝廷言不以賊遺　君父振臂而士皆用命一呼而功收先登至首賊頭於公帑香餌不關其念兼斬來使於營邸舊疆寧皇甚衷洗刷可杜青蠅激壯足張赤膽查得賞格內有能奮勇先登破播州城者陞五級予三千金破海龍囤者陞七級予五千金擒楊應龍者照增定陞賞予萬金此亦疆臣龍澄畢力之秋矣伏乞

皇上勑下

兵部將楊寅秋等分別紀錄寇平優敘童元鎮俯從議贖更乞　天語叮嚀安疆臣龍澄乘此破竹一舉犁庭速殄兇殘以慰神人則西南之綏靖可期而安攘之　奏凱不日矣謹題請　旨

奏疏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友人楊寅秋義叔甫校

奏疏

四奏捷疏

謹題為東路官兵奮勇奪關斬獲功級并招撫降民以廣皇仁事萬曆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據貴州右監軍道右參議張存意思仁道副使兼右參議陳與相思石道副使路雲龍湖廣辰沅道副使王應霖左監軍胡桂芳右監軍魏養蒙呈准總兵陳璘手本據參將王一桂報三月十四日親督漢土兵攻打關崖囤逆酋楊應龍偽紀制朱敬袁守剛等統苗數千迎敵我兵奮勇血戰一十五陣斬獲首級八十五顆十五日指揮唐一麒施州宣撫司宣撫覃宜督兵乘勝衝奪板角關有播賊萬餘關內突出官兵連殺數陣斬獲首級一百一十六顆賊遂奔潰墜巖跌死者不計其數生擒三名招降夷漢男婦并被擄龍泉等處良民妻女共計五百餘名口其牛馬豬羊甲仗等項俱經賞各兵充犒職劄營關崖囤據守板角關十七日密授指揮唐一麒等預於關內採取草木劄立虛營且計賊必來焚燒藉為號火以便伏兵襲擊至十八日巳時探有播賊

馬步苗兵約三萬餘果來前後包截職發兵迎敵復遣奇
兵二枝繞出賊後邀截歸路大戰二十餘陣斬級一百七
十四顆餘賊望風奔潰丢棄甲仗充塞道路我兵未敢深
追二戰斬獲功級并生擒及招降俘獲俱解紀功 鄧知縣
紀驗本日據戴罪守備楊惟中報本月十九日偵探擒賊
因見官兵攻打板角關分兵一枝出保子兩職督同千總
周世祿楊茂千戶陳國祚把總李君實陳功忠等帶兵前
去攻打斬級二十七顆歸降并被擄去生員歐陽綬妻何
氏等男婦共一百零四名口被傷兵二名追至高藤壽呈
擒八名餘賊奔潰山箐以上斬獲通共四百餘功令行紀

報等因隨准總兵陳璘手本移報相同同日據湖廣右監
軍魏養蒙呈稱本道會同陳總兵多方招諭隨准該鎮移
據把總吳應龍張鵬舉軍餘羅再寬招得羅家與隆二屯
軍餘并青沙二關三關石橋各寨苗民羅廷合安霸等男
婦共四百四十一名口又鄉導李文龍等招下川苗等屯
男婦一千三百四名口把總張鵬舉等招出鈎刀等處苗
民六十三名又據戴罪守備楊惟中呈稱招出播民蕭中
替等男婦一十九名口又准副總兵陳良玭移稱陸續招
出播民及被脅軍餘盧愼趙正芳王世奇周廷學劉廷用
胡祿宋正隆劉大魁等男婦共二百四十八名口陸續招

撫巡苗夷軍餘通共二千零七十五名口俱照給票安插合
行呈報同日據右監軍張存意副使尤錫類左參政郭廷
良右參議張文奇呈准總兵李應祥手本據爲事官婺水
吉呈報三月二十一日官兵前至船頭攔公沿渡分營渡
河到岸進剿有守江巨賊李得祿李坤二等畏威卸甲乘
船四隻前來歸順稱願討賊贖罪職審降情是眞塡給免
死印票今土官舊鶴收領安插獻船四隻修搭浮橋并將
李得祿等男婦共六百八十二名口冊報到鎮分發龍里
新添二衛各所屯田安置聽守巡道查恤合行轉報二十
九日據湖廣副使王應霖左右監軍胡桂芳魏養蒙呈准

總兵陳璘手本報三月二十九日鄉導探得楊應龍發銀每
人賞二兩督令張洺何廣良謝朝俸等黑老虎軍萬餘見
劄七牌野豬山伺兵渡江邀敵該本鎮親督官兵銜枚直
趨二十日黎明至苦煉坪將近野豬山隘道遇賊對戰我
兵火器齊發賊衆大敗當陣擒斬二百餘名賊倒戈奔命
逃入箐三十日據恩石守巡二道副使路雲龍陳與相呈
准副總兵陳良玭及據理餉同知張翊鴻紀功推官吳天
矯石阡府知府江至道委官知縣鄧弘烈節報丁文明等
招降播民王卫倫等男婦共八百二十六名口量動餉銀
分別給賞安插內地同日據右監軍張存意副使尤錫類

左叅政郭廷良右叅議張文奇呈稱三月二十七日據統
兵中軍守備伍萬鍾汪如淵宣慰彭養正等呈報於二十
二日各職督發漢土官兵過河出哨賊見勢不能支有地
里𦍑囤男婦叫稱願降職等當令官兵於各路埋伏以防
其詐隨差把總薛應時羅儒前去招撫得男婦九百零六
名口牛三十七隻馬二匹槍刀鏟刀二十八把已經渡河
另營安置分作數拾起押解各內地零星安插合先呈報
同日據左監軍楊寅秋副使洪澄源叅將朱鶴齡呈據宣
慰安疆臣呈據沙溪路督兵目把柯阿箇阿五陳恩張峴
李輔等報稱本月二十二日黎明時賊由小路抄至後哨

偷刦營寨當得頭目隴胯化納卧東隆軍士阿著等奮勇
鬬殺生擒陳元楊章余成受何茂等四名斬賊二十名隨
營義官李武督家兵生擒阿邦蘇朝金二名義官楊澄清
督家兵生擒苗賊老滿趙真二名餘賊逃竄共獲綿被十
牀槍五根刀十把我兵亦中傷八名除將所獲器械交與
大頭目阿五收領其殺死賊屍待獲元兇之日請委併驗
令將生擒賊犯陳元等八名押解前來轉解到道合行轉
報四月初一日據右監軍張存意副使陳與相路雲龍王
應霖呈據原任守備徐允爵把總王世恩呈報三月十四
日職同陳副總帶領官兵由播地六窖三角苗囤進十七

日到井𦍑寺約會指揮胡效忠把總楊昌連奮勇攻占苔
竹關十九日尅真武囤寨陳光大吳宗輔斬獲首級一顆
梁茂高時貴斬獲首級一顆二十日攻開總子箐關徑抵
賊酋內界離彼住宅不過一百餘里又於羅家坪關王嘉
彥斬獲首級一顆本日午間至關寨下賊棄兵甲乞降者
二百餘名口當給免死票安置到道合行轉報四月初三
日據副使王應森左右監軍胡桂芳魏養蒙呈稱准總兵
陳璘手本稱三月二十日據永順宣慰彭元錦報稱苦菜
關屯有賊兵數千本鎮當令遊擊江騰龍陳策都司吳時
喬守備陳九經等各領部兵與永順官兵於二十一日黎

明協力夾攻至二十二日據宣慰彭元錦報稱遵令督兵
會同遊擊等官兵奮勇從巳殺至申時賊衆大敗當陣斬
獲賊級二百餘　根投崖跌死者無筭餘賊往菁遁去陣亡
土兵二名殺傷及砲石打傷土兵二十二名又據遊擊江
騰龍陳策都司吳時喬守備陳九經等報稱蒙令協同永
順官兵攻打苦菜關部斬賊級一百餘顆并奪獲賊仗陣
傷官兵除查實另報宣慰彭元錦率衆先登身被數箭幸
衣甲頗堅未致重傷等因准此合行轉報四月初五日據
右監軍張存意副使尤錫類左叅政郭廷良右叅議張文
奇呈准總兵李應祥手本移三月二十九日據守備汪如

淵呈報奉令前去地里壩宣傳恩威遍發白旗招撫叛賊投降李彪等男婦一百三十六名口到鎮合冊移解安挿合行冊報初六日據右監軍張存意副使陳與相路雲龍呈據把總葉定遠呈報龍安所等處有賊偽巡警杜童生搬移長坎囤與何漢良張雲翙等會合一處尚留勁兵守家職於三月十六日督兵分路攻圍杜童生房屋各賊棄戈出降職恐是偽令先將婦女老幼送出共計招降男婦一百名口查有偽提調張雲翙親信蕭繼祖蕭倖詔等在內稟稱願招雲翙等來降職給賞格降旗就差蕭繼祖等同鄉導陳三傳等去招出黎明恭等男婦二百餘名口歸

降等因到道安挿外合行轉報同日據貴州右監軍張存意副使陳與相路雲龍呈准總兵陳璘手本據都司錢中選呈報三月十五日據指揮蔣崇賢督千總唐顯威等領兵進至黃沙囤被賊衝敵我兵奮勇唐顯威李佑等就陣斬級一十四顆俘獲婦女六口乳孩三口奪獲兇器六件十六十八日發兵攻打賊巢指揮蔣崇賢千把總李佑等共擒斬賊級三十四名顆投降脅從男婦二十九名口奪回被擄男婦七十一名口俘獲賊屬男婦五名口兇器五件又據把截七星關錫落關把總薛山石鄭國選等部兵斬級七顆獲槍弩各一件偽授餘慶司土官毛宗賢金牌綃傘

一把各解到職又差官撫出民苗男婦三百六十四名口取出偏橋衛屬荆條等屯原被播賊拘阻軍餘男婦四百三十名口除將降民分投安置被擄軍民省發歸業訖擒斬賊級俘獲人口兇器俱解紀功吳推官紀驗等因移道合先轉報各緣由飛報到臣又准平越總兵李應祥偏橋總兵陳璘原任總兵今充爲事官童元鎮手本移報相同臣除批行黔楚監軍各道行紀驗官查驗功級明的給賞候按臣覆覈損傷陣亡官兵候覆覈議恤生擒賊犯發按察司監候審決投降人民行守巡各道分發內地隨宜安挿奪回被擄男婦驗實省歸原業外該臣會同總督川湖

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化龍巡撫湖廣等處地方兼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支可大看得思南石阡二府去貴陽千五百里去偏橋僅數百里先是臣等議設偏橋總兵以防思石龍泉盜就近調度可朝發而夕至者自正月有龍泉之變各路兵尚未集督臣特發施南兵八千以援龍泉乃今板角關之破竟得施州兵之力通計斬獲四百有餘查得賞格開載先入板角關者陞三級賞銀一千兩臣等不敢爽信尋即給賞千金外是役也黎將王一桂指揮唐一麒宣撫覃宜率衆賈勇當以先登論而居中運籌出奇

制勝則總兵陳璘也若竹關有二一在烏江則鎮雄土知
府隴澄兵破之業已　題叙一在龍泉則原任守備徐允
爵把總王世恩兵破之但斬獲不多未與賊鬪又其次焉
者也至於招撫降民查平越總兵李應祥一哨共撫過降
民一千八百二十四名口偏橋總兵陳璘一哨共撫過降
民并取回擄民四千七百九十九名口通共撫過六千六
百二十三名口是皆仰體　皇上好生之仁上昭　神武
不殺之恩一以散彼黨與一以安我烝黎則諸監軍各道
招徠安輯之功亦不可泯者臣等不敢不以上　聞伏乞
敕下兵部待元兇授首之日一併覆議施行謹題請　旨

五奏捷疏

謹　題爲平越哨兵奮勇渡河攻奪險關斬獲多級恭報
捷音事萬曆二十八年四月十四日據右監軍右叅議張
存意呈准平越總兵李應祥手本報稱江界河邊播州老
䖏囡囡首石勝俸王志虎王志龍等萬餘人率妻子來降
本鎮傳諭　朝廷令不殺降但黄鰲關未拔汝等果是真
降須先擒守關頭目立功贖罪勝俸等叩頭稱願効死力
等語合行飛報十五日據右監軍張存意驛傳督兵道副
使右錫類都清道副使袁應文督糧道左叅政郭廷良新
鎮守道右叅議張文奇呈准總兵李應祥手本據副總兵

陳寅報四月十二日寅時平越哨衝鋒官張奇盛李師沆
吳汶秀宋世臣王嘉猷綸商民贍汪世才杜廷武易之謙土
官楊燧等部兵齊渡黃灘河攻其關之前斬降平志虎石
勝俸王志龍王爵王倫尚習中等爲步兵從賊林箐渡河
襲其關之後賊出關拒敵從辰至午大戰賊大敗追至張
王壩透出關二十里至晚收兵李師沆當陣生擒有名首
惡王大安張奇盛生擒首賊王愛官兵通共擒斬級八百
五十六名顆奪獲賊屬牛馬被擄器仗不計輕傷重傷陣
亡兵士另查報見統大兵直剿逼圍賊巢合先塘報又准
總兵李應祥手本飛報相同案照本年四月初八日據右

監軍張存意呈准副總兵陳寅手本稱三月二十四日奉
李總鎮令發隨征官包佑楊應詔等家丁孫定國黄勝等
伏路擒獲唐承智蕭富宗蕭鳳仁德蕭王元蕭仁會王高林
等稱係偏橋茅坪屯軍本屯男婦約一千人遭附播白泥
司土官楊正邊楊通漢父子凌虐痛害承智等皆欲啗其
皮骨伊弟楊正愛屢諫不從願爲內應職審非詐於二十
六日令中軍孫仲謨旗牌徐一夔家丁把總陳定衝鋒官
方廷輔曹復等總旗督陣官李繼晟貴州軍門把總華統
鄭國明等監軍道督陣指揮曹選周宗堯都清道中軍張
體仁何易臣總鎮中軍亦□盛李師沆等於二十七日夜

三鼓唐榮智等先入賊營吹角爲號官兵一齊擁入時楊
正邉正在鼾睡被伊弟楊正受同榮智等將正邉幷妻宋
氏男楊通漢俱縛斬首惡楊七部下黎金六梁榮學劉老
三老何首級四顆正邉所屬男婦三百餘名口本屯男婦
共九百一十三名口隨帶牛四十二隻馬一十一匹乞降
移解到道牌行知州李玨陳聖佐查審分發都勻獨山麻
哈清平新添龍里等地方零星安插等因初十日據總兵
李應祥手本稱白泥司下里土官楊正邉伊男楊通漢自
宜恪守世土納糧當差廼敢糾同楊七楊珠投附叛惡楊
應龍攻圍偏橋迯滂東坡紫金關打破寨孟寨張家冲楓

香五屯紫忙寨翁聳羅家屯新地屯流毒最慘擢髮難罄
至於楊通漢年質雖幼馬上便捷如飛偏橋興隆人號稱
浉漢名白鴿子及該本鎮將二犯肘鎖押出營門而通漢
猶說可惜我在地下被拏據其言語狂悖乃見心法允殘
人神共憤理法難容倘非正受早計又作入關勁敵罪惡
已極百端按法難逃三尺等因又據爲事官裴兆吉呈報
奉令招降撫夷丘伯達徐受等一百八十名冊報馬三匹
牛七頭合行飛報十一日又據右監軍張存意差官解楊
正邉楊通漢及逆酋楊應龍給與正邉照票三張到臣臣
將楊正邉父子發按察司監候詳審斬獲功級及陣亡陣

傷官兵行該道及紀驗官查覈另報招降男婦行守巡二
道分布安插外今據前因該臣會同總督川湖貴州軍務
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李化龍看得白泥一司久爲賊據肆牌之地莽爲盜
藪下里在河之內楊正邉父子據之爲賊外援而偏橋東
坡一帶之路皆由此出老鷹囤在河之外石勝俸王志龍
兄弟據之爲賊內襲而西平桃溪一帶之路皆由此入若
黃灘關豊墻峭壁翁林斷岸則其綰轂之門也臣等初與
李總兵張監軍計不擒楊正邉則亡以渡河恐有半渡而
擊之虞不降老鷹囤則無以叩關恐有堅壁老師之患然

而正邉父子世濟奸習老鷹萬家雄据河壖所以遲遲不
即渡江者以此乃監軍總鎮悉心協謀副總諸將羣力合
攻夜擒楊正邉而正受內應則肘腋無虞外降老鷹囤而
石勝俸等倒戈則番雛盡撤黃灘即險正兵攻其前路將
躡其後其何能守斬功八百餘顆降人萬五千户諸將之
勇各道之謀相胥以成足稱奇捷矣是役也總兵李應祥
犄蘖而目無全牛料敵而識同老馬渡江擊楫攻其決河
受降奪關勢如破竹副總兵陳寅三軍既樹羣旅爭先掃
白泥有先人奪人之勇攻黃灘得以狄攻狄之機監軍道
張存意督兵道尤錫類都清道袁應文七縱合兵寧辭虎

穴之危左參政郭廷良右參議張文奇千里餽糧躬涉羊
腸之險知州李珏轉輸烏道而頓忘險夷知州陳聖佐紀
驗魚門而罔避腥穢以上各官之功均當敘錄者也查得
賞格開載先登黃灘關者陞三級賞銀一千兩臣等不敢
惜千金以徼死士之心賞格又開石勝俸等若有能率衆
來歸或擒家歸附者以前罪惡盡除不問授以指揮千百
戶職銜令立功自効臣等亦不敢愛一官以阻方來之降
伏乞 勅下兵部俟賊平之日總爲覆議施行謹題請
旨

考覈給由州官疏

謹 題爲遵例考覈給由有司官員事據貴州布政使司
呈行准貴州按察司并守巡安平二道咨牒稱考覈過普
安州三年考滿給由知州龍時躍詞語并重覆結語查得本
官任內並無公私過名增減歷俸月日其保民實政五事
弔取先經本道覈實并蒙撫按閱查過文簿對查俱已脩
舉果無虛冒無礙緣由結報到司據此案照先奉巡撫貴
州郭都御史批據普安州申准本州知州龍時躍關稱本
職見年三十二歲廣西平樂府恭城縣人由舉人萬曆二
十年六月二十五日除授貴陽府推官二十四年十月十
五日陞授今職二十五年二月初九日到任扣至萬曆二
十八年正月初八日止連閏實歷俸三十六箇月三年考
滿任內蒙巡按貴州監察應御史復 命疏開本官英爽
敦厚之器疏達變通之才吏畏神明民懷父母列薦一次
例應給由關州申詳奉批仰布政司查報奉此又蒙巡按
貴州監察宋御史批布政司查報蒙此就經備行各該司
道考覈結勘無礙又該本司結查得本官父祖母妻並無
貪酷再醮例應請 封呈乞考覈具 奏等因呈詳及具
造五事總數書揭到臣該臣會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
興祖考覈得普安州知州龍時躍操持皎日才華流雲籌
拊摩而滿路垂棠勤轉輸而三軍挾纊稱職既經各司道

查結無礙又奉有府州縣正官雲貴兩省免其赴部之例
除行令本官在任接俸管事文冊差人齎繳并將覈過脩
舉實政五事書揭咨報都察院查考外相應題 請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覈本官曾經巡按貴州監察御史應朝
卿列薦一次祖父祖母父母妻查無貪酷再醮近例應得
恩典俯乞查酌施行謹題題請 旨

考覈給由府官疏

謹 題爲遵例考覈給由有司官員事據貴州布政使司
呈行准按察司并思仁守巡道咨牒覆考得思州府推官
吳天祐見年二十五歲雲南大理府趙州籍江西臨川縣

人由舉人萬曆二十年九月二十七日除授湖廣鄖陽府
保康縣儒學教諭本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二十四年
九月十五日陞授今職二十五年二月十三日到任扣至
萬曆二十八年正月十二日止連閏實歷俸三十六箇月
三年考滿任內蒙巡按貴州監察應御史復 命疏開本
官峻潔竹栢懷霜敏捷驊騮歷塊讞獄沉冤立剖聚賦夙
蠹一清列薦一次例應給由任內並無公私過名增減歷
俸月日并將行過事蹟造冊結報到司詳奉本院批仰布
政司移各司道註考詳奪奉此又蒙巡按貴州監察宋御
史批准移會各司道考覈通詳蒙此就經移行各該司道

考註詞語結報到司又結查得本官父祖母妻並無貪酷
再醮例應 請封呈乞考覈具 奏等因呈詳到臣該臣
會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興祖考覈得思州府推官吳
天祐守不逾尺才堪運斤折獄而肺石無冤署郡而口碑
有誦稱職除遵例行令本官在任接俸管事文冊差人賫
繳外相應題 請伏乞 敕下吏部再加查覈本官曾經
巡按御史應朝卿列薦一次祖父祖母父母妻查無貪酷
再醮近例應得 恩典併乞查酌施行謹題請 旨

六奏捷疏

謹 題為土兵奮勇直破播治奪復江關事萬曆二十八
年四月二十一日據左監軍按察使楊寅秋畢節道副使
洪澄源參將朱鶴齡呈據貴州宣慰使安疆臣四川鎮雄
府知府隴澄報稱水西鎮雄會兵分劄大水田於十三日
進兵抵播州治直至挑溪口 御子橋我兵奮勇齊入殺死
苗頭阿夭曹方等名賊奔潰隨將衙宇家廟新川後川等
衙違禁房屋臺榭沿街賊黨民房悉行燒燬除發兵與官
兵會哨協力攻圍擒賊外據此合行飛報二十二日據安
疆臣隴澄報稱先該職兒弟督兵沙溪渭河合哨間時河
渡失守奉左監軍嚴檄邀賊歸路不能即直抵賊巢以牽
賊勢賊攻打烏江就該職目把發兵截殺於清潭水斬級

馳報去後今於十五日發兵直出烏江老軍關賊兵截伏
當令馬軍衝殺斬獲一十七級生擒二十五名賊潰投箐
次日黎明到關復斬獲一百一十二級生擒三十四名口
見劄兵於石子了等處除殺傷兵目另行查報外理合飛
報又據紀功按察使易登瀛督餉道左參議梅國樓禀報
總兵為事官童元鎮移報俱同前事案照四月十二日據宣
慰安疆臣報稱初二日我兵營於大水田出哨至白小堰
見播賊牽擁象隻各兵衝擊砍斷鐵鎖奪獲播賊原擄雲
南象一隻乞發象奴前來收回據此合行呈報十五日據
左監軍楊寅秋副使洪澄源呈報四月十二日據宣慰安

疆臣呈稱皆得逆龍父子心腹偽捉詞尚意黃繼枝小名潤腦管督核山落潮馬站一帶苗兵該本司用明許令尚意黃繼枝來營計議退兵賊龍同妻田氏果信隨差二賊弃坐寨頭目夏文茂從黨張元等二十四人賫印信降文一角禮單一封金臺盞二副折段銀八兩到河外止令從人轉送將二賊弃從賊擒拏將各賊審實同原禮臺盞銀兩器械降文鞍馬二副批差漢把李輔領解告校外看得尚意黃繼枝向處心腹外作爪牙自賊為患飛練綦江東坡烏江等處皆其謀孽衝鋒酋之戶細事機皆其參替酋黨雖多此二豎且其最者先奉院道密諭心切遵奉不能如

意今罪盈惡極以致牟橋天實奪龍之左右手矣等因到職看得尚意黃繼枝係賊黨渠魁先奉總督密劄水西漢把能密獲尚意黃繼枝二人先賞以指揮劄付半年來圖之未得者今一旦就縛并其儀物及逆黨二十三名具解既足殲賊之羽翼而安疆臣之結縺於酋益明矣等因二十九日又據左監軍楊寅秋呈稱烏江河渡距播百數十里而近兩關未復長箐餘賊未援入播咽喉終是梗塞本司祗奉憲檄調集兵士振揚銳氣已經會同童總兵分發都司徐成張秉忠守備童龍等督領滇粵及新舊募兵於四月二十[illegible]二十四等日齊劄河渡會哨進剿外烏江一

路分屬安疆臣隴澄兄弟今據安疆臣隴澄馳報捐同險關既復進播有路就於二十四日以輕騎同都司戴守禮量帶隨行員役家丁馳抵烏江兩營阨險屯劄絕頂本司以二十八日渡江抵營猶恐林箐蒙翳人情叵測就該戴都司帶領家丁哨出雅水清塘一帶指揮羅萬善等把總王演等一哨出刀靶水一哨很飛渡又報料無他虞職即以是日取道新站直抵播州海龍囤督率安疆臣隴澄會同四川湖廣各路官兵并力夾攻務期元兇授首毋容爭功墮成等因各報到臣臣除將斬獲功級驗明給賞奪回象隻令雲南中軍張澍發象奴前去取回擒獲賊首尚意

等發按察司監候審處馬匹發軍前應用金臺盞折段銀發貴陽府貯庫外今據前因該臣會同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化龍看得大兵四面雲集播州危在旦夕安疆臣隴澄不難斷決唇齒之情直搗虎狼之窟夷其家廟焚其衙宇解餽賄縛間諜亦足以杜羣疑之口實則左監軍楊寅秋紓謀決策竭力殫心操馭作使之也一時分猷如副使洪澄源督率兵入有進無退參議梅國樓拮据糧從用詘舉贏左布政使應存卓按察使易登瀛決機宜於指顧之間佐輓輸於擾攘之[illegible]總兵童元鎮參將朱鶴齡之

宜力効勞貴陽府推官張應選定番州知州王應昌普安州知州州龍時躍之皆艱歷阻度德度義明於同舟共濟者臣等不敢過爲鋪張亦何敢沒其勞瘁伏乞敕下兵部俟賊平之日總爲覆議施行謹題請旨

七奏捷疏

題爲平越偏橋二哨官兵奮勇攻奪險關擒斬多級恭報捷音事萬曆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據貴州右監軍右叅議張存意督兵驛傳道副使丘錫類紀功道副使袁應文督糧道左叅政郭廷良新鎮道右叅議張文奇呈准總兵李應祥塘報本月十二日官兵攻破黃灘關次進

三渡關一名渡上關偵得叛賊楊應龍差坐寨陳胡保張貴鑾等在關據守隨喚降人石勝倴王志虎王倫等商計各指點路徑備陳可取之狀甚悉謂遲日必事洩兵多亦露形須精兵三千自足破敵亟選標下精鋭三千同石勝倴王賓等馬步夷兵千餘十二日夜發兵十三日五鼓官兵一枝占住後路石勝倴等數十騎從前門叫說假官兵追來救奔等語比及開門我兵前後擒龍當陣李湖沆生擒陳胡保即陳王保張奇盛生擒張貴鑾各領兵把總吳文秀部斬賊級三十五顆宋世臣部斬賊級二十九顆商民膽部斬賊級三十一顆宋迪朱恩部斬賊級二十三顆

通共一百一十八顆生擒二名奪獲賊馬九匹賊伙一百三十一件俘賊屬二百八十三名口輕傷兵孫五等二十五名重傷兵劉允中等三十四名陣亡兵尚甫等九名除生擒斬獲功級俘屬賊伙解赴監軍紀功道驗紀轉報外馬匹就給戰卒騎乘輕傷重傷陣亡兵士照例優恤等因合行轉報准總兵李應祥手本移報相同二十四日據湖廣右監軍右叅議魏養蒙左監軍按察使胡桂芳兵備副使王應蕉督糧道右叅政詹啓東呈准總兵陳璘塘報本鎮於四月初八日至湄潭目擊青蛇馬瑙長坎保子各囤峭壁揷天崇墨莊布遂行副總兵陳良玭都司錢中選督

發指揮把總劉之屛梁廷祿等官兵在於荊條流河渡取道前至囤後夾擊又行叅將王一桂督兵謹守板角關以防賊逸初十日集大小将領密授方略懸以重賞分別奇正布置已定督令找搭浮橋本日申時先遣守備楊惟中白元潔陳九經各選膽勇官兵乘夜竊伏囤脚左右十一日卯時本鎮親督遊擊江騰龍陳策都司吳時喬守備李大諫領兵鼓譟而進各賊蜂擁下囤迎敵連戰數合把總藏懋宗茂朱萬乾楊惟中冒死挺刀躍前衝鋒各斬一賊馳報首功即時各賞銀牌十兩官兵四面衝殺各賊奔潰斬級一百餘顆其餘退據險囤擂石滚木弩箭如雨時值天

晚收兵一更時分復發陳九經白元潔楊惟中等仍去埋伏又發兵堵截青蛇囤以防各賊助戰十二日早本鎮復親督兵齊力夾擊長坎瑪瑙保子三囤各賊仍前據險死敵自巳至未大戰三合木石如雷我兵將竹木牌笆抵搪俱被打碎廣兵把總吳應龍李元敬并土兵把總吳嘉隆等官兵奮不顧身躍過被石壓死兵身逼巢將百子發熕鳥銃火箭亂發打死各賊墜跌深巖不計其數我兵大勝攻破險囤斬級四百餘顆餘賊遁入深箐難以窮追同日又據貴州督兵副使路雲龍督餉紀功副使陳與相運餉同知張羽鴻紀功推官吳天祐知縣鄧弘烈呈准龍泉督

兵副總兵陳良玭都司錢中選塘報本月初十日奉陳總兵令調兵夾攻長坎等囤遵奉於十一日親督官兵由趙生坎囤進攻各賊集衆萬餘併力據守職令中軍指揮徐時達蔣崇賢龔崇定遠督兵指揮劉之屛劉自西應襲陳其可督陣紅旗官郝朝忠葛倫旗鼓把總金嶠把總千戶張夢麟把總陳大順等各率兵四路攀緣上攻與賊對敵賊連放檑木梭杆矢石如雨職驅衆放火籠火箭百子鳥銃傷賊數名從辰至申我兵奮勇輕身破關上囤交鋒二營官兵當陣斬獲首級共一百九十一顆奪獲賊伙八十四件俘獲男婦一百餘名口我兵重傷八名輕傷二十三名

陣亡千總[illegible]并隊兵三名十二日卯時賊從山箐衝出我兵奮勇與賊抵敵大殺數陣共斬首級二百一十五顆奪獲賊伙一百零五件我兵重傷三名輕傷八名十三日巳時據鄉導黎世文黎廷官等報稱賊聚囤後深山職隨令中軍指揮徐時達蔣崇賢督兵指揮劉之屛等領兵直抵彼處各賊擁衆拒敵我兵對敵四陣銃箭傷賊數名賊隨奔潰我兵乘勝追殺共斬首級一百一十七顆我兵重傷十一名輕傷十七名三日共斬首級五百二十三顆俘男婦共一百餘名口合行轉報又據總兵陳璘手本移報相同二十七日據右監軍張存意副使尤錫類呈准總兵

李應祥塘報探得望鄉囤賊見克渡上關據險添兵死守本鎮當集蔡兆吉伍萬鍾等計議宜乘賊力不齊擣虛先發隨遣把總循鶴杜廷武部兵合降民石勝倖王賓等兵為前鋒把總吳文秀等標兵尋徑抵囤後防賊奔逸十八日夜發兵十九日五鼓齊至囤前攻打兩山峭壁菁林賊兵蜂擁前來標槍藥弩亂發官軍奮勇截殺標營兵從後路攀緣上囤放砲我兵知伏兵已到拚死攻上賊巢前後大戰從寅至午賊力不支潰敗把總吳文秀部斬賊級五十四顆宋世臣部斬賊級四十一顆商民贍部斬賊級一百二、顆守備伍萬鍾哨下把總杜廷武等部斬賊級一百

二顆守備汪如淵哨下把總王洪等部斬賊級一百八顆
把總鍾啓鳴周高部斬賊級二十四顆張奇盛生擒張六
元石勝俸生擒童森王倫生擒羅遮牛袁志甫生擒張代
王富生擒張士元王志龍生擒楊鑾通共擒斬賊級四百
三十八名顆奪獲賊仗一百三十二件俘獲賊屬一百九
名口輕傷兵劉元等四十三名重傷兵王元吉等三十一
名陣亡兵陳三等六名輕重傷陣亡兵照例優恤合行轉
報准總兵李應祥手本移報相同二十八日據副使路雲
龍陳與相呈據紀功思州府推官吳天祐報准副總兵陳
良玭手本本月十八日發兵攻打青山箐有賊首朱敬領

賊拒敵土官向日明部下土兵楊啓其胡八一奮勇衝鋒
將朱敬當胷一槍土千户張銘部兵吳昭吳老四斬獲首
級奪獲摩鎖盔甲一副韄項一箇煖肚一條銀鑲大小刀
二把韄膝一雙鞾靴一雙紫馬一匹鏢槍一桿各兵乘勝
追殺斬獲頭目賊級四十餘顆陣亡兵一名被傷兵三名
各賊奔潰收兵回營據把總楊騰龍謝得信識認委係朱
敬首級又一顆係諜士李旭弟李深首級并有楊應龍給
票一張等因准此合行轉報同日據湖廣右監軍魏養蒙
呈准總兵陳璘塘報於本月十四日督率官兵攻打青蛇
囤前後夾擊賊倉皇迎戰斬首數十級賊敗入囤十五日

卯辰至午連戰十陣斬首二百級各賊拒守我兵用發熕
白子等銃火箭火磚等器攻破囤後守備陳九經白元絜
等挺身血戰先發遊擊陳策江騰龍都司吳時香戴非守
備楊惟中等永順司舍把彭宗惠彭勉忠張良弼保靖土
舍彭象峴督漢土官兵并守備李大諫由前路斬入四面
擁進賊勢大敗斬首一千餘級准此合行轉報又據總兵
陳璘手本移報相同到臣臣除批行黔楚監軍各道行紀
驗官查驗功級明的給賞候按臣覆覈損傷陣亡官兵候
覆覈議恤生擒賊犯發按察司監候審決奪獲馬匹給戰
卒充犒俘獲賊屬變價充餉外該臣會同總督川湖貴州

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李化龍巡撫湖廣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
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江鐸看得偏橋一哨從思石
入板角為極險而自板角以進青蛇四囤蚊雷聚響於荷
澤平越一哨從疆界渡黃灘為極險自黃灘以上河渡三
關蟾斧稱威於滾池乃總兵陳璘等仗蛇陳之威以鋤四
囤之賊總兵李應祥等又乘魚爛之危以襲三關之黨至
於朱敬之授首并獲其甲馬亦足紓龍泉之憤而慰安民
志之魂此其功尤犖犖者自此合哨於西坪自此會兵於
白田不過六七十里直搗無前矣况巴渝蘭州之衆與水

西鎮雄之兵業已驅賊入囤環攻其危巢於內河渡滇兵
之士與安隴偏裨之将又復乗勢奪關疏通其梗道於中
乃茲偏橋平越之旅夌四囤三關之賊或卷甲晨趍或潜
師夜起盡掃其醜類於外賊即困守海龍臣等計之釜魚
幕燕耳除臣等催促二哨兵急合進剿外伏乞 勑下兵
部侯賊平之日總爲覆議施行謹題請 旨

八奏捷疏

謹 題爲仰仗 天威官兵奮勇血戰首克二城攻破險
囤蕩平兇逆飛報捷音事萬曆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據
貴州左監軍按察使楊寅秋右監軍右叅議張存意督兵

驛傳道副使左錫類呈報節奉總督部院軍門貴州巡撫
軍門憲令照得逆賊囤前險峻便難速攻囤後一路各監
軍道鎮尅日合哨併力夾攻毋再曠日老師奉此該各道
鎮看得逆賊楊應龍據囤環攻日久未下僉議併力攻打
後囤各路占據無地屯劄該左監軍楊寅秋畢節道副使
洪澄源宣諭水西将首奪右槽山坡一帶營盤於五月二
十八日盡議官兵屯劄六月初二日川貴劉總兵李總兵
各先後督所部兵到囤初四日三省道鎮兵議總兵劉綎
李應祥於初五日總兵陳璘吳廣於初六日各照期分打
剿李二總兵合哨分左右信地劉總兵攻土城門以左李

總兵攻土城門以右該三道會同李總兵將右路信地分
撥二枝以都司徐成領河渡哨守備童龍督廣西道童總
兵把總陳邦楊陳大縉雲南把總安時泰陳用實等平越
哨副總兵陳寅項下把總劉恩安世珍等守備汪如淵哨
下把總吳國輔孫之襲向和楊正元向世爵等兵奪鳳凰
嘴由右嶺進戴罪都司張秉忠領平越哨守備伍萬鍾哨
下把總華統薛應時李朝陽呂守現李茂春陳汝栢張鶴
翀馬育麟張世敬楊通露等兵由左嶺進又領河渡哨泗
城龍英土兵於囤右崖壁截殺大寧都司戴守禮領平越
哨中軍坐營李師沆把總張奇盛吳文秀宋世臣張勝傑

等兵河渡哨手廷相隨營操守馬化麟各家丁由中嶺進
該河渡哨左監軍楊按察使洪副使督行水西安疆臣鎮
雄府知府隴澄分兵於海龍泥覇囤等處平越哨右啖軍
張叅議左副使督行副總兵陳寅所部獨山等兵於前門
朝天飛龍飛虎等關都司莊志傳於囤前等關原任叅将
蔡兆吉督所部兵於板角蓬水等處各截賊衝突奔逸先
該副将陳寅都司徐成守備童龍議得鳳凰嘴峭險賊兵
屯據死守必須衝鋒奪占鳳嘴山頂先得地勢方可攻取
土城該三道即給發懸賞銀二百兩於是夜分給兩哨各
兵初五日五鼓會同劉總兵各照畫地齊攻賊抵死在於

鳳凰嘴角哲敵欲明我兵奮呼一湧殺賊兵奔潰退羗土城
我兵乘高項矢銃鳥銃火箭火磚俯瞰齊發賊左脚不住
登時放倒土城一面拆卸一面打開土城內排柵敵樓賊
據月城矢石如雨三道同李總兵並抱鼓對山擂旗吶喊
麾兵前進各拔刀分督退縮者立斬麾兵戰至巳末緣城接
梯高招先登各兵用肩頂城上先登者以手挽魚貫而上
遊擊陳邦揚親斬十三顆冠帶管事監紀鳴首級二顆
中軍楊撞羅萬善親斬何提調男何訓首級一顆平越哨
指揮李世培把總張希軫等奮勇齊登二哨共斬從賊首
級七十五顆內河渡哨四十七顆平越哨二十八顆賊奔

崖墜死及銃死不及我級者不計其數將月城拆倒將士
據月城樓同劉總兵即時放火燒燬賊奔入大城死敵自
午至申應龍父子領苗披堅出城衝突三次每次我兵用
佛郎機百子銃鳥銃等項直對城門齊打賊傷退回天晚
兵已疲饑該三道與李總兵計議賊必乘夜衝突一面造
飯餉士一面再懸犒賞每高招手銀一錢每兵銀五分各
兵歡躍齊心死於月城割守舉放號火銃炮三道同總兵
各將領露坐嚴營賊與兵將隔城叫喊乞降至黎明時陳
兵二總兵照依分定日期接攻賊不戰倒戈奔潰如蟻各
路兵一齊登城擁入內城四面縱火賊酋楊應龍將所穿

發火同愛妾縊死要得自焚時五路總兵官齊抵賊衙妻
田氏男楊以棟妻田氏楊良棟妻田氏楊惟棟楊奇棟賊
妾子楊勝棟妻田氏賊長女貞惠次女貞瑞三女貞福楊
朝棟妻田氏長子松壽次子春壽女性福賊首何漢良田
一鵬子六老僞內官拾名使女十三口家人五名俱同時
登獲五路道鎮將賊屍擡至城樓喚伊妻男五司奏民同
驗真的俘獲賊親屬公同點明收繫城樓宣慰司印田氏
冠帶在身驗交陳總兵暫行收執聽解賊男楊朝棟賊弟
楊兆龍走出見獲四川永合哨吳總兵營內賊從弟督軍
總管楊兆麟見獲李總兵營內乾據河渡沙溪哨各領兵

官報共斬獲賊首從八百九十二顆生擒賊首從二百三
十四名俘獲賊屬二百七十二名口　勅命一道平越哨
各領兵官報共斬獲賊級一千一百零五顆生擒長官一
名　誥命一道爲照貴州平越河渡二哨會同四川綦南
哨攻打囤後其得賊雖在初六日三省並進之一晨而摧
賊鋒破賊膽散賊黨則在初五日蜀黔並攻之一舉等因
又准總兵官李應祥手本移報相同到臣臣除批行監軍
各道行紀驗官查驗功級明的候按臣覆覈逆賊身屍拜
擒獲妻子與播州宣慰司印信俱解督臣審驗及四川湖
廣將領功次臣不敢槩敘外該臣會同總督川湖貴州軍

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李化龍巡撫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江鐸看得逆酋楊應龍者僻居夜郎
負固黑水豺狼有性梟獍難馴賊所恃者海龍一囤前關
則有二十六步之雲梯祁連無踰其高後路則二十四山
之峻嶺太行莫過其險山有沃泉二道可資千萬人之飲
積有糗糧百倉可供二三年之食彼且以為兔穴且以為
虎嵎我師既老賊燄復張賊之不自縛者恃有此險也乃
今六月五日川省劉綎部下攻後囤之左黔省李應祥部
兵攻後囤之右先以鳳凰嘴次克土城又次克月城易如

破竹捷等摧枯六日陳璘吳廣部兵照期輪攻賀明逆酋
窮蹙投繯而死兵不血刃鳥散魚驚妻子為擄巢穴盡虛
茲實仰仗 聖明神武天行雷動民遂安於一怒 廟堂
樞省嶽立淵渟謀猷出於萬全人心震疊士氣鼓奮師雖
勞於六月克無待於三年繄惟 天助事豈人謀振古以
來除兇戡亂未有若斯之為烈也除督臣露布以 聞臣
不敢再有塵瀆其大小文武將吏功次聽臣會同督臣及
偏沅撫臣覈實另行 題敘外謹題請 旨

題監軍兩楊按察使請告疏

謹 題為監理事竣夙疾舉發懇乞代繳 勅印 丞賜能
歸調理事據 貴州按察司呈奉臣批據貴州左監軍提刑
按察司按察使楊寅秋呈稱職以庸愚謬陋萬曆二十七
年誤蒙推擇頒降 勅印監理貴州軍務自惟么麿何知
金華祗奉 明旨森嚴未敢以規避上干 鈇鉞遵限戴
星於十一月初五日抵黔受事軍前一切細巨大端猶馬
動勤緣蒲柳孱軀夙患痰火一經勞瘁輒復舉發數月以
來延醫羅繼多方料理勉強支吾班師之後
連克險關詎意各路未進賊得併力一向兼之事出意外
局由中變驚悸矢石之下憂危損折之餘席稾以待瀆冒
者數荷蒙三院不即譴斥曲賜優容勉收桑榆圖報涓切

即憂病日劇敢不策駑磨鈍抗戈嘗膽益勵水西狐疑之
心冊振兵士蛙怒之氣仰仗 威稜身入賊阻徙跣後囤
餐宿山瘴很煙晝瞑虎吼夜驚腔血已竭皮骨僅存怔忡
時發瘧痢交乘詢之醫士僉云積勞積毒決非旦夕能愈
查得先該吏部題奉 欽依監理事竣將 勅印繳進茲
幸 天威震疊兇逆蕩平伏乞俯念殘喘危篤情非得已
丞賜能斥放歸調理原領 勅印順差代為繳進幸不即
填溝壑還慰衰慈倚閭則未死之日皆戴恩之年等因奉
批逆寇甫平普天同慶該司躬歷山箐親冒矢石焦慮悉
腸殊勳偉績尚未一奏之 聖明奈何遽萌山林之念

按察司勉留即有微恙亦不妨給假調理痊可即出視事繳
奉此又奉總督部院李、都御史批該司自受事以來多方
拮据備極勞瘁本部院深所憐念今當 奏凱論功之時
正宜靜攝以需大受何得言歸且善後之事尚費經營亦
非可委而去之者仰一心調理一面查敘功次及善後事
宜勿得杜門辭事此繳奉此又蒙巡按貴州監察宋御史
批善後事宜如蛸正倚大才擘畫遽戀戀鄉閭耶幸為勉
留以終永業仍候督撫詳行繳蒙此該本司備關勉留去
後續據貴州按察司呈奉臣批據按察使楊寅秋呈為夙
疾未痊驚聞母病增劇再乞放歸田里以遂烏情以延殘

喘事職捧批感極涕隨自惟寡昧遂隊因人其去其留何
裨重輕三院俯念狗馬艱頓循然溫借勉留方今草昧載
闢營建伊始誠效一日彊理之微勞足附千年經略之後
塵自非木石敢遂棄捐走醫問藥庶幾強起仰答涓埃緣
職家有老母見年七十四歲春間播酋倡亂道路訛傳母
遣家僮還慰倚閭本月初七日忽接家報備甫及門母急
走詢問不覺傾跌仆地神思恍惚匕箸頓減職聞之五內
昏亂念職齠年失父賴母轟燈辟纑孀守垂四十年相依
為命今越在數千里外遺母彊埸之憂母憂成病子病增
憂連日以來神氣銷耗頭目眩暈扶病檢點冊籍忽忽有

同醉夢似茲福薄骨窮豈堪亞旅驚駑磨鈍冗監軍添設之官
貴州瘠壤之省自職俸餼以及吏書口糧輿隸工食俱係
那借區處當建置經費浩繁之時豈可以捉衿見肘之時空
糜杜門伏枕之吏職一息尚存一腔知愧顧敢顙呼台慈
俯憐苦情迫切乞為轉詳將 勑印代為 題繳罷歸田
里俾得以未死之身慰母氏再生之望將曲全等於罔極
而銜戴矢以沒齒矣等因奉批該司身苦戎城念懸北堂
展轉憂思形貌殊瘠亦至情之不容已者既情詞懇切仰
按察司查報奉此該本司看得監軍按察使楊寅秋謀慮
能憺劻敵精神可折遐衝頃當發蹤之馳久賴籌帷之勝

黔師再出播賊四潰正方敘功忽爾請告察其情委非假
托晰其病實已沉重合無准令歸田里以就醫藥待病痊之
日另行起用等因到臣該臣會同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
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李化龍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興祖看得監軍按察使
楊寅秋文武兼資威名素著頃綏黎莫於西粵貽九真
枕之安今制楊酋於貴陽壯千里長城之勢黔中無務農
積穀之策何止四空境內悉荷甲執戈之夫幾成五大而
本官胥蟠兵甲能役鬼神筆敵金湯且籌風雨親冒矢石
於龍囤大築鯨鯢於飛方壁壘洞開渠魁自縛犬羊之膽

既破鴻鴈之民未安且勞勤未奏於　聖明而瘡痍尚賴
其拊綏乃本官拮据浮竹竟染病於瘴鄉瞻戀維殷冀救
身於慈母臣既枕留於臬署又復親問於榻前而本官卧
在匡牀形甚枯瘦痰苓不輟於口涕泣欲省其親臣查往
例敬爲具　題況查本官　勑內原載播事平定即繳
勑印令仰伏　天威強寇已滅本官原無文卷錢糧不候
交代合無照依外官有疾例准其致仕暫令回籍調理如
念賞功之典未須平播之勞未酬待本官病痊日照依敘
功之格起用以酬其勞以竟其用臣等未敢擅便伏乞
勑下吏部再加查議將按察使楊寅秋准令致仕回籍調

理痊可之日另行起用庶遠臣不淹棄於遐陬勞臣不遂
泯其辛勤矣謹題請　旨

請謚孫尚書疏

謹　題爲儒臣學行久著鄉評永歸懇乞　賜謚以崇正
學以廣風勵事萬曆二十八年七月十五日據貴州按察
司提學道僉事徐秉儀呈詳奉臣批據貴州闔省鄉官舉
監生員鄉約耆老許一德等呈稱竊惟士懷闇脩之行詎
在得名　國有激勸之權嚴於表實故三不朽之業立德
爲難千百聖之宗傳心最要昭得故南京工部尚書孫應
鰲學有本源行無枝葉直遡六經之正脉慧燭迷途破百氏
之異同司南岐路以易簡中庸爲的以綱常倫紀爲脩得
宋儒定性安仁之旨歸宿孔門用大學明德親民之精宣
猷　帝側吼華吸髓道統仰契於前脩戢景埋光晚節益
堅於末路事業以生前既著輿論自身後愈清弟崛起遐方
沉淪荒徼且嗣胤靡有子遺名恐湮於草木乞賜題　請
加謚庶命名考實泉壤之潛德攸光繼往開來邉土之斯
文不墜等情奉批孫鄉官斯文山斗吾道羽翼謝世已久
未易其名誠爲闕典仰提學道查覈詳奪蒙此又蒙巡按
貴州監察宋御史批同前情蒙批提學道查報蒙此又奉
臣批據清平衛儒學庠增附生員趙文炳等呈稱本衛原

任南京工部尚書孫應鰲中嘉靖丙午鄉試解元癸丑進
士改庶吉士除刑科右給事中陞江西僉事叅議陝西提
學副使四川叅政按察使湖廣右布政使尋轉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撫治鄖陽陞大理寺卿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
祭酒事再起前官本官性資聰睿問學淵涵文章濟美於
詞林諫議効忠於青瑣振威開府承寵　經筵歷官居鄉
著書講學易談近語闡先聖之微言雖論訓規開後學之
成法芳聞無間於同聲懿行有難於悉舉本學於十六年
內具呈巡按趙御史批謚法　國家大典鄉賢閭巷公論
非其人不得私有其人不得蔽也本官無子孫可憑援矣

而士論鄉評翕然推重於身歿之後可見素履之孚人心
之公也既經司道咨議衆論僉同合候會　題施行仍行
提學道專詳繳該提學伍僉事議詳得本官挺生異質崛
起巍科詞壇蔚有時名行履久推月旦倡明道學則易談
近語言悉入精微砥礪勲猷則立　朝居藩在在想聞
手采生前公論已白身後　卹典尤隆相應如議　請謚
奉軍門蕭都御史批司道之公論僉同本官之懿行具見
不然彼其人化矣勢去矣子孫無可托矣而何獨翕然若
一口一心也仰候會　題施行本年十二月內已經入祀
鄉賢詎第祀事雖以舉行謚典未蒙　請賜懇乞題請

特謚庶潛德昭於既往懿範垂於將來等情奉批仰提學
道會同布按二司新都守巡二道查覈確詳報奉此又蒙
巡按貴州監察宋御史批同前情蒙批提學道查報蒙此
就經備移布按二司新鎮都清二道查議確當回覆及行
都勻府并清平縣查確以憑通詳去後隨准布政司照會
移稱卷查萬曆十六年六月內前軍門蕭都御史批據都
勻府申詳清平衛已故工部尚書孫應鰲入祀鄉賢俯賜
請謚等因已經題　請緣由在卷今准前因該本司看得
本官著作有功於六籍忠蓋久效於　三朝造士安民而政
與教皆炳乎垂不朽之績慎言脩行而華與實皆確乎有

成法之存非特用夏變夷素重於南黔月旦抑且挽今擬
古可稱爲北斗泰山允宜易名用愜輿論又准按察司關
看得本官黔方砥柱　昭代羽儀見解躬脩終身靡懈論
思諫諍素位而行其崇有遺愛之存衣鉢得真傳之祕誠
文章之宗匠理學之名臣也千秋無媿一字宜褒又准分
守新鎮道手本行據清平縣申蒙本道案驗前事准依轉
行清平衛儒學并鄉約耆老楊傳一等查報去後隨據該
學廩增附生員趙文炳等鄉約楊傳一耆老陳訓麟節等
各具不致扶同結狀在卷該卑縣看得本官[illegible]穎異識
見殊常少領解名旋登　制舉被選館垣則掞藻敷詞匠

心根於性命擢居諫省則批鱗折檻奏草寫出血誠秉憲
持公旬宣美化倡理學以教三秦直接義周餘脉闡道真
而陶六館仰追鄒魯遺風惟是年齡不長胤嗣衰絕家之
百金之產門無三尺之童其行誼真可師其凋殘尤可憫
而遺行弗蒙　表章潛光久且掩沒如蒙　上請加以美
謚則俗學有還醇之望夷方有至道之機等因據此隨據
都勻府呈稱該本府看得本官文學建議兼優闡微易理
而擅名省垣才幹徽猷並著蕃炳藩省而振威部院廼一
代翰苑之臣寔　三朝元老之碩生爲名宦發當　請謚
等因呈詳到道該本道看得本官奮跡賢科潛心理學衣

鉢傳聖賢之奥訣文章淺今古之奇英歷仕　三朝正氣
直聲聳天下想聞其丰采歸休一壑清風高節黔中咸視爲
羽儀宜加華衮之褒用作士林之範又准都清兵巡道關
看得本官天生名世作代羽儀學恥章句呻吟之末而求
仁定性惟以孔孟之道爲必可師身爲文學諫諍之臣而
納誨論思直以堯舜其　君爲己之任由藩臬[illegible][illegible]廷牙
開府天下望切景星慶雲謝司空之　召適志林泉學者
仰爲泰山北斗今其　人已朽矣而休稱乃歷久而愈著則
知其論已定矣而謚典宜及時而寵加等因各回覆到道
准此該本道看得本官少挺奇姿沉酣百氏長崇正學鼓

吹六經邁跡玉堂詞賦直稱倚馬致身青瑣封章直欲批
鱗外補愈勵清勤孤忠貫日內陟終乎　簡在一德格
天奏無逸之篇吞酒名高北斗却司空之　召尚書望重
東山法言與至行並倫碩德共豐功競爽以定性識仁爲
根宗以審幾慎獨爲門户奮足何假興文浚齒確然學孔
直南方之砥柱吾道之宗工也顧崇祀已行易名尚闕荒
凉門祚固天道之無知藻續興評正人心之匪溺彩勸一
風石用夏變夷化今日黔中之所宜亟講者伏乞會　題
加謚等因呈詳到臣除批仰候會　題行外該臣會同巡
按貴州監察御史宋興祖看得已故南京工部尚書孫應

鰲起家黔南讀書中祕議論關四海之休戚嘉隆間時有
讜言進退係一生之重輕山林內晚全勁節　三朝元老
勳名久勒於鼎彝一代直儒淵源直溯於洙泗望已隆於
藏盤論益定於蓋棺在黔已崇祀於鄉賢在蜀更配享於
書院况羊舌之鬼已餒於廟而月旦之評不改於鄉徵獨
徵人心之公益足定　國論之是既協輿情允宜易名稍
應題　請伏乞　勑下禮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
謬將孫應鰲　賜謚易名庶　昭代真儒得光泉壤而夷
方士子有所矜式吾道幸甚斯文幸甚謹題請　旨

留入　覲官員疏

謹　題爲朝　覲事先准吏部咨前事內開萬曆二十九
年正月初一日天下諸司官員又該朝　覲之期三載述
職大計羣吏黜陟幽明關係尤重預將應行應革事宜題
奉　欽依備咨到臣准此該臣會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
宋興祖議得　朝廷計吏不以遠臣而遺臣子覲　君不
以殊方自阻貴州即在邊徼三年一覲　令甲常期即令
所屬正官恪脩　覲禮不許規避辭勞顧臣等所屬八府
七州八縣有未全該例不入　覲者有先年題　准不
覲者近因地方播賊甫平瘡痍未起有不得不留者如鎮
遠府知府張叔璽因該府四境多苗先任撫臣何起鳴題

奉〻欽依每遇朝 覲之年惟令議留其采金設衙門如
鎮寧獨山鎮遠施秉印江婺川清平永從銅仁等九州縣
應照例免其入 覲其餘郡縣正佐幕屬雜流當茲地方
多事播酋即戕殘黨未息或安插降民或清查荒地或勘
戢夷苗或收支錢糧多難離任不得不為權宜之計理當
具名請 旨施行先經案行三司查議今據布政司掌印
左布政使應存阜會同按察司按察使易登瀛都司署都
指揮僉事王納忠會議前來該臣等復行參酌如貴陽府
知府劉冠南新任未及三月例應免 朝推官張應選在
任頗屬空閑相應入 覲思南府知府陰鎔石阡府知府

江至道都勻府知府鮑獻書俱與播鄰播事即平近議改
流疆理田土正屬郡守黎平府知府能廷相見在議劃及
林寨苗貴陽府定番州知州王應昌委沙溪查理播州疆
界同知王孔固署本州印思州府推官吳天祐查覈龍泉
功次思南府同知張羽鴻協守龍泉查餉推官趙民說署
思州府印銅仁府推官袁旦署本府印都勻府推官楊應
第平越駐鎮查餉普安州知州龍時躍委河渡查理播州
疆界判官周光溥署本州印安順州判官周懋良署本州
印麻哈州判官盧標署獨山州印以上一十六員似難離
任貴陽府經歷吳德潤上馬司吏目王致道盧山司吏目

朱仁壽不成司吏目胡有進程番司吏目馮臣洪番司吏
目陳聯芳羅番司吏目朱權思南府沿河司吏目蔡世福
石阡府石阡司吏目賈符龍泉司吏目劉王鑾鎮遠縣典
史楊啓都勻府邦水司吏目王朝相獨山州吏目陳良材
清平縣典史譚文嘉安順州吏目盧盡禮宣慰司中曹司
吏目毛應瑞養龍司吏目晏啓曾乖西司吏目唐以儉新
添衛新添司吏目萬一貫把平司吏目王裕冊行司吏目
楊應科清平衛凱里司吏目謝明思州府都素司吏目金
台以上二十三員俱在軍前出內糧餉未及銷算稽覈普
功未經冊報亦應留用貴陽府小程司吏目敖應春臥龍

司吏目駱文奎盧番司吏目廖槿金筑司吏目史立學黎
平府經歷高如斗永從縣典史丁崇德潭溪司吏目楊順
明新化司吏目黃極歐陽司吏目楊大棟湖耳司吏目王
慎八舟司吏目曾繼孔中林司吏目李時古州司吏目吳
朝惠曹滴司吏目黃德淳洪州司吏目倪牧都勻府都勻
司吏目王啓沛平州司吏目劉三鳳麻哈州吏目施良臣
安順州寧谷司吏目王台西堡司吏目段聯瑚鎮寧州十
二營司吏目趙端萃康佐司吏目熊鳳陽永寧州吏目吳
明思南府經歷饒崇奎朗溪司吏目徐禎宣慰司劉佐
吏目周[illegible]頂青山司吏目胡大高底寨司吏目吳汝欒

水東司吏目楊茂先龍里衛大平伐司吏目張大紀以上三十員或因部落夷閧不寧正當勘處或以戎寇出沒叵測正在巡捕或因委收倉糧未交正在磨算俱官地方重務難以離任者也相應題 請如蒙 皇上軫念邊陲流官原少師旅方戢殘破殊甚伏乞 勑下吏部再加查議將各官姑留在任管事其餘應該入 覲大小各官普令照例依限起程趨赴庶脩 覲之重典不虛而夷方之經理有賴矣謹題請 旨

江河渡秋以貳拾柒年拾壹月嵗事告議兵將作何部署隄道作何[illegible]險夷作何偵探器械作何繕治演習先登作何激勵糧運作何[illegible]師涉作何預計俱經詳允蠲查府料理去後烏江河涉播治柒捌拾里而近又該職秋[illegible]議必採水西以[illegible]落濛水採[illegible]越哨渡疆界河及川中萬[illegible]關畢集方魯哨齊驅若獨以壹哨當敵賊必併力一向前事可鑒俱於拾貳月具詳登院允示遵行間本年貳月誓師後水西把事王嘉猷領防守烏江兵自願叁月初叁初陸等日攻奪烏江關緣猷向與賊唇齒深交既願破關絕好自難膠執前議就經犒賞從其請以水漲逗遛愆

期墮陽守備陳雲龍同來順兵不依主將令於叁月拾壹日徑奪烏江關斬獲賊級壹拾玖顆來順彭宗卿彭枯牛等於鬼囤斬級陸顆俘獲肆口焚燒關樓附近關邊賊寨燒掃一空看係孤懸恐難屯劄星飛督催鎮雄府知府隴澄把事王嘉猷兵馳赴雞家寨出刀靶水催安疆臣兵馳赴邑田驛出落灣以犄角策應拾貳日就該統兵遊擊謝崇爵雲南坐營中軍施澍督領雲南祿州等土兵標募兵都司遊擊張秉忠督領泗城土知州岑紹勳等兵各乘勢渡江攻克河渡關前後擒斬首從姦細共斬級壹百伍拾柒顆生擒貳拾陸名俘獲伍名口賊知我兵各路未進於

原缺第一葉

拾伍拾柒日併力前來衝突兩關不守官兵損折立嶶隴
澄踹蹤邀賊河渡歸路如道里迂迴乘虛直擣賊巢據報
救河渡必叄日抵播境亢兵貳日與其攻外而遠不若攻内
而近等情賊見隴澄深入當日奔回隨據隴澄揭稱該標
下中軍劉岳督本府領把事王嘉猷於叄月拾叄肆等日
攻破苦竹關乎㠗關共殺賊斬首捌拾玖名投降貳百伍
拾叄名拾陸日自刀靶水移營賊兵截路追過新站前後
殺賊肆百柒拾陸名苗頭阿曲等伍名據報夷俗原不斬
級實止解苗頭伍顆餘功未委虛的又該畢節督兵副使
洪澄源統兵𠓗將朱鶴齡督宣慰使安疆臣領目把陳恩

張崑頭目柯阿箇阿五等於叄月拾叄日分兵進取首克
新關從間道破傳頭石壁一帶關隘打破大紅關胡石口
黑水關拾伍日攻破板山囤前後共斬殺射死苗賊貳百
柒拾陸名亦稱夷俗原不斬級未見功報招撫囤民男婦
陸百房計壹千肆百叄拾伍名口拾捌日目把陳恩等調
撥以白魏良海等督兵於清塘水等路堵截應龍歸路生
擒張受等壹拾玖名拾玖日夜賊兵前來刼營生擒彭四
等陸名本日各目分兵叄哨攻破落濛關會劉大水田將
桃溪衙違禁房屋燒燬貳拾叄日督同義官李武楊澄清
等生擒賊陳元等捌名據報前後殺賊叄百捌拾陸名未

見斬級功報實解生擒苗賊楊四元都哥張受彭四等壹
拾柒名又准畢節道移解生擒陳元等捌名千户王三錫
王有聲李武等斬級伍顆轉解驗明訖又據隴澄揭報師
次大水田發兵攻打長箐賊拒敵殺死督兵把總陳啓禮
幷隨軍拾餘命當各兵奮勇追殺賊柒拾餘名賊首楊豹
阿寡等伍名將賊首首級伍顆具解軍門委驗訖叄月貳
拾陸日播賊應龍差小童吳比金萬富齎送書儀騾貳隻
金銀臺盞貳副折程貳拾兩衣著叚貳端赴營投見當拆
來書驗係楊應龍妻田氏餽送禮單當將來差斬示營門
餽送儀物同禮單齎解乞賜驗明貯庫等情及將生擒楪

聽賊把羅才羅慶幷解前來審出前情無異又據安疆臣
報稱叄月貳拾玖日逆賊楊應龍父子因見鎮雄斬其來
使首其餽儀親領苗兵柒萬分作伍路前來迎敵該水西
鎮雄合兵自本日卯時至申時鏖戰斬殺賊首偽提調頭
目伍拾餘人內有偽內官伍人各路共殺賊兵萬餘屍横
遍野前伍拾人內有壹人全身絹叚金銀器械查係賊子
惟棟待查的又報外我兵損折百拾餘名重傷叄百餘名
輕傷伍百餘名就據土官温希舜當陣擒獲馬兵何老吐
供相同隨准畢節道洪副使移解拒敵當先騎馬出陣賊
首冇級壹百零壹顆生擒有[illegible]名轉解軍門行委三司

會同委官知州龍時躍王應昌辨驗訖又據安疆臣報稱
逆賊心腹提調尚意黄繼枝管押板山落潮馬寨一帶苗
兵叁月貳拾玖日貳賊親在衝鋒逆酋巨細事機皆其內
參外賛先奉院道密諭遵承間就該本道用間諜計令貳
賊來營商議退兵逆賊果信隨差貳賊同坐寨頭目夏文
茂等貳拾肆人齎詐降文壹角另具禮單開送金銀臺盞
貳副折叚銀捌兩鞍馬貳副槍刀弩箭等項前來當伏兵
河口將貳賊并坐寨頭目夏文茂從賊擒拏審實將原詐
降文同原禮物移解到道轉解審驗有黄繼枝自盡身故
斬級解驗明白賊從逃去叁名又據安疆臣隴澄報稱兵

剿大水田被賊據守金刀坑囤阻截兵糧四月十一日發
兵攻打賊黨力拒我兵奮勇齊登殺死賊首阿富等陸名
苗賊叁拾肆名餘賊拚死拒捕隨豎招降旗幟該囤男婦
出囤乞降共約一百二十五房收獲鐵券牌一面同賊級
六顆解驗訖又據安疆臣隴澄報稱四月十三日督兵直
抵播州治桃溪口御子橋谷賊奔潰隨將衙宇家廟新川
後川等衙違禁房宅闔州賊黨民房悉行燒燬一面於十
五日發兵直出奪復烏江老軍關賊兵截伏當令馬軍衝
殺賊潰投箐次日黎明到關我兵奮勇奪占前後殺賊一
百二十餘名生擒五十九名招降二百六十二房暫於果

哈地方安插節次招賊招降俱該[illegible]江沙副使朱恭將
移郭祖同先是撫狀祇奉三院憲檄移行新任都司徐成
整搠標募土漢督中軍馮邦濟把總王真操習火器銃砲
手等兵催調廣西龍英歸順等州思明府等兵行委指揮
羅萬善督押前來雲南守備沐棨把總署守備事陳用賓
催調雲南標募沅廣等兵行委原任守備童龍整搠雲南
安時泰祿州廣南等兵移行原領兵遊擊都司張秉忠整
搠泗城等兵移行督糧道梅棨議分發糧餉起集運夫馱
馬分委普安知州龍時躍定番知州王應昌運發養龍河
渡鱗次輓輸芻藥既備器械畢集銳氣載揚就經會同童

總兵督發各新舊土漢官兵於肆月二十一日齊創河渡
蒙巡按貴州監察宋御史牌申飭將領招納降民以分賊
勢不得殺降冒功致干　天和等因遵行間蒙撫院行委
威清叅政王邦俊前赴河渡督發糧運童總兵將新募銅
仁陳邦揚等原挑選廣西親兵陳大緒等共八百名交發
徐都司督童龍部領會哨進剿時賊首偽提調張守欽袁
五受阿萬龔堂王廷燿同已獲男王承受等嘯聚長箐萬
丈林等處職秋同大盜都司戴守禮量帶家丁馳抵烏江
哨出刀靶水狼飛渡直抵播州海龍囤隨據水西把事王
嘉猷將前報奪復烏江生擒苗頭[illegible]剁并楊酋妾弟

何惟富等肆拾壹名鎮雄把事陳阿官将奪復烏江生擒
苗賊麻老虎阿倫等九名苗頭首級六顆俱經審驗申解
訖餘級未解又據安疆臣報稱三月二十二日漢把劉景
貴陳阿九等招撫過隴都猴場把事石盡忠等壹百零柒
房同日漢把羅一龍陳應龍同協捕指揮白璋等招撫過
高坡菁張王壩苗頭阿滿鄢承爵等六百三十二房又據
報四月十五日頭目阿卜者遮勒進克海雲囤殺賊一十
三名招降民二千二百餘房又差目把魏良海胡文魁阿
戎等領兵進攻泥壩苦竹養雞等囤殺守囤苗賊二十四
名招降民葉善等二千八百餘房并川江客民九百餘房

賊龍原虜草塘司官民四百二十七房俱安插鄰近地方
免亂兵殘害等情賊級未見解報隨准童總兵張都司手
本報據泗城土官岑紹勳報稱奉令攻復河渡關協擒賊
囤二十六日寅時至河渡西岸該本州應襲岑雲漢同督
兵指揮李懋楳督陣官胡邦奇龍英州應襲趙政立思明
府等目兵併力奮擊當陣斬獲四十三顆招撫過降民梁
雲等一百二十九名口安插洪邊地方又准徐都司手本
報稱二十六日督率把總羅鯤等招撫過賊黨王雲等一
千四百三十七名口安插瓮耳大山凉水等地方又准徐
都司手本報稱五月初二日督把總土同知羅寵楊遇春

徐大綬等生擒賊首龔堂苗頭謝友貴潘廷貴楊承祖坐
寨頭目黎民倫董三苗賊尚阿蘭并董三家人等共六名
首從共拾貳名首級一顆招撫過賊黨康五元彭一等五
百五十五名口又准張都司手本報據泗城土官岑紹勳
指揮李懋楳於初十日督兵剿捕長箐生擒偽提調賊首
張守欽一名從賊一名斬級二十三顆十一日泗城官男
岑雲漢督兵於清潭攻打洞口生擒賊首袁五受提調王
廷耀男王奉受從賊八名斬級二十顆招撫殘賊宋榮甘
茂王積脉等男婦二千四百七十二名口安插雷水長山
地方又據鎮雄把事李萬年報稱萬年等接護左監軍渡

烏江進播哨至石子了賊伏深箐突出拒敵該陳阿官督
兵截殺斬獲賊級一十七顆次日護至牽狗洞賊放箭拒
殺官等斬獲賊級二顆生擒賊從一名戴都司督家丁生
擒四名指揮羅萬善斬賊級一顆就於長溪劄營處所解
監軍審驗轉解訖又據安疆臣隴澄報稱官兵屯劄養馬
城關口攻打前門鐵柱關大路該司府分撥頭目魁阿等
砍伐後囤箐林梯山攀崖探尋小路三十餘里直抵海龍
囤後賊見我兵劄近肩背連日出城衝殺我兵合永寧管
兵自左槽開路進抵後箐山頂營前貳土山係賊樵汲咽
喉賊屯勁兵拒守蒙左監軍同畢節道懸賞五月初九日

四更結束二職同督陣官劉孟銃王安民羅萬善等乘霧抄賊營後黎明攻擊賊擁衆死戰該頭目覺巳等奮死救賊不計從寅至未方將賊兵衝退占奪二山職兵劉右曹副總兵劉左陣亡阿白等拾五名中傷烏鮭等三百餘兵本月二十四日總兵李應祥接管印務督李烏江河渡等兵又蒙雲南撫院行委恭將盧承爵督發募兵前來該職寅秋督發徐都司帶領鳥銃火器手一千五百名童龍帶領安時泰陳邦楊等兵一千名泗城龍英等土兵六千五百餘名合水西鎮雄營同劉後囤節奉憲令各道鎮克日輪攻後囤因各路占據已定無處屯劄會營中流言四布

該職寅秋會同洪副使宣諭水西鎮雄將所刊通奪占右槽山坡一帶營壘盡讓官兵屯劄各官目於二十八日自願遠嫌移出海龍囤口把截立刻移行川貴劉總兵李總兵各先後督所部兵到囤六月初四日三省道鎮共議總兵劉綎李應祥於初五日總兵陳璘吳廣於初六日各照期分打劉李二總兵合哨分左右信地劉總兵攻土城門以左李總兵攻土城門以右該職寅秋會同李總兵右監軍參議張存意副使尤錫類將右路信地分撥三枝以都司徐成督河渡哨守備童龍領廣西把總陳邦楊陳大縉雲南把總署守備事陳[illegible]實安時泰等兵平越哨副將陳

寅等哨下把總劉恩安世珍吳[illegible]徐之蘭等兵李鳳凰嘴由右嶺進都司張秉忠督平越哨[illegible]華統薛應時等兵由左嶺進領河渡哨泗城龍英等土兵六於囤右崖壁截殺都司戴守禮督河渡哨把總牙廷相操守指揮馬化麟各銃手家丁平越哨把總張奇盛吳文秀等兵由中嶺進督安疆臣隴澄分兵於海龍壩泥囤等處截賊衝突奔逸先該都司徐成守備童龍會同副將陳寅議得鳳凰嘴峭險賊兵屯據死守必須衝鋒奪占鳳嘴山頂先得地勢方可攻取土城該三道即發懸賞銀二百兩分給各兵初五日五鼓會同劉總兵各照畫地齊攻賊抵死在於鳳嘴拒

敵黎明我兵奮呼一湧衝殺賊兵奔潰退走土城內我兵乘高頂大銃鳥銃火箭火磚俯瞰齊發賊立脚不住登時攻倒土城一面拆卸一面打開土城內排栅敵樓賊據月城矢石如雨職寅秋同李總兵立抱鼓對山拔刀麾兵前進退縮者立斬鏖戰至巳末緣城接梯高招先登各兵用肩頂城上先登者手挽魚貫而上河渡哨陳邦揚親斬十三枝冠帶管事藍鳳鳴首級一顆中軍指揮羅萬善親斬何提調男何訓首級一顆當係投降偽內官葉正陽識認賊從首級四十七顆當陣[illegible]獲百子銃一門賊奔崖墜死及銃死不及找級者不[illegible]將月城拆倒將土城月城

俊同劉總兵即時放火燒燬賊奔入大城死敵自午至申
應龍父子親領首拔堅出城衝突三次每次我兵用佛郎
機百子銃等項直對城門齊打賊被傷退回天晚兵已疲
饑三道再懸犒賞各兵歡躍齊心就於月城劄守舉放號
火銃砲道鎮露坐嚴警賊兵膽落在城叫喊乞降至次日
黎明陳吳二總兵照依分定日期接攻賊倒戈奔潰如蟻
各路兵一齊登城擁入內城賊酋楊應龍將臥房發火同
愛妾縊死要得自焚時五路總兵官齊圍賊衙賊妻田氏
男楊以棟妻田氏楊良棟妻田氏楊奇棟楊勝棟妻田氏
賊女貞惠貞瑞貞福楊朝棟妻田氏子松壽春壽女性福

賊首何漢良田一鵬子六老同偽內官使女一時拏獲五
路道鎮將賊屍擡至城樓喚伊妻男五司奏民同驗真的
俘獲賊親屬公同點明收繫城樓宣慰司印田氏携帶在
身驗交陳總兵暫行收執續獲賊男楊朝棟楊惟棟俱見
在聽解各該有名賊首除斬級外河渡沙溪主擒賊從弟
管九族錢糧十二路督軍總管楊兆麟偽提調聶君彭永
壽偽內官張元趙天瑞主謀走差探聽向問道今逃回文
之宗即文章連前獲大提調尚意坐寨頭目夏文茂張守
欽袁五受龔堂等共九名投降偽內官葉正陽馮元宦張
元趙添瑞四名節該領兵官將擒斬賊首從移解前來寄

驗轉解兩院轉行按察司審驗去後計前後徐都司部領
童龍等兵共斬獲首從賊級二百七十九顆生擒賊首從
七十九名招降二千三百三十名口俘獲賊屬二百零三
名口張都司部領泗城龍英等兵共斬獲首從賊級七百
七十六顆生擒賊首從二十八名招降七百四十名口俘
獲賊屬五十七名口戴都司部領馬化麟家丁等兵共斬
獲首從賊級四十二顆生擒四名俘獲賊屬七名口通計
河渡烏江一路共斬級一千一百四十四顆生擒共一百
一十九名招降三千七十名口俘獲二百六十七名口又
據安疆臣隴澄報稱奉令把截海龍霸口初六日惡酋奔

突衝出泥壩囤等路該職督率目把陳恩王嘉猷柯阿箇
等奮勇截殺生擒酋賊王貴等一百零七名俘獲酋婦十
口初七日賊伏箐奔出目把周愷陳恩等生擒酋賊播賊
除審放外實六十三名俘獲賊屬四十一名口又據呈報
奉左監軍密諭緝拏原役綦江房遊擊兇犯馬騰漢及賞
格有名播黨解報該目把阿石陳德擒獲馬騰漢又目把
丁良茂李元王等擒拏賞格有名大提調陳大恩門子王
邦紹即王邦兆該本道先後轉解兩院轉發按察司訖又
據報稱前後招出龍安水提調鍾祿馬院提調朱鶴管獵
提調朱鵬馬坎坐寨陳大富雖係投降原是有名賊首不

敢隱匿又招出管事偽內官丁朝元管板山囤偽內官劉
元管泥壩囤偽內官葉善元俱原悔罪投降但係凈身男
子非土司敢用等情先將鍾祿丁朝元劉元葉善元具解
前來隨奉督撫憲牌行查賊子楊惟棟前報斬級今何檎
獲見在隨據安疆臣呈稱大水田奮勇殺賊萬餘賊首約
五十餘名內一名少年裝束迥異軍中有認係賊子惟棟
時未敢信飛報院道文內待查的又報次日檎獲馬兵何
老供少年被殺者係賊第四子惟棟押發賊屍枕籍中辨
驗據執相同方行栈級同何老并解院道審供一口後左
監軍囤下招降偽內官葉正陽供報死大水田者的係酋

親信門子何元保狀貌裝束俱與惟棟一樣時欲檢舉尋
因囤破今何老見監可審原報見案可查柳或天氣炎蒸
屍變亦係何老悞認並非欺蔽等情通計前後斬關破囤
除夷俗原不割級者無憑查數外共已解驗賊級一百七
十二顆已解驗生檎賊首從三百五十四名招降八千六
百八十六房共三萬餘名口又據畢節道移稱初六日本
道隨營督兵指揮徐懋功千戶左堯臣把總許成名等各
領隨營親兵於濫泥毛坪把截初六日賊苗衝出各兵奮
勇生檎苗賊三十五名內偽長官一名趙鳳儀搜出前朝
賞功　勑命一道賊級二十三顆又據中軍劉岳報稱督

率龍澄兵於海龍壩口把截同親兵斬獲二十六顆解赴
李總兵移行紀功陳知州就近審驗外通計河渡烏江沙
溪共斬級一千三百六十六顆生檎賊首從四百七十三
名招降共三萬三千七十名口俘獲二百六十七名口除
生檎首賊分別應　獻俘應梟示俱審供吐真確斬獲首
從賊級俱辨認的實試驗明白招降暫於附近地方安插
事定議復俘獲變價入官係被虜者查發親屬領回另造
冊報外該本道會同紀功按察司按察使易登瀛畢節道
副使洪澄源布政司左參政王邦俊左參議梅國樓看得
楊酋逆節滔天提封據險不下千里而遙而迫近黔省烏

江河渡之間八十里而近我一投足即害地彼一鼓翼即
壓境兵分則衆寡不敵不分則咽喉不守不進見為示怯
進則苦於寡援方賊之併力一向阨我烏江河渡之師也
人疑不釋於安兵賴督撫軍門審勢決策震疊鼓舞安其
心而作其氣遂有大水田之捷首摧賊鋒方兩關之既克
不守也人謂解嚴之後不復鼓行而西矣賴督撫軍門徹
兵屬甲獎率新集之兵決命賈勇載渡險關猶能執訊獲
醜從諸路深入賊阻方水西安兵之遠嫌拔營移劄也人
謂安兵解而河渡之孤壘不得圜陳合圍雷擊矣賴督撫
軍門焦勞主持以威信制夷命以輪攻申軍令以懸賞勵

士心六月初五日黔兵得合川東綦南哨齊驅先登一鼓而奪鳳凰嘴再鼓而克土城月城賀明賊不戰倒戈遂平兇逆救萬靈之塗炭拓千里之封疆繫繇　天授夫豈人謀等因又據右監軍右叅議張存意呈稱平越哨未奉師期之先適遭東坡刼殺之慘興隆偏橋平清之間官道不通者三月該本道會同帶管守巡道右副使導軍門密令集兵大剿掃蕩黃飄臺蠟平崖等寨火其居掘其穴斬獲雖無多級奔遁殆靡遺種軍民稍稍樂業道路漸漸肅清僉謂此一舉也當為黔中首功則叅將劉效節調度於城中守備伍萬鍾汪如淵土官蒙詔把總張鶴翀各率所部

官兵鼓舞於當陣而先鋒衝敵所向無前在水西把目王嘉猷張崑領羅兵一千名功尤表表至今未蒙敘録公論缺然及奉督撫分布一路由興黃直掃白泥草塘等處一路由平越牛場乾溪乾坪直掃四牌等處自二月十二日起至本月終止我兵漸進賊亦漸退搜山檎斬俱屬零星驗明冊載外首記其發軔鬪鋒之勞則二月初二等日副總兵陳寅統領土官蒙詔土舍莫勞中軍官孫仲謨督陣官楊守乾李繼晟家丁陳定等有漩水囤之克為事官綦兆吉統領土舍楊治隆土官張元虎把總猶鶴安生等有天邦囤之克原任守備伍萬鍾統領把總呂守現李正中阿兗等繼以百户李師沆中軍官張奇盛率領把總華統吳文秀宋世臣汪世才等前後夾攻有三百落囤之克通共斬獲賊級二百一十五顆俘獲賊屬一十七名口賊仗器械五十三件而都清守備汪如淵劉兵清池令把總張鶴翀許攀龍等帶兵搜山直抵四牌草塘松坪招出播民楊世禄等携家二十九名口出降令充鄉導報效以上俱於三月初陸等日呈報訖次述其乘勝長驅之績則三月初七等日副總兵陳寅統率土官蒙詔舍把莫勞家丁陳定同守備汪如淵等漢土官兵拒賊於四牌高囤之下坐營守備栁國柱中軍張奇盛統率把總吳文秀百户李師

沆等兵由後路把總華統宋世臣朱運昌千户張翀等兵由前路與陳寅部兵策應偷攻於四牌高囤之上為事官綦兆吉統率土舍楊治隆土官張元虎張蘭把總猶鶴楊通霑安宇戎茂才同督陣官馮伏繼以守備伍萬鍾統率土官楊燧把總呂守現呂廷禄龔逢春等由小路攀崖放銃直掃龍水囤之穴通共斬獲賊級一百六十二顆幷賊仗八十三件而綦兆吉復令把總猶鶴等督兵於十二日黎明抵青岡囤攻打共獲賊級二百二十三顆生擒謝王保等二十六名俘獲賊屬男女七十八名口奪獲器仗二百三十一件幷被虜男婦六口以上俱於三月十七等日

呈報訖至是而軍聲已大振矣所限者長河一帶之水耳深潭斗岸賊衆堅拒非船筏不得渡非火器不能抵時則李總兵親督中軍張奇盛百户李師沆沿河駕三眼百子鳥銃對岸放打責令造船指揮邵元爵協造土官金世忠幷差指揮周宗堯曹選星夜刻期催到船隻繩纜分發各渡頭於是副總兵陳寅先令中軍孫仲謨土舍楊治隆等黒夜引南丹等兵偷渡構皮灘潛伏山後以為策應乃親領把總家丁陳定等由袁家渡守備伍萬鍾汪如淵領千户李朝陽把總張希軫杜廷武汪世才督陣官高連等兵由疆界河為事官蔡兆吉領把總循鶴等兵由吳歪孫家

二渡各浮水搭橋奮勇登岸首尾屯劄通共斬獲賊級二百二十九顆俘獲賊屬一百二十三名奪獲賊仗九十二件諸葛銅鼓二面奪回被虜男婦一十七名口此皆三月二十一日以前事而長江不守乞降者頗多該本道會同李總兵揭旗招撫戒勿妄殺惟時為事官蔡兆吉先納巨賊李得祿等獻船二隻以為先聲而男婦六百八十二名口降守備伍萬鍾責差把總薛應時等嚴禁需索而男婦九百零六名口降守備汪如淵招致地里壩李彪等宣諭恩信而男婦二百三十六名口降其餘牛馬器械家夥等物不計悉陸續發內地安揷此收拾江外之大槩也至是

而賊膽已半寒矣所恃者黄灘千仞之關耳層崖壁立賊衆死據非鄉導不能入非掩襲不能取時則李總兵傳令副總兵陳寅中軍孫仲謨等揭示免死令票并報效賞格招出虜民蕭仁德唐榮智等計擒白泥土官楊正還楊通漢父子並其妻子三百餘名口及本圈男婦共九百一十三名口於是副總兵陳寅統率百户李師沆中軍官張奇盛納級指揮李世培把總張希軫杜廷武張世敬易之謙土官楊燧監軍督兵二道督陣指揮周宗堯曹選何思臣張體仁千户張翀陳志道把總劉朝臣劉承胄李邦彥彭夢龍等攻其關之前用新降石勝鳳王志龍王志虎王賓

王倫尚習中及播民王其質從墳林暗渡龍衣其關之後生擒首惡王大安王愛追至張王壩盡掃其關之左右羽翼收兵堅壁立營固守通共斬獲賊級八百伍十六名顆奪獲賊屬牛馬被虜男婦器仗不計此四月十二日以前事而險關既潰乞降者益衆該本道會催李總兵委官宣令坐寨安撫惟時為事官蔡兆吉以招到夷民丘伯之徐受等一百八十名報降頭石勝鳳以撫過虜民老鷹國萬餘名報其餘牛馬器械家夥等物不計陸續半發內地半仍本地安揷此收拾江內之大槩也嗣是江外關內之險既失而賊勢已弱三省七路之師並進而賊計益窮惟有脅

叛苗携妻子退據海龍囤而已彼其數年精力用之一囤
前後重關左右深谷將自謂百鴉之虎莫可誰何而督撫
嚴觀望之誅官軍矢必克之志以五月五日犄巢六月六
日滅賊惟時攻守後關則副總兵陳寅守備伍萬鍾督同
紅旗官楊守乾中軍張奇戊指揮李世培加級指揮張世
敬把總張鶴翀吳文秀宋世臣李茂春陳汝栢等預備攻
具勉竭攻力而都司徐成臧守禮從擊張秉忠則又臨時
鼓勇驅率官軍先登者也攻打前關則副總兵陳寅都司
莊志傳守備伍萬鍾統率指揮徐登階把總張希軫為首
杜廷武呂守現呂廷祿金世隆劉朝臣劉承胄等為從直

上層樓縱火燒燬而為事官蔡兆吉守備汪如淵千百户
李師沆李朝陽陳志道段必明王民皐督率把總徐用賓
孫應祥王朝朱朝岳楊正行李邦舉等則又把截要路立
禦賊黨衝突者也計囤前後斬獲賊級一千一百一十顆
生擒首賊楊兆麟阿萬并收獲昌田驛驛印一顆長官
勑命一道俘獲賊屬三百二十六名口賊猝窘急舉火自
焚縊死牖下火未及身而完屍已為我兵所獲并收其妻
子家屬驗明押解則在事將領官兵人人畢力用命而大
功於是乎告竣矣自出師之日起至破囤之日止前後通
共斬獲賊級三千五百八十四顆生擒首從賊七十名招

降播民共一萬八千五百四十五名口俘獲賊屬五百九
十八名口奪獲賊仗兇器一千一百二十四件又查得思
石一哨以龍泉為咽喉以楚蜀為犄角方三省之兵馬未
集孤城之防守不支逆賊之窺伺更劇其勢誠岌岌乎殆
矣自首惡趙仕登為曾文學梁廷祿等所誅而義聲稍振
則都司錢中選之密謀也自土官安民志以身與妻子死
賊而軍威復挫則守備楊惟中之溺職也迨夫　王師分
布之後各有零星擒斬之績俱經冊載外紀其大者三月
十五日該指揮胡効忠蔣崇賢率千把總劉廷倖唐顯威
李佑哨長曾朝舉等攻打苹羅水青龍黃沙囤斬級一十

六顆生擒二名十六日該指揮蔣崇賢率千把總楊廷耀
李明龍許從龍梁廷祿李廷機黎廷官百户薛瑞等攻打
餘溪庄斬級三十三顆擒獲從賊一名此則我兵發軔宣
威之一奇也而其餘伏路摟獲零功亦附焉三月十八日
該把總李冠李君寶陳効忠等率兵打盤腳囤斬級二十
顆奪回婦女三口十九日千把總周世祿戴天球李君寶
率兵打保子囤斬級二十八顆此則我兵長驅漸進之一
奇也而其餘伏路摟獲零功不與焉四月初十日該守備
徐允爵部下把總陳光大操高第王嘉彦等率兵打真武
囤羅家坪等處斬級八顆生擒一名此則我兵乘勝深入

之一奇也而其餘汱路搜獲零功亦附焉自是為直椅關內與楚兵合為一營矣時惟四月十一十二十三等日攻打趙生長坎等囤斬獲首級共肆百八十三顆則楚將指揮徐時達劉自西黔將蔣崇賢中軍官葉定遠領兵千户把總張夢麟黃明儒周世祿楊騰龍李佑薛瑞朱蓋臣李廷芳許從龍陸希管田應瑚梁廷祿等之功居多而同日指揮胡效忠把總楊昌連等攻羅安水斬級八顆十四日指揮蔣崇賢把總李佑李廷芳等攻青蛇囤後山斬級二十五顆以及十五十六日把總陸希管於青蛇囤後山斬級三顆其功雖微亦有足述者也四月十八十九二十二

十二等日攻青山囤五鳳庄小三渡闌欄牛坎野苗囤幷青山囤後等巢七起擒斬首級一百四十五顆則指揮胡効忠蔣崇賢中軍葉定遠千把總張夢麟李佑薛瑞楊昌連李廷芳葉占先王國臣宋受隆越其進等之功居多而二十四日守備徐允爵把總冉維鎮等克懸崖等處斬級四十八顆二十五日把總王和民等擒斬首級四名顆二十六日中軍葉定遠等復攻牛坎䲁子岔擒斬首級一十一顆二十七日守備徐允爵把總田建邦操高第等復攻五鳳羅安水等巢斬級五十八顆五月初一日指揮劉自西把總丁慶等攻青水橋賊巢擒斬功級一十五顆指揮胡

効忠遣兵出哨生擒二名指揮蔣崇賢遣兵出哨斬級二顆亦應併錄者也自是而直椅白田壩與三省七路合為一囤矣六月初五日該指揮蔣崇賢張拱極統率各兵於海龍囤後截殺斬級三十二顆而千把總薛瑞李佑楊廷耀朱蓋臣越其進王嘉言王國賔以及武生錢之禎錢之祺韓希尚越崇功等亦均效勤勞者也六月初六日守備徐允爵指揮徐時達蔣崇賢劉自西覃宗伊張拱極督兵齊進海龍囤上截殺擒斬功級一百七十四名顆而千把總薛瑞朱蓋臣許從龍李廷芳越其進王嘉言黃明儒楊騰龍以及千百户應龔胡來覲鄢民悅武生越崇功等亦

在效勤勞者也至於大兵齊入賊宅共獲元兇尸首幷收其妻子家屬驗解則本哨將領官兵咸在而最後初八日中軍葉定遠復於囤後深箐斬級十顆例得併錄於冊以上思石哨除楚兵楚將擒斬功次聽楚中監軍督兵道查敘外所有黔中兵將總計斬獲首從賊級通共九百一十三顆生擒三十七名俘獲賊屬三百名口招撫出播民一萬零三百二十九名口奪獲賊仗兇器三百二十三件等因冊報到臣又准總兵官李應祥及據紀功各司道冊報相同除龍泉一路係楚將楚兵者聽偏沅撫臣敘報外案照萬曆二十七年閏肆月內准兵部咨為狡酋殘忍無已糾

苗殺虜防禦官兵等事該本部題覆奉　聖旨楊應龍輒
敢糾苗殺官好生悖逆可惡著即催督撫李化龍郭子章
及劉綎著遵旨一併星馳到任調兵進剿不許延緩滋亂
餘俱依擬行欽此本月二十八日准兵部咨為播苗大殺
官兵飛報緊急□情等事又為土酋糾苗數萬圍殺官兵
勢已披猖毖不□制乞勑　新命督撫諸臣星馳赴任等
事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這叛苗圍□事情著該巡按嚴
勘具奏李化龍郭子章係部裏馬上差人催他到任俱
限於五月內接管行事劉綎也著飛催先帶家丁馳赴四
川俱不許任情延緩致悞軍機其餘應該區處的上緊酌

議來行欽此萬曆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准戶部咨為
播寇突出充斥興隆黃平之間等事該本部題覆奉　聖
旨是貴州孤懸著總督將供餉銀兩先儘支發仍遵前旨
於鄰省堪動錢糧內先動後題逆酋抗亂普天同憤各省
直官宜請助兵餉豈得托言違旨支吾推諉著通行與他
每知道欽此本年三月十三日准兵部咨為播賊分道突
犯全黔勢甚阽危等事該本部題覆奉　聖旨貴州孤危
著總督上緊與各鎮撫應援兵馬若少准再酌量調募另
給糧餉與他廣西雲南湖廣各兵俱要齊赴信地戰守不
許逗遛觀望童元鎮是否策勵及應琴應換總督務遵照

屢旨及今部覆從實行不得姑息陳寅等若再不到叅來
重處朝廷不中制該督撫宜協心力任相機行事欽此本
年三月十三日准戶部咨同前事該本部題覆奉　聖旨
是糧餉用兵緊務難待奏報輒轉鄰省應解的著總督遵
照屢旨嚴行催取該撫按不許執留短少致悞軍機以後
不敷任總督便宜徵發借助不必一一奏請仍先儘貴州
免令告匱若有抗違不遵的指名叅來處治欽此本年三
月十三日准戶部咨為暫留起解錢糧抵給貴州萬分緊
急軍需事該本部題覆奉　聖旨這銀兩著雲南解貴州
充餉仍著摟括該處務足題定數目解去不得再行奏擾

欽此本年六月二十九日准吏部咨為播賊殘破孤懸土
司尋復歸巢謹據實查叅失事將官以肅軍政事該本部
題覆奉　聖旨貴州兵事方殷郭子章著照舊供職上緊
剿賊欽此本年七月十二日准戶部咨為黔師報捷滅賊
有期諸路未齊糧餉不繼懇乞　嚴旨急集兵糧議殊賞
以收全勝事該本部題覆奉　聖旨是滅賊有期需餉尤
急你部裏速行與各該巡撫官將屢經奏旨助黔銀兩上
緊定限解去毋得託辭怠緩誤事欽此節准兵部差叅將
朱鶴齡都司孫繼祖解到太僕寺餉銀六萬兩南京戶部
差主事唐斯盛汪若水解到餉銀拾萬兩川湖貴督臣李

恃長蛇狡兔之黨果不足憑　天地合謀鬼神助順臯臣
等區區庸謭智力所能辦哉一時同事疆場如總督右侍
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　聲名燭於氷天忠義貫
於霜日遼左逐虜不求紙上之孫吳夜郎平夷自有胸中
之方虎論功當銘麟閣紀石不讓燕然湖廣撫臣句、
談兵凜凜挺節巖巖驅去蚊蝱之羣已張先勢擣空狐兔
之穴即紀雋功豈獨三楚覆盂頓令八番安堵偏沅撫臣
江、韜鈐在胸勳勞奕世卒揉虎穴皆猶枕席上之安師
出龍泉脊賴帷幄中之畫即偏沅已在其覆露而全黔且
潤於餘波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　激揚夙懋弘猷謀

斷允資勝算威令則火炎雷疾壯士氣於前茅籌畫則鑑
空衡平振　皇靈於破竹凡此將士之效命皆由憲紀之肅
昭兩廣督臣戴、雲南撫臣陳、廣西撫臣楊、　江西
撫臣頁、福建撫臣余、河南撫臣曾　鄖天撫
臣陳　與同舟共濟之懷篤輔車相倚之義志在馬牛之
歸放誓將梟獍以掃除犄角則或多出兵或少出兵不以秦
越而異視饋餉則或以舟載或以車載宛如手足之相扶諸
臣與臣聯事封疆寔多弘濟弟共爲憲臣爰遵　明例不
敢僭敘外其總兵監軍司道副總叅遊并督陣登先斬馘
各官謹逐一甄別而具列之貴州總兵官都督同知李應

祥勇冠三軍籌運千里黃灘泬渡已奮鳴劒柢掌之雄海
龍拔城遂收犁庭擣穴之績此一臣者綰全黔之卒徒司
漢夷之命脉論功相應首敘以膺　特簡者也左監軍按
察使楊寅秋沉潛熟慮桔据苦心擊楫烏江有百折不回
之勇援枹險囤真八面受敵之才右監軍右叅議張存意
手抉盤錯腹滿精神憤逆賊之縱橫誓平蟻穴激將士以
義勇竟落梟巢以上二臣久勞營中躬跋囤下功宜首論
而楊寅秋操縱羅夷備嘗艱辛後囤之勞績更懋張存意
出入巖谷間關險阻前囤之首功最多相應特加超陞重
賚仍需大用者也督兵副使尤錫類忠誠許　國謀略出

人守平越六城頓令生苗破膽拔黃灘三砦坐收西賊游
魂督兵副使洪澄源厚德鎮浮正氣邁俗駕馭羅甸如迅
雷之激清風馳驟山林若輕車之就熟路糧道左叅政郭
廷良風力强敏心計周詳總列郡以餉心如身心之運臂
指驅千騎而飛輓若子弟之從父兄餉道左叅議梅國樓
萬竈連營一心幹　國出緡於帑已足陳陳相因之需峙
粟於倉竟成多多益辦之助以上四臣功應竝論而尤錫
類洪澄源投足囤崖之險馳驅行久郭廷良梅國樓愁腸
米鹽之細籌算坐煎相應陞級重賚以酬勞勩者也督兵
副使路雲龍精神折衝謀猷戢亂忠信篤敬蠻貊之邦以

行禮樂詩書大羊之氣自奪紀功督餉副使陳與相卓犖通才權奇俊識弘猷應變措思石於丘山敏手撥煩弄播苗於股掌右叅議張文奇守郡則棠陰路滿出鎮則驪駕功高罷精力於轉輸盜辭跋涉歷紛難於樽俎益展謨謀河渡督餉左叅政王邦俊古貌古心實行實政籌邉遼左歷多年而塵清腥膻餉兵黔陽無幾時而威震草木都匀督餉副使袁應文秉心諒直臨政方嚴始督運於都匀貔貅宿飽後稽功於平越涇渭鑑明原任右叅議今降調梁銓見事風生當機刃解雖遅回道路或少纓冠之雄而却賊興隆實賴金城之勢以上陸臣相應優敘並賚而路雲

龍陳與相獨當一面張文奇將漕三楚相應陞俸梁銓保障興隆雖經降調亦當併敘者也總餉左布政使應存卓地望如山門庭似水綰舊新之軍餉無煩木牛衆文武之戰功總歸氷鑑紀功按察使易登瀛貞姿勁質鐵腸石心功罪攸明燭照數計而龜卜號令不橈雷轟電掣而風行以上二臣總一省之糧餉查各路之功級且共守會城分督保兵勞績懋著應從優賚紀錄者也興隆副總兵陳寅智能料敵勇可摧兇東乘長風則島奴釁鼓西樹赤幟則夜郎焚旗龍泉副總兵陳良玭剪略卓冠一路才藝足了十人連破險關而勢成解籜頻誅劇賊而功咏采薇畢節

叅將朱鶴齡坐籌可折遐衝掯麾儘閑方略輸平興竟逼敵壘督夷兵終馳檄書原任遊擊今起貴州都司徐成間關百戰夷險一心鳳嘴首登才推萬人之傑龍囤旋拔望在諸將之先都司錢中選奇骨昂藏每勵討賊之志巧枝精絕克全敵愾之威六盜都司戴守禮鳴弦邉鄙橫戈夜郎攻險囤不避艱辛梭菁寇屢有斬獲廣西都司莊志傳枕戀閩海說劒轅門董西粵之兵以長驅望且蘭之城而直擣以上七臣提兵深入協攻險囤俱應陞賚內陳寅謀勇無雙堪膺登壇之選徐成先登第一應以原任遊擊加陞當一面之寄者也掌印都司王納忠脩城編保壯省會

金湯之固繕械除戎增營壘枕檮之雄守備杜鶴鳴能讀漢書兼解墨守疏補不替夙宵偵邏更嚴斥堠以上二臣蔵級未效疆場乘障有裨刁斗內王納忠應加優賚杜鶴鳴同加賞賚者也原任守備今督滇兵童龍赳赳鷹揚桓桓驍勇塗甲昌火一日而拔月城摧敵折衝三戰而入虎穴都清守備汪如淵英爽有爲驍雄孔武守興隆堅壁不動掃四牌鼓行而前標下中軍署都指揮僉事劉岳志銳策功令嚴督陣在虎帳可資籌略檮龍囤雅中縱擒原任守備回備指揮徐允爵技藝精練器宇魁梧破關巴見封豕攻囤不忘累革督兵把總署守備事陳用實偉貌昂霄

壯志投筆一清蛇豕之毒大瀕蜂蟻之羣貴州衛中所鎮
撫曾舉葉定遠戈文耿耿馬足駸駸彎弧而兇黨膽寒揮
羽而妖徒瓦解以上六臣俱應陞賞內童龍推寇鳳嘴指
應特陞以酬先登者也貴州都司張采忠氣本邁羣志在
滅賊始雖垂翅河渡未寒虜旗後能奮翼海龍終拔趙幟
雲南中軍官今陞遊擊張澍蹶而益奮敗乃爲功意慮因
百折而堅事變終一麾自定原任守備陞都司僉書今立
功官伍萬鍾膽氣鷹揚雄姿虎視昔雖失之偏鎮今能收
之桑榆爲事官蔡兆吉渡江恐後擣囮直前幾年整蹶羈
蹄此日應搏風翮此四臣者或爲前拒或佐後攻而張秉

忠張澍以河渡之失已經參論伍萬鍾以偏橋之失原行
立功相應以功議贖俱行獎賚內張秉忠功浮於過相應
厚賚伍萬鍾相應復職蔡兆吉拔自泥塗相應開伍復職
者也監紀雲南廣南府知府黃宇借寇五馬移餉八番嚴
紀覈二路服其元龜公歛散三軍倚爲都寵貴陽府同知
徐庭綬職綰芻粟而畫著才優身爲金湯而抗戈志切思
南府同知張羽鴻轉輸甘風雨之衝出入忘荆榛之險貴
陽府推官張應選總兵儲足飽戊巳之屯放軍與不挂庚
癸之慮思州府推官吳天祐當羽檄馳而不撓於豺狼又
肖功歿而能分乎鹿馬貴陽府通判劉鳳儀能講度支之

策有資紅腐之儲鎮寍州知州李玨誓矢前驅而不[illegible]
赤椎蘇後燹而坐觀突黔永寍州知州陳聖佐飛輓則書
姚婉者居多紀功則才恢恢而益辦定番州知州王應昌
綰三刀劇繁不嬈餉千屯履險如夷普安州知州龍時躍
輸轉而三軍宿飽馳驅則百猝忘疲施秉縣知縣袁尚紀
三竪甘泛舟之役萬竈均投醪之恩銅仁縣知縣陳廷範
芻飛粟輓而民自樂輸薦食新眠而士忘罷露清平縣知
縣劉啓周紀驗每臨京觀查覈能辨蕭蘭新貴縣知縣龔
一鏧肯功之辨驗不爽饟道之絡繹如歸以上十四臣均
應厚賚內張應選李玨王應昌陳聖佐龍時躍袁尚紀陳

廷範俱在軍前勤勞最久仍應紀錄擢用龔一鏧雖經參
平降調相應幷叙者也鎮遠府知府張叔璽思南府知府
陰鎔推官趙民說石阡府知府江至道都勻府知府鮑獻
書推官楊應第駐鎮黃平四川重慶府通判羅應雲印江
縣知縣張鎔婺川縣知縣蕭楚元鎮遠縣知縣文嘉兆以
上十臣或專城五馬或司庾一方雄論風生聚米而山川
可料嘉謀電發奏刀而髖髀皆虛雖徵調餉兵鶩羽未閑
於韝上而折衝樽俎神銛若躍於腰間相應並賚而知府
張叔璽地當孔道拮据尤苦知府陰鎔賊犯龍泉支持甚
艱尤當優賚者也烏江沙溪哨領兵官總督標下督陣指

操部示勳千户王三錫百户呂大業胡邦奇楊敎姚可興
軍門標下督兵官王安民千户王貞廣西督兵南寧衛指
揮羅萬善伍屯所指揮李懋樑南丹衛指揮康應麟桂林
衛指揮瞿世寵大寧操守指揮馬化麟南贛中軍指揮馮
邦濟納級指揮黃運清廣西柳州千户趙夢佩把總陳邦
楊陳大縉安時泰牙廷相操守鄧廷卿鄧光宇丘富郎張
嘉震徐大綬章爾知王演李擒龍王學禮邵以讓梅調羹
爲事官周易畢節衛指揮王于忠納級指揮徐懋功千户
張四端秦仕喬章甫王世臣左堯臣百户林鳳舉王軆把
總許成名陳潤平越哨總督標下督陣官楊守乾高連李

繼晟爲伏領兵官指揮曹選周宗堯張體仁何昴臣納級
指揮李世培千户李朝陽張翀陳志道段必明百户李師
沆王民皡把總張鶴翀孫仲謨張奇盛汪世才安世珍安
生呂守現李正中易之謙華統吳文秀許攀龍朱運昌戎
茂才安宇葉逢春薛應時陳定劉恩鄭國明杜廷武李茂
春陳汝栢張世敬劉承胄劉朝臣呂廷祿張希軫李邦舉
彭夢龍徐用賓孫應祥王朝朱朝岳楊正行金世隆蔡繩
周思石哨領兵官指揮胡劾忠蔣崇賢千户王嘉言試百
户越其選薛瑞把總李君寶黃明儒千總周世祿以上一
百零三員淩鞫氣勁溢匣鋒雄麾白羽以臨戎明能燭敵

指黃雹而對壘奮不顧身或出立軍前而志懷禦侮或内
飛馬上而功收犁庭皆身歷行陣應特加優賚内把總陳
邦楊陳大縉先登鳳啣厥功最奇張鶴翀久守黃平斬馘
功多效勞最久中軍羅萬善馮邦濟深入賊阻宣力最勤
李師沆少年驍捷署中軍獨繫王貞千里赴援造火器獨
精康應麟鄧廷卿丘富郎王學禮前守河渡力殿賊後仍
應通候叢賞功次分别錄用者也軍門標下募兵官千户
李春元百户王弘業胡朝賢把總馬武卿劉崑買米官指
揮張世卿千户傅良臣李求生把總王允聽宋真相買硝
礦官指揮張元勳百户蕭鳳鳴陳良翰買鱼鹽官指揮楊

祖禹千户崔仕堯百户鍾岐鳳造火器官指揮謝升階許
敬所馬逢樂百户王曰賢護餉官指揮曾仲禮鎮撫張國
壯百户魏國忠把總李國保旗牌官蕭時芳朱萬春印鎮
國白其心賫書官王懋德王有聲張一龍鄒宗曾何世祿
葉天植朱應明王求年彭應祖湯承禹標下把總劉倫劉
岱白雲鵬李文學王見龍吳秉鉞李翔龍周明丁文明陳
文立陳鉞王國忠葉瑞梁鳳吟羅緯金重王守邦黎元德
袁備陳文德石安邦李逢元劉汝輔翁獻忠林鹽精蔣文
堂烏江哨運糧催夫官貴前二衛指揮楊師震李棟材夏
應龍陳尚策白璋烏撒衛指揮李國忠永寧衛指揮蘇通

赤水衛指揮許維垣畢節衛指揮朱承動普定衛指揮許
應春普安衛指揮劉化龍安南衛指揮吳東俊千户楊希
堯劉于爵鎮撫陳三德百户魯師孔沈應麟煙蒸乖王國
癸平越哨造船指揮邵元爵運糧指揮薛紹瑄金汝陵張
維奚國柱趙清陳堯年婁聯璧高位郭維藩林起鳳常靖
國百户冷璧趙之奇督兵防守施秉縣原任守備今革任
史良將思石哨防守思南指揮洪應選百户周希舜羅國
器以上壹百零壹員名共擅英姿各懷雄志當阽危而形
勝壯㙷堞社於金湯精鍛鍊而戎器除利銛鋒於霜雪或
防賊險阻潛奪肘腋之姦或徼兵楚粵横紓肺腸之憤雖

未身歷行陣均各效有勞績内蘇通署中軍料理緊劇楊
師震李棟材樫衛符供億樊若夏應龍催餉偵賊張世卿
市米辰常均應分别同加優賚而史良將防守施秉環縣
皆苗一年無虞相應議贖者也癸川生員曾文學贊畫官
生劉孟銑雲南贊畫官黃龔原任州同鄭文都司經歷劉
苗前衛經歷李稠威清衛經歷何璡貴陽府經歷吳德潤
安南衛經歷包一鳴畢節衛經歷黃熾赤水衛經歷李大
賓原任京衛經歷曾學孔鎮遠府經歷劉澤興隆衛經歷
唐爷禹清平衛經歷鄧邦文新添衛經歷方良知安順州
判官周懋良吏目朱仁壽王致道朱權周之禎毛應瑞張

大紀旻啓寔卷不進孫世福唐以儉栗廷蘭王裕綏洪典
史譚文嘉樑簡駢亦盛文科武生張國楊共負脱囊之穎
恥為轅下之駒或敬馬移粟而程算錙銖罔淆或除戎運
器而什伍弩矢俱備赴死地如奔騖急公家若求亡以上
三十四員勤勞惟均俱應併敘内曾文學首蘇劇賊趙任
登足寒賊膽例得陞級劉孟銑再入險阻亦冒矢石備嘗
荼苦黃龔獨航單車萬里召募不辭劇易所當優敘者也
宣慰使安疆臣報效成於感恩士宿飽馬騰糟殉封疆之
急者數萬鎮雄府土知府隴澄忠勇激於慕義披荊㭊冒
鋒刃希馬革之蹤者半年雖海龍囤之移師未收賊於犄

角而大水田之鏖戰實牽賊於腹心焚州有同燎毛斬關
直輕拉朽况奪路奪山馳驅方銳乎攻取而讓山讓路恭
順無替於初終既絶廣土之嫌自杜鑠金之謗在安疆臣
應優加職銜寵以章服之榮在隴澄應優加服色授以世
及之襲一體特加厚賚其諸目把陳恩柯阿箇等同土官
温希舜宋顯印土舍李保等適候覈實功次分别議賞者
也永順宣慰彭元錦貔貅遠屯蟣蝨生胄烏江雖云少卻
而首克險關之功當書告歸原係復讎而身被數矢之勇
亦烈相應厚賚者也泗城州土知州岑紹勳慷慨圖雪殺
恥戕渠破逆堪築鯨鯢之觀龍英州官男趙政立奮迅思

附驥蹤斬關入囬竝探狐兔之窟在岑紹勳首事未免失律而勢窮不支在趙政立後事或出因人而力則已竭岑紹勳應加重賚伊男岑雲漢同趙政立各應給以冠帶仍一體賞賚者也獨山州土同知蒙詔守興隆已能完壁攻黄薙遂至空庭把總播州宣慰司土舍羅寵披髮篤復讎之誼枕戈效討賊之忠保靖宣慰使彭養正平州司土官楊治安土舍楊治隆南冊州土舍莫勞鎮溪所土官張元虎張勝藻吳國輔張蘭冠帶頭目阿亮土官蔡國勳雍水司土舍循鶴楊通霑孫之龔皆效勞於行陣鎮遠府土同知何守德土推官楊通准新貴縣土縣丞甯國梁皆竭力

於運糧土舍楊國宏王家聘皆勤力於防守播民今充鄉導千總令狐遠彭廷志趙仁甫等俱應分別量賞內蒙詔楊治隆效勞一年出兵獨多相應厚賚者也原任戶科給事中今爲民陳尚象助米一百石土官禮思明助硝一萬斤宣慰安疆臣毋鳳氏身臨賊境數月陸續發私倉米三千石給軍武舉張鶴翀庶母章氏助米一百石土官安大順助米一百石永寍衛監生宋仕通趙希伯袁任各助銀一百兩生員沈繼祖聞於阜桑來鶴程雲路各助銀一百兩壽官陳嘉猷助銀一百兩俱捐家貲共濟時艱雖云爝火之光少助陽暉之明俱應優奬內陳尚象捘垣風高桑

梓義重家徒四壁公爾忘私相應起用以紓厥猷禮思明助硝萬斤量加服色鳳氏助米三千相應旌奬章氏百石亦應量奬以勸土司者也原任總兵充爲事官今被逮童元鎮乂稱虎臣節擁上將兩關既克而復失雖未收東隅之功三捷旋踵而繼聞亦足雪於敫之耻况陳大綰陳邦楊先登之兵皆本官銅粤携來之卒論罪誠無所逃論功或足相贖第已經奉 旨被逮不敢擅議原任清浪叅將今充爲事官劉效節守黄平一年頗效勞勩守東坡數月亦無踈虞袛緣奉李總兵檄令其居守奉陳總兵檄令其入營本官進退無據悻悻動氣跡似剛愎因而被叅相應

仍録其舊功准復原職者也原任遊擊充爲事官今提問楊惟中器埒斗筲心實徂僧龍泉失守巳犯離局之條板角協攻未見獲嘉之勇相應盡法正罪或以近日斬獲微功姑令謫戍以免一死者也總兵標下中軍指揮陶汝夔體貌本雄才猷亦裕但二竪爲祟於牀第一籌未展於轅門相應以疾革任者也偏橋衛提問指揮劉之屛本以多壘因而舉囚據稱招撫似多徒矣然未解驗而徑云安置曷釋羣疑據報斬獲似多級矣然未臨陣而何處得來難逃公議此一臣者情罪未明難以功贖仍從原問歸結者也蔿彰司土官安其位地與播鄰情與播通賊有公移則頻

為傳送賊出攻剳則頻供牛酒此一臣者當革職提問以
正其罪者也名色把總葉明遠徒員偉貌長懷市心竟違
命於指蹤逐奔北於行陣今已繫獄相應正法以戒懦怯
者也都察院咨送令史沈霆郭應明按察司送到臣處書
辦吏馬良臣鄭仮總兵李應祥下令史張思文左監軍書
辦吏王天民陳俊右監軍書辦吏孫仲良張問善匪獨案
牘勞形亦且艱危驚心似應比照九絲龔習箴盜夏鄭天
寵等事例內將沈霆郭應明張思文各免考照依本等資
格就選馬良臣鄭仮等免其內外歷役考試照依本等資
格選用承差趙孟懿水陸間關晝夜奔馳似應比照盜夏

杜詩等例免其外考其餘功次一聽巡按御史覈實序報
供事指揮千百戶州判縣丞主簿典史巡檢驛丞等官不
能盡錄聽臣分別獎賞外陣亡原任遊擊楊顯同伊男指
揮楊應芝舍人楊續芝廣西守備白明達貴州守備阮仕
奇霸陽守備陳雲龍龍泉司土官安民志千戶呰嘉猷守
東坡百戶劉經仁冠帶總旗張翱把總張一仕賀文忠黃
文煥楊王王彥偉甘靖方朝宗許應元陳可行段承恩王
道王景陳啓禮督陣官何天厥奮勇擊賊為　國殞身既
勤　王事於生前宜霈　殊恩於身後在楊顯父子三人
同日俱陷白明達阮仕奇駢首就戮安民志罵賊被害忠

魂可愍在陳雲龍擅違將令厲魄堪憐且先有破關之功
後有死綏之苦當照王芬例贈官立廟於祖職外另蔭世
職呰嘉猷張一仕等量贈一官厚恤其家以為死事之勸
在營病故貴州指揮徐廷階鍾英蕭向總兵坐營官陳璵
雲南把總張應元踣未佛羽於腹亦云暴骸於野相應量
恤給以棺且陣亡各兵另行查出通候覈實再加優恤者
也原任四川左布政使今陞順天府尹程正誼江西左布
政使沈九疇福建左布政使朱運昌湖廣左布政使胡心
得河南左布政使姚學閔四川左布政使盛世承廣東左
布政使王泮廣西左布政使沈儆雲南左布政使梅淳帶

管臨安兵備道按察使鍾昌帶管曲靖兵備道副使孟紹
慶安普道副使黃文炳湖廣督漕副使蔣士彥廣西賓州
兵備副使陳易志共取亂羹切抹焚或為罪人之角或為
諸戎之犄相應並賚內館彥汎升獨勞黃文炳督兵入
黔仍應優賚以旌勸勞者也推領雲南黔國公沐昌祚新
鎮雲南總兵都督同知沐叡廣西總兵官李如梓雲南督
兵參將盧承爵世受　國恩共拯鄰難或為巳先之輓或
為彼先之推亦應並賚內沐昌祚業已致仕助金二千相
應特　褒以示優異者也潯州府同知何文偉不畏險遠
抑兵而無犯秋毫雲南署守備事指揮沐棨冒辛勤督

夷而與同甘苦相應亓賚者也所據賊逆楊朝棟楊以棟
良棟惟棟亓棟勝棟等賊屬田氏小田氏賊女貞恵等賊
何漢良等同時囬內擒獲俱經總督軍門審解　獻俘
彰　天威外內楊惟棟生死之報先後似涉參差實何
等供吐之誤研查委非欺弊此外則有逆酋腹心惡黨
爪牙姦徒楊兆麟尚意夏文茂彭道陳大恩或以親枝總
管九族十二路之糧馬或以親暱贊决拒敵詐降之狡謀
阿萬楊正遥楊通漢等曾先鋒於飛練表五受張守欽曾
首難於烏江馬騰漢之殺將綦南鼎彭永壽之拒敵窮
囬文章之主謀探聽於部會皆兇逆首惡罪惡滔天今大

憝既傳首於　國門各逆宜伏鑕於　闕下俱經臣差官
押赴總督衙門類解明正典刑除各哨功冊造送兵部覆
覈外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分别文武諸臣功罪上
一應善後事宜聽臣　同督臣經理條議另疏題
凡支用錢糧辦驗功級照例聽按臣覈　奏施行謹題
旨

黔草卷六目錄

奏疏

蠙衣生黔草卷之六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友人楊寅秋義叔甫校

奏疏

播平善後事宜疏

謹題爲逆酋甫平邊圉未輯敬陳善後事宜以備採擇事萬曆二十八年八月十八日准兵部咨爲欽奉

聖諭事該本部題職方淸吏司案呈奉本部覆議條列拾事內開一討款善後原議逆酋平定以當日土爲流而各土司有能轉餉以勦賊者賞世守其地或以其土地昭昭在人耳目者也今事已定矣水西隴澄於五月二十八日業已撤兵避嫌矣除斬關擒賊功自難派聽其從優敘錄以爲土司效忠奮勇之勸而一切大計可不因原議所規畫之乎謂宜亟行督撫衙門備查播州一地某處與某處連區某地與某地接壤作何分隸某處應設某府某州縣作何安置某地應置何將作何統轄及一切善後合行事宜悉心計處所有孑遺作何安插空閑處所作何招徠務令獷悍不毛之地盡入範圍撫馭之中服我衣冠服我聲教釋其非心防其逸志冀以絕徼以紓　西顧其有應行未盡事宜在督撫諸臣身在彼中心經其事必有長計遠慮佐所不逮一併議妥作速具奏定奪等因題奉　聖旨元兇既殄凡有從逆寨的都免窮治流移的招他復業冊討家強乘機兼并還與優加賑恤以安新定地方兵馬久戍勞苦酌量應撤的次第撤還永靖諸苗恐通誅就著撤回兵馬剿處不必待奏可即便宜行事事中一應有功人員俱從公敘來其餘皆依擬該督撫悉心行欽此欽遵等因備咨到臣臣近閱邸報內開山西道監察御史李時華題爲二省干戈甫戢萬年計畫宜周恭陳一二膚見以備善後採擇事內開條議拾款就中強半多言黔事就經備行布按二司監軍紀功守巡各道會議詳報前來除兵部九款已經奉　旨者臣等悉心奉行外所有未盡事宜該臣會同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李化龍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興祖看得播州善後事宜統言播事兵部釐爲九款析言黔事李御史列爲十條詳哉乎其言之矣當局者迷觀局者智臣愚迷於局似亦可以無言顧計者取多謀者從可　聖明稽於衆或不嫌於互發謹以膚見釐爲十二條或爲諸臣已言而申明之者或爲諸臣未言而專陳之者總之殫一得之愚爲地方長計耳如或芻菲可采庶幾不棄伏乞　敕下兵部再加從長酌議覆　請施

行臣等未敢擅便無任跼蹐俟　命之至謹題請　旨

計開

一議改設郡縣看得播州之地東西相距二千餘里
南北相距四百餘里雖云黔國亦係樂土今議改
流東西可設二府每府可設二三縣播境原屬西
川與貴州鄰二省界限原自分明至論建置大槩
臣意白沙溪以至白泥當以烏江為界設一府於
白田壩而真州婁山松坎等處可為三縣黃平在
元已為府矣當設一府於黃平而餘慶白泥二司
可為一縣瓮水重安二司可為一縣此沙溪至白

泥一帶建置之大槩也自白泥渡江至婺川縣以
三渡板角苦竹三關為界其中漢夷田土錯雜惟
湄潭可縣龍泉可縣龍泉土官安民志陣亡其子
尚幼其印已失其土地已為楊酋踐躪合無將龍
泉改建　縣增築城郭而以安民志之子世為土
縣丞以為死義者之勸其祖職長官世為土主簿
此則思石一帶建置之大較也至於衛所似可無
設先年石阡思南思州龍安馬湖俱係改流並未
設衛豈不謂養軍不若養兵贍紈綺之世胄孰若
賜矛戈之勁卒乎哉惟設二道一條以彈壓於中

每二縣設一守備以防禦於外則西南半壁可恃
無恐若興學校築城池設公署建驛遞度土田勢
當次第脩舉而為費不貲若仍屬於蜀則黔中無
所事事若分屬於黔貧黔物力難支似當於剩餉
內動支完日發彝苐播州之名其來已久播之為
字番之有才者也以故應龍阻兵倔强儌戾竭四
方之力僅乃克之夫南越破而聞喜建呂嘉得而
獲嘉名龍州平改為龍安九絲夷更名建武郎播
州納土於宋亦改名遵義計　廟堂當有定謨而
播之為名似當更易伏乞　聖裁

一議遴選將吏時亂則急武庫所乏者孫吳韓彭之
流時平則急歲星所乏者龔黃卓魯之徒顧絳灌
無文隨陸不武兼才之難自昔嘆之矣夜郎既平
守巡守令固一路之歲星也而才不易得事不易
理辟草萊剪榛棘則刱始之難復版圖充戶口則
稽閱之難度土田起賦稅則覈實之難安反側歸
鴻鴈則安輯之難比什伍編保甲則聯屬之難四
鄰多悍五司多戾則御馭之難道路多𡶒山箐多
梗則安夷之難路塞未除候館未建則往來之難
相陰陽樹高卑則城池築鑿之難計徒庸慮餱糧

則衙署工作之難講　聖諭行鄉約則教化闢導
之難淮西既平留裴度為彰義節度使下令惟禁
盜賊鬭殺餘皆不問蔡人始知生民之樂淄青既
平命楊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邇計士馬衆寡分
李師道地為三道幽燕未平藝祖出地圖示趙普
問進取之策曰曹翰可取可守而終議曰翰死孰
可代　國朝交州既平以黃福守之則治及黃福
去而交州始亂由是觀之取播易守播難臣竊意
以為文臣中必如裴度楊於陵黃福之治蔡齊交
州而後播可守也武臣中必如曹翰之安幽雲而

後播可守也或令總督自擇守巡參備守巡自擇
郡守郡守自擇縣令如其效　朝廷不難深信而
久任之破格而超遷之以酬其勞不效則連坐之
以繩其闒惟　聖明廟廊下部而遴選焉至於臣
等黔驢之技已窮芻狗之用已陳其計畫無復之
也不待明者而見矣伏乞　聖裁
一議五司改流夫五司之毒於楊應龍也久矣夷其
丘隴妻其婦女奪其官職杖其室廬殺其父子兄
弟其形之　奏牘以為報讎欲改土為流非一日
矣　朝廷合三省之力費數百萬金錢豈獨為五

司復讎十載亦欲討安地方為一百年長慮耳若復
立五司於蜀無損於黔大不便黔中一線之路四
顧皆苗即五司之地也頃屬於播淪於異域下衛
走馬梳頭不上驛遞之困嘗繇於此今乘此時郡
縣之則鄺清線路通為孔道郡縣歲入不累驛馬
用夏變夷千載一時若復立其後則黔封疆之狹
猶故黔驛遞之罷猶故是何愛黔不如愛五司也
夫五司與應龍一類也昔也應龍强而五司弱則
五司以窮歸我應龍以索五司之故東寇西擾業
已貽害黔民今也應龍殲而五司復强夷狄之性

決不安靜復有如應龍者出弱肉强食又將擾我
邊民何也虎狼不可以為鄰蛇蝮不可與共林也
且當日起釁實在五司上貽害　國家費數百萬
金錢下貽害三省虔劉數拾萬百姓中貽害將官
殺戮百員而彼安然如故襲職享祉凡我被害邊
民之子孫其又誰與之恐其構禍猶未彌也否得
鎮遠龍安新貴改流其土官俱改文銜既不失
朝廷興滅繼絕之意又不釀異日以强凌弱之禍
原任宣慰同知當改為府土同知原任安撫當改
為州土同知原任正長官當改為土縣丞副長官

當改爲土主簿一切俸新儀節在府以鎮遠龍安
爲例在縣以新貴爲例若土官從逆者如楊正遇
之類正當絕其爵土而以投枝入繼者又當改爲
土巡檢庶幾夷漢相安邊圉久又矣伏乞 聖裁
一議清查黃冊楊酋逐五司刈七姓即以其田分給
苗賊令自耕種錢糧不輸黃冊不造而其老冊在
四川布政司冊庫猶可覆視也今既郡縣其地則
當清查田土楊氏即威播官播民猶有存者欲不
給還之則丘墓在目彼猶有辭欲一一還之則冊
籍無憑恐售其欺臣意當檄四川布政司將播州

歷年黃冊另貯固封毋令吏書改換無田畝之地
名可尋秋糧之多寡可稽軍田民田夷田漢田不
相溷淆欲稍給舊民則冊可憑若冊無姓名或有
姓名而人被殘刈者其田入官以爲公田留作養
兵之費此亦蕭何入秦收圖籍意也惜當時播州
一破其州冊盡燬於兵耳伏乞 聖裁
一議更易轄屬楚黔接壤犬牙錯綜如黎平府永從
縣近楚之沅州去黔千五百里而遙反屬於黔平
清偏鎮四衛近黔之鎮遠去楚二千餘里而遙反
屬於楚即云犬牙相制翻成彼此推諉頃者酋犯

偏橋而楚不能救比者苗犯黎平而黔不能援則
黔有播患而黎平永從無一夫一粒之助非不欲
救助也鞭之長不及馬腹勢也合無以黎平一府
永從一縣改隸湖廣鎮遠偏橋平溪清浪四衛改
隸貴州文武官軍俸糧歲費公用悉仍其舊則軍
民合爲一家上下不相秦越即有寇警誰能諉之
伏乞 聖裁
一議裁將留兵頃者播患方殷黔之將不得不增今
日逆寇蕩平黔之將不得不減清浪參將原屬於
楚非黔專官無容議矣黔中下六衛無一重將何

以彈壓則興隆參將似不當裁都清守備當仍其
舊龍泉既有守備則婺川參將石阡都司應裁甽
陽普安迤西三處既有守備則畢節參將應裁省
城既有遊擊則守城守備當裁播賊雖平苗寇未
剪總兵標下留兵一千二百爲二營興隆參將部
下留兵一千二百內分其半爲一營守興隆隸參
將部下分其半爲一營守平越隸都清守備部下
以爲下衛之保障[illegible]陽兵三百分其半移隸安莊
貴陽留兵一千分爲二營以爲省會之爪牙第養
兵三千五百餘名每年約費三萬五千餘金貴卜

無從出辦相應於剿餉内暫支俟一二年後方
大盜徐徐議撤發川叅將王鳴鶴陳良玭俱將楚
兵聽楚中去留畢節叅將朱鶴齡都司錢中選守
備杜鶴鳴合無免其赴部另補別缺至於總兵駐
劄昔在銅仁以故沉尚文之杜門童元鎮之託身
馯爲兔窟耿若越人節經兵部題　准駐劄貴陽
夫非於銅仁踈而貴陽親也貴陽近播而銅仁去
播遠也總兵官似當仍駐貴陽待年餘大定之後
以春夏駐貴陽秋冬駐銅仁永爲定例無許偏安
一隅伏乞　聖裁

一議四川協濟黔省土瘠民貧不及中州一大縣其
歲供之費往往取給於楚蜀之協濟查四川烏撒
鎮雄東川烏蒙等四府每年協濟貴州本色糧一
萬四千三百二十四石折色糧銀三千一百兩查
每年解納不及十分之三播州協濟糧銀每年三
千一百六十四兩七錢楊酋拒　命逋負不納自
萬曆十八年至二十七年未完銀約二萬几千八
百三十餘兩酉陽每年協濟銀七百兩自萬曆卜
九年起至二十七年共欠二千九百六十餘兩徒
負協濟之名無益軍興而貴此在無事日尚不可

況今逆酋甫定地方多難之時乎祇緣四府酉陽
襲職不由貴州滇然不相統轄即錢糧逋負既無
可罰之俸又無可降之官至於屢催屢負未可如
何以臣之愚四府酉陽即不能割隸貴州至其襲
職起送四川撫按會同貴州撫按批允而後襲則
彼猶有所畏憚此一策也不然請乞　嚴旨責成
四川布政司立法嚴催催完總解載入職掌無得
秦越相視又一策也不然請責烏撒同知東川烏
蒙通判駐鎮本府督催四府協濟請責重慶府管
糧府佐督催酉陽協濟其給由陞遷四川撫按會

同貴州撫按考覈視協濟之完欠爲殿最必完及
分數批允乃許離任又一策也舍此三策而欲籍
悠悠難必之協濟以充嗷嗷待哺之正供欲保黔
軍之不轉爲蠻中瘠也必無幸矣伏乞　聖裁
一議楚省協濟黔中軍餉仰給楚中湖南一道所轄
長衡郴府州縣每年協濟貴州糧銀二萬七百二
十兩零逓年逋負不以時納自萬曆十四年起至
二十七年止共拖欠銀五萬二千六百五十兩零
而長沙府屢逋欠尤甚良由貴州撫臣兼制止及
湖北不及湖南即糧官吏自以非屬肆怠玩成風雖

考成每年查參六事後飭虛文即完欠之數從促
逾年而文始至極重者止於罰俸而止彼何所憚
而汲汲完異屬之餉耶今楊酉甫定黔餉一空合
無將湖南一道屬亦隸貴州撫臣節制其印糧官
給由陞遷照依湖北例具文於貴州撫臣考覈錢
糧有無完欠方許給由離任夫常德去長沙只咫
耳常德可屬又何惜一長沙若長沙不屬貴州節
制則拖欠之餉終無完日貴州之軍終無飽時其
爲關係良非淺細伏乞　聖裁

一議驛傳協濟貴州四面皆夷中路一線實滇南出
入門戶也黔之設專爲滇設無黔則無滇矣　國
家輿地以雲貴爲極遠舊制倉驛小吏俱給符驗
蓋憫其險遠耳以故流官中無論方面即倉驛之
陞轉皆馳驛也土司中無論進　表即貢馬之差
遣皆馳驛也鄉官中無論方面部臣即教官舉貢
會試入　京皆馳驛也蓋以極貧極乏之區當極
若極煩之差臣日夕掛號堆案盈几欲裁之則行
路嗟怨欲給之則夫馬逃亡欲處置之則帑藏空
乏衛官貧而不能賠急之則閉戶驛官卑而不能
支急之則遁去臣惟有卬屋浩嘆而已查得貴州

之驛非若中原之巡征民間之錢糧買馬走遞也
又非若他省之馬亡有姓名可拘束也舊例俱輪
土司走馬至於下衛則播州五司居其半自播酋
弄兵五司出亡平越興隆黃平之馬一匹不到今
播雖已滅五司猶未返舊疆驛馬之困猶然如故
項臣不得已疏請於　上借滇楚稍閑驛分各馬
十五匹分發平興共濟時艱至今俱未解到黔中
以貧故累及二省甚多此亦必不可得之數也臣
查得黔中道路黔之往來居十之四滇之往來居
十之五楚蜀之往來居十之一每年雲南止協濟
一千五百兩遇入　覲年加一千兩似覺太少合
無每年加增一千五百兩入　覲年再增一千兩
如數依期解黔分給各驛俟五司改流之日錢糧
上納不乏仍將滇銀照依原額臣又查得黔中原
無水路至於鎮遠始有小江可通輕船逕至辰沅
常德　會典載鎮遠清浪俱名水馬驛良有深意
合無鎮遠清浪多造小船一切過往如　御杠齎
奏及部院方面仍從陸路外自有司以下至二省
會試舉人即有真正勘合牌票亦給船隻則平清
晃州諸驛又得少蘇伏乞　聖裁

議將設駐鎮者惟黔地多陋習而無善俗則以上
下諸衛未設流官以武弁馭悍卒猥者也況取辛
爵者如猶同寮如之何其不多盜也往年曾設都
勻府推官駐鎮新添後貴陽府通判駐鎮畢節矣
邇年增設貴陽府同知駐鎮興隆矣近又增設鎮
遠府推官一員駐鎮偏橋都勻府同知一員駐[illegible]鎮
平越一衛之兵糧錢用責之收支一方之詞訟刑
獄責之問訊一驛之馬匹館舍責之料理文武官
評責之填報士民風責之采擇更行由俗責之
化誨衛署不必建置取之本衛之公館係新不必

編派取之各屬之缺官僕從不必雇募取之衛所
之戍卒無更改易轍之煩而有用夏變夷之實黔
之黎庶尚亦有利哉伏乞　聖裁
一議賑恤殘民楊應龍亂毒三省黔屬受尤切
剿蕩兩年之間一犯偏橋再犯黃平三犯飛練四
犯東坡而下六衛殘五犯龍泉而思石蹂六犯河
渡而貴陽震驚未犯地方大兵經過荊棘叢生轉
輸糧餉則有轉運之苦防守城池則有保兵之役
男停其耕女空其柚驛遞當路道路上梗小民摘
發餓莩盈野陰雨連月禾稻不登元元嗷嗷莫必

其命漸者大兵甫定瘡痍未起若不重加調恤則
死者之冤氣彌天生者之號泣塞路恐播之餘黨
一呼而號召之在在皆賊也為今日計止有議蠲
議賑二事然貴州錢糧堇堇亡幾何一議蠲則衛
所官軍勢必枵腹待哺惟有賑恤一款似當急議
而倉庫已竭無從發粟合無於剩餉內存留若干
行守巡各道責成賢有司查覈惟害之輕重流離
之多寡定為賑濟之差等庶　恩周部屋民不流
離伏乞　聖裁
一議增築外城貴州在昔為荒服至元始立為順元

路初屬四川改屬湖廣又改屬雲南原非重鎮即
設城郭不名金湯本　朝始立為貴州布政司屹
然與楚蜀滇鴈行矣第地方既褊民人未輳　國
初建城率因元舊而城址狹隘牆垣卑薄因陋就
簡攀援可登二百餘年以來比關生齒既繁且稠
與城中埒頃者楊酋聲言渡江直走貴陽關外居
民奔沓入城填滿城闉寄住街市無屋可貯無址
可屋翹翹而危嘵嘵而譁臣竊憐之當時士民即
有增築外城之呈顧時倥傯不暇議工又乏金錢
誰與為費及今賊既殄矣哉以雀處堂亦呴呴然樂

矣臣聞存者非存在於慮亡樂者非樂在於慮亡八
貴州本苗夷四戰之地非百年無事之國貴之也
冊閱之父老未有五十年不用兵者今播州即平
皮林未剿東坡難通九股尚存倘復有楊酋者出
而復爲之所則晚矣臣遊淮揚官吳越淮安揚州
廣州餘姚俱因倭亂之後增築外城倭無所掠遂
不敢近若貴陽得援此例築一外城內固會城外
增新罣卽有烽燧民不遷徙此猶地方之利也然
中南籌滇雲下制辰沅上下二千餘里衛所驛職
極罕瘠薄不足以當富室之一若今旣不能一一

增高而省會又無嚴城脫有緩急宜破竹難擇耳
念及於此則 國家藩屏之長利也查得財賊估
計約二萬金倘於剿餉內動支一歲可完一勞永
逸一費永安雖此時爲然乎夫徹桑未雨萬要未
病及雨且病則無及矣伏乞 聖裁

播平奏報軍餉疏

謹題爲遵寇旣平大兵已撤謹將支存餉銀造冊奏報
事萬曆二十八年十月初一日據貴州布政司督糧道左
叅政郭廷泉造報覈查過貴陽平越龍泉三府支銷各官
兵糧餉賞功各項文冊到臣據此查照萬曆二十七年十
月二十四日准戶部咨爲播酋外逼等事該本部題覆奉
聖旨是這銀兩著便行與各撫按嚴催解赴貴州應用不
許推諉稽延致誤軍機欽此萬曆二十八年三月初二日
准戶部咨爲楚滇助餉勢難如期等事該本部題覆奉
聖旨是貴州貧瘠殊甚軍興尤宜加給所議各處協濟銀
兩兵部便馬上星火差人守催如數如期解發若有支吾
推諉的該部科叅來重處欽此同日准戶部咨爲楚滇助
餉等事該本部題覆奉 聖旨川貴待餉甚急你部裡便
馬上差人星夜嚴催鳳陽廣西如數解彼濟用不許執留
遷延誤事取罪還立限與他欽此本年三月二十七日准

戶部咨爲貴州借餉數多乞求又助全運等事該本部題
覆福建撫按本奉 聖旨貴州用兵急需著該省遵旨如
數速解限二月內到彼不許遲延短少欽此同日准戶部
咨爲播寇突出充斥興隆黃平之間等事該本部題覆奉
聖旨是貴州孤懸著總督將供餉銀兩先儘支發仍遵前
旨於鄰省堪動錢糧內先動後題逆酋杭亂普天同讎各
省直官宜請助兵餉豈得托言違旨支吾推諉著通行與
他每知道欽此同日准戶部咨爲播賊狂逞未已貴州物
力難支等事該本部題覆奉 聖旨這兵餉急用俱依議
行各省撫按司道上緊催解以後不[illegible]咨總督遵照前旨

於本省鄰省便宜處置各官務要同心共濟以期滅賊如有抗違支吾拮名叅來重處不饒欽此本年三月十三日准兵部咨爲播賊分道突犯全黔勢甚阽危等事該本部題覆奉　聖旨貴州孤危著總督上緊與各鎮撫應援兵馬若少准再酌量調募另給糧餉與他廣西雲南湖廣各兵俱要齊赴信地戰守不許逗遛觀望董元鎮堪否策勵及應否應換總督務遵照屢旨及今部覆從實行不得姑息陳寅等若再不到叅來重處朝廷不中制該督撫宜協心力任相機行事欽此同日准戶部咨同前事該本部題覆奉　聖旨是糧餉用兵緊務難待奏報輾轉鄰省應解

的著總督遵照屢旨嚴行催取該撫按不許執留短少致誤軍機以後不敢任總督便宜徵發借動不必一一奏請仍先儘貴州免令告匱若有抗違不遵的指名叅來處治欽此同日准戶部咨爲暫留起解錢糧抵給貴州萬分緊急軍需事該本部題覆奉　聖旨是這銀兩著雲南解貴州充餉仍著摟括設處務足題定數目解去不得再行奏擾欽此本年四月二十二日准戶部咨爲播酋殺虜官軍等事該本部題覆奉　聖旨這協助兵餉著火速嚴催接濟有再藉口支吾的該總督撫按指名叅來重處欽此本年五月二十日准戶部咨爲師期伊邇誤費萬全等事該

本部題覆奉　聖旨[illegible]省進兵費多師期又難預限况貴州尤稱貧瘠萬兵齊集其標站俱當存恤這南京河南銀兩著作速依限依數解去以前題取各處的務要湊解俱不許短少遲誤責有所歸漕糧聽督撫酌量調度還通行與各省直知道欽此本年七月十二日准戶部咨爲黔師報捷滅賊有期諸路未齊糧餉不繼懇乞　嚴旨急集兵糧議殊賞以收全勝事該本部題覆奉　聖旨是滅賊有期需餉尤急你部裏速行與各該巡撫官將屢經奉旨助黔銀兩上緊定限解去毋得託辭怠緩誤事欽此節准兵部差叅將朱鶴齡都司孫繼祖解到太僕寺餉銀六萬兩

南京戶部差主事唐斯盛汪若冰解到餉銀十萬兩川湖貴督臣李化龍差官解到餉銀一十二萬二千六十六兩一錢八分雲南撫臣陳用賓差官解到餉銀一十萬四千兩舊鎮雲南黔國公沐昌祚差官解到報效餉銀二千兩兩廣督臣戴燿廣西撫臣楊芳差官解到餉銀三十八萬兩湖廣撫臣支可大差官解到軍餉幷撈木銀共五萬一千九百五十一兩河南撫臣曾如春差官解到餉銀九萬兩福建撫臣金學曾差官解到餉銀一十萬兩又解到木價借充餉銀二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兩三錢三分三釐江西撫臣夏良心差官解到木價借充兵餉銀三千三百三

十三兩直隸應天撫臣陳惟芝差官觧到木價借充兵餉
銀一千九百五十二兩三錢六分八釐四毫二絲六忽三
微俱經發貴州布政使司及貴陽府秤收貯庫聽貴陽平
越龍泉三哨各監軍紀功司道陸續覈支征播官兵糧餉
賞功等項又准川湖貴督臣李化龍咨據湖廣布政使司
呈稱川湖貴三省均分漕米貴州該分漕米八萬九千二
百三十石二斗五升八勺等因移咨到臣隨行委銅仁縣
知縣陳廷範指揮張世卿等前往湖廣辰常起運過漕米
九千五十三石六斗八升七合二勺至平越龍泉二哨軍
前支用去後詳米八萬零一百七十六石五斗六升三合

六勺收貯辰常二府至本年六月初五初六日三省合兵
輪攻逆賊楊應龍投繯而死妻子薪首就縛班師凱旋
奏捷之後臣即牌行貴寧新鎮思仁守巡各道遴委駐鎮
興隆貴陽府同知徐庭綬思南府同知張羽鴻定番州知
州王應昌鎮寧州知州李珏普安州知州龍時躍清平縣
知縣劉啓周吊取各哨委官收支兵餉卷案簿冊逐一清
查冊報到臣又經檄督糧道左參政郭廷良重覆細加磨
算總覈去後今據前因除覆覈相同外該臣查得新收各
省直解到貴州兵餉及木價借充兵餉并舊鎮雲南臣沐
昌祚捐助等銀通共一百四萬八千六百三十六兩八錢
八分一釐四毫二絲六忽三微陸續覈支貴陽平越龍泉
三哨官兵廩糧賞功及衝驛縣買差官收買硝磺製造兵
火器具雇運糧米魚鹽運夫脚價各項共動過五十三萬
二千零四兩六錢六分七釐六毫七絲三忽六微二塵二
纖實在至本年九月終止收貯布政司貴陽府二庫銀共
五十一萬六千六百三十二兩二錢一分三釐七毫五絲
二忽六微七塵八纖湖廣漕米貴州原分八萬九千二百
三十石二斗五升八勺實運到九千五十三石六斗八升
七合二勺尚剩米八萬一百七十六石五斗六升三合六
勺貯在辰常二府未解硝磺二項除支用外實在剩硝一

萬二千五百六十五斤剩磺二千五百一十三斤該臣等
得貴州土瘠民貧合當餉軍仰給川湖數年以來逆酋[illegible]
茹臣到任後查司庫所存僅四千金時詘舉盈力小任[illegible]
心之憂矣如焚如熏仰荷 皇上明見萬里既憫其[illegible]
又念其孤危陸續給發餉銀共一百四萬八千餘金[illegible]
共八萬九千餘石臣既藉 皇上之威靈又藉 皇上之
金錢因風振落頓坂走輪順逆之勢既已不敵強弱之形
頓異於曩士氣益奮賊膽益寒臣因是得召募漢土合二
省之力破千年之寇黔之封疆幾危而安黔之軍民幾困
而舒 皇上高厚之恩臣即死無以報惟一意與諸將吏

約無分毫冒破軍興以上負 主恩今所存者餉銀尚餘
五十一萬有奇糧米尚存八萬有奇謹造冊 奏報外然
此特自首事以來至今年九月終止之數也自十月以後
尚有不能不用者六臣敢預陳之各哨官兵擒斬功級雖
給有功票緣未奉 明旨未經按臣查覈不敢即給一覈
之後紛紛告領不下五六萬其不能不用一也播州之地
今尚未有定屬儻屬黔中則郡縣城池衙署經理之費不
能不用二也臣嘗謂後事宜款內大兵之後遺黎當賑外城
當築儻奉 旨俞允則拯恤築城之費不能不用三也留
官兵三千七百員名以防播孽今年之糧臣已預扣自二

十九年正月之役其新兵之費不能不用四也處林之役
儻與楚中犄角討賊非二萬人不可則召募徵調之費不
能不用五也九股黄平等苗頑者既助楊酋法當盡剿而
種類繁多綿亘三省近臣已奉 朝廷威德亦有一二來
降者儻苗果悔罪舉族出降地方遼闊不得不建置土司
其經理賞賚之費不能不用六也以上六款勢必取給新
餉特以未奉 明旨預擬定數不敢擅開俟異日用過另
冊具 奏銷等今將萬曆二十七年六月三十日起至二
十八年九月終止各委官收支存剩兵餉銀米硝磺數目
理合開坐造冊具 題伏乞 勅下户兵二部再加查覈

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覆覈施行謹題請 旨

題王參政請告疏

謹 題爲母老子病乞 恩休致事據署貴州按察司呈奉
臣批據貴州布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王邦俊呈稱
職以萬曆二年進士由重慶府推官歷兵部主事員外郎
中陞湖廣遼東僉事廣寧兵備參議二十三年三月內以
破虜功加陞參政至二十六年二月內考滿□家 題到部
四月初八日蒙兵部覆三年閱視疏奉 旨陞職一級如
遇邊方巡撫員缺推用本月內李總兵追虜出塞失機波
及參降至二十七年十月內叙平倭功以原官起用二十

八年正月內職在籍聞報乃以參政起補貴州是時職母
年九十三矣職侍藥來日任左右遑遑以赴任又閱部疏以
楊酋猖獗簡用司道爲詞職伏念叨荷 主恩深厚於有
事之時不勉力圖報則跡涉避難於義不可於是抑情忍
痛辭母而行此時心折骨驚魂銷腸斷孤馳赴任途經暑
濕且病且走既抵任蒙軍門委赴河渡督兵督餉身處異
方思母之心無時不懸久之思慮傷心溽濕侵骨前病愈
深痰火遂作兼以泄痢服藥不效醫謂緣思慮所傷百病
交攻非歸家見親不能痊愈值今楊賊已平職之病骨可
乞生還伏望題 請致仕等因奉批據賊甫平瘡痍殊甚

勞來安輯恃在各道即有微恙不妨在任調理痊可即出
視事仰司勉留繳奉此又蒙巡按貴州監察宋御史批逆
酋既平督撫叙功在即例應候　旨地方善後并料理上
六衛繳惡諸苗政方倚仗勢難遽去壽母康强勿煩掛念
仍候督撫詳行繳蒙此該本司備關勉留去後續據貴州
按察司呈奉臣批據右參政王邦俊呈稱職奉兩院批敢
不仰承　德意但職素禀孱弱不習南土自觸冒暑濕諸
病俱發兼以母老懸想憂懼傷心心神跳動病益加劇終
夜不寐形銷骨立醫藥罔效終日昏憒不知世事久之必
無生還之望伏乞俯垂矜憐俾得遂首丘等因奉批播賊

雖平地方未靖上六衛惡苗跳梁叵測正賴該道撫彌何
得堅持山林之念仰按察司勉留以安地方繳奉此又蒙
巡按貴州監察宋御史批黔中瘠瘵云極平定難安輯尤
難即欲釋去上六衛帥方將何所賴邪强自寬留以安地
方仍候撫院詳行繳蒙此隨准本司移行到職職安敢再
有瀆陳惟是職素禀甚弱原多疾厄一經異方暑雨瘴煙
兼以思親抱疑懷懼心神受傷職一身諸病俱集又於七
月初四日感冒寒邪潮熱往來耳鳴不已又於小腹左邊
生一熱癰苦楚難堪偃卧昏迷生死未卜一切文移盡行
停閣難以久廢伏望爲地方計急行題　請庶不以職之

病廢遺累地方等因奉批仰按察司查報奉此又蒙巡按
貴州監察宋御史批上六衛益苗肆刦正賴該道出緒餘
以整頓之以圖久安得人甚難纔得而旋言去如地方何
勉留以幸地方所至願也但人子至情我亦人子難不體
念按察司確議通詳蒙此該本司看得上六衛地方見稱
惡苗出沒一應撫彌事宜正賴該道區畫雖暫違和不妨
杜攝以慰軍民之望但稱壽母年逾九十思鬱成疾人子
至情義難終强相應呈乞題　請施行等因到臣該臣會
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興祖看得右參政王邦俊力扞
潞園誠塞天淵官遼左幾年知名草木入黔陽數月殫心

米鹽今楊酋殲首之時正疆場叙功之會而本官念切慈
母身病瘴鄉况母氏之齡實九十餘而遊子之身在萬里
外白雲在望望劇勤思者情之不得已也思之不見展轉
成病者勢之所必至也本官病非托假情甚迫切臣查得
先准吏部咨内開在外官員患病告致仕者仍令撫按代
奏又吏部見行事例凡自願告退官員及有疾者不分年
歲俱准致仕合無照有疾例准本官致仕暫令回籍調理
遺下員缺另行推補如念本官破虜平倭之功未酬入黔
平播之勞未錄待本官病痊日照依叙功之格起用以酬
其勞以竟其用臣未敢擅便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議

將右參政王邦俊准令致仕回籍調理痊可之日另行起用庶萬里母子之情不至終絕而邊疆勞勩之臣不至終棄矣謹題請　旨

考覈給由府官疏

謹　題為遵例考覈給由有司官員事據貴州布政使司呈奉臣批行准按察司并安平守巡道呈准撫覆考得貴陽府推官張應選見年三十三歲湖廣荊州府江陵縣人由舉人萬曆二十年四月內除授岳州府華容縣儒學教諭本年六月二十六日到任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陞授今職本年十月十三日到任扣至二十八年九月十二日止連閏實歷俸三十六個月三年考滿任內蒙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復　命疏開本官銳氣縱橫之刃朗識照乘之珠明恕並行表裏如一列薦一次例應給由任內並無公私過名增減歷俸月日并將行過事蹟造冊結報到司詳奉本院批仰該司移會司道註考詳奉奉此又蒙巡按貴州監察宋御史批准移會各司道考覈通詳蒙此就經移行各該司道考註詞語結報到司又結查本官父母妻並無貪酷弄醜例應請　封呈乞考覈具　奏等因呈詳到臣該臣會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興祖考覈得貴陽府推官張應選三尺雅操百練長才總軍興不聞庚癸之呼察獄情庶幾衣冠之盡稱職行接俸管事間案照為朝覲事該臣等查得貴陽府新任知府劉冠南到任未及三月止有推官張應選在任空閒已經　題令入　覲今本官文冊即付親自齎繳外相應題　請伏乞　敕下吏部再加查覈本官曾經巡按貴州監察御史應朝卿列薦一次父母妻查無貪酷弄醜近例應得　恩典併乞查酌施行緣係遵例考覈給由有司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為此會本專差承差王都齎捧謹題請　旨

播平乞休疏

謹　奏為播酋甫平舊病復發懇乞　天恩放歸閭里以延喘息事臣自通籍以來竊祿中外三十年所而不敢一日偷閒實以犬馬戀主涓埃圖報年力未衰例難稱老比待罪閩藩入　覲往返道途辛苦始患血症具疏乞骸未蒙　俞允已復再疏而黔中之　命下矣又以播賊充斥而　皇上趣臣赴黔之　旨又下矣臣家人抱疏長安未敢即　上而臣之病實未瘉也勉承　明旨星馳入黔以空拳當虎口當是時臣死且不測何暇言病仰荷　聖明憐臣顛危請金　予金請餉　予餉已而　皇威遠暢逆酋授縲臣兩年憂焦一朝頓解當是時臣樂與遺氓歌舞太平又何忍言去乃不謂十月十八日臣督率書吏磨勘

軍興類造清冊忽爾暈眩口吐鮮血遂不能禁至夜半始
止扶就牀氣息奄奄延醫問藥僉云舊病未除勞劇卽
發惟靜攝可調非藥餌能愈臣伏枕思之臣之身不死於
寇而死於病臣卽死有餘榮又何必求歸顧臣實有老父
在堂年七十有八頃逆酋披猖之際道路訛傳貴陽不支
臣父驚悸以日爲年朝而倚門夕而迴腸病成怔忡幾不
可爲已聞賊平差有生意不謂臣病狼狽至此復貽父憂
也臣父前日憂賊憂在 國家今日憂子憂在骨肉老人
精神有幾能堪此多憂邪故敢向 皇上乞臣未死之身
輿疾還家與臣父慰藉一番臣死且瞑脫藉醫藥不卽塡

溝壑則臣尚未老異日者東西南北惟 皇上使伏乞
勅下吏部憫臣病危放臣歸去速推有才望者與臣交代
臣無任哀懇待 命之至緣係逆酋甫平舊病復發懇乞
放歸閭里以延喘息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
承差黃德高齎捧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請官經理播地疏

題爲就近選用司屬及時料理播地以杜釁孽以圖
治安事萬曆二十八年十月十七日准川湖貴總督右都
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李化龍咨看得播賊既已蕩平例應
改土設流行據各監軍守巡等道條議前來會 題間適
本院部感疾伏枕未得 題覆近閱邸報該山西道李御
史具題議建二府又准貴州撫院移送會稿亦議建設二
府與論既已僉同卽應如議舉行及查割撥一節以黃平
設府餘慶白泥雍水重安草塘容山龍泉設縣俱應屬
之黃平隸於貴省但賊滅之後已及四月若不及時脩舉
恐地廣人稀日久生變一有他虞反爲不使除白田壩建
府松坎建縣凡係播州五十四里之地及眞州一司俱聽
四川分屬已經委官推官高折枝同知張鰲知縣寇克順
何珩分投往彼料理外所有黔省應委守巡參備知府知
縣等官勢不可緩合行移知爲此合咨煩將黃平餘慶等

司應建郡邑速爲委官及時董理共圖治化仍將選過文
武職名幷查草塘容山二司屬何縣治希由幷示以憑稽
督施行又准手劄湄潭一帶切近貴州仍屬於貴以關爲
界等因准此案查先閱邸報內開山西道監察御史李時
華題爲三省干戈宰戢萬年計畫宜周恭陳一二膚見以
備善後 採擇事內開一更置郡縣播州烏江之隔分爲
東西江之西爲內五司桃溪等庄五十九里九十八局江
之東爲外五司雍水草塘白泥浪城重安等司土地數倍
於田楊建置何難於兩郡謂宜於白田適中之地建設一
府四牌飛練之間建設一府東西相望二郡峙焉至於衛

所州縣因其地爲多寡五司就地附屬爵流官管上民不
失故物改換新衛彼之規模亦甚宏整其誰有不樂從建
府須擇廉明太守州縣必擇才望正官安撫歸鴻消磨市
虎仍久任而責成之破格加銜三年之後地方安堵績用
有成知府加參政銜州縣正官或加運同銜或加府同銜
各照舊管事五年之內裨益推陞行取庶得鼓舞激勸之
方人無畏難苦遠之慮[illegible]往有不駸駸顧化咸與維
新者臣不之信也等因又該臣會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
宋興祖題爲逆酋[illegible]酋未輯敬陳善後事宜以備
採擇事內開一議[illegible]郡縣看得播州之地東西相距二

千餘里南北相距四百[illegible]慈國亦係樂土今議改
流東西可設二府每府[illegible]三縣論建置大槩臣意自
沙溪以至白泥當以烏江[illegible]設一府於白田壩而具州
蔓山松坎等處可爲三縣黃平在元已爲府矣當設一府
於黃平而餘慶白泥二司可爲一縣[illegible]重安二司可爲
一縣此沙溪至白泥一帶建置之大槩也自白泥渡江至
婺川縣以三渡板角若竹三關爲界其中漢夷田土錯雜
惟湄潭可縣龍泉可縣龍泉土官安民志陣亡其子尚幼
其印已失其土地已爲楊酋踐蹦合無將龍泉改建一縣
增築城郭而以安民志之子世爲土縣丞以爲死義者之

勸其祖職長官世爲土主簿此則思石一帶建置之大較
也至於衛所似可無設先年石阡思南思州龍安馬湖俱
係改流並未設衛豈不謂養軍不若養兵贍紈綺之世胄
孰若贍才戈之勁卒乎哉惟設二道一參以彈壓於中每
二縣設一守備以防禦於外則西南半壁可恃無恐若興
學校築城池設公署建驛遞度土田勢當次第脩舉而爲
費不貲貧黔物力難支似當於剩餉內動支完日覈算等
因開欽具　題訖今准督臣李化龍移咨議將黃平設府
餘慶白泥雍水重安草塘容山隸於貴州就經會同巡按
貴州監察御史宋興祖備行驛傳道副使左錫類督率貴

陽府知府劉冠南鎮寧州知州李珏施秉縣知縣袁尚紀
料理黃平一帶思仁道副使陳與相督率銅仁縣知縣陳
廷範料理龍泉一帶去後而臣病病矣連旬以來伏在牀
第反復思惟終是臣身未了事播州田土拋荒二年明歲
春耕在邇今年止有一月不及此時畫疆分界授田給種
將令春耕無主秋成無望非計也臣等善後之疏尚未奉
有[illegible]明旨若待吏部銓選新官萬里跋涉便難到任即到
任亦未悉黔中事情悠悠歲月令反側未安釁孽復萌非
計也臣將分委諸臣催促入播諸臣入署問疾見臣病篤
相聚語曰撫臣病勢如此萬一不諱而不一　題以[illegible]其

事民難處始恐終掣肘臣即病安敢不以聞之　皇上貴
州脊薄道險於蜀米貴如珠官於此地苦矣會有播之役
枕戈泣劍出萬死一生又苦矣茲復使之經理夷壤馳驅
蠻烟穿林箐餐瘴癘宿風飄雪既無衙署遊息之所裹糧
負米又無驛遞答應之便兼之羝羊羸角間或觸藩飛鴞
在林未悚好音往來道路不無戒心則又苦矣夫鞠躬盡
瘁夙夜在公在諸臣不敢言勞莫非　王事我獨勞瘁惟
皇上一憫其私查得副使尤錫類陳與相知州李珏知縣
袁尚紀陳廷範身在行間拮据奔走已幾一年知府劉冠
南到任稍淺然軍興之餉算播賊之問訊悉出其手無頃

刻隙諸臣才器俱可任使儻邀　皇上之恩道府州縣逓
加一銜仍令管該道郡縣事一則憫念其辛勤少酬其前
日之勞一則鼓舞其意氣異收其將來之效如三省敘功
之後果勞勩相應者即令實授不相應者仍令帶銜待二
三年後郡縣既定漢夷相安或久任而加銜或超遷於中
土或行取於臺省隨其勞而酬之如李御史之議可也如
或職用不稱撫按不時參劾執三尺以繩其後誰敢庇之
遵下貴陽鎮巡施秉銅仁府縣四缺　敕下該部速為銓
補興隆特設參將以防播孽黃平既改為府當移參將於
黃平以重彈壓黃平原有一千戶所城中盡足尺籍今既

設府似當加軍民二字以便兼攝即如貴陽會城軍居十
九民居十一知府問訊勾攝呼召城守編排保甲動輒掣
肘亦當加為軍民府以重首府事權此皆地方安危攸關
非細故也臣病中具疏語無倫序伏乞　勅下吏兵二部
再加查議覆　請施行不獨今日之釁孽可杜而萬世之
治安可圖矣緣係就近選用司道及時料理播地以杜釁
孽以圖治安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黃德高
齎捧謹題請　旨

請建印江縣學疏

謹　題為地方初定懇乞添設縣學以變夷習以弘　聖

化事據貴州布政使司呈奉臣案驗萬曆二十七年十二
月初八日准禮部咨為貴竹阽危敬陳安邉五策以佐緩
急事該本部題據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蕭重望題前事內一款弘化誨消獷
悍夷民亦人也不可以威讋則化誨而懾服之即如思州
思南故為田氏兩酋竊據　國初雖納款奉貢而煽虐梗
化致塵　天討永樂間改流建學浸成禮讓之俗二百年
餘無復夷患又近日故總兵石邦憲勸誘苗酋吳猘犯以
儒衣冠被服其孫而歸命恐後明效炤然播民之敢於從
逆者良繇積威所刦人不知方而獷悍如故無惑也今印

江縣介在酉播鎮筸之間青衿幾滿百而寄學思南大稱
不便以故洞寨子弟即有向化之心往往患苦跋涉弦誦
中輟該縣官民僉謂印江建學其有益於化夷甚鉅臣熟
其廟廡廨署祭祀廩餼諸費種種備具第以疆事倥偬撫
按官未遑題　請耳相應比照先年婺川縣及近日雲南
路南州事例准其建學其興隆衛生徒止數十人乃教授
訓導兼設殊屬冗員合無裁革該衛訓導改設印江縣教
諭一員　頒給條記勸率民夷將文德洽於遐壤而椎結
盡爲冠裳無復有頑梗爲亂者矣等因奉　聖旨該部看
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御史蕭

重望題條議貴州印江縣介在酉播青衿滿百寄學思南
大稱不便乞要添設學宮改設教諭
興隆衛訓導一節爲照學校之設所以維世淑人微獨中
原稽之以陶鑄人文即遐方異陬所爲梳草野獷悍而歸
之雍容禮讓則學校之所關係者大也印江縣古播鬼方
先是猶絀於文物邇來青衿之士遊黌序者百餘人矣尚
爾寄學思南往返跋涉士子甚苦之今蕭御史陳安邊之
策而首之以建學蓋商確於黔中衆官而爲此議非臆說
也況廟廡廩餼等項不費公帑一錢而士民願輸又何憚
而不俯從所請哉但建學事重未有不由撫按會議而徑

行者即蕭御史所援婺川路南建學亦皆係兩院會勘印江
亦當照例行令撫按會議舉行等因於萬曆二十七年九
月十八日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合咨煩爲查照本部
題奉　欽依内事理欽遵施行等因准此備案仰司即便
移行提學守巡道備查會議印江縣建學事宜應否舉行
逐一會議妥當具由通詳以憑會　題施行等因奉此又
據本司經歷司呈抄蒙巡按貴州監察宋御史案驗同前
事蒙此俱經備行提學道及思仁守巡道會議去後至萬
曆二十八年九月十八日准貴州按察司提學僉事徐案
儀牒呈回稱行據思南府呈據印江縣申稱卷查先該本

縣知縣張鎔議稱照得印江彈丸僻邑蒙擢設以興賢三
里編民列青衿者踰百惟是附寄府庠山川險阻途經二
日講學課考甚屬未便且有縣無學誠爲缺典隨該卑職
據士庶勤懇之情循婺川已行之規條陳兩院請建蒙允
檄查業奉道府不次行議集諸公評師生廩餼歲該銀九
十一兩二錢將縣解府需銀及汰冗役并本縣備用銀内
共充其數春秋祭需原有租銀三兩及民劉朝一等捐田
租穀一十九石又減禮生紙劄銀一兩七錢共足其額季
考花紅試卷歲考科舉廩給供應并花紅試卷歲貢盤纏
三項共銀三十七兩將裁減民兵舖兵庫子工食銀内扣

及考貢盤纏科舉賓興花紅酒席舉人盤纏學吏香燭米
庫門工食等銀原有條編銀一十四兩八錢不敷者於減
剩紙劄及募馬價銀湊足俱已分置停妥並不分毫加派
於民又該里職陸續捐俸新銀八十餘兩選買城內寬洪
吉地一幅以為學基隨即經營設處顧募工匠脩建　文
廟三間明倫堂五間齋房三間門樓一座俱已完固其廡
舍等件各鄉官士民遞有願脩認狀在卷目今　聖化大
行人文日盛乃本縣夷漢雜處信義未洽且府庠四百餘
名尤宜疏通惟候題　請等因已經備詳奉前任巡撫貴
州江都御史批仰候會　題行繳又蒙巡按貴州監察應

御史批候會　題行繳續因播酋稱亂地方有警未經會
題今奉前因又該本縣看得印江建學議非一年目今規
制俱已大備近蒙兩院助貲白金士民懸望視昔尤切伏
乞垂念夷方作興士類成數十年欲舉之志開億萬載道
脉之宗速賜　題覆等因據申到府該本府知府陰鎔看
得建賢育才本為政首務偃武脩文尤變俗一機今知縣
張鎔銳志創始規制已備該縣士民協力景從區畫具周
即教官俸薪諸生廪餼一一措處得宜不加派於民而自
足伏乞速賜　題覆用成該縣數載經理之志以開印地
道脉之宗等因呈報到道看得黔省學校弟子員冊最多

者類不滿三百獨思南一府幾四百餘人而印江諸生實
附贅焉通府學不無皓首淹滯之嘆析縣生亦有道里跋
涉之艱以故該縣議建新學規制大備經費不煩誠屬便
宜可行而況以漢夷雜處之區當播事方平之後為興賢
育才之舉未必非用夏變夷之一機也相應准從合行回
覆等因又准本司分守思仁副使陳與相思石兵巡副使
路雲龍咨會看得印江縣去思南四十里而遙苗漢雜居
幅隕頗廣邇來文教漸昌士氣益倍生徒之附府庠者雖
僅逾百而絃誦之在四封者不啻盈千童綫以肆業無所
屬望甚殷鱗介以觀化末繇嚮慕亦切故蕭侍御彰念紛

愉為謀桑土畫安邊之遠猷創建學之始議知縣張鎔頃
年蒿目圖維悉心經理一切宮牆廪餼業已犁然粗備次
第可行況秉此偃武脩文之時籌用夏變夷之術似無亟
於此者相應回覆轉詳俯賜酌議會　題等因到司准此
該本司署印左參政郭廷良看得印江建學事務今准提
學守巡等道議覆前來相應酌議為照印江為思唐僻邑
往聲華文物未著近挾經談秇之士駸駸與婺川埒盛婺
故有學惟印江之學闕焉士籍在學官者餘百十人歲時
講課集隸郡庠負笈重趼多言不便該知縣張鎔身任搆
建著吉經始分俸鳩工邑縉紳士與閭閻之夫納地捐貲

共贊厥成學宮殿廡堂祠齋舍與夫祀胄廩需規模區畫
犂然具備以此建師淑士使藝習專而夷風革也非今日
所當亟舉者乎既經道府重復議妥備覆前來似應俯從
呈詳會議題　請施行等因呈詳到臣除批行該司仰候
會　題施行外該臣會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興祖看
得貴州宣慰司與播州宣慰司一也貴州宣慰司有學故
士多彙征夷亦向化播州宣慰司無學故酋既狃信民亦
頑悍則學之有無不獨文運係以興衰亦邊方所與共安
危治亂者查得甲江縣治距思南四十里該縣諸生業已
百人身居縣地名列府庠跋涉羊腸殊為艱苦以故籲御

史深惟治理目擊士苦條議建學良為急務而知縣張鎔
桔据有年節縮多方上不費公帑下不煩里旅移與隆訓
導為教諭官不必添裁各項工食為俸廩糧不必派一切
繁費發欲悉備既經布政司移會提學守巡等道覆議僉
同前來相應題　請伏乞　皇上軫念遐方主張文教
勑下吏禮二部覆議上　請行臣等欽遵施行庶夷方在
在有學荒服濟濟向風易鱗介以冠裳解椎結而詩書其
關係邊計非淺鮮矣緣係地方初立懇乞添設縣學以變
夷習以弘　聖化事理未敢擅便為此會本專差承差黃
德高齎捧謹題請　旨

議剿皮林叛苗疏

題為剿苗有期進師宜慎謹陳末議以圖萬全事萬
曆二十八年八月十八日准兵部咨為傳奉　聖諭事該
本部覆奉　聖旨元兇既殄凡脅從寨眾的都免窮治流
移的招他復業毋許豪強乘機兼并還與優加賑恤以安
新定地方兵馬久戍勞苦酌量應撤的次第撤還以靖諸
苗橫恣逋誅就將撤回兵馬剿處不必待奏可即便宜行
事軍中一應有功人員俱從公敘來其餘皆依擬該督撫
悉心行欽此欽遵等因咨到臣准此案照先准湖廣撫臣
支可大咨稱照得皮林寨叛苗倡亂狂逞殺傷官兵先該

本院具疏會　題議俟播平之日就議剿處隨該兵部覆
奉　欽依備咨前來欽遵在卷今照播氛業已蕩平矣所
有前項叛苗亟宜會　旨征討以靖地方茲該本院會同
巡撫偏沅右僉都御史江鐸巡按湖廣監察御史王立賢
牌行守巡湖北兵備及監軍等道將應用兵將餉糧等項
一面酌議通詳進剿外合咨移會煩為查照施行等因准
此隨據湖廣辰常兵備副使王應霖呈詳剿處皮林
等寨叛苗條議五路進兵各款內開一皮林夷苗等寨諸
酋一通貴州都勻府九股一通廣西懷遠縣一帶誠恐大
兵壓境或奔入各省糾引黨類相助或兵進則借路逃竄

兵退則復回巢穴將來必難結局相應請本院咨會廣西
軍門及移文銅仁總鎮并新都二道撥兵把截一路黎平五
開均屬黔楚兩省犬牙相制原有深意皮林等寨惡苗罪
在不赦楚兵一至勢必奔逸目今徒勞兵力日後猶為患
害合無請本院檄行總鎮併新都二道提兵截殺無首尾
相應功收萬全等因到臣隨批五路進兵運餉把截事宜
俱如議行仍候各院詳示行繳隨該臣查得皮林險路後
通偏鎮次及都勻即移總兵李應祥提兵二千駐鎮遠副
總兵陳寅清浪原任參將為事官劉效節督兵一千駐偏
興而以新鎮守道參議張文奇監之以防九股之助都司

徐成督兵一千駐新添麻哈檄獨山等土司兵一千駐都
勻以兵道副使袁應文監之以防皮林之逸用以內備播
孽外為楚援行各道副參遊擊遵照去後又據副使王應
霖呈為惡苗抄虜縣治事准五靖遊擊董獻策手本移稱
據永從縣典史丁崇德呈稱上皮林惡苗截殺官軍後本
縣止存卑職并吏舒安馬鳴龍黃朝重民兵蔣元童楊桂
亥等二十餘人隨職在縣住守不料六洞惡苗聽八洞傳
報本刻聞風大舉驚惶於八月十六日復糾洪州八洞多
苗來縣將城門攛開蜂擁入縣將糴貯預備倉稻穀五十
九石劫去等因又據黎平府呈同前因據此隨准偏沅撫

臣江鐸咨為西事甫平等事內稱辰沅兵備道呈據黎平
府及五靖參將董獻策并黎潮潭溪等所衙門飛報皮林
等寨多苗牽牛合款糾黨攻城意欲約期大逞情形叵測
地方危急本院不得已檄副總兵陳良玭統兵前往靖州
彈壓議將監軍紀功各道照舊紀功將兵馬錢糧悉心料
理去後八月二十九日據分守湖北道參政詹啓東稟稱
本院一日留沅則省城撫院一日不便抵沅夫本院屢欲
移鎮又復逡巡者蓋緣身在地方手握重兵目擊時艱誼
難坐視不得不為省城撫院暫擔利害耳今據該道所稟
因本院留沅妨礙省城撫院移沅是本院心欲濟事反致

悞事矣且聞訃已久日惟候　旨未得既得允歸謹遵
明旨以九月初三日發沅州移鎮長沙完敘功及銷筭征
播錢糧二項文冊以畢重務以息羣囂決不敢貽不了之
局致滋眾口而撓公道其一應剿處叛苗機宜除嚴行湖
北守巡兵備三道悉聽省城撫院軍令施行不必關白本
院以致彼此躭悞外又經移會四川制院及咨省城撫院
去後相應咨會煩為查照施行等因備咨到臣該臣看得
上皮林及六洞惡苗既損將官復刦縣治窮兇極惡罪在
不宥偏沅撫臣江鐸移鎮長沙湖廣撫臣支可大計入沅
州建旌提鼓挾經秉枹刲鯨搏虎當有定謨矣惟是五開

黎平衛府同城衛屬楚中府屬黔中臣既有兼制之責不
容無言五開城外四衛皆苗槃瓠醜類實繁有徒　國初
洪武五年命江陰侯吳良征古州蠻十八年命　楚王率
信國公湯和征五開蠻吳面兒三十年命　湘楚王都督楊
文征古州蠻林小師而命貴州都督顧成以軍策應天順
四年湖廣巡撫王儉總兵李震帥師征絞洞苗而會貴州
總兵李安分道夾擊夫以五開之苗動勞　親王侯伯專
征亦勍敵也雖未若播之衆亦不下播之悍兵未集則乘
危怙險穿屋觸藩無所不至兵既集則鹿驚鳥散風去雨
還莫可放物此進剿之勢未易言也督臣駐成都相距三

千里而遥且以憂　請去偏沅撫臣雖相距四百里而近
亦以憂　請去臣駐貴陽相距千五百里湖廣撫臣即入
沅州額自武昌來亦二千餘里雖鞭之長不及馬腹雖燭
之明不照垣外此控制之難未易言也臣黔中征播之兵
多土兵客兵一破囤後滇粵客兵俱歸其鄉水西鎮雄土
兵各歸其司不待撤而自撤矣頃臣善後疏中止留募兵
三千五百蓋以防播餘孽也自奉　旨後臣即分布於鎮
遠都勻堵截苗逸皆此兵矣第兵一過鎮遠即非黔境無
米可餉兵無夫可運米楚即有米勢亦難以餉黔兵臣非
敢自愛其力束於勢也而況沅州一隅未足以容二撫臣

也臣愚謂湖廣撫臣坐鎮沅州總兵陳璘驅兵從前入以
搗賊巢臣當移駐偏橋同總兵李應祥督鎮遠都勻之兵
以防其勾引九股廣西撫臣楊芳總兵李如樟似當移駐
柳州督西粵兵以防其逋逃懷遠則犄角之師有所據而
兵勢以強釜底之魚無所逃而賊滅可期矣臣未敢擅便
相應題　請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覆　請行臣等
欽遵施行緣係剿苗有期進師宜慎謹陳末議以圖萬全
事理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陳啓星齎捧謹題請　旨

黔草卷七目録

奏疏

蘋衣生黔草卷之七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友人楊寅秋義叔甫校

奏疏

恊勦皮林招降九股敘功疏

題為皮林蕩平有期黔師堵截無虞恭報斬獲功級并獻九股等寨内附戸口文冊以昭　皇仁以綏邊圉事萬曆二十九年三月十八日據貴州監軍道副使袁應文紀功督餉道右參議張文奇呈准貴州總兵官李應祥手本移稱本年三月十六日據副總兵陳寅揭報奉令督同都司徐成坐營中軍劉岳汪如淵原任守備童龍伍萬鍾史良將賛畫黄龑李師沆葉定遠蔣玉成劉漢徐一夔張爾知劉恩旗鼓把總易之謙陳正邦土同知蒙韶武生王治安提調把總李占先吳文秀陳猷華統鄭國明陳定侯仕芳督陣旗牌官馮邦濟劉英汪濶等恊勦皮林天甫叛苗踪跡追蹤於十五日五鼓至巴野險寨惡賊拒敵官兵分三大枝分途摟殺直至日午共報斬獲眞苗首級一百三十六顆奪獲盔甲刀弩等項各賊退據後山時因日暮收兵二十二日據副使袁應文呈准總兵官李應祥手本移據副總兵陳寅呈報奉令督同都司徐成坐營劉岳汪如

淵守備童龍等協剿及林天甫於本月十五日前至巴野
賞有惡苗數千餘人協助皮林拒敵官兵分途接殺斬獲
功級餘賊遁入山箐結連附近各寨阻絕道路官兵連日
追剿直入深山不憚攀崖附壁不避迅雷暴雨奮勇於十
七十八十九等日連破鬼懷石弄絞隴絞蒙絞稍等寨據
各報稱當陣斬獲眞苗首級一百八十四顆奪獲器械一
百二十件合行塘報二十四日據副使袁應文呈准總兵
官李應祥手本移據副總兵陳寅呈報六甫等寨懸崖茂
箐恃險窩藏巴野各處遁賊當差把總吳應龍偵探非潛
師暗擊不得收功於二十一日會徐都司密議以把總陳

定等統兵先抵囙州寨伏兵以絕賊後路分徐都司統守
備史良將提調把總華統徐大綬等兵以攻其左分坐營
汪如淵守備童龍伍萬鍾統中軍提調劉恩等兵以攻其
右本職自統賛畫中軍把總黃龍李師沆葉定遠等土同
知蒙詔等兵以衝其前分坐營劉岳李棟利統將王成等
兵四路邀擊以防其援約定本日四鼓抵寨五鼓齊攻且
申先登之令嚴後至之誅三路官兵如期會宜集令火器把
總楊綸領火器手至寨外用百子鳥銃火箭攻打賊出拒
敵三路夾攻賊不能支退入後山欲遁囙州[illegible]兵衝擊賊
知不免多挈男婦從崖自墮屍相枕藉因萬仞懸崖不能

取級據各報稱共斬獲眞苗首級九十七顆并奪獲器械
八十九件合行塘報又據副使袁應文呈准副總兵陳寅
手本據都司徐成領兵至頗洞劄營悉苗前來衝敵把總
鄧國明等斬獲首級二十七顆署都清守備童龍於清水
江當陣斬獲苗級七顆把總吳應龍龍顯華徐可上護糧
於桃場寨斬獲搶糧苗級貳顆又據副使袁應文呈據黎
平府申報中林亮寨二司率家丁擒獲六冲寨賊首周良
原係賞格有名苗頭又獲張弩等寨苗周保尚保生并妻
龍氏陸蘇保陸付良并妻潘氏陸蘇喬鳥仔并妻龍氏潘
和保并妻吳氏陽劉生崖村寨民吳廷章等擒獲賞格有

名苗頭吳國佐親弟吳元保吳三保并顯同妻吳氏子吳
樓又林大章等擒苗婦妹索妹娘共二十名口斬獲都莫
寨苗老索董隔首級二顆潭溪司捕獲都莫寨苗吳南江
苗女吳南女又斬首級二顆到府俱轉解辰沅道外又據
赤溪司申報賛畫黃龔把總盛鑫即同本司土官吳阜楊
鼎替率鄉兵於巴野後路把截斬獲首級二顆并獲槍弩
腰刀等件又據卭水司土官楊光輝申報領兵前去九簡
五簡地方堵截斬獲首級二顆又據亮寨司長官龍祖華
報稱帶兵於太平山斬獲苗級四顆防守永從縣把總向
以泰帶兵於後山親斬首級一顆等因又准總兵官李應

咨移報相同又據副使袁應文呈據都匀府署印推官楊
應第申奉院道紙牌遵依督千户楊希堯撫苗把總屠登
瀛李夢麒等招撫崖理荅干與江外夭壩一帶共九十七
寨苗民歸降服府管束認納原額糧差情願建立廣化營
於彼駐兵等情又據指揮桂本枝土舍蒙試張國興等報
皮林諸苗被官兵殺敗奔潰各官舍督兵把守者牙等處
一苗不得渡江奔逸等因又據經理播地副使尤錫類祭
謀張文奇呈據經理貴陽府知府劉冠南申准委官本府
添註通判夏勷標下中軍官劉岳移奉撫按兩院紙牌遵
依會同原任桐城縣知縣鄭國材原任武驤衛經歷曾學

孔標下旗牌官馬武卿思州府生員何鯀督率熟知夷情
把總何楊保楊正朝李應元羅應禎沈仕逵許希賢蕭月
清等前往九股瓮谷龍等寨審勘諸苗情形順逆有無協
助皮林據台徒等寨苗頭謝保仰計牙風等領苗千餘於
瓮谷龍地方扶老攜幼稽首懽呼爭相納土願聽設流將
户口糧馬造冊呈遞職等受之共計大小七十四寨人户
二千四百六十六户苗民男婦九千五百一十三名口遞
年認納秋糧二百七十八石六斗馬館銀一百一十六兩
二錢三分隨詣崖門地方據九股各寨苗民曹金眞龍歐
亮等吐稱上下九股苗寨嵩延二百有其江内下九股通五

開衛皮林等寨原與洞魔接近聽彼就近降附外今合盤
等寨上下六營共計七十二寨界在江外爲上九股苗夷
附近貴州今願就近歸降改流乞准收撫免剿將户口糧
馬文冊呈遞職等又受之共計七十二寨人户二千四百
四户男婦七千二百四十七名口遞年認納上田秋糧二
十三石六斗三升八合每石折銀伍兩共折銀一百一十
八兩一錢九分又馬館銀八十七兩三錢九分糧馬二項
共銀二百零伍兩伍錢八分俱以萬曆三十年爲始起徵
該職等看得各苗盤踞巖谷週聯三省瓮谷龍等苗舊隸
黔蜀二省諸七司分轄雖云桀驁不常其受羈縻而稍稍

輸糧馬者猶有十之二三至九股則地既深廣種類滋繁
披甲荷戈人面獸心蓋自土司劉玉海被戮以來歷伍十
載不通　王化無論荼毒生靈甚且助播煽虐莫可誰何
眞地方一大隱憂也近楚有事皮林正黔協力堵截之日
而此苗與皮林壤地聯絡勢相倚輔儻不先謀攜解令諸
苗居中陰合楚師從外擊則皮林援諸苗爲内應而且得
匿其逃竄黔師從内攻則諸苗助皮林爲外户而又將邀
我歸路首尾牽制進退衝決蓋亦危矣幸蒙院道先事定
謀指授方略令職等臨巢撫勘各苗遂畏威懷德俛首乞
降不煩片甲獻土投降自是西南漸底廓清而地方可幸

息有矣所有取具苗寨戶口疆土糧馬文冊及苗頭姓名
合行速人解詳定奪等因申詳前來該二道會看得九股
羌谷龍各寨諸苗種類繁滋盤踞窟穴者百十餘寨負固
王化者伍十餘年向倚播酋聲勢已蓄鳥狐之憤今助皮
林羽翼益堅唇齒之盟我黔師欲圖並舉則應援牽制之
為難欲先一隅則竄伏邀截之可慮故必伐謀以孤其黨
方得專力以搗其堅所據委官通判夏鑾等宣揚 朝廷
威德先既外撫滾水等寨鼓之風聲旋即深入九股畀區
落其膽魄自兹皮林天甫諸苗遂絕望於三窩我師長驅
夾剿行收功於一舉除招撫有功各官分別敘賚等因呈

詳到臣據此案照先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覆臣題為剿苗
有期進師宜慎謹陳末議以圖萬全事又該巡按貴州監
察御史宋興祖題為苗患方熾勢權未一懇乞 聖明速
賜裁決以早安邊宇事等因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
為照皮林惡苗戕殺官兵攻刦縣治其極惡窮兇之狀黔
楚撫按形之疏揭者不啻詳矣近該本部恭擬偏沅湖廣
撫按疏揭議令撫臣江鐸坐鎮沅州督同征播鎮道將領
一意剿滅此醜而湖廣川貴廣西各省督撫查照題議事
理移駐鄰近地方撥兵處餉協同進攻或遏其旁奔或阻
其後逸仍申嚴大小將領等官各釋成心共襄 國事如

有梗忽睚眦秦越相視者聽總督撫按廉實指名從重參
究等因題奉 聖旨是這苗未靖著江鐸陳璘遵照前
旨相機進剿各督撫著移駐鄰近地方處置兵餉協同攻
擊不許參差誤事欽此欽遵又准川湖貴總督右都御史
兼兵部右侍郎李化龍咨同前事等因備咨到臣臣與按
臣宋興祖多方計議就經備行新鎮都清守巡二道調集
漢土官兵轉運糧餉先發募兵五百付遊擊董獻策黎平
府知府熊廷相永從縣知縣李宗周督率標下把總梁鳳
吟五開衛千戶陳治邦統領協同衛軍鄉兵共守黎平城
池以固根本又行都清道副使袁應文行令指揮桂本枝

土舍蒙試張國與督兵二千名於都勻府爛土七圍地方
逼近皮林去處分兵把截又委把總署指揮李夢麒等招
撫崖埋苔干與江外大墻一帶屯守以防奔逸又行副使
尤錫類知府劉冠南催令通判夏鑾中軍劉岳等帶兵五
百名深入九股受降待以不死以翦其羽翼又慮黔中歲
侵米貴民不聊生行令參議張文奇知府張叔爾等多方
買米以為軍興猶恐不足又行令湖廣右布政使梁雲龍
參議薛士彥運辰常積糧剩米接濟又借米於偏沅撫臣
蒙慨發鎮遠米一萬四千餘石就近發運以便轉輸臣於
三月二十五日移駐鎮遠會同總兵官李應祥分布將領

陳寅徐成等於二月初八日出師由叩水天柱五開進發
以爲楚師犄角以防惡苗奔突今據前因臣除批行紀功
道查驗功級給賞候按臣覆覈行經理道將九股內附諸
苗寨隸於黃平著實撫恤外該臣會同總督川湖貴州軍
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
侍郎李化龍巡撫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江鐸看得皮林諸苗頃乘播亂戕殺多
官罪惡已劇誠　天討所不赦者顧自楚鋤之路近而顧
東自黔伐之路遠而更險荷蒙　皇上責成偏沅撫臣而
令黔兵協剿臣受　命以來移營鎮遠守黔要害但黔中

一線之逕四顧皆苗九股谷龍一百四十餘寨崖埋谷干
九十七寨東與皮林通則其右翼梁上巴野鬼懷石弄三
十餘寨北與皮林通則其左股臣與總兵官李應祥監軍
道袁應文紀功道張文奇副總兵陳寅從長計議不撫九
股崖埋等寨則我師一出彼從中起腹背受敵此立敗也
不撫梁上諸寨則我師欲進彼從外阻道路爲梗亦坐困
也況黔中彈丸之地連年用兵平播之後荆棘叢生臣宣
布　皇上恩威諭以撫剿並施九股地亘三省從來不庭
谷龍夙稱崛强梁上又阻聲教崖埋向號獷戾茲者不費
一鏃而土地戶口奉籍而輸者矣　天日而血盟不戮一
人而椎牛保離牽袂而來者睹帷幄而股栗計寨二百四
十有奇人戶四千八百七十有奇男婦一萬六千七百六
十餘名口秋糧三百餘石馬銀二百餘兩臣以爲諸苗既
服可無內顧矣無何巴野鬼懷諸寨二百年來不服　王
化[illegible]亘刦人赤囊殺吏虜人妻子掘人墳墓種種抗悖甚[illegible]
[illegible]皮林近復爲皮林逋逃聲勢相倚黔師出天柱銅鼓必
由其地乃桀驁加故憑險拒敵臣不得已令諸將鵰剿之
以通道路之梗以伐叛逆之黨仰仗　皇上威靈　密勿
石畫樞筦機宜有適指授以故兵交刃接星流彗掃數日
之間斬獲多級[illegible]草萊夷爲孔道外得以會楚粵之師

內得以收安輯之功皆此戰矣是役也翦皮林之羽翼令
五溪之蠻不蔓延於鄰封籍九股之版圖俾一綫之路遂
式廓於土宇文武各官之功亦自有不可泯者如總兵官
都督同知李應祥天授勝算神謀秘圖草木爲兵宛乎金
城方略椒蘭比德依然大樹將軍犄角秦人之鹿首尾常
山之蛇功當首敘以膺　異數監軍道副使袁應文瀧澄
宏略獨決神機分布於都雲天柱之間深入其阻指撝於
巴野石弄之穴克成厥功功宜首論特行優敘督餉道右
參議張文奇當庚癸之呼勤水陸之運艫銜舳接而濟爲
安流輻輳輸輸而士騰宿飽經理驛傳道副使尤錫類舞

格苗之羽築降夷之城始撫谷龍析桓竑之怒脅繼臣九
股摧困獸之鬬心此二臣者運餉招降俱極苦心功應竝
論均當優敍副總兵陳寅提劒風驅樓旗電掃巖居穴處
之壘遂復於隍木末卉服之酋盡褫其魄都司徐成雅似
書生蔚然虎將破夜郎已如衝飈之埽落葉鐵卬苗直是
烈火以燔秋蓬署守備童龍彪岸邁箐夷旗豎而氛埽梁
上英風肅部伍劒鳴而鷹揚銅鼓此三臣者被堅執銳身
在行間戰功竝茂應從優敍清浪參將劉效節飭兵戎貔
貅生色撫苗夷洞寨傾心累戰能立膚功一眚未虧素望
標下遊擊都司張秉忠循循緩帶臨敵壘而勇著先登烈

烈枕戈守中堅而師稱以律標下中軍劉岳却敵則桓桓
壯略刁斗夜嚴撫苗則翼翼小心衣袽日戒守備汪如淵
同士甘苦人懷挾纊之恩料敵險夷戰成破竹之勢此四
臣者相應竝賚而劉岳深入不毛以撫諸苗應從優賚者
也經理黃平貴陽府知府劉冠南以理煩治劇之才行拯
溺救焚之政五司卽頑梗恃若青天九股極獷信化爲赤
子鎮遠府知府張叔奮經濟足紹家聲練達允爲　國器
簡髮數米而萬口歡騰水運陸輸而八面應敵黎平府知
府今以同知聽調熊廷相持空拳以當虎口坐孤城而捍
赤眉其苦劇於卧薪嘗膽而不驚其功成於枕戈委弓而

益遜此三臣者備嘗艱辛均當優賚內能廷相父逼於賊
阽危而安或令復職以圖善後者也貴陽府同知徐庭綬
籌算輸貴陽之金馳驅入鎮遠之帑士腹不枵戎儲益饒
貴陽府添註通判夏勷往來虎穴崎嶇羊腸覔三苗萬死
之誅弘九股再生之路都勻府推官楊旟署事雲中撫
苗域外崖埋得復舊業者牙竟爲良民施秉縣知縣袁尚
紀挈兩印拮据煩劇之場運萬鍾焦愁溪洞之險清平縣
知縣劉啓周驚烽走傳而履變不駭飛芻輓粟而走險如
夷發川縣知縣葛楚元住卬水而與虎豹爲鄰辨首功而
懸鏡衡不爽印江縣知縣張鎔雄旗觸天而討賊益厲舳

艫沸水而催運如期永從縣知縣李宗周以世胄之子而
當賊壘竭死守之力而完郡城以上諸臣均應竝賚內通
判夏勷不以左遷二心不以入夷銷魂忠貞洸毅當破格
以酬其勞者也原任守備伍萬鍾率酋豪而捍疆場化兵
弩而持鉤鉏原任守備史良將紆籌自有甲兵校士皆成
組練標下贊畫官黃龔仁且有勇常抒犄鹿之謀儒而能
將力贊羹梟之討鎮撫葉定遠本武闈入彀之奇奮虎帳
吞胡之勇贊畫官李師沆年少而拳能搏虎力勁而劒可
剸鯨獨山州土同知蒙詔討夜郎不辭馬革征皮林復指
[illegible]以上諸武臣均當竝賚內贊畫官黃龔冀逢大敵不怯

見小利不取似當優處以儲將材者也原任桐城縣知縣
今開任鄭國材首建議以服苗夷遂因壘而降崇國思州
府學生生員土舍何鯀見一面而知商綱率九股以歸漢
庭原任衛經歷曾學孔餐風宿水遍歷障徼標下旗牌官
馬武鄉衛洸昌瘴交盟大冢指揮李棟材治兵振旅控扼
要害指揮張義把總黃如龍羅應禎何楊保楊正朝李應
元洸仕逵許希賢蒲月清王宗舜等俱以鄉導而效勤劬
均應並賚內知縣鄭國材以鄉官而歷險生員何鯀以土
舍而傾誠在鄭國材當從優獎進階在何鯀應授一土巡
檢以化誨諸夷輸納糧差者也標下練兵把總王嘉言丘

富郎梁鳳吟贊畫蔣壬成劉漢徐一夔張爾知劉恩指揮
桂本枝千百户梁秀薰邑孔劉于爵張鳳起顏紹元王民
皡陳治邦傅良臣楊希堯應龍張克震把總周明易之謙
陳正邦李占先吳文秀陳定華統鄭國明侯仕芳盛鑫印
楊綸王世卿楊應詔任承忠譚春安世珍夏尚彬楊光岳
江萬程葉茂明來聘楊國欽陳猷向承倖吳應龍李茂徐
大綬丘維屛徐繼冲胥登瀛李萼麒金聲孫應麒陳正督
陣官馮邦濟劉英汪瀾向承宗熊諫總旗王嘉倫武生王
治安張國楊葉占先土舍蒙試張國興土官吳早楊鼎楊
光輝龍祖華或馳戈矛而破敵或謹亭障以守禦均應並

懋以旌其戰伐者也鎮遠府土同知何守德土推官楊秀
溶經歷包一鳴陳江定劉汝安饒崇奎陳九齡吏目萬一
實典史楊啓指揮何天寵陳尚箓曾重禮孫欽千户李春
元百户蕭鳳鳴鎮撫張國壯俱運糧鎮浪而持籌於倉庾
吏目張大紀千户李朝陽吳秉鉞百户魏國忠朱萬春湯
承禹胡朝賢把總王安民劉崑白其心蔣文堂宋眞相俱
運米辰常而凌俾於波濤俱應優賚以酬其辛勞者也若
黔中米貴如珠民多菜色千里餽糧勢難宿飽臣乙糴於
楚荷偏沅撫臣發楚中盈倉之峙活黔中涸轍之魚慨然
濟臣米一萬四千餘石臣甚德之即解銀六千兩以助楚

餉弟同事憲臣例不敢敘當其時湖廣右布政使梁雲龍
右參議薛士彥奉偏沅撫臣檄先後催運在梁雲龍自行
間而轉輸輦車驅駕不以秦越而殊在薛士彥自省城而
抒籌雨織雪帆不以風濤而阻辰溪縣知縣張守緒躬至
黔境而跋涉爲勞親放楚米而顆粒皆惠漵浦縣知縣梅
友竹召募運舟而齎送有緒編發船户而燥濕無虞永順
司經歷唐元求州衛指揮張國皆同舟共事相與濟黔饑
者古人重一飯之義臣亞敢忘之也除楊皮林之巢鑿矣
甫之頸係楚師楚功臣不敢濫俎聽偏沅撫臣另 題外
臣謹將黔中斬獲功級[illegible] 奏報并 進九股等寨內

附戶口冊籍　上塵　御覽伏乞　勅下戶兵二部候楚
粵疏至總為覆議分別上　請凡支用錢糧辨驗功級行
巡按御史覆覈陞賞戶口應附黃平行該道及新設府州
措置經理施行謹題請　旨

調補各道以便經理疏

題為方面多缺懇乞更調速補以便經理事據貴州布政
使司呈准本司分守貴寧道左參議梅國樓咨稱本職原
籍湖廣黃州府麻城縣人萬曆貳拾玖年正月拾陸日巡
歷永寧衛有家丁梅春報稱父梅汝觀於貳拾捌年拾壹
月貳拾捌日在家病故本職例應回籍守制等因准此轉

報到臣據此該臣會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興祖查得
該道統轄地方西連播境東制諸夷逆酋蕩平地方新定
正在用人料理彈壓今左參議梅國樓丁憂回籍近接邸
報又復被察聽降所有員缺均應具　題速補案照臣先
為就近選用等事具　題行驛傳道副使尤錫類貴陽府
知府劉冠南經理黃平一帶地方據稱黃平地狹戶不滿
壹百戶不過貳里斗大之城不堪建府若加壹道壹參尤
不能堪等情到臣臣以皮林事移黎平鎮遠因檄經理道府
州縣各官同至鎮遠會議該臣看得黃平褊小止堪建州
州以壹參將坐鎮其中將新府移置平越即屬新鎮道[illegible]

轄不必另設該道衙門其經理驛傳副使尤錫類相應加
銜調新鎮道新鎮道參議張文奇應調貴寧道補參議梅
國樓缺遺下驛傳道副使員缺相應速補伏乞　勅下吏
部再加查覈更調銓補庶黃平壹路得省壹道之設而新
鎮貴寧驛傳參道俱無曠官之患矣謹題請　旨

請監軍楊按察使　卹典疏

題為監軍征播積勞身殞懇乞　聖明破格甄錄以卹死
事以勸勞臣事據布按二司署印副使洪澄源都清道副
使袁應文分守新鎮道右參議張文奇呈奉臣紙牌據江
西泰和縣申據原任貴州監軍按察使楊寅秋弟寅冬子

嘉禎等呈稱父因征播勞苦成病題　允回籍調理不愈
於萬曆二十九年三月十八日病故乞賜轉達等情理合
申報據此備牌仰司會同按察司及守巡等道備查監軍
楊按察使殁於　王事與東征監軍陳御史四川監軍張
參政事例有無相符作速會議明白具由通詳以憑具
題施行等因奉此行據貴陽府知府劉冠南會同同知徐
廷綬申稱查得已故監軍楊按察使志在滅賊身唯許
國兼程按貴殚籌盡心勞瘁暑入海龍腥膻氣深致成篤
疾據情揆實與東征陳御史四川張參政事例既同相
應比例上　請乞　恩贈賜等因又該都清新鎮二道會

看得楊按察使經始剿播既食少事煩深入播巢復飧瘴
飲血是以播事甫夷而遽乞骸骨詎意播功方敘而旋聞
訃音　恩典未沐於躬膺忠魂宜慰於泉壤近征東陳御
史四川張叅政查　明例既與相符　䘏典委宜從厚等
因到司該本司會同按察司看得已故監軍按察使楊寅
秋忠貞體　國康慨忘身拜　命當中外惶惑之時單車
就道入貴屬兵食告詘之會畢慮經營武備振修狙詐作
使既拔重關之險直擣危困之虛沐雨櫛風與士同苦援
桴冒矢有死無生一戰斯得非人積勞頓成痼疾引歸未
幾訃報旋聞據前後決策運籌無忝以勞定國之烈而終

始鞠躬盡瘁尤徵以死勤事之忠況前者定交趾平府江
動在西粵爛焉其生也褒顯未膺其死也　䘏典宜厚查
得往歲監軍御史陳效歿於朝鮮該總督尚書邢玠具
題該吏兵二部覆奉　欽依追贈光祿寺少卿廕一子錦
衣衛世襲百戶仍與立廟祀之近四川監軍叅政張棟播
事告成卒於渝水該川湖貴總督部院李化龍業經此例
題　請今按察使楊寅秋死事既同　明例正合相應請
乞具　題照品贈廕仍廟祀以慰忠魂等因到臣該臣會
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興祖看得人臣之於　國死事
易成事難非夫死之日勿也徒死而僨事則成事者難也若

既成事而又死事則死尤難之難也　明主知其然故以
死勤事則祀之憐其死也不問其事之成否也以勞定國
則祀之酬其勞也不問其身之死否也若逢世難有定國
之勞及功成兼死事之苦有臣若此　明主所以憐而錄
之者又不知其當何如矣今貴州監軍按察使楊寅秋不
幸類是當播賊方狂貴州只尺虎穴獨攖其刻臣以不才
謬當是任文臣錯落晨星武將逡縮首鼠臣隻手獨拍岌
岌乎殆矣寅秋捌月　陛辭十一月入黔賊方犯東坡邀
之興隆幾為所困乃單騎之貴陽與臣調募漢兵操縱土
夷即軍興戎器各有攸司寅秋既督兵又理餉既治軍又

繕械晝坐臣署手不停書夜叩臣門舌不停議而後東坡
之賊始退既首拔烏江河渡二關賊突出犯其勢甚銳寅
秋直以身當之作使隴澄安疆臣扺亢擣虛以解其紛鬪
路攻堅以扼其喉峭壁無水則雜血以飲積尸如山則析
骸而臥而後海龍之功始　奏歸來飲至容色黎黑不能
即席以尋聞母病飲食頓減不能下牀第臣見其病勢急
即為具　題伏蒙　皇上俯從部覆憐允回籍調理病痊
起用寅秋得　旨以十月南還既入里門病日綿延臣屢
遣人問之即從褥上輒以手書來不曰皮林未了之局作
何收結則曰播州新敉之邦未易控制無一語詳其病無

一字及其私臣偕冀其膚功甫　奏寸祿未霑或可苟延
歲時以膺　皇上異數不謂三月竟長逝矣訃來貴州軍
士哭於部伍土夷哭於邊徼僚寀官吏哭於庭兒童走卒
哭於市臣以總角共研席白首同干戈一生一死惡得不
拊膺長涕臣又查得寅秋叅政南寧日黎莫交惡羽檄日
馳議者謂當閉關以待其自定寅秋至邕為經略乃受黎
之降不斬莫之祀無煩一鏃九眞受吏臣竊以為毛尚書
伯溫之撫登庸不加於此矣已而府江猺賊弄兵林坳寅
秋與粵西諸臣同心拮据斬獲數千比者宣捷告　廟臣
又以為翁尚書萬達之定左江不烈於此矣寅秋在廣廣

重在貴貴重故廣西按臣黃紀賢徐宗濬常語人曰此眞
邊材川湖貴總督李化龍貴州按臣宋興祖常語人曰此
眞監軍有臣若此　國家不能盡得其用而俾之殞瘴癘
霧以死故臣之痛哭不獨為寅秋不獨為貴州已也寅秋
有母業已逾柒望捌垂白在堂寅秋有子女然而未嫁未
婚者縈縈在孺此雖寅秋之私然今日所望以哀而存之
者　皇上也古人惟蓋不弃為埋狗馬貓虎必迎為食鼠
豕寅秋綏交征猺平夜郎三役彼存日尚不敢言功而況
身後獨計以為鼠豕之食犬馬之力　國家為將來死事
者勸自有　聖典不忍處其薄　毋照得已故監軍按察使

楊寅秋世篤忠貞才兼文武枕戈以討賊則九死為輕介
石而歸田即終日不俟方楚若上之皋遯隨營中之正志
決身殲壽　國何減於諸葛功成勇退承家不忝於文貞
況交南析箠之勳方之銅柱而府江破竹之烈過於金城
合三省之其勤以死以勞戰功為最賭四夷之來享千理
于疆　卹典宜優頃者陳御史殉於朝鮮近者張叅政卒
於渝水死事既同　明例昭然又經司道查議非濫一應
贈官廕子立祠各項相應比例上　請伏乞　勑下吏兵
二部覆議明白查給施行庶幾幽以瞑勞臣之目明以鼓
戰士之氣臣不勝懇乞俟　命之至謹題請　旨

恭報災異疏

題為天旱地震非常災異事據貴州布政使司呈稱帶管
糧儲安平道副使袁應文帶管貴寧道副使洪澄源咨據
貴陽府署印同知徐庭綬申據定番州申稱本州於萬曆
貳拾玖年陸月拾捌日酉時忽然東南有聲滿城地震至
戌未連震貳次聲如雷吼軒如伐鼓山岳震動房屋欹斜
人民皇懼變出異常又州屬各土司自春入夏不雨至伍
月拾陸日稍得微雨栽秧自後復旱山田龜坼野無青草
祈禱無應餓殍載道加以地震民心益搖又據貴陽府貴
前二衛及安順鎮寧永寧普安等州威清平壩普定安莊

安南昔安等衛申稱各地方自去冬拾月至於今夏雨澤愆期赤地千里莜麥秋種盡枯溪澗源泉俱涸至伍月内方得微雨頃緣又旱不能成水遂令田疇盡行荒蕪斗米直至肆錢軍民往往逃散等因又准貴州等處道各據烏撒畢節赤水等衛申稱各地方自正月不雨至於伍月溪水斷流瘠田成堤斗米騰踊至肆伍錢少壯逃移四方老稚枕籍而死方東作時無種可布間有一二種者又旱之後復遭水雹饑民相聚痛哭至不忍聞又准帶管新鎮思石道副使左錫類都清道副使袁應文各據都勻鎮遠銅仁石阡等府龍里新添平越清平興隆黃平等衛所及經理播

地知府劉冠南申稱貴州昔稱無三日晴不謂今春至夏連旬浹月烈日方赫霖雨不施迄今陸月終矣秋苗未挿即有挿者化為烏有米貴如珠民不聊生至於黃平伍司地方舊民甫歸新民未集本以荒蕪之區加之旱魃之災方出於水復投之火錢糧無措勞來為艱又據思南府申稱本府地方連遭霪雨麥莜浥爛所屬婺川縣於本年三月二十六日夜自二更時分大雨如注冰雹暴風一時並作雷聲震地至伍更始歇該縣原無大江四面溝渠突發野水自北門破城而入城内水深數丈渰倒思石道公署儒學衛舍宮牆舉人牌坊縣堂六房公廨居民房屋數百餘間溺死縣民李土崇德王東珊王甫蒼廣四王佐陳應魁陳應祥等家男婦二十餘命家財牲畜不計其數至二十七日巳時稍退闔縣號泣慘不可言各洛報到司該本司署印按察司副使洪澄源看得貴州僻處邊隅古稱荒服去歲夜郎匪茹既加之以師旅今歲女魃為祟又因之以饑饉一春不雨布種無方伍月微霖米價頓增麥莜絕市軍民縣釜不惟賦稅無辦抑且死亡相繼恐播州之遺黨合八番之流民將來之禍有不可言者所據前項地方報到災異水旱情由合行通詳等因到臣該臣會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興祖看得貴州山多田少賦薄民貧通省

官軍俸糧幸皆仰給川湖即使雨暘時若年穀豐登土力本墳收穫原寡閭閻小民猶不免于窮餓況值剿播之日荷戈轉餉攀崖緣木業已疲于奔命播平之後甫脫兵燹復罹歲惡又展轉於溝壑天也非盡人作既艱種未下土西成何望米價驟騰一斗四錢饑民相聚千百為羣人心洶洶莫必其命臣等躬率僚屬齋宿步禱雖獲微雨顧久涸之土非杯水所能濡目今赤日如燬民饑如故道殣相望以待哺野殍相牽而起死乃若婺川縣洪水破城又以水災聞定番州若旱失耕又以地震聞臣等去年苦兵今年苦饑黔東憂旱黔南憂水左支右吾一呼三顛計無復之

矣況夜郎叉側之于未就羈束益以今年流離之民轉相
驚諑他日之患誠有如司道所慮者未可測也臣等又考
之傳曰天地之氣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於是乎
地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則地之震非無故也又曰百
姓若士卒煩碎暴師外營故天應以無澤則天之旱亦非
無故也臣等當賊平後不能順適陰陽撫恤軍民以致天
乾地動災異頻仍失職之罪無容逭於斧鉞矣竊計昔年
報災民心望澤非議賑則議蠲近蒙　陛下軫念邊陲
俞戶部請動支餉銀一萬兩賑恤全黔臣等恭將　明命
分布八番黃童白叟扶攜聽賑懽呼動地　皇恩亦既渥

矣然而發棠非分之邀恐不可再如欲　請蠲則貴州秋
糧其數幾何即以贍軍猶不足十之一二而一槩蠲之第
恐明年脫巾之變又復可虞臣等又復思惟查得湖廣長
衡郴等府州縣自萬曆十四年起至二十八年止共拖欠
協濟貴州糧銀七萬八千三百九十餘兩四川烏撒烏蒙
東川鎮雄四土府自萬曆十七年起至二十八年止共拖
欠貴州本色糧米一十二萬六千一百六十餘石糧銀三
萬六千九百一十餘兩黔被兵而湖南川南不被兵黔民
饑而湖南川南猶未饑以有餘濟不足亦鄰國相救之常
而況今所責於二地者皆黔所應得之金也伏乞　皇上
垂憐夷方大兵之後繼以大侵軍民重困如坐阬穽　敕
下戶禮二部再加查議覆　請咨行川湖貴督撫稽門嚴
責守巡印糧官員將拖欠貴州糧銀如數催徵速解聽臣
等賑給即以年遠者不能全解其年近者得其半亦足少
紓目前倒懸之急庶幾公帑不必發民賦不必蠲邊圉饑
氓得蒙更生之慶而殘播遺孽無復跳梁之虞矣謹題請
旨

銷算漕糧幷乞餘米賑饑疏

題爲苗賊已平謹將支解漕米銀數據實　奏報幷乞餘
米以賑黔饑事案照萬曆二十九年三月十八日准戶部

咨該臣題稱湖廣漕米貴州原分八萬九千二百三十石
二斗五升八勺止實運到九千五十三石六斗八升七合
二勺尚剩米八萬一百七十六石五斗六升三合六勺於
辰常二府未解該本部看得用剩漕米不無日久浥損合
咨前去轉行辰常二府將見貯漕米作速變價差官解部
以抵軍需等因備咨到臣就經牌行湖廣布政使司幷督
糧道右參議薛士彥查算變價起解去後隨據該司道冊
報湖廣應該分解貴州漕糧本色正耗米八萬九千二百
三十石二斗五升八勺各衛餉米載船一年有餘浥爛折
耗數多委官查過折耗及水脚共六千三百七十三石六

斗三升九合四勺實該分運貴州米八萬二千八百五十
六石六斗一升一合四勺二十八年內為征播事貴州委
官知縣陳廷範等起運運脚耗米九千六百零八石一斗
五升五合九勺二十九年內為恊勦皮林事貴州委官將
文堂等運過辰州府貯米五千石偏沅巡撫江都御史牌
行常德府支米八千二百一十八石八斗給湖廣永順司
兵作糧米辰常二府支過般運脚米三百四十二石九斗
三升常德府見貯米四千四百五十石二斗收候聽文支
運實存湖廣米五萬二千九百零五石五斗二升五合五
勺照依漕例每石變價銀三錢六分五釐准辰州府米二千
二百三十一石照依時值每石變價銀三錢五分通共變
價銀二萬一百二十六兩三錢六分六釐等因冊報到臣
俱經牌行該司道將前項變賣漕米價銀徑自差官起解
赴部交納外該臣查得貴州應分漕米實該八萬二千八
百五十六石六斗一升一合四勺除貴州去年征播用過
九千六百零八石一斗五升五合九勺今年恊勦皮林用
過五千石偏沅撫臣批發永順兵糧八千二百一十八石
八斗辰常二府支過般運脚米三百四十二石九斗三升
外止常德府見貯米四千四百五十石二斗應當變價解
部但黔中此時災沴頻仍六年於上溪無渚水地震今下

土無生稼斗米四錢軍民洊饑官欲發粟而無米可發民
欲乞糴而無糴可乞其流離死亡之狀二百年來所未有
者臣另有疏具　奏其常德剩米倘容臣差官起運至黔
賑饑原未運米五萬五千一百三十六石五斗二升五合
五勺該變價銀二萬一百二十六兩三錢六分六釐已行
湖廣司道起解户部相應具　題伏乞　勅下户部咨行
湖廣巡撫衙門轉行湖廣布政使司及督糧道將前項米
價銀起解交納其常德府剩米聽臣起運至貴州賑荒完
日咨報户部查考施行謹題請　旨

考覈給由縣官疏

題為遵例考覈給由有司官員事據貴州布政使司呈行
准貴州按察司并守巡新鎮二道咨牒及據鎮遠府申稱
考覈過施秉縣三年考滿給由知縣袁尚紀詞語并重覆
結查得本官任內並無公私過名增減歷俸月日其保民
實政五事弔取先經道府覈實并蒙撫按閱卓過文簿對
查俱已脩舉果無虛冒無礙緣由結報到司據此案照先
奉巡撫貴州郭都御史批據鎮遠府申據施秉縣申准知
縣袁尚紀關稱本職見年叄拾歲四川龍安府江油縣人
由選貢萬曆十九年九月二十五日除授陕西興安州儒
學訓導二十五年九月內陞鎮遠縣知縣二十六年二月

三十六日到任二十七年十二月内聞報吏部考滿赴京知
縣二十八年二月十二日到任扣至二十九年正月二十
五日止連閏實歷俸三十六箇月三年考滿任內蒙巡撫
貴州郭都御史巡按貴州監察宋御史會　題疏開本官
才局精明議論妥當此從令也而處之附郭郡城未足以
展遊刃之才移鎮遠於施秉藉之防禦悍苗將益弘其壯
猷又蒙巡撫貴州郭都御史敘錄征播功次疏開本官三
楚甘泛舟之役萬竈均投醪之恩相應紀錄擢用又蒙本
院敘錄協剿皮林功次疏開本官挈兩印拮据煩劇之場
運萬鍾焦愁溪洞之險薦調一次列薦二次例應給由關

縣申府轉詳奉批仰布政司查報奉此又蒙巡按貴州監
察宋御史批布政司查報蒙此就經備行各該司道考覈
結勘無礙又該本司結查得本官父母妻並無貪酷再醮
例應請　封呈乞考覈具　奏等因呈詳及具造五事總
數書揭到臣該臣會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興祖考覈
得施秉縣知縣袁尚紀文學既長吏才儘裕轉輸三楚而
康於不呼經理五司而鴻鴈攸集稱職既經各司道查結
無礙又奉有府州縣正官雲貴兩省免其赴部之例除行
令本官在任接俸經理新縣管事文冊差人齎繳并將覈
過循舉實政五事書揭咨報都察院查考外相應題　請

伏乞　勑下吏部再加查覈本官曾經臣等薦調一次列
薦二次父母妻並無貪酷再醮近例應得　恩典併乞查
酌施行謹題請　旨

奏報協剿皮林招降九股支用餉銀疏

題爲協剿皮林苗賊已平謹將支用餉銀造冊　奏報事
萬曆二十九年八月十三日行據帶管督糧道貴州按察
司副使洪澄源造報覈查過貴陽鎮遠二府支銷協剿皮
林招降九股用過糧餉賞功各項文冊到臣據此案照先
准戶部咨爲逆寇既平大兵已撤等事該本部題稱貴州
征播剩餉五十一萬六千六百三十二兩二錢一分三釐

七毫五絲合無於內支取三十萬兩委官作速解京湊發
邊餉施行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該臣
看得貴州原借四川銀十萬兩當戶部未題取三十萬時
四川已咨討回十萬今除還川餉十萬兩實應該解還部
餉二十萬業已陸續差官張秉忠馬武卿王安民等解十
五萬止有五萬見今起解已經咨報戶部訖又准兵部咨
該本部題覆臣　題爲剿苗有期進師宜慎謹陳末議以
圖萬全事又該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興祖題爲苗患方
熾勢權未一懇乞　聖明速賜裁決以早安邊宇事等因
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爲照皮林惡苗戕殺官兵攻

剿縣治其極惡窮兇之狀黔楚撫按形之疏揭者不啻詳
矣近該本部查據偏沅湖廣撫按疏揭議令撫臣江鐸坐
鎮沅州督同征播鎮道將領一意剿滅此醜而湖廣川貴
廣西各省督撫查照題議事理移駐鄰近地方撥兵處餉
協同進攻或遏其旁奔或阻其後逸仍申嚴大小將領等
官各釋成心共襄　國事如有挾忿睚眦秦越相視者聽
督撫按廉實指名從重參究等因題奉　聖旨是這惡苗
未靖著江鐸陳璘遵照前旨相機進剿各督撫著移駐鄰
近地方處置兵餉協同攻擊不許參差誤事欽此欽遵等
因備咨到臣就經備行都清道副使袁應文監軍新鎮道

右參議張文奇紀功督餉調集漢土官兵轉運糧餉臣於
本年正月二十五日移駐鎮遠會同總兵官李應祥分布
將領於二月初八日出師協剿至本年三月二十八日賊
平凱旋據副使袁應文參議張文奇呈准總兵官李應祥
手本據副總兵陳寅揭報都司徐成坐營中軍劉岳汪如
淵守備童龍等官兵陸續斬獲功級四百六十六顆并奪
獲刀槍器械等項又據副使尤錫類知府劉冠南等招降
九股等七十二寨人户二千四百四户苗民男婦七千二
百四十七名口招降兇谷龍等七十四寨人户二千四百
六十六户苗民男婦九千五百一十三名口遞年認納秋

糧不助皮林叛苗爲惡各由到臣已經具　題外臣即牌
行參議張文奇吊取鎮遠貴陽二府收支兵餉卷案簿冊
内開鎮遠府用過餉銀三萬二千六百五十二兩五錢八
分二釐三毫貴陽府用過餉銀五千五百五十七兩七錢
四分共用過銀三萬八千二百一十兩三錢二分二釐三
毫逐一清查冊報到臣又經檄行帶管督糧道副使洪澄
源重覆細加磨筭總數去後今據前因除覆數相同外查
得貴州征播剩餉共五十一萬六千六百三十二兩二錢
一分三釐七毫五絲於内動支二十萬兩解赴户部交納
又支十萬兩解還四川又户部題奉　欽依行臣支銀一

萬兩賑濟被賊殘害軍民今次協剿皮林招降九股等前
支過糧餉賞功各項陸續支過三萬八千二百一十兩三
錢二分二釐三毫實剩銀一十六萬八千四百二十一兩
八錢九分一釐四毫五絲聽平越黄平等新府州縣經理
建置善後及新留官兵糧餉平播未賞功次各項支費通
候事完另冊　奏報銷筭所有協剿皮林招降九股支銷
糧餉賞功細數理合開坐造冊具　題伏乞　勅下户兵
二部再加查覈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覆覈施行謹題請
旨

續獲播賊謝胡倖等　題請正法疏

題爲擒獲助播首惡乞正　國法以紓衆憤以安地方事
萬曆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二日行據貴州按察司呈據貴
陽府呈問得犯人謝朝俸年四十六歲係播州先在今剿
除叛酋楊應龍管下僞提調狀招朝俸居住四牌地方一
向恣横有逆酋楊應龍先年殺妻侵害五司百姓奏勘抗
拒不出蒙川貴撫按會參擒治朝俸與已獲在官僞提調
尚守忠各不合入分投應龍爲酋督兵衝殺官兵比應龍不
遵　王化造意謀反朝俸與尚守忠各又不合在内撥置
應龍招集苗兵負固糧馬僞授朝俸與尚守忠統制提調
巡警江内七牌江外四牌二十七年三月内先任貴州巡

撫江都御史憤酋阻兵令都司楊國柱經歷潘汝資指揮
李廷棟楊大材賈安國把總牙思忠孟稱堯莫天賜頭目
王嘉臣調兵於飛練劄營防剿比朝俸住在四牌鄰近飛
練遂同尚守忠并已獲典刑何漢良等擁衆據守三百落
天邦二囤本月十九日官兵進剿朝俸等佯敗計誘官兵
進入天邦囤内朝俸率兵攻燒大營將楊都司李指揮潘
經歷父子虜去楊都司不跪朝俸卽立斬之并殺李指揮
潘經歷等本年六月内朝俸又同尚守忠合兵六萬圍困
綦江殺傷張二遊擊拘執馬知縣焚刼倉庫縱放獄囚殺
傷軍民無數蒙川貴兩院題　請會剿本年十月内蒙川

湖貴李總督特疏題　請頒行賞格内開一應龍手下投
調巡警尚守忠謝朝俸等及其餘但係領兵議事之人若
有能率衆來歸或倡家歸附者以前罪惡盡除不問原有
官者仍以原職守土原無官者授以指揮千百户職銜令
立功自效若能擒斬應龍者照格陞賞一應龍頭目人等
各係本省及外省人氏各有籍貫俱已查明若賞格懸示
兩月之後旣不能擒斬又不肯投降直至拒敵交兵爲賊
盡力其家卽係謀反之家賊平之後卽移文原籍將父兄
子姪人等盡以謀反家屬捕誅等因通行頒示比朝俸與
守忠各又不合故違賞格不出投降叛逆如故至本年十

一月内朝俸同尚守忠就率兵四萬焚燒東坡爛橋軍民
男婦盡戮梗塞湖貴要路尚守忠住居湄潭專管四十八
庄相近龍泉往來熟識引同朝俸帶兵伍萬於二十八年
正月内攻打龍泉殺土官安民志虜吏目劉玉燦軍民
多被損傷蒙川湖貴各院會兵參調集漢土官兵於本年二
月十二日出師應龍探聽大兵將至召積兵糧朝俸與尚
守忠各又不合統衆分兵對敵於六月初六日官兵攻破
海龍囤將逆酋妻子楊朝棟等賊黨楊兆龍等盡擒　獻
俘比朝俸與尚守忠乘機逃出朝俸投入藺州地方避住
尚守忠同苗逃入黑燕林箐中潛藏至本年十月十五日

有標下會武舉把總官葉定遠管下千總王國臣報稱見
黑蕀林中有苗潛藏箐內遇夜衝入刦掄降民乞行發兵
㨂捕葉定遠當卽約會千總李玉與同王國臣李文秀廖
繼祖武生任天秩葉占先哨官楊軒率兵監首紀毛關通
曾仲義等於十六日至箐㨂獲爲首 人係是 欽依賞
格內有名首惡尚守忠就行綁解右監軍道十一月初十
日轉解巡撫郭都御史巡按宋御史俱發按察司監候行
府杳審招報蒙府審詳間二十九年正月內蒙原任叅將
今充爲事官蔡兆吉稱據千總敖重益報稱朝俸潛逃蘭
州黎門鎮避住呈報經理右副使幷報軍門看係叛逆

欽頒賞格有名人犯牌行叅將蔡兆吉卽便責差劉學鄧方二
羅金朝傳朝陽董三策等同健步劉貴朝前去計誘擒獲
朝俸正身前來蔡兆吉審驗是的具由於二十九年二月
十九日呈解兩院俱蒙批按察司審明詳奪又蒙軍門紙
牌案查播賊尚守忠謝朝俸二犯俱係楊應龍用事心腹
賞格有名首惡月殺飛練東坡龍泉各處皆其督兵主使
罪惡貫盈法當寸斬以謝地方合行招究牌仰按察司卽
將二犯逐一研審黨助楊酋叛逆情狀及刦虜軍民寨
戕殺官兵各項惡跡具招通詳以憑題 請施行隨蒙本
司備牌仰府卽速具招連人解詳以憑覆審轉詳蒙本府

弔取尚守忠與朝俸到官逐一細加研審蒙審看得謝朝
俸統肆牌數萬生苗窺視平越官兵深入而屠戮尚守忠
管湄潭四十八庄熟識龍泉男婦坐城以待斃二賊固楊
應龍之心膂爪牙也且賞格頒來不肯投降以贖罪海龍
破後竟自逃散以求生朝俸至正月而獲於蔡兆吉之手
守忠至十月而獲於葉定遠之手如此大逆卽粉骨碎屍
猶爲晚也何待時哉允宜正法以快人心蔡兆吉葉定遠
擒獲有功相應優敘將謝朝俸尚守忠各擬謀反但共謀
凌遲處死罪名招解到司覆審蒙本司看得謝朝俸尚守
忠的係楊酋心腹賞格有名如殺飛練東坡龍泉等處擄

招皆其主使況又統兵親敵慘不可言及至大兵進征不
肯降服一見囤破又復潛藏天網不疎逃而復獲審供的
確剮斬何辭有功蔡兆吉等仍聽另敘將朝俸等取問罪
犯一議得謝朝俸尚守忠俱合依謀反但共謀者律不分
首從皆凌遲處死遵候題 請施行爲事官蔡兆吉把總
葉定遠及部卒人等有功員役相應優敘餘無照等因具
招通詳到臣該臣會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興祖看得
播酋自首難以及囤破 朝廷費金錢數百萬地方殺生
靈數十萬其源皆始於飛練而飛練之禍其端始於謝朝
俸尚守忠二兇謝朝俸住四牌而多智酋倚爲謀上守忠

往湄潭而多力酋倚爲梟將僞授統制提調之職巡警江內江外之地一寇飛練再寇東坡三寇龍泉殘蹦地方慘不可言都司楊國柱長官安民志又出二兇手刃即寸斬之不足以謝二官之冤而紓三方之憤者况賞格頒示之後不出投降海龍既破之後潛竄山林若非各官協拏誘擒恐本惡之從兇梟未必不懷反側而出柙之兕虎不可令衆庶見也臣等又復思之脅從罔治而二兇非脅從餘黨可貸而二兇非餘黨則又何愛於二兇不以正 國法而快人心哉蔡兆吉葉定遠擒獲二賊比之在陣手縛者固爲有間亦宜優賞以酬其勞或以二將前平播州別有擒

斬又當通叙陞級復職以旌其伐臣等未敢擅擬既經司府等衙門審招明白理合具 題伏乞 勑下兵部都察院如果謝朝俸尚守忠情罪相合再加會議上 請行臣等欽遵查照施行謹題請 旨

請增易 勑書疏

題爲轄地漸增舊 勑未載 請乞增易 勑諭以便統轄事案照萬曆二十八年六月內臣肅將 天威會蜀楚兵討平播酋後經吏部咨爲播地蕩平等事該本部題覆內開白田壩設一府四縣一州隸四川平越設一府四縣一州隸貴州等因題奉 聖旨俱依擬府名與做遵義平越州名與做貞安黃平等六縣名與做遵義桐梓綏陽仁懷湄潭龍泉甕安餘慶欽此又准戶部咨爲逆酋甫平等事該本部題覆內開行令四川烏撒鎮雄東川烏蒙四府酉陽土官藥楷起送四川撫按會同貴州撫按批允方許襲職仍責烏撒東川二府佐駐劄本府督催黔餉重慶府管糧府佐亦要嚴催酉陽協濟銀兩各官給由陞遷四川撫按會同貴州撫按查考錢糧完欠明白方許離任又令湖廣湖南一道并長沙府屬俱隸貴州撫臣節制若印糧官員給由陞遷悉照湖北事例申請考覈任內錢糧明白方准考滿離任等因題奉 聖旨依議行欽此俱經備咨前來

通行欽遵去後該臣查得二十七年九月十六日恭領勑諭內開載兼制湖廣湖北道所轄辰常靖三府州麻陽鎮筸九永二守備常德辰州沅州九谿永德施州六衛永順保靖二宣慰司施南散毛忠建容美等宣慰司草子坪五寨長官司未及湖南道長沙府也四川川東道所轄重夔二府并各衛所酉陽平邑等土官未及遵義新府衛所與烏撒鎮雄東川烏蒙各土司也夫 明旨屢下在二省文武諸臣敢不祇肅第 勑諭未載恐邊氓與諸土夷尚未盡悉地方遼闊臣無所憑藉難以彈壓錢糧逋負不詳爲開載難以責成相應具 題伏乞 勑下吏戶二部查

照原議上　請將臣新屬地方一併載入　敕諭　須賜
新　敕給臣遵守庶　絲綸一布人心自肅督責既嚴邊
儲日裕矣除新　敕到日另將舊　敕奏繳謹題請　旨

題參長沙逋餉疏

題爲邊糧積逋軍餉告急議處督催事宜乞　賜允行以
專責成事據湖廣按察司分巡下湖南道副使張夫德呈
行湖廣長衡郴等府州縣正徵萬曆二十三年起至二十
四五六七年分額解貴州糧銀完欠分數掌印管糧官員
職名及詳稱帶徵十八九二十一二年分欠銀內已
完者各官住遏俸糧應准開支原欠十四五六七年分銀

兩內未完者俟追另解造冊報臣發行貴州布政司查覈
隨據呈稱弔取本司收銀卷簿磨對完欠數目相同回報
前來覆覈相同除造冊咨部查考外爲照貴州土瘠賦寡
衛所官軍俸糧營哨兵士芻餉皆坐派川湖協濟本正供
也邇來長沙府屬秦越異視逋負數多自二十五年查參
二十二年逋餉之後臣以二十七年入黔值播州皮林二
役戎事倥傯不暇查覈而長沙郡縣兩番運糧以濟楚軍
臣亦念各官有事於戎不暇催科故稍寬其期今二役既
畢而逋負如故臣不得不執三尺以從查得萬曆二十三
四五六七年湖廣每年該三萬七百二十兩計正徵五年

共該一十五萬三千六百兩除已完幷未完一分以上與
事故官員無容頊陳外如長沙府屬完及六分以上未完
三分以上湘鄉縣見掌印知州李禎先掌印長沙府通判
陞黃州府同知管黃梅縣事今陞工部屯田司員外郎孫
鈜先掌印今丁憂知州史讜先管糧主簿今陞　楚府奉
祠袁銳見管糧主簿李應春長沙縣先掌印知縣今陞貴
州安順州大察調簡知州康阜見掌印知縣黃錙管糧主
簿王立綱善化縣先掌印知縣陞福建延平府通判謝朝
紀見掌印知縣陳弘乘管糧縣丞江仕良以上十一員雖
經管接署久近不同均屬有違　明例卽今軍餉萬分告

急若不照例參治非惟無以懲積習之玩亦恐重脫巾之
虞參照湘鄉等縣知州等官李禎等因循積習玩視邊儲
比徵惟知狥情任從頑民之侵負催科漫不加意遂致額
賦之稽延相應具　題伏乞　勑下戶部將李禎等備查
經管完欠分數照例分別議擬上　請定奪施行未完糧
銀二萬七百六十五兩責令湖南守巡二道分守湖北道
嚴限各該府縣各官上緊催解濟用再照帶徵完欠銀兩
印糧官員除去任事故者別難再議如原參二十二年分
衡州府屬桂陽州欠正銀一百二十七兩今已全完先掌
印知州劉斷原管糧州判方之網住遏俸糧應准開支巳

沙府屬欠正銀八千三百六十八兩今長沙湘陰湘鄉瀏陽等縣共完七千一百五十九兩内長沙縣先掌印知縣陞安順州大察調簡知州康阜湘陰縣先掌印知縣今陞南京工部主事陳美帶徵銀數計已完及九分湘鄉縣先掌印今丁憂知州史讜帶徵銀數計完八分原參各官任過俸糧內除康阜史讜見今再參另議外陳美俸糧應准開支未完銀一千二百九兩應令見任印糧官員督催原參二十一年分瀏陽長沙湘鄉湘陰等縣欠銀八千五百五兩今共完七百六十五兩尚欠七千七百四十兩內湘陰縣帶徵計完九分原參官員住過俸糧應准開支其餘

各縣完數無幾見任印糧官員俱應住俸督催原參二十年分瀏陽湘潭長沙湘鄉湘陰等縣欠銀九千四百四十八兩今共完二千九百一十一兩尚欠六千五百三十七兩內湘陰縣完及八分原參官員住過俸糧應准開支其餘各縣見任印糧官員仍應住俸督催原參十九年分湘陰湘鄉瀏陽等縣欠銀三千五百一十一兩今共完一百二十八兩零尚欠三千三百八十二兩零各縣見任印糧官員仍應住俸督催原參十八年分湘鄉縣欠銀一百一十二兩今全未完仍應責見任接管官員督催其長沙府屬原欠十四年起至十七年止糧銀七萬二百餘兩除陞

續完解外該前任巡撫江東之題參未完二萬七百九十九兩遵奉 欽依嚴催湖廣布政司止據各該府縣續解八百二十二兩尚欠一萬九千九百七十七兩蓋由湖廣視為泛常而參處止於罰俸侵延得計漫無責成黔帑昔已匱之匆值大兵之後又值大疫束手無策嗷嗷待哺近奉 欽依准動銀三萬兩賑濟黔饑正係前項年分拖欠帶徵銀數更不容緩四川各府州縣協濟貴州銀兩自二十三年起至二十七年止俱已全完例得免參其烏撒烏蒙鎮雄東川四土府自十七年起至二十八年止共欠協濟貴州本色糧米一十二萬六千一百六十餘石糧

銀三萬六千九百一十餘兩酉陽司自十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止共欠貴州協濟銀三千四百兩新奉查參之例未敢遽行惟是近奉 欽依准動前米一十二萬六千一百六十石前銀一萬兩併賑黔饑臣奉 旨即行查催亦未見解報目今黔省軍民延頸前項錢米以救倒懸懇乞勑下户部督行湖廣撫按嚴檄該省布政司及湖南湖北各道督催長沙府縣將未完糧銀先催解三萬兩赴黔賑饑餘銀二萬九千七百二十四兩一錢九釐立限追徵陸續起解幷催四川撫按檄行該省布政司及川東川南各道督催烏撒等四土府將未完糧米一十二萬六千一百

六十石銀一萬兩先催解黔賑饑餘銀二萬六千九百一十兩幷催酉陽司原欠貴州協濟銀三千四百兩俱勒限照數追解前來一以接濟貧軍一以急救饑民庶幾 國家惟正之供不致虧負 皇上拯饑之仁不終雍淤如再推諉容臣指名衆 題重治謹題請 旨

奏繳播州五司印信疏

奏爲印信事據貴州布政使司呈奉臣案驗遵將發下新頒印信七顆分發貴陽平越二軍民府黃平餘慶甕安湄潭龍泉等五州縣俱令於本年九月初一日行使外其貴陽府舊印一顆幷追出黃平草塘餘慶重安白泥五司印

信五顆合行呈送齎繳甕水司原無印信無憑查追等因到臣據此案查萬曆二十九年八月初四日准吏部咨爲播地蕩平等事該本部會同都察院題覆川湖貴總督撫按條議播地改流善後事宜一復郡縣內開於平越設一府黃平設一州湄潭龍泉二處各設一縣甕水重安地方共設一縣餘慶白泥地方共設一縣其草塘容山二司應割隸各縣以上俱改屬貴州統轄其該府州縣幷首領司獄倉庫等衙門印記相應移咨禮部照例鑄給貴陽府仍乞加軍民二字以便兼攝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准此本年八月十八日據承差趙孟儒赴禮部齎到平越黃平湄潭龍泉甕安餘慶等府州縣印信七顆到臣查驗原封就經發布政司轉發查得貴陽府既領新印其舊印應繳黃平等土司既改爲流原領印信應繳甕水一司原無印信覆查相同今據繳到貴陽府舊印一顆黃平草塘餘慶重安白泥五司印信五顆謹驗封明白應合 進繳謹具奏 聞

請補總兵疏

題爲銅苗警報方張總兵病甚不至懇乞 聖明速賜推補以靖邊圉事萬曆二十九年十月內准兵部咨爲缺官事該本部題奉 欽依會推鎮守貴州兼提督平清等衛

地方總兵官李遇文剳限本年九月二十七日到任備咨前來臣屢行布都二司差人催促迄今未到卷查本年十月初二日據清浪叅將王良翰呈據銅仁守備葛如錦報稱姦徒徐應龍於磐石營一帶苗巢詭詐百出始稱總鎮標下旗牌繼稱巡城御史又稱王子在巢橫造逆天大言搖惑諸夷且遍發苗頭免死牌票糾兵攻打營哨恐生大患等因隨該臣懸賞令葛如錦督同指揮將崇賢等將銀二百兩討賞順苗龍老桶等設法擒出徐應龍呈解到臣除將本犯發按察司究問外又據葛如錦塘報本年九月二十五日據晃砲住民譚必勝報爲艱等寨惡苗龍老聽

等殺牛糾兵聲言分投出刼一攻𣸣帶一攻地耶鬼砲一
攻平頭司城關廂又據磐石營把總將崇賢稟報麻埒苗
人龍阿初等在巢宰牛分約千餘爲三股出刼清水哨溪
一帶民寨又據振武營百戶何再榮塘報苗頭石老難龍
老飲等各枪餘人爲首歃牛糾機三省叛苗六千戰馬八
九百匹分爲三股於二十四日祭旗出巢約攻新營徑刼
烏羅朗溪上下孟溪堡寨乞行令湖廣參將冉御龍等
禁戢等因又據參將王良翰塘報十月十四日據徒步王
萬四報湖川酉陽所轄龍廷沙留等處惡苗龍史保石老
忙等剌牛結苗萬餘約在歲裏分攻平頭銅仁烏羅印江

思石等處已行令各長官司并移會銅仁府起集鄉兵遇
警堵截等因又據銅仁府報稱各苗臨城出刼日漸猖獗
若不速催總鎮守進二道赴任壓以重兵彼將愈肆憑凌
終無寧日臣區區沅滇府城遥係無虞等因各報到臣除檄
行該參備嚴督內外營哨漢土官兵加謹防禦隄備并催
都司差人速催李總兵赴任去後近據署總兵事參將王
良翰呈奉總兵李遇文手本移稱職膺多無似謬蒙 天
恩遂至總鎮此介冑之極榮人臣之殊遇千載一時頂戴
曷已正當竭蹶殫銳卽時前驅但職先於萬曆二十七年
陞授狼山副總兵二十八年三月初一日奉 旨調協守
湖廣沅州地方於時播情孔急職晝夜兼程水陸間關冘
疾前進繼而播事完局留征皮林自正月統兵入巢櫛風
沐雨踰高絕險觸瘴深入至於戰陣之間機務種種无非
職所敢言勞幸而竣事四月奉撤出巢不覺肝經伏火鬱
久陡發遂至嘔血舊疾大舉左目瞶眊幾於失明口乾舌
麻四肢無力一涉舉動便成眩暈祇緣犬馬此軀躑躅已
久積勞成病蒙江都御史發下沅州醫官陳梓孟伯調治
竟未全痊八月間奉檄督兵南還十月方到原籍唯是七
千里脩途不便攜醫缺於藥餌前病因而大發卽今耳目
口舌日夜火氣蒸灼面無血色痰結胸次咯不能出嚥不

能下晨夕嗽血惟憑凡伏首百計醫藥俱無效驗爲照總
鎮責任至鉅貴陽當大兵之後不惟安輯一方事關喫緊
且小醜跳梁銷萌壓難正惟此時乃職疾在腹心較前轉
劇伏枕呻吟安問就道職自諗萬萬不能供職又何敢含
糊以誤地方爲此合用手本前去貴州總兵府衙門請乞
速爲轉達俯容職在籍調理等因轉報到臣據此看得銅
鎮之苗界在三省嘉靖年間糾結爲亂陷城掠地自十九
年至三十年兩勤 王師始得稍寧平苗之後議設總兵
專駐銅仁蓋以苗賊叵測應有重鎭無事則資彈壓有事
則急剿伐近據該參府備節報苗肆刦勢甚危急自總

兵李應祥調任遵義之後總兵李承勛改鎮浙江今總兵李遇文又稱病篤難以赴任前項員缺已虛半年勢難久虛伏乞 皇上俯念銅仁孤懸惡苗狂逞 敕下兵部將總兵員缺速爲會推 題補嚴限前來供職庶苗賊不肆邊圉攸賴抑臣又有說焉總兵專制一方官稱都督此亦武臣之極榮而臣待罪黔中三年伍易總兵而多不至彼非薄總兵薄貴州也人情欲富地方貧瘠如黔既無以厭其望人情好逸苗賊充斥如黔恐難以安其身故屢推而屢辭者以此然非所以語人臣任事之忠矣臣本書生未諳兵戈即一切軍務之事未敢以拮据言勞而三省蟠據

之苗非一手足能辦不能無望於總兵之速來也自今推補以後如有仍前以地方爲辭以疾病托故者容臣據實參究若得就近選補速令早到一以戢三省交訌之苗一以爲萬里孤臣之助臣愚幸甚地方幸甚然非臣所敢必也至於分巡銅仁副使路雲龍去歲以入 賀行今未復任分守銅仁參政吳安國已報丁憂今尚未補再乞 敕下吏部速爲銓補并催副使路雲龍星馳復任臣無任懇乞悚懼之至謹題請 旨

經理會疏略係蜀者不書故曰略

題爲播地蕩平經制宜定敬陳善後切要事宜伏乞 聖明採擇以永奠遐方事准川湖貴督臣李化龍會稿內開一准兵部咨爲欽奉 聖諭事該本部題條爲十事內開一計善後謂宜亟行督撫衙門備查播州一地某處與某處連某地與某地接軫作何分隷某處應設某府某州縣作何安置某地應置何將作何統轄及一切善後合行事宜悉心計處所有孑遺作何安插空閑處所作何招徠務令獷悍不毛之地盡入範圍撫馭之中被我衣冠服我聲教奠安絕徼等因題奉 聖旨元兇既殄凡脅從牽累的都免窮治流移的招他復業毋許豪強乘機兼併還與優加賑恤以安新定地方兵馬久戍勞苦酌量應撤的次第

撤還水靖諸苗積惡逋誅就着撤回兵馬剿處不必待奏可即便宜行事軍中一應有功人員俱從公敘來其餘皆依擬該督撫悉心行欽此備咨到臣隨該臣備行三省撫鎮司道會議去後各據回覆到臣大段主於改土設流而就中經制委曲亦有不能盡一者查得該州地鄰三省然楚止偏橋路通一線蜀與黔蓋無所不接壤夫蜀無藉於播黔猶擾概若乘此時而割播地以附黔則於蜀無損於黔有裨且臣等別疏又 請以楚之四衛並割附之從此黔省幅幀得與十二省比長絜大甚爲長便但欲盡屬之黔則地方千里諸凡締造勞費尚多亦黔所不能堪因議

設爲二府分隷黔蜀并建郡啓土各自經營成聚成都指
顧可就　皇上廓清之績既已盡被於三藩而怲傢之仁
又復再造於黔土矣除寬脅從撤兵馬招流移厚賑恤抑
兼併靖横恣等項凡　明旨所叮嚀而兵部所條議者俱
已陸續舉行及見之後開款目外謹集衆思列爲十二事
進呈　御覽伏乞　勅下部院覆議上　請蚤賜施行等
因會稿到臣該臣看得播州初平臣於二十八年九月内
具黔中善後事宜列爲十二款業已題　請候　旨外第
督臣所言者統言蜀黔二省事而於蜀爲詳臣前所言者
專言黔事而於蜀未備然蜀之川東正臣兼制地方所宜

與黔中並舉而急行者臣參詳再四所見相同該臣會同
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李化龍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
興祖議照前事俱在可行相應題　請伏乞　勅下部院
查議　題覆施行

計開

一復郡縣播州南極牂柯西連僰道東西廣一千二
百二十里南北袤一千四十里漢唐故爲郡縣在川
貴之間亦一都會也至唐乾符間陷於南詔楊端取
而據之今逆酋既平相應改土復流以變夷俗及照
黃平爲川貴要區舊設撫苗通判一員列銜重慶駐
鎮彼中在元人已設爲府臣原議亦同近據經理驛
傳道副使尤錫類貴陽府知府劉冠南稱黃平地狹
户不滿三百城不過二里斗大之域不堪建府若加
一道一參尤不能堪等情到臣臣以皮林事移營鎮
遠因檄經理道府縣各官同至鎮遠會議該臣看得
黃平褊小止堪建一州以一參將坐鎮其中將新府
移置平越即屬新鎮道專轄不必另設該道衙門黃
平一州全設湄潭并餘慶設爲一縣草塘并雍水設
爲一縣以上俱屬平越新府至於龍泉司原係石阡
府轄非播州地近以土官失守改流應仍屬石阡府
以上地方相應俱隷貴州統轄伏候
聖裁

一急選調郡縣既復應設正佐官員分理庶務緣地
方初定需人爲急若非掄擇自近亦何濟于自前督
得貴州平越道府州縣諸臣臣已經具　題今再四
訪之驛傳道副使尤錫類弘濟艱難殄巨寇而聲色
不動馳鶩槍擾平播亂而整暇有餘本官原管平越
哨人播成功今當加銜改新鎮道如駕輕車以就平
夷貴陽府知府劉冠南懸魚渝水所至有冰蘗聲

姦石頭論事多肝膽語播平之後百萬糧餉皆其銷
算出內無分毫爽似當加銜調新府以輯鴻鴈以淨
腥羶思州府推官吳天祐施秉縣知縣袁尚紀銅仁
縣知縣陳廷範雷轟電擊於滅賊之時風恬雨霽於
善後之日在吳天祐歷俸四年似當加府同知銜管
黃平州事袁尚紀陳廷範似當加銜管湄潭龍泉二
新縣事平越衛教授劉天益雖係儒官却有吏幹堪
任草塘新縣知縣又查得佐領等官如安南衛經歷
包一鳴堪任黃平州判官龍里衛大平伐司吏目張
大紀定番州木瓜司吏目胡有進[illegible]南府沿河司吏

目蔡世福堪任新縣典史皆前征播運米募兵頗効
勤勞者至於新府同知通判推官經歷知事等官應
即銓補以備各衛駐鎮伏候
聖裁
一設學校平越原有衛學今新府設於平越當改衛
學為府學教授等官不必另設黃平既設新州亦當
建學設學正一員新設二縣人民子弟俱附州學龍
泉新縣子弟附於石阡府學則學校既立振鐸有地
伏候
聖裁

一建城垣夫郡縣既設必有城垣所以明保障防不
虞也除平越原有舊城不必改造其新縣竝宜城城
竝宜石石少者以磚代其兵備道府衛州縣衙門公
署倉厫庫獄城[illegible]廟演武場與府州儒學　文廟殿
廡齋舍等項俱當以次脩舉而各官一柢地方棲身
為急衙舍之建尤宜首圖伏候
聖裁
一順夷情播州皆夷也大兵之後為賊用力者刈夷
殆盡已無遺種今見在者曰各司土官曰七姓奏民
曰投降夷目皆宜安插得所顧就中[illegible]事不同亦宜

分別如八司曰播州真州白泥餘慶草塘黃平重安
容山內安撫二長官六又一司[illegible][illegible]原無印信亦稱
長官又有宣慰同知羅氏此皆世有官號與播並建
者播州長官王積仁白泥下里長官楊正海于楊通
漢以附播被擒　獻俘此當與楊氏俱滅不待言矣
真州附播多年綦江之破助兵二百者在耳目同知
羅氏與江外五司首起釁端挑怨速禍且具　奏改
流致激應龍之怒殃及墳墓流禍鄰封致有今日之
事海內震動流血千里則諸司者罪之魁也故說者
謂真州宜正其附播之罪而江外諸司宜以起釁貽

之不爲無因第　王道如天罰宜從輕賞宜從重真
州當進兵之初率先歸附正副長官各以千人從軍
江外諸司各招兵聚義充黔楚鄉導此輩即不足爲
重輕顧一念誠款自應量酌合將真州正長官即爲
該州土同知副長官即爲該州土判官江外諸司安
撫與正長官即爲該縣土縣丞副長官即爲土主簿
同知羅氏爲新府土知事此則畧其大罪錄其微功
且令魋結氊毳之流居然儕于衣冠文物之列諸夷
亦何幸焉伏候
聖裁

考覈給由府官疏

題爲遵例考覈給由有司官員事據貴州布政使司呈行
准貴州按察司并守巡思仁二道咨牒考覈過思南府叅
年考滿給由知府陰鎔詞語并重覆結查得本官任內並
無公私過名增減歷俸月日其保民實政五事再取先經
本道覈實并蒙撫按閱查過文簿對查俱已脩舉果無虛
冒無礙緣由結報到司據此案照先奉巡撫貴州郭都御
史批據思南府申准本府知府陰鎔關稱本職見年三十
九歲四川成都府内江縣人由官生萬曆十九年八月内
除授南京中軍都督府經歷司都事二十一年三月陞南

京後軍都督府經歷司署經歷事都事二十二年十一月
陞南京　宗人府經歷司署經歷事都事二十三年五月
陞南京戶部貴州清吏司署郎中事都事二十六年十月
陞授今職二十七年三月初一日到任二十八年内蒙川
湖貴總督李侍郎敘錄征播功次疏開綽餘治賦之才均
篤急公之義辦軍需則晨昏拮据甘胼手胝足以者飭督
運夫則著雨馳驅使轂擊肩摩之如織千里芻糧絡繹諸
營士馬騰歡内陰鎔力固危郡心存報　國相應紀錄擢
用又蒙巡撫貴州郭都御史敘功疏開專城五馬司庾一
方雄論風生聚米而山川可料嘉謀電發奏刀而髋髀皆

虛雖徵調餉兵驚羽未聞於耤上而折衝樽俎神鋒若躍
於腰間内陰鎔賊犯龍泉支持甚艱尤當優賚又蒙偏沅
巡撫江都御史敘功疏開標儀岳立幹局風飛賊焰方張
疆場有守禦之備國泉告竭區畫見流衍之能相應紀錄
敘用又蒙巡按貴州監察宋御史覈功疏開憂切震鄰牖
戶之防孔固心先報　國積倉之轉良多内陰鎔郡當逆
衝保固獨苦似當紀錄仍加優賚又蒙宋御史復　命疏
開御變安民費盡綢繆心力理煩應劇綽餘壁畫才華列
薦五次扣至三十年正月三十日止連閏實歷俸三十六
箇月叅年考滿例應給由關府申詳川湖貴總督王侍郎

奉批仰貴州布政司查報又奉巡撫貴州郭都御史批仰
布政司查報奉此又蒙巡按貴州監察宋御史批布政司
查報蒙此就經備行各該司道考覈結勘無礙又該本司
結查得本官父祖妻並無貪酷再醮例應請　封呈乞考
覈具　奏等因呈詳及具造五事總數書揭到臣該臣會
同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兵部左
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象乾巡按貴州監察御史
畢三才考覈得思南府知府陰鏻器足鎮浮才堪剸劇憫
閭閻之疾苦而拮据多方值苗寇之縱橫而金湯孔固稱
職既經各司道查結無礙又奉有府州縣正官雲貴兩省

免其赴部之例除行令本官在任接俸管事文冊差人齎
繳并將覈過脩舉實政五事書揭咨報都察院查考外相
應題　請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覈本官曾經臣等列
薦伍次父祖母妻並無貪酷再醮近例應得　恩典俯乞
查酌施行謹題請　旨

黔草卷八目錄

奏疏

奏疏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薦梁山夾舉人疏

題爲薦舉境内逸才懇乞 聖明優禮錄用以風恬退以光 聖治事臣聞自古明盛之世有不賓之士巖穴之中多絶塵之侶而古昔帝王嘗訪而委任之不紛拔之山林以老其身柳或因而成就之不强縻之爵禄以遂其高如申培以八十就蒲輪轅固以九十拜太傅此以用爲用者也如嚴光桐江一絲扶漢九鼎邵雍經世一書羽翼雒學此以不用爲用者也總之皆旌帛高士物色異士爲國家計耳臣查得 大明會典天順元年 詔處士中有學貫天人材堪經濟隱居高蹈不求聞達者所司具[illegible]奏 聞 隆慶二年 題准舉人中如有孝友睦婣名實相孚不分已未坐監許撫按官會薦選有兩京博士等缺酌量推用欽此臣仰見 屢朝 列聖側席幽人惟恐不及 陛下御宇以來明目達聽顯忠遂良幾於野無遺賢而旁招俊乂網羅隱佚亦 盛世所不廢者如臣撫屬境内梁山縣舉人來知德正所謂處士之高蹈隱居舉人之名實相孚者也臣知知德匪自今日臣昔爲四川提學副使讀知德

書慨慕其人及考校梁山禮於其廬與之語始知其爲天下士臣於是薦之撫臣徐元太元太方請告歸旌其廬曰西州高士未及薦於 朝也臣近待罪貴州梁山爲臣屬縣詢訪知德年七十餘而身健神王無異曩昔貴州按臣宋興祖與知德比鄰知之甚真言之更詳顧嫌於同里未敢形之牘也臣請詳知德平日之學行爲 陛下陳之嘉靖壬子知德以春秋中四川鄉試第伍是時舉人坊牌尚派本縣里甲知德鹿鳴席畢對御史諭時曰鯫生始進無毫毛裨維桑而以坊金累旅里義所不安請辭御史壯而許之予之扁曰清節可風而別助盤費三十金其志㮣之貞白有如此者已頻上公車屢擯南宮而父母春秋高矣知德青雲之念奪於白華遂題其柱曰綵服堂前幸喜雙親今八十紅塵路上不將一日換三公二親繼没祭葬廬墓一執諸禮其孝行之純篤有如此者既葬親後遨遊五嶽求友四海往來峨眉太華太和廬山之間所著有太白山述悟賦峨眉山賦遊吳稿遊太和稿華山等篇不下數十萬言即相如之賦太白之詞不離於此矣老而歸隱梁之釜山坐九喜榻作八關詩畫三戒圖所著有入聖功夫理學辯疑心學晦明解省覺錄省事錄河圖維書論言言著理字字叩心即盩厔長白衣冠百原不虛於此矣已而

研窮易理專注易象猶嫌釜山紛沓乃去梁之萬縣求溪
山中絕往來相形骸二十餘年超然悟伏羲圓圖之爲錯
文王序卦之爲綜以錯綜二字極易象之變發千古未發
言四聖欲言卽程傳朱義不晰於此矣該臣會同總督川
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王象乾看得舉人來知德學有淵源言
稱古昔據其嚴居川觀之節或似嚴邵之蹤而論其注易
畫圖之功實出申蕟之上齡逾古希夏不扇冬不爐望之
者輙以爲神仙之侶讀其日錄有內篇有外篇叩之者知
其爲孔孟之徒豈銅梁玉壘之秀鍾於斯人而君平老蘇

之餘葦一再見知德家食已及終無一毫求名之意獨念
臣蜀境有斯人而不以 聞是蔽賢也 國家有斯人而
不一用是棄才也臣又查得往例如江西布衣吳與弼廣
東舉人陳獻章俱蒙 先朝聘禮赴 京授以諭德檢討
至今以爲美談近例如江西舉人鄧元錫劉元卿俱蒙
皇上特允儒臣之薦元錫以病不至元卿授禮部主事海
內爭相濯磨臣竊謂知德之學之行在四臣伯仲之間伏
乞 勑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舉人來知德
優禮錄用庶 聖朝弓旌束帛之典不遺於巖藪而山林
抱獨守素之士不塡於溝壑其於世道非小補而 聖治

爲益光矣謹題請 旨

乞恩改給 誥命疏

奏爲恭逢慶典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改給誥命以彰
聖澤以盡孝思事欽惟 皇上册立册封一時舉行尊上
聖母徽號是 皇上以孝教天下臣民也竊念臣由辛未
科進士歷陞福建左布政使於萬曆二十五年內考滿已
蒙 皇上給有誥命又蒙 聖慈拔臣於會推之內陞臣
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恭遇 覃恩詔內一款
兩京文官一品至九品各給與應得誥勑欽此是臣備員
京堂正在應得 誥命之數又讀 徽號詔內一款父母

見在先已受封其子官職遷轉者服色許與子同欽此臣
已遷轉今官則臣祖父母父母服色亦得與臣同矣惟臣
前任布政考滿臣祖父奇士贈通奉大夫福建左布政使
父元鴻封通奉大夫福建左布政使祖母曾氏母蕭氏俱
贈夫人妻蕭氏封夫人臣以草茅遭遇至此稱極榮矣第
布政雖係二品猶外秩也方伯列職二司非九列也臣今
幸際 聖明會遘 大慶不得遵 詔改給臣烏烏之私
終不能已臣查得萬曆元年南京刑部右侍郎曹三暘二
十九年江西巡撫右副都御史夏良心俱先任布政給有
誥命後歷侍郎副都御史考滿 奏改京銜該吏部題奉

聖旨准改給臣之例實與二臣同二臣以考滿猶蒙改秩
之　恩臣恭逢　盛典實切踰涯之望伏乞　勑下吏部
再加查議如例改給庶臣之祖父得更衛於　絲綸臣之
圖報不敢後於環草矣臣無任悚懼祈懇之至謹具奏
聞伏候　勑旨萬曆三十年閏二月初二日上本初伍日
奉　聖旨吏部知道

恭題問　安疏

奏爲問　安事本年三月初四日准戶部咨該內閣傳奉
聖諭到臣欽此欽遵臣望　闕叩頭祇領訖伏讀　聖諭
停止礦稅釋放犯人起用建言諸臣補用行取科道等事

言言甘露種種　殊恩臣即傳布全黔大小臣工及軍民
夷漢萬口驩騰以爲　皇上仁明英毅實千古帝王所未
有者既接　邸報各衙門屢疏問　安臣又不勝驚惕已
而思之古人一念之善景星垂象一言之善妖星退舍
皇上念頭一起誠動　天地　詔旨甫頒春藹寰區竊觀
唐虞之時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堯舜百歲夏商之際不
殖貨利不寶遠物湯武百歲臣仰見　皇上此舉上符堯
舜下軼湯武　壽命綿長當萬萬年無疆計　神明擁佑
聖體安泰亦已久矣惟是萬里遠臣無能飛身　闕下叩
首　宮門而大馬微忱有不能自已者謹齋沐遣官恭上
起居臣無任瞻仰祈禱之至謹具奏　附此疏到京奉旨不許問安未上

奏本職給由疏

奏爲給由事照得臣見年六十歲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
由隆慶五年進士本年六月內除授福建建寧府推官萬
曆三年三月內陞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七年十二
月內奉本部劄付爲脩理　祖陵工完題奉　欽依陞俸
一級八年十一月內陞本部都水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
九年十一月內陞廣東潮州府知府十四年五月內陞四
川按察司提學副使十七年四月內陞浙江布政司右叅
政二十年七月內陞山西按察司按察使二十一年閏十

一月內陞湖廣布政司右布政使二十三年二月內陞福
建布政司左布政使二十七年四月初十日准吏部咨爲
缺官事該本部等衙門會推題奉　聖旨郭子章陞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軍
務寫勑與他欽此欽遵於本年五月二十二日抵臣撫屬
湖廣沅州地方接管受事扣至三十年四月二十一日止
連閏實歷正三品俸三十六箇月三年考滿例該給由緣
臣奉　命巡撫貴州地方不敢擅離伏乞　勑下吏部查
例議覆上　請定奪施行臣不勝惶懼俟　命之至爲此
謹具奏　聞伏候　勑旨

再乞休疏

奏爲撫馭無策老病交侵懇乞　聖明速賜斥罷以安愚分別選賢智以靖[illegible]國事本年五月二十二日接得巡按貴州監察御史畢三才揭帖爲西南罷弊已極邊境干戈未戢懇乞　聖明申飭當事諸臣安輯土夷休養罷民以息兵端以圖治安事揭稱督臣王象乾會稿留祭政洪澄源勘處播州水西地界因言督臣差官責令宣慰使安疆臣退地臣亦差官責令疆臣退地不足以明威祇爲褻體等語臣與督臣共事地方督臣有行臣亦當行顧不自知其褻體而損威臣之失也臣何說之辭又云臣各爲封疆

各主界限去留中之成心全　國家之大體此或按臣未及深諒臣者水西固臣屬地遵義亦臣兼制之地臣原不敢有成心主於留中惟播州故民與水西夷人自分畛域則有之此督臣與臣所以有勘處之議也然經年不決田土失耕議論煩興夷情騷動按臣西巡耳而目之其責備臣臣又何說之辭顧臣待罪黔中於茲三年矣其奉職無狀得過地方不止是矣按臣包容不言臣愚自知甚晰夜郎卽滅而遵義貴陽斗米四錢道殣相望臣不能餒皮林卽殲黎平大疫二月城內死六百人與黃新龍之間十室九死臣不能樂銅仁之苗假　天濵者雖已檎縛而洪水爲苗淫城墮垣在在而是臣不能捍九股之苗昔助播者雖已稍戢而道路饑苗坐草刦商往往竊發臣不能緝平越黃平之田甕安龍泉餘慶等縣之城雖已丈已築而垣壕未就賦役未派庠序未設臣不能竟臣之失職蓋不特疆界未明一事已也臣年已六十又在行間神氣耗盡形骸柴立頃以病告未蒙　皇上俞允勉強支持年來益甚加以三春淫雨濕氣薰蒸頭目擁腫肢體痿痺日食不能再飯夜睫不得一交此豈久於人世者而能爲　皇上敉甫定之邊陲拯極罷之窮民綏輯頑悍之土夷乎臣之不職如此當以罪斥臣之多疾如此當以病去伏乞　皇上

勑下吏部將臣速賜罷斥放歸田里另選賢智有才望者前來代臣俾臣生不妨賢路死得就首丘臣愚幸甚至於地界一節或令二道臣勘或特　遣朝臣勘惟　皇上勑下兵部速賜處分以定紛爭而戢干戈此實西南治亂安危之大機關非細故也臣卽跧伏草野有餘幸矣臣無任懇乞待　命之至爲此謹具奏　聞伏候　勑旨

題趙布政韓副使乞　恩疏

題爲　開讀事萬曆三十年九月內據貴州布政使司呈稱欽奉　詔書內一款在外方面官二品至五品有司官正四品未會考滿有正薦者亦與應得　誥命先給領者

進本品勳階一等欽此欽遵移行各司道遵照去後今准
本司左布政使趙健咨稱健先任刑部主事員外郎兩奉
恩詔覃封父仲全刑部員外郎母鄭氏宜人感戴 天恩
沒齒難諼矣今掌貴州左布政使係兩司二品例得封
及祖父母職於三十年二月初八日到任未遇覃薦之期
分宜不敢妄陳但於二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奉 命補
官又於本年十月十五日躬逢 冊立大典身趨 文華
殿庭追隨京官後恭與盛慶 賀誠為臣子非常之遇且兩
司二品官獲與慶 賀者止職一員又為千載難逢之幸
職自辰州知府歷陞江西參政陝西按察使江西右布政

以及今官勉竭駑駘一向不敢自棄蒙湖撫按保留又
任者壹次貴湖江西陝西撫按保薦者十有餘次今奉
詔書凡守制給假等官尚俟復補時並得蒙 恩矧職補
官於 恩詔之先寧忍向隅之泣凡文官致仕且得進勳
階一級矧職係見任官寧遺 覃及之典凡京官九品俱
得並給 勑命職忝外官二品或可彷彿京官九品之例
伏乞俯念職奉 命補官獲與慶 賀之班特賜題 請
給以今銜 誥命不惟職之身祝 聖壽於萬年職之子
孫更戴 皇仁於世世矣等因又准按察司牒稱本司副
使韓光曙由萬曆十一年進士授行人司行人歷陞湖廣

布政使司右參議任內蒙巡按正薦一次撫按保留壹次
川貴總督偏沅巡撫廣西巡按舉薦四次二十九年四月
間以湖廣參議奉 表赴 京入 賀六月間在途報陞
貴州按察司副使八月十七日隨班嵩祝 聖壽二十六
日辭 朝至十月間恭聞 冊立 盛典職此時尚在途
中曾於驛舘望 闕稱 賀已又蒙湖廣撫按會疏 題
留職補本省按察司員缺職沿途候 旨未敢遽履副使
之任是職雖叨轉貴州而道路奔走總皆為楚當 恩詔
頒行之日職猶然為楚中參議也職以湖廣布政司當以
循例咨部不敢以 請及職三十年四月內入黔到任查

湖廣見任諸臣皆得咨送蒙 恩而職額以轉官見遺未
獲職查得廣東按察使林如楚參政任可容俱以入 賀
推陞蒙粵中撫按題 請得以新銜改給 誥命職實與
二臣同例乞賜題 請或以新銜改給或就前參議職銜
頒給即捐糜頂踵不足以報 聖恩等因到臣該臣會同
巡按貴州監察御史畢三才看得貴州二司有司方面官
未經考滿得與正薦合例者已經臣咨部類 奏請給外
惟是左布政使趙健副使韓光曙二臣到任稍後未與正
薦第遘遇既為非偶而 曠典有難例拘查得趙健赴部
補官幸遇 慶典躬瞻 前星之耀敬趨 上壽之班雖

係外臣鵷綴京官而不得一霑　恩典是奉職遐方者得
之而舞蹈　輦下者未得此臣健之所以請也韓光曙叅
議湖廣齎捧入　賀當　恩詔甫頒之日正本官辛勤道
路之時楚事未竣黔任難赴而不得與楚三司共霑　恩
典是奉職三楚者得之而齎捧　萬壽者不得此臣光曙
之所以請也臣復查邸報浙江左布政使史繼辰福建左
布政使王恩民廣東按察使叅應科林如楚叅政李同芳
盛萬年任可容等任內俱未有正薦近該彼處撫按具
題覆奉　欽依准給　誥命　皇上舉非常之典霈非常
之恩浙閩東粵諸臣既以破格予之計於黔二臣必不遐

遺此臣等之所以援例以請也若臣健服官二十六載前
後與薦不下十餘次賢聲久著臣光曙叅議湖廣與正薦
一次湖廣撫按薦留一次旁薦四次　明例正符總之廣
皇上錫類之恩遂二臣顯親之孝不敢過爲拘泥以監
皇仁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議覆　請頒給臣等恭候
命下轉行二臣遵照施行爲此謹題請　旨

題叙剿撫羅海等寨功罪疏

題爲惡酋聚衆刦商殺官倡言攻刦城印謹遵　勅諭便
宜剿撫幷叙各官功罪以靖地方事據貴州按察司呈該
本司署印副使韓光曙會同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趙健都
司署都指揮僉事張秉忠會問得犯人阿委年二十八歲
係新添衛新添司羅海寨仲民狀招有都勻麻哈龍里樂
平等府州衛司及宣慰司所轄夷寨與本衛寨分相聯比
委同已獲監故斬首父阿幺素慣爲盜專一糾約擺龍各
寨夷仲於官道夥刦商旅掘挖鄉官墳塚索財求贖比本
寨已獲在官賊首阿郎阿藍偏坡寨已斬首阿未灣寨已
獲阿閙阿族新寨已獲阿桉火燒寨已獲阿倫擺廣堡已
獲阿哈貧逢寨已獲阿盧阿格阿旨苦竹寨已獲老鴉擺
龍寨已獲阿蟻平越衛百户鍾照管下飛練堡已獲夥賊
軍人王大羅讓庄已獲阿二松牌寨已獲阿隆唐家寨已

獲老才小雞場寨已獲阿五上牌崖寨已獲阿等虎場寨
已獲阿户阿成阿寅甕杜中寨已獲阿王羊場大寨已獲
王大王二谷平寨已獲阿央阿樣寨已獲阿威狗兒寨已
獲阿灣楓香寨已獲阿安郎王世登斬首王成甫蜂塘寨
已獲阿殃幷火銃打死阿和尚火讓寨已獲阿羊亞擺寨
已獲阿毛阿堯罷忙寨已獲阿臺鼠場已獲阿告阿岑華
夷寨先獲斬首阿都朱來與田章保與對陣斬級潘登德
等二百餘人各不合俱聽委父調度每寨以强壯慣殺立
爲賊頭比前項寨堡該管衛司在官指揮何鼎臣致仕指
揮姚大部百户鍾照土官舍宋國印宋國臣宋維垣蕭國

印宋拱乾庭拱極各不合不行鈐制各民以致夥刦無忌
有朱來興田章保阿都各又不合先後掘挖興隆衛鄉官
僉憲學朱應楏家墳塚開棺斬晃斷首索銀取贖又龍里
衛百户張國威管下已獲軍人譚紹堯平越衛百户姚世
熙管下已獲軍人丁丑子俱叛逃新添衛阿王寨住坐素
與委等往來因而夥同出刦委等各又不合時常會約分
投行刦一聞緝拏潛逃山箐夥賊拒敵比張國威姚世熙
各不合不行鈐束致譚紹堯丁丑子逃奔勾刦彼因播亂
節蒙院道嚴緝未獲二十八年內播平蒙巡撫郭都御史
見得龍里新添平越各衛道路剽掠將原募征播官兵揀

選精健令各原領千把總等官督赴各衛隘路同哨守軍
兵防護至萬曆三十年正月內委等因見譚紹堯丁丑子
常在各衛熟識向說如今官兵四路把截我們不能行刦
倘可約些軍家替我們偵探客貨便約多人出刦譚紹堯
丁丑子各又不合聽允邀同已獲龍里衛軍人徐景黃徐
吳秀竹林堡方狗兒郎方正文民人陳二阿平於普定鎮
遠探聽客貨起行日期先報委等得知預期約衆或一百
或二百人出刦本年三月內譚紹堯等探知在官客民謝
洪等販有段絹布疋百十餘馱約本萬餘自鎮遠起身計
期於四月初五日到平越衛阿蟻等百十餘人各又不合

故違强盜積至百人以上不分曾否傷人隨即奏　請審
決梟首示衆事例齊至平越衛地名江西坡坐草初六日
午時謝洪等前貨到彼阿蟻等擁出於前貨內刦奪五十
二馱砍開背逃有防路隊長賈文春率領募兵鄧嘉章陳
先蕭世明劉漢高等三十餘名追捕蟻等見官兵追迫各
又不合逞兇將賈文春殺死又將兵陳先等九名殺傷有
塘報王奇走報守備童龍平越衛巡捕指揮郭維藩起集
哨守軍兵追趕各賊奔回猫忙三寨童守備督率把總葉
茂哨官王允忠趙文魁頭目羅先等窮追阿蟻等又列陣
拒敵童守備率兵對敵阿蟻等見兵勢大盡淌遁寨後各兵

用火箭火砲燒燬各寨草房斬級四顆餘賊俱避遁深箐謝
洪等隨具狀於本年四月初十日赴巡撫郭都御史臺前
告准蒙批平越新添之間失事多矣守備童龍以下捕哨
官俱令任俸捕哨官革去冠帶緝賊限半月內擒解如過
限不獲守備革去冠帶聽參捕哨官俱解院綑打分守新
鎮道速行繳謝洪等又具狀赴巡按畢御史告准蒙批按
察司嚴究報被刦已久一賊未拏印捕官何所職掌而任
賊縱横商民塗炭至此也該司嚴行地方官勒限拏賊報
蒙司道責限各該管緝拏未報至本年柒月內譚紹堯丁
丑子又探得曾漢等在鎮遠發販布二十四馱報知阿王

阿五等糾約王大王二等一百五十餘人於本月十七日
至新添衛崖頭舖伏草將貨盡刦比有巡捕指揮郭維藩
督率哨守官兵王允忠李國正老然周正羅大周天文王
太張㕘三周禮等追捕當將譚紹堯丁丑子拏獲北阿蟻
等忿恨各亦又不合將李國正王太周禮殺傷奔逃山箐
說將譚紹堯丁丑子解新鎮道發楊同知審供行刦情由
解道轉解郭都御史蒙批仰按察司覆審類招報餘賊行
道切責備哨緝拏徐景黃等又探得在官客民黃周董王
全十等發有叚絹布疋六十七馱計期於七月十八日到
龍里隨卽報知委就約同徐景黃徐景秀與老鴉阿郎阿

藍等百十餘衆約於本月十九日連夜到地名陳通塘坐
草至次日辰時前貨到彼委等擁出將貨砍刦奔走間有
防路督兵把總丘勝四率領募兵劉漢高林中陽晏世明
楊俸等百名各執槍刀火器奮勇追擊委等見得丘勝四
等用火銃打死不知名夥賊數人遂忿恨與老鴉阿郎等
各又不合故違拒敵梟首示衆事例將丘勝四殺死碎屍
分爲八塊抽腸滿地又將追兵劉漢高等一十三名砍傷
龍里衛印捕官李允忠陳效章百户輔紹周國臣等聞報
督領操捕軍兵幷起集鄉兵阿羊了羅滿羅應坤盧松等追
到寨革蘇大山與委幹叫敵當面被兵將盧松阿羊曉間
頭額砍傷羅滿羅應坤奮力將委幷父阿么及京青布六
件槍一根大弩一張擒獲餘賊漫散龍里衛隨將審據委
供報夥賊及做脚各賊姓名寨分具由呈解郭都御史面
審責令親供賊單一紙蒙批仰按察司行府確審每寨係
何土官管理每寨約賊若干名細開一紙由報蒙司行貴
陽府審詳王全十等將被刦情由具狀告赴巡按畢御史
蒙批賊風甚熾而捕哨官兵胡不救援任其縱横道路魚
肉商旅按察司嚴究報黃周董等又將節次被刦情由告
赴畢御史蒙批三日之內被刦二次去叚絹布貨九十餘
馱各商累世締造之苦萬里經營之勞而可付之流水邪

且密邇大都清世白日强寇縱横魚肉商客該衛印捕幷
土司官兵作何職掌以失事之日住俸限半月之內戴罪
拏賊緝贓務在得獲違遲限外應拏問者徑自拏問應參
題者聽候參　題宣慰安疆臣宋承恩世受　國恩當盡
忠報　國息盜安民可坐視地方强賊蜂起荼毒商民而
不爲之所乎該司嚴行切責剿苗擒賊有功獎賞慢事參
究不少貸也按察司嚴究速報蒙司牌行貴陽府將委等
所供各賊姓名住居寨分審確呈司轉報幷嚴行緝賊解
獻間有徐景黃等刻木刻一箇上書說與龍里衛官軍得
知我打刦客貨又不是官仜因何來拏我的百姓如不放

來路上打槍官杠　御杠害你捕官我起五六百人來雞
場看我手段官軍仔細又木刻一箇云報與你上司因何
拏我的百姓做賊你遲三五日不放來打劫城站印信做
當頭害你等語捕軍馬士三等擒報陳放晉具由呈稟郭
都御史蒙批仰布政司會同按都二司速查議報行間又
阿王阿郎等約黨三百餘名各執兇器於是月二十五日
至龍場砍牛歃血聲言我等同去劫虜龍里衛印信殺巡
官軍抵償阿幺阿委性命攻打小平司治殺過客來拏
語木刻一箇丟遺在場土官宋國臣懼具由請乞發兵殄
除新添司宋維垣亦申乞速兵剿洗等因申詳布政司轉

報間比阿郎阿告阿岑等又糾四十餘人於本月三十日
三更時分前到省城次南門外蜂擁進入住民王真吉等
家將家財銀兩盡劫地方傳報張都司督率巡捕指揮薛
紹瑄葛守仁幷地方勇捕軍兵護救追緝阿郎等高叫我
們打劫客貨你上司何故與龍里衛官軍拏我阿幺阿委
阿隆來監住今我們且劫這幾家試下手段再不放來我
先去劫龍里城印信來省城大鬧等語叫罵漫散天曉難
追蒙張都司將情呈報郭都御史奉批仰布政司會同按
都二司查議緝賊速報蒙本司左布政使趙鏜會同按察
司署印副使韓光曙都司署都指揮僉事張秉忠議照貴

州四面皆夷而龍里新添平越一帶二百里地方聯絡上
司苗仲嘯聚久最叢密往年時有標掠尚未敢移衆公行
且征播之時官兵會集彼尚知所畏戢近因頻年荒旱閭
里蕭條軍餉不足軍兵困弱故苗仲各夷日益肆志今歲
四月以來出劫者數次聚衆常至二三百人劫商貨至百
餘馱各衛巡捕官皆以兵少而不能擒拏各土司皆以力
弱而不能鈐制不惟商旅被劫而不能通即官府往來錢
糧納解皆恐懼而不敢行且今殺死賈文春不止數人又
殺死把總丘勝四分其屍而抽其腸兇橫肆志無忌甚矣
又復殺牛刴詛盟神要來劫印衛兵單弱土司恐懼竝請

剿除若不少加懲創將來益肆跳梁合無請調近路守把
將官幷附近漢土官兵將審明寨分其不爲盜者遣官招
安其實爲盜者相機剿以示懲創庶夷苗知畏地方得
安除將殺死把總丘勝四隊長賈文春等查例優恤等因
蒙批黔中三四年來始討播州既剿皮林已有銅苗假藉
天潢之警地方多事未既姑置此道路之賊於度外也比
來日益猖獗動近數百去年殺齊指揮今年殺丘把總又
聲言攻城劫印且滇中　御杠即日便到此賊不誅恐蔓
難圖地方何時得安道路何時得清但　勅諭原許剿
良亞亦當有辨仲三司會同安平新鎮一道及陳副總一

面督集漢土官兵約期舉事一面先發印信招安旗三百面免死票二百張差中軍官劉岳等前去招安良寨所誅者止阿幺等所供羅海等三十八寨餘俱勿問繳又蒙畢御史批龍里新添平越一帶盜賊縱橫動至數百人三日兩封殺死官兵分屍裂腸是尚知天日哉不一創之將來猖獗難制如議行但良善者招安不良者剿洗通詳繳又蒙郭都御史查得羅海偏坡狗兒氣蓬落飄擺龍等二十二寨在瓮城河西南相近龍里調宣慰安疆臣羅兵一萬名牌行帶管分守安平道趙布政張都司監督貴陽府吳知府督餉熊推官監紀中軍官都指揮劉岳指揮薛紹瑄

蘇民悅鎮撫葉定遠等統領各軍兵於瓮城河西南一帶撫剿又灣寨麥董杉木昆主烏柞等十六寨在瓮城河東北一帶相近新添調陳副總管下守備童龍伍萬鍾把總馬武卿劉崐王嘉言魏國忠華統劉俞宋廷詔等兵三千餘名獨山州土同知蒙詔兵一千名行新鎮道尤參政監督陳副總統領管平越府事劉副使督餉楊同知紀驗於瓮城河東北一帶撫剿查羅海瓮蓬等賊寨切隣都勻府麻哈州樂平司地方行趙知府張知州嚴督土司把截以防各賊奔逸又令宣慰司土同知安大順統領羅兵二百名劄營東苗地方截堵龍山箐賊路署都陽守備事鎮撫

張鶴翀統兵二百名劄營定水哨地方以防龍里衛城以迨谷把山箐賊路各照界限於九月十五日入管相機撫剿行驛傳道韓副使總理糧餉又蒙移行陳總兵量帶銅仁兵一千二百名至新添衛遏鎮撫剿又蒙郭都御史憲牌照得羅海等寨夥賊刦商殺官勢在必剿但玉石當分牌行安平新鎮二道將招安旗票分給領兵各官招撫不得一槩輕剿以全好生以分玉石又蒙畢御史憲牌通來苗賊縱橫出入無忌動至數百人官道刦殺鵰剿之意誠撫安地方至計牌行二道傳諭各官兵不許擅動民間一草一木妄殺貪功隨蒙二道差委中軍都指揮劉岳宣慰安

疆臣指揮薛紹瑄蘇民悅鎮撫葉定遠鄉導周務三卲明沈思榆國奇周應祖等招撫過同蕩康崖等寨共一百五十三寨又蒙劉副使親入賊巢撫諭招安過都盧水長黎從等寨共二百二十七寨比老鴉阿隆阿郎阿藍等恃嶮負固於谷把底至谷龍山谷鮓擺耳等山箐不聽招撫拒敵蒙二道發官兵圍箐比老鴉阿郎阿藍等各又不合連結對敵當有宣慰安疆臣目兵王嘉猷羅應高曾有志李希聖罵色魁亞湯以聘內古總治罵列迷杓吳璜王大用沙勇迷遮稚者得志阿令威大沙虎阿威糯索裸遮慣勇架隴烏遮者喇木氣祭從以支蔡添祿朱啓祥等同各夷

兵奮勇斬級共三十八顆賊仗弩二張箭一筒把總徐榮
督同羅兵生擒阿監賊大紅叚一疋目把周愷以支把總
馮承列等生擒徐景黃徐景秀贓藍花綃一疋青叚衣一
件卯口青布二十二件零八尺履鞋二雙青花首帕一方
青布裙一條紅紙十一張頭目化价等生擒阿格贓青布
三件半白梭布暑襪一雙又生擒阿哈中軍都指揮劉岳
指揮薛紹瑄蘇民倪鎮撫葉定遠把總李師沆劉涀華統
劉崙劉岱鄭國明馮承列蕭雲周岐鳳千總鄔正志俞從
高武生劉廷王葉占先同各官兵共斬級一十七顆火器
打死一名阿和尚土舍何鰩鄉導莫永珍潘登階潘登翰

潘國臣降夷阿招等斬獲賊犯王成甫阿未潘登德朱來
興田章保阿都各首級一顆贓青布一件又中軍都指揮
劉岳指揮薛紹瑄土主簿庭拱極同兵王貫降民阿白等
生擒方徇兒卽方正文贓青叚一丈一尺紅綃一丈六尺
京青布七件履鞋一雙騎坐海騮馬一匹王世登京青布
一件履鞋一雙針一包阿隆贓蜀扇二把針二包線帶一
副指揮陳效章陳萬言龐世熙何鼎臣張體仁生擒阿郎
老鴈阿臺比阿郎等因官兵追急將刦得綠閃黃隗叚一
疋藍絲紬一疋青布二件交與已獲原未同行阿丙阿禮
阿喬阿奴阿勒阿榜各不合知情接訖背藏山箐指揮桂

本枝擒獲阿羊贓青布二件指揮葛守仁擒獲阿告阿岑
阿告贓藍樻絲褊襟一件藍蘆花色斜紋夾襖一件水紅
絲紬裙一條青銅鏡一箇鎮撫張鶴翀土巡捕羅文暹生
擒阿沓贓青布一件半青袴一條把總李師沆華統劉岱
劉崙同鄉導沈倖儒降夷阿招等生擒阿挨贓青布一件
賊仗長刀一把弩一張箭一筒又擒獲阿倫土主簿庭拱
極擒獲阿毛贓青布一件白綃領三條阿尭贓履鞋一雙
暑襪一雙兇仗弩一張刀一把千總吳聰富生擒阿蟻贓
青布一件紵絲圓領一件紅閃黃舊被一床藍叚履鞋一
雙哨總劉華生擒老才贓紅花叚二疋藍絲紬裙一條藍

絲紬一丈五尺綠花綃二丈京青布四件青小梭布二件
白梭布一叚蘇領七幅暑襪二雙履鞋一雙花膝袴一雙
手巾一條騎坐馬二匹鞍一副土舍宋維垣宋國臣蕭國
印宋拱乾宋廷環何鰩穆應明生擒阿閙贓京青布裙一
條袴一條阿二贓青布一件阿枝贓京青布一件零二尺
又身穿京青衣一件阿威贓青布二尺綠叚四寸阿盧青
布二件縫衫袴見穿在身賊仗槍一根甲一領又擒二名
阿五阿王都保王文王富駱倖明陳兆等生擒王大贓青
布三件阿成贓青布一件阿等贓京青布二件又二名王
大毛二贓青布二件又擒三名陳二阿平阿寅寨長宋六

生擒阿殃贓青布貳塊各長五尺俘獲賊屬二口阿念阿
可又民人李文生擒一名阿央哨長劉滿等生擒阿乃贓
青布二塊各長一尺八寸俘獲賊屬二口又各將士陸續
俘獲老病幼小原未做賊婦女三十七名口蒙各官兵將
老鴉等幷各賊級與各賊屬解赴二道發監紀劉副使熊
推官審驗詳報二道將各賊屬審釋將老鴉等幷賊級陸
續呈解郭都御史俱蒙批仰按察司覆審招報蒙司轉發
貴陽府問詳間阿等阿幺阿核王大阿央阿威譚紹堯阿
堯阿成阿羊阿王王大等一十二名俱因被銃傷重各陸
續在監病故詳報相驗斬首梟桂訖蒙二道奉郭都御史

差官齎執　令旗於本月二十三日撤兵回營比阿丙阿
禮阿喬阿勒阿奴阿榜懼罪各負前贓在山藏躲各官兵
朱啓祥老杠吳等躧草連人贓擎獲又目把周愷等擎獲
徐景用王四孫長生龍里衛指揮陳萬言擎獲阿三把總
劉岱擎獲徐丑兒把總馮承烈擎獲老近又潘登階擎獲
潘阿木潘阿黨陸續呈解郭都御史蒙批仰按察司類招
詳報有新添衛指揮何鼎臣貴州前衛致仕指揮姚大韶
各稱庄民阿二老鴉夥盜事發累害各職鼎臣願將本庄
每年收米花肆百斗大韶三百斗所置田畝獻作官田贖
罪情由呈報郭都御史蒙行按察司查勘間隨蒙二道將

前項相機撫剿擒斬招安緣由呈詳郭都御史蒙批此舉
不多殺不多日撫剿合宜道路一淸皆各道諸將之力也
仰按察司將已獲賊確審類招斬級覈實發行刦處懸示
可矜疑者不妨再詳有功有罪員役幷敘通詳以憑具
題繳又蒙畢御史批招安脅從已慰衆心擒斬苗頭足寒
賊膽一帶之道路風淸四方之商旅雲集應留鴈守官兵
仍候通詳行繳又蒙安平新鎭二道幷張都司將前由詳
蒙畢御史批道路之賊積惡有年越城行刦拒捕殺官罪
不容誅今猶大肆猖獗荼毒商民惡豈可縱乎大兵一至
首賊就擒餘黨聞風抱頭以伏者亦衆矣苟非司道親督

何以奏底定之績於一旦耶有功員役擒斬功次按察司
查覈報蒙司備行貴陽府會同推官熊養初審詳併將斬
獲賊級驗明候詳給發行刦地方懸示蒙府弔取委等與
各失主王全十謝洪曾漢黃周董等到官會審得阿丙阿
禮阿勒阿喬阿奴阿榜供稱原未與阿郎等同行因見官
兵追賊丙等入山藏躲撞逢阿郎等將贓綠閃黃塊段一
疋藍絲紬一疋青布二件交與丙等背藏山中待後轉分
今被官兵棱山擒拏前來等語會審前情是的蒙看得苗
仲阿委等負固山谷强刦官衢嘯聚動致二三百人旬日
犯經數次盡商旅往來之貨財搶奪一空拒哨堡追捕之

官軍慘傷多命復且宰牛刻木傷言奪印攻城橫肆跳梁
亟宜鵰剿然亦仁善貸戒玉石之俱焚而臨穴授兵廣招
安之德意故撫者什九既寬網而宥之改圖其俘者什一
應正罪而懲其亞貫但就中贓有多寡情有重輕不容不
分別究擬以昭公道而警戒心也丁丑子方正文徐景黃
等通夷糾當與阿委阿隆等合顆行刦殺人有據除當陣
擒斬及監故梟示阿幺等外見在阿委等三十二名贓仗
俱獲均斬無枉其阿榜阿禮阿丙阿奴阿勒阿喬六名雖
獲有贓審俱盜後分受桀擬重辟不無可矜依律發配情
法允當至於阿三訴與孫一德備工嗔索王慣被報擒拏

其右膝二疤驗係艾疤非槍疤也徐景用王四徐丑兒被
馬四等一槩圈拏審無贓証潘阿未潘阿黨年俱幼小老
近孫長生各稱在山被拏原非盜黨以上八名無贓可據
及今賊首阿委阿隆對質亦不招攀揆情可憫似應釋放
百户張國威姚世熙鍾照不清查部軍致賊行刦應擬杖
懲有罪指揮姚大韶既獻[illegible]田敢入官何鼎臣擒獲賊老
鵰亦又獻田入官陳效章獲賊犯阿委阿幺郭維藩獲譚
紹堯丁丑子土官宋國印並獲阿郎宋國臣獲阿二宋維垣
獲阿鬧蕭國印獲阿按阿盧宋拱乾獲阿五阿王庭拱極
獲阿隆相應以功贖罪姑免究治其招安者今其復業耕

種陣亡把總丘勝四豫長貫文春輕重傷兵阿盧阿本等
亦例優恤斬級獎賞發為惡地方懸掛將委等招解到司
該本司看得阿委等憑依險固慣逞兇殘夥黨橫行摽塚
孛贖龔粉加於枯骨魚肉遍於行[illegible]封腹裂屍誰忍啃官
之慘宰牛刻木共倡刦印之盟兇惡異常神人共憤第仁
者志不嗜殺而弘開網之仁乃賊徒慮不得生而肆跳梁
之狀及分兵臨穴而賊膽寒始俛首乞憐而罪人得招安
三百餘寨或可與其自新生擒五十餘人並宜加以顯戮
但揆情不無疑信則定罪應有重輕除阿幺等十二名監
故外審行而分贓者阿委等十九名行而不分贓者阿哈

等一十三名情罪已確梟斬均宜其阿榜阿禮阿丙阿喬
阿勒阿奴六名係贓分盜後原不與謀擬配示懲情法允
當阿三徐景用王四徐丑兒孫長生老近審未同行贓跡
亦無可據潘阿未潘阿黨年方幼弱均應釋放百户張國
威姚世熙鍾照縱部卒為盜杖警何詞指揮姚大部何鼎
臣既獲賊獻田應從府議免究至於陣亡輕重傷兵與擒
斬有功員役查格優恤獎賞招安者姑准復業擒斬賊級
驗明懸示再照逆賊蝸惡法所難容苟蒙兩院好生之心
第令殲厥渠魁不欲盡鋤脅從二道受成祗事分授方略
差官指麾旗票再四招撫而諸酋揆蓮效順勢不敢再萌

逃僻以速誅夷如供事各官或承命而宣威布信曲中機
宜或臨寨而鞫旅陳師不避艱險或躬擐甲冑執訊獲醜
或臚列罪狀淑問讞囚用使反側貼安地方寧謐均應分
別敘賚統候軍門裁奪具　題施行案將委等取問罪犯
會議得阿委丁丑子等各所犯阿委阿藍阿閙阿桉阿盧
阿格阿皆阿蟻阿二阿龍老才阿户王二王世登阿毛徐
景黃徐景秀方正文阿告俱合依强盜已行而但得財者
不分首從律阿郎阿倫阿哈老鴈阿五阿灣阿殃阿臺丁
丑子陳二阿平阿寅阿岑合依强盜共謀行而不分贓者
律各斬俱決不待時仍照例梟示阿榜阿禮阿丙阿喬阿

勒阿奴俱依知强盜後而分贓計所分贓准竊盜爲從論
免刺一百二十貫罪止律各減杖九十徒二年半俱民審
無力杖發平越府分發州縣照限做工滿日釋放查得百
户張國威姚世熙鍾照各犯該不應減杖七十罪名罰贖
還職阿委等俱重刑牢固監候會決照例梟示照出黃周
董等紙贖銀共七兩五錢姚大韶等姑免究罪阿榜阿禮
阿丙阿喬阿奴阿勒杖發平越府州縣照限做工滿放原
獲賊犯阿么阿委贓物給主無主入官連前紙贖銀兩追
解布政司貯庫取庫收收管領狀繳報斬獲賊級五十五
顆發爲惡地方懸示監故阿等阿么阿挨王大阿央阿威

譚紹堯阿堯阿成阿弟阿王王大等十二名俱已驗明梟
示相埋訖各官招安過同蕩康崖都盧水長等三百八十
寨仲民准令復業耕種阿三潘阿禾潘阿黨徐景用王四
徐丑兒老近孫長生釋放盜家其陣亡輕重傷兵俱應照
例給銀優恤動支軍餉銀兩俱行作正開銷何鼎臣姚大
韶獻田年約收米共七百斗聽作養兵之用等因具招連
人呈解到臣除臣批候具　題行外案查萬曆二十七年
十一月十六日據商人饒元等告稱販貨布過平越江西
坡突遭强賊刦去六十餘馱當獲賊一名審係新添衛巡
補指揮何鼎臣庄丁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據都清兵巡

道報都勻衛秦莫堡於本月初九日夜被賊三百餘名刦
去合堡軍人家財牲畜燒燬堡軍金聲等家房屋燒死男
婦六名口虜去二口巡捕官兵救護被賊殺死指揮齊應
科捕軍嚴孝兒等六名等因到臣俱經批行按察司及守
巡道嚴切該管衙門緝賊去後本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准
户部咨爲恭　進礦稅銀兩等事該督理雲南礦稅太監
楊榮具　奏去歲六月十一日起至十二月十一日止貴
州大道運被土舍安疆臣縱放頭目丁良佐阿隔等糾衆
賊酋搶刦六次計去商本一萬五千五百餘兩等因奉
聖旨銀兩著進收奏內知州陳遵隱匿新課報解延遲拜

上合安疆臣縱放頭目糾苗劫槍商本銀兩事情備會同
各該撫按并道等官嚴行查禁約不許徇私黨護該部
院知道欽此備咨前來臣就經嚴檄按察司及威清畢節
二兵巡道切責宣慰安疆臣嚴查將糾苗劫槍目民贓賊
解獻及行禁戢部夷不許肆惡去後節據宣慰安疆臣申
報該司管束夷民法度甚嚴不敢為盜今奉院司明文跟
要贓賊無從解獻只得多發銀兩懸賞買訪陸續於刻佐
新哨克如等寨拏獲打劫官道賊犯阿元老喪忙阿閔阿
四阿佈阿秩阿外老瓦逃阿雍等二十餘名俱於各家搜
獲劫去紅綠青段紬絹京青等項贓物呈解到臣當發按

察司轉發貴陽府審問隨據按察司招詳看得老喪忙等
糾合夥黨主謀上盜劫掠肆行於官道荼毒遍及於行商
贓真情確一斬不枉阿外阿四阿閔老瓦逃先後就擒供
報夥劫之情如出一口分贓歷歷有據均斬何辭及查宣
慰安疆臣買口獲賊審俱平壩普定二衛金筑等處夷民
原非本官所管則丁良佐等委非禦人之黨在安疆臣實
無故縱之情相應免究未獲強賊老卜金等俱金筑等司
新添衛管轄候行各該衛門嚴緝另結等因到臣該臣批
老喪忙阿外阿四阿閔老瓦逃等既審情真監候會審詳
決未獲賊嚴緝另結今據安平新鎮二道將撫剿羅海等

寨擒斬功級招安緣由呈詳前來隨批發按察司會同布
都二司會審招詳有功有罪員役一併查覈敘詳去後今
據前因該臣看得貴州一線之路四顧皆苗道路出劫無
歲無之自臣入黔以來始有播州之役治兵於西既有皮
林之役枯戈於東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既而大侵斗米四
錢既而大疫十室九死病在腹心安尋蟣虱地方之瘡痍
未起愚臣之伎倆已盡故於各賊隨發隨撲不暇深求苛
責惡苗緣此得志肆然無忌去歲殺指揮齊應科於都勻
屠其堡而斬其嗣今歲殺把總丘勝四於平越分其屍而
抽其腸聚衆至二三百人掠貨至百十餘馱三日之內兩

劫道塗又龍里官兵擒從賊阿幺阿委阿隆等二人輒聲
言欲攻龍里之城而劫其印既而滇中　御扛牌過又聲
言欲劫雲南之扛而奪其賚龍里距省城止五十里夜劫
城外又聲言襪城中捕官而放其黨嘯聚豺牙怒飛饑嘯
此該臣二三年間尋干戈於境外稍姑息於域中之過也
及今不誅恐螻蟻潰隄駑駘要駕日長月增蔓不可圖臣
前後兩奉　勅書內載境內苗賊生發撫鎮等官協心計
議相機剿處務保無虞欽此今據阿委等報稱羅海等寨
賊首阿郎朱來興等糾結三十八寨連年出劫又據司道
會同審問多方諮詢大略相同所當剿者止三十八寨臣

不得已令諸將鴟剿之其餘無干良寨臣已差中軍指揮
鎮撫鋒守劉士奇先行招安今兵不浹旬斬首者五十餘
人生擒者五十餘人招安者三百餘寨我兵不損傷一人
軍民皆安堵如故商旅遂通道路無恙臣雖未敢謂苗賊
永清亦可保目前無梗此皆　皇上　神威震蕩而昇出
九天　文德誕敷而旁流萬里密勿碩輔籌畫于　廟堂
本兵樞臣指麾于帷幄兵垣奏安邊之宏略職方俞制夷
之旌圖豈臣等區區之力所能辦哉一時共事諸臣除總
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兵部左侍郎
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象乾運奇堂上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指日

之忠策虜首中時授折衝禦侮之略巡按貴州監察御史
畢三才迅霆大布于龍番遂快鯨鯢之戮時[illegible]捷灑于兔
穴丞圖鴻鴈之安與臣聯事封疆寔多弘濟[illegible]其為憲臣
不敢僭敘外如鎮守貴州總兵官都督同知[illegible]嶙壯氣奪
上將之旗先聲寒敵人之膽叱咤而貔貅[illegible]隊[illegible]弭則孫
兔魂游左布政使趙健右參政尤錫類副使[illegible]光曙副使
管平越府事劉冠南洞瀵夷之情注層[illegible][illegible]發運劉撫
之策發縱永戢妖氛或整旅臨戎威震郊圻或單車入寨
信孚頑梗副總兵陳寅都司張秉忠奮如貔之武執彼田
禽亦不殺之威馴鼓[illegible]光一則居河西而摧亂轍一則居

河東而受降幡以上七臣均應優敘貴陽府知府吳來庭
都勻府知府趙廷平越府同知楊可陶貴陽府推官熊[illegible]
初麻哈州知州張鎔司儲則餱糧有餘士慶投醪之惠監
紀則涇渭不爽人服懸鑑之明中軍都指揮劉岳守備童
龍伍萬鍾矢心平寨寇一交刃而連執渠魁借箸佐戎機
不逾旬而盡安反側宣慰安疆臣土同知蒙詔安大順棒
檄星馳提兵雲集人自裹糧而不煩公帑師出以律而無
擾閭閻以上諸臣均應敘錄重賚指揮薛紹瑄蘇民悅葛
守仁張體仁鎮撫葉定遠張鶴翀把總千總哨官武生李
師沆桂本枝龐世熙陳萬言李允忠劉崐劉崙華統魏國

忠王嘉猷言馬武卿宋廷詔馮承烈劉伭鄔正志蕭雲周岐
鳳俞從高葛宗儀吳聰富何鰲王允忠輔紹周國臣葉茂
鄭國明徐榮劉廷玉葉占先趙文魁潘登階潘登翰潘國
臣周應祖等或挺戈而臨戰陣振耀威靈或彈力而效馳
驅傳宣德意均佐有嘉猷之績宜霑懋賞之功通應獎賞漢
把頭目把事鄉導哨長等役宋廷環蔡添祿羅應高曾有
志王嘉猷李希聖周愷以支罵色祭從化倷魁亞湯以聘
者喇木氣烏遮架龍慣勇裸遮糯索威大沙扈阿令得志
雄者內古總冶罵烈王大用沙勇迷遮迷杓吳璠羅文暹
劉華王文王富陳兆李文劉滿宋文六駱倖明老然穆應明

朱啓祥阿岳老杠吳洸思喻國奇周務　一卲明沈俸儒縣
滿羅應坤王貫鄧嘉晉陳先蕭世明劉漢高王奇羅先李
國正周正羅大周天文王太張啓三周禮林中陽晏世明
楊俸阿羊莫永珍阿白等奔走效勤相應并賞有罪指揮
何鼎臣姚大韶陳敎章郭維藩土舍宋拱乾庭拱極宋國
臣蕭國印宋維垣等君常隄決防弛以致惡苗出沒旣而
獻田獲賊終亦功收桑榆相應以功贖罪均行免究者也
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上　請將陳璘趙健尤錫類
韓光曙劉冠南陳寅張秉忠優敘紀錄吳來庭趙延暢可
陶熊養初張鎔劉岳童龍伍萬鍾竝敘優賚安疆臣蒙詔

安大順并敘重賚薛紹瑄等獎賞宋廷環袁蔡添祿等量賞
其擒斬苗賊有功目兵王文等照擒苗賞格每名賞銀三
兩陣亡把總丘勝四隊長賈文春等照例優恤審明賊犯
除監故阿幺等十二名委官驗明梟示相埋外見在阿委
等三十二名連前按察司招詳拏獲打劫官道賊犯老喪
忙阿外阿四阿閔老瓦逃等五名通共三十七名行臣等
會同巡按御史會官處決梟示餘犯發落爲此謹題請
旨

題斬獲播黨元兇吳洪等疏

題爲播逆殘黨鼓衆倡亂仰仗　天威斬獲元兇俘其餘
惡謹據實　奏報并敘有功員役以昭激勸以靖邊圉事
萬曆叁拾年拾壹月拾伍日據四川遵義道副使傅光宅
呈據遵義府呈報本年拾壹月初柒日據生員彭廷詔類
秉位舊役長官宋奇才舊民彭廷受等報稱本月初肆日
有舊民袁世隆向說原與今逆賊首吳洪熟識拾月貳
拾柒日世隆欲往甕塔同看見偶遇吳洪在馬站打獵邀
往敘說我等祖業田地盡被[illegible]奪占兩次具告有司反
受苦刑責打心甚不甘[illegible]月內曾密令舊民楊邦
俊盧文政盧里受譚[illegible]王金義劉堯等潛往水西
借兵再起沙溪一帶[illegible]往於拾壹月初捌日自沙

溪起發初玖日早在馬站苗寨內見吳洪書寫紙牌拾張
內云播州宣慰司驃騎將軍楊爲軍務事照得七姓叛逆
聳動上司加兵殺害流落至此茲欲恢復故土仰夷漢頭
目人等各將舊管兵士點齊千餘人整備器械往於初捌
日自沙溪聚事等情并將袁世隆帶同到道覆審相同該
本道會同李總兵看係地方重情一面具由呈報一面差
千總周世祿宋奇才等率領軍兵各照地方前去賊巢協
力追捕本月初柒日據各官兵報稱擒斬劉堯戴榮等陸
拾柒名比吳洪盧文政楊邦俊譚里保王金義等潛逃水
西沙張宗富戴四保引往馬家灣去訖等因呈報到臣據

此及准四川總兵官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李應祥手本
報同前事准此又准川湖貴總督王侍郎咨頓轉行宣慰
安疆臣責令戴四保等速將吳洪盧文政楊邦俊盧里受
譚里保羅志王金𦎈等逐名拏解以絕禍本以明心迹准
此又准李總兵手本移報爲擒獲叛逆首惡事本年拾貳
月拾伍日叁更時分據標下中軍官謝佩武禀稱據遵義
縣鹽店戶夏思忠趙濟口[illegible]叛首盧文秀等密令伊男
盧保并外甥譚召保前來[illegible]消息等情隨該謝佩武拏
獲盧保譚召保審[illegible]盧文政張漢臣張相老於本
月拾貳日在戴四保[illegible]前來遵義附近地名大水田

藏在山箐打聽等情該本鎮即時選差中軍指揮王鳳翔
把總劉汝朝錢友貴陳榮等帶領家兵任國受馬茂等連
夜前去舟水將盧文秀即盧里受盧文政張漢臣張漢賓
張相老拏獲合就移報請乞行令安疆臣將未獲吳洪楊
邦俊羅志淵里保四犯擒獻正法共靖地方等因准此該
臣看係地方大變貴陽距遵義僅貳百里逆賊犇突勢所
必至即牌差中軍官指揮使劉岳旗牌官千戶王安民督
兵前往大方嚴行宣慰安疆臣督率兵目把守隘路僅吳
洪等犇逸即便擒拏解獻又經臣懸賞有能擒首惡吳洪
楊邦俊譚里保等每名賞銀伍拾兩從惡一名賞銀叁拾

兩其餘但係助惡能擒一名賞銀拾兩去後至十二月初
拾日據安疆臣呈奉臣憲牌前事遵依嚴令部目把守隘
路緝捕逆犯吳洪等解獻當據把守遮勒箐罵邑王宗舜
等呈報奉行緝賊帶兵至遮勒箐適遇叛賊吳洪犇走向
前拒敵將我兵李阿羊砍斷右手一掌又將苗民者濟者
歸二人砍傷是宗舜奮勇將吳洪斬首擒獲賊黨唐守貴
即譚里保奪得長小刀各一把騎馬二匹又據把守沙溪
漢把易文惠魏良海等斬獲從賊一名鍾祿生擒從賊三
名李先周文德唐洪合行呈解等因到臣又據安疆臣呈
報據漢把魏良海拏獲逆黨彭熙彭孝芳貳名交與遵義

府原差張啓明令大陽解赴遵義府訖及據遵義府呈報
相同該臣批行貴州按察司會同布政司轉行貴陽府查
驗吳洪鍾祿首級是否眞僞并審譚里保等由報隨據布
政司左布政使趙健按察司署印副使韓光曙會呈據貴
陽府知府吳來庭呈報遵依押解逆犯譚里保等肆名親
詣教場取吳洪鍾祿首級隔別辨認四賊俱稱委係吳洪
首級是的偶李總兵差官何爲貴亦在貴州稱與吳洪相
識責令認辨報稱相同又據鐵匠陳小四稟稱二十八年
二月內因征播隨百戶湯承禹往老虎坡河邊造船兩月
彼時吳洪蒙楊監軍給以把總劄付領兵守船往來熟識

今見此首級的係吳洪是實審據逆犯唐守貴供稱即譚里保係播州尤家臺人自幼隨逆酋楊應龍偽授坐衆名位緣因七姓民彭遂等先被應龍殺害各姓離心逃充把總鄉導隨軍克平復業要行盡占故土因奉文每户止給田叁拾畝量行上價是令斬首吳洪與未獲楊邦俊宋奇才甘效忠盧文秀陳刀匠等并已斬首鍾祿見不遂意商同作叛挿血誥謀詐稱要立楊族子楊成棟為主搖惑小民於十月初八日起兵至初九日到瓮花水會兵不料吳洪甘效忠楊邦俊陳刀匠爭立長官管兵彼此不讓自已內亂甘效忠陳刀匠殺敗楊邦俊兵回報遵義李總兵救

援間吳洪與里保鍾祿唐洪李先周文德等見事不諧俱各奔逃吳洪要投藺州避住聽得水西把守沙溪河漢把易文惠魏良海等將鍾祿截住斬首擒獲李先周文德唐洪叁人里保與吳洪畏懼騎馬持刀沿箐逃命至十二月初四日到遮勤箐邊遇水西罵色王宗舜等將吳洪斬首擒獲里保等情及審李先周文德唐洪各供相同應將吳洪鍾祿首級移解川省其譚里保李先周文德唐洪亦應移解但逆黨尚多恐竊伏中途萬一刦去為患不小合無解收司監侯餘黨盡獲另按軍法梟首兇刀貯庫贓馬給賞有功漢把等因呈詳到司逕人呈解到臣除批行按察

司將譚里保等四名解收司監侯餘黨盡獲另按軍法吳洪鍾祿首級貳顆差旗牌官王安民解發遵義道據王安民回稱該道責令吳洪妻子親驗是的又據該道呈稱差千户李承祖領解二級前赴總督軍門外又將有功漢把照前懸賞數目給賞訖其未獲楊邦俊羅志王金義又經臣嚴行安疆臣設法嚴拏務在得獲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畢三才看得元惡吳洪在七姓中最號兇頑實啓播黨播平歸鄉保有室家幸矣不思悔禍乃以爭土細故挿血稱兵收合餘燼蟻結兇徒橫逞逆謀幾釀大患既以爭長相殺投戈四潰與其逆黨曳突出

奔宣慰安疆臣一舉而擒從惡李先等再舉而斬元兇吳洪始斷長狄之喉旋獲呂嘉之首克清大憝曾不崇朝不可謂非其功也喧傳道路之口逆賊詞連水西吳洪以扶楊氏為名疆臣以討楊氏自效語出讎人口來姤婦似無足恠今吳洪已斬譚里保等已擒則其心迹不辯自明中軍官劉岳旗牌官王安民督率夷兵把截要害旋擒首惡亦效微勞除未獲楊邦俊羅志王金義等三惡容臣等嚴行安疆臣及蜀黔近播各土司再緝另解外相應具 題伏乞 勑下兵部再加查議覆 請將已斬元兇吳洪從惡鍾祿懸示見獲逆犯譚里保李先周文德唐洪行巡按

御史依律正罪宣慰安疆臣并其部目重加賞賚劉岳等
量加賞賚轉行臣等欽遵施行謹題請　旨

考覈給由縣官疏

題為遵例考覈給由有司官員事據貴州布政司呈行准
貴州按察司并守巡新鎮二道咨牒及據都勻府申稱考
覈過清平縣三年考滿給由知縣劉啓周詞語并重覆結
查得本官任內萬曆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因清平衛印
巡等官失於防守致苗賊入城刼獄本官以同城住俸纜
全獲各賊至二十九年十一月內奉文題　准免究開俸
別無公私過名增減歷俸月日其保民實政五事弔取先

經道府覈實并蒙撫按閱查過文簿對查俱已脩舉果無
虛冒無礙緣由結報到司據此案照先奉巡撫貴州郭都
御史批據都勻府申據清平縣申准本縣知縣劉啓周關
本職見年三十九歲四川順慶府西充縣人由舉人萬曆
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除授雲南澂江府河陽縣知縣本
年十一月初一日到任二十五年七月內奉文起送赴部
調用二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補授今職本年六月十一
日到任扣至二十九年五月十一日止連閏實歷俸三十
六箇月三年考滿任內蒙川湖貴總督李侍郎敘録征播
功次疏開紀驗每臨京觀查覈能辨蕭關允稱文華武備

之才無忝王壘錦江之彥又蒙巡撫貴州郭都御史敘功
疏開紀驗每臨京觀查覈能辨蕭關又蒙本院敘録協剿
皮林功次疏開驚烽走傳而猶變不駭飛芻輓粟而蹈險
如夷又蒙巡按貴州監察宋御史復　命疏開質直先進
之遺節愛循良之務文章飭治清慎居官薦舉共四次例
應給由關縣申府轉詳奉批仰布政司查報奉此又蒙巡
按貴州監察宋御史批布政司查報蒙此就經備行各該
司道府考覈結勘無礙又該本司結查得本官父祖母妻
竝無貪酷再醮例應請　封呈乞考覈具　奏等因呈詳
及具造五事總數書揭到臣該臣會同總督川湖貴州軍

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王象乾巡按貴州監察御史畢三才考覈得清平
縣知縣劉啓周文苑長才嵒邑循令鏖轉輸而營士宿飽
却苞苴而士夷向風稱職既經各司道查結無礙又奉有
府州縣正官雲貴兩省免其赴部之例除行令本官在任
候俸管事文冊差人齎繳并將覈過脩舉實政五事書揭
咨報都察院查考外相應題　請伏乞　勑下吏部再加
查覈本官曾經臣等薦舉共四次父祖母妻查無貪酷再
醮近例應得　恩典衍乞查酌施行謹題請　旨

考覈給由州官疏

題爲遵例考覈給由有司官員事據貴州布政使司呈行
准貴州按察司幷守巡安平威清二道咨牒考覈過普安
州三年考滿給由知州侯師皐詞語幷結查得本官裕州
任內於萬曆二十三年因徵夏稅京邊糧銀不及分數奉
文降俸又本年內城外盜賊一百一十五名出沒刦掠止
獲六十四名尚有五十一名未獲奉文住俸後將糧銀於
二十四年月日不等陸續解完盜賊又獲十名連前共獲
七十四名申請開復原俸並無增減歷俸月日其保民實
政五事弔取先經司道覈實幷蒙撫按閱查過文簿對查
俱已脩舉果無虛冒無礙緣由結報到司轉詳到臣該臣

查得知州侯師皐河南裕州任內降俸住俸既准開支未
見於何年月日奉河南撫按題　准開復事關兩省以何
爲憑又經復行布政司查覈去後隨據該司呈稱案照先
奉巡撫貴州郭都御史批據普安州申准本州知州侯師
皐關稱本職見年二十九歲雲南廣南衛籍應天府上元
縣人由舉人萬曆十一年三月內除授湖廣襄陽府宜城
縣儒學教諭十四年三月內陞貴州思南府婺川縣知縣
十九年八月內奉文行取赴部本年十一月內考授河南
汝寧府通判二十二年五月內陞河南南陽府裕州知州
本年九月十二日到任二十三年五月內蒙巡按河南監

察李御史疏開本官清標蓋世素節凌霜倅郡騰有口碑
宰牧尤殫心露又蒙撫治鄖陽董都御史疏開本官丰神
秀朗志行端醇稽綜密而聲實清節愛行而頌聲起二十
五年二月二十日任　任聞丁母憂回籍守制連閏實歷俸
三十箇月零七日二十七年八月二十日服滿二十九年
二月二十三日復除今職本年六月十八日到任扣該本
年十二月十一日止連前共計閏實歷俸三十六箇月三
年考滿例應給由關州轉詳奉批仰布政司查報奉此又
蒙巡按貴州監察宋御史批布政司查報蒙此就經備行
各該司道考覈結勘無礙去後今奉前因又該本司重覆

查得本官先任河南裕州因徵糧不及奉文降俸繼奉巡
撫河南鍾都御史巡按涂御史　奏復原俸又二十三年
內因城外盜賊一百一十五名出沒刦掠止拏獲六十四
名奉文住俸續獲十名共獲七十四名於二十六年八月
初八日奉巡撫鍾都御史巡按姚御史奏　准開俸前項
開復俸糧既已奉有該省撫按　題明月日似爲有據應
准通筭實歷給由本官父祖母妻並無貪酷再醮例應請
封呈乞考覈具　奏等因呈詳及具造五事總數書冊到
臣該臣會同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等
處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象乾巡按

貴州監察御史畢三才考覈得普安州知州侯師皐刺中
州曉夜桔据處徼外夷漢雜沓三年冬日兩地甘棠稱職
旣經各司道查結無礙又奉有府州縣正官要貴兩省免
其赴部之例除行令本官在任接俸管事文冊差人齎繳
并將覈過脩擧實政五事書揭咨報都察院查考外相應
題 請伏乞 勑下吏部再加查覈本官曾經鄖陽巡撫
河南巡按各薦擧一次父祖母妻查無貪酷再醮近例應
得 恩典併乞查酌施行謹題請 旨

考覈給由府官疏

題爲遵例考覈給由有司官員事據貴州布政使司呈行

准貴州按察司并守巡新鎮都清二道咨牒考覈過鎮遠
府三年考滿給由知府張叔重詞語并重覆結查得本官
任內並無公私過名增減歷俸月日其保民實政五事畢
取先經本道覈實并蒙撫按閱查過文簿對查俱已脩擧
果無虛冒無礙緣由結報到司據此案照先奉巡撫貴州
郭都御史批據鎮遠府申准本府知府張叔重關稱本職
見年三十四歲錦衣衛官籍四川重慶府合州銅梁縣人
由官生萬曆十五年八月內除授北京中軍都督府經歷
司都事十六年閏六月丁父憂回籍守制接丁母憂二十
年十一月內服闋起復赴部二十一年三月內復除中府

都事本年五月內陞南京左軍都督府經歷司署經歷事
都事二十六年六月內陞南京刑部廣東清吏司員外郎
本年十一月內陞本部陝西清吏司郎中二十七年四月
內陞授今職本年十月初九日到任二十八年內蒙川湖
貴總督李侍郎敘錄征播功次疏開綽餘治賦之才均篤
急公之義辦軍需則晨昏桔据甘胼手胝足以若飴督運
夫則暑雨馳驅使轂擊肩摩之如織千里芻糧絡繹諸營
士馬騰歡相應紀錄擢用仍行賞賚又蒙巡撫貴州郭都
御史敘功疏開專城五馬司庾一方雄論風生聚米而山
川可料嘉謀電發奏刀而髖髀皆虛雖徵調餉兵騖羽未

閒於轄上而折衝樽俎神鋒若躍於腰間內張叔重地當
孔道桔据獨若尤當優賚又蒙偏沅巡撫江都御史敘功
疏開儀度山河北重詞章星斗爭寒下士親賢卓爾文翁
化俗談兵脩武居然曹瑋象賢內張叔重專戍鎮遠由楚
至播路所必由凡軍令之飛馳軍資之齎送實恃力焉相
應調繁大邦以待殊擢者也又蒙巡撫貴州郭都御史敘
錄協剿皮林功次疏開經濟足紹家聲練達允爲 國器
簡髮數米而萬口歡騰水運陸輸而八面應敵備嘗艱辛
以當優賚又蒙巡按貴州監察宋御史覈敘播功疏開才
裕剸繁智能使衆當二省之衝而應酬皆辦饋千里之粟

而徵發如期內張叔奮水陸並運支持最艱似當紀錄仍
加優賚薦舉共五次扣至三十年九月初八日止連閏實
歷俸三十六箇月已三年考滿例應給由關府申詳川湖貴
總督王侍郎奉批仰貴州布政司查報又奉巡撫貴州郭
都御史批仰布政司查報奉此又蒙巡按貴州監察畢御
史批布政司查報蒙此就經備行各該司道查覈結勘無
礙呈乞考覈具 奏等因呈詳及具造五事總數書揭到
臣該臣會同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
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象乾巡按貴州
監察御史畢三才考覈得鎮遠府知府張叔璽才優書著
勤比戴星綰楚黔之咽喉而賊不侵軼當兵戈之馳驟而
民在安瀾稱職既經各司道查結無礙又奉有府州縣正
官雲貴兩省免其赴部之例除行令本官在任接俸管事
文冊差人賫繳并將覈過稱舉實政五事書揭咨報都察
院查考外相應題 請伏乞 勑下吏部再加查覈照例
施行謹題請 旨

考覈給由推官疏

題爲遵例考覈給由有司官員事據貴州布政使司呈奉
臣批行准按察司并思仁守巡二道咨牒覆考得思南府
推官趙民說見年三十四歲雲南鶴慶府籍直隸安慶府

懷寧縣人由舉人萬曆二十三年十一月內除授直隸真
定府元氏縣儒學教諭二十七年十月內陞授今職本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任扣至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止
連閏實歷俸三十六箇月三年考滿任內蒙川湖貴總督
李侍郎欽錄征播功次疏開綽餘治賦之才均篤急公之
義辦軍需則晨昏拮据甘胼手胝足以若飴督運夫則暑
雨馳驅使轂擊肩摩之如織千里芻粟絡繹諸營士馬騰
歡相應紀錄又蒙巡撫貴州郭都御史敘功疏開雄論風
生聚米而山川可料嘉謀電發奏刀而竅髀皆虛雖徵調
餉兵鸞羽未聞於鞲上而折衝樽俎神鋒若躍於腰間相
應並賚又蒙偏沅巡撫江都御史敘功疏開器度雅馴才
華卓犖聽訟明而羣黎咸服給餉敏而部曲無譁攡篆思
州密通偏沅凡敵情之咨詢軍機之籌畫實託重焉應調
繁大邦以待擢用行取者也又蒙巡按貴州監察宋御史
覈功疏開散儲戢暴令嚴轉粟均勞餉集又蒙宋御史復
命疏開署符銅郡大發稅吏隱姦駐鎮新添一洗前官積
案薦舉共五次例應給由任內並不專管錢糧亦無公私
過名并將行過事蹟造冊結報到司詳奉川湖貴總督王
侍郎奉批仰貴州布政司查報又奉巡撫貴州郭都御史
批仰布政司查報奉此又蒙巡按貴州監察畢御史批布

政司查報蒙此就經移行各該司道考註詞語結報到司又查得本官父母妻竝無貪酷再醮例應請 封呈乞考覈具 奏等因呈詳到臣該臣會同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象乾巡按貴州監察御史畢三才考覈得思南府推官趙民說視身水壺剖事霜刃折獄而肝膽畢照署郡則尺寸不踰稱職除遵例行令本官在任候俸官事文冊差人齎繳外相應題 請伏乞 勑下吏部再加查覈本官曾經臣等薦舉共五次父母妻查無貪酷再醮近例應得 恩典併乞查酌施行謹題請 旨

考覈府州縣官給由疏

題為遵例考覈給由有司官員事據貴州布政使司呈行准貴州按察司并守巡二道咨牒考覈過思南府同知張羽鴻鎮寧州知州吳天祐永從縣知縣李宗周各三年考滿給由詞語并重覆結查得各官任內竝無公私過名增減歷俸月日其保民實政五事弔取先經本道并蒙撫按閱查過文簿對查俱已脩舉果無虛冒無礙緣由結報到司據此該本司呈詳考覈得思南府同知張羽鴻見年四十歲陝西興安州平利縣人由選貢萬曆十四年九月內除授湖廣鄖陽府儒學訓導二十一年三月內陞貴州貴陽府新貴縣知縣二十七年九月內為地方事奉撫按會題陞授今職本年十二月十二日到任扣至三十年十一月十一日止連閏實歷俸三十六箇月三年考滿任內奉總督川湖貴李侍郎敘錄征播功次疏開綽餘治賦之才均篤急公之義辦軍需則晨昏拮据甘胼手胝足以若飴督運夫則暑雨馳驅使轂擊肩摩之如織千里芻糧絡繹諸營士馬騰歡相應紀錄又蒙巡撫貴州郭都御史敘功疏開往來甘風雨之衝出入忘荊榛之險又蒙巡撫偏沅江都御史敘功疏開性耿直而綜覈惟嚴才明達而轉輸不怠軍食無資於敵壘民財不費於涸卮又蒙巡按貴州

監察宋御史覈功疏開心計悉於角鹽軍呼絕乎庚癸共薦舉四次鎮寧州知州吳天祐年三十歲雲南大理府趙州籍江西臨川縣人由舉人萬曆二十年九月內除授湖廣鄖陽府保康縣儒學教諭二十四年九月內陞貴州思州府推官二十九年二月內陞授今職本年六月十五日到任扣至三十二年五月十四日止連閏實歷俸三十六箇月三年考滿任內蒙巡按貴州監察宋御史覈敘平播功次疏開險阻備嘗計慮周到紀功清妄冒之弊調度多備禦之猷又蒙宋御史復 命疏開偉度長才朗識刑平事治民安無念不兢隨試輒效薦舉二次永從縣知縣李

宗周見年三十三歲直隸應天府上元縣籍鳳陽府泗州
盱眙縣人由恩應萬曆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除授河
南開封府許州判官二十七年十二月內陞授今職二十
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到任扣至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止連閏實歷俸三十六箇月三年考滿任內奉巡撫貴州
郭都御史敘錄征剿皮林功次疏開以世胄之子而當賊
壘竭死守之力而完郡城又奉巡撫偏沅江都御史敘功
疏開以勳戚膏粱之子有寒儒韋布之風昔也無地可居
給餉極能節省今也有城可守馭苗尤善綏懷又蒙巡按
貴州監察畢御史覈功疏開賊壘當前而心膽不懾死守

盡力而郊垌再清又蒙巡按湖廣監察應御史覈功疏開
永從縣知縣李宗周等二十四員均應紀錄仍行賞賚著
也薦舉四次例應給由詳奉巡撫貴州郭都御史批仰布
政司查報奉此又蒙巡按貴州監察畢御史批布政司查
報蒙此俱經備行各該司道府考覈結勘無礙又該本司
結查得各官父祖母妻並無貪酷再醮例應請 封呈乞
考覈具 奏等因呈詳及具五事總數書揭到臣據此卷
查先准都察院咨准吏部咨為酌議考課之法以肅吏治
事內開三六年考滿府佐州縣官給由免其赴 京聽撫
按從公考覈賢否具 奏先令就彼復職管事牌冊差人

齎繳等因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題奉 世宗皇
帝聖旨是欽此又准吏部咨為重責成以慎 封典事內
開各省直撫按官以後各官給由於例應 封者俱要查
官查照發去格式明開父祖以何去官有無貪酷等項祖
母母妻是否室女本職經何衙門保薦有無考語詳開一
冊同司府覆查無異甘結赴部給由之日另報查考如有
貪酷再醮假捏薦次等弊本部查出或被人訐發參 奏
究處等因萬曆二十七年十月十四日題奉 聖旨是欽
此欽遵俱經備咨前來通行欽遵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
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畢三才考覈得思南府同知張羽

鴻賦性質直褆身清嚴征播之拮据不辭佐郡之撫摩更
切鎮寧州知州吳天祐理思州八番倚為福星守鎮寧六
衛綸於甘兩衆美皆萃大受可期永從縣知縣李宗周絕
無紈綺家風雅多綏懷善政大羊盡歸鴻鴈攸歸俱各稱
職既經各司道查結無礙又奉有府佐州縣正官免其赴
部之例除行令各官在任棒管事文冊差人齎繳并將
覈過備舉實政五事書揭咨報都察院查考外相應題
請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覈同知張羽鴻知縣李宗周
曾經臣等薦舉各四次知州吳天祐曾經巡按御史宋興
祖薦舉二次查各父祖母妻並無貪酷再醮近例應得

恩典併乞查酌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考覈黃平州官給由疏

題爲遵例考覈給由有司官員事據貴州布政使司呈行准按察司并守巡新鎮都清二道咨牒及據平越軍民府申稱考覈過黃平州三年考滿給由知州曹進可詞語并重覆結查得本官任内並無公私過名增減歷俸月日其保民實政五事弔取先經本道覈實并蒙撫按閱查過文簿對查俱已脩舉果無虛冒無礙緣由結報到司據此案照先奉巡撫貴州郭都御史批據平越軍民府申據黃平州申准本州知州曹進可關稱本職見年三十八歲四川

重慶府江津縣人由舉人萬曆二十六年五月内除授直隷蘇州府通判二十九年六月内陞授今職三十年四月初六日到任因先任蘇州府通判該内承運庫　題查釜花不敷該户部覆奉　欽依將本職令任罰俸半年自三十年四月初六日到任起至本年十月初五日止計六箇月准扣前任罰俸半年應以三十年十月初六日爲始起扣該三十三年九月初五日止連閏實歷俸三十六箇月三年考滿任内蒙巡撫貴州郭都御史經理疏開本職不激不隨有爲有執繕城千載計殺窓竚變金湯建署萬民觀劬閒忽開天日薦剡一次又蒙巡按貴州監察畢御史

復　命疏開本職七尺偉軀一腔實意馭吏嚬笑不苟郵民痌瘝相關薦舉一次例應給由關州申府轉詳奉批仰布政司查報奉此又蒙巡按貴州監察金御史批布政司查報蒙此就經備行各該司道考覈結勘無礙又該本司結查得本官父母妻並無貪酷再醮例應請　封呈乞考覈具　奏等因呈詳及具造五事總數書揭到臣據此卷查先准都察院咨爲酌議考課之法以肅吏治事内開三六年考滿府州縣正官給由免其赴　京聽撫按從公考覈賢否具　奏先令就彼復職管事牌冊差人齎繳等因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題奉　世宗皇帝聖旨是

欽此又准吏部咨爲重責成以慎　封典事内開各省直撫按官以後各官給由於例應　封者俱要本官查照發去格式明開父祖以何去官有無貪酷等項祖母母妻是否室女本職經何衙門保薦有無考語詳開一冊同司府覆查無異甘結赴部給由之日另報查考如有貪酷再醮及假捏薦次等弊本部查出或被訐發參　奏究處等因萬曆二十七年十月十四日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俱備咨前來通行欽遵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金忠士考覈得平越軍民府黃平州知州曹進可事有擔當守極澡浴馭士司軍所凋瘵回生委築城度

田荒蕪改色稱職旣經各該司道查結無礙又奉有府州縣正官雲貴兩省免其赴部之例除行令本官在任接俸管事文冊差人齎繳并將薦過脩舉五事書揭咨報都察院查考外相應題請伏乞勅下吏部再加考覈本官曾經臣薦舉一次巡按御史畢三才薦舉一次父母妻俱無貪酷再醮近例應得恩典併乞查酌施行爲此會本謹題請旨

黔草卷又八之二

奏疏

題擒獲逆賊羅志疏

題經理敘功疏

題經理善後事宜疏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奏疏

題擒獲逆賊羅志疏

題爲播逆殘黨鼓衆倡亂仰仗　天威斬獲元兇俘其餘惡謹據實　奏報幷敘有功員役以昭激勸以靖邊圉事萬曆叁拾壹年肆月貳拾陸日准兵部咨該巡撫貴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　題前事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總督川湖貴兵部左侍郎王象乾題爲逆賊餘黨惑衆煽亂仰仗　天威幸就底寧懇乞　聖明亟究藏匿元惡

幷議處啓釁人員以伸　國法以奠遐荒事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該本部會同吏部等部議照播自改土爲流已及叁年矣雖　朝廷之撫䘏特至而夷方之反側尚多使守土者治從伏儻居鄉者諠先脩睦卽有異念無隙可乘其何變之敢圖詎意有嚴刑拂衆倚勢豪奪致滋激變如知縣蕭鳴世舉人晏鹿鳴者據稱逆黨吳洪糾合劉堯盧文政等假以楊三老爲名造謀恢復甚至嘯聚千人刦掠數處幸而鎮道府等官倉卒卽能撲滅逆黨以次就擒地方得以安堵如故不然舊民互相煽惑新疆幾爲動搖矣蕭鳴世晏鹿鳴啓釁證自衆口據法罪將何辭均應提問重處總兵李應祥副使傅光宅知府蔡鳳梧先事固屬疎虞應變亦多勞勩均應免究安疆臣幷其部目據稱擒斬有功統候勘明併敘已獲逆賊劉堯楊三老幷續獲盧里受盧文政張漢臣張漢賓張相老盧保譚召保及貴州解到彭熙彭孝考通行四川巡按從實問擬吳洪鍾祿各首級懸示警衆其已獲未解逆賊譚里保李先周文德唐洪既慮中途逆黨竊伏難以徑解應行該省巡按按法梟示羅志聽撫按衙門正法以絕禍本仍行四川巡按御史備查前項事情果否起自何因兩省有功員役安疆臣幷其部目作何敘賚及地方有無失事重大隱匿情弊一併

勘明作速具奏定奪等因題奉　聖旨這逆首吳洪等既已擒斬著傳級示衆譚里保等依律梟示未獲的行令嚴加緝拏務絕禍本蕭鳴世晏鹿鳴著巡按御史提問幷有功員役安疆臣等一併作速勘明具奏定奪總督王象乾已屢旨慰留了著安心鎮戢用收後效餘俱依議行欽此欽遵備咨到臣卷查本年貳月拾伍日據宣慰安疆臣申稱本年正月內奉臣憲牌行仰本官卽差人多方緝拏逆賊羅志楊邦俊王金義正罪奉此遵依出備懸賞銀貳百兩差漢把吳祥等於各地方訪緝逆賊楊邦俊王金義羅志解報去後本年正月拾柒日據吳祥稟稱楊邦俊王金

義已該遵義府等解川省訖遵依於鄰近遵義一帶地方
買訪名賊往找崖等并永則大箐藏避該祥起集鄉兵圍
桉擒獲羅志解職面審據羅志供吐是的合行解報等因
連人呈解到臣當經批發按察司監候會審外隨據按察
司呈稱審據羅志供稱委同已擒斬首吳洪鍾祿并見獲
楊邦俊王金義譚里保等合夥造叛是實後事敗露志同
楊邦俊王金義逃藏找崖永則大箐楊邦俊王金義被遵
義府等解川省今被水西漢把吳祥桉箐將志擒獲等情
呈報到臣該臣看得羅志先同已斬首吳洪鍾祿并已獲
見監譚里保李先周文德唐洪及未獲楊邦俊王金義鼓

衆[illegible]謀煽亂地方幸而　天厭其惡陸續就擒所欠者止
楊邦俊王金義羅志三賊耳今楊邦俊王金義擒於遵義
羅志擒於安疆臣則逆賊盡擒無遺而地方禍本已絕矣
相應具　題伏乞　勑下兵部查議上　請將已獲逆犯
羅志同見監譚里保李先周文德唐洪行巡按御史一併
依律正罪緣係播逆殘黨鼓衆倡亂仰仗　天威斬獲元
兇俘其餘惡謹據實　奏報并敘有功員役以昭激勸以
靖邊圉事理未敢擅便爲此謹題請　旨

題經理敘功疏

題爲橋地邊方經制宜定敬陳善後切要事宜伏乞　聖
明採擇以永奠遐方事萬曆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行
據貴州布政使司經理分守新鎮道右叅政尤錫類會同
左布政使趙健按察司署印副使韓光曙呈稱案照萬曆
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奉臣憲牌爲軍務事照得播賊既
平地方新定該本院條議善後事宜疏內款開一議改設
郡縣看得播州之地東西相距貳百餘里南北相距四百
餘里雖云憝國亦係樂土今議改流東西可設二府每府
可設二三縣論建置大槩自沙溪以至白泥當以烏江爲
界設一府於白田壩而眞州婁山松坎等處可爲三縣黃
平在元已爲府矣當設府於黃平而餘慶白泥二司可爲

一縣甕水重安二司可爲一縣此沙溪至白泥一帶建置
之大槩也自白泥渡至婺川以三渡板角苦竹三關爲界
其中漢夷田土錯雜惟湄潭可縣龍泉可縣龍泉土官安
民志陣亡其子尚幼其印已失其土地已爲楊酋蹂躪合
無將龍泉改建一縣增築城郭而以安民志之子世爲土
縣丞以爲死義者之勸其[illegible]職長官世爲七[illegible]此則思
石一帶建置之大槩也若[illegible]學校築城池設公署建驛遞
度土田勢當次第脩舉而爲費不貲若分屬於黔貧黔物
力難支似當於剩餉銀內動支完日數等因會　題去
後隨候部覆　明旨至日另行牌該預檄各司道會勘看

得驛傳道左副使劉橋督兵平越思仁守道陳副使督兵
龍泉共問民情地利周知合行舉責勘議仰道即便前去
適中地方備行督委鎮寧州知州李珏親詣黃平等處盡
心查議黃平應否設府餘慶白泥二司應否設縣各府縣
治應於何地建設湄潭容山一併查議仍查黃平等司每
司原額錢糧若干石轄屬地方人民若干里四至界限與
何處何司衛相連今既改為郡邑田地疆界作何分析清
丈驛差馬館作何編派供辦城池衙舍學校倉庫作何脩
舉各司土官改作文官作何職銜至於田土一節尤為緊
要除原係楊酋莊場及從逆人等田土一槩入官外其餘

有主者以何為憑方可給主無主者作何分給一應未盡
事宜作何籌畫調停逐一從長會議確當務俾經久可行
具由通詳以憑覆覈會 請此係更始建置重務毋得草
率目前不便日後奉此本年十一月初七日又奉巡撫郭
都御史憲牌為就近選用等事准總督川湖貴李右都御
史咨看得播賊既已蕩平例應改土設流行據各監軍守
巡等道條議前來會 題聞適本院部感疾伏枕未得
題覆近閱邸報該 山西道李御史具 題議建貳府又准
貴州撫院移送會稿亦議建設貳府輿論既已僉同即應
如議舉行及查劄撥一節以黃平設府餘慶白泥甕水重

安草塘容山并龍泉設縣俱應屬之黃平隸於貴省但賊
滅之後已及四月若不及時脩舉恐地廣人稀日久生變
一有他虞反為不便所有黔省應委守巡兼備知府知縣
等官勢不可緩咨將黃平餘慶等司應建郡邑速為委官
及時董理共圖治化仍將選擇過文武職名并查草塘容
山貳司屬何縣治希田併示以憑稽督施行又准咨湄潭
一帶切近貴州仍屬於貴以關為界等因准此就經備行
驛傳道督率鎮寧州知州李珏施秉縣知縣袁尚紀料理
黃平一帶思仁道督率銅仁縣知縣陳廷範料理龍泉一
帶黃平等處土地廣闊已經行委貴陽府知府劉冠南前

去協理委同知徐庭綬署管府印支放一應經理錢糧仰
道行各委官遵照將黃平等五司建置郡縣事宜悉心會
議經理務俾永久可行毋負委任奉此該本道遵依移駐
黃平備行劉知府李知州袁知縣前來經理及刊印領田
小票給各委官分發又經遵奉軍門憲令大書告示遍諭
新邦禁其豪強兼併撫其流離復業又行李知州踏勘餘
慶白泥黃平等司牌袁知縣踏勘草塘甕水等司牌何處
氣脉最聚道里最均應建城郭應設官員查其錢糧處其
經費招民安插悉心計議續該本道查得二十九年伊始
五司原額平越黃平貳驛馬館路當衝途時不可缺有舊

在住樝堪以應當者有殘逃荒無無人應役者就經分別
呈詳撫按兩院批允動支官銀將蠲免馬舘委官代雇支
應訖二十九年二月初十日又奉郭都御史批據本道呈
稼經理府縣會議得關外之地龍泉司舊隷石阡府宜聽
該府改設壹縣容山司附近施秉又淪於夷另行經理所
有黃平白泥草塘甕水重安與湄潭地方委宜鼎建一府
但黃平田壩雖寬龍脉微弱止宜建一州使轄白泥重安
二處湄潭併餘慶為壹縣而建城於湄潭草塘併甕水為
一縣而建城於草塘其府治則設於平越衛增脩城郭統
治軍民府設知府同知通判推官經歷州設知州州判吏

目縣設一知一典學校卽以平越衛學改為府學師生俸
廩悉仍其舊黃平宜設州學添設學正一員至於湄潭岑
黃白泥三驛原係僻道馬館錢糧宜聽新州縣典史支應
不必另設驛丞前項新地俱屬新鎮一道應有專轄緣由
奉批如議仰候會　題行繳奉此又蒙巡按貴州監察宋
御史批仰候會　題行繳蒙此本月十三日又奉郭都御史
憲票巻査先行分守思仁道陳副使督行銅仁縣知縣陳
廷範料理龍泉一帶脩建縣治今照陳副使已經大察合
行該道一併經理施行奉此本年六月十七日又奉郭都
御史憲牌准吏部咨　題覆新地建設事宜內開一急選

調臣等看得播州甫經開創料理最難新設郡縣正佐官
一不得人悞事非細宜允撫臣之請合將副使尤錫類加
陞貴州布政司右參政職銜調新鎮道參議張文奇調補
貴寧道知府劉冠南加貴州按察司副使職銜管平越新
府知府事知縣袁尚紀加永寧州知州職銜管餘慶白泥
新縣知縣事陳廷範加鎮寧州知州職銜管甕水重安新
縣知縣事俟三年之後考其政績分別議處奉　聖旨俱依
擬府名與做遵義平越州名與做眞安黃平縣名與做遵
義桐梓綏陽仁懷湄潭龍泉甕安餘慶欽此欽遵仰道轉
行經理管平越府劉副使及各委官查照題奉　欽依內

事理備査平越黃平等處建設府州縣屬土地界限作何
分隷其九股新附苗民戶口糧馬地方迫近黃平應否卽
屬該州草塘司部覆應隷各縣今當作何分析務査某處
與新設某縣聯屬應屬某縣某處與新設某縣接壤當屬
某縣以上府州縣里甲差徭作何編派錢糧馬館作何追
徵正佐首領官員柴馬公用作何條鞭黃平既有州官撫
綏百姓駐鎮撫苗通判相應裁革逐一會議確當務期垂
久可行分析條款通詳總督部院貴州按院以憑參酌會
議奉此隨行平越石阡二府及各委官遵照査議間續奉
郭都御史批據管平越府事副使劉冠南呈詳勘過五司

地方事宜一五司官舍一各司形勢一各司地利一民間
疾苦一疆域錢糧奉批如議行繳奉此又奉郭都御史憲
牌照得平越府治題奉　欽依建於平越衛城合行查建
又查平越距黃平州縣稍遠道府經理往來當於天官里
建一衙門以便經理附以黃平州學併行查脩奉此俱經
行府查勘議將平越衛治拆卸分建右府左衛詳奉郭都
御史批允行委該府新任同知楊可陶守備童龍專督脩
建至於天官里行署係該府自行經理又奉郭都御史憲
牌仰道速會布按二司查議黃平等司地既改流印信又
已追繳各司安撫正副長官應授何縣縣丞上簿取具宗

圖勘結通詳會　題奉此就經行據該府議據黃平司安
撫羅袍同知楊位副使楊開運重安司正長官土舍張體
乾副長官土舍馮國瑞訴稱田産廬墓向在黃平不便改
移他縣應將各官改為丞簿仍住黃平催辦糧馬重安舊
地聽黃平州統轄草塘司安撫宋世孝甕水司土舍猶國
柱俱改為甕安縣縣丞餘慶司正長官毛守爵改為餘慶
縣縣丞白泥司副長官楊鯨改為餘慶縣主簿暫給劄供
職緣由詳道轉詳郭都御史奉批印准類繳劄付准暫給
且改流衙候該司道勘結到日會　題施行繳又蒙宋御
史批羅袍等如議俱准改新州縣土縣丞主簿行令帶銜

管事仍候會　題行繳俱經行令遵照又奉郭都御史憲
牌查得貴州通志開載思南府城週圍柒百柒拾丈石阡
府城陸百陸丈婺川縣城肆百丈今餘慶等處新建縣城
以肆百丈為度必須磚石脩砌斯垂永久仰道即行平越
府督令分理各官將餘慶甕安湄潭龍泉肆縣城垣悉心
估計毋越肆百丈俱以燒磚或石脩築應用銀米一面詳
報支給、面責成委官趁此農隙上緊董理奉此又經行
府作速估議興工隨該本道查得分理袁知縣已蒙加銜
管理餘慶縣事陳知縣已蒙加銜管理甕安縣事各有專
責惟龍泉湄潭貳縣尚未銓官議委銅仁府推官譚完署

龍泉縣思州府推官華三祝署湄潭縣暫管建築清丈俟
新官至日徑自交代詳奉撫按兩院批允行令各任其事
又奉郭都御史憲牌黃平州河可通偏橋鎮遠委原任都
司錢中選督匠將偏橋諸葛洞河開通以便往來龍泉城
工未竣委原任守備伍萬鍾署思石守備事務佐理城工
又奉總督川湖貴王侍郎憲牌案照本年捌月貳拾日該
本部院看得播地平定改土設流所有善後事宜例得與
聞已經牌行布政司備將新設平越黃平湄潭龍泉甕安
餘慶等府州縣驛遞正佐首領等官幷脩建衙門城池與
夫動用夫工錢糧等項查明冊報去後至今未報合行就

近查取仰道卽將平越等府州縣脩築諸務開造一冊齎
報以憑查閱施行奉此叅拾年正月初拾日又該本道呈
據平越府議將重安四牌併附黃平爲州餘慶白泥併爲
餘慶縣草塘甕水併爲甕安縣地里壤及祥川荆條寳洞
叅里併附湄潭縣以正疆界其各田地分區列號行各州
縣正官督同彼中老練軍民臨田丈量備入魚鱗文冊解
府分委府佐柚丈雖差有雜軍田者仍加通丈公賞私訂
以杜弊端又條議編甲立保以稽戶口等七款具由通詳
總督王侍郎批據呈七事鑿鑿悉中肯綮善後急務舍此
寧復有他持籌者良苦心矣如議着實舉行仍候撫按兩

院詳行繳又奉郭都御史批各款旣查議妥當仰道行府
州縣幷龍泉縣着實舉行刻期早完此外有未盡事情不
妨臨時再議報奪此繳奉此又蒙宋御史批諸議各妥當
應行速如議行仍候督撫兩院詳行繳蒙此又經通行去
後又奉郭都御史憲票查得管甕安縣事知州陳廷範被
論行道轉委平越府推官徐兩署理縣事專督城工銅仁
縣新任知縣吳三讓丈量甕安田地隨該本道具由呈蒙
巡按貴州監察御史批楊同知暫署新添廳徐推官暫
署甕安縣各事務候通詳行繳蒙此又該本道於叅月初
捌日起馬親詣各新縣勘得龍泉縣城週圍共計叅百陸

拾壹丈已於貳拾玖年拾貳月拾壹日伐石興工人情踴
躍報完必先甕安縣城該徐推官定叅百捌拾柒丈已於
閏貳月貳拾壹日興工石廠近郊伐檯頗易餘慶縣城隨
地形包羅止有叅百零拾柒丈地不產石勢必用磚湄潭
縣城基定爲肆百丈其城南北倍長於東西雖立四門但
東在山埠之上止可建一城樓不必設門西南一帶應砌
水竇五座尚在行議除催脩建築外就經一面稟報撫按
兩院、一面具由呈報總督部院奉批各縣城旣議妥當如
呈行令隨宜脩築務垂永久繳奉此又奉郭都御史憲牌
黃平湄潭餘慶三州縣城垣工尚未竣非州縣官一人可

以料理本院駐劄黃平委中軍官劉岳會同知州曹進可
督脩州城劉副使駐湄潭縣督令通判蔣本盛知縣黃家
桂思石守備葉定遠知事劉本脩該縣城該道駐餘慶縣
督令知州袁尚紀同原任守備史良將脩該縣城勒限完
工又蒙畢御史憲牌爲播地蕩平經理就緒查城未竣事
宜以圖善後事照得播酋殄滅改土爲流瘡痍未起鴻鴈
未歸蓋勞來平定休養生息與夫築城池建郡邑清丈量
均賦役裁冗員節經費等項該道府措注周詳調停悉當
本院毋容置喙矣第經理者必慮始計遠者必愼終雖創
始不易而善後尤難其間或有言而未盡行而未當者方

今草昧之初豈宜膠柱鼓瑟而不爲更改手擬合行查牌
行該道卽將新府縣善後事宜除經理外其餘有意見不
同而言之未盡行之不當者不妨開款呈報以憑會議施
行蒙此案經本道不次嚴催各府州縣仍又躬親巡督又
差人守催去後今據平越府呈將委官丈出黃平州上中
下田叁萬伍千叁百柒拾貳畝科糧貳百肆拾伍石玖斗
伍升歲徵差銀貳千貳百壹拾捌兩壹錢本色米捌百玖
拾石貳斗湄潭縣上中下田叁萬柒千玖百伍拾伍畝科
糧貳百肆拾陸石玖斗叁升歲徵差銀貳千貳百貳拾貳
兩伍錢本色米捌百捌拾伍石伍斗甕安縣上中下田陸

萬壹千柒百壹拾叁畝科糧肆百壹拾壹石伍斗伍升歲
徵差銀叁千陸百柒拾陸兩玖錢本色米壹千肆百捌拾
柒石玖斗餘慶縣上中下田貳萬肆千玖百捌拾貳畝科
糧壹百陸拾玖石捌斗捌升歲徵差銀壹千伍百貳拾捌
兩玖錢本色米陸百零柒石玖斗以上肆州縣共田壹拾
陸萬貳拾貳畝該糧壹千零柒拾肆石叁斗壹升歲徵差
銀玖千陸百肆拾陸兩肆錢本色米叁千捌百柒拾壹石
伍斗又查以上田內有係逆賊私業者本應入官變價今
見各州縣貴多田少議於本等糧差之外每歲量加租銀
免其變價上田每畝壹錢叁分中田每畝壹錢壹分下田

每畝玖分內黃平州逆田叁百畝該租銀叁拾壹兩湄潭
縣逆田叁萬柒千肆百壹拾畝該租銀叁千玖百壹拾陸
兩叁錢甕安縣逆田叁千畝該租銀叁百貳拾肆兩餘慶
縣逆田壹千畝該租銀壹百壹拾伍兩以上共徵租銀肆
千叁百捌拾陸兩叁錢等因石阡府亦將委官丈出龍泉
縣上中下田叁萬肆千叁百貳拾貳畝科糧貳百壹拾玖
石叁斗伍升歲徵差銀壹千陸百壹拾伍兩玖錢本色米
柒百零壹石伍斗等因貳府又將脩建府州縣衙門併各
造過城垣儒學城隍祠公館鋪舍等項及各支用過錢糧
數目到道又該本道覆查明白看得播所六司并石阡府

屬龍泉司向雖受我羈縻去黔不遠顧其中多叢林險固
苗夷窟穴憒於禮法而其長又多獷黠不馴固開闢以來
所稱侏𠉀椎結之區也後遭逆龍之虐各土官逞其私智
攘臂而挑之啓釁搆左兵連禍結於是民始去順從逆官
不死卽逃東西數百里盡折而入於播其人知有播不知
有 中國非一日矣夫征播以止亂爲事安今日之黔也
功在一時也經播以變夷爲事安後日之黔也計在百世
者也故平播固難經播尤不易而況黔當兵戈之後又難
之難者建置所資僅有限之剩餉捉襟露肘其濟用未易
也版築之夫多異方之募民假越救溺其鳩工未易也土

膏沃壤民爭强負而歸而黔中所得半不堪之下田也其招來未易也播族誅夷稍盡即頃者叛民亦誅而黔則諸司之長皆在也林鶏終無好音之懷包魚恐有及賓之漸其駕馭未易也黔一州四縣之田計之僅蜀中之拾壹厚賦則不勝膚髓之椎薄取則莫濟髮眉之急其征歛不易也平播之明年　詔建軍民府於平越尋以知府劉冠南爲副使行府事又以黃平重安貳司爲壹州白泥餘慶貳司爲壹縣草塘甕水貳司爲壹縣湄潭爲壹縣平越府轄之龍泉司亦爲壹縣石阡府轄之各　賜之名各建之官而職錫類則以糸政總其經理之事當是時念經理之難

而再念黔之尤難有不黯然懷憂茫然自失者乎俄而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趙健桉察司驛傳道副使韓光曙提學道僉事胡琳先後以蒞任至思石道副使路雲龍以入賀禮成相繼回黔而思仁道祭政洪澄源則以轉官至羣材既集方皇皇焉相與共討之乃玆甫及貳朞而城既成矣田既清矣官衙儒學神祠遞鋪戶口錢糧之類繩繩報竣矣自昔籌之多見其難自今觀之良見其易漢官之威儀創覩而伏魑遊僥之域易鱗介以冠裳虞階之干羽重光而積骸醒血之墟變戈矛爲禮樂如職謬庸安能及此蓋膏伏覩三院條陳之疏與其指授之符石畫訏謨昭昭

揭日即在事諸臣有借箸前籌而出其範圍者乎故本道以爲在事諸臣受成三院而克終其事者也首尾貳年之間內則藩臬兩司提綱領而爲之倡外則守巡各道循職掌而替其成該府承之秉百折不回之忠而盡州縣所爲事事皆經於手畫庶僚繼之篤一體相成之義而通佐幕以下人人畢竭其心思濟濟乎亦一時之盛已當即其經理之大略而敬陳之平越界黔東六衛之中道而當新更四屬之上游建以爲府不惟領袖冠紳且賴提衡介胄軍門一疏之功豈其微哉顧其城郭雖存而歲久塌缺出入之人跨越無忌且城中地尤墣不可井汲者皆就城外卒

有不虞此坐困之道也同知楊可陶奉委於斯旣營新府既脩舊城奉軍門適臨其地尋桉行郊外親視汲道所宜遂立命通判蔣本盛偕可陶添築外城而劉副使躬爲區畫包峨黎之泉以備緩急接舊城之西週陸拾柒丈重垣巉巉流水湲湲數萬生靈胥倚爲命未然之防此舉有焉別竪行府就而城之則以便官府之經理東西竝峙更稱雄特獨念學從衛轄厥名未正乃幷檄守備童龍及原任守備薛紹瑄等改建公館於舊衛學之基而另建府學於分巡道之基一從該府之議一從學道之議也蓋規畫既周於統宗之地而紀維自飭於新造之方此經理首事所

謂一舉而兩得者也黃平地勢寬衍舊有一千户所就其
突起處築土城千叁百丈居高臨下若建瓴然頃者五司
被兵諸土官皆不守而此地獨全亦其形勢足恃也初鎮
監州知州李琵嘗以軍門之委分理於玆人言中之惜不
終事其後拜重安以爲州而知州曹進可來 命來守之
然後新州諸務次第脩舉先建州治次丈田次琢石疊城
爲持久計此地向有青衿數人寄附興隆衛學以爲是不
足學也學道聞之則言於軍門曰玆地習夷久匪素弗
化而黃平該府之首屬叁縣之襟喉也請建州學壹所將
迓其外附者并羅壹州叁縣之俊而肄業焉自今以往吏

治文風其竝興乎蓋州城之北貳里山川融結所謂行府
者在焉故諸屬皆賴其指蹤而該州尤便於稟命今其經
理秩秩州官之功而實府官之畫也湄潭本播州東境獷
夷世居山深多盗自方鄉官遇害之後人皆望而卻走即
列有數廛亦長宿耳欲其成聚成都不亦難乎邑中故有
眉江從馬渡磐折而下流至叁拾里許山環水會可宮可
城知縣黃家桂至劉副使乃度其地而卜築焉城週肆百
丈署宅其中曲水抱環文星聳秀天馬金魚一望在目邇
方得此亦足奇矣至於招流任土之政則自推官聿三祝
在事之時業已漸舉迨該縣至而行並力焉今其環縣治

而托廬者不啻十倍於昔經理新猷亦可知也甕安兼甕
水草塘以爲縣其中巒嶂相因而乾坪一區獨號平衍取
而城之亦諸山結聚處也先是教授劉天益管縣事知州
陳廷範相繼從事於玆顧天益以陞任行廷範以被論行
雖有所爲未及城事及推官徐雨至乃奉兩院命執版畚
而往蒞焉至則伐石興工晨夜展力肆百丈之金湯甫基
而就堅實偉壯爲三邑首又使知縣吳三讓淸丈田畝其
報竣亦先三邑要之此兩人眞適用之器哉間有未完則
通判蔣本盛嗣得之在本盛不以爲苛在三讓不以爲歉
而新任知縣凌應奎者其專責也故縣治官衙皆就而終

焉蓋用人惟玆方爲多而課功於通府爲最詳審精密各
盡所長委任得人之効也餘慶縣自餘慶舊司之外益以
白泥通爲一邑今新築縣城即白泥司故址也斯地也土
膏可稼山險可憑播黨據之倚爲三窟及滅播改流而知
縣袁尚紀遂進州秩而綰墨焉尚紀馳入其疆首建縣治
以爲民極尋築土包磚建城叁百拾柒丈土人梗法田多
欺隱則尚紀先自委丈晚得蔣本盛至又相與覈正之且
夫該縣所處其初豈不掣肘哉彼其左右睥睨即向所稱
挾持私智首挑釁於播酋者此曹見昏勢相倚甚爲經理之
害自非軍門在上閑其邪而約之禮則安有今日邪蓋適

躅雖憂乎羸豕之孚而禁防終得於童牛之牿行而莫橈令而必行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也龍泉初與播鄰無高山大川之限向自土官安民志死後地失民逃行旅不通久矣經理龍泉陳副使首捐叁百金以脩道路行者德之及本官被察東歸而職錫類偶承人之遂兼領玆方之事當是時竊意經理諸務惟城工最大且艱業已屢檄促之而諸屬猶相仗未舉也推官譚完奉委至獨奮然曰天下事惟斷乃成奉軍門有成命矣奈何久為道旁之室乎遂率同守備伍萬鍾鑿石於山取土於隍成城叁百陸拾壹丈蓋堅壯不減甕安而斷則過之工未完者十三會

知縣凌秋鵬繼至其訖工則秋鵬力也而前工既定之後秋鵬復覆石其面并包石於內一面則又原估之所未及也大抵該縣城事藉署府推官趙民說之協贊欣助不小而其餘衙舍田糧諸務則總出秋鵬之手今亦犁然而辦總而論之經始則賴有唱和之同心而視成則得之後先之協力譬諸五音合而為樂義取相成缺一不可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諒乎其言之也夫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廈之成非一木之力經理之事亦大矣雖一時一事之勞尚有不可泯者況以上諸臣皆分猷宣力昭昭人目者乎又況發蹤指示於此者乎當諸工未奏之時軍門坐不安

席既命推官能養初就而督之矣及養初又命諸工漸完則又躬巡而遍閱之以為千百年之計於是至湄潭則命劉冠南駐督守備葉定遠等從之至餘慶則命錫類駐督原任守備史良將等從之至黃平則躬自駐督使中軍官署都指揮劉岳等從之一切建築之事未舉者促之不足者益之未盡善者更之然後經理始備至於發金輸粟兵佐經理則惟知府吳來庭張叔薑之力若副總兵陳寅宣威以盈新奠之邦原任都司錢中選開河以通久塞之路是於經理皆有勞焉而軍門標下把總官馬武卿李師沆馮邦濟朱運泰蕭雲王弘業馮承烈劉沱和王詔劉崐指

揮吳國柱郭維藩千戶褚綬李朝陽陳治道經歷沈希孟陳江定知事劉本照磨馮大順州判胡承勳典史劉三鳳向文炳吏目楊大棟張大紀蔡世福陳良甫陳桐胡有進驛丞畜應龍地師曾應良王志三以及土官楊位羅袍等省祭官文如周等皆效其一長以勞於經理之事亦所謂一時一事之勞法當並書者也是役也凡創築新城伍繕完舊城者貳添築水城者壹分建府州縣治者柒儒學貳城隍祠伍公館共伍鋪舍肆拾有陸丈出田地壹拾玖萬肆千叁百肆拾肆畝派徵糧差銀壹萬伍千陸百肆拾捌兩伍錢本色米肆千伍百柒拾叁石俟另造冊呈報等因

呈詳到臣據此又據思石分巡道副使路雲龍呈為地方
事准布政司照會奉臣批據本司呈奉臣批據思石道呈
詳銅仁府城垣突遭洪水泛衝本道躬親周視傾頹甚多
亟應脩理委官估議約至千金第時詘費羸難措行府酌
量緩急覆加估議冊報該銀伍百壹拾兩捌錢零請發緣
由奉批仰布政司查議報奉此隨該本司看得銅城設在
孤懸四面皆苗保障尤重突被洪水衝塌脩理之費似難
省簡既經道府議估的確冊報前來查無虛冒該銀伍百
壹拾兩捌錢壹分肆釐查該府止有收貯脩理城銀伍拾
玖兩伍錢柒釐玖毫尚少肆百伍拾壹兩叄錢陸釐壹毫

司帑匱詘難處呈請裁示於何項銀內動支脩理等因奉
批銅仁近苗城宜急脩府庫銀伍拾玖兩伍錢零准動支
少銀肆百伍拾壹兩叄錢准動支鎮遠府貯餉銀如數支
給城工分委譚推官吳知縣而何知府則總其成毋令冒
破為一勞永逸之計可也該司會同該道勒限責成完報
奉此移道又蒙畢御史批據本道呈同前因蒙批郡城遭
水亟宜脩整工價如議照數支給完日冊報繳蒙此行府
遵依於鎮遠府庫貯餉銀內支肆百伍拾壹兩叄錢陸釐
壹毫并本府庫銀伍拾玖兩伍錢柒釐玖毫分給委官譚
推官吳知縣遵照脩理又奉郭都御史批據銅仁縣申稱

縣治設在廓外逼近苗穴，息時閧勢必另築土城以保
萬全估計雖稍包羅約有叄百丈所費千金查士民樂助
外其不敷銀乞為議處緣由奉批銅仁咫尺苗巢縣治無
有不城之理仰思石道查議通詳費有不足除樂助銀外
本院另當處置無惜小費妨大計也繳又蒙畢御史批思
石道查議報隨奉兩院憲牌據鄉官舉監生員萬偉等連
名呈同前事又奉郭都御史批據銅仁府通詳看得銅仁
新設縣治士民呈議願建土城貳百柒拾丈包羅縣治上
洞差民各認丈尺爭先赴役而不費錙銖於公帑又比併
障保釐坊居民貳百餘家在內果甚便益誠不宜再議內

徙者惟城樓叄座該縣估銀玖拾兩委無措處查得守備
葛如錦奉軍門令解到賞功銀肆拾柒兩尚少銀肆拾叄
兩動支本府庫內支剩水硍山賊屬變價銀叄拾柒兩貳
錢肆分捌釐地租銀伍兩柒錢伍分貳釐湊完肆拾叄兩
給銅仁縣蓋造城樓呈詳兩院批允備行該縣遵照上緊
脩築去後該本府查得府城樓城串墻垣業已督同譚推
官吳知縣遵將解發官銀伍百壹拾兩捌錢壹分肆釐買
備應用木植磚瓦灰釘等項及召募匠作人夫逐一分督
脩造豎建城樓肆座串樓貳百柒間腰墻貳百貳拾丈城
墻壹百伍拾丈其縣城將葛守備解到賞功銀肆拾柒兩

并動支本府庫銀肆拾叁兩俱發該縣脩建城樓叁座工俱落成等因到道據此又奉郭都御史憲牌准陳總兵手本移稱照得銅仁逼近永順保靖酉陽一帶苗地堪築營堡至於各堡盡闢成路緣由仰道即便移會該鎮要見前項城堡川湖應脩若干處貴州應脩若干處每處應用錢糧若干兩調何官兵駐守會計明白備冊詳報以憑具題施行奉此又蒙畢御史牌准陳總兵手本移同前事行道查報蒙此就經移會查議佑建准陳總兵手本覆稱議照貴州地方在在皆苗而倡獗無忌者惟銅平為甚蓋緣川湖貴三省之所交會也故自萬曆貳拾柒捌年積而至

於本鎮莅任之始軍民之被刦者屢矣然而三省連年用兵呻吟未起疲困未蘇本鎮亦不欲多殺以損天和始建營堡為扼塞之計隨於萬曆叁拾年拾壹月拾柒日移駐甘棠營躬履地名黑潭僉曰此為諸苗出入要區於是建壹營於此改名曰龍潭然獨立壹營聲勢不聯難於應援又於營外數里許添立貳營一曰報國一曰光明改甘棠曰正大俾肆營犄角而居遇有警急炮聲即聞可以互相策應守營之兵將水定營官兵全移於龍潭并令苗目把總吳馬二帶領糧苗柒名又添召兵壹拾肆名并令苗目哨官吳永貴帶糧苗柒拾名俱協同防守報國營則以本鎮紅兵壹百名每兵名下月糧日支貳分但此處田土俱係沃壤能而耕之可以足食應自叁拾壹年正月初壹日以後每名日減壹分添召漢兵伍拾名在此劄守併令坐營官住此彈壓光明營則以甘棠營兵壹百名并移居民叁拾家以守之即為甘棠子營又於拾貳月初肆日移臨覇帶聆其舊營設於高岡以故屢遭回祿該百戶陳湯銘詳允更於平地此地實為烏平之衝第建築未完本鎮乃督併脩築易其名曰龍頭營內建總兵衙門壹座本鎮駐劄於此及有石榴坡舊路山逕險阻隨又另闢壹路自磐石營至地名鬼潮溪金竹園崖囤猴答溪抵龍頭營第此

路係孤懸遠徼應各立營哨分兵劄守乃責苗目龍老苗將所管糧苗拾名并添召兵拾名共貳拾名劄守鬼潮溪又以龍梅哨官兵陸拾名并添召兵貳拾名劄守金竹園又以冷水溪兵叁拾玖名移守崖囤又調平頭哨官兵壹百叁拾肆名劄守猴答溪以上營堡道路俱經刱建完備令各官兵挈家屯住且耕且守矣但營堡既建無重職以鎮之則各兵未肯用命苗蠻無所顧忌隨以坐營官住鎮報國營銅仁守備往鎮威遠營查該備舊住平頭哨今本鎮移駐龍頭營則平頭為腹裏故移鎮之若敵鎮專劄龍頭營水守不替而銅仁鎮城有道府在鎮遇有警急可以

互相調度策應也分布悉定隨行據坐營官汪如淵都司葛如錦將建築過營堡用過工匠料物及收支過糧米數目用報前來該本鎮覆覈無異原維軍門動發餉銀捌百肆拾叁兩肆錢叁分捌釐貳毫於內動肆百肆拾壹兩壹錢玖分買米捌百捌拾陸石捌斗壹升肆合伍勺支給匠作食用支銀肆百肆拾兩壹錢捌分捌釐給各匠作工食其諸効勞官員合行併敘等因到道准此該本道看得銅仁四面環苗朝夕窺伺城垣設險備禦尤爲喫緊府城半爲水衝亟應脩理而縣治新設城外再徙爲難參家兩院軫念地方共議脩舉在府城發銀伍百壹拾兩捌錢壹分肆

釐脩城樓肆座串樓貳百柒間城墻壹百伍拾丈腰墻貳百貳拾丈在縣城發銀玖拾兩建署門樓叁座其土城貳百柒拾丈係通縣士民樂從各照丈尺分築完固即費積間有不敷該府縣已自湊足脩完兩城屹起一時落成至於防守營堡該陳總兵躬履要地審勢度形先建築龍潭報國光明三營與甘棠改名正大舊營相爲犄角策應既又相得壩帶新移營址平衍舒豁視他營尤爲最勝乃躬自督併脩築易名龍頭建總兵衙門於此併將石榴坡鬼潮溪一帶道路芟艾榛荊闢成大道沿途各立子營分兵隸焉該鎮專駐龍頭營居中彈壓而以守備官移鎮威遠

營坐營官移鎮報國營左右夾輔首尾聯絡果有常山率然之勢足稱邊徼長城矣一時任事効勞官員如銅仁府知府何大縉總其成推官譚完銅仁縣知縣吳三讓坐營守備汪如淵管守備事加銜都司葛如錦分其責或綜理錢糧悉心規畫或深入苗穴殫力經營均應紀敘銅仁府經歷林宗顯銅仁縣典史粟廷蘭提溪司吏目唐思隆總兵標下前營把總戴宗茂右營把總陳大縉正大營百戶周希舜盤石營指揮蔣崇賢哨官千戶段必明百戶金國禎陳紹舜名色指揮陳猷名色把總劉鳳右思元副土官田應瑚百戶何再榮陳湯銘省祭官廖近賢陳九德等建

城築堡各効勤勞俱應獎賚等因呈詳到臣據此又據貴州布政使司帶管分守安平道左布政使趙健呈爲地方事呈奉臣批據本道呈詳龍里新添貳衛四門城樓城垣俱皆傾頹垛頭倒壞萬曆叁拾年羅海等寨苗賊出刦客商於城外水橋聲言攻城刦印城中士民驚懼雖蒙兩院調兵撫剿近獲平寧第城俱倒塌且低歪不堪保障須行估脩軍民方得安堵等因呈詳隨奉郭都御史憲牌仰道行委布政司經歷孔傳閔平越府推官徐雨會同龍里衛署印原任守備貴州前衛指揮薛紹瓊將龍里衛城徐推官會同原任守備伍萬鍾新添衛掌印指揮陳堯年將新

添衛城垣逐一細估應用銀若干兩具冊詳報以憑發銀
脩理等因奉此該本道看得城郭不完識微者之慮也貲
財不聚舉贏者之憂也議脩龍里新添貳城者此爲地方
百年永久之計今據各官再三覆估計酌情審勢龍里
衛城垣四門城樓俱已倒壞其城墻週圍共計倒塌貳百
貳拾丈零貳尺垜頭伍百玖拾肆箇通共估該工料價銀
肆百柒拾捌兩陸錢壹分請乞發銀責令經歷孔傳閔署
印指揮薛紹壇督脩新添衛城週圍共計增脩腰墻柒百
玖拾叁丈陸尺垜頭貳千陸百箇通計共該工料價銀柒
百捌拾貳兩捌錢肆分併乞查發委推官徐兩原任守備

伍萬鍾掌印指揮陳堯年督工脩砌等因詳奉兩院批允
該本道移行布政司行貴陽府照數動發餉銀分給各委
官各照丈尺督工脩築俱已落成看得龍里新添二衛四
面皆夷朝夕觀望城垣傾圮人可跨入若非增脩軍民何
能安堵今蒙兩院軫念發銀分給各委官各照丈尺督工
脩砌完固兩城共舉成於一時邊疆保障實資永賴惟是
在事勤勞各官如平越府推官徐兩布政司經歷孔傳閔
守備伍萬鍾指揮薛紹壇陳堯年等俱各悉心規畫催督
勤渠均應敘賚等因呈詳到臣據此案查先准兵部咨爲
欽奉　聖諭事該本部條議善後拾事題奉　聖旨元兇

既殄凡脅從牢累的都免究治流移的招他復業毋許豪
強乘機兼并還與優加賑恤以安新定地方兵馬久戍勞
苦酌量應撤的次第撤還永諭諸苗横恣逋誅就著撤回
兵馬剿處不必待奏可即便宜行事軍中一應有功人員
俱從公敘來其餘皆依擬該督撫悉心行欽此又准戶部
咨爲播地蕩平經制宜定敬陳切要善後事宜伏乞　聖
明採擇以永奠遐方事該總督川湖貴都察院右都御史
兼兵部右侍郎李化龍會同臣等具　題本部覆奉　聖
旨依擬行授田著先儘原住人民招撫流移復業果有無
主沒官田地方許外人占籍毋令豪強姦挾乘機冒奪以

致歸正之人失所欽此又准兵部咨爲逆酋甫平邊圉未
輯敬陳善後事宜以備　採擇事該臣會同督臣李化龍
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興祖題本部覆奉　聖旨依議行
欽此又准禮部咨爲三省干戈辛戢萬年計畫宜周恭陳
一二膚見以備善後　採擇事該山西道監察御史李時
華條議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又准吏部咨爲條陳
地方要務以少裨邊腹事該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興祖
題改安順州爲安順府本部覆奉　聖旨依議行欽此又
准禮部咨同前事該御史宋興祖題議設平越黃平新府
州縣學校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備咨前來俱經轉行

經理道府及布按貳司會議經理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象乾看得播未平之先急在征討播既平之後急在經理征討者矢在弦上不可不發經理者鹿在園中不可不緩仰誦 明旨一則曰牽累的都免窮治流移的招他復業還與優加賑恤以安新定地方一則曰招撫流移復業毋令豪强冒奪大哉 皇言明見萬里恩加八番所以安集鴻鴈于澤休息鴛鴦于梁者靡不周且詳矣臣等奉行 綸音宣導 德意與經理諸臣上自道府下至丞尉亦至於再至於四矣顧經理之

節目甚瑣且冗而其體統任官與民土官曰先人歷代遺土新官曰 朝廷業已改流枘鑿不相入而互相持舊民曰此吾世業而偶失之也何知新民新民曰汝罪人幸而脫刃者也何得復戀態虎各相噬而勢相戕甚至新官與新民依倚土官與舊民連結各恃衆怙力將人人某時以覬成敗此體統之難正也築城垣於豺虎之穴而獷得不可使度田土於荊棘之中而尋丈不可覈建學校以化夷而口舌紛紜徵糧馬以給公而支吾推調開道路以通商而戎賊莽伏物力詘而無以應多役粮餉殫而無以張兵威捉襟則肘見調官則商亂甚至謂改土徒勞不如還蜀

此節目之難理也臣與督臣按臣會同議諭諸經理司道府官凡教在初而禮為始暫給土官冠帶劄付引於繩之內次定與縣令迎送接見儀節委以職事稽其勤惰毋令逸於繩之外而官志始定查舊田有為者還舊主查逆田入官者給新民俱不令入價而責其納租土著子弟稍通者令之入學責其衿毋左其衽新民子弟即平通者止令寄學不許觀場俟貳拾年後始令赴試而民志始定體統既正漸議築城垣首砌龍泉次砌甕安又次砌餘慶湄潭又次砌平越水城黃平州城銅仁縣城又次脩銅仁平越府城新添龍里衛城又次築平越行府銅仁營堡而城垣聚

矣即不敢謂金湯足恃而五板安堵千里聯絡實空虛之地為扞蔽之資脫有不虞民亦可倚而守也乃漸議度土田起糧馬丈出田地壹拾玖萬肆千有奇歲徵銀壹萬伍千陸百有奇本色米肆百有奇雖比之遵義不及十之一而在黔中稍稍成聚即壹郡壹州肆縣官員之俸薪道路之夫馬阜快之工食踐更之戍饟董董取給焉又漸議建學校則改平越衛學為府學以黃平州學附於平越行府而土著新附之子弟肄業有地變椎結為弦歌柔靡莫而詩書或者其藉此乎又漸議開道路則團聚哨兵建立鋪舍脩飾候館滇楚商賈旅亦稍出涂迴眎豺狼當道荊棘塞

路之日則有門矣蓋自播平至今已歷肆年各官經理亦
踰貳載城市鮮犬吠之驚盡取桐罷狐鳴之盜是皆我　皇
上明威遠暢恩風廣被故今夜郎牂牁驁爲獲安平江湄
水窮而復樂豈臣等區區智力所能辦哉第貳叁營造拮
据之臣其勞亦有不可泯者如經理新鎮道右參政尤錫
類縛夜郎王巳快鯨鯢之戮開平越郡亟圖鴻鴈之安肝
腸盡在城牆足跡遍歷巖谷任勞任怨有守有爲按察司
副使管平越府事劉冠南品如星有北辰才則河之東注
手闢草昧庶僚咸倚著龜心覆瘡痍萬姓爭歌父母以上
貳臣提綱挈領安夏綏夷新舊無分兩種胡越遂成一家

功當首敘均應陞級重賚者也鎮守貴州總兵官都督同
知陳璘馬伏波之矍鑠正健趙營平之經畫甚周拊生熟
貳苗龍潭鑿爲堅壘築新舊柴堡銅厓化作金墉此壹臣
者平播靜黎之舊勞未酬築堡開路之新績復樹相應優
敘重加　褒賚者也布政司左布政使趙健鼎彝品重鎮
鑰名高當封疆肇闢之初謀議屹然山定值土木繁興之
日供需楷若泉流按察司署印驛傳道副使韓光曙沖恬
養之沉毅渾厚以精明贊經略於前籌六城燭照飭紀綱
於新附千里風行思仁道參政洪澄源至誠堪以對天朗
識明於略地攀轅畢節方誇滿路之棠陰借箸龍泉又見

一方之桑土都清道副使今陞參政袁應文倬擧才迈於
戡黎鴻策載資於善播批擣敏手斤言足奠千秋慷慨直
腸萬務無逃一鑑原任思石道副使今陞江西參政路雲
龍謀周鼎建功奠坤維起經綸於心上井邑一新鼓陶鑄
於筆端谿山再造提學道僉事胡琳華國文雄變夷念切
首更衛學郡庭繞桃李之新陰繼建州黌邊壤被菁莪之
至教以上陸臣共稱方面之良各著封疆之績功當並敘
內趙健鞭箠貳載而出內攸明路雲龍手砌貳城而郡縣
孔固相應紀錄仍加重賚者也平越府同知楊可陶才鋒
穎利幹局精詳初營府治不踰時而隆棟翬飛載建水城

一趨事而崇墉雉列通判蔣本盛爽達重門洞開峭直孤
峰獨挺數丈田之隱弊鳥道馳驅築包水之堅城鯨波泛
溢銅仁府推官譚完署邑才優百里築城功在千年詳決
人先獨屏道旁之惑工完事後總需囊底之猷平越府推
官徐雨符分嚴邑動懋高墉晨省夕稽時見雙鳧翔雨始
虔終厚立看百雉橫雲思州府推官華三祝暫辭肺石出
典眉江撫歸鴻於域中流移漸集聽鳴梟於境上危若自
知黃平州知州曹進可不激不隨有爲有執繕城千載計
瑕疵訏變金湯建署萬民觀沕闇忽開天日管餘慶縣事
知州袁尚紀建築關心日有省而月有試張弛順事強者

畏而弱者懷雖報完稍後而經營獨先龍泉縣知縣凌秋
鵾才裕擔當志圖建立庀材莊署壯麗爲下民具瞻加石
成城綢繆皆前人未備銅仁縣知縣吳三讓簡之製錦之
良畀以度田之寄清查較掌阡間時聽鳴騶横造留心庭
下希聞伏鼠湄潭縣知縣黄家桂上作而下自趨建脩具
舉通安而遠亦至鳴吠相聞雖城工竟於衆手而建造始
於一人甕安縣知縣凌應奎忠實無華老成有識秉庶績
垂成之後潤色爲多當羣黎新附之餘拊循攸賴以上拾
壹臣或承委檄或奉除書各有事於新邦皆不虛其　特
簡内楊可陶管府署建水城勤勞獨至應加運同知銜譯

完築龍泉城徐雨築甕安城爲諸城倡應加府同知銜仍
准畱管事曹進可凌秋鵾吳三讓築城有序丈田無弊相應
陞俸管事仍敷將李盛華三祝袁尚紀凌應奎黄家桂一
體厚賚者也貴陽府知府吳來庭石阡落知翔九霄瑩明足
照千里彊輿賚廣而應酬有餘開創事艱而經畫獨早鎮
遠府知府今告致仕張叔璽先典征苗之餉節以存贏嗣
興善播之功推而濟匱銅仁府知府何大縉内砌郡邑貳
城允資保障外建兵營策堡益固藩籬貴陽府推官今丁
憂熊養初催工杵沸春雷走險阻而不避品官鑑懸秋月
洋涇渭而無私署石阡府事思南府推官趙民說鑿新路

以通往來共便周行之坦禁濫差以杜騷擾方知漢沼之
循以上伍臣均有勞勩應加厚賚内張叔璽熊養初雖已
離任相應拜賚者也原任思仁道副使今聽降陳與相慷
慨不愛一身經營欲垂百世捐金除道口碑難泯於路人
移檄定基手澤有資於邑計原任貴陽府同知今聽降徐
庭綬邊壤新開六地之機宜若睹郡符久綰百需之應濟
知流原任鎮寧州知州今聽降李珏經濟才優理荒昧若
刃遊而解招徠政善撫流移皆襁屬而來以上叁臣去尚
見思蹶當終舊未終經理之功嘗勞經理之事且其征播
征苗各著勤勞已該按臣題擬復職似應知其所　請幷

加優賚原任管甕安縣事鎮寧州知州今閑住陳廷範原
任平越衛學教授陞南陽府通判今陞　襄府審理正劉
天益轉粟餉工版築全資鼓勸誅茅建廨堂構半藉經營
以上貳臣雖蒙新譴俱有舊勞過不掩功應併優賚者也
興黄副總兵陳寅功名久著於黔中威信更行於江外鯨
鯢屏迹開疆之完績無虧虎豹在山復業之遺黎有托標
下中軍官署都指揮僉事劉岳武偉脫迹戎幄蜚英略賚
開先千里操之掌上識周善後百年如在目前原任都清
守備今調福建水堤寨把總童龍典司布路之兵防新府
宴然安寢董理行臺之匠事舊營爾改觀加都司僉書

管銅仁守備事葛如錦頻年緩帶輕裘身作邊圉之保障此日豐墻峻阯計扼苗虜之襟喉總兵標下中軍官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同知汪如淵破敵夜郎既振如虎如貔之氣築臺苗穴復樹實墉實之勛原任清鎮守備伍萬鍾夙稱萬人之敵征誅數效於疆場令築叅里之城勞績史銘於闤闠原任都司錢中選濬石導流備鎮已無滯艇通商致貨黃餘並藉飛津以上柴臣夙擅師貞之譽共成非朔之功勞績相同均應優賚者也思石守備葉定遠原任守備薛紹瑄史良將充勤加之克慎成始賴以成終或城務是經而垣堞鞏萬年之緒或宮功是飭而堂廉竟

百堵之營均有成功不負續委相應一體敘賚者也標下經理新府州縣把總等官把總馬武卿李師沆馮邦濟朱運泰王弘業蕭雲馮承烈劉范和王詔劉峴平越衛指揮奚國柱郭維藩新添衛指揮陳堯年黃平所千戶褚綬李朝陽平越衛千戶陳治道布政司經歷孔傳閔平越府經歷沈希孟知事劉本照磨馮大順黃平州判官胡承勳吏目楊大棟平越衛經歷陳江定甕安縣典史劉三鳳餘慶縣典史向文炳大平伩司吏目張大紀把平司吏目陳良甫沿河司吏目蔡世福楊義司吏目陳桐木瓜司吏目胡有進平越驛驛丞黃應龍地理官曾應良王志三省祭官

文如周羅經又脩築銅仁府縣城堡經歷把總等官銅仁府經歷林宗顯銅仁縣典史栗廷蘭提溪司吏目唐恩隆哨官千戶段必明百戶金國禎何再榮陳湯銘周希舜陳紹舜名色指揮陳猷將崇贊把總戴宗茂陳大縉劉鳳石思元平頭司土官田應瑚省祭官廖近賢陳九德秉時効力隨分攄忠督工則躬親土石而事必有終丈田則足躡疆畦而報皆以實或秘洩年眠而宏開萬年之吉壤或身依虎幄而時効一得之嘉猷著雨備嘗夙夜匪懈相應均賚內經理把總官馬武卿馮邦濟朱運泰蕭雲馮承烈劉范和王詔劉峴曾應良王志三仍應給以冠帶者也應襲

安撫等官今改土縣丞土主簿羅袍楊位楊開運張體乾馮國瑞猶國柱宋世孝毛守爵安福猷楊鯨安養極朱文星土百戶何安慶以上恰叅員幾年鵲樹無依此日鴻柯有托涵濡新化洗心敢負葵傾奔走舊棲共今應同草偃際茲大作皆有微勞均應量賞以為土官忠勤之勸者也再照銅仁城堡龍里新添城垣雖非平越新府屬地第據鎮道諸臣議稱府衛設在夷巢苗賊出沒係地方必不可已之役兩役並舉一時報竣應用錢糧同支剩餉供事員役亦効微勞應行一體併敘至於承行吏書管工耆老丈田義民人等臣等自行給賞不敢瑣敘謹將各府州縣築

完城垣公署丈完田地糧則幷戶口冊籍上塵 御覽伏
乞 勅下吏戶兵工肆部再加查議覆 請行臣等欽遵
施行一應支用過錢糧容臣行布政司覈實另 題行巡
按御史覈 奏緣係播地蕩平經制宜定敬陳善後切要
事宜伏乞 聖明採擇以永奠遐方事理未敢擅便爲此
謹題請 旨

題經理善後事宜疏

題爲謹摘陳善後未盡事宜懇乞 聖明裁定以永治安
事臣等仰仗 天威克平播州分平越一郡屬之貴州經
理叁年以來四境稍定即有遵義吳洪之叛旋即擒斬今

平越府壹州叁縣石阡府龍泉壹縣官吏已設城垣已築
公署已建田土已度此肆者皆經理大綱臣等已具有疏
會題 請 旨矣惟是其中未盡事宜有前議未及而今
始及者有前議未詳而今始悉者有在經理之外可以助
經理不逮者有因經理平越而旁及他郡者譬之築臺九
層將就而一枝蹺曲則臺不固譬之駕車六轡已具而一
股岑蹄則車不行臣等今日所議雖甚瑣細總之罄方寸
一得之愚計地方百年之安輙爲拾條上塵 睿覽伏乞
勅下吏戶禮兵肆部再加查議覆 請施行臣等未敢擅
便無任悚惕俟 命之至緣係謹摘陳善後未盡事宜懇

乞 聖明裁定以永治安事理爲此開坐謹題請 旨

計開

一分屬伍道地方以便責成臣等會看得新鎮都清
思仁思石肆道其專轄兼制地方載在 勅書文
憑甚明近設壹新府添肆新衛又當分屬肆道查
得新鎮分守道原駐劄平越衛都清分巡道原駐
劄都勻府則都勻鎮遠黎平叁府龍里新添平越
清平興隆都勻陸衛黃平壹所其專轄也偏橋鎮
遠銅鼓五開各衛所廣西南丹等州其兼制也今
新設平越壹府州縣應屬貳道專轄偏橋鎮遠貳

衛新屬當改爲專轄黎平割屬湖廣當改爲兼制
龍里衛距省伍拾里近安平道而新鎮都清貳道
相距甚遠當改屬安平道其餘如故思仁分守道
原駐劄思南府思石分巡道原駐劄銅仁府則思
南思州銅仁石阡肆府其專轄也平溪清浪貳衛
四川播州酉陽邑梅平茶各土司湖廣鎮筸麻陽
其兼制也今龍泉縣新設當屬專轄平溪清浪貳
衛新屬當改爲專轄播州既改爲遵義當兼制遵
義其餘如故安平守道駐劄省城龍里衛就近改
屬該道其餘如故伍道 勅書似應改給吏部陞

遷伍道文憑似應明載伏乞　聖裁
一分屬游擊參將以免推諉臣等會看得貴州
都司游擊壹員興黃參將壹員清浪參將壹員普
安鎮陽迤西都清思石銅仁清鎮守備柒員原管
地方載在　會典文憑甚明近設壹新府添肆新
衛又當分屬各官查得都司游擊壹員駐省城專
管貴陽壹府貴前貳衛地方清浪參將駐清浪專
管平溪清浪鎮遠偏橋肆衛思州銅仁鎮遠參府
地方但銅仁既有總兵守備則銅仁壹府免屬參
將其餘如故清鎮守備原駐鎮遠與清浪參將協

守肆衛興黃參將駐劄興隆專管興隆清平貳衛
黃平壹州壹所餘慶壹縣地方思石守備原駐龍
泉今龍泉已平應改駐湄潭仍管思南石阡貳府
地方都清守備原駐平越衛管平越都勻貳府及
新設甕安壹縣平越新添都勻龍里肆衛地方鎮
陽守備原駐鎮陽今鎮陽已平應改駐平壩衛管
安順壹府威清平壩普定參衛地方普安守備仍
駐安莊專管安莊安南普安參衛鎮寧永寧普安
參州地方銅仁守備駐平頭威遠專管銅仁壹府
地方迤西守備駐烏撒專管烏撒畢節赤水永寧

肆衛普市壹所地方其仍舊者不必更改稍有更
改者兵部陞遷劄付似應明載伏乞　聖裁
一汰革冗員以省繁費臣等會看得平越新府州縣
草昧創始初議多官經理會　題全設今善後已
竣地方狹隘各官俸薪衙役工食無從出辦故冗
員當裁也查得平越府知事照磨黃平州州同知
湄潭餘慶甕安龍泉四縣縣丞主簿應裁今平越
府已選知事劉本照磨馮大順黃平州已選州同
知沈炌湄潭縣已選縣丞彭雷主簿顏文登應將
各官起送改選別缺黃平驛鎮四川重慶府通判

壹員應裁又黃平驛原屬四川今當割屬貴州湄潭
岑黃白泥鰲溪原設驛丞各壹員今查肆驛路不
甚衝各新縣典史即可管撥夫馬肆驛丞應裁以
後吏部免行銓補伏乞　聖裁
一請駐鎮官關防以重事權臣等會看得貴州各衛
多係武弁刑名不通催徵無藝以故事體舛謬而
不能正[illegible]賊公行而不能禦頃播平時臣等會
題增設駐鎮官今據經理道府呈稱各府佐駐鎮各衛須
要就近庶便彈壓議將貴陽府同知駐鎮龍里衛
通判仍駐畢節衛都勻府推官駐鎮清平衛平越

府同知駐鎮興隆衛推官駐鎮新添衛鎮遠府推
官駐鎮偏橋衛思南府同知駐鎮清浪衛思州府
推官駐鎮平溪衛安順府推官駐鎮威清衛一方
苗情責之調停柎循錢糧驛馬責之派徵料理詞
訟官評責之問訊填報第各官以府佐而彈壓各
衛衛官有印信而府佐無關防事權不重彼猶抗
衛查得先年駐鎮黄平重慶府通判湖廣靖州駐
鎮辰州府通判俱蒙　欽給關防今無比照前例
請給駐鎮關防庶便彈壓再照龍里新添平越普定肆衛
原　頒印信係軍民衛今龍里新添貳衛有府官
駐鎮平越衛有平越軍民府普定衛有安順軍民
府控制肆衛印信應去軍民貳字都勻府應加軍
民貳字以免十羊九牧之弊伏乞　聖裁
一建新郡行府以便催征臣等會看得貴州自鎮遠
府至貴陽柒捌百里中無嚴城大郡一鎮壓之以
故道路苗賊往往出刦今設新府於平越不獨綏
教夜郎亦且屏翰貴陽捌百里内聯絡參郡足稱
保障矣第據經理道府呈稱湄潭餘慶地方頗遠
催征錢糧須要近民今無於黄平城外壹里地名
天官里風氣團聚建一行府而以黄平州學附之

每歲府官春夏駐平越箝束軍戍鎮壓道路秋冬
駐行府催征錢糧柎循新附今行府已建理合
題明永爲定規伏乞　聖裁
一議建學校以化夷民臣等會看得黄平等司屬播
時逆龍禁文字雖儒生以故民多弄兵鮮知向方
頃播平之時臣等會　題以平越衛學改平越府
學黄平州另建壹學又該前巡按御史宋興祖題
爲條陳地方要務以少裨邊服事將安順州改安
順府新設平越府州縣建立學校山西道御史李
時華題爲三省干戈幸戢萬年計畫宜周恭陳一
二膚見以備善後　俟擇事將新貴縣增設壹學
備准吏禮二部咨移到臣隨行布按貳司提學道
經理道府會議據稱平越衛原設教授壹員訓導
壹員今應裁訓導壹員其俸新移之黄平州學學
正廪額貢期在府學即如都勻府例准廪貳拾名
壹年壹貢州學准廪拾名貳年壹貢廪糧膳銀貢
生盤纏即於州縣田糧攤派徵給平越衛學印記
當改爲平越府學印記餘慶湄潭甕安參縣人民
子弟即附州學龍泉縣人民子弟附石阡府學自
前應考者查係土司土著方准收考其附籍新民

照禮部近日題　准事例貳拾年後方許送考以
清冒籍據平越府議稱新設州縣原係五司地方
夷漢雜處不可方物其所由來非一日矣頃因楊
酋構禍致起兵端逃亡過半村落成墟本府奉委
經理招集流移所稱舊民漸次復業新民亦各願
受廛爲氓領田耕種挈家就業編甲當差脩縣築
城不遺餘力且貳年於玆矣今見省會上子呈舉
冒籍限以貳拾年後方准送考以致新民翼然喪
其歸化之心爲今之計宜令州縣各將所屬童生
查審新舊來歷分別貳項造冊其土官土民與久

寓客戶原在五司充當里甲已踰叁拾年以上者
俱謂土著其近日新來塡實地方受田當差者謂
之新民土著子弟稍通文義者准送學教習新民
子弟即文理平通者止許入學不許觀場待貳拾
年後方取入塲應試庶幾不背禮部新　題而士
子無口舌之增漸與新造人文而地方洗蠻夷之
陋據議亦是相應准從又安順州與普定衛同城
今易州爲府衛學當改爲府學衛學印記當改爲
府學印記教官俸新門役悉仍其舊原額貢期亦
如都勻府學例新貴縣乃一省首邑近來人文日

盛每科得儁者拾餘人猶然無學冣爲闕典應如
李御史所　請建立壹學設教諭壹員即裁宣慰
司學訓導壹員改爲縣學教諭查先年府學設在
司學之右今府學改於城外前項學舍俱存即改
爲縣學廩生貢期如婺川縣學例准廩拾名叁年
壹貢目前即於府司貳學廩生內查其應貢年分
各分撥伍名共拾名生員亦於貳學各分撥叁拾
名共陸拾名充實其後聽提學道考選入學廩生
廩糧膳銀查有右文等田租穀足以支給黎平軍
民府奉　旨改隷湖廣據各生儒訐稱永寧宣撫

司屬四川其學仍屬貴州昔年平清偏鎮肆衛屬
湖廣時其學亦屬貴州今府雖屬楚學仍應屬黔
以便生儒赴試再照貴州雖稱荒服貳百餘年涵
濡　聖化風氣漸開人文埒於中上科甲倍於昔
時查雲南解額肆拾伍名廣西伍拾伍名貴州止
叁拾伍名近貴州改貳府學添設叁州縣學士子
旣已倍增即以近科會試論戊戌科廣西壹人雲
南叁人貴州叁人辛丑科廣西壹人雲南肆人貴
州叁人甲科不少於貳省而解額獨少似應量增
伍名以風邊徼等因到臣該臣等會看得建學育

賢化民成俗首務今據司道會議改平越普定貳
衛學爲平越安順貳府學增設黃平州新貴縣貳
學教平越衛學訓導改黃平州學學正裁宣慰司
學訓導改新貴縣學教諭此一轉移間不煩官帑
允宜建設黃平州學除土司土著子弟照舊收考
外其新民子弟須照禮部題 准近例貳拾年後
方准收考今據司道府會議黃平等州縣乃新造
之邦土著鮮少禮義不知新民子弟目前准其收
考文理平通者止許入學不許覲場待貳拾年方
許入試既不失化誨夷方之意又不礙冒籍中式

之例似應准從其平越安順貳府學廩額貢期准
照都勻府學例各廩貳拾名壹年壹貢黃平州學
准廩拾名貳年壹貢須在拾年之後方准起貢貳
衛學印記當改爲貳府學印記乞 勅禮部鑄給
黎平府雖屬湖廣而生員也照先年肆衛及今永
寧司學例仍赴貴州應試有例可循亦應准從至
於增解額一節邇來黔中文教漸昌學校日增且
會試中式不下於粵滇而鄉試解額獨少於貳省
似應於原額量加乞 勅禮部覆議將貴州解額
量增以廣 聖化伏乞 聖裁

一查蒙土官改流以便承襲臣等會看得黃平草塘
原係安撫司甕水無印亦稱安撫餘慶白泥重安
容山原係長官司容山又淪於苗除查明另議外
黃平草塘甕水叁安撫白泥餘慶重安叁司臣等
業已 題明改流安撫與正長官改縣丞副長官
改主簿無容言矣今據經理道府呈稱黃平安撫
羅袍同知楊位副使楊開運俱改餘慶縣土縣丞
重安司正長官土舍張體乾改甕安縣土縣丞副
長官土舍馮國瑞改甕安縣土主簿但各官墳墓
田產向在黃平俱令仍駐黃平地方催辦糧馬餘

慶司正土官毛守爵改餘慶縣土縣丞白泥司副
土官楊鯨改餘慶縣土主簿草塘司安撫土舍宋
世孝甕水司安撫土舍猶國柱俱改爲甕安縣土
縣丞第各土官先屬四川承襲俱在該省今新屬
貴州雖據報有宗圖出各官徑報真僞難憑又
追取 誥勅赴驗又稱播賊燒燬乞 勅下兵部
查各官冊書明白方與改授龍泉司先因失守改
爲龍泉縣屬石阡府矣土官安民志死於播難伊
子安福亂原 題爲該縣土縣丞以爲死義者之
勸其祖職正長官與副長官朱氏俱改該縣土主

簿爲彰司因土官安其位通播改流今安其位已
故天𧆞其䰟矣據布政司呈據石阡府呈稱爲彰
司民田壹萬壹百餘畝即淸平施秉貳縣不及其
半亦可另爲壹縣該司正長官應襲安長洽副長
官應襲趙不㑹俱改新縣土主簿縣名請乞 欽
定安順州改爲安順軍民府該州舊設土州同知
壹員張鶴翔今鶴翔已故遺子尚幼祖職土州同
知應改衛於鎮寧州照舊管催原管地方糧馬新
貴縣土主簿甯國梁原係貴竹司副土官改授先
該前撫臣江東之 題將甯國梁加陞土縣丞世
職今據甯國梁自呈設縣時原改授土主簿今若
棄主簿而任縣丞是去根本而就枝葉恐不能長
久兩職俱廢情願仍襲土主簿取具本官甘結在
卷應將甯國梁仍管土主簿事務以後子孫仍以
土主簿起送承襲伏乞 聖裁
一議更屬土司以便彈壓臣等會看得貴州所轄土
司有屬之有司者有屬之軍衛者屬之有司者撫
循有方糧馬無欠夷亦鮮盜屬之軍衛者武弁土
司世結姻親統馭無術及地方失事苗盜竄入土
司厚賂土官土官買囑衛官坐地分贓互相隱蔽

每年應納糧差拖欠過半今既設府立駐鎮聽相
應割屬有司爲便查龍里衛管大平伐長官司應
割屬貴陽府平越衛原管楊義長官司清平衛原
管凱里安撫司俱應割屬平越府新添衛管新添
丹行丹平把平小平伐等伍長官司應聽駐鎮該
衛推官專管屬平越府兼制一應糧馬責之府官
追徵苗夷責之府官化誨如此庶地方可保盜謐
錢糧不致拖逋矣伏乞 聖裁
新開一路以備緩急臣等會看得自楚入滇自滇
出楚勢必由貴州故貴州者楚滇之咽喉也路止
一線四顧皆苗往逆龍之訌阻兵東坡再無別路
以通餉道貴州危於纍卵雲南因而震驚播平之
後臣等多方探訪有貳路焉舊路由鎮遠而西入
偏橋興隆淸平平越新添龍里柒日可達貴陽所
謂一線之路也臣以經理地方由鎮遠而東貳日
至石阡石阡貳日至龍泉龍泉差人叁日可至遵
義遵義叁日可至貴陽總之不過玖日而道路坦
平又無苗寇此新路也異日萬一有警東塞則西
通西塞則東通不至如前年東坡之危亦一大利
也今道路如砥往來如林惟是龍泉至遵義叁日

屬之四川必須會同四川撫按於蜀黔之交置公
館辦夫馬庶幾路可大通而非貴州所能獨辦也
伏乞　聖裁
一團聚哨兵以清道路臣等會看得貴州上路自省
城至普安衛下路自省城至鎮遠府四顧皆夷中
通一線盜賊時出刦掠商旅沿途雖設有哨兵壹
哨僅拾名或伍陸名零星遠住更多虛冒遇大夥
苗賊肆伍拾人即不能捍禦況哨兵半係仲夷每
每通賊間有不才備官哨官又與哨兵通狐鼠為
奸道途日阻查得兵合則衆分則寡無所不寡則

無所不弱今將上下貳路哨兵俱行團聚省城遊
擊一員募兵貳百壹拾名上路自省城至阿江鋪
拾伍里把總壹員標軍伍拾名哨兵柒拾捌名阿
江鋪至黑崖頭哨貳拾里把總壹員哨軍壹百貳
拾肆名黑崖頭哨至威清衛黑泥哨貳拾伍里把
總壹員募兵貳拾玖名哨兵壹百壹拾名黑泥哨
至長凹哨貳拾里把總壹員募兵貳拾玖名哨軍
壹百貳拾玖名長凹哨至平壩衛拾里守備壹員
募兵伍拾名平壩衛至龍灣哨拾伍里把總壹員
哨軍玖拾捌名龍灣哨至界首哨貳拾里把總壹

員募兵伍拾壹名哨軍肆拾玖名界首哨至渾水
塘哨貳拾伍里把總壹員募兵肆拾壹名哨軍玖
拾名渾水塘哨至普定衛集翠崖哨貳拾里把總
壹員募兵肆拾名集翠崖哨至楊家橋哨拾里把
總壹員募兵叁拾捌名楊家橋哨至安莊衛拾里
守備壹員募兵肆拾捌名安莊衛至雙山哨拾伍
里把總壹員募兵玖拾叁名哨軍肆拾名雙山哨
至崖坡哨拾里把總壹員募兵肆拾伍名安莊衛
旗軍拾伍名崖坡哨至周英哨貳拾伍里把總壹
員募兵壹百零捌名哨軍伍拾肆名周英哨至滑

石哨拾里把總壹員募兵伍拾柒名哨軍柒拾玖
名以上上路團哨兵共壹拾陸處共兵壹千柒百
叁拾壹員名下路自省城至龍洞鋪拾里把總壹
員鋪軍壹百名龍洞鋪至界牌哨拾伍里把總壹
員哨兵壹百叁拾名界牌哨至大冲哨拾伍里把
總壹員哨兵貳百陸拾捌名大冲哨至高寨石屋
哨伍里千總壹員團哨募兵伍拾捌名石屋哨至
龍里衛拾里把總壹員募兵壹百貳拾伍名龍里
衛東關哨遊備官壹員團哨勇軍兵捌拾貳名東
關哨至龍頭哨拾里把總壹員團哨兵玖拾名龍

頭哨至龍從哨拾里把總壹員哨兵壹百叁拾伍名龍從哨至新安哨拾里把總壹員募兵壹百伍拾名新安哨至甕城哨拾伍里把總壹員哨兵壹百叁拾伍名甕城哨至新添衛馬桑冲哨貳拾伍里把總壹員募兵壹百伍拾名馬桑冲哨至黃絲哨貳拾伍里把總壹員募兵壹百伍拾名黃絲哨至安邦哨拾里把總壹員哨兵壹百柒拾叁名安邦哨至大橋哨貳拾里把總壹員哨兵壹百肆拾伍名大橋哨至平越武勝營拾伍里把總壹員募兵壹百叁拾伍名平越至陡箐營拾伍里把總壹員募兵叁拾名哨兵壹百壹拾陸名陡箐營至楊平站貳拾伍里把總壹員募兵壹百伍拾名楊平站至界牌哨拾伍里把總壹員哨兵壹百名界牌哨至清平衛城外渾水塘哨貳拾伍里把總壹員募兵捌拾捌名渾水塘哨至羊場哨拾伍里把總壹員哨兵伍拾名羊場哨至重安站對江舖貳拾伍里把總壹員募兵玖拾叁名重安站至石城哨拾伍里把總壹員哨兵伍拾名石城哨至興隆衛貳拾伍里把總壹員募兵貳百陸拾玖名興隆衛至東坡哨貳拾伍里把總壹員募兵玖拾壹名東

坡哨至楊柳哨貳拾里把總壹員哨兵陸拾伍名楊柳哨至偏橋草塘哨拾伍里把總壹員哨兵陸拾捌名草塘哨至鎮遠府伍拾里把總壹員募兵叁拾名住府西關又哨官壹員募兵肆拾名守鎮遠府關外白土橋哨哨官壹員募兵肆拾名守鎮遠衛西松溪哨清浪參將標兵壹百名為壹哨守清浪關外又自平溪至銅仁哨兵共壹千貳百名以上下路團哨計叁拾壹處共兵肆千陸百叁拾柒員名合上下貳路共兵陸千叁百陸拾捌員名兵勢聯絡苗賊斂迹脫有緩急可備調發但前項軍兵係衛所軍及舊募兵共叁千捌百捌拾玖員名俱支舊餉舊米無容議矣惟新募兵貳千肆百柒拾玖員名原議於征播扣存銀內支新餉今經理之後新餉無多容臣等銷算後計剩若干姑留黔中支給新兵糧餉夫祿山亡而有思明黃巾咸而有斗米今逆龍族而吳洪等復叛臣等不敢謂黔兵可撤也況蜀留兵尚壹萬也伏乞　聖裁

奏疏

蠙衣生黔草卷之又捌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奏疏

奏留朝 覲官員疏

題為朝 覲事萬曆叄拾壹年伍月貳拾捌日據貴州布政使司呈奉臣并巡按貴州監察畢御史案驗准奉部院咨劄内開一天下諸司官員除市舶提舉司例免來 朝其浙江等處布按貳司順天應天貳府及直隸各府所屬全設半設州縣運塩使司行太僕寺苑馬寺塩課提舉司官各帶首領官吏壹員名合布政司仍帶理問所官壹員上林苑監各署及各處土官衙門官吏各壹員名若裁減去處首領官帶該吏壹名各齎須知文冊具本 奏繳以憑查考其來 朝官員俱儘正官如正官缺或新任未及叄月方許以次佐貳官不得越次除地方事情重大不可一日缺正官者聽臨期酌量 奏留外等因奉此又奉郭都御史憲牌照得叄拾貳年例當大 朝貴州藩臬貳司見在已無多員地方新定苗夷叵測入 覲官員有應議留者仰司即便移會按察司并守巡各道將所屬府州縣正官除例免應 朝者不議外其餘有應 奏留者議確速詳以憑裁酌會 題施行奉此又據經歷司呈抄蒙巢

御史憲牌同前事仰司抄牌呈堂即便移行按察司拜守
巡各道將所屬各官除例免　朝者不議外其地方有事
或要緊公委等項勢難離任應當　奏留者逐議確當詳
報以憑覆查奪　題等因蒙此俱經移行按察司拜守巡
各道及行所屬府州縣議覆前來該本司左布政使趙健
會同按察司署印叅政洪澄源議照叅年應　朝乃臣子
述職之典合屬府州縣正官俱宜依期入　覲但今地方
新定有不得不爲之議留者查得貴州所屬貴陽等府州
縣內鎮遠府原因邛苗作叛先年題奉　欽依免其入
覲石阡安順貳府知府俱缺永寧鎮寧獨山叅州新貴鎮

遠施秉印江婺川清平銅仁永從湄潭餘慶甕安龍泉等
拾貳縣不係全設其正官應照例免　覲外惟是平越一
郡州縣新設苗夷初附不可無正官料理管府事副使劉
廷南黃平州知州曾進可應留思州府知府馬千官已經
兩院疏調鎮遠鎮遠舊例題免入　覲推官許三祝應署
思州府印通應議留至於雜流等官貴陽府定番州上馬
司吏目趙晾盧番司吏目廖樟方番司吏目歐希美韋番
司吏目戛時汾臥龍司吏目駱文奎小龍司吏目劉選羅
番司吏目鄧嘉梓盧山司吏目張尚禮木瓜司吏目喻鍾
大華司吏目楊良傑以上拾員或因夷民刦殺勘處未明

或因道路刦賊出沒不常見委防守地方平越府經歷沈
希孟大平伐司吏目張大紀新添衛經歷方良知平越衛
經歷陳江定新添司吏目武順時龍里衛經歷黃士琳以
上陸員皆脩築府衛城垣尚未盡完思南府水德司吏目
劉爍然沿河司吏目蔡世福思州府都坪司吏目趙廷龍
黃道司吏目歐之東施溪司吏目沈謁銅仁府省溪司吏
目王萬榮提溪司吏目唐思隆平頭司吏目何之倜都勻
府邦水司吏目周仁賢平州司吏目賀晏平浪司吏目毛
文紹豐寧司吏目張瓊爛土司吏目曹志富黎平府洪州
司吏目胡烈古州司吏目歐惟恭鎮寧州十二營司吏目

劉應試康佐司吏目衛鉉永寧州頂營司吏目楊大先以
上壹拾捌員俱鄰近苗地各任催糧防苗之責宣慰司經
歷熊應兆水東司吏目劉時用委買硝磺中曹司吏目王
壎龍里司吏目張楠劉佐司吏目杜政白納司吏目覃良
憲養龍司吏目趙斯謨小平司吏目楊以和把平司吏目
陳棋一楊義司吏目陳桐清平衛凱里司吏目謝明以上
拾壹員或差硝磺或委巡捕盜賊或管驛遞夫馬俱有地
方重務難以離任似應議留免　朝其本司經歷孔傳閎
貴陽府知府吳來庭都勻府知府趙延思南府知府陰鉻
銅仁府知府何大縉黎平府知府井濟博定番州知州曹

學易府哈州知州張鎔普安州知州侯師皋及府經歷吏
目典史等官地方稍盜者俱應入 覲請乞裁酌會 題
候詳允示備行各官遵守等因通詳到臣案照萬曆叁拾
壹年叁月初叁日准吏部咨前事內開叁拾貳年正月初
壹日天下諸司官員又該朝 覲之期叁載述職大計羣
吏黜陟幽明關係尤重預將應行應革事宜題奉 欽依
備咨到臣准此案經通行遵照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
巡按貴州監察御史畢三才議得朝 覲述職實爲 巨
典貴州諸臣雖遠列遐荒恭值 聖明在上孰不共切利
見之懷顧臣等所屬貳司一時多缺左布政使趙健例應

入 覲按察司按察使未補止提學僉事胡琳近以病告
堂上官竝無壹員即首領官亦無壹員似應免 覲至於
各府州縣有原未全設及先年題 准例不入 覲者免
覲外其餘府州正官俱宜恪脩 覲典以盡臣職但今一
省數千里邊圉守巡貳道竝無壹員分理至於平越新設
府州夷民新附苗賊叵測經理錢糧尚未銷算咫尺遵義
反側未安管府事副使劉冠南知州曾進可似應議留思
州府知府馬千官已經臣等疏調鎮遠尚未奉 旨而地
方四顧皆苗先年題 准例不入 覲惟官華三祝應署
思州府印務均應并留至於雜流等官有委勘夷情未經

結正有經管錢糧未經銷算有委捕夷賊尚未盡擒官雖
卑小勢難離任及查部文除地方事情重大不可一日缺
正官聽臨期酌量 奏留臣等先經案行貳司查議今據
司道會議前來臣等復行參酌相應題 請如蒙 皇上
軫念邊陲流官原少缺官又多干戈甫戢瘡痍未起新設
府州樹術尤切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議將各官姑留
在任管事其餘應該應 朝大小各官督令照例依限起
程趨赴庶脩 覲之重典不虛而邊圉之政務有賴矣緣
係朝 覲事理未敢擅便爲此謹題請 旨

題催點道府疏

題爲邊方道府久缺謹遵照部推官員乞賜 題請 點
用以安地方事萬曆叁拾壹年肆月拾柒日據貴州布按
貳司呈稱竊惟貴州邊地夷漢雜居軍衛驕悍盜賊出沒
刦殺相尋非司道官彈壓無以禁戢夷民而安集地方查
得貴州布按貳司及守巡驛傳提學拾道論官該拾貳員
今按察使缺壹員安平貴寧守道缺貳員都清思石畢節
巡道缺叁員見任官止有陸員目下入 賀貳員入 覲
貳員則在任者止貳員耳布按貳司并守巡拾道之事俱
責備於貳員之官即使力能勝任抑且勢不能及萬一地
方有事委用何官責成何人又石阡府鄰近諸苗亦不可

一日缺官者近接邸報吏部疏開貴州參政尤錫類擬陞按察使雲南副使漆文昌擬陞右參政常德府馬承亨擬陞副使原任僉事張後甲甘雨擬起補貴州僉事泉州府同知楊一桂擬補石阡府知府鞏昌府同知喬維槐擬補安順府知府各官皆滇楚福建陝西之官赴任最便俱未奉　點用伏乞會疏題　請乞將已推者速　賜點用未推者速行推補則貴州道府無久缺之官而地方有得人之益矣等因呈詳到臣該臣會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畢三才看得貴州設在遐荒諸苗環聚彈壓禁戢惟監司是賴原額設拾貳員比之他省不及其半歲輪貳員　齎捧

道路甚遙動經年餘本以疲瘠之區又當兵戈之後陞遷黔中者率以病告去今見在者董董陸員月日下應輪貳員入　賀貳員應　朝又董董貳員在司應署貳司印務上自普安下至銅仁不下叁千餘里而與壹道臣統轄其間況遵義之反側未定鎮草之苗夷未戢脫有不虞非臣等一手足所能辦此臣等所大懼也石阡鎮遠思州安順肆府密邇苗巢石阡鎮遠安順俱缺知府比之別郡尤爲要害臣等不得已疏調思州府知府馬千官補鎮遠而石阡思州安順尚缺今據貳司會呈前來相應具　題伏乞勑下吏部再加查議將已經擬陞貴州按察使尤錫類右參政漆文昌副使馬承亨僉事張後甲甘雨石阡府知府楊一桂安順府知府喬維槐俯復請　欽點前來供職其未推分守安平道參政貴寧道參議分巡都清畢節思石叄道副使思州府知府速行銓補庶道府分理有人而地方緩急可賴矣緣係邊方道府久缺謹遵照部推官員乞賜題請　點用以安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爲此謹題請　旨

題胡僉事請告疏

題爲抱病危篤不能供職懇乞題　請俯容休致事萬曆叄拾壹年伍月拾陸日據貴州布按貳司呈奉臣批按察司提學道僉事胡琳呈稱職由萬曆拾柒年進士初授中

書舍人陞工部員外郎郎中歷陞今職方思努力以奉鞭策豈敢自棄而甘退休惟是素禀薄弱屢嬰危疾由越入黔崎嶇萬里去秋溝亡女之變老母在堂百感傷心勉出校士觸冒瘴癘行抵鎮遠前疾舉發一時暈仆不省人事神思昏亂六脉皆絕不能供職呈乞俯賜具　題容令致仕等因奉批場期尚遠未考卷亦不多該道偶爾違和不妨在鎮遠暫爾調理痊可即出供職以完賓興　大典繳奉此又蒙巡按貴州監察御史批霜露之疾不樂有喜山林之念未可遽切雖值大比而科場尚遙且校士將完宜安心調理爲　國自玉痊可即出供職此繳蒙此切照

本職奉兩院慰留敢不仰承德意但今調理半月愈加沉
重此地無藥無醫全無生意生死之際亦不能脫第念大
比之年本道職掌頗重即考歷將完尚遺肆處豈能以垂
絶之身尸糜鰥曠况身處異鄉心懸親舍若坐此待斃則
不忠不孝莫此爲甚乞賜具　題俯准回籍儻遂首丘與
老母一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等因通詳奉巡撫郭都御
史批貳司堂上官此日入　賀貳員將來入　覲貳員袁
大參尚未赴任止提學道壹員在司耳即爲地方計本院
勢亦難　題仰布按貳司勉留病痊即出供職繳奉此又
蒙畢御史批場事伊邇試期甚迫諸生仰望督學之約束

者切矣茲何時也而可以　請乎即未入境者尚當速其
馳車而前矧見任者可聽其解綬而去邪　廟堂之上議
兩院謂何布政司强留令速赴省繳蒙此又奉郭都御史
批據貴陽宣尉定番府州司參學生員王俊民胡仰華等
呈爲懇恩批留學道以慰士心事照得提學道胡僉事文
章道德時望久孚造士作人衆心允協近緣微恙有文乞
歸伏乞勉留庶士心以慰斯文幸甚等因奉批士心向慕
如此該道病想漸愈仰布按貳司勉留以慰諸生繳奉此
又蒙畢御史批據各生呈同前事蒙批科場伊邇諸生屬
望甚切學道無可去之誼即有微恙從容調攝自勿藥有

喜按察司從諸生之請勉留繳蒙此俱經備移勉留去後
隨准回稱切念本道又奉兩院再四慰留若疾可以苟延
敢不仰體盛心倍加調理柰何病勢日增職業日曠精神
内耗形容骨立况親老已迫於桑榆弱體更衰於蒲柳伏
乞俯察危苦之情别無詐托之狀煩爲轉達俯賜題　請
准容休致得回原籍則生猶再生死不爲死等因到司准
此該本司會同按察司署印參政洪澄源議看得提學僉
事胡琳文華博雅品格光明庶僚仰清白之風多士慨山
斗之仰且今司道缺官與日近正賴範模以風靡服柰
何僅以疾請情詞懇切查果真病似應准從俯賜會　題

將提學胡僉事准令回籍調理等因到臣據此卷查先准
吏部咨内開在外官員患病告致仕者仍令撫按代　奏
又吏部見行事例凡自願告退官員及有疾者不分年歲
俱准致仕等因通行遵照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
貴州監察御史畢三才看得貴州按察司提學僉事胡琳
才能繡虎而教士必以準繩斂若承蜩而鑑文不爽絲髮
多士瞻韓子之斗庶僚仰伯夷之風不謂閱卷太急夙火
突炎伏枕鎮遠醫藥無效臣等批留至於再至於三矣據
貳司會呈本官之症非旬月間可以遽愈而場事伊邇非
提學官可以臥治况鎮遠卜是瘴地而盛夏更爲可虞臣

等再加查訪實非托假合無照外官有疾例准本官致仕
暫令回籍調理遺下員缺另行推補如念本官青齡邃學
未抒一二待病痊日照依原官起用再照黔中司道董薑
陸員除參政尤錫類副使韓光曙入　賀業已離任參政
袁應文去年入　賀在途染疾尚未復任將來入　覲又
當復輪貳員止一提學胡琳在任今又以病篤告則黔中
司道兀焉一空臣等即拮据其間安能以貳人之手足耳
目周遭一省乎此臣等朝夕所大懼也伏乞　勅下吏部
再加查議將提學僉事胡琳准令致仕回籍調理遺下員
缺乞　皇上俯從部推貴州僉事内　欽點壹員速令赴

任庶賓興之　大典不廢而邊庠之多士攸賴矣緣係抱
病危篤不能供職懇乞題　請俯容休致事理為此謹題
請　旨

題永寧土婦讎殺疏

題為土婦讎殺禍及黔境謹據實奏　聞乞　賜究處以
安邊圉拜乞　欽點道臣以重專轄事萬曆叁拾壹年貳
月内臣以經理平越新郡巡歷龍泉據貴州布按貳司呈
據赤水衛報稱據摩泥所站軍方伯馬成宗報被四川永
寧宣撫司土婦奢世續部夷閣宗傳以翁閣宗信阿龍伴
率兵攻打本所站軍民盡遭燒刦殺死軍人王天兒平志
等聲言要攻衛城乞檄嚴諭收兵緣由到司除差千户崔
仕堯前去責令奢世續解散撤兵外合行呈報等因到臣
據此該臣批奢氏爭立與赤水何干世續阻兵擾境法紀
謂何仰司差官責令作速撤兵仍速催思仁道入畢節彈
壓繳又據永寧衛詳報據新添舖軍人楊廷廣告被宣撫
司夷目閣宗傳阿諸等糾都蠻千餘殺死伍命綁虜男婦
壹百肆拾叁人牛馬牲畜壹百壹拾伍隻銀衣等物一掃
盡空又據本衛指揮蘇通弟蘇道告稱有兄蘇通帶同應
襲長男蘇似甸軍伴家丁何玘等往省至地名鐵頭哨忽
被奢世續叛夷將通父子幷軍伴家丁行李綁虜入營聲

言爾叔蘇民心黨護奢爾作當等語呈報到臣又據迤西
守備張世臣帶管駐鎮畢節聽事思南府同知張羽鴻幷
普市摩泥貳所報同前因該臣俱批仰畢節道速查報去
後臣看得迤西地方屬之畢節守巡貳道一時貳道俱缺
先該臣會同按臣牌委分守思仁道參政洪澄源帶管時
因銅苗報警本官又往銅仁撫苗臣又經牌催該道星馳
前赴永寧勘處續據該道呈稱據永寧衛巡捕指揮雷思
忠禀百萌呈據一碗水舖軍王俸朝等告被奢世續叛惡
刦殺舖兵二狗二受綁虜男婦叁拾貳人牛馬柒拾伍隻
燒燬伍拾貳家又據衛鄉官生員楊汝柟等呈被宣撫司

内里叛目數千環壓衛城恣意掠虜軍民鄉箏職官蘇通
奢崇盈母子爭競與衛無干又據普市所申落旺落卜保
貳屯軍人張維鎮縁等連名告被奢世續叛惡閤宗傳戴
榷陳興才阿弄以翁黎舟百目等率衆殺死軍人趙汝山
余節楊春朱友肆命虜去男婦章兒等貳拾陸名口燒燬
房屋貳拾柒間倉櫃數拾餘眼屯糧貳百餘石穀石千餘
牛馬壹百餘隻擄馬肆匹銀貨盡劫又被夷蠻阿龍阿諸
等千餘燒燬軍房殺死軍人梅濤芳小陳兒等拾名虜去
軍丁妻女宋廷留等百餘又據赤水衛呈據後所阿烈堡
屯軍王思明等告被惡夷阿奴阿野等千餘將軍丁王立

賢王用賢陳一化張世黔陶國武等拾名生活殺死鄉虜
殺傷不知其數房屋家財燒劫一空又據赤水衛報據白
撒普市摩泥等所軍人告被叛夷閤宗傳等統兵劫虜牛
馬人口燒燬房屋殺死軍丁家財罄空妻子流離等因各
陸續申報在卷今該本道看得奢夷貳婦爭襲與貴州軍
屯有何干涉今不半載復行稱亂令肝腦塗地流散在途
法應剿處但據世續訴被奢世統入城即同崇盈率兵趕
殺舒自清統兵追逐將部目閤宗傳妻奪回又舒自清劉
國用等需索都掌弈夷常例各夷不得安生官目無處存
劄又據崇盈申稱百戶周應魁助餉圖騙又據周應魁申

稱武舉蘇民心索賄激變等情恐事出有因姑候勘明另
詳候奪其夷兵伏莽本道奉檄至畢節臨遣百戶林鳳舉
宣諭利害仍牌行鳳氏宣慰安疆臣暨鎮雄土知府隴澄
切責世續將屯劄夷兵立令解散殺死軍民燒燬房屋照
例賠償虜去男婦牲畜依冊單盡追給主其首惡閤宗傳
阿諸黎舟阿龍等逐名解出正法參事聽命量從罰治姑
與維新如怙惡不悛　天朝憲典具在崇盈諸目事世續
之日舊矣方附新主弁髦舊主雖而逐之彼婦失居無依
能無稱亂能無藉爲口實乎違擅起釁將使崇盈負不義
之名宜查實究懲用儆厥後周應魁以漢官而助夷餉蘇

民心護崇盈而索夷財均屬不法合兩着各委理刑官壹
員秉公會勘如事出風聞亟爲昭雪果贓跡有據一塲禍
釁誰其釀之等因呈詳到臣該臣批仰該道會同川南道
委安邊廳畢節廳會勘去後案照先准總督川湖貴王侍
郎咨據永盈亶樵司土舍奢崇盈訴伯父奢效忠故後伯
母奢世統與伯妾奢世續互相爭搆世續聽姦將父奢盡
忠殺死有母祿氏同世統幷親兄奢崇政崇翰崇義俱投
水西董著馬庄地方依親迷杓度日貴盈道取有安疆臣
保護結狀在卷母祿氏在馬庄生崇盈告蒙貴州撫按委
官百戶王曰賢林鳳舉取畢節赤水印捕官幷安疆臣保

結在卷嗣後母禄氏乃崇政崇翰崇義俱被世續用計毒
死崇寍歸世統收護寄養於霑益州依親埋名寄住今年
壹拾叁歲宣撫崇周既故倫序該崇寍承襲詐乞賞諭鳳
氏母子將世統送出原土安住不辜安宣慰節年捐給衣
糧培養之恩先日改嫁之德等情據此除批行四川布政
司查報外看得奢崇寍生於馬庄曾經告明貴州兩院委
官取有畢節赤水貳衛并安疆臣原勘奢崇寍收生保結
在卷則崇寍乃奢效忠之弟盡忠所出無疑矣本舍襲替
事關重大必須取原勘收生保結卷案及世統前來面質
庶服土夷之心合咨煩請嚴行貴寍道將畢節赤水貳衛

幷安疆臣原勘奢崇寍收生保結卷案移送守巡下川南
道查勘仍希責令安疆臣將奢世統送回永寍以撫崇寍
等因准此臣隨牌行宣慰安疆臣速將奢世統送出永寍
毋得執留去後臣又經檢獲貳奢節年構爭文卷責差原
勘委官王曰賢領發畢節道會同下川南道會勘又移督
臣知會外隨據安疆臣申稱遵奉憲令勸諭奢世統出永
寍聽勘據世統稱說恨不即刻起程但世續萬萬不樂世
統回還惟憂異日禍害堅意不赴畢職再四化誨世統歸
志始決於叁拾年拾貳月初貳日差漢把同鎮雄府隴澄
將世統送出永寍訖合行呈報等因到臣隨據四川分守

下川南帶管兵巡道右參政王應麟貴州分守思仁帶管
畢節兵巡道右參政洪澄源會招呈稱會看得奢崇寍爲
盡忠叁子明係奢氏正脉承襲祖職倫序相應亦人心所
共屬者當年避地於霑益易姓於武定踪跡所經昭昭在
人耳目世續本效忠之妾因撫子得官者也今年暮矣子
故矣不爲撫若侄以繼叔反欲以呂而易嬴至連虎旅逼
禁城內地騷然儻亦有防求之意乎仰仗威靈幸撤兵歸
巢委心聽勘母子相依落落難合今據同知李廷謙周廷
幹等斷將內肆里給世續終其餘年以外肆里付崇寍辦
撫事各居其所兩無疑畏待世續終身挈付崇寍奢世續

違法縱兵本當重處但旋即解散姑從寬假聊示 王者
不治夷狄之意諸目性本犬羊漢法難盡量從薄罰小懲
而大誡也先後刧掠人民財穀庄房牲畜人口悉聽委官
勘明照俗追賠將夷目田應龍余耀閻宗傳閻宗習等貳
拾名照俗罰治再照土舍奢崇寍的係盡忠叁子奢氏一
脉卷案既已有據夷目各報相同應合起送承襲撫職合
候詳示施行等因招詳到臣除批奢世續奢崇寍母子之
分既定准以內肆里給世續養老外肆里給崇寍辦撫事
候世續故日總付崇寍余耀田應龍等俱依擬餘如照行
仍候總督部院詳行繳去後若此則事已結局地方亦少

安枕矣不謂貳婦原以犬羊之性相遇即觸兼之夙昔之
讎不構不休而把目閻宗傳舒自清等新舊交接彼此構
結復於本年貳月内又行構兵禍延永赤貳衛軍屯致令
無辜被殺孔道阻塞貳婦之罪誠神人所共憤者臣時已
任董平即行畢節道嚴諭解散令將指揮蘇通送回訖會
四川巡按李御史自黔入蜀面諭奢夷撤兵道路始通但
首惡未經解獻焚刦未經賠償虜掠未經釋放臣方催行
問續據安疆臣申奉王侍郎憲牌行委本官會同鎮雄府
隴澄前至永寧將貳奢互爭事情宣諭勘解令奢世續將
宣撫司印信送出賠償焚燒軍民財産釋放虜掠人口獻

出首惡閻宗傳等正罪以安地方臣看得貳夷爭構日久
委官會勘不決督臣委及疆臣亦以夷治夷之意也臣隨
亦牌委本官前去勘處至今未報臣初在龍泉董平時據
司道呈報即欲具　題但道路相距遙遠夷情中多變詐
未經勘實不敢輕率且貳奢藺州地方俱係蜀夷又非黔
所能獨專者第延今日久勘官未報恐道路喧傳邊民搖
惑又恐夷人妄思讐日深釀禍日甚或致滋蔓尾大難圖除
臣一面行令兼管畢節道參政洪澄源會同川南守巡貳
道嚴禁貳夷各靜聽處分毋再構兵外相應題　知至於地
方失事該道亦該備其何說之辭特洪澄源以思仁道帶管

畢節相去貳千里而遙鞭長不及馬腹守備張世臣到任
董董月餘且駐劄烏撒不與赤永同城論責任誠無所逃
論事情尚有可原相應姑令免究仍責成勘處以收後效
者也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上　請行督臣與臣責
令原委官會勘務令奢世續將首惡解獻正罪賠償焚刦
軍民財産釋放虜掠人口仍將世續世統分别情罪究處
參政洪澄源守備張世臣姑令免究庶亂萌息而　國典
彰夷患消而邊地安矣再照貴州司道額數本少缺員甚
多有以入　賀行者有以病告去者有以陞遷去者見在
止左布政使趙健掌本司印兼攝安平貴寧等道事務參

政洪澄源掌按察司印兼攝驛傳提學畢節等道事務以
貳司拾道之事上下貳千里之遠付之貳人縱然左支右
吾未免顧此失彼先該臣會同按臣畢三才具　題乞將
吏部已推陞貴州貳司官　特賜　欽點前來供職尚未
奉　旨目今貳臣又當入場布政使趙健又當留入　覲一
省之中止洪澄源壹人貳奢之爭未已四面之苗環視臣
慮及此栗然寒心伏乞　皇上俯從臣等原　題將吏部
原擬推陞貴州副使僉事内　欽點貳參員前來庶事轄
有人地方攸賴緣係土婦讎殺禍及黔境謹據實奏　聞
乞　賜究處以安邊圉并乞　欽點道臣以重專轄事理

未敢擅便爲此謹題請　旨
奏終養疏
奏爲親老身病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容終養事臣由
隆慶伍年進士初授建寧府推官歷部郎落呆於任而至
今官恭事　先帝　皇上叅拾叅年矣臣本庸劣起自涂
泥歷任以來伍沭　綸恩上及祖父下蔭兒男是令臣一
家賤而貴者　主恩也比待罪貴陽逆播阻兵黔危如纍
卵臣請兵請餉　皇上無一弗予臣奉揚　天威因而破
賊是令臣一身死而生者　主恩也臣即捐糜不足以報
主何忍言去惟是臣有一段苦情不敢不以告　皇上臣

父元鴻今年捌拾有壹母劉氏柒拾有貳止生臣壹子别
無兄弟方臣父柒拾時臣由浙江右參政陞山西按察使
臣以父老疏乞致仕奉　旨下吏部部憐臣年尚壯劄行
促限赴任臣父亦勉臣入晉是時臣有長子舉人孔建頗
能代臣養父臣弗敢違也後臣以福建左布政使入　覲
而臣長子建下第病故臣以父老子故復疏乞致仕奉
旨下吏部部憐臣俸已深劄行展限赴任臣擬再疏而黔
中之　命下矣臣父勉臣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夜郎未
滅何以家爲亟命臣束裝臣倉卒入黔仰荷　皇上威靈
合都省力始滅逆龍繼剿皮林而神氣氷渙皮骨柴立前

後請告者再未蒙　俞旨臣計二賊即滅善後未竣平越
肆城尚未就緒臣弗敢去也今平越郡縣城池及一切道
路兵哨俱幸苟完已經疏　報矣臣於本年柒月貳拾捌
日得臣父手書諭臣母多病父日夜扶掖不勝僕僕亦病
老人雙雙垂白困於床第思欲一見臣臣讀書未竟五內
如裂臣久居瘴癘日與罔雨力疾視事强半杜門一聞親
病如玆臣憂愁無聊舊病頓發寢食俱廢喘息菫存臣查
得　大明會典一款爲請給叁年奏　准親老無人侍養
者許放回終養欽此臣正合此例即令臣無病義當援例
請乞而況臣病若是之危者乎臣父母年柒捌拾餘處風

燭之勢哉　皇上萬年無疆齊　天地之壽正昔人所謂
報劉日短報國日長也臣萬不得已敢從　皇上乞餘生
歸養父母臣不歸則臣父母之病日益深臣將不可以比
於人數臣一歸則臣父母之病或可瘉臣猶得以少盡子
道則今日　皇上之恩又豈特令臣賤而貴死而生已哉
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議如臣果合前例照例　題覆
放回終養另選有才望者與臣交代臣菽水在堂銜結在
胷無世世爲　陛下狗馬不獨此生已矣臣無任涕泣祈
懇之至緣係親老身病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容終養
事理未敢擅便爲此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題經理銷筭餉銀疏

題爲經理郡縣告竣謹將支用餉銀造冊　奏報事萬曆叄拾壹年拾壹月貳拾伍日行據貴州布政使司造報覈查過脩建平越府黄平州甕安餘慶湄潭龍泉四縣城垣衙署倉廒庫獄公館學宮廟宇驛舍鋪房平越衛治包脩水城增築龍里新添平越銅仁府縣衛城建營堡開河道脩橋梁道路幷支新府州縣官吏俸薪紙劄公費廩糧門禁兵卓工食鵰剿苗寨支放兵餉幷擒斬遵義叛逆賞功等項支用過餉銀冊報到臣據此案照萬曆貳拾玖年捌月内准吏部咨爲遵酌甫平邊圉未輯敬陳善後事宜以

備　採擇事該臣會題一議設郡縣臣意自沙溪以至白泥當以烏江爲界設一府於白田壩而真州蔞山松坎等處可爲叄縣黄平在元已爲府矣當設一府於黄平而餘慶舊泥貳司可爲壹縣甕水重安貳司可爲壹縣此沙溪至白泥一帶建置之大槩也自白泥渡江至婺川縣以三渡板角苦竹叄關爲界其中漢夷田土錯雜湄潭可縣龍泉可縣此則思石一帶建置之大較也若興學校築城池設公署建驛遞度土田勢當次第脩舉而爲費不貲若仍屬於蜀則黔中無所事事若分屬於黔貧黔物力難支似當於剩餉内動支完日覈筭等因具題本部覆奉　聖旨

俱依擬府名與做遵義平越州名與做真安黄平縣名與做遵義桐梓綏陽仁懷湄潭龍泉甕安餘慶欽此欽遵備咨到臣准此案查貳拾玖年捌月内該臣題爲協剿皮林苗賊已平謹將支用餉銀造冊　奏報事將協剿皮林招降九股惡苗用過餉銀　奏報除支用外剩銀壹拾陸萬捌千肆百貳拾壹兩捌錢玖分壹釐肆毫伍絲聽平越新府州縣經理建置善後及新留防播官兵糧餉平播未賞功次優恤陣亡兵士各項支用通候事完另冊　奏繳該戶部覆議咨取剩銀拾萬兩解部當該臣看得新留防播官兵未撤新設郡縣衙署城垣公館倉庫等項尚未建築

幷新府州縣正佐首領等官俸薪公費紙劄等項門禁兵卓工食及征播官兵斬擒功級陣亡將士優恤尚未給賞各項計該用銀壹拾肆萬捌千叄百伍拾捌兩零止剩銀貳萬陸拾叄兩捌錢零今准咨取拾萬兩即當如數起解但兩年之内業已支過已不能如拾萬之數矣況留防播官兵原　題以叄年爲期即今尚在支放姑候陸續汰撤住支兵糧及經理事完之日查筭剩銀實有若干另行起解將應用銀數[illegible]款咨部隨准戶部咨該本部看得前項剩銀原係題奉　欽依支取今准咨留善後之用開揭細數前來理勢似亦不得已相應咨覆准將原取銀兩依擬事

完銷筭等因到臣准此該臣看得播地蕩平改土為流割屬於黔一應城池衙署俱應及早脩築當即牌行布政使司經理道會同委官將新府州縣城垣上緊估計俱用磚石包砌堅固期垂永久應用銀米一面詳報支給一面責成委官分投催督去後臣恐經理各官急緩稽延虛糜糧餉臣又親歷新府州縣催督閱視脩建衙宇寬敞可居城垣堅固可守道路往來無阻橋梁脩砌俱完隨據司道將脩完城署等項冊報到臣業經於叁拾壹年伍月內具題訖今據前因該臣查得原留剩餉銀壹拾陸萬捌千肆百貳拾壹兩捌錢玖分零除扣存征播賞功銀貳萬伍千

柒百柒拾伍兩優恤陣亡將士銀陸千叁百捌拾叁兩候旨給賞外叁年經理郡縣共用過銀壹拾貳萬陸千捌百玖拾柒兩柒錢陸分肆釐玖毫柒絲貳忽玖微伍塵內播州初平糧未起科貳拾玖叁拾年代五司人民承走黃平興隆平越叁驛驛馬共用銀壹千柒百肆拾伍兩貳錢玖分給新府州縣正佐首領官吏俸薪廩糧紙劄公費門禁兵阜工食等項用銀伍千零貳拾玖兩壹錢肆分捌釐肆毫新建平越府州縣共伍城各衙署公署倉厫庫獄衙治驛舍鋪房等項用銀叁萬伍千伍百伍拾伍兩肆錢玖分捌釐增脩平越舊里新添叁衛叁城銅仁府縣貳城黃平

州壹城及築銅仁[illegible]道偏橋[illegible]鎮遠河道舘理橋梁道路等項用銀壹萬[illegible]千伍百貳拾壹兩零伍分肆釐給留防播官兵月糧自萬曆貳拾玖年正月起至叁拾壹年冬季止各支不等共用銀陸萬伍千肆百壹拾捌兩伍錢叁分肆釐伍毫柒絲貳忽玖微伍塵鵰剿羅海等寨苗賊兵糧并犒斬渠義叛逆吳洪鍾祿譚里保等賞功用銀貳千陸百貳拾捌兩貳錢[illegible]肆分以上用過銀兩該臣查覈明白並無冒破別[illegible]實止剩銀玖千叁百陸拾陸兩壹錢貳分陸釐肆毫柒絲柒忽伍塵即當如數解部但黔中西顧苗道路梗阻播州餘黨初定永寧爭殺未戢須

中　御杠不常往來上下防兵未敢遽撤前項剩餉姑留黔中備支兵糧第剩餉為數無幾黔土瘠薄又難加派客臣於川湖協濟糧銀及召納吏農事例銀內通融處給候地方稍寧以漸汰撤謹將脩築過郡縣城垣公署等項支銷餉銀細數理合開坐造冊具　題伏乞　勅下戶兵二部再加查覈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覆覈具　奏施行緣係經理郡縣告竣謹將支用餉銀造冊　奏報事理為此同造完文冊壹本具本謹題請　旨

討後催補黔中道府員缺疏

題為黔中員額不多討後空虛益甚懇乞　聖明速賜銓

補嚴限到任以脩飭吏治保安地方事萬曆參拾貳年參月初貳日據貴州布按貳司會呈照得貴州乃南服遐荒漢夷雜處土酋之變詐叵測犵獠之叛服靡常一應地方夷情及米鹽兵食所賴以彈壓提衡者在守巡各道而督徵綏集在府州縣各正官誠不可一日缺員者今布政司分守貴寧安平新鎮三道按察司分巡畢節威清暨提學三道員缺久未推補布政使趙健應　朝未回新陞按察使尤錫類驛傳道副使韓光曙進　表未回即回而　齋俸届期二司又當循例入　賀潘皋之缺不猶故乎至於貴州轄屬府治拾州治柒縣治拾貳其員額已無多矣府

除貴陽都勻思南黎平肆府應　朝未回外思州府已補未任平越安順貳府向未銓補而銅仁鎮遠貳府又以大計去任止石阡壹府在任是拾府而見缺伍也州除鎮寧黃平貳州在任普安州陞任未補定番永寧獨山麻哈肆州各以大計降黜是柒州而見缺伍也縣除清平鎮遠印江銅仁龍泉永從陸縣在任施秉未補新貴餘慶湄潭甕安婺川等縣各以大計黜降是拾貳縣而見缺陸也夫以寡弱如黔當不無事之日即員如其額已若支吾今額設稀疎而去者復什之柒在諸道若於遙制鞭長不及馬腹在府雖有佐貳以兼攝而州縣則借異縣或首領代署人心生玩因循月日欲以飭治而安民庸可幾乎自擊時艱誼難緘默相應呈稟俯賜會　題將前項缺官衙門亟選賢能銓補其已補及公出未回者嚴限前來到任庶吏治有人而政務亦無叢脞矣等因通詳到臣該臣會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畢三才看得貴州僻在遐荒諸苗環峙彈壓全賴監司拊循惟資郡縣查司道原額壹拾貳員今入賀入　覲者尚未回任而貴寧安平新鎮畢節威清提學陸道未補見任者止思仁道參政洪澄源思石道副使馬千官都清道副使劉冠南而冠南恰遺被論尚未奉　旨處分則監司幾空矣原設拾府今肆府入　覲未回壹府

已補未任肆府未補而郡守止壹人在事則拾郡幾空矣原設柒州今伍州未補止貳州在任則州官幾空矣原設拾貳縣今陸縣未補止陸縣在任則縣官半空矣夫貴州迥遭不下肆千餘里播州新定疆場多故奢姉構爭未息銅苗不時出沒即令道府州縣充滿填實猶慮不足以分理而況貳參司道落落如晨星乎即令撫按強幹精毅猶慮不足以統攝而況臣等之譾劣庸庸如寒蟬乎今據二司會呈前來相應具　題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議將前項員缺速　賜銓補及已補未任者嚴限前來供職庶上下分理有人而地方緩急可賴矣緣係黔中員額不多

計後空虛合無甚懇乞 聖明速賜銓補嚴限到任以脩飭
吏治保安地方事理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題石阡平越知府同知改調加銜疏

題爲貳府新設正官久虛懇乞 聖明俯念夷區就近改
調加銜以安地方事萬曆叁拾貳年伍月拾陸日據貴州
布按貳司呈稱照得貴州上下衛地方軍民雜居苗夷環
伺攻弛人玩積弊久矣近奉 聖上俯採羣言以爲安攘
彈壓之寄非府不可乃特建平越軍民府於會城之東使
轄肆州縣及壹土司而下衛之事屬焉又建安順軍民府
於會城之南使轄峇州及陸土司而上衛之事屬焉所以

爲地方計至深也今查安順府新推知府蔣希禹丁憂未
任缺已貳年平越府管府事副使劉冠南陞任缺亦拾月
矣貴州去 京師萬里即已蒙推能必 俞旨之遂下乎
即已得 旨能必本官之遂至乎伏覩近日以來貳府所
屬地方流移日衆租賦多逋訳多虜焚之呼路滿赤白之
曩時埶如此而袖手以待新除所謂假人於越以救溺子
知無及也訪得石阡府知府喬惟槐才猷敏練宇度安詳
八九年之敭歷風節素聞三四月之興除霧班已見此崇
官者雅稱繁劇之才而石阡郡小未足盡展其長似應改
調安順府知府平越府同知楊可陶力可攀山清甘茹雪

脩城建廨經營功擅千秋減費裁糧節愛懽騰萬口此壹
官者久負旬宣之望而同知埶輕未足大行其志似應加
陞運同職銜管平越府事庶幾朝聞 命而夕抵任其有
裨於新府地方非渺小也等因到臣該臣會同巡按貴州
監察御史畢三才議得平越安順皆新府也府平越者爲
黃平龍泉之交犬羊未戢拼一郡無以綏救府安順者爲
安南普定之間夷猓交揉非一郡無以彈壓皆黔南地方
大計存焉今平越知府劉冠南已陞副使未補者將近壹
年安順知府蔣希禹未任丁憂未補者又逾貳年雖郡猶
未郡也若待新除急切不得奉 旨即 旨下道里遙長

未必即到雖除猶未除也所據布按貳司會議以石阡府
知府喬惟槐調安順府以平越府同知楊可陶加運同職
銜掌平越府事就近調補朝發夕至庶幾於邊地有裨似
應俯從臣等看得石阡府知府喬惟槐持十九年之刃實
二千石之良牧之山城蟻封乃淹驥足納之劇郡鵬翼堪
營若爲其家計隨手創置乃便是吏師在喬惟槐入黔雖
未半年然一時褆躬行政之迹足占其後效在楊可陶歷
俸幾及叁載且近者善後敘功之疏原擬以前銜伏乞
皇上俯念邊地官少新郡事重 勅下吏部再加酌議如

采臣言不謬將喬惟[illegible]改調安順楊可陶加銜管府通下
石阡知府平越同知員缺另行銓補庶新造之鄙毋不虛
而西南之邊圉益固矣謹題請　旨

勘議播界疏

題爲遵　旨會勘播界蜀中先已具　題謹將黔中司道
勘議始末據實奏　聞懇乞　聖明大奮　乾斷以銷隱
憂以安邊地事行據布按都三司畢節道會呈奉臣批據
宣慰安疆臣呈奉巡撫貴州郭都御史憲牌准川湖貴總
督王侍郎咨准兵部咨爲勘播事體重大微臣義當引嫌
謹據實控辭懇乞　聖明准免會勘以明臣節事牌仰本

官即查前項地方本官有無侵占見係何人住種管業何
者可復何者不可復某處可與某處不可與逐一查明詳
報以憑施行等因奉此卷查萬曆貳拾玖年柒月拾壹日
蒙四川按察司僉事紙牌爲播地蕩平經制宜定敬陳
善後切要事宜伏乞　聖明採擇以永奠遐方事奉總督
王侍郎憲牌准兵部咨題該前總督李侍郎條議內開儒
溪沙溪水煙天旺俱該播州世業楊氏中衰曾爲永寧水
西侵占等因仰司將先年侵占播州前項疆土逐一清查
係播州者盡數歸我版圖原係該司者聽其管種等因奉
此該本司查得儒溪係藺州所屬其沙溪原有大河爲界
沙溪河之右係本司陞目地方設有貴州巡檢司沙溪河
之左係播州伍拾肆里之地本司置有五頁車田土在彼
又水煙天旺原係播州先年本司聯播日民置買五頁車
乾竹臺南京壩田土耕種封差雖據各目民懇訴轉達照
原買界畔管業該本司仰遵憲諭嚴禁各目聽候詳請給
還原價別置直當差具詳請恩去後至叁拾年正月拾叁日
又奉本部院憲牌亦同前事復開本司東隆上庄貳處係
播州水煙天旺之地爲照卑司世荷　國恩守土忠順逮
至卑職幼年龍奉爵蚤夜兢持期圖報稱豈意播平遭叛奴
羅學茂等開造無根貽害卑職伏望推憐卑職征播有開

山衝敵斬關讓路微功者目喪女守城助餉者績近又斬
叛忘吳洪鍾祿擒獻譚里保李先周四等芟除遵義府再
亂禍源察各目買明水煙天旺五頁車牛叢桃溪刀靶水
等處俱已退明憐憫司屬古來　皇木廠東隆上庄等地
額有糧馬重大墳塚難移應龍父祖存日無爭詳察司驛
官印有志書　會典考證蚤賜移覆分豁庶地方安靜糧
馬有徵等因奉批逆龍稱亂本官不難以大義戕鄰貽西
南之安今地界一事爭論叅年本院屢催不報淹延到今
方有此說豈明於大而蔽於小耶抑忠於前而悖於今耶
若謂所爭之地盡屬水西則蜀中不應若執前案爲據且

播水隴三地犬牙錯雜中間豈無攙越若謂盡是播地彼
逆龍點寇也豈不能爭之於先而待今日第奉　旨行勘
世無不結之局即稍有虧損亦當曲從豈得以一方抗三
尺耶除沙溪有甲渭河有驛自應屬黔又除水煙天旺桃
溪五貢車刀靶水等處業已退明外此外亦當再退以明
忠順君謂張伯澤既稱承業年遠皆苗難遷亦須認納糧
若干石方可同　奏以息爭端仰布按二司會同畢節道
速議停妥幷嚴諭本官悉心聽從速繳奉此就經備移按
察司畢節道查議去後隨准畢節道牒呈蒙巡按畢御史
批據宣慰安疆臣呈同前事蒙批畢節道併勘報備移到

司准此卷查先奉巡撫貴州郭都御史案驗爲播州舊界
甚明土酋抗違溷占懇乞　聖明特遣科臣從公勘處以
復疆土以服人心事准兵部咨該總督王侍郎題前事等
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卷查本年某月內該巡按畢
御史題爲西南罷敝已極邊境干戈未輯懇乞　聖明申
飭當事諸臣安輯土夷休養罷民以息兵端以圖治安事
又該兵科給事中洪瞻祖題爲黔屬分界甚明督撫執言
互異懇乞　聖明亟　勑該部轉行按臣立限勘報以息
爭端以消疑慮事又該湖廣道試監察御史楊廷筠題爲
黔蜀與同土酋構懽恐貽西南大患懇乞　聖明念兵端

不可再起夷情不可輕失速定　廟謨以安邊徼事俱經
覆奉　聖旨這遵義水西地界著該督撫巡按會勘定議
來說務行朝廷柔遠安民德意俱不許紛紛奏擾欽此又
該陝西道試監察御史康丕揚題爲新疆未定督撫先攜
事勢必至裂分地方何以善定乞　勑嚴限查勘直陳待
決以奠遐荒事本部覆議仍行總督撫按嚴限查勘作速
議擬具奏等因又該南京工科給事中金士衡奏爲督臣
貪功啓釁豪取夷失策懇乞　聖明亟賜　乾斷以保疆圉
以垂萬世治安事本部覆議仍行總督撫按備查先今題
議事理作速勘議依限具奏等因俱奉　聖旨是欽此俱

經通行訖今該前因又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這地界著
川貴各巡按御史會同督撫官遵照屢旨從公查勘務求
畫一之議具奏定奪欽此欽遵備咨前來又准本部咨爲
勘播事體重大微臣義當引嫌謹據實控辭懇乞　聖明
准免會勘以明臣節事該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李時華題
前事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巡按貴州監察
御史畢三才題爲奉　旨會勘地界議論互異愚臣身在
事中跡涉嫌疑懇乞　聖明允臣初疏亟　遣朝臣勘斷
以一人心以安邊方事等因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
本部覆奉　聖旨御史奉有特命巡察一方這勘界豈得

引嫌求避科臣不必差朝廷以疆事專付督臣委任不輕
王象乾會同郭子章悉心處置停當毋得推托責難他諉
事完之日各巡按會本具奏若間有未妥不妨隨時奏聞
毋隱欽此欽遵備咨前來轉行本司會同按察司畢節道
速將前項地界悉心勘報奉此又准畢節道牒呈蒙巡按
畢御史批據宣慰安疆臣揭爲辯明土地功罪以候勘處
事疆臣遠處徼外不覩邸報近蒙撫按准奉部院咨劄發
下總督王侍郎參疆臣貳本一謂沙溪渭河之地係疆臣
祖父侵占一謂疆臣討播大水田之戰有罪無功俱奉
聖旨行兩省巡按衙門勘明疆臣似無可言但不一明土

地之故與功罪之原恐無憑以勘夫渭河沙溪之地受之
朝廷傳之祖宗載在 會典須有印信豈獨疆臣侵占即
疆臣祖父亦非侵占也自討播以來疆臣母子晝夜行間
肆月有餘疆臣靑一目而不能醫死一女而不能葬至於
大水田之捷巡撫郭都御史總督李侍郎序之兵科侯都
給事中巡按宋御史序之非疆臣自敢以爲功也夫播州
之平疆臣不敢覬尺寸之土而今乃欲削疆臣之地以益
播大水田之戰疆臣不敢覬分毫之賞而今乃欲削疆臣
之功以爲罪疆臣傷心泣血欲叩 閽而無路也疆臣今
日再復嘵嘵恐重觸怒於總督謹將 會典通志家譜所

載沙溪渭河土地及前後院司各道序討播功次開具以
憑勘處一新舊 大明會典開載貴州宣慰司項下沙溪
巡檢司渭河驛萬曆玖年革一職官見任沙溪巡檢司巡
檢皮應禎一印信洪武拾柒年 欽頒沙溪巡檢司印信
一顆前件查得前項職官皆屬貴州未有貴州之職官設
於四川之土地者伏乞詳察一貴州新舊通志山川志載
沙溪渭河橋渡志載沙溪渡鋪舍志載渭河鋪前件查得
前項渡夫鋪兵皆係貴州宣慰司編差未有四川之土地
編貴州之力差者伏乞詳察一家譜洪武元年疆臣始祖
名靄翠歸附授宣慰使沿今疆臣承襲叔祖沙溪歸附授

宣慰司同知沿今姪安大順承襲載在兵部冊黃可考前
件查得祖名沙溪載在兵部冊黃與本家譜及貴州通志
若沙溪不屬本司何得叔祖名沙溪伏乞詳察一元史諸
部蠻夷項下有水西沙溪等處板任 國子監可考前件
查得沙溪載在諸部蠻夷與水西並列播州安撫司項下
並無沙溪字則沙溪不屬播州明矣伏乞詳察一四川新
舊通志播州宣慰司項下止載沙溪驛山川志內並無沙
溪渭河等字前件查得沙溪之左屬四川建沙溪驛沙溪
之右屬貴州建沙溪巡檢司何故以本司沙溪巡檢司之
地而爲沙溪驛之地也使沙溪果係四川何以四川通志

山川志項下不載沙溪滑河伏乞詳察至於功次旌枚科
道序開甚明不敢瑣瑣陳等因蒙批畢節道查議報蒙此備
牒到司准此又准該道牒該本道親詣視察虛實就便踏
勘得遵義府界內橋頭五貢車里毛南京霸乾竹臺等處
俱以沙溪河為界田地膏腴强半屬之水西雖各目執稱
價買年久券契見存茶湎我疆界何今當無論買占責令
盡數退還其上自沙溪下至明家渡中包東隆上庄雄所
馬場黃土坎阿烏迷杓一帶地方在渭河之外沙溪大河
之內杳渭河又係沙溪河發派上庄東隆山高水竭種惟
蕎稗間值雹傷歲付烏有播平後其民鳥奔獸竄從新府

插籍見存者孤村獨户三五星零惟是戀親戚依墳墓不
能解脫之舊民耳已黃土坎阿烏迷差勝頗視里毛諸地
等懸百一楊相贖屍之說人能言之而故老衰謝始末年
代未之能曉若水烟天旺屬河以外距上庄且叁拾里沙
溪渭河風馬牛不相及矣惟所稱價買田地當盡退返非
彼得有也疆土授受安敢謂道路之喙不足憑第水西執
河為界又執係此以僭門户一旦未能責其必退況地墝
民稀生計無從奪平土之民以寄砂礫且難安恭酌人情
取之無益於得姑置可也由里毛進北而崖門關箐口寨
有一河其源從箐而發通沙溪由河外而大了白沙寨入

有一河其源亦從安隴箐發而通沙溪廣狹等之據原文
所稱張伯澤地似應以安隴箐河為界乃各目若稱張伯
澤係里名非地名屬崖門關與白沙等地無干涉堅執以
箐河分南北將安往焉及查安隴河內有　皇木敞廠地
實大方後徑此而盡歸則從安隴抵大方若無人然以夷
性狐疑當流言繁興之日不無益重忌畏且兩河並存應
貢　皇木見在河中其說似未可謂盡無據者寬假俾仍
舊貫一安夷心一需　上用亦調停息爭術也等因具由
繪圖通詳川貴撫按衙門奉巡撫郭都御史批該道既已
親勘據圖亦儘明晰應退還者即有買券責令盡還應照

舊者原非沃壤姑與照舊仍候部院按院詳示行繳又蒙
巡按畢御史批該道遍歷其地詢遵義新舊里民王永富
等執稱水西並無一卒渡河乃里民陸文妻走火延燒茅
屋壹拾叁楹原非安氏兵馬燒刦夫以部婦失火妄申安
兵焚燬豈不冤哉事之虛妄大率類此益驗武弁之文不
足憑矣若擁兵自衛此中夷態況安疆臣住遠未知耶至
疆界若沙溪渭河東隆上庄張伯澤等查勘既稱貴州宣
慰糧馬　皇木地方照舊歸黔其橋頭五貢車里毛南京
霸乾竹臺拜水烟天旺既係遵義地方安氏有置田其間
退還領價可也候通詳行繳等因遵行在卷今照前因合

行回覆煩將前事再加酌議轉詳施行准此俱經通行宣
慰安疆臣遵照聽勘去後隨據該尉申稱爲照人臣大節
忠順爲先凡遇奉行敢不遵從第有不得已之至情又不
容不申辯者查得崖孔團崖崖門關三層崖棧崖箐口幷
皇木廠卽今川稱張伯澤俱係頭目白沙祖有地方額納
豐濟倉糧玖拾叁石幷陸廣驛站馬壹匹及一應公務況
崖孔三壩已被川占止遺三層崖等處前項糧馬向係包
納今奉本院批諭溫嚴敎戒諄切尤不敢不遵從以拂恩
命除遵依多方化諭令將崖孔三壩傾心割與遵義不許
再爭以崖孔河爲分界使水播地方兩無攙雜至於張伯

澤加增糧石乞念各民額有本等糧馬卽崖孔三壩亦係
包當難以再加俯賜轉達分豁庶地方晝一生靈感賴等
因申詳到司該本司批會看得該司既稱忠順爲人臣大
節使當聽從兩院處分查奉軍門批云除水煙天旺桃溪
五貢軍力靶水等處業已退明此外亦當再退以明忠順
今該司既云崖孔三壩傾心讓與遵義而又云已被川
占則亦非今日新退之地也仰再查當退地土若干處方
明忠順又張伯澤奉軍門批令認糧而止云玖拾餘石其
數甚少仰再多認若干石以報軍門庶可回報該司毋得
遲疑以取抗違之罪速[illegible]等因批行宣慰安疆臣遵照去

後隨據本官差漢把王嘉猷李希聖畫地圖前來聽候處
分該本司看得前項地方事情重大難以懸議又經移文
畢節道再拘各目把審明幷將地圖斟酌停妥回覆以憑
轉詳施行隨准該道牒呈移據宣慰安疆臣呈稱行據沙
溪頭目白沙阿烏迷卧這歸宗迷杓以母各夜所訴稱目
民居住本土雖與播州相連有河爲界在播州有一河名
黑水河其源自蔺州至播州流入黑水合沙溪大河又一河
名崖孔河其源自蔺州大箐出自白雲山脚入水西崖孔
合沙溪大河沙溪原係河名非是地名沙溪河東係播州
地設有沙溪驛順河有水煙天旺五貢軍牢啞等十五寨頭底

水等寨沙溪河西係水西地設有沙溪巡檢司順河有補
仲東隆上庄卧這歸宗李稍塘明家渡等處渭河係水西
內地設有渭河驛俱自洪武初年開設載在 會典 大
明一統志貳百餘年並無爭鬧止是先年播州已故宣慰
楊相與子楊烈爭官楊烈赶殺楊相相攜妻子至水煙天
旺求救於已故宣慰安萬銓起軍接楊相夫妻過河安住
水西雄所宅溪與其講和後不料楊相因病死於雄所宣
慰安萬銓將屍柩同妻子送還歸葬從此愈加交好兩無
爭嫌其南京壩乾竹臺花茅由五貢車等處是各目幷杏
民易景貴等陸續置買其本等糧馬今已盡行退還此外並

無河東一寸之土況水播地界天地生成以河為斷絶無
攙雜等情據此看得各民情思急迫哀憐不堪無能化諭
合無呈乞垂察原奏總督部院題有水煙天旺及各買明
五貢車南京壩牛葉坡乾竹嵩等處俱已退明古有崖孔三
壩又已割去即今　皇木廠等處俱有河界官印載在志
書　會典可考早賜分豁庶地方得安糧馬有賴矣等因
回報到道據此又該本道行拘宣慰安疆臣漢把王嘉猷
李希聖頭目以支等人到道將前項文卷查出逐一摘款
詰問據王嘉猷等稟稱安氏係羅甸鬼國來自上古且不
記年播州宣慰之祖始於唐時乃有其地與我羅甸鬼國

為鄰以沙溪大河為界其河發源凡貳水一自東北而來
由蘭州所屬地名儒溪出播州之紅關又歷黑水至啞草
入沙溪大河此河從來屬於播州一自西北而來至蘭州
與水西交界之處山箐中發源出白雲山下過崖孔中壩
上里毛等處至於橋頭與播州黑水河合流而出其合流
之下乃名沙溪河河東有播州之沙溪驛其沿河地方自
北而南有啞草尾窯頭偏崖塘與水煙天旺底水李稍塘
等處皆播州所管之地河西有本司之沙溪巡檢司其沿
河地方有補[illegible]毛溪臥這頭自拜東隆上庄歸宗[illegible]自明
家渡等處[illegible]當屬我羅鬼地方與播州判隔沙溪一河

天然界限播在河東我在河西故播州稱我為水西正指
此沙溪河而言此河之外別無沙溪地方但看播州沙溪
驛與本司沙溪巡檢司隔河相對便知界限明白且播之
沙溪驛貴之沙溪巡檢司皆是　國初奉　旨建設須給
印信若謂是營求奏　請則　太祖高皇帝豈肯信允況
且沙溪驛原在水東是播州管轄羅鬼何為又請設立驛
遞若水西渭河驛去沙溪驛柒拾里沙溪驛自播州昌田
驛來昌田柒拾里至沙溪驛沙溪柒拾里至渭河驛渭河
伍拾里至水西驛水西上路伍拾里至奢香驛奢香陸拾
里至金雞驛又伍拾里至閣鴉驛又肆拾伍里至歸化驛

又肆拾伍里至畢節驛水西下路叁拾伍里至谷里驛又陸
拾伍里至陸廣驛又陸拾伍里至龍場驛又陸拾伍里至
貴州省城上下共壹拾柒驛皆本司應當夫馬私用浩繁
見今官民俱困只奉　朝廷舊制不敢少失供應豈有營
求設驛自取貽累之理此水播由來分判川貴雲南三省
官司無不知者止因楊應龍之祖楊相先有嫡妻張氏生
子楊烈復又娶妾吳氏有寵生子楊煦楊相鍾愛在煦意
要立煦承襲楊烈母子忿怒就行起兵赶殺楊相丙午年
構吳氏母子奔出水煙天旺地方遣人哀告本家救命是
本家先宣慰安萬銓發兵援至本司[illegible]所宅溪安劄得免

楊烈之難至戊申年楊相身死先宣慰差人責備楊烈逼
父死外至壬子年楊烈自將水煙天旺地方割謝先宣慰
乃接楊相屍柩並吳氏楊煦還播彼時楊烈亦自悔不當
逼父故保全吳氏母子分與庄所養贍其楊煦在萬曆拾
肆年方死楊烈且感先宣慰恩愛未嘗還歸向來並不爭
界先宣慰既受水煙天旺之地故本司客民易景貴與土
民白沙等皆於水煙天旺住種就近價買播民田地如南
京壩五頁軍雍花水乾竹臺等處皆水煙天旺相連有楊
宣慰印信文契見在為證此係客民與土目所買之業今
蒙總督部院文取已將前項得謝并買明地方俱已退還

又有崖孔三壩及緝麻李白丫地方原在白雲山一帶相
連係黑河以西之地是本司祖業又蒙部院文取只得諭
令各目把退讓今備訴前情及畫圖貼說見在乞行會川
省上司拘兩地知音年老土客人民從公勘審自有明白
如虛甘受重罪等情據此該本道看得水播千年鄰敵彼
此稱雄無讓其封疆界限宜有一定分別據王嘉猷等稱
係原以沙溪大河分判東西故稱安氏為水西其說似非
支吾今准前因備查原奉總督部院憲牌及前道呈詳與
今審王嘉猷等口詞備行開載併將安疆臣投遞畫圖貼
說移送到司准此該本司左布政使趙健會同按察司署

印副使劉冠南帶管畢節道右參政洪澄源都司署都指
揮僉事張秉忠參將朱鶴齡審得王嘉猷等執稱原奉前
總督李侍郎上本止說水煙天旺偏溪沙溪肆處除偏溪
係藺州地沙溪巡檢司有官渭河驛有印信外已將水煙
天旺等處退出又先奉賞格開載如大小土司但能忠義
自奮共起滅賊除賊之家資給與犒賞外播土播民與其
瓜分本司宣慰於貳拾捌年肆月拾叁日統兵將桃溪崙
宇燒燬擄賞格當得分賜後奉巡撫郭都御史憲牌稱桃
溪切鄰遵義即令退還本司遵依又將桃溪退還訖後又
奉總督王侍郎憲牌添加東隆上庄張伯澤牛叢刀靶水

等處該本官又將先年買明南京壩刀靶水偏崖塘瓦窑
頭水坎黑水灣石家渡泮水橋頭瓮培冊李稍塘乾竹臺
五頁車等處退出共退貳拾餘處止存上下里毛崖門關
等處係本司舊管糧馬之地等因職等會看得播水地相
接壤唐宋以前攻奪靡常彼此侵越之故已不可考我
國朝分土授官具在典籍若楊相贖屍與或價買或溷占
欲問其事故老盡矣但所傳說在人間亦安可謂盡無據
者以　朝廷一統之義論則蜀與黔皆覆載尊親之上宇
就蜀黔兩省論則播地當還蜀而水西設官舊土仍歸黔
亦彼此界限之明況今奉　旨部勘三院檄督嚴切猶然

執祖先承受之說不歸尺寸安所稱恭順耶 上法戡撥圖
已退水煙天旺刀靶水桃溪五貢車上里毛[illegible]里毛等數
拾處毋容再議其上庄東隆係沙溪河以西[illegible]原非播土
似難責之吐退若崖門關崖孔三壩安隴箐團崖岡箐口
河等處皆與上里毛下里毛鱗次相比而在張伯澤之外
枝畫圖與畢節道原勘圖同合切責安疆臣退還遵義府
其張伯澤即白沙大小寨地方又去崖門關安隴箐尚有
一小河相隔係安疆臣大方切近後徑目把人等墳墓既
多居住日久合無免其遷徙令輸糧自效但原額糧僅玖
拾餘石數似尚少宜再加壹倍共貳百石責令各目把如

數歲輸以示包茅之貢則地既退明糧又額足在蜀猶在
黔總在覆載無外之內而以 王土輸 王貢庶幾莫敢
不享莫敢不王亦尊華之道宜爾也然職等尤有慮焉黔
於蜀貳千里而遙加以夷性重去其土玆所輸賦迫於憲
令一時不得不從儻數年之後藉口阻深虧額爲逋禍根
猶伏議論萌生是不可不先事而預計者查播州協濟黔
糧每年伍千捌百伍拾石又真州司叁百伍拾石合於內
扣貳百石令疆臣轉輸於黔以抵蜀賦之額庶在黔便於
責成在蜀無煩催督彼即欲藉道遙逋賦亦安所置喙矣
馭夷息爭計無出於此者等因到臣據此卷查節准兵部

咨爲播地蕩平經制宜定敬陳善後切要事宜伏乞 聖
明採擇以永奠遐方事又爲播州舊界甚明土酋抗違涸
占懇乞 聖明特遣科臣從公勘處以復疆土以服人心
事又爲勘播事體重大微臣義當引嫌謹據實控辭懇乞
聖明准免會勘以明臣節事及准總督王侍郎咨同前事
俱經備行會勘去後今據前因該臣看得地界事屬黔議
勘叁年今據司道會議將崖門關崖孔三壩安隴箐團崖
岡箐口河與先退上下里毛水煙天旺五貢車桃溪等處
俱盡數退還遵義以明忠順張伯澤稱與大方咫尺目民
墳塚難遷斷令納糧以明包茅 國法夷情兩得之矣但

數止貳百石尚覺太少臣業已行令再加壹百石共叁百
石及稱恐遵義處夷人他日負固不納而夷人又藉口轉
輸異省爲難欲於遵義應納貴糧陸千貳百石之內抵兌
叁百石所慮良深似應俯從每年令安疆臣納糧叁百石
於黔以抵蜀應納貴糧之額令遵義於應納貴糧之內轉
納叁百石於蜀以抵安疆臣認納川糧之數果屬兩便除
已移咨督臣候會題間近據邸報蜀中先已具 題未有
會稿到臣臣奉 旨會勘亦不敢不據實直陳臣反復思
之臣所轄地方褊小不足以當中州一郡如鎮遠縣每年
止納秋糧貳百伍拾壹石施秉縣陸拾石臣平播之後分

割播地設爲參縣今合安疆臣退地之外又認蜀糧參百
石似又去黔貳縣之糧徒負割地虛名無益黔省實用故
士民有謂得不償失不如以平越參縣還蜀者以此是臣
負地方之怨者一方逆播初逞臣上遵　皇上之旨　中
受樞臣之意下同前督臣之議謂當檄安楊之交以間之
用安氏之力以傾之臣始與安疆臣盟據　欽頒賞格啗
以爵土已而大水田之捷桃溪衕之燒得其死力賊始上
囷其後大合羣策破囷臧賊疆臣即不敢希冀寸土而今
復令割地復令輸糧名曰歸土於蜀跡似爲楊報讎夷人
未快不謂臣渝盟則謂臣套哄甚至謂臣意在兼幷而假

手於蜀是臣負夷人之怨者一遵義鎮雄等伍府節年逋
欠逾數萬沙溪地幾何而稽黔拾柒萬之米陸萬餘之金
此決非督臣之意大都有司窺伺觀望延緩不納軍士枵
腹待哺環臣署而啾嗷者聲相喧也是臣負軍士之怨者
一臣以一身叢此三怨萬一脫巾猾夏之變乘隙交發臣
身不足惜如　朝廷何如生靈何憂在蕭牆剝及牀膚臣
安得無言而處於此且蜀中之議欲以地歸黔設縣者其
意誠美顧夷人方疑臣欲吞幷而假手於蜀若令黔得之
其猜益深而黔與夷自相疑相攻其禍益不可解黔寧費
不須有此地也而況故黔地也蜀之議以新郡貲後雖容

爲詞非真難也平越府以壹千柒拾石之糧而支壹府壹
州參縣之費遵義亦壹府壹州參縣也豈以壹萬柒千柒
百伍拾餘石之糧而猶不足以支費耶且遵義亦臣屬也
遵義之增兵添餉臣亦得以與聞夫遵義之添兵不過爲
防水蔺也黔去水蔺比遵義尤近哉　朝貳百伍拾年來
黔未聞養一兵防水蔺而水蔺亦不敢橈黔臣謬意謂遵
義之兵可無添也蜀特假此以難黔也蜀之議謂前督臣
李化龍善後圖中有成議而不敢變臣查前督臣善後疏
中止儒溪沙溪水煙天旺肆處而今添至壹百貳拾處此
亦非督臣意特播之舊民欲廣土以增私田且陰以報黔

人平播之恨也夫西漢捐珠厓東漢閉玉關宋捐大渡河
以外史冊以爲美譚　本朝交州之弃河套不取貳百年
來未嘗以　廟堂爲失策而況此區區者猶屬蜀黔版圖也
非弃之也臣曾貽書督臣曰汶陽之田不敢不歸魯而得
其田不得其山孔子亦名爲謝城包茅之貢不敢不入齊
而貢一入即退師召陵桓公不窮問水濱督臣生齊魯之
鄉故臣望以孔桓之業而督臣亦不以臣言爲不然臣謂
古今處夷情爭地界者其結局不過如此今日之事始奉
明旨令蜀黔按臣會勘二按臣一以維桑引嫌一以首事
引嫌既奉　明旨令督撫會勘按臣隨時　奏聞而議論

枘鑿竟未僉同則此局何日結耶此局一日不結地方一日不寧蜀餉一日不解軍士一日不飽延淹日久釀患愈深隙起於蜀而不在黔禍結於黔而不在蜀如遵義吳洪之叛遵義蜀郡也而必以析首責黔藺州二婦之爭藺州蜀夷也而乃致焚燒毒黔況今日之隱憂有什百此者臣敢不披肝瀝膽爲 陛下一言耶在蜀中則謂臣驕夷不令夷人退地知有黔不知有蜀在黔人則謂臣激夷令夷人割地輸糧知有蜀不知有黔臣既蒙三怨又處兩難臣今日之苦有甚於播未平時安得復能與勘耶伏乞 皇上勑下兵部都察院再加會議上 請或念安疆臣征播

微功姑仍其舊或念其已納糧叁百石包茅既入不責之備或念督臣議本爲地再令疆臣少輸升斗以供惟正更乞 皇上大奮 乾斷令蜀黔邊臣畫地立界以垂永久行臣等欽遵施行西南幸甚臣等幸甚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題催蜀糧積逋疏

題爲播地蕩平已久蜀額糧餉不輸懇乞 聖明嚴責追解以濟窮邊以安地方事萬曆叁拾貳年陸月拾壹日據貴州布 政使司呈該本司查得播州舊額貴州糧米伍千捌百伍 拾石內析色伍千柒百伍拾肆石每石折輕齎銀伍錢伍分共析銀叁千壹百陸拾肆兩柒錢本色米玖拾陸石係播州土同知羅時豐黃平安撫羅傑運赴興隆倉上納又眞州司額糧叁百貳拾石每石折輕齎銀伍錢共析銀壹百陸拾兩遞年納給興隆衛儒學師生俸廩香燭等項酉陽司歲納稅銀柒百兩充餉此原額也自播平後以伍司設爲叁縣分屬貴州查湄潭縣界內有金橋實洞祥川三里共糧叁百捌拾石又蒲水里關外捌石肆斗又吳上寨額糧伍石貳斗又七坡隴水頭水尾與地里壩等處舊稱四牌共糧叁拾伍石壹斗伍升以上通計肆百貳拾捌石柒斗伍升原在播州額糧伍千捌百伍拾石之內

今已割屬於黔應該本省徵納在遵義府實該伍千肆百貳拾壹石貳斗伍升眞州司今改眞安州叁百貳拾石仍應於該府屬照數起解貴州充餉播平至今俱未解納又四土府額糧烏撒府每年額本析糧玖千四百石止認陸千石內析色貳千石該銀陸百兩本色米肆千石運赴烏撒倉上納烏蒙府每年額析色糧叁千捌百伍拾石該銀壹千陸百伍拾兩東川府每年額析色糧貳千玖百石該銀壹千肆百伍拾兩鎭雄府每年額本色米肆千玖百貳拾肆石遞年運赴畢節倉上納每歲總共本色米捌千玖百貳拾肆石折色銀叁千柒百兩此原額也自萬曆拾柒

年起至貳拾柒年止欠本色米壹拾貳萬陸千壹百陸拾餘石折色銀叁萬餘兩係先題奉　明旨賑饑之數屢催竟不完解自貳拾捌年起至叁拾貳年止查烏撒府折色銀止完陸百兩本色米顆粒未完烏蒙府折色銀止完叁百捌拾捌兩伍錢東川府折色銀分釐未解鎮雄府本色米顆粒未完總計四土府自貳拾捌年起至叁拾貳年止又欠本色米肆萬肆千陸百貳拾石折色銀壹萬柒千伍百壹拾壹兩伍錢酉陽宣撫司充餉銀止完叁百貳拾陸兩欠叁千壹百柒拾肆兩爲照遵義府與四土府額納貴州銀糧原供軍餉支用任遵義府先因逆龍作叛不解自

貳拾捌年播平以來亦無絲毫解納至於四土府與酉陽宣撫司原無別故屢次移文行催視爲故紙任意逋負上年差官詣彼守催僅完十分之二目今司庫椶括已盡伍年軍餉措給無從卽使該府及四土府額派餉銀盡數解完尚無救於嗷嗷豈得任其連歲拖欠至此乎昔當叛亂猶曰無徵今又盗謚將何藉口相應呈請乞賜會　題移行川省撫按責成遵義府將額糧伍千捌百伍拾石并眞州司叁百貳拾石除伍司肆百貳拾捌石柒斗伍升割屬於黔聽本省自徵其餘銀米自貳拾捌年播平至今止照數起解前來支濟官軍其四土府酉陽宣撫司未完銀米

併請嚴檄該省司道各督糧官令將各年拖欠盡行徵解務足原額等因呈詳到臣該臣會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畢三才看得播州今改遵義原納貴餉每年伍千捌百伍拾石內折色伍千柒百伍拾肆石共該折銀叁千壹百陸拾肆兩柒錢本色米玖拾陸石眞州司今改眞安州折色叁百貳拾石該折銀壹百陸拾兩貳拾捌年以前播亂方殷無容言矣貳拾捌年播平迄今又伍年矣初平之後云經制未定迄今二省經理報竣久矣若謂伍司改流割屬於黔以此藉口查伍司不過應納肆百貳拾捌石柒斗伍升尚有伍千柒百肆拾壹石貳斗伍升非伍司地也若謂

地界不明因而停閣臣等已令安疆臣將水煙天旺南京[illegible]刀靶水桃溪偏崖塘尾峯頭水坎黑水灣石家渡泮水橋頭瓮培冊李稍塘乾竹臺五貢車牛叢上里毛下里毛崖門關崖孔三[illegible]安隴箐園崖岡箐口河等處盡退還蜀又令安疆臣每年認納張伯澤等地蜀糧叁百石業經移覆督臣矣除此叁百石聽黔催徵以抵蜀應納貴糧之額在遵義府每年尚該伍千壹百貳拾壹石貳斗伍升眞安州每年該叁百貳拾石二項共該糧伍千肆百肆拾壹石貳斗伍升解黔充餉除以前年分無徵外自貳拾捌年起至今止共計拖欠貳萬柒千貳百零陸石貳斗伍升該折

敢徑至公館切搶銀杠當該卑縣與同本府捕廳巡捕典
史漢口巡檢帶領民兵鄉保鳴鑼追至東門擒獲壹拾玖
名并銀貳拾捌錠押解府監等因據此該本道隨至武昌
道公署審據差官吳之美等吐稱兇徒内盜首崇仁的名
蘊鍪等係無祿庶宗除已獲外尚有本惡及餘黨未獲等
情隨該本道督率武昌府捕盜通判劉應龍并各巡捕員
役撫諭去後據典史白文明巡檢牛嘉範千户畢從朝把
總林茂等陸續拏獲逼盜崇仁崇禮姚三華盜可松周長
一蔡學之蔡賢蔡午岳宮端兒劉中心野亭王成前後共擒賊
叅拾貳名拏獲贓銀貳千玖百餘兩將各犯押發按察司

監候兇器贓銀收貯漢陽府庫具詳趙部院奉批惡宗潛
出爲盜刦搶　貢銀該道一行須捕獲眞賊眞贓厥功偉
矣仰速令會同審明由報以便具　題繳奉此備移到司
隨據漢陽府呈解犯宗敬義崇義等前來會審間本日辰
時不意惡宗聚衆千餘突入撫院衙門當有三司赴院作
揖羣宗鼓譟震天將周副使及很毆重傷提學賓副使亦被
毆辱中軍等員役扶入撫院茶房用茶灌救羣宗又威挾
趙部院牌釋各宗逼至本司強取各宗出監復將趙部院
當時戕殺身死仍又搜尋本司副使定要打死踪跡無求存
亡未卜官民洶洶勢同叛亂非常大變等因關道呈報到

臣該臣看得原任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今被
戕殺趙可懷始爲税使之紛紜乘傳入郢既爲　楚藩之
訐奏竭力扶危由此結怨於強宗致令喋血於堂署勞而
受謗忠而見戮蓋宇宙未有之變楚湘極厄之會也據報
惡宗蘊鍪等邀截　藩王之封章而刼其　貢儀甘爲盜
賊之行戕殺　天子之大臣而斃於頃刻敢縱蛇豕之兇
此亦清世之窮奇　天潢之檮杌也伏乞　皇上大奮乾
斷嚴申　祖訓毋令尾大難掉毋令枝強易蔓撫臣爲
陛下宣力一方建牙受鉞而令惡宗蹴之夷之不知有撫
臣即不知有　陛下包藏禍心弁髦　國紀臣以爲滑戊

濠鐇之漸不可長也冠履首足之置不可倒也臣言及此
涕泗交頤至於楚藩梟諸臣落落如晨星惟　陛下一二
點補令才臣填滿地方少遏亂萌三楚礦税近今尚未罷
除惟　陛下處處停止令百姓更生毋助惡逆不然強宗
訌於城亂民應於野東南之亂無時了矣　陛下無易楚
也楚人慓悍自昔記之一奮於秦末之陳勝吳廣再奮於
漢末之新市平林三奮於元末之壽輝友諒皆楚地也惟
皇上留神　勅下吏禮兵三部都察院速加查議亟　賜
處分挾其已著杜其未萌荆楚幸甚　國家幸甚臣早章
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奏辭橾功加　恩疏

奏為加　恩殊常循省非據謹瀝誠披辭以安愚分事本年拾壹月貳拾伍日臣接得邸報該兵部題覆為　天威遠震逆寇蕩平遵　旨覈敘八路從征文武官員功罪以明賞罰以脊安攘事奉　聖旨朕賴將士之力討平播逆以申靈誅開疆展土奇勳懋績敘賞允宜郭子章陞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照舊巡撫給與應得誥命蔭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賞銀捌拾兩大紅紵絲三表裏欽此除金幣出自　尚方義不敢辭恭候　齎捧至日望　闕叩頭外竊惟　國家之賞功疑惟重而亦不得虛

授以啓濫觴之漸人臣之患處非所據故亦不敢虛受以增負乘之憂若力未效於涓滴而　恩隆丘山過已彰於睹記而潤深江海則　朝匪不僭之賞臣叨非分之榮上有無功之施下多不勸之嫌如臣子章是已往者播酋匪茹屢寇黔中臣以無米炊以短袖禦寒以徒手當虎口勢甚阽危不知死所仰藉　皇上之威靈主持於上閣部省闥之謀畫指授於下兼以蜀楚二省之夾攻將帥羣策之朋力拮据於野故臣得畢其愚用殄妖氛以報　皇上然當兵力未集之時強寇橫突之日士馬物故地方蹂躪計其後獲不足以償前失自今念之臣之耻也亦臣之罪也即三褫臣不足以暴臣罪而昭　國憲　陛下擴天地之度流大漢之愷悌忘犬馬之勞緩司敗之斧鉞令愚臣猶得戴不肖之容以齒於冠裳之列亦已倖矣茲者校於萬死之中置在九天之上猥承　休命濫叨　恩綸秩進西臺銜兼貳卿名漸次於祈父蔭入　侍衛官予世襲恩遠延於兒孫且推祖父之自出俱霑　綸綍之殊榮是臣緣罪以得功應罰而受賞用是一夕九飛終朝三省鶉翼為刺貆縣可懼乃敢披瀝肝膽冒死控辭伏乞　聖慈俯鑒血誠收回　成命容臣仍以舊銜供職磨鉛策蹇以圖補報運甓投杼必效恭勤則　聖朝賞功之典不濫而

臣愚履盈之懼可釋矣臣不勝惶恐待　命之至

題趙布政使給由疏

題為遵例考覈給由方面官員事據貴州按察司呈奉臣批據貴州布政使司呈准本司左布政使趙健咨稱本職見年伍拾柒歲直隸寧國府涇縣人由進士萬曆五年八月除授刑部山東司主事九年陞本部浙江司員外郎十年陞本司郎中十一年陞湖廣辰州府知府十五年蒙三院保留又任十八年陞江西左參政二十一年陞陝西按察使二十三年正月丁父憂回籍守制本年二月陞福建右布政使未任二十六年四月復補江西右布政使本年

七月初一日到任十二月二十一日丁繼母憂回籍守制
二十七年正月陞雲南左布政使未任二十九年三月服
闋本年九月復補今職三十年二月初八日到任任內因
平播經理善後蒙巡撫貴州郭都御史疏開本職非常品
重鎖鑰名高當封疆肇闢之初謀議屹然山定値土苗繁
興之日供需裕若泉流薦舉一次又剿撫羅海等寨苗賊
蒙巡撫郭都御史疏開本職洞燭漢夷之情注厝悉符綏
運剿撫之策殄殲永戢妖氛薦舉一次又蒙巡按貴州畢
御史復　命疏開本職纘金湯於邊圉闢草萊於新疆千
尋壁立萬頃川流薦舉一次扣至三十二年七月十七日

止連前江西右布政使并閏共實歷俸三年考滿例應給
由等因備咨轉詳奉批仰按察司查報奉此又奉川湖貴
總督王侍郎批仰按察司查報奉此又蒙巡按貴州畢御
史批按察司查報蒙此該本司按察使尤錫類結查無礙
議照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趙健清貞直諒博大精詳屏藩
南土功高鎖鑰北門望重今歷俸三年例應給由但本官
掌管司印難以離任且查雲貴考滿官員原有准免赴部
之例呈乞考覈具　奏等因到臣據此卷查先准都察院
咨准吏部咨爲酌議考課之法以肅吏治事內開三六年
考滿在外方面府州縣正官給由免其赴　京聽撫按從
公考覈賢否具　奏先令就彼復職管事牌冊差人齎繳
等因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題奉　世宗皇帝聖
旨是欽此又准吏部咨爲　獻末議申舊例以仰裨　聖
治事內開舊例雲貴兩省地方窵遠免其赴部等因萬曆
三年三月十七日題奉　聖旨是欽此又爲酌時宜陳愚
見以圖省便以裨　聖治事內開各處撫按務遵節題事
例遇有方面有司等官考滿從公考覈據事直書分別稱
職平常不稱職三等塡註考語具　題給由以憑本部議
處等因萬曆九年正月十五日題奉　聖旨是欽此俱備
咨前來通行欽遵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總督川湖貴

州軍務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象乾巡按
貴州監察御史金忠士考覈得貴州布政使司左布政使
趙健桔据兵戈之後屹若歲星綢繆草萊之區暖如冬日
价藩才裕節鉞望隆稱職旣經按察司覆查無礙又奉有
雲貴考滿官員免其赴部之例除行令本官在任接俸管
事文冊差人齎繳外相應題　請伏乞　勑下吏部再加
考覈　題覆行本官遵照施行庶該司總理得人而地方
保釐有頼矣

題催督學疏

題爲急缺督學憲臣懇乞　聖明亟賜　點補以振文敎

以重學政事據貴州按察司呈准清軍驛傳道副使韓光
曙關稱萬曆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據家丁葉茂齋執
家書報稱　誥封恭人母周氏於本年八月初三日在籍
蘇州府病故職係親男例應守制等因關司轉報到臣據
此卷查先准吏部咨爲缺官事內開各處撫按官督令所
屬衙門遇有員缺務開事故年月明白具　奏以憑銓補
等因准此已經通行遵照去後今據前因該臣具題間尋
按邸報吏部一本缺官事題將貴州清軍驛傳道副使韓
光曙改提學副使奉　聖旨是欽此禮部又一本題爲學
校歲考宜行類考宜革事奉　聖旨是提學官職司考校

載在勅書歲週一次原無類考之規自行類考而士風躁
競孤寒淹滯率由於此便行與各省直務遵屢旨勿得自
爲偷安之計年終仍開報以憑分別銓敘其有資俸該陞
而考未周徧者不妨加銜再任吏部知道欽此又據布按
二司會呈議得各省提學之官所以師表士子作興文教
不可壹日缺者今照貴州提學僉事胡琳於三十一年告
病回籍三十二年報推驛傳道副使韓光曙改補提學副
使又於本年九月丁憂離任是貴州提學已缺二年生員
兩載未經歲考無以別其勤惰作其士氣近日報陞貴寧
道左參議冉德升堪以就近改補提學但該道地方四面

皆夷永寧之亂方息烏撒之爭未定不可缺官彈壓查得
三十一年間吏部會推原任廣西提學僉事甘雨補貴州
僉事未蒙　聖允本官病痊已久年力正壯文學甚裕原
係庶吉士會兩任提學又江西相近省分便於赴任合無
仍請推補貴州提學僉事或以參議冉德升改補提學兼
僉事庶歲考一週之　令甲可行而邊方士子之文教可
興等因到臣該臣會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金忠士看得
人文以倡率而興起多士以儒宗爲依歸貴州雖稱荒陬
而　聖治涵濡文物漸盛全省師生惟督學憲臣是賴本
省提學自僉事胡琳三十一年以疾請告比改補副使韓

光曙今又以憂去該道事務雖委堂官兼攝而考校師生
不能躬歷地方本省各道或入　賀未回或專鎮難改伏
蒙　皇上留神學校申飭諄嚴臣等敢不祗承惟是貴州
提學缺官業已二載教化無所責成若復再推別省曠日
持久不即到任生儒無所師承今據布按二司會詳三十
一年吏部會推原任廣西提學僉事甘雨起補貴州僉事
堪補提學分守貴寧道左參議冉德升堪改提學該臣等
會議得甘雨讀書中秘兩任督學篤輕車就熟路無媿師
氏之官冉德升問學優裕年力茂強釋軍旅治俎豆克勝
校士之任一起一改俱當其才臣等未敢擅擬相應具

題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議將原擬貴州僉事甘雨近
補貴寧道左參議冉德升覆請　欽點一員頂補蔣光曙
員缺其清軍驛傳道副使并安平道參政新鎮道參議威
清畢節二兵巡道副使各員缺併乞速推素有才望者嚴
限前來到任庶考校不致乏人而政務有所責成矣

題府縣有司給由疏

題爲遵例考覈給由有司官員事據貴州布政使司呈行
准按察司并守巡新鎮都清思仁思石四道咨牒考覈過
都勻府知府趙延黎平軍民府知府井濟博都勻府推官
羅德星黎平軍民府推官包邠銅仁府推官譚完鎮遠府

鎮遠縣知縣蔣貴各三年考滿給由詞語并重覆結查得
各官任內並無公私過名增減歷俸月日其府縣正官保
民實政伍事弔取先經本道覈實并蒙撫按閱查過文簿
對查俱已脩舉果無虛冒無礙緣由結報到司據此案照
先奉川湖貴總督王侍郎又奉臣又蒙畢御史批據都勻
府申准本府知府趙延關稱本職見年四十歲四川劍州
人由官生萬曆二十一年二月內除授南京中軍都督府
經歷司都事歷官南京戶部湖廣司署郎中事都事二十
九年二月內陞授今職本年八月十二日到任扣至三十
二年七月十一日止連閏實歷俸三年考滿任內蒙巡按

貴州畢御史復　命疏開本職溫恭懿範狷介清標撫綏
遐邇春融根刷衛司風稟薦舉一次例應給由又奉批據
黎平軍民府申准本府知府井濟博關稱本職見年伍拾
肆歲直隸文安縣人由舉人萬曆十一年三月內除授陝
西鞏昌府通渭縣知縣歷官河南南陽府同知二十九年
五月內陞授今職本年六月十八日到任扣該三十二年
五月十七日止連閏實歷俸三年考滿任內蒙巡按貴州
畢御史復　命疏開本職布政寬和砥操介潔彙資舉遵
約束流移胥賴拊摩薦舉一次例應給由又奉批據都勻
府申准本府推官羅德星關稱本職見年四十一歲湖廣

安鄉縣籍江西廬陵縣人由選貢萬曆二十六年四月二
十五日除授貴州石阡府推官丁父憂二十九年十二月
內復除今職三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到任連前任扣該三
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止連閏實歷俸三年考滿任內蒙
巡按貴州畢御史復　命疏開本職標儀卓偉才高疏通
佐阡舊仰清風駐衛新懸皎月薦舉一次例應給由又奉
批據黎平府申准本府推官包邠牒稱本職見年三十五
歲直隸崑山縣籍長洲縣人由舉人萬曆二十年四月內
除授直隸池州府銅陵縣儒學教諭歷陞今職二十九年
六月初九日到任扣至三十二年五月初八日止連閏實

歷俸三年考滿任内蒙巡按貴州畢御史復　命疏開本
職滐沈器度朗識才思理刑聲頌廉明佐郡勳高壁書薦
舉一次例應給由又奉　批據銅仁府申准本府推官譚完
牒稱本職見年三十七歲湖廣京山縣人由舉人萬曆二
十六年五月内除授河南許州儒學學正二十九年三月
内陞授今職本年八月二十五日到任扣至三十二年七
月二十四日止連閏實歷俸三年考滿任内因平播經理
善後蒙巡撫貴州郭都御史疏開本職署邑才優百里築
城功在千年謀決人先獨屏逋逃之藪工完事後總需囊
底之猷薦舉一次又蒙巡按貴州畢御史復　命疏開本

職真誠邁古廉潔超今折獄冤徹覆盆品官明同懸鑑薦
舉一次例應給由又奉　批據鎮遠府申據鎮遠縣申准本
縣知縣蔣貴關稱本職見年三十歲廣西全州人由舉人
萬曆二十年四月内除授貴州普安州儒學學正丁憂復
除河南信陽州儒學學正二十九年三月内陞授今職本
年八月十二日到任扣至三十二年七月十一日止連閏
實歷俸三年考滿任内蒙巡按貴州畢御史復　命疏開
本職百練真材千尋直節咻噢和風滿座孤高皎月當空
薦舉一次例應給由等因俱奉　批仰布政司查報奉此就
經備行各該司道府考覈結勘無礙又該本司查得黎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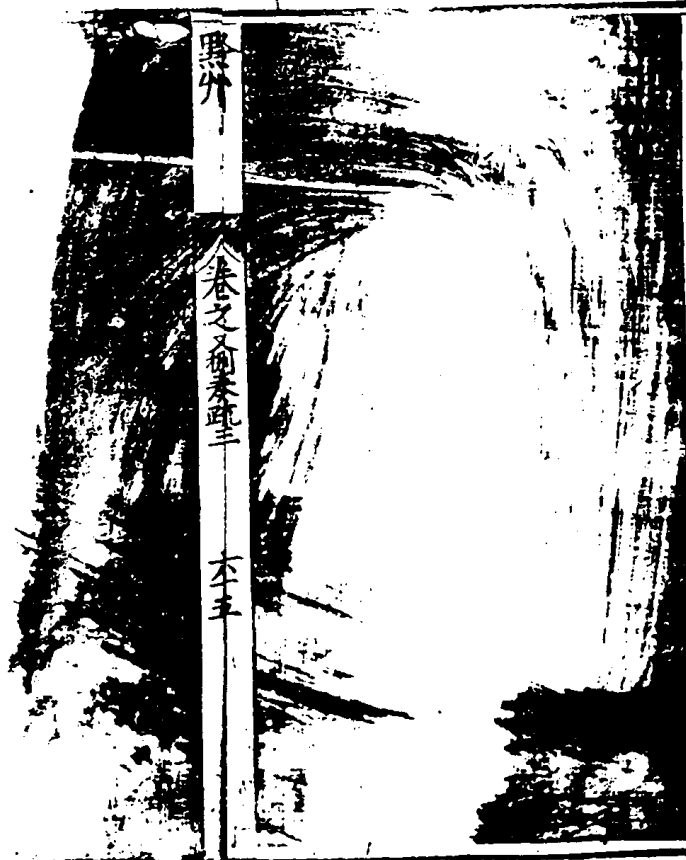
府知府井濟博先任伍品已經請　封外今結查得知府
趙延推官羅德星包邠譚完知縣蔣貴各父母妻並無貪
酷再醮例應請　封呈乞考覈具　奏等因及具造府縣
正官五事總數書冊到臣該臣會同總督川湖貴州軍務
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象乾巡按貴州監
察御史全忠士考覈得黎平軍民府知府井濟博馭悍苗
悍卒而敏練刃游解剩布剩銀而堅貞絲素五開狄肅一
郡春溫都勻府知府趙延提身清潔莅政公明撫㑭夷爲
一路福星治荒陬則千家慈父銅仁府推官譚完德宇玉
溫才華犀利署鎮遠一庭秋月娀龍泉萬井春風都勻府

推官羅德星實心爲民苦節持已懸藻鏡則妍媸不爽照
覆盆而金矢質成黎平府推官包邠守嚴一介恩洽四夷
辨官材持月旦之評署郡篆鼓庖丁之技鎮遠府鎮遠縣
知縣蔣貴智能照膽敏足撥煩身在脂膏而一毫不潤法
嚴近呢而百里知春俱各稱職既經各該司道查結無礙
又奉有雲貴免其赴部之例除行令各官在任接俸管事
文冊差人齎繳并將覈過府縣正官脩舉過伍事書揭咨
報都察院查考外相應題　請伏乞　勑下吏部再加考
覈給與應得　恩典施行

自[illegible]乞罷疏

奏爲自陳不職乞　賜罷斥以公考察以重邊陲事照得
萬曆三十三年又當京官考察四品以上官員例應自陳
臣年六十二歲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由隆慶五年進士
初授福建建寧府推官陞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繼由郎
署出守潮陽府歷藩臬積至今官萬曆三十二年十一月
內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覆爲　天威遠震逆寇蕩平遵
旨覈敘八路從征文武官員功罪以明賞罰以脅安攘事
奉　聖旨朕賴將士之力討平播逆以申靈誅開疆展土
奇勳懋績允宜敘賞郭子章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
照舊巡撫給與應得誥命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

賞銀八十兩大紅紵絲三表裏欽此該臣以　天恩殊常
循省非據於本月二十六日具　奏控辭外伏念臣才識
疎庸誤蒙　簡用歷官三十載片善無聞撫黔五六年一
籌未展方播之始張也措畫軍興乞兵乞餉譸張而莫知
所從及播之既平也經理地界一彼一此牽纏而莫能自
決加以苗賊之出沒無常疆埸之荊棘日駭精神衰颯祇
緣二豎之侵凌罪過丘山益重三省之疲弊挈缾之智已
竭黜幽之典宜先故今日撫臣中論瘝曠莫甚於臣論擯
斥莫宜於臣所當首罷以爲不職之戒者也伏望　皇上
俯鑒臣愚將臣罷斥放歸田里另選才能以充是任庶考

察之臣與不遐遺於殊方而邊陲之重寄不虛授於匪人
矣臣無任悚懼待罪之至

黔草卷又八之四

奏疏

蠙衣生黔草卷又八之四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奏疏

恭謝　天恩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萬曆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准兵部咨該本部題為　天威遠震逆寇蕩平遵　旨覈敘八路從征文武官員功罪以明賞罰以資安攘事奉　聖旨朕賴將士之力討平播逆以申靈誅開疆展土奇勲懋績允宜敘賞郭子章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照舊巡撫給與應得誥命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賞銀捌拾兩大紅紵絲叅表裏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臣以　天恩殊常循省非據具　奏控辭至三十三年三月初三日准吏部咨該臣奏為加　恩殊常循省非據謹瀝誠控辭以安愚分事奉　聖旨敘功加恩已有成命不准辭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又移咨到臣臣祗奉　溫綸謹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臣子章行能劣薄品格低凡一生梯航於粵閩中年迴翔於藩臬頃承人乏出撫龍番之區偶際時艱會討夜郎之逆而臣患貧患寡多懼多凶六月興師竟藉　廟略　九重宣捷何與臣勞乃荷　宸綸特褒帝眷　恩生不次事出非常秩晉中丞謬稱紀綱之任

銜兼右侍俾貳爪牙之司文旆荷錫自　尚方精鏐攽於
內帑因枝葉以及根苑　龍章上侈於親親縣文臣而蔭
武銜金吾遠逮於世世祖禰拜　命褒褓分　榮循省實
爲逾涯控辭匪敢飾讓伏蒙　陛下　念深簪履　恩過
生成愼以退人容於竊祿頻寬　朝廷之法典仍錫重鎮
之　簡書臣感　恩而涕下霑襟忍愧而汗流浹背誓當
飲冰食蘖鏤骨銘肌拊集漢夷勉守亭障葺畢絲髮之效
上酬　天地之仁臣無任瞻　天戀　闕感戴兢懼之至

會勘播界疏

題爲播地蕩平經制宜定幷勘播事體重大等事萬曆三

十三年二月十六日准川湖貴總督王侍郎會稿移稱夷
有夷情民有民情索還侵地執夷情者尚謂不可强羈鬼
之情以就法而地去糧存執民情者亦何敢强殘民之情
以就夷本部院等謹遵照　皇上屢旨從公酌議惟有蜀
不責地黔不責糧二語庶幾可以永杜爭端不然水西種
地播人賠糧雖攤派毫釐播人斷不甘心今黔中又堅執
不肯全認本部院竊思之事已四年猶然不定日復一日
延更何時勢既至此本部院亦末如之何也已今該本部
院與按院暨二司各官連日集議不得不曲爲遷就議將
所遺本色米玖拾陸石折色銀壹千肆百捌拾貳兩叁錢
內以壹千貳百壹拾柒兩伍錢分派於播本部院隨牌行
據右布政使張文燿開報空餘田土內遵義縣清潭沙溪
永安等里原撥水邊衛所官折俸田地除羅天龍等三員
仍應存留綏陽縣金竹等四里拋荒叁千伍百壹拾肆畝
尚未開墾與蘭邊折俸叁千陸百壹拾肆畝官職未定俱
難科差外其將官養廉該田貳百叁拾畝千總四員該田
肆百畝俱應裁革共計田地陸百叁拾畝該糧貳拾肆石
貳斗該銀肆拾叁兩伍錢陸分加之裁省原編遊擊守備
叁員廩給公費銀叁百壹兩伍錢通共銀叁百肆拾伍兩
零陸分俱堪充數其餘捌百柒拾貳兩肆錢肆分攤派遵

義等州縣代納仍有折色銀貳百陸拾肆兩捌錢本色米
玖拾陸石幷前壹千陸百捌拾貳兩肆錢共計貳千之數
俱責令湄潭水西遞年照數辦納供黔等因又准巡按四
川監察李御史揭稱督院責在清疆志在復地固爲　國
也非爲私也撫院責在綏柔意在示信亦爲　國也非爲
私也跡若相左意實相成今據四川司道之議蜀不責地
黔不責糧旨哉二語決斷截然　國體既尊疆界亦正求
息爭端策無逾此乃貴州司道又謂督院原　額水西占
額止壹千貳百伍拾貳石湄潭等縣割地肆百叁拾貳石
肆斗實在播州原額伍千捌百伍拾石之內其說未爲不

是若將播額盡令安疆臣納黔則夷不信服恐未必從撫
院咨稱壹千陸百捌拾貳兩肆錢聽黔自徵亦已認去强
半此兩省執議之大槩也各有一說議非鑿空職商之司
道集議再三業已僉同不盡狥蜀亦不盡狥黔就中斟酌
總計播州原額貴州倉糧伍千捌百伍拾石内折色伍千
柒百伍拾肆石共該折銀叁千壹百陸拾肆兩柒錢本色
米玖拾陸石不必銖銖兩兩細論某地歸黔某地予夷某
地納賦亦不必喋喋瑣瑣較計每石折伍錢伍分每石折
壹兩每石徵拾兩捌兩之說第以見在折色叁千壹百陸
拾肆兩柒錢本色米玖拾陸石折銀伍拾貳兩捌錢通共

折色叁千貳百壹拾柒兩伍錢令黔認回貳千兩聽其自
徵餘銀壹千貳百壹拾柒兩伍錢應於遵義派解等因到
臣案查萬曆叁拾貳年玖月拾捌日准兵部咨該督臣王
象乾具　題前事又該四川按臣李時華題爲勘界事難
結局遵　旨隨時奏　聞等事俱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
欽此該本部會同都察院會議覆　請奉　聖旨遵義永
西地界如何尚未處定國家以安邊靖民爲重豈得畏避
嫌疑因循持久這題覆着行與該督撫巡按遵照議處來
還立限與他錢糧加派懸編原非久計革屯裁官等事着
一併酌議來奏欽此欽遵合咨前去煩爲會同川貴督按

衙門以文到之日爲始定限本年九月以裏逐一會議妥
當上緊會　奏以憑覆　請施行准此本年十二月初六
日又准督臣咨稱據司道議詳盡捐地界畀之水西不若
即以千工堰等占額湄潭割地二項幷張八冊認糧以壹
兩捌錢起科之例柢作原額黔糧叁千貳百壹拾餘兩之
數蜀不得索地於黔黔亦不得索糧於蜀煩請議覆見示
以憑會　題施行准此就經備行布按二司幷畢節兵巡
道會議睛據會呈奉臣憲牌仰司道將川省議以各地界
盡畀水西令其認納播州原額貴州糧銀叁千貳百壹拾
柒兩伍錢聽黔自行徵納事體有無妥便夷民是否樂從

逐一會議妥確具由通詳以憑移覆會　題奉此又據經
歷司呈抄蒙巡按貴州監察金御史憲牌據四川布政司
經歷司呈詳前事看得所議大約蜀不求地於黔黔不索
糧於蜀第事關地方謀貴詳愼合行查議爲此仰司抄牌
呈堂即便會同按察司幷畢節道查照來文細加參酌要
見所議將地界盡畀水西即以本省千工堰占額湄潭割
地幷張伯潭等處共認糧壹千玖百柒拾餘石以遵義每
糧壹石起科銀壹兩捌錢其事體安便與否前令安疆臣
止認納壹千貳百伍拾石尚無歸着今盡令本酋代輸遵
義之糧果心悅誠服與否據稱盡捐地界還黔前畢節道

踏勘還蜀水煙天旺東隆上庄等貳拾餘處今在退還數
内與否仍查平越新府果否每糧壹石徵銀拾餘兩逐一
從長酌議務要地方夷情相安事體經久妥便議明通詳
以憑移覆會　題毋得模稜兩可等因抄呈到司蒙此該
布政司掌印左布政使趙健會同按察司掌印并帶管畢
節道按察使元錫類會看得退地之議先奉兩院批行帶
管畢節道洪參政前往水西踏勘畫圖前來責令安疆臣
將水煙天旺桃溪南京壩貳拾餘處退還遵義其上庄東
隆係沙溪河以西地原非播土若張伯澤係安疆臣大方
切近後徑目杷人等增畜既多居住日久合無免其遷徙

令輸糧自效該二司會同畢節道議令安疆臣歲代遵義
輸糧貳百石以示包茅之貢蒙撫院批令再加壹百石共
叁百石令安疆臣輸糧於黔以抵蜀應納貢糧之額續奉
總督王侍郎案驗仰司查照題奉　欽依事理一面備呈
該省按院裁議一面會同畢節道將湄河關以至烏鴉尾
等地共壹百叁拾叁處逐一勘議明確上緊具由通詳等
因已經會同畢節道備行畢節駐鎮徐通判會同四川委
官踏勘未據回報前來又奉撫院案驗准兵部咨文稱總
督部院疏内云水西占額壹千貳百伍拾石及湄潭等縣
割額玖百玖拾石勢不得不取之侵地等因今又奉本部

院牌行川省議以湄河關千工堰及張八冊諸地盡捐與
水西而責令安疆臣認銀叁千貳百餘兩該本司等查得
播州原額貴州合糧伍千捌百伍拾石内折色伍千柒百
伍拾肆石每石折銀伍錢伍分共該銀叁千壹百陸拾肆
兩柒錢又本色米玖拾陸石此播州原額載之通誌可考
也今奉總督部院據司道所議盡捐地界畀之水西不若
即以千工堰等占額湄潭割地二項并張伯澤認糧共壹
千玖百柒拾餘石此不必勘地之煩擾而直以一紙可定
地方何幸即牌行安疆臣責令遵依去後未經回報前來
今蒙催詳該二司會同畢節道看得安疆臣占額壹千貳

百伍拾石雖未經踏勘而奉有　題過之數只得責令安
疆臣照數輸納上不失原疏之數下可以服夷人之心但
播州原糧止每石折銀伍錢伍分則今代輸亦宜每石伍
錢伍分共算糧壹千貳百伍拾石止該銀陸百捌拾柒兩伍
錢代輸貴州今要其認銀叁千貳百餘兩則甚踰於播糧原
折之數恐夷人未必心服而願輸也據來文四川司道云
水西侵過播地陸百餘里查得貴州省下由龍場驛至遵
義界不過百五十里而安疆臣反侵地陸百里恐無此理
或者未親至水播地方而億度之辭乎又查平越一府之
糧止貳千柒百伍拾石今貴州還遵義府糧去伍千捌百

伍拾石則貴州所受於　朝廷者反少而所失於遵義者
反多矣川貴皆藩司也川解黔止每石伍錢伍分黔還川
便筭每石壹兩之外永西占地止壹千貳百伍拾石今還
遵義便筭伍千捌百餘石占之少還之多解黔則從輕還
川則從重恐黔人將議其軒輊而二司亦無解於黔人之
口矣又蒙按院牌查平越府果否每糧壹石徵銀若干查
得平越遵義每糧壹石徵銀或多者係丈量實田實地因
糧起差因差起科不得不然若安疆臣責令認糧壹千貳
百伍拾石是奉　題疏之數而責之以從命非丈量實地
也倘再以疏外之數責之似難以信服夷人之心至若湄

潭等縣割額之數先蒙本院牌行布政司轉行平越府查
得湄潭縣祥川三里共糧叁百捌拾石西角三坪捌石肆
斗餘慶縣江外山羅等貳拾肆石甕安縣甕水四牌西坪
貳拾石共折色糧肆百叁拾貳石肆斗則實在播州原額
伍千捌百伍拾石之內今三十二年又蒙本院批行平越
府照舊徵派折解貴州上納則合於遵義府應解黔糧內
照數減去肆百叁拾貳石肆斗而不必責之安疆臣矣通
前安疆臣代輸壹千貳百伍拾石之數與湄潭等縣割地
肆百叁拾貳石肆斗之數總於遵義府聽解黔糧內減去
壹千陸百捌拾貳石肆斗共減去折銀玖百貳拾伍兩叁

錢貳分餘剩糧肆千壹百陸拾柒石陸斗合無仍令遵義
府輸之貴州以存協濟之義職等皆有司惟法度是守惟
尺寸之信義是遵若審處之權請自憲裁至於貴州司額
解與隆倉儒學師生廩糧叁百伍拾石每石折銀伍錢該
銀壹百柒拾伍兩既蒙督院牌行於四川庫動解以給與
隆衛廩生則不失原額無容別議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水
播地界先奉　明旨行令兩省會勘臣節行司道勘議嗣
據會詳議令安疆臣將水煙天旺等貳拾餘處退還遵義
其上庄東隆係沙溪河西之地原非播土至於張伯澤係
安疆臣大方切近後路目民住種年久墳墓難遷令疆臣

認納播州原額黔糧貳百石臣以覺太少復加壹百石共
叁百石業經具　題及移咨督院外今准前因又經行據
貴州司道議令安疆臣認納占額壹千貳百伍拾石蓋謂
此數乃部院已經題　請不得不為曲從又令平越府認
納湄潭割地肆百叁拾貳石肆斗連前二項通共壹千陸
百捌拾貳石肆斗總於遵義該納黔糧伍千捌百伍拾石
之內照舊額以每石伍錢伍分折筭黔省認銀玖百貳拾
伍兩叁錢貳分其餘尚該折色銀貳千貳百叁拾玖兩叁
錢捌分本色米玖拾陸石仍令遵義解黔此據原額論也
再四惟之馭夷以信義為主水西占額壹千貳百伍拾石

自貴部院　題奏兵部奉　旨行勘職行之司道下之夷
司有年矣今一旦加至伍千捌百伍拾石是盡播糧皆令
水西納也是盡播地皆水西占也是令職失信於夷人也
恐夷人埶亦難從制賦以原額爲主昔日播州納貴州糧
原額每石伍錢伍分今日水西納遵義糧令每石壹兩捌
錢是一地而今昔二額也且水夷見納貴州糧額除壹拾
陸驛夫馬自當外每年實止納倉糧叁千石今責令納遵
義糧伍千捌百伍拾石是納於本省者反少而納於鄰省
者反多也恐夷人埶亦難從而世無不結之局事有折中
之議黔議伍錢伍分太少遵義議壹兩捌錢太多總計播

州舊額納貴州糧實銀叁千壹百陸拾肆兩柒錢米玖拾
陸石黔中認回一半卽以水西占額壹千貳百伍拾石每
石以壹兩筭計銀壹千貳百伍拾兩湄潭認回肆百叁拾
貳石肆斗每石亦以壹兩筭計銀肆百叁拾貳兩肆錢共
該壹千陸百捌拾貳兩肆錢聽黔自徵遵義尚該折色銀
壹千肆百捌拾貳兩叁錢本色米玖拾陸石解納於黔如
是則於部院原　題之數不悖昭大信也於播州原納貴
州之糧猶仍其半守原額也職若心竭力委曲遷就議如
是止矣此外遵義實該銀壹千肆百捌拾貳兩叁錢米玖
拾陸石真安州該銀壹百柒拾伍兩解黔如部院以黔係

總轄地[illegible]人自數人[illegible]今遵義解納此部院字貴州之仁
也惟命如部院以遵義新設養軍費多難以解黔此部院
愛遵義之仁也亦惟命如謂事屬兩省難以便斷則職會
同部院請之　朝廷其予其奪一聽之　朝廷則二省之
交喙可息而四年之勘局可結矣等因移咨督臣會題去
後至三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又准兵部咨該臣題爲遵
旨會勘播界蜀中先已具　題等事又該督臣題爲播
界勘處將定等事該本部會議改限三十三年三月以裏
議奏具　奏等因覆奉　聖旨是這地界事著行與該督
撫按遵照原旨依限平心議定來奏毋得再有參差貽誤

邊詳敘此備咨前來隨准間今准督臣移到前項會稿內
稱播州原額黔糧內以壹千貳百壹拾柒兩伍錢分派遵
義等州縣徵解於黔餘貳千兩俱責令湄潭水西逐年照
數解納供黔又准四川按臣楊稱播州原額貴州糧銀今
黔認回貳千兩聽其自徵餘銀壹千貳百壹拾柒兩伍錢
應於遵義派解等因該臣查得播州額銀蜀中止認壹千
貳百壹拾柒兩伍錢今黔認納貳千兩除水西湄潭共認
外尚少叁百壹拾柒兩陸錢不足貳千之數臣牌行布按
一司畢節道會議去後今據會呈該布政司左布政使趙
健會同按察司按察使范錫類帶管畢節兵巡道副使何

子益會看得水西遵義之界勘議久矣今因原　題過水
西占糧之數責令認納遵義壹千貳百伍拾石之糧以湄
潭等縣割地之數令認納肆百叁拾貳石肆斗之糧是
題過割過之數不得不遵者也遵義之糧原折每石伍錢
伍分則今認糧亦宜每石伍錢伍分安有一糧而可兩例
者但今奉本院議加作每石壹兩責令水西認銀壹千貳
百伍拾兩湄潭等縣認銀肆百叁拾貳兩肆錢解於貴州
司庫以作遵義應納之數則糧雖未增於所　題之數而
銀實倍於遵義之額卽壹千貳百伍拾兩之數在水西已
不肯承認而責之以奉公之意臨之以兩院之命則安疆

臣不得不認著實非其心悅而誠服者也至於湄潭等縣
每糧壹石出條鞭銀柒兩以供府縣官吏俸薪門皂夫馬
等項差役湄潭之民已屢訴不勝其苦矣若又以叁百壹
拾柒石陸斗而責水西與湄潭等處再認叁百壹拾柒兩
陸錢之銀在水西則謂漸講漸增恐非所以示夷狄之信
在湄潭等縣則謂苦之又苦恐非所以恤新集之民職等
竊以爲壹千陸百捌拾貳兩肆錢之數在水西湄潭不得
不認而叁百壹拾柒兩陸錢恐難以再加若强而加之則
此叁百餘兩之軍餉終屬烏有矣伏乞憲裁令可以服夷
民又可以蘇新民而不失貴州軍餉之額則地方幸甚□

民幸甚至於仍有□□糧壹千貳百壹拾柒兩伍錢派之□□
義與眞安州□百□拾伍兩解之川省則議論已定毋容
他議等因到□該□會同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
巡撫四川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象
乾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李時華巡按貴州監察御史金忠
士會議得□黔疆土原有一定界限沙溪巡檢司渭河驛
載在　大明會典並屬貴州川貴以烏江爲界載在　大
明一統志原無渭河爲界之文而播人湧執唐宋鐵牌之
說似執古以御今自遵義□城至貴州省城□者兵戈相
接近日輿馬相通不過□百里而播人猶云夷人侵占陸

百里亦指遠以爲近臣前疏業將司道查勘始末一一備
陳無敢再三以瀆　天聽今幸督臣俯從納糧大撤藩籬
無必拘拘道里遠近以滋紛紜惟是播州舊額黔糧伍千
捌百伍拾石內折色伍千柒百伍拾肆石該折銀叁千壹
百陸拾肆兩柒錢本色米玖拾陸石該折銀伍拾貳兩捌
錢通共叁千貳百壹拾柒兩伍錢先准督臣議以此糧銀
俱令黔認並謂水西占額壹千貳百伍拾石雖未丈量但
已經督臣具　題之數不敢不遵無論夷人占與不占從
與不從責令其認納以完勘合又令湄潭認糧肆百叁拾
貳石肆斗又令湄水不必派伍錢伍分原額每石算銀壹

兩共壹千陸百捌拾貳兩肆錢聽黔自徵餘壹千肆百捌
拾貳兩叁錢柒玖拾陸石應令遵義解黔百方委曲似亦
可以結局乃今蜀中止令遵義認納壹千貳百壹拾柒兩
伍錢仍令湄潭水西共認貳千兩則於臣原認壹千陸百
捌拾貳兩肆錢之外又多叁百壹拾柒兩陸錢事係兵餉
無從措辦行令司道會議據詳水湄俱難再加則此叁百
壹拾柒兩之數安所屬乎臣等看得加之夷人則大信不
可失於夷狄而夷未必卽從加之湄潭則罷民不可加以
重斂而民未必卽輸而黔中之軍餉分毫不可缺額他日
軍士嗸嗸臣等安所逃罪臣反復思之蜀與黔均 皇上

之子也蜀黔地界之議肆年不決兄弟之鬩也貧弱之弟
不能得之於兄不得不求之 父母弟今所少者歲重叁
百餘兩其數原不甚多而貧黔實無所處查得工部新開
納事例銀兩每年取解壹千兩而黔納吏者甚少歲重有
其半如叁拾貳年行取壹千兩止有肆百壹拾捌兩借別
項湊足起解臣意前銀叁百壹拾柒兩陸錢蜀旣不認黔
又無抵合無卽以工部新增事例銀兩每年查實納銀若
千動支叁百壹拾柒兩陸錢同水湄認納壹千陸百捌拾
貳兩肆錢共足貳千兩支給軍餉此外若有羸餘仍舊起
解其遵義應該解黔折色銀壹千貳百壹拾柒兩伍錢幷

真安州額給興隆衛學師生廩糧銀壹百柒拾伍兩蜀巳
認納自後每年務要如數解黔不得再行推延兩省地界
各照舊住種不得再行紛爭至於湄潭縣地臣等會同前
督臣李化龍具 題以三渡板角苦竹叁關爲界近綏陽
湄潭二縣紛紛復議而湄潭又認回遵義糧肆百叁拾貳
石肆斗亦當以原 題界爲正行二縣遵守若遵義革屯
裁官等項督臣疏中巳詳劉勝貴地事情應聽四川按臣
勘問具 奏非臣所能與者理合具 題伏乞 勑下兵
工二部都察院再加酌議覆 請行臣等兩省遵照施行
爲此會本謹題請 旨

題布都二司委官入 賀疏

題爲慶 賀事據貴州布按都三司會議呈稱萬曆三十
三年八月十七日恭遇 萬壽聖節幷賀 千秋令節例
該三司堂上官各一員預期齎捧 表文赴 京慶 賀
今查布政司安平新鎮二道未補貴寧道尚未到任止有
思仁道叅政洪澄源於三十二年入 賀今方復任該道
駐劄銅仁思南地方正三省苗夷雜居之地思石兵備道
未補銅仁思州二府俱缺銅仁守備李文奇又未到任近
報苗夷出沒陳總兵方日議鵰剿正藉該道彈壓又按察
司驛傳提學威清三道俱未補威清道雖補亦未到任止

有畢節兵巡道參議兼僉事冉德升於四月二十一日到任
會委齎捧又都司止操捕僉書高垣在任地方多盜擒捕
爲急輪該屯田都司僉書陳雲鵬進　表亦未到任今時
將五月正入　賀司官起行之日不敢遲悞除按察司冉
參議齎　進外及查嘉靖四十年四十二年隆慶元年二
年五年萬曆十七年二十三年二十八年三十年因缺堂
官詳委首領經歷知事照磨趙謨孫江劉沛黃詰黃文獻
葉奕光冉崑江師周周大紘等代　進令布政司理問所
理問高瀛應委代齎本司　表文又原任貴州都司管思
石守備事錢中選堪以代齎都司　表文庶得奉差齎行

以成慶　賀大典等因到臣卷查先准禮部咨內開齎
進慶　賀　表文如遇二司缺官或地方用兵差占許改
差首領等官前來行禮巡撫巡按官先期　奏行禮部查
考等因備行遵照訖萬曆八年九月內准吏部咨該本部
題奉　聖旨今後二司官凡奉勅整飭兵備有地方責任
的不許會緣進表規避誤事者該科查參處治欽此欽遵
等因備咨前來案行各該司遵照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
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金忠士會議得海內臣工恭遇
萬壽聖節莫不踊躍祈　天奔走就　日用伸　嵩呼之
呼共致　華封之祝但查貴州司道額數本少此時員缺
獨多已缺者未補新補者未到在布政司外道止思仁道
參政洪澄源一員在任而銅仁獞苗四出正賴彈壓在都
司僉書止操捕都司高垣一員在任而門庭悍賊跳梁尚
須緝捕二官一以備苗一以備賊均屬喫緊委難離任除
按察司差委參議兼僉事冉德升外布都二司謹遵地方
用兵差占許改差首領等官事例行布政司差本司理問
高瀛都司差原任都司管思石守備事錢中選恭行齎捧
表文赴　京慶　賀爲此會本謹具題　知

題水德司改流疏

題爲俯順民情改設縣治懇乞　聖明銓官鑄印以昭

國法以靖邊疆事據貴州布政使司呈奉臣憲牌仰司移
會按都二司思仁思石守巡二道將思南府水德長官司
改土設流事情與建置應用錢糧官吏定額俸糧柴馬等
項照依改設新貴銅仁等縣事例逐一查議具由通詳以
憑會　題施行毋得遲違奉此就經移行按都二司守巡
三道查議去後該本司卷查萬曆叁拾年伍月拾柒日奉
巡撫貴州郭都御史批據思南府水德長官司土舍張治
貴首稱土官張轄年老無嗣貴係庶出子孫應該承襲被
二房張治安爭襲揷血盟神憑衆封送銀肆拾叁兩約欠
伍拾柒兩與貴逼壓買和謀奪官職首乞追銀入庫依律

正罪情由奉批仰貴陽府查究報又奉批據張治貴訴爲
開縣安民照例俯憐祖勳事稱遭二房張治安謀買官職
牽告多年乞要比照新貴縣事例賞貴縣丞職銜賜給執
照于孫承襲管理糧馬情由奉批仰布政司會同按察司
查議報奉此又蒙巡按貴州監察宋御史批據張治貴訴
同前事蒙批布政司議報蒙此當經移會按察司并牌行
貴陽府拘提詞內有名張輶等一千人犯及原日審問文
卷解司該本司署印畢節兵巡道洪副使會同按察司署
印都清兵巡道袁副使會審戶長張輶供稱張治安用銀
叁百兩買囑張鎔見交壹百伍拾兩尚欠壹百伍拾兩今

治安在省又許送治貴銀壹百兩見交肆拾叁兩欠伍拾
柒兩俱首在軍門發貴陽府貯庫治安原不應襲只是廣
財賄買等情會審看得土官襲職以長爲序張鎔年老無
子張治貴係本房長子孫應繼張鎔承襲乃十餘年來羣
議紛然靡有所定曷故一爲張氏宗圖不登貴名二爲貴
祖張輢用載義丁三爲治安多方賄囑假職於張鎔之手
兩不歸也夫治安爲二房子孫例不得越繼憑藉錢神敢
以　朝廷爵土私相授受贓證昭彰無容間已姑未論倫
序即安希替襲廣財行賄而方得冠帶輒害部民已玷官
常大干　王章藉令治貴不應繼據法亦不應令治安得

之改土爲流事干題　請額援諸今日事勢實似不可已
者土司之虐民甚矣蔡人吾人盜置度外而食貪暴者傲
然於上以縱其淫況見利必爭土司常態爭鬥一日未息
則彼地之民一日未得息肩往事其明鑒也俯採輿議將
該司改建邑治遴科貢爲正官其土官世襲已久未可革
除即順輿情以張治貴爲土縣丞佐之庶邑政有主土官
不得恣彼民而爭襲[illegible]方覬覦者自寢謀予用夏變夷解
爭息民是在今日至於設流一節衆皆樂從相應連人呈
解軍門裁審定奪緣由奉[illegible]水德司土官爭襲有年矣據
原招主張治安據令[illegible]治貴但治安以壹百伍拾金

賄張鎔以肆拾叁金賄[illegible]治貴今俱追出在官業已行賄
何說之辭況該司里老合口一詞俱云治貴係張氏長房
又云治安甫得衣冠科害部民即爲人上者亦惡能以意
予奪之也第張鎔老而病治貴貧而弱治安富而悍以治
貴襲治安他日勢必復爭據該司里老及張鎔叔侄俱願
改土爲流而以應襲者照新貴縣例爲土縣丞一以息爭
一以安民此亦用夏變夷之一會乎第治安未經到官恐
後猶有他辭仰拘再審詳奪等奉此又蒙巡按宋御史批據
本司經歷司呈同前事蒙批改土爲流以安地方邊疆第
一美政但治安未到對審恐屬偏辭復有他說未易曾

題須在委官到水德以觀人心以諮輿論仍候撫院詳行
欽案此就經牌行思南府拘提各犯到司連人發仰貴陽
軍民府從公審問明白具由連人解司覆審詳請據該
府申稱該本府會同熊推官都勻府羅推官行拘犯人張
治安張治貴張輶張樞辰等各到官審看得張治貴之與
張治安爭襲祖職各執一詞在治安稱治貴係乞養子孫
不應承繼在治貴稱治安以貳房賄賂謀印奪官夫治安
原係貳房若長房故絕別無爭襲可繼之人則應治安承
襲其名正其言順安用賄者乃始以壹百伍拾金賄張輅
繼以肆拾叄金賄治貴憑藉錢神溷和謀襲此賄賂一端

即應襲亦當叅況又倚藉護印剝削土民結怨鄉里其不
可使之一日居於人上明矣治貴雖堅執長房而父祖既
不能襲之於先其爲計疎治安雖篤言貴係乞養而賄賂
顯著其爲計譎均難襲替今以兩家之故而騷削之則父
祖故職一朝盡滅合無於叄房子孫擇壹長者承襲以爲
鷸蚌相持之戒其水德司改土爲流一節衆口俱皆稱便
而治安與治貴與戶族張瑜等及該司里老各已呈遞願
狀在官人心允服原額錢糧站馬差傜悉歸縣納長官改
爲土縣丞隨縣供職如此庶◆端可息積案可銷等因連
人解詳到司覆得張治安張治貴始祖張玉係思南府水

德司正土官張玉生張羽張翬張栩張翦張狃伍子長房
張羽有子肆人張犖張轄張繼恩張輅而先年親枝圖內
止有張犖張繼恩張輅叄人之名論齒次則轄爲犖之弟
繼恩與輅之兄也張羽老而犖襲犖故該及於轄乃舍轄
不襲而以繼恩張輅襲之轄非親子明矣轄非親子故不
入宗枝圖內張治貴乃轄之孫安可指爲親枝而冒襲乎
張治安雖是貳房張翬之孫而用賄買襲既得罪於　王
章藉印剝削又結怨於里民真不可一日居民上者而又
安可襲也長房貳房皆不可襲應該於叄房張栩子孫擇
其良者承襲以守先緒以息爭端此一定不可易之法而

治貴治安亦各無辭至於改土設縣一節據該司里老謝
周李宜侯顯周袁與暢張國平等同詞爲祈天開縣安民
以靖地方事訴稱土官世惡肢削小民歲有無名之征民
受剝脂之苦又信任亡命流徒梲文申告良善若蒙悉念
設縣下有寰覺之望上施救焚之澤一時草木俱荷陽春
則該司人民想望設縣改流之意切矣乘此機會改爲縣
治設知縣壹員擇用科目賢者使其化民善俗設典史壹
員使之司補佐政緣民心之願爲變夷之機於化夷之中
得息爭之權是在今日之所當亟行題　請者也又據里
老謝周等訴稱張輅楊一龍等土官皆係乘機僞襲祖宗

原無　誥勑理不當襲合行提查貳姓果有　誥勑方許
襲上縣丞主簿之職如無　誥勑似難承襲除提查明白
再議等因呈詳巡撫郭都御史批水德司張楊子孫俱不
法害民民心望改流有如饑渴矣第其先世效順不可輕
廢其世官土丞土簿又有新貴等縣明例可據張氏准第
叁房張栩孫爲土丞楊一龍爲土簿仰司行府速拘貳姓
國初誥勑查明以憑會　題繳奉此又蒙巡按貴州監
察車御史批張羽係土官張王長子有子肆人輩輢繼恩
輅是也使輢果羽親骨血則輩襲之後序當及輢胡羽存
日舍輢不襲而以繼恩張輅襲之其爲乞養之子無疑也

輢爲張治貴之祖既不獲承襲於前而治貴爲張輢之孫
又豈能爭襲於後耶不得以長房藉口也明矣張治安雖
貳房張鑾之孫而承冠帶之先多方賄賂既冠帶之後無
端剋削大失民心又豈可使佩綬握符而立民上耶欲息
爭端而服土民非叁房張栩之孫擇其長且賢者襲之不
可也但土官襲職終恣夷性而肆虐焰今該司里老與該
學諸生并鄉官舉監等具呈改土爲流設壹知壹典科目
之賢者以蒞　聖治本院細審咸俛首樂從此又安民彌
爭之大機括也俱如議候撫院會　題行繳蒙此就經行
追貳姓　誥勑一向延捱俱無送驗至萬曆癸未年伍

月拾壹日蒙巡按貴州監察金御史批據本司經歷司詳
據思南府呈蒙本司紙牌蒙按院批據本府水德司民張
治貴告稱張治安黑天毋變誣滅長房張輢子孫絕嗣張
羽宗嗣事情行府查審爲照土官承襲乃　朝廷重典儻
嗣續不明本原弗正自有　國法毫不敢與也今張治貴
與張治安爭襲事情已有先日各府查審詳奪之由又奉
院司明察弁斷之示歷歷在卷炳若日星今治貴復有此
詞顯係刁訟法當解究但各犯先已問擬無庸再議相應
俯照原詳定於改土爲流貳犯俱不准襲等因到司該本
司看得貳犯事情先經俱已問結合無俯照原詳貳犯俱

不准襲准令叁房張栩之孫承襲且奉軍門批驗　誥勑
而無以送驗又安知其土官之果眞耶據地方土民萬口
一詞咸願改流設官區區土官有何功德不可泯滅而必
欲其承繼合無俯照該司鄉官舉監士民之請改爲縣治
設知縣壹員以掌縣政典史壹員以司捕務則可以化夷
可以息爭實該司又安長治之策如欲不絕土官之世緒
則倣新貴等縣之例姑將叁房張栩之孫擇壹人爲縣丞
以副土官楊一龍爲主簿則既可以安水德司之民又不
失土官之緒此合司人心之公願而今日事勢之可行者
也等因蒙批准候撫院會　題繳又奉巡撫郭都御史批

仰候會　題行繳奉此又該本司查得萬曆貳拾玖年拾
月初叁日奉巡撫郭都御史批據水德司吏承龔靖寰等
連名呈爲祈天察弊除害安民事水德司土官楊一龍
蠹政虐民剥人脂膏吮人肌髓罪惡滔天神人共憤發里
老謝周侯顯周等條冊具載霸占伊弟楊一鳳街基田土
杠撞毛林幼女冒侵贓濟官銀藉李總兵經過派銀每丁
叁兩猶科柴馬不耕不織家貲巨萬擅科擅罰起建高廳
既無　誥命的係假官乞賜比照銅仁司李永授事例正
法開縣黎庶安生萬民感戴等情奉批仰布政司查究報
本司備牌行思南府提問究詳該府遵依行拘犯人楊一

龍等到府該本府陰知府會同趙推官審看得楊一龍土
弁庸流存心苛刻取民物如草芥輕藏鋪户之價銀視冠
裳若弁髦濫給壽官之文帖爪牙任其縱横而恬不知檢
婢妾隨其放棄而漫不加憐甚至拆毁官樓自脩吏舍上
奏　王章大乖法紀事既有歸罪自難貰其他詞内所訐
打死人命姦占妻女奪占民業霸占官地種種不法難以
盡究姑以一龍降爲土主簿職銜不許管事仍將一龍擬
以應得罪名加罰稻穀貳百石追價作正所有前拆該司
樓料責令賠還價銀叁拾兩以充脩縣之用等因招詳到
司看得楊一龍心似豺狼尊同梟獍遇事趨風捕影即陷
人於死而不知恤假故利己損人雖褰如乞丐遷無加憐
暴毒一方淩傜部衆即本犯之惡乃土司之最者且查節
告訐情詞狀他不悉論即虧減鋪行椅害鄉邑濫授冠帶
縱牙爪棄婢妾拆官房俱干法紀本當再提重處以爲諸
土司玩法者之戒但經該府審招前來姑照原擬革去副
長官職銜姑與土主簿止給冠帶不許管事亦不許科支
柴馬等因奉批楊一龍等姑依擬一龍先罰穀貳百石
折銀上納脩縣呉勝華退餘如照庫收繳改土設流聽另
卷查結奉此又據思南府申據水德司里老謝周等條陳
切緣永樂年間革去宣慰田宗鼎開設府治彼時草昧暫

留各土官者恐封宗鼎爲亂也今正土官張輅之嗣受銀
叁百賣官與族惡樂舜生張治安越序營印害民眞所謂
前門拒虎後門進狼矧與日爭襲賄害匪輕副土官楊一
龍蠹政虐民大肆聲勢被告節有歷案存證況本司人民
數萬科第相續衣冠相仍生員叁百餘人吏承不計其數
城市鄉村家事詩書以堂堂文獻之地乃受制於土酋華
民夷官體統實不相稱豪傑之輩往往扼腕而抱不平等
情又據該府申據儒學生員田于淮冉崟等僉稱明倫堂
公議思南建郡之始邑屬即當同建第恐濟惡宣慰暫以
目把僞襲土司以麽異志迄今　聖化薰陶文教大闢以

鱗介而雜冠裳已非太平之體況以虎狼而盜名器尤爲
赤子之殃一時汎濫革之晚今幸院司道府揆叙剔蠹用
夏宗文乃屬聽聞適符夙願伏乞剪除獨斷速賜題　請
庶造福一方垂功萬世益見德化之成深慰來蘇之望等
情又據水德司鄉官冉宗孔張守宗田時賞田于渭張治
方田于耜羅萬象田助國羅萬鵬田報國等呈爲開縣安
民懇求穩便事竊惟政治在循良名器宜慎重茲者張治
安土官張輅開造襲圖以來爭訟貳拾年今蒙爲議式昭
燕思改革土司開設縣治俾四圖之萌庶披霧覩青天一
方之蒸黎出谷遷喬木非千古盛事哉弟語云樹德莫如

滋去惡莫如盡今開縣樹德矣改司去惡矣而滋與盡猶
所宜留心也蓋多一官增一害今謂治首自願開縣憐而
授之縣丞矣他日居丞之職行丞之事恃世襲以作威倚
土官而播惡或下鄉巡捕或營管縣事手爪復存噬吞仍
肆求以安民民未之安也伊自謂百代故職不思今之土
官非昔之頭目乎田宣慰之惡不減於楊應龍逆之誅順
之用則此輩之祖安知非何漢良類乎故甲官乙承彼氏
此居遷調靡常存亡互異故張楊貳氏皆別司土職而水
德司則壽水冉希曾之祖也是者亡否者存延冒至今亦
已足矣矧今改革而猶留此餘孽也且婺川以土知縣改

思印江以正長官改流皆一知一典事辦民安未聞貳縣
貳氏子孫復授土職水德圖籍不多於印婺何賴此土縣
丞佐理乎孰若縣而去之便各情由申呈到府據此該本
府看得思南故宣慰田琛田茂安遺土也　明興貳宣慰
就擒始建郡治比於內地其間多流寓之人其人多譎詐
變幻之習附郭蠻董貳土司類皆瘠民肥已之輩安所資
柎循也乃改縣一議所從來久矣屢請屢格議竟道傍雜
云建制原非細故亦以作事貴於慎始要在因時而立政
所以通變而宜民茲水德司正長官張輅以乏嗣之故而
族人張治貴張治安爭襲不決既蒙定畫改縣而以土縣

丞世其官以吏目爲典史誠經制大計無庸別議惟是副
土官楊一龍亦無功　詰其爲僞襲均耳今一龍比照前
例願襲土主簿情若可原事亦妥當但恩典出自上裁本
府不敢輕議至於鄉官舉監諸生先後呈詞俱爲有見應
否可行均乞憲賜具　題庶經制定而體統不紊民心順
而政務日臻下可以開一方千百年之業上可以昭　國
家大一統之[illegible]等因各申詳在卷今又據該府申蒙本司
紙牌奉巡撫郭都御史憲牌將水德司改土設流事情查
議緣由該本府陰知府移會趙推官查議得該司在隋爲
賓化縣唐因之五代歷宋并婺川縣至元時始改今司

國朝因之聞之故老云在昔印江改縣之時水德司父老曾有比例建縣之說第機無可乘之會耳今水德司正長官張輅故絕龔者百爭以致士民比照新貴銅仁之例爲請建縣此至公至當之論非一朝一夕之故儻不行之於今勢必行之於後與其行之於後而任斯民之魚肉孰若行之於今以慰斯民解懸之望爲快也不然改者何幸而登之春臺不改者何不幸而終處幽谷況有新貴銅仁貳縣故事在是宜及今毅然行之而不中格於衆訟斯民幸甚謹將建縣官吏俸薪柴馬門皁等項條款開列於後乞賜覆議施行等因奉批仰布按貳司會議通詳奉此又蒙

巡按金御史批據該府呈同前因蒙批布政司會同按察司再加詳議確報以便會　題繳蒙此又經移會按察司詳議前來該本司左布政使趙健會同按察司按察使尤錫類分守安平道左參政何偉分守思仁道右參政洪澄源都司都指揮僉事陳所學操捕署都指揮僉事高垣屯田署都指揮僉事陳雲鵾議照改土設流誠爲安民至計用夏變夷實乃經治良謨水德司之人民久罹土官之剝削畏之不啻水火思沐　王化之霑濡望之不啻雲霓節今文風漸盛民物日繁一統之內莫非王民可使之久困於夷官而不見天日耶建縣之議誠有不容一日緩者且縣建於附廓又無鑿築之煩費而官吏俸薪亦係額設之錢糧一勞永佚萬口樂從況正長官張輅因故絕而族衆賄爭副長官楊一龍肆貪饕而怨騰閭里貳姓俱無　誥勑本該俱奪其襲貳官俱係有罪亦該俱革其官但念沿襲已久酌於情法以正長官爲土縣丞副長官爲土主簿隨縣掛銜不許管糧管捕此蓋法外之仁寓於改革之內伏乞俯順輿情亟爲題　請救民水火之中措之生全之地地方幸甚等因呈詳到臣該臣會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金忠士看得貴州夷方風土本自與中原殊節建制經理亦難以中國治　國初殲滅田氏地方純是土夷以夷

官治夷民犬羊共牢而食其類自足相制比來　文治翔洽思南爲黔首郡以夷官治華民薰蕕同器而藏其勢必不相能故今土司士民十九欲改流者匪獨避夷以入華實欲去危而就安勢則然也然使土司無可改之隙則無罪而削其土必不聽矣又使削土無可援之例則無故而首難端亦不聽矣又使改流而有城池公署之費則所得不足償所費亦無益矣今查水德司土官相爭貳拾餘年張楊貳姓張氏長房已絕而治貴以呂爭嬴此不得之家也貳房張鑾之孫治安以賄奪襲此不得之法也楊一龍乘張氏鷸蚌之持欲收漁人之利護印肆惡以雠其下此

不得之民也彼旣自干　國典奈何猶事姑息任其爭官
不一解勞聽其虐民不一引手耶貴竹改而新貴治銅仁
改而銅仁治龍泉改而龍泉治播州改而遵義治伍司改
而平越治改流之利明白較著又不特婺川印江貳縣之
例可循也已水德故在府城無栗城鑿池之勞官吏衙署
俸薪俱已處分無張官置吏之費所少者童貳百金而以
小不備妨大不備耶據士民之呈請百口一詞道府之會
議僉謀詢同臣等猶遲之貳年以觀物情駁行三司以觀
輿論而今上下無異議矣故臣等亦曰改流便第士民嘵
嘵猶謂張楊貳姓先世原無　誥勅明係子孫冒襲今日

有罪當革不宜復令世爲丞簿其言似矣臣等又看得
誥勅雖無可驗而歷代之承襲相沿子孫之不肖當改而
祖父之故業可憫况新貴丞簿之新例可據龍泉伍司之
丞簿已　題恐難於水德而遂靳之第掛空銜於縣無令
其管捕管糧彼即欲肆毒無繇矣此亦　皇上法外之仁
非臣等所敢擅擬也旣經司道議確會詳前來相應具
題伏乞　勅下吏兵貳部都察院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
言不謬將水德長官司改立壹縣恭請　欽定縣名鑄給
印信特於楚滇近地調有才力知縣壹員銓選典史壹員
前來任事將該司正長官叅房張翊子孫改授土縣丞副

土官楊一龍改授土主簿俱不許管捕管糧該司印信候
縣印至日追繳俯將臣等一切建置條列事款覆議上
請轉行遵照施行庶邊鄙之郡邑稍備而久困之士民獲
甦矣爲此開坐會本謹題請　旨

計開

一議改設官吏

前件査得水德司改建縣治應設知縣壹員典史
壹員將正長官叅房張翊之孫擇壹人改爲
土縣丞副土官楊一龍改爲土主簿職銜照
銅仁縣例量給夫馬傘蓋銀兩俱不許管事

併照例設典吏陸名即以本司見役叅名改
充幷添設叅名架閣庫壹名共柒名聽布政
司臨期詳撥其該司吏目員缺應合裁革伏
候
聖裁

一議官員俸給

前件査得知縣每月該俸糧本色貳石貳斗伍升
每月折銀貳兩貳錢伍分每年該銀貳拾柒
兩又折色伍石貳斗伍升每石折銀叅分每
年該銀壹兩捌錢玖分本折色俸銀共貳拾

捌兩捌錢玖分今查該司正副土官每年共
額有馬草銀貳拾肆兩門子各壹名弓兵各
肆名每年每名各工食銀陸兩壹錢肆分每
年園傘銀叁兩玖錢以上通共銀捌拾玖兩
叁錢合無於內動支貳拾捌兩捌錢玖分抵
給知縣每年本折色俸糧尚剩銀陸拾兩肆
錢壹分另作土縣丞土主簿馬夫園傘等項
支用其土縣丞土主簿各有祖傳田業并私
置家產聽其照舊管業合無比照銅仁縣例
每官每年各量給馬壹匹價銀捌兩馬夫貳

名銀陸兩園傘銀貳兩共該銀叁拾貳兩即
於前原額門子弓兵園傘抵給知縣俸糧外
支剩銀陸拾兩肆錢壹分之內動支叁拾貳
兩抵給土縣丞土主簿夫馬園傘支用尚剩
貳拾捌兩肆錢壹分另作知縣柴馬及門皁
等役工食支用開數在後其典史每月該本
折色俸米叁石即以水德司裁革吏目俸給
抵給無庸另議伏候
聖裁
一議官員柴馬併門皁各役工食

前件查得知縣柴薪合照該府印江婺川貳縣例
肆名該銀肆拾捌兩馬夫貳名該銀貳拾兩
門子貳名皁隸拾名庫子壹名禁子壹名斗
級壹名共壹拾伍名每名該工食銀伍兩水
夫壹名燈籠夫貳名每名工食銀叁兩轎夫
肆名傘夫壹名每名工食銀伍兩肆錢以上
共銀壹百柒拾玖兩即以該司支剩原額門
子弓兵等銀貳拾捌兩肆錢壹分改編其不
足之數查得該府原編民兵壹百肆拾名每
名工食銀柒兩貳錢近日地方無事合無比

照改編事例每名減銀壹兩貳錢共減出壹
百陸拾捌兩連前支剩該司馬草門子弓兵
等銀通共壹百玖拾陸兩肆錢壹分於內扣
支壹百柒拾玖兩充作縣官柴馬及門皁等
役支用尚剩銀壹拾柒兩肆錢壹分另作典
史門皁及六房紙劄支用開數在後典史柴
薪壹名該銀壹拾貳兩馬夫壹名該銀拾兩
門子壹名皁隸貳名每名該工食銀伍兩水
夫壹名工食銀叁兩共肆拾兩即以該司裁
革吏目原編柴薪門子弓兵等銀叁拾柒兩

貳錢抵給尚少貳兩捌錢卽於該府汰減民
兵支剩銀壹拾柒兩肆錢壹分之內動支貳
兩捌錢共足肆拾兩抵給典史柴薪馬夫及
門皁工食支用尚剩壹拾肆兩陸錢壹分另
作六房紙劄支用開數在後其該縣六房紙
劄每月該銀貳兩共該銀貳拾肆兩除原額
紙劄銀陸兩又支剩汰減民兵銀壹拾肆兩
陸錢壹分尚少叁兩叁錢玖分不足貳拾肆
兩之數卽於該縣聞報紙贖銀內每年動支
叁兩叁錢玖分支用伏候

聖裁

一議祭祀鄉飲公費

前件查得春秋貳季丁祭鄉飲酒禮今水德司改
縣附在府城不必另設學宮壇壝與夫　正
旦　冬至　聖節俱止隨班行禮不必另議
至於衙門公費過往官司下程酒席并各項
必不可省者卽於水德司額編公費銀壹百
兩內動支通前知縣與吏俸薪人役公費等
項共足肆百零叁兩捌錢玖分之數俱分毫
不加派於民仍刊榜縣示永爲遵守伏候

聖裁

一議脩建縣治

前件查得知縣公署大門壹座儀門壹座縣堂壹
向衙舍貳向吏役書房公廨各叁間庫舍監
倉等項典史公署樓門壹座廳房壹向書房
貳間住宅壹向并左右耳房等項卽應以水
德司治改縣但該司地形褊窄且房舍已損
止存正廳叁間似難擴充合無將此司治與
蠻夷司掉換蓋蠻夷司治規模宏敞尚有房
料可以擬脩此一舉而兩得之道也其經費

合用工料亦照銅仁縣估計事例大約共該
銀叁百陸拾兩今查府庫見有田良玉變產
銀壹百叁拾兩併追楊一龍拆司治銀叁拾
兩堪以動用尚少貳百兩另行區畫可以補
充伏候

聖裁

題裁興黃參將疏

題爲播地蕩平有年新增糧餉無措懇乞　聖明俯裁冗
員移駐守備以蘇窮邊以安地方事據貴州布政使司呈
奉臣并巡按貴州監察金御史會牌照得貴州興黃地方

舊無叅將近因討播始爲　題設播平之後即當議裁彼
因經理方殷地方未定故爲暫留今照經理又設地方頗
寧叅將誠爲冗員且本官糜糧與新兵月餉俱於新餉支
給今餉銀已盡黔省無可繼支相應裁革以省冗費又查
鎮遠清浪貳衛僅玖拾里清浪既有叅將駐劄彈壓清鎮
守備又駐鎮遠不無偏重似應移駐偏橋兼管興隆興都
清守衛兩相聯絡仰司移會按都二司新鎮都清守巡二
道會議興隆新設叅將應否裁革如果當裁新陞未任叅
將蕭孟京似當咨部別用清鎮守備應否移駐偏橋兼管
興隆叅將部下新兵應否汰撤逐一會議妥確具由通詳

以憑會　題施行奉此又據經歷司呈抄蒙巡按金御史
憲牌爲出巡事據都勻府推官羅德星議詳移都清守備
駐鎮楊老既可以控制麻哈又得以應援清平扼吭拊背
似爲得策前准撫院會稿議撤興黃新設叅將改清鎮守
備於偏橋二者關係地方應行併議仰司抄牌呈堂移會
按都二司及新鎮都清二道僉謀集議改都清守備於楊
老事體果否妥便有無孤懸務須兩地不致偏廢緩急便
於往來其官軍公署營房作何建立應用經費錢糧作何
設處一併議確通詳等因抄呈到司蒙此該本司左布政
使趙健會同按察司按察使尤錫類都司都指揮僉事宋

所學及新鎮都清守巡二道會議得貴州興黃舊無叅將
近於萬曆貳拾捌年播酋倡亂興黃正當賊衝故　請添
設叅將練兵彈壓以副總兵陳寅領其事幸賴　天威震
疊播寇蕩平於時即欲議撤又因皮林有剿苗之役暫留
督戰近來地方盜賊副總兵陳寅已調任雲南新陞叅將
蕭孟京又未到任看得興黃叅將原係一時添設之官貴
州軍餉又當甚匱之際即今銅仁總鎮兵糧尚有貳年未
支貴州貳拾衛所軍糧尚有叁年未支安得餘糧以養添
設兵將況自興隆而下有清浪叅將以彈壓清鎮等衛又
有清鎮守備可移偏橋衛兼制與隆相距不過陸拾里都

勻府又有都清守備地方偏僻可移駐平越府楊老站地
方兼制清平相距亦不過叁拾里麻哈州相去亦叁拾里
上下四衛聯絡統馭軍民均有所恃苗夷亦有所畏興黃
叅將似可裁革既不妨於地方之控馭亦可蘇貴州之貧
困此實黔中長久之計新陞未到叅將蕭孟京乞咨兵部
另改地方至於叅將部下新兵陸續汰除及副總兵陳
寅帶往雲南共壹百捌拾名外今止存壹百叁拾伍員名
合無量留彈壓夷民請將清鎮守備移駐偏橋衛都清守
備移駐楊老站其二守備各公署營房建置幷應用經費
錢糧亦不甚多俟設法區處另詳等因會詳到臣該臣會

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金忠士議照時亂則地方之捍禦宜周故將領不得不備事平則庫藏之空虛宜慮故冗官不得不裁貴州興黄地方原無參將當播逆猖獗之時興師征剿需將為急乃 題設參將以捍賊衝而以副總兵陳寅領其事有將則有兵有兵則有餉無非為征播設也蕩平之後即應議撤革或以該衛之役未了則析衛依賴經理之役方興則攜貳可虞故留本官進討皮林彈壓黄平及於拾貳年拾月陳寅調任雲南彼時又當議裁第恐本官離任之後地方姦宄叵測余觀變態以議進止今陳寅離任拾月矣新補參將尚未到任地方亦頗寧矣則

參將果屬冗濫可裁也且黔中庫藏如洗軍兵枵腹荷戈應支俸糧仰給川湖二省多逋無從措給若留此冗官餉益匱之則廩餉果難區處應裁也至於該參部下防禦新兵除已撤壹百捌拾名外其餘一時難以盡撤容臣等次第酌量汰革又查得興隆至偏橋陸拾里偏橋至鎮遠伍拾里鎮遠至清浪玖拾里清浪既有壹參將清浪守備又駐鎮遠不無偏重應將清鎮守備移駐偏橋兼管興隆地方此清鎮守備之應移於偏橋也偏橋楚黔之交也都清守備向駐平越衛今查平越衛雖係要衝但離都勻麻哈附州頗遠相應移駐楊老站楊老距平越參拾里麻哈參拾里清平參拾里貳衛之間地方誠為適中仍令該守備不時往來巡邏道途此都清守備之應移於楊老也楊老平都之中也若貳備建置衙署房舍等項為費無多容臣等酌量措處相應具 題伏乞 勑下兵部再加查議將興黄參將裁革新陞未任參將蕭孟京另推別用行令清鎮都清貳守備官遵照分定地界管轄防守庶官無冗員糧免糜耗其裨於地方非淺鮮矣為此會本謹題請 旨

題催補道府缺官疏

題為邊方道府缺官甚多懇乞 聖明亟賜推補嚴促赴任以安地方事據貴州布按二司會呈照得十二省布按

二司各有布政使按察使以掌司事而又設各道各府皆以地方遼闊人民衆庶非一耳目所能周故必賴多官分理之也況貴州四面皆夷無處非盜尤不可一處缺官者查得布政司原該分守道四員今止安平思仁二道在任而貴寧新鎮二道未補按察司該兵巡等道六員今止有畢節道參議兼僉事冉德升在任又以入 賀行威清提學二道即補官尚未到任思石都清驛傳三道未補各府知府共該十員今止有六府在任而貴陽思州銅仁都勻四府未補雖有署印之官終為遙制不便或限於地所不及或迫於力所不暇未免顧此遺彼伏乞俯念邊方事變

不常各官拮据不前特賜題　請速補各道府促其赴任
則兇闕人廢事之衍愆而地方寧民有賴矣等因到臣該臣
會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金忠士看得貴州乃三苗要荒
道府爲一方保障[illegible]使在在布列人人強幹猶患不足防
禦而況五道四府[illegible]一料理者乎自今銅仁悍苗出沒叵
測平清狡賊赤白交馳自興隆至普安上下三千里無一
道臣彈壓臣等未嘗不委官兼攝而地方隔別遙長猝有
急不過移文防守未能躬親管顧大則有鯨有鯢小則爲
梟爲獍徼外意外之虞臣等所深懼也查布政司貴寧新
鎮二道按察司思石都清驛傳三道貴陽思州銅仁都匀

四府久未推補威清提學二道雖補尚未到任見任畢節
道參議冉德升業已齎捧入　賀離任見任二司官止左
布政使趙健按察使尤錫類參政何偉洪澄源四員各府
止六員以十道而缺其五以十府而缺其四襟捉肘露毛
疎皮單今據二司會呈前來相應具　題伏乞　勑下吏
部再加查議未經推補者亟行銓補已經推補者乞　賜
點用已補未任者嚴促赴任庶上下分理有人而封疆綏
急攸賴矣爲此會本謹題請　旨

題洪參政給由疏

通爲遵例考覈給由方面官員事據貴州布政使司呈奉
臣批據本司分守思仁撫苗道右參政洪澄源呈稱[illegible]年
四十五歲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人由進士萬曆十六年八
月除授戶部湖廣司主事二十一年正月內陞本司員外
郎本年十月陞本部廣西司郎中閏十一月陞廣西桂林
府知府二十七年三月陞貴州按察司副使三十年二月
陞授今職本年四月二十五日到任任內因平播經理敍
功蒙巡撫貴州郭都御史疏開本職至誠堪以對天朗識
明於略地攀轅畢節方誘滿路之[illegible]蔭借著龍泉又綢一
方之桑土薦舉一次又因擒斬[illegible]州逋寇吳洪敍功蒙川
湖貴總督王侍郎疏開本職[illegible]全才鎖鑰重望半壁樹

西南之屏大造蜀黔英聲肩[illegible]之氣名流江漢薦舉一
次又蒙巡按貴州監察畢御史[illegible]功疏開本職憂切震
鄰誠能附衆運先人奪人之智[illegible]在目中收以狄攻狄之
勳兵從天上此一臣者望重金[illegible]參王帳輕裘緩帶所
向成功相應優敍重賚者也薦舉一次又蒙巡按畢御史
復　命疏開本職明能馭虜[illegible]對天畢烏滿路棠蔭思
銅一方霖雨薦舉一次扣至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止
連閏實歷俸三十六箇月三年[illegible]滿例應給由等因通詳
奉批仰布政司查報奉此又蒙巡按貴州監察金御史批
布政司查報蒙此該本司佐布政使趙健查結無礙議照

右參政洪澄源溫恭玉潤廉介潔冰清征叛除兇奇勛奠安
黔省撫夷鎮俗弘猷鎮鑰西南稱職例應給由但本官職
專分守思仁撫夷地方道務勢難離任且查雲貴考滿官
員例免赴部又結查得本官父祖母妻並無貪酷再醮例
應請　封呈乞考覈具　奏等因呈詳到臣據此卷查先
准都察院咨准吏部咨爲酌議考課之法以肅吏治事內
開三六年考滿在外方面官員給由免其赴　京聽撫按
從公考覈賢否具　奏先令就彼復職管事牌冊差人齎
繳等因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題奉　世宗皇帝
聖旨是欽此又准吏部咨爲重責成以慎　封典事內開

各省直撫按官以後各官給由於例應　封者俱要本官
查照發去格式明開父祖以何去官有無貪酷等項祖母
母妻是否室女本職經何衙門保薦有無考語詳開一冊
同司府覆查無異甘結赴部給由之日另報查考如有貪
酷再醮及假捏薦次等弊本部查出或被人訐發參　奏
究處等因萬曆二十七年十月十四日題奉　聖旨是欽
此欽遵俱備咨前來通行欽遵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
巡按貴州監察御史金忠士考覈得貴州布政使司分守
思仁撫夷道右參政洪澄源征蠻捷如破竹守官嚴於懍
瑜西覘召棠蔽芾烏羊壁東聆趙日遍思銅二城稱職旣

經該司覆查無礙又奉有雲貴考滿官員免其赴部之例
除行令本官在任候俸管事文冊差人齎繳外相應題
請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考覈本官曾經總督川湖貴侍
郎王象乾薦舉一次臣薦舉一次巡按御史畢三才薦舉
二次父祖母妻查無貪酷再醮近例應得　恩典併乞查
酌施行爲此會本謹題請　旨

題剿仲苗刦掠道路疏

題爲邊省苗仲蜂起刦掠道路地方危急懇乞　聖明亟
賜剿除以解倒懸以安邊圉事據貴州布按都三司會
呈萬曆三十三年正月初九日據威清衛呈報正月初六

日雲南元謀縣典史趙陽行至本衛的澄河坡頭被賊百
十餘人突出刦去行李財物并文憑一道殺傷子僕二人
等因又據清平衛平蠻營把總王瑞呈報於本月初九日
督兵護送行商至崆峒長坡被賊二百餘人出刦駝馬貨
物殺死商人一名各兵奮勇斬獲賊級四顆等因又據都
清守備李大諫呈報本年二月初七日强賊百餘在乾河
打刦過客布馱捕官齊治國督領楊老營兵并土巡捕姚
應金等追至羊場河斬獲賊級三顆得獲布擔給還商人
賊傷官兵阿項等七名又據本官呈報二月十一日强賊
百餘在於平越衛地名官田出刦過客該千總羅邦政督

兵追至撒木樣遠與賊對敵殺傷官兵李成等五名復追
至百里山賊兵下進等斬級一顆奪獲長槍馬長刀大弩各
一件等因又據撫州客民黃岐五等告稱寓內旗生理充當
金戶領銀五百餘兩并寄附五百餘兩於二月二十三日
午時分路經[illegible]被強賊數十餘人刦搶一空殺傷二命
等情又據餘[illegible]報本年四月十六日強賊五十餘人
擁進李崇[illegible]殺死軍丁李朝元鄉兵李朝剛等
臨陣對敵張[illegible]等因又據守備李大諫呈報五月初
八日強賊百餘[illegible]平越衛東北城外殺死牧牛二人刦
虜牛馬二十[illegible]尚宗舉領兵追至地名毛口

堡奪回牛馬復追至地名馬駿嶺苗賊對敵殺死宗舉弟
尚宗堯并土兵二名傷兵十名等因又據雲南鶴慶府順
州吏目陳鸞呈稱赴滇上任五月二十日經過貴州衛龍
洞鋪被賊百餘刦去行李財物一空等情又據守備李大
諫呈報本年六月初三日強賊二百餘黨於高梘打刦客
布督兵臨陣斬級三顆奪獲長槍大弩各一件等因又據
撫州客民全週九告稱販賣青布八挑於六月十一日行
至龍洞鋪界被賊百餘盡行刦去等情又據麻哈州并守
備李大諫報稱麻哈州關外強賊數百坐草裝塘官兵[illegible]
捕苗賊拒敵殺死官兵阿辰傷兵[illegible]名等因又據該衛報

稱准麻哈州移報苗賊臨城欲刦州治催職策應六月初
四日督兵於高梘渾水塘遇賊突刦客貨追兵奮勇斬獲
首級三顆初五日又據標兵走報本州關外有賊數百坐
草裝塘該卑職即督州捕吏目向士并三營官兵前往追
捕被賊蜂擁齊起拒敵官兵陣前殺死土兵阿展殺傷飛
兵阿念阿辛千總吳聯富土兵李辛李由并鄉兵阿成等
四名該卑職主僕三人勒馬向前持弓齊射射中數賊方
纔退散各賊仍將鄉官宋伯驎馬二匹刦虜去訖等因又
據貴州前衛道捕指揮徐[illegible]報稱初十日未時分被強
賊百餘前來刦虜[illegible]殺傷三人刦去衣物

馬匹各項乞賜發兵殄除等因又據梅子哨兵阿升等稟
稱六月十二日有工部譚郎中經過大凹強賊三百餘人
突出刦搶時有防守界牌哨把總王曰賢率兵隨護追殺
被賊將曰賢打傷剝去衣甲各賊入山漫散等情又據守
備李大諫呈據清平衛報稱本年六月十二十五等日苗
賊百餘臨城刦虜站民羅坎七陳付九等家殺死陳付九
等八命十六日又刦落登鋪十八日又刦不知名商人布
擔二十餘挑十九日強賊百餘聚集孫家墳刦奪過客駝
馬連日猖狂請乞加兵剿除等因又據該備呈據渾水[illegible]
把總宋廷詔報強賊百餘在於地名落邦鋪大山[illegible]

貨官兵拚命柢敵斬賊級四顆重傷兵阿奔等五名又據把總馬武卿呈報强賊百餘䇿塘紗帽大山於本年六月十五日出刦谷子鋪過客駝馬二十餘馱各兵敵護賊傷我兵四名拏獲賊犯阿五等因又據威清衛報稱雲南雲州知州劉秉綸六月二十四日行至離城一里被强賊百十餘人刦去行李文憑幷　誥命財物等因七月初三日又據原任湄潭縣知縣楊士彥呈稱卑職被論回籍雲南行至劄佐石板哨被强賊二三百餘將俸薪衣物行李杠擔盡刦一空等情又據原任廣西奉議衛經歷黃甲呈稱回籍貴州於七月初八日行至界牌哨被强賊百十餘人

刦去行李杠擔幷文憑一道等情又據百戶陸萊臣報稱七月初九日巳時分有强賊數百各執槍刀榔頭蜂擁入歪脚堡杪虜軍舍平志高等七家刦去馬匹衣服財物一空殺傷彭世武等情又據守備李大諫呈報七月十一日夜强賊三百餘人各執兇器擁進新添站明火徑入生員顏軒家行刦原任雲南新化州知州張揆杠擔財物當有官兵截敵殺傷强賊數十彼賊勢大殺死軍餘後六兒又據把總王瑞呈報强賊百餘於本年七月十三日行刦清平王客幷羅馬户家官兵擒獲阿迫阿貴斬級二顆等因又據平越軍民府申報石阡府江知府家人江化龍回籍

雲南於七月十四日行至谷子鋪地名爛泥哨遭苗賊百餘將行李四杠盡行刦去又據新選雲南前衛知事程權呈稱卑職前去到任隨帶行李二杠內有盤纏銀三十兩幷紬段衣物等項被賊盡刦一空等情又據雲南巡檢易好本家丁易貞易昆狀稱帶銀六十兩回籍納糧被賊刦去等情又據谷子鋪軍何崇貴裴心德等告稱本月十五日遭賊數百蜂擁進鋪將各家豬牛器物盡抄一空等情同日又據前衛巡捕指揮徐用賓報稱省城東門外蓮花塘地方被賊明火執仗連刦軍人楊坤等一十三家等情同日又據把總周之德呈報卑職奉委巡邏拏獲細作楊

度五徐阿長幷同夥軍人王文生挍出京青夾被青褡褳包袱各一件審據供稱曾往平越衛新化寨行刦又稱同夥苗賊百十餘人俱在班竹園刦搶往過官商乞賜剿處等因七月十六日又據貴州衛軍人張趙蕭等告稱陡遭夥賊數百鳴鑼進堡將合堡牛馬家財盡刦如洗登時殺死高良贊等三命密查賊首係阿稍寨都保胡乃宵管下仲民阿讓阿者等做脚勾賊告乞擒剿等情又據都清守備李大諫呈稱本月十七日據谷子鋪土千總羅邦政稟稱邦政帶兵護送官杠行至黑泥哨忽遇强賊數百於未靖哨對門起塘砍刦官杠賊多兵寡難以敵殺乞賜大兵

剿洗等情同日又據得勝營千總劉興化禀稱同日率兵自阿母哨起至清水哨一路搜山躧草探得大橋塘谷子鋪黒泥哨強賊三百餘人刼虜雲南官杠興化帶兵從西山奔進落邦會同大橋武勝等營官兵追進紗帽大山黒夜賊衆不能窮追等情本月二十七日又據貴州衛畢鋪鋪兵羅欽訴稱本年四月初十日以來賊上數百出刼本鋪十八日圍掩抄欽等耕牛八十四隻五月内又被沿門搜檢衣物一觔不留強擎妻女剥衣露體無片遮身子哭妻啼父號母怨七月初八日又刼黄經歴賊同轎馬至鋪先刼本官後虜衆户各哨軍兵同鄉兵追至地名羅絲坡

賊多兵少不能對敵乞賜剿賊安民等情本月二十八日據安莊衛撫旗堡軍人陳文明告稱七月二十一日夜遭賊百餘圍堡殺死陳文曉等六命鄉去軍妻吳氏男婦五口牛馬財物罄刼追至金筑司不行跟趕告乞剿除等情七月三十日又據原任按察司致仕經歴彭歴年告稱因足疾告休回籍二十八日自新添起行未幾一里輒被強賊三百餘人擁出將轎夫砍傷將年推倒傷足倖薪盤纏衣服鋪蓋箱籠盡刼一空等情又據貴州前衛巡捕指揮徐用賓報稱各賊藏在波羅阿保大王阿龍等山箐約有千餘人公然出入乞賜調兵剿洗等因又據定番州申稱七月三十日強賊二百餘人白晝攻刼翁貴寨民秦志亨等家財物牛馬殺死危榮殺傷陳福各民奮勇對敵殺死強賊五人各賊仍於城外嘯聚不退丟寫木刻先打關廂後打城池勢甚猖獗乞賜調發大兵剿處救民倒懸等因該布政司左布政使趙健會同按察司按察使尤錫類都司都指揮僉事陳所學操捕署都指揮僉事高墀看得貴州一省原是苗仲雜居　國初雖設貴州新添平越威清等十四衛分布上下以通雲南之路而一線之外北通四川東接湖廣南通廣西皆苗仲也近自征播以來糧餉欠缺軍兵困苦兼以征播各兵不能歸籍者身無所依竄入

各寨潜爲打探消息與苗仲做脚串同勾引日益猖狂往歳刼盗間一出没今則無日不出刼且一日而刼數起者矣往歳止數十成羣今則動輙數百爲夥且近千餘矣往歳昏夜潜出今則聚集山箐白晝公然肆出無忌矣往歳止刼客貨今則刼及官員盡其盤費衣服　誥命文引矣往歳尚竊發於山谷曠野今則窺伺府衛州城且逼近省會矣夥類日繁猖獗大甚殺虜商民燒燬房屋肆其慘毒不可勝計道路官商不敢往來屯堡軍民不敢出入貴州數百里之境將成盗藪雖哨守官兵屢有擒斬但賊衆兵寡止獲百之一二非大集漢土之兵不能盡撲滅而懲創

之此時若不蚤為樸滅恐銅仁三省之苗聞風而起東西
南北結連為害勢益衆而難為力矣伏乞挑選各衛精壯
之軍及召募四方勇兵幷調各土司夷兵選委將領相機
剿殺或困於山箐則圍而剿之或匿於庄寨則鵰而剿之
務必空其巢穴絕其種類俾道路清寧軍民安堵地方幸
甚等因到臣除批仲苗糾結犬羊騷擾道路官商益苦神
人共憤此　國法之所必誅者仰候會　題行繳外該臣
會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金忠士看得盜多起於饑寒之
迫切而黔中歲頗有年盜多困於官司之凌虐而苗民絕
不見官然而今歲苗賊視往更甚臣等反復惟之往播賊

厚募惡苗為羽翼播平散歸故寨不能盡殄四方募兵為
征播四至播平流落山箐便作勾引盜之繇也往滇黔俗
樸陋近年以來俗尚奢靡富人衣彭段市民衣京青不惜
厚値以市而商日湊滇出銅錫宦滇者載而歸輜重蓋至
苗民多以為寶鏹而刦日熾盜之招也自平播後瘡痍未
起庫藏益竭賊覘知虛實以謂必不能復用兵又自興隆
至普安上下二千餘里都清新鎮二道貴陽思州銅仁三
府俱未銓補臣等才本庸下又鮮輔車盜之所以日恣無
忌也盜初起時臣等謂偶一二起未敢以　聞微有斬獲
亦未敢敘而今數月以來無論刦商卽官員被刦慘不忍

言無論夜刦卽白晝當路人不敢問無論鄉村屯堡卽近
城近省殺人無忌無論糾黨成羣且踰百近千嘯聚山箐
甚至聲言欲刦雲南起解　御扛又丟木刻欲攻州衛等
處城郭衆集犬羊毒逾梟獍夫四郊多壘臣之辱也八番
未靖臣之罪也臣等猶恐其日長月增雄唱雌和小之如
昔年韋同烈米魯之徒大之如古者黃巾靑犢之流而臣
之罪益無所逃矣今士民請剿之詞無日不許府縣請兵
之文無日不上又據三司會議賊惡已稔賊勢方張旣積
鬼誅之罪正當　天討之辰臣查得原領　勅書開載如
有盜賊相機剿捕臣謹遵　勅書調集漢土官兵宣慰使

安疆臣兵一萬分營於貴陽威清之間佐以指揮徐用賓
把總劉崙王安民魏國忠越其進李文學王嘉言鎮撫蕭
如京而以都司高垣坐營馮邦寧督之以攻賊之西自龍
里至平越以宣慰安疆臣萬兵為主又以守備李大諫把
總馬武卿周之德劉崑土同知蒙詔土舍張鶴嶽蕭芳羅
國權分為四營約近五千而以都司陳雲鴻游擊劉岳督
之以牽賊之東西賊之巢在老王山波羅清水箐阿倫哆
囉阿郎洪麻王岡等寨八九十處不下數萬人而阿倫阿
絨阿萬阿鷲王廷鳳等其賊首也東賊之巢在蝦蟆塘紗
帽山凱里大平伐小平伐的貢樂平等司寨六七十處亦

不下數萬人而阿皆阿戎阿浪阿晏阿落等其賊首也黨類甚衆聲勢甚强非大創之不可至於二路將兵監紀督餉等官總督將兵官左都督陳璘總督監軍官布政司左布政使趙健西營紀功按察司按察使尤錫類督餉威清兵巡道叅政兼僉事王貽德分理糧餉貴陽府推官楊可成入營紀驗功級新貴縣知縣龔一慶東營紀功分守安平帶管新鎮道左叅政何偉督餉分守思仁道右叅政洪澄源分理糧餉平越府管府事運同楊可陶入營紀驗功級黃平州知州曾進可鎮寧州知州吳天祐近省地方與省會城池委掌印都司陳所學督同二衛印捕官防守臣

等猶慮諸賊奔竄湖廣撥清浪叅將董獻策帶兵於偏鎮諸截又恐賊逸廣西委壩陽守備王應速帶兵於定番把遏各分理其事再照臣七年於黔兵討夜郎之後繼斬吳洪討皮林之後繼克羅海臣非不知國小民罷財竭力殫顧事有亡可奈何勢有萬不獲已者不得不仰仗 天威糾率義旅以拯此一方生靈况今年黔中頗秋田禾被野正因糧於敵之候而安疆臣地界已明母鳳氏 恩賜卹典亦甚努力報 國之時臣與按臣謀議僉同又與總兵官陳璘分布稍定乃敢馳疏以 請伏乞 勑下兵部行臣等欽遵施行爲此會本謹題請 旨

再乞終養疏

奏爲老親病日阽危獨子例應歸侍再乞 天恩俯容終養事臣章本以樗朽淪滯蕃臬仰荷 皇上拔之塗泥授以節鉞八年於黔稍平叛亂 皇上俯錄微勞驟增階秩上榮祖父下蔭兒孫臣即捐糜無能報 高厚惟是臣有八十之父七十之母雙雙倚門奄奄牀第望臣之歸以日爲年臣於三十一年疏告終養未蒙 皇上俞允是時播水之地界未明道路之惡苗未殄臣未敢再請爲地方也今仰仗 睿斷地界業已明矣悉行 天討路苗亦稍靜矣臣萬不得已再申前請夫忠與孝非二物也事 主與

事親無二道也地方多事而親病未危則 國爲重家爲輕人臣當移孝以爲忠地方稍寧而親病阽危則父母爲急利祿爲緩人子當後利而先義 國家懸終養之令非獨以教人子孝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實所以教人臣忠也臣父年八十有四一日老一日衰止生臣一人一日留一日病臣非生於空桑不得不乞身於 皇上 國家終養有例獨子有例 皇上三十年間許諸臣終養者俱有明詔似難獨靳於愚臣况臣在黔首尾八年瘴癘是飡罔兩與鄰兵戈未戢鬬鑄爲政質非金石能不銷鑠臣始入黔鬢未二毛今須髮爲白頭顱已禿黔人見臣至有憐

而泣下者臣年六十四耳而衰颯如此則臣父母七八十歲老人其病苦衰颯不知當作何狀舉筆至此涕落橫頤伏乞 皇上勑下吏部查臣父母是否真病臣是否獨子儻合 明例放臣歸養別選賢能與臣速代俾臣蚤入玉關遄還子舍是 皇上愛臣以德不以姑息臣感 皇上以德不以利祿其於世教不無小補微獨臣一人一家銜恩已矣臣無任涕泣哀懇之至為此具本奏 聞伏候
勑旨

題征路苗恭報捷音疏

題為路苗山苗兩寇竝剿仰仗 天威擒斬三千餘級恭

報捷音事萬曆三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據貴州西東二路監軍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趙健西路紀功按察司按察使尤錫類東路督糧兼水硍山監軍紀功右參政洪澄源東路紀功分守安平道左參政何偉西路督糧威清兵巡道參政兼僉事王貽德會呈奉臣憲牌照得貴州苗賊四出縱橫道路刦掠屯堡已該本院會同按院題 請進剿時值田禾被野正當因糧於敵所據各路應用將兵與監軍紀功督糧等官合行分委舉事仰監軍布政司即將西路諸賊行令宣慰使安疆臣領兵一萬名佐以指揮徐用賓把總劉崙魏國忠越其傑李文學王嘉言王安民劉岱鎮撫蕭如京等以遊擊劉岳操捕都司高垣坐營中軍官馮邦濟督之東路諸賊行令都清守備李大諫把總馬武卿周之德劉崑獨山州土同知蒙詔拜土舍張鶴猻金大璋羅國權楊國陞等率兵五千名以屯田都司陳雲鵬督之并令遊擊劉岳坐營官馮邦濟俟西路剿完仍移東路率兵進剿銅仁水硍山諸苗出刦行令參將董[illegible]黃總鎮坐營官汪如淵署銅仁守備事指揮薛紹瑄把總戴宗茂熊宗棟陳敎陳諫沙應魁陳富用胡來賓等領兵攻擊三路將兵俱聽總兵官左都督陳璘統督節制但水硍山警報疊至必須總兵官親督兵進討俟剿完水硍即移師新

添進攻至於近省地方與省會城池委掌印都司陳所學督貴前二衛印捕指揮防守幷造辦火器又定番州地方道通廣西行令覇陽守備王應速會同定番州知州萬旦軾率兵駐彼把遏西東二路監軍以布政司左布政使趙健西路紀功以按察司按察使尤錫類督糧以威清兵巡道參政兼僉事王貽德分理糧餉以貴陽府推官楊可成入營紀功以新貴縣知縣龔其一麐東路紀功以分守安平道左參政何偉督糧以分守思仁道右參政洪澄源平越分理糧餉以平越府管府事運同楊可陶入營紀功以貴平州知州曹進可新添紀功理餉以貴陽府通判徐淳友

水硍山監軍紀功兼督糧以分守思仁道右參政洪澄源
入營紀功以鎮遠府推官鄧希稷理餉以銅仁府推官譚
完歷用糧米除西路宣慰安疆臣兵糧自裹不運外東路
省城委按察司知事唐時雍貴前二衛指揮楊師震葛守
仁新貴縣典史印萬鏜分運上衛運米委安順府知府喬
惟棅指揮黃運清鎮撫張鶴翀總催普定衛委指揮黃崇
正李光春蔣國勳平壩衛委指揮金鳳鳴黃映裳千户李
以謙楊東明威清衛委指揮張九德涂顯祖東路龍里衛
委思南府推官張文英指揮蘇民悅分運水硍山糧米委
思南府知府陰鐩石阡府知府江大鯤思州府署印平越

府同知李在公思南府經歷陶成禮銅仁府省溪司吏目
莊一貫銅仁縣典史黃一揀率夫分運應用百子銃鳥銃
刀斧鋤鋸委指揮張世卿雒獻圖千户劉世臣打造魚鹽
委指揮楊祖禹千户傅良臣吏目王惟善李樹華文解前
往楚蜀買辦該司備行各委官務要輸心殫力為　國除
兇敢有玩忽違令者以軍法從事奉此就經備行各官遵
照去後又奉軍門憲令擇於三十三年八月初六日誓師
本月初八日入箐開刀奉此又經嚴行申飭當該監軍左
布政使趙健遵依親督漢土官兵歸巢監勦隨准總兵官
左都督陳璘手本移報據西路領兵宣慰安疆臣呈報同

坐營官馮邦濟鎮撫蕭如京督率漢把王嘉猷周維成吳
從衆袁顯自頭目化跨阿縱喇罵色白卒魁亞祭縱白弟
普豆麻容遮白的阿四阿列等督領部兵一萬名攻打老
王山波羅清水阿倫哆羅可龍平茶木角阿郎洪麻王岡
鷄冠羊梅琴堡巴香曾架馬塲磨盤鍋底等箐諸賊俱先
聞風預脩柵壕設伏以待我兵一至諸賊披堅執銳齊擁
拒敵我兵奮勇戮力設奇血戰自八月初八日起至十月
十四日止生擒原　題疏内有名大賊首阿倫阿紱阿鵞
三名并黨賊五十一名斬獲賊級三百四十九顆墜崖跌
死者不計其數俘獲賊屬五十五名口奪獲牛馬三十三

隻賊仗七十六件諸葛銅鼓二面陣亡頭目裸驢阿畏二
名招撫過苗仲男婦阿成等二千三百一十五名口本司
宣慰宋承恩同知安大貴率兵生擒强賊七名斬獲賊級
五十顆俘獲賊屬一十七名口奪獲牛馬八隻諸葛銅鼓
二面陣亡罵色阿翁臥卒二名又准西營領兵遊擊劉岳
坐營官馮邦濟都司高垣移報督領指揮李棟材徐用賓
鎮撫蕭如京千户李春元把總劉崙劉范和王詔劉岱劉
廷玉吳秉鉞鄭國禎沈輔明馮承烈王嘉言越其進魏國
忠徐鈺徐用輔宋貞相呂聯芳林懷遠王必進蕭雲李朝
國越崇功庾仕爵謝三德黃道吉旗牌官王安民李文學

百户張東升哨官高其位何尚卿劉念祖楊祖夔葛師儀
王宣劉春和俞汝忠武舉劉宗良土官舍楊光世楊光先
舍人王光祖宋文焯旗甲頭人佘元來鄧隆洸受二葉二
倪文炳等率兵攻打老蓬陇牛洪麻鷄冠山王岡鵓鴿波
羅羊梅清水毛口康寨蓋究白羊鍋底五馬歸巢董紀谷
冲可龍等箐自八月初九日起至十一月初八日止生擒
原 題疏內有名大賊首阿萬拜黨賊七十一名斬獲賊
級三百二十九顆俘獲賊屬六十五名口奪獲牛馬四十
五隻賊仗一百二十八件諸葛銅鼓二面招降過苗仲男
婦阿歪等一千八百三十一名口又准掌印都司東所學

移報奉委防守城池并把截近城賊隘督率守備王應逑
指揮葛守仁馮國忠張承爵劉世爵鎮撫張鶴翀百户蔣
宗周洗雲鵬于世科把總葉天植王見龍梁之肩孫希臯
陞應春陳紀新貴縣署典史事巡檢层撤土官程弘道龍
啓元石國正降夷老殷龍鋪兵王選等率兵生擒强賊二
十三名斬獲賊級五十三顆俘獲賊屬二十六名口奪獲
牛馬一十三隻賊仗一十六件等因除移紀功按察司行
委知縣龔一麐紀驗功級外本年十一月十九日又准水
硍山監軍分守思仁道右參政洪澄源移報准總兵官左
都督陳璘手本移稱水硍山十三寨惡苗流毒銅仁思石

四府居民在在受害非告被刦殆無虚日且屢撫屢叛罪
惡貫盈而大苗頭吴老喬偺頂將巾身服紅袍張蓋擡轎
鳴金吹打糾衆出刦而各寨苗首侯興吴老成石老四等
悉稱首惡虎肆鴟張本年八月內按院巡歷石阡吴老喬
輒敢聚黨遠出公然於城外一舍之地打刦居民財畜搶
奪驛馬本鎮切齒腐心移請兩院俯從征剿調募精兵一
萬二千員名分爲四路並進以參將董猷策坐營官汪如
淵署銅仁守備事指揮薛紹瑄各領一路本鎮督標營慣
戰旗鼓官指揮洪應選把總戴宗茂熊宗棟陳敘陳諫涉
應魁陳富用胡來肩金國禎程式蕭美中唐秀茂張萬英

宋廷禄陳大縉吴嘉隆劉鳳吴永貴鄭宗憲洪可成梁應
科楊子直蕭倖通蔣廷通蔣奇策張德龍龔頂譚裕鄒龍張
汀張應朝穆國讓楊政萬戴罪指揮陶應龍劉之屛等率
兵爲中軍於九月十三日入山開刀起至十一月初九日
止計擒獲大賊首吴老喬侯興吴老成石老四等六十六
名并斬獲賊級一百九十五顆擒斬通共二百六十一名
顆顛仆崖壑者不知其幾俘獲賊屬四十六名口牛馬二
百零一隻奪回被虜生靈老金張妹老何等五名口賊仗
七十四件等因除行推官鄧希稷紀驗功級外又奉兩院
憲令於九月內移師剿洗東路諸賊續准東路領

劉岳都司高垣陳雲鶚坐營官馮邦濟移報督率守備李
大諫指揮李棟材吳國柱郭維藩把總魏國忠葛宗儀王
嘉言馬武卿周之德葉天植劉崑劉崙劉范和王詔劉岱
劉廷玉華統鄭國明鍾一麟華尚文尚宗禮詹元富徐用
輔楊有功陳起龍戴起臣羅貴鄔正志董仁朱楫林癸羅
允文毛宗益趙友仁唐朝勝土同知蒙詔土舍金大璋羅
國權張鶴鳴甯國梁宋拱乾宋維垣蕭國讓龐拱辰宋廷
環宋國臣宋國印甯之翰金全武曾舉王有道孫耀祖柳
國柱武生陳人龍陳檜哨官陳守貴杜金貴降民丑文王
富莽倫劉世高頭目莫求祥等率兵攻打梘槽等寨兒山

白崖蝦蟆塘水洞東苗黃苗前王傅家庄百里平多谷柴
崖下凱里鐵榜畫眉栗木守墳烏作茶山等箐自八月二
十三日起至十一月二十二日止生擒原　題疏內有名
大賊首一名阿浪并擒黨賊二十二名斬獲賊級二百八
十顆俘獲賊屬二百四十一名口奪獲牛馬五十一隻賊
仗一百三十六件諸葛銅鼓四面招降男婦阿斜等二千
二百一十九名口宣慰安疆臣呈報同督陣鎮撫蕭如京
率兵攻打乾溪水洞黃苗瀨子鐵廠山等箐自十月二十
五日起至十一月十五日止生擒強賊四名斬獲賊級六
十三顆內一顆係原　題疏內有名大賊首阿晏俘獲賊

屬十一名奪獲賊仗二十五件招降過男婦阿樹等五百
八十六名口陣亡罵色阿四又據平越府申報本府管府
事運同楊可陶督黃平州知州曹進可率府州土兵攻打
高坪牌龍坑蝦蟆塘水洞山賊箐生擒強賊六名斬獲賊
級一十六顆俘獲賊屬七名奪獲牛馬八隻賊仗二十四
件一時漢土官兵分投攀援冒險直抵水洞大山西至白
崖復由水洞山後茶山又至水頭中寨後山直擣蝦蟆塘
賊皆潰散棄營而走所遺九大營盡數燒燬復用大斧砍
開山木闢成大道沿途標寫兵到月日又據宣慰安疆臣
漢把李輔等呈報領兵直擣水洞黃苗山狩賊營房盡數

燒燬遺下草米八十餘細已盡給各兵等因各報到司查
得西路功級生擒一百五十六名斬獲七百八十一顆擒
斬共九百三十七名顆水硍山生擒六十六名斬獲一百
九十五顆擒斬共二百六十一名顆東路生擒三十三名
斬獲三百五十九顆擒斬共三百九十二名顆三路通共
擒斬一千五百九十名顆已經呈報軍門并蒙塘報訖自
塘報之後今該本司躬入東路監督攻剿於三十三年十
二月二十八日據宣慰安疆臣呈報督漢把周愷李輔等
領部兵攻打狗耳長家蛇場的落等箐自十一月二十八
日起至十二月二十六日止生擒強賊一十二名斬獲賊

級三十八顆燒燬營房四十餘間陣亡頭目龍巽泮史敬着
白袁蒼四名招降過男婦阿生等三百八十七名口宋承
恩部兵生擒强賊二名又准遊擊劉岳移報幷據坐營官
馮邦濟守備李大謨王應速報督指揮李棟材把總劉范
和王詔劉崙李良材華統鄭國禎旗牌官甲鎮國把總陳
紀鄭國明鄭國英劉富王朝選王瑞宋廷詔王宗舜吳來
聘土官舍楊國陞盧世臣金大璋羅國權庭拱極何天與
千户高萬里黄勝元吏陳宗慶鄉導鄒世臣頭目王國清
降夷老段龍等率兵攻打斗蓬谷冲谷攘瓜蠟甲宂擺羅
程番關擺龍門樓小江賊箐自十一月二十八日起至十

二月二十六日止生擒原　題疏内有名大賊首一名阿
落幷黨賊二十三名斬獲賊級七十二顆俘獲賊屬三口
陣亡把總鄭國英趙友仁二名又准紀功分守安平帯管
分守新鎮道參政何偉咨據平越府管府事運同楊可陶
申據黄平州知州曹進可申報同守備李大謨督土同知
蒙詔平越衛指揮寅國柱林起鳳千户李朝陽經歴陳江
定知事劉本典史劉起江百户范體元劉再邦薛應時韓
紹縉土官羅袍楊位楊開運宋世孝猶國柱楊鯨毛守爵
把總安世禎宋世臣羅國棟等率漢土官兵攻打錢科坪
大箐自十二月初三日起至初七日止斬獲賊級一百四

十一顆生擒强賊一名奪獲賊仗四十八件馬七匹牛七
隻賊屬一十九名口燒燬賊巢九處陣亡兵八名招降過
男婦阿新等一千八百九十六名口等因又准總兵官左
都督陳璘揭報相同三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又准總兵
官陳璘移報奉軍門憲令照得水硍山業已蕩平而東路
諸賊尚未盡掃備行本鎮移駐新添統領將兵擣巢攻擊
該本鎮遵依自銅仁移師新添於三十三年十二月初十
日到彼連日偵探諸賊嘯聚巢穴親督清浪參將董獻策
聽用參將劉效節都司陳雲鵬率把總戴宗茂洪信吳嘉
隆張汀劉鳳吳光宗胡來賓尚宗龔萊張萬英甯正春趙一

鳴周朝佐王汝賢張世臣熊宗棟蔣其策譚裕楊惟中指
揮楊芬土官舍蒙詔楊國陞宋國印金大璋羅國權等統
領漢土官兵五千員名自三十四年正月初一日起至本
月二十五日止攻打崖頭獨木橋阿邦囤龍井巴香都爐
等箐諸賊官兵奮勇斬獲賊級一千一百二十一顆生擒
原　題疏内有名大賊首一名阿皆幷擒黨賊七名餘賊
大敗奔墜崖谷死者與餓死屍横徧野者無筭奪獲諸葛
銅鼓二面牛一百零五隻馬五十六匹俘獲賊屬二百八
十名口招降過男婦阿羊等三千一百零七名口等因各
報到司除移紀功新鎮道行委通判徐淳友紀驗功級外

該監軍左布政使趙健查得東路功級除前次塘報三百九十二名顆外今又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起至三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止生擒四十七名斬獲賊級一千三百七十二顆擒斬共一千四百一十九名顆總計西路東路二起生擒原 題疏內有名大賊首阿倫阿紙阿萬阿鰲阿皆阿浪阿落七名斬獲阿晏首級一顆水硍山生擒賊首吳老喬侯興吳老成石老四四名三路共擒黨賊二百九十一名斬級二千七百零六顆擒斬通共三千零九名顆招降過男婦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一名口是役也自西苗以至水硍山苗其地千有餘里大山深箐堪以

藏聚各賊者百有餘處兵西擊則東遯南搜則北走非深入窮追必不能殲其宄而馘其人故自八月出師迄今正月二十五日合漢土官兵數萬將領把守百員自西及東漸次竭力攻剿方得誅其首惡殄其羣醜即未能噍類無遺亦已喙息鼠竄自今畏威來降者猶不啻數千俱給之免死以示不殺之恩老弱扶挈出見者不啻數萬盡招之使還故土以廣並生之惠由是分兵選將設哨守要以爲善後之計以圖萬全之策庶乎道路可清商旅可通而黔民刦掠之患少蘇矣其間一二滑刁竄藏崖穴者各職切責將士盡力搜山騷除外合行捷報等因到臣據此案查

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准兵部咨爲邊省苗仲蜂起刦掠道路地方危急懇乞 聖明亟 賜剿除以解倒懸以安邊圉事奉 聖旨這苗惡旣稔天討宜加一切征剿事宜俱依擬許便宜從事務保萬全以安遠人欽此移咨前來就經備行各將領及監軍紀功督糧等官遵照去後今據前因除行監軍紀功司道將生擒賊首阿倫吳老喬等牢固監候斬獲功級查驗掩收標記候按臣覆覈外該臣看得貴州之苗在東西二路名曰仲家蟠据於貴龍平新之間實諸苗之頭目在水硍山名曰山苗跳梁於銅仁思石之竟又紅苗之羽翼一則恃千里種類之繁恣

饞嚗輙敢懷拒轍之心一則偵黔中平播之後幣竭力殫無能爲再舉之役以故三十三年內無一月不出刦無十日不報警掠商人而擄其貨遂不保其首領刦官士而奪其貨且辱及其妻孥久之嘯聚林箐聲言欲窺城池犬羊之惡滔天神人之憤切齒臣萬不得已會按臣請命於朝仰荷 皇上嚴旨令臣必剿許臣便宜從事又責臣務保萬全 皇上秋殺與春生並行破竹同繫桑兼命臣用是益加兢惕與按臣金忠士晝夜協謀以水硍山先責之總兵官陳璘參政洪澄源用本營漢兵爲主而益以土兵以西路專責之監軍布政趙健用安疆臣夷兵爲主而督

以漢官二寇既蕩而後苦[illegible]兵官[illegible]窺入東路[illegible]
彗標以收全局雖其千巖萬谷不敢謂盡殄兵徒而草竊
獸獮亦庶幾深入其阻西路苗頭阿倫阿絨阿萬阿鶯東
路苗頭阿皆阿浪阿晏阿落[illegible]苗頭吳老喬侯興吳
老夜石老四等或生而擒之行[illegible]或斬而梟之京觀是皆
仰仗　皇上天威震疊　明旨嚴敕所據中讚於　廟
堂征剿授方略於邊閫省垣讚議職方區畫咸劉厥敵惟
斷乃成故臣即愚猶得協同總兵鼓舞將士借三冬農隙
之時獲三千斬馘之功道路如故官商無虞豈獨殊方奉
揚　王休共老於覆露亦使愚臣恭行　天罰得免於罪

[illegible]言　皇上恩威所暨也除已敗殘苗行各將官盡撥陸
續再報斬獲功級行司道紀功官候按臣覆覈見獲銅鼓另
差官解　進大小將官功次容臣再覈另行　題敘外伏
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覈俟臣造報功冊至日行巡按御
史覆覈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再奏討苗捷音疏

題為官兵奮勇撲剿路苗仰仗　天威續獲千級再報捷
音事據貴州東西二路監軍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趙健西
路紀功右布政使管按察司事尤錫類思銅督糧按察使
管分守思仁道事洪澄源東路紀功分守安平道參政何
偉東路督糧威清兵巡道參政兼僉事王貽德帶管西路
督糧提學道僉事甘雨會呈奉臣憲牌照得東路諸賊雖
已次第就戮而山箐聯絡林木蓊叢其中漏刃者不少若
非搗巢搜除未免仍貽後患仰監軍布政司嚴督將士四
面齊搜併力夾剿以清道路奉此就經嚴行各將領遵令
統兵四圍搜剿去後隨准總兵官左都督陳[illegible]移報本鎮
親統清浪參將黃猷袁聽用原任參將劉效節贊畫劉岳
都司陳雲鵠守備李大謙王應運督領把總戴宗茂洪信
吳嘉隆張汀劉鳳吳光宗胡來賓向宗堯張萬英雷正春
趙一鳴周朝佐王汝賢張世臣熊宗楝將其東譚格楸其

進馮承烈魏國忠葛宗儀印鎮國蔣宗周楊惟中指揮楊
芬土官舍蒙詔金大琦羅國權張鶴孫經歷陳紅定知事
劉本等率兵攻剿平伐雨把龍山甕水賈戎大廣都杜董
榜擺地長擺大谷桃花庄若竹洞口等箐諸賊自三十四
年正月二十九日起至二月二十六日班師止共斬首級
一千零三十九顆生擒强賊三名俘獲賊屬二百六十二
名口奪獲牛三十三隻馬五十三匹賊仗五百三十五件
餘賊饑餓死者難以數計招降男婦阿拱等一千二百五
十四名口又監軍左布政使趙健親督宣慰安疆臣差營
官馮邦濟鎮撫蕭如京旗牌官李文學把總劉苑和王詔

率土兵攻打工固龍山白崖等斬獲賊級一百零四顆生
擒强賊二名俘獲賊屬一百零一名口奪獲賊仗九十五
件燒燬營房四十九間陣亡兵三名其箐嶺巖穴諸賊本
鎮業經竭力驟除等因移報到司除行委紀功通判徐淳
友知縣龔一慶查驗功級外該監軍左布政使趙健查得
東西二路及水硍山功級除先已　奏報三千零九名顆
外今又自三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起至二月二十六日
奉軍門憲牌班師止斬獲賊級一千一百四十三顆生擒
伍名擒斬共一千一百四十八名顆總計前後二起通共
擒斬四千一百五十七名顆招降男婦一萬三千六百九

十五名口諸箐巖谷皆已盡力搜剿一帶道路通達如故
合行再報等因到臣案照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
日准兵部咨為邊省苗仲猝起劫掠道路地方危急懇乞
聖明亟　賜剿除以解倒懸以安邊圉事奉　聖旨這
苗惡既稔天討宜加一切征剿事宜俱依擬許便宜從事
務保萬全以安遠人欽此欽遵移咨前來就經備行各將
領及監軍紀功督糧等官遵照去後今據前因該臣看得
道路諸苗賊惟巖谷是憑而巖谷四通故撲滅未易前次
捷之後臣思漏孽不除終貽後患欲除後患惟在窮搜該
臣嚴責漢土將領四面併攻乃總兵官陳璘奮貔虎之威

殲鬼蜮之寇口授臂指虹銷霧豁自先次　奏報外續又
斬馘一千零四十二名顆宣慰安疆臣除先次　奏報外
續又擒獲近省工固龍山劇賊一百零六名顆連前報三
千零九名顆通共四千一百五十七名顆雖未敢謂隻輪
不返亦庶幾於再鼓而衰自前商旅接踵而來軍民出疆
無虞此皆各將官奮勇漢夷軍士用命之所致也除將斬
馘功級行紀功司道紀實候按臣覆覈大小文武將吏功
次容臣再覈另行　題敘外伏乞　敕下兵部再加查覈
候臣造報功冊至日行巡按御史覆覈施行為此具本謹
題請　旨

恭進銅鼓疏

題為恭　進銅鼓事據貴州總兵官左都督陳璘呈報征
剿東路苗賊統督將兵攻擊獨木橋冋邦囤搜獲諸葛銅
鼓二面驗係古器呈解轉　進等因又據監軍布政使司
左布政使趙健呈報監督大兵剿洗東路諸賊據游擊劉
岳中軍官馮邦濟把總趙其進呈解於鐵榜山搜獲銅鼓
二面又據西路紀功右布政使管按察司事尤錫類呈報
據指揮徐用賓把總劉覓呈解攻打波羅可龍箐搜獲銅
鼓二面又據東路紀功分守安平道參政何偉呈報運同
楊可陶知州曹進可守備李大諫呈解攻剿前科坪蝦蟆

塘撈獲銅鼓二面又據宣慰安疆臣申報率兵攻打西路鍋底箐撈獲銅鼓二面宣慰宋承恩把總宋真相呈報率兵攻剿西路羊場箐撈獲銅鼓二面共一十二面各呈解到臣據此案照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准兵部咨爲邊酋苗仲蜂起刼掠道路地方危急懇乞 聖明亟賜剿除以解倒懸以安邊圉事該臣會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金忠士具 題前事本部覆奉 聖旨這苗惡旣稔天討宜加一切征剿事宜俱依擬許便宜從事務保萬全以安遠人欽此欽遵備咨前來就經行令各將領幷監軍紀功督糧等官遵照去後隨據監軍布政使司左布政

使趙健呈報三路擒斬功級共三千零九名顆該臣於萬曆三十四年正月二十八日 奏捷訖近據監軍左布政使趙健呈報東路續獲功級一千一百四十八名顆連前通共四千一百五十七名顆又於本年三月初八日再報外今據總兵官陳璘等呈解銅鼓一十二面前來該臣問之土人僉曰諸葛鼓謂孔明南征時造也然考之故漫無所證第其款製不似今式意必百千年物矣臣復考後漢書馬援傳載援征交阯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還上之注引廣州記俚獠鑄銅爲鼓懸於庭置酒招致同類來者以金銀爲大釵執以扣鼓扣竟留遺主人則在後漢俚獠

已有銅鼓非起自諸葛也臣昔爲湖州知府過南海神廟廟懸二銅鼓與今黔苗銅鼓相似又黎平府志稱郡銅鼓衛銅鼓守禦所皆以馬伏波銅鼓故名則此器之名其來久矣臣又查得萬曆五年四川征九絲蠻得銅鼓若干撫臣以進又查萬曆二十八年征播得銅鼓十二面督臣李化龍會同臣以進今總兵官陳璘等陸續解到共一十二面臣謹援例進 上雖蠢爾鬼方豈敢望俶侯之鼖鼓而陳之王會亦庶幾魚復之鼓鐘伏乞 皇上勑下兵部再加查驗藏之武庫上以昭 陛下不遐遺之仁下以示遠人無忘服之義此則臣一念區區之愚忠非徒以其物巳

也至於奪獲槍刀標弩查俱不堪麤械未敢塵 瀆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黔草卷又八之五

奏疏

題征路苗善後疏

題免臬司入賀疏

衣生黔草卷又八之五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奏疏

題征路苗善後疏

題爲邊方苗賊甫平將吏兵餉未備敬陳善後急務懇乞

聖明俯 賜允行以奠遐荒以靖道路事據貴州布按二司新鎮道會呈奉臣憲牌照得稔惡諸賊雖已次第縣除而叢菁窮谷豈無漏殄東西二路地方在在皆屬賊區舊設將兵尚多踈闊應增營哨勢不可緩又查平越府黄平州知州曹進可近陞登州府同知湄潭縣知縣又已懸缺原係新創之邦又當大兵之後正官豈宜久缺事乎善後切要合行查議仰司移會按察司新鎮道查議東西二路一帶地方舊設將領幾員今當新增幾員舊兵若干今當新增若干近平賊巢某處緊急當增兵某處稍緩當仍舊各官兵糧餉除舊額外新增若干每年共該增餉銀若干作何出辦黄平湄潭旣難一日缺官今當作何就近調補逐一從長會議上緊具詳以憑題 請施行奉此該布政司左布政使趙健會同管按察司事右布政使尤錫類帶管新鎮道左叅政何偉議得路苗山苗一時横肆仰仗廟謨誅擒四千餘級固足以奪其魄而寒其膽矣所以

為善後之計者尤不可不預為之防蓋苗夷之敢於肆亂
者皆緣視貴州征播之後兵力單弱糧餉匱乏莫能制其
死命故爾今議善後不得不多設兵以防禦之而統兵不
可以無將養兵不可以無餉所以撫馭而消其盜心尤不
可以無守令皆今日急務也敢以訪之輿論度之時宜議
為四款一曰增將官以重彈壓二曰添哨兵以據要害三
曰買鹽魚以資兵餉四曰調守令以資撫馭呈乞 覆為具
題庶地方有備可恃無恐矣等因呈詳到臣據此案照
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准兵部咨該臣會同巡
按貴州監察御史金忠士會 題為邊省苗仲蜂起刦掠

道路地方危急懇乞 聖明亟 賜剿除以解倒懸以安
邊圉事奉 聖旨這苗惡既稔天討宜加一切征剿事宜
俱依擬許便宜從事務保萬全以安遠人欽此欽遵移咨
前來該臣遵奉 明旨畢竭心力督同總兵官左都督陳
璘鼓舞將士奮勇進剿續於萬曆三十四年正月二十八
日該臣 題為路苗山苗兩寇並剿仰仗 天威擒斬三
千餘級恭報捷音事又於本年三月初八日該臣 題為
官兵奮勇梭剿路苗仰仗 天威續獲千級再報捷音事
二起通共擒斬功級四千一百五十七名顆除候 明旨
至日查覈敘錄外今據前因該臣看得黔省山谷皆苗苗

性刦殺為生不能化誨懷服所從來矣今用兵一番雖云
大創其類不能盡誅則善後一番以圖萬全其慮不得不
詳所據司道會議增將官添哨兵買鹽魚調守令四款該
臣酌之事勢參之輿論設重將則虎豹踞而藜藿不採增
哨兵則營壘實而緩急有賴然非多方處置糧餉則貔貅
不飽兵雖多猶無兵也非更移州邑守令則鴻鴈不歸威
已殫恐難繼也此四者委屬要緊例應會 題但按臣尚
未入境事干急切勢難久待相應具 題伏乞 勅下吏
戶兵三部都察院再加查議亟為覆 請行臣遵守施行
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計開
一增將官以重彈壓該臣看得東路新添平越龍里
清平四衛西路貴前二衛地方苗賊淵藪也六衛
山箐周遭千餘里向來官商被刦皆在此地近蒙
天討雖已斬馘四千餘功而林木接天巖穴潛
地未能一一盡誅班師之後雖已招撫歸巢然狼
子野心反覆叵測沿途營哨舊兵二千二百餘名
新兵一千五百名雖已聯絡而東路將官止都清
守備一員職小權輕賊常易之而地方寥闊鞭
之長不及馬腹則添設將官似必不容已者查得

新添賊之衝也欲春其喉先扼其吭似當設叅將一員龍里之大小平伐司[illegible]越之蝦蟆塘貴前之羊馬場馬鞍山賊之穴也欲阻其出必窒其穴平伐似當設坐鎮官一員羊馬場馬鞍山似當以操捕都司帶管查得原任叅將劉效節桓桓之貌磑磑之守頃征播有功奉　旨復職已經兵部咨送効用近日剿苗斬有多功見在委官勘敘似可勝新添叅將之選者又查得原任臣坐營中軍今陞四川漳臘遊擊劉岳歷官三逢大敵勢等摧枯守已一味小心兢同執玉三十三年二月推陞前職

因黔中剿苗該臣　題委將兵征討尚羈在黔未赴蜀任今貴州操捕都司高垣該臣會同巡按御史金忠士於考選軍政　題叅論劾革職垣以病篤在境上候　旨而省會操捕不可一日無官劉岳昔年征播征皮林近征路苗苗情甚熟與情正協似可留補操捕帶管羊馬場馬鞍山者蝦蟆塘之坐鎮專責之都清守備李大諫不必添設大小平伐之坐鎮查有原任守備薛紹瑄脩城龍里而保障功高討賊水硍而摧陷力勇似可勝平伐坐鎮之選者第地方初平反側未安驚鳥已墜而危巢尚在妖狐就擒而舊穴未埋臣猶恐非二三將官力所能辦也臣又查得清浪叅將董獻策夙負韜鈐近多擒斬清浪地方稍寧合無將本官移駐平越共相彈壓自新添以至龍里省城責之劉效節自平越以至清平興隆責之董獻策俟地方稍靜仍令董獻策回駐清浪專責劉效節管理自省城以至羊馬場馬鞍山一帶責之劉岳本官遊擊俸深似不應移補僉書都司但本官素諳苗情臣為地方計留以善後俟有成效另為優敘可也坐鎮大小平伐雖責之薛紹瑄而撫綏勞徠恐非瑄

一武臣所能獨理臣又查得平越衛經歷陳江定守官六年已經三薦此亦衛幕之白眉者合無責令與薛紹瑄共守平伐俟一二年後如地方平靜盜不出沒當稽勞優用若能化誨土官苗民改流設縣當大破格優擢然非臣所能預必也俟臨時酌議題　請以上各將官止新添叅將劉效節係新設官若董獻策以清浪叅將移駐平越劉岳以漳臘遊擊留補操捕都司兼鎮羊馬場馬鞍山事平仍歸舊著漳臘遊擊員缺另行推補蝦蟆平伐二坐鎮官一委見任守備李大諫一委原任守備

薛紹瑄俱非特設一切廩糧無煩區處伏乞　聖
裁
一添哨兵以據要害該臣看得龍里新添平越清平
一路羊馬塲馬鞍山二處舊雖經設有哨兵然入
儉餉詘零星虎雜未能逐地徧布是以苗賊乘間
突出遇警猝難救援今據監軍布政司左布政使
趙健帶管新鎮道左參政何偉會議每十里爲一
哨每哨用兵一百名除原設舊兵二千二百名外
營哨新增募兵八百名又據平越府議得屬地蝦
蟆塘箐林深密四十餘里不見天日凡喇啞都爐

光比平伐諸賊倚爲巢穴聚會出刼卽於此分贓
實爲要害須立一大營用兵三百名又紗帽山亦
係賊巢養馬寨乃其咽喉應立一營用兵一百名
此二營在平越之間卽令參將董獻策總理都清
守備李大諫坐駐蝦蟆塘訓練防守又據新添駐
鎮廳議牛塲係巴香昆主等賊出沒要路應立一
營用兵一百名卽令參將劉效節統率大小平伐
司南通都勻西通定番盜賊叢集土司素與猫鼠
力不能制應立一營用兵二百名卽令坐鎮官原
任守備薛紹瑄統率防守以上四處新營用兵七

百名并一路各營哨用新兵八百名舊兵二千二
百名通共三千七百名又銅仁總鎮下新增募兵
六百名蓋爲近日水硍等處苗賊而設水硍雖已
騷除然餘孽難未盡無合令總鎮將前兵六百名
無事則隨標下嚴加訓練有警則調前兵相機防
剿如此則星布棊列要害有守萬一警急可相救
援如有失事指揮以下聽臣盡法重治參將守備
聽臣　題參重究伏乞　聖裁
一買鹽魚以資兵餉該臣看得增兵非難增餉爲難
令討苗之後既因地增兵則當計兵增餉責餉資

於川湖原額本少逋負又多卽衛所官軍營哨舊
兵俸糧終歲無支今各營哨與銅仁增兵二千一
百名每年該餉一萬五千兩地瘠民貧計無所出
前按臣畢三才目擊時艱復　命條陳令黔做廣
西鹽例市鹽蜀楚取息以充軍餉業已奉　旨下
部行黔查議臣曾差吏目王惟善李樹華文解以
二三百金試買於蜀大約每百兩可得四五十兩
之息計每年新餉銀一萬五千兩須用毋銀三萬
兩權其子息乃可足用查雲南上年禦緬興師該
省撫臣陳用賓移咨借過貴餉銀六千五百兩原

議事宜即逕令當移取以充鹽本臣復行司道多
方區處止得三千五百兩通共得本銀萬金此外
尚少二萬兩臣欲請於　朝工作繁興勢難遠濟
欲借之鄰省鄰省多事未必慨然欲派之民間在
在皆苗無民可派臣與左布政使趙健從長計議
暫將前萬金漸次取利即以利為本陸續取息待
母銀既足每年將一萬五千兩委官市鹽於蜀一
萬五千兩委官市鹽魚於楚蜀鹽一在富順自流
井等處收買運於永寧發賣一在射洪胡才清平
渡楊瀾溪古井口等處收買內分一半運於綦江

發賣一半運於思南發賣楚中鹽魚於辰常收買
一在鎮遠偏橋發賣一在銅仁發賣至於船夫原
議用官船官夫臣思官船官夫中多壅滯而以黔
餉之故勤舉留之夫難免日後無議臣行布政司
先發官銀令委官自雇夫船以免煩擾惟是買鹽
賣鹽俱要先儘官鹽後及商鹽使無爭越其川湖
一應權司俱照原　題免稅以見　朝廷憐貧卹
遠之惠其買鹽魚之官如能往來勤敏謹慎無失
事者分別旌薦以示激勸之典又查得貴州鎮遠
銅仁等府原近湖廣向食淮鹽思南以至永寧等
衛原近四川向食川鹽正與部文所稱鹽制無礙
是舉也援例於廣西取利於鹽筴在楚蜀無毫毛
之損其惠不貲在貴州得軍興之益可恃無恐惟
兩省有司無分秦越而阻橈之幸甚萬一有之容
臣指名參究伏乞　聖裁
一調守令以資撫馭該臣看得守令之官於民最親
故其關於理亂最急而況平越四境盜之藪也黃
平州宅其東其民解甲初歸而鴻鴈之新居未奠
湄潭縣帶其北其地環夷為穴而犬羊之故性猶
存此一州一縣者所需於賢守令之勞徠安集視

其他不啻什百也乃黃平州知州曹進可已陞山
東登州府同知湄潭縣懸缺踰年而近推知縣李
官又於前任報故矣貴州在西南萬里外新補之
官能如期而至乎即至矣風土未必習民情未必
練大兵之後多事之區能迎刃而解乎查得普安
州知州李逢春天才英敏風度冲夷四知可質神
明三尺不阿強禦餘慶縣知縣吳道昭倜儻昂霄
之度茹冰飲雪之操疲瘵衛思賞頑式化此二官
者皆以理繁治劇之官置之事簡民淳之地試已
底績用未竟長在逢春似應調為黃平州知州在

道昭似應調爲湄潭縣知縣移緩而歸於急量地
而受之人改自鄰封旹可朝發而夕至責以善後
均爲就熟而駕輕郎兹土誠稱難治實乎負積之
風庶其有望矣伏乞　聖裁

題免臬司堂上官入　賀疏三十四年

題爲慶　賀事據貴州布按都三司會議呈稱萬曆三十
四年八月十七日恭遇　萬壽聖節幷賀　中宮千秋令節例
該三司堂上官各一員預期齎捧　表文赴　京慶　賀
今照布政司左參政何偉都司屯田僉書陳雲鵬各輪該
齎捧外查得按察司驛傳思石二道俱缺未補提學道僉

事甘雨歲當大比考校生儒是其專責又畢節兵巡道參
議兼僉事冉德升入　賀方回與威清兵巡道參政兼僉
事王貽德皆因征苗甫竣反側未定善後爲急王參政帶
管新鎮道事冉參議帶管都清道事彈壓地方不能離任
又查該司首領添註經歷孫大祚因都勻府知府推官俱
缺見委署該府印務知事唐時雍因甕安縣知縣員缺委
署該縣印務二府縣密邇賊巢難以缺人而本省又無官
可換今查都司斷事張雲翔堪以代　進及查嘉靖四十
年四十二年隆慶元年二年五年萬曆十七年二十三年
二十八年三十年三十三年因缺堂官詳委各該司首領

幷別司府衛首領理問經歷知事照磨趙訥孫江劉[illegible]
詣黃文獻葉爽光冉覺江師周周大紘高瀛等代　進今
按察司議以都司斷事張雲翔代爲齎捧正與前例相符
呈乞具　題庶免遲悞等因到臣卷查先准禮部咨內開
該　進慶　賀　表文如遇二司缺官或地方用兵差占
許改差首領等官前來行禮巡撫巡按官先期　奏行禮
部查考等因萬曆八年九月內又准吏部咨該本部　題
奉　聖旨今後二司官凡奉勅整飭兵備有地方責任的
不許營緣進表規避誤事者該科查參處治欽此欽遵備
咨前來俱經案行各司遵照去後今據前因例應會　題

但按臣尚未入境而齎捧期迫勢難遲緩該臣竊得海內
臣工恭遇　萬壽聖節莫不踴躍奔趨願伸　慶祝惟是
貴州司道額數本少此時員缺獨多已缺者未補新補者
未至本年三司入　賀官在布政司輪該參政何偉都司
輪該屯田僉書陳雲鵬在按察司驛傳思石二道未補見
任提學道僉事甘雨威清兵巡道參政兼僉事王貽德畢
節兵巡道參議兼僉事冉德升三員內甘僉事職司督學歲
當大比例不差委王貽德冉德升見委兼攝新鎮都清二
道正轄新添平越等衛地方剿苗之役甫竣善後之務正
殷見議增設將兵布置營哨一切巨細皆賴料理勢難離

任謹巡地方用兵差占許改差首領等官事例行令按察
司差委都司斷事張宴朔代　進拜行布政司參政何偉
都司屯田僉書陳雲鵬恭行齎捧　表文赴　京慶　賀
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題留朝　覲官員疏萬曆丙午

題爲朝　覲事據貴州布政使司呈奉臣案驗准吏部咨
內開一天下諸司官員除市舶提舉司例免來　朝其浙
江等處布按二司順天應天二府及直隸各府所屬全設
半設州縣運鹽使司行太僕寺苑馬寺鹽課提舉司官各
帶首領官或壹員名各布政司仍帶理問所官壹員上林

苑監各署及各處土官衙門官吏各壹員名若裁減去處
首領官帶該吏壹名各齎須知本冊具本　奏繳以憑查
考其來　朝官員俱儘正官如正官缺或新任未及三月
方許以次佐二官不得越次除地方事情重大不可一日
缺正官者聽臨期酌量　奏留等因備案行司奉此又奉
郭都御史憲牌照得萬曆三十五年例當大　朝貴州所
屬各官有因近日征苗正煩善後者有切近苗巢難以離
任者俱應先期　奏留仰司移會按察司并守巡各道將
合屬府州縣正官除例免應　朝者不議外其餘有應
奏留[illegible]亟詳以憑具　題施行奉此就經移行按察
司并守巡各道及行所屬府州縣議覆前來該本司左布
政使趙健會同管按察司事右布政使尤錫類遵將原經
議定不入　覲者與今因地方有事羈絆應留并應　朝
者分別呈請查得貴州所屬十府七州十三縣內鎮遠府
原因邛苗作叛先年題奉　欽依免其入　覲思州銅仁
都勻三府知府推官俱缺未蒞鎮寧獨山三州新貴鎮遠
施秉印江婺川清平銅仁永從湄潭餘慶甕安龍泉安化
等一十三縣不係全設各正官例應免　覲而鎮寧獨山
二州施秉婺川湄潭甕安四縣正官俱缺又布政司理問
按察司經歷俱缺知事唐時雍委署甕安縣印貴陽都勻

安順三府宣慰司經歷俱缺鎮遠府經歷胡來臣該前巡
按金御史斥逐回籍黃平州知州判官吏目鎮寧州吏目
俱缺龍里新添二衛經歷俱缺定番州程番等二十五司
吏目俱缺永從等五縣典史俱缺其餘應　朝衙門如平
越府正在路苗之衝思南石阡二府正在水硍山苗之衝
定番州麻哈州俱諸苗出入之地以上三府二州當大兵
之後人心未定不可一日無正官彈壓是平越府管府事
運同楊可陶思南府知府陰鎔石阡府知府江大鯤定番
州知州萬日軾麻哈州知州祁延年皆難遠離地方石阡
府推官[illegible]三極委署鎮寧州印普安州知州李逢春因善

後經理　題改調黃平州知州平越衛經歷陳江定亦
題委駐鎮平伐司以上各官皆有地方之責難以離任又
貴陽府金筑司吏目李遇節等三十九員俱因地方鄰近
苗夷或委防守關隘或委巡捕盜賊或委管收倉糧驛遞
或委追徵錢糧或差買魚鹽充餉俱有地方重務難以離
任應合議留免　朝其布政司經歷李應芳貴陽府知府
王臯如安順府知府喬惟槐黎平府知府井濟博思南府
同知陳以躍平越府通判黃應中平越府經歷陳希舜等
二十九員地方稍寧俱應入　覲呈乞裁酌具　題候詳
允示備行各官遵守等因呈詳到臣案照萬曆三十四年

三月二十日准吏部咨前事內開三十五年正月初一日
天下諸司官員又該朝　覲之期三載述職　大計羣吏
黜陟幽明關係尤重預將應行應革事宜題奉　欽依備
咨到臣准此案經通行遵照去後今據前因例應會　題
但按臣尚未入境勢難久待該臣議得三年計吏乃　朝
廷重典萬里述職寔臣子常分恭值　聖明在上孰不共
切利　見之懷但貴州原以遐荒設官本少而中間缺員
又多以故節年朝　覲俱爲酌議　題留誠以夷方彈壓
之責專資於文職庶官也況今大兵之後經理用人尤急
除布政司左布政使趙健按察司管司事右布政使尤錫

類例應入　覲各府州縣有原未全設及先年題　准例
不入　覲者免　覲外其餘府州縣正官俱宜恪脩　覲
典以盡臣職但今一省數千里邊圍各道董董三員自知
府以下缺官共五十五員卽有見任者落落如晨星分布
不足不得不議留者如平越府管府事運同楊可陶正當
路苗巢穴之間干戈甫戢經理巨細皆賴調停思南府知
府陰鏘石阡府知府江大鯤界在山苗咽喉之地兵事方
撤彈壓軍氓倚爲怙恃定番州知州萬曰軾麻哈州知州
祁延年遍地皆夷石阡府推官談三極見委署州普安州
知州李逢春因討苗善後該臣疏　題改調黃平州俱難

離任均應　奏留若雜流等官有委化誨苗夷者有委巡
緝盜賊者有委經收錢糧者有委署理倉驛者有委市鹽
楚蜀者皆有責任勢不可離及查部文除地方事情重大
不可一日缺正官聽臨期酌量　奏留臣先經案行二司
查議今據會議前來臣覆加參酌相應題　請如蒙　皇
上軫念邊陲流官原少缺員又多干戈甫定經理正殷伏
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議將　奏留各官姑留在任管事
其餘應　朝大小各官督令照例依限起程趨赴庶述職
之　盛典不虛而遐方之政務有賴矣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黔草卷九目録

蛸衣生黔草卷之九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友人楊寅秋義叔甫校

公移

上閣部議播酋剿撫揭帖

職自去春　覲還二豎爲祟四支柴立已復有長兒之變不勝西河之慼萬不獲已具疏乞身不謂　廟堂猶憐鷄肋至今年遂有責付之　命五月内已代於沅州矣貫中近事播酋爲急子章翁數是親軍旅未學閒　命以來心戰而臞第廣詢道路博採士夫有謂其當剿者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此酋今年殺官兵於蜀明年殺官兵於貴戕殳將官至數十員既積鬼誅之罪正當　天討之辰然必如淮西故事竭天下之力合四方之衆不愛軍興不惜歲月不惑浮言有憲宗斷之於上晉公持之於朝而後職等得效李愬馬植諸人之功此剿之説也有謂其當撫者千年之逋寇未易驟除千里之險阨未易猝入千年固結之苗心未易解散　國家與虜倭特時敗時勝而二百餘年未嘗從事於播近年以來我師二敗此非其強於虜與倭也特兎之穴馮蛙之井主客勞逸饑飽之勢異也犬羊之衆不下十萬十圍五攻我兵當得二十萬歲該費軍興二百

萬在貴中必不能在川中亦難支故不若撫之便此村之
說也有謂當先村之而後剿之者則今日貴中是已貴本
脊弱之國頃者飛輓之役兵卒盡矣糧餉罄矣長平之敗
趙人扶死扶傷而後可以報秦會稽之棲越人生聚教訓
而後可以報吳此皆敗後事也若再不持重而再激之彼
將乘我之敝撓我之腹則貴州危矣故不得不姑羈縻之
以安其心而毋啓其疑俟吾之糧餉既聚兵力既集然後
雲羅四合地道九攻一舉而克之此先村後剿之說也有
謂壓之以必剿之形而後撫之者五部材雄三河俠少如
貔萬計躍馬千羣盡聚於川貴之間有必藏此而後朝食

之意彼若懼而悔罪獻其首惡返我侵地然後削其官職
待以不死責其質子解其縶組如莫登庸故事可保數十
年無虞此示以必剿之形而後撫之之說也子章入境未
久尚未習其事然大約播情不出此四說惟密議密示則
封疆之臣有所持循以便展布職無任悚仄俟命之至

上閣部院留宋桂史再按黔中揭帖

應逆奮殄滅有期邊陲關係匪輕謹再借按臣以重彈壓
以藉經略事竊照播酋匪茹敢逆 王師自二十七年三
月弄兵飛綵等處至於今一年矣巡按貴州監察宋御史
是時入境未及旬日變起倉猝勢甚張皇乃收拾殘敗之
餘卒鎮定饒凱之人心疏楊應龍躬犬豕不食之脊敢鯨
鯢必戮之罪定不赦法無可原安疆臣實可赦之孫子
非治世之姦臣穩類既殊蕭關宜分於是民志始定地方
攸寧自三月以至六月江撫院候代沅州總兵沈尚文託
身銅仁貴陽距賊董二百里所以撓岌岌之勢奠泰山
之安者按臣之力也及職六月蒞任兵不滿千士張空拳
按臣謂職急宜募兵於是有時勢可虞緩急無備之疏而
滇粵求保之兵相繼漸集糧不隔宿兵皆枵腹按臣謂職
急宜集餉於是有兵集有期餉儲不繼之疏而滇楚粵西
之餉陸續漸至論將師則曰某也如虎某也如蜮論州縣

則曰某也宜民某也擾民論轉輸則曰某處宜運某處宜
停論驛傳則曰當借馬於楚借財於滇運奇堂上之兵制
勝目中之虜今日之黔陽幸粗有備不至若昔日之單弱
者按臣之力也今按臣已報滿例難再留第元兇未縛全
局未收西南半壁所係一時與職共事行間亦不少矣察
地利料彼已審機宜辨材官按功罪籌餉籌兵鼓舞作使
陰陽土司收其力而制其命與職同心勠勤執有如按臣
焦瘁慮敏此賊未滅按臣亦應備故素遂離地方也使
天威赫濯賊旦暮授首功次叙錄善後經略消反側之釁
萌定千年之規畫所需賴於按臣皆非職一手足所能辦

亦知及瓜而代者曠非海内賢哲第恐初莅地方未必巨細畢知故問士民士民曰願借寇問將吏將吏曰願借寇問土司夷苗僉曰願借寇事勢若彼人情若此職何敢默查得先年倭亂兩浙御史胡宗憲即以按臣任軍機事須寧夏之變 朝廷不難 欽遣御史梅國楨特往監督今狡酋滔天狂逞且浮於島奴劉字等賊有按臣若此豈可令弛擔以去況行取之命未下西臺之員多缺各省巡按御史不能交代伏乞軫念貴州事勢孔亟士民攀留懇切仰丐具 題將宋御史再巡貴州一年就准大差一差一以慰軍民漢七之望一以奠西南邊陲之命職愚卑甚地方卑甚夫人情誰不好逸惡勞去危即安以黔陽之瘴癘兼兵戈之勞擾誰能一日甘之顧按臣為 國匪躬何擇險夷職亦無暇為按臣慮及此矣

咨兵部選補近播守備

為近播守備一華一病請乞速賜選補以救危急事職閱得邸報五月十六日兵部一本為武弁通賊賣賊貽害地方懇乞 聖明亟賜究處以正法紀以固邊圉事奉 聖旨是史良將華了任與謬思忠等著巡按御史拏了問職入黔中道經都清守備柳國柱臥病在牀既以黃平告急今其馳守至今病尚未愈據兩司面議柳國柱原係武進士文墨儘通勇略未聞當此倥偬之際恐非病夫所能馳驅職查得黔中文武與播為鄰者文官則分守新鎮道駐平越都勻思石守巡貳道駐思南駐銅仁今四道或以入 賀未還或以陞任未到無一可恃所恃者清鎮都清二守備今史良將既革即暫留署事終難展布柳國柱既病即病或可愈終非勇悍新總兵童元鎮在途未至舊總兵沈尚文杜門不出而職所與共事者止叅將劉效節一人左支右吾日力不給自綦江之破黔中人心搖動清鎮守備之缺以當速補都清守備之病似當更調查得沅州衛汪如淵體貌雄桀技藝精閑頃在偏橋協守頗有斬獲之功似應補史良將之缺壩陽守備陳雲龍貌本魁梧射更穿楊壩陽地方稍靜未展其馳驅之材似應與柳國柱更調如清鎮守備缺儻已 題補乞將汪如淵量陞都清守備將柳國柱改調腹裏地方庶幾用人如器邊地攸賴矣

咨吏部調補方面郡邑各官

為方面郡縣未到未補敬懇調補以實地方以禦强寇事查得分守新鎮道右叅議梁銓自一十六年六月入 賀至今年八月終未到違限已久新鎮鄰播豈宜久缺分守[illegible]道右叅議方萬策飛練之役雖云未委而喪敗之後

遠爾入　賀來且無期乞將方萬策梁銓調在腹裏急補
有才望者令其速到管事若於楚蜀滇三省中二司推補
到任更易分守貴寧道左參議梅國樓久在黔中夷漢歸
心頃見邸報推陞滇中今無推陞本省以副使仍管貴寧
道事亦地方之幸也都清兵巡道副使滁文昌業已奉
旨近准雲南撫院咨　題留滇中竣屯田事恐亦不至都
清顧其地距播甚近不可不速補也石阡黎平二府知府
未補而石阡尤要思南石阡二推官鎮寧州知州婺川銅
仁二知縣未補而思石二推婺川一縣尤要就近三省查
資俸才望相應者或陞或調無令久虛可也夫貴州之官

可謂極少貴州之地人不樂居況今日被寇各官觀望兩
司郡縣幾缺其半西南之難何時得已合行咨請貴部伏
乞軫念邊方速爲調補得一賢如得勝兵萬人其造福於
地方匪淺鮮矣

咨兵部起錢中選代蔡兆吉管兵

爲軍務事行據貴州布政司呈稱照得播酋橫肆石阡原
無衛所知府被論未補推官丁憂已去一府並無一官地
近播州士民洶洶平越與播最逼距飛練肆拾里自喪敗
之後軍民談虎色變一府一衛原未設有將官彈壓今警
報日聞於石阡平越設將增兵誠不可緩該本司左布政
使應存皁按察司按察使易登瀛都司署都指揮僉事王
紳二心會議得原任雲南都司僉書錢中選年力正強謀勇
兼備且係偏橋衛指揮先年任思石守備坐鎮龍泉地方
之險易夷情之向背知之甚周若令坐鎮石阡將見調銅
仁兵一千名又募兵一千名令本官帶領赴石阡防守必
能捍禦原任雲南參將今謫戍清浪蔡兆吉年力尚強謀
勇素著且係貴州衛千戶昔年任銅仁守備諸苗畏服若
令使過赴守平越將見募銅仁平州司楊義司兵一千名
令守平越必能防禦俟其有功查例優敘等因通詳到職
除批行准令々赴石阡平越防守外該職查得　大明會

典一款內開嘉靖二十六年題准各衛閑住將官謀勇可
用及懲創既深者聽總督巡撫官調取軍門令其分哨領
軍殺賊果能建立奇功一體保薦錄用職看得原任都司
錢中選被論回籍懲創已久原任參將今謫戍蔡兆吉荷
戈有年勇略尚閑今地方危急若借才於他省往返道路
無以應卒今既三司會議前來合行移咨貴部於錢中選
准與量復原銜督兵蔡兆吉准充爲事官俟有功之日另
行　題敘施行

咨兵部起遊擊徐成

爲缺官事行據貴州布政司呈奉本職憲牌前事遵依移

行按都二司查議去後今該本司右布政使應存卓會同按察司按察使易登瀛都司署都指揮僉事王納忠議得都司僉書李獻忠前任既有瑕疵今任遷延日久地方多事豈宜懸缺本官相應改請別用及會查得原任浙江遊擊管海寧參將事徐成因督水兵征朝鮮至天津告病回籍係浙江義烏縣人本官才猷敏練堪以起補前缺相應請乞咨部銓補李獻忠改調別用施行等因據此案照萬曆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准兵部咨前事內開貴州都司僉書王納忠推陞本省都司掌印查得 中都留守司僉書署副留守李獻忠姦謀百出鬼計多端堪以調任以

責立功效擬署都指揮僉事銓註貴州都司僉書管事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除劄本官定限本年拾月初伍日到任等因備咨到職准此就經備行按察司移催本官依限赴任去後今據前因該職看得播酋匪茹貴州近方用兵適選將材猶恐未稱李獻忠原註劣考豈能勝任況原限已違將近二月既經三司會查原任浙江遊擊徐成原奉督兵征朝鮮告病回籍調理年力壯強戎務練諳相應咨請貴部查照將原任浙江遊擊今告病徐成具題 請補貴州都司僉書將李獻忠改調別用施行庶勘勦攸賴緩急得濟矣

咨戶部催各省兵餉

爲地方孤懸無援賊勢侵軼可虞懇乞 聖明設將增兵以圖萬全事行據湖廣布政司呈奉湖廣撫院咨准本職咨准戶部咨前事該本部題議查照東征加派事例於四川稅糧派銀一十二萬餘兩湖廣稅糧派銀二十六萬餘兩其加派銀兩楚蜀貴州三省通融支用等因於萬曆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等因又准戶部咨爲播寇突出充斥興隆黃平之間等事內稱合無自今以後念貴州孤懸一隅道路梗阻不便轉輸凡楚蜀供餉銀兩俱聽先儘支發等因於二十八年正月十三

日題奉 聖旨是貴州孤懸著總督將供餉銀兩先儘支發仍遵前旨於鄰省堪動錢糧內先動後題逆酋抗亂普天同讎各省直官宜請助兵餉豈得托言違旨支吾推諉著通行與他每知道欽此欽遵等因備案仰司查照原文即今應否先將白蠟銀內處解加派銀兩見今楚餉艱難尚無接濟該司斟酌另詳等因奉此該本司看得播酋肆逆流毒三省湖廣初議調兵三萬續增爲四萬五千統計四萬五千之兵兼以軍火器械等項非七十萬兩之餉不可先蒙部　題查追舊欠自萬曆十七年起至二十七年止太倉銀一十六萬一千四百五十兩零折色白蠟[illegible]稅

銀共一十一萬三千三百二十五兩皆係遠年積逋勢難追併遂議留見在漕折銀等銀共銀九萬六千一百四十七兩又議復額錢糧六萬七千七百一十八兩二錢零又加派二十五萬四千九百三十四兩六錢零總之僅四十萬兩有奇自今軍兵方集本司發過餉銀及行令武長等府製造炒米姜鹽等項共動過銀一十四萬六千餘兩內有五萬七百八十九兩八錢八分係屬借支正嚴催加派復額以濟急需尚恐不能接濟其缺二十萬餘兩之餉將何設處乃貴州又執三省通用之議而欲分餉解彼夫加派復額　題留尚不能供本省四萬五千之兵再一分餉

必致束手無措變且不測此勢之萬萬不可也湖廣當十分匱乏之時其貴州請分加派銀兩應免撥發惟有起運漕糧一節蒙科部特議破格留用此則本為三省非湖廣之所得專本色正耗米共計二十九萬七千一百七十一石四斗已經運發本色米七萬零六百二十三石零赴軍前聽用尚存二十二萬七千石輕齎楞木等銀共肆萬零一百一十八兩動解過九千六百九十二兩七錢零充餉尚存三萬四百二十五兩三錢即以此項多助貴州在楚民亦所安心也等因通呈到職據此隨准湖廣撫院咨稱三省均分本色漕糧各該九萬二千三十石二斗伍升八

勺先據糧儲道呈差武昌衛指揮謝三錫等分兌漕糧五萬石於二月初八日自漢口開幇運赴湖北聽貴州差官接收搬運第今應找後數隨又備行該司道催運但沿途改舡僱夫雖動三六耗銀猶恐不足咨煩速令官兵前來常德地方接運免致淺舡至彼守候兩相躭悞等因准此又准福建撫院咨稱行據福建布政司詳奉本院案驗准戶部咨為播寇突出充斥等事內開貴州糧餉急迫誠恐閩粵銀兩路遠到遲就近於滇蜀借銀二十萬兩即以閩粵銀兩照數解補等因呈委本司照磨石世美都司都事李潔領解餉銀十萬兩解至四川交還補庫等因准此又

准雲南撫院咨准本職咨准戶部咨稱滇省後議銀十萬兩仍多方設處解赴貴州抵充軍需等因題奉　聖旨是這銀兩著雲南解貴州充餉仍著搜括設處務足額定數目解去不得再行奏擾欽此欽遵備咨催解該本院查得滇中時事艱危庫藏竭盡後議餉銀拾萬兩即使本院效計然之策嚴搜括之令終不能以有濟蓋欲剜無肉欲炊無米也除催布政司搜括通省公帑有無另報請乞蚤爲別處免誤軍食急務等因備咨到職准此該本職看得貴州官兵不越三萬烏江三萬思石一萬二千沙溪一哨水西六萬鎮雄一萬養兵愈多糧餉愈竭見存銀米支用將

盡福建餉銀十萬稱解還川而不入貴雲南餉銀十萬回
覆似無勢難必得湖廣十一萬之數止據解過銀二萬至
於加派銀兩又云不予貴州漕米運至常德又欲貴州自
運廣西餉銀二十萬道遠尚未即至強寇未滅用兵未已
儹延歲月不即騷除貴州之勢岌岌已查得漕米九萬
餘石自常德水路至鎮遠逆水一十八站至貴陽原無水
路約陸路八百餘里高山峻坡轉運甚苦大約用銀二兩
而致一石約用脚價一十八萬兩又將何從措處擬欲具
題再　請未免結怨各省欲緘默不言必致三軍脫巾合
行咨請貴部伏乞蚤爲　題請或於南京兵工二部或於

淮庫廣東再借二三十萬至於湖廣加派原爲貴州用兵
而　題亦宜分三分之一以予貴州庶幾不悖　明旨兵
食幸甚地方幸甚

播平咨兵部銓補各將官

爲軍務事照得播賊未平將官不得不增播賊既平將官
不容不處顧地方初平軍興有限若不就近補缺未免多
費難繼查得普安守備趙大用貪肆不法該職會同巡按
宋御史行按察司審問具招以候參　題所轄地方上通
滇南盜賊出沒無常備禦不可缺人查得名色把總武舉
張鶴翀韜鈐素諳曾捷武闈守黃平不避艱險攻海囤屢
有斬獲且部多勁卒又係土人可裨戰守該職行令本總
覽署普安守備事以禦寇盜以清道路又准總兵官李應
祥手本移稱該鎮坐營中軍陶汝夔歷任未及數月臥病
將近半年請假在籍曠職虛居隨查都清守備汪如淵一
向隨征屢建膚功乞將本官以守備代署標下中軍等因
到職已於敘功疏內將陶汝夔論列暫定將汪如淵行令署
總兵標下中軍事查得都清守備正當黃平興隆之間不
可一日缺官雲南督兵原任守備董龍貌本驍雄更精騎
射月城屢戰克固先登似應暫定補汪如淵前缺專守黃平
一帶石阡都司錢中選原任守備今立功官伍萬鍾督兵

殺賊均屬有功今龍泉守備楊惟中革任提問瓮陽守備
陳雲龍陣亡未補合無將錢中選以都司署龍泉守備事
伍萬鍾補瓮陽員缺隨地畧使就缺支糧一以省軍需之
煩費一以救地方之瘡痍弟龍泉既有守備婺川副總兵
陳良玭不宜久羈一隅播事既定畢節參將朱鶴齡貴陽
守城守備杜鶴鳴原係新設似當暫定補一缺乞請　貴部
軫念各官征播勞苦俯將張鶴翀題授把總錢中選以
都司署龍泉守備事汪如淵以守備改署總兵中軍原任
守備董龍伍萬鍾暫定授前職陳良玭朱鶴齡杜鶴鳴免其
赴部銓補一缺通候敘功完日分別敘用庶各官得霑

之資而地方受保障之益矣
疏通東坡道路擒斬趙仕岑等塘報
爲軍務事萬曆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據監軍參議張存意副使左錫類會報准參將劉效節手本移稱十二月初七日奉軍門郭憲牌指示方略隨該本參遵依即行清鎮都清二守備各選精兵聽候會剿東坡惡苗本參還帶把總張鶴翀兵陸百名袁誠紀兵捌百名鎮溪所土指揮向世爵等兵貳千名於初八日至興隆衛調度約會合守備汪如淵幷興隆指揮鍾英常靖國督水西羅兵於初十日子時齊至東坡攻剿叛苗營寨各官兵奮勇擒斬功級

男婦焚燒房屋米倉一空聽黃平通判王三策紀驗另報餘賊奔入平岩大寨集衆拒囤等因續據二道會呈據駐鎭興隆貴陽府同知徐庭綬呈准都清守備汪如淵移稱十二月初十日進剿夾攻平岩囤基頭黃飄金萬等寨彼有參將劉效節下把總袁誠紀部斬首級壹顆汪守備部斬首級壹顆哨官王應寵斬首級壹顆把總張鶴翀部斬首級叁顆千戶吳國輔部斬首級壹顆張把總等共俘獲賊屬陸名口各寨房倉盡燒天暮收兵田衛解到賊級等項紀驗明白又准該備移稱十三日統兵直抵黃平岩谷賊截敵力戰多時官兵奮勇斬首惡大老虎各賊奔潰乘勝

攻破平岩大囤共生擒捌名斬首拾顆俘獲賊屬壹拾名口幷賊仗各賊奔過大江當差鄉導都保益前去翁谷隴羅由成溪三寨傳宣　朝廷恩威苗頭金虎召金傳亂計羅莧食保等刻木前來歸順各職再三諭令保守東坡一帶官道各苗承認擔保將牛叁拾隻求退兵職等不敢深求收兵田衛等因又據水西督兵漢把王嘉猷張崑報稱督押羅兵千名約同興隆偏橋黃平衛所官兵剿捕於十三日早與賊對敵奮追直抵平岩囤斬殺首級捌顆生擒阿羅等柒名獲响器鐵鼓旗傘賊馬鞍子等項等因爲照初十日進兵張鶴翀等斬獲首級叁顆宜加優賞張把總等

俘獲賊屬肆名宜加次賞餘壹顆者量賞生擒者變價被擒者給主陣亡者優䘏十三日進兵斬獲叁拾餘名口實係羅兵追獲官兵無與等因到道除將見獲首級驗明懸示生擒阿羅等肆名合行呈解等因到院隨批此舉剿撫協宜道路廓清皆二道指授之功王嘉猷等先登之力也有功員役行賞鞍馬器械俱給頭目陣獲阿羅等發按察司審明梟示死傷兵役酌議優䘏外萬曆二十八年正月初六日又據監軍右參議張存意帶管分守思仁撫苗道左參政郭廷良呈爲飛報計斬播賊首惡事准石阡府及防守石阡都司錢中選移報萬曆二十七年十二月三十

日申時據石阡府民陳思學報稱燹川縣生員曾文學父
子没計置酒於本月二十八日戌時分將播州僞巡警趙
仕登幷家奴慶生慶元殺死斬首叁顆奔赴合悶渡劄下
星飛投報續據石阡府呈解首級前來隨行左監軍按察
使楊寅秋查驗是實本司看得僞巡警趙仕登罪已盈貫
人共側目生員曾文學同民人梁廷祿等定計肘腋之内
除兇譚笑之間全我生靈殄彼死黨既經石阡府吊喚熟
識仕登把總楊以敬王國臣等辨認明白已查賞格照虜
功例給賞銀壹百伍拾兩無容別議惟是殲渠若由天網
發縱實仗人謀帶管分守思仁道叅政郭廷良推實心置

人腹中而人樂用命探虎穴不啻探囊防守石阡都司錢
中選運勝算收士慕下而士爭嚮風摧梟魄無異摧朽惟
功令素明于介冑斯俘斬遂收於子衿應候事寧幷加優
叙外據此合行塘報

咨總督類解播賊楊兆麟尚義等獻俘

爲軍務事據貴州按察司呈奉本院憲牌據左右監軍按
察使楊寅秋右叅議張存意會同各路[illegible]領等官陸續當
陣擒解播逆賊首楊兆麟等發司監候[illegible]者仰仗 天威
各部院指授方略官軍用命逆賊伏死西南享安枕之庥
狐兔欲跳梁之跡除黨逆雖真情罪稍輕者聽候會審明
確就近梟示外所據渠魁巨逆情真罪當各犯相應解赴
總督類解 閣前明正其罪就該本司會同布都二司各
道會審得壹名楊兆麟供年肆拾歲係楊應龍從弟管收
楊氏九族錢糧拾貳路兵馬總管萬曆二十八年正月據
婁小隨楊應龍上囤六月初六日破囤李總兵拿獲發徐
都司轉解壹名尚義供年叁拾伍歲係楊應龍親信腹心
充板山落朝馬站一帶大提調管督兵馬逆龍一應大小
事務俱尚義商决三月二十九日賊與水西兵大戰毋氏
囤尚義同已故黃繼枝任陣衝鋒兵敗要得再與水西講
和齎執詐降文書禮物前來水西營投送當被宣慰安疆

臣擒拿連禮物解審無異壹名夏文茂供年叁拾貳歲係
播州坐寨頭目向同尚義結爲心腹因得應龍信用差同
尚義齎詐降文禮物前往水西講和退兵當被安宣慰一
併拿解壹名阿萬供年柒拾歲係楊應龍統兵大提調同
子阿攺阿哈督率苗兵數千把截西坪一帶地方直抵黃
灘關憑恃阿萬拒守先年應龍父子領兵突犯黃平白泥
及敵殺乾坪飛練俱萬督男拽兵隨陣敵殺應龍上囤萬
隨帶乾糧往來箐中要得嘯聚殘黨以爲外援因肴來囤
前窺探消息致被降民擒獲等情壹名馬騰漢供年伍拾
歲即馬禿子向充楊應龍大頭目先年有綦江墳山民仝

狐墳等奉四川王軍門招兵伍千報効朘漢報知應龍將
令狐墳一門貳拾柒命殺死二十五年又拿令狐煜在乾
溪剖心支解磨爲末分嘗各里民俱係朘漢擬置近年爲
應龍田氏修理衙院寺觀二十七年攻打綦江手刃旁遊
擊今年四月十五日投水西安插白田壩俱與川營初報
無異一名袁五受卽袁守貴供年三十歲播州桃溪里人
充楊應龍西坪合口等處提調三月十五十七等日與張
守欽隨同應龍前來河渡烏江衝突官兵應龍上囤五受
潛住清塘水洞深箐奪糧截殺不服招降泗城土官岑紹
勳男岑雲漢帶兵剿捕本犯據險拒敵飛石打中岑雲漢

右脚被岑紹勳率土兵標擒獲等情一名張守欽供年四十
二歲播州清塘水人充楊應龍沙溪平底關等處提調三
月十五十七等日與袁五受隨同應龍前來河渡烏江衝
突官兵應龍上囤守欽潛住長箐拒敵搶奪糧運伍月初
十日岑紹勳帶兵至彼剿捕欽率兵截殺被岑紹勳率土兵
標擒獲等情一名彭道供年二十二歲播州南隅里人向
在楊應龍左右代爲書寫東背簽賞格內有名謀士敵殺綦
江飛練等處皆道衝鋒委果詐降川中吳總兵意欲於中
取事不料六月初五日官兵已破海龍囤彭道潛身走脫
逃入囤後大箐被中軍葉定遠督率官兵搜山擒獲等情

一名聶璽供年三十五歲播州南面水居住充崀山松坎
等處大提調二十六年同楊珠楊明何漢良攻打綦江本
年四月同楊應龍上海龍囤督率惡苗守城拒敵官兵六
月初四把總陳邦楊於海龍囤下擒獲一名彭永壽供年
四十歲播州白田壩後皆住係應龍心腹彭馬之子充提
調又充領兵頭目攻飛練攻綦江攻河渡每處俱在衝鋒
本年四月同應龍上海龍囤領苗兵守城拒敵六月初三
日把總陳大縉於海龍囤箐內擒獲一名文之宗卽文章
供年五十歲播州人向係逆酋心腹小童二十五年同楊
敖徐宗達潛入京師探聽緝事衙門拿獲楊敖枷死文

之宗問遣逃回替賊主謀往來各處招兵本年四月同應
龍上海龍囤被把總陳大縉在海龍囤下拿獲二名楊正
邊楊通漢審係白泥下里應襲長官司土舍萬曆二十六
年十一月內帶領所管苗兵賄買楊珠楊七引投楊朝棟
充老虎兵比應龍心愛通漢揮刃矯捷每遇攻戰常在諸
賊之先尤爲應龍所愛正邊所倚又稔知正邊父子與各
生苗往來熟識就給賞正邊通漢銀牌銀兩同楊珠前去
黄平石阡附近夫處勾買生苗男子一千名充播虎兵通
漢父子亦領兵屯任[illegible]坪地方後應龍攻打黄平白泥敵
殺飛練殺擄東坡乾坪等處通漢父子張打黄傘統兵助

戰是實今被楊正愛擒解到官一名陳大恩年三十六歲
播州西隅里民以唱戲得幸先年曾同楊酋拘繫董廈問
罪發回充管事提調賞格有名後大兵入播隨應龍上囤
六月初五日破囤逃出被安疆臣部兵擒解等情據此該
各司道看得逆酋楊應龍父子本以草澤餘孽一旦敢行
稱亂幾至震驚西南寧獨恃彼崚關險囤疊障複嶺之足
阸我哉亦惟茲虎視梟張之徒或置腹心或列爪牙庶幾
奮螳臂以當車轍耳今據左右監軍督率將領土司先後
擒縛兇逆如楊兆麟尚義見文茂彭道陳大恩或以親枝
總管九族十二路之糧馬或以親暱贊決拒敵詐降之狡

謀阿萬楊正邊楊通漢等曾先鋒於飛練袁五受張守欽
曾首難於烏江馬騰漢之殺將綦南聶璽彭永壽之拒敵
窮囤文章之主謀探聽於都會皆兇逆貫盈罪惡滔天今
大憝既傳首於　國門各逆宜伏鑕於　闕下用彰不庭
罔赦之誅且落不逞未形之膽合候詳允選差的當員役
多帶軍兵將各犯押解赴總督類解赴　京明正典刑等
因呈詳到院隨批楊兆麟尚義等既經審明或以戚族而
委身凶德或以亡命而假翮姦徒罪在不赦法當　獻俘
仰該司差的當官押解總督軍門類　獻繳除行按察司
將播賊首惡楊兆麟等并贓仗起解外合行咨報煩請查
照施行

咨兵部總督再議四衛

爲播地蕩平經制宜定敬陳善後切要事宜伏乞　聖明
采擇以求奠安邊方事據貴州按察司呈奉兩院案驗遵依
會同布都二司會看得　天下一家何分彼此在黎平可以
隷黔亦可以隷楚四衛可以隷楚亦可以隷黔　國家二
百餘年已有定轄使地方恒如昔日之治平亦安用互更
以滋多事之擾顧時勢漸更則事當從便播州賊犯偏橋
而楚不能救在楚若未關痛痒而黔之鎮遠銅仁已爲心
腹之疾矣今播酋雖滅安知後無如播酋者乎皮林苗犯

黎平而黔不能援在黔若未切已事而楚之靖州銅鼓已
爲剝床之災矣今皮林雖平安知復無如皮林者乎此二
地應更不更之大較也其所不願者以衛之武弁畏黔近
則耳目難欺利楚遙則法目疎濶黎平之生儒利黔徭則
科目易取畏楚大則場屋難前此二種之人執稱不便者
所由起耳顧其情爲公爲私則其議應從應違可立而辨
也若曰四衛廣而黎平狹也奈何以廣易狹黎平瘠而四
衛饒也奈何以瘠易饒此則當論於四方分割之時而不
當論於天下一家之日若曰錢糧田土不便於徵解也則
黔之徵解於他省者亦多矣土地所產不足以當中國之

一縣　朝廷置省立官原爲外固楚邊而上通滇路黔安則楚之邊地安滇之　直道安黔危則滇之行李危楚之邊地危故　朝廷當無事之時則分諸楚分諸蜀分諸滇以協濟黔之官軍當有事之時則取諸南取諸東取諸西以助黔之餉給豈特區區爲此一黔計哉若以徵解爲難則黔省可廢吏於黔者將朝聞報而夕東裝矣卽此而觀則人我可平藩籬可撤而事可無別議若一腔之内互分黔楚而孰爲彼此之兢談則不如仍舊貫之便等因議詳到院據此案照先該本院會同川湖貴總督李　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　題議播平善後事宜内開一議更

易轄屬楚黔棧壤無屬錯綜如黎平府永從縣近楚之沅州去黔千五百里而遥反屬於黔平清偏鎮四衛近黔之鎮遠去楚二千餘里而遥反屬於楚卽云犬牙相制翻成彼此推諉等因會疏題　請隨准吏部咨前事該本部會同都察院左都御史温　等議覆川湖貴總督撫按條陳播地善後事宜内開一議更易轄屬前件臣等看得軍衛有司之設所以備禦不虞最爲緊要乃今黎平永從去黔甚遠而反屬於黔鎮遠偏橋平溪清浪四衛去楚甚遥而反隸於楚揆之事勢委爲未便合依督臣之請將貴州黎平府永從縣改屬湖廣布政司其湖廣鎮偏平清四衛改

屬貴州都司恭候　命下本部轉行各省遵奉施行等因題奉　聖旨俱依擬府名與做遵義平越州名與做眞安黃平縣名與做遵義桐梓綏陽仁懷湄潭龍泉甕安餘慶欽此又准兵部咨爲逆酋甫平邊圉未輯敬陳善後事宜以備採擇事該川湖貴總督撫按各題同前事又該湖廣巡撫支　題爲播孽蕩平楚藩宜固懇乞永正疆域以圖善後以保治安事該本部覆議内開一議更易轄屬前件臣等看得更易轄屬一節大率謂黎平永從近楚而反屬於黔平清偏鎮近黔反屬於楚脫有緊急彼此推諉議將黎平永從改隸湖廣平清偏鎮四衛改隸貴州官軍俸

糧歲費公用悉仍其舊無非欲就近以便統轄調遣之意揆之事體似爲兩便但近該湖廣撫按疏稱前項府縣四衛改隸割屬閫省軍民力爭不願歷數往事以爲左驗因極言其不便有五欲行仍照舊規兼制以收兩利不必改隸以滋紛更查得先該臺臣蕭重望具題議割楚之平清偏鎮以專轄本部覆行督撫查議俟事平再議奉有　欽依遵行去訖意正謂此乃今川貴諸臣所言如此而湖廣撫按所言若彼意見旣有參差事體終屬未妥應行川貴湖沅各該總督撫按衙門再加會議要見更轄果否便易中間有無窒礙毋分彼此從長商確作速具奏覆　請

定奪等因題奉　聖旨依議行欽此又准兵部咨爲播地
蕩平經制宜定等事合咨煩照先今事理會同川湖督撫
衙門備將前項更易轄屬逐一再加參酌如果衆論僉同
輿情允協可以永爲遵守即照吏部所議一面徑自割隸
分屬一面酌議咨部以憑覆　請定奪施行等因准此節
准川湖貴總督王　咨同前事俱經備行貴州三司會
同查議去後卷查隆慶元年先該巡撫杜　巡按王
會疏具題内開臣等查得沅靖二州與平淸偏鎮銅鼓五
開六衛之去湖廣酉陽播州永寧三土司之去四川俱二
千餘里遥屬於二省而兼制於貴州所謂十羊九牧之優

服役者興遠道之嗟莅事者無畫一之軌於民情政體甚
不便也如革數州縣土司專畀之貴州其便有十齊民賦
役自遠而移之近勞費損於舊者數倍一便也郡縣專其
心志以聽一省之政令無顧此失彼之慮二便也軍民分
役彼此相濟無偏重之累三便也科貢悉隸本省禮遇資
遣有均平之規四便也司道政令有所責成郡縣不敢以
他屬爲辭五便也府衛互制强悍之卒豪猾之氓禁不敢
逞六便也歲徵緩急可無失程盜賊出沒易於詰捕七便
也土酋之桀各相牽制不得肆其殺八便也僻遠之區監
司歲至吏弊民瘼可以諮詢而更置之九便也釋兼督之

虛名修專屬之實政體統相安事無阻廢十便也夫所便
旣如此臣等愚見以爲聯近屬以全經制其說可行緣由
在卷然則四衛屬黔之議其來已久非職等今日創爲之
說也第地方無變因仍爲便乃不意三十年之後有播之
亂賊寇偏橋而楚不能救詒禍於黔也又不意有皮林之
亂苗寇黎平而黔不能救詒禍於楚也則三十年前之說
非無據矣以道里論黔人入黎平必由楚四衛沅靖孔道
而後達黎平楚人入偏橋必由思州鎮遠之境而後達偏
橋轄土參差軍民交錯非經界之石畫也以人情論楚中
按臣二百年來無一入四衛而黔中按臣每年由四衛出

巡鎮銅彼衛所官何樂於黔中之數考黔中提學三五年
不到黎平而場屋才乏入彀容易彼黎平諸生又何樂於
楚中之就試地方所稱不便不過官生私情非　國家之
大計也以錢糧論黔中不毛無賦可入即貴陽都勻普安
諸衛非仰給於湖南則糊口於川東天下衛所屯田在異
境者亦多即偏橋屯田亦在思石地方未有屯田在楚而
衛不可屬黔也以紛更論　國初都勻屬四川普安普定
屬雲南其後始割屬貴州近日甕安餘慶等縣原屬四川
今亦割屬貴州未聞地方一定便不可割以他屬也以肥
瘠論黔以一府一縣十二長官司易楚之四衛地亦相當衛

所何肥府縣何瘠且非所以爲市也以得失論有所得而無所失始名爲榮有所失而無所得始名爲辱楚中雖失四衛而得一郡黔中雖失一郡而得四衛又孰榮而孰辱也獨計黎平在黔貧子之石田也在楚中猶足爲湖北之藩籬四衛在楚大澤之礨空也在黔中便足爲八番之保障天下無事各就近以統理令府衛不得躲閃於二省之間以亂法四方有警各就近以救亂令將帥不得推諉於二省之交以養禍職等前日所爲善後計如此無敢以易前說既經各司道參酌衆論恊諸輿情會查議詳前來未敢擅擬爲此合咨貴部煩詣裁酌覆請施行

咨吏部薦袁副使補參政

爲司道員缺甚多乞賜就近推補無曠官守事據布政使司呈稱貴州司道原設已少本司缺威清道參政近日安平道參政伍讓告休貴寧道參議張文奇被論按察司缺按察使畢節道副使俱未補爲照播州雖平經理未完東則銅仁苗賊不時報警西則遵義地界尚未勘明俱不可一日無道分理伏乞咨部就近選補等因到職該職會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看得貴州二司在省止布政使趙健提學道僉事胡琳署掌二司印信外道止參政尤錫類洪澄源副使袁應文三人近又輪應二人入賀　萬壽則周旋於八番七星間董董一人耳所據威清安平貴寧三缺相應就近選補查得副使袁應文議論中窾而口與心符裁決如流而誠與才合始與夜郎之役千里轉輸而顆粒不爽於期既主皮林之師九股齮齕而撫剿悉調於法三年瑩若止水一路倚爲長城論本官歷俸年勞已非躐等查貴部陪推參政亦經二次威清多盜本官似應推補伏乞貴部裁奪　題補庶邊徼之官守無曠而全黔之生靈攸賴矣

咨兵部補思石守備葉定遠

爲選用武舉事准兵部咨查得貴州思石守備錢中選員

缺應將中式武舉陸嘉猷選補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前來煩爲嚴催本官到任隨據湖廣承天衛呈據本衛右千戶所鎮撫陸嘉猷呈稱原籍鍾祥縣人由武會舉三十年十一月內除授鎮撫咨送湖廣軍門聽用因風痰舉發回籍調理及今病勢愈重醫治罔効蒙陞前職難以赴任呈乞轉達等情呈衛轉詳到職據此看得貴州邊方人多厭其凉薄選者俱托疾遷延不肯就任別圖優缺而代庖者皆尸位苟延難責實効卷查先准兵部咨發推用將領規則書冊內開一參酌地方以便任用本部自來推陞俱移近就便不致隔省窵遠既可以使之刻期到

任亦可以使之人地相習而往來不煩膏秣甚省亦可以使居官廉潔自守椄之公法私情最屬兩便准此今照思石守備陸嘉猷既果患病前缺應該更補查得貴州衛中所鎮撫蔣定遠出自武會屢立戰功始征播州剿討皮林俱經本職　題叙又經御史覈實於地則就近於薦則多次龍泉地方郎若彼亦不能推諉相應咨請　題補陸嘉猷患病真僞請乞嚴查以爲推避者之戒爲此合咨貴部煩爲裁酌施行

咨總督移送奢崇寧保勘卷

爲地方夷情事先准川湖貴總督部院王　咨查奢崇

寧生於馬庄曾經告明貴州兩院委官取有畢節赤水二衛并安疆臣保結又准移查奢崇寧出告承繼稱奢畫忠妻陸氏遺腹之子吊取原委官王曰賢等保勘甘結等因准此本院檢查萬曆二十二年前撫院林　卷一宗原准四川撫院譚　移查奢氏洛文二張又節據畢節貴寧守巡二道并迤西叅將宣撫司赤水衛各呈詳書冊一十三本委官王曰賢先經貴寧道董叅議差勘牌一張照令王曰賢齎發畢節道會同下川南道查收會勘外合行移知爲此合咨貴部院煩請查照施行

咨總督送出奢世統永寧聽勘

爲申謝天恩極扶寡母懇施再造以杜奸萌事據宣慰安疆臣申詳奉本院批據永寧宣撫司應襲土舍奢崇寧奉前事奉批爲善不終與不善同送世統不至永寧與衆送同大丈夫行事須磊磊落落若半推半就半送半留此等舉動豈可塗人耳目哉仰安疆臣查照檄兵送世統出永寧如謂道路有世積之兵可送世統入貴陽轉送至遵義繳奉此查得奢世統先年因事出奔異境卑職念以親情椄回本司養贍惟意姑緩歲月方差人與世積講釋明白然後請詳送回該撫實卑職之初心也不期部院恩德先施委官催勘甚迫卑職不敢違悞遵依責差目把將奢世

統於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自閣鴉送出於三十一年正月初一日至永寧城聽勘去訖合行呈報等因據此卷查先准總督部院王　咨煩爲嚴行安疆臣將奢世統送出永寧聽勘准此當該本院嚴檄安疆臣速將奢世統送出永寧聽勘去後今據前因合行咨覆爲此合咨貴部院煩爲查照施行

咨總督擒獲播逆羅志

爲逆賊餘黨惑衆煽亂等事本月初五日據宣慰安疆臣申奉本院憲牌准總督部院王　咨前事備奉牌仰卑職即拿逆賊羅志解出正罪又奉硃批楊邦俊王金義俱

已擒所欠者止此一賊耳速解亦見本官之功奉此遵依出備懸賞銀二百兩差漢把吳祥等於各地方訪緝逆賊楊邦俊王金義羅志去後本年正月初七日據吳祥稟稱遵依於隣播一帶地方買訪各賊往來找岩箐拜永則大箐藏避該祥起集鄉兵圍捜擒獲羅志解職面審據羅志供認是的合行解報據此卷查先准總督部院王　咨前事煩爲嚴令安疆臣速將羅志擒獲解獻希由移報以憑　題叙等因准此當經嚴檄安疆臣將羅志擒獻去後今據前因除將逆賊羅志批發按察司監固外合行移報爲此合咨貴部院煩請查照施行

咨雲南撫按總鎮修建盤江橋

爲修建橋梁以便利渉事照得盤江河乃滇黔之要害雲貴之通衢每至春夏之交山嵐水瘴鬱烟毒霧觸者即病甚且不免查此河原建有木橋因年久傾壞該本院行貴州布政司委官查估據該司呈據委官經歷詹應試包一鳴呈稱盤江河地名花水灘在渡口下五十餘丈河寛二十餘丈欲建石橋計工三載約費萬金若於舊處仍建木橋計用銀二千兩除督工員役供應紙劄在外看得盤江係貴州極西與雲南接壤黔中官民往來尚少惟雲南兩院總鎮三司朝　賀差役往來必由之地雖迴上貴州不可以他誘而路當孔道費實宜於多濟等因到院據此看得盤江當滇黔要路中沉湍旱過者既已病渉兩厓壁立瘴嵐又易侵人造橋濟渡誠當亟舉但計費至二千金非貧黔所能獨辦查得舊橋滇中助費不下千金今日新橋之建似當兩省均任各出千金方可興工爲此合咨雲南撫按總鎮共出工價銀一千金差官領解前來以憑給發委官採買木植修建施行

咨兵部雲南開粤西路

爲開鄰省之便途固孫懸之疆土以杜隱憂以保全盛事據布按二司呈奉本院案驗行司會議雲南普朋驛驛丞

李仲登題開廣西道路應否開通去後屢催未覆今該本司會看得貴州山多田少稅賦寡弱舟楫不通官使經行惟馳郵驛其北通四川東通湖廣二省官員往來尚少惟雲南一路自官員以至舉貢承差無一人不由貴州無一日無雲南差使今查上下拾陸衛自平溪驛起至亦資孔凡共貳拾驛每驛每年約用夫馬銀貳千肆伍百兩歲計約該陸萬有零除本省官使外皆答應雲南官員差役耳且雲南總鎮之差使礦税之往來每差多則馬伍陸拾匹夫貳叁百名少亦不下馬貳叁拾匹夫柒捌拾名即各官員經由亦私帶鄉里客伙貨每損伍陸拾棧馬肆伍拾匹甚

至歲貢赴選舉人會試有一人而用馬伍陸匹者每歲夫
馬每驛不下數千差皆供滇差也雖該省協濟銀壹千伍
百兩僅什之一耳滇中藉此微末之銀使肆言協濟勤取
夫馬不盈其額不止也且黔之夫馬尤有甚苦者馬之銀
編於各土民而土民執㧍不肯加銀走馬之人編於軍衛
而軍衛獷悍不肯代走甚至生員皆軍衛人也百拾成羣
赶打土官嚷至省會衙門如貴州衛龍里衛平壩衛生員
皆三十一年秋冬八九十月間事也馬之難如此黔之夫
取諸軍站站軍之糧仰給川湖川湖之銀既不依時解給
每年又多逋欠即川中欠銀米拾伍萬湖廣欠銀拾貳萬

故三十一年之糧各軍尚未領足況三十二年之糧不知
何年得支似此枵腹而責其積植情固不堪法亦難施夫
之苦又如此在黔中不勝夫馬之困苦在滇中尤咎夫馬
之遲慢若滇中肯開路於粵西則貴州之馬每年省數萬
之差貴州之軍每年省數萬之積植而貴州之夷民亦可
以減馬價之大半無損於雲南而大益於貴州正軍民所
日仰望而不可得者查李仲登奏內稱泗城州田州等處
皆平川大道南北通衢可使於行而不必由黔中崎嶇鳥
道羊腸之路又無盜賊出刦之患真滇黔兩利萬年可行
之策也至於楚中平清偏鎮四衛與黔之鎮遠思州等府

交錯而處生員科目皆取之黔是既享黔之利亦當共黔
之苦平清偏鎮四驛馬價該楚黔均出湖廣出銀一半貴
州出銀一半以給四驛之馬户庶乎苦樂適均而不致盡
累貴州貧瘠之省又照得廣西路果可開黔滇之大利也
雲南協濟銀壹千伍百兩盡還雲南萬一廣西之路不能
開則自亦資孔以下二十驛馬價照滇與黔均出每驛各
協濟銀壹千兩庶乎雲南差役之煩不致太病黔民此一
體之誼非有偏重之私也等因呈詳到職案照先准兵部
咨該普朋驛驛丞李仲登題稱雲南由貴州入 京險遠
難行本省棲連廣西泗城州田州彼地係是平川坦道入

京便益伏乞 勑下兵部移文兩省撫按查勘開通務在
必行等因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又該兵科參看得普
朋驛驛丞李仲登 奏請闢路保障一節極稱雲南孤懸
萬里路僅貴竹一線小之貢稅官商率多盜賊之憂大之
當關據險恐有阻塞之患欲設東南二路為左右手似矣
顧二百年來未聞斯議一旦創建事連三省豈易譚者且
新路既云捷於黔中將人皆喜於捷而貴竹之舊途遂成
蓁蕪是病黔也經費又稱取之地課恐地各有屬而兩省
之丈地或生釁隙又病滇與粵也況滇與黔粵皆諸夷之所
錯壤而居也先年設有在城曲部維摩阿母四驛業廢棄

矣乃今古彰之間復欲更設四站不知昔何以廢而今又何以設乎今日之事可否利害虞滇復虞黔虞黔復虞粤虞三省復虞諸夷虞今時復虞異日固不宜更始之勞與處置之難已爾不然通道西南以備不測亦待算者之所願聞也此各撫按地方之責而貴部宜熟計者抄出酌之各等因抄漈送司案呈到部該本部看得驛丞李仲登請開新路但事出創始接壤三省疆界未審利便否應行酌議合咨貴院煩行三省逐一議擬務俾公私咸便遐邇俱宜永久可行希由酌奪倘中有窒礙即爲停止報部等因准此就經備行二司會同雲南廣西酌議去後今據前因

該職看得貴州地方四顧皆苗惟中路一線實爲楚滇孔道西則雲南一切員役無不經由昔當礦稅未興驛站已疲況今增設稅使加以總鎮父子差使動經百十絡繹不絕此黔受滇之累也該省每年協濟銀才壹千伍百兩不足以當稅使一次之差今驛丞李仲登題將雲南開通粤路實省黔大幸蓋官使之往來既絕則民不致於枯槁而商賈之往來必不能絕則路無患於榛蕪兼恐其不能闢耳東則平清偏鎮四衛衛屬於楚驛屬於黔衛有屯糧科目之利則不與黔而必與楚驛有供舘馬價之害則不遺楚而必遺黔此黔受楚之累也以衛屬黔則黔甘受驛遞之苦今衛仍屬於楚則黔無故受驛之害此亦宇內大不平事也況黔中士官本少黔中設官又少驛站夫馬以十計之滇用其七楚用其二黔用其一若黔中地方富厚與二省埒隱忍不言可也今黔萬分瘠薄官軍俸糧仰給川湖又多逋負枵腹槓擡安能以拯貧之黔爲二富省受役哉合行移覆裁酌爲此合咨貴部煩請推念黔省萬分貧乏俯將雲南道路開通廣西倘不能開乞將亦資孔驛起至威清驛止皆滇人往來之區共十驛改屬於滇平清偏鎮四驛衛既還楚驛亦當還改屬於楚貴陽起至黃平驛止并來遠都鎮八驛屬之於黔又龍場驛起至畢節驛止

并創佐養龍底寨渭河一十三驛亦仍屬黔宣慰司安疆臣答應其應屬滇楚二省各驛如不歸二省乞令二省照驛均出馬價供舘或照布按二司議每驛協濟銀若干請乞蚤賜裁奪行令遵守庶苦樂得以適均而黔民稍獲甦生矣

咨兵部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滕孫承昊

爲　天威遠震逆寇蕩平遵　旨彙敘八路從征文武官員功罪以明賞罰以資安攘事萬曆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准兵部咨前事武選清吏司案呈准職方清吏司手本奉本部連送該本部題敘播功緣由奉　聖旨朕類將

士之力討平播逆以申靈誅開疆展土奇勳懋績允宜敘
賞郭子章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照舊巡撫給與應
得誥命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賞銀捌拾兩大紅
紵絲叁表裏欽此欽遵備行到司查得巡撫郭　恩廕
兒男的名相應咨取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
煩將貴院應廕兒男的名并年貌籍貫備開咨部以憑題
覆施行等因准此查得職　恩廕應該長男承廕但長男
郭孔建中萬曆江西丁酉科鄉試已經病故今該孔建親
長子郭承昊承廕所有年甲籍貫合行咨覆爲此合咨貴
部煩請　題覆施行

計開
郭承昊年拾叁歲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

咨兵部已故楊監軍廕孫學恭

爲乞文承廕事據原任貴州監軍已故按察使楊寅秋家
丁楊春狀稱家主征播有功蒙具　題敘錄已經兵部覆
奉　旨贈太僕寺卿廕一子例該長子楊嘉禎承廕但患
病日久不能前進應該嘉禎親長子楊學恭承廕乞文咨
部庶得便益等情據此案照萬曆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七
日准兵部咨爲　天威遠震逆寇蕩平遵　旨彙敘八路
從征文武官員功罪以明賞罰以資安攘事該本部覆奉
聖旨朕賴將士之力討平播逆以申靈誅開疆展土奇勳
懋績允宜敘賞楊寅秋贈太僕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仍
賞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裏欽此備咨到職今據前情查得
已故監軍按察使楊寅秋　恩廕例應長子楊嘉禎承廕
第據告稱久病乞將長孫嘉禎親長子楊學恭承廕相應
准從合行移咨爲此合咨貴部煩將原任貴州監軍按察
使楊寅秋嫡長孫楊學恭承廕施行

計開
楊學恭年拾歲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

請改泰和南兊官解呈

爲乞軫民艱一例官解以甦疲困以杜積害事竊惟下邑
之民久苦糧差自條鞭自運合徵三法竝行民苦已紓十
七惟南兊糧解苦尚未除祇緣鄉民悍留都之險遠既不
敢涉鯨波畏運軍之悍鷙又不敢摩虎牙一遇僉解勢必
雇倩攬戶受倩者又皆積年棍徒一攬到手便作生涯勒
索倍蓰方爲起解起解之後奸計叢生不謂刁軍强兊折
耗則曰遭風破船抵米做稱包賠揑賫兊納歸寺移棍名
曰債主多開數目任意科派稍有不從告騙無休小民畏
其横惡只得傾家賠補年年利歸攬戶害歸窮民無休歇
也查得廬陵吉水永新三縣荷先年江太府公祖特軫民

議僉官解三邑閭閻久已甦息惟本縣未蒙議改泰和
與三縣均一府屬均一赤子三縣旣蒙已息肴本縣未免
向隅中間阻撓皆積攬爲之祟也伏乞軫念民瘼特賜引
手將本縣糧解照三縣一例改僉官解庶洪恩不遺於疲
困窮民不苦於賠補矣爲此開款具呈請乞　上裁幷將
汪太府原議續開於後以便　省覽
計開
一泰和通縣民糧三萬三千六百二十四石零官糧
一萬八千七百五十二石折民糧六千二百五十
石官民共三萬九千八百七十四石約除優免三

千八百七十四石實有三萬六千石編充南兊櫃
頭三差以通縣十甲酌盈濟虛均派每甲該三千
六百石内除一二甲役過約七千二百石實有二
萬八千八百石本縣糧石不及廬陵又民心自聞
公收公解加額樂輸每石以八分或七分編派該
銀二千三百兩以充公費伏惟台裁
一通縣南解二十名除原額條編二陸銀每解頭一
名給領八兩五錢及丞簿糧廳公費等項外每名
合議再給銀二十一兩五錢湊足三十兩整通計
二十名加給銀四百三十兩似可承充伏惟台裁
一通縣兊解三十名每名分法管收兊米七百二十
八石六斗每米一石舊編運脚銀二分四釐共銀
一十七兩五錢外今每名議再給銀三十二兩五
錢湊足五十兩通計三十名共議加給銀九百七
十五兩整似可承充餘銀聽後款支銷伏惟台裁
一丞簿糧廳自收糧後勢不得分理衙門事務俸薄
責重每日舊有硃價供應公費自九月初起至次
年二月完解止合於前編銀内立款從寬議處庶
幾官民兩利伏惟台裁
一倉米糧廳督率本縣八區管區書役逐日眼同交

收至夜責令地方倉夫看守每區書手正副二名
八區共計一十六名皂快每區三名八區共計二
十四名另議工食俱於糧廳支領比至南京江西
書役分應各衙門查點上納事務書手附名批内
俾知責成干係伏惟台裁
一運船除別縣船户禁不可用本縣民船嚴選殷實
者盡報在官每年南兊輪差照例給領雇値如兊
解一名收米七百二十八石零合用二船每船載
三百五十石零仍照府議從寛給與五百石雇値
一以免擄船擬涹之患一以酬日夜風波之勞所

謂寧從優裕毋令虧損者也其米仍用收米官解
照數交量船戶[illegible]遞收米石斗領狀書手幷扙各
船載米石斗書冊各二本一送糧廳一轉呈縣堂
附卷候京省交量明白票回原領庶知互相干係
伏惟台裁
一解頭除積年棍歇不得包泊外其中亦有身家慣
充者票取若干名頂解緣熟識軍戶勢免刁蹺身
家繫念力能終事此亦所謂公私兩利者也伏惟
台裁
一糧戶有偶遭風浪如近年南糧各解賠累從公收

解萬一不虞通縣編派不過分釐一家則為十百
詳具汪公祖原議世世陰德至此為大伏惟台裁
一通學生員每見年役臨南解直櫃每石約得免銀
五六錢充解每石約得免銀一兩今每糧一石編
派八分每年二[illegible]亦得免一錢六分十年內霑惠
大率相當士夫舉監等稱是多寡通融無偏輕重
足愜士論伏惟台裁
一直櫃本縣糧里[illegible]直東西二櫃託付保歇十中八
九城內身充十止一二歇戶可以直櫃吏書更可
直櫃合應點殷實吏二名書手二名銀兩責吏數

目責書合於前項銀兩議給工食詳具汪公祖原
議伏惟台裁
外附吉安府原議
吉安府為議處條編未盡事宜以除積害以垂永利
事竊惟里甲之變而條編也議者固將使民間自納
銀完糧而外別無他累惟是解戶一事之未除遂為
里甲百弊之根因近蒙院司道斷行官解之法民困
已可少甦顧役以糧解為重銀解為輕去輕存重愚
民規避之心兢起平日飛灑詭寄臨時鑽圖倖免無
所不至且有差乃有末差有末差乃間有借辦不獨

有司欲藉之以助公費吏書欲藉之以開騙局而小
民實自欲藉之以逃重役是下徒有革解戶之名而
未實受革解戶之利也鄉愚一點解戶憚於遠赴京
省且自度不能與運軍關力倚胥關知勢必托之保
歇而保歇以包攬為生涯預收侵費臨兌掛欠故京
債王債之借所勾引為地方騷擾者屢禁不止是上
有用糧解之名而未實得糧解之利也本府目擊前
弊久思以南兌二糧幷議官解而未敢將不試之議
冒昧上請去歲吉水南糧起徵有賢士大夫建議者
曰船不過數十艘糧不過萬餘石此一中賈之任耳

何官家之不能爲請自吉水始本府乃令主簿張元
調試爲之元調毅然身當收其往例幇解之費親自
雇船裝載募人看守督至南京上納米皆精好批得
早掣復有餘糧歸備賑濟部院奬其能士民稱其惠
乃知官解之果可爲也南糧可爲兌糧不可爲乎吉
水可爲廬陵等縣獨不可爲乎謹將官解事宜及其
興革有可相應者備細開呈伏乞採擇施行

計開

一議運官竊照管糧官有京省之運亦猶武官之有
漕運也武官能代民運於遠管糧官獨不能代民

運於近乎吉水已成事可覩矣但此須最廉幹者
任之主簿才力不一似難槩責相應選其才不惟
其官縣不足則請擇於府首領府不足則請擇於
雜職且先將張元調例破格優奬似亦風勵之一
端也伏惟台裁

一議運吏竊照漕務重大故有領運有幇運今各縣
所自運糧少而路近誠一官可以擔當然亦須大
縣點殷實吏二名小縣點殷實吏一名使之協同
看守且分應各衙門查點事務若遇本官才堪獨
總利權恐添吏以開侵竇即以本衙書役二名附

載批內俾知干係更爲安便伏惟台裁

一議運船竊照往年糧解領運俱係雇募民船仍取
船户承領到官夫民可募官不可募乎宜將本縣
堪運民船選殷實者查照往例公給雇值寧從優
裕毋令虧損但須每船限載五百石庶關係爲輕
伏惟台裁

一議運兵竊照軍官可領軍運則民官亦可領兵運
此　祖制之宜推廣者也查各縣解銀先已議撥
精兵常防護矣相應每糧船一隻撥精兵一名爲
旗甲兼常兵四名共爲典守至南京者給與行月

糧至省城者量爲犒賞至出納則兵不宜與爲伏
惟台裁

一議運費查得廬陵吉水安福等縣每年兌糧起運
民間有七銀三米之説蓋每輸糧一石自正數外
官耗與私耗共加三斗貼以使費銀七分至解户
包與保歇則本户田糧一石包銀一兩或一兩二
錢惟泰和細户之輸納稍減而解户之包賠更重
總之民間有此費矣南糧之準貼輕於兌糧然亦
不少也今議官總利權侵孔四塞則解户包泊之
費可省計每縣所省不下千金矣其民間輸納糧

米之數宜悉照舊其泰和亦照盧陵等縣備細查
實爲例實徵於官聽從管糧官吏鎖凢額船及運
兵行月糧皆取給焉其他瑣屑不必問其出入蓋
亦有無名之費難爲上官告者總在爲民除大害
何計小利哉管糧官但取足國便民亦不必報羨
愽名以開難繼之例若與解官解吏較筭錙銖其
究必使人情滯礙法成復變此不可不預防也伏
惟台裁

一議不測耗照官解之法舊未及南兊二糧或者曰
倘有風水不測非解户執任之不知漕糧亦有失

事豈遂以此議民運乎省運不及五百里南運僅
餘千里皆非有險道可虞且每船限載五百石在
豐年尚不抵二百金也萬一有失查係船户作弊
即以船户家產追賠查係兵役通同作弊幷扣工
食貼補其解官所領路費亦須節省以奏正額若
天時偶災萬非人力所及者派補於通縣亦不過
分毫之加耳伏惟台裁

一議直櫃耗照民間力役自解户而外惟有直櫃耳
有糧長而以其點差之餘直櫃可也爲直櫃而設
糧長不亦可已乎查斗級變爲倉吏庫子變而庫
吏此條編之最善處也直櫃者止於公堂登數非
實有出納之司其法更可推矣相應大縣點殷實
吏三名中縣二名小縣一名名曰直櫃吏每季一
換派給紙張飯食銀每季各若干將直櫃里長名
色永爲革除或曰官役直櫃恐增火耗不知火耗
之有無輕重在有司之昏明貪廉非干里長與不
里長也伏惟台裁

黔草卷又九目錄

公移

蠙衣生黔草卷之又九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廬陵彭應時化中甫校

公移

上閣部乞終養揭 癸卯

子章父年八十子係隻身終養之情懷之久矣始爲長豚猶可代養既有師命不可以請今則長豚已故無可托矣干戈稍戢可以請矣是敢冐死以　疏子章拮据夷方業已五年苟幸無事即地界未清其是非原自有在如蜀是黔非正當土黔之非以成蜀之是若黔是蜀非候代者徐徐圖之不必子章之身之也竊念自有播事以來同事四督撫李總督江巡撫不幸以憂去支巡撫以事去總兵吳廣李應祥李遇文楊登山以病故劉綎沈尚文童元鎮以罪去其諸監軍叅遊守令物故者不可勝計獨子章叨庇苟全播氛甚厲貴土多瘴此又萬不得已之情未敢形之奏牘者惟門下垂憐焉父子離合在此一舉其爲感激豈待言哉臨稟無任涕泣祈懇之至

再上閣部乞終養揭 丙午

子章殫竭駑力騷除路苗精耗氣衰一病頻仆況八十老親萬里鄉園遊子夜行不自休歇敝里親朋以文來責君

滿紙滿函子章不歸如清議何伏惟門下以孝教人以德愛人一憐子章久在齏鄉跡似投荒一憐老父止章一子情切舐犢倘令早歸子舍得浣廁褕即塡溝壑敢忘銜結不然督臣如李如王不能視其父撫臣如江總兵如李不能有其身門下縱憐章於死後孰若憐章於尚存疏下擬旨乞爲曲成必先得之門下而後可得之　皇上老父倚閭以望信子章延頸以俟　命無任激切哀懇之至

上閣部議紅苗揭

爲紅苗猖獗殺虜官民空屯破寨遭害極慘哀籲　聖明急賜勦除保全孤城以圖永逸以關治化事萬曆三十三

年七月十九日准兵部咨前事移查紅苗果否僭稱名號殺虜姦淫有無挾糧會籌暗爲表裏遵照　明旨作速會同三省撫按廣集衆思參以時勢訣之目前援於事後無拘攣於復讎鼠竊之說務杜絕其勾引通苗之弊毋縱奸以養亂亦毋開釁以殃民或應大創或應鵰勦三省詳加會議或合兵或分兵其士卒作何調集軍糧作何措辦一切進征事宜斟酌妥確務求萬全以安地方限文到一月內奏　請以憑覆議施行等因准此就經備行本省司道及移川湖督撫按查議去後今據貴州布政司呈稱該本司左布政使趙健會同管按察司事右布政使尤錫類都

司都指揮僉事陳所學管分守思仁道事按察使洪澄源會議得紅苗爲梗自古已然于今爲甚延袤三省窟穴四通種類浩繁恃險阻以故敢于荼毒生靈騷擾疆場然湖廣尚有一十三哨然將守備各官軍及永順保靖二土司爲之障蔽在四川則有酉陽坐鎮都司及平茶邑梅等司土兵爲之捍衛俱去內地尚遠惟貴州則切近思石銅仁一帶地方稍一猖獗先受其毒即總鎮彈壓銅仁而民苗雜處鼠竊無常亦時有刦搶虜掠之害此銅民之叩閽而乞勦也凡有地方之責者孰不欲大創以快人心貽貴民以永久之安然以貧黔之事勢與紅苗之情形在今

日有難于輕議者貴州昔征楊酋繼征皮林將士疲于戰鬬軍民困於轉輸加以旱荒疫癘閭里蕭條瘡痍未起困苦未甦如病尪之人即調息猶恐不能安其生况可加以大兵之役乎且貴州通省錢糧不過萬餘尚不足供官吏師生之廪餼一切軍餉仰給川湖每年止七萬有零又尚多負欠故今三十四年各衛尚不能支完三十二年之糧據陳總兵所議征苗之兵約一年可平即該餉銀一百一十七萬有零况一年未必能平其錢糧又不知何所紀極貴州省省將操何術以措處昔年征播大逆也敢請于朝廷求助于各省今紅苗小醜也安敢復請而各省物

力亦非故矣安能復助我哉糧餉無所措處將何所藉以
招七八萬之兵無餉無兵雖有韓白無所用之況紅苗之
害雖云刦鄉村虜人口不過零星寨堡閒且所虜人口尚
可贖而取也非如楊應龍之破城邑皮林之戮將士犯大
逆不可赦之罪也若所云僭稱天地名號僞立左右都督
則銅仁府縣土司向未有如此報者惟二十八年流民徐
應龍被苗虜進巢內乃詐稱　親王假傳　詔旨赫詐苗
民已奉兩院批差守備葛如錦拏解按察司問擬詐傳
詔旨斬罪奏　請於三十年七月奉　聖旨是徐應龍著
監候詳決欽此本年十一月本犯斃獄申詳兩院梟示訖

銅仁愚民不知其已死也誤傳稱名僭號之說述之疏中
以聳聽聞耳若果有此事陳總兵何不以報兩院思銅府
縣何不以報司道湖廣鎮筸參將何不以報楚中四川酉
陽宣撫都司何不以報蜀中且非實有可知矣且所稱姦
污孕女虜掠千人活割孕婦皆遠年以來傳聞之事而稟
叙一時以甚其罪今數年以來未見府縣有此報也　又查
先年剿苗之舉無論永樂宣德即嘉靖二十一年苗陷石
阡陷思州不得已設立三省總督駐鎮沅州征之十年徵
調供給不爲不煩至三十二年始平亦未能收其版圖絕
其種類蓋苗依山谷以爲巢穴恃林箐以爲險阻來則鳥

合散則鼠匿故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亦自古難之矣況
今無陷城戮將之罪何必勞興師大創之舉即欲興師大
創亦非朝夕所能勝也且楚蜀原未被紅苗之害安肯協
謀剿苗不急之務楚蜀既不協謀黔決不能獨任　又查得
紅苗與貴州水硍山苗相爲表裏互相勾引結連爲黨今
奉軍門行陳總兵共師剿除硍苗亦可剪紅苗之羽翼而
不敢大肆其奸惡又查得銅仁陳總兵節制三省漢土官
軍除湖廣鎮筸參守漢苗官兵五千六十五員名又九永
施州永順保靖二宣慰土官兵及四川酉陽平茶邑梅等
土司漢土官兵不計外即貴州標下銅仁各營哨漢土兵

共四千九百七十三員名每季支餉銀四千三百六十二
兩守備兵一百一十五員名每季支銀三百三十八兩又
新募兵六百員名每季支新餉銀一千一百三十四兩三
錢二分新建營哨以爲各兵駐劄每年賞功銀三百六十
兩總計漢土親兵共五千六百八十八員名每年支餉銀
二萬三千六百九十七兩零其兵不爲少其餉不爲寡矣
且清鎮參守之兵思石都清等守備之兵皆聽其調用若
訓練之得其精處置之得其法儘可以防禦苗患今欲以
防爲策合無將總鎮標下各軍平時則嚴加訓練以壯其
威分守要害以防其變有警則出奇堵截以遏其勢或不

剿鵰剿以懲其惡其苗寨聽約束者恩信以撫之勿貪小利以失其心其苗之不入犯者即與之相安勿激變以啓其釁各該鄰近府縣土司每鄉村人户俱如山陝地方每數十家或百家共築一堡深溝高壘以爲藩衛申明保甲簡練鄉兵出入相扶守望相助禁絶貪利勾引之人嚴置挑釁邀功之罪則我既有所恃而可守苗亦有所畏而不敢逞此實自固安邊之道長久可行之策也儻日後果有僭號犯順之罪然後大創鵰剿會三省議行則師直而氣自壯雖勞民而非輕舉矣今無可大問之罪而欲大興問罪之師似非計之得者也等因呈詳到職據此該職看得

紅苗恣肆原非一朝以今視昔于茲稍甚士民請剿者蓋憂其將來愈加猖熾乃將數十年被刼之情彙爲一時膚受之愬其情可憐其詞誠迫夫諸苗肆殺人之毒匹夫無不報之讐即滅此而後朝食未爲不可第事勢有重輕錢貨有詘贏時詘不可舉贏勢重不可輕發考紅苗蟠據楚蜀黔三省之界即古三苗遺種也在唐虞時曾逆命矣班師振旅舞干而後格在高宗時曾伐鬼方矣三年克之孔子以爲憊東漢之初馬伏波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困於壺頭而卒即今沅陵東也本 朝嘉靖年間亦曾大征始於庚子終於癸丑歷十四年而後定總督張岳

惠竟卒於沅州此皆往事灼然可據者也然使苗實破城殺官爲不赦之罪亦難以往事自撓使貴州兵實士强有必勝之勢亦何必以假武爲辭今據司道會議苗之出没不時虜人妻女燒我屋寨豈敢謂無然未至據城以叛如盜夏之劉東暘也未至破綦江城犯飛練堡殺參將戮都司如播州之楊應龍也未至殺守備等官二十一人如皮林之吴國佐也即如士民疏稱王一事蓋亦有說頃三十年賊徐應龍潛住苗中僞傳 詔旨旋即就擒奉 旨取決士民迄今猶云云爾脱再有之總兵該道參將郡縣豈得不報縱貴州不報楚亦有辰沅兵備鎮筸參備蜀亦有

酉陽呈鎮都司豈皆聾瞶豈皆隱匿而待士民訐耶苗罪誠重第比之盜夏播州皮林尚爲有間即有出没重則鵰剿輕則追捕嚴爲防禦不致蔓延法如是而止而必欲動大兵如征播征皮林愚未見其可也又據鎮守銅仁陳總兵手本議剿貴州一省當用浙廣漢兵本省夷兵共七萬四千六百員名有一日五分者有一日三分者有一日二分者連食米魚鹽運夫戰馬硝磺等項以一年計共用銀一百零八萬五千兩議善後留漢兵四千名土兵一萬名以三年計用銀八萬六千四百餘兩通共一百一十七萬一千餘兩則在總兵亦知其難矣此猶以貴州一省計也

湖廣四川二省皆如此數合之共三百五十一萬餘兩此
猶以一年計也如高宗伐鬼方三年合之共一千五十萬
此猶以三年計也如嘉靖十四年而後定則其費不可數
計此豈獨貴州不能辦即楚蜀亦不能辦豈獨楚蜀不能
辦即　朝廷亦未必遽能猝辦即　朝廷之力能辦蜀楚
之力能助亦必待年餘而後兵始集餉始充此一年內苗
無柰楚蜀遠何勢必近擾貴州弟恐思石銅鎮之間不知
當破幾城殺幾官戮幾多百姓而貴州丘墟矣費數百萬
之金殺數萬人之命以爭不可耕之苗地不可臣之苗民
愚未見其可也夫國雖大好戰必危黔小國也今年征播

明年征皮林又明年征路苗不可謂不好戰矣瘡痍未起
流離未歸帑藏空虛朝不保夕以朝不保夕之國而欲鋤
唐虞以來未臧之寇人皆言職不智佳兵者不祥之器不
得已而用之　朝廷西征東征征播征皮林皆萬不得已
計費金錢何止千萬而復欲以施之銅苗即一年可了亦
費四百萬金捐有限之財興得已之役人皆言職不忠播
州殺生命不下三萬皮林不下萬餘近日水苗路苗斬獲
四千據士民疏苗賊十萬少殺之當如皮林水苗路苗多
殺之當如播州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傷天地之和氣以釀
凶年人皆言職不仁止銅仁人謂職不武耳夫攖禍莫若

輕權福莫若重職以一身蒙不武之名而猶得免於不智
不忠不仁之議職亦甘之矣又查得貴州銅仁總鎮標下
有兵四千九百七十三員名自三十年來新增兵六百名
銅仁守備有兵一百一十五名湖廣鎮筸叅守漢土官兵
五千六十五員名兼永保酉陽平茶邑梅等土司兵皆可
調而用者總計兵萬餘以戰或不足以守則有餘若無事
訓練軍兵以張其勢有警驅率堵截以遏其來是在總戎
加之意耳此一策也陳總兵初至建築龍潭報國光明龍
頭猴岺溪崖囤金竹等七堡用費二千四百金迄今巍然
可倚爲守又如烏羅司舉人楊國祚近呈建堡自爲守禦

合無行令鄰苗府縣村寨照依此法隨地築堡挖壕俾家
自爲守人自爲戰又一策也至於苗有食糧者有不食糧
者彼食糧者原是羈縻之術不必苛求裁革苗有入犯者
有不入犯者彼不入犯者既無可誅之罪亦不必一槩拒
絕若永保酉陽各土司毋使侵占苗地釀禍生奸川湖貴
鄰苗漢人不許交通勾引誘誨出劫此又一策也夫我既
有所備又不擾苗儻藉　國家威靈諸苗畏懷而不敢出
幸矣如或狼心不悛隼質如故時出竊掠總鎮合調前項
萬兵摘惡而鷹剿之儻異日者果有稱王僭號阻兵犯順
如盜夏如播如皮林萬不獲已請於　天子合三省之力

而誅之未爲晚也

上閣部議蜀中兼制永赤畢烏四衛揭

爲蜀道無故擅駐黔地黔衛無故割屬蜀道謹據實揭報以明職掌以安地方事萬曆三十四年三月初五日據貴州永寧衛申稱蒙四川敘馬瀘兵備道黄副使紙牌近奉四川兩院會疏內稱查得敘馬瀘兵備道原係先年克平九絲議設始駐建武次駐長寧嗣剿藺乃又改駐馬湖蓋以地方有事隨處轉移用資彈壓然以該道遥制建武各邊兵六七日程之外非策也宜令該道移駐兼制鎮雄烏撒烏蒙東川等府永寧今屬貴州畢節道并兩省坐鎮將

官協心討議彈壓撫治用爲唇齒俟地方安靜之日仍照舊專駐建武往來巡視鈐制五土司督辦糧馬仍乞併將永寧赤水畢節等衛與夫五土司俱載在該道欽奉　勅書庶有責成再乞　皇上軫念藺邊傾頽已極將官勞苦最深俯將敘馬瀘兵備道黄副使移駐永寧遊擊周敦吉加陞參將職銜以爲平播善後二功之勸等因所有駐鎮衙門合行脩理爲此牌仰該衛官吏即將本道駐劄公署作速脩理齊備聽候本道接臨先具遵行緣由報查等因又據管遊西參將事遊擊周敦吉呈報副使黄應龍已於二月二十日到永寧駐劄緣由到職據此該職看得永寧

畢節烏撒赤水四衛黔地也四衛官軍黔屬也衛所俸糧官員[illegible]生儒科貢皆在於黔與蜀毫無干涉止永寧宣撫司屬蜀司署在藺州於永寧衛城亦毫無干涉貴州原設有貴寧道所謂貴者貴陽也寧者永寧也　勅書印信俱云貴寧或駐貴陽或駐永寧二百年來規制大定今川中突以一道駐劄永寧兼制四衛豈以黔不能治永寧必待川中乃治耶是蜀明侵黔地也與前永播地界相去萬萬彼猶夷地此則黔地矣即四川明欲貴州之地貴州有撫按何不一會而擅取他人之地爲已有耶如湖廣平清偏鎮四衛近於黔遠於楚四衛驛馬取辦於黔生儒科貢

取第於黔所伍屯田聯絡於黔而黔以近楚黎平互相更换初奉　明旨繼奉　勅書楚復有言予而復奪而黔不敢固爭以四衛實楚地也今永畢烏赤四衛二百年來屬黔與蜀中風馬牛不相及敘馬瀘道駐劄馬湖距烏撒畢節二千餘里奈何以二千里之道來制他省耶况貴州疆域已狹四川疆域極廣貴州求尺寸之地於楚蜀而不能得而四川乃欲擅有貴州之地而不一會論法論理無一而可且貴州荒陋止永寧一衛生民稍聚光景稍可比者金御史復　命條陳議於永寧建立一府　旨尚未下而蜀乃先遣一道臣越疆駐劄是先發制人而固爭之也嗟

嗟水搖地界爭論四年舌敝耳聾迄今始决茲復侵黔地
又於釁端既令夷人互相猜疑又令黔蜀復相鷸蚌誠不
知何故蜀中之　題職不知謂何乃今川南道副使黄應
龍費已入黔求盜衛駐劄及今若不蚤爲申明黔蜀之爭
又自今始西南之禍相構無已職已告終養旦夕田野之
人似可結舌而一日未去地方一日之責未已也相應具
揭乞念黔蜀地方各有定界非可以强侵非可以術籠懇
將四川川南道副使黄應龍撤回川省仍申飭兩省撫鎮
成憲各守疆圉毋復侵越庶漢夷樂業西南永靜矣
咨吏部以知事唐時雍劉本陞補甕安縣知縣未審

爲就近陞補縣官以裨邊邑事據貴州布按二司會呈平
越軍民府甕安縣知縣余鍾英因染目疾蒙巡按貴州金
御史復　命特疏改教行令本官聽候　明旨外甕安係
新設縣前任知縣麥應奎既以力綿不能綜理今任知縣
余鍾英又以目眚未究施爲以故該縣法度尚欠整飭今
查得按察司知事唐時雍明經選俊才守俱優已經按院
疏薦合無即以陞補甕安縣知縣就便到任管事又該縣
典史楊蘭奉職無狀亦蒙金御史革職遂去典史職司捕
盜該縣草髒賊多出沒查得平越府知事劉本歷俸四年
曾經畢御史揭薦一次金御史獎勵一次本官年力强壯

正堪巡緝合無將本官加陞主簿管甕安縣典史事務庶
邊邑得人地方攸賴等因呈詳到院看得甕安邊邑創建
方新撫綏整刷誰令焉賴必才守兩優年志並鋭者始堪
是任乃前任知縣麥應奎綿材碌碌見任知縣余鍾英病
目瞶瞶提溝壑之身當罔兩之地流離者安望招徠豪猾
者豈能懲創今據布按二司呈稱知縣余鍾英已該巡按
金御史復　命論劾乞將按察司知事唐時雍就近陞補
查得本官才優守潔志鋭年青先任豫章久有聲於桑梓
今佐邊圉又大耐於風霜既經一薦已騰賢聲出自貢途
正堪花邑至於該縣典史楊蘭已該巡按御史考察革逐

據詳將平越府知事劉本加陞主簿仍管典史事務本官
勤勞四載兢業一心揭薦獎勵久著能聲推補一簿原非
躐等相應移咨爲此合咨貴部煩請推陞窮邊新邑得人
爲難將知事唐時雍俯賜亟補甕安縣知縣幷將平越府
知事劉本加陞主簿管該縣典史事務儻已推補有官希
將新補者另改別地庶邊邑之廢弛一新而久困之瘡痍
立起矣[illegible]

原缺

續衣生黔草卷之十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友人楊寅秋義叔甫校

公移

討播誓師條約

為申誓戒以肅軍令事照得播賊楊應龍罪惡貫盈　天討必誅本院已涓吉祇告　神祇分道並進義旌所指雷霆電掃所據軍前一應事宜合行申嚴告戒凡我文武將吏共期恪遵慮周萬全功收一舉以上宣　國威下紓人怨如或故違軍法具在須至諭者

計開

一大小將領督率三軍討逆除兇惟同心是賴在昔三千一心能令百億之衆前徒倒戈矧茲窮醜蕞爾哉將士尚智畢謀勇畢力若操舟左撐右支期於必濟若駕車後推前挽期於必赴　天日在上本院其何敢蔽抑或人自為心嫉能妬功蓄疑修怨則孥僇有罰決不假貸

一中軍調度全係大將總統自副叅遊而下不分主客將官咸聽節制統督副叅遊官責專一哨各分路領哨官雖素係同官或隸干隔屬自應一體遵

聽調度約束如或抗違阻撓逗遛觀望不用命致
悞事機應專决者徑照軍法重大者馳報軍門綁
拿
一土司無大小皆世受　國恩大者誓同討賊必能
祇奉　明威督率漢把獨當一面以收奇捷以膺
懋賞次者皆表稱忠勇自負雄長當此報效立功
之秋正宜督率奮勇克敵事竣超格優叙如或進
止衆差或賣路縱逃或妄殺平民報功或故縱兵
目搶掠兵目軍前斬首土司並按軍法
一摧鋒克險以先登爲第一功首級次之至期不惜

重賞懸掛高竿漢土官兵有能結群合夥當先克
敵即以懸賞銀給之領兵官督所部先登者主將
官即於陣前或收陣後給督率先登牌一面執照
監軍類報優叙其漢兵先登者懸賞之外准照衝
鋒例補給役過月銀叁分之數
一衝鋒每因割取首級以致失事今後臨陣各將領
官傳示殺手止許向前衝殺高聲於本哨本隊内
指定某人割級隨殺隨喚陣後殺手得貳分割級
得壹分鳥銃手火器手中敵先鋒取勝亦照此例
各得貳分割級得壹分敢有違令戀級與混賴搶

級者分別並斬
一兵士退縮亂行回頭返走者陣前立斬
一放鳥銃火器俱俟賊在柒捌拾步之内聽掌號手
吹天鵝喇叭聲方許點放如未吹天鵝喇叭即賊
在伍拾步内不許先發敢有違令亂放賊至空手
無措及放鳥銃不照星者斬掌號手臨陣不奉將
令錯舉號頭致兵失悞或裝塘伏致賊驚走跡涉
賣陣者並斬
一督陣有掠陣殿後專責土漢隊部但有觀望返走
者得奉令牌立斬各主將官須揀選堅勁强有力

者充之督率衝鋒有進無退以首功論如先自退
懦及攘功挾怨行私淆亂賞罰者分別處斬
一高招手指麾左右關係非輕主將官揀選膽勇過
人機變出衆者充之指麾進止有度因而克敵取
勝以首功論敢有倉皇失措招搖錯亂悞事者斬
一塘報偵探及夜不收埋伏巡邏主將官須選膽勇
機變不憚遠險及耐夜者充之偵探得實塘伏馳
報以時因而克敵取勝以首功論敢有畏避惰悞
悞言誑報致失事機者斬
一鄉導兵生長苗地無論熟識地利險夷亦且周知

賊情變態師行經過先期瞭望查視指導破陣克
險先登者一體懸賞優叙如或輕率躁擾及自相
猜忌爭功僨事者分別處斬
一各該哨道雖分畫信地然或賊併力一向或乘虛
夜襲或追奔被圍衆寡不敵或險阻難克各將領
官約會應犄角者犄角應合圍者合圍一哨有警
但擺山銃嚮不待傳報左右隣哨登時策應敢有
自分彼此逗遛觀望者以違節制論幷別功不叙
一賊衝突在黎明在半夜在乘我劄營未定預先埋
伏便措手不及或劄數拾里外我兵哨探無賊安

穩睡熟彼乃捲甲而趨前轍可鑒各將領官連珠
下營得尺進尺得寸進寸深濠高壘分布犄角前
後左右互爲相顧應援營者先日密布審視隨到
打立排柵開挖濠溝無留時刻遇夜巡警主將官
宜不時放號查閘塘伏玩悞者照軍法割耳綑打
一賊披綿被用紅綠爲號狡詐不常各將領官嚴諭
所部緊認號頭無論防賊亦防我兵自相混亂即
如公差投遞文書或別營差使彼有號頭者亦須
審認明白以防奸細破陣暨營巡視等役將官慎
擇之

一賊慣半夜撲衝伍柒人不等潛伏茂林叢箐候我
兵過半突出放砲或打羊頭撞過我兵兩頭慌亂
乘勢掩殺前轍可鑒將領官先用奇兵或鄉導一
面搜山一面於高埠處瞭望毋得輕率妄進致落
賊彀
賊慣以佯北誘我大兵在後彼敢以百數拾人前
來接鬬者誘我也宜防兵刃方加遽佯北敗走者
誘我也宜防遇峻險盤旋轉灣人馬单行首尾不
相應擂石倒樹裝菰當前邀擊我者宜防遇泥塗
淤田陷坑宜防遇橋探橋板朽敗裝成橋眼之類

宜防將領官俱宜令塘報審視及撥兵四旁徧搜
又入關後賊巢中泉水糗糧酒漿或置毒藥亦宜
告戒軍士加意隄防毋落賊彀
一大兵壓境臨關楬豎受降旗但有悔禍挈妻子乞
降者不論夷漢賊親族僞提調巡警坐寨夷頭人
等並許棄械赤身於受降旗下站立主將官嚴禁
混殺候鄉導驗實搜檢有無夾帶利器押赴監軍
審驗相宜護押安插格納過人數仍以功次紀叙
敢有[illegible]搶奪及收匿降民妻子阻塞降民
歸順[illegible]官另議兵士分別處斬惟是受降如

受敵詐降叵測慎之慎之

一大兵除兇救民水火豈宜妄殺以干天和克囮斬關之後除怙終拒敵逆我顏行者法所必誅一應老幼婦女不許殺驗有婦級老級幼級者以所獲真功壹級抵不錄無功可抵者以妄殺論敢有於把截關隘處所將平民割級充功者以妄殺論抵將領故縱另議别功不叙

一火藥最難收拾須十分關心屯劄處所藏有火藥火繩火籠火箭等項俱要安置空閑營傍其火箭鏃頭俱外向以備不虞至如火籠軍士自裝多不

如法臨陣先一二日將領官先令火藥匠將火箭如式裝入籠內用紙固封火繩火鏈亦如之庶臨期不致悮事

一運糧雖專責一日不繼兵且坐困將領官於其處劄營其日移營俱要先期約會糧官明白其處當預兵接收其處歧路其處險隘賊可藏伏或衝突邀搶者當預兵押護逐程計算至如交單責會不許留難飯匏包裹有可轉發者不得丟棄克破巢囤如可因糧於敵嚴戒兵士毋得燒棄但得壹石即以壹石之值給之各兵不願領糧每米壹升仍給銀陸釐以省轉輸分猷共念是在將領加意

黔中彌盜條約

爲立法彌盜以靖地方事據威清兵巡道呈詳備行上六衛甲捕官將各街置立柵欄查撥哨兵護送官商僉立巡捕責成捕盜緣由到院批行外查得貴州往昔有新添姚趙二鄉官都匀鍾鄉官近日威清楊生員等家俱被强賊入城刦害偏橋衛清平衛俱被强賊入城刦獄此柵欄之不嚴也上下六衛沿路往往小苗出刦官摃行商此哨兵之不嚴也相應通行本院復以己意推廣數款刊刻成書分發各守巡道通行所屬衙門着實遵照每衛各哨各

給一冊施行毋得違錯須至冊者

計開

一途中盜賊出刦皆緣哨守官兵偷安有責放回者有私自逃回者有逃去串同惡苗出刦者惟是查點不嚴以致哨兵離伍今每衛站中火舖冊立一總哨即於該衛軍或新募兵於內輪撥二十名委一勤能武官督率往彼不時往來各哨巡警各道俱要置簿差官往來巡查如貴寧道信地起貴陽至平越共小哨若干總哨若干每哨各置一簿詳書官兵姓名送道印發各哨該道於每月朔將貴

前二衛差指揮或千户一員冊領一单與薄相合
許帶捕軍六名馳驛馬前去自省城起沿途逐哨
查點如官兵到即註某月某日某官查過俱到如
有一名不到即於本名下註不到二字仍註单上
限二日夜至平越將公文投新鎮道查驗取不違
限田文田日亦如去日逐哨巡查註簿註单亦限
二日夜赴貴盜道查銷該道查单即提不到哨官
兵解轅門細打一百如差官違限及需索哨官兵
酒飯錢布官打三十兵五十往回共限五日又差
一官帶兵輪查名曰梭官新鎮道信地自平越起

至鎮遠止安平道信地起貴陽至普定止威清道
信地自普定至亦資孔止其法俱如貴盜道差官
巡查以道里遠近酌定日期文到各道限半月内
先送印過哨兵簿送院查覈庶幾稽察嚴密官軍
不敢偷安哨守有賴道路自尔肅清
一哨兵稽查既嚴自難偷安若月糧不以時給彼將
有辭布政司自後給散兵糧先儘哨兵如以錢糧
不繼則冗食之兵稍汰一二未爲不可頃善後事
宜疏内有撤大橋營并裁得勝營之議縱不能盡
撤稍汰三之一以爲哨兵之需可也

一城内外關廂正街合面每百家設一柵中等街每
五十家設一柵小巷以首尾爲度設一柵柵以粗
木爲之鏈栓鎖鑰俱全每柵置大銅鑼一面長鎗
二木竿一麻搭千毋諭鄉官舉監百姓輪流每夜
一家關鎖遇有盜賊不論強竊鳴鑼爲號前後關
厢先閉柵欄保兵齊集互相堵截即有強賊豈能
飛出柵欄開閉以起更絶更爲度起更後不許擅
開其有收生延醫二事亦湏預先告明如有違玩
恃強開柵者當夜守柵者呈禀該管官司究治若
係勢官豪家具禀該道枷號細打如不服解院重

治重罰大抵強盜入城所垂涎者正在官豪家不在
貧户如官豪不先守法是開門而揖盜也愚甚矣
慎思之我慎思之我
一官使經過地方哨兵照界護送該衛即具一牌差
一軍隨送牌後黏刻单一張上刻某衛自本衛起
或上或下至某衛止共計若干哨某哨軍兵若干
名某哨軍兵若干名官使至某哨界之時哨兵即將
護送過往官即於牌内親註有哨兵幾名隨送無
者註無用圖書鈐蓋差役領牌回銷印官查註無
兵者即解該道重治細村黏单該道另具一式發

衛刊行印捕官不行提究

一客商䭾馬不許零星雜爲護送每日早不問多寡聚爲一起該衛即出一牌黏一單以卯時出門放砲鳴鑼爲號放城外空濶處取齊哨兵即行護送客商亦於單內塡註有哨兵幾名隨送付差人回銷印官查未註者即行究治如客商不遵條禁零星亂行倘有疎虞衆告者决不准理遇晚歇宿以䭾馬歇大家即歇不許貪程强行大約以未時爲止如有臨晚要行者哨軍不許護送此單該道另爲一式發衛刊刻衛官不行提究

一強盜入城不從門入多用梯上不在人煙輻輳之地而在絶無人跡之處故城外有居民住處止用栅欄亦可阻賊如城外無人住處城上垜口湏置桼何木一根安於垜口之上賊至必攀其木木一墜下賊亦隨下此亦阻盜之法載在城書可舉而行也各衛印捕官清查應置桼何木垜口處所即行置用將置過數目呈報查考守城軍夫亦當嚴於僻𣩵之地夜用梆鈴重加防守如有不着實舉行者將印捕官提究

一各衛掌印官宣慰司將所管土司夷寨逐一查出每一土司夷寨各僉立有身家人衆所服二名爲土巡捕將姓名報該道刊示曉諭遇有該管夷民爲盜即責成跟要如土巡捕用命擒獻真賊破格重賞如一年內該管地方寧謐並無盜賊生發申詳給與冠帶以勸後效如養寇爲亂不行竭力拿賊者提解以窩盜正罪

一盜賊入城未有無内應者如城内人家勾引苗賊入城者審有實跡不論勢家大族扁其宅曰盜賊之家塞其中門令於旁門出入以羞之子孫世世不許更換

一強賊入城市非刦庫獄即刦鄉官文到各衛門有庫獄者將庫獄各門并週圍墻垣逐一查估應修理者呈詳修理每庫獄除原有看守人役外再加強健軍夫二十名宿守完逆官以不及註考城内外鄉官家每家門首左右自置大栅欄二座夜則關鎖多撥家丁宿守如違印官容揭以報若有失事彼亦何能怨有司哉

初檄宣慰使安疆臣防守地方

㫖得兵部咨到本院業已行本司遵照去後合再責成保固地方爲此牌仰宣慰使安疆臣照前部文并本院Ꭰ㗊

將該司治所屬地方烏江沙溪及省城一帶挑選精兵差
勇悍目把并宋承恩地方嚴加防禦務保萬全　朝廷責
成本官意甚嚴切本官世承　國恩宜効圖報臣子果能
忠順　朝廷自有殊異如安氏先世通路雲南至今奢香
驛之名流芳百年大征香爐加以右參政之官具載史冊
此皆忠義不朽之報彼崛強者竟何益乎特差旗牌官王
安民前來宣諭取具地方不致疎虞甘結陳恩王嘉猷速
令出見歸結卽看立功贖罪俱無違錯故諭

再檄安疆臣進兵

看得宣慰使安疆臣千年忠孝之家一代弓裘之嗣茲者

四郊多壘兩省罹殃本官朋檄卽能督率所部不煩官藏
所望士一厥心人百其勇緝傷勇之後振怯為雄制客遏
之間保危成固　天鑒非遠不庭者必誅　王爵無私有
功者是享本官若能近固內地遠豎奇功豈惟楊名濟美
孝著於家聲抑將加秩策勳忠光於　國耤特遣材官馬
武卿特　令旗一面催促進兵并函花段獎勵本官以將
本院優待之意故諭

三檄安疆臣圍囤

大水田之捷本院喜劇兄弟本是一體顧弟不可以先兄
本院叙功循序并　題矣第該司未入鎮雄已建此奇捷
聞該司已入將來之捷更有奇於此者本院拭目望之狡
之人情未有焚人居室夷人宗廟而不以為讐者乘勝進
攻海龍正在此時若猶豫不斷所謂養虎自貽患也與其
養虎而以害貽子孫孰若弃虎斃之而以安貽子孫乎至
於眼前賞賚又其次焉者矣隴澄有贍略可容以此商之
然後知本院之為安氏子孫慮至深遠也不獨為今日也
發來餉銀數目具在公移故諭

四檄安疆臣隴澄攻囤

五月初六日據左監軍畢節道呈報司道直入播州抵海
龍囤尾劄宣慰安疆臣大營會同朱參將督率彝兵會合

川兵進攻海龍囤俟獲元兇另報等因據此查得安隴二
兵久已屯劄海龍囤後元兇未報授首合行催促為此牌
仰宣慰安疆臣知府隴澄督率目兵亡緊攻剿今日之事
有進無退如退一步卽以軍法從事仍着修理帳房聽候
本院親臨卽於該營中屯劄適觀厥成以憑　奏凱先具
遵行緣由馳報故諭

獎諭安疆臣擒尚義等來獻

尚義者繼技二惡此總督朝夕所欲得而甘心者本官能
生致之厥功懋矣今偽許其不殺實留以　獻俘耳發來
餉銀分賞諸役係楊應龍公文李輔等請一批去今批示之

未封本官看過固封發去又發來降人一名為信然不欲令其回囬恐其一回將此中事機盡洩不便即令在營聽以示信見諸人皆未殺也雖然公文批去應龍亦未必來此皆是玲着無益惟有整兵乘隙破賊乃是真着惟本宣力圖之故諭

破播州諭宣慰安疆臣知府隴澄

公移至知酋守死固無復能為左右心腹或逃或殺或獄此　天亡賊之會亦爾家用間所致也太平有日普天同賀豈特川貴一隅已哉惟爾兄弟戮力圖之終成此大事以報　朝廷輔卓東市縛吳淮西方於斯役猶或為禍不

獨爵賞而已也楊監軍已從烏江入播遍觀厥成即如本院親臨復烏江關破播州城并招降萬户共作一疏於二十九日上矣故諭

聞田氏降諭安疆臣隴澄

田氏之降真耶贋耶不於水西而於川中竊疑其贋也今亦毋論真贋未真降則囬內自亂乘其亂而取楊酋為力更易脫係偽降彼假此以懈我軍心衝突之勢所必不免尤不可不嚴防也楊酋一日未降則一日為賊名其為賊人人得而誅之未有因其妻之降而不以殺酋為功者除惡務盡庶幾不貽子孫之禍在官軍班師後人人散去該司世與之隣豈以一存其祀便以為德而於破城降民等事不以為讐耶該司試思之必了此而後為功大必了此而後禍根除內誅之毋外誅之曉事自把此勾殘不忍於夫差而范蠡不聽也事正相類可三思之故諭

温旨獎勵諭安疆臣隴澄

接邸報及兵部咨汝家上疏遂得　温旨有忠義之褒有嘉悅之綸有誰敢妄生讒毀之語此即大臣未能得之主上者　主恩深重不知女母子兄弟何以頂戴何以報稱也　朝廷拳拳不過為此一事竭力圖之速致渠魁上心更嘉悅汝家更忠義讒言三至決不信矣公移到汝

兄弟當迎入營中一以寒賊之膽一以壯軍之威慎毋忽也故諭

諭隴澄

朝廷盛典先及該府該府一戰之功下成母兄之志上保祖宗之爵既忠且孝何其榮也自今以後當益效忠順以無負　朝廷無負本院聞病未愈宜益加調攝以慰本院之心幸萬年回發來新曆百本此諭

檄安疆臣母淑人鳳氏

看得宣慰使安疆臣母淑人鳳氏作配將門能脩壹教相夫而保邦族僉言閫內孟桓課子而開韜鈐共稱女中頑

牧玆省四郊多壘兩地橫戈而疆臣一聞飛檄整師過旨
皆母訓也特命材官王安民函來花段以旌蘭儀永光蕙
問疆臣勉承慈訓如立奇功則石窌之封無讓司徒之婦
而延鄉之典可比翟母之榮故諭

播平諭鳳氏

播未平時　皇上有褒安疆臣討賊之旨有欽賞隴澄之
旨中云成毋兄志　皇上之待汝母子天高地厚矣播既
平後本院叙功汝二子作一段叙汝作一段叙本院之待
汝母子善始善終矣　皇上之恩加汝母子欲汝保障西
南為地方生靈耳本院之厚待汝母子欲汝忠順　朝廷

亦為地方生靈耳汝母子心事忠赤本院亦能諒之但有
不知事體目把在外多事上不思　皇上之恩中不體本
院之意下不顧壞汝母子忠順之名利歸於奴罪歸於主
汝老成人決當一處之見汝家法不然人説汝在深閫中
令若輩誑汝也陳恩不可令校閒王嘉猷當令在省中承
聽傳話不可令安逸在家張問達張崑令其一意忠順使
汝母子内外無間今楊監軍已去總督李老爺聞憂將行
我亦要上疏乞休不知後來老爺意思若何恐我在此教
誨汝日把們事事忠順我即去亦無後慮以後公文汝母
子要字字看過用關防鈐記來隴澄且在水西領過　欽
賞方去鎮雄汝尚無孫可戒疆臣不宜夜飲要早起勤幹
公事隴澄還當娶妾在水西早得一二孫則四十八枝人
心方有係屬此第三要緊之着汝老成人當日夜關心我
又聞得要子孫當行好事行好事第一要忠順　朝廷第
二毋得害侵百姓汝母子勤行之他日子孫不蕃衍吾不
信也故諭

初批播州公移

五司構禍七姓起釁本院一入黔中知之詳矣第該司與
五司七姓一方主僕之分也該司與　朝廷一統　王臣
之義也奴負主人上司處置未當　君門萬里那由得知

而飛練之役戕　朝廷之命官綦江之役破　朝廷之城
池該司其未之思邪又沿邊小苗假該司名目殺人命擄
人財實利歸在小苗惡名嫁於該司該司其未之聞邪今
已往勿論該司此日自當急還播州請命　朝廷朝廷之
上有時雷霆亦有時雨露人臣之義過則歸己該司惟悔
罪歸咎積誠以感動之而已本院詳閲該司忠孝堂舊揚
氏祖宗爵土已歷八百年皆以忠順守之非以智力留之
該司額堂名思忠孝義蓋必忠於　朝廷而後能孝於祖
父也且該司一子死於重慶念念不置今長子尚未襲職
餘舍尚未分授獨不為生者地乎該司試中夜思之然後

知本院為忠告也此繳

再批播州公移

飛鏁之役兵至而應之猶可原也該司咎西南之鐵鑄不成一錯字只足壞了綦江城池上觸 聖怒凡為臣子誰敢置一喙該司如果實心悔罪只合席藁歛戢哀請 闕下乞降 督府萬一 朝廷弘不殺降之恩憐爾先世恭順之乂該司猶得保其首領子孫猶得保其爵土而播州生靈猶得免於鋒鏑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計莫良於此者該司內誅之妻子外誅之宗自上為祖宗慮下為兒孫地早計而決之可也此繳

三批播州公移

本院昔在川中曾敘該司三征之功入黔半年三批公移開該司自新之路即不詡德亦當不見怨今播州之兵見斥於興隆黃平之間擄殺我人民阻塞我往來是該司以怨報德也今據申文極其恭順而兵留我境又極跳梁所言如此所行如彼其誰信之第據差人簡說興隆之兵係九股之苗原非播兵我宣慰在播州並不知道此亦事之或然者然而木刻之語俱以播州為名果係各苗駕禍汝播州該司力能掃除即除之不能當差人解散之庶幾猶可相信不然千言萬語總是套話本院寧漢土蕩此小醜何難第該司心事何以自白耶本院不能曲為之解矣本院即以此卜該司誠偽順逆解散之後還着知事漢杷一二人前來面報本院另有分付此繳

四批播州投降公移

大兵四集事等摧枯忽尚義等來投該司公文請解一面之網諸將爭言此汝緩兵之計不宜深信本院則以為該司悔罪之明未可逆詐如出真心可於五月朔日令妻子具降文從水西營護送出投該司亦宜解甲投戈靜聽處分如能挺身自來則解縛焚櫬歸之 朝廷本院與總督部院俱同此意亦何苦而窮兵耶尚義黃繼枝等姑留為質特發一人齎公文來該司宜自決無詐無遲此繳

檄楊朝棟速降

查得 欽定賞格內開應龍妻子能大義滅親縛降自贖亦准末減仍為優恤欽此為照楊氏爵土其來已久應龍即有罪其祖宗無罪也綦江龍泉二役尒朝棟不與尒父即有罪尒猶無罪也如能大義滅親賞格開載自明如父子天性不忍推刃但能束身來降亦當待以不死不絕尒祖宗廟祀與其從惡父而殄祀孰若順 朝廷以綿尒廟祀之為孝乎 明旨昭然決不食言事在燃眉早宜自決如或遲疑總歸滅亡後悔何及汝宜三思之故諭

檄田一鵬等出降

看得大兵壓境勢如破竹　朝廷止為首惡一人爾等胡甘與同禍本院前遣思南田興弟專諭田一鵬兄弟想當已到今尚義來亦能道一鵬歸順實情更遣李旭李紹尚欽羅鸞顏宗政何邦佩何林高文急楊廷章彭道彭燦傳賢荀文寫尚蘭州等雖陷網羅同懷中國若能舍舊從新便是轉禍為福爾等同仗大義賞格自明不惟全爾性命保妻子抑且錫爾官爵福及子孫如或食言　天不我祐爾或遲疑後悔何及諺云當斷不斷反受其殃汝輩深思之深思之故諭

編保兵檄

黔中司帑偶詘難以遠召而四郊多壘法當自固仰思古人保甲類有係兵管子作內政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十軌為里四里為連十連為鄉五鄉一師魯成公作丘甲三甸增乘每乘增甲此皆古人寓兵於民之意今獨不可倣而行乎為此牌仰司道即行貴陽府貴前二衛將省城內外居民十家為保每家出兵一人為保兵擇其頗知事者為保長五十家為大保擇其有身家強幹者為大保長二百家為都保擇省祭舍人或致仕小官二人為都保長正都保長副保兵各備械一件或鎗或刀或弩務要精利仍分貴前二衛地方每月朔望都保長副合一百兵而練之俟稍熟則請於貴陽府及本衛印捕官而練之又稍熟則請於本道而練之俟城內外保兵俱可即戎則本院司三司親臨武場而大閱之總之皆為城守計決不遠調萬一有警止捍衛本城內外而已着實舉行本院拭目以觀厥成焉

計開

一當正軍者免編

一夫一婦年六十以上者免編

一寡婦守兒年未二十者免編

一隻身傭工賣菜賣草賣梘朝來暮去之人免編

一殘疾者免編偶疾者不在

一鄉官舉監生員吏承編其家人

一舍人軍餘編

一外省人在黔中開鋪者編

一寺觀隨僧道多寡編

申明策應律令檄

為申明衛所策應律令以保萬全事照得四郊多壘調兵防守夫守非守一處也此有警則彼應援彼有警則此應援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合寡成多此萬全之策也查得

大明律一條若賊寇竊發應合會捕者隣近衛所雖非所屬亦得調發策應若不即調遣會合隣近衛所不即發兵策應者各杖一百罷職發邊遠充軍律載甚明恐諸將官不知耳近調銅仁兵守石阡延久不至豈未明此律乎姑記合行申明通諭如有再違定依律　題參發遣不爾貸矣

留屯糧檄

國家養軍本以禦侮爾等二百年來受　朝廷豢養恩不爲不久今值寇亂正當効命諺云養軍千日用軍一朝正此之謂矣本院又慮爾等老弱不堪疏奏　朝廷召募漢

土官兵防守堵截軍得休息恩至厚矣今照往例將各官軍應支實米詳議照依時值改支折色兵得米以衛軍軍得銀以買米不過勞爾輩一貿易耳爲此仰管屯倉積屯頭目役將應徵屯糧照額盡數徵收上倉封鎖以聽軍前支用不許冒支升斗不許擅動勺合如有故違强冒强支許倉官指名呈該道本院拿解以軍法綑打仍罰米百石不恕

經理播地示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播寇已平地方新定建置郡縣善後事宜已該本院酌議具　題今又遴選循良責成經理無

非欲俾係流移消弭反側莫爾必庶于衽席之安者[illegible]俗當與維新而小民難於慮始若不約爲章程以示嚮往將宜積者易於犯禁而豪猾者敢於作奸非所以集歸鴻而風買憒也爰採群議竊附臆見列爲條約須布施行爲此示仰各司官舍軍民知悉流移者速行告明復業附籍者趁時領田佳種恪遵明示共享太平所有訓詞開具於後

計開

一五司土官昔被楊酋荼毒咸願改土爲流今者酋既殄滅已該總督部院議分黄平白泥重安餘慶

甕水草塘容山湄潭等處地方屬於貴州而郡縣之本院念爾宗祖立基有年不忍遽絕特疏善後請將各司正副土官如原任安撫改爲土州同正長官改爲土縣丞副長官改爲土主簿各隨州縣辦事猶不失爾世業苟能恪共厥職上報　朝廷下保宗社即是忠臣孝子與　國咸休良可尚已若有陽爲恭順陰懷反側倡言惑衆阻撓善後者訪出定行擒拿輕則削職重則夷族追悔何及慎之慎之

一各司自楊酋煽虐以來人民逃竄田地荒蕪近經招徠復業瘡痍猶未起也本院憫爾困苦推[illegible]

歲糧差盡行蠲免所有倉糧馬戶另借官銀代爲
供應以示安輯勞來之意凡爾小民安心住種靜
候經理毋聽訛言搖惑敢有土司豪猾假借催徵
重復科擾許被害之人徑赴經理道府衙門指名
稟訴以憑拿究
一楊酋悖逆已干 天討凡爾脅從醜類宜聽招撫
復業永爲良善從前罪過一切不問即曾有操兵
臨陣殺害邊民者亦當曲貸近訪有等奸豪見爾
民初來復業或嚇以附播當誅或駭以通糧當納
或誣以錢債當還或假以怨讐當報詐索財物強

奪子女若不嚴禁何以能堪除本院差官多方密
訪外爾等小民有被害者即赴經理衙門稟告以
憑拿解究遣
一各司田地雖軍屯民寨相雜然各有界限難容互
混倘土豪勢要乘此經制未定之時越侵冒占若
各委官宜秉公執法逐一查覈不問指揮千百戶
及士大夫舉監生員人等應參呈者亟參重處應拿
問者嚴拿招解毋得容縱以滋釁孽
一各處田地凡係舊日佃戶認納糧差有憑據者各
許復業亦仍候查丈以均糧差外若爲楊酋庄場及

從逆賊人產業與逃亡無主者各經理委官逐一
清查照依川中事例分別上中下等則酌定價值
准聽四方附籍之人上價承佃納糧當差如有勢
豪阻撓希圖兼併者擒拿解院按法究遣
一民不知方故頑悍易亂今既建立郡縣豈徒專用
刑罰已哉謂宜覃敷文教移風易俗則學校之設
正經始首事也凡爾附籍新民即爲土著百姓倘
有子弟頗通文理者便准送學作養不在冒籍之
禁
一各司地方雖不甚廣而山箐險阻奸宄易藏原議

設立守備官兵分布巡緝是弭盜安民之至計也
但日用廩糧無可取給所有無主空閑田地除府
縣議贍公用外合擇附近常稔者另立養兵之庄
每兵壹名可耕若干畝分給領種照例收租入倉
按季支出以作廩糧大約倣屯田之例而變通之
務令可久至於畫區分界立籌稽查是在經理各
官加之意耳
一播州邊境率多深山茂箐材木所生滋長有年今
當查明封禁除有干霄合抱所謂異材者不得擅
伐具數報院留待採進以供 上用其餘亦聽委

官查取以備脩建官衙學舍之用如有奸徒偷砍
者擒拿重究

賑饑示

爲督撫地方事大兵之後必有大賑已經兩院具題 旨
尚未下但今黔中米貴如珠青黄不接古人有矯詔發倉
者今獨不可倣而行乎本院協征皮林班師還省查剩米
肆千餘石剩銀陸千伍百餘兩暫借賑饑候 旨下銷算
爲此示仰通省軍民人等知悉凡被兵火處銀米兼賑未
被兵處有銀無米各府衛縣所掌印官悉照後開數目領
去銀米設法賑濟務使軍民速霑實惠上不負 朝廷浩

恩下不失本院周恤之意如有顆粒絲毫分毫侵染及縱
容衙門吏役冒領者明有三尺之法幽墮五無間之獄愼
之愼之

計開

一貴陽府衛縣賑銀壹千貳百兩米壹千石在鎭遠
令軍民自運
一黄平及五司地方被兵賑米壹千石銀伍百兩
一興隆東坡被兵賑米伍百石銀貳百兩
一龍泉司被兵賑米壹百陸拾石銀壹百陸拾兩
一平越飛練被兵賑米伍百石銀叁百兩

一偏橋衛被兵賑米肆百石内將貳百開河
一鎭遠府衛征播皮林兩省運糧賑米伍百石
一清浪衛賑米壹百石
一清平衛縣賑銀貳百伍拾兩
一新添衛賑銀叁百兩
一龍里衛賑銀貳百伍拾兩
一烏撒衛饑甚賑銀貳百伍拾兩
一赤水衛賑銀壹百伍拾兩
一畢節衛賑銀貳百兩
一永寧衛賑銀貳百兩

一威清衛賑銀貳百兩
一平壩衛賑銀貳百兩
一普定安順州衛賑銀貳百兩
一安莊鎭寧州衛賑銀貳百兩
一安南永寧州衛賑銀貳百兩
一普安州衛賑銀貳百兩
一思南府縣被兵賑銀陸百兩
一石阡府被兵賑銀肆百兩
一普市所賑銀伍拾兩
一銅仁思州都勻原未被兵米價稍減思州府賑米

壹百石都匀府賑銀壹百伍拾兩銅仁府賑銀壹
百伍拾兩

續賑饑示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播平之後兩院題 請動餉賑恤軍
民候 旨日久因值饑饉已預支銀陸千陸百壹拾兩米
肆千肆百貳拾伍石伍斗行守巡道委官分賑近准部文
覆奉 欽依動銀壹萬兩今除前賑銀數外又除米數係皮
林剩米另算外尚該補賑銀叁千叁百玖拾兩又經行布
政司於貴陽府庫照數支發委官賑濟爲此示仰饑貧軍
民知悉俱赴後開各委官報名查給通毋違錯特示

計開

貴陽府衛縣補賑銀玖百兩委貴陽徐同知賑
定番州賑銀貳百兩委署印鄭推官賑
烏江各屯寨軍民賑銀貳百兩
河渡各屯寨軍民賑銀貳百兩委新貴張知縣賑
烏撒衛饑甚補賑銀壹百兩委署印畢節廳張同知
賑
黃平等新州縣補賑銀玖百兩代走今年驛馬
濫橋東坡二處軍民補賑銀壹百兩
平越飛練地方軍民補賑銀貳百兩委平越府賑
印江縣補賑銀壹百兩委該縣印官賑
婺川縣補賑銀壹百兩委該縣印官賑
龍泉補賑銀貳百兩委銅仁陳知縣賑
興隆衛修十里橋發賑銀壹百玖拾兩該衛收貯聽
支修橋

建二尚書六中丞坊檄

照得荀氏八龍里擅高陽之稱康成大儒鄉震鄭公之名
式閭旌賢其來久矣貴州故僻壤我 朝貳百餘年爲尚
書者貳爲中丞者陸而省城無坊何以表厥宅里爲此牌
仰布按二司照牌事理再加查議建貳尚書坊壹座陸中
丞坊壹座左書年月及兩院姓名右書三司姓名下壹層
書各鄉賢姓名行貴陽府估計價值詳動官銀建造毋違

計開

都察院左都御史前南京戶部尚書黃紱平越衛人
南京工部尚書前國子監祭酒孫應鰲清平衛人
以上貳尚書坊
右副都御史食正貳品俸徐節貴州衛人
右副都御史侯位思州府人
右副都御史敖宗慶思南府人
右僉都御史蔣宗魯普安衛人

右僉都御史李佐清平衛人
右僉都御史劉秉仁貴州衛人
以上陞中丞坊

掩胔檄

爲軍務事照得播酋入寇漢土官兵奮勇敢戰身膏草野枉䰟情尚至今未瘞甚可哀憐竊爲辛棄義當掩埋以慰忠寃但積骸而瘞之土導骨弊日久天雨不獨朽骨終暴于野抑且狐鼠相侵爲穴莫若裹新聚而焚之斂其餘灰同歸于土一則無令暴露一則速彼往生爲此牌仰平越府往東坡爛橋守備杜鶴鳴知縣陳廷範往龍泉小中軍

葉定遠把總宋貞相劉岱往烏江河渡指揮吳國柱經歷陳江定往飛練每處領銀拾兩撥發鄉兵將陣亡將士骸骨掩堆一處買柴焚化共作一塚多燒冥楮以安體䰟無令爲厲以慢邊民完日將掩埋過緣由報查施行

修官田志檄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前院江　察院應　於各府州縣衛所置買備賑遞馬欽恤右文惠樂各項官田共費五千餘金清出舊祖共六千餘石載在通志以防侵隱此救荒之長策振饑之仁術也第立法者始無不善奉法者久而奸生查得前田委官驗買之初俱稱近水膏腴今董二三年不稱水椎沙瘞則稱旱潦無收其弊有三有始以腴田市既以瘠田換者有指他人田捏作巳田掣領官銀其實無田者有承佃年久移坵換段侵爲巳業者近據鎮寧吳知州呈送官田圖議到院閱得田有形有四至有地名有佃戶姓名此田形之不可不圖也借穀之法倣朱子社倉之議社倉之議倣荆公青苗之意但官穀入手便不思還官中催租誰肯盡心况穀之出陳皆衙市猾棍冒領青衿寒士乞貸比及秋成率多逋欠與其貸之而無收莫若蠲之以濟貧今酌議歲小凶則半發倉歲大凶則大發倉如歲豐則仍收貯此借穀之不如蠲也通志刻載田畝非不詳

備而板在提學外道遠不關鎖近日姦徒通同看板人役刻字姦匠將志板更換殊可痛恨巳經本院查出宣慰司學銀一款除究罪外今日新志一成當以硃印每衙門各貯一冊與印同代其板即貯本院不許擅印此志板之不可不嚴防也爲此牌仰布政司即便行令所屬府州縣衛將新舊置買各項官田逐一履畝清查四至明白照依吳知州圖式備畫田圖一冊名爲官田志稿完送驗刊完硃刷過發遵守遇印官陞遷將此志隨印交代刊板解貯本院嚴鎖以杜奸民抵換其歲納稻穀係大熟年分收貯官倉不許假以出陳名色擅動升斗如遇小歉量放一半大

欵將穀盡放賑饑俱候九還倉若積穀年久許請評變價增
買賑田續入圖志是在良有司本院日望之也通毋違違
湏至牌者

湖廣解到餉銀賑饑牌

為天旱地震等事先准戶部咨該貴州撫按會題本部覆
議咨行川湖貴督撫巡按各衙門嚴責守巡印糧官員各
將拖欠貴州糧銀如數催徵查照撫臣所議將近年未完
先儘一半內將四川應解本色米十二萬六千一百石盡
數解黔賑給其湖廣解到糧銀內准動三萬兩四川解到
銀內准動一萬兩聽貴州撫按督同被災地方司道有司

酌量賑發題奉　聖旨是欽此備咨前來准此案照先該
本院會同前按院宋　看得貴州水旱地震軍民饑荒
無法賑恤隨將川湖各拖欠協濟貴州銀米年遠者不能
全解其年近者得其半亦足少紓倒懸之急會　題去後
隨准前因已經催行川湖各司道查照部文將應解銀米
如數解黔給賑二省有司因循止據湖廣分守湖北道解
到長沙府屬二十七八年分銀四千九百零七兩五錢其
餘未解所據解到銀兩係賑饑之數目今青黃不接合先
發賑為此牌仰布政司即將二起扣貯湖廣解到賑銀四
千九百零七兩五錢查照單開註賑軍民貧生銀數移行
各守巡道轉行該屬衙門各照註定數目差官赴該司支
領在府州縣即委該府州縣正官分賑如係府州縣衛所
同城去處委府州正官會同衛印官給賑如無府州正官
去處照單內註定附近文職官公同衛印官分賑務使軍
民均霑實惠庶上不負　朝廷湛恩下不失兩院周恤之
意仍大書告示於各衙門曉諭完日通將賑過軍民姓名
同領過銀數類冊呈報以憑回　奏施行

計開

分守安平道所轄衙門

貴陽軍民府饑民孤老一千名每名一錢共銀一
百兩

府學貧生計五十四名今每生二錢共卜兩八錢
貴州衛五所并站舖軍二千九百二十三名每名
一錢三分共銀三百七十九兩九錢九分
前衛五所軍二千六百二十八名每名一錢三分
共三百四十一兩六錢四分
宣慰司學貧生計六十三名今每生二錢共一卜
二兩六錢
以上發貴陽軍民府督同兩衛印官分賑
威清衛五所并站舖軍一千二百三十七名每名

一錢三分共一百六十兩八錢一分
貧生計四十二名每生二錢共八兩四錢
平壩衛五所并沙作等站舖軍一千二百一十二
名每名一錢三分共一百五十七兩五錢六分
貧生計三十三名今每生二錢共六兩六錢
普定衛五所并站舖軍一千七十一名每名一錢
三分共一百三十九兩二錢三分
貧生五十名每生二錢共十兩
安順州貧民孤老五百名每名一錢共五十兩
以上委安順州卞知州公同衛印官分賑

安莊衛五所并北水等站堡舖軍七百二十七名
每名一錢三分共九十四兩五錢一分
貧生計二十八名今每生二錢共五兩六錢
鎮寧州貧民孤老四百名每名一錢共四十兩
關嶺所并查城等站鷄背等舖軍七百零三名每
名一錢三分共九十一兩三錢九分
以上委鎮寧州吳知州公同衛印官分賑
安南衛五所并尾灑等站堡舖軍一千三百二十
一名每名一錢三分共一百七十一兩七錢三
分

貧生五十名每生二錢共十兩
永寧州貧民孤老五百名每名一錢共五十兩
以上委永寧州署印教官方柄會同衛印官
分賑
普安衛五所及站舖軍一千四百三十九名每名
一錢三分共一百八十七兩零七分
普安州貧生計十三名今每生二錢共二兩六錢
貧民孤老五百名每名一錢共五十兩
亦資孔站所軍二百四十一名每名一錢三分共
三十一兩三錢三分

樂民所軍一百四十九名每名一錢三分共十九
兩三錢七分
安南所軍一百零五名每名一錢三分共一十三
兩六錢五分
平夷所軍二百六十四名每名一錢三分共三十
四兩三錢二分
安籠所軍一百三十名每名一錢三分共一十六
兩九錢
以上委普安州侯知州公同衛印官分賑
貴寧道所轄衛門

畢節衛五所并該站周泥二站舖軍一千二百一
十三名每名一錢三分共一百五十七兩六錢
九分
貧生計十五名每生二錢共三兩
烏撒衛五所站舖軍七百三十七名每名一錢三
分共九十五兩八錢一分
貧生三十名每生二錢共六兩
倘塘站軍一百三十一名每名一錢三分共一十
七兩零三分
霑益站軍九十四名每名一錢三分共一十二兩
二錢二分
尾甸站軍八十名每名一錢三分共一十兩四錢
黑張站軍七十三名每名一錢三分共九兩四錢
九分
赤水衛并赤水阿永落臺摩泥四站七舖軍七百
六十九名每名一錢三分共九十九兩九錢七
分
貧生三十名每生二錢共六兩
阿落密所軍五十四名每名一錢三分共七兩零
二分

白撒所軍二十二名每名一錢三分共二兩八錢
六分
前所軍七十三名每名一錢三分共九兩四錢九
分
摩泥所軍五十四名每名一錢三分共七兩零二
分
普市所軍一百一十六名每名一錢三分共一十
五兩零八分
永寧衛米價稍平民不甚饑量賑軍士銀一百兩
以上委署鎮畢節張同知會同衛印官分賑
分守新鎮道所轄衛門
龍里衛五所站在城等舖軍共一千二百三十九
名每名一錢三分共一百六十一兩零七分
貧生計九名今每生二錢共一兩八錢
新添衛五所站舖軍七百九十一名每名一錢三
分共一百零二兩八錢三分
貧生計二十三名今每生二錢共四兩六錢
以上委駐鎮新添楊同知督同衛印官分賑
平越衛伍所并站舖軍一千七十一名每名一錢
三分共一百三十九兩二錢三分

貧生三十五名每生二錢共七兩
平越軍民府新民孤老五百名每名一錢共五十兩
以上聽平越軍民府督同衛甲官分賑
湄潭縣新民四百名每名一錢共四十兩
甕安縣新民四百名每名一錢共四十兩
餘慶縣新民四百名每名一錢共四十兩
清平衛五所站舖軍八百三十三名每名一錢三
分共一百零八兩二錢九分
貧生三十五名每生二錢共七兩
清平縣貧民孤老四百名每名一錢共四十兩

興隆衛五所重安小坡等站舖軍八百五十八名
每名一錢三分共一百一十一兩五錢四分
貧生三十名每生二錢共六兩
以上清平興隆縣衛委清平縣劉知縣公同
衛甲官分賑
黃平所舖軍三百五十名每名一錢三分共四十
五兩五錢
黃平州新民孤老三百五十名每名一錢共三十
五兩
以上委黃平州曹知州分賑

都勻衛五所站舖軍五百八十六名每名一錢三
分共七十六兩一錢八分
都勻府貧生計三十名今每生二錢共六兩
貧民孤老五百名每名一錢共五十兩
以上委都勻府督同衛甲官分賑
麻哈州貧民孤老三百名每名一錢共三十兩
鎮遠府貧民孤老一千四百名每名一錢共一百
四十兩
貧生五十名每生二錢共十兩
鎮遠縣貧民孤老四百名每名一錢共四十兩

施秉縣貧民孤老四百名每名一錢共四十兩
分守思仁撫夷道所轄衙門
石阡府貧民孤老一千名每名一錢共一百兩
貧生五十名每生二錢共十兩
龍泉縣新民四百名每名一錢共四十兩
思南府貧民孤老一千九百名每名一錢共一百
九十兩
貧生五十名每生二錢共十兩
印江縣貧民孤老四百名每名一錢共四十兩
婺川縣貧民孤老四百名每名一錢共四十兩

銅仁府縣近被水災貧民孤老二千九百名每名
一錢共二百九十兩
貧生五十名每生二錢共十兩
思州府貧民孤老八百名每名一錢共八十兩
貧生五十名每生二錢共十兩

學田檄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本院恭脩黔記閲得思州銅仁思南石阡肆府學新添平溪偏橋叁衞學俱載學田數少不足贍貧生今當增置又黎平府學僻處一隅距省千里每遇大比諸生褁糧遠涉備極艱苦亦應置田租以助盤費爲此牌仰提學道即轉行思南石阡思州銅仁黎平新添平溪偏橋等府衞遵照赴鎮遠府於本院收貯節縮公費銀內動支每處各伍拾兩領回增置學田收租存貯以資贍貧生黎平府學收租貯倉專備叁年大比支給科舉生員路費將買完田畝四至呈報施行

計開

思南府學伍拾兩　黎平府學伍拾兩
石阡府學伍拾兩　新添衞學伍拾兩
銅仁府學伍拾兩　平溪衞學伍拾兩
思州府學伍拾兩　偏橋衞學伍拾兩

稅務檄

爲稅務事據布政司造報支盤借支錢糧冊到院據此內開前後共借過庫銀計壹萬陸千餘金用註强半該餘稅銀補還看得黔中賦稅有限以故支辦進　表朝　覲官吏盤纏兩院三司公費科場費用吏書口糧工食紙劄等項皆取給於餘稅始議必因餘稅盈餘方議及此何至近日皆稱稅額不敷槩行借支候扣補還愈借愈多愈稱無稅愈無抵補若此則已借者將何補數將來不足者又將何借總之管稅各官皆首領縣佐始不得管則百計鑽求既得管稅盡充私橐假稱稅少將俸扣補如鎮遠稅先亦稱之後委將知縣管收到今叁季便已踰額可槩見矣合行議委正官管收爲此牌仰布政司即將通省各稅除見管者姑留俟滿另議烏撒安龍貳稅所額不多准照舊議委首領等官外其餘俱議府佐州縣正官管收如普安稅即委普安州知州鎮寧稅委安順府推官貴州稅委新貴縣知縣畢節稅委駐鎮畢節廳府官鎮遠稅委鎮遠縣知縣思南府稅委該府佐官如府佐缺員即委府印官管收永寧稅另議府佐壹員前去坐鎮即令收稅不許仍前濫委首領雜流等官致滋欺隱該司嚴諭各官潔已秉公收湏足額毋貽若輩竊笑也先將定委職名詳報施行

屯政檄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各衞屯糧往規止管屯官催徵串同屯頭任意延捱本院今春巡歷新添平越清查倉糧顆粒皆無屯官倉官倉攢兌扣乾沒種種弊竇深屬可恨今歲當開徵合行立法委官催督爲此牌仰督糧道即便遵照將各衞屯糧行委文官貳員督同掌印管屯指揮催徵如新添清平興隆參衞即委駐鎮推官同知其餘無駐鎮官與府州同城者即委府州佐壹員協同該衞經歷督同印屯指揮催徵如無府州同城去處即於隣近府州內擇委前去監督上倉通限本年拾貳月以裏掣繳通關嚴禁各

官毋容延捱兌扣如各印屯官有仍踵前弊者許監催官據實參來重處本院即以完納之遲速定各監催官之殿最如能完納如期文官紀薦武官重獎如或完納後期一體參治各官亦須潔己束吏不許容縱吏皁人等需索屯頭以服武弁之心如違官以不職論沾染常例者以貪論吏皁計贓究遣仍刊示給各官毋倉前懸掛壹紙永爲遵守先將定委職名呈報施行

造盤江浮橋檄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盤江乃滇黔孔道中沸橫流當春夏之交嵐瘴侵人江水泛漲過者病涉本院業行布政司動銀委官估建木橋以便往來據議難於採木且價踰貳千餘金止可支拾年本院行動銀貳百兩委經歷詹應試包一鳴建造浮橋已經搭架往來稱便未幾即被水漂蓋因繫船鐵索細小水勢湍急以故船隻漂流此委官督造不堅之過亦看守人役疎怠之罪也今據鎮寧州知州吳天佑議追看守員役賠還船價銀陸拾伍兩及動官銀湊買木植鐵斤復造但浮橋逐年搅脩叁年大造應用錢糧與善後守橋事體未備必須會計停妥斯可垂之永利爲此牌仰布政司即行鎮寧永寧貳州知州將後開事件逐一會議停妥作速具報務悉心料理毋草率了事上緊議詳

以憑施行

計開

一浮橋一年一小脩應用銀若干三年一大脩應用銀若干會議妥確呈詳本院發銀買田收租過搅脩大造即於租谷內動用須會計應買田若干畝用價若干兩黔中不患無田惟患不妥買田之弊如清平衞指揮石極先奉前院發銀叁百兩令買贍田當時勘田俱係膏腴還租亦頗明白今本院行查田無一畝谷無一粒明係先日欺誑以致今日誤事即此類推田之難買如此該司須令貳州

官悉心查議毋枉貳弁田要膏腴水旱不憂者方
買買時先取古契查驗四至明白行拘田隣番間
的確委無他弊取田隣甘結附卷務要停妥毋容
草率
一查本渡原額渡夫若干名每年工食若干兩壹年
總計若干編於何州出給即將此夫或充守船之
夫工食照原數查給嚴責各役常川在渡不許遠
離如船有漂失即令賠補每年自肆月至柒月終
江水泛漲之時仍令在渡撐船迎送往來商旅不
許需索渡錢刁難過客如違拿究查明立碑兩岸

永爲尊守
一查盤江舊橋兩岸原日有無建立庵堂或見存或
倒塌如存應否撓脩如已倒塌無存應否建立以
備守船人役歇宿及收架船隻速議詳奪
一本渡見有船拾伍隻每年自捌月初格架至次年
叁月終止是一歲之中有捌箇月經行自肆月初
起至柒月終止肆箇月撐渡即將前船整脩或伍
柒隻或拾餘隻以將渡往來商旅渡夫即以原夫充
用其餘船隻用鐵索牢繫兩岸毋致漂流如違責
令看守人役賠補

禁止招兵訛言示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本院撫黔于茲六載矣始討逆龍繼
剿皮林又次剿羅海又次斬吳洪本院何樂有此皆不得
已而用兵也二年以來干戈甫戢瘡痍未起乃姦徒李正
貴王鳳麟等無故倡言招兵詐騙宋君寵羅貴等千金據
羅貴赴告本院當將王鳳麟等拏發按察司監候會問外
查各犯造意起自遵義恐訛言未息合行曉諭爲此示仰
一應軍民人等知悉目今承平無事之時正爾民樂業安
生之日詭稱收歸牛事在收本院何嘗有招兵之令李正
貴等假爲騙局宋君寵等遂聽愚惑皆姦徒也今既擒獲

律當遠遣爾新舊民毋再聽流徒誑惑浪費財帛如再有
人來倡言招兵者即是李正貴王鳳麟等之流許即綁解
本院定行重賞如有仍前聽惑釀亂者本院訪拏一體以
軍法重究決不姑息故示

催解遺欠木價檄
爲督撫地方事據布政司呈報各省直已未完木價銀兩
緣由到院除批行外爲照播事初起之時本院入黔百無
一備查布政司貯庫之金止陸千有奇　皇上百萬之餉
分毫尚未有　旨本院計無所出萬不得已差官馬武卿
等分投各省催原派木價銀協濟兵餉會　按院宋

有停大工之疏業已奉　旨續據福建解到叁萬叁千叁百叁拾叁兩叁錢叁分零江西解到叁千叁百叁拾叁兩南直隸解到壹千玖百伍拾貳兩叁錢陸分零共叁萬捌千陸百壹拾捌兩零遂陸續支作兵餉已經三次　題明作正開銷訖第恐　大工尚未報完日後又行運木無銀支費查該司冊開江西河南南直隸尚欠叁萬玖千貳百肆拾叁兩零又本省各商領過應追還官銀伍萬柒千壹百伍拾玖兩零二項通共玖萬陸千肆百貳兩零合行催追為此除將本院三次銷筭　奏疏印發該司存案外牌仰布政司即便移文江西河南南直隸嚴催拖欠木價銀

叁萬玖千貳百肆拾叁兩作速差官起解前來其本省木商拖欠伍萬柒千壹百伍拾玖兩零該司嚴行各衙門拘提各商監比追解貯庫聽候運木支用該司取牌存卷備照施行

發官銀龍泉縣貸息走馬檄

為督撫地方事照得龍泉縣地瘠賦重加以歲饑該縣雖經請裁驛銀然所裁無幾其關正額者又不可裁該本院部看得貴陽府走馬例以官銀為毋貸於貧軍取其子息以供馬費龍泉褊小獨不可援例乎為此牌仰龍泉縣即赴貴陽府領官銀貳百兩回縣借給貧民營生每兩每月取利叁分計每年該利銀陸拾陸兩合於額賦內將該縣馬價銀裁減陸拾陸兩即以利銀抵補每年解各驛走馬該縣仍報布政司於編冊內如數減除此銀該縣印官親管收放不許吏書沾染分毫如有赴借者必取里甲鄰佑保結毋使棍徒混冒仍置循環簿二本申請本院部印發[illegible]該縣陞遷日將循環簿同印信一併交代並子

黔草卷又十目錄

公移

續表忠黔草卷之又十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廬陵彭應時化中甫校

公移

批發官銀貴陽府建便屯倉檄

為查議建置官倉以垂永久以甦軍困事據貴陽府申奉本院部批據鄉約汪汝松等連名呈稱貴前二衛一百屯田歲納秋糧運於豐濟倉門首賃店收頓每屯約該店租七斗酒食使費不計及至上糧之日零運倉前動經旬日風飄雨濕鼠竊狗偷十僅八九店户充盈軍困極苦乞准委官於倉內隙地估建小倉一百間內用木板硬地外用磚石包砌以避風雨編立字號每屯認定一間收糧候納每倉上租七斗共米七十石另厫收貯備賑荒歉遇有倒塌動支官銀撫脩一勞永逸其雀脚租帳等費盡革屯糧上畢倉空聽州司各目收納多寡收租責成斗級看守不許閑人潛住侵損等情奉批仰貴陽府速查估報奉此遵依行委吏目張尚禮估報脩砌小倉百間合用銀共三百零九兩九錢五分五釐等因到府該本府看得屯軍租倉之累已非一朝官司久欲蘇息未得其策今奉軍門洞燭民艱俯准脩建官倉便其收貯深為衣衣窮軍至計今估

脩倉百間該銀三百零九兩九錢五分五釐查本府庫貯
見有未置賑田銀三百零七兩四錢五分所少僅二兩五
錢零五釐相應於餘田遞馬米價銀內動支湊足前數候
詳允日動支給發委官經歷詹應試千户鄒宗魯督同鄉
約汪汝松等如數脩建務使內外堅固經垂永久等因到
院據此除批此倉名便屯倉仰府動支本院征苗轉收銀
三百九兩九錢五分五釐委詹應試鄒宗魯督率各屯官
每屯止脩一間夫即用屯軍每年七十石之米免徵止令
每歲每屯各脩一間以為屯軍上糧永利其賑田銀三百
七兩四錢五分仍留該府買田備賑該府刻碑一通以垂

永久繳

批貴陽府斂銀以作馬本借軍以永馬利繳

為永傳德澤事據驛傳道呈行據貴陽軍民府呈蒙本道
牌奉院部批據貴州軍人王科等訴將前任吳知府議詳
收完闔省軍民義助買田銀六百三十兩憑二衛管操官
揭買軍糧取息走馬緣由奉批此議公私兩便永人可行
驛傳道再加覆議限三日內報奪備奉行府該本府遵依
移貴前二衛管操官拜行拘軍人王科等到官訴稱驛馬
苦極蒙允准委吏目林大[illegible]徵銀貯庫買田恐效賑田之
弊科等竊思貴州在城軍四千有餘內有婚喪乏之生理
缺本只得浼中將本身月糧典揭與富户訐一年止得銀
一兩七八錢今每名一年十二箇月銀米與伊紋銀二兩
一錢總用銀六百三十兩每衛給發管操官各領銀三百
一十五兩二衛總揭支七斗軍三百名每名獲春季米二
石四斗又得三季銀二兩三錢一分除將二兩一錢作原
本外又生出利二錢一分總共米四百二十石除三百石
給募户走馬餘剩一百二十石和貯豐濟倉發賣銀本六
百九十兩積聚庫內臨冬領出照前揭買庶軍得資惠驛
遞困蘇等情據訴到府據此卷查先奉院部批據本府申
詳貴州驛馬據闔省鄉約保長人户願出銀米買田收租

募走以免告增告借永杜綃僉緣由奉批驛馬苦久矣銀
米之斂既係民心樂從又是垂利久遠此善政也斂米暫
貯便屯倉總計若干分給各馬户銀貯府庫買田第此中
之田多係虛假三五年後便成烏有欲追田則無田欲追
銀則已費此近日賑田之弊昭昭人耳目者該府慎之慎
之毋使他日復作賑田也銀米完日具數報繳奉此又蒙
巡按金御史批同前事蒙批據議既出於衆心僉同眞爲
衆輕易舉一勞永逸之道也第事貴慎始始能令終目今
斂米開正斂銀但宜行府縣酌議選委公正官員總理其
事經紀有成始為永久無弊完日繳等因備案行府轉行

新貴縣酌議選公正官員收歛米銀買田收租募走緣由
遵奉在卷續該本府議委吏目林大鵬查收銀米已據本
官回稱閤省軍民義助馬户料米二百六十石内除優免
外實收過料米一百七十四石三斗三升五合報府本府
具由呈詳驛傳道轉詳兩院批允放給貴州驛募户唐以
禮等五十名收領以作三十三年分馬料訖至本年十二
月初二日據吏目林大鵬呈稱收過馬户蕭時榮等鄉約
街民周應爵等二項共銀六百三十七兩八錢九分寄庫
外欲候徵齊恐悮來年馬料應合預呈轉詳置田其未完
銀姑候徵完另報到府本府將前銀呈報驛傳道轉報委

官買田問今據前因看得王科等所訴與買田百倍之便
第恐愚軍無知聽唆賣騙再擬置簿三扇一送驛傳道稽
覈一付府徵收一付衛印官扣解庶有所紏鈐而銀數清
楚支貯分明永永無弊矣目今三十四年走馬期迫貧軍
待哺正殷相應預請憲示俾各軍知所趨向試行一年果
有成效刊定書冊積行漸久其利可勝量哉具由申詳去
後奉批前因又據二衛管操指揮梁之棟丁繼祖回稱所
揭雖拘七斗之數若無妻五斗五升單人但有願揭者取
具真實領狀方許借揭緣由回覆到府准此該本府覆議
看得揭買軍糧私情也僅募走馬公義也據各人户既仗

義捐銀共成美事但係株守而無所營利與支舉而中廢本
皆非策也今擬置田則荒歉無常隕本可懼擬揭糧則本
常流注且利息益滋是爲資軍樂受賞銀若募常需利賫誠
策也得著試數揭糧之所以利兹陳永行無弊之術爲照
以月支七斗之軍計之每名春季支米倉斗二石一斗夏
秋二季每斗折銀四分冬季每斗折銀三分三季共折得
銀二兩三錢一分今以二兩一錢揭與本軍除本數外得
利銀二錢一分利米倉斗二石一斗於公有濟本軍在外
私揭止得八九成色銀一兩七八錢不等今得紋銀二兩
一錢又省謝中等費所饒不止三錢之數於軍稱便是公

私兩利之術也第貞僞易淆擬令管操官覈送所伍官認
承文廉核節太繁恐滋多弊仍蹈私揭故轍各軍又何樂
爲之無已直須管操官覈造名冊送府查揭可也竊揣糧
在倉銀在庫彼不得爲政烏能混淆且糧各有票執其糧
票取其認領不必本官覈認而可保其無弊且事變無常
轉令有本官認覈仍令各軍人自爲揭儻於中事故則糧
銀應扣還公此揭借之本可聽其沉溺而棄捐乎又必十
名聯結共領銀二十一兩儻有一名事故坐九名朋償二
名事故坐八名朋償至朋償則僅償其本免其利庶公扣
有資私本不失皆與情折衷然樂從者也厝注既妥稽覈

宜詳擬置循環簿二扇於既揭借之日備造姓名糧銀數目一送布政司以便扣銀一送督糧道以便扣糧又置出納簿二扇出簿在府以註各軍之揭借納簿在倉以註馬戶之兌領則重胥無所庸其奸矣奸弊既清支期宜定每年於十一月初五以前布政司即發原扣本利銀給府聽揭如協濟未到設處借給以慰仰望儻行之數年本息漸當又議置田以益之其利之普殆未易量也等因議詳到道據此該本道看得立法何常在順人情而已捐銀買田以脫重役是人之所欲也乃求以買田而以借軍夫豈拂其物情也哉蓋軍之賣餉也所得止於一兩七八錢大都

不過十分之六此所謂醫瘡剜肉非其願也而官借之數已加至二兩一錢則其勢必舍寡而就多馬役之求利於田也情僞難察完欠難期年復一年至于多作爲烏有此所謂塵飯塗羹非其眞也而軍米在倉皆係隨取隨足之物則其勢必舍虛而就實且有妻一軍之餉每年該本色市斗米十一石四斗折色銀二兩三錢一分此定額也今議以母銀二兩一錢當其一年之餉是母銀六百三十可當有妻三百軍之餉內除原給母銀及分給馬戶米三百石外是官府所留每年常得子銀六十三兩米一百二十石也需以數年官且益裕其利豈獨在下哉又豈特脅軍苦役欣然樂從而已哉至於四簿稽查十人共結造冊責之標弁而需索必禁給發屬之府官而稽覈必親則該府之議已悉愼斯以往誠哉公私兩便之術也相應依允呈請合候詳示行令遵照施行等因到院部據此除批據議甚妥甚悉此公私兩利之術也弟在該府嚴禁需索親覈收放則貴陽驛馬其永有賴乎而吳太守初議之功不泯也如議行繳

龍泉減編檄

爲督撫地方事據石阡府申奉本院部批據龍泉縣申稱該縣賦重民貧不能輸納請乞裁減冗費銀一百六十一

兩六錢以節民力奉批該縣初政而請減編此美意也弟法貴可久事當慮始仰石阡府覆議詳奪奉此該本府查得請裁前銀原係節縮冗費應該減除今該本府又行酌減三十八兩四錢又奉院部給餉銀二百兩爲母每年子息得六十六兩共二百六十六兩合於該縣田糧內每糧一升減編銀一分只徵七分每土里一兩只徵銀六錢一分九釐請乞批示免徵永爲遵守等因到院部據此除批龍泉賦重輕一分民受一分賜此皆府縣仁政也仰布政司照減編數入冊免徵永爲遵守繳外合行遵照爲此牌仰石阡府即便備行龍泉縣將裁減銀二百六十六兩免

編入冊該府刊刻告示通發曉諭仍於通衢勒碑永垂遵守施行

檄

行布政司將龍泉司陣亡土官安民志子起送承襲

爲優恤事照得龍泉司陣亡土官安民志當播賊領苗襲司之日銜鋒奮敵血戰殞身先該本院部平播敘功疏開安民志罵賊被害忠魂可愍當於祖職外另廕世職又該本院部會 題善後議將安民志之子世爲土縣丞祖職正長官世爲土主簿以爲死義者之勸續於萬曆二十九年八月初四日准吏部咨爲播地蕩平經制宜定敬陳善

後切要事宜伏乞 聖明釆擇以永奠遐方事該本部題覆善後各款內開安民志之子陞世爲龍泉縣土縣丞所有土職長官世爲該縣土主簿以酬其忠等因題奉 聖旨俱依擬府名與做遵義平越州名與做眞安黃平縣名與做遵義桐梓綏陽仁懷湄潭龍泉甕安餘慶欽此欽遵備咨前來又於萬曆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准兵部咨爲 天威遠震逆寇蕩平遵 旨覈敘八路從征文武官員功罪以明賞罰以資安攘事該本部會題覆敘播功疏內開安民志近奉 旨已廕其子爲土縣丞仍應與錫顯等一體優卹又於疏末開載安民志贈正長官等因題奉

聖旨朕賴將士之力討平播逆以申靈誅開疆展土奇勳懋績允宜敘賞內紀錄陞級陞俸及襲陞廕起用優卹獎賞開伍復職等項俱依擬欽此欽遵備咨到院部就經備行布政司轉行遵照去後看得陣亡土官安民志勤於王事効死疆場本官伊男原係題奉 明旨准襲龍泉縣土縣丞世職合應給文起送承襲爲此牌仰布政司即將陣亡土官安民志伊男照依題奉 明旨事理查取結狀給文起送承襲龍泉縣土縣丞世職以爲忠義之勸其祖職長官安民心之子原改爲該縣土主簿另行查勘詳襲施行

捐公費銀助龍里貸息走馬示

爲督撫地方事據駐鎮龍里楊椎官申稱龍里驛馬凋瘵日熾奉行做貴陽例措銀爲母借放生息以充馬價第每年須得息五百有奇兩後可比五百之息必需一千五百之本而後可等因到院部據此除本院部捐助公費銀一千兩外看得本院部此舉專爲龍里軍民永除子孫後累至計本院部既捐銀一千兩則所少銀五百兩論法論理宜軍舍客民出辦一勞永逸原非强責合行曉諭爲此示仰龍里衛軍舍客民人等知悉即將尚少馬本銀五百兩聽駐鎮官弁衛印所官攤派斂收湊充馬本務要各發良

心上緊完納毋得各畨遲延自貽他日不了之患須示

市買蜀楚魚鹽檄

為報　命屆期時艱可慮敬陳黔中急務懇乞　聖明亟
賜允行以莫窮邊事照得黔中賦少賦多軍餉告急該前
按院畢　復　命題　請市鹽蜀楚運黔充餉已經部
議令兩省經過衙門應付船隻人夫不許抽税等因移咨
前來業該本院部備移蜀楚兩院及税監衙門行經過
道府免税去後隨准回稱已經嚴禁各該委官不許徵税
等因回覆在卷該本院部看得部議令蜀楚應付官船官
夫比照兩廣事例法也第取之於官每每稽遲相應行令

委官自雇船隻夫役為此牌仰布政司即便動支餉銀九
百兩內將六百兩均給吏目王惟善李樹華文解前去四
川三百兩給指揮楊祖禹千户傅良臣前去湖廣照彼中
時價收買魚鹽運黔變價充餉該司行令出產府縣務要
先儘委官買完方許賣與商人不許竈户高擡時價嚴禁
鹽行經紀毋縱令商人暗行截買并筭雇船隻人夫敢有
違者令該管府縣就近拏究毋得姑息

行思仁道將本院部征播節縮剩餉給思石銅三府
借作馬銀檄

為督撫地方事照得思石銅仁三府協濟平溪偏鎮驛馬
每歲終舊馬已完新馬未上馬户急如星火驛丞申文告
急衛官申文告急三府貧若懸磬欲正支不可欲借支不
可府驛兩窮過客交謷此亦黔中一大窘政也查平播後
本院部節縮餉銀共二千五百七十五兩捌錢五分一釐
七毫八絲內銅仁府收貯二百四十二兩四錢六分二釐
一毫七絲石阡府收貯二千三百三十三兩三錢八分九
釐六毫一絲除該府借給馬價未完應於府屬各司追補
銀一千八百三十四兩四錢四分零見在石阡府庫四百
九十八兩九錢四分一釐三府通共實在庫銀七百四十
一兩四錢零三釐二毫一絲本院部目擊三府驛馬之累

深爲隱憂合將前銀每歲終借作馬銀事後仍追原額馬
價補還以濟一時之急永爲百年之利爲此牌仰分守思
仁道即將銅仁府收貯剩餉銀二百四十二兩四錢六分
二釐一毫七絲石阡府收貯剩餉四百九十八兩九錢四
分一釐內以二百兩借思南府餘二百九十八兩九錢四
分一釐留石阡府會稽三府俱有銀二百餘兩俱於每歲
終新舊驛馬不接之際具詳借作該府協濟馬銀事後隨
即各如數催追原額馬價補還此外不許擅動分釐違者
以侵欺邊餉論該道置立循環二簿并行三府各置二簿
將各府借銀明載於內該道仍勲勤查催務要十年補足

一年之數其右阡府屬各縣司拖欠銀一千八百三十四兩四錢四分八釐六毫一絲除龍泉縣四百三十兩因龍泉被播酋殘破近又饑饉姑准豁免外餘各司尚該銀一千四百零四兩四錢四分八釐六毫一絲各司原未被兵量免三分之一上緊催追貯庫償馬銀猶不敷用又卯〔?〕例具詳借給母容各司遲逡〔?〕

黔草卷十一目錄

序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友人楊寅秋義叔甫校

綏夷錄序

猶之夷也有夷之夷擯之可也有華之夷字之可也而更有作叛不臣之夷有似華非華之夷擯之不可不得不存之以固五旦潘字之不可不得不鋤之以上五百歲豈觀漢唐之故矣漢文帝時匈奴十四萬騎入寇至彭陽上親勞軍欲自征何壯也而南越尉佗好言款詞不難稱側室于甘與之隣唐元和間縛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橫海不誅何仁也而獨誅淮西舉朝競言罷兵晉公堅持四年而始克之也南越不臣不叛在門牆外淮西似華非華在臥榻側故尉佗臣而漢治以光元濟擒而唐威愈振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繇斯以論今日之交之播何以異此予友楊義叔叅知粵西會有黎莫之訌數年不決貢賦不輸　上命督撫臣議或曰鷸蚌持乎承其敝復永樂之舊千載一時乎或曰莫篡黎黎篡陳奈何逐一篡者予一篡者義叔曰不然陳氏已矣黎非叛中國也復祖讐而逐篡臣也毋論今日以　章皇帝之威靈不終郡縣　肅皇帝之英毅竟授都統乃脩毛司馬故事數黎擅殺罪黎乃肉袒牽羊面

縛輿櫬義叔徐宣　天子令解縛受降而令斥莫祀於海島不遺一矢不煩一鏃出交人於湯火寘南民於衽席書奏　上大悅賜金增秩有差義叔次第其事為書名曰綏交錄而屬予序時予黔中　命下奉　嚴旨遄往不及就筭入黔播益張賊東西奔突虔劉人如菅蒯　上大怒遣五大將軍十六監軍屬三中丞總於李司馬合三省材官討之而義叔以才推來監黔軍主勦益急予私訊之曰君於交主綏於播主勦奚也義叔曰不然交故夷也夷則夷之黎莫交惡不侵漢土不刈一漢兒何罪而可誅綏之便播華也太白流夜郎蒙得剌播州故中國地而逆酋用苗變

夷阻兵以來殺命官戮大將積屍數十萬不寸斬之何以令西南夷誅之便予乃請益兵增餉會蜀楚兵以二月出師三月義叔督兵先奪關四月作使水西三戰三捷五月合兵圍海龍六月五日破囨城明日賊雉死縛其妻子無噍類比飲至稍暇予再取綏交錄讀之然後知義叔之南越交也漢文欵佗之策也其淮西播也晉公誅吳之斷也張弛撫勦道故如是竊聞之吾鄉故老宣德初改元漢庶人侍叔父尊叛於樂安楊文貞公勸　上親征逾月而平至交州反側不虔師老財匱文貞援漢弃珠崖例勸　上封陳氏奉正朔罷郡縣至今賴之義叔文貞七世孫也其綏交而誅播也繩祖武也況播之惡什百漢也平播有錄于當復為義叔序

愜圃吟序

愜圃者予友人康用光築之以自老也且焉暮焉游焉息焉而自吟詠其間名其詩曰愜圃吟嬪衣生過而問之曰子何愜而吟也用光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吾思夫戚戚汲汲者之致吾樂也故日求愜焉吾里名盤山自先世卜築在文溪武岩之南三顧雙巖之西面蟠龍州之側每一游憩輒彰佳處盡入肝肺吾地甚愜吾遭逢　聖明潢池不兵三革既定五刃亦隱耕不穫未

耿不下捷是如春之世也吾世甚愜吾北歷梁晉登太行望嵩高游將關尋吳越絕扶胥泛洞庭躡武夷訪金焦西抵蜀黔上峨眉下三峽以極於八番吾好游甚愜吾先人廬足蔽風雨磐山為室依雲成宇彈卜子之琴詠先王之道吾居甚愜吾昔師友則平川末庵今日師友則兩江禹門與君吾嘗甚愜吾不桂軒冕自製薜裳著詩自娛忘懷得失吾吟甚愜吾又何戚戚焉汲汲焉而營營於貧賤富貴之區乎嬪衣生聞而嘆且愧焉吾三十年馳名利之場溷戈矛之鄉求一日之愜如吾用光不可得而竊嘗求聖賢之愜矣詩稱文王於緝熙敬止解之者曰熙光明也益戒

禹百志惟然解之者曰然質也此性體也性體如天無不
覆如地無不載如日月無不照臨如是光明亦如是廣大
即逍遙蓬蓽不加淡即名利戈矛不加濃是然之原也致
廣大極高明是緝然惟然之學也地然世然居然游然黨
然吟然皆然之助也於是用光起拜予曰有味哉子之言
然也以禹文規我而躋之聖域登之春臺敢不曰孳孳焉
而徒然吾圃也

城書序

守城事宜武經總要有城守章紀効新書有守哨篇呂中
丞有城守尹朔野有堡約籌海圖編亦載守城一卷其說

詳矣顧事太煩瑣器亦重複介胄之士多不解其說予入
閩得福州何太守所刻守城事宜總括武經新書而稍淺
其詞令人易曉守城之善物也已夾入黔中碰場日駭城
垣為急乃增呂尹二公數條間抒一得付之剞劂凡守城
將帥人給一冊命之曰城書熟讀而詳味之庶幾黔之金
湯乎故曰敵無脆有備者勝國無小善守者全曰備曰守
無出此書召伯營謝爲郟城沂鎬為諸將望焉

先天九曜圖序

孟子曰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則知往似易易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則
知來似難予謂往來一也神以知來智以藏往洗心之極
何往何來萬世不惑決於知人百世可知總之因禮未能
知人知禮焉能知來此不易之說也數學亦然先天九曜
圖皆未來之曜一日者能算之豈非謂其故可尋而逆可
數乎第來年之臺曆未頒村野談星者漫言休咎皇惑愚
夫則此圖不為無助倘亦吉凶與民同患之意乎

黔臺校秇錄序

海宇譚聖學半宗餘姚餘姚之學成於龍場龍場故黔地
也黔之士待文閒奮而起者若孫司空山甫李太常淝
之馬内江朝寵其犖犖著者予入黔謁餘姚祠低徊者久

之與黔士中得如三公者與之上下切劘蒸蒸卷卷焉奮發
夷跛邑戎馬在郊部曲督候司馬祭酒之屬鱗集戲下每
食而廢箸者三也迨烽燧少息鐃歌振[illegible]則又攝黄期遍
逢掖生方凡賦桂枝歌鹿鳴爭衡筆陣[illegible]文場矣由前
則
王事靡盬由後則多士彙征相須甚殷竟相遇左也
嗟嗟元凱貽戎講論不輟安石郤秦游息如故即餘姚爲
逆濠日講學座上聞吉語余甚媿焉進督學使者徐君商
之徐君曰諸生習鉛槧駢語良知奏[illegible]鳥也無若[illegible]
舉子業牖之易入會四方門人及黔耆庶以舉業來就正
者若干篇檢付徐君鋟布學官人畀一冊若予與諸生對

語雖然舉子業與良知語非二物也舉子業由良知發是子應毋勝枝膠理閒而常違也不由良知發是責火焚景責寒結風理閉而常窮也餘姚山東程録非舉子業乎异日者為大臣為大儒具在録中彼以良知發之即時秇皆心話在吾筆善讀之耳潘岳誦夏侯湛詩謂別見孝弟之性阮籍讀張華鷦鷯賦嘆其有王佐之才諸生以岳籍之讀詩賦者讀是編庶幾上窺餘姚不負龍場予非詹詹以舉子業語諸生也

黔遊草序

浮梁黃二為水部與兄建同為諸生在里中名相甲乙萬

曆丁酉同舉於鄉明年水部成進士建下第歸坊又明年大內火延科廊水部綰將作於邸夙有郤於中璫疏自引罪風悟　主上璫譖之　上怒謫水部臺省交捄省中程公言愈危　上益怒從中旨謫貴陽故事以言謫者率稱病不入竟即以他委還榆里水部曰貴陽即鬼方予聞王文成公迕逆瑾丞龍場吾鄉鄒銓部公扶綱常論相臣戍都勻二公竟以此地透悟良知為世鉅儒貴陽何負於人而薄之邪乃携蒼頭檐簦浮湘入黔會文武校士柱史宋公脅屬水部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一時墨子劒客盡出其門稍隙則登東山眺烏江唫嘯諷咏發為聲歌歌之成帙題曰黔遊草而屬予序予惟騷雖不試發姿槽櫪壯士未申坎坷多乖跡水部之遇不啻悲於莞柳則傷心於揭車不嚮悒於杞棟則皷操於猗蘭乃獨巫呻吟之響鬯恣酸辛之酷暢其天倪抒為和聲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若不為此契契者予時叩之水部曰其始與璫郤也予未出長安而璫瘐死予逐而病於舟隣舟駢死於疫予舟獨完活　上以楚璫之譖謫貴者三人猶惜不與而獨與我貴陽　天意厚矣　主恩渥矣予何為不豫予迫然曰子悟幾是乎王文成之勳不在禽濠拊田之日而在龍場鄒爾瞻之望不在給諫銓部之疏而在都雲今居

夷集與雲中存稿可知也夫萬物罔乎北蒙乎南酉乎西然罔者有之舍也蒙者擢之主也酉者生之府也水部蹟於北留滯西南不可謂非罔亦酉矣又惡知非有邪耗邪生邪子歸矣爾瞻在文水上講文成之學嘗與之日切劘而遂其學以聞於詞异日者合居夷雲中集三之迅峙於黔予之望水部以此

贈宋柱史方麓先生六載考績序

夫物情之佚媮憂危至於竟之順逆平陂而事功有鉅細人品有哲愚多懸於情之佚媮憂危夫非佚媮憂危之足以竪功而定品也彼順逆平陂之竟牽纏乎情而佚媮憂

危之情牢落於竟故俶順而無寘忘者思不蕤處身常逸者
志不廣三折肱而成良醫九斷四屬而表蘊藻織承於天
氷萌於地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孔子於素位不徒曰貴
富而曰素夷狄素患難論不違仁不徒曰終食而曰顛沛
孟子論獨行其道不徒曰不淫不移而必曰威武不屈將
亡謂鍾跛匪椎擊弗砮罾薰匪燒燔弗芬乎故夷狄患難
顛沛威武亦士之椎擊燒燔也今天下所稱夷狄者北虜
東島奴西南諸土夷亦白囊未發摭旄不弼人情虞於湛
樂輒號曰太平一有蠁風起塵合彼所謂患難顛沛威武
皆是物也　國家當是時嘗慱選惇敏沉毅不貳心之臣

假柱下權以鎮其浮而疏其穢解其埶糾而救其既亂彼
惇敏沉毅不貳心之士亦欲陟崔嵬集芑翊勤王事以銘
功於社稷而昭品於萬世以予睹記嘉靖間虜騎瀕都城
内江趙文肅公以太史兼御史勞軍棘門倭訌吳越新都
胡柱史公殲之王涇劉宇據朔方叛麻城梅柱史公自疏
監軍而賀蘭平彼三君子武庫五兵縱横一時即其才實
俊而虜倭亂賊爲之礪礎矣比紀其期久者朞月近者數
脎即偃迹蹈陂爲日幾何若綰柱史篆歷三　命積六載
亡歲不與卤獵亡日不與賊持則今蜀廣漢宋柱史公是
已公以名進士起家知德清爲循令五年　天子召爲御
史維時順義款塞長昂以遼左倭寇玄菟樂浪阨　天子
命公按遼東亡何虜塌無闌入公與今李司馬公協謀逐
虜馘數千級捷告　天子命銓部紀公功亡何夜郎叉側
不本而犯天子將修天罰命公按黔比至飛練日駭公益
憤召軍吏戒樂正令三軍鍾鼓必備曰吾將明聲之也章
不佞承　天子命來塡拊茲土公復與予協謀敉諸夷令
閒夜郎合蜀楚滇越兵比年圍夜郎海龍公叉爪且代予
懇留公具言黔倚公爲長城賊未戚即戚鴻鴈未輯釜丘
壯丘未癸奈何令公去銓部以聞　天子命公再按黔一
年庚子六月戚夜郎亡何復有皮林之役公復與予協謀

降九股夷巴野剪賊翼以戡黎辛丑三月戚皮林公益禁
暴示權定萃隱及四隣慚惕五司協附而公且奏六年滿
牘予惟柱史銜　命行縣貴倨矣爲豐年玉易爲荒年穀
難遼有虜倭黔有夜郎皮林論竟非逆則陂論情雖欲佚
媮不憂危其埶焉得乃公在遼遼重在黔黔重掃宇宙之
穢歷清西南之埃塵昕趙胡梅三公何以多遜計歲月久
近即三公猶圭璋也銓部且以公六年牘上　天子曰是
魯爲朕逐虜遼隊者是畱腦夜郎砕皮林者紀之太常庸
之車服下　璽書褒嘉徵入疑丞在公以年勞得在　國
家以考課令甲行亡足爲公异竊計士大夫涖官有三載

六載九載之考其居身有萬世之考姦夷狄而行素患難而行孔曰君子自得造次於是顛沛於是孔曰君子成名威武不屈孟曰大丈夫公六載轍環古所稱險濆番汗靡莫鬼方不得一日臨中原文物之鄉又益以臨場決敵左彈右鞚靡靡乎有浮舟千仞總轡萬尋之虞夷狄患難顛沛威武四者於躬其椎擊燒燔當不知凡幾其必爲君子爲大丈夫無疑也章不佞請以俟之千萬世焉

來矣鮮先生易注序

易之爲書深淨精微古今稱知易者在漢則揚子雲在宋則邵堯夫揚之言曰宓犧氏緜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

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邵之言曰太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夫二子之言非慈之也天地間惟陰陽兩端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其氣不得不錯天道下濟地道上行其氣不得不綜自然之運也伏犧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而作圓圖圓圖者一左一右之形也雖未名錯而錯義已備文王繼伏犧分上經爲十八分下經爲十八而作雜卦雜卦者一上一下之說也雖未名綜而綜義已備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鐵撾三折窮年兀兀至於五十始悟伏羲圓圖爲錯悟文王雜卦爲綜故曰錯綜其數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嗚呼盡矣顧象極於錯而未知所以錯象極於綜而未知所以綜即孔子未明言也王弼掃象范甯比之桀紂伊川專治文義不論象數自云止說得七分朱子直云象失其傳理會不得如子雲緜絡經錯之語堯夫陽交陰交之訓以上契羲文下闡孔氏又且譽爲覆醬譏爲玩世上下二千年易象悠悠真如長夜予友來矣鮮起自梁山生子雲之鄉學堯夫之學一舉孝廉絕意軒冕結快活庵坐九喜榻晚入求溪萬山中研心圖象積三十年而易注始成其言曰錯者陰陽相對陽錯其陰陰錯其

陽如伏羲圓圖乾錯坤坎錯離八卦相錯是也綜即今織布帛之綜一上一下如屯蒙之類本是一卦在下爲屯在上爲蒙載之文王雜卦是也定天下之象如乾坤相錯則乾馬坤牛之象名震艮相綜則震雷艮山之象名是也雖然此猶得之圓圖序卦中也其論八卦相錯爲乾坤坎離大過頤小過中孚有四正錯有四隅錯論綜有四正綜有四隅綜有以正綜隅有以隅綜正論象有卦情之象有卦畫之象有大象之象有中爻之象有錯卦之象有綜卦之象有爻變之象有占中之象論變如乾初變即爲姤兌初變即爲困離初變即爲旅震初變即爲豫之類皆抒千古

夫發代四聖欲言上而玄黄雨雲下而龍馬龜羊巨而区
宓羊陂細而臀膚天劓撤而復道履道顯而鳴謙鳴豫二
從錯綜來不假安排天然脗合其言似揚之繇絡經錯而
無大玄之艱深其旨似邵之陰交陽交而絶皇極之枝蔓
使王弼程朱三子見之象不必掃理自能會子謂矣鮮易
注繼往開來亘百代而一見者也其自謂孔子沒而易已
亡若至今日始明豈虐語哉嗟嗟子雲見嘲劉歆而桓譚
侯芭謂其必傳堯夫見嫉於秦玠鄭夬而司馬君實以兄
事於洛中子不佞結交矣鮮今且白頭所爲采溪桓侯司
馬非子而誰後世有來矣鮮當謂予知言矣

宋方麓柱史朴愚疏草序

傳有之下無言謂之瘖上無聞謂之聾瘖聾之爲物也伏
而爲國害也巨故諤諤者福也譏譏者戕也士不爲譏譏
爲諤諤則惡得無言言有二有言未事有言當事未事隱
也隱故難射當事紛也紛故難割千年松根何知有苓百
莖著下何知有龜而策士從見知隱籌詩分王若料濞戊之
逆論從戎便洞淵勒之亂此言未事而射隱者名之曰前
識從陰引陽可從陽引陰亦可以右治左可以左治右亦
可而國工從表知裏仲連以一言決帝秦子房以八難銷
國印此言當事而割紛者名之曰庚斷夫前識者智也而
庚斷者勇也智貴邀力貴突然非樸且愚者所能辨雖有
晉史之行無益於成敗之數猶以錦紈薦以冬絣也然而
予聞之甯子老子矣智可及愚不可及則智不如愚樸雖
小天下莫敢臣萬物將自賓則勇不如樸夫樸者愚者其
心一而不二不二故忠忠故樸樸故勇忠故愚愚故智何
也鏡猶然銅也滑而無事鑑美惡須眉不爽是愚之智也
弓猶然角也勁而無事石虎可裂犀兕可洞是樸之勇也
蓋予讀宋方麓柱史樸愚疏草而後知公之智且勇也公
之忠也公不自名爲忠而曰樸且愚也公以名進士起家
爲崇陽德清二令以廉平著　上召爲御史公立臺中不

黠而鶚有臺中疏草出按遼左時虜倭交警公侃侃言虜
倭事有按遼疏草已按黔有夜郎皮林二役公又侃侃言
夜郎皮林事有按黔疏草予請得而卒業之其觸時感憤
因事建白不具論論其巨者萬曆癸巳彗見尾指西南公
言主兵測在井分楊應龍當豫不七年而有夜郎之討初
議倭貢公疏邊臣釋肩柚身非爲　國家計久遠後言者
卒祖公議而李楊二使不果絶海是庸衆共醉而公獨先
醒也若暗夜而燭燎若龜知得失蓍知休咎先物行先理
動而前識也遼左虜倭亟訌公疏比逐虜虜遁東擊倭倭
遁黔夜郎鴟張皮林徵徵勁公疏夜郎其當將其餉當儲其

兵嘗餉而夜郎戍疏皮帑楚當中樸窮粤當左右翼而皮
林咸是世俗所以且而公獨决也若豪曹之劒徐氏之匕
首一擊便解而庚斷也公自名曰朴愚之草予以爲忠之
發而智勇之露也予事公黔二載耳而目之久矣公在臺
中六載按遼按黔茲復按滇犇走於龍堆鷄足之區不一
日於中原康莊之場曹侍御以直言長繫公欷摩 天子
逆鱗頷頷陳誠而不休於既思長兄水部公教翼之恩疏
請贈前母如母而不嫌於瀆讀來矣鮮易注以爲發千古
未發而願爲執鞭即亡兒建黄口爇語曰相嘆息以爲千
里之駒亡幸而蹶其處心積慮禔躬處人似悉用似老即母

子兄弟朋友之間名利牽纏之會忠信爲笈仁義爲蘆不
相誑耀而况列之疏議聞於 朝廷肯自爲雕脂鏤冰之
譚王馬金舟之說乎 國家當中葉不能無事公當言路
不能不言事持樸愚以無二異日者爲 陛下喉舌坐而
論道辨紀敷奏萬幾章不佞當爲公次第序焉

童蒙初告序

予舞象時先王父方伯公授予蒙求千文及明心寶鑑諸
書予白首夢寐不能諼王荆公所謂先入之言爲主是也
比壯遊四方讀歸德呂天理翁小兒語忻然當於予心顧
多北音南兒未甚解已入黔夜郎皮林既平蘭鏘之隙乃
以先王父所授書及小兒語幷友人鄒爾瞻來矣鮮所寄
書與詩之切近者分類輯之以教黔中兒名曰童蒙初告
易言之童蒙求我初筮告萬物莫不有初人之初乃在童
蒙蒙之初乃在孝弟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兄
又曰人少則慕父母此初之眞也予是編首孝弟至内則
共四十九條告以初也孔子聽孺子之歌孟子取不下帶
之言童謠芻語聖人不弃以其有至理存焉而人共曉也
予編初告玄者深者幽隱者不録獨録俚而淺者以此或
曰雜以佛語何也予曰難言哉佛西方之教也而黔西爲
也維摩彌勒 朝廷仍以名州惡得不因其俗教之孔子

見老子曰其猶龍乎孟子距楊墨而曰今之與楊墨辨者
如追放豚夫知孔子龍老子與孟子不豚楊墨之意則知
予之所以取佛語矣或曰如孝弟何予曰此隨俗彈佛也
釋迦文佛勸人修三福一者孝養父母奉事長上慈心不
殺謂佛無父是牛飲酒馬啖脯誣之誣也

巴郡楊氏族譜序

今士大夫譜其族率師歐蘇二家歐公豫章人豫章人師
之蘇公蜀人蜀之人師之方蘇公爲譜歐公見而嘆曰吾
嘗爲之矣出而觀之有異法焉夫法即異意豈異也師二
家者徒師其法不師其意其失有二避遠引之嫌者曰芝

草無根醴泉無源自我作始何不可者不知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惡能無根源歐陽出夏禹由句踐無疆以及千乘堅石至於琮刺吉州始爲吉州歐陽蘇出高陽由昆吾忿生秦代至於味道刺眉州始爲眉州蘇二譜載記甚悉董本也避寒畯之嫌者貴稱四姓小侯妄引肺附枝葉以塗人耳目不知史尚闕疑况於家譜歐陽氏稱琮以下譜亡至萬始復見蘇氏稱味道至吾高祖其間世次皆不可紀疑以傳疑愳沒實也子章不肖亦嘗爲吾郡譜錄根源於二號以及有唐作西譜不嫌於畧自唐末吾祖南遷以至今日作南譜不嫌於詳蓋師二家之意不盡泥於其法比

入黔得巴郡楊氏譜讀之意與予合予豫章人而楊中丞瀘衆先生蜀人蜀人師蘇子師歐其法稍異不害其爲同也中丞曰吾楊以豐華懋賞炙口於兩漢以來多籍籍接之於史傳具見[illegible]即歐陽祖夏禹蘇祖高陽意也又曰徙自武昌其間授受脉絡自七世祖一府君而上闕焉自一府君至今六七世而止此即歐陽闕琮以下蘇闕味道以下意也此即子章之祖二號而畧於唐以前詳於唐以後意也故曰不害其爲同也予與中丞共事三晉中丞建牙粵西予承乏於黔夜郎皮林二役中丞左提右挈予始克元憝而完邊域疋革隱刃之後中丞始以譜序屬予予三讓不獲又自惟昔督學三川楊氏子弟其說詩書敦禮義者吾子弟也今兼制川東即未青其衿樸樕而農辨功若而工負任何而商者亦吾子弟也予惡能無言嘗聞之傳矣史伯告鄭桓公曰虞虢晉隗霍楊魏芮皆王之支子毋弟甥舅也皆姬姓也子雲自叙靈宗初諜伯僑流於楊侯楊脩書稱脩家子雲則楊與楊俱宗楊侯源姬姓予請得舉姬氏之詩爲楊子弟誦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氣相屬潤相滋也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醉以酒勸以德也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毋相猶矣恩相洽怨相忘也姬家忠厚立國其父兄子弟相告誡靡非孝弟和厚之旨楊之子姓誦斯千

而得似續妣祖之道焉誦既醉而得永錫祚胤之法焉誦裳裳而得子孫有章有慶之福焉庶幾斯譜可媲歐蘇而巴之族日昌於關西中丞以三詩勉於躬予復以三詩訓其族夫非中丞與予之言也姬之詩楊之故也正考父之傳恭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祖宗之訓其不可隕越也如此鳴鶴而和析薪而荷予愬楊子姓寘之於耳

國史左壘序

夫史有二有正史有野史正史中有敭昭代有述勝國野史中有紀聞山林有握管搢紳有始乎野而登之朝有始乎正而卒之穢要其得失參半焉而正者不如野正史自

典謨禹貢周書外卽漢紀唐書涑水通鑑未免舛駁野史毋論春秋卽左傳世本史紀漢書史通綱目抑何其蔚以爛也故曰史失而求之野東觀白虎大集群儒求叔子京往往柢梧甲可乙否條章無緒不如一家之言思精而力專指斥乘輿則浩收取戮辱直書時事則枋頭闞門戶語及權璫則退之蒙𢃄議不加衛門之下一任其袞斧而亡忌玉珓金縢之藏閟宻石室之貯非誥文大冊則奏議牒書不如單車野航登名山剔殘壁足以網羅放失而裁正是非故注起居紀年月列阨塞戶口則野不如正之確發揚幽眛攷輯蠹迹辯析忠佞分別正閏則正不如野之公

其事則桓文其文則史此正史之法也其義則丘竊取之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此野史之旨也後之野史未必皆如孔子而其旨則孔子之旨矣我　明二百餘年自洪永迄嘉隆代有　實錄芸籤縹袠瑤題玉英藏在秘府　文般洋洋纚纚與奎璧日月衝激光明自詞林掌故諸臣外莫敢注視焉一時巖穴之士倣虞初稗官之說輯孔壁汲冢之文亡慮數十家其著者如通紀吾學憲章淶化大政纂永昭錄鴻猷記嘉隆聞見之類各抒己意壽燿簡冊頎或玦而未完或卒而未藻或辨而亡當或奇而不義子友銓部江晴綠氏彙而輯之潤而色之遂命　二祖　八宗之鴻業雲烝霞燦龍拏鳳跂刻金石而煥宇宙卽未窺炎漢之廣內踰有晉之秘閣而羽陵遺跡嵩山洛簡罔不蒐綜亦野史之稚也乃自名曰國史左蟫子循環讀之有三善焉通紀吾學止於弘正嘉隆聞見未及洪永是編會萃以成全書譬三十輻共成一轂也粵人黨粵楚人黨楚吳越人黨吳越是編抉瑕摘舋不以鄉曲掩揚輝馳聲不以私昵譽幾於明鑑止水之分好醜別須眉也雜絲於麻間紫於朱者分之以鱗爲麐以雉爲鳳者正之駢枝兩出肬贅複句者決之齗之府然如渠堰隰枯之制水與木也若是卽有素臣贊素王亡不可者而自名曰左蟫嗟乎吳與

蟫豈君子所愛也吳則加諸膝弁諸足有喜之之義焉蟫則隊諸淵投諸裔有怒之之義焉世衰道微孔子懼作春秋孔子之不得已也知孔子之懼知銓部之蟫矣

大冢宰曾見翁先生七十序

太子少保冢宰曾見臺翁以萬曆壬寅春仲壽七十子華承乏於黔維桑諸大夫彭方伯公化中劉光祿公靜之鄒給諫公爾瞻歐陽參事公文𡗝自廬陵寓書於貴陽觀察劉君文光語子曰曾冢宰公初度之期子所悉也三華稍定五又且華木衣卉服款關請吏干戈之隟子無一言佐百歲觴子華敬諾緬惟子華入黔以來始討夜郎繼𣧑

皮林棘從師生年以兵侵冢宰公從卿羽馳尺牘授以是伐是肆之畧告以手疆于理之術黔人得交一夕之睫以銷五兵之器皆冢宰公教也予惡得無言予以師暇裁黔記矣冢宰公尊大人曾爲貴州憲使未任萬曆丙子 上命翁建牙黔中又未任卽未任翁眷眷於黔則以八番七星之蒼赤皆憲使公與已之遺孫也夜郎皮林之役若飛蓬在炎火熛炭在滄海惟恐其燎且沃也予童又以師暇繪豫章書矣吾鄉嘉靖間縉紳之盛無若戊午己未之際戊午鄉舉得張少師習宗伯與翁及翁弟廷尉公四人明年成進士若袁司馬舒魏二司寇李司空與翁共五尚書

顧諸公拮据 國事不得容與丘樊婆娑泉石以適於五老二姑之適卽適矣不獲登上壽乃翁自丙子至甲申予告者幾十載自癸巳至今致政者又幾十載用則退不用則耒耜若春夏秋冬之不可爲常若文武張弛之互爲雌雄也予童聞痛不着身言忍之翁不一日盜黔貴山富水未睹翁面而翁不忍於不着身之痛顧必核之塗泥登之春臺何仁也培塿無松柏五柞柏梁應置宮臺翁以千霄拂漢之材自處於嵁巖大谷之下以遠於斧斤而養其夭倪何智也仁及於秦越漠不相于之地必能自仁其身以剛其四支而王其神知畜其力不爲世驅必知畜北精而毋以物亂官此二者百歲之券也里人自豫章來傳張少師扁舟訪翁桐江石蓮之上互爲倡和張公有顧約歲寒廬外倡結茅松下日徘徊之句翁有行樂偶陪黃閣老月明江上聽漁歌之篇褒衣龐眉聲權聯句杪巷父老相詫以爲自周益公訪楊誠齋後壹一見焉雖然彼一時也比者 前星既耀 東朝求佐有如 主上思綺園羽翼之功於商老詔桓少傅輜車乘馬止太子宮則扁舟之樂能終焉已邪昔司馬君實八十相宋衛武公九十有五相周太公召公百歲相武王成王童不佞异日者當從諸大夫後次第爲翁祝焉

文 封選部倪雲江先生六十壽序

猶之夫瑰奇也有生之難知之易者有知之難生之易者有生之甚難知之甚不易者麟鳳珠璣不畜於闤闠不産於田圃而匹夫孺子睹其皦皦儀儀之象晁釆夜光之色輒詫以爲異剛松貞柏長溪山窮谷中何能得匠石一顧而以其險遂遠於鑿斧斤幸以完其根株而干於霄漢惟人才不爾千里一士百世一聖其生之也甚難賢者不榮通又於世主意不合進不榮通之人於不合意之主其勢又甚不易古昔聖王知其然於管九流品藻清濁綰之太宰而又恐其耳目人無已時也設選郎佐之故選郎者所

以佐太宰知天下之才而進之人主者也晉人之言曰裴
楷清通王戎簡要此賢爲吏部天下無復滯才乎遡而論
其世二子者亦非崛起田畯而遂能辯論官材澄汰流品
也固有爲之先者楷父徽當時方之王祥戎父渾佐武帝
平吳定天下貢王之士本之崑山論珠之人原於合浦所
從來久矣故才難知才庚難而生知才之才與知知才之
才又難之難者予昔督學西川得令倪選部爾淡知其文
巳爾淡爲蒲圻令予爲楚右丞知其政爾淡今爲選部知
天下之才佐太宰進　明王而予不佞偶先知於蜀楚間
巳而論其世則封選部先生又倪氏之徽渾也爾淡爲諸

生先生訓之曰賢者處世若錐處囊中其末立見孺子圖
所以見者旣成進士令楚先生訓之曰民生厚而用利於
是乎正德以幅之孺子守所以幅者巳爲選部先生又訓
之曰彼玉山照人爛爛岩下電者何人乎孺子㝵爲所以
玉所以電者爾淡後先受教故爲諸生則見爲令則幅爲
選部則玉則電語曰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先生
成一爾淡於銅梁玉壘以事　明主爾淡𥊍龍天下士流
精九臯岳神幽數令逸才不久滯　明主不獨治是五子
之孝也夫令賢則一邑乂守賢則一郡乂監司賢則一路
乂比其乂也未嘗不本本曰吾令守監司之賢也伊誰之

賜也選部也又未嘗不本本曰選部之賢也伊誰之子也
封選部也先生追琢爾淡散布　天下士於天下爾淡令天
下氓萌嘖嘖稱頌而歸諸先生亦五子之孝也予故曰先
生者倪氏之徽渾也爾淡在江漢濟三年奏政封先生蒲
圻令今年　東朝覃恩晉封先生選部郎會先生年六十
爾淡之友楊君敢初等屬言於予以祝先生予故遡論先
生之成就爾淡與予知爾淡於蜀楚其不易如此乃若爾
淡進賢受上賞則　明主有制詞符彩照千里則四海有
三祝先生之曼壽難老與天壤俱又何俟予言予又聞
崛山方峻少海旣澄西京羽翊太子籍諸東園四老漢明

升儲光武拜桓春卿爲少傅賜輜車乘馬先生之行之齒
固東園春卿之疇乎予承之黔中巴予屬郡　明詔下當
爲先生勸駕

胥壽五封録序

家大人以萬曆壬寅孟秋壽躋八袠先是辛丑冬十月
主上冊立　東宮詔京官三品以上得封贈祖父於是家
大人以封左布政使改封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叅自貤
恩以來至是五封云家大人生平力爲善而教子忠㥪者
夜郎之䍧子童從里中受　命戚朋謂賊鋒甚銳姑疏辭
以覲其變家大人曰是二心也臣無二心趣子童行訓之

曰勝負兵家之常勝爲功臣不則爲忠臣無不可者而無
以我爲念子童入黔年餘破賊又年餘　天錫八十　主
上錫五封所以酬家大人渥矣獨不肖兒童羈身徼外無
能稱觴勝一、人子之謂何於是裒集　綸誥及諸大夫壽
篇合而刻之名曰眉壽五封錄考吾邑二百餘年以子貴
封贈者百六十餘人而身膺五封者董一見於家大人不
知不肖子所以仰荅　天眷酬　主恩又當何如也五封
以　覃恩封者二以考績封者三詳四封記中不具論

贈邑侯金鯢桓明府奏最序

今天下譚虎與鼠者在變與變之變而所以爲之嵎爲之

社者在變與所以變變者變之變鼠也鼠之黠夫人而知
之也智者可得磔也而變變之則爲之社變虎也虎之猙
夫人而知之也武者可得刺也而有所以變之則爲之嵎
頃　主上沛然下明詔罷宇內礦稅使已入者輸之帑未
入者弃之地遺之民　上若不以身爲嵎諸變亦惡敢以
身爲社令如旱雷澤如凱風惠如時雨海內喁喁然驩快
去濕而就燥出陷穽登衽席也乃成湯之網弛而復張輪
臺之書行而中輟縉紳諸君子處此自昔庚難矣斤斤然
獨爲君子而使百姓蒙小人之慨吾病其仁不忍於百姓
而決君子之防以比之吾病其智盖昔者孟軻氏嚴嚴泰

山壁立萬仞妾儀婦泰禽朱獸翟至其待臧倉玉驩也不
曰倉而曰臧氏之子不曰驩而曰子敖其不惡而嚴如此而
予邑金侯之處豫章礦稅使者又何其酷似孟也太史公
曰豫章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西楚地薄寡積聚豫章董
董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宋周益公盧學士侍壽皇
壽皇問鄉產益公廬陵人也以金柑玉笋銀杏昌歜對學
士鄱人也以沙地馬蹄雪天牛尾對壽皇一唉繇太史語
及周盧二公所對豫章之瘠自昔記之而予泰和鄙甚顧
不幸有其似者泰本亡礦而武姥山出石脂似礦又故邑
主山年穀之豐惡文苑之華落閭閻之積散胥宰於山往

姦民竊鑿年凶民疫士大夫如晨星前公祖錮之厲其禁
近姦民復以紿礦使礦使下令鑿之侯曰卽金穴不可闕
況石脂乎乃與丁觀察公祖謀委婉開譬於礦使礦使聽
侯封閉如故五嶺以下水迅灘險至泰始平粵貨虔稍賈
舶稍停於龍洲魚嘴間似若可榷者姦民將以告侯令賈
舶亡泊吾邑戕吾民而每歲認納稅金若干以輸之官市
不易肆民不知有榷皆侯力也大都侯之處變待已以繩
接人用枻不自潰君子之壇宇亦不令氓萌任小人之膾
戳以故諸寺在豫章者執等秋風焰同夏日而不敢加於
侯之禮手質假豹狼性鷙梟而尚慄於侯之仁彼虎不嵎

又馬用剌彼鼠不柱又馬用礫子以爲侯之待錢㢤而不
惡也似孟夫子也子童項在田間侯始下車比承之八番
嗟息二年計侯滿牘日上　絲綸之寵及其二尊人内簡
之　詔且下西昌而爲吾泰誦侯功德莫大於封石脂停
市稅兩者書既具以語延大陵三孺子孺子曰兒輩師金
侯日在宇下飫聞晝諾備極拊摩晝蕪之寂如寶鎮瑑玉
無瑕可指户㔭之滿如黄鐘大呂有叩必鳴行自運之法
而衍楊臥劊攺造之規而昳訟清其大有造於吾泰寧止
斯兩者子曰不然偏才不足以經周用隻長不足以濟衆
短今晝龍首觀者莫辨爲何獸具其形則不疑東首毛聚

而射之不難破一毛百分而射之難孺子謂侯之政聚毛
之射龍首之畫也子所謂侯之虎虎鼠具龍形而百分毛
以射也蓋至於難者易而後稱全才侯以之矣雖然　明
者如日反汗非難天下之命豈竟懸之虎與鼠哉昇日者
侯而趨龍尾列鷄翹裁成紫宙覆露黎氓如孺子所謂侯
之晝政即二十四考未之易可也不獨三年之最已也

趙梅峰先生語録序

趙方伯行吾昔爲辰州予爲潮州共入　覲待計銓部見
儼之面矣未見其心也比方伯右丞豫章予家在宇下登
十三郡於春臺媚於神而和於民蹊桃李之蹊矣未飫其
實也予待罪黔中方伯來爲左丞朝議政夕談學洞見其
心口飫其實則自惟曰得之父兄師友者滌乎比方伯以
封比部公梅峰先生語録見示予卒業嘆曰方伯之心如
其面而實以成蹊也以庭誥在也夫今之談學者曰悟曰
脩人人口之矣顧非殊然兩物也不侫章嘗有言曰知止
是悟敬止是脩知而不敬不名真悟敬而不知不名真脩
非意之也孔孟言之矣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
是知也孟子曰行之不著習矣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
道者衆也知根於爲悟不離脩由必貴知脩不離悟特其
中有由悟入而益脩以全其悟是自明誠者有由修入而之

後悟以証吾修是自誠明者誠則明明則誠原非有二也
自鵞湖辨論以來遂謂陸子專主悟朱元晦主脩世豈有
不修之子靜不悟之元晦哉夢寐即白晝之爲屋漏即康
衢之見陸猶朱也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朱
猶陸也而世之人歧悟與脩并歧陸與朱也予讀先生語
録論克已一章曰心之有善如石之火觸之即見心之有
不善如鏡之塵拂之即明故惟主善則自然克已其脩嚴
矣又曰爲善者必悟善爲吾性固有而後爲之斯誠又曰
知内重而外輕道大而物小皆可與克已其悟徹矣而序
先生者或謂其味程朱齋之學在善人有恒之間或謂其

人品當與胡敬齋陳布衣相伯仲似若歉然於先生之悟而左袒於先生之脩者或猶未盡知先生也夫學不悟則已悟則必脩不修則已脩則必悟以規爲圓矩爲方此其可傳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爲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其不可傳者不出可傳之中而可傳者自寓不可傳之妙總之一輪也非二物也予暇以語方伯方伯曰家大人即未嘗以語健意亦若此其言曰心有所得不筆之書或有時忘一記於書時時目之亦有温故知新之妙總之皆糟粕也家大人豈以脩廢悟邪嗟乎先生往矣其言具在予與方伯當共勉焉無負負先生

利器解序

章聞之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不度量數稱不足以勝而不計地不名啓章數稱夫所云地豈獨險易迂直衢重圯圍之辨已哉南北東西剛柔之氣水火金木生尅之宜皆兵地也今天下語戰勝利械必曰火器大都不出佛郎機鳥嘴銃二者而神變化之顧此二器國初未有也嘉靖間一來自佛郎一來自倭皆東夷器也以此二器籌海制中國人髡爲夷者則可而以制夷談天稷下說劍漆園恐未可必勝而以制虜則勝龍堆狐塞之鐵山也而以制苗又勝五溪三苗滛暑伊鬱之硝穴也而以制黔苗則又勝夜郎牂柯西土也火能爍金勝之勝也予從里中受討播　命敘衆七日行衆中止携有閩人所贈倭銃九龍等銃數十門入黔自督匠造於署之東園而未有佳匠又其製不甚猛烈　大中丞三原温公自長安函利器解見示乃其季將軍編所梓者予卒業之如受黃石公又虞紙上威遠圖中迅雷人猶謂畫餅也乃以其所製五雷三捷萬勝等器見遺予拜受之如開豐匣急令匠倣製之未幾公又虞器即具而機機提硝者或匪人也乃馳其素所善擊裨將王直等來於是火傳藥噴皇門鑽架之類無不具備會黔數捷後圍賊於險囦乃以公利器授

故監軍楊義叔分授諸將東擊西突若枉矢騰雲飛槍摧山雷駭電激落擭槍而殞天狼也囦破賊威利器之力居多歸而藏其書於名山峅其械於武庫异日者何以使人人知是器利乎命劂氏重鐫之梨而爲論著其說如此嗚呼先主据白帝之險陸遜今軍士各持茅一束以火攻之而永安殂明昇恃瞿唐之峻廖永忠以鐵裹舟載火具鎔其三橋而白鹽通古今之權西師未有不用火也地使然邪不然公胸蟠甲兵數百萬六鈞七屬不以授予而獨以是解之度量數稱討勝於地矣

祝桂史畢印石先生壽序

予讀黃石公云熒火之精御史之象漢制授柱史以言々風霜始嚴鷹隼初擊夫人知柱史火象也以爲主禁令刑罰收捕糾正爾矣知柱史鷹象也以爲摶噬豪右權拉戚族爾矣不知此兩物者義物也亦仁物也月令孟夏之月盛德在火仲春之月鷹化爲鳩人非火不生活至與水埒日月麗天百穀草木麗土匪離無與麗指窮於爲薪故火傳而不咸鳩者不噎之鳥也天子愛民令羅氏獻鳩養老加賜王杖飾鳩於其端而鷹實爲之母仁鷙相易周而復匝則火與鷹義也亦仁也而世之主柱下史者徒知其義未知其仁也烈烈然其夏日爍石流金而不知冬之日也

又虺虺然其震雷發屋伐樹而不知雨之甘風之和也予友畢柱史印石先生由名進士起家新都司理　天子召爲御史六臺中豸裘鷄飛侃侃言天下事已捿長瀘役闖中每一疏上　九重改容羣邪落膽權璫戚畹至泥樓歛手以避公萬曆壬寅　上命按黔中黔中當夜郎皮林二役後棘從師生疫以饑甚或曰播黎反側子未定赤眉即蹂惡知無銅駝棘山云亡惡知無思明　天子固借公霜威彈壓之邪或曰犬羊甫戢鴻雁未歸㨾㨾黔首棘死於其頸　天子固借公勞來還定之邪已公入黔捐緌苛霓丈法少間與章語黔事曰黔人新去湯火故老遺民還號哲舁沿其望治不翅禾黍卬膏雨也而吾輩復擾之魚驚鳥網竄鳥驚弓多其亂逾甚子章頓首曰黔人憚公威名謂公之來將爲夏日震霆以懾反側而不知公之爲冬日甘雨和風一至此也無幾何西巡畢烏陰弭巴子之風塵東巡思石力寢銅人之旗的清八郡廿衛之獄稱輕重於銖豪赴冤鬱於淵谷毋因舌杪以成筆端歲當行刑公憐八番七星間暴骨如莽疏請停刑數千言　天子葵之令司寇緩誅實公疏倡之也是冬十有二月公及瓜且還　朝廿有一日爲公覽揆之辰黔之人籍土著祝曰使我得休息於梁飛集於澤者誰畢公百歲黔之圖土人祝曰使我不

創於鑽皮刺骨之吏而沐呪禽泣罪之仁者誰畢公百歲黔之西夷東苗合而祝曰使我不復爲且蘭續者誰使我不復爲求兒後者誰畢公百歲子章聞而讚曰微乎微乎茲大之所以爲傳而鷹之所以不噎乎即無華封麥丘之祝而公固自壽矣抑聞之畢太師高相文武成康翊亮四世克成厥終建無窮之基益百歲以上人畢世長司農以九十四列於睢陽五老當時有篇章棒和成風雅眷待優隆荷歲寒之句畢氏多壽所從來矣不獨大名萬數之後必大已矣

光祿卿劉淳褎先生六十序

語曰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以也至語於有虛芝不如穀語於行舟醴不如川何也無根有根無源有源之辨也故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古人祭川先河後海河源也海委也種美穀美源清委清一本故也至夫人之根源則在父母矣受氣於父受形於母其質之忠佞絜汙氣之剛柔厚薄及於年之修殺如璽之印地方而方圓而圓隸篆而隸篆毫髮無少忒昔周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曰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卜世家也漢大臣鋤諸呂議所以立皆曰齊王母家駟鈞無良立齊王復為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為母家又惡乃曰

代王賢太后家薄氏謹良便卜母家也夫門十朱輪家萬石不足為世家重而卜世家於忠貞求援既援求繫既繫不足為外家重而卜外家於謹良此穀之種海之源也予結髮事劉光祿公靜之至於今白首矣予與公後先成進士同寀知于浙方伯于閩晝論政夕論學夜各計過無憾而後即安公初師鄧文莊羅文恭友王塘南曾見臺四公比官而友彭化中鄒爾瞻徐獻和與章斗寶之禮事故上而動而身聳除絜居儉動敬加之以無侈重之以不殺人知公之學成於克復資於師友也而予事公久則卜之其根與源也贈方伯梧州先生訓於庭王夫人訓於壺夫其

庭與壺之訓非徒口舌也梧州守蒼梧朝夕之羞脯一束糗一筐內無一日之積而家止應門五尺之童蓋以心身為型範仁義為陶鑄者王夫人為既齋太史公女太保文端公孫女日持王氏忠節之軌繩比予猶自謂未入督之入西昌尋太保太史舊業而學焉梧州持之庭使無外辱王夫人持之壺使無內辱辟之有日無月則萬物焦有月無日則萬物濕日月和合萬物成熟靜之欲無成得乎而況克復之功寮師友之資弘也夫周穆卜君牙於祖父之忠貞漢大臣卜代邸於薄氏之謹良蒼梧誠君牙祖父而王夫人劉之薄也其根深其源長也公以今年九月壽六

十枌巷諸君謀所以祝公而屬言于予予章田家宰如文端太史如政齋良二千石如蒼梧合一鄉賢愚與四方賢愚靡不知而慕肅而憚此之謂不朽公內無辱外無辱於庭與壺之訓今吾鄉與四方之賢愚又誰不慕憚於公如三公然此歐陽文子所謂自壽也即百歲無有害即千萬年未有艾也予孫昊辱公甥館章不肖愚無足為孫鵠且又縻簡綺無能歸而詰之庭令其持不腆之詞周旋劉氏之堂為公三祝且以習謹良之風於外家助其祖之不逮可也

封君顧石泉六十序

予郡歐陽文忠公當宋興曆間興起斯文權輿軋茁一時
名士多出其屏藩而眉山二蘇南豐三曾又俱以伯仲壎
篪爲入室弟子歐陽公因是收得人之盛夷考其時非獨
操几杖從先生侈師模範繩之盛已也蓋亦有父兄之敎
焉二蘇佑啓於老泉三曾荼訓於正臣意其家庭父子之
間重規疊矩漸漬濡染而後盤旋於師保之門衎班倕而
裁之耳故曰揵六枳而爲籬築蕙若而爲室父兄室也師
友籬也舍室而就籬未之有也予無似生六一之鄉仁里
焉宅義蹄未追不能窺文忠萬一顧獨以虛名來四方士
在蜀則華陽二顧臨邛二劉瀘州三韓富順二程在粵則

揭陽二許程鄉二李在閩則漳浦二蔡建州三陳在黔則
貴陽二薛龍里二張亦皆以伯仲壎篪立館下而商古今
辨然否异日成就固吾黨二蘇三曾之選也予居錦官久
華陽二顧旦且夕焉又知其尊人右江翁賢籍出羽林不
樂爲楚之穆生淮南之八公而切切於詒穀子姓太湖君
與孝廉君同擧於鄉太湖君成進士宰穀太二邑治行擧
擧爲楚皖冣則翁固老泉正臣之儔也太湖君以今春奏
三年績　勑封翁如其官會翁六十覽揆之辰適屆其期
太湖劉溥似龍予維桑人鄧丞全介胡尉國寧介似龍來
乞言爲祝予兒延入成均道樅陽似龍等懇之延延復以
爲請予惟物壽以性人壽以仁仁之說有二寡欲之謂仁
睨食當肉安步當車不絓聖人之網不覦世主之餌清淨
貞正聊以自應故壽博愛之謂仁陰陽以廣陶濟物三光
以晉照著明歷千萬禩而不毀故壽翁闔廬辭價泥蟠深
處舍曳裾之僕僕而硜然執高似寡欲者而敎其子姓爲
國家吏爲人之都若爲其都爲人之家若爲其家敎太二
邑人仰之若衆父父其施淪髓其澤下尺矣此二者翁之
仁也即翁之壽也未之涯涘也而予猶有望於太湖君者
南豐之曾亢於豫章正臣荒之肇與肇康之也眉山之蘇
熾於西蜀明允方之軾與轍顯之也太湖而肇且肇乎軾

且轍乎俾翁令名配二儀流光耀三茂异日成都之顧與
南豐眉山鼎峙不獨耆於今日且壽於百世亦徵獨翁百
世而下仰止於三曾二蘇歸功於六一即予不佞自爲壽
計所望於太湖君尤甚於翁也

山海輿地全圖序

予讀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邦國都鄙四夷八蠻百
越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
以爲宇內之地窮於斯矣既閱河圖括地象則云夏禹所
治九州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若
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

百里山海經所載禹九州道里與栝地象同而海外四經大荒四經意者即八極之廣也騶衍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禹序九州之中國名曰赤縣神州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名九州有大瀛海環其外實天地之際焉其說蓋出於栝地象與山海經而馬遷乃謂閎大不經張騫窮河源惡覩崑崙桓寬王充議其迂怪虛妄熒惑諸侯比晉太康汲冢竹書出穆天子傳載穆王襲崑崙之丘遊軒轅之宮勒石王母之山紀跡玄圃之上然後知騶子之語似非不經而馬遷所云張騫未睹者原非烏有故郭璞云竹書潛出於千載正以作徵於今日其知言乎雖然猶以書證書也不謂四千載後太西國利生持山海輿地全圖入中國爲騶子忠臣也則以人證書也非若竹書之托空言也利生之圖說曰天育南北二極地亦有之天分三百六十度地亦同之故有天球有地球有經線有緯線地之東西南北各一週九萬里地之厚二萬八千六百餘丈上下四旁皆生齒所居渾淪一球原無上下此則中國千古以來未聞之說者而暗與栝地象山海經合豈非騶子一確證邪予因其圖大不便覿覽乃規而小之爲冊而圖中細說分注於左或曰利生外夷人也其圖其說未必一一與天地券合而子胡廑廑於玆郭子曰不然郯子能言少皞官名仲尼聞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介葛盧聞牛鳴而知其爲三犧左氏紀之於傳孔左何心而吾輩便生藩籬不令利生爲今日之郯介邪且利居中國久夫夷而中國也則中國之矣

農丈人文集序

予竊慨今之日泰不講於農之術矣士就閒燕垂紳笏商賈負擔何工傭辨功苦藝搖舌談龜筴卒受直踐更氓至於計無復之始脫衣戴蒲盡四支之敏爲農顧自士以下依農爲命此其爲功巨取效廉而其聲甚銷也予又竊慨

今之日其文之質者泰似於農之術矣儇豔之語裁四儷六模遷笵固出莊入列而鴈鼎見悅畫龍不駮彼師孔談經質有其文者埒之自鄶其爲功巨取效廉而其聲甚銷也猶之農也世不貴農至論大狗農師一之即司徒太師五之七之農之自貴不爲世所不貴變也世不貴文之質至論大聲隱隱轟轟久而愈盈白日照之江河滌之文之質者自貴不爲世所不貴變也蓋予讀農丈人集也以爲講於農之術邪似農邪而丈人自名農也則又非徒講於農之術邪意者真農邪農者曰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粃是故其穡也長其兄而去其弟不知稼者去其兄而養其

身文亦有兄丈人取真醇弃糟粕是養兄之農也故其辭
精而格高農者曰權節其用及寒擊臬除用以待時耕及
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文亦有待丈人從容按節優
柔適會是待時之農也故其理融而情密農者曰穫之挃
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文亦有穫有
積丈人乘一總萬舉要治繁是開百室之農也故思合符
契而文成矩矱夫農與文二物也而道一也以農之心抒
之詞則其樸尊其約膠其氣章其味甘質有餘而不受飾
以非農之心抒之詞則野有襄禾繁華沒實皆知其末莫
知其本真唐秩東作而充文安安弃爲農師而周文郁郁

有有莘之耕而後能作伊訓有南陽之稼而後能吟梁父
非意之也或曰農而文也彼世之斜笠趙鎛與兇童牧孺
肩相摩者胥貿貿焉董辨菽麥世之弃畝弃甽委耒築解
襏襫而襲組掾軒者十九彬彬也曰農而闇於農道也何
能文矣彼不農而農其道者未有不嫺於文也其農丈人
之文邪丈人始爲農既釋褐成進士歷官至奉常復爲農
故始終名農丈人丈人爲誰予友人四明余僉杲也丈人
集二十八卷詩得其八文得其廿

柱國元相申老師翁七十壽序

大臣於人國以形安之無如以神以身安之無如以人以
名安之無如以無名形安者能得之垂紳措笏之日不能
得之巖居川觀之時故神安者於其形身安者能效之百骸
五官之内不能效之萬里百年之外故人裕於其身名安
者能靜之爲功而功未必全能收之爲榮而榮未必遂故
無名賢於其名古大臣之肩事也不動聲色而厝天下於
泰山之安其致事而去國也不坐廟堂而貽國家於苞桑
磐石之固用神與人而閒乎無名也昔稱賢相必曰伊周
伊尹既佐湯造商已復政告歸陳戒于德至於咎單之遂
訓伊陟之原命而阿衡之道益光周公既相武成凝姬祚
即居東留雒乃心罔不在王室至於君奭之留伯禽之撻

而曲阜之業益隆當其冕服未奉禾木未起就辟居桐之
謗鴟鴞流言之誚二公亦何以名爲而終之造六百之殷
過八百之曆歸之二公二公不受名而專任德亦不盡以
其形與身任勞而凝神用人之效久且大也以今觀師翁
申相國之乂安　國家道豈弃是方師之初相也際壬癸
更筆之會海寓待澤如黍穀望曦旱苗望雷而　主上於
執政不能無霍將軍李太尉之疑師上釋　主疑下慰群
望陰扶　承華潛銷蘭錡吏不吹毛民得措足十餘年内
天下晏然貂璫不出長安島夷不絶樂浪鹵不南窺統萬
苦不確蹋夜卽是誰力哉蓋愁腸焦慮盡四支之敏勞吾

形瘁吾身苟可計安國家皇邺其躬當其時　主上虚已
以聽而　錄勝未標齊魯未分封群情不能無疑於　上
即不能無望於師師知　上意堅川原巾浦以成其大溢
室之語禁不示人惟要疏乞身歸歸而自題其門曰有賦
歸來四時成功者退無心毀譽三代直道而行盍捐相甲
如委衣昕謗議若飄庬歸過於身歸善於　主苟可計安
國家皇邺其名雖然師之忠以去就貳乎豈甘吳門置魏
闕乎自規爲隨鶩賢以代大則師係疑丞細則綺園應劉
靡不延揖充備内則式穀子弟追琢冏卿孝廉以待异日
外則諄諭門牆邪異後進以無負肩任使即以么麽如章

初肩播事師萬里寄箋條畫如火且言曰予饒辨賊予所
慮黔貧耳竊計師去國于茲十餘年矣瑙盈四隅而三吳
仍界老寺牧島夷統萬夜郎之績皆師平日所草關而培
樹者　上一日出片紙定震器加恩於師師始以召見毓
德宫　皇上密語形之謝疏其畧曰　宸翰尊藏於内閣
睿容親覲於　御前　聖訓昭若日星　聖志堅如金石
乃盈庭之議或妄意以窺天致涣號之頒遂改期於累歲
則前星之采游雷之聲又誰力哉夫阿衡之忠不載自亳
而在復政陳戒之日曲阜之業不徒割殷而在居東留洛
之後彼其疑神樹人以圖永永銷聲損名不傳嗷嗷古大

臣之用心類如是徵獨師也師以今年八月壽届七褰予
小子章株守黔服敬南向祝曰師安國以神不盡以形神
王則形王水可合可析火因膏因薪神無可無因故壽師
安國以人不盡以身人分其勞身處其逸勞者多費逸者
少費少費之謂嗇故壽師安國以無名不以名無名天地
之始數之可十離之可百散之可千推之可萬無名其至
矣而况阿衡曲阜之齡著在方策皆百歲以上人也又徵
獨師也

貴州癸卯鄉試同年齒録序　代

是歲黔士之舉也予寔奉　命猥臨之私心祈得眞才以

裨實用賢書既具得三十五人皆彬彬興等士已同年齒
録成謁予敘予視其經術里居及家世備息無不懽相得
也則告之曰二三子知録所由乎夫夏后氏貴爵而尚齒
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三代人文治化隻千
古乃所貴若彼所尚若此尚讓也至其選士鄉大夫三年
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
吏與其衆寡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夫鄉飲酒禮所以
明長幼之序也而行於選士敎讓也今日選士之法與三
代異方士之試於有司也懷挾抽毫以文詞相角逐視其
鄉之人不翅若敵國或以總角凌耆彦或先茂謂後宿師

爭心乃生諸士今日讓之始也亦爭之始也陳餘張耳始居約時相然信死及據國爭權相戕以亡蕭育朱博爲友著聞當時傳爲亭長爲育進舉至丞相而始有隙故國與花棣抱慚鸞箋寄慼兢風熾矣而鹿鳴之後教以序齒則猶行鄉飲酒之禮於大比也三代遺意也予繹鄉飲之義總之尊讓絜敬四者予謂尊讓於賓而絜敬在主夫絜非東榮沃洗之謂也敬非拜至拜既之謂也不廢朝不廢夕之謂敬先禮後則之謂絜能絜能敬然後能尊能讓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幾於道矣顧水之白天下莫與爭絜水之柔天下莫與爭敬故絜敬者尊

讓之本也脫令純白不備敬恭亡實一時謬爲退遜然諾异日者濃淡分途險夷易鄉得失變慮吳越起於接肘戈矛生於翻手其若尊讓何饑馬在廄寂然無聲投芻其傍相四子之芻也多士結駟上公車芻有日矣愼無若四子者之見芻而爭也見芻不爭則同舟可隻立亦可傾蓋可白首亦可和衷可違距亦可將安將樂可將恐將懼亦可分榮割采可分謗而同誹亦可淡如水可與釜與庾分宅分財亦可同赴湯火可忍死植孤亦可何也小群渙則大群成藩籬撤則骨肉固絜敬真則尊讓實也爾黔當三代時論在荒服不得與賓興鄉飲之禮今　天子詔平夜郎彌干戈興揖讓爲爾黔開疆予與中丞公又爲爾黔士請增制額行且以三代之士期爾多士故始終以大比鄉飲之義爲爾多士告若徒爲爾序世講之書則自宋至今齒錄充棟其不朽而傳者誰氏也

瀸論序

貴陽太守吳道原集予生平所爲論共百三十首合而刻之郡署以訓黔士而問名郭子郭子名之曰瀸吳子曰胡爲瀸也郭子曰爾雅有言泉一見一否曰瀸予論類是生生論易周平魯隱論春秋大明終始論生死豈無一言之幾於道是見也小康三代頑民管蔡疑湯武貧泰晉豈能

盡諧於世口是否也以其見者抒吾之性情而以其否者受人之彈射故曰瀸也吳子曰泉伏於地中流爲溪沚漾爲波濤其伏也乃所以流所以漾而其流且漾也非伏不溢故否而見見而否水之注也瀸而濫而肥而瀵魁水之埶也又惡知先生之論之瀸不類是邪郭子曰予論泉始君論泉終論瀸同所以論瀸異異日者當與君共觀揚子之濤舞濠梁之樂請爲君賦秋水注山海以竟此論可也

吉志補序

予郡志出先輩名筆綱舉事覈何容置一喙顧其中有疑者誤者逸者略者黔中稍隙偶從管窺手注之夫唐虞之

書刪於仲尼子長之記補自孟堅敢謂典謨史記為鑑哉紀事之書詳略異同所從來久矣敬揭數條以為赤志脫復疑誤何妨彈射古有非國語亦有非非國語有正楊亦有正正楊而又惡知他日亡補補吉志者

蒼虬館草序

政事文學原別二塗讀古人書與了公家事者分曹而辦蒼素若詩與政尤枘鑿不相貫詩者持也持人性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匪自然此何與政政者正也雌之不才其衍暇矣君之不正其民野矣此何與詩問政於詩管韓不得與應徐望路爭驅而古今論政者在此不在彼則詩

與政相貫也猶榮之於衛源之於委也魯敬姜一婦人耳推其機綜以方治國陳平割肉閭里一里宰耳推其均平可宰天下又安有能詩不能政者應徐憐風月狎池苑非能政之詩也管韓所為輕重五行問辨五蠹之篇皆政詩也特未以詩名也蓋予讀丁黍知禹門使君蒼虬詩而知其必達於政矣顧予知使君政不必蒼虬也予自晉入楚使君由白雲出僉漢郢其政假轡策馭騁馬峭其城不夷其山予自閩入　覲還里請告使君觀察湖西其政為大羅不以巳之網罹為弓矢比予入黔使君黍知嶺北其政嚴於湖西而不發五苑寬於漢郢而不窮八殺是皆予耳而目之未讀蒼虬也巳予竣夜郎皮林二役使君以詩來訊而并以友人鄒爾瞻所校蒼虬集寄示予循環卒業之可刻之金石亦何不可被之閭閻可托之管絃亦何不可牖之壎箎可適之性情亦何不可調之陰陽而謂荊楚豫章之政與蒼虬不相貫也可乎哉蒼虬篇什亩難枚舉舉其巨者如詠黃鶴樓詩沉吟為憶天潢者洒向登臨莫浪傾是時泰正晉睿之僞未加楚邸而弘正払靖之禍未及司馬也又如詠泰和武姥詩君今撓我我何辭慚然蹈海東之涯人情洶洶都自危擬尋遐土紛離伉使君一日留湖西則武姥完一日去而武姥鋤矣此二事又楚荊豫章

時政之巨者而蒼虬何知之前咏之審也使君居長安曾夢漢壽亭侯易其腹腸其文思鬱勃靈瑩獨照信有自來實與君家夢松據腹者同徵又惡知館東之蒼虬非十八公象邪

吉水蕭氏續修族譜序

古今論氏族蕭為甲姓一曰皇舅房一曰齊梁房而齊梁尤著散處於廬陵尤著無論其往即我　明二百餘年若大學士少師鎡少保文毅公維禎宗伯晅司空楨亞卿燊璁廉中丞啓選及弟學士時中祭酒良有今太子太保岳峯公大亨名垂鼎鉉勛勤旂常皆十有二人皆大心之苗

亂德施之血屬而州處於青原白鷺之墟者也夷考其世
齊梁撫運屬籍天潢貴倨矣中遭太清之亂率避地廬陵
唐有天下自瑀至遘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番侈
矣而率吏流桂州履初居饒州距廬陵只遷徙庚易予讀
宰相世系與太保所爲吉水泰安蕭氏譜會考互訂則太
保公族固履初嫡派也遡履初而上父駙馬都尉衡世父
右丞華王父太師徐國公嵩上祖宣明以及昭明由履初
而下子湛湛子寘祖懿宗寘子遘相僖宗至宋吉州路總
管推官邦寧始家廬陵數傳爲提刑謚忠武公用和敷文
閣學士封廬陵縣開國男逢辰御史泰登逢辰子用和始

徙吉水爲燕山清塘同睦諸族至　明嘉靖間贈太保公
乾由燕山徙泰安生今太保於泰山之麓本本原原則燕
山也太保既貴貽書族人曰譜所以定世次序昭穆別隱
顯昭存亡也吉故族家重譜諜人識世次其居齊魯之鄉
距豫章姚長不及時修訂何以信今而傳永永於是紆協
纇稿屬之子姓而序本支列經緯述家風陳世德公寔總
敭之開局於萬曆丙戌逾年書成公指俸付之剞劂尚未
序至是以屬子章且曰楚昭屈景三姓譜序之靈均春秋
公子譜編自元凱碩子一言以告予族之人章謝不敏公
趣之詩四竊聞之傳曰訓以義方勿納於邪子之能仕父

教之忠古孝與忠二者教家盖物也孩提愛敬不學不慮
爲道與爲事易而事父事君即吾夫子猶嗛然未能何哉
慕分於貨色孝衰於妻子志怠於宦成患逐於得失則父
兄之教不先而子弟悖也管子對桓公曰閒燕父與父言義
子與子言孝事君者言敬幼者言弟是故父兄之教不肅
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故忠孝者家之儀也父兄者子
弟之鵠也蕭之先不祖昭明宗履初乎史稱昭明性仁孝
爲太子出居東宮恒思戀不樂武帝知之五日一朝多設留
永福省母丁貴嬪疾太子朝夕侍衣不改帶及薨至殯水
漿不入口雖屢奉敕勸逼日止一溢不嘗菜果味躬謂孝

經盡通大義此蕭之子鵠也履初相德宗首言宦官止可
委宮掖事兵要政機勿使參領又言炎杞放命穢盛德播
越及茲當懲前敗其臨事方嚴數啣帝意而終不爲動此
蕭之臣鵠也今太保公遡數千年譜諜三族五宗明如指
掌而祖宗歆其孝通籍四十餘年司寇司馬以身爲國家
衛而　天子諒其忠距非繩昭明履初之武而以嗣以續
者乎而蕭之子姓亦惡用別尋儀的爲也故曰與其爲善
於鄉也不如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也不如爲善於家
爲善於家而取則於祖子應乎毋膠投於漆雖欲勿類其
可得乎章因之有感矣先夫人爲大學士鎡侄孫女尚習

二王毋俱出蕭齋槩後章是以於蕭之故獨詳而昭明履初之傳於諸蕭譜中時參繹之因公嚴委著爲忠孝二說以告公族且將轉以告予邑諸蕭此亦太保公錫類之孝也

眉壽六封録序

萬曆壬寅家大人年八十以令　上立　東朝覃恩封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是時家大人膺　封誥五矣予師中少師翁題其卷曰眉壽五封既成帙刻爲録八卷越三載乙巳以予章本播功晉封資政大夫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蓋六封云太宰蔡見麓先生太史黃愼軒先生俱大書

眉壽六封字自吳劉見遺於是諸學士大夫疊詠聯篇予章乃命兒陵臨二公手書於簡端首刻　誥命次　奏疏旨意次部咨又次文若干篇詩若干首名曰眉壽六封録嘻予章羈萬里外七歷春秋乞身乞罷不　俞乞養不俞未能飛入玉關趨蔬子舍爲老親浣廁牏乃邀　絲綸於　主上邀珠璣於師友而壽之梓庶幾贖不孝辠萬之一云耳

贈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陳毓台老年丈考績序

國家久任超遷之法相爲表裏始特行於守令即潘泉未及也萬曆癸未　上親政後各省藩臬臣遞滿遞遷不出於其疆即遷而久任久於遷然未及撫臣也癸巳以後撫臣應遷者始議加銜亦不過四五春秋至於今則未有遷者三邊李太保兩越戴尚書逾十年虔中李司馬留中耿中丞逾九年豫章西粵夏楊二司馬暨予章逾七年而最久者莫如滇中陳司馬公十有三年矣由僉都晉副都右都行以司馬事今年春又以右都滿奏矣滇藩司二三兄弟臬臬閫諸君以予與司馬同籍析肝相信撫西南比疆連壤輔車相依屬予言以贈予耳目睹記司馬滇中十三年事平大侯亂建雲夢䴏而猛緬附正廷瑞皐改順盜流而百濮會設銅壁於布嶺而南甸千厓之門戶以完畫金

沙爲東西而永盈麗江之疆界以晰逐莽剌之桀虜復蠻莫之故城而三宣之藩籬益壯即夜郎之役司馬躬帥師入露益爲予犄角而予始得醢逆龍以報　天子近追靖遠遠媲武鄉滿績一　奏故事當　賜璽書召還樞院晉大司馬加金吾世胄銜皆　國家令甲無容言者竊惟主上久任邊臣至十餘年不遷章將順而揄揚之有三善焉執山川險易諳官吏忠佞而閭閻蒼赤免迎來送往之勞此爲一沿邊諸臣皆嘉隆間所嶄然以遺　上者衣莫若新人莫若故　上不改　祖　父之臣不弃帷蓋之敝此爲一世之祭加於井竈門戶箕帚臼杵豈以其神爲此

八者於人家煩苦無已也故祀以勞之　上得無比邊臣
於此八者乎此爲一　主上爲社稷計爲優禮大臣計得
矣而乆官之弊又自有王難官乆則民玩玩則情勝而法
骫官乆則自以身爲前新而妨後賢者之路官乆則齒長
而迷或以詒二五非十之誚而是非相攖世亡兩便兩利
之事便於上者不槩便於下而予以爲盜不便於下也毋
不便於上利於公者不槩利於私而予以爲盜不利於私
也毋不利於公故自　主上大任之意旨萌而各邊諸臣
亦不敢輕言去者以此至於黔之難昕諸邊尤甚焉者諸
邊團營置元戎元戎賢督府幸甚脫債而脆也督府得以

三尺經其後而滇世据而代靡之蒯𦔳最懟不能必之世
世猝有急督府自將耳而𧇊山隱海之靈物況沙棲陸之
孳竇寠亡生嘗於軍興而今督府無米炊張公吞下烏也此
諸邊之所無而滇獨難也南詔自帝而唐弗禁藝祖畫大
渡河而宋弗疆非弗欲禁之疆之也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而今中原大渡臣公以南詔畫緬之界而守也此唐宋之所
棄而滇獨難也是猶以國言也司馬家有太夫人在堂年
踰大耋日夕倚閭白雲在天山川間之金馬碧鷄之區距
清源武夷之鄉何翅萬里誰能縮地誰能御風戈鋋相尋
厕𥳑弗視玉關不入　子舍乆違此又海内乆任諸君所無

而予與司馬共苦也雖然予嘗入福唐睹棹楔曰百歲人
瑞綈視之林翁百年坊也又嘗萩黔記思州侯中丞故求
新人毋夫人百歲中丞方填撫二吳請終養　肅皇帝不
可宗伯特爲請羊酒金帛賜其母夫人此閩與豫章已事
又惡知吾兩家父母不林侯若邪此予日夕爲司馬禱祠
以求而因以自禱也上不拂　明天子乆任邊鎮之意下
以成人子所遊有常之孝令司馬繼此而二十四孝子次
第爲司馬頌可也

李少保遼書播書河書總序

予讀史記律書六律爲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重河渠書

具載沈玉塞茭下竹頁薪事爲詳班史於刑法志言兵於
溝洫志言河且云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
工之陳以定水害天生五材廢一不可火水災害之救定
即古聖王莫之兼已漢武即欲兼之而其臣莫能兩遂故
伐匈奴縛左賢使靑去病蒼領于築宣房使汲仁郭昌此
四臣者莫能易而然也非不欲易手不可代目之見堅目
不可代手之知白所從來矣顧是跡也豈所以跡哉所以
跡未始不一也辟之醫然河猶人身血脈經落骨髓起百
病之原者兵猶人身臂指脛股藉以馳走山川持物以禦
外務者善醫者周度鍼石湯火所施以調其五藏六府之

宜假藥味之滋致水火之齊以剛其四肢而起其不仁故功收十全而名齊扁俞老子常兼言之矣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弱勝强柔勝剛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即老子未之行也而兼行之者惟禹洪水橫流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三苗不恭帝曰咨禹有苗弗率汝徂征虞廷濟濟而治水命禹征苗命禹非禹莫之能兼也故玄圭之錫告而兩階之干舞乃令而後知律書河渠刑法溝洫之不能竝志者局於議也火災水害之不能雙定者隔於時也衞霍汲鄭之不能獨奏者限於材也比讀河北李少保遼書播書河書而後知治兵治河之可以一人兼一時奏也章合而序之不敢以遷固例岐言矣嗟乎少保亦難矣遼河二役予不與其事播之役予與少保斷割於狐鳴鴟張之日拮据於兵脆粮詘之秋夜不交睫晝不停枕者幾二載而後醢逆酋以獻　天子予益以黔二路之難而知少保八路之難也予又以播之難而知遼與河之難也遼故止禦鹵今禦鹵兼禦倭遼不中堅鹵倭合而遼危遼危燕雲危少保鎮武之戰伐鹵倭交而鞏固燕京劉仁軌據百濟高麗之中而兩收之也播故蜀轄而酋東樓黔南樓楚少保不以馬腹視楚不以鷄肋視黔下甲完蜀犴完黔楚裴晉公嚴申蔡之討以蔽淮南

也昔治河者不魚民不沼亭障足矣今欲引之南濟漕又不令淶之南襲　陵不沈滯亦不散越難之難者少保秉敝餘之後益迦河之濬兒內史之穿六輔渠司馬君實之度二股河也予嘗反復三書奏議窺敵情籌軍興殺湍悍議漕輓見於後亦見於先見於齊亦見於畸見於詘亦見於信至言謝其弘政論讓其藻若十全之醫標內經外經以調脈落又設病方食禁以健其枝節而骨亡不肉劇亡不痛者以故　天子出師命公總河命公宛若虞帝咨禹意乎予觀　本朝文臣拜伯爵而犖犖者四人靖遠威寧新建三公以討逆著而足不蹈毳徐武功以疏河著而目不睹赤白囊公兼之乃爵不五於四公絃　天子所以咨嗟遲迴播之絲言乎雖然　天子富春秋公齡方艾服官讀禮竟出而圖迴天下事入掌司馬當有謨若干篇言若干篇如呂公望掌銓持衡當有官經官傳考工記如姬公旦章不佞當爲公次第序焉

豐城覺溪徐氏族譜序

豫章故家多重譜諜說者謂昉於歐陽永叔予謂歐譜例也譜之實不自歐始當宋之初德化之許奉新之胡累葉聚居至數百口江州陳氏宗族千餘世守家法肅於公府南康洪氏六世同居室亡異爨太宗至飛白義居字旌之

此譜之實也而亦非自宋始華林嘗錄載高安鄧文瑞宋練四世共舍長幼睦婣則在唐已然而徐孺子角立傑出於東京之季實以恭儉義讓所居服德子胤亦隱居篤行孝弟則孺子固豫章人物之宗孝思之則也予嘗謂孺子與茅容語稼穡不咨國事而箴有道何為栖栖不皇寧處似於佞也非敢果哉末難之意尚隔一層豫章學孔實開於宋元公擇仁廬阜而二程受學南安豫翁出守白鹿而三陸講學鵞湖比至我 明王文成倡道虔州而南吉及門私淑之士日益濟濟者豐城徐獻和則李孟誠先生高弟而子童畏友也其行宗孺子而其學一祖仲尼嗟

乎何徐氏之多賢也徐之先源出豐城覺溪之一徙郭內火巷一徙郭外斗門火巷祖漢傑傳九世今進士桐城令鑒丁酉省元來泰其枝也斗門祖子龍傳亦九世今憲長獻和癸酉省元州牧其枝也兩枝子姓不獨軒裳綴軌簪組盈庭而世系昭穆繩繩在族圖墓隧孫官歷歷載家史皆可考者獻和復與桐城君二省元及族之彥合而譜之首據舊譜名諱繪宗系于前析郭外者題曰斗門支譜郭內者題曰火巷支譜總題曰覺溪徐氏族譜爲志四有恩綸志家政志藝文志墳墓志爲傳三有仕宦傳者逸傳內德傳共若干卷獻和以族人意自汴梁函來請序予卒業之

永叔表系之例章矣孺子孝弟之實僅存于後人言雖然予兄事獻和有年兒建叔良附驥者元來泰又世講也惡得無言以告徐子弟考徐受姓伯益以功錫皁游玄玉姚女而封於費爲大費大費生若木若木事夏禹伯益封世以徐伯主淮夷三十二世徐君偃行仁義而威於楚子孫遂以國爲氏其在豫章東漢孺子爲著我 明覺溪爲著予所謂著非謂少室周讓中年之力於襄主也非謂景山之放達自恣日中聖人也亦非謂天上騏驎袞袞公侯也蓋必有所措矣伯益之戒舜曰罔遊於逸罔淫於樂其贊于禹曰謙受益滿招損時乃天道此微獨國家箴誠也卿

大夫知此能保其采士知此能保其介閭四民知此能保其肢體惟是名言抑亦祖訓徐之子姓麄舉嘉義朝夕儆愳曰其何德之脩而上光乃祖以邀天休則通華所云爾後嗣將大出者且驗於覺溪吾有慆滛之心開之彼墮替隸圉者豈緊無寵皆姚姒之裔也語曰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畎畝之人或在社稷夫畎畝之與社稷遠矣禍福取重權禍取輕宜何如權哉

思澄樓稿序

予與同年張伯大同出楢文懿公門而又同官金陵者五年比予出守潮陽伯大以御史致仕去予承乏黔中伯大

歸定遠已二十年是時同門諸君落落如晨星即有存者
如參與商獨予與伯大同在千里內而封域間阻不獲促
膝連床如金陵時而伯大行年且八十有三矣走一介函
所著思澄樓稿屬予序予卒業之詩若干卷溫厚而腴文
若干卷典則以麗半出宦中半出里中益嘆伯大之篤學
至老不休也學一也少而好學與老而好學難易何翅千
里少者血氣剛而精力健老將至而氣既衰王者授以玉
杖餔以糜粥惟恐不逸而惡能勞於韋編春秋高則多遺
忘即丘墳典謨能一一綜述乎能鏤心鳥跡織辭魚網乎
少年人一意脩名績學以待異日老者就而入和而出歷

頹滅崩墜之場馳聲名妖孽之區不知幾朝夕而暇與少
年爭技角長予少伯大二十歲蘭錡之隙一有所論著非
若短乏則若無織舉筆輒閣就墨如醒蓋其難也乃伯大
書來輒親灑墨詩來累韻親灑於扇頭無以異於金陵時
也則曷故焉昔者老子百有六十餘歲而著書其書以虛
其心實其腹爲主衛武公九十有五歲作懿戒自警謂之
叡聖夫心之官則思思則得思曰睿睿作聖伯大歸而以
思澄名樓也得無有味於虛心叡聖之旨乎不然何其好
學若老若武也雖然章願有進焉夫曰思澄猶有思可澄
也易無思也無爲也無思無爲至乙無可澄矣聖人無之

無以蔑冐昔日俞非也伯大將無進於是乎哉

贈金麗陽柱史還　朝巡撫序

嘗聞之諺曰桑社者攜橛而置之端冕而祀之若取之不
置置之不祀猶未爲終物莫不有始卒始乎陽常卒乎陰
始乎治常卒乎亂始乎諒常卒乎鄙孰使然也掘井九軔
責於及泉浮圖七級成於合尖有始有卒其惟聖人自昔
難之矣黔自播黎一難後地界議起二酋爭起兩者皆播
之卒也楚四衛屬未定銅苗路苗撫勦未定三者皆黎之
卒也好雨好風其情殊貴兼貴別其議殊二酋小潰既延
求赤水播如瘿一割之其既叵測此黔西事未終也織者

日進耕者日卻楚黔事其枘鑿齬用針石巫用糈藉銅路
識亦參舍此黔東事未終也予童時黔八年矣芻狗之用
已陳强弩之末孰莫孚曾鎬惡乎是非惡乎取舍會柱史
金麗陽先生銜　新命來巡黔經緯八番整齊諸吏細大
兼舉德威竝馳予以前五事大扣之小扣之急議之徐議
之公指地界圖曰權既莫若輕權福莫若重物固可以爲
半不可以爲全試以恭骨易骸之害與損租損賦之害孰
多彼既以土之毛爲題而吾姑聽之則爭可息未幾蜀以
賦來議公會予合疏以請而四年未決之界至是始定銅
人上苗議平新有司以路苗告急公曰苗一也所以苗異

猶之火也或吹而然或吹而滅所以吹異識獨路苗與銅
苗與仰銅苗中紅苗與水苗亦異公與予合策先撃水苗
以斷紅之右臂而并力撃路苗以清黔之東路徐以紅苗
待三省之合議而數年撫勦不決之議至是始決四衛予
而奪奪而予予而復奪公曰黔所以衛四衛者非衛其土
欲聽吾令也吾將請於　朝援黎平兼制五開例而以鎮
思二郡兼制平清偏鎮則不衛而衛之也二酋敢於虔劉
吾永赤肅非黔撫也吾將請於　朝建郡永寧兼制西衛
及宣撫司則不撫而撫之也公按黔甫朞月餘而以蜀處
蜀以楚處楚以滇處滇以漢治漢以夷治夷若風之過簫

怨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焉並非其所於地自者走澤方者處
高各從其所安凡自播黎二難後其始而未卒端而未竟
者公一一廄而置置而祀築之社於是令終矣□何而
公報滿　天子改命按兩浙浙毋俟代於是黔之三司諸大
夫合而丐予言以贈公行予治黔八載未成公朞月餘大
治誠知山河之量非塵露可增神鑒之慮非愚淺可窺予
何以重公公自滇發書來亦欲予一言浙事爲别予昔承
乏於浙四載矣雖甚顓蒙頗習吳越事夫黔於吳越異語
山川坎井與東海懸度田疇塏埏與平原懸陳文物文繡
與土篋懸料積聚猗頓與苴荷懸阸瘠奧淡一路人知之

也至致其實不能甚異於黔而勢之難難有甚於黔浙賦
甲天下而藩司故帑以瑠耗不能貯百金其藏虛黔也黔
軍與仰蜀楚日不給浙積逋如山每歲備海卒藩司移盾
蒿目而不得飽其腹枵黔也黔軍伍以路險餉儉相率逃
而額半虛浙以轉輸故日逋日衰至以百歲人挂尺籍其
伍符寂寥黔也若東連島夷嘉靖間之倭既最烈礦稅虎
食正統間之礦寇爲劇閭閻侈靡已非刀劍利倡優拙之
國杼軸空虛尚詒糾糾履霜佻佻往來之嗟則又黔所無
而吳越所獨憂者公行矣東南之猶黔者公以黔治之有
餘東南之甚於黔者猶不能無煩於公之砭劄補續爲歲

星瑞石也夫行澤者短轂行山者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
安行澤者反繇行山者反輮反輮則易反繇則完黔天下
山國而吳越澤國也長短反反之間公自當各有宜焉异
日者推以安完天下天下一吳越黔也居高屋之上而建
瓴水誰復能爲此限者哉

程辰州公年表序

萬曆初予爲南虞部郎海陽王見菴公爲計部郎相得甚
驩海陽故有二儒一吳瑞榖子玉一程巨源涓予延瑞穀
爲兒輩師計部道諸郎君受學巨源予介王吳二君父驩
巨源牛首燕磯之麗雨臺雨花之勝風晨月夕吾輩斟酌

多少小大俱足矣無何予出守潮州去計部請告瑞穀為
應天司訓兩公後先捐舘舍巨源歸海陽茹古涵今日脩
故業至不可窺校而予奔走粵蜀晉楚閩黔之壠距海陽
遠第每讀巨源文未甞不暢然見見聞聞也已金麗陽柱
史來按黔巨源函書一詩一賀予平播而以其先大夫辰
州公年譜屬予序予昔曾為文壽計部母序瑞穀集詎敢
辭於巨源之父嘗聞孝始於事親終於立身揚名以顯父
母人子於親誰亡揚顯願而有然有不然武王泰誓一則
曰文考二則曰文考而舜不能頌瞽叟禹不能頌鯀子思
子伋贊仲尼祖堯舜憲文武而孔子不能譽梁紇孟子不

能譽激公豈舜禹孔孟之孝後於武伋耶高譽不可虛張
死瑕不可亡疵即子不能徇之父也表辰州若巨源所以
成巨源之孝則辰州也予讀辰州表書法倣春秋注倣三
傳辰州學萃三才而其所研究精進者在星官記中星回
辰州政主進專會稽而其所敷演利澤令民萌社稷尸況
在辰陽三年表獨詳此識其大矣司馬子長自序上世常
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太史公談學天官於唐都既掌
天官不治民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要指歟
陽永叔作瀧岡阡表序父崇公觀歷綿隨韻三州推官平
反求死獄事甚詳巨源表辰州卷卷於星官之紀辰陽之

政蓋談觀乃父而自處於遷脩之儔身立矣名揚矣父母
顯矣雖然予之責善巨源不止是也辰州表一家言也巨
源作鄣大事記予曾序之猶一國言也子長史記述陶唐
以來至於麟止紹明世繼春秋永叔五代史事迹實錄詳
於舊記而襃貶義例仰師春秋我　明二百餘年正史未
備即宋元二史攈冗蕪穢巨源齒甫逾艾遠尋程伯休甫
世典之故近發辰州二酉之藏彌綸一代之事震動萬古
之氛詎非孝之大者巨源勉旃予即老他日當為巨源序
徵獨序年表序鄣記已爾

彙雅序

爾雅一書班氏藝文志置仲尼孝經之後夷吾弟子職之
前隋經籍志合繼論語而先五經大義意若曰此周公之
書也尊之也自唐至宋列之小學至與周興嗣千文李商
隱蜀爾雅同類而共貫之意若曰此非周公之書也卑之
也予章意之孔子語弟子入孝出弟而卒以學文語小子
學詩邇事父遠事君而卒以多識鳥獸草木豈不以學文
多識忠孝之翼耶則爾雅之綴孝經論語非僭也而以為
周公之書出魏博士張揖上廣雅表與唐陸德明釋文夫
爾雅周書也當取證於周漢間人三朝記載孔子對哀公
爾雅足以辯言揚雄以為游夏之徒所記劉向以為史佚

所著班氏止載篇卷俱未云周公作乃不孔子雄向班固之信而魏唐人信邪此論其世也章讀其書首釋詁曰權輿始也謂衡始於權車始於輿也漢律志五權始於黃鍾之重考工記棌車自輪始爾雅未悉也釋器云一染謂縓再染謂赬三染謂纁考工記五染爲緅七染爲緇爾雅未悉也小雅廣訓法爲模廣雅廣訓法爲楷而模木生於周公墓楷木生於孔子墓釋雅者未悉也諸如此類不可枚討章背欲爲爾雅演而奪人於蘭錡未皇卒業不謂張子孟奇彙雅先之矣彙雅者以爾雅爲君而小爾雅而考言而釋名而廣之皆爾雅之臣也彙而貫之故曰彙雅爭始讀之謂孟奇上置爾雅於楊雄劉熙上似若卑之既讀其題辭曰言六□宜先六經言六經宜先爾雅則古今尊爾雅者無如孟奇又讀孟奇注發所未晰庀所未該正寸箋十宗之誤絕覩敧附會之弊孟奇注爾雅邪爾雅注孟奇邪吾不知之矣昔夏侯湛欲著魏書見陳承祚志便壞己書而罷予見彙雅予爾雅瀕可罷矣今　天子方鄉尚文學詔輔臣序大學衍義補鋟於玉版又詔講官日以春秋進講有如詔問爾雅何創釋爾雅何人類爾雅何書吾孟奇方直中秘典經圖舍孟奇誰問邪予於孟奇有一日之長彙雅成孟奇書來卷卷匃予序豈自愧始意邪抑謂予家景純曾注爾雅又別爲音義圖譜或有一得之愚邪夫景純則予豈敢于請爲愧矣

鄒氏學脉序

古今一學也學一脉也何也天命之謂性性一而已率性之謂道道一而已修道之謂教教一而已教而三後之人二之也脉不得異也天得此脉而清地得此脉而寧人得此脉而靈堯舜孔子得此脉而聖顏曾思孟得此脉而賢濂洛關閩得此脉而儒王陽明先生得此脉而爲會稽之學安成鄒氏侍此脉而爲鄒氏之學其脉一也其性道教一也鄒氏學公以會稽揭良知爲宗致良知必在格物而陽明先生以格其不正以歸於正又曰爲善去惡是格物至東廓先生闡爲獨知其言曰獨知之爲德也超然聲臭不可度思故自獨知之真切樂行憂違確乎不可拔也命曰誠意自其憂樂之精明炯乎不可昧也命曰致知自其憂樂之所在森乎不踰其則也命曰格物物不踰其則則知復其精意復其眞則發會稽所未發也此非其脉之異也古今論學前人未發而後人發之前人發之未足而後人足之不可一二數也孔曰性孟曰性善孔曰命孟曰正命孔曰義孟曰義内易曰太極周曰無極孟曰性善程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孟曰心之同然爲理程曰善惡皆

天理果其脉同亦何害其語之異邪譬之水源出崑崙細
之爲溪澗沼沚巨之爲江淮河漢雖流之闊狹不同其水
同譬之黃鍾能容秬黍小之爲錙銖分寸大之爲斤兩丈
尺雖黍之多寡不同其黍同何也其脉同也雖然是說也
亦非東廓先生倡言之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中庸
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古今真脉也自後程明
道語曰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
遷迷而不知則天理滅故聖人欲格之此即孟子物交物
則引之而去其大之說也鄧定宇語曰老子云恍惚有
物窈冥有精老子而知道也宜必有所指今即如我身中

所謂[illegible]者何也此即中庸誠者物之終始之旨也會
稽未發東廓發之上考諸程而不謬俟諸鄧而不惑是
脉也太常守此脉爲之子聚所守此脉爲之孫聚所之子
子予集三代要語爲學脉豈將傳此脉爲曾孫耶不遠數
千里問序於予予讀其曾王父要語偶遺此條特[illegible]而之
予予二叔太史[illegible]此脉者其[illegible]
邪

黔草卷十二目録

碑記

緇衣生黔草卷之十二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友人楊寅秋義叔甫校

碑記

新建神武祠碑

神武祠祠漢前將軍壯繆侯關雲長也將軍佐蜀漢以戰功封侯歿後世崇祀封武安王又稱王晉人以王行不詭於賢聖又稱聖賢予讀史王之文不少槩見止辭曹孟德書曰日在天中心在人中日在天中普照萬方心在人中不容一私王肝腸光潔皎如烈日此其一節云予入晉檃括其語題王祠曰心日天人而未以語家人一夕內子夢謁王祠頓首顧扁王曰此郭先生題也內子識之寤以予語嗚呼異矣萬曆已亥予被役於黔受　命討夜郎離西昌夕夢王戒予周重黙示賊平期予入黔逾年始合蜀楚師入播不五月播平悉如王言乃於署東建祠祀王題曰神武祠命兒陵八分書之陵請曰神武之義與心日天人其旨異同乎曰子未學易乎易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而始之曰聖人洗心退藏於密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夫惟洗心也而後神且智惟神且智也而後其武神而德猜忌殘忍夫人知之矣戮楊德祖誅孔文舉不翅几上肉

獲玄德妻子不殺猶曰爲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爲出選
王殊禮不殺猶曰奥爲我用賴以驅馳也白馬之役王已
報效辭去必不爲曹用乃禮而遣之庶幾長者之行豈非
曰心之天卽猜忌殘忍之夫亦足少動其良邪孔子曰天
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天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桓
匡殺機已萌而猶恃生德之天與未喪斯文之天以自免
王盟在桃園堅若金石秉燭達旦義動鬼神此心之日炳
炳如冊孟德卽桓匡其如王何矣嗚呼王之日心能動於
許昌而不能浹於荊楚能諒於孟德而不能信於仲謀能
全劉氏室家於流離艱險之秋而不能輔成帝業於威震

華夏之日豈天命去漢留之不可其說然邪王歿到今千
八百餘年其英爽義魄卽婦人孺子無不知王其廟祀血
饗遍天下卽窮陬委巷無不祠王幾與文廟埒又誰户說
而家論之則以秋陽之暴與日心之天光明俊偉無豪毛
滓豈千萬世無變也宜晋人謂王聖賢也祠在東園射亭
右祠之右爲碑亭貯石三中刻建祠始末左刻像傳右刻
靈蹟碑亭右爲馬亭要紀神功系之以辭

辭曰炎漢日落皇綱殘絕天生虎臣爲萬人傑淯坂降神
桃園歃血龍從豫州鴈行諸葛辭曹歸劉燭旦植節美髯
桓桓雄武榻榻枇卻[illegible]堅雷轟電掣[illegible]兒斂氣老瞞褫魄
凸足方峙天柱遷折魂遊宵鼎靈自光烈靡地不祝靡人
不德嗟嗟黔陽雜揉漢夷夜郎不庭竊毒毋遏畀予小子章
肅將　天威王赫斯怒嘿護艱危假夢吾猶馮乩賦詩斬
關拔砦巢我　王師免穴既埽虜庭乃[illegible]東市然卓[illegible]粤
獲熙逭既寮堵將七偃旗功在社稷誰其醻之醻之維何
祠祀神武金相玉質儼然射圃聖賢可親心日可睹精靈
如在稱比尼父盤江湯湯貴山膴膴廟貌維崇永奠茲土
綏厥戎蠻懾彼豺虎勒石千秋銘勳萬古聿昭神貺以篤
國祐

壯繆侯辯

子讀蜀志先主時惟法正諡後主時諸葛亮蔣琬費禕亦
見諡陳祗寵侍夏侯霸遠來亦復得諡於是追諡龐士元
靖侯關雲長壯繆侯張翼德桓侯馬孟起威侯黃漢升剛
侯趙子龍順平侯時論以爲榮夫靖桓威剛順平皆美諡
也諡法名與實爽曰繆雲長出四子上豈宜横加惡名考
之字義繆眉揪切戾也紕繆也卽名與實爽之謂也讀作
去聲繆莫六切諡也繆之爲繆借音不借義通作穆穆敬
也美也厚也清也漢書作繆通作繆諡法布德執義曰穆
注故穆穆也中情見貌曰穆注性公露也周穆王史記周
紀稱穆秦紀又稱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秦紀稱繆公

任好尚書笙秦誓又稱穆公孟子稱魯繆公史記魯世家
稱穆公願氏族大全繆姓或讀作穆則繆與穆故通稱也
公報効盡德執義甚固心皎如日中情甚露大行既立宜
受大名而立名與曾晳之繆乎夫周穆猶有八駿之疑秦
穆猶有二良之疑魯穆猶有不用賢之疑謚穆可謚繆亦
可公之穆無纖毫可疑者而惡得疑為繆也世之祀公者
輙曰漢壽亭侯不知此曹所表非公意也建安二十四年
先主為漢中王拜關某為前將軍假節鉞後主七年追謚
壯繆侯則前將軍者公之終官而壯穆公之易名也不書
先主之拜而書曹所表之失其實矣予重祠公於黔之東園

題曰漢前將軍壯穆侯關公之神庶幾公生前之官身後
之謚兩得之矣

泰和邑侯張東山先生德政碑

古今譚賢令曰潁川四長考其世尚猶稱神君韓鍾陳
三君類皆以智包愚以德酬怨厚性寬中剋己反善無苛
喜可愕之事而當塗潁陵為荀立祠嶽長有碑林慮有頌
聞喜太丘吏人追思之則何以故焉匹夫匹婦離之則愚
合之則神惟其愚若可罔也惟其神不可欺也鷹擊毛摯
之治武健嚴酷雖足以懾一時之媮快而黎民不又智囊
虎冠之吏野無行盜道不拾遺非不有造於民而窮怒遷

及何可勝言夫惟以吾之神合於匹夫匹婦之神設大法
而不任順人情而不詭故所居民富所去見思潁川四長
率是道也予西昌下邑自有邑以來不知凡幾令顧城東
有三賢祠城西有逹侯祠繫於民思者四柳何董也至
於今得宛陵張侯焉張侯令吾邑二年所稍遷南[illegible]
事尋改職方搢紳大夫泉文學父老倀倀然若失慈母乃
謀伐石紀公德政而以文屬予亡幾何有黔中之　命治
兵討夜郎日在行間無須搖諸大夫趣之者再因投戈
言曰公經上人夙有志竹貴於書無不厭咀比成進士業
且署名中秘或謂侯抗直改令吾邑崇大體不越眉期會

每聽兩造出片詞射民肺肝邑賦錄最楚民刎以為負積背
百計隱射公不忍猴鼠攫民膏血設合征令戶長郎子弟
自相灌輸吏不得挾寸牒驚邨戶鷄犬邑以籍縣吏手雇
賦為梗富人子連阡陌不輸公家租貧無立錐而必歸如
故郡侯汪公司理劉公行度田法侯相之歲定炙日尋盤
經丘稽田以戶校賦以田閻邑要人出湯火單車問俗無
煩里旅行鄉約與父老丁寧舉不遺葑菲懲不貰強梁至
桀奴悍婢凌轢主人者盡繩以三尺旱魃為崇民嗷嗷待
槁公自　覲還邑露跣禱三顛雨隨至田乃有秋歲虐常及
斥率代於白下公請從餘皇便數十年供億繁苦民始息

肎黼黻葺學宮堂之縫掖程我譯經上瞿然顧化邑城襟武
山帶澄江直匯龍頭通來石脂之𦲷潰漏山液迅泝之射
侵蠶別鮮公下令隄龍洲堦鐵武山石刜龍頭浮屠芑扶
地脉醖釀人文百年之利也公自奉約而畧家嚴兒建在
諸生中公獨斥借恒舖之即牛拔二豆相對而飽邑署後
故有圖㯳驅家人子辟草萊蒔蘩蒿公獨吟嘯其間故名
其所著書曰秇葵園稿以此公令西昌六更寒暑不翫法
不凌淳不用己不咈民故子衿安於教猾胥束於威芸夫
牧豎狎於息賢者樂與之俱不肖者懼爲所短去日久懷
日深遠繼潁川四長近續西昌四令昇日鼎名隆赫政相

伯仲豈可塗人耳目襲而攫之哉嗟乎四長之頌多出李
杜諸大儒手即城西逹侯之石又公椽筆童愧不文亡能
繼塵今史局傳循吏者有所檢鏡耳侯名應泰字大來別
號東山萬曆壬辰進士石勒於學宮之左併系之辭
辭曰最爾西昌提封百里彝木獻瑞邑名参美天閟元元
張侯戾止函牛之鼎烹鮮是庇崇文飭治勅法震紀鷄犬
無驚條鼠盡徙痌瘝乃身父母孔邇邑有逋賦百孔千倉
劑量畫一令氓合征邑有虗稅卜户九傾拮据清丈繇役
攸平巡行郊坰鋤暴鳩正倡學育賢外彪中瑚新櫝所泉
憠彪日丞湯心女魃焦石爍金三顧洊禱百禱廻生奠草
盈埜祥鸞集庭歲星晉照編户咸寧盡觧所鍾是緣隆脈
鰲脂有禁悍沵有宅鑠鑰龍頭曷建鴈塔以張形勝以抑
瑚溠氣盎扶輿毗殿袵席于康既徵寇君不借愛棠興思
頌聲嘖嘖煩視龍江涓涓清白環觀瑶華矗矗名德爰採
村謡鐫兹隋石百世不磨其永無斁

明故勑封孺人許母易氏墓誌銘

萬曆己亥春二月予以閩藩入　覲還病瘠魯道中乞骸
未俞三月播酋楊應龍叛犯黔之飛練　天子震怒命予
章擁撫貴陽自里中趣入黔予以六月涖事黔距賊不二
百里遊弩往來晝燔夜烽照耀洪邊維時同年許觀察子

恒居瀛甲岩下予曰智囊在城亡慮賊矣於是朝諮夕諏
得破賊要領明年六月賊平冬十有二月予風疾發杜門
請告觀察帥其弟湘鄉蒙化二君謁予曰一德兄弟毋易
孺人以乙未重九日殁于寢至今未卽下里茲明年春啓
先御史藏而合窆焉惟是藏中石未有屬敢請予以病再
三辭不獲則以馬柱史公狀來按狀孺人姓易氏故四川
順慶府同知封御史長泉許公奇配也易之先出江西吉
水元至正間有崇立者仕順元路遂家焉數傳貴登　明
景泰甲戌進士廷試二甲第二歷官辰州知府數傳至崇
爲郡諸生配李氏生孺人性端靜聰而婉公憐愛之不輕

諸委禽于順慶公舉于鄉初配胡孺人無子早世易公門許氏子少年謹重是南金也遂歸之孺人生長脂腴毫無驕侈態躬女紅典炊爨不取成於童婢事尊章觀謁溫凊亡不得其驩先是順慶公五歲失恃繼母王孺人推燥居濕育如己子公事王孝養備摯孺人佐之益祥順公有伯氏貧而早歿丘嫂長者任業寡中外咸卬於公孺人姑貯嫂兒貯侄饘饎餽遺以時誨諸侄掖之暨立公守州侄郎妻紵邦紋孺人從官邸幾二十年縞帶紵衣弋綈杏布酒然故笥服裔後闈無私啓垣無私竇公宦轍所之廩廩者氷蘗聲孺人力居多焉舉五子即在文孫母姑與息嘗謂

吾非不能為兒製一繒某一雛顧獨慮其習貫昇日者不耐寒膚嗛腹耳比長曉窗夜燭親績紉督之少監教旨投以夏楚以故觀察昆仲爭淬礪畋漁於書林相繼以明經起家上埒平輿之三許和熊之效於茲燦然矣觀察以蜀令治行高等　天子召為御史三載考績封順慶公御史母孺人已二孝廉弟捧檄分枚孺人老而就養諸子左右無方重錦甘膬殊不色喜居平不二羨截非祭享不飭佩組諸婦服間有氷紈紀麗者不敢上食莫年猶躬操作僕僕不自休家人諫止之孺人曰老婦非不耽逸也吾五子二女上有七孫九曾孫十有三女孫七曾女孫食指繁貴家

不足贍聊以身模之耳或曰易辰州公以名進士出守龍雖不偶即日拂衣歸歸而貯書萬卷穀詒後之人觀察兄弟得徵成此宅相邪或曰易氏故吾郡吉水俗尚織勤吉水又稱文水家絃戶誦孺人得無恭敬桑梓以艾其兒孫邪不然何其家法酷肖吾郡也順慶公癸巳冬弃賓客孺人哀毀成疾居亡何功昔萬曆乙未九月九日也距公功董一年餘距生之日七十有五年子男五長一德即觀察嘉靖甲子解元隆慶辛未進士雲南按察司副使前陝西道監察御史娶越氏次崇德嘉靖辛酉舉人湖廣湘鄉縣知縣娶李氏繼段氏湯氏次裕德隆慶庚午舉人雲南蒙

化府同知娶馬氏次厚德娶余氏次成德廩生娶段氏女二孫男十七女十三曾孫男九女七諸孤以萬曆辛丑二月二十一日合葬於翁岩順慶公竁右章不佞敬為之銘銘曰維螺川文水之靈暨於順元而茁於易牙維辰州之祥發於淑媛而訇於文叔之家相順慶矣澤流三巴瓜平輿矣學富五車鳳兮噦噦麟之儀儀采蘋采藻去黍去奢為許令妻為懿女士不遐有佐翁岩膴膴大谷鉛硎舉案於生前令娥為佳宜爾子孫振振兮百千萬年綿綿其瓜

明故工部員外郎宋雲巖先生墓志銘

萬曆己亥六月予入黔會播酋匪茹日夕與柱史宋公計

播事于内言今天下有三大患虜倭與播播然眉矣虜郎
未壬盟倭稍退顧隼質狼心叵測也桂史公曰某昔稜遼
東習虜事邊卒孱不北行一寸家伯氏昔令定海練鄉卒
獲倭級三百爲當事者抑不得叙夫兵何常不練則邊卒
弱練則鄉卒強予甞之間因譚定海公事甚悉既而播平
定海公長子守愚以公狀來乞銘桂史弟涇將之予侍桂
史父又督學蜀中時守愚以國子生就試鄉闈予首拔之
有一日之雅義不得辭按狀公諱繼祖字汝孝號雲麓世
居廣漢古店鎮以贈文林郎德清令長泉公有隱德耽書
史娶吳孺人以嘉靖丙戌十二月十五日生公五歲吳卒

育於繼母張孺人即桂史公母也公自幼徇齊開悟筆端
風生稍長出就外傅詣雲龍寺就佛燈憑几據梧吾伊不
輟壬寅娶蔡孺人丙午廣漢守安成劉公忍齋小試器之
寘第一充弟子員已酉山陰祁公蒙泉以保寧司理與外
簾首舉公不偶置乙榜因攜偕錦屛耳提面命公亦滌濯
澤磨味搴旁搜比歸祁公送之曰予行脫穎矣壬子舉於
鄉癸丑成進士授定海令時倭寇浙東陷慈谿疆場日駭
定海距慈僅六十里公增陴繕械鼓鄉勇率先出境逐倭
乃解去其年大練鄉兵甌之戰斬倭數百以頗忤紀功者
竟不録慈谿令同年某以慈陷故當議戍公分首功數十

贖得免其急人難若此倭平修東岡隄注塡淤之水溉鹹
鹵之地民芟牧耕稼其中至今思之埒於史起之灌鄴也
語具定海誌中慈谿故亡城倭去議徹其城以爲民逮强
宗枘家甲可乙否度城址三易府官不就當道議屬公公
乃左乃右相陰陽度高薄仞溝洫計徒庸一日疆理一日
版鍤旬內隩隩薨薨百堵且興故趙尚書甚肥於分宜鼻
息所衝足變霜露城經趙氏宅欲少迂公曰法行自近貴
始重違其僕引繩直之既城謗議起趙曰宋定海健令也
密遣人諭公附巳可得分臬海道且釋卻公不應趙心領
之丁巳春銓部下行取檄計公尉薦十有一疏直之首趙

竟排阻之遷工部主事會 三殿火 上治宮闕公監
督工工竣 賚金如干戊午春虜入寇雲中部解弓械軍
興數十萬備邊諸司以虜訌次貝公毅然請行大司空壯
之行次懷來聞故經歷沈公鍊死於讒公憤然瞋目扼掔
歸語同年吳給事公時來曰夫夫也殺人媚人吾恨不盬
其腦能縛吾舌乎吳曰君亡言責甚當言會虜入三輔撫
臣楊某兵北吳彈之楊謫戍而沈之子得不瘐死負定闈
上中公一言力也已又風吳曰事當爲不止此袖中彈文
可但已乎會吳當使琉球乃極論分宜謫戍是時薦紳紛
託足重人公獨守高綺武已未蜀中缺銓部鄉評推高公

而又有欲為戚地者遮前狀諸於分宜公以故不得入銓
出視椎荆州未幾遷員外郎未幾遷河東運司同知公曰
吾既未獻也如命何竟之河東庚申晉兩臺薦修運司志
又屬督書院課諸生得士為多辛酉分宜以星變致傳考
朝臣計陰擠異己者公名在察中時年方三十有六公曰
吾既未獻也歸杜門表足不入城斷吾相戒不敢譚天下
事甲子分宜罷相公聞听然曰吾今免矣邑有清白雁白
馬綿江公用水工釃諸渠引其水用溉河堧棄地生稻粱
到今民享其利稍隙群子弟及里人士討論學業如柱史
公及從弟郡丞述祖王瑁祭心一王問臣劉世茂楊遵南

閟蒙年年後先起家為名士公性孝友通籍八年所積俸
盡付文林公為諸弟妹治產奩餘以仁三族三族倚為郡
竈文林公歿公為大治松區起吳孺人合窆之虛其右待張
孺人張拊公如己出公即貴曲為承讙出反必頓首諸弟
中極友柱史宦轍所之輒與俱常曰繼吾者其吾弟乎柱
史行五也以故柱史公語及公涕淫淫承睫廣溪楊七泉
公為作孝友傳益實錄云公生平亡恙萬曆甲戌正月忽
庭誨愚曰科目士人羔鴈何可無顧天下第一等人不盡
繇是涂杜子美以獻賦周元公以任子楊文貞以辟舉顧
人自處何如耳一日游長春山指示愚曰此吾玄廬孺子

識之八月病瘖甚語愚曰吾今歲在起起乎吾既宦雖不敢
白數終祀血氣飛幾臥解膝孺子戒之小心翼翼其文王我
師也病且革無以為殮先是公為張孺人治櫬美至是張
孺人省之曰兒[illegible]不諱當以吾櫬櫬兒公從弟上頓首顧
謂子愚曰吾死後急治祖母櫬如吾櫬吾乃瞑頊之諸弟
子環侍公大呼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
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柱史進曰兄憶吾語耶公曰不然
吾適登一金臺日光皎皎射我我故云云語畢而卒時甲
戌十有二月望也享年五十嗚呼余讀續溪胡尚書薦宗
定海疏曰青年雅負義膽忠肝搏擊豪強修明武備百姓之

戴如慈母一方倚為長城似若知公者又讀內江趙文[illegible]
公寄宋汝孝詩曰命將密計獻元戎跨海擒鯨奏[illegible]
向天涯悔銅柱先騎款段下隆中則傷之矣[illegible]
玉直徐碧溪時公握籌必多而竟不一敘比予按狀至城
慈谿暨沈青霞事然後知公敢於刳鯨而拙於媚竈也分
宜當日所昵者趙所恨者沈公犯其昵者而憐其恨者奈
何不然胡縱知公如市虎三至上何猶舉其疏與文肅公詩
存也公不死矣公四弟俱張孺人出光祖與祖即柱史楊
祖繩祖一子即守[illegible]以廩生入國學十戰文場不捷長女
適新都庠生楊勉仁次適彭縣庠生李遇時三適本州庠

生高且正守忠娶吳氏郭氏生三德五德六德萬曆丙子
三月葬公長春山之陽墓木拱矣予始銘
銘曰維宋之先源出莫敖名從廣漢爵矣文林篤生作邦
長君岸岸脫穎天遠如竹之勁如玉之粟綰邑定海恩洽
里宰威懾街彈島奴東訌繕陴練卒恚寇救亂既城慈谿
骯髒不偶讒夫詆讕入遷水部出倅河東士論梔脘公不
爲動彷湖可棹石亭可眺綿洛之間導醲白礮引水用灌
聚書詒穀宇棟以充牛馬爲汗家庭教授國學疑辭柱史
侃侃老來者室蟫原者形入公名彌煥歲在龍蛇曾子易簀
令人公捐館洽命有言日月貞明天地貞觀長春之陽樂哉

斯丘萬古泮奐

神武祠鐘鼎銘 并序

考之志曰鐘西方之聲以象厥成惟功大者其鐘大垂則
爲鐘仰則爲鼎一也萬曆二十七年三月予被黔　命討
播離西昌夕夢關王冠帶臨予宅賓主坐告予曰十有三
月播滅公且重黔六月入黔予內子夢王帶甲來助已又
夢王臨江于有一棒破老君關之句明年六月播平計予
入黔期實十三月也七月鑊之產王廟樹惟此播功實王
默右乃命工範銅鑄鐘一懸廟左鑄鼎一寘廟右用彰神
武而爲之銘

鐘之銘曰一夢而期播滅再夢而助之甲三夢而犁其穴
惟播之抆王之伐雄雄景鐘懸於廟閭億千萬年永亡謬
鼎之銘曰緊予黔境寰播是鄰彼播氛惡兮痛毒我黔民
維心日天人乃武乃神金鉉玉鉉神功攸甄俎於斯豆於
斯春秋蹲蹲

三從兄承德郎前洲先生墓表

是爲承德郎福建行都司斷事郭公前洲之墓公子章三
從兄也名相塈字克陞以字行入貲初授永清衛經歷三
載考績授徵仕郎　勅贈父元賁府君如公官母楊氏及
妻楊俱孺人六載陞行都司斷事章馳書勸之行曰豫章

距閩只建寧佳麗地又子章舊游其俗侈服食連欐結駟
而其民亦淳易使行司無棘木之聽無權會之計不煩拮
据繩削而理碧水丹岩揖武夷君而兄之真吏隱也公曰
予髮種種矣尚未有嗣息罷繒縞之精力營鴟鳶之腐鼠
吾以爲倒置之民竟移病免歸歸而就藪澤躬釣漁相羊
三顧雙鳳之間遊嬉墨石梧岡之側與世無迕而自適其
適公與家大人同生嘉靖癸未凡祠房礿嘗家族慶弔鄉
間飲射社倉出內之類家大人倡之公和之是時世父肇
峰翁九十龍洲翁八十宣城叔七十兄巍峰慕川八十萬
戶西園博士草庭紉栢及予師兩江翁俱與公年相若曰

相狎也父之竟未子乃簡諸侄中以兄主季子調爲嗣已
調孱不宥事公頗悔之予曰調卽孱三孫竹立可俟也公
領之予入貴陽公携第子華侄守信祖餞儕予枕戈黯然
銷魂不謂予手夜郎而公捐舘舍以萬曆二十八年十二
月[illegible]日卒遺命鐫　制勑於玄石且曰表我墓者非中
丞弟不可不及其他享年七十有八公卒後十日調亦卒
孫承崑等輿喪埜公於里之[illegible]山以公命來匄予表其
墓嗚呼出處宗祧生死三者士人之巨也公未老稱老于
越之劍匣而藏之豈不令始令終哉育姪爲子三孫幹蠱
以永宗祧此其識卓於伯道中郎治命鐫　制書墓文彼

分香賣履者媿矣予故表而出之以告後人庶幾觀公之
巨哉公兄弟六人公行六兄乾坤圭主俱庠生爾璽廩士子
一卽孔調孫三崑[illegible]女一側室陳氏出許字太學生陳
文楊子[illegible]尚寶公兩湖先生孫也[illegible][illegible]山[illegible]向

康仁山府君暨王孺人合葬墓志銘

予邑在南唐時有康三將軍者兄弟三人同乳而生既貴
盤地以屋長得同人居同庄仲得乾居樅乾季得蠱居蠱
端山由蠱端析爲金灘予友人用光爲觀察肖野先生皆
蠱端金灘派也金灘有隱君約齋公節卽英偉倜儻以啚雄
閭里好結客闢園灘上有禮賓堂步丹橋問春百可諸亭
楷紳士大夫如少保尹文和公直七星劉公鴻率爲牌宗
節生六德德濬號朴軒濬生椿字子壽號仁山觀察大父
也嘗六德厲羽鼓翼佐約齋時過金灘右盱爲菟裘金谷
比六德倫謝嘉靖間綦子弟挈堂亭址他屬公潸然涕曰
先貞常慈乃衛其根臥榻外豈容他人鼾睡邪乃筮之繇
曰鶻鳩徙巢西至平州遭逢雷電碎我茗薦室家饑寒忠
吾故初於是捐産數十畝倍償其直而歸堂亭之址大宗
伯歐陽文莊公康贅婿也聞而嘆曰孝哉仁山絕而復紐
缺而更張遂令弛墜之構再獲締造金泥之龜復登山藻
是所以七六德而四三將軍也金灘濱贛江十八灘石嶙

嶙易觸舟春水漲浮觜沿江下自朴軒公以來每歲瘞江
畔屍無慮數十公承先志益廣瘞且枯皮朽骨不飽魚鱉
而登阸岸者公之仁也見籠鳥過者問其直易而放之見
操弩矢者市而焚之涂曰彼渡蟻放雀者獨何人乎家居
甚孝友母蕭孺人年八十公朝夕上食如孺子叔德澤弟
梅蚤世未有息公舉其除澤之室毋廢其祀而以仲子光亨
後梅不忍若敖之餒也年甫艾以家政付封比部君而自
課觀察與長孫桂署雨寒燈同几妃王孺人克能佯之曰
此吾康虎文騏毛也亡幾何疾疾且革勑王孺人曰予年
五十有五死亦何憾所憾者予不及爲母視含梳櫛而令

老母哭冢子一洟一恨吾惡能瞑爾稱未亡人當爲我事
老母慰我於地下語畢而絕時嘉靖甲寅七夕前日也王
孺人故善事姑承公遺命事蕭益謹恪如公存時又三年
而蕭孺人物孺人哭姑且哭夫曰代君事毋不敢有勸敝
於精神脆惡於飲飦第不得多歷歲月如君望耳聞者益
哀之時觀察兄弟日益壯孺人課之一如公存時隆慶辛
未督學使者邵公行縣桂邑庠觀察郡庠俱列高等食廩
孺人病病起而諭曰女兄弟今日齊驅郡邑我見汝祖地
下有辭矣雖然聞之畫龍首觀者不知何獸具其全形則
不疑孺子今日正畫龍首時也務脩其全者觀察兄弟泣

而唯唯孺人以是年季冬五日卒得年七十有三男二長
煥亨以觀察貴封刑部主事娶蕭孺人即觀察兄弟毋繼
羅孺人次光亨以高年拜爵娶余氏繼羅氏出後梅女一
適蕭與學蕭方伯其孫也孫男七長夢桂庠生次當上公
車次夢相萬曆丙戌成進士今爲吳越觀察又次某某曾
孫男二某某公夫婦以隆慶壬申人合窆於里壩尾游魚形
乙山辛向當公贖禮賓堂時塋左右畝悉捐以償惟塋址
以亢且磽棄不謂今竟作公佳城其叔數之寢丘邢公髮
後三十年蠙衣生始銘
銘曰惟康叔之纚纚衍於蠱乾同之三氏而祥發於金灘
之涘三武齊趾六德凝祉仁山·嶷嶷爲此董梓爲駿緑耳
復祖基於旣毀啓孫枝於方蘂㕛而棄毋付託賢婦無負
負三倚比部爲子觀察以似百千萬億至於京秭吁嗟乎
壩尾之壘

重修貴州鐘鼓樓記

萬曆己亥夏六月寻奉　天子命來㭗黔故事三日謁
文廟廟在城北隅道鐘鼓樓下寻仰睇之規頗昂崇埶若
阤崩心識之謂當葺改也於時有夜郎之役亡論蔵賢弗
克民瘖弊弗振即吾儕心思弗暇及日力弗暇給譬其猶
膝理病病雖上貳下貳疾姑置之耳庚子六月六日夜郎

平貴陽劉太守文光來黔仲秋稍㬎守偕徐丞公綰請於
寻及柱史宋公曰挈壺之政匪棘匪遲君子小人與息維
時以司晨昏以嚴更漏惟鼓與鐘焉賴此黃帝所推迎唐
堯所敬授者玆樓且圮守甚懼亡以爲民觀也葺之惡寻
與宋公敬諾下監司議司檄守會而稽之材若下章竹若
干箇甓若干畚糇糧若干鍾赭堊青黝若干色𠛬劂鈎繩
若干匠錢若干緡守與丞總之中軍官劉岳指揮楊師震
李棟材𢭏䃎役之千戶金鱗李東生百戶王楙勳吏目張
大紀護作之辛丑六月劉守遷憲副署平越府經理夜郎
去　天子命宋公往按滇命柱史畢公代之畢公至趣其

役徐丞竭力已事以[illegible]月落成而請紀其成於石予諗之曰危哉樓也寧獨貯鐘鼓刻漏已乎寧獨辨昕夕弗迷風雨已乎黄鐘生一一生萬物君子鑠金爲鐘四時九乳故鐘調則君道得五音十二律鼓無當焉而弗鼓弗和其聲一耳刻漏法漏水一升重一斤時經一刻故鐘爲聲氣之毋鼓爲衆樂之君刻漏爲中星之驗惟其一也一也者所以一民視聽之不一也周禮六典夏官挈壺秋官司寤春官鷄人漢以後太史掌之隋置刻漏今掌以挈更教以博士典以掌漏司刻分時唱之漏童更以擊鼓爲節點以擊鐘爲節故舍元賦曰節點漏於鐘律架危樓之筍

簴鐘鼓之有樓舊矣黔當球夷欽霧三渡息波之後舉斯樓而更新之景鐘高懸夔鼓雷鳴王衡稱物金壺傳施曉而鐘邪吾儕蒞兹土者何以修　天子之業命考其國識講其庶政士何以受業何以講貫自戍至庶人而下明而動何以耕食何以饔飧何以蒐苗獮狩夕而鐘邪鼓而嚴邪吾儕蒞兹土者何以序其業糾其典刑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士何以習復何以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戍卒庶人而下晦而休何以宵綯何以夜績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庶幾日惜寸陰夜知向晨斯樓之新爲不徒矣嗟乎予於斯樓廢興之故而重有感也樓剏於成化甲午[illegible]

鄭都知忠始記出白少保圭筆其語周覈通志亦稱忠有心計與總兵李貴撫捕諸苗貴人爲立祠尸祝之今銀瑺夯貂充斥宇内飛而食人在在重足黔以瘠土大兵後　主上閔而不遣而吾儕得以韜戈徹候之餘因革明時乘隙葺樓以鄭知始者以吾儕新不可謂非大幸故若鄭都知者自今眎之固亦織中之錚錚與而況剏樓故碑猶言言也監司郡縣衛所與是役者例得書姓氏於石之右

新建貴州養牧所記

夫物有外之而寔以内之鞴之而寔以愛之者夫非以外内之以鞴愛之也欲内故外欲愛故鞴事固有相反而相

成者張樂於洞庭之野曼而鐀代罣而食而鳥不至椒蘭爲餌現玟爲鈎而魚不至此愛之而鞴也豢豕於義臺路寢而躑躅逾甚食鹿於廣厦細旃之上而鹿愈逸此内之而外也何者非其性之所適也予因是而悟夫治句治馬者焉黔故有養馬院在兩臺署之東雜處於搢紳宅舍之間而日呻吟作苦故有牧馬院在闤司傍貴陽府後馬日瘠而死者已過半矣予乃訊之句長圉人曰罷癃殘疾吾兄弟也馬以備戎事田事備郵傳於公家勞欲矣有司處於闤闠朝夕耳而目之庶幾時其衣飯稽其水草若之何苦且瘠也句長蹕而對曰養濟舍於城句之院句之圖也

句門、井井者驅之曰毋汙冽句曰縣於衢市人驅之尸
毋汙市句曰樵城距樵所遠又病弗克負荷句是以若圉
人曰齕草飲水翹足而陸交頸相靡馬之真性也城惡乎
水城惡乎草馬是以日瘠而死予憮然曰是非張樂於椒
以來魚鳥邪是非豢豕鹿於臺厦邪乃謀之直指宋公棨
公曰亟遷之而可乃檄監司及貴陽劉守文光徐丞公綰
能司理新之貴前二衛署篆指揮楊師震李棟材市隙地
於北闈演武場西以其半作蒙蓋居句者半作廐治阜棧
居羣馬而今千百戶鄧宗曾羅三省等董其役役既總名
之曰養牧所堂曰胞與堂爲郡縣有司及圉林氏涖臨之
所經始於萬曆庚子中秋已事於辛丑長至予以閱武一
過馬句長率其徒迓曰句今而後始得汲且浴於渚樵於
近林縣於壇場不爲市井驅矣校人庚人呵引馬而前曰
今而後始得時出入游靡分厗棧牝牡嚴刻剔羈策不苟
於城隈矣予又憮然曰茲非所云外而内之餼而愛之邪
夫句不樂與市隣馬不樂與官舍隣則日苦而瘠遠之郊
坰牧之洲渚則日喜而肥適不適之故也句不適不能治
句馬不適不能治馬民不適惡能治天下夫治天下亦適
之而已

閒偏橋新河記

萬曆辛丑春正月予提兵會楚粵師討皮林三月克之四
月班師還貴陽道偏橋城畔河流環繞衙邪滲灘可舟而
江絶帆檝予未知其解訊之父老父老進曰此去五里許
有三洞名諸葛洞巨石嵯峨横梧江心餘磧磊磊鱗次戟
列水流至此驚波轉騰望洙揚奔即芥爲之舟須刻而膠
予曰疏川導滯以鍾水而豐物古之人有行之而若是難
也明日訊之諸監司諸監司進曰是河之闢其爲利豐矣
野航輕船即極隘者受四五人載三四任省夫騎之半爲
驛傳便賈客自鎮遠募一騎不能負百斤而一舟可貯十
百爲商旅便粟自楚來一篙至黄平而割分於餘慶龍里
四邑爲經理便省城負粟鎮遠七百里而今去其半以從
水爲濟饑便須夜郎之役楚粟犧於派下今直抵黄平昇
日脫有急爲軍興便予曰便若是而數百年來亡議疏決
者何也諸監司又進曰是河之難闢微獨石障已也其費
呰亦鉅偏故楚轄而黔之邊圉也楚力裕而鞭長不及馬
腹黔蕆詘而舉贏難又曰吾何以代匠斲也且偏人利於
開以通商而牟其利鎮人利於塞以留商而獨牟其利百
道阻撓或侌醵金以餌石工石工曰是頑悍必不可鑿者
故數舉而數輟乃偏人亦自謠曰若令三洞開除非諸葛
來黄口皓髮習聞其說亦以爲天險人力亡如之何予曰

撤黔楚之藩而獨任其費其責在我鎮人阻撓者吾責之鎮守匠受餌而輟工者半水西人吾責之宣慰塗人可爲禹行所無事則智亦大而何泥於諸葛之謡予將躬睨焉明日汎一棹直抵洞口予與諸監司周遭相度予曰石即巨無若龍門牛峽之雄也費即侈無至白馬玉璧之沉也其險可鑿而吾力猶足辦顧誰可任此者諸監司曰都司錢君中選偏人有心計宜莫如錢予乃顧錢曰屬之子矣錢君唯唯予復愛其景幽而隣水态㮇討於江滸得一洞以荷葉之半名曰半蓮洞左突起一臺外臨江潭内不靠巖墻名曰妙高臺臺上橋之可入洞名曰棧引橋洞前匯

爲二大浸名曰上蓮池下蓮池東西二山如巨屛刻其石一曰大屛山一曰小屛山予以其勝似武夷總名之曰小武夷而刻於洞口石壁曰莫返棹入城明日趍清平至新添晤宋直指公告以故公曰宜急圖之予還貴陽筮曰爲文告於倫橋山川以六月六日經始開第一洞自沙築堤至老虎口出沈家塔又由砥柱石黄石板至夾舡口其石如堂如坊如宮如奩約共百十有六丈八月八日報竣次開第二洞自圖倉石歷半蓮洞前至小屛山下石粼粼不似一洞之嶠而危者峙者嶧者蜀者陊者重巘者絡繹不斷約共六十有八丈九月十日報竣次開第三洞自二洞

塘以下至沙石巖山大小别鮮不相連石旁岸脊多磴磔多磬多排碕稍易爲工共三十有五丈九月二十五日報竣鎮舟挽而上偏舟放而下而渠成矣是役也爲日董百有二十朝夕石之匠五十鐵之匠二十匠之役夫二百有奇匠之餉六百鍾有奇匠之直百二十金有奇督匠之工錢君主之指揮韓紹梁千户劉應麟葉正暘經歷王樞倉大使謝宥陳昊佐之餐風宿水亡須搖離役所守備董龍王之棟指揮許繼祖把總王允聽間捧于檄一至而省試爲諸監司首建議而襄成事者右參政尤君錫類右參議張君文奇副使洪君澄源袁君應文劉君冠南副總兵陳

君寅例得書於石陰

誥封江母李太宜人行狀

萬曆己亥春三月播夷叛子章承乏黔中亡幾何武林江纘石中丞奉 天子命開府偏沅主楚師章聞而喜曰夫黔之有楚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依輔而又得王良造父爲之主轡何憂播夷已中丞至左右相援風雨共澤椅之角之戮力討賊以庚子六月六日戚播是時中丞已聞李太宜人赴而皮林惡苗交頸分背不得一大創猶除狼而虎尚虓也中丞上 疏請終喪舉共事諸臣自代予以書唁之曰太宜人訃來即三尺孺子知足下之必痛也章

卽愚豈不若孺子頠禮有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辟古之
人有行之者魯公伯禽也以章所睹記嘉靖間安南不譓
倭寇乜閩占水毛太保宜黃譚襄敏後先從衮起稜鉞彼
田間猶爾矧足下尚在行間　朝廷其舍諸已　命下中
丞仍主楚師章從中丞後犄之角之戮力討苗以辛丑夏
四月威皮林中丞復請終喪　上許之還武林遣一介馳
書入黔先太宜人七十覽椷辱君言爲壽去歲躋八十某
幸與君共事疆場謬意賊平君當復有言不謂吾母從先
大夫地下顉生平閫行非犬狀亡以昭來許其歸而哭諸
廬幸未死杖淚撫往行以上惟居之亡讓也章謹按宜人
姓李氏黎戎李竹坡翁女母牛夫人多子女獨偉宜人乃
相與謀曰教男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牛夫人教
治女紅亡不精絕竹坡翁教治經史檢以書傳又亡不通
解乃相與謀擇壻得汇陽泉督學君故司空公子也宜人
于歸司空公業巳解組姑沈夫人先世不及事事繼姑鄭
夫人司空公清脩家故貧督學君方嚴不事生人產宜人
脫簪珥躬織紝上羞尊章卉之滑之膏之必嘗而後退下
以佐夫子燈火避彊明弱有如影響一縑一粟不敢自擅
臧獲女奴中有不閑者未嘗自譴呵楚榷曰吾有舅姑在
也爲江氏婦十四載而司空公薨又四載鄭夫人薨佐督

學君襄二大事自斂以及服竟亡一不軌於禮督學君曉
成進士繇比部出視學粤爲宜人隨之粤督學君行縣校
士宜人莞鑰於署亡何臬司火風勁欝攸從之且向督學
舍宜人令蒼頭護諸孫之旁舍辟火而盥櫛坐中堂語家
人婦曰禮婦人宵不下堂死不棄約貞姜留漸臺大水至
昭王使使訝之而亡其符貞姜赴水死此火吾漸臺之水
也豈吾齒之盡乎而主歸索我煨燼中爲致我語弁語兒
某語畢坐以待火須搖風反火威其識大義類此督學君
署臬司讞獄迕當事當事者洩其憤於祠鄉賢督學君曰
是室於怒市於色也鄉賢名宦載　勑書兩臺不得侵轄
之入斂各值其鑿不得相通而欲通吾鑿惟有去耳宜人
曰妾幼讀左氏卑卑虞人不難死守職夫子失一官以明
職奚不可者督學君咲曰有是哉封　勑印乞身不待報
而歸歸與宜人偕隱西湖上亡何督學君坳宜人哭之哀
逾二十餘年一語及輒泃涕宜人止中丞一子雖甚愛必
幅之以正德範諸大義中丞少受書塾師讀原道等篇宜
人曰華離帶而婁絛去榦而枯士背道而辜故道不可斯
須去也讀阿房宮賦宜人曰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能足
以新握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足以粟豈獨人國惟家亦
倘孺子戒之比中丞成進士爲司寇郎宜人訓益哼哼汝

世家子先司空家法在榮華貧賤也萬物蟬翼也若枹酌於所不喜脩索於其所弃遺如祖父何中丞奉行惟謹萬曆辛巳中丞攝司篆故事緹騎主者所按死刑獄少反其罪不應死傳致於獄中丞平亭反白之主者恚陰訴柄臣柄臣故主者矜巷人調　旨令後法司亡得輕移厰衛情詞止傳律例中丞曰此爲我也司寇天下之平不能爲厰衛署紙尾且厰衛能主令乎何所事法司入告宜人出以白司寇嚴恭肅公是獄不反某當去公慰留之而中丞竟以是稱疾宜人咲曰父不得於鄉賢去子不得於緹騎去去則去矣無奈我老人僕僕若織路者雖然晰明迭來也

平代有高秋彫仮吾將觀其摧落耳孺子姑歸以俟癸未科臣馮君露上言是獄不當坐竟解之宜人喜曰我固知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其所支亦不可壞也兒其行矣中丞起補兵部郎出守福州屢請乞休宜人不許已倭闘章遼中丞觀察畫東倭猾玄菟遼祭知淮陰下何和議起中丞請於宜人曰　國家設監軍爲墊擊倭故置兒海上而與倭成無所事擊請乞休宜人許之而　朝議不允改山西備兵易水中丞循例疏終養乃得　誥中丞歸侍宜人宜人毎晨禮佛畢抱幼孫於膝含飴弄誠會孫中丞課諸會孫於督學君墓所莫歸子舍市西湖菱藕竿菓以獻宜人飲

咲自得分甘諸曾孫日以爲常春秋祺家廟展墓必虔必潔必躬必親不以寒暑輟歳以爲常恬然怢然其瞋覺視不嘐嘐苛事而内外戚疎有求必應晰爲宸字於是江氏李氏宗婦及外戚淑媛爭相敬禮惟恐中丞一朝出而宜人就養去亡以爲女師也已東事急　詔求邊才南北臺省以中丞名上　詔再補易水中丞請於宜人曰終養例不再起即銓曹破例兒將固陳情且易介萬山中紫荊五迴稱險絶舟楫不通母幼不習輿能徒往乎而子焉往宜人曰不然冬利皮夏利絺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　國家何利於而輩而徒以老婦故次且乎且又惡

知易亡舟也中丞不敢深言已倪總兵尚忠遣百户王千城來迓中丞宜人呼家僮問水陸狀千城具條由天津至定興可舟由定興抵易州四十里可輿宜人咲曰易水非列吾將往脊之趣蒼頭假裝頠非中丞意也中丞入易受事亡幾楊會叛於夜郎西南告急於是中丞有偏沅之命限一月履任宜人曰播氛於倭兒必往吾不難作王陵趙苞毋兒無以吾爲念中丞驚曰大人柰何作不祥語已乃破愁涕爲好語寬慰宜人送宜人定興舟中顆憏而別宜人從舟南還時時疾呼曰楊酋死乎未也柢武林尚良飰神色愈王於是江氏李氏宗婦及外戚淑媛爭相勞問

宜人應酬過勤寢疾七日而卒實庚子五月十一日也得年八十先以夫貴封安人後以子貴再封太宜人子一郎中丞女二長適生員孫之奇次生員沈應俱早寡孫男二長官生世卿自浙逆宜人北宜人喪勞瘁哀瘠後一月卒世紀尚幼曾孫男六元禧元祉元機元禔元祚元禘曾孫女二中丞筮某年某月某日葬宜人於仙芝嶺附司空公沈鄭兩夫人墓右章不佞爲狀其大都如此嗚呼予讀中丞請終喪疏八十歲慈母頃刻而別何論烏哺曾不得比於斷腸之猿五千里長涂疾遲委頓何論憲臣曾不得比於傳命之卒斯言他人尚不堪聞而況章與中丞當虎口

摩豺牙出入生死之窠同事夷狄患難之衝者乎至宜人忠憤烈決以王陵趙苞母自期待章不謂然二母即忠於國二子未純於孝宜人上壽正寢令中丞成夜郎皮林之動而不遺以西楚鮮卑之恨無已方之汾陽臨淮二母汾陽母魏國向夫人早世臨淮母韓國夫人莫年其子不朝幾成僇辱宜人壽於魏國即物世絕亡韓國之憂故宜人者平日庭誥成其子爲郭爲李而自遠於禍不死於楚不死於鮮卑其識哲而福厚也即李郭之母猶難比玉而況於王趙乎子章託驂尾於中丞苹峽二役以免於盤睹宜人八十令終而吾母辭世已五十餘年日脩日短相去倍蓰中丞猶孺慕於後凋之壽母而子章惡能忘情於蘄芷芳之萱堂耶敬授狀使者泣淫淫下何能已已

外曾王父蕭黃州先生傳

蕭黃州先生者先夫人王父也名寓字士安後以字行通籍改字以仁出南溪望族曾祖鵬漢從王竹亭先生游國初以文學徵弗就鄉人名曰徵士徵士生心遠府君季運心遠生耽菴府君彥和富而好行德黃州公其仲子也爲諸生嗜古積學內方士來學者解屨滿户外如陳尚書靜齋陳僉憲壼峯皆公高弟公即在青衿中名嶽起耽菴府君與從任某鬩陷文罔公白有司平反某恨公刺骨弘

治戊午捃摭佗事繫公圜扉惟思公入棘得傌嫉繇事絓之耳是時大學士尹文和公里居延公爲諸孫師督學王公來謁文和公諸孫環訴之督學行縣出公於獄都試之置第一曰幾失一璧經魁秋試果中式第三是時公年四十有七矣或譏公春秋高公曰不然吾家少師尚約先生宣德丁未成進士給事公雖以天順甲申實補成未缺明年巳未吾其三之乎公果成巳未進士校江都令盡繡于里而從兄某爲劇賊株連或勸公下石公曰宿怨不怨困人于厄不仁某故吾兄也極力拯之於是與某釋怨爲驩鄉人多公長者江都當江淮孔道賓客沓至公嘆曰逢迎

之苦若腊若腒吾何皇恤夫廩之訾剥民脂亦民尾吾其
如民何一意以節縮爲主賓客怒而去多口語乃調公湖
廣常寍常有巨憝王姓者八父子𧈩如虎飛而食人常民
如狙上肉任之膾截公入竟數百人訟之比視篆訟牒盈
庭公受牒寢不問偶出不意捕其父下之理七子者逸長
安挾權璫聞於　上巳奏牘與璫刺踵至兩臺掣肘公曰
其意出常民水火爲快耳巨憝馮城社埶不得即殺之苟
常民再生即褫其歸田里何憾於是兩臺盡洗常民冤而
曲赦巨憝公用是左遷壽州衞經歷衞支放軍與例不報
羨公白當道盡以羨易粟儲之倉累數千石會歲侵壽無

道殣皆公賜也猶以常寍事未愜權璫意時逆瑾竊柄憤
縉紳迕已嗾其黨劾百人公與馬銓司廉公爲常寍事與
崔松等十七人留改臨淮教諭臨淮士鮮師承連數年不
第公因才追琢多所成就楊經頏純相繼脫穎皆公教也
踰年瑾誅迕瑾者後先起用公以耽菴府君尹孺人連喪
讀禮七年比服闋例補教官銓司以迕瑾故補黃州通判
黃黠猾侵賦甲天下公清理不餘錙銖黠猾思投公莫夜
金公捕治之盜急時督運大木計以畀公惟恐公一日黃
也公怡然就道事竣浩然歸曰吾安能作老婦折腰少年
前邪公歸而隱南溪武姥間適二十年友愛弟侄睦恤宗

黨建祠碑於廟明奈田碑於覺海寺橋武陵碑於涂明先
龐志諸墳脩宗譜序於家秉其訓曰毋逞機械而陰相擠
致毋樹黨與而互相依昂所以戒家者摯矣邑侯陸鶴山
公嚴事公城泰和約公歷覽聯譽倡和周城得百句名曰
遊城百韵而公未嘗以私干年八十康武善飫行有枝葉
邑人士睎爲儀歐陽恭簡公遺之歌曰澗之曲瀰而泚濡
我松兮其澤如沐松之茂矣材美且碩而不以用厥陰莫
莫莫莫厥陰以芘本根以長其芩兮冲和是蕃爰有美人考
槃在澗以撫以咏忘其憂患白兮爲旨澗水維清安和守
中通於神明無過其流無傷其枝維美人兮奕世其依公

讀之喜曰歐陽公知我公爲詩文不煩繩削具諸體所著
有澗松管窺稿藏于家卒年八十九娶曾安人學士曾松
臞公女孫先公卒是時公方五十餘遂終身不娶以故孫
真養倪壽幾百歲云子四福仲泰仲復禮宰仲復禮即子
章外王父能世公業爲諸生與先王父贈中丞公共筆研
同志如蘭姑締姻媾曾王父西坡府君埸公來弔摩家大
人頂曰是兒必貴公埸先夫人年十有七于歸後口公宦
蹟甚悉家大人時時語章章從幼憶記今五十餘年待罪
黔中兵戈稍暇綴而爲公傳
午章曰予邑正嘉間羅文莊劉晴川二公皆以聖賢自期

待不輕然諾者章讀文莊送公之江都曰予友齋公仁世
其從祖尚約先生家學講明踐履日久其爲人純實豈弟
江都民庶幾蒙君子澤晴川銘公墓南溪洋洋潤松鬱鬱
君子居之悠然自足而又曰先生之學識其大者嗟乎羅
轝公於筮仕而公不負劉銘公於蓋棺而公無媿如小子
章言又惡能有輕也獨恨先夫人謝世早章强保不得備
聞公懿範今先夫人而在章爲公傳益寥寥如斯已邪傳
公思毋捉筆哽塞

誥封彭毋蕭太夫人墓志銘

萬曆辛丑彭太夫人訃至黔子章爲文遣使馳奠於里明

年夏方伯化中函書抵黔曰不孝其將以八月營毋夫人
窀穸事惟是墓中石未有辭敢以屬子予元事化中化中
毋吾毋也又予兒延爲太夫人女孫壻卽干矛甫戢義不
得以師辭按状太夫人蕭姓諱桃蕪出源溪故族文珮公
女公早坳毋伍孺人矢栢舟稱未亡人形影相吊毋女相
依卻椽餙事女紅蓋在室已閑毋訓習於藉難拮据之勞
矣年十七歸贈方伯南坡公贈君生二齡毋劉見背繼毋
周性卞急太夫人夔夔姁姁卒得其驩心贈君蚤歲商楚
粵豯廢著起家父贈方伯介軒公殖産營宅太夫人相姑
周䋲勉章宵治𦁠飼蠶佐伏臘費家計稍給無何凡其早

卒遺孫吚吚太夫人顧復之不殊已出介軒公剛直悃而
鮮人過輒相與構太夫人從中忍詬解紛以禦外務鄉族
嘖嘖稱賢婦翁姑後先物故諸下里物勸贈君悉從厚至
鬻産以贍方伯幼惠甫髫遣就外傅羔雁糒醪之費太夫
人脫簪珥多方助焉嘉靖甲子秋八月贈君暴卒方伯赴
省試未歸殯殮冢塋盡太夫人經營不愆於禮哀絶而甦
者再隆慶丁卯方伯舉於鄉辛未成進士授行人會 今
上登極覃典移贈南坡公脩職郎行人司行人太夫人格
于制未與已方伯授南禮科給事中太夫人誡之曰 主
上幼冲權在重人二三僚友人有金張援兒孫立朵何雖

然毋苛毋徇守正俟之而已無幾何方伯出僉閩臬太夫
人喜曰兒既免矣取道梓里奉太夫人養漳南日以滇刑
潔已爲誡方伯還西粵太夫人以瘴鄉不與俱方伯單騎
之粵不以家累隨尋自粵而滇自滇而粵徘徊藩臬十餘
稔倦滿遞遷去未獲 恩綸方伯屢欲陳情太夫人曰不
可予未老爾正强仕酌爲之林數與園綺伍乎太夫人痛
贈君蚤逝一語及輒涕落年六十餘苦眼不佳已而盲居
常念贈君卒然捐館含未出片語爲訣昔昔禱於神冀旦
莫遇之忽一昔贈君馮守舍兒語語及生前事歷歷券人
諭太夫人曰吾無幸不能待長兒養未食之祿咸以遺汝

汝年八十四吾俟汝於懸封問仲子嗣曰其歲當舉後仲
子果得嗣壬辰方伯由西粵右丞遷浙左丞便省太夫人
太夫人忻然慰曰兒十年瘴土苦海脫而之吳越幸甚兮
伯跽曰滇粵險遠不敢將母浙距豫章甚近也只又一葦
可航兒願與母俱太夫人曰予衰且眊不辨於舟輿兒第
行儻奏滿牘徼一翟冠榮老人不猶愈於日侍養乎方伯
聞太夫人語相對泣戀戀不能捨去會有醫挾金篦至太
夫人喜方伯恩太夫人春秋高不勝藥里嫗偶病目以太
夫人願先試試之果復明太夫人益喜方伯率長幼齋宿
稽首籲天金篦一刮雙眸豁然方伯兄弟被太夫人南鄉

謝蒼穹比鄉謝祖廟已懸贈君像謝而泣已坐中堂子姓
孫婦臧獲羅拜階除太夫人一一拊循冠旁之若披毒霧
覩日星若爲羈徼外突歸閭里若久坐幽室住夜室遺之
東炬以出也太夫人舞於眉端激灔於顏間方伯具酒食
宴樂姻戚遠近聞之稱太夫人善果方伯孝感予爲作希
壽重明詩書之卷郡邑士大夫倡和以紀其異方伯奉太
夫人入武林會三載奏最馳　恩贈贈君王父如方伯官
自王母劉及太夫人下至蕭孺人俱夫人太夫人喜動顏
色比服冠帔又愀然不樂語方伯曰惜而父未覩耳亡何
遘疾心危方伯皇恩不解帶不交睫太夫人語曰兒毋恩

汝父期約尚未至已果無恙方伯請曰毋言邀　恩綸
幸得矣郎大人冥骨甘矣兒請遂初志太夫人曰出處大
致而當自決方伯治疏乞身奉　旨予告乃親侍太夫人
返邑舍目矯矯如鵠日含飴弄諸孫曾戲膝前方伯謝事
以來奉潘輿嬉萊綵十年不敢一夕外宿爲承驩也辛丑
季春太夫人設帨辰方伯爲壽畢太夫人偶沾微恙密語
方伯曰吾今年八十四矣汝父之約其當赴乎方伯泣曰
頃舍中兒馮語奈何云約太夫人曰晚而貴壽而考耆而
明發而完吾節可以遺世而忘死可以見吾尊章而無醜
於而父而猶未足乎四月六日立夏肢體加燥復語方伯

曰夏臨火熾吾期迫矣取服飾散諸孫婦姻戚侍女遺勑
諸孫務崇忠厚敦孝友培先人元氣勿斲削即伏枕櫛盥
如故曰婦人不敢以燕惰見家人也十六日始卻穀食詰
晨寅時卒距其生正德戊寅三月十三日得年八十有四
眎死如歸赴冥如約豈笄袱黑家所能辨哉予嘗挈太夫人
平日德與福相提而論贈君逐仕一於外而太夫人供菽
水於庭婦而子也方伯赴解試於省而太夫人視夫含於
家妻而子也節孝之德通於神明故齒踰八旬而髮無寸
白七十始封而一命五翟至父暨之目炯炯雙明即載記
未易數者宋人好行仁義家無故黑牛生白犢孔子以爲

吉祥敎之薦上帝而父子俱盲後楚攻宋父子以盲故免
及圍解而復明宋謝后晁而瞽一目及擇中宮病疹藥去
目瞖韋后自金還雙盲高宗竭天下醫力董明其一古今
盲而復明者非德如宋人則福如韋謝而太夫人咸之良
亦昇矣夫伯可以無悲矣子二長卽方伯應時歷官浙江
左布政使娶蕭氏封夫人次應曉郡庠生娶李氏繼蕭氏
女一適田南廣聖任孫男七壽祝禮部儒士娶淸江尹蕭
公敷子貢生近蘭女繼劉氏壽裕禮部儒士娶庠生劉忠
魁女壽祺郡庠生娶刑部郎中張公敏德女壽禧郡庠生
娶按察使同年王公一乾女壽禎娶慶遠府同知胡公相

女壽禩娶尚寶卿同年張公程女俱應時子壽禴聘黃大
尹公日升女應曉子孫女二一適子次兒孔延一適禮科
給事中蕭公近高子可風曾孫男八曾孫女五卜今壬寅
年八月某日塟于邑西華山首乾趾巽之原
銘曰嗟夫人兮系出微子嬪於彭祖發之緯屹中流之砥
柱丸之和玉令子於玄圃哀我夫子泣血而替帝憐貞婦
含芳蕤若光神瞖之如臨披雲霧而再覩乃沐 綠綸乃
披纓組行仁義若宋人將韋謝之爲伍年登大耋宗在二
豎赴宜約於夜臺琴瑟之載鼓左丞氧氧西華膴膴予
扻戈而刻銘百千萬年兮若堂若斧

忠勳祠記

播之役黔無幸近又無幸瘠與脆黔之瘠之脆四方罔不
聞卽 主上深居九重亦罔不聞播隔一衣帶水市井耦
類爲之耳爲之目不知凡幾而獨不聞乎其易黔久矣方
吾糗未峙卒未萃也有飛練之寇有東坡龍泉之寇有烏
江河渡之寇當其時將卒枵腹禦虎口雖長子弟子殊而
身膏草野骨碎鋒鏑總之皆忠魂也比子句之 主上主
而臣憐求之四方隣國隣而予助懸磬之室猝而金錢百
萬三里之城猝而貔貅十萬卽市井耦類爲之耳爲之目
者且謂不必然而播之易黔如故也於是有大水田之捷

有黃潭關之捷有桃溪衙海龍囤之捷當其時將卒鷹揚
以逐鷄雀雖長子弟子殊而雪夜馳蔡風聲入淝總之皆
勳庸也此兩者勝負相懸則悲愉異情生死相隔則人鬼
殊涂焚車之信不得與韓曹一傳彭亡之岑不得與鄧賈
齊策勢也若合忠與勳咸之大震天聲繼聞月捷鞠躬盡
瘁功成身隕老上之庭方焚營中之星告墜泗水之碑未
豎大鳥之祥復現則惟左監軍楊公乎己亥十二月入黔
明年二月出師六月破賊黔之人嘉其伐曰楊公以勞定
國也六月賊滅八月病予告明年三月卒於里黔之人又
莫不哀其歿曰楊公以死勤事也予章稽之祀典勞定國

者祀死勤事者祀乃以後陳御史效張廉使棟例請於　朝
下部議頷師後棘豈大陵氣溢十室九死人莫必命僉謂
陣亡諸魂未有所歸乃謀合祀之城東隅中為堂堂除列
東西廡堂設監軍楊公主配以叅將都司守備指揮兩廡
祀千百户把總及三軍死義者隟除下為儀門儀門外左
為齋宿所右以居司香僧前為大門顔曰忠勳祠堂後故
有佛閣予葺之範黑金為佛祀之題曰忠魂妙依處脫此
理不爽魂歸有所豈獨以甘寘骨亦以慰氓思而鼓士氣
所云神道設教非邪昔漢高帝每過大梁祠信陵公子及
照縣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狄梁公撫江南黜淫祠不廢伍大夫員化公子何功於漢
大夫何忠於唐存魏之勳若而鴆夷之冤烈也卽异世不
廢也予勒之石用以告來者楊公名寅秋字義叔江西泰
和人萬曆甲戌進士歷官貴州按察使贈太中大夫太僕
寺卿廕一子國子生

城龍泉縣記

萬曆癸卯春正月予從㵲水歷石思閲視龍泉城垣客有
過予問曰城龍泉何也予曰龍故無城寇至不能禦寇平
而城亡羊補牢意也曰非是之謂也播扱五司激播叛龍
不叛不激叛安民志且死綏而槩城之可乎曰仔謂龍土
司土邪　天子土邪　天子命二長官二百户守龍曰世
世無扞也而民志失之民志罵賊死謂之死難可謂之善
守未可予憐其死聞之　天子官其子世為丞酬忠也而
令其侄泉朱氏世為簿二百户如故興滅繼絶仁也播平
龍泉復　天子曰若不能守吾自取而守之爾矣脫再與
之再失之可以土地人民戲乎此龍泉所繇城也既城矣
不得不縣何也土司無城例也思尾大也即播悍且叛不
敢城夜郎今水西永順保靖猶無城也此龍泉所繇縣也
非若是也　天子豈愛掌大地弊弊焉捐數千金城而邑
之邪雖然周命南仲城朔方而玁狁于襄趙靈秦始築長

城而匈奴不敢南牧　國家禦虜修邊墻數千里海上禦
倭築六十餘城黔只尺苗夷亦西南之虜倭也播平築四
城拓平月銅人二城繕龍里新添黄平三城儻亦禦虜倭
計乎客始唯唯曰乃今而後知城郡縣為西南長計也城
為門者四東曰義陽西曰綏陽南曰明陽北曰大保名以
竟內山為嚴更之樓者四為堞九百有奇為水門二為敵
臺二周遭二百六十丈有奇高丈七尺有奇厚丈五尺有
奇總計直為金三千四百有奇是役也予始其議而總督
長垣李公新城王公柱史廣漢宋公貴溪畢公後先成之
綜理屬左丞趙君健叅知朱君錫類洪君澄源憲副路君

雲龍劉君冠南護作屬司理譚完知縣凌秋鵬及守備伍
萬鍾至稱畚築程土物諸百户把總及督里老姓名具載
碑陰

忠勳祠佛堂鐘銘并序

播酋叛予奉　命討賊與賊相持者年餘自飛練首事以
來至破囤日中間官士有陣亡者有病亡於陣者有勞瘁
亡於賊平後者予作忠勳祠祀之自廉使楊義叔以下若
干人後建佛堂為忠鬼皈依處範黑金為鐘刻大明真言
六字而系之銘

銘曰夜郎遺孽訌西土貴筑空巻當貜貐飛練首旣逐蠢

午東坡龍泉烏江滸戰士左拒吏右拒乘危冒險焉皆瘢
四方英毅湊如虎後先勤王禦兇鹵稽血顏頭總不顧義
鬼芳名蔚千古偉哉義叔碩俟俟監軍全黔稱允武臨壁
破竹心獨苦竟取逆酋腦作醢歸來飲至斟玉斝翩然一
夕歸帝所予哭監軍及部伍爰祠忠勳崇豆俎後嚴如來
作梵宇鷲嶺龍宮列鐘鼓鴻鐘迭響響閶闔高聞九天徹
重泉幽涂湯鑊不相煎忍苦海劍輪永息肩六字大明日月
懸八番忠鬼出寶蓮好聽鯨魚發罰然景福嘉鬯被人天

龍泉記

今天下縣稱龍泉者三一屬浙江處州一屬江西吉州貴
州之龍泉屬石阡府處之龍泉有九溪山水分九潭龍常
居之瀑水自巖頂飛懸宛廉縣治北有義泉井相傳亦有
龍居之縣以九潭義泉名也吉之龍泉東南有玉泉山山
中有泉出石罅潔白如玉縣以玉泉名也石之龍泉故名
龍泉坪長官司萬曆三十一年改邑予經理其地問泉所
在城內西隅予臨泉上徘徊者久之怪石鄰鄰水從石罅
仄出一見一否初出匯一泓再出又匯一泓從小渠度水
關流馳城外水味甘洌居民往來井井餘流可灌田水不
甚深相傳龍潛未盡然矣大都蜀黔之水多出石穴予考
圖經婺川東十里有龍泉或一日一漲或三日一漲消則

清漲則渾人莫能測普市東南六里有龍泉源出山谷流
至城南潛入洞中透合落窩高溪遵義有龍泉二一在府北
二十里一在真州西南六十里俱深潑莫測則環衣可黔竟
其為龍泉者五矣推之宇內又可知矣雖然處龍泉有章
中丞溢為　國朝名臣予吉龍泉登甲第十四人蕭中丞
啓亦有聲於鄉地靈人傑不鰓於江浙黔之新邑鼎立為
三又惡知他日人材不與二龍泉埒邪或曰黔龍泉故夷
區也嗟乎舜與文非東夷西夷之人邪而惡可以方局邪

明故通議大夫貴州監軍按察使楊公墓志銘

萬曆己亥二月逆酋楊應龍叛播三月　上命予[illegible]

有　詔趨之[■]然予以夏五至是時黔中赤白囊如雨予妻
告急　上詔急遴監軍往會予友楊義叔參知粵西以入
賀至燕　廷推遷按察使監黔軍冬十一月單騎入貴陽
明年六月六日逆龍誅播平公深探虎穴勞瘁病篤不克
與飲至請告予為代疏　上俞之歸歸少間已復病病辛
丑三月十八日卒訃至予為位哭已請卹　上下部議追
今癸卯矣諸孤嘉禎等兹冬十二月塟公嘉祚自狀來乞
銘嗚呼予惡忍銘公邪又惡忍不銘公邪按狀公諱寅秋
字義叔號臨皐始祖南唐虞部侍郎輅由華陰徙廬陵十
三世景行舉元進士歷官待制語具元史良吏傳又三世

太師文貞公士奇為　明杜稷臣文貞季子刑部司務公
秫又四世為贈按察司僉事公紹祖娶蕭氏封太宜人以
嘉靖丁未九月九日生公公幼穎異五歲口誦千言十歲
通語孟易詩歲記丁巳督學王公宗沐校士西昌試公三
經口誦手書亡一語盩王公曰瑚璉器也即以命目文立
就王公益驚請弟子員辛酉僉憲公卒公憶庭訓常對龍
室課舉子業一篇就慟而焚之室中已娶梁宜人攻苦食
淡奉繼母而目下帷發憤毎試輒高等督學邵公夢麟奇
之補廩生癸酉舉于鄉甲戌成進士乙亥授東莞知縣莞
前令董公即今少司寇樂安公裕也治行脩良以柔砥厲

以濡木擊莞大治氏愛之如父公師董公意不盡緇其已
事雷擊電掃驩捷失疾以鋤姦抑狂莞亦大治民愛之如
愛董公辛巳　詔行取公且啟裝會度田令下莞人遮道
泣留公留五閱月簡髮數米舉壑經丘即海田在島嶼間
破浪出渤溟盡覈入版與莞人泣而別壬午授雲南道御
史先是南海商舶負官餉亡匿不償主進者責之急株連
千家更數年不解公憫之入臺浹旬即疏其狀　上下部
議豁餉數萬金脫株連者千人南海人向莞人曰楊公波
及全粵莞之餘也相與醵金祠公于莞已抗疏論太宰楊
倚大璫恣威福者六事　上立罷太宰貴人側目公坐是

出為浙江按察司僉事督水利鹽屯兼防倭四明三載奏
最受　恩綸如制丙戌遷貴州參議分守新鎮都匀苗千
酋阿哥等劫掠屯堡公使孫道儒誘阿哥等斬之而今許
殺捕阿旁諸酋各千十三寨平撫臣蕭公彥以聞　上嘉
勞賜金紀錄戊子遷雲南副使與參將鄧子龍提兵擊丁
改土夷晉應春連戰克之斬首三千五百有奇招降六千
五百有奇獲僞使無算遂斬應春殤丁改城洪本源撫臣
以聞　上嘉勞賜金幣晉三品俸是時沐國某驕蹇淩轢
諸監司公偶遇諸塗與之抗沐息然無狀撫臣糾之　詔
㳗沐冠服縛左右置諸法沐銜公次骨壬辰公挂計綱調

備人言汰爲之祟也甲午補廣西副使備兵左江左江互
山獞草玄成招集諸峒獞寇貢縣參將白斯清戰失利公
奉督臣檄一鼓破之斬玄成及其黨覃公堂事聞 上嘉
勞賜金紀錄乙未梁宜人卒于里公哀宜人又念太宜人
倚門逮牘乞罷三疏弗許以入 賀行是時 前星未耀
言路正儹公曰予家世受 國恩誼之痛哭徵之漸思是
在今日矣會 上留心 高祖 成祖手札史局方搜求
前代典故公輯文貞公家藏 四朝 列聖御札長叶短
楮彙封以進乞付史館棵錄因規時政疏略曰臣愚不識
忌諱竊意法往代之聖訓難法 昭代之 祖訓易何者

聖訓空文無徵 祖訓喘息相通也 文皇不以謁見佐
次之細忘正名定分之慮今宜早建 太子以定 國本
文皇不靳錫賚以褒吝讜言今宜優容戇直載闢言路
仁皇不以頭風劇病遣官代享今宜親 廟享永綏福履
即左右之給使安能盡當 聖意藉沒之寄頓豈無扳累
所望稍霽天威弘開法網銷肘腋之意外免人心之動搖
則 仁皇鞭背連坐之刑罪報罷非哲軏乎方今南虜倭
北虜虜中眞所在蕭條所望延接大臣不時商決疏章奏
之進闔定盈庭之紛紜則 章皇齋宮魚水之交懽非芳
躅乎後之視今猶今視昔 皇上以百千萬億之帑藏遺

子孫不若以百千萬年之榮名遺子孫疏入不報還左江
會交南黎莫一酋搆兵各遣使叩關粵西邊臣聚議築舍
公曰先太師撓漢弃珠崖例贊 章皇帝以畀黎氏久矣
莫登庸逐黎維篡竊黎爲遁逐莫爲恢復今計毋拒黎款毋
斬莫祀俾兩南生靈免於蹂躪其可也督臣疏聞 上許
之公受事下檄黎曰汝實負檀殺罪無赦其遵往事範身
東組銜璧仰關請死檄莫曰安南土宇誰家故物既無捲
土之期當思一枝之安其早引決以存綫緒時莫竄龍州
龍州土酋以兵翼莫而恐喝黎黎亦自驚疑恐中國誘而
誅之議久莫決公排羣議先入受降城誓漢土師生得龍

州子元璧置莫於府而撫黎入關黎猶擁兵四萬集關下公
談笑登昭德臺設龍幄麾維潭伏地膜拜諭之曰莫祀未
可絕且棲以高平毋相侵維潭唯唯而退督臣以聞 上
悅授維潭安南都統使掌國事維潭遣使馮克寬等伏闕
謝領 敕印公遣吏李加禎護之比還報維潭愳曰犧牲
玉帛不敢干公憲請以百金勞加禎願公許之加禎叱曰
此言胡爲至公所辱掾吏辱公請伏劍死黎將士相視而
嘻克寬解衣衣加禎背泣曰吾老矣華夷路阻亡復見子
日甚以此衣結來生緣加禎亦泣擲衣去維潭就國上公書
曰公之心事天地鬼神共知公之德澤山河草木共戴循

斐君子不可諼兮乃率通國臣耆旬祠公而題曰定交世烈
之廟以繩武文貞云事竣　上嘉其勞賜白金文綺陞爵一
級左江父老亦鳩錢祠公邕州許蕭太史雲舉頌亡何北
陀獞首黃朝田等叛殺守備張茂功平樂昭平羽書日三
五至督臣　題勦賊檄公監軍公陽撫多方謀之陰指授
諸將破賊斬賊渠九十有奇從賊四千六百有奇北陀偃
華府江安堵事聞　上宣捷告　廟賜金紀録公定安南
平府江威名大震粤西時撫臣戴公耀遷兩廣總督舉公
自代御史涂公宗濬舉公開府天津逐倭東海俱不報庚
子復以入　賀至長安是時播賊已突飛練陷綦江聲言

分犯黔蜀　上命遴羣臣中有才望者爲蜀黔楚監軍而
黔被賊急　上命公來監黔軍公至黔語子章曰安與楊
兩羽也合之則軒飛分之不能槍榆公操縱疆臣兄弟欵
虜敵舌已賊冦烏江埶將絶江公曰此正用安日也安入
播賊必舍黔而顧巢於是下令以大義責安時安駐沙溪
緩急無可使者公左右貴福請行公壯之授符令從間道
入水西營安龍兄弟舉兵從沙溪向播應龍迓兵與安戰
大水田破之自是四方兵始合屯囤下囤前天險即猿猱
跳攀狂豕檣撲無着足處安氏刋木薙草十餘里據囤後
百謂功在漏刻而官軍必欲得之竟爲飛語撼安安曰吾

耕人餌吾蕃人畨死不可公解之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
地也地不自有而歸之天曰天風天雨也雖然人亦孰不
知風雨從地起也若迷不退功未必首而既不旋踵安氏
依公言撤兵去官軍始合圍破賊則公之功殊也賊平公
乃以狀上其略曰楊酋逆節滔天提封據險不下千里而
遙而迫近黔省烏江河渡之間八十里而近我一投足即
害地彼一鼓翼即歷境兵分則衆寡不敵不分則咽喉不
守不進見爲示怯進則若於寡援方賊之併力一向阨我
烏江河渡之師也人疑不釋於安兵賴督撫軍門審勢決
策震疊鼓舞安其心而作其氣遂有大水田之捷首摧賊

鋒方兩關之既克不守也人謂觧敝之後不復鼓行而西
矣賴督撫軍門徵兵厲甲奬率新舊之兵決命賈勇栽渡
險關猶能執訊獲醜從諸路深入賊阻方水西安兵之遠
嫌拔營移屯也人謂安兵解而河渡之孤壘不得圍陳合
圍電擊矣賴督撫軍門焦勞主持以威信制夷命以輪攻
申軍令以懸賞勵士心六月初五日黔兵得合川東綦南
哨齊驅先登一鼓而奪鳳凰嘴再鼓而克土城月城貿明
賊不戰倒戈遂平兇逆拯萬民之塗炭拓千里之封疆繄
繇　天授夫豈人謀公即歸功於上讓勞於諸將帥而公
集愁至亡寢餌坐是病又思太宜人切遂決意請告歸歸

而總督李公化龍序公功曰楊其才閎識定慮遠機沉桔
据於兵食之間紆籌心為最苦縱橫於戰守之際決勝略
更多奇提衡文武衝冒險難自大帥以至卒伍皆其指揮
自出兵以至滅賊皆其籌算相應超擢厚賚仍推巡撫以
況其施者亡幾何公病少間日上太宜人食友弟貞叔獨
摯每誦古人語吾之子豈與吾父之子同哉即病中一切
飯飲惟貞叔視予遣使問疾猶手書娓娓語皮林善後二
事亡何疾革貞叔泣禱于　天少暇寐夢公莪冠坐堂上
一人膝行前舉一棗為壽公頷之貞叔驚寤曰嘻速矣棗
者束束也明日索筆書遺勑書已而逝赴至黔予哭之慟

黔軍氓無不涕落者予乃据撫公前後功次聞於　朝語
具疏中而柱史宋公與祖痛公深特疏請卹略曰監軍楊
寅秋形神已化何心與寵臣聽覩既真難沒其勞方播賊
狂逞黔通虎穴時文臣錯落晨星武將逡縮首鼠貴州岌
岌殆矣寅秋單騎犯賊鋒東坡直走貴陽與撫臣調募漢
兵操縱土夷既督兵又理餉既治軍又繕械旦夜手不停
書口不停議料理月餘全黔兵食始有頭緒而貴筑人心
賴以安東坡之危賴以解此始事之勞之功也大兵既集
分道而進寅秋計河渡烏江逼近酋巢最為要衝乃擇處
其難提兵涉險兩關並奪酋膽方深突出大犯身命瀕危

勁氣不衰振兵再往時即武將且奪氣銷魂而不敢前步
寅秋獨提一旅駕馭安酋摻山奪路多所斬獲直擣白田
海龍此中事之勞之功也三省兵合險囤峭絕難攀而梔
項首背計後路不可乃安酋開山架閣伐木穿崖得囤後
地利據酋上游而必勝之畫定寅秋鼓之而入也時三省
各有分地矣屢攻不克議撤安兵而用其地利以求快於
一舉安費開鑿之力而我一旦欲取之以為資安挾必勝
之資而我一旦欲得之以取勝臣慮安酋未必遽出乃驅
之則退寅秋諭之而出也臣聞之嘆曰非楊監軍陰陽操
縱不能也寅秋繼同劉綎李應祥軍劄於安營去播囤後

城門不百步衝突必首及之百無一幸乃寅秋朝攻城援
抱鼓之暮攻城援抱鼓之時踐橫尸時飲水血而志氣益
堅決遂六月五日黔糧偶不繼士幾不振寅秋東括西貸
旬炊餉之而士氣始奮劉李二將兩破城門促酋詰朝自
縊寅秋殊大與有力此其終事之勞之功也歸來飲至容
色黎黑不能即席既入里門病日綿延竟至不起有臣若
此　國家不能盡得其用而俾之飡瘴觸霧以死臣甚悼
之有功若此生前不能少食其報而俾之棄母遺孤以亡
臣重傷之臣謂寅秋勞苦與四川監軍張棟同棟勞苦疲
瘁感之重重則驟發而卒於軍寅秋勞苦疲瘁感之深深

明緩發而卒於里其死事同其有功同議卹俱當從厚雖
以軒輊疏入　上下部議或疑予與公胏附請乞從厚已
職方移驗封議曰楊其鞠躬盡瘁矢志戚賊如鼓舞隴澄
收白田壩之捷督率將吏成海龍囤之功其勞勩蓋有足
多者今督撫之叙疏可稽貴陽之口碑具在彰彰在人耳
目終難泯滅茲行間將士行且據例加恩矣生者俱榮而
死者獨缺非所以為公也生前屢效辛勤而死後卒從薄
報非所以為勸也於是輿論始明坐蜀勘疏未到致稽卹
典顧公一腔血在黔粵間豈覬此而後瞑邪公得年董五
十有四所著有文集綏交錄平播錄若干卷元妃梁宜人

先公卒男四長嘉禎邑廩生娶[illegible]王氏仲嘉祚國
子生娶王吳川令一俞女叔嘉禕國子生娶歐陽署丞文
倫女季嘉福聘康觀察夢相女女四長適習宗伯孔教次
男以淳次適予季男孔陵三適予侄署丞道著次男常森
四聘蕭孝廉一傑次男士璪孫男二學書學[illegible]孫女一諸
孤以萬曆癸卯十二月十五日奉公塟邑盤古山之原嗟
夫公之才名勇烈敏若承蜩捷若轉圜五官竝用四通無
迷在粵粵效在滇滇效在安南安南效在夜郎夜郎效辟
之美金冶為劒戟試諸狗馬試諸壤土都亡不可此非予
之阿所好也粵西直指黃公嘗曰義叔真邊才涂直指公

且特疏薦逐倭肩東事戴中丞公嘗舉以自代矣甫入黔
而李總督宋柱史嘆曰真監軍比其卒也相國沈公貽書
章曰楊監軍沈毅有略足肩　國家後來大事甫成一功
遽歸泉下痛惜何可言又曰鉅才淹于短景周郎不永古
今同慨則豈予私言哉雖然即予言公素猶千一也予與
公同年為諸生予年十五公十一始謂公嫺于文耳比後
先成進士予守潮公令東莞謂公考理煩事耳而惡知其
談孫吳書也即談孫吳書猶謂其石田木釜耳而惡知其
能灌能耨能割能殖簡於行而謹於時若是宜也為桂史
時彈一貴人十年後貴人里居敗予服其智進文貞公家

藏　累朝宸翰付史館而勸　主上定震器薄簪藏親
廟享發憝直不憚逆鱗截尾言之予服其忠公才逸而性
卞口天下事刺刺不休聽者忘勌忌者中憎公在黔大為
人所娼而私予語曰予寧舌毋齒寧繩毋矢公詳若不聞
可矣予服其讓人徒見公築亭榭治園池意公厚藏公沒
而予讀其遺勑詒四子堇堇耳猶清白吏子孫也宦四方
宣力效勞例得祠名宦公定粵而祀於交南定黔而祀於
羅施即天威遐交趾銅柱何多遜焉平生不佞佛不談玄
理而易簀之際條分縷析亡毫髮錯亂似不可刦以危而
懾以死者予然後喟然嘆曰予知義叔晚也不與共憂患

不知其才不觀生死不知其定不睹所遺不知其廉今棺
蓋矣論定矣予是以銘
銘曰楊起關西四世三公派衍廬陵五謚一宮猗與文貞
社稷勳崇如星之辰如嶽之嵩延及廉訪雛鳳是龍英敏
而脩沈玄而雄製錦於粵鯨徙番禺主書於臺隼避彤弓
府江鋤猺冝僚披胷交南可綏公仍厥封夜郎匪茹皮林
孟訌公來監軍馳驟五戎有力如虎有望非熊作使羅施
乘御寇風和輯沅瀹飲平陽釀功竟滇黔威震巴賨賊歸
斧鑕河洗戈鋋破囮抽身輕舟短蓬亡何一疾遽罹于凶
公形已逝公勛彌隆愾廓大虔艱難孤忠魏徵有墓韓億

得綜 國史家乘分榮交頌盤古之原鬱鬱葱葱祁連可
像燕然可礱我銘于茲千古金墉

冠朝渡記

雲亭江一名纏水源自興國西北流至冠朝江稍廣泓而
爲潭冠朝故有渡渡西爲冠朝東爲水東予郭環居之孔
道也往來如織元至正間祖民範府君捐田一石以八分
刱渡船二分入西泉庵供佛後爲佃買貞右者沒其四
明成化十一年伯高祖朝先公泉牙姪經理其六與庵僧
月潭如初約祀民範府君於庵約具存成化以後伯曾祖
梅川公以田租寡復捐田若干畝造舟以濟歷弘正嘉隆
無缺萬曆間洪濤嚙東岸浸及西泉僧遷庵於故南臺寺
渡舟間不繼家大人封中丞公曰元歷明民範府君航之
明二百年來梅軒公航之當予世不航予恥焉乃合子姓
復經理民範府君田又令梅軒公孫煥同知克勝斷事芳
陛諸生子華等經理梅軒公田而自捐田更造一舟曰涉
者益至恃故舟恐木勞也又曰舟沉淪不繼病在亡舟子
舟子能僦虛河壖隙腹守乎乃捐貲更造濟渡庵飯樸野
道人居之晝假人楫昔繫舟兩岸而二舟始備如上式代
舉下貳代復也庵故馳昔於黔陽命不肖章記之石章惟
民範府君至於今十世矣府君當元季宋博士學士二祖

屋址侵於族人府君力明之以護宗槐元約如新及紅巾
寇起府君糾義旅保障鄉閭寇猝至府君出捍死之其忠
孝大節犖犖如此微獨濟渡一事而元迄今嗣千人寖昌
寖熾皆食府君之德致縋祖武亦豈獨濟渡一事已邪而
梅軒公與家大人卷卷濟渡者不忘手澤云耳府君名正
道字民範捐渡田一石今存六斗梅軒公諱公贊以入粟
拜民爵捐渡田[illegible]畝家大人諱元鴻累封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捐渡田一[illegible]畝具在碑陰

封御史馬騰海公墓誌銘

萬曆己亥夏四月播事急 上趣子章入黔至則日坐蘭

錡中蒐兵甲練車徒亡暇與縉紳先生遊北播平過不自
量裁黔記思得長者執八番七星故一叩宛委分其朱紫
或告予曰封柱史馬騰海公沉研精義剖發異聞彼方寸
中皆孔壁汲冢也而縮武郊路不一入閑閑予曰行且往
見之亡何聞公病又亡何聞公赴予憮然曰斯人也所謂
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見非耶已仲子柱史君季子華陰令
持予同年許觀察公狀來乞銘予固辭不獲按狀公諱雲
龍字翀高其先淮南人　國初始祖某從戎至黔遂爲黔
人六傳至昭勇將軍福極衛符三十年衛政肅舉晚辭榮
學禪築精舍楗户脩持生子二長應龍襲祖爵次卽公公

少端慧昭勇公甚愛之弱冠爲郡諸生每試輒高等數入
棘闈要躓則嘆曰鵜志在水烈志在木吾志故有在矣世
莫吾知吾將游神莫競之林存心無營之室惡能栖蝸附
蚋於稠鬧乎乃挈孺人幼子卜築於城北谷七堡止焉長
桐大穗爲肆溪翁牧子爲友彩雲炊煙爲幄鵾鵡澤雉爲
倡和宜靈大椿女貞文杏爲芘蔭丹砂雄石梧丘素竹爲
嬉玩足不履城闉口不道世故家藏書充棟閒於理數甚
與諸怏一涉獵焉比諸子稍長立之庭而誥之曰而謂而
翁果哉吾世守先人書而輩偃卬戈釣其中經緯蹊徑稍
[illegible]頗吾家起介胄黔左靡右苗而偃武與力將何以

佐緩急循枺火者然或提盆榼或挈瓶盂方圓異器名質
相爭至於盛水滅火功亦齊焉文以華國武以凌敵趨舍
殊律爲續平爲長可騎射讀孫吳尉繚書仲季可辦傳辭
執讀孔孟周程書已仲子季子相繼舉于鄉萬曆壬辰仲
子成進士讀書中秘長子以西陲多故公趣之往以戰功
拜爵仲子拜柱史奉公與孺人之長安邸中就養公至逾
月誦謝元暉詩曰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竟先孺人歸
柱史奉　命按嶺南過家爲公壽公曰此方多寶玉愼勿
厭清貧昔人記之矣柱史唯唯在嶺南　奏績最封公如
柱史官公服鷹服北向叩頭畢語人曰枯體變爲榮體榮

體故是枯體縷體變爲絲體絲體故是縷體何以別焉所
不敢不服者　主恩也季子令華陰則又孜孜乎單父中
牟不置口曰孺子邀仙掌石月之靈王下其國爲藍田玉
母爲華山蠙季子唯唯黔自夜郎畏亂師行棘生公發困
飯饑掩骼瘞枯有昭勇公風公年六十柱史以兄在行間
弟在少華不敢離子舍出補官公亦安之亡何病病以萬
曆辛丑十有一月廿七日卒距所生得年六十有四柱史
兄弟筮甲辰其月某日窆公於某山之陽公元配李氏封
孺人子男六長禹卿仲文卿卽柱史叔漢卿季明卿卽華
陰令幼鼎卿台卿孫男十二予故交驩柱史重以許觀察

命乃為之銘
銘曰馬氏之先俶於馬服文稱季長絳紗棫樸武有伏波邊郡田牧著於淮南衍於貴筑昭勇析衛文林詒穀厥才猶龍厥門則鹿富水之干高連之麓詩書為耘身心為鵠庭誥嗣君武雄文足長也提劒仲季連轂鳴琴仙掌校書天祿柱史奏最馳恩淑郁公服更厲而心如璞漁樵爭席雲霞布幄赴來谷七數逅百六隹城鬱鬱崇山矗矗百千萬年為公樂國

湄潭縣木根坡脩路碑銘

萬曆庚子播平辛丑　詔割湄潭餘慶等司屬黔癸卯春二月予以經理新邵由龍泉入湄潭道箐口木根坡山屬者峷者如堂如防車不得軌馬不得馳予病焉檄劉憲副文光稍批其險塞治為夷陸高高下下計以可步騎可躋而令把總李佑專董其工始事於三月三日已事於十有一月長至為涂四千四百尺有奇為工二百七十日有奇費錢二萬二千貫有奇工竣佑來報命請勒之石予紀其歲月而為之銘
銘曰木根坡山如窠路透迤行蹉跎昔夷區屬牂柯庚子夏始平播弢弓矢戢干戈癸卯春予經過檄觀察治為途剪荊棘批嵯峨車方軌馬如梭步者笑負者歌臣奚力出天家勒為銘告行者脫虞八習即中華億萬載永不磨

南工部尚書孫文恭公祠記

人情所極慮於身後者在易世之裔與易名之典而此二者恒相因也有子孫陳乞雖中才可獲褒稱亡子孫陳乞即高賢采史埋坳抑執使然予占論往故如我　國家李韓公之功不遜於武穿武順而李不謚褀不善終也解大紳之賢不遜於楊文貞黃文簡而解不謚家徙遼陽也鄒吏目之忠不遜於羅文毅舒文節而鄒不謚雖云秩庳亦其嗣斬也人臣生暨太常之勳死為苍數之鬼非國家忿其故邱其私誰為然已溺之灰而反既失之履故人情所極慮而不可必得者國家曲體之令其世絕而祀存骨朽而名易所以彰往而勸來也隆萬以來此論稍明章耳而目之無子孫陳乞而褒謚如故併以人為少保于公謙改謚忠肅少師夏公言謚文愍中丞海公瑞謚忠介尚書孫公應鰲謚文恭文恭之謚定章與御史宋公興祖李公時華同請者公賜謚　詔下章又與御史畢公三才作公祠於清平市田以共歲祀清平令劉啓周等以公祠記來請予計公督學秦中為三秦士師暨宗比雍為天下士師及門入室弟子尚有善言師者乃請於今　御史大夫三原温公温公故公所簡秦士也温公曰弟子即誦師無若公

言公且以哭公集杜八首示予讀之令人涕落予辭不獲
乃稽公履歷記之公姓孫氏諱應鰲字山甫揚州如皐縣
人占籍清平衛嘉靖己酉舉鄉試第一癸丑成進士選庶
吉士改戶科給事中出僉江西歷陝西提學副使都察院
僉都御史撫治鄖陽入爲大理卿遷戶右侍改禮部掌國
子監祭酒事隆慶改元　上幸學公進講無逸賜茶請告
起刑右侍晉南京工部尚書卒　賜祭葬蔭木祔矣萬曆
庚子章等爲請謚於　朝壬寅詔下謚文恭錫之誥命始
祠公於清平城中子按謚法恭有九義謚公曰恭其尊賢
貴義執事堅固之謂乎予師胡正甫先生嘗語章曰宇內

講明正學楚有黃安耿公蜀有內江趙公黔有清平孫公
吾豫章有南城羅公皆賢人也已予入蜀予師與趙孫二
公皆捐館舍乃合祀三公於大儒祠及予入黔別鄒爾瞻
江上爾瞻曰黔中孫淮海李同野馬心菴皆致力斯學君
此行惜不及見三君耳予至播後輯黔記乃合三公類傳
於理學已復爲公請謚而得恭乃知正甫先生與爾瞻言
不我欺也嗟乎公亡易世之裔而得易名之典人情所極
慮不能必得之身後者公不慮而得之遭逢　聖明睠李
解鄒三公千里矣公所著有學孔精舍彙稿易談四書近
語教秦語錄春秋節要律呂分解等書共若干卷發明聖

學具載諸書立　朝大節他日　國史當有大書之者茲
記止紀公請謚及建祠顛末祠即公書舍故址袤若干丈
長若干丈中爲堂祀公堂外爲門顏曰工部尚書孫文恭
公祠祭田若干畝具載碑陰

新建烏撒野馬川乾河橋記

竊嘗疑之陳大朝覲而川無舟梁單襄公卜其將有大咎
溱洧之濟不杠不梁僑梢一車而孟子譏其不知爲政夫
舟梁僅僅瑣務何與於存亡之數道路之脩職於司險何
與於相國而單覘之密孟責之備奚也先王之教曰雨畢
除道水涸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梮火之初見

期於司里所以爲橋梁道路計如此其豫而陳鄭廢其教
不脩其制其何能國黔烏撒衛東百三十里有野馬川歲
冬春雨未集水沙逕邐如綫[illegible]夏秋暑雨四山傾簇衆
壑奔騰百道濚泉須搖蕩下平地漲丈餘湍急彭湃如萬
馬突馳不可[illegible]爽故曰野馬川土人冒雨而渡嘗水遽漲
半涌淹歿歲不下六七人下流無濟以天生澗爲尾閭一
雨阻行人輒留數日無以爲寄寓施舍然而冬春水涸故
又曰乾河橋舊橋尚僅數尺長三丈水漲升橋沒焉無裨
利涉萬曆庚子柱史宋公西巡烏撒停車問俗父老纍
緣僧其進白狀乞改建石梁宋公慨然曰野馬歲溺六七

人積十年為六七者十積百年為六七者百可哀已乃捐百金及賑穀百石倡之予聞助五十金壬寅柱史畢公西巡助五十金宋公按滇復發三十金趨之計後先士民樂助不下千金初委千戶章甫劉世勳三年未就復委守備張世臣千戶張懋功及義民周國珠羅仲金等與之期而畢工始造於庚子某月已事於癸卯某月橋長十丈有奇橫二丈有奇高三丈有奇翼以闌與長埒為洞三橋東西為隄路十五丈有奇橫一丈有奇宋公自滇書來命予紀其事予嘗歷陳鄭之郊矣溱水洧水五梁陳佗董董厲揭可涉彼其時主相皆慢之寧儀行父已足責已子產衆人

之母而慮不及是棄正則以為或有故未可知也烏撒夷方漏天一月之間霽日幾何而野馬驟漲盱溱洧梁佗難易倍蓰令襄公孟子見之其感慨又當何如宋公兩巡黔中討夜郎討皮林賑大侵藥大疫百政具舉茲特其平政一端而予以單公之峴峴之當必有大慶流及子孫語云活千人者侯趙充國治湟陝以西道橋七十所而封營平杜預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而封當陽不若左券哉又惡知野馬非宋公之河湟富平也諸督工文武官及助金士民姓名具載于石之陰

格物齋記

燕喜堂左故有小齋歲久圮萬曆癸卯予撤而新之額曰格物齋維時門人夏汝翼侍問曰勷聞之禹舞干羽有苗來格今黔苗未若急在格苗神之格思不可度思惎以德齊以禮有耻且格子為黔中神民主大兵大侵大疫之後瘡痍在望意者神民尚未格邪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子即在黔如或入而近　帝左右不知何以格主而乃急於格物格物窮理自是經生事而以名中丞署奚也郭子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始於格物格苗格神格民格君皆平天下中事而不明於格物知本之謂何且女所稱格物何者為物何者為格汝翼曰勷聞之朱文公以事物為

物以窮致事物之理為格王文成公以格其不正歸於正為格而云心身意知天下國家皆物也近儒有以格去物欲言者有以通天地萬物為一體言者有以意之了別曰知知之觸處曰物言者敢問孰是郭子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人病其支格不正以歸於正何異正心而云心身意知天下國家皆物也則將曰致知在正心可乎致知在誠意可乎致知在平天下可乎意有善惡知名為良便已無惡至格物猶有欲乎則泥於為善去惡是格物之說也以天地萬物為物通天地萬物為格認物在外亦未云徹意之了別屬知可也知之觸處屬物猶屬觸也豈未觸

處無物邪則猶泥於心身意知國家天下爲物之說也以
明德之物之爲言廣矣心身意知家國天下皆可名物而
格物之物則有所屬卽物有本末之物也朱子曰明德爲
本則明明德爲格格物者格物之本而末自舉故曰此謂
之本此謂知之至也天地之爲物不貳天地以此不貳之
物與人卽爲吾人之物卽性也知性則知天而知豈有不
致乎中庸曰君子必愼其獨致知也而始於未發之中物
也致中格也故曰立天下之大本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
有則物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格也哀公問曰何謂成身
孔子曰不過乎物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不過者

不過乎物之則也卽格也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不交於
此物而引之先立乎其大者卽格也孟子以孩提之知愛
知敬爲良知而以知愛屬仁知敬屬義仁義性之物也孩
提自能格物故曰不慮不學吾人亦自能格物特不求所
以格之故又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已予甚有味
乎李孟誠先生之言曰知是發處不是體而訓體處未瑩
予又甚味乎管登之先生之言曰本末卽物之格也本其
本而末其末則格物之謂也而訓物處未瑩故予斷以朱
子明德爲本一言爲物而繆意以明明德止于至善爲格
則又爲之注曰物卽性也格物卽知性也庶幾於經文此

謂知本此謂知之至其有合乎第朱子旣以明德爲物之
本而又以格物爲格天下之物頓起千古不決之疑則朱
子不得辭其責矣汝翼聞而省曰乃今而後知格物之不
可緩也以此格尚格神格民格君皆是物也請書之爲格
物齋記

新建興隆平龍橋碑銘

黔興隆衛城東十里許故有橋名十里河橋其河流一自
衛西壩子屯一自茵里屯一自香爐山俱山箐澗水至五
里橋合廻盤曲十里河河身陡峻怪石狼牙不可舟楫春
夏洪濤瀰常病涉殊甚孔正前重安土夷集木累土以濟

尋築尋圮嘉靖間衛指揮張時舉蕭韶請於御史萬安張
公雨爲石橋七洞始甲辰歲終庚戌凡七年而橋成約費
千二百餘金庶幾一勞永逸第水勢建瓴橋中與左右平
石與水鬬萬曆丙申夏四月猛漲衝激中洞然補葺尚易
己亥冬逆龍寇興隆燒東坡斷橋驅石阻燕吳閩越之餉
是時梁參議銓徐同知廷綬固守興隆城比貴陽援兵至
賊始退明年六月　王師克播州醢逆龍　上命裂播地
置平越府黃平州而橋圮如故予乃檄龍憲長錫類袁大
參應文劉憲副冠南陳副總寅新砌而令平越楊同知可
陶率衛指揮張維解延齡董其役御史宋公畢公後先東

巡力趣之始事於辛丑十有二月訖工於癸卯秋八月橋
高二十尺有奇中加五尺長二百五十尺翼以欄如其長
橫平十尺有奇爲洞七爲石工萬二千有奇靡金四百二
十兩有奇米二百六十石有奇橋竟有司請名予名之曰
平龍昔叔孫得臣殺喬如以名其子漢武獲南越相呂嘉
以名其邑唐受虜降以名其城茲橋以逆龍圯以平逆龍
復名曰平龍上以彰　聖天子撻伐之威下以旌諸將帥
力戰之勳且以志逆龍之毒於殊方令西南夷度此橋也
將無曰倔强者何益乎是予名橋意也爰伐貞珉勒於岸
左而系以銘銘曰

皇帝御宇八極同風萬方安堵湯武文聲東驅島夷北臣
索虜歲在己亥逆龍匪茹夜郎之澌冠我興隆躪我東坡
羽書邊午東收有橋故名十里往來輻湊賊夷其梁阻水
而陳從橫跋扈　皇帝赫斯推轂授鉞翦此獠貐明年六
月八路煙塵百道旗[illegible]逆龍投繯竟醢其軀俘之　明主
我亭徹候武庫藏戈民歸其所乃命司險鑿石遏流於彼
故土橋名維何命曰平龍用彰　神武洞門石梁馬得成
行車得方軌　天子萬年通道羅施賢聲黔圉六詔書傳
八番徼塞聆此銘語

師翁子禎先生壽域記

萬曆甲辰師子禎先生年七十有九矣椷書來曰予明年
躋八十子當有詞祝詞爲空言孰若記予壽藏不朽生平
苦學樂善不得售今耄矣卜一樂丘於某山子爲我銘以
俟异日章書復曰師髮短而玄目矯矯如鵠由武齡而文
齡未艾也奈何見郊求時夜無幾何同門康用光復致師
命來趣師諱相適字子禎以字行菊坡翁耻仲子章三從
兄也幼習易受業於雩都司訓兄子才嘉靖己酉以儒士
試鄉闈補弟子員蹇躓場屋以易教授鄉里屨滿戶外章
與兄子亨子京弟子華及用光等四十人事師於家塾師
聞郭平川翁講湛甘泉先生體認天理之學遂北面於萃

和書院凡講學萃和者以師爲山長邑侯王公道成進諸
子與游唐公伯元以師爲友即邑政輒諮焉隆慶庚午補
廩生需次公車又躓是時章已舉進士師語章曰卜子隱
西河而田子方段干木之屬爲王者師文中子退居河汾
而房魏之徒爲貞觀佐三顧雙龍之間巖壑閒遠水石清
華予將老焉子爲　國家宣力予侍尊公優游林澤頷不
怡哉師少家大人四歲里中事家大人爲老師爲吏祠房
叅嘗里社講鄉約二老服都紵大袍不輿不杖子弟執醬
執爵咲語儘日至晡而罷歲以爲常鄉人望之以爲睢陽
香山也用光自黔寄師有到老好玄悟又玄世緣不挂道

心便洞生朱草丹房忽凋臺洗白雲石榻妍之句益實錄云師性孝友曩事翁媼翁年幾九十坐臥不違膝下毋其孺人早圽師鞠於叔祖母三嫗每一念及輒涕落家產聽兄逐主進歲得諸生束脯悉以歸公堂亡豪毛私諸橐師毋劉孺人亦婉聽丘嫂睬兄子玗無以异子瑢分食解衣以振其乏里有冠朝渡先民範公有濟渡庵先學士公有讀書臺師力賛家大人次第脩復邑庠故無學田師教授嚴恭軍子容家勸恭軍蠲義田若干畝以贍士至今猶存耤令師得一命自效其豐立曆置當不後古昔賢哲而竟身老漁樵德標松桂則數奇也師與家大人年相伴道相

埒談玄理晰若安玄隱深谷寂若角綺集飲射迭爲老更論賓主殊盡東南討其甲子隸首莫能窮章亥從　明主乞餘生歸娛老父并侍師祝父師之千齡保君子之三樂豈非大逾快事今茲嚴委不敢應亦不敢虛致摭其生平大都著于編命之曰太虛壽域記太虛師嘗樂丘處也

新建盤江重安麻哈三浮橋記

山川之增損孰相因也有餘於水不足於山東南是已有餘於山不足於水西北是　而亦有不盡然者黔崇岡複嶺礙雲隱日山有餘矣舟艫不通商賈不湊水不足矣而山大叢峦水亡宣洩兩厓壁立水緣壁走深不可底迅不可防上下二千餘里惟重安麻哈盤江三渡爲險石梁則江心澎湃何處設墩木梁則山椒有木七百尺材孰不得不絕以小艇而榜人渡夫其毒鄹甚行人旣集舟小載重有沒溺之患艤舟僻處令人守候有饑餓之苦地多瘴癘甚則瘴侵而倏爲癘鬼地多盜莫夜不得渡而資歸莊蹻地多虎急切不得濟而委身虎吻其甚者渡夫與司兵通行人駐江東而渡詳西導伺兵恣索而後移舟於東復恣索渡金是兵虐於陸渡凌於水也又其甚者渡與賊通苗逐商至江裔而渡詳遁商不死賊則死水是苗爲腹渡爲目也予稔知其弊顧黔當兵戈後物力太詘乘輿難濟乃

謀之父老僉曰浮梁便秋八月架橋明年春三四月撤夏秋之交山水四集即解浮梁之舟分渡以濟予乃會直指畢公檄司道令鎮寧知州吳天祐指揮吳東後尋天柞督盤江橋造船十有六先後靡金二百七十兩有奇江干創屋十楹居渡夫歲蠲其馬價七十金又移盤江哨二十五兵守西岸黃毛哨五兵同三十渡夫守東岸令都勻府推官羅德星守備薛紹瑄指揮邵元爵趙清督重安橋造小船四十靡金五十七兩有奇渡夫原係重安江古寨民令守東岸重安哨兵四名與地方居民守西岸令平越同知楊可陶守備薛紹瑄指揮奚國柱把總馬武卿經歷陳江

定督麻哈橋造船十有四靡金六十四兩有奇移武勝管四十兵同十渡夫守兩岸橋既成吳知州進曰事之始作也不易而善終難浮橋歲當小脩三歲敝欲當大脩費將安出予曰市田若何三橋當孔道滇黔共之滇兩臺陳中丞宋直指二公助金五百有奇滇梅方伯五十金黎平守井濟傳八百有奇皆田貲也吳曰市田匪人始以腴誑官二三年後暗易以石田則法窮安南安莊淸平平越四衞故有賑田改爲橋田則田不價而利永且饑溺之切於民一也予曰善哉下四衞改田贍橋而滇黎之金脊貯司帑無闌出以待異日是役也府衞州官分董於下而左布政

使趙健按察使尤錫類參政洪澄源副使韓光曙劉冠南總理於上法得並書

新建思州天堂橋碑記

思州郡東十里許有天堂渡當雄溪沅陵孔道水澎湃不可方舟徒杠輿梁衝濤溢激父老議建石梁兵戈甫戢執難舉羸今觀察馬君千官守郡日委爲請賑發言石工穀亦無幾予乃捐公費百金倡之郡守倅合士庶醵金佐之觀察還駐銅人李官華君三視署篆委土官何𦒿督匠始事於萬曆三十一年春三月明年夏四月已事二君來請名己言予曰渡名天堂即以字橋考天堂出內典對地獄

言此於橋了不干涉而以字橋不已誕乎夫地獄有八寒八熱至於無間欲矣江水叵測暑涉殄瘴寒涉濕脛脫不戒葬魚腹此與無間何异橋設則拯沈淪登喜臺拔苦海躋彼岸此與天堂何异予聞天堂有六欲有四禪有五不還有四空而釋氏猶以爲違圓覺背涅槃也此橋之設施幾何濟幾何而援天堂爲字其違且背不已多乎夫不忍一牛之觳而充之足王不忍群蟻之溺而達之可相殺機一萌妖星厲鬼生機一芽景星慶雲又惡知此橋非天堂也釋氏語諸天極之至於非非想處而後爲精孔子論天載極於無聲無臭而後爲至此則吾徑寸中自有天堂弗

登弗渡弗舁除即躬之不渡而能渡人二君瞿然曰此範躬濟世之筏不獨爲橋語也敬勒之石用覺群生

重脩大興寺記

國朝令甲祝釐天子先期於諸梵宇紺宫習儀兩都之朝天宫各省會擇二氏宫宏敞者而貴州故在城南大興寺寺在勝國故名大慶衣　明洪武二十年鎮遠侯顧成沙門南宗拓之　蜀獻王改名大興正統十年　勑賜藏經六千卷范金佛一玉爐一二百年來經殘其半萬曆己亥逆播稱兵予奉　命來撫貴陽至則召募西方士討賊方丈僧室悉貯武弁兩廊隙地起鐵爐除戎器周遭隙園

又爲豪侵年僧俗合閭幾不可方物明年播平貴陽太守
吳君來庭至予始命清園地正其界既命作緣疏醵其費
於是合院司道衛所士民幾四百金乃命僧祖融及都司
李顯文司獄藍玉同居士韓時和等董其工內脩毘盧寶
殿顏曰天子萬年祝　聖壽也外脩四天王殿以及兩廊
山門垣墉重築牆屏再砌屏外設二巨石獅殿后爲毘盧
座座上爲閣祀阿彌陀佛顏曰金佛玉爐之閣侈　君賜
也閣后爲忠敬堂兩臺習儀且止也閣右新刱禪堂居四
方遊僧也始事於癸卯年二月巳事於甲辰年九月予病
經殘命祖融入京請補黃大史輝親書龍輪寶藏舁之歸

予復臨拳元章所書寶藏字顏於楣巳會其費尚餘百金
又爲市田壹百貳拾餘僧蓋至是而寶階故基別於市井
靈崇淨位曜於光明跋渠真諦聚於簇藏而寺遂中興矣
吳守乃率寺僧來請記予惟大興之義內典不載惟隋氏
仁壽有大興善寺寺僧闍那笈多能翻妙法蓮華經僧法
經有衆經目錄七卷僧粲有十種大乘論一卷僧現有論
場三十一卷皆仁壽大興之比丘著於道宣蓮華序與道
世法苑珠林可考也黔之大興名同仁壽辟處龍番未睹
象教茲當夜郎歸馬之後皮林投戈之餘予爲奐輪而一
新之而四方僧侶仰栽冒某鷄足求夫竺之貝多覲金剛
之菩提取道於黔至止於茲蓋不少矣將無有發衆聖之
權巧顯本地之幽微說頓說漸無妨無礙如闍那笈多能
之翻蓮華者乎將無有伏膺空有之說博綜兼忘之書該
括羣流集成妙典如法經之集經目錄者乎將無有會衆
善之小行歸廣大之一乘大人蒙其光用嬰兒喪其精明
如粲之大乘現之論場乎有一於斯黔之大興何殊仁壽
若徒莊嚴鹿苑脩飾毋馱廣貯離伽至於充棟密繡脫幢
極於無塵雖亦佛法所不廢然蔭法雲於六合揚慧日於
九天尚隔千里何也梵宇之興法教之興故相懸也住持
於茲與往來於茲者知興之義其可以興矣夫是役也施

金者共三百九十金有奇施瓦石者二萬五千有奇以其
餘百金市田壹百貳拾歲收米花壹百秤尃飯游僧提督
官及督工官僧居士姓名具載石陰

重脩貴陽教場關武安王祠記

關武安王祠在在有之予之粵之晉之黔皆嘗葺王祠記
之麗牲石矣貴陽教場右故有王祠歲久堞頹材撓予乃
檄遊擊將軍高垣劉岳指揮楊祖禹千戶劉世臣把總劉
崙等卜日糞除埃塁增崇櫨枓中爲殿祀王題曰日心天
人前爲門題曰武安王祠形髹故坊於唐題曰孤忠大義
後墳故閣祀王冠帶像配以子平索侍中中監軍典庶子

奚孫虎賁中郎將統工竣垣岳等請識於石予記王祠與
矣於臨沮之役未嘗不泣仰而問天曰天乎胡為獎姦回
抑忠豪也又未嘗不俯而問漢曰漢乎胡為不令亮雲等
輔荊州而以芳仁也既反復國志呂蒙未受封爵死權幽
王元入魏不數日操死潘璋子平以無行徙會稽陸遜孫
機雲合門誅洛陽而關氏子孫與諸葛瞻同死義於成都
之亡雖云等死順逆雲泥矣漢以荊州畀王輔以芳仁不
可謂非闇而翼德以督軍會江州竟為達疆傳刃玄德連
營伐吳阻於永安卽敗且死而君臣朋友之義皎如日星
敗亦榮也死猶生也天何薄於王哉漢何負於王哉王輔

劉拒曹則劉為正曹為賊諸葛公所云漢賊不兩立也司
馬溫公作通鑑乃帝魏書亮入寇則王樊北之攻亦寇邪
郭子曰此其故難言矣馬永卿懶真子著涑水公一私印
曰程伯休甫之後晉書敘司馬宣帝懿河內溫縣人懿之
先程伯休甫為周司馬因以為氏其祖述既明蘇子瞻作
溫公行狀君實之先晉安平獻王孚孫征東大將軍陽
始家涑水鄉其源流甚確則溫公固懿後也溫公祖懿不
得不右操操懿一類也既帝晉不得不帝魏魏晉一揮也
既帝晉魏不得不賊漢而賊為先主孰不兩立也既賊漢
不得不抑關漢與關又一類也故通鑑序操權蒙遜所以

圖王若妻數千言委婉詳摯而未嘗一語左袒劉氏千載
而下又惡得以通鑑帝魏為正統而訾王死劉非孤忠邪
嗟乎通鑑能抑雲長不能使百代人不世祀王也能扶曹
孫不能使蒙之必封操之必帝也又不能使璋之子肖遜
之孫不族也此足以觀天矣因記王祠聊一及之以抒吾
憤

重脩龍里衛城記

萬曆己亥春予自家園奉　天子命討播夏五月入沅六
月道龍里是時飛練新𡚶百備頹弛諸生強謁　文廟予
為卜學宮移之明年播平得雋者二又三年癸卯得雋者

一衛設二百餘年鄉舉九人而自新移學宮後得其三諸
生咸詫予精石函玉尺書不知其偶中也方予平播後尋
討皮林班師至龍里環睨垣半圮跛羊涉頹圍門不鍵衛
士寢柝予下令亟脩之檄故守備貴州衛楨梓薛紹瑄專
董其役始於癸卯四月訖於甲辰十月　柱史畢公還　朝
過之睹豐牆峻阯貽予書曰龍城言言庶幾不苦乎已孝
廉張生文衡文錦郭生維屏諸予請記曰下衛既城俾居
無虞而害有禦殊方幸甚顧竊疑之方師始入黔也夜郎
方張八番洶洶莫必其生命意師至當呼粻徙踞虎指
兕乃入平越視隆平隧間三十池駐龍里相度學宮當弋

看而計俎豆迓矢比播威黎戡民稍得息肩而急急城龍里新平若劍起弓開黃巾赤眉環而攻者是不可以積乎急而緩緩而急愚誠未知所解予唉曰是在兵法未便與君輩頌言耳飛鳥之鷙也柳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予講武而問仙池即戎而遷學宮儻亦柳匿之意乎所以安震撼之黔而誤悍虜也當虜焰方熾脫逼諸城立破耳事平後痛定思痛病寒者緩於病蹶者葺車不及吾時葺城後之未寒未蹶者猶前人也即墨翟子盡築不若予不爲也不然者予豈其袁昏至是急緩而緩急哉三孝廉頓首曰謹受教按龍里城始末具載黔記輿圖志中茲役也葺故

城七百三十丈築新城七十丈增高南新城一十一丈加二尺東月城一十四丈加二尺葺故堞九百六十築新堞五百九十四葺故門一座築新門三座建城鋪八間費金四百七十八兩六錢粟五十鍾泥作三百匠縮板二萬七千工傳白土二十二萬一千四百斤築貞石二萬一千塊砌磚七萬七千五十口督[illegible]屬緒瑄指揮陳文璧千戶王之賢郭宗文范紀高萬里百戶劉現龍張國威閔天龍黃一元經歷黃士琳分而護作貴陽府知府吳來庭推官楊可成暨省布政司經歷孔傳閔阜圖練左布政使趙健按察使尤錫類副使韓光曙遊擊都司高垣始東終皆舉之例得備書

景武亭記

貴陽北門里許有漁磯磯傍陽江有諸葛武侯祠祠故有堂爲院司遊宴所兵戈雲擾堂爲牧場溪水齧祠棟楣手迄萬曆二十年予令二司葺祠令二衛葺堂易名曰槃磯磯頭有堂題曰二省取春省耕秋省斂義也堂下有小堂[illegible]曰山水之間磯在高迦南明之中也堂右爲平等[illegible]亡心亭命僧居之爲[illegible]亭守亡心亭右再復構一亭在[illegible]稱題曰景武內顏曰羽綸在堂兩人體盟吳生洵[illegible]拳書請曰綸何作綸解在揚[illegible]林枝山其說

曰綸本[illegible]綸之綸而詩人綸巾多音關按說文有綸字注云青絲綬也後人誤用綸乃假借而遂其音耳凡白綸巾用綸字乃是綸从刪省可得其音吳余曰不然綸本青絲綬其音有二一音倫力迍切一音鰥古還切字皆綸也其原出爾雅爾雅云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帛似帛布似布華山有之郭景純注綸今有秩嗇夫所帶糾青絲綸也海中草生彩理有象之者因名後漢輿服志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長丈二尺張華亦云綸草如宛轉繩張平子青爾雅疏綸糾青絲為綸以帶佩之韻略注綸鹿角菜組海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注綸緩也疏如宛轉繩未

閒爲綱字也即說文綸字注云从糸从侖爾雅云綸似綸仲長統昌言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元無綱字不知用脩何所據而云說文有綱字爾雅綱似綸昌言半通青綱邪豈用脩藏書多另有古說文爾雅昌言邪吳生曰姑兩存之明書於亭毋令他日有人執綱巾來彈射復如洵美也予曰然記之亭畔以俟知者豈曰駁前脩聊以解伏獵弄麞之誚云耳

護國寺鐘銘時在三顧山下

維鐘之始始自六律鳧氏司之鏞銑聲音從弁由分清濁由出　如來教興法鍾浮溢初鳴搥椎爲劍輪設次第相

傳爾苦度厄聲術方十葉貫識六章也么廢祖通儒術繼征夜郎勤叩於　佛貴陽下甲海龍旋滅脫予虎口出予幽谷神力無邊那可殫述爰命子弟翔寺山曲爰范吳金鑄鍾兜盔細大不踰筍簴既估形如吳樣橦以建本寺酬
佛恩下祈民福發音六聲除千億業世世密家勤茲設
國

草卷十三目録

檄文

蠙衣生黔草卷之十三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友人楊寅秋義叔甫校

檄文

討逆酋楊應龍檄文

蓋聞陰吸陽噓天道不能去殺文經武緯王業所以勝殘故虞廷奮有苗之誅殷髙興鬼方之伐聿觀㫁世不諱言兵播賊楊應龍者猓𤞑遺種夜郎支酋襲千年之爵土不思締造之艱受　累朝之綏縻損忘豢養之恩弑父而滅宗支有同梟獍殺妻而室弟婦反弁鳴鳩言之汚齒牙書之穢簡策試觀大倫之斁已犯首惡之誅其罪一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而宦官宮妾之奉僭擬　宮闈總管統制之除大亂　國法稱已曰朕稱子曰新主稱女曰王主譙縱劉闢合為一人丹浦綠林結為一黨其罪二也五司七姓莫非　王民小有齟齬遂肆魚肉避難遠竄者追而炮烙之衒宄赴　奏者捕而支磔之塡稺孩於萬仞之壑聚母女為一堂之驩甚至刳孕婦而嬰呱丸枯骨以犬飼疇非人類罹此荼毒其罪三也自十四年以來謀動干戈焚刼屯堡纔可接腋於井蛙遽思持顋於海鼇問罪之師方營白石拒敵之謀以殺官軍由茲佇

勝驕彼雄心其罪四也逆節之獄未正其罪征倭之調適
覽其姦一脫幽犴竟成漏網　聖朝念先世之勛督府開
自新之路示之五事貌若秋毫連年之逋賦不輸四萬之
罰鍰烏有徵調不赴驕悍愈滋其罪五也放豚蹢躅歸虎
咆哮邊民怨之入骨官司聞而咋舌屯師飛練拯民湯火
風雲未陣蛇豕突至將帥不保其首領士卒盡膏乎甲兵
流血成河積屍徧野延燒百里之內絕無寸草之遺其罪
六也綦江城郭創自　朝廷群孽併攻一旦不守破獄劫
庫聲勢滔天殺將衂兵肝腦塗地闤闠市民盡作莫敖之
鬼縉紳巨室旋為羊舌之宗逆　天不道與　國為讎其

罪七也急於要撫巧於弄兵率九股之生苗連數萬之勁
卒東坡橫截六衛震驚掠商販以資糧斷佛像而為臼千
里孔道兩月不通其罪八也逆黨稍仕登者騁其螳螂之
臂鵔害思石之地　天心厭亂凶人授首鼠子挾讐而報
怨龍泉被創而催既土司何冤莽無噍類其罪九也燹鍐
之魚期在消爛草菅之鳥勢且摧折春秋之法亂賊必誅
不思囚繫而祈生尚懷徼倖以免死校賄而姦人盡縛挾
撫而詭使就擒罪惡彌彰　朝野共憤其罪十也有一於
此未或不亡況鴟性已受於胎生之始狼行益恣於捻惡
之餘曠古無之終今何極即身蘗膏以粉不足雪數十萬人
之冤縱草薙禽獮難以償二百司堡之命神人之所共憤
天地之所不原且賊亡有期咎徵恒見祖塋碑哭知廟鬼
以何依海國山崩覺地靈之盡竭可為短氣良足長吁本
院奉　天討而挈義旗順人心而鋤妖孽材官雲集猛士
星馳赳赳皆蒙輪挾輈之夫桓桓亦拔距投石之士以此
赴敵何敵不摧以此圖酋何酋不得斯蓋丈夫食肉之秋
壯士封侯之會永有可析時不再來宜奉正正之旗百道
並進圖堂堂之陣萬弩俱飛使董卓之魂先為東市之燼
元濟之惡難逃雪夜之擒功名與日月齊輝爵賞將山河
共永猶白日以揚麾對　蒼天而布檄凡諸漢士咸使聞

知

誓師文

漢武伐夜郎多巴蜀校尉之力諸葛擒孟獲賞濟火軍旅
之資黔陽故典尚存青史勛名猶烈我　皇朝子航萬國
賓服四夷烏山奴啓釁於朝鮮懾天威而遠遁劉勃弄兵於
寧夏望漢幟以就擒惟茲逆酋楊應龍者素藏禍心敢犯
天憲喜則人怒則獸豺耽之際不忘稱爾戈挈爾矛虓饕
之兇遂恣殺戮無分善惡侵軼且貫城池數百里內毛且草
不生卜餘年來白骨盈堆數其罪不容於死正其惡自絕
於天　皇上嚴必勦之令授決勝之符天地合謀鬼神助

伐大師槩集問罪有期指天日以揚麾對神明而矢誓尾
我文武將吏以及漢土官兵為　王朝之臣子則不共戴
天之讐討小醜之姦雄則當思奮從王之義感激宜雄驊有
淚叱咤應怒髮衝冠震若雷霆方為烈士捷如虎豹斯稱
壯夫故或卷甲晨趍或潛師夜起或縱金鉦而入其阻或
橫王弩以挫其鋒或折其拒敵之雄心或截其歸囤之要
路必呂嘉之首是馘而劉闢之庭盡犁京觀築於遐方組
練收於外府應上足紓　朝廷之忿下可洗邊圉之冤建
茲大功自膺懋賞　明旨皎馬如日神亦陰為擁佑若督
撫鎮道及副參遊守府縣衛所大小文武等官有貌似驍

熊志懷首鼠口譚忠義未堅鐵石之心念切身家尚絓帷
牆之見不思投醪饗士而剥削無厭未能超距賈勇而蹴
踖自弛迎敵鼓行惟倚前茅當陣却步未誅獨梆姑忌勝
則篝壽盡每相矛盾涇渭淆則是非不辨玉石或以小忿而
亂大謀或挾私心而害公義或首尾不相接應或秦越不
為助援或分地而止守疆域或違約而不顧孤懸士司懐
狐兔之悲而旅進旅退漢人造萋菲之謗而如鬼如蜮而
且貪貨貝於破賊之初淫妻女於埽穴之日爭功則按劒
相視邀賞則鼓譟而呼有一於此在國為不忠在家為不
孝在將為不武在士為不律無獨難逃　朝廷之斧鉞抑

且大犯神明之網羅赫赫在上其亟殛之

禱神伐叛青詞

伏以天討有罪大振貔虎之威神聽無私詎忍豕蛇之毒
聲靈赫濯幽顯皈依竊惟播酋楊應龍者隼質雞則狠心
自對憑險負固罔知三面之恩淡黨蓄謀肆九頭之梟
徒勤諭蜀無攸叛充弒父殺妻盡棄大倫於埽地刳胎剒骨
總極惡於滔天懷忿七姓五司虔劉殆盡拒討白石飛練
傾禮靡遺加以綦江之屠兼之龍泉之陷前後戮無辜者
數十萬命終始怙不悛者幾二十年日月其悄神人胥憤
九重未安於丙枕三藩徒整乎甲兵惟　上帝顧諟之命

寖隆毋下民生成之德至厚五丁開道陰符彰殺伐之天
威六甲呈祥神武收蕩平之偉烈驅忠魂而愬　闕下盡
令守虎豹之關扶厲鬼而護牢前閑俾滯罷羆之野庶幾
鏑之腥盡洗而瘡痍之肉復完　宗社蒙休官民頌德謹
詞

與宣慰安疆臣等盟文

竊聞諸葛公之擒孟獲也當時所伐者火濟侯景之不得
志於高涼也南海所倚者洗氏閨閣中豈無頗牧疾戰外
便是良平自古定大難者率由茲道非一手足一耳目之
為烈也播酋楊應龍者席二百之遺種翁九頭之餘孽包

藏禍心跳梁幷幹公連黨類欲悖太陽昔年殺官兵於白石今年殺官兵於飛練至於綦江之陷益肆滔天之惡犯天下之大戒此人情之必誅　帝赫斯怒授鉞專征本院銜　命入黔涖劍共憤嘗膽同苦看得貴州宣慰司宣慰使安疆臣本火濟之冑而母淑人鳳氏亦沈氏之儔世篤忠順富畜精銳又有宗目漢把陳恩王嘉猷等為之左右尚念爾祖助順討逆蠢茲播酋自干　天討如能戮力掃穴悉心為　國剖貪惏之豕心獻突梯之鼠首本院合奏朝廷申明　前旨復汝元功懋膺上賞今舉大事須當歃血上告　皇天后土下告山川神祇如疆臣與陳恩王嘉

猷等陽為聽命陰故敗謀以誤本院負　朝廷誑笑天下則不忠在疆臣等有如此血如疆臣等功成之日本院損改初心不為　題請則不忠在本院亦有如此血惟神正直鑒此血誠有不如約者其亟殛之謹告

告文

禡牙文

大明萬曆二十八年歲在庚子二月乙亥朔越十有二日丙戌貴州巡撫郭子章謹以牲醴昭告于　旗纛之神曰穰穰生靈共戴　聖主百蠻率服萬方按堵惟是逆播楊應龍者性自豺狼兇猶猰㺄擅妄稱亂屠戮邊圉侵城殺將上干天怒爰授節鉞征茲不軌猛將如雲戰士如虎烈烈高牙闐闐伐鼓蹈吉啓行禡於征所正直為神忠蓋是扈萬靈司戟五將擁部鏃刃鋒鍔集于亂賊鎧甲干楯完于軍旅殄殲渠憝盡縛妖豎靈霆毋一麾皇風四暢以綏南黔以篤聖祜凱旆旋旌丕昭神貺

告玄帝文

兩儀有政四海有君逆酋不道大負國恩　帝命九伐爰整三軍諏吉誓衆特薦苾芬龜蛇耀日貔虎成雲有征無戰偃武佑文黔國惟寧玄德彌尊

告武廟文

惟靈始盡六韜定肇九伐以遏亂略以救民社逆播煽毒萬靈顛越　天討有罪授我節鉞卜吉陳師誓埽兔窟干羽風搴旌旄雷發徽靈熊熊熾此薰燎赫赫休光齊明日月

告火神文

天生五材火德為崇陶鑄戎器以戒不恭蠢茲逆播梟鼯同兇肅將　天討敢告祝融畢方煽煬助我火攻疾如迅電欻若飈風烽煙旋淨永煒神功

告五顯文

狡酋逆天構孽稱亂　國有明罰辭不可逭五靈司土助

順代叛蠲古普師惟神幽贊將集頗收兵合勇漢一鼓鯨
縛毋俾鼠竄焚煬蕩沃萬姓安瀾赫赫大帝光靈示燦

告關王文

逆播桀虐久荼亭毒　天討有罪師出以律霜戈成林玄
甲耀日將陳蛇陣旋埽兎窟椎戟一揮凜如破竹願言神
武顯茲大戮

告諸葛武侯文

惟靈昔伐南蠻威震古蹟百代尸祝天威如臨胡播陋孽
虐燄不禁　帝赫斯怒命我徂征涓吉告期徼福羽林廣
開八陣潛授七縱早封京觀永奠生靈

告黑神[illegible]文

惟靈像圖凌陰竹遊鬼方嚴淫福善殄厥遐邦狡酋匪茹
敢越天常奉　命徂征蠲吉啓行崇牙蔽野義旅凝霜點
戮巨憝汎埽欃槍神其羽之大慰民望

告烏江神文

惟神上應天漢下截夜郎逆酋不庭　天討用彰涓吉渡
關方舟以航氷不必合沙不必囊麥陽無波長鯨是劊
昭水德綏此蠻鄉

祭陣亡將士文

爾等斬關先登效順討逆臨敵血戰竟膏鋒鏑功雖未就
情則足惜旅魂悠悠哀聲唧唧道官戒奠河流嗚咽早縛
渠魁用慰義鬼

播平謝諸神文

頃誓三軍討茲大逆賊勢方張神威有赫潛致其氛陰褫
其魄貔貅賈勇狐鼠就馘渠斬呂嘉蜀擒孟獲克匪三年
凱奏六月地闢草萊吐恬衽席積慶酬恩永戢矛戟

播平謝關王文

夜郎不虔奉　命徂征廣武維揚燕巢逆傾千年逋寇一
朝犁庭餘孽盡埽京觀乃成轅門奏凱牂江洗兵七姓復
業八番更生天日所照永戢光靈

播平追薦陣亡孤魂疏語

伏以聖心救苦弘宣不二之法門鐵口修因顯化大千之
世界恒河不沸震旦迴春顧此夷風寔迷佛日皇天厭亂
奮除鴞孽於牂牁大德好生忍墜冤魂於草莽十年荼毒
萬姓屠家或被戮於大羊起釁之秋或犯難於梟獍屠城
之日或橫戈擐甲而勇以捐軀或輓粟飛芻而苦且賈命
積屍盈野去年之東坡飛練可哀流血成川今歲之烏江
龍泉尤慘橫殺及入山之婦酷害見投谷之孩兼以二豎
為殃不翅三途受苦往往叫冤叫屈太平尚忍言哉嗷嗷
無倚無依誰則為之主者眞西南未有之變實天地莫大

之悲匪藉慈航曷離苦海啓天人之大會拔苦惱之衆生燬照金蓮輝一天之星斗香林寶篆騰五色之雲烟散錢給東市之魂施食飽莫救之鬼有緣皆度無劫不銷伏願光徹九原恩覃六道大捨慈悲願俾種種滯魄蚤登快樂之鄉廣開方便門庶啾啾餓鬼旋出輪迴之地布陽春於幽谷灑甘露於冥程功德無邊漢夷有造

祭李夫人文

扶輿淑氣鍾礴三輔宦應名世寔毓女士表靈清漢爍英玄圃禮訓不褰德音孔膴弘美慶宗幃政是[illegible]陰範圖書壼彝蘭茬馬倫齊躅德曜娩軌司馬矯翰天逵振武清要

陟華臬藩侈譽建牙遼海威震宗彷晉秩夏卿望赫吉甫夫人承之左翼右羽　帝命褒嘉昭茲敬姜翟軒葱珮錫糶無疆司馬再起征彼夜郎擁傳入蜀相與頡頏外宣九伐內釐七襄瑰猷微行鳩淑鱗祥與頌偕息令問彌昌詎知金母招游帝鄉吉路永辭仙都翱翔邑顯玉壘沉咽錦江懿惟內美彤管留香悼夜悔矣不晦者長童侍司馬昔在建康茲領豹畧巴黔接壤又聞嚴響尋稔于懿筐赴問遙傳五內如創敬成祭炙觴薦盤床歆馬來格環珮鏘鏘

祭李封君文

嗚呼源流源於柱下兮襲玄足而應孫餘曾神明之芳胄兮額淑氣於扶輿昂容峙之偭僸兮酬道德而蓰蘯荀玉質而金相兮埒周篚與魯璵入倫籍以獎勸兮謠俗軌乎盱耶延長風之未借兮肆川觀而嚴居曷司馬以大業兮負名世之偉器矯鵬翮於天逵兮斐鴻聲於　朝者桑髦士於齊梁兮儼歐冶之鑪錘牙纛建乎遼海兮長城壯於鼎飭醜虜不敢南牧兮崇塞為之熄燧維夜郎之反側兮簡文武之咸備起司馬於東山兮肩西南之重寄挈虎豹而登壇兮梯槐槍之妖彗計元兇以就馘兮邀　殊恩之洊至胡白雲之日望兮濟少微其夜墜德司馬之摧腸兮抱終天而含慟溼雨酸然澤兮愁雲慘其掩旆春相杵而

輟歌兮士弢戈以釁淚章始侍司馬於水衙兮既領豹[illegible]於黔陽知泰山之可卬兮肩比斗以相望嗟吾旻之不吊兮悵喆人之遽亡東徐羽而告奠兮歌苑步以徬徨尚靈光之弗歇兮監炙絮其來嘗

祭江太夫人文

惟靈虎林毓粹鶴夢載占三德婉閑六行允孚鑠彩蕊宮敭芬月窐伉美觀察瑩然雙玉爰潔蘋蘩恪脩棗栗蔚蔚世胄媞媞喆匹祥誕中丞鳳之龍木霄飛振米華楹[illegible]比戀崔輿歸昇萊服霞帔金盤承懽侍膝夜郎不庭　帝戒玉節敕授中丞偏沅特設武卿七檄戶牖六出蠢茲逋

寇逐膏斧鑕露布遥聞　天顏喜溢駿錯旣紀龍誥且錫胡爲夫人遽爾弁月遏徼鬱黯將士慘慄剡在中丞曷已駭裂章於中丞締交有日夙聆芳徽金相玉質昔壽萬年不愧拙筆玆介大耋擬頌隆郅今則已矣心神愴怵陳誄告奠秋風蕭瑟無幾鶴馭翩翩來格

祭許淑人文

名賢應世俔天配倫道存伉儷教則維均猗與淑人茂誕閨珍淸漢委和貴阜凝神曰歸慶閥觀察作嬪宜儀不樹內范克敦言瑜行瑾邑懸心恂蘋蘩以潔箴管肅是紉觀察矯翮射策金門初綰銅章兩燁紫聲比雁將簡爲耳目臣

名高補袞望赫坤綸登師帝柬氛懸嶙峋宛懿具良惇政聿新　天子癸之徨弗須宜和允有訓鳳毛郁郁共期曼壽允稱三德遽焉一夕遽遽百六運推並頭魚弗比目吊鶴書鷄哀猶夜嘯貴於睨祭誼聯仕牘近入黔中耳觸懿淑寶婺沉輝蕙帷永閟靈馭生芻用彰如玉

入黔祭吳楚黔中水陸神文

子章欽承　明命塡拊貴州自吉徂黔歷水登陸方舟溯洄良馬遂遂乘風江汎驅車林麓惟神默佑疑此景福

入黔告祖廟文

仰惟列祖德厚流深予小子章夙夜　朝簪晉陟中丞出拊于黔州蠻荊梁野分井參播酋不諫嘯號山林何以九攻何以七擒匪章其面將攻其心稽首告廟祖考如臨惟俾飛鷄懷我好音

祭楊義叔觀察文

嗟嗟義叔遽止於此耶予與義叔幼業鄉閭歲在丁巳同入橫庠君年十一予十有五君嘗庚戌予亦嗥嗥里人聆之爲龍召虎辛未之春予先君舉君起甲戌後先齊武君令東官予爲潮守始以陵兒委禽相府羅附於松郡偶於魯君不予彼夙昔之故　天子召君主柱下史蹇蹇匪躬皇華廉使出泉入藩爲霖作雨勵勤拮据備嘗辛苦交州

之奸黎莫交惡旣延粵西閉關以却君入蒼梧申爲經略地歸於黎祀不斬莫允眞銷戈百越罷柝伏波銅柱萊公鐵鑰府江小醜跳躑林薄逆我顏行肆彼毒無蔽居奮威武洄搖式廓遺械如草流膏成壑捷書馳　奏功埒衛霍亡何夜郎逸焉跳躍廷推監軍於貴之陽君從八桂入　賀建章　帝曰臣哉無以易楊西粵耆勳東里義方刻於撫臣維梓與桑君來入番賊執方張提劍於陳叩智於囊作使土酋勠力疆場殪仫血樵虎牧狼一月三捷逆酋大創魂脫不守槐槍隱光兵環三省君功亡二督臣叙功奚君獨歸咲之武人得之文吏縛賊獻俘歸來飲至夕在戊

行形頗顯預篤念慈惵殺然從請侍予不君阻遂爲君
銓部覆議其實國器斷是予之告病瘉即出得　旨言歸丘
園是貴日羣戚友山水遊戲以五老而六三顧而四今春書
來忽云病瘁予頻馳問輒痊復手字中實徬徨日夕憂悸命
兒策之大台爲崇亡何訃至倏焉捐弃嗚呼義叔其何以
死標功巳序　主恩不次胡不少延侍數之異太師相業
待君而熾胡不少延爲家嗣君才距躍萬舉萬決胡不
少延爲　國貿熙熙君文秀粹縱横恣肆胡不少延爲　國
堂記子淚甚涎今爲君涕子哀義叔不於其細若夫慈母
在堂屬之佳兒君有兒女比於唐棣章即不敏既援既繫

擁衛愛護其敢或替綴文有録予爲君評平播有碑予爲
君營府江攸誠既宣于　廷身後之卹當有殊旌君雖亡
矣不亡者名盡瘁而死亡弃孔明九原可作何忝文貞予
所恨者予負義叔義叔之病病繇責分責分之來其來爲
僕勤比勞新若猶茹衰未及書辭奈何賦鵩君今巳矣僕
猶鹿鹿聞君之訃如何不哭嗟嗟義叔縱不予督予能不
廢廢邪予能不廢廢邪

征皮林誓師禡牙文

幺麽皮林介於邊徼虺頭鹿髯蠆尾毒𢹂鷙我鴻鴈埒於
承　王命出征仍改有苗惟神威靈上拂漢霄止則虎
幄行則鷄翅爰虔爰醴卬告赤幖神兮默祐助我驃姚

征皮林告關廟文

須檮播酋實我侯不謂皮林大國爲讐　王命春蒐章
也孰劉爰礪戈矛爰整貔貅藉神壯猶鋤此蝢𢑥卷長狄
喉飲月氏頭下解氓愁上紓　主憂獲醜青丘敢忘神誅

五日謝雨文

屬者恒暘爲灾四野如赭民幾不粒予章躬率官吏師生
耆老人等齋祓徒步控告於我明神惟神之靈閔民之不
辜若響若答晦夕大雨端三日又大雨既霑既足嘉種入
土民不咨嗟惟神之休空中若有物焉皆雨而下土民曰

婆羅子又曰離雜子或曰桂子或曰菩提子考之於志隆
慶壬申曾雨於城是歲大稔士民競拾僉曰瑞徵是用絜
兹牲醴少伸謝虔第旱極之雨如人久病小瘉越時弗繼
土且復焦圻更祈益暘神功裨甘霖益霈霖民用有秋予
章等幸免於盭神亦獲有報事

偏橋開河告河伯文

惟黔之山如彼田陌在在崔嵬矗齟予戟惟黔之水如彼
金液流不容舠溪不盈尺年來寇旱路半兵革赤子磬懸
驛舍柴瘠偏鎮之間民苦行役偏亦有河河中有石爲水
之梗爲舟之厄石去其半舟亦可剌誰其司之司於河伯

積虔告神募工分擘惟神陰相毋令捍格石磧川流舟行癸關民困少紓敢忘神德

祭楊憲副龍河年丈文

疊溪高龍其近也尺朱陳世起里旅共籍予與觀察幼共研席言臭如蘭情洽莫逆出試有司名遞仲伯談天曰衍雕龍曰奭庚午之秋南北共捷里人目之連城雙璧後先出守相期無斁君祖伯起家傳清白子孫榮陽敬于二號君遷觀察弭節荊襄予繇七閩填拊貴陽夜郎憑險逆我顏行章也受斧叩君智囊君爲借箸裨我戡勤亡何君疾竟返西昌楚黔眾潤若喪與商君才本軼君齡方將猶異

匆樂載飛載翔亡何赴來云遊帝鄉君與義叔並亢于楊一月之間兩驥偕亡俱我肉戚如何不傷嗟嗟君幸有子襲裘紹芳四世三公君家之常羌歌楚些以薦豆觴魂寢巨室何存何喪

開鹽井告山川[illegible]文

予章昔在蜀中親歷鹽井刻爲圖說以告來許比拊黔中夜郎匪茹淮南之鹽[illegible]入楚境滇蜀鹽客縮武絕跡黔中鹽之有如玉屑每斤之直幾至百錢比播平而賈復入視昔價日增矣章竊惟五行之水潤下作鹹禹貢之文青州貢鹽北海南海出於海滇南西川出於井河東出於池河北出於地永康出於崖民生日用不可少缺以故宇內無處不有籃獨黔中而靳於斯乃取蜀故刻募蜀精匠二人入黔相其陰陽俱云地脉流膏可穿井出鹽玆者卜吉備牲昭告于神惟神孕靈蕃富醞不愛其寶陰漉神液阜賜甘鹵俾黔與蜀滇齊美與海池分功民獲嘉利神亦永享祀於無疆

祭鍾礪山方伯年丈文

惟公鍾離名家南粵北斗學奄九丘腹藏二酉在野曰麟爲廟之簋珠海鹿鳴璆林龍吼出宰陽朔百里墨綬匪石爲心寒松作友度支司計武陵出守庭有懸魚夕無吠狗

掌醝於閩楳比璆玟持憲於滇茂彼狼荼遂晉維藩作[illegible]之右爲兆人人爲衆父父亡何一疾公遽假裝曰歸曰歸扶胥之傍甫出昆明至止貴陽公疾大漸遂即於冥予章於公同籍弟兄爲易曾簣爲治黃腸子不在側有侄相將魂乎歸與返於五羊嗚呼大塊勞我寤亦黃粱毋謂牂柯便是鬼方毋謂碧鷄非吾故鄉萬形有斃孰彭孰殤人寢巨室何在何亡

祭大學士趙文懿公老師文

嗚呼我　師學宗聖賢不自標門樹幟而天下不能名其學位都卿相不自權怙寵而天下莫能趣其勢有高天

下之節三綱五常皆所扶植而不知植於其手有容天下之量賢愚細大皆所并包而不知囿於其度有相天下之功四夷百蠻皆所安撫而不知救於其誅斯大雅也亦大忠也惟 主上知之任日久而不疑毀日至而不搖惟天知之相幾十年壽幾八袠而福日凝子孫幾三十人而裔日昌及門之士不肖輩或知之而惡得無一誄以暴揚天與 主上之知吾師者以定萬世之論以盡在三之義金華之學宋有呂氏元有金氏吾師承之居家則與徐奉常明觀察居官則與鄭宗伯鄒給諫講明正學力行古道而自名其故所讀書處曰六虛則學孔之願也孫男甲而

官諭孫少宰而元相名執赫奕若火猛風疾而師居之如執朽去之若損重一椽一毛仍先世之舊而不易其故一子一弟聽銓部之察而不撓其法則亦爲之忠也師巾講讀而外補而大察實以翰林綱常一疏師名居首官起居注促鄒進士疏於省中而毫無顧忌則羅彝正同傳矣烏奴入寇封貢戰守申可乙否而獨責備於師頃 東朝未正主上深衷淵謨臣下莫窺而獨責備於師師亦怡然受之日予待罪宰相不予責而誰責也絕無幾微懟忿語則呂文穆同量矣自爰立至今西定寧夏東完高麗西南討夜郎殲皮林遐世之勳定傾之筭如探九淵其際無有則孚

鄰侯睦敬輿同功矣或言師所未盡如意者乞骸之疏至七十上竟未獲 俞旨而并賓客於長安 前星之耀羽翼功多竟未獲躬逢而瞻 甲觀於夜臺嗚呼大臣心在帝室寧必首丘功在 後王寧必身親師又何憾於斯邪子輩已巳辛未兩出師門三十年來道義相鎮骨肉相脉子輩不敢墮惡趣以負負門墻師亦時時發藥石以偕之大道今則已矣井魚誰與語大夏蟲誰與語寒款啓寡聞誰與語至德哉株守羅施遙瞻箕尾爲位而哭有涕如屑尋平生於響像寄哀痛於誄詞蘭陰寂寂漵水悠悠敬歌楚些焉寫予愁

祭母舅公劉柳洲文

人亦有言繼母之賢如星在晨叔世尤鮮聖若重華賢如子騫遭逅不辰骨肉秦燕童獨何幸母氏聖善仰母之聖亦舅之焉嗟嗟我舅與母同産本出一胕相戒澳涊謂甥卽貴其守如洗甥勤於 國汝勤於吠舅承母訓砥礪閔免風煙爲鄰松桂爲儷七尺爲巨萬物爲細武姥礴礴柳洲苪苪如何一夢逮焉長逝母哭於室童哭於夷微獨舅傷實爲母涕嗣子敬承孫枝更植克繩祖武能維世系舅靈如慧何存何辨

祭李仁宇都督

維靈蚡首托跡羽林應期世延帶礪勇摶熊羆銜嶽如峙
洞庭爲池詩書早說禮樂咸宜將惟鷹揚人望勒夷　帝
命蕩播柱銅西陲三苗汛掃九股分披靖堪茲駕牧可同
帷旋推善後夜郎載移霜雪漸減春風滿吹營收烽燧埜
重畬菑保障稱昔干城在茲投戈講藝横槊賦詩陰深細
柳酒溢金巵數擬長算天胡靳斯鵬鳴于屋焚及于芝四
塞停杵三軍罷炊晴空鶴唳幽谷猿悲萬里渺矣孤魂何
之嗚呼握符如虎視死若飴獨憂　社稷寧計妻兒含哭
易簀託靈向箕驃姚功峻李廣數奇子章襄督蜀學夙侍
風儀别來一紀公守其雌逆龍匪茹梭公義旗虎旅正肅

譽星告墜既勤於　國復死於綏燕然勒石伏波裹屍以
公方之千古陸離人寢三巴魂返九嶷遣官代奠涕落漣
洏嗚呼圖麟有閣墮淚有碑公靈如在鑒於我辭

祭來瞿唐太史

吁嗟矣鮮鱗叢之精魚復之雋童也狗脊疾而狂易夢登
巫嶽或之帝所九天九地如車軫轉疾瘉遊津耀於光明
出於澳忽歲在壬子魁西川士厥名始顯人皆趨邅公獨
辭金欵欵悃悃御史壯之清節可風大書詒扁連上公車
婁躓南宮筮之往蹇公曰高堂父兮何依母氏聖善决計
題引不以甘旨易彼冠冕願學孔氏仁義爲樊名節爲鍵

恭簽洪活楊字九喜脫然世冑已之求溪乃悟錯綜乃譯
彖象大放厥辭巨及渾儀細逮懦蝡三十餘年盡蠲塵坌
一意注譔章督蜀學校文朐腮始杷玦琬半夜譚心二篇
論道如對顏冉别去廿載來樂貴陽公仍善飯易注已就
爲股六瑚爲夏四璉章疏尉薦　天子曰嘻起公於畎留
備顧問官爲待詔職在翰苑公疏臣耄不堪馳驅不勝俯
伊　帝俞公請仍給月俸用旌恬惔我　明徵君餘干如
斗江門如覞以公眡之鼎足而三天球無瑑亡何小疾奄
山其頹哲人其殄斯文將喪吾道益孤有涕如泫吁嗟矣
鮮蟠龍屈曲金鳳騫翥遣官告奠魂寢巨室何憎何戚

開黃平古磜河告水神文

粵惟古磜源出夷莽流入黃平溪谷漸廣惟石粼粼馳波
湯湯中有翁播巖突嶆崒　神龍宅之於茲偃仰四千餘
年淪在播壤不舟不楫靡櫂靡槳夜郎既威黃平益敞漢
夷輻湊冠蓋來往士畏叱馭人嘆望洋章也奉　命忝爲
之長洞開靜黎以祁豐穰河鑿諸葛以舒淪決維茲磜河
尚未分港敢消剛日疏鑿滌盪人力有限　神工是佐敢
告馮夷力驅罔兩萬年　廟食世世蜡饗

祭王侍郎見峯年伯

維王之先子喬之後太原托根琅邪衍秀迨于我　明新

城益茂祥發冏卿黃鍾太簇爲生司農爲世名流言無枝葉行有區囿江左之導三槐之祐玄玉處璞綠耳在廄蜚聲禁闥鵷鷺是遣出撫荆楚湘漢丕覆入參 國計漸秉鈞軸功紀太常名溢宇宙乃謝軒冕乃躬鋤鎛石間可枕渤海爲漱盡發典墳于姓新穠荀氏八龍燕山五竇麟趾麟定實種實襲滿砌芝蘭百年鶉鷇一疾弗延千里來赴豈厭塵坌歸于靈鷲柳騎箕尾光于列宿守臣疏聞 天子震驚禮官議祭行人治塋司馬在蜀滂泗悼悼章於司馬義埒弟兄家喪著蔡 朝失老更哭於龍嵜唁於錦城爰寫楚些爰薦相醽典刑如在泰岱岑嶔

祭趙盌字尚書文

惟公源出天水派衍造父既遷渝州克昌天府比公而熾碩人俁俁玉罍精凝銅梁秀吐舜趨禹步夂瑚周簠爲兆人人爲衆父父始躍南宮出宰東魯秋霜其嚴冬日可煦已列西臺聲震待斧一琹一鶴閱道是武心傳耳傳昌甫爲矩敭歷藩臬扶胥之滸百越攸敉五嶺安堵填柎八閩威讋海壖巡視關陝驅逐醜虜狂瑺虐荆荆人哀苦 天子命公來撫三楚去彼乳虎奠我編户荆人曰嘻無公何怙亡何狂宗如猰如貐[illegible]呂之僞横加楚掖蝟起鴟張公罹於厄昔正德季宸濠叛戕孫許死義英英赫赫公今三之忠魂義魄 天子震怒鯨軋鼠磔公讎已報公忠愈白晉秩議謚爛焉史冊于華事公於粵簿書爲役纏撫於黔轓車是藉聞公之訃有淚如液涕泣而疏聞於 魏闕嗚呼伏波有言志在馬革死得其所盌必易簀江漢滔滔公心則赤日月悠悠公血則碧爲歌楚些尉公莫莫

祭夏仁吾侍郎年兄文

章於我公竊幸同籍憶昔辛未同籍四百三十餘年强半易簀徘徊仕途參商疆場誰能合爾促膝朝夕章曩事公吳越同役章泰司儲公實司驛內徹腹腸外聯第宅流連湖山信信昔昔已而去浙同爲方伯公得豫章章之楚澤

共申浙盟共戒晉𣯛毋爲忞忞毋爲赫赫既同入 覲免于訾斥分袂而別涕落如液相期歸來南阡西陌亡何承 詔填柎于藩公仍廬阜我得龍番維時逆龍有徒實繁公爲我畫短紙長篇尉我以詞贈我以鞬既而賊俘公喜溢頰書來相誠字長元元豫章吏氓秋肅春温令行江渚澤浹海昏亡何一疾遂至綿延即臥床第猶叩 帝閽首議稅監毋重民寃繼薦伏賢毋老丘園言不及妻直也如弦方之古哲史魚弟鼻章羈黔域遥瞻楚氛聞公之赴哭于寢門公有令名泰山言言公有嗣子天策焞焞魂歸樹汭何從何存

乙巳征苗禡牙文

山苗仲夏雲擾道路赤白之衆紛員如雨萬不獲已爰整其賦誰曰喜功奠敉疆圉惟神相之盡埽厥蠹殲渠折首永清國步謹告

告關廟文

予董留滯鬼國春秋者七凡有征討惟王是質今日之舉彼實狂猘不有湯沐孰去蟣蝨朔夕見夢諭我元吉惟王陰隲朱俾盜謐謹告

祭曾禹門孝廉文

嗟嗟翼雲何以死邪人亦有言桃李早實來年必衰盬莚

易落華璧易碎顏夭陋巷賈亡長沙此言早成者之脆也翼雲十歲讀古文十四游泮十七入鄉闈備中式卷何慧之早如人言當易落易碎而年至六十氣雄韻大人又有言大方無隅大器晚成長松千尺孕爲琥珀靈龜千歲遊於蓮葉呂望八十爲帝者師孫弘六十始對公車此言晚成者之堅也翼雲躓於塲屋四十餘年年五十六始博一第何成之莫如人言當如望如弘而花甲方周遂之帝所嗟嗟翼雲早慧者脆而君不死晚成者堅而君竟死吾將何以定君之壽殀邪或言翼雲誠樸之質篤實之學上無愧古人下無忝爾祖老子所云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詩其翼雲之謂邪審若是翼雲可以死矣予縻于黔未歸田里君病不知君含未視幼孫呱呱行將嶷嶷邪而翼之在予父子嗟嗟翼雲可以死矣嗚呼嗚呼

祭副使楊泰巖

惟公源出伯僑祥開弘農本遷溧水嶽降貴峯關西芳胄安平遺蹤爲國子師大呂黃鐘爲二千石昆明楚雄白鹿秋肅赤子春融井鬼殊野滇棘同風豫州杈節蜀郡文翁天子蒸之觀察馬龍兩江澄浪千里祈衝無何夒去高臥黔中北山之北東山之東咳唾軒冕剪拂菊松士如羣蟻公若飛鴻天不慭遺百六是逢祈酌周斗竟輟秦春哲

人其萎我涕無從嗚呼公畏四知位厄上公公有三壽足棲奔虹清白之遺蘭芳桂叢公騎箕尾遊於崆峒百年鼎鼎誰朽誰穠

鑄錢告鑪神文丙午

三金竝用泉居其一黔域於西萬山崒嵂舟輿阻僿苗夷紛出百慮千計計在養卒而餉不繼束手亡術睠此鑄錢載在令甲乃設泉官乃營泉室赤銅可市鑪石可鬻敬庀牲醴穆卜吉日敢告于神匡困濟乏一祈肉好毋令缺裂一祈工匠毋令越軼泉貨流通粮精充足既飽貔貅何憂狂猘太平有日敢忘神烈謹告

黔草卷十四目錄

策論

纈衣生黔草卷之十四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文人楊寅秋義叔甫校

策論

問語云王者不勤兵於遠豈不以鴟鳴狠踞不足喜怒鳫海龍堆難與競逐或者以爲經生目論至兵法以去國越境師爲絕地其故何與然則遠者終不可制耶試稽往事大衆已集寀入康居刻期百日攻下遼東節發旁國兵而定莎車屢上屯田疏而制先零或以三十萬衆破突厥於黑山或以三千騎走頡利於定襄此安在越境之必絕哉抑制遠之道別有所繫不限於地也我　明威靈鬱渤創守同符其遠略必有可言者邇來賀蘭玄菟夜郎三大出師亦可謂不遠若遠矣談者謂播之役莫難於黔以其域近也豈近更有難於遠者耶然則不踰時而盪寇又若易易者何也夫地有遠近時亦有遠近彼催陷廓清之功攸楬一時易而久安長治之策貽謀千百世難或謂削跡無遺根無與禍隣禍乃不存或謂夷種繁夥如截蔥殖後則復生此二說孰當近而救播遠而安黔願與諸士

沙車欒王授首而叛漢者不救眞雷霆之不測乎有以持
重勝遠者趙翁孫也坐守數十年屯田之計緩策先零羈
國歸心而鎮安西鄙眞山嶽之莫移也有以衆制遠者裴
守約也率三十萬衆呈起而比乃伏甲士於糧車而縛溫
傳此以全力捕鼠矣有以少制遠者李藥師也提勁卒三
千度嶺而西乃立旌旗於定襄而擒可汗此用尺箠驅羊
矣之數子者咸犯天下之至遠蹈天下之至危大戰大勝
小戰小勝詎非方略素定哉繇斯以譚制遠之道別有所
繇信不限於地也　明興二百餘年威靈變勠創守同符
煇赫在　今幅員愈闢日月照臨悉主悉臣邇來三大出

師八荒霧卷四表雲徹截𫟪西征則哱劉糜釜戈船東渡
則秀吉魂蒐　尚方南飛則揚酋滅跡神武遐略即起前
數子於九原能必其鷹揚獸駭若是耶以談者以爲莫難
於播播之役莫難於黔則胡以說也夫酋憑二十九世之
資保盼二千餘里之地銅山丹穴毒弩銛戈富强絶倫形
勢極便包以飛谷帶以長江天險雄關如礪如斗千乘馳
輪匹夫可守而酋陰狡多謀驍果善戰不愛釆提要結惡
苗不惜爵賞奔走流人靡非莫逭跣之徒爭爲效死恃長蛇
之兩頭固狡兔之三穴故曰西南之大鳥也窓直青首羅
鸗可以獨招而夜射乎以故㸑假游氣以稽　靈誅養□

滋蔓今始風馳雷震總三方而𫚉聲召之誠難之矣然此之
爲難是黔與楚蜀共也當時蜀建大將旗鼓渡瀘水而西
楚亦秉鉞分旄壁五溪而陳論共非六部之良家則三河
之俠少論餉非錦江之萬斛則雲夢之千艘論謀帥則臣
非荆楚之奇材則岷峨之銳士九邊宿將勒勁騎而集轅
門者不可僂指而中原無鹿大海無波率天下全師一意
討賊攻則有餘守非不足設酋奮其猴羽逆我顔行執必
不能飛越綦合而飲馬梁滹必不能膺擊沅湘而垂頭漢
沔日前月壓是以討圖之徐當有要領何也彼其剎不以膚
敗不在脛而制勝之具有不待遠求者在也乃若黔何時

也又何執也一線孤懸伍符流亡二三疲卒爲牛馬走且
弗給鬬志何有即一旦赤白囊紛發夫獨㩦之唱唱虛而
莫和而黔無兵黔比寄生土無毛矣嶢巖杷耒僅足哺刀
耕安得備軍興賦一朝戒嚴响濡可閔無論三十鍾致一
石天遑轉粟齊糧是齎而黔無餉黔藩帑貯不足中人
十家産平時養廉咸仰川湖今日之役責法錢懸於烏有
請　內帑不救然眉凡修戈繕甲行間犒賜之需徒仰屋
竊嘆眞無米之炊也而黔無財黔人十七犵獠十三適卒
與客子輩旣登陴又轉餉官司與衛貢道驛驅暴骨等丘
陵而黔無民黔馬遠産峒夷官圍飲數而對無繇也皇華

駑蹇食爛蹄穿師中自偏校以下不能具款段孑有警國
馬公馬十一可恃求騾絓於木不可得而黔無騎黔武庫
空虛才如鍨錐肴如榆莢矣如此大舉罪僂禀囊桃棘弧
矢三革五刃六均七屬資斧莫從戍作弗具而黔無械將
家孺子不吹不鳴乍氷乍火二三文吏宦玆土者如曆野
疎星寥寥相望以之盡入行閒弃命爲疲茶苦茹蓼辛未定
爲喻而黔無將吏楚蜀先宣威後言守黔則先言守而且
戰且守會城去賊巢僅三舍烏白綦江一屠東坡一虔而
人莫必命浸假酋以精甲五千攻薄城下必無辛矣徐命
私卒斷七星之橋如其右臂而絕之路絕而西鬼寒心

再馳偏師畫濟江之足填飛雲之谷而奪興隆之城解黔
左肘而外擊都雲則黔之事勿㝵而楚師蹙大則長驅小
則挾撫潰決橫出莫可誰何而次輔車之勢韓魏之交投
足輙有輕重又難以深言者故黔之難尤難於近也夫以
天下視播則播遠以黔視播則播近論黔之患播若在几
席而論黔之所以制播又不啻域外非徒以地形言也辛
宗社之靈廟廊之畫閫外副受得人而嘗事者苦心節蘗
以温言挾纊以杯水投醪銖積儲胥九泥牖戶卒能鼓其
積弱消其未萌棘矜皆吾利器草木皆吾軍容且推誠置
赤斷絕深交俾酋所恃以自固者無一不爲我用而我所

以因酋者無一不因酋以爲用又邀之逆衆潛奪其魄使
驅馬棧豆不敢勃洪邊一步而我得徐爲之備一舉而撲
滅之不然有黔無播有播無黔黔既不戒恐楚蜀之未可
得志也吾安知所稅駕哉今難者易矣而　執事猶惓惓
於久安長治之策欲圖所爲千百世者即愚生亦竊憂之
夫英武之所籠蓋則雉獮何難而風雨之所漂搖則綢繆
不易天下事變率然而來即加我以遠且難亦可以卒然
應之比事變一定又恬坐安處自以爲泰山苞桑之固而
不知徒見眉睫未睹項背一旦潰決將至不可收拾而前
功盡捐然則今日黔中善後之策愚有八議焉一曰經畫

當定先王經野畫圻便利足視播故隸蜀蜀也廣播爲黔
統黔雖號藩省曾不足當中州一大縣以之附我則式廓
綫路提封濮境籍其歲入可供續食次播於蜀尾也而任
黔爲腹尾大不掉腹即便便易鼓耳一曰郡縣當設昔以
詰戎始設衛所今世胄以姸皮裹癡骨脧削部士沉閣簿
書猶土偶也謂宜周覽地形建設郡邑如思石銅鎮改流
故事嚴入籍孰與供劍客養紈袴子孰與贍甲胄士百年
之後其皆樂國乎一曰五司當革夫酋強而五司弱五司
以窮來歸酋滅而五司復強彼將效尤生心　縣官費數
百萬金錢僅爲而輩復仇乎謂宜徹馮湖鎮遠新貴例皆

其後爲土丞簿既不失　朝廷興繼之體而亡處矣曰後㦸
肉而強食之既千載一時矣一曰將吏當遴淮西平而裴
度留欒雲定而曹翰守淄青入而楊於陵分爲三道故慎
選經略之臣精擇下梱之吏一切從便宜治之訪鴻鴈於
棘荊之下追騃驁於篁竹之間而又令新造之牧守假以
久任舊戍之駐鎮益以丞倅橐此不戰之弓再造可封之
俗其惟良二千石乎一曰田賦當清蕭何入關收秦圖籍
播冊具海囷當按囷日付之一炬而蜀舊版在可覆視也
是宜以蜀版爲程以故老爲質楊氏之故土盡爲公田負
版之原業復還流民將賦額亡虧繇戍有資封豕不食室

黔州　卷之十四　八

家脊慶一曰流亡當振大軍之後瘡痍未起呻吟未蘇不
以此時大沛渥澤人將以酋在酋亡無益於苦樂之數而
貫其然喪其樂生之心故發棠移粟起㾷瘠而肉之庶幾民
勞迄可少康一曰脅從當貰元惡既擒蔡人吾人曰慾已
滅助逆者尚首鼠林箐求活草間螳螂之志何能自息若
弘開商網貸以更生經戰伐地下覓大書即夜即反側共
老止戈之代奚不可者一曰轄屬當易黎平永從距楚近
而屬黔平清偏鎮距黔近而屬楚雖云犬牙翻成推諉頃
酋寇偏橋而楚不能救比苗犯五開而黔不能援可鑒也
說者謂以黔之郡易楚之衛异日者上下一家不相秦越

即有寇警誰能諉之夫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往者不諫
因循養亂以至於今今卒決其癰矣藥石此時粱肉亦此
時若徒曰京觀既築吾鐘已勒吾事畢矣遂可以長驅入
漢關也此豈慮鑯之鴻不忘壁之鼠乎哉雖然此就播事
言耳若欲爲黔計千萬年愚復有三議焉一曰破調簡之
例二曰革借襲之例三曰杜礦稅之使　國家北隣虜西
隣夷雲中榆塞⋯曰衛邊四方扺大郤邊大寇者鱗集其
中至八番七星間郤爲夷壤一切闒茸么麼跂而肘之名
曰調簡夫地接冉駹類煩槃瓠蚊雷聚嚻嚻狣摒咸簡耶
煩耶可臥治耶酋之踰十年不誅也利可餌貪吏威可懾

黔州　卷之十四　九

懦吏則調簡之例自誤耳秦罷侯置守爲萬世開又安溪
立六國後于房借箸難之今日處土司止有郡縣一策耒
其獷悍歸之文物蜀之叙即戎滇之臨安即哀牢黔之思
石即田氏土也無端開釁斬人之祀不仁有故不除遺孑
孫之患不智今宜著爲令丙幼者不借襲絕者不以旁枝
襲爭者兩不襲漸消漸歇漸郡漸邑西南之患庶有瘳乎
礦稅之使遍省直矣頃　主上以播故止黔使不遣愚謂
即無播患黔與各省直殊黔無礦即汞砂產苗壤中苗民
珉不敢抗　主上蠢苗猾夏其天性也黔亡稅即布稞之
榷董以佐各司俸薪一年而歸之上今各司岦之爲

朝廷治事乎苗訌則民不堅官饑則事不集此又何利焉
而以博亂也由前八議以救播亂由後三議以永黔治黔
即距長安萬里在 朝廷爲遠慮黔即銷壞諸夷在今日
無近憂 廟堂主持於上封疆之臣奉行於下朝令夕及
一勞永逸回昕討播之日矰繳克踐坎穽塞路轉運卬攻
百道艱阻其難易霄淵矣語曰樹德莫如滋去惡莫如盡
惡難復生其根尚存削跡拔根去惡乃盡千百年之畫也
諸葛公南征南人憚天威矣不復反矣公不留外人即其
渠率用之爲三不易之說以對或人且曰吾紀綱粗定夷
漢粗安彼其時魏勍吳狡未暇與犬羊爭故南中小定止

求粗安韓范討元昊心寒膽破之謠傳於軍中吾祖兀卒
之書達于朝端乃自謂足矣不張皇兵力賂幣用半至靈
州永樂之役死者六十萬人神宗臨軒痛悼則韓范諸公
不得辭其責者當慶曆時宋勢猶强與章武建興殊不拔
禍根竟以賊遺君父故諸葛可原而求韓范當備也今之
日與蜀宋又殊不襲縱獲之虛名不貽元昊之實禍在事
諸臣寂爲得策第立紀綱安漢夷當圖萬世堅永之策不
當爲目前支吾之計若徒藉口諸葛公曰粗定粗安是守
燈燭之宵曜昧三光之昱朗遊潢洿之爲適忘南溟之浩
汗也英雄當 國必全盛之日長慮卻顧當必有邁諸葛

而軼韓范者愚何足以知之
問談兵者率不外奇正矣正兵受命於君奇兵將所
自出其略可指而言與所謂相生不窮循環無端
者詎有跡可見也又有以異爲奇者有云仁人之
兵成卒成列者有以先後分合言者果有當於奇
正否與金版六弢之書具在人人緩頰鷹揚虎視
之士代出彼此共之我能正敵亦能正我能奇敵
亦能奇顧常勝之機必多道而可諸士黔人也第
徵黔事夫黔固羅施之僻國也古人以兵力開之
始事茲方何帝何王秦漢而下何奇何正至我

二祖循頻用師其握守之妙誠非前代可希迄今追慕茶名
將凜然若生有戰老蓬者有戰清江者有拔香爐
渠西者有拔凱口銅人者英雄用武毋恨不得論
其世而進退之豈古今人不相及與則今日正者
何在奇者何在所宜急講也黔兵有四更踐爲戍
召募爲客野處爲苗土司爲夷訓而練之抑可爲
正兵與察兵之微在心莫憯於志而莫邪爲下則
奇固不在兵與而所謂守將者又安在也諸生挾
策負奇而來必不無說而處於此其皆奇正之義
書之於簡用觀將略

兵有常制敵無常形而我有常勝或法法或不法法法者形也不法法者神也形而措之神而運之乘明德靈誅以衆之則勝敗之數不定于鼓之日也夫大將受命于君倜然以身任國大事堂堂逢逢居有禮動有威左杖鉞而無事於誅右把旄而有事於教於是因敵之強弱虛實苦對待而交錯以成變犄角而參伍以成規則何小攻之不大克顧我與敵兩角而互求勝者也兵端伯千萬億不可紀彼之伺我與我之應彼亦伯千萬億不可究詰向非洞神明之用操變化之機獨聞獨見倏往倏來形無形而聲

無聲則何以廟戰而必萬全故善用兵者因形于法之中運神于法之外奇正遞用等無遺策車不發轉騎不被鞍甲不離矢刃不嘗血旌旗一指所至披靡矣辟之石焉堅者正也堅而可轉如水從高隕下赴萬仞之壑而不疑奇也辟之席焉平者正也平而可卷不盈一掬藏胠篋之中而莫敢窺奇也決機兩陣之間汝功百戰之後匪是二者何以勝哉孫子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奇正相生如環無端不可勝窮夫惟相生也不可以帷幕揣不可以關鑰遏而盜有端夫惟無端也引之莫始椎之莫終如寄囊中不見其際而盜有窮妙哉兵家之秘計也謹諭除時動靜料高

深審幾祥辨險夷備銛利連什伍明旗鼓愼偵候指攻圍示掩躡信誅賞不啻三令不啻五申使之若虎豹之有爪牙飛鳥之有六翮斯古法之可稽而兵政之可尋正之謂也東西易其處黑白變其形攻守改其調靜躁更其法張而翕之取而予之直而迂之銳而衰之卑而驕之忤而合之攻所不守趨所不意雷轟電掣莫知端倪神出鬼行莫知虛實處女脫兔莫知遲疾轉丸決水莫知上下與飄飄往與忽忽來莫知其所之與倏出與間入莫知其所集如山如林如江如河如炮如燔如垣如室如水火金木之代為雌雄斯妙其法于可知不可知之間奇之謂也故將不

知正而逞臆以決望而無表割而無法挈輕重於兩手權衡石於不懸是易可無師而奏可無誓也命之曰鴻鵠之兵將不知奇而馮株以守扶繩而辨循刻而議易膠柱於昔絃忽宮商之乖調是趙括之書而宋襄之鼓也命之曰魚鱉之兵劉安以異為奇靜為躁奇治為亂奇飽為饑奇佚為勞奇此奇論也而以當夫桓文之節制則敗矣韓嬰謂仁人之兵聚成卒散成列延居若長刃兌居若利鋒圓居若丘山方居若磐石此正論也而以遇夫韓白之詐力則衂矣曹孟德以先合為正後出為奇然猶拘先後也又惡知先之非奇後之非正乎以當敵為正旁出為奇然猶

泥分合也又惡知分之非正合之非奇乎古稱大將者神
識機智冥會於古今之表玄同於法意之間衆人見端我
獨窮委衆人決膚我獨測裏衆人鼓翼我獨弭耳衆人爭
巵我獨察微衆人為杓我獨為淵若郢人之運斤若庖丁
之解牛若五色相宣而不盡若五聲相濟而不窮吾奇在
正之外吾正在奇之外藏奇于正藏正于奇者也吾奇兵
即為正兵吾正兵即為奇兵無乎不正無乎不奇者也吾
正而正吾正而奇吾奇而奇吾奇而正奇可為正正可為
奇者也敵實則我以正我正而敵反視為奇敵虛則我以
奇我奇而敵反視為正敵不知吾孰為正孰為奇也始之

以正忽變而奇又終之以正始之以奇忽變而正又終之
以奇即吾之兵亦不知吾孰為正孰為奇也謹斥堠擊刁
斗無淫與無遺輜終其身以正勝而未嘗不奇置之死而
生置之亡而存不學古兵法而好野戰終其身以奇勝而
未嘗不正即後世亦不知吾孰為奇孰為正也此之謂相
生此之謂無端此之謂無窮夫惟至於無窮而後可以無
敵然而勝敗之數或有出於奇正之外而不能自必者包
茅是徵昭王是問而無以屈屈完水濱之對禁先其本兵
戰其心而無以殲李斯秦庭之讒師行有紀名震關西而
無以鋤馮悟三輔之叛心戰為上兵戰為下而無以追街

亭流涕之誅此正而無其敗於勝負者也文能附衆武能威
敵而高國之譖日至黃金間項雲夢禽韓而白登之辱未
橫行無部伍人人自便而封侯之數終奇六出祁山七縱
孟獲而乖足之業未一此奇而無益於存亡者也夫非正
與奇之罪也則嘗聞之范子矣其言曰聖人之功時為之
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
凶則遠吾正且奇而勝而存者時之庸也吾正且奇而負
而亡者非小凶則大凶也項羽百戰百勝一戰而敗非始
善戰而終失之也所謂天亡非戰之罪也漢高百戰百敗
一戰而勝非始浪戰而終得之也所謂天授非人力也明

於漢楚之故則興亡治忽之跡勝負得失之際若綰之天
乎顧天道遠人事邇將不得諉之天也愚生長於黔請言
黔事夫黔固彈丸之地也亦四戰之國也蠻觸君長蓋以
什數居常負險岩恃林箐鳩集蟻結蝟起鴟張自擅不討
之日久矣顧聲教肇自皇虞干戈尋于紫世非一日也人
孰不首稱格苗哉昔在虞帝干羽兩舞七旬來格斯化之
奇也猶不降心則三危之誅不終日繼之何嘗專言文德
人孰不隆重湯孫哉自我高宗入鬼方克以三年撻伐
之正也倏而革面則來享之士謝武湯而夫之何嘗久於
宿兵楚莊蹻從沅水伐夜郎軍底且蘭椓船步戰奇矣比

秦奪楚巴黔踏乃留王滇泄邁跡牂牁即自王不失爲正
也者漢陳立俗邑君誅亡狀鉤町漏臥震恐入粟正矣比
翁指據阸爲壘立使奇兵絶饟道斷汲路即窮兵不失爲
奇也者唐蒙今計制呂嘉上書借夜郎精兵十萬浮舟入南
粵兵法出其不意之説也而道遠險阻終莫能至説者以
爲悠謬之空談李𡵆紿南人官軍糧盡以誠相告竟截盤
江一戰兵法因懈而擊之意也而追奔逐北南土遂定説
者以爲漢與之駭功雖施之伐滇楚巴渝三道並進兵且
壓境而卒降其酋長則以季仲實馳驛止兵諭阿察趣降
其明信足恃也順元之役蛇節隆濟二酋不聽弃地千里

而終破之黑特則以劉國傑創爲判酋賊遇酋即仆其謀
略叵測也由斯以談介我肘腋叛服無常時而羈縻時而
須洞當時猛將第士用奇正而制荒服者大較如此比及
我 明順治威嚴星罹玄逐繇羣麟振被於公有亘古爲
烈 高皇帝開天闢繹册造區宇勝國既滅靄翠宋欽以
次納土刊山置道傳爰通巴蜀而黔之草萊始闢 文皇帝
淨氛清霧畫土分疆思南既歸田琛宗鼎日夕接刃密遣
緹騎潛械入都而黔之幅員始廓其在志也羌蓬之戰靳
將搴旗殲顧鎮遠之驁勇必無留行矣未幾縱舍蠻酋推
心置腹此何異武鄉之南征清江之戰潛師壓境奉湯信

國之勁兵可以直搗矣乃立柵雜耕計擒渠帥此何異營
平之輯柔香爐萬仞向旁荷戈未刻已約都蘭夾攻邊可
撲滅乎向非鄧制府雨夜千金懸軍賈勇則誰能拔幟先
登此雪夜之奇功也渠西六譁胡賊首難飛箭已傳銀賴
聲援邊可擊斷乎向非龍鎮巡進薄重圍因風縱火則誰
能斬關而入此宛城之偉績也凱口餘孽破蟻坡破龍囤
幾滔天矣李宗畹失律而返至徵羅甸徵十牌以勁夷爲
之嚮除而守無絶險即苑羿之翼周比貉之助漢何以加
焉銅仁豐苗陷印江陷思州勢燎原矣張東平建牙於沅
乃沈希儀石邦憲以名將爲之羽翼而進靡堅營即樓船

之獲嘉狄青之殲智何多遜焉之數子者提熊虎之師將
雷霆之命卒以平黑水靖烏江武庫韜戈戎亭徹候用夷
狄爲四守統華夏於一家豈能外奇正兩涂乃 執事文
兢兢于黔之今日孰爲正孰爲奇奚也夫正與奇難言矣
可言者形也曲制官道主用也不可言者神也渾渾沌沌
放乎九天之上蟠乎黄壚之下圓而不可敗也請以醫諭
刺法曰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漉漉之汗無刺渾渾之脉言
正之嚴也郭玉曰醫之爲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針
石之間毫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解不可言言奇之
妙也黔之正兵大約有四有戍兵有客兵有苗兵有夷兵

上六八下六西四諸衛所屯伍游倅星羅碁布二百餘年衣
食縣官即云銷耗尚存其半而脆弱巽懦不堪批擣訓
而練之以資城守則前後相赴左右相趨父子妻兒相顧
此西漢之城將戍兵之正也項者討播召募吳越閩粵
蜀戰擊之士幾五六萬夫夫離鄉井捐親戚弃墳墓而從
事於戈矛今卽稍稍散去當留十之三厚其餉而肄之爪
牙旣鋒膽力無伍驅之湯火其又誰禦此齊魏之技擊客
兵之正也金筑石門之間紫苗紅苗狆苗長裙短裙以及
九股虎兕之與犛牛馬鹿豕之與羣此不可急麗馮行浮
阻而輪衡之籍其勇捷蹶張覆險如康莊趨死地如鶩此

元鼎之胡騎苗兵之正也羅甸獨山楊義烏羅[illegible]健兒
各保巖阻烽燧一然徼之虎幄用衆者萬用少者千寬其
文法時其饑飽以夷攻夷以狄攻狄此唐人之蕃騎夷兵
之正也黔之正兵具是四者至於奇不可得言矣奇在將
將之奇在心身盛心心盛智以智爲母以權爲父不智不
權非奇也步於林者不得直道行於險者不得履繩一有
所學非奇也道關不可復亡行不可再可以爲常非奇也
魯鄙人爲閉而知其不可解兒說之弟子不爲閉而知其
不可解不可解而解之非奇也觀鳥起而知伏視鳥集而
知道不知敵之伏道非奇也如可擊如不可擊如可却如

不可却惴惴焉不能自斷非奇也逐鹿者不顧兔決千金
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價脣脣焉而計小非奇也周鼎鑄倕
而齕其指墨翟爲鳶一日而敗役役焉而鬬巧非奇也有
見於齊無見於畸有見於詘無見於信非奇也以束薪爲
鬼以火煙爲氣其心數轉如秤乍低乍仰非奇也婦人可
謀則姜氏醉重耳而晉霸無鹽說齊王而齊强亡虜可遇
則秦降由余而戎亡漢侯曲逆而項廢詐誕可任則子囊
比而全楚弦高誕而存鄭禽獸可覊則牛可火象可燧鷹
鸇可擊貔貅可教而戰也技械可使則木可牛馬可流八
公草木望之皆兵也水火可驅則汾可決沙可囊赤壁黃

鵠之艦可燒而走也奇乎奇乎消淖精微變化消息耳可
鑿而塞目可穿而眩口可利而訥與師動衆萬夫莫議可
動可靜可堅可瑕可騎可步可左可右可生可死可過可
闕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代不數人人不數
戰夫惡可數數見矣說在李藥師之對唐宗唐宗問曰兵
法孰爲深李曰臣嘗分爲三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
法將法正也道與天地奇也古今知道者幾何配天地者
幾何安得奇將挾經秉枹載常建鼓爲之執鞭而推轂乎
張良以兵法說他人不省沛公獨省而韓淮陰猶謂不過
能將十萬孫武之書吳武自用之止於强伯及曹孟德用之

亦終不能滅吳蜀故將西奇古今稱雄而矧夫區區之黔
也卒哉環黔而處者總總狉狉獷悍亡奇也如敵有奇者
愚不能不爲黔危盧獨危黔且爲海内危故揆奇抉異當
事者宜蚤夜焉

大兵發而萬物皆服　萬曆庚子貴州武舉程論

有所以約天下天下束於吾之約而及夫約之弛也則逸
有所以繫天下天下䌷於吾之繫而及夫繫之窮也則渙
約天下者用天下者也繫天下者無用於天下者也用天
下者可知而其用著無用於天下者不可知而其用微無
用而用之如可知如不可知之謂神而用始大約天下而

用之天下束縛糾結於吾之約而屈於力而力不足以振
約之弛繫天下而無用之天下浸灌絪縕於吾之繫而屈
於德而德不足以維繫之窮夫惟無用而用於天下天下
未能窺吾之無用未敢抗吾之用而屈於吾德與力之間
吾約稍弛而繫足以振其弛則民制而不逸吾繫稍窮而
約足以維吾繫則民思而不渙不逸不渙名之曰服以爲
服吾德也而吾之德未始不雄於力以爲服吾力也而吾
之力未始不釀於德以爲非兵也而摧强拉枯之形衝波
截轍之勢孰覲其鋒以爲兵也而藏於九地之下動於九
天之上孰測其緒此大兵也大兵發而萬物服發者發此

者也服者服此者也夫萬物萬矣而萬物之總未始不一
雖曰一矣而號物之數未始不萬萬彙之疏躍枝舉百昌
之莖葉條蘖皆本於一根而條循千萬也若此則有所統
之矣其勢不得不趨而服於一何也萬不可以治萬治萬
者必一也而林林矣總總矣熙熙矣攘攘矣訩訩矣嗸嗸
矣九州不可頃畝八極不可道里山嶽不可丈尺江海不
可斗斛民萌不可分數其紛紜而雜揉者難服而齊也臯
質無饜狼心自野父頸相摩分背翹陸其狂猖而驁悍者
難服而降也朝渭而夕涇始蓄而終稽畢以爲朋狐而其
驁狂其變幻而反復者難服而常也網羅横張機穽步設剸

基水泮之上搖足枳棘之林姦藏於叵測者難服而馴也
虎豹在山蝮蛇在淵鼠鳴於室梟張於樹賊横於四出者
難服而撲也罝罘既設而鯨鯢復吼矰繳既具而麋鹿突
至患起於倉卒者難服而防也覆顛者不能令足不濡敵
腹者不能令背不傷勢隔於兩全者難服而周也語其情
則萬不能不服於一語其勢則一惡能遽服乎萬而况萬
物之態狀千億萬億至於不可勝窮詰舉玄黄以判未有
之事宇宙以内必無之情心思所不及耳目所不及周
不獨赤蟻雄虺未易服也即中原文物之區亦時有斬木
爲兵揭竿爲旗者矣不獨州家部郡未易服也即朝廷輦

𣪊之下亦時有陰衞以攻違弩以射者矣不獨貴戚大臣
未易服也即父子兄弟之間亦時有以文謀蘇以廣刃巨
者矣不獨元兇巨慾未易服也即婦人宦寺之細霍顯之
謀將行於杯杓節酎之禍將起於帷幄矣不獨赤眉黃巾
未易服也即燐火煙突之隙熒熒不滅將炎雲臺消不
𦫿將決九河矣當此危急存亡之秋艱難險阻之會吾欲
帝人亦欲帝吾不欲虜人亦不欲虜冊中皆敵國堂上皆
竈突而欲使爲物敵衽以朝臍肝以從也其勢甚難假令
其不吾朝不吾從而吾亦末如之何也則人爲刀俎吾且
爲魚肉人爲熏榼吾且爲狐鼠其事又甚難故英雄特達

之主不得不忍以服之矣吾將服以名而縱橫者捭闔者
起而吾角吾將服以術而鉤距者起而吾撓吾將
服以剛而賈勇者起而吾折吾將服以柔而弭毛
者卑飛者起而吾伏故一人之智術剛柔不足以服萬也
不得不臨之以兵而萬物之智術剛柔又非徒兵之所能
服也不得不臨之以大兵夫大兵亦難言矣劒耀長虹乎
翻滿月百樓忽起萬弩齊發鐵馬蛇矛大黃白羽此兵之
械也其小者也五人爲伍五伍爲兩百人爲卒五百爲旅
三千五百爲師小國一軍次國二軍大國三軍天子六軍
此兵之制也其小者也有府將有重將有林將有城將有

弩將有樓煩將有郎騎將有憤將有特將此兵之將也其
小者也明於日月星辰之運刑德奇偶之數背鄉左右之
便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此兵之符也其小者也疾視
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欲潛以深欲參以伍兵之微也
似矣而猶其小者也以仁義爲干櫓以忠信爲彊弱不潛
軍不留衆不越時不耆城不殺老弱不獵田稼服者不禽
格者不赦倖命者不獲順刃者生傃刃者死此禮義教化
之兵時雨雲霓之師也而兵斯大矣夫械制將符兵之力
也末也可以約天下而無德以維之則約者弛深潛參伍
仁義忠信兵之德也本也可以繫天下而無力以振之則

繫者窮張吾力於天下以振繫之窮而脩吾德於一身以
維約之弛以文爲裏以武爲表以文爲種以武爲植是謂
廟戰是謂賢武是謂麟之儀鳳之師其至矣乎此兵
一發若地湧天降而敵莫知其所從來若寒暑風雨之代
序而卒無所爲序也若決水以灌千尺之溜不知其孰來
而孰承之也而人之望之若饑渴之望飲食懸之望解懸
之望歲嬰兒之望慈父母也故可以百戰百勝可以先勝
後戰可以不戰而屈人兵以其寡覆其衆以其弱擊其強
避其實擊其虛實實虛虛而敵不能測我之端倪兵識將
意將識士情平原曠埜則萬衆鼓行險道傾仄則遊兵暗

伏而敵不能窺我之動躡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虎豹龍蛇變幻而出沒風雲雷霆頃刻而交加變生而為客轉逸而為勞以飽而待饑以靜而制動而敵且疲于奔命而策應之不暇罪人斯得則竿之纛街俘獻泮宮瘞歸青社悟無各心曠無敵也而人皆諒其無當天下之心單車可以適遠杯酒可以釋兵强家可以墮城悍將可以落膽片言可以兵萊夷玉帛可以戕汪罔干羽可以格三苗尺書可以賓萬國其誰敢不服惟此義不明而貪功徼利之徒窮兵黷武之主若齊魏徭戍荊吳召募秦始尚大漢武事外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旌旗竪于原野之間組綵廻于川谷之

內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流滴入面血滿長城之窟屍填巨港之岸力盡敗衰弦絕矢竭刀折刃交軍敗死伏日寒草短月苦霜白胡為誠服哉吾心悅嗟夫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吾愛其功人亦念其身奈何以千萬人之身博一人之功其何以服天下故其威可以席卷宇內并包八荒而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其權可以鞭撻四夷陶冶萬物而不可以掩至愚至賤之口其恩可以光照綺筵春生金屋而不可以免仰屋之一嘆其澤可以附白骨之肉然死灰之燼而不可以化梧丘之沉冤而消鵑亭之飲恨信服天下者之難也自有干戈以來此兵之發亦

未可數數見矣載籍所圖兵政所紀一發於軒轅修德振武治五氣藝五種治五兵以征不序而蚩尤揄罔服再發於成湯自葛載至南巢夜徂之民室家相慶而夏人服三發於成周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為牧野之誓而殷人服四發於漢中三軍縞素為義帝發喪傳檄三秦臨頃垓下而秦楚服五發於昆陽以三千敢死之士破尋邑百萬之衆而新服六發於淝水胡馬飲江八公皆兵而羌服七發於貞觀雪恥百王除兇千古而夷狄服自七戰以後積甲齊山封尸築觀豈曰無兵非驕兵即憤兵矣螭虎桓桓鷹隼撥撥豈曰無服非心服乃面服矣此無他故焉求

於力者或凉於德是獵者逐禽令車馳人趨不殫其力不歇也惡乎不弛繫於德者不勁於力是畜也魚者縱頻參禽獸者豢虎也惡乎不漁弛且漁而誰能服之雖然此大公之告武王也公之言曰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兵之未發也為明為義物之未服也為照為利明則知己知彼洞若觀火義則如震如霆天下肅然照則好我芬若椒蘭利則親我惟若父母故不明不義之兵不可言大不照不利之民不可言服此太公六韜之旨也世之勸兵者或未之知也雖然此猶以兵言也兵莫憯於志也邪為下三軍可奪帥不可奪志志

者師之心也用兵之道存於治心心之未發爲中已發爲和中和既致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此之爲發何藉於兵至位且育又無論服矣嗚呼此循蜚因提之盛也即涿鹿阪泉之戰已不可望愚安得于焉甘臥以游于其中矣

封建論上

封建之議始發於秦皇再發於唐宗秦之議在丞相綰請分王諸子在廷尉斯請罷侯置守而秦卒從斯唐之議在魏徵慮侯國之祚厚斂困民在李百藥慮易世之後驕淫攻戰不若守令遷居而唐卒從徵至於諸儒互相排詆彼此聚訟自晉以來至於今靡定也陸士衡曹元首胡明仲

主封至羅氏泌前後究言三篇極論封建十利郡縣十害則左袒綰者柳宗元蘇子瞻主罷封至馬氏端臨通考一論謂必有公天下之心然後能行封建否則莫如郡縣則左袒斯徵百藥者愚嘗以復惟之論理宜當議是非論世制當權利害詩曰殷鑒不遠在夏之世志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封建之制利邪害邪昉之古准之今有同姓之封有異姓之封有恩澤之封有佞幸之封有夷狄之封總之未有全利者堯舜以後三代卜世長矣夏再傳亂於有窮終代於商商代於周周三傳昭溺於楚宣敗於姜桓射於鄭赧戚於秦則皆所封建之國也嬴楚孫梟虐亡可翹足待

非郡縣叛之亦非不封建從之也漢家承秦啓土封劉淮陰以假王疑黥布以淮南誅王諸呂而祿產訌王諸劉而濞戊叛侯五王而新都篡則封建何利於漢光武不任功臣以事而教諸子以讓故內有東平河間之美外無楚梁九江之誅安順以後宦官爲政一日而封十九侯一日而封七侯一日而封五侯雖其封國原非世爵然而被之以封建之名猶足以亂亡人國況實予之以政乎魏宗室子弟王空虛之地君不使之民即云矯枉過正而懿師昭炎世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則子弟無封建之名大臣有封建之實雖謂魏亡以封建可也典午平吳盡撤州縣武備大

封八王以爲之屏而成都長沙日相屠戮兼之內郡雜胡不徙邊地匈奴世居晉陽羯世居上黨氐羌世居扶風氐世居臨渭鮮卑世居昌黎五胡更亂貽恨懷愍雖謂晉亡以封建可也唐自安史誅後方鎮相望父子繼世自擇將吏號爲留後以邀命於朝廷喜則連衡拒命怒則以力兼併甚則稱兵向闕馴至梁晉更代京師而唐社以屋雖謂唐亡以封建可也宋初以杯酒釋藩鎮之兵而竟不礪甲楯以禦夷狄之侮西困於元昊則以趙氏世居賀蘭南苦於智高則以儂氏世族廣源此即夷狄世封且爲中國患而安能強中國之必行于我　太祖分王諸子三十餘國領

日靖難從浚兵安在相繼弄兵其在四夷交州之役今日
立陳明日立黎麓川之勦一爲思祿一爲思機即萬曆播
州之討彼楊酋者亦恃八百年世爵故敢與王師抗然則
封建之典可復施之後世哉雖然此猶以利害言耳即論
是非亦未見封建之必爲公而郡縣之必爲私也何也天
下至尊無上封建合諸侯以成其尊郡縣合守令以成其
尊雖私也亦公也封建王天子之子弟與功臣之子弟自
天子功臣子弟外不與焉何其私也郡縣推賢即天子功
臣子弟不賢不與而閭閻子弟雖繩樞甕牖之家一有材
智皆得以握符而展采何其公也且其所以握符而展采

者求以安民字民爾矣而安民字衆非知稼穡之艱難悉
田野之疾苦者不可求斯人於野十得二三求斯人於世
家百得二三焉思勞肥思逸人情大氐然也八元八凱代
若晨星渾沌窮奇世乃比肩憚望夷於山雲丙魏削於弘
顯楊素損於玄感玄齡毀於遺愛使當時守山河之誓授
蒼赤之符其橫暴恣睢又不知當何如故責紈袴膏粱之
子以奉職循理之効求魚山林需稻江河數必不得若分
王子弟止以鞏固神京而不預生民休戚吾又未見民億
亂起而能屏翰王室者也昔酈生勸漢高立六國後業已
刻印子房借箸畫八難明其不可而印始銷陶部公上爲

其子求即漢明不與曰郎官上應列宿苟非其人民受其
殃故封建之說酈生豎儒之見而陶韶婦人之請也若曰
三代聖人之制必有深意未可遽變彼改禪而繼易寅而
丑即夏商不能因堯舜而況千百年之後邪故封建之必
爲郡縣也猶田之必不可復井刑之必不可復肉也挈土
地授天下賢智而不必爲誰家之物挈人民予天下賢智
而不必治以不肖之子公且仁郡縣之制矣有天下者遴
選賢智分布郡縣即周曆可過而何事封建爲也

封建論下

國家郡縣之制不异於秦封建之法稍似於漢即有宸濠

之變一夫倡難四國莫和若濠起南昌王文成自吉安聚
郡縣兵蹙之鄱陽郡縣封建得失益明矣而今天下之害
有出於分封之外者莫如諸衛所之世官世戍王府有封
建之名而無封建之實衛所無封建之名而有封建之實
何以明其說也王府矣不過護衛民不過庄丁選官子女
各有屬邑長史等官例不外遷親王以下禁不出郭繫其
手足柔其爪牙事制曲防即欲如兆如濠不可得而安有
七國八王之亂所謂有其名而無其實者也其流之害不
過宗祿浸多有司莫給而已若衛所則甚是指揮鎮撫千
百戶之世爵世祿猶藩封之將軍校尉也衛所旗軍之世

戍世餉猶藩封之庶人也合天下衛所若干旗軍若干祿
糧顆粒皆閭閻脂膏也考古兵制或藏兵於民或取兵於
民以民衛民因而衛國無有養軍以衛民者我　祖宗若
曰與其取民之丁而罷其身孰若取民之財而入其畜民
出貲以養軍軍出身以衛民民不必罹鋒鏑而自完兵不
必廣召募而自足將不必加遴選而自精不可謂非良法
矣乃今世官不識一丁世戍不勝一雛而世祿如故世餉
如故一遇烽燧莫敢擅調即調之莫能發一矢突一陣遠
不能悉數即如萬曆中寧夏朝鮮播州三役有一衛官衛
軍足調乎不得不召募客兵以討賊而養兵之費又出自

民間民既困於養軍又罷於養兵是何惜軍珠玉賤民糞
壤也乃糧一日不繼輒鼓噪甚且恃衆而叛遠不能悉數
即嘉隆間留都軍變殺黃侍郎矣大同軍變殺撫臣總兵
據城以叛矣閩中軍變逐伍方伯矣寧夏軍變戕撫臣挾
親王以指斥乘輿矣以之殺賊故爲選愞之狀以示不能
以之謀叛又大張狼虎之威莫敢誰何乃衛所武弁豪者
倚之爲利弱者依之自固西北諸邊衛不與有司同城者
虜使其民日朘其下是所謂無封建之名而有封建之實
者也罄民間之財以養不能戰之卒是爲養寇也其既猶可
言也竭有司之力以娟莫敢誰何之軍是爲養賊也其既不

可言也及今不一議處恐他日國家之既不在夷狄不在
盜賊而在若軍矣夫竭力以贍宗祿曰　祖宗屬籍　天
子之骨肉也此輩何功何親至與屬籍共廩而食乎舛矣
況二百年來罪人永戍者不可勝計而又使罪人之子孫
與屬籍共廩而食乎舛之舛矣今議者輒曰尺籍日耗予
行天下見有耗者有不耗者而不耗者尚多也南直江浙
湖廣河南山東之戍日見消耗即無折衝之勞而有運漕
之苦故多逃亡若西北九邊閩廣蒼蜀雲貴坐而食之世
而守之即有絕者旋勾旋補不戰不漕月有餘粟又何苦
而耗也故清勾選補優給借襲之法當行於漕戍不勾不

補不給不借之法當行於不漕之戍比試比槍之法又當
嚴行而嚴襲之不中者如律遞降至卒而止若曰彼祖宗
有功不忍弃之則　朝廷之祖宗獨無功乎而其子孫猶
降庶人也奈何嚴於宗室而寬於武弁也或曰如子言世
戍將益耗脫有變將何所恃邪曰世戍養之不足恃不養
之易爲亂不足恃必養其足恃者而後可易爲亂將使之
無亂而後可故養世戍爲土著而練之以守城養召募爲
客兵而練之以備寇有土著則客兵不敢驕有客兵則土
著不敢亂是兩救之勢也第世戍可減不可增召募可增
不可減是在主兵者加之意耳

問兵之有法尚矣世論多祖孫吳非孫吳始也昔宓
時有握奇有握機周有九法有兵鈐法伍員范蠡
魏無忌穰苴尉繚皆有兵法而至今獨云孫吳何
與並其有合於道者不可易與即孫與吳亦有優
劣與彼其用之吳魏楚者亦能盡如其說與後之
注孫吳者自曹孟德以下亦有能得其解者與師
孫吳而行師者亦能盡用其法而必勝與試舉其
略如半渡而擊法也薛萬均以之敗建德而苻融
不能得謝玄於淝水以水佐攻法也韓淮陰以之
斬龍且而岑彭不能斃隗囂於西城兵先據高者

勝閼與之功似矣而上山者致街亭之敗兵戒孤
軍深入好水川之衂似矣而入蔡者奏懸瓠之捷
車戰軍之羽翼也武剛車自衛勝偏箱車勝而束
濤則敗舟楫水之鱗介也吳餘皇勝漢樓船勝而
家衡則敗兵聞拙速以六十萬伐楚者堅壁自守
備鴈門數歲者令不許捕虜抑何其又邪兵貴萬
全以梁委吳以兩甄委杜曾乃董得半邪袁尚書
不易則吳不禽小范不易則夏不敉胡以曰臨敵
易將忌也不擊刁斗者未嘗遇害好野戰者檄之
甚難胡以曰陳兵縱橫亂也諸如此類不可枚舉

豈法固有可用不可用與抑用之者有善不善與
我 朝二百年來開 國定鼎選將行師或 廟
勝或將勝如敗僞漢擒虜庭縛樂安破也先擒宸
濠敉大同皆六大役也亦有合於法否與今四方
有事動稱無兵無食即有將如孫吳將何以自展
與此非獨黔之患亦天下之共患也諸士其著於
篇用資幄籌

萬曆癸卯貴州武舉程策

嘗讀靈樞素問樂論石神等篇治病方無不具載詳哉乎
其言之矣至於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

奇經八脉不拘於經五色診病不局於病非古方書所能
泥者故曰醫之爲言意也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不可
得言也夫醫之生死人也小兵之生死人也大且衆得其
方有勝而生者亦有敗而死者不得其方有敗而死者亦
有勝而生者有半用方而勝半用方而敗者有倏用方而
敗倏用方而勝者有全棄方而勝者有暗合方而勝者則
醫所謂意也醫得其意則切脉望色聽聲寫形執古之方
以按人之病可出入於太淵太陵太衝太白太谿之原不
泥古之方以決嫌疑定生死亦可兵得其意則習於虎賁
旅賁貳車陪乘之制執古之法以行軍之令可揣摩於虛

虛實會奇奇正正之妙如山如林如江如河如炮如燔如
垣如雲放乎九天之上蟠乎黃壚之下其情莫得窺其隙
莫得經亦可故上醫自爲方不執方以測病良將自爲法
不繩法以搏戰病萬變脉亦萬變腠理至微癥結難洞針
石之間毫芒即乖何得以方拘也敵萬情戰亦萬情與飄
飄往與忽忽來戈矛未接瞬息變生何得以法滯也古今
論法莫若孫武吳起二子顧兵之有法非自二子始也黃
帝有握奇文風后有握機圖漢武帝曾令霍光等習之平
樂館以備天下不虞李靖謂圖擬方陣大都皆趣闔之法
也周禮大司馬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邦國以九伐之法

正邦國太公有陰謀陰符鈐錄金匱等書漢志稱謀八十
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李靖謂謀不可以言窮言
不可以兵窮兵不可以財窮大都即三門之旨也伍員兵
法十篇范蠡二篇魏無忌二十一篇穰苴三篇尉繚三十
一篇或斷楚鞭平或爲越沼吳或櫝秦存魏皆整施後世
穰苴爲小國行師無暇及揖讓尉繚爲商君學以半殺卒
爲善皆區區奇險之談也顧世遜遠多爲後人依託語尨
雜不盡粹於韜鈐即有篇目妄相標指而惟孫吳二家至
今以爲祖就二家論孫子十三篇首始計其一曰道道者
令民與上同意可與死可與生而不畏危吳子曰道者所

以反本復始義者所以行事立功是以聖人綏之以道理
之以義二子未爲知道也而其書則道也兵莫過於一一
皆於道而二子語法不離道語乎變萬化不離一此百世
不可易之說也至語其行起齧臂盟母殺妻求將論功爭
相周旋衛魯魏楚間卒以刻薄已軀孫武事闔廬顯名諸
侯其裔孫臏亦顯於齊至吳與權逐霸三國起不如武也
語其書起書尚禮義明教訓而在德不在險一語幾於王
道武則始計語道而一切詭辟於戰爭奇謀之術舍正而
鑿奇背義而依詐吳人有言曰起之書幾乎正武之書一
於奇武不如起也語其功用武用於吳西破楚北服齊晉

起用於魏守西河拒秦韓用於楚平百越郤三晉武止於
強霸而起不免於其身議論之與成功其難易懸也語其
注疏孟德注孫子而自爲新書即不能吞吳蜀而自雄一
世李筌病曹之誤杜牧病曹之略陳皥又病杜之疎梅聖
俞又病三家之汩而此四子者竟不得一割文士之於兵
備其衲鑿殊也若後世之師二子者勝敗利鈍益紛然矣
可鴻矣法曰半渡而擊薛萬均伏百人於幽州城側誘竇
建德擊之此伏勝也苻堅逼淝而陳不以此時斷流而讓
玄半渡是揖寇入而導之來矣法曰以水佐攻韓淮陰與
沙壅濰水誘龍且斷之此水戰也岑彭圍囂西城公孫述

之捄已至而壅水灌城是益冦險而堅之守矣法據高者勝獨不曰左水澤而依水草乎馬謖違令舍水上山柰何令街亭爲關與也法深入者敗獨不曰出不意而乘無備乎李愬遂乘雪夜入蔡安得令懸旍爲好水川也車一也非武剛偏箱堅而陳濤脆也陳濤狹隘不得方軌而以匈奴涼州視之則敗舟一也非餘皇樓船勇而蒙衝怯也蒙衝北卒不習水土而非子光楊僕將之則敗鈍兵挫銳久則必敵脫未得其便即久非老也故翦之堅壁牧不捕虜期於敵楚與匈奴耳百戰百勝兵乃萬全脫未得其全即半亦全也故亞夫委梁周訪委兩甄期於全漢與晉耳將

有應易者有不應易者如牧如頗何可易也如袁如雍敵且易之何可一日留也將有可亂者有亂而不可亂者如淯如餘可斬也如廣如飛士皆伏之鬪亂而不可亂也我朝二百餘年始於洪永間　國定鼎迄於慶曆令將出師不知幾百千戰而語其大且著者無一不與決合又無一不與機合僞漢入寇約吳夾攻金陵震矣　太祖用劉誠意策以逸待勞又欲友諒速來遣康茂才僞降約爲內應所謂利而誘之也人互憂冦至　上憂冦不至則伐謀伐交之機神矣元孽倔强洪國失利臚朐震矣　成祖用夏原吉議造武剛車運糧十日程築一城又十日程築一城偲

虜斷吾糧道也至封阿魯台爲和寧王而馬哈木怨封土干爲忠勇王而阿魯台貳則鄉間內間之機妙矣漢庶人叛移檄遠近以討夏原吉爲辭原吉勸　宣宗親征曰往事可鑒兵貴神速卷甲而往一鼓可平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　上晝夜兼程抵樂安而高煦縛後如脫兎敵不及拒原吉有焉　上皇北狩虜擁帝京城衆主和議于忠肅排衆議曰宋以和亡宜鑑於宋專事討賊復讐臣民有言和者斬於是營德勝門外以巨礮擊虜而也先遁以近待遠以飽待饑忠肅有焉寇濠圍安慶而義師首攻南昌所謂疾走大梁以解趙之圍攻其所必救也乘拔南昌之

勢覆之宮亭心怖可擊奔走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新建宣偉勝哉叛卒據大同而源濟引水灌城所謂頓兵堅城之下攻必死之虜非計也　肅皇明見萬里外而赦其脅從全國爲上全軍爲上全旅全伍爲上　肅皇真神武哉總之兵有法焉長短疾緩毫不可忒號令賞罰欲嚴以信處舍營壘欲周以牢弓弩矛鋋欲勁以銛亭障斥堠欲謹以杞從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參以伍遇敵決戰欲開如散星閉如在鈃此射之彀率匠之規矩引於繩之內跡於轍之中即孫吳莫能逆也兵有機焉奇變從橫出入無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

示之以弱而棄之以強爲之以翕而應之以張静則不示其牙不見其齒動則莫當其前莫害其後幽則鬼之無蹤求之無創明則擊之若雷薄之若風此射之中匠之巧得於手之上應於心之裏即孫吳莫能告人也故用法者識其機用之而善全用之勝半用之勝以意增減之勝非法之可用也吾不法於法法爲吾用也失其機用之不善全用之全敗半用之半敗以意增減之亦敗非法之不可用也吾法於法法不吾用也治病之方千百而針灸之處無常郤寒以温除熱以冷期於捄死存身不必難經禁方也是謂良醫治兵之法萬億而攻擊之術靡定先忤后合前

寘後明期於殺敵存國不必郢書燕說也是謂良將而今之讀孫吳書者譬之中夏用篝秋後不去褰衣涉水至陵勿下何益於勝負存亡之數哉今天下非無兵也自京軍邊軍腹軍麗於尺籍伍於衛所按圖而索幾充棟矣馳之戲則曰我脆且稚不能摶幟而故示之弱予之廩則曰我世食公家一不繼而脫巾譟呼復示之強索糧則強殺敵則弱在在皆卒伍在在皆驕子而天下無兵天下非無食也總漕歲運四百萬漕糧於太倉以餉京軍司計歲運數百萬金錢於九邊以餉邊軍南北諸省各自收租稅於省郡以養衛所軍履畝而斂緣關而榷礦使虎冠發穴覆巢

毀至熬天下之脂膏斷生人之骨髓而天下無食夫不教之子即嚴父不能使無米之炊即巧婦不能飫當是時即有孫吳能令衛所之軍與之赴深谿與之蹈湯火與之俱死乎不能也能移太倉之漕司計之金食天下之飢卒健兒乎能否　主上出礦使之箕斂稅監之進奉食天下之膏粒貫石者乎不能也夫天之生財止有此數鏈之内帑者既不可出耗之尺伍者又不可移而四方未能無拂五武雖云不距卒有變如項者朔方高麗夜郎之徼勢不得不召募召募無財則不來召募無賞則不往雖孫吳復起徒抱石而濟長津矣今有病於此方書既檢鍼石既具長

桑君越人環而侍其側而問主人索參苓求芫華茶穀主人曰無有即長桑君越人且望而走焉夫兵亦有參苓芫華茶穀則穀廩畜聚是已五穀未廩六畜未聚孫吳且奈之何故病有六不治而衣食不適居其一先王專於兵有五而委積不多居其一夫治兵者至於得將如孫吳而且無如之何則足寒心矣嗟乎豈獨黔之患哉豈獨黔之患哉

聖人所貴人事

萬曆癸卯貴州武舉程論

夫天下有可恃者有不可恃者其可恃者非盡恃以富天

下也然而人主先焉其不可恃者非盡弃以資天下也然
而人主後焉辟之木然可恃者根荄也不可恃者枝條華
葉也枝條不蓊翳華葉不馥郁卒有斧斤牛羊之患其木
乃傷而拵拔其根無弃其本必不能繁枝芽葉而木立稿
善爲國者先培其可恃而姑後其不可恃根荄枝葉之分
也國家之根荄在固人心矣人心固幸無外患無内憂内
敵外威而措國於磐石不幸戈矛起席羌戎伏莽吾恩如
春威如虎愛如毋訓如父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何也
禁先其本者治兵戰其心者勝也世主不察主運陰陽而
取決於八命四兆三易九簭以占成敗吉凶之故依險塞

保巖阻藉口日鐵天塹龍蟠虎踞之說以爲英雄用武之
地決事於冥冥委治於巖巖一旦土崩瓦解一國弃之不
約而若期此不恃其可恃而恃其不可恃嗚呼舛矣聖人
所貴人事尉繚子稱引孟氏所云天時地利人和而申之
者也惟聖人能貴人事惟貴人事乃所爲聖人之兵其眞
知要哉蓋天下勇者能角智者能謀曹則思傾偶必求掎
興面阻險背能與我爲抗雖以聖人御天下不能保天下
常治安無事則兵之不能去執也用兵則不能無智愚勇
怯則不能無生死得失衆足搖手而順逆殊向背異余之
何不審所貴哉卒聚者必虛散易出者必亡歸我心與將

二將與裨二裨與衆二雖有武鑿未見其能窺左足而先
應者而或者乃徼倖於不可幾之數曰太白始高干支方
吉月建在主月厭在客我宜于五行則又曰背山臨澤埋
塹可據左林右瀰間伏可設我宜於要害不知天時者我
與敵分旺非我獨旺也地利者我藉民相保非能獨保也
與敵分者我之旺彼未必衰藉民保者我之險民未必守
我自一其心而萬人又各自萬其心驅之前而非所樂刦
之守而不我從旗靡轍亂甲撓戈頓於是甲子戊午不能
扶攻後之商旅彗星齊柄不能䂨倒勝之楚心癸亥重光
不能捄海内之虛耗羊腸孟門不足牧舟中之敵國踐華

因河不足遏三月之炎火鍾山石城不足禦益州之樓船
鄉所稱天時地利云者安足憑耶然則欲整師旅無如和
人心修人事矣詩有之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
戶夫未雨不可必之天時也牖戶不可憑之地利也桑土
綢繆則修人事以聽其所不可必而守其所不可憑也故
慎忽起於幾微而應違在呼吸之須理亂分於皇序而勝
敗在原野之間武之臣三千人一心而牧野會師造周業
於八百者人事得也紂之臣億萬人各一心而前徒倒戈
殄商祀於一朝者人事失也由斯以譚聖人之所貴可知
已顧人事豈易言哉嘗觀夫古昔兵制夏有六師周有八

次八舍七萃營有三軍晉有六軍二軍齊有內政楚有軍
政異名振旅茇舍治兵大閱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宵田火
田異時六步七步四伐五伐六鶻七術五權三至異法鵞
鸛魚麗箕張翼舒浮阻鴈行四衛六花異陣鼓鐸鐲鐃干
戚斧鉞六弓四弩枉矢絜矢異器其事秩然備紛然晰也
然而聖人勿貴也聖人所貴者人心人心所貴者和其名
曰道得此者謂之得道失此者謂之失道惟聖人所貴在
此故吾之精神意氣與天下之耳目心志周流聯貫無關
鍵而不可開無繩約而不可解當此之時天子與命卿將
帥和將帥與大夫士和大夫士與伍兩卒徒和膠漆之機

固指臂之勢成而三軍之士無不樂爲我用蓋不下堂皇
隱然有不可犯之威矣脫有虵蛇荐食泮棋未懷而後我
乃不得已奉時雨之師以靖疆圉夷皇路前茅所指如鐫
之解結晛之消陰風之振落天時得吾何必去順就逆即
不得而焚龜伐殷折蓍與周徃亡出師杯酒化血吾知其
必無陰陽之患也地利得吾何必去易就險即不得而姬
營洛邑劉王漢中嶺南不通朔方無從吾知其必無覆陷
之虞也自昔聖王在宥鳴劍馳乎伊吾封泥睇乎姑衍𤇺
雞盡乎雀葦斤斧適乎髖髀畿甸之近海隅之遠鈎繩相
布衡橛相制輿衛城郭相守天下之勢固若金湯四夷君

長莫不引領聖人之武而傾心聖人之化果操何術致是
哉有其具者易其備得其道者多其助彼其人事之修所
以維人心而導之和者有素也呂甥與秦盟秦伯曰晉國
和乎甥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必報讎君子
愛其君而知其罪必報德小人曰我毒君君子曰我知罪
要之其不憚征繕以狥國家之難則君子小人之心未嘗
二也不二則無不和矣甥未聞聖人之道也然足以抗秦
而反君則善於論和也孫武作始計經之以五事固嘗言
天言地而其首則歸之道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
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武所言詭道也非聖人之道也然

未戰而廟算勝則善於論道也荀子與臨武君論兵於趙
孝成王曰兵要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一心三軍同力臣之
於君下之於上若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
胸腹也夫曰一心則和矣和則道矣道則戰不勝矣故古
之論兵者莫精於孟氏次則荀氏皆聖人之徒也彼何嘗
汲汲乎徼而風角淺而形勢後人事而先不可必之數者
乎雖然可恃者恃之以來天下可恃之以富天下不可不
可恃者不恃之以抗敵可捐之以資敵不可傳有之上帝
不考時反是守擅索者不祥故有天險有地險有王公險
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比而言之莫之軒

軽也稽之已事辰在天黿而周讖歲在大火而晉封星孛及漢而衛水五星聚井而炎興越得歲而吳伐之是爲越沼德在燕而秦成之秦爲燕虜皆天時之說也若之何畫塵之要敍談四塞之固崑崘天府之富成皋鎖天中之區長江限南北之塹虎牢天設而攻在坤下拒在離旁函谷地雄而建瓴百二扼喉三七皆地利之說也若之何晝梢之即孟子亦云不如人和焉耳非專恃人事明并天地也越王勾踐與范子曰吾與子言人事庶幾以天時何范子對曰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則聖人貴人事而上參天下兩地貴之貴者也

問易言畜衆而育容民書稱數土而奮武衛夫古聖人詎不能翺翔略張皇克詰而顧惟聚民賦壤焉加之意意者兵於民原非二譬瘡剜肉則民爲兵詘反衆肎新則兵爲民詘而兵所繇足自有道歟夫地接冉駹類繁桀瓠要害阨塞禦敵格鬭黔何可一日無兵我　國家肇啓黔圖列諸藩服襟蜀帶粵枕楚距滇非不褒然一都會惟是盤蜒曲折夷漢雜居磽确巉巖物産縣罄湖北川東南寔濟黔賦廼鄙遠或藉于遥制而權分未重于責成後時爲適僅同越視屯田藉以荒蕪而歲入不共縮朒則猾豪之乾沒也郵卒疲於奔命而朘削逾逮閭閻則輿衛之繹騷也軍民互羸餉輸交耗欲以畜衆奮武奚從焉故說者謂黔兵弱坐茲數者然歟非歟　祖宗均維寓縣宰割河山寧此厚而彼薄今業鈕雄行而郡縣置之幅幀既拓亡難截補以固圉齒顧猶當按圖株守歟將土日瘠民日貧卬給於鄰封者不加益猶然名畀之相與視其坐頓歟乾沒不問是以公田肥私室而版輿可溷也屯歟額終無繇清歟繹騷弗節是竭脂膏奉行李而怨詈孰知也郵政終無繇肅歟天下未有重而不可

返之勢亦未弱而不可疆之政所謂調劑均節實吾民足吾兵紓黔而無關於鄰筴果安在抑四者而外別有善敗當究微瀰片腋之襲而一目之張歟夫變在必通何嘗泥于故常議所可行不必牽於流俗諸士稔蒿目桑邦之故邪其先雨徹土率意遠思

萬曆癸卯貴州武舉程策

夫國之所繇固疆圉杜亂略也疇不以兵哉顧兵之天在食食之天在聚足兵者先足其食而已足食者有所畜無所耗而已古昔盛時正封域厚生聚有州閭井牧則有卒

乘兵車故兵即地之賦舉軍旅芻用皆足以供之而食有餘輓近量其地賦其民民不任兵兵不土著徵賦之地既嘗乃不急諸費又有以耗之而食始乏自食之乏也兵不可以無食廢無已借資於異地樵蘇後爨脫巾是虞而兵爲食弱自兵之乏也民不得以無事寧勢且竭民奉兵行齎居送奔命爲疲而民爲兵弱兵弱則神氣不張楨國威而生敵玩不可言也民弱則元氣不培益內虛而召外變尤不可言也故有國者爲庇民計足兵要矣足食亟焉第猥云足食而不講蓄聚之術是塵飯之戲也侈言蓄聚而不杜耗蠹之源是尾閭之竭也欲變積弱爲富彊其可幾

乎執事慮黔兵弱發策下詢蓋居安思危以勝待戰爲黔計千百世至深遠也愚生生於黔長於黔學而習者軍旅之事敢不據見聞以對夫黔古西南夷地桀獠繁族阻山依險獷悍非一日矣長蛇封豕不可以犇干格又未易以薄伐殄所恃武備脩飭用固吾圉而潛戢其荐食之謀故譚兵他藩猶曰以戒不虞而譚兵於黔則出爲扞蔽入爲蕃籬毋子之相養衣裳之相扶不可一日亡者乃黔之兵何如也隸尺伍者率役占之虛名充召募者半楚蜀之亡命居恒倚戈稍不宿飽瞋目語難一旦赤白交馳如播之役徵兵半天下彼不挾重酬則掉臂以去將安用之無兵

見弱積衰之勢遂至釀成而不可還比屬以故黔僻一隅地故蝸角東界楚西接滇可千餘里南隣粵北連蜀可數百餘里崇崗彌望石田强半將山川壤土所生銖積黍累不當中州一大縣且環錯皆夷黔入十三犵狳十七適卒與客子嶢巖耙耒不足哺乃畊而箐林嘯呼復以散其沫聚飄颻跳於竹篁鴻鴈竄於荆棘治生不暇奚暇治公賦乎故黔之詘於食也地不廣也黔之兵餉仰藉楚蜀通計黔歲出餉米一十四萬四千五百鍾有奇餉金一十一萬三千兩有奇而兩省協濟土府額糧外餉銀僅八萬三千九百有奇其成數然矣夫以八萬餘之入爲十一萬餘之

出即輸如其額已苦不支今歲額多闕輸後時楚逋逾七萬蜀逋逾四萬而烏撒等府正糧逋逾一十二萬庚癸之呼雖急秦越之視猶故公私交罄能神運鬼輸乎故黔之詘於食也餉日減也　國初屯田原有定額以十畝供傜賦以八畝會口食田豈乏哉第世代漸遠授田之卒非故即逃今之掛名于籍者非其子若孫也甲更乙代溜穿繩鋸沃土腴田不占沒于世弁之家則折入于豪强之手間有存者千百什一不然則磽瘠瓦礫不可畊者耳倖藉則名猶在問田則人已非上下相蒙效尤逋賦軍食不給至楨公帑佐之又安所藉其贏餘故黔之詘於食也屯政

壞也　國初開設黔藩以通滇南軍衛各有驛馬土民自
僉走遞其供億猶省哉後道路四通皇華職貢不日不月
而冠蓋檄馳者貫相望也差繇費浩遞更遞脫出馬之土
民已怨甚定代役之客子競適樂郊其稍緣罔利者則市
井猾棍盜承舍之須鈍無耻耳既以增銀要官府復以私
幫索小民脂膏已竭谿壑未厭隣封之協助幾何欲民不
窮且困得乎故黔之詘於食也郵費冗也譬之身然手足
頭目關節相通而或痿痺跛蹩有獨受不足之處則捍衛
莫藉譬之家然家督餘子休戚與同而或孱弱食貧有獨
抱向隅之悲則父母不樂今日之黔不仁望醫寠子望濟

弗啻切矣怵心蒿目尚可泄泄坐觀其變而委諸計無復
之乎愚生不敏敢借前箸籌之　國初設黔寧不重慮瘠
削思廣其幅幀令與名都等獨僻於無地耳今業拓播而
郡縣矣播之地黔近而蜀遠於黔為肘腋於蜀為贅疣黔
得之則大益蜀失之不毫損取彼與此可否較然至平清
偏鎮皆黔腹內室廬黔食稅黔子弟科目黔楚地數圻何
有於彈丸黑子者鞭長不及馬腹而不以植弱黔誠所未
辭且先與後奪無乃以不信令乎一瓢百輿孰挈而趣疆
界不可不亟正也自古財用量入為出寧入浮於出未有
出浮於入而可善其後者楚蜀協濟額久定矣第厥初黔

用嗇節原額可足今設治則負日廣防苗則兵日益識者
方議加於額之外而兩省尚欲虧於額之內同舟之誼當
不其然至烏撒等府雖黔輸賦地顧司治蜀人民蜀受約
束惟蜀玩愒成習不假撫臣制馭之權嚴監司稽覈以重
責成終屬虛應黔故兼轄湖北川東獨不可倣而行之川
南乎無米而炊巧婦不能餉額不可不亟增也屯田之沒
於豪強也匪朝伊夕矣說者謂田無損額直藉口荒蕪遺
田一分一分之花利猶存諒已昔人覓印知而不問吏竟
白故處得之惟寬而不迫也彼豪家雖善乾沒必不能移
隴畝之形村落多連町疃終借聽于壘垣之耳宜按其遺

籍開其首惜有自歸侵田者一切置不問而履畝之官無
憚勞怨無為首鼠不出歲月影射釐而屯額清矣或謂老
弱糜費欲以清查之田募人佃種分租入以給精銳亦救
乏一策乎郵傳之苦於繹騷也弗啻倒懸也說者謂馬出
於民力借於軍不度中酌處再與民且交斃諒已夫蝮蛇
螫手壯士解腕非不愛腕也知毒之不止於腕也私幫之
朘削胎害孰與通融加派明增其馬直馬戶以揭借逃累
孰與蚤發公帑而時其給買徵額一定慎遴募役敢挾抗
為亂首者罪勿赦仍嚴其限制冒濫者無曲狥倚公強索
者無長姦法信四時倒懸解而郵政肅矣或曰黔地最瘠

惟滇貢輸與衛兵供黔無闕即滇之利厚濟而增其舊亦
調停於衛乎疆界正矣糧餉增舊矣則內地既完其物力外
府復繼其轉輸而財不患於無所蓄矣額清矣郵政肅矣
則歲粒周墳於巨浪公餼周羨於蟻封而食不患於有所
秏穰穰陳陳積於不涸之淵不竭之府糗糧有備繕治有
脊閭巷無碩鼠之歌中澤無哀鴻之鳴有其民矣投石超
距望風僭應居則虎豹在山動則蒲萑脩繳有其兵矣有
民則元氣培有兵則神氣張黔之為黔駸駸乎強國哉雖
然此就明周所及者悉其槩耳若黔今日之兵不獨與他
邦異即與往事亦異往止防苗近夜郎以八百年之國而

叛則土司苗也往止防黔苗夜郎蜀屬皮林楚屬而既慘
於黔則隣國苗也往哨兵防路近哨兵為苗目富胄巢吏
孟偵以報苗出劫則哨兵苗也衛所悉弁臂哨兵指三苗
窩偷長保納舍藏則武弁猶也眞苗什一似苗什九如之
何而可損兵弘治中米魯弄兵十有三年始定嘉靖中銅
苗藝起十有四年始定其人生稟戾氣幼習亂風年來穢
穡太盛螟生其間隱然如一大瘤而且蘭之囊加台亦窦
不蒔之魏傑烏撒之祿余順元之隆濟豺狼㹢獝不敢謂
今便無此輩也如之何而可損兵平越即邵而容山之桀
驁如故四衛復還而黄𤞞奉膽之梟獍尚存九股即降而

梁上巴野之犬羊未絕如之何而可損兵兵不可損則食
不可離如嬰兒不應離母如病人不應離藥如渡深淵不
應離舟如涉嚴雪不應離火而黔之貧瘠為天下最干戈
之後繼以凶年當斯役丁斯時而語軍興逆坂走丸迎風
縱棹豈云易哉執事所云正疆界增糧餉清屯額肅郵政
此根本之上計保安之訏謨萬世不可易矣而愚則以為
此四者上之不能必得之　廟堂下之不能必得之隣封
中之不能必得之衛所何也女蘿寄松浮萍依水松與水
非吾所能幾也四土府之糈　上以賑黔而不能得之蜀
四衛之地　上以益黔而不能得之楚三千之傳金　上

以助黔而不能得之滇故　詔令未必信而輔車未必依
也愚聞環黔三十餘驛驛歲費二千金共六萬金以通滇
之車馬滇歲協濟止千五百金是為富滇弊於黔也無已
以上衛令滇走馬而黔止專力於下衛可乎不然令滇開
金沙以通舟於蜀走泗城以通輿於粵以捄黔郵之窮可
也又不然四衛還楚而四衛之郵幷以屬楚可也奈何利
盡歸楚而害獨詒黔也此一策也愚又聞粵西無鹺仰於
粵東歲以萬金東市鹽歸給戍卒而倍筭之今倣其意以
五千金市淮鹽於楚由舟運入銅仁以濟銅餉以五千金
市井鹽於蜀由陸運入永寧以濟貴餉第舟車之夫不能

不卬借於楚蜀關津之榷不能不匄免於　朝廷惠出於
上爲不費利入於黔爲不貲此用計然之術濟黔餉之窮
又一策也愚又聞黔之山大宮小霍如堂如防舴艋不通
魚鹽日翔故其民貧依草木而口厳秤地使然也今偏橋
之河已鑿而黄平一帶尚淺若一疏之則武陵五溪之魚
鹽可達黄平養龍之河直柢思南而巖石鄰鄰夯鑿維艱
若一疏之則涪陵川江之魚鹽可達貴陽又一策也愚又
聞滇黔里俗不甚朋越閩與海貝可行於滇獨不可行於
黔乎路南之銅絡繹於黔使民放鑄流輸靡窮　國家禁
錢均行海宇獨不可行於黔乎貝利於民錢利於　國又

一策也此於巖居川觀之中曲爲貿遷有無之計與焉罷
露之秋設爲融通接濟之法物力耗乏之區求免於捉衿
露肘之患黔庶幾可爲乎然此寧獨爲黔謀也黔據荆楚
上游而蜀與滇之咽喉也黔不可支則銷鑰解鍵扼其吭
而拊其背楚蜀滇南安得高枕臥哉植一藩以固諸藩人
何憚久不爲此無亦持議者未有能公天下爲心者也藩
籬封畛之見既據其中而託錞模稜之謀復顧慮於前後
無論三省越瘠視黔即黔且自憚寘齒頰矣何者彼見夫
祖宗開創一定前人墨守以至於今今吾亦循襲以付後
人月不圖歲朝不計夕胡乃裂背衝髮引繩批根其毋乃

謂吾獨偏黔也當斯時計必有公忘私家視國天下事者
破恂黎而馳域外黔乃諸省腹心其餒之也諸省亦倚黔
爲脣齒其闕之也普天皆王率土皆民立黔以均利三省其
私之也譬人身左右手足無痿痺不仁之患相與捍衛其
頭目譬家之家督餘子無孱弱傴什之憂相與善承其
父母必如是韓魏之勢成蚍豕之窺息黔堅鎖鑰而三省
乘隼於金湯矣失今不圖儲胥日竭民力日疲田在草間
微論山筲梟獍蔑視生心將枯木朽株盡爲吾難其禍亂
所終寧足寒心悔以枝枯幹萎已哉嗚呼天下事及其未發
而求彌之如注水於溢火之前而徙突於未然之棟爲力

甚易其功甚多愚生之言亦抱沃薪徙突之慮也毋曰夫
夫固錞錞言兵者是烏知黔事

秦晉論

人之言曰暴秦以呂易嬴弱晉以牛易馬注之者曰始皇
爲呂不韋之子瑯琊恭王妃夏侯氏與小吏牛金通而生
元帝冒姓司馬致堂胡氏爲之論曰作史者當自始皇元
年書爲後秦正其姓氏斯爲實錄元帝姓牛而冒續晉宗
雖曰帝胄可恭而僞婚之辱亦大不若徐知誥歸姓李氏
爲賣布虎也至于衆犬吠聲未有能覈其實者則馬遷沈約
爲之傭也遷傳呂不韋曰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

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譙周云人十月生此過二月故云大期則始皇以十二月生矣夫生逾其期帝王上瑞黃帝以二十月生帝堯漢昭帝以十四月生始皇以十二月生俱與凡衆異使始皇七八月而生謂之呂胎可始皇之生以十二月而猶云呂胎不知不韋何術能使之踰期邪柢縁邯鄲美人始從呂來既爲太后仍與呂亂遂幷始皇名爲呂子惡歸下流耳及馬遷作始皇本紀又曰秦始皇帝者秦莊襄子也名爲政姓趙氏何與不韋傳自矛盾邪

紀爲實則傳非矣至於元帝牛金之說則又誣甚沈約晉書云瑯琊國姓牛者與夏侯妃私通生中宗因遠敘宣帝以毒酒殺牛金符讖其狀魏收因云司馬叡晉將牛金子也宋孝王曰收以叡爲金子計其年全不相干劉子玄史通曰魏收黨附北朝南國承其詭妄遂云司馬叡出於牛金善乎晉人之謠曰五馬渡江一馬化龍元果牛姓當云一牛化龍矣此雖童謠實亦確證奈何至今猶傳說邪馬遷茸以蠶室身殘處穢魏收生絕胤嗣死遭剖斷或謂陰過所致理或然者予因之有感於近事矣宮闈而崇黨黷路隔妃姬任身保姆在側遠臣市子何由窺測而妄肆淫

渭亂人指聽狡濠睥睨神器則僞正德華趍反噬价藩則僞楚邸假呂牛之說爲亂賊之階則遷約之流既至今未艾也故作史者愼勿好奇傷實如二子可也

夏論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此非獨戰國好事者之口也卽孔子亦嘗言之矣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大人世及以爲禮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是謂小康世及之禮起於禹而小康之治變於夏好事

者之口有自來矣然非禹意也夏紀曰禹立而舉皐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皐陶卒後舉益任之政禹東巡至於會稽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啓於箕山之陽禹子啓賢天下屬意焉則禹未嘗不禪也始欲禪皐陶而皐陶卒繼禪益而天下歸啓孟子所謂天也禹曷與哉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而孔子不進之大同而畀之小康何也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禹出見罪人下車泣而言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

心是以病之則在啓時禹亦自度不如堯舜矣啓立而有扈不服再傳而太康失國羿浞之禍綿延四十年而始定則安得不云小康也湯有慙德武未盡善去禹遠甚太甲之放見於繼世昭王之溺未及百年孔子大同小康之嘆豈無意乎蓋不待杞宋之徵桀紂之亡幽厲之傷而云然矣漢之文景唐之貞觀宋之慶曆亦庶幾三代 本朝金川失守土木北狩亦云小變而西内歸老南宮復辟又皆生民以來未有之事亘二百餘年主勢盛國統張下無問鼎之姦朝無下堂之儀即三代未足多也夫三代之盛也僅比於小康至其季也馴致於大亂至於大亂而後春秋

作孔子不得已之感有甚於蜡賓遊觀之嘆蓋矜其小康而失之也嗟夫治天下者防其季無使矜小康而失之也斯世之幸也

終始論

或問季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解之者曰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反終而知所以死何始何終何原何反郭子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説説在易而論終始之詳亦莫辨於易孔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宇宙間一大始也而吾人資之爲始原者原此而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此宇宙間一大終也而吾人得之爲終反者反此而已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君子原之而體仁而嘉會在孔子其志學而立不惑之境乎顏子之不遷不貳曾子之仁爲己任孟子之存心養性皆是境也命之曰立本本者原也利貞者性情也君子反之而利物而貞固在孔子其知命耳順不踰矩之境乎顏子之三月不違曾子之啓手足孟子之殀壽不二皆是境也命之曰歸根歸者反也此之謂大明終始此之謂朝聞道即夕死有何不可或曰茲死也無忝於所生生順死安無復遺憾矣既死之後何如哉曰善乎而之問也曾子曰死而後已未可已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維文之文純亦不已師文王而配

天未可遽言已也謂孔孟至今存人或難信孔孟之子孫則至今存矣孔子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孟子曰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數千年後綿綿不奕雖然此猶其跡也非所以存也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或曰即不論而何以存曰孔子亦微論之矣終萬物始萬物莫成乎艮此宇宙間之始終生死也繼之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則謂之無始無終無生無死可也茲其所以存乎而要之未可深論也

仁聖論

或問仁聖有別乎郭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夫子既別

之矣三月不違仁顏子仁人也惜乎未見其止止於至善則聖矣仁以爲己任曾子仁人也死而後已純亦不已則聖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弓仁人也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則聖矣子貢以博施濟衆爲仁蓋以聖爲仁也孔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即聖如堯舜猶未能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而人之立與不立仁者不能必也聖人則立之斯立仁者己欲達而達人而人之達與不達仁者不能必也聖人則動之斯和此仁與聖之別也易曰安土敦乎仁仁者也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聖者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亦可以

名仁不行之而御天下充之而保四海非聖人不能故少有施亦謂之仁施必博而後可以爲聖人少有濟亦謂之仁濟必衆而後可以爲聖人而儒者乃謂子貢求仁徒事高遠何輕議子貢也又謂仁以理言聖以地言混而一之何輕議仁聖也孔子曰女與回也孰愈又曰自吾有回門人日親自吾有賜門人日進一貫之學不輕語人一發於曾子再授於子貢所以待子貢良不薄矣然則夫子其安仁而聖者邪子貢其強恕而仁者邪子謂孔林孔子之檜生意猶存子貢之楷獨立不仆此非有神物護之則必其精神凝之而豈可易言邪獨恠史遷無識因論語貨殖一語作貨殖傳至列於賣漿洒削胃脯販脂之儔而仲尼弟子傳又以蘇代説燕噲事強誣之子貢之口亦子貢之不幸也夫

聖神論

或問孟子有言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則等級既別矣宋儒謂非聖人之上復有一等神人似若合而爲一何也郭子曰豈惟孟子書曰乃聖乃神中庸曰至誠如神周子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天即神也謂聖之道不異於神可謂神之品下同於聖不可謂聖而造神可謂聖即神不可而其詳亦莫辨於易可久可大賢也智周

萬物道濟天下聖也範圍天地曲成萬物通知晝夜神也其無方無體之圓機也受命如響遂知來物至精也成天地之文定天下之象至變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至神也其不疾不行之妙用也化而裁之變也推而行之通也神而明之默而成之神也其無聲無臭之天載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名之曰順天承天奉天天猶得以臨我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名之曰統天御天先天天且弗能違也此聖與神之別也善乎蘇子之釋説卦也其言曰萬物盛衰於四時之間皆其自然莫或使之而謂之帝者萬物之中有妙於物者焉此其神也而謂之帝云爾故曰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聖人嚮明而治不過爲萬物
之所養所說所歸所成終所成始而已惡能妙萬物哉然
則自宇宙以來其疇當之易不云乎神以知來智以藏往
其孰能與於此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管登之
以爲指軒轅以前之聖人以軒轅以下其殺機露也曰孔
子何如曰孔子志大道之公喜其大同而曰姦謀不興亂
賊不作鄙三代爲小康而曰謀用是作兵由此起則殺不
殺之別也使之得志將深而通伐而有間連而不相及動
而不相害鳳皇麒麟皆在郊藪龜龍在宮沼鳥獸之卵胎
皆可俯而闚也不幸遯世老於洙泗亂賊煩興春秋一作

而亂臣賊子懼亦蚩尤之兵干羽之舞不齎千里自周至
今刪述之文郡國之祀廟之澮曲阜之子孫炳如一日此
軒轅以下聖人所未有也嗚呼神矣易曰知變化之道者
其知神之所爲乎變而不變化而不化孰主張是其中有
神而非吾夫子何以知之愚故曰孔子聖之神者也

知覺論

或問知與覺何以別乎郭子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
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則伊尹晰之矣
弟覺後知曰覺覺後覺曰覺而自任先覺不任先知則知
淺而覺深故朱子曰知悟當然覺悟所以然也子曰知之
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而并不知者知之覺也子思
子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知也及其至雖聖人亦有所不
知焉而并有所不知者知之覺也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
智者見之謂之智知也至於知來通變覺也知至至之知
也至於知終終之覺也陽明子曰誰人不有良知任知也
知得良知却是誰覺也故知者未必覺而覺者無不知覺
者即不離知而亦不囿於知此知與覺之等也曰若是則
覺至矣然孔子以柳亦先覺爲賢而不名聖伊尹以天民
先覺自任而孟子謂其不同道則覺猶未至邪曰善乎而
之問也覺深於知猶不離知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莊子曰嗣
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
謂神至於無知不可知而何有於覺釋氏教人隨順覺性
而猶曰有照有覺俱名障礙釋氏以有覺爲礙求常覺也
孔子安得以先覺爲聖孟子安肯以先覺自足邪曰釋氏
以覺爲性儒者合性與知覺爲心何若是異也曰以覺爲
性吾不得而知也謂覺非性吾亦不得而知也謂性自性
覺自覺判然二物合而爲心吾尤不得而知也人生而靜
天之性也不識不知性之體也覺無體以性爲體性無用
以覺爲用覺也者性之發也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

良知也孩提知愛仁也稍長知敬義也仁義性之德也仁義而非性則可仁義而性也謂知愛知敬非性可乎曰若是則告子以人生知覺運動爲性亦不甚戾而何孟子辨之嚴也曰告子之覺知食知色之謂也其覺也淺其論性也粗孟子之覺知敬知愛之謂也其覺也深其論性也精釋氏之覺常覺不住之謂也其覺也圓其論性也微合三者言之其論性也始備

紀信韓成論

古今人臣死國難者史志所載無代無之顧首陽之餓植萬世義士之標而無補於商燕市之刎收宋家養士之效

而無裨於趙若捐己之生代主之死而又能使其主滅強敵成帝業如漢紀信我 明韓成一燔於火一沉於江事甚相類而漢所以報信者大不如我 高皇帝爲可恨也當項羽急攻滎陽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閒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信乃乘王車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出西門遁羽因燒殺信我 高皇帝與友諒鏖戰鄱湖賊衆不退諸將計無所出韓成進曰古人有殺身成仁者臣不敢辭遂服 上冠服對賊衆投水中賊始退漢祖既成羽定天下功臣受封者百三十七人而信不與我 高皇帝念成不

不置贈安遠大將軍高陽郡侯建祠康郎山祀死事者三十六人成位第一成子觀歷官大都督嗚呼成何幸信何不幸也三代以下漢高亦英主矣以爲信死不得封邪漢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何不求其裔侯之也以爲偶忘之若晉於介推邪漢高微時有急得單父左車一馬侯以中牟微時之急豈急於滎陽信之死不足當左車之一馬邪則其故未之解矣彼丁公者於楚爲賊於漢爲德丁公可斬項伯尤可斬侯伯斬丁漢真負德而猶藉口曰以徇人臣貳心者若置信不報則貳心者斬一心者捐沙中偶語固有自來而猶幸子房之

善解之也唐李文饒之論曰紀信乘黃屋以誑楚赴丹焰而存漢數千年間一人謂漢祖封建紀氏宜在蕭曹上報德未稱良可悲痛始大爲信吐氣雍志載信成紀人秦州北門有信墓唐人有紀信生降爲沛公草荒古塚臥秋風不知青史緣何事却道蕭何第一功之句與文饒意同墓側有廟蘭縣亦有廟詳元耿仲明記蜀志又載信安漢人西充高陽里扶龍村有信宅址西充亦有信廟宋封忠佑侯刻其誥詞於石漢家缺典至宋始備尤可恨者子長孟堅既不爲信立傳亦不載信爲何許人以故雍蜀二志俱載而二統志兩收之則漢未酬信者百代而下人未嘗不

爭痛之也嗚呼廟食二地冢宅俱存信卽不侯猶侯矣

蘇武洪皓論

孔子論士之首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漢武求茂才詔曰可爲將相及使絶域者子貢使齊吳藺相如使秦趙咨使魏伊籍使吳雖云不辱未涉絶域自漢通匈奴宋通金虜建節銜命無歲無之至於渝沙軼漠候月占星勞餓空乏於酪毳之鄉流離偃蹇於丁零之幽鄰死不渝歲寒不彫惟蘇子卿洪光弼稱焉蘇十九年洪十五年其歷年久同衛律脅蘇降虜粘罕迫洪仕豫至舉劍相擬其逼脅同蘇之副張勝請降洪之副龔璹仕豫其孤立同蘇徙北海上

洪流遞冷山其編窟同蘇齧雪咽旃毛掘野鼠食草實洪大雪薪盡然馬矢煨麪食其饑餓同於蘇王愛蘇給其衣食王死後人衆徙去蘇復窮厄陳王悟室敬洪令教子弟及兀朮殺悟室洪幾論死其偶安而復危同蘇聞武帝崩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洪聞祐陵訃北鄉泣血撰文以祭人亡不揮涕其戀舊主同蘇之歸也拜典屬國秩中二千石洪之歸也除直學士提舉萬壽觀故燕王上書訟蘇霍光尋免武官白鍔宣言洪冤秦檜流鍔嶺表而安置洪於英州二公始厄於虜繼媢於相宋儒乃謂光弼之節無愧子卿而高宗寵錫有過漢廷嗚呼豈其然乎霍氏既族孝宣親政賜武爵關內侯拜祭酒濟武老無子爲贖其子通國於胡以爲郎洪安置嶺南九載而卒不過復徽猷閣學士謚忠宣而已則宋之待洪豈能有逾於漢之待蘇乎雖然天之所以報洪者則逾於蘇也蘇長子元坐謀逆誅通國爲郎亦鮮豎立光弼子适遵邁連始登詞科名滿天下适位台輔邁尤以文學雄父子相承四上鰲坡兄弟相望三階鳳閣高宗嘗嘆曰父在遠方子能自立忠義報也斯言得之矣而竟不能燭秦檜之姦寢英州之命又安望其繼跡漢宣圖中興輔佐於麒麟邪

哀公論

哀公問杜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是時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故有此問宰我之對意若曰魯周後也當從周社蓋勸之斷也而不知政由三家不可救矣孔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意若曰三家事已成矣已遂矣祿去公室五世矣既往矣卽欲說之諫之咎之何益乎哀公不悟孔子之意而聽宰我之說果欲以越伐三桓三桓攻公公奔衛如鄒竟死於有山氏而公室益卑此非臆說也解在胡氏之傳春秋矣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爲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

草木猶干之而況君乎夫自對哀公則曰可殺至聞宰我
戰栗之對又曰不說不諫何也論隕霜不殺草李梅冬實
除惡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不能防之微謀之早而至於
已成已遂則空言何補無如無言此孔子對哀公責宰我
之異也夫魯欲去三桓久矣自昭公時已然矣昭公欲伐
意如子家子曰政在焉其難圖也公弗聽遂入意如請遷
請囚請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
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郈孫曰必殺之三家合謀伐公
公孫于齊宰我之對郈孫之計也孔子之說子家子之見
也昭違子家聽郈孫故有野井之唁哀違孔子聽宰我故

有陘氏之辱善乎史墨之對趙簡子曰魯失國政政在季
氏於今四世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
不可以假人業已假之而欲奪收之此必不得之數也微
獨魯也漢假曹氏獻帝即有衣帶之詔無救於董承之死
魏假司馬氏高貴即發陵臺之仗反墮於成濟之戈拓跋
假高氏天平即有宇文之依不免於逍遥之酖此皆救之
已成已遂之後而未能慎之未成未遂之先故夫有天下
者於成未成遂未遂之機不可不早計也

季札論

季子之辭國至於三矣始以讓諸兄繼以讓僚繼以讓光

左傳詳矣公羊曰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穀梁曰
吳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三傳皆無貶詞辭
國生亂之說始於獨孤及成於胡康侯至以吳子使札來
聘不稱公子為孔子貶詞則尤不可解者吳自太伯以來
兄弟相讓諸樊餘祭夷昧之讓季子猶太伯仲雍之讓季
歷也季子之讓僚光猶太伯仲雍之讓文王也僚之弒光
之篡季子豈忍逆探其徑之惡而防之邪胡氏曰使季子
由於季歷武王之義其肯附於子臧之節而不受乎嗟乎
是何睎季歷武王太高而睎季子太卑也商周改革之際
天下不為不亂矣幸而周勝殷也不幸不勝亦將曰太伯

辭國以生亂乎據後來已成治亂之局議賢哲遜讓之失是
猶以成敗論也季子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
舞韶護者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慙德季子憾文王慙成湯
彼又豈肯自處於季歷武王之間而嗣位不辭乎且季子
之始辭諸樊也曰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其志
定矣諸樊義嗣諸樊之子光尤義嗣也故光謀弒僚告專
諸曰我真王嗣當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已僚弒季子至
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誰
敢怨明子光嗣也又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
篡也爾弒吾兄吾又弒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

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明不予光弑也故春秋書曰吳弑其君僚光之弑孔子猶寬之況季子使魯光未篡吳未亂而孔子乃先貶之邪必不然矣檀弓延陵季子適齊反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葬畢孔子曰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季子葬子於齊夫子不難之齊以觀禮季子使魯請觀周樂辨徵而知清濁夫子不予之反貶之邪且胡氏謂孔子貶季子不稱公子也春秋稱公子衆矣未必皆褒也文十七年冬公子遂如齊十八年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襄四年夏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成三年鄭公子去疾帥師

伐許六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如以不稱公子爲貶則遂歸生去疾嬰齊輩反賢於季子邪予嘗謂壽夢四子之讓無媿夷齊僚光之亂吳之不幸也宋杜后金匱之盟令藝祖晉王秦王德昭相繼晉王不讓其子而又無怨乞之亂宋之幸也吳之不幸亂也而高延陵之節者不敢少季子宋幸不亂也而貶金匱之渝者不敢貸晉王

秦皇漢武論

史稱雄才武略必曰秦皇漢武大都謂六國歷周八百年未畢未一至秦始而胥屋其杜匈奴自冒頓以來桀驁憑陵至漢武而夷犁其庭此皆生民未有之業故云雄武也

弟夷考其世二主之殺人亦既盈城盈野矣史書始皇二年蒙驁公攻卷斬首三萬十三年桓齮攻趙斬首十萬十五年大興兵取狼孟十七年大興兵取趙二十三年虜荊王二十五年大興兵取燕秦尚首功大興兵未有不死于兵者既并天下驅三十萬人築長城驅七十萬人作驪山亦未有不死于役者秦之毒亘古爲烈矣漢武自元光六年大將軍出塞至元朔六年絕幕元狩四年封狼居胥山及太初二年共斬首虜二十餘萬中國士馬物故亦略相當武之毒與秦爲二矣彼所謂雄且武者不過草菅民命度劉虜首以博之耳始皇身死未寒趙高以一刑餘既殺

扶蘇復弑胡亥而伯翳之祀遂以不食武帝未耄江充以一崛起譖臣致令皇后太子俱以自殺良娣皇孫駢首就害昭帝王而弗嗣昌邑立而旋廢不有邴吉之護持則曾孫亦暴室之游魂故武之不爲秦秦續者如帶耳夫秦滅六國漢逐匈奴令子孫帝王萬萬世無變如是而已而父子夫婦兄弟之間不能自保則好生之德不洽而嗜殺之禍必及也昔者孔子嘗論師矣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又嘗論武矣曰聰明睿智神武不殺夫懷萬邦乃吉於師不殺乃神於武而始與武一於殺而不懷又惡能綏億兆而昌胤祚乎而始皇乃爲之說曰秦爲水德之始必剛

毅戾深刻削毋仁恩而後合五德之數武帝之詔曰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同法其令有司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夫剛毅戾深以爲德賞武寵戰以爲令而欲禁不殺其孰焉得語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刑人之子刈人之孫而欲子孫之蕃碩滅人之國族人之家而欲國家之昌茂其孰固已難矣雖然微獨既其圭巳也濟始之虐者王與蒙也盍武之暴者衛與霍也蒙貴甫死而王離之軍巳虜於項輪臺未詔而衛霍之侯巳除其國故曰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忌者何也殺伐多其後受其不祥彼四將者得保首領以歿而以不祥詒子孫也盍亦舛矣

黔草卷十五目錄

詩

貴陽十二景

東山雄鎮　南崿崢嶸

蔵甲遺蹤　銅鼓留愛

犀潭潑碧　鰲磯浮玉

霞山仙洞　獅峰將臺

靈泉印月　聖水流雲

紅橋春漲　龍井秋陰

恭謁王陽明先生祠　題武侯祠

題神武祠 祀關前將軍　題黑神廟 祀唐忠臣南霽雲

挽蘇廉使君禹二首　誓諸將士二首

聞賊上海龍囤

平播凱歌十首贈李霖寰大司馬

播平志喜四首

太平宴罷追述西事十首

楊監軍義叔平播還黔二首

送楊義叔平播還西昌

題婚岳圖贈康仲子君揚

賦得秋高斌姚壽表兄蕭崑[illegible]比部七十 并序

挽劉侍御國基年兄二首 并序

播平贈宋方麓柱史　贈宋直指再按黔中

瑞芝詩四首 并序　賀宋柱史秋闈得士

李總戎邀賞中秋時播甫平席上賦贈

雅歌軒賞月紀興二首　播平請告示延太二兒

過天然洞　讀史

賀鄒爾瞻司諫举子二首

送石昇太守蕭觀我之潯州

送陳生鳴陽赴皮林軍中

久旱夜雨有聲起視桂子紛落占以言 辛丑五月三日夜

裂石歌　送李仁宇元戎鎮播州

辛丑東閣芝再生

贈宋柱史還蜀按滇四首

寄題光祿佺道厚水竹居壽六十 有序

弔青惠烈　贈王希泉筆科二首

寄贈康山人用光次鄒爾瞻給部韻四首

上元入鎮遠舉中石柱史招飲新亭

由石阡入龍泉有感　思南追賀太守同野先生

湄潭有感　餘慶道中即事

題王虛洞 洞在餘慶縣北五里　登黃平城

亂後過黃平追悼劉參將救節死鎮撫鶴翀守城之

苦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友人楊寅秋義叔甫校

詩

黔中　命下鄒銓部南臯龍黎伯澄源王明府篤菴歐陽宮詹瞻南鴻臚體南聯額寄園賦謝

幽棲詎意捧除書忽枉盈門長者車池畔三台臨額爋庭前五老狎匡廬藏舟愚谷猶嫌晚仗鉞殊方又覺踈更道夜郎多反側不知何計斬鯨魚

過袁州宣風亭苦雨和王陽明先生韵二首

門外江山帶雨痕桃花流湧一溪渾不聞乾鵲鳴前浦坐聽鵂鶹叫遠村銜嶽岑聯雲易合星沙地近晝常昏黔陽有事心如戟獨滯泥塗欲斷魂

一夜山溪長水痕平湖水沒稻田渾衝泥勒馬迷行徑穿雨歸鴉失故村去路偏愁黔國遠捲簾頻覺楚天昏龍場事業今猶在鬱鬱遐思撫夢魂

遊桃源洞　桃源縣

山色蒼茫萬木稠一泉引路叩丹丘洞門雲鏁仙凡隔石逕虹侵日月幽方竹詎緣秦世種桃花不泛武溪流到來勝境偏惆悵漁父何勞問舊遊

仙橋

來訪桃源勝磷磷石路欹仙橋雲欲度靈跡鳥還窺絕竹渾如畫繁花賸可詩中函千古秘惟有洞天知

觀音洞　沅陵縣

誰鑿圓通小洞天香龕萬疊擁青蓮金姿幻吐空中碧華蓋倒垂鏡裏玄石筍怕淹花雨潤松門不斷法雲懸憑臨蹔坐清虛境滌盡煩囂聚氣偏

噴玉泉二首　沅陵縣

泉從天外落萬仞瀉巖扉亂撲千珠灑倒垂半練飛風飄瓊樹濕日映璚花晞塵跡真堪洗獨憐未息機

削壁懸飛瀑晴空灑雪霙朦甚如意白簾掛水晶瑩遥望長虹色細聽急鏑聲山靈名筆諱紫氣倍崢嶸　巖下有李亭有先師胡廬山公碑記

偏巖玉華洞　沅陵縣

偏巖玉洞鑿鴻濛洞口常餘風鬱葱座擁諸天橫色界壇開萬像駕瑶宮知超幻劫塵無染縱使丹青畫未工花雨飛來鄧石乳冷然真趣似崆峒

沅江送江晩瑞中丞還新都二首

中丞底事賦閒居意氣翩翩溥大虛玉帳甦依貂尾後油幢喜袞筆花餘黔南已草平蠻檄柱下猶傳諫獵書歸去

瑞陽耽瑞色叢生蘭菊滿庭除
蕢錦何緣驛路逢沅江幾日快登龍相期馬援標銅柱却
怪留侯伴赤松袖裏六韜懷象緯斗間雙劒匣芙蓉懸知
聖主人惟舊丹詔賜環下九重

華嚴洞

誰鑿清虛洞玄宜敞玉樞諸天羅法象三界攬真圖乳滴
千花碎靈通九曲迂雲然炎煥盡恍惚坐冰壺

飛雲巖

萬丈闢巖高浮雲去復停幻裝螺髻碧巧綴石痕青老樹
清堪掬飛泉靜可聽凭欄紓遠望覺傳客懷醒

飛雲巖次江耽瑞中丞韵并贈

飛雲巖上雲相待座俯栟櫚暑氣清望海恍延三島入伐
山那籍五丁成林寨日月壺中迥泉挾雷霆淵底轟公去
恩威留徼外青天萬里鳥頻嚶

初抵黔陽紀事四首

葳冊未遂賦西征愁見翩翩竹馬迎可耐夜郎雙豈國翻
教賢子作干城井墟夕曳欃槍迥山箐秋高雚鶴橫憶自
長平新敗後蕭然風景倍含情

狡賊頻年毒八番恭將天討闢轅門僅餘壯士聞雞舞乍
募良家躍石喧營壘未開魚鳥陣烽煙且逼犬羊村何恃
得拔勇關險一洗於戲萬古冤

羞把漢貂珥鐵冠穰苴未鮮強登壇雄心詎忍摧譚劒笛
喬然難說舞干畫角聲喧烏水咽黃雲影度鼓山寒八公
風鶴如相助倒獸符秦百萬殘

插筆臨戎富水濆驚心羽檄不堪聞畫糧誰獻平蠻策浮
竹徒宣諭蜀文馬援屯邊刁斗急武侯壘上陣雲分書生
有意封函谷誓掃妖氛答　聖君

聞綦江城陷房將張遊擊劉守備遇害

鐵衣轉戰血痕紅力竭三良百堵空抗賊衣頒千古烈碎
身張許萬夫雄綦江水咽冤難洗玉壘雲愁恨未終義魄

有靈還報主應為厲鬼戮元兇

秋日閱城示將吏二首

矗矗層城宿霧收黔南風色凛高秋黃金市劒懸宏幬赤
羽徵兵插戍樓百雉雄飛貔虎士八番險枕蚋蚊酋試看
樅衛登陴者誰解　九重旰食憂

千里提封石作城萬山環抱一溪縈登樓誰識風雲氣卻
敵應嚴鼓角聲未許野狐憑舊社由來猛士請長纓相期
戮力擒元濟佇報淮西雪夜平

同宋方麓柱史觀聖泉

境內干戈擾不禁暫從柱史問幽林泉疑通海頻消長石

似凌波乍陸沉池滿晴驕驄馬色潮鳴暗雁鳳音相
共挽清泠水洗盡蠻煙殿古黔

王百穀有詩贈予次韻以酬

授鉞征南媿孔明倉皇五月趣嚴程犬羊尚踞三苗窟鏁
鑰空懷萬里城黑水涵煙多夜雨蠻峯疊灌幾時晴忽傳
赤素來江左把讀新詩病骨清

中秋夕聞警紀懷五首

一更月始東秋色正朦朧夜郎恣反側芳宵獨忡忡把酒
聽吹笳搤腕未折衝黃雲壯我陣金風勁我弓宵衣南顧
在何日馘渠兇

二更月漸起黯黯烏江水羽書夜不休劻勷孤穴只嗟彼
傷弓鳥競投茂林止獨上貴人山矢埽蠻王壘此心如此
月那敢負　天子
三更月正午急風送寒雨可憐良夜月不照我心苦高原
走飛猱山箐藏嬌虎激烈坐中宵穠直擎千古豈無[illegible]虎
興登樓轉躊躇
四更月寖西蠻烟萬樹迷孽程自三苗蹢躅逾五溪泣劍
悲憤集起舞向鳴鷄藏甲岩徒在七擒事可稽何以紓籌
策上京覩築鯨鯢
五更月已沉猶寫我顏色顏色何顦顇呂嘉首未得天闕

彗星依露冷欻蚘匿枕戈以待旦滅此後朝食誰謂鬼方
伐可待三年克

次韻贈楊濟環中丞

西粵牙旗擁絳虹瑞光遥曳蜀黔東壯猶望已推方叔武
庫才應軼杜公龍水風清霄練劍旄頭影落綠沉弓何時
楷授平蠻策早遣夜郎與漢通

九日薜門泛菊感懷菊有紅黃白紫四種各賦二首

碧桃春色盡丹桂秋英墜獨茲霜葩發千朵紅雲碎
甃分井谷種興逸北籬老光浮朱幰動似促妖彗掃　右紅菊
染就女貞色不與衆花伍黃中意自真誰識風霜苦

風嫋黃金蕊露[illegible]杯縱令籬下醉莫博好懷開　右黃菊
皎皎傲霜枝融融雜月暉帳中塵不染爲爾惜清白
不須拭汗粉露珠滿玉盤旋摘泛秋醽偏宜帶月看　右白菊
乍吐瑇瑁姿還撲臙脂色勁節不奪朱郡在歲寒識
紫花暗裏香惡氛散朝夕寄言費長房不用茱囊辟　右紫菊

祝彭方伯宜所年丈六十壽詩二首并序

彭方伯宜所年丈豚兒迎外舅也方伯以浙藩奏最邀
恩封太夫人　廷議推中丞蹻足可竢方伯念太夫人
春秋高乞身歸侍太夫人目久瞀方伯旦夜祝　天會
有以金篦刮者旋復明人謂孝感云方伯歸甫文今六

十矣宇內多壘　天子側席青原白鷺之間豈能長留
作主人耶章越在黔南無能稱觥為壽敢擬俚句戒兒
延從六郎君後歌以侑觴并致彈冠之意
綸恩甫遂展親情賦就歸來四岳輕竹榭閑唫㑺大隱豈
堂孝感說重明三吳棠樹千家頌陸地蓮花一夜生仙骨
珊然元有種還看八百續籛鏗
延祝岡陵自夜郎春花春酒薦霞觴星躔萬里輝南極風
邁千秋到上皇雲裏吹笙雙鶴舞階前弄綵六龍翔平津
相業從茲起早晚徵書下建章

送楊廉訪使義叔督軍征播

黔南羽檄正紛紜　帝遣決策鏁野氛親領廟謨宣九伐
直嚴旗鼓肅三軍指揮文武能兼在呼吸風雲雁陣分佇
看夜郎爭解辮漢庭奏凱策元勛

寄康少參肖埜

三峽雲迎使者軒巴童擁傳過夔門武侯陣繞龍蛇動衛
國圖開烏雀喧錦濯雙江添藻色山橫兩劍護徽垣西南
有幸狂夷殄籍甚輸車報　主恩

貴陽十二景

東山雄鎮

山椄夷嵎旐日暉名山勝似此山稀天開鉅鎮雲常護地
擁雄圖癡欲睎箐樹搖空金刹動江流遶郭玉虹飛居然
別墅堪招隱那得風塵學息機

南嶽崢嶸

南山削出筆如椽郭外嶙峋半插天恍擬金莖披湛露翻
疑玉筍破蒼煙峻臨萬鳥浮雲外俯看千家落照前不是
扶輿鍾淑氣文明怎得一峯懸

藏甲遺蹤

見說武侯此地過旋擒孟獲震黔羅巖窺龍虎知藏甲洞
引風雲為偃戈石匣曉看嘘瘴癘山精日落繞松蘿征南
只尺天威在飛雪猶疑奏凱歌

銅鼓[illegible]

嵬峩孤嶺聳東南聞說諸葛相漢功嚴谷深藏銅鼓在天
河一洗甲兵空峰蟠羽翼三分烈棠芾風霜百代雄聞道
幾迴陰雨夕餘音髣髴挂崆峒

犀潭澄碧

丞相祠邊瑞氣開犀潭疑是卧龍潭日融水鏡光涵碧雲
縱江花色拖藍嘘吸千山收魍魎摩迴百壑濯煙嵐毋逢
晚寺鐘聲發明月澄瑩燭斗南

鰲磯浮玉

棲石為鰲障急湍明河瀲灩鏡中看波濤不怕龍門險砥

柱偏連狻嶺寒傍弄山光窺睥睨直吞雲影吐琅玕芳亭
央岈風塵隔鍱鑰地靈龕篆翠幡

霞山仙洞

山腰古洞說仙來洞口棲霞石逕開媚日疑從丹竈出覦
雲似帶赤城迴巖披錦色朝成幄圖挾金光暮洗臺幾度
登臨携滿袖窺人猿鶴謾相猜

獅峯將臺

老將威稜振射雕築壇千仞擁嵐銷明河穩抱獅臺勝紫
氣疑銜鵲印驕諸葛風雲留八陣虞庭干羽化三苗肅然
開國殊勳在不數伏波漢柱標

靈泉印月

靈泉瑩徹一泓深入夜常招皎月臨直抱冰壺浮淨域倒
涵玉宇浸空林山光朗度歸猿影桂魄香薰浴鶴心獨對
姮娥詩興謄旋呼桑落酒頻斟

聖水流雲

神泉四水屬昆侖此水帶雲漱石根素練飛花蒼靜今日
衣抹樹碧池暄鏡中玉液通仙籟谷底湖塵接海門天地
虛盈元不毀誰從一竅覓真源

虹橋春漲

髣髴中流駕巨黿獨撐春水跨江皐祇疑螮蝀垂仙渚那

畏蛟龍挾怒濤聲擊桃花紅漲偃色拖柳樹綠雲高千秋
鎮遠行人頌不獨當年畫鼻韜（橋為鎮遠侯建）

龍井秋陰

曾聞龍井似龍湫梧葉風生井幹秋石竇鴻來水鑑瑩銀
瓶汲出雪花浮寒生玉液千家潤光吐丹砂萬樹稠試問
西湖名似者清冷得共此中不

恭謁王陽明先生祠

髣髴長庚謫夜郎三年屈蹇滯龍場文光撲漢青藜焰道
脉維風赤幟翔勳動鳥蠻平濞戎書成科斗逼鍾王炎荒
鄭曾千秋業腷臆頭顱蘸薦未央（壁間有先生手書）

題武侯祠

曾從羅甸畫兵機七縱雄聲萬鐵衣銅鼓風雲藏陣略祠
壇草木識天威雕闌俯瞰巒煙淨綵棟遙連曙日輝愚足
未酬伊呂志千秋有恨鵑南飛

題神武祠（祀關前將軍）

蓋世雄才國士風祠開神武鎮黔中天人未解吞吳恨心
日猶懸興漢功手捋美髯傾五虎志懷愚足吸長虹千年
生氣留光岳頓埽妖氛鼠穴空

題黑神廟（祀唐忠臣南霽雲）

南八男兒烈丈夫睢陽赴義挾雄圖微兵賀蘭指天應泣抗

賊指身海欲枯張許同心期報主乾坤有恨失吞胡忠精
不獨凌烟畫遥徼崇飭祀典殊

挽蘇廉訪使君禹二首

雙脫朝簪與世違清源鷗鳥共忘機閶天一夕騎鯨去遼
海何年化鶴歸丹荔花殘悲暮雨碧溪柳閣怨春暉孝標
未報中山岸把讀遺文泪滿衣

欃槍兵壓日半萬哭君恨逐角聲號劍埋斗氣沉池浦珠
暗夜光泣海濤悽舊忍題瀟岳句招魂誰續楚人騷翩翩
令子繩芳洛不數超宗有鳳毛

誓諸將十二首

誰獻平蠻第一功許登壇授律畫貔貅盤江飲馬聲遥烈武
庫陳兵氣轉遒鼓角風喧魑魅泣烽煙電掃犬羊收軍威
更籍　天威重凱奏漢庭雨露稠

百萬天兵擁羽林雲旗獵獵馬駸駸投鞭可斷烏江險攙
甲何虞虎穴深月照弓弧張義膽風搖劍鍔壯雄心　朝
廷不斬懸金賞七縱誰將孟獲擒

聞賊上海龍囤

獨坐窮山祇自悲牽羊銜璧亦何為鐵柱縱踞登天險石
砦翻游伏釜危不悟淮西平雪夜却從垓下泣虞姬千作
廟社芟煨燼燃雀顫巢有幾時

平播凱歌十首贈李霖寰大司馬

狂童翕亂十年餘司馬頻煩諭禍書直待天兵臨月窟頓
令狡兔泣蟾蜍

遠左建牙珥漢貂長城萬里虜塵銷東山再授征蠻鉞括
盡孽根斷有苗

元老臨戎富壯猷雲中忽睹隕旄頭七擒孟獲天威在況
是渡瀘五月秋

浮竹餘妖說夜郎居環遐水毒如狼牂牁稼岸南夷滅悔
不當年款楚襄

玉帳遥臨玉壘寒三藩策士擁登壇一麾大白懸酋首多

少降亡不忍看

帝遣尚方賜太阿霜稜凜凜震關河俘來銅鼓傳諸葛自
是飭猷蜀漢多

破竹風聲拔九關居然三箭定天山祝融火後無青草遍
灑恩波奠百蠻

百萬貔貅解鐵衣帳中無復畫兵機蠻烟毒霧俱收盡重
睹天南日月暉

凱奏轅門蚤掛弓旋師洗戟錦江紅圖形定有麒麟畫勳
閣先銘第一功

附驥幸連司馬臺風雲陣裏識奇才臨淮自有封侯骨土

大還看鶴印開

播平志喜四首

去年此日握兵符萬里臨戎擁僕姑草檄千金貔虎合鼓枹半夜犬羊逋營邊烽燧留殘壘陣裏風雲捲壯圖多少材官爭獻捷林鴉聲息亦懽呼

鐵作雲梯石作臺天兵百萬自天來鯨鯢盡斬成京觀虎豹還驅闢草萊五夜莫聞刁斗擊八番漸睹瘴嵐開千年叢社都銷歇豈是昆明有劫灰

漢家喜復舊山河白氣旋迴紫氣多自昔盤江堪洗甲而今武庫已藏戈鬼方何待三年克凱付具成六月歌伏劍

佩刀應始解獨憐博得鬢毛皤

夜郎盤踞已千年酋首一朝太白懸毒霧那能遮漢日妖星遽遺墮蠻天牂牁百折江流咽棘道萬重月色連自是朝廷紆廟略論功敢擬勒燕然

太平宴罷追述西事十首

遺孽無苗種鴟張已十年三軍填馬窟千里有狼煙授鉞心如棘枕戈夜不眠蜀人還擊地漢將似從天

一入黔陽境那堪羽檄頻路傍堆白骨徼外滿黃塵說劍期張楚借兵欲哭秦千金征戰罷念此更傷神

兵渡烏江後威揚白羽旌未諳司馬法從說伏波營風疾方遒勁霜飛劍欲鳴狂奴終不悟空守夜郎城

授律貔貅奮鼓枹兔鼠悲三春才振旅六月已班師郡邑南蠻五冠裳左衽夷紛紛投款者欣覩漢官儀

九重宵旰日萬里軫南黔旋遣良家子復濯內帑金師方屯虎口賊已斷熊心一洗兵戈苦無勞說七擒

盤江喧浴馬諸將盡登壇毅氣連山迥腥風入夜寒鯨鯢京觀築鴻雁澤蒲安挂旆歸來飲邊愁醉裏寬

且蘭讐漢室伐叛遣虞暑蒙首萬官兵合須臾賊壘空亏橐夷地月角靜戍樓風十二鐃歌發翩翩興不窮

旂閃龍山紫劍橫鳳嶺青麾兵朝拂露憂賊夜覘星囹抜

登天險營餘戰血腥蠻王駢首戮髮鬅漢同亭

狡兔驕三窟天兵動九關勝風傳吉語壯士破愁顏已雪於赦恥更綏棘道蠻瘴烟知洗盡千里見青山

凱歌催飲至滿座盡奇英席上酬杯酒帳中戢甲兵荒郊生斷靄邊圉聽流鶯獨天頻喜懽聲沸海瀛

楊監軍義叔平播還黔二首

捧檄西來伐鬼方長纓矢縛夜郎王營披榛棘千山霧威懾貔貅六月霜京觀築成牂水赤靈旗捲罷陣雲昏何緣中立逢韓愈籍甚平淮報未央

五月渡瀘甫五旬勝風偏送捷書頻千年巨寇餘殘穴萬

里邊疆息戰壘共説黔巫先奏凱誰知矢石午捐身衆危不避功成早漢室輝煌有甚麟

送楊義叔千播巡西昌

千里白雲入夢觽驪歌正屬凱歌時巖留諸葛藏銅皷地畧牂牁勒禺驫夷道不聞山鬼嘯天威更結遠人思疇功有詔　君恩渥擁傳還看上玉墀

題嶠岳圖贈康仲子君揚

松篁千古秀環抱于雲隱宅枕嶠山舊文餘錦浪妍墨池頭洗月書閣半含烟載酒亭中客相將守太玄

賦得秋高娥姥壽表兄蕭昆陽比部七十并序

邑西有娥[illegible]山曰陶皮二仙嘗上昇修煉於此邑勝槩也若兄蕭昆陽先生居其西獨鍾靈秘歷仕南北部郎中聲蔚起臺省交薦逸才為行中丞若溪歸不歸拘山四嶽吟嘯自適今年秋七月十日為七十初度予有事於播勵勤行間友人康甫光為告呈壽揭[illegible]以詩屬祝而以秋高娥姥題篇云

武山崔巍高拂漢削出芙蓉萬仞踈四面巖吐畫圖色一溪水遶青千秋比部當年此山居千秋合嵩秀攬扶輿結銅章倒挂笑歸逝[illegible]棄可就壽潛排較甲兵富詎奈山靈結想夢魂思賦成歸去來名嶠名岫松菊尚茂霄陶皮仙侶坐相邀武夔瑤壇丹井在時以璵璠薦虛鎖蒼生屬望東山起棲徑悉作終南北與來鶴鶴相唱和長嘯聲撼章江水玉露開秋敞壽筵佳辰揆擊正希年仙臺樹發三花郁胄子綵弄五色妍我亦厭兵憶三顧雙眸遥挂武山樹投戈為賦長生篇西來白下秋風度

挽劉侍御國基年兄二首并序

予同年劉國基為御史時上書極言故相江陵張公事落職為民公銜之甚於是讐家謝耀者希旨詣　闕下告國基從事而理官亦迎合張公意文致之罪免死戍潯州國基以壬午六月廿日竟死戍所張公亦以是日死嗚呼嗟乎與矣已言官稍稍言張公怙寵擅權并上國基冤狀　上大怒削張公贈謚罷諸子官而録國基贈光禄少卿予感而傷焉予蘭議原竟問龜於澤畔絳灌短誼卒賦鵩於長沙然而口離騷經者憤原之忠手治安策者服誼之智國基忠且智具在一疏又何愛一死不以三閭賈平予文聞國基死之日賦易簀文設酒大慟不以生死芥蒂胸中昕原之憔悴誼之太息尤為過之顧予兄弟之情惡能已於痛哭耶聊致蒿里之曲用信白馬之悲

嗟君竟賣百蠻鄉廣柳車迴兩粤長忍抱丹心甘萬死翻

成碧血灑千行漢歌不駐明朝露燕獄空繫六月霜閩道
霍侯紛紛第誰將曲突疏　明光
半畝犁雲秪自憐幾回刻木吏相煎無情汨水終沉屈可
柰韓灰竟溺田象嶺瘴迷寃莫白螺江流咽恨難梢寢門
哭罷堪腸斷為續招魂惜逝篇此詩作於國基易簀之年而遂其稿庚子國基長君孟銑入黔助予討播偶出此詩附刻于後

播平贈宋方麓柱史
征苗草檄畫兵機六月凱旋露布飛總是臺中懸廟畧故
令徼外識天威手持三尺攙槍墮風撼百蠻瘴癘稀何幸
同舟還共濟斗南籍籍法星輝

贈宋直指再按黔中
法臺峩豸復西巡不數覃懷借寇恂攬轡重驅盤水淨秉
亐更洗夜郎塵八番行部青驄舊六察提綱紫綬新天憫
瘡痍猶未起故留邊徼需　皇仁

瑞芝詩四首并序
予入黔粉神武祠於東園祀關前將軍也祠前故有李
樹六月播平七月忽產雙芝於李色始間紅黃已變為
栁黃宛似荷葉又似二僧披禪衣而坐乃為檻護之因
題詩紀歲月云
六月銳歌徹　帝廷雙芝一夕產園亭英英着樹猶攀李芝生於李樹蔓草紛紛柯若奇質自本自根開　圖瑞非月非霧
表神靈金莖玉葉應函祉頻祝八番到處寧
豈緣署圃近僊鄉玄氣俄鍾兩幹芳圓葉玲瓏鹿莫染藍
姿爛熳琦為房不從澗底分三秀却向枝頭鍊九光把酒
披圖閑翫賞清風引動欲生香
妖氛滌盡瑶光合佳氣鬱葱神武祠階下千年森玉李樹
腰八月吐金芝效靈漫擬龍姿異應瑞還標鳳首奇自是
皇仁昭遠布齊房仙種植邊陲
靈華燁燁自僊家夷地何應綻瑞葩點綴臙脂和露濕包
含玳瑁倩雲遮柚英似結同心綺逐影疑擎並蒂花那得

根株移上苑　彤墀拜舞醉流霞

賀宋柱史秋闈得士
夷平凱奏復賓賢相馬養龍得九歎黑水英雄期入彀烏
臺儁乂愜登遷居然題目書天老應有育材屬道詮設說
遐方稀國士狄門桃李自鮮妍

李總戎邀賞中秋時播酋平席上賦贈
臺開綺席絕妖氛秋色融融此夕分玉帳輝搖杯底月金
輪影度陣邊雲罰觥庾亮情偏逸却喜臨淮氣不群多籍
平蠻勳露布共將皓魄卜　明君

雅歌軒賞月紀興二首

試戍遲弦夕愁心咏五更旋頭今盡落月魄復分明露流
千營濕秋瀉萬社清太平欣有象光澈夜郎城
黑水兵塵淨瑶臺月色團豈憐雙鬢白偏照寸心丹爽氣
嘘金顥清輝轉玉盤霓裳何處曲逸響落噞壇

播平請告示延太二兒

夜郎雖已滅夜氣猶未清我欲賦歸來尋彼鷗鳥盟昊天
有成命於我爲生生旦旦慎斧斤孳孳戒鷄鳴雖在兵戈
中不忘敬與誠無若混泉石世故埒浮萍捐跡反吾一其
庶乎屢空
我爲國事苦翁爲家事愁我欲賦歸來不貽堂上憂門戶

我支持田園我種稷父在不稱老勇退須急流彭澤五株
柳鴟夷一葉舟嗟彼逐逐者朝莫水上蝣至樂在庭除何
必公與侯

過天然洞

千蓮倒地垂七寶隨風舞斧鑿渾無痕天然一淨土

讀史

秦皇與漢武於赫稱雄材備胡築長城却夷渡龍堆鞭笞
流沙外未能庇其孩戾園弄父兵扶蘇竟自裁高文何爲
者信本多猜而翁不自悟聾也以爲台刑餘那可近傳
笑爲誰開惆悵沙丘事歔欷思子臺英雄千間肉骨千古令

人哀

牝雞司晨鳴呂周事相耦人彘已堪憐醉骨毒於酒隆準
幾亡種諸李遭陽九驚悍不可羈乃猶頤其後帝惠自早
殂吳泰能終矯首相王既踐祚唐綱未解紐嗟乎豹與虎何
嘗無子久

放牛飛林野歸馬華山麓既散鹿臺財復發鉅橋穀人說
周家仁寧知商家業秦民湯武起嬴氏失其鹿咸陽三月
火阿房變陵谷重瞳暴如虎曾乃祖龍築嗟彼聚斂人何
其愚且黷

漢唐當末造黃屋如雞樹勃提招鼎鉉昌宗監備師傅鼻息

上衝霄頃刻變霜露稀舉陳蕃子傷彼黨人錮太和開成
間亦有訓與注機事少不密濫焉先朝露成敗論英雄之
子井谷鮒如其謀果成千載稱豪舉

賀鄭爾贍司諫生子二首

昭陽太歲巳更辛南嶽降神甫及申豈是于門高有日頻
令泰谷暖回春青原白鷺祠祺石玉峽金川紋魚麟但願
箕裘能世業桐江江上莫憂貧

蒼松勁柏長新枝五十得兒未是遲人訝先生留錦里天
教佛子出蓮池世間苣侵無青眼掌上相看有白眉我欲
歸來尋舊隱曹郎正及試周時

送石屏太守蕭觀我之潯州

五載異龍湖去家幾萬里相對石馬蹄比隣人交趾闕地得石坪課士成槐市金馬跡已陳諸葛碑猶墨使君眞吏隱古人亦如此竟爲目皮相循省僅一徙去滇復得粤乃在蒼梧汜嶺重瘴結廬樹眾猿爲侶媚我弄兵戈終年坐蘭錡相見還相憐空谷跫然喜王筍樓蕭齋廬獄歸韻士故家饒典型觸目皆良軌君去食桄榔愼勿載薏苡

送陳生鳴陽赴皮林軍中

且蘭雖已淨楚氛猶未息三苗顧危巢五開牛叢棘山犬吠妖狐溪鬼憑短蜮青丘一跳梁赤眉終反側帝曰籍勝

兵爲予除兗慝束馬列長蛇卷甲捕百螣之子起南海雄風振九域一朝度庾嶺罣舸入楚澤曲逆本多奇無忘慣結客揭來貴筑城旦莫抒籌筴入爲畫八難出爲賦九式脅桓齮牛耳楊子解雞肋豈無魁與從玉石須有別露布報　明主功成輕疏勒

久旱夜雨有聲起視桂子紛落志喜　辛丑五月三日夜

獨憐兵旱久妨耕虐倚桑林緩步行少女枝搖催列缺雨師浪鼓失欃槍月中桂子和風落檻外蓮花遶地生亂後逢年眞可喜披衣起坐待天明

裂石歌

西南欃槍熖占在川之播夜郎晒五類踏踣效尉佗井底窺蒼蒼不知有漢大黔中久愉恬一角輒頓桯青犢嘯綦江綦江須搖破城市吼虎豹平原起堀堁　天子赫斯怒命將出左笥猥予在田間驅之入邏娑夜夢壯穆侯馳車來相過倒屣延之入席分賓主坐論賊本猖猖狁糠亦易簸巢暮燕偷安積薪以待莖及予入八番一一與神謀初戰滂其城再戰醢其腹蜀黔半壁天從此登平陸刑祠祀君侯昕夕薦膏馥爲文紀神武爲謚辨壯繆命工伐貞珉刻之東園隩忽予負前念改劚金芝曲君侯怒不度一夕石如斲蒼頭走來告予自東西飛爲更刻玄石敬以頌太

祝裂石不敢弃留置在虎幄庶幾旌予過長歌以爲贖

送李仁宇元戎鎮偏州

銅人枝節鎮三苗遵義殊恩下九霄黃鐵溪頭弄葛亮籌詩邊關上話文饒愛客故人擁花咲騎竹新童立馬驕海內鼓鼙猶未淨西陲那得老嫖姚

去年此日叙西戎飛將勲名定遠功武庫揮戈纔繫馬戍樓徹候集歸鴻妖氛已落欃輪外朽骨長肥大冶中新貴夜郎衣帶水八行早晚寄郵筒

辛丑東園芝再生

菌穴播庭已盡犁東園王李續金芝之玲瓏無種年年發蟠

屈如雲葉葉奇五色續紛龍曉日九光爛熳看新枝甘泉
未敢歌三秀且向江頭與鳳嬉黔有鳳嬉亭

贈宋柱史還蜀按滇四首

直指星軺下夜郎觀風報竣上明光已封蠻壘鯨鯢觀無
復戎亭赤白囊驄馬三年歸蜀道碧雞萬里訝朝陽驛樓
正是梅驕日把酒分襟思更長

鶩車豸角向西來貴水富山紫翠開漢室獨高桓典節成
都更羨子雲才三年星使排川獄兩度夜郎闢草萊歸去
蕭然無所有清風皓月對邛崍

尺一綸音出帝城頒麻特簡按昆明滇童騎竹迎風咲黔

國帯棠夾道生紫氣氤氳遍六詔德星烱徹傍嵩盟南中
剩有天威逕去去青驄好並銜

嵐光寒滄雪初收相對離筵倍轉愁攬轡欲經滇海外征
車應過錦江頭囊中舊草衡行色馬上新詩憶故遊爲道
先聲馳繡斧狼烟無復漫梁州

寄題光祿侄道厚水竹居弄壽六十有序

予生嘉靖壬寅嘉平而系癸卯之春光祿侄道厚生壬
寅仲秋予與道厚俱由國子生道厚習范蠡計然之策
好行仁義於鄉予習曾史孫吳之術爲　天子使削平
亂賊垂三十餘年今俱六十矣道厚睎光祿爲厲風槩
水竹居自老予連年乞身　主上未俞美道厚巖居川
觀不得與偕因博士叔墨池別駕兄見潭諸弟惟誠大
田尹惟清諸姪司城隆平孝廉道隆化豚兒延大陵等
請於家大人命一言爲壽于矛之暇因寄題光祿水竹
居弄祝曼壽

皮林烽淨夜郎虛遙憶阿戎水竹居風起池花飄曲砌雨
餘山翠落藏書遶簷苞鳳枝頭宿翻甲彝龍沼畔舒閒道
主人偏好客况逢覽揆一周初

蘇溪溪上水田田種就琅玕傍水妍淇澳篁叢最開石逕洛
陽耆會正芳年整留鳳管鳴金谷那許漁竿釣渭川四海

兵戈猶未戢淮淝擬爲謝家玄

弔青惠烈

屈子沉江日猶稱悟主難何如一慕死能博萬家安氣可
呑虹血心爲捧日丹官卑名更重千載蔚湘蘭

贈王希泉掌科二首

風塵書繞殿西頭易水悲歌動去舟宣室才名推賈誼唐
家手度擬韓休枕邊蜀魄偏啼鳥樹裏巴江獨倚樓歸哀
賜環應有日掖垣梧竹逈含秋

孤臣萬死出金門棧閣煙籠望裏昏蘭殿擁扶周太姒銅
樓羽翼漢東園三川正氣昆崙聳千載英風虎豹蹲莫道

歸來恥寂寥鈿雲稀玉是　君恩

寄贈康山人用光次鄒爾瞻銓部韻四首

清風明月在山家幽興翩翩詎有涯康樂催詩應覓謫仙弄筆更生花寒爭無計歸三顧美爾甘貧卧二華世路勛勤那足問消搖方外訪龍沙

交遊滿眼是名公短髮相看意氣同爭下南州高士榻獨持北郭古人風小山桂樹堪招隱𠑽圃煙蘿未厭窮雲卧天行俱自得豪吟郢雪許誰工

憶別五年遂隱淪尺書千里問儒紳字江訪道探洙泗執苑論文逼漢秦把袂誰聯青桂社携琴獨坐綠楊津楚山

黔水遥相隔兩地同看月一輪

憂世何如玩世眠山中樂事爵名賢風清密室虛生白雲護幽亭靜草玄座上攤書桃李郁花間酌酒菊蘭鮮未皇將父予誰賴回首思君倍黯然

上元入鎮遠軍印石柱史招飲新亭

柱史新亭火樹繁相邀劇飲醉平原星橋灘水波濤漾燈市屏匡笑語喧鳴鳳田天聲謌謳乘駿將兩濕元元八番兩載同北苔何日匡山共灌園

由石阡入龍泉有感

蹤險攀危行石阡窗函佛龕向龍泉宿雲谷恭千盤邏陰

兩濛濛一線天少婦閨中憐白骨夜郎江上憶青蓮戍樓畫角催人老兩鬢連宵却盡玄

思南追懷李同野先生

山繞牂柯水瀚溪德江深處穴鯨鯢二田一夕成亡虜五郡百年解結締文物依稀荊楚北聲華馥郁夜郎西中和嶺上人如在潔比河東學會稽

湄潭有感

湄潭潭畔水如眉九曲縱橫似武夷練練江源來絕域蕭蕭霧雨上高枝千年行客傳珪地六月淮西獻凱時憶自海龍歸馬後山村處處訴流離

餘慶道中卽事

餘慶山行踏磴危幸逢春仲日遲遲荒村祭社仍茅屋新户編門半竹籬夾道櫻桃開白蕋隔江楊柳換青枝猶聞豺虎當吾路去去埋輪一問之

題玉虛洞 洞在餘慶縣北五里

玉虛古洞寂無隣洞口陰陰紫翠勻八百餘年狼穴淨三千世界佛堂春凌空野鶴來巢閣解語山魈畏近人吏說塡漿流道左濯纓漱齒一停輪

登黃平城

夜郎烽火靜無煙留滯黔南又五年久在師中驚鬢改因

憐難後喜身全天微遊子猿爲侶棘道家書雁不停時向
黃平城上望白雲迢遞隔山川

亂後過黃平追憶劉參將效節張鎮撫鶴翀守城之
苦

憶自且蘭毒霧橫羽書日日到黃平張飛疋馬孤城壯劉
毅空拳百戰輕不憚羊腸廿萬死堪憐虎口脫餘生只今
風靜狼煙細誰識臨危烈士名

寄江𤓰曹明禪先生

君家几水邊醉倚嬾雲眠忽憶三玄語來參二祖禪仙池
番異草佛石溢靈泉淨業相期許東林有白蓮

螺川一拂衣鷗海頓忘機來鳳巢丹不臥龍住翠微人間
悲浪浪天上想非非何日尋玄度蓮舟泊釣磯

同尤參知劉觀察陳將軍過靜參洞如是院二首

皮林甫罷兵振旅入黃平山繞猿聲近江迴雉堞清連空
巖洞響向晚暮煙生徙倚禪壇下憑欄寄野情

三君闢草萊五洞對山開亂後人煙少春來暖氣回經臺
非舊壘琪樹半新栽清梵逢僧話浮生付酒杯

偏橋新河成放舟東下

橋畔肇舟一葉輕揚帆穿樹入蓬瀛懸岩直下瞿塘路瀑
布遙飛雁宕聲白鳥玄猿爭出沒山花岸柳遞逢迎自從
葛亮征南後千載誰人向此行

鎮遠驛

飛虹截浪枕溪流彩鷁東來艤驛樓魚鳥爭窺旌影閣吏
人偏說櫓聲柔洞門已失千層險買船應隨五兩浮欲訪
漁舟尋釣侶半帆斜日水悠悠

甕安縣

蠻煙瘴雨一朝晴甕水安江兩地清洲渚含魚依舊主園
林草木長新莖祇憐白骨懸飛練始信黃平是鐵城（諺云黃平鐵興隆壘）
更道川岩饒洞壑何如此處學無生

清明早歸（貴陽山中有鳥呼清明早歸四字聞而詠之）

清明霧雨正霏霏山鳥聲聲叫早歸歸去山中尋鳥友五
陵車馬任輕肥

咲談未了戟矛生若海無風浪不平世路荊榛何所止鷓
鴣聽罷聽清明

春日憶家十首

五載頻看燕子飛今年戊巳又相依故園簷下呢喃語却
咲黔人久不歸

春風昨夜太相欺吹落園花壓柳枝栗里徐亭依舊在殘
雲片片下堦墀

春光春鳥浴春江春酒斟來碧玉缸忽憶庭前春晝永倚

門白髮正雙雙
夜來風雨撼闌干百道號泉落碧灘世路波濤紛未息莫
教入海作狂瀾
書到都憑徼外客寄來却是隔年衣征衣未換斑衣舞遥
望鄉雲白亂飛
孺子亭前春水闊老人峰畔嫩雲連何年結社東林下直
上天池撐鐵船
身在夜郎將不去書傳黃耳亦難來無如枕上尋春夢一
夕螺川幾度迴
金芝亭下喚沉鶯赤荔欄前死鹿鳴雲白山青空在望一

園花鳥轉傷情
輕擲煙霞計已非勞勞介胄與心違臥龍附鳳成何事却
羨衡山着白衣
嫩草肥花翠欲流偶來池上一登樓黔陽日醉春風裏天
澹雲閑不解愁

播平過慈姥石 在平越北路

六月王師克播城千年逋寇一朝清且蘭浮竹船猶繫白
石烏江犬不驚買犢暫銷戎士戟放牛即散野人耕路傍
慈姥如相勞為祝全黔永太平

子欲居九夷開說與鳳嬉花間來鳳已去江草白蘺離山上
鄒白靈園內薜錦葵對之自娛悅何必問鳳儀

水心亭

虹橋覆草亭亮在水中央四山積翠幙萬竹場蒼琅池底
孤月碎亭前白鶴翔停杯邀鶴月邀我共徜徉

浮玉池

池分功德水匯在貴山巔蓮花如車輪其藕大於船我從
赤松遊喚拍洪崖肩瑤池波濤起蒼蒼五色煙

恰受舫

橋邊有野舫恰受兩三人促膝談老易舉首捫星辰漾水

浮碧落牽風破白蘋棹入武陵去茫茫晉與秦

題禪僧石 在新添西三里

老僧入定不知年千載亭亭古道邊二六時中常觀日三
千界內獨奉天少林面壁空留影南岳石頭可比肩底事
輶軒乘傳客朝黔莫楚正翩翩

過沅江挽舊僚梁別駕

東嶺歸來嘆棲遲買松移竹五溪湄閒從鄰里圖新社貧
教兒孫誦古詩潮海月明迷蝶夢桃源洞杳泝羊岐故人
拘滯憑江灑老柏蒼蒼稱墓碑

寄壽登仕郎康壁泉七十

仙隱歌翻桂樹林小山今在象山陰養生何用餐藍玉睽
族偏能散茫金枳棘鲁栖毋鳳侶岩泉不負白鷗心承明
有一詔旌吏老看捧輭輪兩露深

贈畢印石桂史還朝便歸豫章四首

青囊果易出明光驄馬西巡古夜郎平越半開新郡縣黔
南全是舊封疆峩冠更謁麒麟殿看筆頻論虎豹場一自
牂柯歸飲後溪毛林葉兩蒼蒼

畢萬當年負大名南來黔服自昇平風馳赤水螢烟霽令
肅羅施鬼膽驚彭蠡廻舟尋畫錦漢廷虛席待清卿懸知
戀闕心應切未許龍山便主盟

桂後惠文正九年草中屈軼殿中賢西登華岳天邊嘯南
渡盤江斗外連臺榭詹臨諸葛壘驛樓風送謝公船夷情
民瘼堪腸斷細寫封章達 帝前

八番三載共依依尊酒論文幾夕暉螺水鶩湖秋浪濶西
山南浦晚雲飛相期松菊尋仙侶無奈干文與事違君去
里人如有問郄憐五老未東歸

黔中送楊邦彥歸西昌有序

邦彥故觀察楊義叔長子也邦彥旣依佛乘觀察責以
孔矩坐是避大杖走吳越元觀察來監軍黔中予力勸
之觀察不甚督過無何病病卒予為立忠勳祠祀於黔
邦彥聞而來哭依依祠下裵徊不忍去予謂祖母在堂
幼弟在蓧促之歸而贈以詩

忠勳祠下白雲堆遊子間關萬里來僧住翠微千佛轉猿
啼清晝九腸廻頻看落月樓荒草數問營星弔夜臺泣向
嚴君談往事淒凉鬼國不勝哀

憐君訪我意何如淚灑牂柯氣未舒結社多因求友鳥種
蓮只為放生魚儒禪入路由來異詩禮過庭漸日疎四土
五臺終有會安知父子不如初

昔倚臥龍威夜郎今同雛鳳說高王玄澄玉樹青蓮水光
擁雲門白石林立趙孤兒真勝果報劉短日有慈航歸與
莫作聲聞計意蕊心香是道場

武山十四詠

武姥岡

武岡高萬仞冉冉白雲間一著凌空舄如何去不還

陶皮石室

半巖開石室翼翼當天北石乳滴來時洞門雨花色

雲峯寺

梵宇敞巖阿森森羅宵樹泉從石上飛五色雲恒住

佑僊淵

西華一徑開紫翠浮銀漢玄鶴住松間羣峯青逸茶

龍王洞

誰開小洞天一水弄瑤琴白日煙雲起蟠龍欲作霖

虎鼻峯

屹立平岡上芙蓉鏡裏懸放歌招鶴馭疑在大羅天

禮斗石

亭亭巖際石石上涵青紫欲揖太微星無從登法几

望陽石

一石峙夷嵎朝朝山氣繞應茹日觀峯坐見扶桑曉

真珠泉

炯炯泉珠落猶銜千石潄隨風作雨花飛撒遍靈鷲

衣籠石

恠石成衣籠其中何所藏巖頭雲髻動疑是理僊裳

南巖石

窈窕林中石猶餘斧鑿痕登臨還着屐不覺破雲根

西巖洞

試策盧敖杖登山尋武母旋投虎穴栖日落風門口

丹井

玉井在山椒涵光澆藥餌飛泉日夜流不見神龜起

石鼓

何處忽飛來欲崩雲又補徐徐撼有聲半是雷門鼓

題武山十四境依劉尚書樣韻

武姥岡

武姥丹成日飛昇霄漢上不聞鷄犬聲時有肉芝長

陶皮石室

溪室丹青色巉巖倚絕壁山雲將作雨石竇湧泉滴

雲峯寺

幽巖貪憩坐紺殿揷雲間泉度空林色白雲自往還

佑僊觀

西華開勝境萬劫此中分白鶴今何去人將鹿豕羣

龍王洞

石水潄洞口疑有老龍蟠知是靈源遠涓涓未易乾

虎鼻峯

層岡蹲虎鼻嘘吸翠雲重幾度探奇者夕陽照遠峯

禮斗石

塊石懸巖際僊壇護法雲道人來禮斗風送隔林聞

望陽石

好似支機石屹然瞰海門試從暘谷望萬丹浴朝暾

真珠泉

石竇垂珠瀑跳珠萬斛奇僊人留咳唾何必羨清泥（西國珠名）

衣籠石

衣龍原非石僊蹤掛石巖幾廻雲爛熳猶似舞蹮衫

南巖石

南巖誰鑿此半壁垂有懸匏豈是僊人棄長招紫翠交

西巖洞

石虎踞僊窩蹤然古洞西梵雲不可跡夜夜聽猿啼

丹井

丹井泉流舊冷然洗藥香山含春雨濕草色見金光

石鼓

飛來山頂石洞口鎖煙蘿穿谷鳴僊籟鏗然若擊鼉

甲辰閏九日

殊方再閏尚紛紛野草橫田半未耘籬菊五開飧嶂霧庭椿萬里繫鄉雲四山巒幞供朝夕一榻禪身伴典墳久乞殘骸歸故國青原白鷺莫移文

六度重陽在鬼方那堪今載閏重陽山嵐消受同遷客溪雨紛披定夜郎九日高風欺落帽兩叢殘菊對匡床園陵更說頻災異多少封章滯未央

題文丞相遺卷因懷謝疊山先生

從容燕市識英雄三百年來養士功埋血不隨塵土碧刳心常貫斗牛紅浮沉碩海憐漂絮俎豆螺山傍故宮展卷潸然清淚落冷烟寒雨下哀鴻丞相過忠節祠云不俎豆其間非亡也又過洋詩云山河破碎水漂絮

猖獗陰風不禁秋謝文雙手柱中流程嬰後死原存趙紀信先驅只爲劉頸血濺衣天地暗潮頭拍岸古今愁維桑亭有儀刑在龍虎崖廬日夜浮謝君直詩有死易程嬰豈不知十年後死未爲非之句故云

九日懷謝廣文士泉先生

江樓鴈影消初殘有客渝州苜蓿槃巴子城邊鳴劍佩禹王祠下拜衣冠干戈滿眼慙諸葛煙雨重陽憶謝安遙想鱣堂絃誦處春風先到杏花壇

和羅文恭公寄題陽明先生祠韻

城外龍岡水外村先生龍臥舊床痕書燈煙鎖苔碑石樹桂藤蘿老竹軒猿鶴窺墻添夜嘯絃歌繞座散春溫誰傳雪浪題來句蒼玉長懸太史言

附文恭公詩

謫宦三年不出村壁間隨處有題痕兩楹來奠非前夢一榻相傳是舊軒吊古幾人無感激離居當日少寒溫經過若數郵亭客試聽誰將姓字言此詩文恭公親筆刻石貴陽陽明祠中今在新貴縣學明倫堂上而羅公集中亡此詩故詳載之

謁龍場陽明先生祠次前韻

郵亭兩脚暗江村水漲溪山失故痕偶向貴陽尋古砌穿

須承露倚層軒（龍場故有賓陽堂何陋軒）鳳皇千仞聲逾勁璧玉連城
邑自溫兩字良知真口訣瓣香祠下已忘言

贈吳原道太守還無爲二首

新煙著柳繫春寒季子龍番早挂冠百萬湖邊浮舴艋八
公山下種琅玕夜郎鯨築戈鋋淨冶父鴻飛宇宙寬書劍
漂零身是幻摇鞭莫問路行難

嗟君匹馬向濡須二月春濃野草枯却咲頼川空下鳳誰
憐合浦自還珠身遊龍象三千界家剩桑林八百株歸到
浮槎談淨果隔江牛首有文殊

題臥吟圖

松風颯颯正蒼凉底事臥吟白晝忙却羡潯陽陶處士北
窓一枕伴羲皇

贈貴陽胡醫生

黔國越人姓是胡自言師受得淳于上池有水爭傳飲可
道夜郎獨信巫

歲旱同金麗陽柱史步禱得雨次韵奉酬

玄冥封水滯東荒朱夏流金困褰陽日望商霖鞭石苦身
從臣禱畫龍忙少男風動原疇滿御史雨來夜漏長自是
我甘隨步羅焚巫兇鬼一何狂

贈謝有禎之重慶侍尊甫翁止泉先生

謝砌芝蘭滿東山獨愛玄送君還子舍明月照渝川
莫道芹宮冷超宗有鳳毛慚予稽絕域遙望白雲高

題卷有序

王尚吾司理潮陽以讒歸予爲書卷壽其太孺人比予
入黔兵戈擾擾不得一問司理亡幾何司理卒有子行
甫訪予貴陽出卷示予不覺潸然因賦二絕以當祭酒

東嶺南滇萬里程壯圖忽逐鱷魚傾我來鬼國音書斷望
望天涯墓草青

颰輪久碾蓬萊去祭酒空憐孺子傷展卷不勝今昔恨滇
南黔北樹蒼蒼

送王行甫還滇

七載淹留誰問我八番流浪可憐君君家自有賢臣頌萬
里昆明結彩雲

諸葛祠邊寺舊業曲江城下淬青萍相期早獻河東賦莫
向深山採茯苓

表兄蕭紹武先生七十

常憶萱堂報未能外家兄弟意烝烝中郎襲慶懃羊祜鍾
瑾脩名似李膺採藥武山堪自老問年絳縣正爲朋更聞
淨室多禪侶傳得維摩第幾燈

孫慕竹處士八十

昔聞孫子荆漱枕甘自適千載鍾靈胄亦抱煙霞癖素封
天子不讓五湖伯雅能捐巳肥常起宴人瘠精弭綸閣
留孝感牛眠窟義方垂鯉庭鄉飲羅賓席有子足顯融才
謝雕龍爽大耋神逾王衛武戒可繹朝惜聖人陰莫運陶
公甕性靈固登荷歲歲醉玄液

依韻奉訓張伯大年兄并祝其年

鬼國憑誰語瘴鄉祇自吁夢殘驚鐵馬風起憶江鱸隴上
隨雲住林間共鶴癯羨君真大隱南極照巴渝

贈別金麗陽柱史八首

見說星軺入漢宮威名桓鮑遠相同斗間法象天樞切柱

下神羊　帝眷隆荒服新傳三表疏都亭故避五花驄遥
應白簡飛馳日首為西南詠大東
持節黔南峻碧霄春風萬里快歸朝匆匆横豐匣曾迎斗公曾
為豫章縣令箭弩錢塘好射潮天目山雄青入畫西湖水漲白
齊橋使君了却公家事還向虞廷奏鳳韶右送朝二首
萬里烽煙淨夜郎雄才今復借錢塘西湖花簇千門錦東
海潮生五月霜飛檄鯨鯢銷瘴癘行車士女走壺漿宦遊
余亦曾經此極目吳山思渺茫
東郊冉冉麥初[illegible]正指南巡入會稽三竺雲深湖水潤四
明浪靜莫潮低[illegible]舊[illegible]青[illegible]月驄馬春驕錦障泥當道

豺狼應斂避山陰是處有新題右入浙二首
柱史來春入奏年即看擁傳盡遊偏花迎繡斧踈踈雨杯
拂雕鞍澹澹煙白岳雲開朝駐節皖城濤暖夜鳴舷亦知
王事今方棘未許偷鄉滯錦鴻
使君風裁擬埋輪衣繡還家正及春直諫祇緣冠獬豸論
兵不為畫麒麟路逢楚澤披蘭秀舟入吳江語燕新莫
人作留滯久簡書赫赫重王臣右盡遊二首
[illegible]西來根玉驄匆匆驛馬首又從東青門祖帳憐今雨半
髮朋簪見古風檄草君應追蜀諭[illegible]愧唐蒙逢
莫道平蠻事但采堯歌達　聖聰

擇盜縱横道路難折衝深借悉文冠旌旗影傳孤棱肅
斗聲連列栢寒愧我[illegible]白知君許國寸心丹綠
銷盡驪歌起別酒何辭坐夜闌右送別二首

黔南送蕭爾大侄之任吉州便省

春草萋萋綠作羊山花照眼簇行旃清樽撥餞蘭
楫先移葛洞天予新開偏橋諸葛洞放船可下鎮遠報　主恩深三尺劍思
親情切一歸鞭蕭郎勿負經綸志試看元功畫閣賢

春日送蕭元卿歸試

鶯啼燕語咽紛紛遊子鄉思那忍聞水部聲名歸祖
伯祖梅林公善詩由郡出守嘉興有嘉雅集　賈生熙妙更憐君[illegible]賦[illegible]

草玉勒香嘶貲䳺谷化日山城分手去秋高翮起看凌雲

酬趙肖軒年丈見訊次韻

爲念邊烽棘驅車到絕疆幕蓮低夜月營柳檝晨光赤旭河流斷海龍野色荒蠻煙今盡掃勝算在嚴廊赤旭河在赤水衛王事憂方棘新詩賦辟疆天花生筆陣玄草映銀光一鶴君庭伴孤松我徑荒白雲親舍遶那敢問宮廊

肖軒觀察寄詩黔中烽火棘椎轂靖邊疆籌詩蓮風雲陣氣清日月光窟巢歸郡邑威德遍遐荒從此舒南顧垂衣自廟廊

壽官詹歐陽曙南先生七十詩并序

竊以陽亭名極又馳渤海之芳聲南極𠀤騰遠續香山之勝蹟睹德上而知賢數瞻紫氣而識其人恭惟 宮詹觀家閣下苑魏率更赫赫堅石秩宗作範家聲徽並禹之祥虞部佐刑世業見爲裘之學東方玩世竟成吏隱於金門大隱遂榮遂爾身藏乎具茨容與浩溪之上鶴避茶烟猶伴龍渚之濱魚吞硯墨適值滄槎之候忻逢杖國之辰春宵宮裏茹冰桃好容出懷中之月翠木池邊發岩蘊娛賓傳自至之杯歆備福於箕疇錫休徵於洪範章宮況虎落跡阻龍番拜木公揖金母徒望三足於雲中祝壽猶觴勻連誰傳五芝於海上憶六一之器宇杼億萬之祝延是以用敢太兒俾同孫子敬躋崇臺之尺五恭觴壽算之大千雖才慙玉潤政欲取映於氷清而情切渭陽猶望翼成乎宅相樂奏軒轅竊效鸞之歌而鳳之舞頌懷天保延佇日之恒而月之升三花作樹長聯桂子以芬芳五色爲文並颺鳳毛而疊麗敬賡二韻遥致千秋

弧掛扶桑不計年宮袍却帶石藍鮮麟洲海上桃方熟龍月城邊李正妍舞綵還看庭翥鳳杖鳩行見地生蓮老人甲子從頭數世界三千又大千

凉飈拂拂蜀江頭有客浮槎泛斗牛亭鶴千年爲老友沙

鷗一點勝通侯家聲向並春卿昌世業猶傳水部裘此際崩星方炳耀宮僚早晚起譚休顏譚張休吳太子四友

大行晉松暘喬 太孫恩 詔入黔賦贈

一使長驅萬里軺早傳綸綍入邊徼祥開甲觀堂成畫武梭前星斗是杓龍節在函清閟兩鷄竿到處拂雲霄獨憐鬼國猶多壘好採民瘼達帝堯

王藻春浮將雨露朱蓮夏茂返臨汾家藏蒲子傳堯語人羨龍門論蜀文爲 國手開三面網憶親目斷五原雲碧鷄金馬神仙事莫學王褒獻 聖君松暘臨汾人

送陳玄初恤部報 命便還渝州

漢殿當春日恩流寛大書輶軒將命出曹寀望星虛冊筆
平嘉石黃雲遶使車佇看還錦里駟馬樅高閭
龍節出明光黽聲漏夜郎未論齊市廛貝芟召公棠聽讞
空圜土平反展壁藏知君原長者解網報成湯壁藏陳咸陳寵事見
藝文類聚刑法

壽海陽林封君八十林掌科仰晉父仰晉曾從予遊
羅浮山上好蹁躚中有仙人似偓佺養鶴乘風翔海外種
芝成錦漾湖邊符迎九九璜爲瑞疇錫三三字是玄秘檢
已傳金簡訣大千奚必問椿年
仙郎初試文園令獻賦長安奏大人補袞向迴宸殿日舞

斑留得掖垣春萬年觴祝參紅雪百順庭開脯紫麟謁道
申公歸魯國漢家會巳下蒲輪
憶昔分符嶺海陽韶華彈指廿餘霜種成韓木森桃李夢
到金城狎鳳皇諤諤茶陵饒讀[illegible]森森樹拂林塘遙閈
豈室虛前席還促賈生謁未央曾晉以五讀請茶陵

吳仲子入黔出其尊人瑞穀卷示予有感湯賦
漢家計吏首儒臣海內如君有幾人望樂登壇令季子札雖
騷逸代昔靈均雕雲有館留摛錦好客無氊坐自春八會
圖書輝壁府三都辭賦動星辰紫陽夫子稱希聖京兆先
生更絕倫萬里積風良已厚半千名世孰爲鄰筆花高映

郫山重玄草彌封石室新俊彥縱橫爭雄贊芳徽馝馥勝
蘭紉聲華豈翅陳驚座妙技還方扁斲輪行擬璠璵陶氏
當操同冰櫱隱之貧向疑講罷祥飛鱣詎識文成困泣麟
落魄一官嗟獨冷支離十載嘆迷津停雲毎寄黔南思尺
素那傳海外鱗開美忽來袁虎度延儒喜接董生醇劇談
席上肝腸吐把袂樽前夢寐真囊裡銀光揺赤制匣中龍
嘯閟青蘋憐君已作豐年玉令子行看瑞世珍轉憶秣陵
楊萩處教予長念郄傷神

送吳楙仲還新都四首
憶昔同京兆結交日杵間窮涂嗟阮籍新論老君山梁木

隨風隕哲人逐夢還吳吳多季子訪我度黔關讀瑞穀集喜楙仲至
之子太原來能言晉亞嘉文殊憐震旦安養淨輪迴一臂
玄談吐八番癖色開故園時在望風緊鶴飛回楙仲自稱入黔故云
家住齊雲下雕雲舊業傳蝶迷遺世夢鶴避煮茶煙滄玉
誰爲侶買山費幾錢相逢懽未洽又上武陵船齊雲新都名山雕雲
瑞穀舊館
俯首躭經術生平慨未酬斯文傳驥子吾道付滄洲雲望
慈闈遠夢懸白岳浮相思何處是結念在仙遊楙仲息將母辛爾雛
黔仙遊山在休寧

黃武皐大行頌　聖母徽號詔至黔賦贈

甲觀虹流紫氣融瑤光晃映大明宮　元孫誕毓龍旗瑞
慈極尊崇鳳檢隆日近八番傳玉節雲分五色襯青驄
西南一路歡聲沸海澗嵩呼到處同
兩詔三春出　帝城銅山金筑聽鸞聲箕裘叔度波千頃
伯仲曾臺步二程露蔭黔陽澄赤水星來益部照蒼生龍
番鷄足週行轍樣待風謠續護錢大中令黄陂二程隨侍時登魯臺以比大行兄
弟云

乞養未奉

俞旨二首

春來乞養賦歸與白髮雙雙正倚閭堂上未披萊子綵黔

中忽絕太真裾亦知　楓陛留恩重無奈椿庭發白踈八
載殊方滋味苦陳情豈是為鱸魚
紛紛征騎帶犀渠說年發左關萬里未溫黄父席九
重誰引魏文裾夜郎破竹頓秦桃野放牛計尚踈惆悵
玉門關外路夢隨蝴蝶逐金魚予邑前有金魚洲

贈李方麓柱史三首

儤客乘槎入漢宮霜毫五彩氣淩虹斗間法象三台切柱
下聲華八使雄翠柏拂階迎豸角紅雲擁殿識蒲龍曈青
蒲白簡承明日好為金[illegible]澤鴻右還朝
衣繡歸來佩玉符黄眉[illegible]識夷吾叅亭一疏維桑梓刻
閣千封浹漢渝兄弟鴈行猶讓果晨昏鳳數自將雛須知
明主方虛席暫借鳴騶駐里榆右歸省
才子風流薄建安詞鋒蚤歲已登壇柏臺譽自嬰鱗起巴
水霜從攬轡寒萬里采方驄是駁[illegible]中朝執法馬為冠書
游正及三春麗玉路蹕予擁傳看右書遊

記

續衣生黔草卷之十六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友人楊寅秋義叔甫校

記

止榷記上

萬曆己亥三月予奉　命撫黔五月與故撫臣江公東之代於沅六月入黔是時播酋楊應龍已破飛練既陷綦江狂象野獸搪揬蹴蹋羽書紛發日亡隙刻所苦者稅礦遍宇內獨黔未有　命耳六月間有應天衛百戶范倉者上言恪遵　祖制敢復貴州稅課少助大工　上曰貴州稅課并土産名馬有裨國用差內官監左監丞張慶率原奏官民往黔照例征收　旨下八番士民謷謷一時中外臣工咋舌錯愕謂黔方用兵民坐萬仞坑中益以飛丸激矢令人膽截耳於是吏部尚書李公戴疏畧曰貴陽一省皆山也其地狹隘無奇異之産其閭閻蕭索無難得之貨即該省歲額兵餉且仰川湖目今播酋猖獗流毒川貴民心洶洶又以稅使臨之民其何堪伏讀　聖諭稅止三萬餘及名馬耳時下用兵即有名馬不給軍征戰而實內廐非計之得也遣將調兵所需不貲西征寧夏東援朝鮮皆以數百萬計今平播酋恐亦不減此數　朝廷爲川貴不惜

內帑數百萬而顧與爭三萬之利乎此斷斷乎當止者况
道路喧傳播酋傳檄爲諜臣測今復以榷稅之事離散民
心是驅民就亂矣民不讎播而讎稅使已不可與爲敵况
歸而助彼乎以利言則不必行以害言則不可行　主上
明見萬里獨不念及此乎都察院左都御史温公純副都
郭公惟賢僉都陳公薦疏畧曰貴州彈丸之區餉資各省
而播酋復鴟張　皇上惻然西顧方且趣兩省督撫星馳
征討以拯塗炭柰何從而重困之軍馬芻餉方望　內帑
給發數千百萬而求數萬之稅于其地與素不產之名馬
乎此驅民歸播驅商旅不出入于滇楚譬如藩垣不培盜

必斬關而入病夫垂斃而復飲以烏喙鮮不立仆　皇上
不爲封疆計則已苟爲封疆計可任網利之徒忽意瀆獵
以撤其藩垣且益之疾而速其斃乎戶部尚書陳公蕖疏
畧曰貴州本西南夷[illegible]不入職方永樂中始制行
省止爲一線之路可[illegible]滇南官則土多漢少民則夷十漢
一僻處遐荒孤懸可念寔不及江南一大縣崎嶇萬狀商
賈不通况今征播肆毒等於絕域三萬五千之稅并名馬
四十匹安所取辦無論稅額即頻年軍餉尚仰給楚蜀彼
衘　命而往者廩給夫役安所編派乎狼子野心安戢寂
難求金于魍魎之鄉索馬于鄰蜀之境徒取山鬼揶揄耳

臣未見其可也兵部尚書田公樂王公世楊疏畧曰百戶
范倉臣誠不知爲何如人要不過一市井無賴耳彼見稅
使滿天下獨遺貴州以爲此奇貨可居也　皇上因之過
聽亦以爲貴州乃十三省之一柰何獨遺不知大謬不然
者按貴州古羅施國萬山險惡地是不毛語曰天無三日
晴地無三尺平此在平時猶懼發難而今何時哉逆酋楊
應龍包藏禍心睥睨西南匪一朝夕　皇上獨不見彼中
撫按告　請兵餉之疏乎臣等切齒此逆以么麽小醜抗
侮　天朝至食不下咽寢不帖席日夜望督撫諸臣蚤至
地方討處兵馬湊合滇粵楚蜀之師爲傾巢覆卵之舉若

以征稅之故既奪其力于供億又戕其心于箕斂不知此
時督撫將爲民計乎將爲討逆計乎夫論黔之地稅本無
利論黔之時稅反有害豈惟有害且[illegible]臣等誠不忍
無缺金甌一旦爲群小搖撼而[illegible]之也戶[illegible]都給事
中李公應策疏畧曰黔自　國初開一線通于滇南爲保
釐滇也諸司竟竊恨不能得開陷而入楊酋負嵎吞噬已
漸有無柰伊何之勢若稅使一至勢必攪擾軍民酋出東
機發滇藉欲離之衆恚憤已叛之賊巢橫行西南致危軍
國則誰實貽之咽喉既塞滇蜀豈復可保哉　皇上尚[illegible]
黔民無慮邪所轄下六衛上六衛西四衛籍止存二三與

無兵同協濟銀六萬八千兩解多逾時緩不及濟與無餉
同撫按方扼腕傷心臣又痛惜阽危條議清丈籍督積逋
增將吏弘化誨拓疆圖五筴見今覆議允行未見實效而
賊鋒愈熾徒手縛虎無米炊粥雖勇而巧者難與爲謀矣
皇上尚謂黔地無虞邪據奏榷稅每稅不過三萬五千兩
榷名馬亦不過四十匹　廟堂晋一節省不知當幾千百
萬合源泉而涓行潦進蒐稗而兼穫嘉臣等殊切爲今日
惕況由　御門至黔中實八千餘里一路喁喁相繼夫馬
迯竄驛遞蕭條已慘極入骨而監家差監丞張慶等百户范
倉等土人譚應麒等即至少亦不下數百人沿途所餐所

乘所宿而供應者出何地何人也貴州道御史應公朝
卿疏畧曰貴州逼嚌㟴地楊應龍自去冬倡亂軍民受害
已極頃臣得代出境後將吏以輕動敗殺戮亡兵難以數
計臣謂　皇上且赫然震怒不惜帑金助餉殄此而後朝
食詎意更遣使榷稅以益亂而長寇邪臣竊討之有萬萬
不可者五貴州崎嶇山谷中苗夷盤據　國家以滇南門
户而郡縣之兵餉倚辦川湖徵解愆期動欲脫巾商賈蓋
剗往來稀少乃天下最貧最苦之地也不宜驚擾其不可一
也平居支持已難遇警張皇無甚倚稅監一到軍民驚惶
逃竄散入夷方恣行剽掠莫可究詰是驅民資寇其不可

二也楊應龍去冬傳檄木刻謂方今稅礦遍天下民心思
亂將出兵上樀雲南下平西都此其志已叵測今虐焰方
張輿尸正殷更遣使征稅人心動搖示之以隙而益長其
雄心其不可三也貴州水銀等物俱產窮山苗穴中今榷
稅以此爲名奸人蟻附成群苗獠剽奪蜂起鄉落騷然道
路阻塞其不可四也民叛于內播乘于外致亂益速滇省
坐隔四方聞之且有環起而嚮應者其安危且不獨一隅
其不可五也夫邀必不可得之微利冒此五不可之危機
皇上亦何利而爲之御史蕭公重望疏畧曰蠢爾賊酋狂
悖稱尊賤底且無　朝廷何有於中使籍使得足償失以

軍也夷寨而有稅可征也則當事者何不務議以裕兵餉
而翻塵協助于川湖以深山窮谷而有利可榷也則主計
者何不疏　請以佐時艱而必俟稜括于弁璫當此之時
陛下慨然深卹發　內帑以爲此方生靈紓倒懸之阨猶
慮弗給而忍更促其生乎必不然矣倉之言曰恪遵　祖
制臣聞我　二祖之馭貴州僅僅以不治治則化誨而羈
服者　先朝柔遠之訏謨也倉又曰敬復課稅最稱貴州
二百餘年未嘗設有抽分衙門本無課何名爲復也以貴
之危急如彼而倉之欺罔如此臣固願　陛下罷中使勿
遣而無徒爲奸人所熒惑也疏入俱不報時予與御史宋

公與祖棲即報懔懔皇懼乃會同上疏畧曰貴州雖名一
省實不如江南一大縣山林之路不得方軌溝渠之流不
能容船民居其一苗居其九一線之外四顧皆夷即平居
無事商賈稀濶今年楊酋二月圍我偏橋三月屠我飛練
四郊小苗乘間蝟起道路行劫無日無之加以綦江之破
民莫必命商且絕武誰肯委身豺狼投尸鯨鯢即城市所
貿易者不過米穀菜果棉花油布之類蓋堇堇也至范倉
所稱水銀硃砂銅鉛名馬等物生於峙巖之中隣於虎豹
之穴倘一開鑿之後苗人眈眈刼奪而去臣將欲陳兵衛
之乎則禦播之兵臣方　疏請之　皇上而安得復請兵

護洞穴也將欲貸之商賈乎則青犢嘯風游商歛跡而臣
安能驅之必來也將盡輦而致之　闕下乎則鳥道千里
龍灘九折非若金銀之轉輸其積尤可辦也名馬之有無
臣不敢知然每歲土司貢馬折銀以進則此方之驥駑亦
較可知也況杳貴州常賦每年硃砂共三十三斤水銀共
四百四十四斤黃蠟共二千九百一十斤　祖宗朝以示
知諸物之產黔中哉而限其數若此之儉者以為荒服外
可以責包茅不當盡銖錙明以其利遺之實以安之也況
地方官兵之力量以守城池猶且不足而必不能分其力
以布於巖洞之間臣等之謭劣以禦強寇猶尚未周而必

能分其心以杜彼苗窺伺之萌如使臣言不驗　國家之
福也萬一稍使肯臨播寇蠢於外苗賊窺於內臣顧此失
彼捉襟肘見此身不足惜如辱　朝廷何此臣等所為愁
慮廻腸巧之　皇上以貴州非他省比也肥瘠之地殊而
治亂之形異也伏望　皇上仰體　祖宗貢賦之額毋溢
舊數近憐地方殘破之劇特救　成命俾臣等專力戰守
以淨妖氛則內地之隱憂既銷而邊圉之底定可期矣疏
行計尚未入長安大學士沈公寀奏曰礦稅二事天下皆
以為不便　皇上獨以為便亂端數見天下皆以為危
皇上獨以為安豈　皇上之心獨與天心通而能保天下

必無事乎臣愚殆不能曉也　聖意堅定轉移未聞臣民
日夜禱求庶幾少減而乃日甚一日使人何所歸命至於
廣西乃窮苦百粵之地諸蠻巢穴控禦為難民無他業惟
田是資猺獞出沒往往病耕地促賦逋一切官俸軍需皆
仰給於廣東　先朝設置總督兼制兩廣正為此此地自
給然且不足而況可加一稅使乎四萬之征從何而出尤
不可之大者也昨日奉　旨又有貴州之差則滿朝臣子
益驚怖而嘆息矣蓋貴州乃古羅施鬼國地皆蠻夷山多
箐穴水不涵渟土無貨殖通計民屯僅十四萬石為天下
第一貧瘠之處官戎歲給全仰於湖廣四川二省蓋本非

都會之地從古不入版圖我 朝但因雲南而從此借一
綫之路以通往來一綫之外悉皆夷峒鳥張豕突易動難
安今云產有水銀銅鉛硃砂雄黃白蠟等貨每年可征稅
三萬五千兩名馬四十匹理所必無臣不敢信縱使有之
亦出蠻夷今蠻夷侵田奪貨逞欲無厭撫之尚難豈可復
優彼稅使能從蠻夷征乎況楊應龍正肆猖獗殺戮無算
朝廷方議征討一新督撫鎮守等官而魏爲次第尚無可
言昨巡撫郭子章交代以書問臣內設四策一曰戰二曰
撫三曰先撫後戰四曰先戰後撫臣心皆以爲難不能
對答蓋撫則損威辱 國而此酋又非撫之所能定前事

覆轍已可鑒矣臣故難之戰則須兵一二十萬餉一二百
萬假以便宜寬之歲月而彼主我客彼守我攻難易懸殊
勝負莫料臣又難之臣思驛撫鎮按等官正是無米而炊
徒手而搏千難萬難不堪展布之日 皇上宜爲之夙宵
軫念發餉處兵以鋤此酋梟獍之心聯屬諸夷招徠異類
以削此酋羽翼之助庶可近安楚蜀遠通滇南而還太平
之舊規何爲顧惜小利妨害大事又遣此一稅監耶臣恐
彼處又困水火望救之民將避益深益熱之害奔迸林藪
助賊爲虐有司益難拊循將校益難攻討一綫之路坐致
淪沒而雲南亦將永斷矣關繫 國家安危豈小小而已

哉且用兵制敵之法弱當示之以强饑當示之以飽貧當
示之以富不足當示之以有餘今 天府所儲原無不足
司農出入尚可拮据而必以窮之一字遠播夷方兵戈之
場亦皆刮取楊酋若信 朝廷窮之則倡獗益甚若不信
朝廷窮之必謂方今兵費不能用兵而其猖獗亦甚非所
以昭廣大富實而讋服蠻夷反側之心也妨於安攘大計
又非小小矣夫各處礦稅臣每若諫未即 賜允猶曰庶
幾至於貴州稅監則臣謂萬萬不可所宜亟收 成命蓋
皇上誠欲奮誅楊酋當示兵力之雄財力之富決不可虛
示貧弱爲彼所輕笑侮慢既不惜兵餉大發將士則宜先

免此三萬五千以慰彼軍民之心權衡於輕重緩急之間
所蠲者甚少而所獲者甚多願毋以反汗爲難安危之幾
在呼吸間也臣不勝懇竭祈求之至書上奏 上下優詔荅
之曰覽卿奏竭忠君愛國遠慮深謀嘉尚不已貴州差官
非專爲貨財欲訪彼中軍民利病起釁之由耳朕復思之
黔中正在用兵征討之時勑諭中使已停寢矣 旨下貴
陽軍民舞蹈踴躍甚至有泣下者曰 聖天子舉動如此
何憂賊哉明年六月播州平稍隙子摭拾舉朝諍疏次第
其語作止榷記上
郭子章曰礦稅之遣宇內共苦蕞爾貴陽 主上一不難反

原缺第十一葉

汗聽閹臣之諍章以為仁明武三善具焉仁故隱黔[illegible]
於鋒鏑明故見萬里外武故必於戰不以稅使分封疆臣
之力不然以黔之瘠章之慮益以礦稅立稿耳黔稿而西
南可无活哉雖然蘇文忠言之欲聞仁人之言與天下之
大計自非元老將安取斯是疏也幾發於舉朝之諍而環
轉於密勿大臣黔之幸西南之幸也

止榷記下

萬曆庚子六月西南三省兵會海龍囤下五日破賊外郛
及其月城六日酋自殺妻子就縛捷書奏 上大悅乃下
詔曰元惡既殄脅從罔治招復流移無容豪強兼併優加

賑恤以安新定地方大哉王言所以覆露西南仁矣黔人
士如久病邪客入皮毛舍於孫絡閉塞不通不得溢於大
絡而生奇病遇扁倉剷而通之求一日之卧以養天倪即
雞犬之鳴兒童之跳亦不樂聞亡何有興武衛指揮周原
茂者踵兇倉故智復以礦稅之說進是時山西道御史李
公時華貴陽人也思貴被兵後十分狼狽不堪再擾乃上
疏曰臣奉 命巡方行有日矣偶聞興武衛指揮周原茂
又上貴州開採之疏臣不覺髮上指冠恨不生食其肉而
寢處其皮也竊念今日貴州正在安危未定之天有爲萬
不可擾之使亂有敢泣血爲 皇上陳之蓋自播酋[illegible]

惙有此悖 詔旨喪良心首大難之端棄垂成之地臣謂
原茂之頭可斬也伏望 皇上大奮乾斷置原茂於理以
為計利不計害殘忍不仁欺誑不忠者之戒仍乞 王音
申飭前旨以安西南方定未定之人心貴州安則天下舉
安勿謂一隅無關於全盛也臣愚幸甚天下幸甚書 奏
留中是時內外臣工嘩罵原茂以貴陽人方出水就岸柰
何復投之火也 上亦不忍食優恤之言以故原茂疏遂
寢不行三十年春正月千户王應魁枱原茂餘嘩復請設
貴州稅監大學士沈公擬 旨云貴州地方連年興師動
衆播賊平善後事宜尚未寧定軍民正當優恤之時豈宜

採辦大木礦銀煎料等件以滋騷擾道所奏罷該衙門知
道 上從之內擬不下而事因以寢作止榷記下

郭子章曰病加於小愈破賊難方破賊而救之危難張輔
定交趾郡縣之矣中官馬騏索賄激變利再逆遂討不
服竟立陳暠弃交州則馬騏之為厲烈也播川之役斬思
任設龍川靖遠裂土伯矣未幾而思機機孟養再動 王
師竟不得機而割金沙以外州思祿則王振之為祟深也
黔交趾孟養埒耳甫定之後安得重加以騏振之擾耶故
知 主上之為黔摯矣沈少師之救黔深矣而李柱史之
爲維桑計亦厚矣

黔草卷十七目錄

雜著

原缺第一葉

販義之風倡於景炎祥興之日吾吉士爭自濯磨君將沉於公元亡日無一死事者君爲公雠虜人　明而死靖難死交州者若干人景泰易儲言死靖議禮死者又若干人曾柱史鳳韶臨刑衣帶中自贊曰吾可遊於地下而不愧吾天祥孰非公風之邪公不負宋吾吉士大夫不負公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亘千萬世如一日也文光與公比隣子章距公家六十里近聖之居若此其甚遭逢　聖明仁不必殺身成義不必舍生取而猶依章澳忍負公桑梓之間非夫也章與文光將共淬礪焉

書鄒汝愚先生遺文後

合州鄒汝愚先生弘治初上封事論萬劉尹三相得罪謫粵右城吏目予友吉水鄒爾瞻以萬曆中論張江陵公得罪戍黔都勻汝愚以庶吉士爾瞻以進士其茂年並仕同其英聲直氣同其遠謫同足稱二鄒矣顧都勻賜環石城長逝即云有命而予讀汝愚辭　朝詩與爾瞻赴謫詩若有爲之讖者汝愚詩曰雲韶聲靜拜彤墀轉覺徘徊不自持罪大故應誅兩觀網疏猶得竄三危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亦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爾瞻詩曰羅施雲霧瞻逐天迢遞三危路幾千瀝膽未能昭白日捐軀敢復惜青年微生遠寄南荒外清夢長懸北闕

前投抒恐驚慈母意白頭顒望夕陽邊一則曰望見衣裳只此時一則曰清夢長懸北闕前豈非脩短之讖邪獨汝愚謫石城依陳白沙爲師爾瞻戍都勻與李同野爲友陳李崛起粵黔願學孔氏毋欲毋意爲一代名儒二公得而師友之又不幸中之幸也蘇子瞻嘗謫粵矣寄程人畔書曰出無友王伯安常謫黔矣何陋軒記猶云龍場在萬荒之外結題鳥言山棲羝服以二公眎之何如哉嗟乎子瞻歸老毘陵伯安錫爵新建爾瞻遇今　天子即棲遲田埜鄕用尚未艾獨汝愚一斥石城不復返而天且斬其嗣予讀其遺文爲之掩卷長潸云

釋姓辨

王元美尚書譏王荊公誤解三昧乃取佛書中不能解者悉舉而盡解之見宛委餘編可謂弘博矣第其中亦有若荊公之誤者如云阿彌陀佛姓憍尸迦釋迦文佛姓刹利摩訶迦葉姓婆羅門殊大不然考鼓音王經稱妙喜國王生三子長曰月明次曰憍尸迦三曰帝衆時有一佛出世名世自在王憍尸迦發道意棄國位投佛出家號曰法藏比丘是憍尸迦乃彌陀未成佛前因地俗名亦非姓也至于彌陀成佛淨上諸經論悉稱以大願力誓取淨剎蓮華化生未聞從何姓氏而生又考釋迦氏譜稱大身種姓有四謂刹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羅此四者皆種也而刹利王種宜爲高貴佛姓自分五別一曰瞿曇二曰甘蔗三曰釋迦四曰舍夷五曰日種故釋迦姓也文名也釋迦爲能文爲仁也釋迦姓總也單複有類北方方朔馬卿若刹利乃其種非姓也摩訶迦葉此云大龜氏大龜者先世學道有靈龜負圖而出因以爲姓則摩訶迦葉自姓大龜婆羅門乃其種非姓也又曰殑伽天堂也尸羅清凉也禪那精進也按殑伽河名即恒河誤翻天堂六度中尸羅言持戒誤翻清凉禪那言禪定誤翻精進又曰釋伽能仁也彌勒慈氏也伽當作迦慈當作慈佛語幽深華梵異音豈獨三

昧難釋宇宙大矣姓氏夥矣豈能一一盡知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王充刺孟後有刺刺孟無若無刺柳子非國語後有非非國語無若無非陳晦伯正楊後有正正楊無若無正予卒日嚴事元美豈有反而正之之念偶讀佛書因有感於訓詁爾雅之學亦未易言即荊公元美不免於誤惡知異日者不有刺予非予正予者邪

莊蹻莊豪牂柯辨

司馬遷史記云莊蹻者楚莊王苗裔也楚威王時使蹻將兵略巴黔以西至滇池欲還報楚會秦擊奪楚巴黔道阻遂王滇班固漢書因之范曄後漢書云楚頃襄王時遣將

莊蹻發沅水伐夜郎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乃改其名爲
牂柯焉端臨通考曰自威王至秦陷巫黔凡經五十二年
不應如此淹以是知史記謬誤班生因仍范氏所記詳考爲
正據此說頃襄爲是威王爲非莊豪爲是莊蹻爲非然馬
氏又云豪即蹻也范書與註無豪即蹻之說不知馬氏
何據賈誼賦曰謂跖蹻廉兮李奇註曰跖秦之大盜蹻楚
之大盜此以蹻爲盜之始也考通典范曄並無此說顏師
古註云蹻音居略反後蹻爲盜何不一引證之又不知李
奇何據夫跖柳下惠弟魯人明甚奇以爲秦人其疎可知
又惡知不以跖故連及蹻邪正德間雲南欲祠蹻以此故

不果　明王尚書元美云楚有兩蹻一莊王大盜一莊王
裔孫將軍平滇自王者此又不知何據然亦足以明王滇
之蹻爲非盜矣予謂通典既說頃襄爲威王又惡知不說
豪爲蹻故作滇黔志者當從范氏莊豪爲正又牂柯二字
史記作牂牁班范二史作牂柯異物志曰牂柯繫船杙也
韻書曰牂柯郡名通作牂又作牂戕通作牁近有作牂牁
者直音曰牂音作牛肉重千斤牁音哥郡名非之非矣當
從兩漢書牂柯爲正

陶淵明義熙以後題甲子辨

蔡寬夫之碧湖雜記曰五臣注文選謂陶淵明詩但書義熙
以後皆題甲子後世因仍其說獨洽平中虎丘僧思悅編
淵明詩辨其不然其說曰淵明之詩題甲子者始庚子迄
丙辰凡十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
歲宋始受禪自庚子至庚申蓋二十年豈有宋未受禪前
二十年恥事二姓而題甲子之理曾裘父詩話亦信其說
以余考之元興二年桓玄篡位晉氏不絕如綫得劉裕而
始平改元義熙自此天下大權盡歸於裕淵明賦歸去來
實義熙元年也至十四年劉公爲相國恭帝即位改元元
熙至二年庚申禪於宋觀恭帝言曰桓元之時晉氏已無
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詳味

此語則劉氏自庚子得政至庚申革命凡二十年淵明自
庚子以後題甲子者蓋逆知其末流必至於此忠之至義
之盡也思悅裘父殆不足以知之章謂蔡氏所說不過甚
言淵明之忠耳以史與集考之實不其然庚子晉安帝隆
安四年也壬寅改元元興丁未改元義熙癸卯桓玄始篡
位己未晉恭帝即位改元元熙庚申劉裕篡位改元永初
當庚子年劉裕始成句董桓玄未篡裕未得政淵明何以
不書年號止書甲子邪又考其集庚子以後題甲子者詩
也其祭程氏妹文維晉義熙三年五月甲辰又何嘗不題
義熙邪義熙三年丁未也豈以庚子不題至丁未又題義

熙邪蔡少游曰潛所著書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
後但題甲子斯亦近似但集中詩文亦未嘗如此分別也
總之淵明心在晉室亦何必問年號之題不題邪

鬼方考

商高宗南伐荆楚諸侯來王按商頌殷武篇撻彼殷武奮
伐荆楚采入其阻裒荆之旅於時荆楚賓固不服高宗征
之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未濟九四貞吉悔
亡震用伐鬼方朱子以爲鬼方疑卽荆楚范曄漢書西羌
傳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
不來王據此則鬼方當在西南考北虜傳夏曰獯維商曰

鬼方周曰玁狁明以北虜爲鬼方竹書紀年武乙三十五
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據此則鬼方又在西
北蕩之詩曰內奰於中國覃及鬼方注鬼方遠夷之國也
又未明言南北予讀唐書懿宗元和八年羅羅鬼主表請
歸牂柯地文宗開成元年鬼主阿珮內屬雲南通志唐貞
元五年異牟遣烏蠻鬼主夢衝苴聘於劒南節度使韋皐
因入朝元史至正十七年詔伐羅氏鬼國廖氏楚紀云今
雲貴犵狫廣粵猺獞及永定辰谿諸蠻俗多尚鬼朱子之
疑得非以是據唐元史紀所載鬼方當在西南無疑今貴
州人稱水西一帶曰羅鬼水西自稱貴者曰大鬼主次者
小鬼主猶中國之呼主也或曰以星野屬鬼故曰鬼方理
或然與

恭跋 高皇帝蘭亭流觴曲水圖記後

萬曆辛丑予得蘭亭刻本一卷蓋 益府所圖刻者遒勁
清逸因命兒子肇臨之已讀 高皇帝文集得所爲蘭亭
流觴曲水記凡圖中所畫者模寫殆盡而下筆雄渾匠意
委婉煥乎堯思郁乎周文殆非儒生所及不知王羲之何
幸一見愛於唐文皇至今以侑笙一見褒於我 高皇特
爲之筆記羲之在晉雖不如道者如坦据鉉登軸而流光於
千萬世遠矣夫業患不精且精矣書猶足以起異時人主

之愛敬而況精於道者乎無論孔孟之書爲萬世法程卽
賈生之策不用於漢文而分王禮樂制匈奴之說竟行於
漢武王荆公之法不用於宋而經義武舉保甲保馬之條
盡施於今日故若二子者亦可以無恨矣寧獨蘭亭哉臣
章稽首敬跋

廣度上人像贊有序

上人雲南臨安府人姓曾氏名倬嘉靖甲子舉於
鄉爲湖廣盧溪知縣慈利惠濟盧人甚愛之已大
病忽忽若有所之愈而謝事去祝髮爲僧名卓然
住香林月水二刹萬曆辛丑雲遊貴陽已之玄岳

三顧廬山靈谷靈隱踏海禮普陀訪蓮池上人於
雲棲改名廣度歸至盧溪遂入涅槃年六十九其
徒惠安月安超塵繪上人影堂奉祀香林而予為
之贊

贊曰僧而帝創業之 明主帝而僧 建文之寄寓僧而
侯虎丘之廣孝令而僧滇池之廣度蓋自古王侯皆然而
何分於玉路韋布公起儒紳出長民庶已趍寂救忽焉頓
悟普陀加鞭雲棲解韁遨遊五老至止三顧雞足卓錫大
酉軒翥乙未而生癸卯而故盧溪而仕盧溪而住將華藏
海會之赴而何心於金馬碧雞之駐將諸卜善人之與聚

而奚羨夫震旦五濁之屬嗟嗟廣度從今大寤神留水月
萬年旦暮

平越極樂庵鐘銘

此去極樂國十萬億佛土胡為乎茲庵乃在平越府如來
現行處慈雲作幟主無在無不在無所無不所接人生諸
樂拔人脫衆苦此是如來心方名衆父父我為梁此庵只
尺江之滸巖上回道人相顧咲呼呼朝撞鐘夕擊鼓如來
祖師共一處萬年保障吾黔國

極樂庵鑪銘

香爇黔國煙透淨土保我行侶壯我軍旅脫海之苦謁彌
之祖鑪煙縷縷極樂千古

平播圖像自贊

方播之張也置刃於靴積薪於室觸絕有力之天狼及播
之亡也藏弓於服歸馬於山復西南夷之故疆豈小臣之
力繄 帝誅之殲囚亡粮而百萬之金錢出自太倉淦亡
商而稅監之停止不擾疆場易危而安易史而詳巍巍
廟謨完此貴陽不然爾髮既蒼爾貌不揚胡為乎合諸侯
之力臨夜郎王停之明光

經理圖像自贊

裕克關中而鎮惡留守不力宋克滑臺而仲德獨有憂色

故勁敵難克而新降叵測予辟草萊剪荊棘數栞而炊簡
髮而櫛豈徒廓此尺寸之域蓋將以通楚滇之咽喉而壯
全黔之馮翊頒賊滅而予老血矣已滑者精堇存者骨彼
繪者能貌予之索索惡能貌予此中之柳柳邪

桂子說

萬曆辛丑春正月 王師征皮林予會楚粵師以三月克
之四月凱旋貴陽女魃為祟嘉種未入土軍民岙岙皇皇斗
米至五百錢未有市者予乃步禱山川諸壇廿八日微雨
晦夕大雨猶未下尺端三日夜又大雨予喜令蒼頭帚首
視雲氣有一物如豆墜其面蒼頭拾之以告予曰此烏嘴

豆屋角風搖而下亡足異也明日楷揮張世卿等競拾以
進白隆慶六年三月中貴陽曾雨此物名娑羅子是歲大
有年載之志予撿志果然待志名𧀼𧀼子已今荅頭之芝
國得二百顆明日中軍官劉岳以老僧所藏六年雨者進
覽之亡二形如豆而亡臍剖視之有仁辛且香予考之古
𧀼𧀼不經見娑羅樹出內典此樹高大歲寒不彫斧斤不
損一切林木無能及者但未注有子本草經云江東諸處
至四五月後天雨桂子每於衢路得之大如狸豆破之辛
香古老相傳是月中下也餘杭靈隱寺僧云種得一株近
代詩人多論述漢武洞冥記云有遠飛鷄朝往夕還常銜

桂實歸於南土北方不當月路故無南方當月路所以有
也唐書垂拱四年三月雨桂子於台州旬餘乃止通考載
古云主人多死然白樂天唐人也詩云遥想吾師行樂處
天台桂子落紛紛未聞以台州桂子為不祥也樂天又題
杭州天竺寺詩云偃蹇月中桂結根依青天天風繞月起
吹子下人間又云宿因月桂落醉為海榴開天竺與靈隱
相近本草所云靈隱等種得一株疑即此也通考又云宋
熙寧三年夏六月己未饒州長山雨木子數畝狀類山芋
子味香而辛土人以為桂子又曰菩提子明道中嘗有之
是歲大稔此又以桂子為祥與前說异然則今貴陽所雨

者意者其桂子邪以為不祥邪大兵之後繼以大旱匪三
日雨民父子兄弟不相保茲雨瑞雨也豈有瑞雨中又雜
以不祥之物邪以為祥邪則是年未值甚翔至明秋始定
人多病死與通考人死之占同楊用脩以月路為怪而亦
未著休咎姑為之說以俟知者

座右四戒有序

予初至黔苦賊賊滅謗大起予忍不與辨已幾何
大饑竭力拯之而予亦病欬矣今賊平謗止年穀
穰穰予病霍然已追憶往事痛定思痛爰作四戒
置之座右

諺有之寧作太平犬莫作亂離人予從大兵後始知太平
樂也羽書紛如一夕三五至予食防毒臥防刺積薪於室
藏刀於靴語家人曰脫不守恃此二君為友矣比賊平上
下嬉恬而後知亂離人不如太平犬也嗚呼予安敢一日
忘積薪藏刀時也右兵戒

語有之豐年玉凶年穀予從大侵後始知稼穡寶也旱魃
為菑斗米五百錢予始文檮既步檮倒囷而賑設糜以食
乞糴於楚不予運米於滇不來脫再不雨民立槁矣比雨
降民免溝壑而後知五穀貴金玉賤也嗚呼予安敢一日
忘步檮設糜時也右饑戒

詩有之灰心因忍事霸猶甚焉諭兵予從大誇後始知忍堪
喜也逆賊甫夷穰者四起甚至形之奏牘播之謠歌刻之
圖畫予謂人曰賊未平予願爲相如賊既平予耻爲阿董
如斯而已比事父天定人定而後知一忍敵災星也嗚呼
予惡知謠歌圖畫之非忠臣也 右謗戒

語有之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予從大病後
始知淡味佳也賊初跳梁兵食多缺予過焦勞心血耗竭
耳瑩瑩鳴似聾非聾使淫淫下似痢非痢日夕梳梳上度
終玉門關矣比少間讀西方合論而後知玄酒可長生也
嗚呼予惡知似聾似痢之非藥石也 右病戒

病後起居飲食四戒

寧饑無飽饑甚徐徐再食則飽過飽則上焦壅中脘滿甚
則煩懣時嘔沫甚則氣閉不大溲故醫書止云傷食未云
傷饑

寧暖無寒暖甚徐徐解衣則涼冒寒則發熱如火飲食下
嗌輒出甚則下泄甚則下痢故醫書止云傷寒未云傷暖

寧渴毋茶茶破睡破睡則血不歸肝茶寒胃寒胃則食不
下腸茶頻溺頻溺則洩元氣故諺云口中不可無腹中不
可有

寧晝眠毋夜坐夜坐妨睡妨睡傷神夜坐多語多語傷氣
夜坐難早起難早起廢事故古人夙興夜寐未聞夜興夙
寐

書全沖世澤卷後

劉筆山觀察由滇還吳道黔出其家世藏全沖卷示予予
循環讀之全沖者劉氏堂名也劉之先有康民翁以醫名
永樂中 文皇帝召見隷太醫院翁以全沖名其堂臨江
金文靖公爲之記胡若思楊文敏諸公爲之歌咏永豐曾
子棨學士爲之跋其後記逸董存詩跋予師申少師翁題
曰全沖世澤而以不及見記爲恨比觀察入滇留清江蒐
尋始得記語合爲全璧而屬章一言予讀文靖公記謂六

氣弗調淫乃伐和在全沖大本而以得全全昌望劉之胤
讀予師跋謂醫孫沖氣儒養沖德觀察所至孜孜保和利
澤克舉其職無忝爾祖亦既詳摯矣章復何言無已則以
老氏五千言中所云沖與全者質之觀察老之言曰道生
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沖氣以爲和夫沖氣即一也
一之名可尊可卑尊之無對卑之至微故曰孤寡不穀而
王公以爲稱微獨孤寡不穀也天子自稱曰予一人又曰
予沖人皆是意也老又言曰曲則全聖人抱一以爲天下
式誠全而歸之老全一劉全沖其致一也劉翁其精於老
乎施之身能以醫活死肉骨而爲教父施之子孫二百年

後觀察衍爲道術以完活民萌爲衆父父肯全沖之暫也
予與觀察同郡邑於閩同潘於楚茲復同事滇黔之墟劍
合旣久觀察竟內祿去豈徒勝寒勝熱堅守其祖訓邪予
媿不能用沖生死於夷狄患難窠中觀察之出是卷誘予
言也其殆示之以太沖莫勝鯢桓止水邪而予何日得爲
吾家爨紛而封邪

証誤

予昔著聖門人物志偶考杜氏春秋姓號歸一圖何忌孟
孫氏共爲一類而誤以孟孫氏即何忌也及過鄒縣考孟
氏譜孟子父名激公宜母仇氏今啓聖祠當祀激公宜不

宜稱孟孫氏

予昔著陝西郡縣釋名於膚施縣未有的考及讀沈括夢
溪筆談延州天山之巔有赤闞佛寺寺庭中有一墓世傳
尸毗王之墓也尸毗王出于佛書大智論言常割身肉盡
今天山之下有濯筋河其縣爲膚施縣詳膚施之義亦與
尸毗王說相符按漢書膚施乃秦縣名此時尚未有佛書
疑後人傳會縣名據此說則膚施之名尸毗王割膚佈施
之義也宋慶曆間伐其冢而取其王肵膚施之意何如哉
湖廣蒲圻棗陽二縣俱以蒲棗二義爲釋及行二縣蒲圻
田中多菖蒲棗陽路上皆棗樹

滇人有兒子藥名百雀膽者始以爲真雀膽也已問之醫
云即蘆薈旣檢本草蘆薈出波斯國專治小兒五疳三蟲
俗呼爲象膽以其味如膽故也則雀膽之義甘即象膽之
說乎

宋淮海張邦基墨莊漫錄王荊公爲相奏事殿中忽覺頭
痛不可忍遽奏上請歸治疾裕陵令且在中書偃臥已而
小黃門持一小金杯藥少許賜之云左痛即灌右鼻右即
反之左右俱痛並灌之即時痛愈明日入謝上曰禁中自
太祖時有此數十方不傳人間此其一也因茲賜此方蘇軾
自黃州歸過金陵安石傳其方用之如神但目赤少時頭

痛即愈法用新蘿蔔取自然汁入生龍腦少許調勻昂頭
使人滴入鼻竅予不識生龍腦以爲龍骨之類已問之醫
一云即蘇州薄荷一云即龍腦香係檢本草薄荷有[illegible]游
荷所以別龍腦薄荷也則薄荷名龍腦似矣本草又載龍
腦香波律樹中脂也主治頭痛通竅則宋時禁方其龍腦
香乎予又考續博物志天寶中交趾貢龍腦如蟬蠶形龍
腦樹節方有禁中呼爲瑞龍腦上惟賜貴妃十枚香氣徹
十餘步又樂善錄載吳越王以生龍腦一斤賜孫承祐承
祐對使者索大銀爐一聚焚之則生龍腦爲香明矣

家誡

士夫家子弟多好燒煉燒煉黠者詒之云此非為利丹成服之可仙即聰明人亦墮其術予讀墨莊漫録張忠定公安道居南都煉丹一爐養火數十年丹成不敢服時張芻聖民守南都羸瘵殊甚堅求餌之安道云非敢吝也此丹服火久不有大功必有大毒不可遽服聖民求之力乃與一粟粒且戒勿輕餌聖民得之即吞不數日便血不止五藏糜潰死予入黔聞滇人好服丹即以一大老生平極清謹晚年為一同年誤服丹口燥不得已含玉珠又誤吞玉珠遂至不救丹之誤人如此

士夫家子弟多好古書凡宇內未見未讀之書必欲致之

以廣見聞不知亦有不必強致者予讀墨莊漫録閬州治廳梁間有書一函人莫敢取視一太守子必欲開之人勸之不從竟取之乃三國蜀時斷一大辟案文耳復置迺梁閣未幾守故廣西全州嵒巖中有一木櫃相傳為兵書匣然莫敢發嘉靖間求方書御史至全必欲取之乃舁健兒入巖中視之乃一大髑髏踞乎環外木櫃即棺也健兒取髑髏下御史命置故處健兒立死御史後竟敗官此舒中陽尚書親語予者皆好古書之過也

士夫家子弟多愛古畫予亦豈無此愛第偶有所得不妨展翫隨翫隨置不以縈念若收藏既富必至貫禍嘗讀蘇東坡志林子由之達自幼而然方先君與予篤好書畫每有所獲真以為樂唯子由觀之漠然不經意今日有先見固宜也吳去先見必有所指近嘉靖間士夫家以一上河濳明圖至觸枘家子尋以殺身然後知蘇氏兄弟之達也戒之哉

士夫家子弟寧庸毋奇寧靜毋譁寧寡交毋養交予讀馬伏波戒子弟書云龍伯高敦厚周慎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勑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此

書至聞於光武季良幾得罪伯高由此擢守零陵不可不慎也近日吳中王季子可為殷鑑幾波及諸名士予昔提學川中陳玉壘為文莊公子身為學士廬居予臨行親出郊住一古廟步送奉新蔡冢宰長君未廕時校予刺稱降增廣生員此亦今之龍伯高也汝曹效之哉

銀絲硯銘 硯石出思州有銀理俗名銀針石

石為殼銀為縠如珠鰛蚌如玉在璞剥之斲之日醉陳玄而友不律百千年郁郁 殼音郝

天漢連珠硯銘

貴陽太守吳道原解組歸無為貺予一硯金雲飈

起莽莽互騰衆星燦爛不可枚數吸之汗解之潤

予名之曰天漢連珠硯又愳夫匠氏之鐫池文士

之漬墨為石瑕也故銘以戒之

可憐光彩一片玉萬里青天何處來毋墨之涴毋池之開

令金波玉繩長留几席間如琬琰玫瑰涴音餓

書巫山縣志

萬曆乙巳秋仲巫山令張子惟任以新脩巫山志來予卒業之邑故備矣獨巫山者邑之穽也文若詩不大備文如宋玉二賦缺一即一賦遺其序詩如唐人所咏巫山高者半不録因檢二賦并古今詩共若干首寄令入刻而予因

有感焉予友來徵君矣鮮為予言自幼夢獨立巫山上亡歲不夢至廿八歲舉鄉試始亡夢比三十八歲下第題引歸隱復夢故自號十二峯[illegible]人夫襄王之夢神女幻也徵君之夢獨立實也徵君[illegible]古人為聖世逸民恐知非山靈所孕梁距巫只又恐得[illegible]徵君非巫域而遺之也孔孟托根於東嶧元公棲神於匡廬名賢名山兩不相負因讀巫志重有感於斯人

傳衣記

萬曆乙酉予入韶州從間道棹一小艇入曹溪謁六祖像精彩莊嚴寺僧因出傳衣寶鉢革履示予予瞻傳衣似今羊殘稠衣而間以金縷傳燈錄謂西域屈眴布緝木綿花心織成理或然也鉢本瓷器為廣東提學魏莊渠所碎或云魏有心碎之或云偶墜諸地僧以漆膠之仍似鉢形而寶色無光革履云是六祖遺履比今履差長耳予問傳衣始末僧有言是釋迦佛所遺者有言是達磨所遺者有言是武則天所賜者未有定說萬曆乙巳予在黔中蘭錡之隙思補大興寺藏經偶檢高僧等傳釋迦佛有衣名金縷僧伽梨衣釋迦知化期將近命摩訶迦葉敬奉佛勑後持入鷄足山自念今我被糞掃服持佛僧伽梨必經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歲至於彌勒出世終不致壞於是寂

然入定則釋迦衣未傳也又二十四祖師子比丘傳法婆舍斯多并授僧伽梨衣後斯多適南天至中印度彼國王得勝曰予聞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法後人祖曰我師難未起時密授我信衣以顯師承王索其衣焚之五色相鮮薪盡如故王乃大信即請其衣秘于王宮則師子衣未傳也今曹溪傳衣實出達磨考達磨傳菩提達磨傳法慧可命之曰我傳汝法并授汝僧伽梨寶鉢以為法信惟恐後世以汝於我異域之人不信其師承汝宜持此為驗以定其宗趣吾沒後二百年衣止不傳後慧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慧能弘忍曰受衣之

人命如懸絲此後傳法毋傳衣鉢慧能稟教竟止不傳及坐化後肅宗慕其道詔取衣鉢就內瞻禮肅宗崩代宗即位永泰元年夢尊者請還衣鉢天子敬其法七日即詔使臣持還曹溪曹溪傳衣之始末如此逮磨長逝於魏莊帝廢立之際實梁大通二年自梁至今約千餘年而衣貯曹溪完備如故夫金石之刻其質本堅如周石鼓泰太山碑晉鐵柱之類是也而金縷甚脆草木之生托根於地如孔之檜子貢之楷老之栢漢之松是也而金縷無根然歷千年不壞是豈無尸之者耶嗟乎庾嶺之爭惠明不能舉肅宗之取唐宮不能留寶鉢之碎魏公不能幷碎其衣故今宇內千年之物獨此衣存

跋朱蘭嵎太史書師中家慶晉錫顧貞冊後

家大人八十有三受六封朱蘭嵎太史公既爲文壽之矣已復爲詩二章一和董太史思白韻一別韻書之扇頭一貽家大人一貽不肖又大書一紙不肖軸而懸之中庭矣又大書扁二一曰師中家慶仍董太史題也一曰晉錫顧貞蓋取二卦對董太史題也厚人之親至於大書小書不一書此當於古人中求之不知不肖何以得此於蘭嵎也弟未書冊葉不肖敬倣而書之於冊仍以蘭嵎副札系之右方令後世子孫[illegible]於考焉

題轉識論

準提亭僧如登字處一亭磨勘三明者轉識論一篇予讀而喜夫識有九第八識名阿賴耶識華言能含藏一切善惡種子也是名眞識至第九識永不起位捨阿賴而受清淨幷其眞無之矣是名無識此非大轉何以能至熏習起妄傳送阿賴始捨六麤繼損三細乃名爲轉即以吾儒論孔子以一貫轉子貢之多識文王由順帝則轉於不識登研六書已落多識寞曰而今轉矣去八入九當在何日若順帝則一以貫此吾儒之轉也幷以告登

蕭紹武表兄像贊幷序

先外王父強瞿府君外王母康孺人生丈夫子四女子二先夫人其幼女也長舅小吾翁生子元嫡仲舅右武翁生子元宗姨母嫁龍廣文南臺翁生子思進思遂思迪先夫人止生章表兄弟共六人嫡進先物今章得事宗遂迪三兄而嫡俱逾六十宗兄且七十章又稽殊方再四乞養侍家大人且與莫年兄弟共徜徉武山甘溪三顧雙鳳問也宗兄思紹右武翁別號紹武予效鎮梓像入黔句予題因系之贊

少師黃州爲蕭之元瞿翁右武南溪之望紹武繩之[illegible]

呼吭其氣也骯髒其貌也倜儻三姓兄弟惟四亡恙卽存
者四執與兄抗望之形壯郎之神王容與武姥之挄逍遥
武溪之上予之乞歸也豈徒侍養庶幾日陪於鳩杖

陳孺人像贊

嗟乎其容渙乎其飾穎川名妹蘭陵良婦集螽斯以昌世
胙戒鷄鳴以爲夫襲鹿門偕隱冀野共食操作儼孟德耀
之勤儉約亦桓少君之裔無非無儀女士內則雲兮仍兮
仰圖兄於來葉

袈裟原

楊升庵秇林伐山云袈裟名水田衣又名稻畦帔王維時

乞販從香積裁衣學水田王少伯詩手巾花氎淨香帔稻
畦成袈裟內典作髦毟蓋西域以毛爲之又名逍遥服又
名無塵衣然未及袈裟之原也陳養吾象教皮編云迦羅
沙曳僧衣也省羅曳字止稱迦沙葛洪撰字苑添衣作袈
裟或從毛作髦毟一名無垢衣一名忍辱鎧一名銷瘦衣一名離
塵服一名蓮花服一名福田衣一名水田衣一名稻畦帔
一名逍遥服一名無塵衣一名去穢衣一名離染服乃知
袈裟之原始於迦羅沙曳至葛洪始加衣字也近儒博洽
予許養吾第一

五銖衣原

升庵秇林伐山云博異志天女衣六銖又曰五銖北里志
玉肌無軫五銖輕若以爲天女玉肌之衣不知諸天人皆
衣五銖六銖不獨天女且有三銖一銖半銖者不獨五六
阿含經云忉利天衣重六銖炎摩天衣重三銖兜率陀天
衣重一銖半化樂天衣重一銖他化自在天衣重半銖又
云天衣飛行自在天衣衣如非衣光色具足不可名也韻
註十黍爲絫十絫爲銖八銖爲錙二十四銖爲兩五銖六
銖尚未及半兩宜乎輕矣

子弟四誡

一曰無恃祖父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

有餘殃此爲祖父言也子弟未可恃也恃祖父之善而即
于淫玄王勤商而無救於南巢后稷勤周而無救於孟津
慶何有焉傷祖父之不善而正於義鯀後有禹賜姓曰姒
共工後有四岳賜氏曰呂殃何有焉
二曰毋事輕俊孔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故告
顏子四勿在視聽言動告仲弓二如在出門使民曾子告
孟敬子在顏色容貌詞氣皆語重也晉厲公視遠步高郤
錡語犯犨語迂至語伐齊國佐語盡皆不重也此賢不肖
所由分也重則學固不獨學固福亦固不重學不固不獨
學不固福亦不固

三曰毋迂講學今士大夫曰我只躬行何須講學此言似是而實非也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躬行君子吾未有得不憂孔子之憂而直取孔子之未得者任之將賢於孔子耶吾恐得未必得而憂方大矣欲釋憂而求得舍講學奚之矣

四曰毋忽性鑑予童子時師每夜令看鑑四葉至性理白文令熟讀背誦今予弟置二書高閣偶干戈稍暇將二書細說通鑑當以爲治爲佳至性理周程張朱邵陸謝上蔡楊慈湖八公語言中的縱新說紛出要之皆八公已語也讀通鑑何憂典故不熟讀性理何憂學問不明

黔草卷十八目錄

蠙衣生黔草卷之十八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廬陵彭應時化中甫校

豫章書小序

豫章書凡例

一大記綱倣春秋目倣左傳目有詳略略者語具本傳詳
者不載本傳

一災祥輿圖大事雖載大記藝文雖載列傳而必爲三志
者災祥有天道焉輿圖有地道焉埶文有人道焉三才
之道也

一埶文志倣班例其稍詳者倣端臨經籍考例也不能詳
者止云某書若干卷不知其詳者止具書名鄉士著述
者書宦於豫章而著述者亦書如顏魯公吉州集段成
式廬陵記之類是也

一封建表凡分封食采豫章者書豫章人受封者自子男
以上皆書即不食豫章采亦書

一郡邑表羅文恭詳焉述舊也附以王觀察趙欒平圖說
表之翼也

一列卿年表始於宋宋始卿也詳於明明可考也

一豫章不毓帝王然有過化者有始封者宗室則有生於
斯有封於斯有宦於斯者矣后妃以次附焉

一宦政鄉士人物自元以前者採之史　本朝者採之憲
章錄吾學編通紀昭代典則間及野史史未載者採之
一統志一統志成於天順五年五年以後人物又旁搜
郡志及他傳記野史諸書

一列傳因年代爲次但其中有祖孫父子兄弟者類爲一
帙不論年代

一史書列傳俱書名今仍其舊一切稱公稱先生者悉削
之

一宦政歷官雖尊仍書江西官銜他事雖多止載江西宦

蹟

一豫章人唐宋間曾宦豫章者止載鄉士不載宦政

一鄉士傳分上中下卷矣理學忠節孝義皆上也而不入
上何也彼各自爲類成而上也若叛臣下下故不入下

一忠節列傳死於　國難者書死於諫死於讒者書即諫
而未死曾經廷杖下獄謫戍者書

一閨貞傳惟死節者書嫠而節者不能具書

一竊據與叛臣微异竊據者因天下之亂而竊據一方非
戎首也叛臣戎首矣

一叛臣傳實維壘之耻顧天地間有陽必有陰有正必有

邪亦竊取春秋之義云

一釋門採之高僧傳神僧傳傳燈錄指月錄玄教採之列仙通鑑二氏在　本朝者採之一統志

一釋門自晉至　明俱依世代惟四祖六祖及弟子爲一卷南嶽派青原派分二卷不雜他僧比子孫附祖例也

一雜傳事未馴雅可爲鑒戒故以終焉

豫章大記序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太史公年表有大事記宋呂東萊作古今大事記鄭端簡作　明大政記皆識大也讀左國而知春秋大矣讀二十一史而知通鑑

綱目大矣予豫章固牛蹄蝸角之國也上下數千年豈無其大者予章撮而書之作豫章大記或曰三國之際司馬公帝魏朱文公帝蜀予帝孫吳者何大記記豫章之大也是時豫章實臣吳帝吳紀實也五代之際主南唐其法一也元亡僞元主孫有司請獻俘　高皇帝曰元即狄主中國且百年朕與卿等祖父皆賴其生養朕弗忍嗚呼豫章人於吳唐亦惡忍遽閏之邪或曰石室禹刻椿莽不可讀匡之廬澹臺司馬之南遊此何與理亂而不一書嗚呼禹刻董百餘言實開豫章萬氏文字之祖匡君廬而孺子道深輩出矣澹臺遊而象山草廬輩出矣司馬遊而歐陽王曾輩出矣豫章之大孰大於是夫培塿衆山則崑閬爲尊坳堂群澍則溟渤爲廣是編固亦豫章之崑閬溟渤也

豫章災祥志序

予讀班劉兩漢書五行志專紀異不及祥讀沈隱侯符瑞志孫氏瑞應圖孝經援神契等書專紀祥不及異猶未備也孔子曰吾志在春秋春秋書災不書祥正欲使人主因災而懼因懼而改殷憂啓聖洊雷脩省之旨微矣及憫世之不泰嗟吾道之不行則又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豈不欲世有麟鳳與一覩太平之盛乎故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孼二者俱未可廢也是編凡

豫章竟異必書春秋漢書例也凡豫章竟祥必書鳳鳥河圖意也總名之曰災祥志嗚呼庶幾備矣或曰豫章區區一南服耳中原既遞王者不莅書災書祥何與人國耶予曰不然辟之身然爪甲鮮瑩則膚體康强一指癬疥則曉夕吟呻誰云無與也不然銜命而來諳使王及刺史觀察守令即豫章主者黃武紀元而白虎仁宸濠稱兵而雷電隨朱衣見而陶侃拜上公廬山崩而劉僞肆江州故莅吾土者得是編而詳覈之推古今仁暴得失之故尋禎祥妖氛之跡可懼矣夫可懼矣夫

豫章輿圖志序

豫章郡縣沿革一統志詳矣予謂有一代郡國則有一代建立秦以前不可考已自漢至　明具載列史不窮其源而尋其流世代懸隔稱名衆地地既溷淆事難稽覈如豫章一也春秋豫章在江北淮南漢豫章郡始在今南昌九江一也秦九江郡豫章屬焉而漢九江郡豫章不屬泰和晉名西昌新建陳亦名西昌吳新建在臨川郡宋新建在潢州漢弋陽國在光州今弋陽在廣信晉南康郡在南贛明南康府在彭蠡漢建昌在今廬山下明建昌府在南城漢江州在重慶晉江州在潯陽梁信州在夔府唐信州在廣信漢臨江在巴郡明臨江在清江此時異而名同者也

漢有二宜春一汝南一豫章有二安成一汝南一長沙即今安福孫吳有二巴丘一岳州一清江元有二撫州一興和路一江西有二隆興一西京一江西明有三新城一保定一杭州一建昌有二東鄉一撫州一夔州有二德化一九江一泉州有二安仁一饒州一衡州即江西有二永豐一吉一廣此時同而名同者也今晉有吉州而吉安昔亦名吉州楚有靖州而瑞州昔亦名靖州鳳陽有潁州而安福昔亦名潁州閩有南平而泰和昔亦名南平廣有揭陽而寧都昔亦名揭陽汝寧有上蔡有西平而高安昔亦名上蔡臨川昔亦名西平山東有東昌而廬陵昔亦名東昌

此名華而難辨者也廬陵南康鄱陽昔爲郡矣而今爲縣泰和吉水安福鉛山南豐昔爲州矣而今爲縣建昌臨江南安昔爲軍矣而今爲府此郡縣之更而難辨者也鄱陽之鄱秦爲番泰和之泰唐爲太餘干之干漢爲汗新喻之喻昔爲渝或作俞金谿之谿宋爲溪贛縣之贛唐爲灨萍鄉之萍唐爲苹此字畫之改而難辨者也故江省大志以蜀江州事入九江江西舊志以汝南安成侯入安福其失固有自來矣或曰詳於輿地似矣幷戶口賦稅兵屯驛遞紀之何也曰郡國書戶口孟堅漢書例也賦稅戶口所輸也書戍兵永叔唐書例也屯兵所天也書貢物馬端臨文

獻通考例也陶器鵝翎皆地之毛也書馬站宋景濂元史例也河泊巡司亦驛遞之類也總之厥土厥貢皆禹貢例也作豫章輿圖志

豫章藝文志序

豫章著作其有述者自東漢始程曾著書何湯解經唐檀稱于熊遠成集至於陶元亮雷次宗輩則富矣又至於宋如晏文獻歐文忠王文公黃文節周益公集俱二百卷二劉三洪楊誠齋曾子開文信國集俱百卷則又富矣是不可亡紀嗟乎趙宋訖今未五百年卽諸公集已不盡存而況其遠者乎古人沉石碑於水鏤鐵版於洞良有以也作

藝文志

豫章封建表序

自漢英布起九江是後豫章封建之制漸廣今採自漢至元以爵土序無論姓屬以年代差無論五等至　明始分同姓異姓尊王也總曰歷代豫章封建表蔡邕獨斷曰漢制皇子封爲王其實諸侯也總名諸侯王法律家皆曰列侯豫章封建肇於漢盛於六代然有籍其地之名不食租稅於其地者有户賦租入而又治其政事者或以同姓或以武功隨時之宜卒無定制我　明爲善同姓之王衣食租稅而不與藩國事雖不各務其治而不得爲亂宸濠之

怵邪臣計不逞殺而滅其幾使然也夫雷震百里取象於天壇土五色效法於地磐石之宗要於永久蒼頡作書一貫三爲王背私爲公侯候也能樹名生物與天道俱也伯把也持政事也子言孳孳鄉下男以任治事受王命也統莫泰於宗祀祚莫弘於宣翼立法若彼制義如此豈可忽乎豫章通志大志皆無封建表中間紀事地員邦考亦謬失真如汝南之宜春東海之南成俱收入載緣聲昧實不可勝原今所書著以傳著疑以存疑諸誤者直削之不著

豫章郡邑表序

羅文恭公郡邑表詳哉乎言之矣上而藩封兩臺下而司道府衛縣所無不臚列而山川之險夷政務之煩簡賦役之多寡風俗之刁淳道里之衝僻邑之上中下悉著於格誠方域之巨典也第局於格不得悉載其故郡桂史陞刻有江西輿地圖說亦表庚詳子章續之表後庶幾表未備者圖說備焉表與圖說相爲經緯不可廢也

豫章列卿年表序

豫章公卿晉唐以來代有陶桓公鍾越公皆以武功著耳至執政佐人主實自宋始宋則陳恭公歐陽文忠公爲著南宋則陳魯公周益公趙周王江益公文信公爲烈比及我　明視宋尤甚內閣則楊文貞金文靖彭文憲劉文安

費文憲部卿則吉水周文襄簡肅泰和羅歐二文莊安福張簡肅鄒文莊廣昌何文肅浮梁戴恭簡德興孫清簡豐城楊文恪皆犖犖著者詳具雷司空年表今合宋明宰執九列各以其年類爲豫章列卿年表即有玷月評穢國史者亦不得以人棄也

豫章帝王事紀序

豫章偏江右非帝王崛起之地然二姑五老巘乎雄峙彭澤左蠡蕩爲巨浸亦宇內奧區哉古今帝王如夏禹刻石於廬岳漢武射蛟於尋陽陳祖見龍於西昌蕭帝飛舄於贛邑皆過化也大帝始侯於南昌宋武分封於豫章孝武

由江州而剪元兇齊明由西昌而纂大統皆封邑也至於
我　太祖奠鼎金陵首定南昌龍沙駐蹕訓誨父老　國
初侍從之臣吾省獨盛解揚胡金相繼名世豈非雲龍風
虎之會五百年而一見者乎故首紀之篇曰帝王

豫章宗室列傳序

豫章在一統時爲東南奥區在偏安時爲上游重鎭故同
姓分建代封其地第其中有借以封而不王其地者如廬
陵王劉義真安成王蕭暠之類是也有封而即王其地者
如我　朝益藩寍藩淮藩是也有不豫章王而來宦其地
者如晉安王劉子勛蕭子懋爲江州刺史曹王李皐爲江

西節度使之類是也有罪放豫章者如昌邑王賀侯海昏
彭城王義康徙安成之類是也作宗室列傳至於吳濞寍
濠包藏禍心稱兵向闕詳叛臣傳不得列斯編

豫章宦政列傳序　二條

豫章亦仕國也而仕於豫章者又豫章人之則也火爲坤
母巽爲離父金乃坤孫誰得而違之陳仲舉下榻張子壽
立徐碣而豫章人士以風節相尚范甯興學校韓退之敎
育人才而豫章人士以文章相淵梅子眞忠諫溫太眞赴
義孫忠烈許忠節死難而豫章人士以忠義自許周元公
倡道南安朱文公[illegible]白鹿王文成揭良知於虔臺而豫
章人士以理學相發明立竿見影呼谷聞響豈不靈哉予
之作宦政傳以此不獨降潤流輝煦育民萌已矣

或問豫章宦政傳下華子魚殷仲堪楊憑齊映皆有聲當
時而至比瑣伯嗜痂同類傳之何[illegible]猶埒也曰華爲操元
勳而亡漢殷推玄爲盟主以傾晉楊在二鎭以侈忕名齊
進八尺瓶以掊欽名此猶在羊肭劉邕上誰薰誰蕕予惡
得書瑣瑣者而貸昭昭者耶

豫章鄉士列傳序　二條

匡廬磅礴高魏五老宮亭瀲涵淵深百仞其和震凝固之
氣醸於物猶能爲豐城之劍海昏之珠番昜之金浮梁之

陶而況於人乎語曰中土多聖人和氣所交也絕域多怪
物異氣所產也豫章即非天地之中而以東南論實在吳
楚閩浙兩粵之會故自開闢以來陳雷篤於友義文謝明
於臣節陶周之勛埒於桓文稱潛之高揭於日月永叔子
固之文章百世可俟忠宣忠簡之氣節九死不移至於理
學一脉自鵞湖臨川以來崇仁餘干揚其波文毅文莊文
恭文潔扼其瀾彬彬郁郁聯古有光焉總名之曰豫章鄉
士列傳若理學若忠節若孝義若隱逸不過類分之耳
曲阜多君子而慶父少正卯猶是魯人稷下多賢士而崔
杼田常豈非齊產豫章自漢唐以來稱江右齊魯而齊丘

用之輩正廬阜之梟彭蠡之軀也春秋不隱慶父崔田之惡予忠平諱之

豫章理學列傳序

吾豫章理學彬彬矣顧其中亦自有二派周元公倡道南安擇里廬山而二程親受業朱文公出守南康重訓白鹿而李黃稱高弟至於我 明若吳子傳胡叔心羅文毅文莊恪守濂洛之訓此一派也三陸崛起金谿講學鵝湖始即稍屈於文公至我 明王文成公推尊象山比於孟子而歐陽文莊鄒文莊羅文恭羅明德胡正甫王子植恪守良知之訓又一派也派雖二途至明道不計功正義不謀

利必爲君子不爲小人朱陸一也學者徒觀其紛紜之辨倡爲禪儒之岐豈足以語理學哉作理學列傳

豫章忠節列傳序

夫生死之際難言矣生則軀全妻子保而榮死則首身異處妻子爲國而辱榮辱相去雲泥而忠義之臣寧辱毋榮彼其所欲有甚於榮所惡有甚於辱也豫章忠諫之風始於李將軍死難之節始於羅宗伯然至宋始著至文謝始烈比及我 朝有死金川者有死土木者有諫景泰之易儲死者有諫嘉靖之大禮死者皆文謝風之乎即諫未死至於廷杖長繫謫戍九死一生者其忠節一也纤錄之作忠節列傳

豫章孝義列傳序

孝弟爲人之本愛敬孩提之良是宜人人能之而豫章孝義傳何董董也豈塞天地横四横道故未易能即事父未能事兄未能吾夫子猶有歉與以章耳而目之先蕭夫人祖自成鵬舉鵬漢騎義事從子與叔父爭戍戟郡志家乘家大人壯齡辛酉之難代世父被逮軍前主者杖六十絶而復蘇庶幾孝弟之烈 制誥一則曰情敦同氣有懷急難之心一則曰然恐臨門徒跣而脫母兄於阨蓋謂此矣

豫章隱逸列傳序

惟神龍始可潛惟玄豹始可隱隱逸難言矣舍之則藏孔子獨以予顏定古逸民以夷齊爲首蓋非聖賢未足與於此也豫章自嚴下老人以來代有隱德漢晉之間二徐四翟二陶何殊綺黃予獨謂陶元亮王炎午志在前朝恥屈後代忠節之隱也雷次宗周續之招延生徒上屈乘輿市朝之隱也其隱同所以隱不同予於雷周尚不無遺議焉特前史既列隱逸姑仍之云耳

豫章文苑列傳序

江右文教自減明子長南遊後代有文人在漢則何湯唐逌在晉則陶潛雷次宗然或以經術鳴或以節義著品在

文學上故另有傳傳文苑斷自唐始至宋元及　明盡盛
傳中多載文詞相如子雲傳例也或謂以臟貶潘州以京
黼客貶永州而亦與焉何也相如傳載文君子雲傳載投
閣例也取其文不以一眚掩也

豫章寓賢列傳序

寓賢非豫章產矣而其品亦自不同有樂其山水而擇仁
者如宗少文周元公之類是也有避難而遁世者如衛叔
寶蘇雲卿之類是也有偶遊其地者如臧明子長之類是
也有依父兄宦涂而至止者如孔明明道兄弟是也有托
生而鍾靈者如宋庠魯翀之類是也有無罪而放者如張

九成呂祖儉之類是也賢轍所至山川借色桑梓藉益滅
明元公遂開道學之傳子安太白竟麗洪江之藻其所繫
豈淺細哉

豫章閨貞列傳序

人亦有言慨慷殺身易從容就義難予謂未可軒輊也一
與之醮終身不改鼎鑊在前甘之如飴此慨慷之苦也風
號月落形影相弔海水爲漏共滴長夜此從容之苦也其
難一也顧史書所載死者十九嫠者十一何也嫠猶稱未
亡人也予尊斯例株列史及一統志作閨貞列傳若夫死
守節者散見郡邑諸志不能一一具載

豫章釋門列傳序

世論佛乘大氐有二門一曰禪宗一曰淨土予豫章自遠
公結社東林名曰蓮社遂開淨教自行思弘化青原名曰
七祖大紹禪宗其來久矣予謂二門雖殊入佛則一談淨
者曰一心不亂談禪者曰即心即佛果心不亂矣何心非
佛此華嚴經所以合二教爲一也予摘傳燈錄指月集高
僧傳其卓錫豫章者悉著于篇元　明以來率本一統志
爲釋門列傳

豫章玄教列傳序

秦末匡廬尋真觀溪中磐石上有玉簡天篆曰神化靈溪

金簡標題真人受旨玉簡潛栖予謂此篆爲豫章玄教之
祖龍虎之張西山之許閤皂之葛玉笥之蕭其所從來遠
矣

豫章竊據列傳序

竊據與叛臣異叛臣倡亂戎首也竊據因四方之亂而竊
據一方也即竊據中亦有辨焉鍾傳封南平王盧光稠爲
防禦使老死牖下傳及二世上矣天瑞晉祥塢境歸　明
主全身保族汱之士弘友諒雖已稱帝事無足取餘皆群
盜焉耳獨危全諷之後改姓元氏振於錢塘爲趙宋相彭
玕之後顯於吾吉今姓彭者類云玕後豈其當兵戈之際

能生民萌以昌亂祚邪何其久也

豫章叛臣列傳序

叛臣賊子何代無之豫章為建業上游姦臣借之以窺鼎賊亂由之以入江往往見史冊有封豫章而叛者如黥布劉濞宸濠是也有官豫章而叛者王敦牧江州桓玄陳顯達陳伯之劉休範皆刺江州李璘節度江西呂師夔狠舉江州是也有產豫章而叛者如鄧琬李士寶劉養正之類是也有叛臣道豫章而殘刈者如盧循黃巢之類是也另為一傳以為世懲庶幾朱不雜厠瓦玉不集糅焉

豫章雜傳序

子不語怪不行怪而雜傳多紀怪鸚鵡能言不離禽獸而雜傳多紀獸夫怪而可為誡也吾常之矣獸而人也吾人之矣故幷載焉第語非經史事未馴雅故曰雜

豫章謚法志序 二條

吾豫章得謚自漢至我 明共二百二十五人封建表與列卿表稍著之然有未封未卿而謚者有隱逸謚者有門人私謚者有二氏謚者表未及也今循世代而總記之如潯陽之陶鄱陽之洪功勛忠義一家三四謚則足為勸如醜謬如康棨梓貽羞里巷不齒則足為誡嗚呼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辟藁著泥豪髮不爽平日鹵莽而耘之待啓手足而圖之晚矣

我 明謚法最嚴 國初文臣未有謚永樂間自吉水胡文穆始繼文穆而謚者若干人盛矣愚猶謂未備也理學如三羅歐鄒二文莊鄧文潔謚宜矣而吳聘君胡處士尚缺也忠節異代如文謝且謚矣而死靖難死諫大禮諸君尚缺也死讒死柄家如夏文愍謚宜矣而解學士縉鄒侍講濟郭中允希顏劉御史臺尚缺也議禮褒忠敦實易名其有待於今日乎其有待於今日乎

豫章書目錄

大記二十卷志二十六卷表十卷事紀二卷列傳六十六

卷共一百二十四卷

豫章郡縣釋名

江西始於江南西道省其文曰江西大江之西也又曰江右別於江左也南昌府縣郡有南昌山即吳王濞鑄錢處今西山也新建宋太平興國中析南昌地而新建之也豐城以豐水名也進賢本進賢鎮從鎮名也或曰省城有進賢門澹臺滅明曾從此入故曰進賢奉新本新吳縣南唐改奉新也靖安本靖安場從場名也武寧唐長安四年置長安武后改元也寧州故分寧縣從縣名也分寧者分武寧置也 南昌府

饒州府有堯山以地衍饒遂加食爲饒也鄱陽縣邑在鄱水北也有鄱陽山鄱陽湖餘干縣本越西境爲越餘也漢曰餘汗隋改餘干邑有三餘水或曰吳楚越之餘水也樂平縣本漢樂安唐改樂平邑有樂安江也浮梁縣本元浮梁州從州名也德興縣本德興場從場名也安仁縣本安仁場縣有安仁港也萬年縣新設未詳（饒州府）

廣信府本唐信州　明建廣信府圖經唐上元元年正月江淮轉運使元載以此邑川原廣遠關防襟帶宜置州制可賜名信州以信美所稱爲郡之名上饒縣邑有上饒江在饒州上也玉山縣以懷玉山名也弋陽縣以弋水名也

貴溪縣有薌溪一名貴溪以溪名也鉛山縣有鉛山南唐置鉛場於此以山名也永豐縣有永豐山有永豐溪以山溪名也興安縣新設其義未詳（廣信府）

南康府本宋南康軍賜郡名詔曰南方之俗其在康哉星子縣縣有落星石在府南五里湖中舊傳有星墮水化爲石高五丈許宋將之奇詩今日湖中石當年天上星有落星湖縣以石名也都昌縣縣有都村南棱南昌西望建昌故名建昌縣東漢置義未詳或曰昌邑王賀居此爲昌邑王建也安義縣以建昌縣安義等鄉建從鄉名也（南康府）

九江府舊曰九江孔殷唐詩江至潯陽九派分其說不一詳具山川德化德安二縣俱南唐置取以德化民安民之義也瑞昌縣孫吳有赤烏之瑞名其地曰赤烏南唐陞縣遂名瑞昌湖口縣本劉宋時湖口戍上據大鍾傍臨大江從戍名也呂誨所云據江湖之口衝要之地也彭澤縣彭蠡澤在西也（九江府）

建昌府本南唐建武軍宋改建昌從南唐舊名改武爲昌以地連建州會南昌爲名也南城縣漢地志云縣在洪州郡城之南也有南城山新城縣宋紹興間析南城五鄉置故曰新城南豐縣縣田宜稌歲屢豐也廣昌縣邑通二廣而屬建昌軍故曰廣昌瀘溪縣萬曆六年設即南城縣瀘

溪巡司地從司名也有蘆溪（建昌府）

撫州府隋置義未詳臨川縣以臨水名也崇仁縣未詳金谿縣縣有金谿水色如金也宜黃縣縣有宜黃水源出黃上嶺也樂安縣有樂安鄉從鄉名也東鄉縣正德七年新設撫之東鄙也（撫州府）

臨江府郡南臨清江也清江縣縣有清江從江名也新淦縣有淦水有紫淦山從山水名也新喻縣本因渝水名後轉爲喻也峽江縣吉水流至此兩山壁立似峽中也故又曰玉峽（臨江府）

吉安府隋吉州圖經云以吉陽山名也元仁宗爲皇太子

以吉州爲祖地賜名吉安郡志云合吉州安成爲名也廬陵縣本漢廬陵郡廬水出安福廬蕭山東流與王江合又東會禾水入贛江廬蕭山相傳有姓蕭者結廬山下故名廬即廬水也泰和縣徐鍇白鶴觀碑記隋時邑産嘉禾以爲和氣所生因名　本朝改太爲泰以別於鳳陽大理也吉水縣以吉文水名也永豐縣晉名陽豐以邑有陽山故宋改永豐仍陽豐舊也安福唐名本漢安成安平晉安復而改爲福也龍泉縣本龍泉場從場名也邑復有龍泉江故宋縣名泉江萬安縣本萬安鎮從鎮名也永新縣三國吳置永寧縣元置義未詳大都永永維新維寧之義也吉安府

瑞州府本筠州宋避理宗諱改瑞州郡產瑞芝也湯侍郎中賀瑞州游守書寵分半竹來訪瑞芝以此今有瑞芝亭瑞芝橋郡名曰瑞陽高安縣唐名義未詳上高縣本上高場從場名也新昌縣宋名義未詳瑞州府

袁州府有大袁山小袁山以高士袁京居此故名宜春縣有宜春水甘美宜酒也分宜縣地分自宜春也萍鄉縣以楚昭王得萍實於此今有萍實里有萍實橋皆以此名也萬載縣未詳袁州府

贛州府昔名虔州以虔化水名宋紹興間虔盜起以虔爲虎頭乃易爲贛合章水貢水名也贛縣義同雩都縣有雩山有雩水以山水名也信豐縣有信豐江以江名也興國縣宋太平興國中建也會昌縣宋太平興國中建縣時鑿井得瓶甋十二上有唐會昌字因名安遠縣以安遠水名也寧都縣以寧都水名也瑞金縣有金天祐元年置瑞金監從監名也龍南縣有百丈龍灘邑在龍灘南也石城縣本石城場從場名也邑山多石聳峙如城長寧縣萬曆四年設長久安寧之義也定南縣萬曆六年設南贛底定之義也贛州府

南安府本晉南康縣地宋初置南安軍從故縣名改康爲安也大庾縣有大庾嶺以漢擊粵將軍庾勝築城於此故名南康縣有南埜水南方康寧之義也上猶縣本上猶場從場名也地有猶水有猶石崢崇義縣正德十四年新設義未詳南安府

吉志補小序

王侯傳補序

郡志爲宋劉湛立傳以湛爲廬陵王義真長史也按劉義真宋武帝第二子也雖封廬陵王出爲南豫州刺史未嘗一日莅廬陵則湛又可知已奈何傳湛必以廬陵既封長史應傳則晉宋齊唐間封廬陵王安成王石陽公西昌侯

蒼生多不獨義眞一人其長史亦不獨湛一人奈何止傳
湛必傳長史當先傳王不傳王而傳長史可乎愚謂封建
傳當傳諸王明法借封而各長史附焉至於未封吾吉而
起兵討叛於吉如齊武帝陳高祖之類后妃辟難於吉如
孟后潘妃之類又以次附焉

宦政列傳補序

吾吉以漢建安四年孫策逐華歆得豫章始分豫章置廬
陵郡吳寶鼎二年置安成郡自是廬陵安成有太守隋廢
安成郡止名吉州唐宋仍之第在唐爲刺史宋爲知州至
元仁宗皇慶元年改吉州爲吉安路則有總管達魯花赤

等官我 明改吉安府始建知府同知通判等官郡侯賢
而舊志書者不書今止補其逸者并傳未詳者

宦政傳下補序

予郡邑故多賢侯第史冊所載有稱頌伯者有不歸省者
有不脩飾者桃源喙木播之歌咏許黃屠伯紀之典則有
必不可諱者類紀之足爲前車作宦政傳下

鄉賢傳補序

史一代志也志一郡史也一代才多故史宜簡一郡才少
故志宜煩吾郡宋相四人明相十一人史傳諸相臣履歷
詳備而志傳忍削之是宜煩而簡也今作大臣傳補宋四

相取諸宋史明十一相惟楊文貞彭文憲二公相業最隆
解學士劉文安二公人品亡議取諸實錄餘可類而推焉

理學傳補序

成化中海內以理學名者陳白沙莊定山羅一峰三先生
白沙推高一峰其答一峰詩曰臺城一揮袂忽忽星週五
路永消息斷年深別離苦思君鬢爲白始白數莖許今晨
對書尺白者不可數先生天下士詎肯顧衡宇悵望曹溪
約獨與光也語一峰沒嘗爲作傳文有詩輓之云今我何
敢私一峰百年公論在兒童要知此老如君實更恐前身
是孔融青天白日人千古五典三綱疏一通天下何常之

知已我言剛與定山同一則曰先生天下士一則曰青天
白日人千古其尊之至矣或謂止以仲連軍實孔融擬一
峰而不予以聖賢嗚呼豈有人心事如青天白日而不得
爲聖賢乎吾吉理學傳何可少一峰

列女傳補序

予讀文山集芻蕘集皇明小傳農丈人集而後知歐陽夫
人鍾文妻吉慶奴浦三姑之爲烈淑也周紀善余君房其
言足信而文丞相傳御史必能刑于寡妻也郡志未入予
補之吉慶奴郡志有傳而未備予增之

方外傳補序

郡志雜傳仙釋若干人然六祖入粵青原椄派未有傳也補傳燈錄高僧傳作方外傳補

逆妖傳補序

吾吉德義忠節聞於天下無逆而有敢躬叛正之逆萬里之妖豈齊魯之鄉不免慶父晨封輩致煩春秋之斧鉞耶猶幸上下數千年間止三人也作逆妖傳以爲鄉誡

雜傳補序

雜傳者四其事庬其語瑣然足爲法戒舟子以一念之毒爲天所弃瘠者以一念之明爲大賢所與至義犬義馬不以危迫生死易其奇哉周紀善羅太史之傳爲世敎也

明列卿年表補序

吾吉宋拜四相館閣名卿相望至我　明益盛內閣十人內一品三人尚書二十六人內一品七人左都二人右都六人侍郎二十四人副都二十二人廷尉冏卿宮詹翰林學士若亦云盛矣今依各省官銜類爲年表作列卿年表補

科第志補序

吾吉科第始自唐至宋元　明載郡志選舉表詳矣而莫盛於宋　明宋自開寶五年至咸淳十年凡一百四科進士登第共九百一十二名內廬陵二百六十名泰和一百一十五名吉水一百八十九名安福九十六名永新九十三名萬安二十二名龍泉四十二名永豐九十五名我　明嘉靖己未羅文恭始作吉安進士考而自爲序萬曆辛卯後張符卿程再續之至於今又十六年矣總之自洪武辛亥至萬曆甲辰凡七十五科共八百七十九人內廬陵一百九人吉水一百九十四人泰和一百八十三人安福二百五人永豐六十九人永新五十五人萬安四十六人龍泉十四人永寧三人

藝文志補序

吾吉山稱文山水名文水藝文之富所從來矣而至宋始

著歐陽文忠公開其源在我　明始盛楊文貞公揚其波宋三百年周平園楊誠齋胡澹庵文文山皆傑然稱名家我　明方二百四十餘年劉子高解大紳羅[illegible]文[illegible]人鄒二文莊暨予師胡正甫先生無議周揚朔文則山川之發祥厚也舊志無藝文志欲以正續文[illegible]道考及予笥所藏者補之若藏之名山府之鄴架予未[illegible]者尚多也顧以興日[illegible]

黔草卷十九目錄

雜著

蠙衣生黔草卷之十九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友人劉孟雷靜之甫校

雜著

貴州郡縣釋名

貴州布政使司（黔中 牂柯 鬼方 貴竹 靡莫 順元）

貴古黔也黔之名自帝高陽氏化至交趾流沙遠矣黔西南之外禹貢雍梁之境西南皆據黑水黑水之流道自三危黔有自來矣其曰有苗者縉雲氏之後也稱苗者何若曰中夏之苗裔云爾以其習俗尚鬼故謂之鬼方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詩曰內奰（音避）於中國覃及鬼方是也漢屬牂柯郡牂柯者戰國時楚頃襄王遣將莊豪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步戰滅夜郎後人以且蘭有椓船牂柯處乃名其地為牂柯牂柯繫船杙也貴州之名昉於元至元間諸夷降附置八番羅甸等處軍民宣慰使司及都元帥府於貴州通鑑所謂征交趾至八番即此地也八番程番龍番羅番方番石番張番韋番是也地有貴山在城北二里蜀道所經一名貴人峰貴州得名以此曰貴竹者漢時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號聲剖之得（男養之長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武帝威服西

南夷夜郎侯迎降封爲夜郎王又稱竹王貴竹之名本此
一謂地產美竹故名　國初平定分隷雲南湖廣四川三
布政司設都司於貴州永樂間廢思南思州二宣慰司建
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尋置提刑按察司領府八州七
縣七播州平定分設二府以平越府屬貴州建州一縣四
幷宣慰司一衛十八所二與十二蕃並稱行省云

貴州宣慰使司

貴州義與省同宣慰使司沿革昔禹貢秦漢與府同蜀漢
建興三年諸葛武侯南征時牂柯帥濟火積糧通道以迎
武侯表封爲羅甸國王厥後相沿諸夷雜處其部落有七

曰盧鹿蠻者即今羅羅也音相近而訛如回鶻爲回回之類俗尚鬼號正
祭者爲鬼主之今猶謂羅鬼居普里即今普定數出兵侵牂柯地唐元
和八年上表請盡歸牂柯地開成元年鬼主阿珮內屬會
昌中封爲羅甸王五代唐天成二年羅甸王普露靜率其
九部落入貢晉天福五年附于楚宋仍爲羅甸國開寶間
析置大萬谷落總管府嘉定間移府於今司治紹興三年
廣西邕州置司提舉市馬於羅甸元初爲羅施鬼國尋改
羅甸軍民安撫司至元十六年以李德輝奏更羅甸爲順
元軍民安撫司隷八番等處軍民宣慰司都元帥府至元
二十年添置亦奚不薛總管府於司治比二十四年復添

置順元路幷貴州於司治內以統降附按元史至元二十年四川行省討平九溪十八洞以其酋長赴闕定其地之可以設官者與其人之可以入官者大處爲州小處爲縣幷立總管府聽順元路宣慰司節制遂置州十二長官司二十四縣十七二十六年隷湖廣省二十八
年隷四川省二十九年改隷雲南省　皇明洪武初罷八
番順元等處軍民宣慰司都元帥府幷宣撫安撫司順元
路貴州置貴州宣撫司六年陞貴州宣慰使司俱隷四川
布政司永樂十一年置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宣慰使
司隷焉遂爲定制領長官司十正統四年又以貴州衛所領長
官司十三隷之成化十一年置程番府以長官司十三隷
府隆慶三年改設貴陽府復以貴竹司隷府今宣慰安氏

領夷羅民四十八部謂部長曰頭目宣慰宋氏親領夷漢民十二
部謂部長曰馬頭同知安氏親領夷羅民一部謂部長曰頭目共領長官
司九

貴陽軍民府南家八番

國朝隆慶二年巡撫杜拯巡按王時舉奏將程番府移治
省城益以貴竹平伐二司改名貴陽府以在貴山之陽也
萬曆二十九年改軍民府

新貴縣

本貴竹司地　國朝萬曆十九年巡撫葉夢熊請建邑於
會城賜名新貴提學副使徐秉正記云康誥曰作新民盂

子曰民爲貴夫草非貴則新矣不可賤則貴矣顧不自新則不能新民之新不自貴則不能貴民之貴此治本也今而後令茲土者誠坐堂皇而顧名思蒙曰吾何以鄙夷其民而不思所以貴之夫新之則貴之矣貴之則新之矣新之貴之則夷而華矣此天下之良也亦 聖天子所以命名意也

定番州 程番

本元程延隨程番武勝軍地 國初置程番長官司成化間設程番府隆慶二年移府治於省城後設州於舊府曰定番者番苗從此底定也

右貴陽府屬州一縣一

貴州衛

明名洪武初建隸四川行都司十四年改隸貴州都司義詳省郡下衛與府同在省城

貴州前衛

明名洪武二十八年建隸貴州都司名詳省郡下衛與府同在省城

都勻府 都雲 竹寨

本唐羈縻州都雲地宋置都雲縣元置都雲定雲二安撫司 國初置都雲安撫司後改爲都勻衛以雲之爲物變化不一取均勻之義故改雲爲勻弘治間添設都勻府仍唐都雲名也城南有都勻河

麻哈州 麻峽

元爲麻峽縣尋改麻哈長官司 本朝弘治間改麻哈州從麻哈江名也今江在平越城東南五里江水清深遶城而去

獨山州

明名本元獨山長官司而改爲州州南二十里有獨山志云曰際平曠孤峯屹立是也

清平縣

國朝弘治八年設清平縣與清平衛同城從衛名也

右都勻府屬州二縣一

都勻衛

義見都勻府下

鎮遠府 潕溪 宰夷 安夷 大田 鎮安

地當牂柯之衝元置鎮遠沿邊溪洞招討使司鎮遠之名始此取鎮安遠人之義 明因之名府城南有鎮陽江即潕水一名鎮南江受黃平興隆諸水過郡東流三百入沅水又名潕溪五溪之一也

鎮遠縣

宋爲安夷縣元改鎮安縣又改爲鎮遠長官司　明弘治間革長官司設縣義詳郡下

施秉縣

古思州地元建前江長官司隸思州宣撫司　國初改施秉蠻夷長官司正統間改爲縣城北有巴施山圓聳插天狀如卓筆西南有秉溪北流而入於洪江曰施秉者合山水爲名也

右鎮遠府屬縣二

黎平府 誠州 渠西 徽州 古州

元置上黎坪軍民長官司　明永樂十年置黎平府上黎

坪仍爲黎坪所府從所名坪省爲平也萬曆九年五開衛卒弄兵湖廣巡撫陳省檄僉事龍宗武討平之改軍民府

永從縣

唐名溪洞福祿州宋名福祿永從長官司邑西有江頭山永從之水出焉流入於通道縣從溪名也

右黎平府屬縣一　萬曆二十九年改隸湖廣

思州府 清江 治江 寧夷 思陽

唐貞觀四年詔改務州爲思州思州之名始此元名思州安撫司　明分置思州思南二宣慰司永樂間田琛與田宗鼎有隙弄兵坐廢遂改思州宣慰司爲思州府思南府有思唐山思州思南皆以山名郡名思暘郡治面暘故也

思南府 寧夷 黔南 婺溪 德江

漢名西南夷三國爲蜀南中地唐置思州元改思州軍民安撫司僞夏明玉珍創設思南道都元帥府徙今治宣慰田琛徙治都坪而思州分爲二　國初置思南宣慰司後改爲府治東四里有思唐山方輿勝覽作唐山思之人因以名郡曰古思唐郡南連河水北枕內江城西南三百里又有思王山唐置思王縣元和志故老相傳漢陳立爲牂柯太守阻兵保據思邛水漢將夜郎王兵數萬破立於此撫安百姓時人思慕遂名思王縣考漢書陳立傳陳立至

牂柯誅夜郎王興非夜郎王破立也思王之名豈爲夜郎思邪志言似出無謂

婺川縣 務州

唐武德元年置婺川縣隸庸州後廢庸州以縣屬巴東郡置務州治婺川尋改隸思州五代宋元因之　明初隸宣慰司後改隸思南府

印江縣 思邛

唐爲思邛縣地元改思印江長官司　明弘治六年改印江長官司爲縣思印江在縣治十里源出朗溪北流入德江郎古思邛水也俗訛邛爲印縣以是名鎮遠府東南八

十里有思卭山

右思南府屬縣二

石阡府 夜郎 明陽 義泉 義陽 義州 智州

本宋綏陽夜郎二縣地元置石阡軍民長官司 明改爲府治西有石阡江下流而入於烏江通志云林巒環抱水石清幽四面雖叢阻之中一褱有軒明之景僉事龍遂詩曰西郭疊巒呈異石沿林曲澗擁芳阡豈石阡之義邪

龍泉縣 義泉

縣在府西一百二十里隋爲義泉縣屬明陽郡唐武德二年改屬義州貞觀十一年改智州爲牢州徙治於此宋爲

珍州地元置大保龍泉長官司屬思州宣撫 本朝屬宣慰永樂十一年宣慰廢改龍泉坪長官司隸府至萬曆二十八年播酋兇龍泉長官安民志死之播平子章及巡按宋興祖奏設爲縣 詔以安民志之子爲土縣丞以酬其忠其祖職則世爲土主簿曰龍泉者故龍泉坪名也縣治東有魚子孔泉四時澄清深不可測常有小魚自孔中出龍泉之義以此播亦有二龍泉一在播北二十里一在真州長官司西南六十里俱深澄莫測相傳有龍居其中今龍泉縣非播之二龍泉也

右石阡府屬縣一

銅仁府 萬安 常曲 定雲 銅江

元置銅人大小江長官司以司治有古銅人三故名 國初改人爲仁永樂間置銅仁府郡城西南有銅崖當大小兩江合流中挺然竦立高數十仞漁人没其底見三足如鼎得銅範儒釋老三像副使喻子淑記云銅仁府前二江會流間有巨石焉屹然其中前代好事作銅人像夫子及老佛爲三教立其上廟祀以化夷民其是非雖未辨而意則善矣因呼此崖爲銅崖其地爲銅仁設長官司治之或云銅人像乃諸葛孔明鑄以鎮山川者郡人錢紘讓詩郭外銅崖遠市氛千年鼎足枕江濆是已

銅仁縣

明名萬曆二十六年巡撫江東之巡按應朝卿改銅仁司上官爲流請設銅仁縣義詳郡下

右銅仁府屬縣一

平越軍民府 平月

萬曆二十八年播平總督李化龍會同子章巡按宋興祖奏請分播地爲二府二十九年 詔名遵義平越遵義屬蜀平越屬黔黔固有平越衛今以衛屬府爲軍民府故因衛名衛在元爲平月長官司 國朝易月爲越

黄平州 樂源

右西南夷地[illegible]爲牂牁[illegible]播州[illegible]宋爲[illegible]府
領上下三曲二長官司隸敘州元改隸播州宣慰司　皇
明洪武八府爲安撫司以地皆夷獠多叛添置黃平所以
守禦之隸四川都司十五年改隸貴州都司嘉靖間移四
川重慶府通判駐鎮以管糧馬萬曆二十八年播州平貴
州撫按奏設爲州屬貴州貴州山箐稱天獨黃平田壤平
夷頗似江南故稱黃平

湄潭縣

本播地平播後萬曆二十九年設湄潭水名也在播東一
百里下流入烏江經思南府達於黔江水委曲似眉故云

甕安縣 [illegible]

本播地播平後萬曆二十九年設播東南[illegible]里故有重
安長官司宋爲黃平府地元[illegible]　[illegible]
司司有重安江播又有[illegible]水司[illegible]重安甕水二司而[illegible]之
名曰甕安

餘慶縣

本播地播平後萬曆二十九年設播東一百六十里元末
爲餘慶州隸播州宣撫司　明洪武十七年改爲[illegible]司
今改爲縣曰餘慶者仍司名也今縣城地舊名白泥

右平越軍民府屬州一縣三

威清衛 清遠 澄 的 澄翎

本羅甸國地元爲八番羅甸宣慰司地　國初置威清站
尋置威清衛衛從站名取威遠清遠之義也

平壩衛 大壩 平城 平原

明名本羅甸國地元爲金筑府地洪武二十三年始置平
壩衛城東南有上壩西南有下壩二壩既平故云平壩古
稱平原平城亦此義也舊志云負崇岡臨沃壤地當衝要
城壓平原山擁村墟水環郊坰四野田疇彌望皆平之義
也大學士夏言爲行人時奉使過平壩詩落日荒村生紫
烟積峯疊嶂畫屏連行雲帶雨穿松塢野水流香出稻田

蟲響空山秋揚靜月斜孤壁夜堂偏不眠起坐千憂集城
角無端到枕邊

安順軍民府 習安

唐爲羅甸國地宋爲普里部元名習安州　國朝洪武十
六年改名安順州習安順治之義也萬曆壬寅改爲府

普定衛 羅甸 普川 普里 普利

唐爲羅鬼犵狫可𠞊苗所居地號普里部元初置普定縣
尋改府又改路　國初復名府後改爲衛並具里底定之義
也

鎮寧州 和弘 普東 羅夷

漢唐宋為牂柯郡羅甸國地號普東部元置和弘州尋改
鎮寧州　國初因之鎮定寧謐之義也州治與安莊衛同
城

安莊衛 納吉

國朝洪武十四年置納吉堡後改名安莊衛安寧之義也
安莊驛安莊站安莊倉皆從衛名也御史丁養浩詩畦田
百畝鏁山腰兩後泒泉似海潮青嶂午陰看飲犢碧林秋
靜聽鳴蜩一簾暝色人歸市萬壑腥風虎過橋更待月明
刁斗靜蕭天蒼碧夜迢迢

永寧州 達安

漢唐為烏蠻僰人犵狫所居地元置永寧州初為達安夷
名打罕　本朝因土酋安瓚不恭命潁川侯傅友德討平
之仍置永寧州達安永寧之義也與安南衛同城提學副
使馮時可詩何意且蘭甸奇蹤處處尋千崖凌一澗萬竹
隱孤城月為山偏小泉因石轉清到來忘險遠幽興自平
生

安南衛 尾灑 華言水下也

禹貢梁州西南境元為普安路隷雲南行省　國初置安
南衛安輯西南夷之義也

普安州 典古 齊燗 鑑州 普山 干矢

元名普山府至元間改設普安路　國初置普安軍民府
以土酋那邦妻適恭為知府子普旦嗣叛陷府尋討平之
永樂初置普安安撫司後改普安州普山安寧之義仍元
名也

普安衛

國朝洪武二十年天兵討平土酋普旦之亂罷普安府置
普安衛義詳普安州下

右上六衛四州

畢節衛 畢川

國初洪武十五年總兵官潁川侯傅友德征南置烏蒙衛

於烏蒙府境內次年班師至此以地寬廣四控皆夷路當
衝要又因畢節驛名乃　奏繳烏蒙衛印信改建畢節衛
名從驛舊猶駐節之義也郡名畢川以響水河自東北逶
迤之南也提學吳國倫詩九驛途窮役未停荒城到客雨
冥冥銅符柁險依三蜀鐵柱臨關鎖七星虛檄輶軒能問
俗且隨童冠一傳經攬衣空館微吟好郭外春峰遶案青

烏撒衛 巴凢 越章 巴明 烏櫃 沙越

舊名巴凢兀姑後名巴的甸自昔烏蠻居之唐烏蠻曰烏
些者居此至阿蒙始得八甸宋烏些之後曰析怒者始併
其地號烏撒部元名烏撒路　國初改烏撒軍民府後增

置烏撒衛從烏蠻立名也

赤水衛（赤江 摞筆 雪峰）

明洪武間置赤水衛城南有赤水河一名赤虺河源出芒部經紅土川東流入川江每雨漲水色深赤故名提學吳國倫詩萬里赤虺河山深毒霧多遥疑驅象馬直欲搗岷峨筏趂飛流下檣穿怒石過勸郎今莫渡不止為風波

永寧衛（定川 界首）

宋置永寧路元改永寧路總管府　國初置永寧宣撫司治在馬口漁漕溪距城西八十里后遷今治為永寧衛城西南有永寧河一名水東一名界首源有三合流於衛城南迤東北至納溪入川江灘石險惡昔不通舟洪武二十四年景川侯曹震役夫鑿之舟楫之利興焉脩撰楊慎詩永寧河水接川河今古漁商竟幾過試看江門來往岸石頭篙眼劇蜂窩

普市所（藺州）

唐為藺州宋歷元為永寧路地　國初克服以其地當滇貴要衝置普市守禦所普市山名夷人為市於此故以名所

右西四衛一所

龍里衛（從雲 龍里）

元名龍里州　國初名龍里衛城南一里有龍架山為衛之鎮山詩云雨餘翡翠香猶濕日映芙蓉翠欲流衛名以此

新添衛（麥新 葛蠻）

宋為麥新地嘉泰初土官宋永高克服其地以子宋勝守之乃改麥新為新添元置新添葛蠻安撫司　國初增置新添千戶所尋陞為衛城西有麥新溪新添之名本於麥新溪也

平越衛（黎峩 平月）

宋號黎峩里等寨元置平月長官司　國初始置平越衛仍元之名但易月為越耳

清平衛（仙山）

明名洪武間置清平堡尋改清平衛苗夷清平之義也

興隆衛（狼洞 龍淵）

宋為黃平府地號浪洞　國初洪武間潁國公傅友德征南以地當西南要害始置興隆衛城北一里龍岩山下有龍洞一名狼洞山石嶄然水色深碧四時不竭故老云昔有龍居其中每雷雨則蜿蜒飛出所謂龍潭靈異是也郡人周瑛詩吞吐烟霞岩穴裏倒懸星斗石橋邊故郡以興龍名今衛改龍為隆

黃平所

宋名黃平府　國初改府爲安撫司以地皆夷獠多叛添置黃平守禦所仍宋府名也貴州諸衛甚衆此獨以黃平地稍平夷云

右下六衛一所　都勻衛名義見前

黔記小序

大事記序　二條

國之大事在戎黔極西鄙故紀黔事之大者十九戎也予讀漢史西羌傳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唐稱鬼主宋元稱羅施鬼國今猶稱大鬼主羅鬼云三年克之孔子傷其憊至於今而有播之役二月出師六月克敵　皇上英

武遠過高宗顧三省帑藏如洗死亡相枕不待三年亦憊矣嗚呼唐憊於南詔元憊於蚍節　明一憊於米魯再憊於銅人三憊於壚山四憊於夜郎故議兵於西南夷者不可不重也作大事記上

黔故西南夷元以前夷耳元始置順元路稍有事可書然曰八番曰亦奚不薛猶夷之也我　明洪永間漸郡縣其地與楚蜀滇鴈行上置兩臺三司下設郡州衛所而産兹土者文武科第代不乏人元以前未有也事之巨者不勝書矣作我　明大事記下

星野志序　三條

貴州彈丸地耳地既有野象當有星黔地隣楚蜀總之不出鶉首鶉火鶉尾之次若必云某郡屬某星某衛屬某星則鑿矣今首列星野總圖次列六家之譜又次載漢晉唐書及三志諸家之說而附以蠡測作星野志

星野之說予甚惑焉惟唐一行有言曰懸象在天其本在地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係於方隅其占測以河山爲界而不主於州國古今言分野者莫精於此矣蘇伯衡又曰分野指列宿所屬之星土古書已亡列宿紀天運日躔之度舍曆家取證因度舍所在而妖祥見焉則所屬之地亦可徵矣觀此則分野不可以方隅測而星土精氣相

屬之說古書無存予將安徵矧貴州古荒服地曩未隷十二州予又安所憑以分屬哉　大明一統志云貴州禹貢荊梁二州之南境亦意之也黎平鎮遠稍近楚故屬荊都勻永寧貴陽普安稍近蜀滇故屬梁此就地以窺天因形以占象古圖書不載也古圖書且無貴州惡得有貴州星野無已惟以星經與帝王世紀互考而並論之星經曰熒惑主霍山揚州荊州交州太白主華陰山凉州雍州益州熒惑主輿鬼柳七星張翼軫太白主奎婁胃昴畢觜參宿如是貴當荊州南境應屬熒惑應主輿鬼柳七星張翼軫

貴當梁州南境凡應屬太白應王奎婁胃昴畢觜參星經又曰玉衡者謂斗九星也玉衡第二星主益州常以五亥日候之乙亥爲漢中丁亥爲永昌巳亥爲巴郡蜀郡牂柯辛亥爲廣漢癸亥爲犍爲凡七郡第四星主荊州常以五卯日候之乙卯爲南陽巳卯爲零陵辛卯爲桂陽癸卯爲長沙丁卯爲武陵凡五郡審如是貴當益州南境漢爲牂柯郡應以巳亥日同巴郡蜀郡候之貴又當荊州南境而近武陵應以丁卯日候之世紀曰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國也黃帝受命乃推分星次以定律度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曰鶉首之次於辰在未謂

之叶治於律爲蕤賓斗建在午今秦分野自柳九度至張十七度曰鶉火之次於辰在午謂之敦牂一名大律於律爲林鐘斗建在未今周分野自張十八度至軫十一度曰鶉尾之次於辰在巳謂之大荒落於律爲夷則斗建在申今楚分野審如是貴當荊州南境應屬鶉尾之次官梁州南境應屬鶉首鶉火之次夫貴於秦遠而梁州雍州州相近也貴於周遠而井鬼柳張星相近也貴州之星野其大槩不過如此若必欲屬黎平鎮遠銅仁於某星某度屬都勻貴陽普安於某星某度即起昆吾巫咸唐昧甘公而問之恐亦無以置對今遠自遷固以及唐志凡屬荊梁者著悉胪列之近自一統志以及貴州新舊通志凡議論考辨悉備存之以俟後之君子考鏡焉

新志以貴州分野專屬井鬼確然有據則井鬼二星不可不詳考者晉天文志出李淳風手似若明晰乃以東井輿鬼屬秦雍州貴中由蜀保益入漢中不甚相遠屬秦雍州猶可言也乃晉志雍州之下列雲中定襄等郡又於貴中若風馬牛豈晉志誤邪抑洪容齋所謂蔽於天而不知地邪新志直引鬼方羅鬼等名爲證予亦未敢深信宇內地名偶與星同者多未聞井陘屬井亢龍屬亢房州房陵屬房也惟星經載熒惑主荊州主輿鬼柳張貴實近荊州屬

鬼柳似近之然亦未知其終合否也藉令易辨一行伯衡之說何以紛紜哉

輿圖志序 四條

貴州一線路外即苗穴矣即苗即賊不窺吾路則窺吾城故圖疆域之遠近道里之險易令守路者知其去來之踪圖城郭之廣狹民居之踈密令守城者曲爲平陂之防庶於彌盜必有裨乎是吾作輿圖意也

自貴陽而東名下路爲郡七爲衛十顧路則一線也危矣予穿萬山中復得一路舊路從鎮遠偏清至省七日新路從鎮遠石阡龍泉遵義至省九日辟之鼻二孔無幸窒一

疏其一尚可呼吸不者死矣詳圖記中

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黔固梁之南境荆之西裔也殷爲鬼方周爲靡莫之屬戰國楚項襄王遣將莊蹻略地黔中黔之名始此嗣後漢夷雜居分合靡常或郡或邑名以代殊自三代以及宋元本之正史代爲攷究總屬之輿圖志

黔自　國初以來西南既平設衛所以武功鎮之率諸酋長共提邊圉其後經略稍定漸碁布而郡縣之視前代固有間矣予撰輿圖志於我　明獨詳備焉遵一統志參以舊新通志庶幾一覽而地方之故可知也至於斟酌世時之宜共圖磐石之安監司守令當加之意焉若貴州之名自宋已有考宣和元年田祐恭加貴州防禦使嘉定庚午宋末高陞貴州經略安撫通志謂貴州名始於胡元誤也特以貴州名省自我　明始耳

山水志序

禹貢序山江史記志溝洫班氏漢書名山巨水略著郡國亦董董者山海經水經詳哉乎言之矣大禹主序山而水歸詳綴桑欽主序水而山頗寓列至分東西界南北二經一例予倣二經作黔山水志詩文臚列於下從景純道元注例也橋梁於水附梁於水猶眉之於目輔之於牙也即注桂陽關水經不廢也嗟乎黔有餘者山不足者水山有餘故姦藏而苗肆水不足故賈稀而貨詘即愚公神禹復起如黔何哉

災祥志序

春秋書災不書祥亦不言其應令後世自觀省而已然將興禎祥將亡妖孽和氣祥乖氣異每每並言之程子曰因災異而脩德斯無損因祥瑞而自恃則有害政不嫌於並識也黔固南服一隅耳災祥之見歷歷可紀福生有基禍生有胎誰謂無與人事哉鳳集文廟而科第興虎號東山而叛苗熾其故可知已司土者容可以爲茫昧而忽之邪作災祥志

羣祀志序

有司祀典載　大明會典甚詳顧黔中辟遠夷俗蹤鬼恐未盡協於制故特載會典於前遵王制也諸祀未奉　勅而實有功德於民者次第附於後以義起也即會典亦云忠臣孝子功利一方壇場廟宇有司脩葺依期齋祀勿之褻矣若有功於斯文如王文成孫文恭等祠另附之儒學之後作羣祀志

藝文志序

予讀周官有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漢劉向校書條

其篇目據其梢音錄而奏之周漢文治之隆豈偶然哉黔
自立國以來人文未著作述亡考至我 明郁郁乎盛名
公茂士揚扢二酉搜羅百家蜚聲作者之林彙皆有集可
傳至遷客流人如王伯安鄒爾瞻之類著述於黔者皆爲
山川增采予倣漢書藝文志掇拾篇目間敘其立言之旨
學者循是求之黔一代人文可得而攷鏡矣作藝文志上
下

學校志序

元以前黔故夷區人亡文字俗本椎魯未有學也黔之學
自元始元有順元路儒學有蔺州儒學我 明洪武二十
六年設貴州思州二宣慰司學永樂間廢田氏思州宣慰
司學亦廢已而思南思州鎮銅黎平五府學以次建馬比
各衛州縣學亦以次建中間沿革具詳各學萬曆二十八
年播平又益以印江縣學又議以平越衛學普定衛學俱
爲府學又設黃平州學新貴縣學而學益備通一省論有
衛而無學者貴州貴州前衛永寧普安清浪是也有州而
無學者鎮寧永寧是也有縣而無學者鎮遠施秉銅仁餘
慶甕安湄潭是也有衛學改府學者都勻平越普定是也
有先有學而後革者永從是也有先爲府學後爲州學者
定番是也嗟乎上之人不難捐廩餼開制額廣勵學官網

羅人才下之人有願建學有不願建學茲其故殆難言哉

職官志

昔百里奚飯牛牛肥秦穆公問焉奚曰臣飲食以時使之
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牛是以肥夫民一牛也肥牛者
任牧肥民者具官黔城下晉夷路旁即苗困兩與俱犬羊
相聚而黔官不具矣土司夷也武弁紈袴也諸郡守半任
子猶世祿之子也州縣絕甲科又半出調簡則蘗除之餘
也兩司不即補補者乘款段而來來者不安黔而去無肯
以身餐瘴也即有賢者銓曹萬里不即知即知不即遷誰
肯以身坐井也志列黔宦似燦然備矣而烏知十不一二

具哉雖然賢者不擇官不擇地牛尚可肥而況吾氓肥民
之方具載 高皇帝責任文而官於斯者俱未之目詳刻
於右敢告司牧

貢賦志序

黔本夷區唐宋爲羈縻州我 明設田楊二宣慰而郡縣
之始腐行蜀滇額山巖叢林田疇蜂房自 國初至嘉靖
未丈量也今 上十年始度田田始有額予作貢賦志分
爲十目以十年度田額及播平後度平越田額總紀之首
曰田土有田必有農次曰戶口有田必有糧有役次曰稅
糧曰條鞭凡官於茲土者無論文武有俸次曰官俸薪所

恭置屯堡星列次曰屯田屯糧屯糧餉軍例有差等次曰月糧貯屯有倉次曰倉庾每歲屯糧董支春三月若夏秋冬卬於楚蜀次曰協濟夷人貢馬貢砂及各稅課司之榷商雖董董刀圭亦土之毛也不可無紀故以貢額課程稅鈔終焉嗟乎槩黔之賦不足以當江南一小縣出自夷落者崛强不即輸故典目倉丞等官餓死不得返出自楚蜀[illegible]秦越不即納故衛所哨募等卒枵腹不得飽司黔計者日慄慄也播難初發藩司董貯六千金間之總督李中丞中丞曰簞瓢陋巷之家何以爲斬將搴旗之事趙方伯健嘗語人曰吾官名方伯一赤赤寠人子耳兹雖戲論實爲

名言予拮据六年計無復之矣後之司計者尚慎之哉尚慎之哉

兵戎志序

善乎晉士季之告彘子也曰備之善楚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而有泌之敗黔本夷落强爲行省四顧皆苗惡乎不備自　國初以來至於今上下衛所如率然有堡有關有哨有卒載諸方冊犂然備矣嗟乎此圖中之驥不可責千里予入黔而有播與皮林之役所謂率然者不能向賊遺一矢是備猶不備也夫竭楚蜀之餉養不備之[illegible]而欲備召募之兵不能備召募之兵上誦士季語爲之[illegible]矧四方之以兵來者日紛負也作兵戎志

郵傳志序

黔郵傳之苦乎章章疏於　朝下兵部議兵部婁爲　題覆而楚滇竟視爲秦越也且奈之何其詳具協濟志中予不得已於黔武舉策黔爲饒舌其略曰　國初開設黔藩以通滇南軍衛各有驛馬土民自僉走遞其供億猶有[illegible]以通路四通皇華職貢不日不月而冠蓋徵馳者首相望也是繁費浩遞更遞脫出馬之土民已怨奰矣代役之客子遊適樂郊其黨緣罔利者則市井猾棍與豪舍之頑鈍

無耻耳既以增服要官府復以私費索小民脂膏已竭益堅未厭鄰封之協助幾何欲民不窮且困得乎說者謂何出於民力借於軍不度中酌處軍與民且交斃諒已矣蛇螫手壯士解腕非不愛腕也知毒之不止於腕也私計之腹削胎害孰與通融加派明增其馬價馬户以得借逃累孰與委發公帑而時其給買徵額一定恒遵募役敢抉抗爲亂首者罪勿赦仍嚴其限制冒濫者無曲狥倚公强索者無長姦法信四時倒懸解而郵政肅矣或曰黔地接而惟滇貢愉與衛是供黔無關即滇之利厚濟而增其[illegible]亦調停一術乎或曰眾黔三十餘驛歲費二千金共六

萬金以通滇之東馬滇歲協濟止千五百金是爲富滇弊
貧黔也無已以上衛令滇走馬而黔止專力於下衛可乎
不然令滇開金沙以通舟於蜀走泗城以通輿於粵以捄
黔郵之窮可也又不然四衛還楚而四衛之郵拜以屬楚
可也柰何剗盡歸楚而害獨詒於黔也此一策也嗟乎題
請之疏屢不能必得於鄰省武舉之策又安能必行於
地方空言無益雖切何補惟有仰屋竊嘆而已

公署志序

公署宮室一統志志之矣公署以敷政宮室亭榭以怡情
闕一不可顧止載其名未著其文夫阿房滕閣劄自政娛

而以杜王重[illegible]而以范歐者黔古荒服
入　明而縉紳先生始遊宦其[illegible]王文成之何陋軒孫
鶴樓之讀書堂誦其記[illegible]何[illegible]故予志公署宮室輒
錄其文美則愛愛則傳非徒備公府之區宇紀棟隆之繕
造已也

公侯伯總兵參將都司守備表

國初雲南未平阻兵上壟　聖慮遣兵入滇路由黔中於
是有潁國公友德永昌侯玉西平侯英等之命五開梗化
於是有楚湘二王信國公和等之命永樂間黔中弗靖於
是有鎮遠侯成等之命正統間麓川不庭於是有靖遠伯
驥等之命黔即褊小而界在[illegible]苗獠之間勢不得不遣
天將以重彈壓故公侯伯之擁兵於玆土者幾三十人

守令表序

據圖經黔得郡十比與滇齊比蜀尚多其一而覈其糧料
其民不足以當巴之一縣而不得不設守置令者民淳俗
夏即數百里一縣不爲疎俗夷民苗即數十里一縣不爲
密譬之頭髮亂櫛不密蝨不落不蝨不亂即數齒之櫛
亦足理髮故爲黔守令者貧于他省而艱難百之當事者
奈何槩賢愚而闒茸之不一念其貧瘠艱苦邪

明興以來貤恩表

封贈之制上以勸忠下以明孝令典也追王太王肇於姬
家尊太上皇載在漢紀顧豈獨帝王尊稱哉漢文七年令
列侯太夫人夫人無得擅徵捕則奚法也沈約有謝母封
建昌國太夫人表則梁制也由唐而宋制誥之文不可勝
紀迨於我　明　覃恩考績即庶官得沐綸綍六品以下
給勑五品以上給誥遂爲定制黔中自元以前莽爲夷區
亡縉紳先生即有制誥不過羈縻土夷耳黔中而有縉紳
縉紳而得制誥自我　明始至於任子董中御史以死難
得之蓋亦難矣作　明興以來貤恩表

宦賢列傳序

黔自莊豪滅夜郎後在漢爲牂牁郡在蜀爲興古郡在晉爲平夷夜郎二郡唐宋爲州元爲路我　明爲省張官置吏仁賢輩出論戰伐則武侯亮威侯毅光祿國傑顏國友德鎮遠成論勳業則程襄毅信鄧襄敏廷瓚鄒莊簡文盛梁端肅材張敏惠岳席文襄書論理學則徐莊裕問徐波石樾蔣道林信馮緯川成能論文章則田叔和吳明卿論節烈則張知州懷德閻方伯鉦楊廉使最胡知府信論循良則彭方伯韶孫黎平宗魯周鎮遠瑛皆表表者見於徼外爲西南夷所信畏者作宦賢列傳

遷客列傳序

遷固僻鄉稱惡地者昔以待罪宋以新恩是時黔非不惡也介在蠻壘尚阻聲教未列流官亡逐臣跡至我　明設黔州而郡縣之播與新恩之惡歸之鬼方故凡得罪者悉謫黔以禦罔兩自平播後　上益知黔惡二三年來科臣謫黔典史者楊永從天民王鎮遠士昌陳銅仁維春郭印江如星謫黔幕者許經歷子偉包都事見捷張經歷正學部臣謫黔者夏通判燭黃經歷龍光曹照磨文緯知縣謫典史者楊新貴明盛謫幕者袁經歷應春於是八番七星間蔚然麟藪鳳穴嗟乎王伯安以龍場悟良知鄒爾瞻以龍山悟仁文黔何負遷客哉又惡知异日者諸君不伯安爾瞻也

寓賢列傳序

自昔寓賢捐墳墓離親戚而僑寓他所其故有二世治則樂其山川足供吟眺鴻漸于磐魚依于藻得其所而適其適如歐陽永叔之寓潁州蘇子瞻之寓宜興是也世亂則樂其遐逖足避兵戈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溫可以無逢於寒暑之菑如管寧之寓遼東朱子之寓建寧是也若貴州山洞棘荆既匪樂土苗夷叢沓矛戈相尋舟而不游道而不徑乃亦有賢寓於茲土彼皆流離困苦中執難返枌榆歸邑里不得已而居焉者故堇堇十餘人作寓賢列傳

鄉賢列傳序 二條

黔自　明以前夷區也馬援所不通陶璜所未開辮髮左衽之酋木衣卉服之長自五溪以及八番在在而是即唐宋元盛際間有解辮請職回面受吏不過羈縻之而已方其時非我族類又惡得賢我　太祖始衛所之已　成祖復郡縣之徙中原武族填實茲土今所稱鄉士大夫皆中原裔也故自　明以前堇堇七人　明興自張京兆黃尚書以下不可勝書非古之賢而今多才也古夷而今華也

二祖用夏變夷之功於茲弘巨矣若土司賢者附於其祖父後作鄉賢列傳

明興二百餘年貴州武功積官至都督者六人石璟烈矣身經五十陳斬馘數千級銅苗兩勦　王師至石始定厥功最懋蔡張次之麓川之征平西之撫皆其功之犖犖者特身來總兵符耳王通郭貴楊仁又次之爛土裂爲州縣迤西桴鼓不警凱口平而復叛通貴猶仁之兄乎安大朝又次之舊志亡傳焉今特表六人者於傳首自王璧張朝以下或禦闖或守備或開拓城池或轉輸芻粟或登陴畢守或攜堅輸攻舊志所載者仍爲臚列作鄉賢武勛列傳

忠孝列傳序

予聞之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

貫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貴於甘五色莫貴於黃五行莫貴於土五常莫貴於忠孝故曰忠孝者地之義也

明興聖教隆治貴州邸險遠忠臣孝子代有其人如吳得井乎臨難捐生　高皇帝有烈丈夫之稱盛全剖肝療母林見素有盛孝子之歌此其卓卓著者顧予所採皆死忠死孝事非謂必死而後爲忠孝也死固忠孝之極也卜子曰事親竭力事君致身夫死竭矣致矣作忠孝列傳

棲逸列傳序

棲逸與寓賢遷客異遷客既通籍於　朝或以言事或以詿誤而謫遐方如李太白王伯安張子儀鄒爾瞻之類其賜環歸來者多也寓賢者東西南北之人寄寓此方或遂從其籍而非得過於朝者也若棲逸者生於黔長於黔不求聞達嘗賁泉石視寓賢更遯世顧不數數見此仲尼所以序逸民士安所以傳高士與

淑媛列傳序

予讀列女傳所采多奇節奇節非婦人幸也遭遘不辰綱常攸繫殺植孤雛保身家世良亦苦矣然從容赴死恩綸載錫猶足爲閨闈之光至壁之貞也若乃行露興厭浥之嗟臨難多犬羊之逼一貞自矢九死如歸身膏林莽鬼震霆雷豈非節烈之最著者乎故特著之篇而守節者有

才智者㝡爲之紀嗟乎南國被文王之化遵召伯之教華女多露相感而貞而八番七星諸婦無文猶興居冦而畢則尤難之難者作淑媛列傳

方外列傳序

方以外謂之二氏顧二氏之學亦未易言其道德爲父神明爲母清淨爲師太和爲友此老氏之學也大慈悲爲軸智慧爲輪精進爲馬戒定爲銜忍辱爲鎧鞭持爲繮勒此佛氏之學也是豈可易謂耶千里一士百世一聖黔中幾何而方外者幾二十人如上陽子張三丰其名顯者餘就舊志紀之其果有得與否予不知之矣

土司土官世傳序

貴州土司有二有武銜者宣慰使同知安撫使正長官副長官土千户百户之類是也有文銜者土府同知通判推官土州同知土縣丞主簿巡檢之類是也長官司有屬宣慰司安撫司者有屬府州縣者有屬衛者武銜土官與屬宣慰安撫司長官專用目把漢把夷而夷者也文銜土官與屬府州長官率統於郡守州守縣令而佐之吏而漢者也屬衛長官與衛官世婣官相統率而熟夷雜衍制不夷不漢者也故今悉歸之府又駐鎮驛者以此嗟夫土司連衡國家之害土司讎殺國家之利連衡者解之讎殺者任之

則其勢自弱因其弱而改之分之地方其有攸賴哉故制西南土司不專論干戈也

諸夷序

貴州本夷地一路諸城外四顧皆苗夷而種類不同自貴陽而東者苗爲夥而銅苗九股爲悍其次曰犵狫曰犵猺曰八番子曰土人曰峒人曰蠻人曰冉家蠻曰楊保皆黔東夷屬也自貴陽而西者羅羅爲夥而黑羅羅爲悍其次曰宋家曰蔡家曰仲家曰龍家曰僰人曰白羅皆黔西夷屬也諸苗夷有囤峒而無城郭有頭目而無君長專事鬬殺何知仁義語言不通風俗各別惟羈縻之使不爲亂而已

舜用干羽漢武封夜郎武侯縱孟獲宋藝祖不通滇南何其慮之深長邪若欲盡繩以漢法未有不駭而亂者大之吠羊之觸其責豈盡在犬羊哉

古今西南夷總論序

貴州故非行省今按之黔蜀之播滇之南境而爲省也其實古今所稱西南夷漢以前詳遷固范氏唐以後詳宋史脫脫氏今悉載之以備參考嗚呼漢唐宋元即云郡縣令夷族世入貢猶然一蠻夷君長我[illegible]明郡縣與前朝大异十郡六州十縣俱設流止二宣慰及諸長官司仍土嗚呼堂堂天朝豈富諸司疆土哉順則土逆則流用夏變夷

求又變民焉耳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友人劉孟雷靜之甫校

雜著

雲南郡縣釋名

雲南布政使司

雲南通志曰雲南古梁州域西漢元狩間彩雲見於南方遣使跡之至此後代因置雲南縣尋改雲南郡　國朝因之立雲南布政司統二十四府治於滇池史記滇水源廣末狹有似倒流故曰滇漢武帝既開西南夷謂九州之外

復益一州故曰益州東漢晉曰永昌郡有雲南縣南中志曰縣西高山相連有大泉水周旋萬步名馬河縣西北有數十里有山衆山之中特高大狀如扶風太一鬱然高峻與雲氣相連結因視之不見其山固陰沍寒雖五月盛暑不熱廣志曰五月霜雪浩然由漢晉言之雲南之義似以雲氣相連名不知通志彩雲之說又何所據

雲南府 鄯闡 滇國 益州 建寧

唐虞爲南交昧谷之交三代時國曰鄯闡戰國楚莊蹻略地至滇池因王其地號滇國唐武德初置雲南郡　明洪武中改雲南府附郭義與省同

昆明縣 昆州 滇池

隋爲昆州境元置善州領昆明官渡二縣後州廢縣存尋又併官渡入焉　明因之元史曰地有昆明池五百餘里夏潦必冒城郭張立道爲大理等處勸農使求泉源所出洩其水得地萬餘頃皆爲良田云昆明池即滇池一名滇南澤周廣五百餘里合盤龍江黃龍溪諸水匯爲此池中産衣鉢蓮花盤千葉蓮分三色下流爲螳螂川中有大小臥納二山史記滇水源廣末狹有似倒流故曰滇漢武帝欲伐滇國於長安西南穿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郎中司馬遷元封元年奉使西征巴蜀南略邛筰昆明還報命即

此昆明也唐高宗問漢武開昆明池何年許敬宗對曰元狩三年將伐昆明實爲此池以肄戰凡唐人所咏昆明池皆長安鑿池非滇池矣　明顧應祥有昆明池歌則滇池也歌曰昆明池延袤數百里千山萬山直自崑崙來諸山之水匯于此相傳其水顛倒流滇池之名此由始左有金馬山右有碧雞峰瀰漫浩渺緲無際但見洪濤巨浪旦夕排蒼空青天忽驚白日起霹靂震撼蛟龍宮天兵水怪九首八足不可以名狀時復出沒于其中有時風恬波浪息一碧萬頃開奩鏡其廣也如此胡爲乎不在九域之內不得與五湖七澤相爭雄神禹治水跡不到穆王八駿難爲

蕃漢武鑿池徙彷彿王褒求命何匆匆唐宋以來各僭據
聲教不與中國通天開景運聖人出一掃海内群邪空五
服挽首授命歸提封侏儒椎結之類吾不知其幾千萬種
禮樂不異車書同朕余生當全盛日觀風兩度乘青驄古
來多少豪傑士局于偏安之世不得一洗塊磊胸百年過
眼一彈指得此勝覽一奇逢振衣獨立太華頂狂歌目斷
孤飛鴻

富民縣 梨州 梨濃

唐初爲西爨州地貞觀中改西爨曰梨州烏蠻酋些門些
末始架馬舉龍城號梨濃甸梨一作黎至元初立梨濃千

戶所後改富民縣 明因之民可使富之義也陳方伯敬
亭富民新遷縣記曰富民縣其地有川原土田之美故所
植多嘉穀而其野沃其民多務稼穡耕耨之業故所積俱
饒裕而其性淳疆里抵南甸武定之交故民生多蠢朴而
其習陋

宜良縣 羅裒 大池 大赤

元初立宜良及大池千戶所至元中改置宜良州後改縣
明因之宜良無所考按宜良近富民富民舊名黎濃豈訛
爲宜良邪

羅次縣 羅部

唐前古壓磨呂村本烏蠻羅部農彈所居地時大理高量
成令高白連慶治其地至元中因羅部置羅次州後改爲
縣 明因之羅次者羅部蠻所居也今縣北有羅部城

晉寧州 陽城

漢滇池縣晉隆安初置晉寧州州爲晉所寧也 明因之

歸化縣 安江 大吳

漢安江城昔吳氏居之因名大吳籠後爲些莫徒蠻永偈
所據元初隸呈貢千戶所至元中改置歸化縣遠人歸王
化也 明因之

呈貢縣 晟貢

漢有故城曰呈貢城世爲烏白些門些莫徒阿茶棘五種
蠻所居之地元初立呈貢千戶所至元中改爲晟貢縣
明改晟爲呈仍漢城名也

安寧州 螳螂川 連然

唐武德初置安寧縣元至元初立安寧千戶所後改爲安
寧州 明因之州有安寧河也源出州東經富民縣又東
至羅次縣爲沙摩溪至祿豐縣爲大溪至易門縣爲九渡
河流入元江府界

祿豐縣 祿琫

漢古祿琫甸白村昔烏棘蠻居之宋時大理高智昇子義

勝治其地名於此至元中立祿豐縣因江中有石如甑
俗名𤯛碌譯謂碌爲石𤯛爲甑訛爲今名　明因之
昆陽州　昆州 巨橋
唐南寧夷爨歸降拜昆州刺史元至元中改爲昆陽州昆
明之陽也　明因之
三泊縣　那龍
漢爨蠻所居之地元至元中於那龍城置三泊縣　明
因之三泊溪也
易門縣　洟門
漢烏蠻酋仲磨由另所居之地元初立洟門千戶所至元
黔州　卷之二十　五
中改爲易門縣　明因之元史曰縣西有泉曰洟原訛作
易門蠻語謂洟爲水
嵩明州　枳碰 嵩盟　長州
古滇國地烏蠻車氏等居此後爲枳氏所奪因名枳碰普
有人築金城于此曰長州因築臺與蠻盟故名其地曰嵩
盟　明因之更盟爲明一統志云明與蠻築臺在嵩盟州治南
元史云昔漢人居此及烏白蠻强盛漢人徙去相與會盟
於此因號嵩盟雲南通志云孔明與諸蠻盟此
在雲南府領州四縣九
大理府　昆彌 羊咀咩城　白崖　西河 南詔　南盛 大盛
唐麟德初於昆明之弄棟川置姚州都督府治葉榆洱河
蠻其渠帥有六各號爲詔夷語謂王爲詔其一曰蒙舍詔
今蒙化府 其二曰浪穹詔 今浪穹縣 其三曰鄧賧詔 今鄧川州 其四曰施
浪詔 今浪穹次和之地 其五曰摩些詔 今麗江府 其六曰蒙雟詔 今建昌
兵將不能相君長開元末蒙舍詔皮羅閣合五詔爲一
號南詔治太和城至閣羅鳳號大蒙國鄭買嗣既滅蒙氏
自立改國號曰大長和趙善政既滅鄭氏改國號大天興
楊干貞既奪趙氏改國號曰大義寧段思平欲襲楊氏引
兵渡江莫知所從見江尾一婦人被瓔而浣者指曰人從
我江尾馬從三汊矣爾國名大理從之得濟既遂楊氏而
黔州　卷之二十　六
有蒙國遂改國號曰大理中移於高昇段氏復興號曰後
理國元至元間改置大理路　明洪武十五年改爲府一
統志云興年等改大禮國段思平更號大理文獻通考亦
云南詔豐祐死坦綽酋龍立恚朝廷不弔恤又詔書乃賜
故王以草具進使者而遣遂僭稱皇帝建元建極自號大
禮國懿宗以龍名近玄宗嫌諱絕朝貢元史亦云蒙號大
禮段改大理更詳之
太和縣　葉榆
漢葉榆地唐書曰開元末皮羅閣逐河蠻取太和城又襲
大釐城守之因城龍口夷語山陂陀爲和故謂太和以處

閤羅鳳元立縣曰太和　明因之一統志云太和城在府城南一十五里元郭松年大理行記曰太和城在點蒼下周十有餘里昔蒙歸義王皮羅閣自蒙舍徙河西乃築此城

趙州　趙瞼 勃弄　天水

漢爲永昌郡唐爲姚川境蒙氏爲趙瞼夷語瞼若州皮羅閣置趙郡閤羅鳳改趙州　明因之仍趙瞼名也侍郎張志淳新建趙州城記趙之地舊名賧瞼自蒙氏以封趙氏而始有趙之名自段氏改天水而始有郡之名自胡元入主中國而始有州之名

雲南縣　匡川 品甸　白子

漢置雲南縣雲南二字始此元爲雲南州　明仍爲雲南縣義與省同

鄧川州　大釐 邆備　邆賧 德源

漢爲楪榆縣地唐爲邆備州後爲邆賧詔所據南詔併之置鄧川瞼元至元中改爲鄧川州仍詔名也　明因之唐書曰邆賧詔其王豐咩初據邆賧爲御史李知古所殺子咩羅皮自爲邆川州刺史治大釐城歸義襲敗之復入邆賧與浪穹施浪合拒歸義既戰大敗歸義奪邆賧咩羅皮走保野共川死子皮羅鄧立皮羅鄧死子鄧羅顛立鄧羅顛死子顛文託立[illegible]破劍川虜之徙永昌鄧川寔北[illegible]山深塹號爲險要州治詔東有德源城唐六詔時鄧賧詔居之南詔既強有幷五詔之心六月廿五日星回節南詔召五詔燕會鄧賧妻慈善者哲婦也逆知其謀止夫無往夫曰勢不可已婦乃作鐵釧約夫臂戒之去既而南詔果焚之詳曰五詔醉失火焚死各詔骸骨無從辯認獨慈善與夫屍而去南詔聞其哲因迫娶之慈善詳許俟吾塟夫百日乃嫁遂閉城自固南詔發兵圍之應曰某非忘夫事讎者三月食盡乃盛衣粧西向自縛於一座竟以餓死臨卒曰吾往訴夫冤於上帝南詔聞之悔曰悞逼此貞節婦乃旌其城曰德源城

浪穹縣　瀰苴 鳳羽　浪劍

漢爲楪榆縣地蠻名瀰苴乃浪穹詔所居之地也唐初爲南詔所侵其王鐸羅望戰敗移保劍川更稱浪劍貞元中南詔併之立浪穹州元至元中改浪穹縣　明因之仍詔名也唐書曰浪穹詔其王豐時死子羅鐸立羅鐸死子鐸羅望立爲浪穹州刺史與南詔戰不勝挈其部落劍川更稱劍浪死子望偏立望偏死子偏羅矣立偏羅矣死子羅君立貞元中南詔擊破劍川虜羅君徙永昌凡浪穹邆賧施浪總謂之浪人亦[illegible]浪施浪詔其王施望欠居矣苴

和城府施各皮猎亦八詔之裔據石和城閣羅鳳攻虜之
而施望欠孤立故與咩羅皮合攻歸義不勝歸義以兵脅
降其部施望欠以族走永昌獻其女遺南詔丐和歸義許
之度蘭江死弟望千走吐蕃吐蕃立為詔納之劍川衆數
萬望千死子千旁羅顛立南詔破劍川千旁羅顛走瀘北
三浪悉滅唯千旁羅顛及矣川羅識子孫在吐蕃

賓川州 楪榆 趙瞼

漢為楪榆地唐姚州蒙氏太和楚場地元為太和趙州雲
南[illegible]明弘治七年割太和趙州雲南建設賓川州州
[illegible]江山海經水經註所謂若水是也金沙江別

[illegible]名白沙江又名孫水司馬相如定西夷橋孫原即此
[illegible]之義以此都御史鄧應龍賓川紀[illegible]詩何人築
[illegible]堡壘猶傳諸葛名水界金沙橫地險山聯玉帶
[illegible]天成

雲龍州

元為雲龍甸至元末立雲龍甸軍民總管 明置雲龍州
仍甸名也

右大理府領州四縣三

臨安府 句町 秀山 通海

三代時為句町國漢置句町縣蜀漢屬興古郡唐為羈縻
牁州地天寶末沒於南詔置通海郡都督府宋初大理段
氏改為通海節度尋改秀山郡後復為通海郡阿僰部蠻
居之元至元初改臨安路 皇明洪武中改臨安府或曰
其地近安南郡臨安南也

建水州 步頭

唐時為烏麼蠻地舊在府治之南近接交阯雲南極邊治
故建水城古稱步頭亦云巴甸元和間蒙氏始城之每夏
秋溪水漲溢如海夷謂海為惠歷漢語曰建水元初至元
中改建水州 明因之府城南有建水池舊龍居之其水
色碧居民環處

石屏州 異龍 末束

唐時其地有澤曰異龍湖內有三島烏麼蠻始居一島築
末束城宋時阿僰蠻奪據之闢地得石坪聚為居邑因名
石坪邑後訛為屏 明改石屏州

阿迷州 阿甯

漢以前蠻名阿甯訛為阿迷元初立阿甯萬戶府 明立
為阿迷州

寍州 沈黎 步雄

晉梁為南寍州地唐初析置西寍州又置黎州天寶末沒
于蠻地號浪曠夷語謂旱龍也步雄部蠻此麼徒據之後

烏蠻酋阿幾以沙瞻割與蠻酋豆圭元憲宗四年蠻酋內附置蠻部萬户後改蠻海府至元中改蠻州　明因之仍蠻酋名也

通海縣　阿赤尼郎

唐蒙氏立爲通海郡宋段氏改秀山郡復立通海郡元初置通海千户至元中改爲縣縣北三里有通海湖縣以湖名也源自河西流注爲湖周圍八十里如環而缺其東南相傳昔水澇不通有僧於縣治東北石筍叢立處以杖穿穴洩其水因名曰通海有韓宜可詩江寒鳧鴈集汀沙半掩柴門夕照斜洞江烟嵐連野火城頭鼓角雜寒笳猿聲

常嘯林間月鴉背輕翻樹杪霞幾度扶笻翹首望青山隱隱隔天涯

河西縣　西宗　碌碌

唐初於姚州南置西宗州領三縣河西其一也元至元十三年改爲河西州屬臨安路後改爲縣縣東南有碌碌河即通海湖源也自水磨村流注縣境爲湖周圍八十里許內產魚類非一其味亦美元史云縣在杞麓湖之南夷名其地曰休臘

嶍峨縣　嶍倪

唐時爲嶍倪蠻所居名嶍峨部阿棟蠻酋逐嶍倪據其地元初其孫阿次內附以其部立千户至元十三年改爲州二十年降爲縣　明改爲嶍峩縣縣西北四十里有嶍倪寨元時建縣所在兵燹後基址尚存

蒙自縣　目則

唐時地接建水縣境有山名目則漢語訛爲蒙自有故城百夷所築南詔時以趙姓名守其地宋段氏時爲阿棟蠻所有元初內附置蒙自千户所後改爲蒙自縣　明因之目則山在縣西三十里橫列二十餘峰多怪石巉巖有何應春詩云萬疊峰巒毓紫烟重來生意滿田園清風泉自龍湫發落日人從鳥道旋遠浦新晴飛白鷺疎林殘暮咽

寒蟬夷民村落常更置幾處荒基葛草芊

右臨安府領州四縣四

永昌府　哀牢　闌倉

古爲哀牢國九隆氏居之漢永平中立瀾滄郡尋改永昌郡元至元十一年置永昌州十五年爲府　明洪武十五年仍置府景泰中設鎮嘉靖初疏　請罷鎮復設軍民府漢書曰永昌郡明帝永平二年分益州置廣志曰永昌一郡見龍之耀日月相屬亦永永昌明之義耳

保山縣　不韋

東漢西南爲哀牢縣境東北爲不韋縣境　明嘉靖元年

置保山縣縣有太保山也山在府城正西郡之鎮山也其
得名不可攷巍峩東向高九十丈有奇横岡二里許洪武
間增築新城羅此山於其內山巔平廣可習騎射嘗有掘
地者於此得巨磚甚多俱有平好二字周遭林木蒼翠烟
雲變態足爲奇觀又保山斷脉在府城昔孔明於太保山
過脉處掘深三丈餘以鐵物閒之防夷叛也

騰越州 越賧 軟化

周爲哀牢國境名越賧唐置羈縻州開元中蒙氏異牟尋
即其地立軟化府其後白蠻徙居之宋屬段氏改騰衝府
元至元十十年改滕越州及置滕越縣十四年改騰衝府

明洪武三十二年改騰衝守禦千戶所正統十四年陞騰
衝軍民指揮使司嘉靖二年復置騰越州合越賧騰衝而
名也

永平縣 博南 勝鄉

東漢置博南縣屬永昌郡晉因之後改永平縣 明因之
西南永平之義也

右永昌府領州一縣二

楚雄府 威楚 銀生 硪碌

晉咸康中置安州尋罷入寍州遂爲雜蠻耕牧之地夷名
硪碌後爨酋威楚築城居之名威楚元至元八年改爲威
楚路後置威楚開南等路宣撫司 明洪武十五年改楚
雄府威楚舊名更威爲雄

楚雄縣 威州

唐蒙氏爲安州威楚縣後爲爨蠻所據元爲威楚縣 明
改爲楚雄縣義與府同

廣通縣 路賧

唐初古路賧地後沒於蠻南詔立爲路賧縣元至元中改
廣通縣 明因之

定遠縣 西濮 牟州 棘州 耐籠

元初置牟州千戶至元中改定遠州尋改州爲縣 明因

之遠人安定之義也

定邊縣 南澗

唐時爲濮落蠻所居地曰南澗元置定邊縣 明因之縣
前有定邊河發源於蒙化府羅丘場五六月其水洶湧無
渡縣以河名也

碍嘉縣 虛初 黑初

唐本夷獠所居地曰虛初五代爲段氏所據元世祖兵出
蕭關滅段氏赦段智興封爲摩訶羅於黑初山下設寨自
守時有大星隕於山巔化爲黑石人咸異之遂名碍嘉以
石名也元至元間改寨爲碍嘉千戶所後爲縣 明因之

黑初山在縣西高千餘仞五峰聳列連亘百里下有一石狀若冬瓜其色如鐵土人呼爲黑初今移石置縣治前

南安州　摩芻

唐爲黑爨蠻所居地寨名摩芻元置摩芻千户至元中改南安州　明因之滇南安定之義也

鎮南州　欠舍　鷄和

元初置欠舍千户石鼓百户至元中改欠舍千户爲鎮南州　明仍之滇南鎮定之義也

右楚雄府領州二縣五

曲靖府　味縣　律高　西爨

漢爲夜郎味縣地隋置恭州協州唐置南盤州及改恭州爲曲州分協州置靖州唐書云析協州置靖川分協二縣則靖似川名也元至元間改爲曲靖路　明洪武中改爲曲靖軍民府合曲州靖州名也

南盤縣　磨彌

唐初置南盤州以爨歸王爲都督天寶末没於蠻元至元中陞南盤州後改爲南盤縣　明因之滇南平盤之義也

亦佐縣　宛温

漢爲牂柯郡宛温縣地唐爲盤州地後没於蠻號夜苴部後訛爲亦佐元置亦佐縣　明因之

霑益州　西平

漢爲牂柯郡宛温縣地元初置磨彌部萬户至元中改置霑益州　明因之元公孫輔有入霑益亂後傷懷詩云驅馬霑益川南望滇海頭向來繁華地變滅如浮漚則霑益似以川名也

陸凉州　平夷

漢牂柯郡平夷縣地元初内附置落温千户所屬落蒙萬户至元中改置陸凉州　明因之州有陸凉海州處海之上也

馬龍州　納垢　羅苴

唐名撒匡爨剌居之後盤瓠裔納垢部逐舊蠻而有其地置羅苴元至元中改馬龍州即舊馬龍城也　明因之

羅雄州

唐爲塔敝納夷甸相傳盤瓠六男其一曰蒙由丘後裔有羅雄者居此甸至其孫普恐名其部曰羅雄元至元中割夜郎苴部爲羅雄州　明因之羅雄以酋名也

右曲靖府領州二縣四

澂江府　俞元

漢元封初置俞元縣唐爲南盤昆二州地天寶末没於蠻號羅伽甸蒙氏置河陽郡元置羅伽萬户府後改爲澂江

路　明洪武十五年改為府府城南十里有撫仙湖周圍三百餘里北納諸溪流南受星雲湖泓涵清澈一碧萬頃澂江之名以此玉筍山撫其上宛如仙人故名中產蚝鯽魚尾間東會鏌池盤江達南海知府王彥仙湖泛月詩湖水涵虛混太清仙人何代不知名澄波混漾青山落遙漢昭回寶月明素魄每添吟客興流光休動故鄉情相看欲洗浮名利獨倚南樓到二更星雲湖在江川縣南周圍八十餘里東流五里入撫仙湖兩湖相通澂江志云東跨暘浮西倚湧枝面撫仙而背羅藏山水明秀之地王諍有澂江清風亭詩愛爾澂江千頃波澄清撓濁定如何水心亭榭塵囂外莫似西湖溷綺羅則澂江似以二湖釋名

河陽縣　羅伽

唐時麼些蠻所居之地後為判縣蒙氏而有之南詔於此置河陽郡元至元中改河陽州尋降為縣　明因之縣在撫仙湖之陽也

江川縣　易籠 步雄

漢時名碌雲異又名易籠後蒙氏從曲旺蠻居此以白蠻守治之宋時段氏以些麼徙蠻子孫分管其地名步雄部元至元中改江川州尋降為縣　明因之縣在星雲湖之北江川即湖水也

陽宗縣　強宗

居麼些蠻居此號強宗因名部後訛為陽宗部元初蠻酋膚舍內附置陽宗千戶所至元中改為縣　明因之縣有陽宗湖源出羅藏山下流入盤江周七十餘里兩岸陡絕山水黑邑魚味甚美

新興州　求州

漢為青蛉弄棟二縣地梁為土人爨瓚據之分為西爨地宋時段氏從麼些從蠻居此元置部傍普舍二千戶所至元中改部傍千戶為休納縣又於休納置新興州　明因之新興新創之義也

路南州　路甸

唐為昆州地夷名路甸元憲宗時置落蒙萬戶府至元中改為南州　明因之仍路甸名也

右澂江府領州二縣二

蒙化府　白國 蒙舍 陽爪

初天竺張仁果據此號白國傳至樂進求遜位於蒙氏細奴邏號蒙舍詔改稱南詔後徙太和城蒙舍為舊都永泰初改為陽瓜州宋時段氏改開南縣元至元十一年改蒙化府仍蒙舍名也　明洪武初為州正統間陞府府城北一十里有蒙舍城天寶間閣羅鳳以其子鳳伽異為州刺

也今遺址尚存

鶴慶軍民府 鶴川 鶴柘

唐初為越析詔之地夷名㵲工一名鶴川開元末屬南詔置謀統郡段氏改謀統府元為鶴州後陞鶴慶府尋改為鶴慶路　明洪武十五年改路為府後又改為鶴慶軍民府府有漾共江一名鶴川濶十丈餘源出麗江界經府治東南象眠山麓群山環合水無所洩瀦而為湖又名漾共湖入石穴復出名腰江東與金沙江合元史云地近龍尾鶴柘今府即其地也

劍川州 劍浪 劍湖

漢為義督羅魯城羅魯西夷云海也一名劍川昔浪穹詔與南詔戰敗走保劍川改稱劍浪詔後為南詔所併置劍川節度元至元中改劍川縣明陞為州州南五里有劍湖周六十里湖尾遶流羅魯城南經樣備與洱水合歷車里八百等處入南海俗呼為海子州南十五里有劍川即湖尾水曲流為三折形如川字州以此得名

順州 牛賧

唐地名牛賧昔順蠻居之元至元間改牛賧為順州　明因之

右鶴慶軍民府領州二

姚安軍民府 姚府 西濮

唐置姚州都督以其民多姓姚者故名天寶間南詔蒙氏改為弄棟府段思平改為統矢邏又改姚府至元十二年改置姚州天曆元年陞姚安路　明改路為府後又改姚安軍民府

姚州 弄棟

唐為姚州郡宋段氏改姚府元至元間改姚州天曆初為姚安路　明置姚州義與府同

大姚縣 蜻蛉 濮州

唐置西濮州後更名髳州宋大理段氏屬姚安夷名大姚

堡元初置大姚堡千户所至元間改大姚縣　明因之縣有大姚河源出書柴山西流至大姚縣與鐵索箐合流經州復統縣煉北入於蜻蛉河

右姚安軍民府領州一縣一

廣西府 阿盧豆勿 阿盤豆呉

古滇國東南境漢為益州牂柯郡地蜀漢屬興古郡晉時屬益州隋屬牂州後為東爨烏蠻彌鹿等部所居唐為羈縻州後師宗彌勒二部浸盛蒙氏段氏莫能制元至元十二年置廣西路　明改為府舊志云東轍廣西南拒交趾廣西之名以此

師宗州　匿弄　落蒙

宋時爨蠻逐僚棘等居之其後有師宗者據匿弄甸號師宗部元初隸落蒙萬户府至元中以本部爲千户總把領阿盆旦勿阿盧旦旲四千户屬廣西路後改置師宗州　明因之仍師宗部名也

彌勒州　古輪

宋時些麼徒蠻之裔彌勒得郭甸巴甸部籠而居故名其部曰彌勒元至元中以本部爲千户總把領古輪裛惡娄籠阿欲四千户屬廣西路後改置彌勒州　明因之按阿彌陀經疏鈔云阿逸多者此云無能勝即彌勒菩薩也彌

勒此云慈氏姓也阿逸多名也具足當云慈無能勝以在母胎中即有慈心故以名族又過去生中遇大慈如來願同此號即得慈心三昧又昔爲婆羅門號一切智於八千歲脩習慈行又弗沙佛時與釋迦如來同發菩提心常習慈定又思益經云衆生見者即得慈心三昧又悲華經云發願於刀兵劫中擁護衆生是則慈隆即世悲臻後劫至極之慈超出凡小故無能勝據佛說彌勒爲佛姓此以名州豈彌勒佛生於此地邪

維摩州　屈中

元立維摩千户隸阿迷萬户至元中以本部爲千户總把領維摩屈中二千户隸廣西路後改爲維摩州　明因之州有小維摩山在維摩州東北八十里高可千仞有大維摩山在維摩州東南一百里高出衆山土官華居其上今土官華去去舍仍居之州以山名也按維摩詰所說經云毗耶離大城中有長者名維摩詰已曾供養無量諸佛深殖善本得無生忍辯才無礙遊戲神通逮諸總持無所畏降魔勞怨入深法門據佛說維摩詰是毗耶離城中長者此以名州豈維摩詰生於兹土邪通志云府城西五里有阿盧洞前洞深邃莫窮中有雕欄寶塔鐘鼓卧牀佛龕之異若然佛生於兹未可知也

右廣西府領州二

尋甸軍民府　新丁　仁地　仁德

古滇國地昔棘剌蠻居此號仲劄溢源部後烏蠻名新丁者奪之其後遂號新丁部後語訛又爲仁地部或云蒙氏爲尋甸段氏改仁德部元初置仁德萬户府後改仁德府　明洪武中改尋甸軍民府原名新丁訛爲仁地尋甸與仁地音亦相似又惡知非訛邪或云雲南名甸者甚多恐故甸名也

武定軍民府　羅婺

宋時大理段氏使烏蠻阿歷治此其後裔孫法尼浸盛併

納洟朊共籠等地以其遠祖□婺爲部名一名羅武元憲
宗四年内附置羅婺萬户府尋改武定路　明改爲武定
軍民府元以武功定西南也

和曲州　巨𨗊

元初改巨𨗊甸曰和曲至元中陞爲和曲州　明因之

元謀縣　華竹　環州

舊名華竹又名環州元至元中置元謀縣　本朝因之

祿勸州　洪農

元至元中以洪農祿券甸置祿勸州領易籠石舊二縣
明以易籠縣省入州正德間又以石舊縣入祿勸仍昔祿
券甸名也

右武定軍民府領州二縣一

景東府　柘南　開南

三代徼外荒地名曰柘南蠻名猛谷又云景董爲昔樸和
泥二蠻所居蒙氏立銀生府後金齒白蠻侵奪其地移府
治於威楚遂爲生蠻所據元中統三年討平之至元十二
年置開南州　明洪武中改爲景東府府西有景董山昔
爲酋寨今立衛城其上

元江軍民府　惠籠　因遠

古西南夷地今元江在梁州之西南又當在黑水之西南

也阿㚑諸部蠻自昔據之元憲宗四年内附七年復叛率諸
部築城以拒命至元十三年遂立元江府以羈縻之二十
五年命雲南王討平之割羅槃馬籠步日思麽羅丑羅陀
步騰步竭台威台陽設栖瀰陀十二部於威遠立元江路
明洪武十五年改元江府永樂四年改元江軍民府府有
禮社江一名元江源自白崖江合瀾滄江流遶府城東南
入南安州

麗江軍民府　越析　麗水

唐爲越析詔貞元中屬南詔於此置麗水節度至元十三
年改置麗江路　明洪武十五年改麗江府後改麗江軍
民府府有金沙江古名麗水源出吐蕃界犂石名犂水訛
犂爲麗經巨津寶山二州江出沙金故名元憲宗三年征
大理從金沙濟江即此

通安州　定作　三賧

元初置三賧管管民官至元中置通安州　明因之蠻夷
通道而安盜也

寶山州　邪龍

元至元間置寶山縣尋陞爲州　明因之州北八十里有
□蘭閣山豈雲南山中多寶故以名縣邪

蘭州　浪南　羅眉　瀾滄

宋大理段氏始置瀾滄郡以董褒者治之後有周姓者強
盛遂與董分為二部以江為限元內附至元間置蘭州
明因之州有瀾滄江源出吐蕃嵯歌甸流經蘭州西北三
十里東漢永平中始通博南山道渡瀾滄水行者苦之歌
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為他人即此元
史云州在蘭倉水之東也瀾滄或作蘭倉或作瀾滄

巨津州　九睒

唐為羅婆九睒濮獶二蠻所居後麼些蠻奪其地南詔又
併之元內附至元間于九睒置巨津州　明因之蓋以鐵
橋自昔為南詔吐蕃交會之大津渡故名鐵橋在州北一
百三十餘里跨金沙江橋之建或云吐蕃或云隋史萬歲
及蘇祭或云南詔閣羅與吐蕃結好時置吐蕃嘗置鐵橋
節度後異牟尋歸唐與韋皋合兵破吐蕃斷鐵橋即此也
橋所跨處穴石錮鐵為之遺址尚存冬月水清猶見鐵環
在焉

臨西縣　剌縣

唐為麼些詔之地元至元間以其地西鄰吐蕃境置臨西
縣　明因之

右麗江軍民府領州四縣一

廣南府　路城上林

宋時名特磨道儂智高之裔居之元至元間立廣南西路
宣撫司　明洪武十六年廣南府府東一百二十里至廣
西泗城州界南六十里至古器野界西一百五十里至廣
西府維摩州界北二百四十里至泗城州界府在廣西之
南也

富州　安富

元至元中置　明因之郡志其地多儂人沙人習俗儉約
男女皆事犁鋤又有鹽井之利故民稍富足

右廣南府領州一

順寧府　慶甸白濮

地曰百濮孟羣之會濮人與焉濮訛為蒲舊名慶甸蒲人
居之歷漢唐宋不通中國雖蒙氏段氏亦不能制元泰定
間始內附天曆元年置順寧府　明因之初有名猛闇者
大兵平南歸附授本府知府沿襲迄今猛廷瑞蓋六傳矣
世相紛奪萬曆二十七年改土為流府東有順寧河源出
甸頭村山箐內流入大候孟佑河即府之帶水也

雲州　大候

雲州故大候也始蠻名猛祐元中統初內附屬麓川路我
明置長官司尋改為州正統間思任寇定邊入其州州酋
隨靖遠有功　命世守之赦學其後也其地分上下衙下

爲學居之學驁不受制於詔治兵相攻脅其酋廷瑞力諫
信然據雲夢而逆命焉二十五年討平之二十六年以雲
夢置新州名雲州仍雲夢故名也

右順寧府領州一

永寧府 樓頭

古名樓頭睒地接吐蕃又名荅藍麼些蠻祖泥月烏逐出
吐蕃遂居其地唐時屬南詔蒙氏後爲麼些蠻所據宋時
屬大理段氏元世祖駐日月和即此憲宗三年内附至元
十四年置荅藍管民官十六年改置永寧州　明永樂四
年陞爲府西南永寧之義也

鎮沅府 銀生 籍板

古西南極邊地濮落雜蠻所居唐南詔爲銀生府後爲金
齒白夷侵奪元初内附立威遠州以刀氏知州事屬威楚
路　明洪武初歸附三十三年酋長刀孟混叛討平之設
鎮沅州以元江府千夫長刀平領州事永樂初以功陞府
授平知府元江即禮社江在元江府鎮沅之名以此

北勝州

戰國兩漢屬白國時鐵橋西北有施蠻者據之唐貞元中
南詔異牟尋始開其地名北方睒徙昆瀰河白人及羅䍤
麼些諸蠻以實其地號劒羌又名其地曰成偈睒又改名善
巨郡宋時大理段氏以高大惠治之改爲成紀鎮元憲宗
三年其酋高俊内附至元十五年置施州十七年改北勝
州　明因之猶北方睒之意也

浪蕖州 羅共 五浪

唐時地名羅共睒䍤䍤麼些三種蠻世居之元憲宗時内
附至元中以羅共睒置蕖浪州屬麗江路後改屬北勝府
明洪武十五年屬鶴慶府二十九年改屬瀾滄衛州有五
浪河在城西五十里源出四川

新化州 善巨 成紀

舊爲馬龍他部二甸阿棘諸部蠻自昔據之元憲宗時内
附立爲二千户所屬寧州萬户府至元十三年以馬龍等
甸民官併於他郎置司屬元江路　明改爲馬龍他郎甸
長官司直隸雲南布政使司弘治間改爲新化州新民向
化之義也

右鎮沅府領州三

黔草卷之二十一目錄

蠙衣生黔草卷之二十一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友人劉孟雷靜之甫校

疾慧編

蠙衣生序曰予入黔三年矣始討夜郎繼討皮林封豕長鯨東奔西吼劍躍弓𣄊風毛雨血其疾在兵大兵之後繼以大侵斗米五百錢玉屑糠覈民并日不一飽菜色載塗白骨填壑其疾在𦳝饑民死於兵死於饑冤魄未紓𧆠而爲厲嘯魑晝嘯猗狂夕現呻吟於床笫而泣淚於原野至不忍聽聞其疾在疫凡天地間可憂可愳可愕可怪之事無不備嘗夷狄患難兵戈生死之區無不經歷總之曰疢疾予者前爲王陽明先生祠予日坐其中因思先生在龍場雖云困厄未若予十之二三而悟良知以啓聖鑰予之憂悸十百先生而竟無所悟以窺先生之藩籬則甚有其愚故雖當馳弋櫜弓之秋發棠施藥之日與二三子講明先生之學無日以怠久之得若干條三年疢疾𦆘窺一班二三子請剞劂之強名之曰疾慧嗟乎疾則慧不疾則不慧中人之性也今賊平矣年穀稍登矣民病少甦矣以予之顓蒙能保其常慧乎管仲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予與二三子願無忘庚辛三六

上編

知止是悟敬止是脩知而不敬不名真悟敬而不知不名真脩

不睹不聞是止戒慎恐懼是敬

中而不庸非真中也子莫之執中也庸而不中非真庸也朗廣之中庸也中則自無不庸庸則自無不中

易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中中之庸也舜好問好察邇言執兩端而用中於民庸中之中也離中無庸離庸無中

畏天命畏大人畏聖言是君子之中庸也妙在時中不畏

天命狎大人侮聖言是小人之中庸也失在不庸

鄒爾瞻曰平等極處正是吾人進步處又曰學問原是家常茶飯醲醲不得此是道中庸

物鏡也良知鏡之光也意念憧憧往來於心中是光之影也故無形無影其光徹而鏡之體全無意無心其知徹而物之體全

意念憧憧往來心中吾知之明不隨意念昏也物之爲物自如也形影憧憧往來鏡外吾鏡之光不隨形影昏也鏡之爲鏡自如也故大學之教始於格物

格物者格物有本末之物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脩身爲本物之本也曰脩身爲本自身以上心意知本也自身以下家國天下皆末也格物者格知意心身之爲本格家國天下之爲末即所謂知所先后也即所謂知本知之至也故曰格物而後知致

天地間有一大物所謂天地之道爲物不貳是也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也所謂有物渾成在天地先是也天得之而爲天此物也地得之而爲地此物也非此物不名天地知得之而爲知此物也意得之而爲意此物也心得之而爲心此物也身得之而爲身此物也非此物不名知意心身家國得之而爲家國此物也天下得之而爲

天下此物也非此物不名家國天下格物者格此而已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格也孟子曰知其性即格物也知其性則知天即物格而知至也中庸曰温故格物也温故而知新即物格而知至也

陳光庭曰物自能格物予甚喜斯言物格物總是一物故知致物交物便是二物故知蔽

大學曰止於至善中庸曰中庸其至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此三至者天下之極也即太極也知至至之可與幾矣中庸一書凡稱至者八費隱章不知不能察乎天地爲至衣錦章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爲至此謂至德此謂至道此謂

至孝此謂中庸其至
今天下爭言權奇矣奇生於庸不庸不奇權取於手不手
不權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卽不慮而知之良知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卽不學而
能之良能也
旣曰不慮而知而又曰慮而後能得慮也者慮其不慮之
知也旣曰不學而能而又曰學而時習之學也者學其不
學之能也
或問良知究具於人又有見與昧何也羅近溪先生曰見
是覺處知常而覺暫覺之現於知猶泡之現於水也泡莫
非水而現則有時此語甚親切然亦自偶見偶覺者言之
耳若大覺則無所不照無時不現
學至無情而後見眞性學至無意而後見眞心
赤子與西子南威同床而不染與金穴寶藏比隣而不貪
眞心也道心也比其長也見西子南威而思淫聞金穴寶
藏而思利非眞心也人心也道心可與天通玄妙神靈故
曰微人心見物而逐狎邪姦險故曰危
欲非專言人欲也寡欲多欲將以求吾大欲人欲也欲仁
得仁欲立欲達以至於從心所欲則眞欲也已非專言私

已也舍已克已私已也修已爲已已欲立已欲達以至於
莫非已也則眞已也人欲私已不可有眞欲眞已不可無
克伐怨欲不行誠意也可以爲難而不可以爲仁未能致
知也故曰學者莫先識仁
天地間只有智愚兩種其天命之性原相近也先知先覺
曰智行不著習不察曰愚至此性之能知能覺先知先覺
者與不著不察者一也第先知先覺者習於善明物察倫
行仁義究之日進於聖賢不著不察者習於不善不明物
不察倫不行仁義究之不遠於禽獸於是始相遠耳豈其
性然哉傅金沙謂氣質非性知道之言也
王陽明先生曰與愚夫愚婦同的便是同然與愚夫愚婦
異的便是異端管登之曰春秋時佛教未入楊墨未著夫
子所指異端必自有在予謂性相近也有何不同習相遠
也其端始異
孩提知愛知敬見孺子怵惕惻隱皆良知也一則曰不學
不慮一則曰非內交非要譽非惡聲有何善惡可名此之
謂性善誰人不爲孩提誰人不知愛知敬誰人見孺子不
怵惕惻隱此之謂性相近此之謂赤子之心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
之門天地得之爲易此生生也吾人得之爲性此生生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只原不知生生失之毫釐謬以千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性善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情善也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能盡其才者也

問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陽明先生曰無善無惡者性之體將無同乎曰語同而旨異告子之無善無惡以用言故比性於湍水决諸東則東决諸西則西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陽明之無善無惡以體言猶云水之性體本潔白决諸東流亦潔白也决諸西流亦潔白也告子認情識爲性陽明直見性

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是天地之一貫也聖學一貫實原於此

論語注云曾子之一貫以行言子貢之一貫以知言是二貫矣一無知行可分或云小一貫大一貫是二貫矣一無小大可名

天道遠人道邇以形言也不曰居高聽卑邪不曰人心險於山川邪故天道遠而邇也人道邇而遠也

天易動人難感何以明其説也舜能使百神享風雨弗迷而不能無捐階浚井之苦孔子恃生德之天與未喪斯文之天以彌桓匡之禍而不能無削跡伐木絶糧之厄

德不修學不講鄉人也講而不修小人也修而不講善人也講之徹修之至聖人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神人也

幾善惡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原無惡也幾而惡何以成天下之務乎知至至之可與幾矣知幾神矣

目之睹非目之明也日也夜則不睹鏡之照非鏡之明也日也夜則不照惟明月之珠至夜益光獨知之神雖冥不晦精之至也

其出戶如見賓其入虚如有人其行無愧於影其寢無愧於衾故伯玉不以夕車變節顏子不以夜洛改容必慎其獨也

祠田者以一奩飯三鮒魚祝曰下田洿邪得穀百車蟹堁者宜禾人笑其賜鬼薄而請之厚也今薄脩而厚望於天類此

人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跡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跡絶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

得蟫者莫不馴而放之得蚤者莫不糜之齒牙夫非仁於蟫而忍於蚤也蟫利人而蚤害人也故寧爲人蟫無爲人蚤

地薄大木不産水淺大魚不遊樹禿大禽不棲林疎大獸不居故薄淺禿疎者皆未大也大器不薄不淺不禿不疎

小不忍則亂大謀是亂生於不忍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是治生於不忍差乎此人已之辨也已之困辱當忍不忍則亂人之困辱不當忍不忍則治

味臭色聲安逸性也有命焉君子當忍性仁義禮智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當盡性能忍性方是盡性能盡性便能忍性無二性也

生於安樂非長年也動忍增益作喻皆生機也卽死亦生也死於安樂非死亡也不動不忍不增不益不作不喻皆死機也卽生猶死也此朽不朽之辨也

唾面自乾頃刻之怒也鷄肋飫拳談笑之辱也成湯忍於夏臺太王忍於獯鬻文王忍於羑里孔子忍於陳蔡箕子忍於奴勾踐忍於吳管仲忍於囚百里奚忍於市漢高祖忍於白登文帝忍於尉佗此謂大忍此謂大勇

中心爲忠貳中爲患心可一不可貳也故忠則無患患則不忠如心爲恕奴心爲怒心可如不可奴也故恕則不怒怒則不恕

從刃從心曰忍猶云以刃刲肝腸也惡得無忍從刃從言曰訒猶云以刃抉口舌也惡得無訒

對陽貨則曰諾吾將仕對司敗則曰幸苟有過不白臧倉而曰臧氏之子不曰王驩而曰子敖聖賢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事父母幾諫事君諷諫兄弟和樂妻子好合父子相隱不責善朋友忠告善道卽子弟不中不才猶曰養而不棄乃知古人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只是一團和氣眞心流貫絕無嚴毅責望之意

行怨得怨施怒得怒然則非自怨怒也一間耳故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如規如矩如繩如墨皆相應付分毫不忒

用則行非軒冕之謂也行其所有也舍則藏非蓬累之謂

也藏其所有也故曰惟我與爾有是夫有何物是何物微乎微乎知漆雕開之斯知孔子之是知漆雕開之信知孔子之有故曰有諸己之謂信

郭子玄曰秋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爲棄物天地不見大於秋毫則顧其形象纔自足耳不知身亦餘物也天地雖大猶有所憾未能足也

操則存心存矣舍則亡心亡矣不知操之舍之者何物求其放心心放矣不知求之者何物嗚呼微矣

韓子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巧言者猶可詐也孟子曰仁義禮智之人其色睟然其背盎然其四體不言而喻卽

至巧者不能詐也

問易曰禮卑中庸曰崇禮何也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之體至崇也敦厚以崇禮則崇本於卑矣忠厚謙厚皆卑也謙謙君子卑以自牧禮之用至卑也尊而光不可踰則卑而之崇矣光不可踰皆崇也

履德之基也崇禮也故曰履以和行謙德之柄也禮卑也故曰謙以制禮

天道下濟而光明故智崇效天地道卑而上行故禮卑法地

入水不溺入火不焚語性也非語形也吾之性與水之性

一夫安得溺吾之性與火之性一夫安得焚如以形而已水火吾見蹈而死矣

文王之見知不屬武周孔子之見知不屬顏曾孟子之旨微矣

或問孟子於顏曾何如曰姑舍是不安於顏子也子私淑諸人也不曰私淑諸曾子也

顏曰如有所立孟曰中道而立顏曰從之末由孟曰能者從之彼既以能者自任安肯以見知屬顏

問生知學知何以辨曰大舜三十登庸玄德升聞孔子十五志學二十而立此生知學知之辨也故曰我非生而知之也好古敏以求之也

生知者不能履學即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皆聖學也學知者豈不由生即爲兒俎豆十五志學亦天縱也

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則天蕩蕩難名孔子蓋真知堯者

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黨人亦真知孔子者夫曰天則生知矣曰學則學知矣

或問孟子於孔子何如曰畏大人藐大人君子無小大無敢慢

孔子告魯哀公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公曰美矣至矣齊景公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

曰善哉孟子一見梁惠則曰弑君一見齊宣則曰偕亡夫亦與弑人主所諱者奈何立談之頃遽及此乎此孔子不言也

天下無兩是之理武王是則伯夷非伯夷是則武王非孔子曰武未盡善也夷齊求仁而得仁者也其詩確矣孟子以弑紂爲是而聖伯夷不幾於兩是之乎宋儒謂夷齊憂天下無君武王憂萬世無君君一也天下一君萬世又一君乎

下編

堯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十六字

萬世道統之祖也　明太祖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此二十四字萬世道統之續也何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漢高祖之取天下其在湯武之上乎以仁易暴也未聞以臣弒君也卽子嬰猶全之也　明太祖之取天下其在漢高之上乎以華逐夷也未聞以下犯上也卽順帝孫猶遺之也

顧瞻先主之惠陵而知安樂之必亡環視　金陵之宮闕而知建文之不守則武鄉誠意不能無遺議焉

太禮之議重嗣者議雖非而心則忠重統者議雖正而意則媢

黔楚之藩籬也而以通餉餓黔非餓黔也是自撤其藩籬也黔滇之咽喉也而以郵傳擾黔非擾黔也是自塞其咽喉也

儒生諱言富則孔子足食大學生財非矣諱言强則孔子足兵周易除戎非矣立國以仁義爲幹富强爲枝舍富强專談仁義猶木有幹而枝葉不附也槁且立見

國家養寺人四五萬飯僧十萬祿宗室十六萬是倉鼠也脫有饑歲何以爲給餉衛所戍卒百萬是木劍也卒有外寇何以爲禦念及於斯令人舌橋股栗

足有二義止亦有二義養則付命於天知足常足知止常止之謂也學則責成於已不足不敢不勉於止知其所止之謂也

會通逸矣而黄河爲留海運迅矣而風濤叵測高堰築則民陸而　陵水高堰開[illegible]　陵存而民坳夫天下未有兩利而竝存者當權其重[illegible]焉河必不可閼而風濤猶可避未必歲歲皆颶溺也　陵必不可遷而民居猶可徙未必處處皆汙下也

利金繒之虜真虜也故可以金繒籠之利土地之虜非真虜也不可以金繒籠之金繒既不可籠土地又不可棄戰

守又不可恃嗚呼殆矣

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今出門使民不止二三人爲人上者奈何弗敬

一人曰吾弓良無所用矢一人曰吾矢良無所用弓羿聞之曰必合弓矢乃可以射故集衆思廣忠益合心朋力國事攸濟

天下無可喜之事有可喜卽有可憂子生而母危鏹藏而盜窺喜而憂也天下無可憂之事有可憂卽有可喜貧宰無事死幸無身憂而喜也故至人不憂不喜

夢有驗者矣而未必皆驗者不驗者矣而未必皆不驗以
無心得之則驗以有心迎之不驗

曹丕之於獻帝以臣奪君也孫策之於王朗華歆以客逐
主也先主之於劉璋以兄奪弟也其失一也故祚俱不永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先主失之華矣蘇子
瞻曰先主反劉璋兵意頗不義孔明古豪傑何以為此事

華歆漢室之賊也守豫章失豫章臨陣不勇臣獻帝逐獻
帝事主不忠

宋太宗以天下私之子金太宗乃以天下返之侄故曰夷
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

死諸葛走生仲達知巾幗之羞可走也懿而丈夫即諸葛
惡能走之死姚崇能筭生張說知寶玩之說可賄也說而
廉士即姚崇惡能筭之

周大封建自昭王溺楚後釀成春秋戰國數百年爭戰之
苦封建貽之也秦不封建令西東二漢享四百年之安郡
縣貽之也周初之治成康周召之賢非封建之利也秦二
世亡始皇胡亥之暴非郡縣之害也迷者乃謂周以封建
曆年八百秦以郡縣祚止二世何其悖與

秦亡於嬰而莽立嬰以嗣平速漢之亡也漢亡於陳留王
而昭立陳留王以繼髦速魏之亡也莽昭之姦神矣

劉後主禪始改元建興兆司馬建公之興也（建公懿父）既改元
景耀兆司馬景王之耀也（司馬師諡景王）三改元炎興兆司馬炎
之興也（晉武帝名炎）若此有數存焉即孔明如之何哉

新唐書叛臣傳有僕固懷恩而亡吳元濟逆臣傳有朱泚
而亡朱溫則亂賊何懼五代史不為韓通立傳則忠義何
勸吾為歐陽子惜焉

道一而已矣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不仁亦道也
而非至道也心一而已矣堯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
亦心也而非真心也識得道心則道無二心亦無二即道
與心亦無二故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

南北風氣之說始自孔子子曰南方之強北方之強而以
不報無道居南死而不厭居北孔子北人也未嘗不君子
南也孟子曰陳良楚產也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
或之先也孟子北人也未嘗不豪傑南也二程倡道河南
楊中立受學學成歸閩程子曰吾道南矣程子北人也未
嘗不以道統屬南也王珪對唐太宗曰孜孜奉國臣不如
玄齡才兼文武臣不如靖恥君不堯舜臣不如徵珪僭辯
孫南人也未嘗不推讓北諸君也朱子綱目改帝魏而帝
漢改孔明入冦為伐魏明是為正通鑑而其自序則曰溫
國司馬文正公南陽胡文定公述作之本意有非區區所

可及者朱子南人也未嘗不推高文正文定也　明仁宗
皇帝嘗言科舉多弊楊文貞對曰科舉須兼取南北士仁
宗曰北人學問遠不逮南人對曰長才大器多出北方南
人有文多浮遂定南北中卷例文貞南人也未嘗不大器
北也今南自南北自北非所望於士大夫矣
何地亡君子何地亡小人南與北一也以君子論名相如
韓范富歐韓富北也范歐南也文章如韓柳歐蘇韓柳北
也歐蘇南也名儒如周程張朱周朱南也程張北也蓋蔡
平昌一為小人載在史冊昭如日星亡論南北俱唾罵之
矣今之居南者弟為南君子而不為南小人居北者弟為

北君子而不為北小人則天下無比德而　朝廷無黨禍
或問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始與先何以別乎曰子程
子言之厥祖生民之祖始祖也冬至一陽之始故象其類
而祭之初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先祖也立春生物之始
故象其類而祭之始如周始后稷秦始伯益漢始神堯魏
始曹參晉始程伯休父宋始元王交齊梁始蕭何唐始李
凉武昭宋始僖祖我　明始　德祖之類是也冬至祭始
尊之也故朱子曰始祖之祭似禘自初祖以下高祖以上
之祖皆先祖也皆當祭也不特始祖已也立春祭先親之
也故朱子曰先祖之祭似祫人皆有始祭帝獨禘人皆有
先祭王獨祫我明　世皇帝令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祀始
祖嗚呼非天子不議禮然乎
或問求則得之求在我求之有道求在外如祿位名壽皆
外也而大德者必其四得何也曰我非特仁義禮智已也
即祿位名壽從大德上得來亦我也非外也外非特祿位
名壽已也即仁義禮智從竊取上來亦外也非我也認得
我真則當求認得外真則勿求
古今死節之臣伏湛子隆諸葛武侯子瞻陸抗子晏景稽
康子紹陶桓公子瞻周訪孫虓謝安石子琰孫肇峻袁湛
從孫粲郭汾陽子旰顏杲卿弟真卿盧懷慎子奕曹彬孫

友聞王文正孫倫司馬溫公從子朴朱文公孫浚曾子開
孫悟曾子固孫惠張浚孫鐣陳文龍從子瓚不墜其父兄之
風孝而忠者也沈充子勁許敬宗孫遠秦檜孫鉅曾孫洽
渾呂文德弟文信克蓋父兄之愆忠而孝者也獨怪劉歆
仕莽陸機入洛王謐授璽於桓玄謝瀹持冊於劉裕孝邪
忠邪亡一而可
人之生也直故直心為悳心不直非悳也直人為真人不
直非真也弟直不好學其蔽也絞訐以為直君子所惡不
絞不訐好學而已矣
或問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其道云何曰易行

之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直道也證爭之直爲無父病在不敬乙鄰之直爲好名病在不義總之皆不學之過也

大司馬鄭相奎老先生傳草序

先生傳草出人皆謂先生真可以傳訊問其然而以傳之由皆曰先生甲第簪纓而傳也功名宦業可傳也文章詞賦可傳也談吐風生而傳也詰徹麟鳳翩翩蘭芝竹箭又

可傳也奚法而不可傳訊曰雖然君知先生之傳而不知其所以傳知其不以傳而知先生傳之有天地之無盡也醒之傳神志須眉口自卑非不肖而傳也其實神傳在阿睹中設若有畫龍者然年不點睛

一點貌話龍去又有繡鴛鴦譜者譜獨成于人人亦不知金鍼之下處可見先生之傳者耳鼻而不以傳之者阿睹先生之傳者話而不以傳之者睹先生之傳者譜而不以傳之者金鍼不肖知先生不以傳亦知此而已矣客曰此者何也曰即先生之品先生之學也周有恒言公卿大夫之外有品詩書禮樂之外有學公卿大夫之外有品是爲千古重矣之品人品而詩書禮樂之外有學是强學德學之傳心聖遇于大司馬祖

李先生自己酉番平請命歸來棲遲家山凡面奉爾雅鄉夫子是蹤歷於白鷺青原仁文忠孝寺間唯念念從事於斯學不遠且周聽明睿智今年七十有六已久老而傳也猶不知老之將至時常對余鄉夫子曰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斯學蓋明德而有盛諸賢擔重學孔氏之傳而浮其宗者在吾鄉矣蓋淵吾鄉傳自餘姚姚傳自鄒鄒傳自泗洙此一點靈不昧相傳有自來矣瞭然與日月爭光燧也不肖燈下奉讀

傳草數十卷及詩文序記疏表志
銘箴贊之屬篇之寔為鴻醫衛言
大美縣孫之新寄間傳之草世薪
有盡者訊曰薪盡而火傳焉康所知
其要也
萬曆戊午綏陽彝生明日
新鄭縣學生沈宗訊樊孟霽識

傳草小序

予釋經齒當縣與七十矣曲禮云七十曰老而傳傳之者曰傳家事於子也予家事久已傳諸子獨文筆之役四方士大夫從往見屬既成帙命之曰傳草言予當傳之年而猶草也艮亦苦矣顧得有二義老而傳家事之傳也周禮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解之者曰傳說往古之事而誦之則文字之傳也惟是有所訓四方而觀新物所

蒙甚巨予葸焉不足以訓不可傳不足以觀不可傳而求其可訓且觀也則願二三子憐而砭我毋以老而棄我庶幾釋家事之傳不失文事之傳猶弃燕石而得琬琰也幸矣

萬曆壬子四月八日寄園居士章題

合刻王元美陳仲醇二先生書

世貞頓首自公之操觚管盟秇林僕即知有大名若流芬委藻散于剞劂金石者亦得沾飫一二顧公宦轍若章亥而僕數匿伏草莽間小出應世時復相左亡緣一假交綴之便而寫衷曲乃至咫尺之書亦闕焉不獲以聞今春賴上恩賜骸骨杜門深[illegible]海內賢豪分無復執鞭日矣不意晨與遣剥啄則使者奉公之尺一來發篚而庭實見陊椷而珠玉出葢公之見傾於僕尤甚於僕之傾公也大集二皆輶軒所著僅蜀粤耳於錦囊所著當不過十之一二然何其宏博浩汗若此其盛也倉

卒不能悉卒業第嘗咼之味豈直片臠大抵談理者酪藻飾工事者多直致此儒林與文苑異傳經濟與辭章分鑣所不能免也乃公則兼之且俱詣極矣老眼何幸獲此大觀誠自跳舞稱快然委以耡秕之導則又悚然汗洽所不敢當第以公之誠懇[illegible]恐慭然尚容黽勉如命先此布復并附區區

繼儒頓首儒少而讀先生之制義長而編纂先生之論晩而購市先生之集然此特函咼之寸臠吉光之片羽耳今捧讀賜刻始收大全孔氏四科子桓三立明公之能事儒佗從弇州游每謂不肖曰吾始以雪中峩眉推李以大海紫瀾自喻今泛濫宋景濂集而後服其學之大也若使今日得縱觀先生諸書則景濂一瓣香又將爲郭令公焚却葢景濂用脩弇州咼足二百年而先生則又力能扛咼者也命世代興詎不信然恨山澤老癯不能出彊而叩先生今但于草屋土剉之間日抽一編飲之食之憂之寐之雖十五城[illegible]易九萬里不復上矣而先生乃以綺語爲多愚尚恨其少耳或謂老氏守中毘耶杜口此篤老養生之事不肖應之曰儒者不仙而能冲舉寸心千古是也不佛而能神通光熖萬丈是也先生筆聚三花筆端雨數斛舍利即身後不朽巳証

目前不肖謹望風百拜執侯芭弟子之禮秘笈方恨其尾贋亂行何煩齒及舊作數篇附呈請正臨楮不覺喜懼交并之至

　王元美先生答家大人書在萬曆二十年之前陳仲醇答家大人書在萬曆四十[illegible]後陳公未見王公書故爾云云延因陳公書至搜笥中王公書爲合刻之令後世知二先生於家大人如蘭也而二先生於家大人未見殘面又知君子之交如水也古人神交或在萬年前或俟萬年後豈論面不面哉不肖男延敬書

蟫衣生傳草目録

卷之又二

文

卷之又又二

序

卷二之四

序記

序

卷之三

白下逸事上 帝王事紀

白下逸事下 官賢列傳

卷之四

逸民傳

卷之又四

卷之五
詩

卷之八

續偶記

孔孟貧富

魏黔二國公祖辯曹棫樂事

騰脊　天啓銅馬

鄧林錢窖　潘李

練瓔瓔　沐謙張偉

魏世祖　韓延之

孔熙先　成均

御史　序事

委積　太僕

職方　行人

儀制主客　大乘小乘

艾韜異宛　蕭娘呂姥薛麥

屬主南寇南主東侵　辛壬進表

讀弇山堂別稱　一科二元

太師　樣航

桑梓　孑孓

禽獸知往知來　鼎顯

一物二解　一事二解

器從人名　科場改期

乩仙　廣安隕石

三劉三王　傳奇

四聖百年　國多君子

楚平蔡景　斯須須臾

益帝非經　唐詩解

醬靚酒甕　五女三姑

管仲子產　汾陽淮南

禮殿小常村青楓嶺三節婦

伐樹　四刑

方丈　人愛

石粉　琴操

江西鄉試解額　讀史乘考誤

白膠香　奴婢

龍涎　雨豆

豕與　女冠

讀星平書

唐書宰相世系表攷誤

誥封關侯張侯許侯岳侯

林崇獨鬼記　羅圭峰紀異文

讀磨鐫賦　賣大乘龍

鄧康節生日　白荔對

蒹葭

卷之九

堪輿庭訓

卷之十

禪紀

明州阿育王寺志序　懸論

正論　地輿融結

舍利緣起　王臣崇事

塔廟規制　瑞應難思

神明效靈　高僧傳法

福田常住　提唱宗乘

名公題詠　長英觀論

題忠孝玄奘卷　淨聖堂碑記

送明上人自忠孝還燕序

送余印玄遊吳越序　重建太虛觀緣疏

大明三藏聖教目録序　賜額大慈忠孝禪寺記

重建太虛觀記

太虛觀淨聖堂二長明燈田碑記

龍陂渡迎經橋記

募修安福法雲寺引　募緣修吉水玄潭觀雪浪閣文

鄧峰阿育王舍利塔緣起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律疑

卷之十三

郭氏五實堂祀典　四時禮儀

卷之十四

黔中平播始末上

卷之十五

黔中平播始末下

卷之十六

著述書目上

卷之十七

著述書目下

卷之十八

郭氏世讀堂著述書目

卷之十九

大學士申文定公傳上　申文定公傳下

卷之二十

贈司理沈五知公祖考績序

贈會昌肖侯玄同明府考績序

贈奉政大夫廣西提學僉事魏几峯公墓志銘

虔州會昌縣重脩儒學記　沈介菴先生傳

贈邑侯王心岫先生考績序

贈安福陳明府自公先生考績序

贈祝恒存公祖遷秩序

王載南先生繼配陳孺人墓志銘

從姪九皐秀才墓志銘

汪雲陽司馬撫宣奏議序

易解序

左布政使脩吾馮公神道碑

同鄉劉策齋先生合傳

中議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念所江公墓碑

贈王中丞大蒙公祖晉司空繳（?）河序

卷之二十一

孔廟議序　泰和令公濮侯去思碑

東莞益慶[illegible]先生墓誌銘

[illegible]

蠙衣生傳草卷之首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門人嘉定王毓宗
海陽林濂春
松溪魏[illegible]
浮梁陳大綬
太原蔡繼
梁山古德懋校

奏疏

恭辭苗功加　恩疏

奏為草土餘生橫被　殊恩謹瀝誠控辭以安愚分事臣
章奉　命巡撫貴州十有餘年　恩放歸養尋丁父憂荷
蒙　皇上特賜祭葬臣於四十年四月遵　制釋服六月
六日接得邸報兵部一本為捷功叙賞以稽人心仰望甚
切等事催叙路山二苗功次奉　聖旨這平苗功次各官
既著有勤勞相應叙錄郭子章陞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給與應得誥命終養仍於原廕兒男上陞一級
世襲賞銀四十兩大紅飛魚衣一襲欽此欽遵臣飛魂再
還戰汗交集臣自平播之役再勦皮林思得與民休息共
歌太平無何而有吳洪之役臣督土司縛斬逆洪是以四
川按臣孔貞一有叛黨就擒新疆底定之疏又無何而有

山苗路苗之役臣督同總兵陳璘布政使趙健兩路進兵
斬級四千是以貴州按臣馮奕垣有兩寇並勦擒斬多級
之疏此皆仰仗　皇上睿筭中潛神威外懾故　王師鼓
行窮寇席捲卽以臣之不才亦能奏成厥功至於今七年
所矣當時共事諸臣如按臣馮奕垣監軍洪澄源總兵陳
璘業巳物故如臣么麽亦久在田土苴存皮骨貴州跡遠
闕庭戰士淪落邊鄙不謂光祿臣趙健與臣同在行間發
憤為戰士雪苦不以去留二心少傅臣李化龍與臣久治
軍旅臨終為臣一序苦辛不以存亡易念　皇上不以二
臣之言為私不令邊臣之功久淹　聖恩無限　天造不

貲遂令枯木之上殘花忽開寒灰之中餘燼再爇死者瞑
目生者信眉臣得藉手一慰遠人亦既萬榮萬感矣而臣
頃於釋經之後坐取非據之榮尚書比天之喉舌司馬為
國之爪牙而以畀臣則為負乘飛魚本自命服朱被藏自
禁廟而以畀臣則為不衷臣於夜郎之役上光祖父下蔭
兒孫窮極寵幸萃於一門而今復贈加級則為逾涯　主
恩則深天槩可懼賞不當功享逾其量此臣所以怔營而
不敢也除　賜金至日望　闕祗領外一切　新命實為
忝越伏乞　皇上俯照血誠特廻　睿旨容臣以原官終
養於里廬　聖朝不剌於在梁微臣免灾於[illegible][illegible]臣[illegible]子

訓孫尚圖補報銘心鐫骨敢忘銜結臣無任感激惶恐之至四十年九月初五日奉

旨卿勲庸素著叙勞加恩已有成命不准辭吏部知道

恭謝苗功加恩疏

原任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今陞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終養臣郭子章謹奏爲恭謝天恩事萬厯肆拾年捌月廿九日准兵部咨該本部題爲路苗山苗兩寇並勦仰仗天威擒斬肆千餘級謹叙在事文武各官功罪以明勸懲事奉聖旨這平苗功次各官既著有勤勞相應叙録郭子章陞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給與應得誥命終養仍于原廕兒男上陞一級世襲賞銀肆拾兩大紅飛魚衣一襲欽此欽遵移咨到臣循省非據具奏控辭至肆拾年九月初十日准吏部咨該臣奏爲草土餘生横被殊恩謹瀝誠控辭以安愚分事奉聖旨卿勲庸素著叙勞加恩已有成命不准辭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又移咨到臣臣奉綸音謹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伏念臣拾年黔圉嵩里孤蹤父存既蒙賜養于庭闈父亡復承諭祭于墳隴丘山施重螻蟻報輕即以數年前路苗山苗之功實臣巡撫特乍叛乍臣之虜仰仗廟筭遂奏膚功臣罪過實深尺寸未效得免獲戾已足爲榮敢求闇進妄進階級豈意宸光獨照枯朽頊華俾其不出戶庭復霑雨露甫釋衰經遂銜樞機臣披誠懇辭非勤飾讓天書再及嚴旨不移摧羽插翼而翱翔暴鰓揵鰭以遊泳三世同陞司馬塵坱中坐致青霄一級特加金吾襁褓内榮貽黃口精鏐明雪斗室逾光魚服映霞老容如少感深泣下喜極魂驚苐菌巳縣興禮應避路勤耕隴畝總荷天地之仁泳化康衢並沐海河之潤駑鉛實同再造灰粉豈足上酬惟有傳示之子孫更將永誓於環草臣無任瞻天望闕感戴兢惕之至爲此具本專差義男郭椿齋捧謹具奏聞伏候勅旨四十年十月初二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蠙衣生傳草卷之一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門人建武劉伯靈叔夏
涂伯昌子期
同里蕭同試來獻校

邑侯徐公去思碑

太史公循吏傳漢初惟汲鄭貳人第書守郡事十一九卿
事十九書汲曰東海大治書鄭曰數歲以官去而亦未聞
民萌歌思狀則杓之人庚桑豈易言哉鳲鵠將將維民歌
之解之者曰將將鳲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德義者

行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歌則思人者與思於人者其故
可知已有己溺之思而後萬世有河洛之思有己饑之思
而後萬世有稼穡之思有匹夫匹婦内溝之思而後萬姓
有大哉一哉之思貌美動目行美動神未可以智力籠鉤
距襲也予邑紹興徐侯治泰和三年嗜好清修柱砥狂瀾
分其才藝足了十人竟其治行豈淵百里已酉予自黔歸
養會侯入　覲士民援止不獲相與伐石紀思侯門人劉
待用劉可建陳懋英劉時中郭承綸楊嘉祓劉可文郭承
乾曾良猷劉廷曽曽國祚蕭來儀曽堯曆楊嘉珩蕭良御
及予兒孫延太陵吳等以石之詞請予曰　天子且久[illegible]

守令惡知侯不復來例不可　覲既銓部行取海内賢令
君子人上之　天子弁侯于首選授陝西道御史士民再
申前請予曰可矣惟是不孝孤在廬不對不言禮不可已
予舍杖釋絰士民請如初予亦欲効將將之歌乃進民萌
諗之曰予十載八番甫歸予舍能識侯之大未暇稽其目
若輩思侯奚也民萌曰侯政如捐贖鍰却騎羨襪賠胥刑
叛奴等事姑不論論其可百年者天道成規地道成矩規
動周營矩靜安物武姚石膏白下命脈攸鍾而姦匠日鑿
月推十戶九瘠辟之寶兕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在煎熬
臠割之間未有不焦爛者乃侯請之兩臺兩臺請之　天

子而封禁之遂令炎耀不至禿落脂膏不受摧殘拱護胎
腹凝聚靈爽民禍於地動物安於矩靜此侯百年寧靜之
政誰則護之　國家郵元元令軍代兑惟省兑南兑尚責
之民民脆不任輸將姦豪漁其豐利歲復一歲琢齒依齦
侯採巷議請之兩臺依廬新吉水之故代以官解民始枕
枕上如魚脫沸鼎而游甘澤鳥出縶籠而棲喬柯此侯百
年輸將之政誰則護之不石則日月為馳輪轉巨測石則
縣之國門標之庚莊即有巨姦不可奪堅此亦非獨為侯
也予又進諸生而諗之曰君輩思侯奚也諸生合而進曰
某等思侯頗异民萌侯之[illegible]二三子也忠亥黎之不[illegible]

春英之及時則繩姦俗以信士眉顧聠增其倍價躬拂使其長鳴則開帷幕以覽衆明攡政文體純粹者入矩踰駁者出規講明正學欲錦中而紵裘不欲績表而麻裡以故在門墻者含精鎔冶受範陶鑄長嫁短咏兩翼三足各成其成而未知所以成焉爲策已者馳神爲通已者明士爲知已者死故二三子之思甚於六鄉七十二鄙也予又對諸孝廉及鄉搢紳道士氓思侯語僉曰吾儕宗族春祀含日秋業沐露與諸民葆共適子弟耕耘書圃弋獵文場與諸生共肆則又誰能讙之予反復思惟邑人所口者侯之政也未及所以政邑故有萃和書院額揭其社曰此予無

多欺慷闢頭自聖自狂須自認本來皆備靈明地上惟精惟一總惟微淵乎已溺已饑之思乎湶乎匹夫匹婦內溝之思乎詩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諠而首之曰切磋琢磨瑟僩赫喧即侯萃和題柱之旨也則侯所以政也思文王則敬其楷思召伯則愛其棠而況萃和之柱乎章不敏請以[illegible]民片碣萃和兩柱並而寄思焉侯名應登字念之號惺匆浙江餘姚縣人萬曆辛丑進士

太上感應篇序

太上感應篇不知作者所自始然既云太上則疘易爲至神受命如響在老爲天網踈而不漏是謂物大祖聲太宗神之所告非人所能爲也其言不出感應二者然言感者什九言應者什一而其大旨不過善惡禍福四者而已譬之聲焉聲動不生聲而生響譬之形焉形動不生形而生影響有清濁響所報非一聲也響清則明而榮響濁則涸而辱影有曲直影所應非一形也影正則直而昂影枉則曲而絀天地萬物之性自然之道也此猶以形聲論也感之字從心從咸去其心爲咸易曰咸感也無心之感其感至矣應之字從心從雁去其心爲雁法言曰能往能來者朱鳥也朱鳥雁也雁之往來何心哉無心之應其應至矣語感應至於無心而後爲精顧此豈可望之夫人哉雩都

阮侯刻是編以訓雩士民雩士能繹予無心之論則感應爲至雩民能繹予形聲之論則感應爲備予且以近事論阮封公獲是編於陸仲鵠中丞陸阮二家敬愛篤信而設誠行之中丞長君今建昌司理離奇翕沄不墜金谿家聲阮侯筮仕雩陽清標厚德愛民如保赤子二氏食報尚振振渢渢未歇也中丞封公善所以感故天以建昌雩都酬之亦善所以應此編中所未載予故表而出之以告雩士民從陸從阮如影如響非若是也行惡得惡如種苦種侯即愛民不能爲之貸矣

施忠孝寺淨聖堂田洲記

西昌而南至於冠劍把三顧桄廇溪太虛觀於離南臺寺於坎亦雲亭一大勝槩也太虛初甚敞燥高王父唯齋府君曾伯王父梅軒府君鑄二鐘懸於殿閣迄今尚存予昔講業於觀右廳歲久廳將傾黃冠星散董存德元司香火予歸自黔入觀徘徊悵悵者久之乃召僧明源募緣鄉戚撤廳改爲梵宇題曰淨聖堂堂右仍爲觀付德元主之南臺剏自東晋迄於　明嘉靖間爲鄉先州太守公夷爲屋鞠爲蔬圃先司馬公請復之作覲世音閣贖寺故鐘置閣上西泉菴故祝道山府君濟渡庵也濵江江水且嚙僧方衍移置閣前予在黔聞先司馬公病病誓於佛前復寺以

禱已公病愈特捐俸命兒延太陵孫昊起大雄寶殿祀
天子萬年先公百歲友人黃太史公粹題曰大忠孝寺予歸自黔次第落之而以貴州融上人吉州濂上人主持其教太虛得淨聖而觀不陋南臺得忠孝而寺益閎俱先公意章特述而成之又慮二梵僧盈三十人無以飯之則饑莫支無以薪之則力罷於樵乃市社下田租四百餘斛以飯忠孝僧從子用中捐田土明源率其徒墾之歲收谷若于斛以飯淨聖僧而持鉢者果然誦五觀者無煩乞食予復捐棠洲洲跨河兩岸約五里許故饒林木四分之三供忠孝薪一供淨聖薪標木界列四至防隣侵界且禁以蘇聚土及牛羊牧者而僧築隄防鏟草棘火傳不盡予又慮夫後子孫有异議者或從寺敚田曰此予家故物也隣豪有兼并者或從二梵敚洲曰此官洲也或有左袒觀者曰堂基觀土也不知借堂以存觀觀仍舊也或有左袒南臺者曰忠孝基南臺土也不知南臺仆而忠孝興尺寸皆予貲也故揭之石以告後人夫施有三種一財施二心施三法施以財施人名爲布施慈心等心與人樂名爲心施說法利人名爲法施予施田施洲此施之麤者所願後進慈心等心與人樂無謂田洲可敚僧脆易凌而二梵僧受施者尤當說法利人無負負也寺田地名租石糧畝寺洲兩

河四至及予佃洲券書載下方

贈虔郡侯陳省堂先生考績序

猶之郡也或以山川重或以循良守令重泰山北海重在山川文翁化蜀汲黯卧淮陽則又重在賢守令然予觀循吏傳俱以任久奏績黃次公潁川前後八年衛子產桂陽十年任長孫九真四年河内九年班史曰太守吏民之本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此名言也微獨民也官亦知其將久不可罔民其發令行政亦不敢苟焉從事則賢守令之重又重在久任贑故豫章劇郡以章貢二水名此亦以山川重者郡多賢守令未暇遠稽以予睹記嘉

隆間太守如葉歸善具牧御才弦鳴鴈落刄往牛解邑令
如海與國忠介惟欽嶺水一吐千丈氣而韻以二公重若
今郡侯新會陳公且三之矣公以名進士出守虔州梗介
絕倫冰蘗照人無弃忠介而英聲斂手摩霄漢而摘星辰
大似歸善至其恬澹廉退之風厭軟塵薄榮路陶陶於紘
壺不嬰嬰於進取有非二公所能窺者當公之令南靖也
伉厲守高弗諂於當事者將拂衣去𠂀時爲閩藩長解之
曰士不可苟官亦不可苟止鳳閣鸞臺以讓捷足養拙守
道聽其自來則又奚必林泉田園之爲媮快也公韙𠂀言
留滯棘寺起家二十年始出守虔暮而入 覲覲還南海

逡巡欲遂其初曰萍戀亭池藤籠山樹羅浮扶胥皆吾比
隣吾將終焉業已逾期而虔士民請之三臺三臺請之
天子迫之再來毋問其期公聞 命始就道入竟至是三
年例得奏滿牘郡丞嚴君別駕李君張君司理趙君馳一
介以贈言相屬𠂀時政銜恤以不孝辭既含枝而諸君請
如初又自惟夙知公近且沐餘潤也不敢以不文辭公莅
虔三年自信州通理首尾且九載亦云久矣𠂀吉人距信
虔只耳而目之以周六計唐八計考料二郡治行庶幾綱
舉目張內叙外儀矣此非𠂀臆說也虔處百越下而綰轂
之嶺貨輻湊橋賦市豫章寺人膏脣拭舌競欲咀嚼公圭

玉無瑕脂膏莫潤即海忠介與國之清譽何以逾之於考
課法得署曰大廉虔臺建虎頭控閩粵吳楚之邊而守實
佐之一切材官梟騎之部署九賦八材之嘗筭鬼薪白粲
之對簿於守焉頓而公長籌利策指麾無前即葉歸善窂
劉之雄才何以逾之於考課法得署曰大畧晚近世汲汲
於進趨悒悶於否滯鼓珍賂爲勁羽乘朋儕爲舟楫而公
令南靖則欲去守虔州不即來咳唾軒冕浮雲行藏即司
馬公之流水青天歐陽子之茅簷涼簟又何以逾之於考
課法得署曰大雅夫馬試則臧獲不疑駑良劍試則孺豎
不疑鈍利士試則庸衆不疑愚智公之試於郡三年矣九

年矣此漢御史課最而周太宰書上上也增秩賜金高車
蓋緹油屏泥於軾前餘事耳若然者虔微獨以章貢二水
重微獨以海業二尚書重且將以新會重而三公同梓里
又將以東粵重异日者虔人俎豆三公尸而祝之社而稷
之不曰廪廪南海三君子之遺風邪或曰新會有陳白沙
先生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公與同邑同姓得微習聞石門
之學擴而爲政耶虔之政成有自來矣

贈胡端之中丞考績序

蓋古大臣去留之際一進一退可規可隨未嘗不慎慮孰
思日兢兢焉去者曰吾業已尋林壑何社稷慮吾業已解

組綬何民萌憂繼者實彼自能殊尤絕迹非然即啍啍亡
以爲也予以爲去計得矣如規何留者曰爍金爲刃凝土
爲器作車行陸作舟行水皆聖人之作也胡前之迹象謂
之觴角謂之觵犀謂之斮木謂之劇其器自殊度也胡跡
之膠已事可師因而廓之不可師師自我作予以爲留計
得矣如隨何周公去語召公曰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
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令尹子文
以舊令尹之政告新令尹而孔子以爲忠是去而規者蕭
曹二相國爲將相有郤曹代蕭爲相舉事無所變更民歌
之曰載其清淨民以寧一魏弱翁代霍丞相其言曰古今

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史臣頌之曰蕭曹爲冠丙
魏有聲是留而隨者夫規者跡似抗直然必有不令後迷
之心物我無間之忠不以去而忘國而後規爲箴規隨者
跡似循理然必有清淨安民之誠與奉行故典之實不以
新而買名而後隨非詭隨太玄曰天道成規規動周營易
曰隨時之義大矣此精於論規隨者予奉　命討播播平
留滯黔中十年而後與今胡中丞瑞芝先生代於沅公與
予同梓里予差長十年習黔事又十年當破逆龍日公監
楚軍鄭筒性復軍機虜情赫虓長戕日相洽也公謂予當
躬肘後巾囊底劇談八播事以相勗予即不敢希跡公旦

亦豈能自後子文凡黔山川之險夷平陂物情之淳澆忠
佞蠻夷畿番畿之孰馴孰脆銅苗都苗路苗之時出時
坳黔賦之盈縮路室候館之委積楚餉蜀餉之輸欠靡不
一一訟言之促膝連床朝商夕度公聽之如響從之如流
蓟非採之鷄脅食之浹旬而別予歸予舍至於大故倏而
三年公受事治黔亦倏而三年且考績矣武士鋒端不爭
於道路壬人舌端不爭於隣封夷人禍端不爭於犴圄凡
予十年拮之据之翹翹嘵嘵而不足者公三年動之溶之
融融洩洩而有餘此公之大通混冥陶冶夷夏非予所敢
望者至於懷來西夷歸其室家以全不辟之局赫斯銅夷

徼兵楚蜀以安思石之萌練兵不忘蘭錡之備措餉不廢
單揭之方則公履冰執熱與予同心予不敢希蕭而公若
曹予不敢望霍而公若魏則予兩人者去留進退之間亡
一日不爲　國亡一念不爲黔庶幾乎規隨之義矣是時
大僚多缺　主上側席廷推公少司寇凡三五上淸牘一
入計當　召還部署左右　帝所　恩覃三世賞延任子
皆令甲所應及者歷是而上所規者彌遠彌廓如天之圓
如春之生所隨者彌久彌衆如澤之雷如雷之電上收周
召之勳下揚蕭曹霍魏之烈則黔一隅猶笑與之熒爝耳
公毓門諸弁李棟材劉范和等函書走使報公榮滿當有

言賀言莫如子章故次第當日沅州語爲贈人亦有言前燭昧後燭彰二者相應而成予之昧待公而彰也如是

祝封文林郎馬清泉先生八十序

予馳驅四方武幾遍天下惟泰滇粤西未暌顧在晋習泰在潮習粤西最後留黔十載習滇事更詳泰吞諸侯惟楚苗裔至漢尚爲滇王漢誅西南夷惟滇復爲寵王蓋奥區也滇近西極山曰金馬江曰金沙迦葉藏鷄足維摩彌勒仍以名州庶幾光壽無量之天蓋壽域也永昌博南地多產松松脂入地千年化爲茯苓茯苓千年化爲虎魄蓋壽物也而霜雪不加四時如春春之爲言猶偆偆也偆偆者喜樂之貌也是仁氣也人生其間亦多壽考臨安居滇之中西比威楚南隣交趾萬松碧玉之間馬氏爲巨姓馬之彥爲清泉翁以山水自娛以詩書教子今吉州郡丞中六先生翁元子也郡丞爲成都新津縣令　奏最封翁文林郎人又稱文林公齒八十行不恃輿飽不恃鬻矯健如兒童而元妃　孺人亦與公齊年並案於是吉司理楊侯泉九邑列侯尊古養老乞言合語之禮屬不佞言以祝郡丞曰八十常珍甘之滑之膏之必嘗而后退八十者子不從政古人不以三公換一日養吾何以螺川爲矣子章聞而解之曰不然仲尼不以酒食先生之饌爲孝而謂色難子

輿鄙曾元口體之養而重養志則聖賢所謂養在此不在彼董子曰利以養體義以養心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於心故養莫重於義夫養親之色養親之志皆義也酒食口體皆利也父母誰不愛其子有令名俾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郡丞鄉舉滇南爲第一人令成都成都人曰馬父丞吉州吉州人曰馬父而推所自生於文林必曰衆父父是以名養也大孝不匱解之者曰傳施備物可謂不匱天地間水草之菹陸產之醢爲小物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爲美物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產爲異物必官備則具備郡丞能於其官在蜀備蜀如丙穴之魚郫筒之酒金川之荔蒙山之茗彭水之丹砂靈壽之貞木在豫章備豫章如香城之芽東林之蓮宜春之醽蕭灘之橘紫苑之浮笋建昌之壽樟無不備而致之於公是以備養也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計久長有子孫相繼郡丞久未子公常以爲念今歲三月乃舉麟郎合青原白鷺之靈萃玉笥金牛之秀爲五常白眉作伏波銅柱公聞之當加一匕箸是以子養也孰與夫亨孰羶薌鰓鰓焉於膝下背前之爲喻快乎夫文林公生六詔之奥區睹千年之壽物凝如春之仁氣遊鷄足之壽域而郡丞之慎行其身揚親之名如此莅官肅給備物不匱如此善祠高祺以

翀翼子如此即逺在天末未及問衣視膳抑搔扶持而公
與孺人喜可知已由八袠而百歲豈可艾乎則郡丞之善
養也况郡丞立名不朽公益與不朽郡丞善備不匱公益
與不匱郡丞之麟趾振振公福澤益與之振振自此以往
巧歷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於是楊侯泉九邑侯合而語曰
善哉公之論養也以色不以酒食以志不以口體以義不
以利請書之上以祝二尊人之鶴算下以快郡丞之雲瞻

山溪句溪石塘三橋碑記

先妣蕭夫人萬曆壬辰冬葬萬安縣第九都石角塘獅山
之原已酉先司馬公卒予章乞 恩於 上制下得並諭

祭葢異數云墓距冠朝二十有五里由冠朝之長英觀道
鄧塘歷山下溪出句溪之石塘三絕溪始達獅山溪澗不
甚濶惟是山水驟漲亡舠可載亡筏可濟進退維谷只尺
千里即章醮祭獅山或中涂反問已達塋所或阻水不得
歸亦甚病焉乃謀之句溪義士張君弘化張君曰是故有
橋歲久而圮予曰僕任其費君任其勤矧君習淨福田經
云廣施有七其七爲安設橋梁過度羸弱張君唯唯予出
金若干買石稻若干飯匠於張君擇工任之更六朔三橋
告成經始於庚戌夏四月訖工於秋九月張君謂予當鐫
之石予笑曰費乃圭之訾與布施之譽所持者狹所欲者
奢此淳于髠所以捐髀而笑也張君曰君無狹三橋也一
枝蹊曲紆危層梁一股岩嶺必傷逺駕三橋前後約十里
許東作方殷興勸勸畊芸夫牧豎戴笠蒲驅牛犢加艘康
莊便於農隸章人挾毋子錢入虔入粤遂什一之利趾相
錯也而亡厲揭之患便於商虔有虔臺粤亦仕國四方士
大夫長轂短轂反轎反軾駕之句溪者即丙夜不息便於
官而惡可無紀且謹關梁完隄防亦月令所先也予曰僕
迷於祿稽四方不知其便若是因書之以記歲月且以旌
張君之勤

建武劉涂二生經義序

人亦有言詩有別才有別趣於經義若胡越涇渭頫然兩
物予未謂然近體律詩經義之祖也經義律詩之流也近
體句八經義大約定爲八股近體有首有腹有趾經義亦
具三體近體前後有定則應前者不末滯應後者不首唱
增損有定字增一字即成厖損一字即成瘢匠意貫解脫
藏若景滅行猶響起經義皆然唐特亡經義耳設有之惡
知杜李錢劉不能爲王介甫乎經義起介甫而介甫詩其
佳者何減於杜李錢劉乎以此語二三子疑信者半壬子
建武劉生叔夏涂生子期來講業山中二生故工詩予友
人湯若士黃貞父俱與談詩間以經義質予予以近體格

之二生憬然悟勤旦夕治經義久之成帙予擇其落紙中度者若干首付之剞劂此非爲二生粉題也亦令宇內學士知詩人能爲經義若此夫然後知近體經義非兩物也

封杜史顧右江先生七十序

孔子語大舜之孝至於饗宗廟保子孫而凝福之隆必其四得而終之壽夫壽天也何與於宗廟子孫宗廟能壽其子則天之權移於鬼神子孫能壽其父則天之權移於家族予嘗聞之繁露矣宗廟之祭物之厚無上也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杌實冬上敦實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福也則宗廟壽子之說也又嘗聞之鴻烈矣以涅

染緇則黑於涅以藍染青則青於藍其爲化也雖鏤金石書竹帛何足以舉其數則子孫壽父之說也徵獨舜也有饗宗廟之德宗廟壽之有保子孫之德子孫壽之如以匙勘鑰如以璽印塗卽高下巨細不盡符其應如響予昔督學於蜀校士成都得令顧桐栢杜史君兄弟是時封杜史公方盛年籍弁承家業儒深於易以易教子弟曰善予者師予不師弗善丹者師丹不師㬥善易者師易不師卜筮方正儉素動尊繩墨予心嚮之久矣已杜史成進士令穀城太湖二邑奏最封公如其官時公年六十予爲文壽之以族老泉曾正臣爲祝　上召太湖爲杜史封公又加

官至是再十年公且七十矣予亦以七十退而閑居螺川之涘而杜史君方持斧豫章監邪若古鏡與日齊明抱直則長松到天不屈凡十三郡閭閻利患切切陳之恐匹夫內溝豫章人恃爲衆父父留滯三載不得代西望庭闈以日爲歲公聞馳戒之曰爾無負　國郎無負父遲膽㢘府入以告　主前皮熬髮出以爲民無以我爲念予過蕭灘杜史下榻信信猶念公不置予解之曰烏戀庭粒安知鴛鸞之遠指魚遊井幹詎識應龍之用心尊公言是予十年黔中距成都不甚姚長聞公懿行倍於曩昔其耆者甹建大宗祠一區祀顧伯以下若干世市祭田若干畝以共祠

礿嘗蒸別構家塾合族之童孺俊彥而課之師范希文義田市若干畝以贍塾師以其餘庀之貧無人倚爲釜家倚爲竈武擔威鳳之閭顧氏族黨雍雍如也夫建宗祠置祠田則宗廟饗受其饗者報之壽以酬其饗禮塾師課子弟則子孫保受其保者報之壽以酬其保故壽之爲言猶讐也行可久之道者其壽讐於久行不可久之道者其壽亦讐於不可久久近之情各讐其平生之所行故曰壽者讐也舜得之虞氏之宗廟子孫公獨不能得之顧伯與杜史耶予又嘗稽顧之故矣有醴侯元歎而後有孝則之博洽有宜都守穆而後有彥先之三俊有左丞君叔而後有虎

頭之三絕今封公父子四之所謂世胄高門南金赤箭非
諛語也此之爲壽兆歲月可數惟是伯皆安石賞譽元歎
虎頭令人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子於杜史得無似之邪因
祝公壽并以期杜史

再祝顧右江先生七十序

夫人子之壽其親也以一人壽無若以千萬人壽以一世
壽無若以千萬世壽何以明其說也八珎五鼎三爵七俎
以薦於庭闈以羞於朝夕此一人之爲壽也莫如修行義
而習文學拔儕風塵之外置身民萌之上雲布風動以安
黎庶故車馬不罷露於遠路萬民不失命於冦戎椎駿不

劓年於旗幢使守内被其澤而沐其潤者舉首加額曰伊
誰之子也是以千萬人壽也近則當吾之世遠則延家之
胤河潤九里澤及三族而貽恩於二尊人庇其榮而食其
實此一世之爲壽也莫如包裹二儀陶冶萬彙謀猷入告
於廟廊法制手剏於郡國异日者著名圖書錄功盤盂後
之人猶得守爲故典霑其遺惠而推本其自生有族有祖
爲衆父父是以千萬世壽也然而有數焉不可必得人子
之賢且才者能使一世萬世壽其父而未必逮父之存父
之存者有黃髮兒齒之年而繩樞甕牖之子至不能辦半
朩半菽以爲具合比隣六戚以爲驩盡亦難矣若顧桐栢

杜史公祖之壽其尊人右江翁也庶幾咸之右江翁以杜
史貴封如其官與予同庚今年壽七十予以通家誼業爲
文祝之矣予吉士大夫爲予言顧封公壽而傳杜史尚未
代不得酌兕觥祝鶴筭吾輩當祝以言言莫如子予謂一
人一世之壽杜史饒辦之矣杜史生於蜀成都有嘉魚邛
酒叙有仙侶仙茅巴有丹砂邛雅有邛杖蒙茶杜史令穀
城太湖穀近玄岳有萬年松鶱林葉湖近龍舒有常春藤
百合木持斧豫章西山黃精東林白蓮麻姑美醞紫苑浮
筭皆宜於老人者杜史力可獻之公所謂一人之壽也杜
史爲太湖　奏最封公文林比　召爲御史封公御史公

得衣繡冠獬豸　重勅案誥輝煌錦城所謂一世之壽也
若杜史爲政豫章比及三年沛乎若彭蠡之流確乎若匡
阜之堅託是非於賞罰竊輕重於權衡不吹毛而求小疵
不洗垢而察難知守自然之道行[illegible]之令如疏各府宗
禄令已禄者無饑而未生者有[illegible]官解令有司勤
於斗斛而閭閻臥於田埜疏湖口舟賦戢傳翼之飛獸止
貪心之野狼疏洪饒水蓄援之揉日之弓授之揉月之矢
在今日則時雨隨車崇陰逐蓋豫章人庇其宇下都忘寒
暑在他年則爲繩爲準爲規爲矩貽豫章人百世之利藏
之滕閣守爲令丙比其利在千萬人在千萬世誰令杜史

爲之則封公也是千萬人與千萬世之壽也韓子曰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日月之名久照於天地柱史之壽其久得無似之耶予近過蕭灘別柱史柱史對予言曰公少年好讀易至老不懈常言吾始求之一篋又求之度數又求之陰陽消息至於今求之洗心藏密而稍窺易之蕃變柱史亦以久及瓜候代省簿書之紛遊逍遙之虛暇逢迎之醬食芳餚之田終日危坐以求封公所謂予聞而驟然曰有是哉君之所以壽其視者道也而予獨者之所陳猶迹也夫迹可久而且爲物絲爲緒使不可使不朽惟道不朽是故立於宇宙而不爲槃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於是吾吉士大夫謂予善祝公遂次第其語授之使者

劉叔夏遠遊篇小序

建武劉叔夏方髫有奇思綺句受知於郡潛谷先生曰此吾邑千里駒也弱冠著書三十餘種海內名士亡不降心叔夏萬曆辛亥冬與涂子期謁予退而毀木壬子與子期及予邑康仲揚蕭元卿予兒延講業寄園朝夕長吟短歌久之成帙二三子強之剞劂叔夏曰非吾意也二三子以聞之予予解之曰揚子雲謂壯夫不爲賦而反騷太玄灼爍千古陸機見左思[illegible]焚其藁而文賦連珠賞識昭明李太白詞[illegible]伯高崔灝而鳳皇臺諸作秀媚於三山二水間不減於崔毀者自毀傳者自傳兩無相妨也第予所短氣三子者美新入洛從永耳叔夏負骯髒骨方寸獨炯議論侃侃不傍人門户卽有莽彼必不美卽有典午彼必不臣卽有璘彼必不隨此予之信叔夏亦叔夏所自信者二三子合而進曰師信叔夏卽以訓叔夏訓叔夏卽以訓二三子敢負師教

涂子期宮詞百首小序

涂子期宮詞用唐人王建韻建詞遺七首新都楊用修補之子期依王楊二韻共成百首予讀而賞之曰凡詩步韻故難建咏唐宮子期用建韻擬 明尤難建依宗人守澄始知宮闈事用修宰相子起家詞林而子期起田埜立賚

序以青衿子效而擬之鄭難也子逆其志豈直爲宮詠哉如曰一生花貌爲誰好幾種春愁只自書又曰夜分誰弄宮前笛吹入重幃百感添似自傷云若云朝來葉上亭亭露猶似君王舊日恩又云清蹕一聲齊海祝太平天子壽南山則豈能一日忘 主上至云獨倚繡牕嬌不語春風吹亂綠梛枝又云嫦娥夜夜碧霄寒又駕冰輪出海山卽有守澄彼必不依宗黨卽爲用修彼必不席相種此予以信叔夏者信子期也亦吾大子信由求不從意也雖然夫子能信由求之不從而不能諱由求之具二子青齡壯志

州永定公具區大吾道寺甚

浣溪郭氏續譜序

夫人子孫所以事其祖宗者其道有三一曰營宗廟二曰豐粢盛三曰飭譜諜夫宗廟粢盛得之有財皆用之惟譜諜最難周摂世本式辨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然不識其先籍談見笑於世祭不知祖王偉爲之杜摂微獨杞宋無徵幽厲可傷已也吾吉自歐陽文忠公以來創爲譜式鄉人宗之吾郭自刺史昇樞密嵩二祖以來兄弟競爽入宋兄弟進士則有符竹之文政文格父子進士則有冠朝之太常僊集賢之美浣溪之樞密使𠂤節度使俊去歐公

未遠𠂤摂郭氏源流記爲詳故吾郭姓族井井綸綸有足紀焉中丞公瞿源出汾陽南遷吾吉爲大宗其子惟刺史樞密二派爲二小宗樞密派爲符竹薦溪下驛冠朝亍詳序於譜不具論刺史一派爲今浣溪始祖萬曆壬子其宗老[illegible]等續其譜系介亍門人諸生立衡立道立章孝康彥手其故諜更叙其節次修譜顛末而告亍曰浣溪祖延昇字志高實中丞公第三子爲宋昇州刺史由符竹徙陽城生洪基基生文通通生歷歷生大就仕宋死綏敕封護[illegible]將軍祠塋具存大就生舜舜生安念由陽城徙今浣溪生汝能汝綱汝通汝能生永昌振家廟堂名都慶[illegible]

宗仕宋三宣議郎興宗二子以仁義立位長曰𠂤字從周居仁位登宋靖康董德元榜進士歷官樞密使仲曰相字岳卿居義位𠂤生清敉號簡齋登宋淳祐劉炳元榜進士守漳州遷淮南節度使再傳定軒忱軒桂軒敬軒胃軒相生清高任秘書未有子子兄清淑子桂軒遂仍東西南北號而位之定爲東位忱爲西位桂爲南位敬爲北位胃軒出爲延嵩祖十二世季孺公後時季孺尚家泰和稅務前晉軒復未有嗣定軒以仲子盤隱繼之始徙薦溪盤隱亦未有嗣以忱軒子峭峯弟五子小隱繼之則小隱今薦溪一族祖實則浣溪血屬此浣溪世系之大較也浣溪譜始

修於宋嘉泰壬戌樞密公自摂源流記再譜於元至正間遭兵燹流傳僅十一 三譜於 明正統丁卯泰和蕭助教公欒序四譜於成化甲辰泰和羅洗馬公璟序五譜於嘉靖壬子癸丑間泰和歐陽洗馬公衢劉憲副公應授同里劉方伯公天授序此浣溪譜諜之大較也至今則六續矣夫浣溪附於四族猶岌之於岠霍之於宫別之於鮮然不可謂非山也吾師郁郁普及四族似難獨遺浣溪顧何以訓浣子弟子章曰唯唯亍嘗讀萘知公都慶堂記堂廣四十二尺崇視廣不及十之三虹梁嶢樹視昔益負嚴祀禮復敦義叙倫皆於斯聚亍嘗兩登斯堂雍肅莊嚴雅稱其

名則浣之宗廟營矣都慶祀田昔甲於佗族歲久爲主進
者乾沒遂曠厥祀予自黔歸浣父老旬予爲一清理經院
道郡縣追田若干畝以供烝嘗予亦稍助湑滴詳載田碑
則浣之粢盛豐矣今者繼續宗牒一如三族例上尋宗源
下攟五際摩研編削遂成信書則浣之譜諜飭矣而立衡
等奉其長老命必欲予一言爲訓予循環浣溪譜於纖隱
小隱嗣續之際於仁義東西南北定位之日未嘗不三致
意焉夫獻者賢也賢莫賢於孝弟仁義孝弟仁義必有其
實故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刺史樞密誠
同胞兄弟至十二世來耳疎矣季孫三世無嗣定軒議繼

至再至三以開鶚溪之傳真若刺史不忍樞密一枝之餒
者不曰實孝弟耶宜議以仁義定位義之位且虛而必以
仁之胤繼義令東西南北昭穆如故真若從周不忍岳卿
一枝之餒者不曰真仁義耶浣之子姓誠能以二軒之開
鶚溪續義位者存心睦族則微獨視浣之子姓若一人也
即四族之子姓亦若一人也中丞刺史樞密三祖在天之
靈有不豫耶此謂獻足此謂文足無必傳龜襲紫而後爲
獻亦無必雕龍綉虎而後爲文也予又聞都慶堂匾楣舊
顏曰浣花溪傳椅堂時有異人指示嘗尋不見一門外
二古樟數抱久枯忽旁根延引數十餘步出二枝[illegible]

僉植左右數歲蔚然幡纚予謂枯樟復生此即豫章典午
之祥延至司馬溫公蕃熾未有歇浣花溪在成都予嘗泛
舟澄徹瑩白蜀人取溪水造十色箋故韓氏兄弟有十樣
雲箋出益州箭來新自浣溪頭之句皆文明之瑞也浣子
姓業文者尚勉旃以應之晋木韓箋自吾浣而三之矣

永嘉項學傳越山先生墓志銘

萬曆庚戌永嘉項使君以名進士來守吉州布寬大之六
條鬱愁歎於九邑越明年仁風既暢惠露且濡士依爲師
民倚爲父方提提然樂也亡何尊大人嚴州學傳公以辛
亥八月三日卒於家訃至使君以哭暜使者晝哀明日遂

行自下距螺川百里予棹一艇夜行以弔比明弗及夫奔
喪者日行百里禮也宜予弗及走一健兒從陸間道及之
使君對予使哭以銘屬九月晦日抵家括髮袒成踊三日
成服哭斐絕強起營塋事越明年壬子秋八月使君遣使
以張希知狀來旬銘憶予方在疚使君在郡能哭吾父又
奉　天子命來諭祭吾父予既不能哭使君父而又惡恐
不銘使君父耶按狀公諱宗裔字希遜姓項氏別號越山
晚更號越爲月其先括蒼人　明永樂間祖雲益繇括蒼徙
永嘉之泳川里五傳至相俱隱不仕相生兆以節俠著閭
里爲人之家若爲其家爲人之難若爲其難力能成所懷

生所死則公父也娶葉氏生公公少慧毋人讀書如析薪破竹玄解獨照修詞如吹霜噴露寒暑筆端聞籍籍子史入舉子業諸生爲退舍頃故有别業在平陽友人從史公姑就平陽試一試督學畢公首拔之平陽人大譁攻公冒籍公曰亡譁讓一得百爭十失九還君平陽歸予永嘉不亦可乎會父㘸公卬天哭曰吾父期吾者不止此而尼吾止此矣聞者傷之服竟補郡弟子員公益下帷攻苦績學儲實文日工鴻名飈起出試督學屠公優拔之補廩生而坎坷場屋鬱悒不自得先是元妃胡孺人舉長子慧而殤比舉今吉州使君慧尹顈公公日督訓之曰人各以其所長

輕所短非也自建者不立自是者不章自慧者不長因身爲講約丙夜不休歇使君十歲能操觚爲文十五補博士弟子員名亦第一公喜而忘其貧語胡孺人曰冰實因木金亦在鎔孺子可教矣使君甲午舉浙第十二人戊戌舉南宮第九人會公以歲貢至燕使君請曰大人教子亦既效矣兒請以身勞　朝廷而佚吾父於鴈宕龍湫間亦一快也公曰不然　明主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亦所以得千萬人也孺子爲千萬人之一人吾將爲百人之一人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廨署庠署各足於所受未可以彼我易也乙巳授福州府學訓導當道者稔公才詳令署閩清

閩清巖邑也公署事罷先令之苛慝抑刁民林樂春之狐假虎蕭椽之暴橫驅巫婦之鬼妖語具闢邪記其尤著者閩中使別墅近學舍學舍傍有二石壁號文筆中使欲鑿其一爲亭礎搆架持斧埶莫能過公曰事迫矣矢在弦上不可不發密諭諸生數百人赴權署以好言嘗之以危言儆之而又密諭諸生有氣力者曰荷鋤候雨不如決渚驅家童數百人持石壘以尼其工中使懼而止至今閩人猶能口之三山[illegible][illegible]陞寧德諭公以訓三山者訓寧德士寧德令缺公署[illegible]事即以治閩清者治寧德氓復邑先賢林仲麟先生墓易寧德庚紅朽以備緩急正巫生隣婦之冤

以存孤發其尤著者寧士十科不弟己酉秋林桂崖世召二生得雋食謂公作人之效云庚戌公感寒疾使君以南起部郎請急來視比至公病間而貌瘁昔稍癯使君再申戊戌之請公曰從而言即日乞休當事者慰留之不俞辭遷嚴州府學教授公曰嚴吾鄉也子陵吾師也吾志决矣辛亥抵溫日集戚友故人登華蓋仙巖之椒酌鴈瀑象浦之水蟄伏於壓夏藏華於當春暇則課三幼子及諸孫曰父兄苦心起家若葷慎無負也是歲夏六月大旱永嘉莊令步禱烈日中公肩隨而步令曰翁高年恐不任扶服公曰父母先勞子弟從而後敢言瘁竟以此中暑病病八月

三日卒距生嘉靖十六年正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五公
喜吟詩所著有陶情集學步稿若干卷藏于家元配胡孺
人先公卒子四長卽吉州使君維聰胡出維明維睿側室
陳氏出維智側室林氏出使君娶江西布政使侯一元姪
士邦女封孺人維明娶處士王繼信女維睿聘大學士張
文忠公姪孫承芳女維智幼未聘女三長適府庠生張維
藩次適都御史王諍孫士台三尚幼孫男三世沐世沾世
澤孫女四長聘張叅知德明子耿卿餘俱幼使君將以某
年某月某日奉公柩葬某山之陽與胡孺人異兆葢遵朱
文公葬父母法也使君成進士令高淳　奏最得封父母

以公爲廣文例不得封故張叅知狀猶稱學傳叅知與使
君莫逆正直方大其言足信予採之爲銘銘曰項之先本
於姬維遼西肇址永嘉之項宅於溫谿括蒼而徙莊之節
俠其直如矢其羽如雉是生學傳鉅海與洓華葢與峙其
頴則褏而師於孔氏其文則斯而美於揚子訓三山而達
財署閩寧而雙理既授嚴陵解組秉耜祥發吉州是橋是
梓螺川方倚衆父太山忽焉而圮奔喪歸來始營吉壟我
銘於玆庶萬子孫兮永凝福祉

吉郡侯新安吳公生祠記

往予在黔吉郡侯新安吳公馳示吉州三祀志且屬予序
是將予偶著吉志補上之侯侯擇入志中爲諸公傳予敬
序之而詳所云三祀者祀功祀德祀言也侯意慮綢往可
知已比三年入　覲侯以最擢蜀督學予去蜀二十餘年
所課子弟尚有坳堁於黌者不能無陳席故劬之想侯去
吉予爲鄉間失所天於邑而其入蜀予爲舊子弟得師暢
然忻喜會予乞養得　旨去黔例得揭薦侯於銓司爲蜀
鳴文翁之化爲吉抒庚桑之思揔之皆緇衣好也比予入
里門吉之縉紳三老子弟謀所爲尸祝侯祠已落則以屬
諸生習生孔化高生薦卿葵卿等徵予言爲記予以在疚
不對不言辭今年夏釋經諸生再申前請而侯已起督學

三晉矣予家居四載耳目侯政甚晰乃爲之記記曰侯諱
士奇字無奇歙縣人由壬辰進士宰寧化歸安二邑晋南
司農郎出守予吉性豈弟而端凝在事三年民嬉士恬無
所試其治辨卒澤于道德文章以自娛也葢侯甫下車卽
持大體以鎭靜教化爲務服好不逾中人僅盂蔬自給爲
僚屬倡義愛嚬笑縉紳初望丰采若洪鍾周鼎屹不爲動
徐嘖嘖詢民俗所繇洎士材品止耳竟日無他劇談以故
人莫敢嘗侯而夘翼其民平志畢力以度元元特甚徃守
間遇事齟齬伺指大吏輙曲爲呈請號調停侯恪三尺承
之外無私牒若壓太山之峻以適鑿枘之中揭不肯之竈

以兢燕石之售侯不能也而至民意不便乞侯寢成訟輒
報可大要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吏爲之繩橋誣訹相翔禁
積嫩緩重緤市蠹肅然用是政平訟稀坐廳事暇輒休沐
危冠峨若古文辭史掾無所關白受成事而已爲諸儒生
受校奏牘畢卽扃戶分讐平明還郡治鷹刺蛸集則甲乙
懸矣一時服侯妙裁故九邑之儁講業白鷺彬彬比鄒魯
而侯且手錄其文以式又絕不爲大吏緩頰士然卒如侯
氷鑑孰龍頭孰龍復孰龍尾亡毛髮爽未幾侯當上計縉
紳三老子弟遮送江滸矚侯垂槖出僅古史數卷無扃鑰
不任肩咸嘆服侯廉貧而更徘徊鷺院囑裁書高閣取閱

者勿佚也侯胡娓娓藏書哉此可以知侯矣司馬氏曰予
遡吏治盖原本道德云二千石爲天子司牧其禍利一郡
非小弱彼或兢兢奉職筐篋文書咸燀赫有聲然多所敗
紋不務循俗之便何則道德未厚治術止此也有道者脣
靡爲宰寂寬爲尸忘其燀赫之譽故瑕者堅之張者弛之
令民毋相軋毋相盜有布政優遊之娛無矯俗爬梳之勞
新安之學侯講肄有年而又善讀史諳予吉山川風俗最
詳故發爲政事質直淵夷皆深於道德之意而文章固已
遠矣往黃梅汪侯守吉以多異政祠十餘年而得侯侯獨
持大體鎮靜教化之爲務蹟若殊然一設奇以運惠一恪

法以振雅均不媿尸祝者侯昔督蜀學今督晉學皆予舊
遊地聞蜀士思侯如渴晉士被教如雨吾吉士垠之思侯
如畏壘昔漢肅宗賜諸尚書劍韓稜楚龍淵郅壽蜀漢文
陳寵濟南椎成侯在蜀明達有文似漢文在晉淵源有謀
似龍淵方在予吉敦樸善不見外似椎成章不佞敢以三
劍之說合於侯三祀之旨薦之爼豆被之聲歌庶幾得侯
之似焉

贈泰和濮侯入　覲序

萬曆丁未予邑舒城濮侯以名進士初令浙長興越明年
入　覲覲既銓司疏海內令賢且才者局於蟻封不得展

驥足巢於騷騠不得躍喙北海咳於天池名曰鍘須共三
十餘人侯與焉調江右之泰和或問於郭子曰泰和長興
頫邪簡邪語戶口長與二百六十餘里泰和二百五十餘
里戶相若也語巨浸苕溪瀰畫上箬下箬視龍洲魚埧文
溪武水相若也語名山烏聸顧渚姥山天目視三顧武
姥玉華尖星山相若也而濮侯乃繇彼調此奚也郭子曰
若所云頫簡以山川戶口言也而惡知天地之爲稊米也
以予所聞有精於山川靈於戶口者而後知毫末之爲丘
山也宓子宰單父父事者幾人兄事者幾人言子宰武城
得澹臺子而後上其邑不得與論曰細吾泰自入　明以

來拜相者四及第者十登甲第者九百有奇此猶以科目
言也如楊文貞王文端之勳望周紀善王編修之忠節羅
歐二文莊胡廬山郭平川之理學劉槎翁歐陽恭簡之文
章即單父武城諸彥未必多遜而況八閩五嶺九真之冠
益輻湊者趾相錯也楚之郴茶粵之惠潮閩之汀漳山寇
蝟長之怒而飛者聲相聞也銓司謂予泰之煩或以是故
而非濮侯孰與集思廣益孰與剸煩解紛侯自下車以來
嚴於雷霆之聲而不欺於衾枕形影之間精於尋常之谿
而不遺於千頃汪洋之澤儼於大賓大祭之承而不細於
閭里荒落之墟甫二年始合長與政共奏滿績 天子嘉

之錫之 勅命貤二尊人予讀其制辭曰擢對大廷游更
望邑又曰盤錯皆迎刃之解沃土有向風之思乃今而後
知侯不負予泰即不負銓司調煩之舉而予爲詩歌贈侯
亦有廬嶽廬江還共斗牖山巔渚遊爲春之句則又合長
泰一之惡知其孰煩孰簡也侯以今年冬再入 覲泰之
士紳相與祖龍江上而屬言郭子予乃序泰與煩簡之狀
與侯治泰與寬嚴之政語諸士紳於是士紳相與言曰單
父武城屬姬公望國故重得宓子言子鳴琴絃歌治之益
重宓子言子遊洙泗之門故重出元父之事瀘臺之得益
重宦賢鄉哲其交相重如此吾泰在宋元曰忠義之邦羅

文恭公輿圖志曰文獻之邑吾儕不肖何敢望先輩未必
能爲侯重而侯下孺子之榻埽長者之門無以異宓子之
予致令報政 綸章吾泰得名爲望邑爲沃土幾於單父
武城是侯之重吾泰也千百年未朽也太宰計典羣吏甄
別六廉登卓異之寵需臺諫之選 國家有令甲 在金徐
二侯有故事在吾儕日幾望之矣郭子瞿然曰有是哉并
書之爲侯贈

贈雩都阮侯入 覲序

萬曆癸丑春例當計吏壬子冬海內藩臬郡縣翩入 覲
待計雩都阮侯戒舟輿且行雩庠三博士陳君志傅君良
佐彭君士進介其弟子員高子甲李子時開曾子一貫丘
子逊古李子光春等詣予匄言爲侯贈予惟先司馬曾受
壓於雩微諸生請章故欲效片詞而況三博士命及之矣
弟泰距雩將四百里而遥予據除而窺井雖逵視猶不能
洞借明於鑑則分毫靡遺諸君耳而目之予將証耳於目
於是諸生視抱對曰侯起蒼梧毓齊嶽出而令雩雩當閩
粤建瓴章貢上遊劇不易治侯下車以來鋤蠹清牘繩吏
字甿講宜六條訓迪四封罷嶺外之徵懲科派之弊革里
遞之摯絕鄉飲之謝風清郊原春盎閭里種種不具論論
其課士而申庠序者常言曰虔有陽明先生倡良知之學

而雩士應之有衷德彰之著迹何性之之篤實黃正之之
慎密守師說而不渝虞陸中丞倡文教刻國策子史諸書
以勤講業而雩士應之有李中丞源甫之博洽剛毅忤重
人而不撼數十年來寥寥未有繼豈召雲者龍命呂者律
上之爲龍爲律者非王陸耶抑士之爲雲爲呂者非袁何
黃李耶抑有司之宣教而闡訓者未盡由其道耶本輿標
風輿草當各任其責焉常至羅用巖讀壁間詩語諸生曰
雩有斯巖來四方長者之轍在宋則周元公岳武穆文信
國在　明則王文成歐陽文莊羅文恭羅明德今讀其詩
論其世皆百世師也諸生將師理學乎師節義乎孔子至

衞封人請見老子入函關尹喜請著書高山景行是在吾
儕矣之教諸生大約類此若損俸置學田立會課文其餘
耳予聞其言題之記得矦初入雩即刻太上感應篇乞序
予以無心之感其感爲咸無心之應其應爲雁序而歸之
意謂矦以玄教也如諸生言矦卷卷良知一脉又以儒教
也而置會課士又以文教也三教立而士收士收而國邑
何有於百里此循良之實政也王政有慶令甲必賞矦此
行且受上賞遷峻秩矣予讀兩漢循吏傳西漢六人文翁
化蜀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次翁守潁川吏民向教
化與行詣東漢十三人衞子產令襄城修庠序之教設婚

姻之禮任長孫都尉會稽師友董子儀嚴子陵洒埽龍丘
先生之門古之論循良在此不在彼彼簿書期會區區者
耳或曰雩士今尚未有應者柰何予曰一年之計樹穀十
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是未可旦夕而致之物也連
城之璧千年爲寶而歸功和氏豐匣之劍斗牛爲紫而歸
功莫邪矦亦雩士之和莫也終令已還雩之士有如袁何
黃李者出爲　國家任使猶阮矦功也諸生勉矣

丘太史循陔園集序

麥新丘太史鶴峯先生自燕函書來曰某守在史局鋊治
經典之藪翔集子史之場載筆載言亦既有年矣乂之成

帙二三子類而付之剞劂竊計丘則之傳以征南叙太冲
之賦以玄晏弁足下得無意乎予竟懸輿山林始以隱辭
繼以遜辭不獲則取循陔園集循環讀之南陔孝子相戒
以養也既曰笙詩束廣微可以無補及讀儀禮鄉飲酒儀
工入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謂之升歌笙入樂南陔白
華華黍謂之笙歌笙已云歌惡得無詞束氏補亡何傷於
義彼其辭曰循彼南陔言採其蘭又曰循彼南陔厥草油
油昭明文選置諸詩甲丘太史採之既以名園又以名集
所以服膺之者至矣豈真謂南方養萬物而擷芬芳之草
以羞耶豈真謂陔隴可循而相戒馨絜以共夕晨耶夫河

洛由文與六經由文起亡文不遠自古記之而天地作[illegible]
日月固明五嶽宗山四瀆長川所以爲之函爲之明爲之
宗長者孝與弟二物也子夏序曰南陔廢則孝友缺孔子
志在孝經而事父事兄自度未能孟子作七篇不出知愛
知敬二語則聖賢所爲文其重可知已太史始爲園郊坰
倚崇岡漱清泉藉皋蘭之猗靡蔭修竹之鍾籠上以奉封
太公之起居而下以羣子弟肄業其中會太公病未及臨
而聊慮區畫亦云詳甚比太公捐館舍太史在廬無暇整
葺既釋經始築室穿池奉太夫人板輿或宴或禊昆弟如
塤如篪怡怡如也園名循陔太史意不能得之封公而猶

得之太夫人一喜一懼良非虛語定省之暇雕琢情性組
織詞章即未必盡視草園陔而在園者十六其吐辭爲經
搦管成緯即未必盡言孝友而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
者言言孝弟於父兄亦十之六集名循陔其一段不忍死
親之意與廣微補亡義同令昭明而在遴選斯集當不在
詩甲後禮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非不能讀也手澤存焉
而不忍讀也循陔爲封公存日經畫其手澤大矣太史即
讀書其中思其居處思其笑語豈亦有不能讀之意而聊
以名吾集焉耳雖然忠孝一性也事父事君一道也有南
陔之孝則必有由庚崇丘由儀之忠仲尼不刪也太史讀

書中秘講讀　青宮行將紆畫日雕雲之手繼綠撿黃緗
之章黼黻巖廊爲奕　朝廷予嘗誦漢書郊祀歌專精厲
意逝九閡如淳曰閡猶陔也謂九天之上也丘氏麥新之
陔移而爲忠以椽筆宣　綸詞當不止是章即老當爲太
史序諸九天上附名不朽敢曰爲吟征南玄晏已耶

鄒毋賀碩人墓誌銘

予同年鄒僉憲汝海郎世其子子予方弱冠予聞其有志
介未及交驩比予撫黔子予以所纂鄒氏學脉來問序予
曰子予能世其家學矣文莊奉常僉憲之箕裘振矣比予
自黔歸養子予墨衰見問之則持毋賀碩人喪也噫數又

之予廬先尚書墓子予以碩人狀來乞銘予謝以不言不
對禮不可服竟子予再申前請予乃撿子予所爲毋行述
及予同年儀部劉淵甫狀循環讀之碩人之淑懿大都備
矣予撮其大者碩人姓賀氏諱考玉下邳刺史賀公世采
女下邳故師文莊公友奉常其以碩人歸汝海鄒遴婦賀
遴將非徒以朱陳故也碩人守下邳訓攻苦茹淡佐汝海
學以成進士爲世名儒汝海昔從耿恭簡公遊始依恭簡
金陵繼依於金臺師門屨滿戶外汝海得盡友天下士碩
人親執刀七羞客不給佐以簪珥恭簡嘗言吾門諸君皆
從汝海壺飧中招來者賢碩人也汝海以航艤忤江陵相

國會同邑劉傳二侍御後先論江陵讒者謂劉疏出汝海
手江陵銜之遂由比部郎出僉河南河南直指其阿江陵
意諭汝海歸里碩人曰以逆重人歸以護直臣歸蘭枘鯉
庭在在皆適比直指病病㾊曰吾無端刺鄒僉憲是時僉
憲已坳碩人曰惜不令夫君聞斯語也子予兄弟旣長始
令執經於王諫議介石先生所旣令稟學於王奉常塘南
先生㬈叔宮洗汝光先生旦訓之曰而父一生不能離恭
簡而儕可一日違師友耶以故子予文行日有嘉聞駸駸
尚未艾碩人之爲人妻爲人母其識大義類此方汝海謝
世碩人哭踊垂絶不欲生姑陳夫人寬譬之曰而夫遺書

尚存二孤未能讀死而夫孰與慨而夫課而子爲義碩人
曰寧獨如是夫君去二老人在堂妾爲冢婦何敢死強起
事舅姑時奉常公及陳夫人春秋高碩人小心將事屏外
不聞莊聲晨夕上食必躬必親不以女奴代百計順承如
僉憲君存時其尤异者碩人坳後子予婦劉擊鮮治奠夢
碩人曰而葷未上王毋何以奠我爲其爲人婦事尊章乇
死不二類此而性好施尤篤信內典居常楗一室浣鉢焚
香念彌陀不置武功僧蘇緣鑄丈六金身碩人捐訾首事
偶童子掘地得古錢一窖傾窖助之諸苾蒭乞食過閭右
施經施像施鉢施衣至心信心隨時如法鄉人以循乞及

閭中或除道或梁津或施粥或婚嫁或泉布莫不辦給卒
後子予夢碩人歸問曰毋也何往曰吾已入觀音巖矣其
生死依真歸佛類此予讀汝海集及語錄聞文成文莊恭
簡之旨契良知格物之訓無一語及鹿苑金輪之義無一
書題鶴林雙樹之文而碩人稱未亡人非想之中猶稱火
宅無色之外始爲化城旨唱隨之間猶有異道耶斯未易
以常情測也儒者重仁義故仁義之言易入然仁義之應
感處卽因果也闡闢信因果故因果之說易入然因果之
真實處卽仁義也吾邵歐陽文忠公作本論闢佛老而夫
人常作佛事公不之禁文信國口不談佛而歐陽夫人臨

終猶建水陸齋供以謝佛道固有並行而不悖者賀碩人
亦猶歐文夫人意也碩人生嘉靖丁酉五月廿有六日卒
萬曆戊申八月廿有六日得年七十有二子二長衮郡廩
生娶處士劉公弘學女次袞國子生授京衛經歷娶憲副
萬公一貫女繼分宜鄧公嶼女孫男二長世馨次世馥馨
故從弟轅明季子衮立爲後娶國子生王君允佐女孫女
二長適御史周公懋相子樂善邑廩生次適邑庠生康君
晉侯子明球俱衮出衮柰一其年某月某日塟碩人某山
之陽　銘曰鄒爲世臣賀爲冢婦成其夫爲國之柱而上
承文莊奉常之陶鑄課其子衍鄒之祚而下守吹谷撲澣

之故素篤信不二歸於無住既解六情乃絡五欲觀音有

巖西竺有路百千萬年青原白鷺

南海陳時獻時義小序

南海陳生時獻先師海山先生孫也不遠數千里來問學

於予予館之忠孝寺時獻以詩投予有風動因心原可悟

指頭非月豈難提之句予笑曰子其能大師後身耶時獻

復以陳公甫先生手筆詩贈予有水中郭索嗔皆是屋上

慈烏愛亦非之句時虞生與宗康生仲揚與兒陵孫昊俱

在侍予問之曰佛家戒嗔而云嗔是仁者愛人而云愛非

其指何在夫郭索之嗔形也非真嗔也屋烏之愛及也非

真愛也真而非真幾於無嗔愛而非真不若無愛此公甫

指時獻以此貺予教予多矣時獻行出其時義若干首請

予發藥予爲選其十首付之剞人而進之曰文王既沒文

不在茲乎說者以禮樂制度當之非也純亦不已文王之

所以文也能大師得之則因風悟心公甫先生得之則嗔

是愛非二公皆時獻鄉先時獻歸而求之則文在玆禪而

鷹儒而陳區區時義未足爲時獻侈也特其碎碎者耳

少宰學士蕭玄圃先生六十有一序

吉州多鉅族語宦著者莫著於蕭氏其先出齊梁後大清

之亂梁武子孫多避地吉州故吉之蕭㫌他郡蕃碩而儁

顯唐宋以來不具論入　明以科第顯者拜相一尚書四

亞卿四都御史二㲹甲第一人一第二人一南宮會元一

會魁二父子進士四家祖孫兄弟進士二家說者比於魯

之單父齊之稷下至隆萬間吉水之蕭昌於泰安廬陵之

蕭昌於漢陽泰和之蕭昌於朗寧則今天卿學士蕭公玄

圃是也辟之物有大祖聲有大宗其子爲光其孫爲水到

處流溢浩浩瀚瀚莫可隱儀學士起家會魁讀書中秘積

官至天卿　天子待以爲相公重違太夫人給假省視今

且二年戀戀膝下茲歲甲寅届六十有一里俗重齒一吉

鄉紳函幣馳使爲壽而屬言不佞竊惟士不朽於身在立

言吐如波濤陳如錦繡近可被之管絃遠可鐫之金石何

可朽也然蓮蓮責其身無責於人國士而不朽於人國在

晉賢千柱載梁百歲不僵忠智輔聖舉國康寧故以身事

主孰與以人事主其灌輸之者大而斟酌之者衆也然楨

榦之佐不隆大厦江河之潤不作霖雨若負日月於中衢

制天淵於廟堂上法三能下比五岳臯夔伊召之勛至于

今爲烈然未必其身都之也卽名與位可都之而誰能捐

之去移忠爲孝也遷固向雄諸儒未聞推轂一士唐人手

持文柄商㫌淳字傳衣付鉢栽桃植李而負中書平章之

望者幾何不月且遷中書且詔平章而泰階之業奪於救

[illegible]北堂之思急於崗巒崎嶇千波萬嶂間而供寢膳於慈
闈也則予於少宰蕭公董一見焉公以金馬雄才佃翔侍
從之班涵養公台之器其下筆語言妙天下挾鴻烈之風
霜作左思之鼓吹士得公片紙猶誦宮商分校禮闈主試
順天特督武闈摠裁南宮文武門人幾遍海內五而六之
十而九之不可以爲數會輔臣缺元輔疏三陪六符兩兩
相比臣一手獨拍難疾無聲　上乃詔銓部會議銓部六
卿首以公應詔　肯不日且下會太夫人在粤西倚閭情
切公聞之感太行之雲飛悸西山之日薄遂疏陳情　上
婁詔留之公請彌力疏四五上始得　旨蕭某正學鴻儒

苦稱母病暫予假料理痊日速來供職公得　旨即日就
道歸而勤定省親甘髓稍豫則課子弟娛山水洪厓之肩
可拍橫江之槎可泛若將終身焉里人往來粵豫如織予
諗之曰太夫人無恙公齡尚縣恐終不得有此丘壑也況
甲寅爲干元寅得夏正月在季春律中姑洗姑洗者言萬物
去故就新莫不鮮明也六十既周數復始一夫道生一一
生二二生三數之可十離之可百散之可千積之可萬自
茲以往隸首不能窺歲月未可筭也諸鄉紳合而頌予少
宰以立言壽身以晉賢壽國以假省壽母今　天子側席
待以壽天下而予且推之干元夏正姑洗生一之說善哉

予之言少宰壽也乎乃次其語登之軸授予弟煋衡璐等
以道縣之崑崙石燕之椒爲少宰勸駕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門人浮梁黃龍光

烏程夏燉

程鄉熊端蒙

普寧姚淑允校

文

下驛郭氏續譜序

唐廣明末巢溫訌長安吾郭中丞原明公始避亂南遷寓吉州子樞密公萬徙符竹諸郭皆繇符竹徙而泰萬間惟下驛鷹溪浣溪層溪為最著予祖副使公整徙層溪孫太

常公僅學士公之美父子同科遂易名冠朝下驛舊譜注甚詳予家舊譜注下驛鷹溪祖部公為整公弟亦詳故予五郭昭穆甚明旅酬甚篤以譜世系晰也予嘗思予五家入　明成四進士主政大叅二公昔為虞衡予亦為虞衡觀察公出守潮州予亦守潮州此非祖脉胡以玄同則天合也王父贈司馬公昔草通譜作譜辨譜疑先考封司馬公作五族世恩録予小子章馳驅四方亡湏摇隟萬曆巳酉始奉　上命歸養司馬公趣予續冠朝譜譜成公曰是足為諸族隗者壬子下驛族叔春渤等續其譜介予門人雅似弟來匄序似故觀察公冏孫建昌司訓公令子也同凡　一弟　等纂排參伍更六朔而稾脫以獻之予循環卒業之下驛譜始修於元至正裔孫聖與序再修於　明洪武庚申裔孫端明序三修於正統宋會元琮序四修於嘉靖戊戌羅文恭公及觀察公序文足矣其宗派自中丞樞密而下部徙禾蜀鄉傳宋館閣校勘本始卜築下驛子志誠宋舉進士為耒陽令死難耒陽令生三子長仲允生子四次子府公則下驛分派始祖傳五世孫聖與有學行倡修家牒執中道州司戶入元懋德國子學録南祥按察知事繼明判太和州入　明以薦辟則洪武中行人紹使異域永樂中昭明公榮舉孝廉以進士則觀察公忝

震舉嘉靖己丑歷官雲南按察副使以鄉舉則擴舉永樂乙酉公續舉天順[illegible]為上蔡令奎舉成化辛卯春鴞舉嘉靖乙酉以歲貢則原琳工部主事休德安府同知春渠國子助教春宜教諭仁傑廷瑞與京訓導以　恩貤則廷贇封刑部主事以武功則原珪寧夏百戶以詩文名則端明梅南仁民廷欽朝仰與龔獻足矣文獻既足三族以別五服以辨丘陵為兆婚娶必書祭祀以時牲幣告虔亦足為惇史矣而似等謁予為五族長當有一言誡子弟予遜謝不獲則三復羅文恭公序文恭曰郭氏聖與端明昭明佐[illegible]嘗為譜能原所自出極遐邈即揚雄祖伯僑班固祖

子文例也序所云遠之不御宗也又曰觀察慊實不費語不
遠擴不近比郎狄青不認遠祖例也序所云近以正族也
予謂遠近之論貴在足據聖與四公之譜以元　明二譜
爲據所信者書觀察之譜以符竹塚爲據所信者墓是或
一道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解之者曰祖述者遠宗
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下騶子姓惟辨道與法晰若蒼素
而宗之守之則遠極遐邈可近宗樞密亦可不若是三代
之後于今爲族別曰二號二南不爲正面墻立郎近守馬
鬣邊師耳此徽獨告下騶盡五族子姓誠之不易吾言矣

贈葉毓華恭知掌憲七閩序

萬曆壬子夏五月七閩觀察使鉄銓部推豫章右叅知葉
公毓華代　上報命公俶裝行有日矣虔郡諸大夫泉十
二邑侯謀所以贈公行而屬言不佞章章猶憶記辛亥五
月虔郡趙司理予門人也乞言爲葉太夫人壽予以在疚
不敢文今年夏五公適有閩　命使道過姑篾執兕觥爲
太夫人祝七十有一之壽龍門之客鳳穴之雛濟濟於九
龍三衢則樂可知已辭而之閩蘭砌萱庭太夫人當有訓
詞昔雋曼倩爲京兆尹每行縣録囚還其母問有所平反
活幾何人則喜笑爲飲食不則怒爲不食歐陽永叔母訓
永叔曰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曰此
獄詞也求其生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矧求而有得邪
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雋母以平反爲喜歐
母以求生爲訓予聞太夫人賢所以訓觀察當不後二母
觀察持母氏訓定平亭閩刑奚俟予言郡邑諸侯復函書
來曰此太夫人庭誥也某等爲觀察公庇有年矣歲月栽
培之久雨露長養之深例不得攀留而竊聞送人以言必
擇仁者願先生之毋讓也予昔司理建州隨御史行縣遍
歷八郡比承乏藩司間攝臬篆閩之刑法亦稍涉其梗槩
矣今去建州四十餘年去藩司幾二十年睠閩之圜土若
一目之羅千仞之淵其罷民坐石者皆吾人井之赤子內

清之匹夫并州在念本欲效其款款而况觀察公治虎頭
不急斷不意使故破觚斲雕之手探四瀆吞八極之胸則
不得不鮮申韓之網陶仁義之羹以爲公蒞世之議刑法
者豈不藉口周禮秋官司寇一編以悉其威嚴哉文武忠
厚立國姬公平易近民豈忍爲此冰霜雷霆之畫設此豻
狴兕虎之法絓羅於朝不能以仁乎嘗虛心平氣讀之大
司寇掌邦三典用重一用輕用中二也以八辟麗邦法而
設八議三訊議者議其或可赦也訊者訊其未必可殺也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刺居三宥與赦居六也凡圜
扉之刑罰不虧體不虧財既已拘而勞之苦之不忍傷其

肌而吏使出鍰也易林曰刑木本生司寇秉刑庶幾得秋官之意矣而爲之說者曰火烈故鮮焚水弱故多溺又曰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殺民治必治至殊甚至謂刑者民之仇讎法者民之父母鄭鑄刑書晉鑄刑鼎是何其修文也觀察來自龍丘撫茲章貢士飽而歌時和且豐馬騰于槽農狎於野推其餘波及於湖西蓋仁人君子也近之覆露豫章郡之祥刑七閩持論於三尺外而不苛得情於五覆中而勿喜體秋官司寇之意而不泥於佐王刑邦國之文庶幾邃古文武善師姬公者天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故霜加物雪加空空者著地而巳不逮物也予

兩遊無諸之墟未嘗不以天之所以仁閩者與他方殊公內承母訓外承天意中不彼予周禮秋官之論汎俗吏繁苛之政培真儒忠厚之風异日者書廣冠高于門晉之京兆如雋又晉之執政如歐背可踴足須者董子曰聖人多愛而少嚴厚德而簡刑以此配天予故因郡邑諸侯之請而以天之說爲觀察公贈

鷹溪郭氏續譜序

嘉靖丁亥予冠朝續譜世父暘爲政外舅祖蕭酉巖先生視學得鷹溪族伯祖參知公于漢爲序越萬曆辛亥予復續冠朝譜明年鷹溪諸伯叔兄弟集傳等告予祠續鷹溪譜得不佞章爲序於是兩族子姓合而進曰昔參知公序冠朝譜今司馬公序鷹溪譜無言不酬無德不報事之奏合如此章不謂然稽首作而言曰斯祖宗之靈乎吾郭自中丞公南遷以來至於今五族子姓盈八千人祖意若擇一才子弟畀之名位以訓族屬正嘉間屬之參知公參知於鷹溪譜有序浣溪都慶堂有記微獨序冠朝今之日祖意似屬之章故予既修冠朝譜又序下驛浣溪二譜惡能獨靳於鷹溪序曰予郭泰萬五族同出吳中丞公原明後中丞四子延昇爲今浣溪始祖延嵩仕吳爲樞密使墓在符竹今鷹溪下驛冠朝始祖樞密七子整由符竹徙層溪

后易名冠朝郜由符竹徙金田郜傳紀紀傳本徙下驛本傳進士耒陽令志誠志誠傳仲允仲允傳進義校尉龐龐傳校正梓材梓材傳師德師德傳季孺則鷹溪始祖也季孺擇浣溪簡齋于晉可爲後晉可又擇浣溪定先子景賢爲後景賢又擇浣溪峭峯子宗泰爲後而後鷹溪之禩始綿嗚呼前人創業之難如此入　明以來鷹溪一派由進士起家者主政參知二人由鄉科起家者郡守州守而下共九人由歲貢起家者郎署崇寧二縣令而下共十有六人由胄監起家者光祿鴻臚司城別駕運判參軍共三十有三人由椽起家者州同經歷而下共九人以子貴封贈

者共九人以出粟承　勑拜爵者一人嗚呼後人簪紱之
盛如此而惡知三祖當零丁擢賢時其焦慮愁腸當何如
邪譜入　明凡二修始修於天順癸未按察司僉副歐陽
公哲爲序再修於嘉靖壬午翰林院編修王公思爲序今
兹八十年始三修僉指既蕃科第寖昌昭穆式序忝嘗以
時足爲吾郭悖史而宗老子姓必欲予一言爲訓誡平陽
令道隆自平陽械書來又甚惓惓予惟忝知昔所以教冠
朝者摯矣予即有言惡能有加於忝知忝知訓曰道德仁
義以爲本詩書禮樂以爲文砥礪修飭爲第一流人用以
振家聲光前閩廣望之意一何殷殷也顧第一流人談何

容易推山者以泰山爲第一衡廬五臺三峩皆庳推水者
以海爲第一兩江四瀆皆淺故孟子以登太山小天下觀
於海難爲水推尊孔子則自孔子而下皆第二流人顧不
重與近言吾郭汾陽王德望勛業爲古今功臣第一人曰
郭李光弼末路何敢望汾陽史臣曰豨桓晉文方之爲褊
回紇入寇見令公下馬羅拜曰卜者言此行當見一大人
而還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靈朱
文公引以注易豈非吾郭第一流邪鷹溪子姓近繩汾陽
遠學宜足庶幾忝知斯語不爲虛談或曰何責人太難也
予曰不然昔東方朔誡子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
與道相從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苟[illegible]
誡女七歲之男王毋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
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彼朔
爽二公訓詞一則曰道一則曰禮豈非責難於兒女邪蓋
曰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風斯下矣此朔爽二公
訓誡兒女意也亦忝知與予訓誡子弟意也寧惟今日即
數十年後續譜亦何以易此語

新建株山六吉庵記

先王之教曰辰角見而雨畢雨畢而除道天根見而水涸
水涸而成梁故川無舟梁單子以譏陳靈乘輿濟人孟子

以譏國僑夫橋梁者政之平也吉水株山實當孔道北縣
玉峽南達螺川兩巖之間塹以巨浸春水溢瀦微獨行人
病涉濡尾滅頂者歲不知其幾即長轂短轂乘傳蓋至者
停輪而阻望洋而歎攜李黃與忝方伯公分巡吉州始下
令伐石橋之吉水臨邛孫侯佐之費千金有奇吉人德黃
公亟株爲覗頌而碑之覆以亭友人鄒銓部爾瞻紀以文
名曰黃公遺愛亭吉人復念孫如黃乃相與築庵翼橋因
寄庚桑之思名曰六吉銓部介其門人儒士龍廷瑞屬記
于章章問曰奚爲而六吉也龍生對曰侯諱益生平貶損
爲天下谿同惟謙受益而謙六爻皆吉自號曰六吉邑人

名庵之意以此子惟卦之至尊者莫如乾乾六爻無一吉
文而三曰厲上曰悔卦之既成者莫如既濟既濟六爻無
一吉文而二曰喪上曰厲乾失之亢既濟失之濡非所以
明謙光也惟謙六爻三吉三利總曰六吉語物之謙者莫
如地故太玄曰地自冲人之所聖也地中之物至謙者莫
如水其次莫如橋梁故管子曰卑者道之室而水以爲都
居緇序經曰謙下爲物所陵賤忍受無慢猶如橋梁也候
佐黃公橋株山令居者不沼行者不魚處下愛氓乃其謙
謙實政謙故吉吉故六候豈徒自六吉其躬已乎推吾之
六吉吉水之民萌千萬人徃爲千萬人吉千萬世徃爲

千萬世吉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而止於六乎雖然此就
謙卦爻之繇言也究六一之義莫辨於楞嚴楞嚴稱六湛
圓明本所功德數量如是但於一門深入入一無妄彼六
知根一時清淨六根淨六湛復則六吉之本源也非一終
六非六終一銓部試以是語質之孫候果元一元六邪抑
非一非六邪相與大究竟之爲茲庵重是役也經始於某
年某月訖工於某年某月靡金若干飯匠若干督工官龍
廷瑞以下姓名具載碑右

三從姪從仕郎衛經歷川中墓誌銘

吾鄉自博士學士二公易名冠朝以後至元道山府君以
身殉鄉閭稱功祖道山傳賢堂賢堂有孫曰唯齋曾孫梅
軒玄孫玉庵三枝競爽入 明以貲推號三素封詳舊邑
志唯齋翁孫有二贈尚書以及子章梅軒翁孫有二贈徵
仕公以及同知克勝斷事克陞玉庵翁孫有從仕郎衛經
歷用中少予五歲初習舉子業與予同師兄子積下
董帷不窺園而卒不售既得予乾少頡慧月訓之曰孺子
可教矣必躬爲之巳乾爲博士弟子員試輙高等從仕乃
一意修先人什一之業賜玉庵倍蓰矣比予自黔歸養稍
暇從仕請曰仵齒且六十矣而家大人前峯公沒尚青衿
思易之何方而可予曰有同知斷事二兄故事在從仕乃

捐貲入長安授衛經歷意猶欲復例加秩而病病稍間予
以書招之歸歸而神王步履矯健予喜甚辛亥長至禩始
祖予以未釋經不敢祭酒令從仕代從仕埽堂攝酒裁尸
祖陳粵以及拜尸拜侑俱如禮予又喜甚嘉乎偶有冠警
從仕胥突分良佐予逐冠明年壬子春三月予偶以事稍
白下而從仕病病越明日卒蓋三月廿有七日也予歸而
哭乾擇日窆從仕祔前峯公墓自爲狀匄予銘嗟乎予惡
忍銘從仕邪而又惡忍不銘從仕邪按狀從仕名孔仔字
用中以字行授衛經歷前峯公有丈夫子四從仕爲叔少
以貲授失寵尤且弟交詬之幾鬩於墻從仕虞仵父父病

無濟擢太常下父益勝愛之兄弟後先即世孫子中耗從
仕經紀其喪塋門戶不修往卻已而訾粹疏祖父稍裕歲
捐米百石命乾飯貧兒設漿鈇溪命僧明源飲之以解著
吏之虐鄉有綠水橋當子午道而圮捐金伐石甃之以便
輸締里有太虛觀中衰黃冠鳥獸散于建淨聖堂兾之從
仕捐田若干畝以供香積從子孔踰者而子物後遺一子
二孩呱呱泣女字於康康物物遺三孩呱呱泣從仕顧之
復之甘之毳之胥森森竹立不至若敖氏之餒趙氏之無
炊從仕為也既蓋棺予拊棺哭而五孤繞聚僂而涕如屑
有以哉跡從仕所為殆富而好行德君子息其足小人休

其肩背往往於覆巢之下擴全卵之恩當枯魚之肆激西
江之水而年不登稀官止於郎人倚為舟車而已為勞木
人恃為釜鑊而已受煎熬用中之謂邪從仕生嘉靖丁未
十有一月三日至卒之日享年六十有六祔塋父塋左卯
乙山酉辛向娶鳳岡蕭氏子二長承竹先卒次承乾邑庠
生初娶桃源蕭氏先卒繼上模曾太尹公一中孫女女二
長適鳳岡庠生蕭良鑑次適學宮庠生楊嘉珩二女俱先
卒孫女三長蕭出聘桃源蕭省祭尚賢仲子彼部次皆出
俱未聘予為之銘　銘曰昔宋博士學士以民吾郭人人
明而賢堂三扶愈開愈拓玉庵之有從仕如泉之流如六
之嬌守天之聚匡困拯弱饑而授之粲病而予之藥其誰
不以身為壑而齡不老而得官止於衛之幕吾將何以問
之莫莫者耶有兒象賢予和鳴鶴我銘於茲千秋玄宅

李自得山人詩集序

夫詩與畫頫然二物也而人之言曰不深於詩未必能畫
不深於畫未必能詩則惡知詩畫之不為一也畫與書亦
頫然二物也而人之言曰畫不能書書非精於畫書不能畫
非精於書則又惡知書畫之不為一也而兼者實難辟之
天地大塊噫氣萬竅怒呺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前者唱隨
者喁小和大和此天地之自相唱和也風恬日麗雲卷霞

舒起若金碧琳琅之居森若五嶽九采之布倏若飄鸞鶴
怒若鬥虎兕清若浴碧慘若夢紅此天地之自開圖畫也
時或煙霏露結若斷還連鳳翥龍蟠如斜反正飛燕相追
而差池白鷗來賓以盤旋此又天地之彌毫飛白也而欲
一時比觀此景即天地不能兼而況於人乎唐王摩詰以
詩畫名而書不傳　明唐伯虎沈石田文徵仲以畫書名
而詩未甚著宋米元章元趙文敏足以咸之寥寥千載董
董二妙可不謂難乎予邑李自得山人詩書武山文溪之
上留連五老三顧之椒亦有年矣吐而為詩非絲非竹瀟
近自然在元白之間舒而為畫不設色不繪藻千巖萬壑

一水殊瀉得吳小僊張平山之致間或運筆臨池行楷袪
備又得文之筋兼沈之肉以予耳目所睹記山人中如吾
自得於此三者庶幾近甘皆龎矣予邑當正嘉間郭山人
清狂謝拂素落紙谿輪旋波每圖必有題咏寧庶人聞而
羅之郭策其必敗佯狂走粤湘竟脫其網故名不甚喧於
吳越寶鑑董載姓字而畫譜未傳自得謹師之畫得其簸
而詩青於藍往來五侯之門受其醴不甚肯其鯖亦清狂
意异於摩詰之趣氈文皺之事佹矣此吾吉士林家法不
謂二山人能謹扃之也自得在家園有晩芳園集在粤有
萍草在吳越有寄意稿在五雲有薜蘿軒寓稿合之共若
干卷

贈吉水孫侯入　覲序

昔予廬陵歐陽六一公知貢舉得眉山二蘇慶曆間盛稱
得人予不佞紹蜀文衡得二顧於成都二程於富順三韓
於瀘州而於邛得二劉大劉成進士爲太史讀書中秘小
劉魁於鄉爲省元邛距眉只亦比之二蘇而予竊比於歐
陽公是時聞二劉女兄夫孫孝廉以高行稱還金一事殊
尤絶跡比予撫黔疏薦梁山來孝廉擬劉爲雙璧問之漢
州宋柱史柱史謂孝廉已謝世予乃不果而未嘗不仰高
於臨邛銅官也比予自黔歸養訪友人鄒銓部爾瞻於水

田文水孫侯過訪執禮甚恭自叙太夫人出劉氏二劉於
太夫人爲弟而侯爲劉外甥攀宅相而如存臨渭陽而增
感予因是知孝廉有子未嘗不羨禹石五桂天道終不爽
而益得元亮祝得元嬴又未嘗不羨孫侯之酷似舅也侯
治文水三年癸卯　主上加恩贈孝廉爲文林郎封劉太
孺人慶流玄室寵洽高堂猗歟榮矣壬子秋杜史顧公還
朝尉薦侯廉平列在循良嘉平之冬例當入　覲文水諸
士紳先生復介國學盛生光祚婁生文華謁予徵言爲贈
侯之治文水也細大畢舉綱目畢張一徵於潚牘再徵於
薦剡此宇内所共耳而目之者至覈其所以爲政大都詳
於教化而畧於煩惜浸於骨髓而覔於擊擊邑素孀侯與
民萠同瘠亡尺布之入以𣣋公庭邑俗素樸醇侯甘卧以
游其中不忍急之束薪厚風俗遵宣　聖諭條爲教語行
保甲躬自點閲武過山陬歲飢爲請貸於上不俟報輙發
而菜色日起歲暵爲躬雩郊乘蓋行赤日中而甘霈大沛
覈墾田未耕者補虛賦覈壯丁未入口錢者補虛丁民
鼓舞若更生橋株山砌孔道民履之如康莊種種懿政又
皆吉人所耳而目之者侯持是入覲　天子敭其等明其
績延登受策下　詔被顯賞以寵於卓異以遷於臺省此
亦令丙所必得者而予嘖嘖於侯之政不盡在是也昔宓

予爲單父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夫子以爲小節未足也及父事兄事友事者若干人夫子以爲中節未足也比禀度於五賢受其所以治人之道而設誠行之夫子嘆曰欲其大者乃于此在矣而惜子賤之所治者小也侯初下車語人曰陳蕃爲豫章未入公廨先看孺子今文本之徐在在也埽洒其門循愬辱焉乃自鄒司銓羅司諫以下諸長者或師或友惟恐不及即以予不肖越在隣封侯語人曰某之學受之二舅二舅之學受之郭司馬而局於方不得之鄒會所司檄侯攝永豐豐韓虔臺侯孫虔入西昌信信而去此二事者即宓子之所禀度五賢也吾夫

子惜宓之所治者小以魯侯國儉於百里而予謂侯之所治者跡之似小廓之可大自漢郡縣以來即邑吏得登廊廟卓子康拜太傅魯仲康爲司徒皆其故也而況我　明之典猶漢也侯行矣予與文水諸士紳將拭眥侯而尊嚴二舅未抒之緒不無盡待於侯耶

贈尚書公小宗祠記

丑

予家大宗祠祀宋五十一副使整翁而下進士博士學士三公以及三善至我玏祖道山府君元末爲鄉人捍寇死難子孫昌熾嘉靖間作崇德祠附於大宗祠復古堂右以公子希賢公配道賢二公忌日另祭當特作祠修譜如予曾祖敦孝西坡府君伯祖中峯介菴府君祖雲塘府君共捐祠基伯祖白峯伯石湖仲山梧岡碧川竹巖共捐金市材伯祖巖秀未及見祠卒而三子佐金則祀其父竹巖甫建祠卒而子子益承父幷祀其子雲塘祖既佐先曾祖捐基佐石湖伯議禮經明祖墳作譜疑譜辨等書先公兩峯府君當祠稍圮革冉修造譜未續更作譜議此十三公者並祀於崇德祠右弟予祖父附而未特也萬曆壬子五月五日　主上允兵部覆序予章平苗功晉兵部尚書給三代　誥命王父我父俱贈官如章章乃於大宗祠右特建小宗祠中龕祀祖贈尚書雲塘府君妣曾氏夫人左龕祀

世父龍洲府君妣劉氏孺人右龕祀我父贈尚書兩峯府君妣蕭氏羅氏夫人左龕下爲左昭世室祀先兄嘉嫂歐陽氏亡弟相朱省祭弟相禮右龕下爲右穆世室祀亡姪從仕郎孔璣亡兒萬曆丁酉孝廉孔建婦張氏亡姪秀才孔光婦歐陽氏顏其堂曰義禮孫信之堂儀門顏曰汾[illegible]錫祚厥制備矣又慮嘉予篤禮子光俱未有嗣乃幸弟二兄子京有嗣子兆親子書尚足繼篤光二枝不俟矣又慮夫忝嘗粢盛無從出也乃捐進貼田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贍祭納賦歲修祠坊半以延師課子弟此雖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亦我父易簀遺命也若道賢二祖而下如廣居祖祀於五實堂雖齋

祖祀於仁讓堂西坡祖祀於五賓堂之右齋壽堂皆特祠也子章亦俱捐俸置田爲春秋二忌之祭因并記之以告後之人令世世葺之俾勿壞

贈尚書公行祠記

先大人以萬曆己酉冬十有二月廿五日卒明年正月人日祔葬高王母劉孺人井坑墳左冬十有二月乙亥 主上遣官諭祭先公及妣蕭夫人 勅葬賜金營葬具壬子五月 上念子章平苗功特晉兵部尚書 賜飛魚服給三代 誥命於是公得贈尚書章乃以 上賜金建公饗堂於井坑塋右題曰贈尚書公行祠中爲堂題曰孝饗堂

後爲龕祀高王父唯齋府君及妣劉孺人以公暨蕭夫人配享塋前列二坊左爲 諭祭坊題曰 綸褒並祭右爲勅葬坊題曰 恩造斯丘左碑刻三代封贈 勅誥題曰歷官誥勅碑亭而以神道碑附右碑刻 諭祭文翰銓部爾瞻書題曰雙靈祭葬碑亭而以墓表附又遵 制列華表翁仲等石於左右一以榮 君賜一以寄孝思無敢踰臣子之軌以貽子孫之式是子章建行祠意也或曰建贈公行祠祀公宜祔葬於劉孺人墓祀劉亦宜而并及高王父唯翁與蕭夫人何也子章曰夫婦合葬古禮也自宋文公分葬章齋與夫人江南遂以分葬考妣爲例愚意葬可分祭不可分故井坑祀劉孺人并祀唯翁兒唯翁墓在磜塘只尺也祀贈尚書公并祀蕭夫人兒 諭祭文有雙靈式賁之[illegible]褒何敢析也石角塘饗堂專祀蕭夫人不敢遺贈公亦此義也已又市墓下田若干畝以共春秋大禘之需又於井坑磜塘中達建一坊題曰龍井鳳阿之阡以通考妣之脉而延子姓之胙雖稱旣右烈考必曰亦右文母頌祀濬哲雖商必曰有娀方將則行祠合祭祖考父母亦禮也不敢以墓之遠近論也

七贈郭毋蕭夫人行祠記

子章旣遨 主恩 勅葬先尚書公於井坑且塵 諭祭

井祭毋蕭夫人主恩渥矣乃以 賜金建二石坊列翁仲華表祭二碑亭於井坑之原復建先尚書公行祠以共烝嘗規制稍備乃及石角塘先夫人墓一如先尚書公墓前惟是神道坊題曰獅山鳳穴行祠饗堂題曰饗思堂與井坑稍殊諸子姓進而請曰贈尚書公行祠題孝饗堂取孝子饗親之義蕭夫人坊題獅山鳳穴取雄貌瞰江之形延等間命矣惟石塘饗堂題曰饗思其義奚居章曰子未讀禮乎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夫饗非水草之菹陸產之醢三牲之俎八簋之實已也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不怍思非居處笑語之

□志意樂嗜之思已君子生則欲養死則敬饗思終身弗辱語饗至於不作語思至於弗辱其精矣乎而非章所能逮也獨念先夫人弃章早未及一朞而沒章即貴時懷旨米之恨即欲爲草木陰陽之備而不可無貌於心又欲爲居處笑語之思而不可乃勉從事於不作不辱之訓而問學未克修檢未完愳作且辱故顏其堂曰饗思以此夫不作心而後可以不作尸弗辱身而後可以弗辱親章犬馬齒七十老矣自今之日至啓手足之日敢弗敬與敢弗敬與

漢仙巖常住田記

予閱內典有云所施之境有悲敬之殊悲是貧苦敬是三寶悲是田劣而心勝敬是田勝而心劣予謂施僧施貧未易優劣也予昔守潮徃來會昌漢仙巖四年間陸續置大椒園白沙塘牛背崎等處田若干畝屋若干塲以供常住此亦敬施之意也比予去潮入蜀而田率爲隣豪欺僧不得食矣又擬平遠縣劉承爵等歐畬田租若干石屋若干塲置漢仙巖江廣之界煎茶濟衆此亦悲施之意也比予去潮入蜀而劉氏兄弟競耕訟于有司茶不得施矣越萬曆己酉予自黔歸養潮別駕劉子昭由潮遷黔州守過予言劉氏爭租俱斷歸官仍付漢仙巖僧如觀管理永供煎茶此名田劣心勝在巖爲悲田在予爲悲施而非劉子予不得救其悲越二年如觀由會昌來謁言會昌沈令道全爵令如觀具價贖回大椒等處田屋永爲寺産不許豪占此名田勝心劣在巖爲敬田在予爲敬施而非沈子予不得遂其敬乃劉子沈子皆予門人因緣奏合以成此一段功果豈人力哉辟之飄風從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予飄風也劉沈谷風也仙巖常住便當永永無極二施田園屋塲具載碑陰

張太學剡東先生暨元配袁孺人墓志銘

予家距橫塘張氏董四十里許兩姓姻婭比於朱陳自中

丞鷟山翁晨其弟茂才賓渠州守爲潮遊於西昌曾松山先生門世父元翺以其子妻賓渠嗣予與比部葛埜翁共宦金陵比部以其子妻予長兒建中丞外孫女爲歐陽啓事瞻南公女又以妻予季兒太近年以來州守曾孫之珆爲予從子鑑甥予兒陵子承員又爲中丞孫如姪甥女羅肯松淫華依水所從來夙矣中丞公子太學剡東君讀書南均日予交歡甚洽萬曆己酉予歸自黔太學已捐館舍壬子冬十有二月壬寅次君姪暨姪之壻埜太學及袁孺人於本里山塘奉其叔父右司馬見菴先生狀來涕泣匄銘其墓中右予本懿親重以司馬命誼不敢辭按狀太學

其張氏諱元儀字子槊州號剡東爲中丞長子劉宜人免
太學夕得異夢生而豐碩頎長稍長就外傅讀書五行並
下中丞甚奇之弱冠補邑弟子員受業四齋先生今司馬
公贈君也沈毅倏暢與司馬頡頏贈君又甚奇之即司馬
公亦曰吾兒靈運也比司馬龍變而太學蠖屈婁躓棘闈
益自奮發毅然有斬岸折舟之志然埃塵埶利澹泊聲色
神遊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卒然遇之莫知其爲貴介
公子也時中丞事　肅皇帝發仇讐之姦於　朝救鄖陽
之鄙於邊揚聲紫微寅亮區宇中外方倚重不暇內顧而
封柱史寒泉公廖宜人在堂太學代中丞事二尊人調寒

溫適重輕說言語敬進退勉之糜粥行之袵席無不得其
歡心歐陽文莊公南野劉少司空公唐嚴蕭司馬公兌嵎
周方伯公洞巖咸嘖嘖曰鶖山有子也比中丞致政居螺
川構悅親堂奉廖宜人構復古堂祀其先太學孳孳汲汲
佐中丞惟恐不及比中丞與劉宜人後先不諱太學襄大
事行服墓次悉如禮窆中丞於吉水天玉山窆劉宜人於
泰和西坑翦松區作埏隧若坊若斧幾無遺悔暇則鐫中
丞鉋洲集鐫曾大父潛夫翁大父寒泉翁楂梨造韻石屋
詩稿令玄圃積玉不致遏佚皆太學之質孝也已中丞服
闋即趣裝曰靜以環堵爲大動以九州爲狹吾將之南雍

結天下士庶幾一遇乎是時予政在南虞部日與太學論
舉業論政事言中窾而數奇竟弗售或有勸之謁選者
太學笑曰鬚吾膠膠焉於南浦南雍者吾將足遊浮雲背
豪蒼天尾偃天閒躍喙北海以行吾志也而今巢於蟣睫
扃於蟻封則差數蹐矣柰何持明月以抵鳩鵲誦太玄以
說市人乎遂握珠抱玉於五雲二華之椒茹芝飧菊於青
原白鷺之上慕范希文司馬君實爲人市義田修祖塋築
水郭栩書院凡可以庇困貧無延賢招士折節傾囷爲之
而解紛息爭鄉閭屈服人望之有陳太丘王彥方之風焉
晚年僉容入夢合利呈祥嘗語人曰塵緣未斷夙業難蠲

如是因如是果安得不從此中戲悔於是梵刹浮屠施貲
布金亡問悲田敬田亡問內施外施人望之有三輪一檀
之致焉元妃袁孺人出五雲著姓齒十六歸太學與太學
上事曾太父太母下事中丞宜人同心共脊如影之隨形
響之應聲彼我俱與合兩如一中丞得太學而家益昌大
太學得孺人而內益嚴肅輔翼太學如月傍日式穀二子
毋姑與息今其子灶篤行好施卓有父風皆孺人和熊之
訓也郭司馬氏曰予觀剡東聚其生平有三變焉始而削
跡聲利著意詩書以孝義礪身以箕裘繩武蓋賢公子也
予以爲張魏公之棫朴也既而屈身銓司遂藏舟嚴壑則

張季膺秋風蓴鱠生前杯酒之思張延符聳峭霜嚴峯横
海岸之賦乎何其達乎終而浮雲煩惱究竟涅槃則無盡
無垢劉東咸之矣嗟乎是足以銘刻東矣太學生嘉靖己
亥某月某日歿萬曆戊申某月某日享年七十孺人生嘉
靖戊申某月某日歿萬曆甲申某月某日享年三十有七
子二長如爌爲邑增生先太學十餘年卒娶泰和南富廉
州府太守王惺剛公子儒官一純女次今太學生如炷娶
泰和高坪嘉興府太守郭平川公子光澤縣簿尚琛女孫
男二長之駿娶南富庠生王萬朗女爌出次之埏未聘炷
出孫女五長適艮方鴻臚寺序班劉國珍子承麟爌出一

聘太學生郭孔陵子承炅則予弟三孫也餘俱未聘炷出
曾孫男一大生未聘曾孫女一聘廬陵光禄卿劉淳寰翁
長子邑增生昌壽子純武駿出如炷叔姪以今年十二月
十三日瘞太學同衆孺人於本里山塘下龍形癸山丁向
銘曰横塘盾溪方四十里若朱與陳有美劉東矯矯五雲
屹如北辰爲中丞子詩書禮義麟趾振振爲司馬兄比之
二難蹄於八荷獻玉披劍媚于巖谷與在繪尊希文爲仁
涑水爲友仁孝是親旣證等覺說如是果說如是因孺人
佐之芹藻茂葉大輿壯輪上事祖父下事尊章䔍野如賓
郎未偕老桂子蘭孫爺斯詵詵山塘之下松檟如林竹箭
有鈞維麟之蕺維鳳之六福祿其臻

永新龍氏昭顯錄序

龍氏昭顯錄永新龍觀察君見甫輯其贈君中憲公　勅
誥行實狀銘表傳而彙刻之友人甘子開題曰昭顯錄君
見函書來問序于初閱之疑昭與顯複將馳問子開弗及
已自惟子開心爲學府辭同錦肆手爲君見題錄將以垂
示雲仍而複乎詩曰嘉樂君子顯顯令德中庸曰憲憲令
德文公解之曰憲當依詩作顯子開意昭示中憲公之徽
懿而易憲爲顯從朱解耳非世俗所謂顯也世俗之顯吾
知之矣顧盼則山岳傾頹叱咤而風雲騰轉以聲勢顯勝

氣籠霄飛談巷霧以文字顯傍玉流溫依蘭染薫以依託
顯子開之旨决不出此詩書說顯莫辨於中庸論武王戎
衣有天下不失天下之顯名語功之灼爍也論文王嗚呼
不顯之德之純語德之純白也論鬼神夫微之顯洋洋如
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語鬼神爲德之盛也說顯止此矣予
乃取君見所集中憲公昭顯錄循環讀之首　王言制詞
次君見自爲行實又次尹孝廉所爲狀又次鄒宮洗汝光
所爲銘又次鄒銓部爾瞻所爲表又次甘大叅子開所爲
傳又次曾冏卿直卿所爲家廟記筆搖珠散墨動錦横鬱
括一朝無慚千載所以爲昭顯計若銜若銳無一語否設

仁人孝子之用心可謂曲盡矣中憲公起布衣未嘗一操
圭組主畫諾然條與水利飭田政公儲穀迄今守爲令甲
毫髮不侵然諾里有質成片語立決如山岳不移有古陳
太丘風何功非顯事季毋如毋撫從弟如弟當屬纊時令
君見焚券亡弃易簀曳杖何德非顯里人祀賢大夫李公
尹公張公今祀公而五畏壘俎豆洋洋秋山琴亭間何忝
祀非顯予閱所題薷寶録也予又考龍之故龍之顯微獨
中憲公也龍遠祖系出伯高史稱伯高爲山都長馬伏波
戒兄子曰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
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效伯高不得猶爲謹飭之士

由伯高而後代有偉人入 明傳中憲父南淇公孝友懔
慨嘗徒步燕邸疏請脫其家虛賦四百石君見以名進士
起家爲艮二千石爲名覲察其政蹟未易枚數即近日裂
兵屯侵糧補運卒苦一事無詘斷於閭里大有裨於軍興
皆伯高敦厚廉公之遺教龍氏顯之顯者不盡在中憲公
也夫顯始於微微而後顯中庸於微顯之際言之詳矣始
曰莫顯乎微終曰知微之顯中憲之顯是編昭晰殆盡予
尚未窺其微公亡他嗜好顧獨喜詩書治一小宅署曰洲
泉燕室時手一卷徜徉其間洪流出於涓滴合拱根於纖
蘗一宅雖狹積狹爲濶一帙雖薄積薄爲厚此公之微處

即所以顯處予因序是録而并昭之以質諸君見并以質
之宮洗銓部問卿諸君

明贈文林郎貴州清平縣知縣劉公可軒暨贈孺人
杜氏合葬墓表

往萬曆戊子予督蜀學西試充國得今劉水部文琦是時
水部尊嚴長沙郡丞啓周業已舉乙酉鄉試第一人文名
籍籍與黃慎軒太史埒予兩事之爲老友比已亥予撫黔
中長沙來令都勻之清平三載考績取予尉薦之例得贈
其父可軒爲清平令母杜氏孺人清平遷長沙郡丞辛丑
水部成進士令黃州麻城長沙曰予可以歸矣乃致其仕

還蜀乙巳夏長沙病病概然曰啓周年幾七袠先人墓前
石尚虛有如霜早梧楸琰琬永缺何以見先人地下乃力
疾著狀付水部曰宇內名公如郭中丞得其片語便足千
秋且予在黔日踞而句之矣孺子當卒予志亡幾何長沙
埸壬子嘉平水部乃述其父易簀語函其王父狀來句表
嗟乎長沙父子在門墻日久予何愛一語不以尉長沙於
九原耶按狀贈君諱侍寧用卿一字文美可軒其別號云
先世出漢長沙王裔散處民間遞遷清江安福號墨莊劉
氏至元末賊亂遷蜀渝州 定遠人 明遷西充者曰從義
從義孫瑛起明經爲提舉 贈君提舉孫也數歲父秀埸毋

董氏顏復而何讀之家貧有巨人志矢曰不青吾衿不問
室也嘉靖丙戌補邑博士弟子員且爲人師一二堂弟俱已
授室贈君猶鰥人迓之曰吾將擇婦久之始問婚於高陽
杜氏卽杜孺人夫慕少艾慕妻子人情乎君業已篤弟子
員爲人師而遲遲擇婦則粲紈娶顏孔明娶黃意也遠離
愛慾如風却雲是曰眞修以一儒生館穀於廣元中嶺何
氏門外屐日益鮮隣豪厚幣欲致之何與豪戰于野殊死
力相角贈君巽鮮之曰聞眞師以禮未聞以力脅何聘在
先其惡敢負唐人有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
之何此之謂矣豪媿而屈服夫中嶺死戰競一儒生卽二

氏之雄俠亦贈君之義激是曰名師取杜孺人後君肆力
發憤苦文不足一日卯天號哭孺人怪之曰今坊刻經書
大全及性鑑子史有善本如亡貲何孺人脫簪珥市之君
得書如獲千越夜半罷則焚膏跽讀以却睡魔夫未得書
而號以求既得書而跽以讀漢臣三篋梁相五車君何遜
焉是曰學海君學成崑崙文成珠璣邑侯湘塢甯公顏其
堂曰鴟化南池第試有司輒高等鄉試輒北乃設馬帳授
生徒不下百人遊泮者半顧什九居城杜孺人什九居鄉
督僮僕修田疇滋植桑麻佐夫君詞讀莫年徜徉山水夫
婦齊好莊敬如賓蜀人望之若冀野龐門君偕孺人　卧隱

得長沙手寫經書篆本及禮經會元等書課之孺人和熊
助之曰是子將超軼絕塵不知其所豈天憐君拓落將酬
以此子耶比得孫水部孺人抱而睨之曰是能讀父書紹
祖武者劉氏世不乏墨莊矣後俱如孺人語蜀人視劉氏
子孫若超宗鳳毛而謂孺人女知夫水部之學得之長沙
長沙之學得之贈君飛者宗鳳走者宗麟君其鳳麟耶滇
海之東大如瓜鍾山之李大如瓶君其滇海鍾山耶長沙
爲楚黔郡邑俱屬于轄悃愊不輕詟人言人之惡痛於矛
戟人讓其慎于知其厚故能有水部水部之文斧藻群言
其才可分十人卽爲人中龍爲殿上虎亡不可而生也直

弗詣於世故留滯水曹而益知贈君之詒穀遠矣贈君與
孺人合葬衣山之陽嶶爲表之曰是墓也西充國劉啓周
之父若母文琦之王父王母藏而恭和郭子章之辭其世
系生卒月日兒孫名氏詳誌狀中

誥贈中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右叅政蕭清江先生暨

肅淑人墓表　　丑六

今宇內之蕭以吾吉爲望族實始於梁武皇比侯景亂武
皇子孫避亂吉州故吾吉爲盛至　本朝益盛語公孤則
少師少保司馬司空若而人語丙甲則狀元榜眼會元若
而人他姓莫與望若廬陵清江其一也清江之　有果齋

先生悃愊長者與物無兢里有豪少横甚能骨修鱗灰致
翮人不敢嚮邇一日侮果齋果齋有子斯和諒正斺後以
孫貴贈中大夫大夫奮而與之角曰強望者亡崛強者折
梧桐斷角馬麾截玉吾豈與若鬬於村里乎詣　闕下上
書下其事兩臺卒置豪於法里人曰幸哉有子如此能爲
若翁雪讐大夫微獨知鬬又知物善積著貨勿留無敢居
貴修犄頓法用鹽鹽起行鹽嶺外他商多浮引目牟利大
夫如目而止久久更富載其羸歸刱祖祠構石橋分昆弟
治宅屋里人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身有處士之義而取
給焉者蕭清江也大夫娶贈淑人蕭氏大夫卞急淑人溫

溫佐以柔若舌與齒若繩與矢大夫風動雷興淑人佐以
靜如光之燿如景之放以道爲緪有待而然宅後登科山
有祠勢家以風水故毀祠大夫恚甚率族人欲邀而擊之
淑人曰亡勤勢短世長少俟之後十年山還如故里人曰
有月無日則萬物濕有日無月則萬物燋日月相合故萬
物成熟清江夫婦之謂矣大夫富而好行其德闢堂顏以
種德曰吾後世當有興者已而季子敷舉於鄉令瀏陽贈
右叅政孫近蘭由貢令陸川近高由進士爲名司諫積官
至觀察使諸孫若州倅若孝廉若諸生振振繩繩於大夫
語若務合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入紹其功諒哉

言乎大夫淑人卒塟於邑某山之陽瀏陽公爲諸生時受
知於廬陵令翁夢山公比翁公撫江右表其墓曰廬陵處
士蕭淸江賢夫婦墓至是以觀察貴贈中大夫叅知淑人
余爲表其封曰明贈中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右叅政蕭淸
江先生暨蕭淑人之墓嗟乎翁公以子瀏陽故表於昔乎
以孫觀察故表於今若大夫夫婦詎伏鸞隱鵠非耶

冠朝放生池碑記

萬曆庚戌嘉平　皇上遣江西藩司副使兼叅議胡公廷
宴來　諭叅先司馬使節且臨予墉庭張具以候偶命漁
艇取沼中魚供諸役得一巨鱗大吼予爲惻然而又念叅

日司道郡縣鱗集用魚不可救計將何是夜予內子夢千
僧服魚鱗袈裟跽向予乞命而哀方見一犬如山赤色千
眼狀寂雄獰予心怖少選佛見空中語曰若亡怖惟饒千
僧死可矣予唯唯內子亦唯唯寤而語予予曰僧服魚鱗
魚也予夢中業已許之惡敢食言內子曰叅之日魚可獨
乎予曰不可惟市紅鮮魚千頭以易之明無失禮幽無失
信仁術也叅畢禮成內子復夢魚鱗千僧來謝予因而推
之一日之生猶須刻也日日生之盡吾日而止一池之生
猶尋丈也池池生之盡吾池而止予受祖業約二十池今
盡捐以放生上以廣　皇仁而沛澤於魚鼈下以懺罪業

而踐信於夢寐乃伐石二十斤斲爲碑置池上令吾子孫毋修陶朱公之術毋慕張季鷹之達世世放生永永無極古今內典信史自流水長者以後放生彝槧而文之可讀者在梁則元帝荊州放生亭碑在唐則顏魯公有唐天下放生池碑銘共八十一所在宋則陸務觀廣德軍放生池一日千計洪景盧爲張子顏作西湖泳澤亭記一日放二十四萬此其最著者予有感於內子之夢念魚含生亡异斯人而忽鼂羞鯉金虀玉鱠何爲者哉善乎程正叔之言曰細鈎密網吾不能禁之於彼炮燔咀嚼吾得免爾於此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戚者豈止魚而已乎正叔儒者也

世之不達佛旨泥於儒說者亦可以省矣

祝光禄卿劉淳䆃先生七十序

昔虞翻有言求婦當求小姓足使生子芝草無根醴泉無源此非篤論芝與醴豈真無根源哉地之瑞氣凝爲芝之山之吉氣匯爲醴則地故芝之根山故醴源也故曰外甥似舅甥舅一氣也氣類之相應無不皆類其所生以示人周武王以元女妻胡公滿故陳爲周甥滿正陶周足紹闕父孫大帝以兄策女妻陸伯言故陸爲吳甥抗及子機雲光啓雲間忠惲二楊爲司馬公甥軾轍二蘇爲程寺丞甥史册所載不一而足非徒以眉宇形骸葭倚玉樹之滎潤已也又非徒以含英咀華茹古涵今習傳於先輩爲文章家已也又非徒以遂吳鈎勒燕然功名富貴爲外家光寵已也天地間有正直之氣如松栢之青不受令於霜雪如黃河之直不改曲於蹊隧其鍾於人則爲介士爲忠臣卽未必爲世容爲國家用而氣漸於兒女脉禪於外孫不更其節不變其常盂圓水圓盂方水方莫得而違也予邑入 明以來語鉅姓名宗必曰東楊西王蓋指楊文貞王文端二公言也文端之孫爲改齋先生以名進士讀書中祕編修國史正德間諫 武皇帝北巡獵虎謫潮州三河驛丞九年會嘉靖改元召還史館諫 肅皇帝大禮竟歸帝所世

之諫者一疏足以震耀九載業云淹留而公甫歸鼉溪再觸龍鱗青侔松栢直比黃河予意吉州多諫臣屈指太史當爲第一太史有女遴婿得贈方伯劉梧州先生而今光禄上卿劉靜之則梧州之元子太史之外甥也靜之內受梧州之庭訓外慕太史之高風由進士爲比部郎稱輕重於銖豪考覈頻於參伍爲良士師出守池州縣層冰於九華和屑玉於二姑爲良刺史叅知兩浙掌憲西蜀及方伯閩晉予左右公有年其止水不可奪白其行石不可奪堅爲藩臬領袖比遷光禄稍迕於時引身而退以山水自娛爲國人矜式郎時方太平公無言責無所事危石春冰之

許而庖割有主尸不越樽俎然淮淳汗泥之中皆太史之遺教昔人所云酷似其舅者也子孫吳諺厠光祿甥館倘得一曾孫稍似外舅如光祿之於太史上之畀於陶陳孫陸下之蹤於楊馬程蘇豈非厚幸是秋九月公壽届七袠吳孫泉光祿甥廿二甥有一言以祝而予卷卷於甥舅之說太史孤忠自許褒諤之名不朽於皋夔比龍之列光祿直道不阿循良之譽不朽於晉閩浙蜀之間歲月即多歷未云無蓋名與天壤俱是真不朽荀子曰得衆動天美意延年誠信如神夸誕逐魂而況正直忠厚如光祿也區區大耋期頤之祝淺之乎窺光祿也

贈虔州趙司理震陽公祖考績序

萬曆己酉予奉　詔歸養於里明年庚戌夏三巴門人趙君震陽來司理虔州道自下入冠朝過予而問政曰士龍違先生書策琴瑟二十有二年矣衡泌之下與一二朋輩斟酌古今雕琢文書擬去薜蘿之衣希日月之光而齒逐歲來不能擇祿而仕郡司理官以明刑勑法爲職今且隨直指使者行縣又以清濁郡邑好醜文武爲輔聞之人言物情險於山川讞獄難辨賢不肖虞難俎上之脯易視也掌中之理易指也局上之棊易數也轅中之馬易摘也性魚鼈鳳淵非漁師莫知其族禽獸藏山非獵師孰見其穴

先生昔爲理刑又在建州劇郡則漁獵之師也如羅敍觀窗表裏悉洞而吉與虔相距不能只尺民風里俗不甚明越必無見布疑屢見厨駭黽之誤惟先生之明詔之共將奉以周旋焉郭子行剡剡起屨作而言曰僕二十九理建州刑迄今四十餘年矣年少骯髒正拂時病不善逢迎幾蹈虎尾上之未能陳堯舜之道於　主前次之未能効盤錯之技於部曹董堇傳留京一虞衡此不能於刑官之效也而予猶詢以爲師是買摩尼於長年對聾者而談韓盧誤矣雖然予四十餘年奔走中外拮据華夷不甚鹽理道負　國家即歸養日久　主上猶憐舊勞加殊恩則長年

聾者之力居多也夫長年必無摩尼之富惟不求富則無高得萬束下得千斛之望而亦必無憒聾之罪聾者不及韓盧之捷惟不必捷則無暴長卒成之速而亦無疾亡亟壞之虞故今懸車杖藜猶得安居里旅廿年師弟猶得遷屨納屨娓娓譚當日理官事也司理起而辭曰命之矣已入虔戴星飲水至於今三歷春秋且奏最矣虔刺史楊公鵰遥別駕張公振衆楊公方台函書屬予言爲贈予辭不獲乃稽司理三載治行上事三臺司道雖甚温温闇闇處卑處下而法不可骫義不當循者不難侃侃諍之亦何能茅靡波流以相殉處僚友自守丞以下言香蘭淮志順賓

虒而稍有害於民則不便於閭里者徐以一言斷其可否不以喜怒移易其處虔侪健於訟兩造既具司理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各麗其法以議成獄願其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若大匠之斲斧斤而行之中繩則止隨直指行縣遇郡邑文武賢視足以接物聰鑒足以辨才衮衣不與素褐同價役民不與庸夫一槩令臧否區分抑揚咸允三年之內薦獎交剡滿牘一　上功郎覈政勳部議封驗司勛　恩遂君及時擬臺諫之選克耳目之司皆近日故事可蹻足須者而予以一日之長猶欲一獻藥石之規予曰尚有月我者朞月而已可三年有成天地以日

月不過陵谷不遷爲成人事以長保元亨有初令終爲成今之日正司理有成之秋也禍生於懈惰官怠於宦成司理初見僕時卷卷以明刑知人二難爲恩本可遽易之耶易之則其難至矣不易之則其易至矣夫德有始而亡終與有終而亡始也孰寧揚子曰寧先病而後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揚子巴人也司理之先正後代之元龜也僕請爲司理規且以質之刺史別駕諸大夫

三從子山東嶧縣尉守信墓誌銘

三從子守信以文毋害授山東兖州府嶧縣尉年方六六一疾而逝將窆其長孫愁元抱二幼叔承龍承桂來乞銘曰按譜守信名孔詩字守信以字行爲虔州掾萬曆二十一年校嶧縣尉明年入　覲辛被簡留　賜勅歸嶧是時山東總撫張中丞固安念碧公子舊僚長也檄所司曰郭尉謹守其家法令之築河隄隄堅完乃蒙獎拔而尉以父在河壖餐風宿水不耐寒而病病乞歸中丞力阻之曰而父能官我不能粉絲寸進令而無故去他日而叔父不謂我迷將謂我薄不俞尉乞益力乃令歸尉少從予學習舉子業不售乃從掾受尉非其好也故即受張中丞公之知又當入　覲簡留之後而一意林巖乞身再四予聞而喜曰是子何恬於進若此尉大父贈徵仕公碧川故饒於貲

父儒官慕川益拓之尉歸田後謹守其祖父遺業妻康氏與長子承育後先物故遺孫愁元尚在襁未痘尉慮留孑一日慨然曰予鄉租入斛稍昂予欲少損之利於佃不利於租欲仍之利於租不利於佃乃置小盂納斛中若突實損一升大利於佃而衆莫知是後元病痘亡恙連得二幼孩人皆曰是天所以酬斛中突也予聞而甚喜曰是子何恬於利若此尉少予五歲予意恬於勢利者當增於壽筭乃年董六十六未及稀齡而猶幸孫元成立二孩亦堅凝异日者其競爽未可量也尉生於嘉靖丁未[illegible]月[illegible]日歿於萬曆辛亥[illegible]月[illegible]日娶康氏繼蕭氏俱先卒繼閻氏子

三長承旨蕭出娶康氏先卒次蕭氏生子懋元聘南溪蕭
進士士安公孫鎮撫鎮女仲子承龍季子承桂俱闕出未
聘二女長嫁鄭[illegible]次[illegible]未聘懋元將卜日葬尉於[illegible]山之
陽[illegible]山[illegible]向而予爲之銘　銘曰嵘尉官卽庠而勇於退
秪入稍稌猶憐夫未筲中之　勅誰爲之賚廝中之突誰
爲之栽孑乎孫乎翩翩俊乂徵仕之業將灌將溉[illegible]山之
陽林木蔆蔚我銘貞石上浮於霧靆而下比於罔鴉

勅建贈兵部尚書夏中丞褒德祠碑　五十三

明主之馭賢臣勞臣也生則華之蒿之筐之筥之設九罭
之網待鱎魴之魚崇爵厚祿而爲之官沒則社之稷之尸

之祝之銘於太常詔於司勳祭於大烝辨六號九祭而爲
之祠祠以酬功亦以報禍宣告後人無忝於位此祠之意
也下自郡邑有司上而藩臬監司又上而撫按兩臺位益
尊膴窮鄙之社祼之如部婁望霄漢非有江海之潤惡能
洽淪而使之慕明主九重萬里撫臣卽勤而戴星廉而飲
冰地相縣矣不幸死相掮矣非有日月之明惡能下照而
使之憐故自有豫章以來建牙擁旄之臣得祠于朝者二
在唐則韋武陽公觀察江西宣宗讀元和實錄見韋政蹟
語宰相周墀墀上功狀宣宗命杜牧之爲文刻功于碑我
明正德之季逆濠叛巡撫都御史孫忠烈公憲副許忠節

公死之濠誅御史唐公龍請祠于　朝　世皇帝詔立祠
賜額曰旌忠大學士謝文正公記上下千年惟二祠並峙
亦堇堇矣萬曆三十三年巡撫江西大司馬夏公以疾卒
于官按臣徐公元正請　郵大宗伯覆夏某清白忠誠光
明正大不以官職之內外崇庳二其操守不以仕路之升
沈進退役其精神歷官三十餘載不染一塵不挂一字撫
循江表風節益勵吏畏民懷中使愉其清和真有古名臣
風請加祭贈諡建祠并乞祠額有　旨夏良心贈兵部尚
書與祭葬仍加祭一壇祠名褒德諡許類題蓋合武陽旌
忠而三之真異數云祠始於某年某月落于某年某月公

子姓自廣德來祭而麗牲石未有辭是時同藉兄弟落落
如晨星新建熊京兆習之開于撫臺王公按臺韓公王公
謂頃見泰和郭司馬豫章書作夏公傳甚嚴無若屬郭司
馬京兆始以書來相屬章惡敢辭予與公同籍同官吳越
又比爲藩司長公得豫章予得閩壤地相錯予請益公曰
予有三速速狀速給批速放且曰何以易我予曰予有六
字一鋌狀原封放予做公三速治閩公乃以予六字兼治
豫章于是豫章列郡有哭來歌往之謠老胥有遇夏栽秧
之憾戊戌入　覲握手道故泣而別公以　覲余貲四百
金發貯南昌豫章人愛公如父　上乃留公撫豫章以擒

亂令章撫黔公書來慰曰子勤王事無內顧若翁在堂吾
翁也公撫豫章輕車熟路晝不操燭日有餘光是時二璫
涵南浦星子間公剖之亡其朋無令厝其爪十三郡議征
課十有五萬公爭之　朝不得請留其半以贍南州　旨
報可而歲所輸之半率諸司無名錢毫毛不出民家沿江
千里坦若中衢大小無迷廣信銅塘山亘閩浙延袤七百
里故劇盜鄧茂七藪而奔　旨封禁璫誤信爲鑛蹤請必
開公謂是役也害叵測而非可口舌爭乃繪山箐險𡺸爲
圖蹤不可者十以上復授意郡守侯璫勘時理諭勢禁璫
遂意折　上乃爲報罷并罷泰和武山石膏役已復置義

倉貯穀二萬石置義田一百七十餘畝備振後值歲大祲
有司取以共正賦他若嚴保甲申錢禁汰冗兵減騶從懲
悍宗所爲地方計不遺餘力比六載考績奉　旨夏良心
積有年勞地方寧謐著陞兵部右侍郎照舊巡撫逾年以
勞瘁病病口授遺疏卷卷以稅使未撤佚賢未起爲言有
古大臣尸諫風無幾何卒卒之日豫章人環聚而哭之又
無幾何　䘏旨下豫章人又環聚而祠之　賜名褒德良
有以夫人亦有言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
輟然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
其德乃普使無是德建者拔抱者脫上何以靡有赫之褒

下何以繫不輟之祀哉公德彌豫章真可云善建善抱矣
或謂豫章三祠旌忠無幸武陽見厄於元和後始顯於大
中孰如褒德甫畢命而湛恩渥也則　上之知公深也然
旌忠之胤四列上卿武陽之子宙相宜宗爲唐名臣則天
所以酬賢臣勞臣者厚也公子孫秀且潛予知其未艾矣
章不文上媿杜謝敬掇拾司馬遺跡而鐫之珉公名良心
字宗堯直隸廣德州人隆慶辛未進士
辭曰維江以西蠡湖彭湃廬岳嶙峋民萌之命寄於觀察
賴於賢喆觀察之喆唐有武陽　明有忠烈武陽衛生忠
烈逢難均稱名恕沒而祠之以激循良以旌忠節維夏司

馬器本瑰瑋政亦卓絶始爲左丞清惟飲水勤若蹈撬既
晉中丞恩行三速治郄一切國有兩稅既庚合溜又虞殄
軼顏之頑之拮之据之珉瘼始歇六載　奏最　詔晉司
馬冠于九列歲在起起公病彌留氣窒而噎臥席尸諫佚
賢未拔稅使未撤竟不可諱士爲悒鬱巷爲哽咽　天子
哀之宗伯議贈司空營穴豫章遹祠　帝曰俞哉賜名褒
德祠房既落祝史正辭咸正罔缺子孫來祀流涕長潸肝
腸俱裂肥牲有石而未有辭乃屬謏劣嗟哉武陽碑鐫小
杜世爲軌式孫許之石紀于文正偉夫藏辭顧予小子何
足銘公劍首一吷惟予與公同籍同心竊附滌漾將公生

平條分縷析鐵於片碣千秋萬年輩乎孫乎與公而埒

趙秀才承先墓碣銘

虔州趙震陽司李巴人乎昔督蜀學所拔士也自下距虔只司李奉直指命巡行郡國往來白下必過予談及家政云長郎君承先慧尹予甚喜萬曆癸丑夏五月司李之潯陽查屯巳歸道白下馳書云兒先自巴來省不幸五月五日卒於舟痛矣予遣兒太咭之司李曰其縛一微官亡一冢兒恨未能相從地下哭之慟乃稱病篤乞休兩臺不俞時將奏滿牘計假給由入長安便道還巴一撫其棺兩臺又不俞司李意未歇乎作書慰之曰是慈也非孝也是父

思子非子思父三年李宜例得　貤封子過於慈子獨不念二尊人乎司李頓首曰某過矣某過矣乃傚褒䘏考兩臺兩臺爲請於　上留司李於虔司李復過予曰龍之痛此兒有三一爲客死魂悠悠何依一爲未子異日且餧其鬼一爲思親來未睹親而殁恐木就而目不瞑龍是以慟惟得師片語于碣便足不朽其骨予曰諾宜以狀來不一月司李狀至按狀承先字[illegible]生萬曆壬辰秋九月舉而不啼家人皇皇丙夜始一啼伯祖尚書寧宇公聞曰英物也五歲能誦詩蹇尚書𤨏菴抱之膝而賞曰此趙氏千里駒乎十五補遵義仁懷縣博士弟子眞魁然一丈夫絕肖其曾王大父十八娶夷陵州守卑公鳴皐女舉一女壬子其宗師歲考置第一入場下第歸朝夕下帷鬱鬱不伸志遂病肺然亡大恙癸丑之夏買舟順流由楚入虔省親端陽日病劇卒於江陵今擬窆於其山敬乞銘師門予聞人言兒發聲遲者亨發亦遲而壽永軀幹昂長者氣足得年亦長而趙生齒堇廿二將無驗耶豈五月五日爲靈均抱石之辰江陵又靈均故鄉將無逢其菑害耶雖然童烏七歲預玄九歲而亡賈生前席漢文廿二而亡叔寶如玉廿七而亡陵峰岸峭鋭極必崩月盈星燦光極必咸呦呦句句者俄而逃逃茁茁亭亭者俄而蕭蕭天地不能留聖人

不能繫又誰能留趙生予長兒建二十五舉於鄉明年下第卒予貯於蕤烟憂不能釋一日讀僧無念與友人書曰今日之悲便是昔日之驩今日所失便是昔日所得内傷外悲不無觸動正抵觸時着好提撕看此一念從何處起惱爲誰惱恨爲誰恨衝破無明關并斷煩惱索淡淡而巳予悟其語稍解哀痛今并以告司李司李亦可以曠然矣遂爲之銘　銘曰嗟哉趙生亡之月與靈均同亡之年與賈生逢亡之地與汨羅湘水通其亡也如憂其歸也何忽壽促而德豐予奚問其權耶松耶

白馬菴百家燈碑記

恭和江南五里許爲白馬庵內典四月八日佛生白馬亦
乳白駒名曰犍陟又漢明帝時白馬馱經西來其名始著
庵建於青禾田江干山知於萬曆壬午訖工乙巳予同年楊
憲副龍河記其事於碑主庵僧海潮里人妻齡甌之予多
方誘勸和好復餝其後攸宇往來白下信信宿宿而未有常
明燈僧潮爲醵百家金若干市田若干洲土若干收其直
市油然燈佛前名曰百家燈而乞予言識歲月予惟人情
所甚惡者曰罔曰蒙曰冥曰昏暗曰障礙而其所甚喜者
曰帝網無盡曰法界無礙曰光明無量曰如電如鏡曰有
覺有觀顧世界昭昭昏昏有不能盡如吾意者日明於晝

而不知夜乃爲月以續之月明於夜而不知晝乃爲日以
續之至晦朔之際日月兩窮而不相知又爲燈以續之幽
宅夜臺鬼神所護而鍵者燈能燭之深洞玄谷星辰隔而
未透者燈能燿之則燈也者固日月之羽而黑暗之鑑也
故日曰佛月曰佛燈亦曰佛詎可異乎諸梵宇有常明燈
者以此而不醵之諸檀越則乍晨乍宵倏潛倏昭誰爲繼
明誰爲續碧粹白之狐裘非一白也取之衆白七級之浮
圖非一石也取之衆石諸梵宇之醵金名百家燈者以此
雖然此有形之燈也人心亦有燈焉不取之燧不乞之鄰
不鑽之木不擊之石灼若夜光之在玄岫赤若太陽之映

朝霞莊生得之名曰火傳文佛得之名曰傳燈老子得之
名曰襲明吾夫子得之名曰知來藏往嗟乎是豈易言哉
是豈易言哉因記白馬百家燈漫論著之如此百家施金
及僧潮所市田畝辛勤拮据具載碑陰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門人銅梁朱之屏　宜賓傅時俊
惠來翁延壽　井研曾孔遇
茶陵陳夢珠　瑞金楊以傑
惠州黃如桂　廣安張　陞
武林虞咸熙　建州陳　木
虔州曾希范　同里康邦田　校

文

泰和縣官運永利碑

揚子雲論新敝曰新則襲之敝則損益之斯言至矣夫輈高驂以適卑車削跗蹂以就褊履斷長劍以赴短鞞割尺璧以納促匣此不善更者吾何必背規矩更造方圓如調高驂與車適柔跗蹂與履宜銛長劍就寬鞞飾尺璧置舒匣是亦善更者吾何愛易轍之勤不以詒永逸之利則今泰和官運是也所謂敝則損益之也江右輸將故有南兌二運兌運始屬民後更衛所武弁戍卒然自瓜之南浦仍民運也若南運自泰之金陵全屬民官特督之而已泰民木柔脆又呰窳戀棧豆不肯越閾一步际金陵南浦如在天際市魁攬户出爲代役恣其所欲而飽之率二鍾致一鍾民已茹荼銜辛矣攬兌運者曰戍卒悍不可與鬭千夫渟渚雲布艨列百艘連檣艫銜軸接稍不如意奪攘搜括歲責王孫𠷣此苦徑攬南運者曰左蠡馬當廱風浪溷蟂磯燕子颶颶雲馱雪帆雨楫聯翩方載篙工櫂師稍有跡虞僻息魚腹莫可放物歲責戚畹始實南庚所云王孫戚畹是真是鴈歲入螺川坐索前責有司不得已再徵閭閻以償之大率三四鍾始致一鍾百餘年來攬户爲蒼隼主責爲驅逐駕言河伯爲祟無緣一問水濱瘡痏橫生十室九罄矣弓友鄒銓部爾瞻始發憤曰武弁可之淮燕諸邑倅何遠南浦而縱攬户以漁民丞簿可之金陵亦何必駕空名而援富民以自潤猾之費也與其歸攬户孰若歸官使民歲無王孫戚畹之將截而免海若河伯之冤誣斯亦休矣遂白官解議行之數年吉水民蒸後廬陵踵行之萬曆三十三年泰鄉紳始援吉廬故議陳諸當道創自吉別駕粵西劉侯繼以泰令餘姚徐侯始有成議而鐫之石又繼泰令舒城濮侯復爲省減而鐫之木茲當壬子大造之日而解者創爲私科一分之偏子從黔歸養與鄉紳共議曰碑文故云改造議減今日不言更待何時上司議減解[illegible]科涓滴不絶遂成江河七十二鄉糧里始申前議於[illegible]江司理温陵郭侯上之撫臺寧波王公按臺淄川

韓公下督糧道左方伯麻城李公守巡二道奉化鄒公丁
之吉郡侯利津顧公三四重申復上三道兩臺俱報可總
而會之初議官解時每石派銀八分今實減止派銀五分
四釐有奇歲減九百金嚴禁私耗每石一分歲減三百六
十金通共歲減壹千貳百六十金顆粒皆民脂膏豪末皆
上賜予拯我塗炭惠隆丘阜是不可以無紀會巡道宜興
吳公初下車與聞其故詔新令青浦王侯伐貞珉付剞劂
且曰茲不獨紀上恩惠一民耳目砭前瘢痕解後熸繳抑
令後之令茲邑者眎爲箴銘也王侯屬言不佞敬爲序其
顛末其詳具載郡邑文牘今并刻碑陰以垂永永撫臺王

公諱佐萬曆癸未進士按臺韓公諱浚萬曆戊戌進士督
糧道左布政使李公諱長庚萬曆乙未進士守道叅政鄒
公諱鳴雷萬曆甲辰進士巡道僉事吳公諱正志萬曆己
丑進士吉郡太守顧侯諱四明萬曆乙未進士署邑事郭
侯諱維翰萬曆庚子貢士前吉別駕劉侯諱紉學[illegible]貢
士前邑令徐侯諱應登萬曆辛丑進士今爲湖廣道御史
濮侯諱中玉萬曆丁未進士今爲[illegible]邑令王侯諱
元瑞萬曆癸丑進士

峽江令公明侯德政碑

豫章湖西一路距楚茶陵只茶陵大慾縣永新入臨吉萬
曆己酉庚戌間盧陵清江倚郭盜入郭躪其鄉紳議者謂
廬清新三邑須俾令備夕衛爲湖西扞蔽兩臺 請以明
峽江調廬陵李分宜調清江 上報俞於
是明侯去峽入吉夫玉峽螺川同此桑榆均是蒼赤然玉
峽于螺川夫非親吉薄臨也又非謂市丘之鼎不以烹雞
濵渤之海不以泳鮒也意謂寇隣吉急在螺川寇遜臨緩
在玉峽而峽之人終以爲雞峽鮒峽不得之鼎與海起垂
涎望洋之歎而亡可柰何相與擬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侯
謂我杓之人無端而逆盩省䕶告時告備於禮何稽力辭
之又相與伐貞珉紀去思而峽諸生黃一龍陳用亨用高

練綺等入三顧匄碑辭於予予進諸生問明侯治峽爲日
幾何爲政幾何峽士民胡爲誾誾景附青衿式慕如毛羽
之宗鵬鸞丘山之仰五嶽也諸生陳其槩予學之輸將禁
耗羨爰牘省金矢清矣除積欵狡獪華捕兵鬼蜮察矣剗
舡戶私斛爲官斛改輸內三限爲十限寛矣以賦斂責經
催以勾攝責原告而雞犬寧矣裁夫騎之折乾防驛豪之
影射而肩豸歸矣予曰是故仁政明侯辨此如良馬疾走
千里一宿若語可語成當晉於是諸生曰政有華有實不
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貧施不務本
作而好末事道虛惠以說民皆華也侯不其然如鄉約非

徒臨會所講六條也貞孅惡易行除愿刻文昌化書效村落牖愚萌而鄉約實如課士。非徒殊巧談工隱語會[illegible]威豔也侯講秕之隟論諸生曰學先有基士精搆秕疎修德以蓬艾之小心測扶搖之遠運未可若是其幾也而課士實審丁非徒僞增戶口如王成董也前令徵爲增損猾胥陰爲壟斷甚至糧貽勺龠丁紮九十侯因糧定戶因戶定丁以親手底冊爲據而峽丁大清崇祀非徒坻滌濯明水火也如修練中丞祠增田恤胤舌血常赤浩然一新而忠魂大尉稅契非徒如故額增浮盈也例每畝課三分侯會數渝額因損之董稅其半而稅契亡緇刑書非徒斷獄弊

訟明三剌三宥三赦之法也如辨鄒大三之誣獄恩及牢戶辨黃豸六之爐豕澤洽枯骸庶幾昔之左嘉石右肺石者而刑書亡冤語曰一夫得情千里鳴弦侯亦何多讓焉峽人力凉亡計留車轍猶幸珉厚可以紀勞勩故諸生因珉思冐昧以請寻乃喟然曰由前言之侯爲政仁由後言之侯爲政實峽人之謠曰月明浮雲蔽明侯分外明水清濁流溷明侯徹底清是豈可智籠力索得之耶侯去峽入廬陵未及六月縛郡城之巨寇如解髖髀技九邑之文士如別蕭蘭九吉九同大獄從侯平反者十八山今日治廬則前日治峽可知由今峽人思侯於臨則异日廬人思侯於吉又可知昔漢劉寵令東平陵爲吏民所愛去之日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前及拜會稽守被召山陰五六老叟自扶奉送寵爲人選一大錢受之累登卿相頻遷司徒太尉章不佞令碑峽嘗如東平陵他日碑廬陵寧下會稽謹礱豐石以俟侯諱特卓字[illegible]號[illegible]四川南充縣人萬曆庚戌進士

神交篇序

世之論古今者孔子曰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此以遠近論老斲輪曰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君所讀者古人之糟粕此以糟粕論漢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

不爲不知味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此以智愚論抱朴子曰俗神貴古昔賤同時重所聞輕所見此以耳目論以遠近論隱桓不必指以糟粕論古人已死以智愚論湯武不必言以耳目論毋貴耳賤目雖然非所以論神也所謂神者獨見獨聞獨爲獨存猶之五味在口如甘非甘如苦非苦五音在耳如商非商如羽非羽子處一室而八極不爲遠塊然一世而千劫不爲長如毋之識子嬰兒之識毋口不能言意不能明兩精相得自愛自親故曰神交成湯聞知於堯舜文王聞知於湯孔子聞知於文以神知也南伯子葵聞之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

詞之孫聞之瞻明聶許以及於參寥參舜始以神聞也黃帝
夢風后力牧高宗夢傅說周武王夢帝與九齡孔子夢周
公宋元王夢神龜楚王夢子將莫邪子漢明帝夢金人劉
勰夢執禮器隨仲尼以神夢也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
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
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故神之爲物妙矣神之爲交精
矣予友人松溪陳可棟爲魏禹卿外甥受詩禹卿予長藩
七閩可棟來謁予館之署校所藏書可棟遍讀諸書於我
明二百餘年賢儒自劉文成以下人著一章以識景仰文
之成帙共三百人名曰神交篇予卒業之或愛義或愛奇

或大而江漢或細而涇渭或言其功勛或寫其節槩無摘
纍而揜其弘美毋責備而揭其寸短人各一小序則謝靈
運鄴中八子體也人各一詩則顏延年五君體也毋責耳
輕目之誚毋指隱柤言湯武之詈意似糟粕古人獨存其
神以與之遊洗隱侯謂延年五君詠雖爲五君實以自序
蓋借嵇阮自况也予讀可棟詩詠呂徵君德升耕釣以優
游風雅亦譚吐詠胡處士叔心逃名意甚堅求道心逾篤
詠沈山人嘉則寸心羅萬象雙眼空羣哲又惡知非可棟
自名耶後世有隱侯則必知可棟矣

分宜令公李侯德政碑

聞之人言日月爲天下眼目人不知德山川爲天下衣食
人不能謝此語天大海無潤上仁無恩忘之也然亦有德
之謝之者矣冬至之日大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春分之
日朝日祀五帝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至庀祈珥果築
鬻表齍盛展器陳所以告絜告備者如此其摯皆所以明
報也父母之於子也拊之畜之顧之復之出入腹之吉祝
化祝瑞祝恐其不適而愳其不肖豈望兒報而讀蓼莪勞
瘁之詩欲報罔極之詠則亦何嘗忘報哉今之守令至於
民萌流輝如日月降潤如山川亭毒如父母果如之民萌
之德之謝之報若風之過蕭卒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無一

奚者予自歸田以來豫章守令絕少耳之矣湖西袁臨吉壤
地相錯里戚相告又目之矣一時賢令李分宜調清江明
峽江調廬陵陳信豐調永新予詢之二三子曰同是枌榆
氓庇胡越若何易地二三子曾生師曆予猷楊生仲山爲
予言分宜之政時雨隨車棠陰逐蓋且日得之師嚴博士
予復詢博士博士曰其宜人也知分宜政最晰而數語其
巨酌官運以禆漕政守條鞭以紓里旅均收頭以便輸將
寬餔行以幅利造青衿以櫄士皆犖犖大者予曰茲五者
湖西一路守爲令中而獨分宜最奚也會分宜諸生嚴生
堯年克光張生逵中兆觀彭生繩祚趙生炳旭易生從祀

求生希夔人白下言李令去宜宜人思之劇將伐石紀恩而乞言於予予進諸生問分宜五治狀諸生曰猶之官運也李侯斗斛必手較嚴絕加溢衡黠胥亡顆粒漁民故官運如秤不能爲人作重輕猶之條鞭也宜里役十年一輪逞逞罷於奔命侯盡捐諸色力役里遞至終歲不踐城市故條鞭如模侯模用之不令勞過其所堪猶之收頭也止令握管載籍小民自兌封盡杜耗羨故邑門如市主櫃如水亡繇廉虎餉之詬猶之舖市也侯痛革舖戶支應一切米鹽蔬果先授直均市平市故賈人子臥街衢陳肆辨物卑貨行布而亡慮欲躁而之造士也侯寬柔光霽豈弟

真誠道義相鎮丘墳相勗故諸生歸就之如晨風之集北林侯在宜𦍩𦍩恭耳將入而旭旭既入而曠曠既去而依依援衙軒而兩涕望峴碑而墮淚此豈可以貌爲哉予聞而喟然曰歲欲豐甘草先生甘草薪也歲欲苦苦草先生苦草亭蘆也人情甘甘苦苦故守令者寧爲民薪毋爲民亭蘆則民必甘之矣甘之故思之宜人且尸祝社稷侯豈第一片石侯今治清一如宜异日者清人思侯猶宜春臺玉笥兩兩相望侯以身介于其間是百里內二桐鄉也予又聞李文饒治袁以治行高等入爲相其徒盧肇易重華繼起登爲甲侯循良聲望不下文饒豈直其茵爲耶第爲盧爲易在諸生自力何如耳侯名茂英字[illegible]號淮南直隸寶應縣人萬曆庚戌進士

吾友康爲行先生墓碑

萬曆己酉夏予從黔歸養吾友康公用光病予省之握手道故論至生死處不羨大椿不殤[illegible]菌庶幾與太虛而肆爐亡何竟卒于郎位而哭三孤[illegible]辭庭紹玄紹京皆录門本公遺勅屬鄒給諫爾瞻銘其表而不侈碑以象其生兒延太陵又公門人乃撿公之逸文并生平歷履挾歲月而續排之爲譜三孤將定八公于[illegible]山之陽予二兒以公年譜進壁之涕落予嘗銘公之考[illegible]葬公艮順基泉叙康

氏譜而知康之先世行誼停因其[illegible]詩字公者尚德也娶于劉以嘉靖戊戌冬十月壬子誕公上而穎慧中膝下驩七歲毋病隨諸兄侍湯藥如成人八九歲能屬文及髫輿予從子孔遇友人單汝聰共師丁先子禎公性愿樸縣府聰與人語予庚相信於制科外尤諳竹頁與予有曹好居四歲予三人後先入黌序公不偶而郡侯周公之屏萬安令劉公繼文尤奇之且曰夫夫今之康希說也已病癖甚予勸之釋業公笑曰宗經抒傳屬之子辨騷詮賦屬之予至原道徵聖予與子共圖不朽者自是一意講學註經題壁云人中命下渾無我地上原來都是天時吾邑王布衣

有訓羅文恭公入室弟子也公友事之語有契北面[illegible]學郭平川先生於萃和家貧教授於虔歸事二親[illegible]孝[illegible]調寒温適輕重食飮粥九糲十若粱肉矣章聞之曰猶以其粗顔以其精衎以其回顔以其貞信夫親場殘瘥俱如禮予時宦南水部建延二子稍長禮公爲師四方從予遊者晉江蘇君禹休寧吳瑞穀江夏丁元父爭友公公與切磋爲詩詩益宏麗比歸瑞穀送之行有拭來五十華陰色揮就于花吉水文此別漫歌河上曲僧淵名已似徐君之句儼然以孺子僧淵期公公亦以天遊子自況比予守潮太陵二子稍長文禮公爲師公入潮館于荔枝亭下有荔

枝亭稿其後予之蜀之吳越晉楚以及閩黔浙夕不能離公公亦不能離予而在黔平播公籌畫居多詩文日富所至有金陵吟蜀吟浙吟三晉吟楚澤吟七閩吟熙圃吟兩聯編次題曰天遊草故贈詩有青山到處留詩草綵筆當年幾夢花謂此公文遊日廣如吉水兩瞻豐城徐獻和廬陵彭化中劉靜之吉邑則蕭希高王元卿楊義叔劉君東蕭直卿周如恭公從予予賓交相倡和更以道義相淬礪公亦不爲嫉媢臾媚狀稱神交者徧天下諸名公聞其賢爭下南州榻而不可得郡邑大夫益高龍丘之節如張侯大來講鄉約禮公爲長金侯皝栢表其廬曰西昌逸士徐侯惺勿以鄉飲禮公賓席固辭太守吳公恒初司李毛公具茨署公清行鶉居自樂豫章柱史行縣悉表其廬宜與吳公安節姑蘇徐公振雅金壇史公企愚俱賜書賚粟帛其爲諸大夫推高如此公自黔歸齒六十不復之四方闢熙圃自老孝友爲政詩書爲友若捐祭田封孤冢倡建人瑞祠纂家譜著家箴築瑞山隄殆非百年樹德者歟所著有義肥堂存草若干卷天遊山人賦一卷行于世公名秤卿字用光別號瑞麓享年七十有二巳酉夏五月卒于正寢予三兒及諸門人私議謚公删義于予予曰古人之謚不以布衣遺不以師生私法高卿得謚玄德荀叔慈得謚

玄行劉彥度號爲玄貞王仲淹易名文中子矣用光可廢斯禮或曰淹貫五經洗洞墳籍其文高矣或曰銑質無玫筠心不變其義高矣或曰身挫道勝時屯情泰其器局高矣予曰然總之行高懷五岳而猶卑吞九埏而不梗應謚曰高行會予著白下逸事爲作高行先生傳二三子奉其主而易之嗟乎蔡中郎云予爲人作碑惟郭有道無愧而猶未免稚川之正魯黔婁先生其妻謚爲康而猶未免于輿之疑吾碑用光豎之孔道异日讀予文者誰疑誰正如曾如葛耶是可以百世矣公配劉孺人與公齊德有鹿門歟野風三孤足世其家其婚娶詳志銘予不具論其辭曰

惟康之先肇自人瑞三生西來由笠而地峨峩盤峯爲泒
則季樹德百稔以蕃以芘吾友用光尢鍾靈祕人倫之表
學林之幟崧遊宇宙公卿倒屣兂礫榮名德乃玉粹其言
一家將藏究委潛心道突身肥以義晚息熈圃孝友錫類
殫力祠譜宗盟不墜友盡鄉國月旦歸美所部郡邑下榻
交至公獨淵潛遠利如䁱歲在赿赿公卧床第訣無亂辭
年齊徐穉社失祭酒士隕赤志門牆僉議高行爲謚我題
于石永識遐思嗟千百世是則是式 叶

明中憲大夫廣西潯州府知府叔簡齋先生墓誌銘

五雲北關之郭與予冠朝薦溪下驛浣溪俱出唐樞密使

延嵩公後樞密墓在符竹諸郭皆由符竹分徙北關始祖
以文勝國末由符竹徙今五雲北松關冒姓劉以文傳允
和允和傳制宜制宜傳孟舉孟舉傳潤俱蚤逝齒俱三十
六亡月日俱同不絕如綫潤傳寧方始衍四子仲即慶雲
令贈奉政大夫鵬學者稱小村先生今潯州太守簡齋公
父也奉政公四子長庠生艮過張氏出次庠生敏陳氏出
又次英俊及潯州公蕭宜人出宜人將免公夢一金紫偉
丈夫揖而入詰旦公誕十歲能文日誦數千言髫年補博
士弟子員奉政公殁後家徒四壁立公師伯兄攻苦食淡
[illegible]諸名士相切[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十坐一夕夢二老人睹[illegible]

來[illegible]符竹趣之還家寤而汗驚詢其狀知爲符竹廟三郎
也呼公鮮日符竹吾郭故家還者復也祖意其在茲乎吾
兒勉之公聞益悶免大有聲黌序督學試三冠五雲士嘉
靖甲子舉於鄉録猶刻劉國忠巳上春官始 題改姓郭
更名閎忠尊蕭宜人旨也庚辰再上春官不偶以毋春秋
高謁選拜亳州守亳故饒守者禪緇紡緇志其所以爲質
多墨敗是時予官南虞衡距亳只昕夕以書相淬勉公曰
亳故老子維桑昔名苦縣吾敢不清儉一意與民休息凜
凜持冰蘖行鄉約刻孝順事實以風甫朞民作三十謠歌
邜圖懸之國門辛巳冬蕭宜人病卒予署士民哭送竟外

爲公立生祠公奉册柩歸葬倚仲兄爲家督廬墓讀禮乙
酉服竟補睢州睢俗慓悍喜鬬公亭疑平反歲饑甚路殣
相望尸塡於壑公施棺施帷瘞藏成墟夏四月大旱公竭
誠露禱得大雪民作瑞雪圖以志州故有周程張許四公
祠公一新之搆號房數十楹州處羣彥肄業其中士爭自
濯磨相繼脫穎明年人 覲會歸德府丞缺總宰宋公栗
菴宗伯沈公龍江交口薦公補府丞孟諸商丘之閒唯恐
一日去公如失慈母也公去睢士民攀留如亳生祠 歸亳
尤闕壯至今 王府施藥祠中公治歸德亡異亳與睢丁
亥黃河溢 上命工科都給事中常公居敬治河度公督

工公經營節省委婉調停時七時九軫轉其道越二載工
成視河使者奏治狀第一奉　旨陞俸一級三載考績覃
恩綸褒嘉贈慶雲公如公官毋蕭妻張贈封俱宜人會陳
州兵變當事者借公救之公往廉得其故誘首惡置之法
脅從羣兇悔禍稽顙公悉貰之陳州底定癸巳陞廣西潯
州府知府歸德人戀戀公如去亳雖日士大夫設祖帳百
餘里信信乃還此豈可蟹匡蟬緌從目失腹襲焉取之哉
公初入潯潯廓外分兩河河分兩關商艘湊艤如笋故禁
三日一放湍急舟擁人船俱溺公至弛禁不時啓關人貨
兩完活䑸額外豪無別賦甲午六月女魃爲虐公請禱夢

朱衣自簡神人來謁默示雨期晨與烈日當空少選微雨
濛濛抵暮滂沱四履周洽民有甘棠隨車之歌潯俗民雜
處公戴星出入惜怛勤恤閭屬訟牒不苦析楊不苦贖爰
質成者纍纍公亦遂以此勞瘁伏枕輒病赴　覲至黃州
劇予時爲楚藩右使公書來計議予曰入　覲中涂病亦
時有之例當具疏告病仍聽銓部考察去留患病經過郡
邑當告印照予乃爲公代草公留舟中差人　上疏　旨
下吏部類覆察竣公在留列部給劄云潯州府知府郭某
循謹之行通達之才歷官夙有賢聲守郡尤多惠政中途
患病尚存補　覲之心久治不痊乃决懷歸之念合無展

限沿涂調理痊可入粵復任三月後廣西撫按移文來催
公體少平而高尚之志確矣竟具致仕狀以復絕無出山
意築室小圃琴書自娛時邀達者論道談禪暇則垂綸十
八灘下採藥芙蓉山頭間或課子弟督耕耨松庭風院怡
怡如也歲時修祖墳葺饗堂買祭田共粢盛追念正菴翁
一派豐約不齊自昆弟以及再從三從亡居者屋之令足
蔽風雨亡妻者室之令足供麻枲死亡所歸者殯之勿令
覓靡依止亡後者後之勿令餒若若敖亡食者食之勿令
糊於四方孝友之聲洋洋家族邑郡仰止高風婁請賓席
不赴挂冠懸車閱九載公始辭世夫士大夫立身行巳孝

弟出處四物其犖犖大者孝弟根苑也根苑不壯華萼瘁
息耳出處藩籬也藩籬不固其中未有能存者文潞公冐
姓敬至潞公始復文范文正公冐姓朱至文正始復范公
復郭一舉酷似文范粵西入　覲而病劇於楚則疏病以
俟察部劄復留而巳還五雲則告致以明農有時着金籠
頭有時散放水草那可復羈公孝弟如復見天地之心出
處如艮合動靜之時是足以銘矣諸懿行善政詳朱翰麓
太守公狀不具論公名艸忠字蓋臣生嘉靖辛丑十二月
廿五日丑時卒萬曆壬寅七月初二日申時享年六十有
三娶鄧塘張侍郎公衡從孫女封宜人禮相助奠無非無

儀内則毋訓爲吾郭女士生嘉靖戊申六月十三日戌時
卒萬曆丁酉四月廿四日卯時子二長維垣仲子斗爲郡
邑諸生俱能讀父書垣娶橫街光祿署丞劉宗襄女斗娶
橫街上舍劉桂女女三長適鞏昌府通判朱淳季子嘉禎
卒次適橫街庠生劉應明卒又次適橫街庠生劉應儼孫
一之衢子斗出女孫四次聘橫街庠生劉應運長子垣斗
以某年某月某日奉張宜人合葬於界崗用心之原黄蛇
出峒形戌乾山辰巽向　銘曰松關之郭分自符竹在元
爲劉草昧未復夙啓潯州如圭如榖何天之衢壯輿之輹
既上春官始復父族文潞文正同德僉郁乃謝卯金乃揚

號叔士稱曰孝神歆其祝簋仕于亳老氏之谷惟勤惟儉
亡繁亡黷尋補睢陽爲歸司牧首尾八年令終有俶遷守
粵潯華猺同舳順治威嚴僉受其福繇粵修　覲入楚病
篤上告　天子以俟放逐　天子癸之仍歸廣鬱銓司來
趁公堅不出　主恩已劇臣身已乞五雲參差芙蓉崛岉
優遊此中誰褐誰紱垂綸九載運遣百六田心膴膴界岡
矗矗陶翟同志梁孟共築祚延胤嗣瓞瓞眭眭

蕭定遠司訓公五世祭田記

予讀爾雅所載宗族毋黨妻黨名稱節級詳摯矣人之行
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故父爲尊而父父者爲尤尊人
子而尊祖敬宗重父也毋兮育我莫苦於懷抱乳養莫苦
於推燥居濕故毋爲愛而毋毋者爲尤愛人子而厚毋黨
重毋也妻不得與父毋並矣而上事宗廟下繼後世故妻
重妻所從出亦重爲人子壻而厚妻黨非以振袵席衆里
闈爲吾宗廟後世重也予章承祖宗餘庇聆祖父庭誥幸
有今日備員九列大宗小宗之祠太常集賢書臺之祀井
坑石塘孝養行祠之祭無不置田畝共與祖而毋黨妻黨
尚未庇也夜郎之役　天子下殊恩旌溥功令子孫世襲
金吾章以長嫡孫昊承之以光世冑故事報功舍人例
賜衣授鎮撫則令舍人蕭如京爲役如京妻家子也已平

山路苗報功例得如播則令舍人蕭鎮爲役鎮毋家子
也於甬叅所稱毋黨亦稍稍均焉猶謂澤及生存未羞牲
醴也先是予從閩左伯歸爲市祭田於南溪總祠本如堂
下及思孝堂復潛菴黄州強醒五祠無不祭後從黔歸養
又市祭田於凰岡質義堂下及定遠　西巖秋潭及岳翁見
巖秋翁香塢内弟艮吉無不祭請祭田租具載各碑惟定
遠祖田在東坊穀租五十三碩五斗米租九碩二十有奇
庄屋一所共價四十兩二房輪收辦祭見巖翁溫孺人合
葬大坑又爲市田租十碩五斗以共墓祭併京尊敀內子
意歎凰岡大宗祠祭典未具叔潯州府丞觀我先生從子

孝廉君泰來言祠祭大畧小備惟是祠對油潭形家言須
得一石橋鎖之以爲祠案内子乃命表弟廷竿弟良言良
梓等傍工伐石橋諸孔道費七十餘金雖不得薦沈薦豆
盡物於祭而猶得爲杠爲梁盡志於橋是或一道也定遠
公起家詩書西巖翁繩之米于廩將就公車引年退見巖
翁婁厯塲屋以母殤孺人九十告終養至於今鎮撫始以
材官發冢弥遠矣五世之祭聚於一堂孟仲二房輪年收
穫鎮撫梟二叔亡析形骸亡後禩斯致齊散齊則著則存
靜嘉籩豆餕有餘隨年分藏之以待異日即此水旱亡蕭
茲田令子孫世世守之始不負于厚妻黨之義夫子爲郭

氏之宗廟後世而亶蕭氏之宗廟後世須蕭氏自厚其宗
廟自愛其後世庶幾兩重兩重則雙美雙美則世傳齊鄭
朱陳未足多於古昔也

中丞王太蒙公祖考績序

夫考課久任超遷此三物者帝王之盛制也人非鄭僑誰
能不三載而領人非仲尼誰能不三年而成故禁邪治必
期三歲猶謂未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爲恬淡
之學而理商賈之貨久而益肆益肆則滿調悅容之容而
攘竪庭之腸久之不兢不疑且露故日成月要歲會未足
也三歲未足也用十二歲外猶引繩[illegible]爲孫末塗則滅

獲不兢駑良課士於晚節則庸人不疑愚智而後太宰始
大計人主始大明不愛高爵厚祿以謝之曰吾以爾夫煎
熬歲月焦濡膚髮之勞也故此三物者缺一不可我　國
家懸此三物爲功令二百餘年考課期必三年第久任之
法止及守令未逮監司以上萬曆以來微獨久於藩臬并
及中丞而且陰爲之制士而可令守於茲也何不可藩臬
士而可藩臬於茲也奚不可撫按此又於遞遷之内寓久
任之實　明天子微意也今豫章大中丞太蒙王公祖由
虞衡郎出守南昌冣令督左右學宦令督賦陳臬又冣令
爲藩右使遷粵左使會豫章撫臣缺廷推公　上報可自

辛亥從粵入竟訖甲寅仲秋三年矣行且奏滿牘不佞章
自黔綠養於家藩臬諸大夫遣使函書謂故事當有言賀
而以屬章竊惟公之撫豫章也屈指計之比及三年由守
南昌至今日則歷三癸三甲也考課久任公實兼之公心
如秤不能爲人作重輕公性儉愛不使勞役過其所堪食
民所吐服民所醜居民所使樂民所苦足溫而心平人佚
而國平列郡無犬吠之驚叢祠罷狐鳴之盜教化諸生服
行其教猶泥在鈞惟甄者所爲猶金在鎔惟冶者所鑄人
多濂臺之風家有孺子之節故民託之如父愛之如母尊
之如師祿尋而目之薰而炙之二十年所矣獨此二三

年閒江以右當小陽九小百六之會始而南洏兩湖閒城
社之蘖飛而食人以稗緇當紡緇幸於得而忘其所以爲
貿婚微克踐阮弁塡路公以掠日之弓掠月之矢射之未
形而以豨豕之不去蛸之鉤挫之方張航是用息民賴以
全不至若滇楚之橫淮閘之厲者皆公曆置得方也壬子
癸丑二載河伯爲崇雨洪渚涯無南無北牛馬之莫辨而
邅隰之俱漲公瀾間閻昬墊圖用疇蕪荒蔞上疏請卹貧
者議賑爲蔞祇席旨有蠲爲改漕折當其時燕雀卽離
巢而無應隼之憂坎氓卽離居而無蛇鼠之患伊誰之賜
江右古諺曰天下大旱此地薄收乃甲寅之夏米直忽翔

甚至二鍾一金有奇民茹荼銜蓼心戰色沮公蒿目引手
拮据拯之損俸廩勸貸鏹振社倉發預備起煙於寒灰之
上生華於已枯之[illegible]起色菜始甦女鬼爲梗千里
如赤烏焚林而鉏[illegible]水而暴餼公曰民何辜焉馮夷
憯之雨師讐之[illegible]不佾朔率爲禱雨而復疏水饑旱三
眚並作求必得改漕而後已以故民不得之夏者與得之
秋不得於飯者將免於餓郡邑卽罹三苦而猶得保其比
尺絲其百年者伊又誰之賜考公三年公憂廑如斯考公
廿年民安救如斯不知　國家所以酬公者當何如也予
又稽江右栢臺故事自有撫臣以來其敢著者正統初則

監城王忠肅公以右僉領守景泰閒入協理銓部天成
兩朝掌銓有聲直追忠定王文端正嘉閒則餘姚王文
成公起官廬陵令塡撫虔臺正德末削平濠戊始撫江右
晉大司馬封新建伯以良知之教教江右士二公表表爲
世名世公且三之又俱同姓今廷推公少宰又推公少司
空　上卽未俞度德度望　肯當旦晩下足稱江右栢臺
三王以此賀公其亦庶幾乎於是潘臬諸大夫以書來曰
吾儕終日膝閣讀三王文滕閣三王以文章著栢臺三王
以勛名著匪獨江右藉賴亦抑千古奇事幸次第其語爲
王中丞公賀予竟諾易滕閣三王以韓昌黎文顯么廖

如章媿不類韓公耳

贈吉安郡侯[illegible]告還山東序

夫士君子不得時則[illegible]而行得時則駕駕者東西南北
唯土所使微獨不可擇官卽地亦不可擇顧因地之饒瘠
險夷遠近而欣厭生焉則不可因地之水土寒暖燥濕而
趨避生焉則自古記之不獨今茲凡民函五常之性爲五
方之民其剛柔緩急輕重遲速異齊其聲音異吐其五味
異和其器械衣服異制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
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自吾夫子下與水
土[illegible]南北亦自不能東之使同大都北方土亢水渴[illegible]

高海深故民多壽考南方卑濕丈夫多病其所由來遠矣今　制北邊鄙近虜連塞者名曰北鈌多畀北人南邊圉近倭隣苗者名曰南鈌多畀南人蓋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亦王政也吾吉在江右南俗曰吳頭楚尾自宋歐陽子修文以來以文物稱文文山忠宋以來以忠節著蓋亦江右望國主爵者不輕畀人以畀利津顧公公治吉一年有奇清飲螺水而啄貨如布帛之幅儉師平仲而衣弊仍三十年之裘簡可羅雀而多足戒郭索之蟹九同之衆方歸而往之而公以甲寅夏乞致其事去士大夫上書留之不可兩臺司道交檄留之不可予閩而疑焉徐

得其請告公移讀之詞公薄吉耶公移曰吉安理學與匡非止籍以砥礪名節且由以克拓學問則公愚吕吾吉也詞吉難公耶公移曰事體無甚謬戾人情不甚齟齬則公袵席吾吉也第曰水土不宜寒暑交侵又曰子然一身晚有子嗣非獨知足而知止蓋亦憂生并憂子則仲尼襲水土之說乎何其重仁吾身也而終之曰不敢援改北之例居然無分南北一意披榛捫樹戲魚娛鳥之思又何其達也公行後諸大夫郡丞別駕司理各邑令公相與謀曰吾儕不能挽公行義當辦公言而介予邑令公王侯以屬之予予惟水土有南北故風氣亦有南北以通達之賈生入湘弔屈而不安於是沙以忠直之韓子赴潮作路傍堠而不安於潮陽公以貉人絶彭蠡而近庾嶺不甚安吾吉其故可知已水土風氣雖有南北而政令風教則無南北今數千年後語是沙之賢首推賈生至北之伊管論潮陽之政甚至山川草木俱以韓爲字則吾吉人異日者服義歸德於公其故又可知已夫是沙潮陽猶楚粤之隣郡也以予江右論推孔孟之教由北方友教豫章士非澹臺子耶澹臺墓在東湖上總持寺之東祠堂額曰友教爲宋轉運程大昌所建而爲之記澹臺之學不徑趨不苟謁其後豫章士守其教者世乎爲孺子之榻爲淵明之徑世亂爲文

丞相之衣帶爲謝文節之麻衣爲練中丞之舌爲周紀善之帛志剛金石意嚴雪霜皆澹臺子風之也流風未泯無古無今貞執足懔奚南奚北公生鄒魯之鄉與澹臺同桑梓習孔孟之教與澹臺同泒流清儉簡淡與澹臺同臭味一麾守吉與澹臺同惴甸夫澹臺距今數千年士尚服行其教公即去吉吉人士豈能一日諼公耶故因公僚友屬令之請而爲之序其槩如此

贈王方伯公傳

隆慶辛未白下三進士同年且同庚龍少冢君揚壬寅夏誕王京兆元卿壬寅正月誕而朱春于壬寅臘月誕而已

察日者屬元卿辛丑屬予癸卯里人謂壬寅一歲誕三進
士良然予兄弟三人相得甚驩予自黔歸養君揚謝世予
與元卿木石同壙窅窅一調暇則扁舟魚壩龍渚之濱蹁
躚玉華武姥之椒齡俱七十外亡營亡競間以詩文相往
還元卿謂先贈方伯公傳予歸而諾又六載矣俟子之文
俟河之淸吾恩焉予章敬諾因次第贈公生平作贈王方
伯公傳

贈公姓王諱如瓚字子薦泰和甘溪人也其先安成連嶺
人九世祖明遠徙泰和南富宋末文信國起義師十四世
祖學諭仲鴻團結策應信國書續槐堂　國初解學士縉

爲銘高王父維舉永樂癸卯順天鄉試知蕪湖巴陵二縣
皆祠焉曾王父光裕徙今甘溪光裕生慤慤生語皆隱德
不仕語以元卿貴贈右方伯娶劉氏生丈夫子三季卽公
以文章顯中嘉靖丁酉鄉試明年下第卽杜門玄覽寡交
游自適佳山水間號星岡居士與文水念菴羅先生爲友
立囿不貸食田苟簡而常爲采眞之遊婁上公車不售自
以母春秋高無以爲養謁選授淮安府同知淮稱劇郡英
雄舊里漕輓新河公飲氷食蘗拮据佐之聲藉藉起母劉
就養淮邸病卒公扶櫬渡江歸執喪如禮起復除蘇州府
同知是時島夷訌江南破海虞城賊其令當事者檄公署
海虞公捧檄卽行灑泣登舟比入邑撫鰥䘏輯鴻鴈士民
安堵平海之功與同事任君環埒而公不有微病恒醫皆
巧篤劇扁鵲乃良信夫喪亂既翦公名日益起尋進工部
營繕司員外郎會　三殿落成公以叅督功受賞進虞衡
司郎中出守廣東廉州府廉僻海陬南轃窮涂黃稻綠蘆
鴈湖龍門俗所云十廉九不到也商賈交畀百貨不通凡
公家需如器皿服飾品味之類來自吳楚齊蜀者一一取
辦于民民被役者日走市之羊城不給又遠索之他省苦
不可支公憐而悉蠲之一旦樂然如釋重負海濱多盜捕
者獲賊妄供偷兒窩戶姓名一挂文網姦捕賕爲奇貨卽

虎之陷豚石之壓卵不足埒其銷威聲其虀粉公惟殲厥
渠魁餘置不問而民得生完郡有珠母海每令下市珠民
輒色沮雖繩樞甕牖吏人揑爲富室轉相局詐究繁詰屈
痛徹心腹公乃酌丁糧調劑應之劇困一甦治廉三月政
通人和公一日登天涯亭誦冏公弼詩曰一家生意付秋
痒萬里歸心隨暮潮慨然曰吾計決矣遂僦裝歸父老涕
泣送之公曰昔人守端州不持一硯吾守廉不持一珠以
此報父老歸而抽書課子厚俗倡覲家無祟構野無腴產
衣不重穀食不貳味屏謝世路足武不涉城府庶幾子羽
彥章之風焉歸董董二年病隆慶丁卯冬十月卒得年六

十有一辛未元卿成進士起家蕭山令積官陜西按察司按察使最贈公按察使還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又最贈公右布政使萬曆癸巳祀公郡邑鄉賢維時張令公應泰表之日二千石蒙鮮餘貲五十年廬仍舊構生聞大道沒有餘芳蓋實乃評云公去廉五十餘載庶人思公如一日萬曆壬子廉郡縣士民請於粤當道祀公於張襄惠祠其文畧曰故王知府某清嚴著節豈弟臨民嘉猶光去纏之韓善政烈還珠之孟故浹旬而民蘇越月而民恬三月而含熙鼓遊去任而家號戶泣其篤摯如此俎豆之日相與環祠而歌曰前有張後有王豫且長後有王前有張豫且康

嗟乎以三月之政去五十餘年之久歷五千餘里之遠此豈可以繫風捕影謀虛叫寂襲焉以取之哉公元妃劉氏繼妃廖氏俱贈夫人子六人其著者一乾卽元卿由進士歷官大京兆清儉簡素足繩公武一先由國子生歷官衛經歷餘俱庠生公子孫蕃盛生卒塋墓詳太宗伯潘公晟志銘中不具論

論曰公歷淮揚廉三郡淮揚飫貨賄廉富珠璣皆腴區也予聞公倅揚日元卿兄弟出就外傅寬然布褐同舍郎大異之嘉靖辛酉予同公仲子能避兵城東温宅予廣東能廣西能朝夕飯其子脫粟不能半菽予嘆曰安有尚書郎子食至此乎語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公之際淮揚廉如斯矣此皆銘表未書而予從微中窺公故特著之云張襄惠守廉皭然名世公與同祠足稱雙璧考循吏傳南陽太守召翁卿在前杜公君在後南陽人歌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西漢末錫光守交趾東漢初任延守九真化聲相侔史稱嶺南華風始於二守上下數十年間始得合浦張王郎擬之南陽召杜嶺南錫任何多讓焉

戴亨融督學小草一吷序

予讀閩戴亨融督學小草一吷而知其意非小鳴擬必有

倫徵獨其詞之工巳也夫遠志小草郝隆所以調安石也予謂出與處士人大致遠志屬之處彼枯槁一生寢宿雅名惡知處之不爲小草小草屬之出苟可以奠王室攉巨虜又惡知出之不爲遠志惠子曰吹管者嗃吹劍者吷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猶一吷夫有天下不與際唐虞事業如浮雲點太虛又惡知吷者嗃者何異又惡知槁木槁枝之聲不槩然有當於人之心故出非小草也吷非小聲也無形無音且爲大祖爲大宗子爲光孫爲水故小之未始爲小也不特稊米之於天地豪末之於丘山焦螟之於雷霆朝菌之於大椿也而亨融取以名其詩其用意亦何

弘邪其齊小大而一之邪予讀其詩如遠志出山爲小草執殳馳道爲先鞭自牧早矣如捉鼻知君應不免春爽收拾舊魚竿又如談笑登壇推謝傅左賢緊頸陋將軍則亨融於安石似有深契今日出山又何必以郝將軍一語爲嫌一吷之吹識者比之人籟地籟天籟而豈董董如司馬彪所云劍頭風過已耶亨融昔爲御史抗疏折檻擬致君堯舜而竟不如意冉霞爲蒼生起宛如安石東山昔杜子美身依錦城跡比稷契陳嵩伯開釣五溪自擬麟鳳古詩人其自許不薄類如此予故曰亨融意非小鳴而擬必有倫也

虞興宗玄晏齋藏稿序

太玄經有言玄者神之魁也天以不見爲玄地以不形爲玄人以心腹爲玄天奧西北鬱化精也地奧重泉隱魄榮也人奧思慮含至精也故玄則奧奧則精精則淸淸則文釋玄者曰玄幽遠也象幽而入覆之也釋晏者曰晏天淸也三輔人以日出淸濟爲晏晏而溫玄且晏天下之至文生焉緘之以其類分之以其脈曉天下之曠曠瑩天下之晦晦故太玄之文子雲以擬易溫公又作虛以擬玄而康節直謂子雲見天地之心文之至也皇甫士安自號玄晏先生而作釋勸其曰天玄而淸地靜而寧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蕩蕩而名發語玄也欲溫溫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明語晏也一明一昧得道之槩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沉兼得其真語文也故士安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又撰帝王世紀年曆高士列女等傳玄晏春秋並重於世子雲文名西漢而得之太玄士安文名西晉而得之玄晏玄之抒爲文如天迴雲淡風遠煙高列宿炳煥二曜光皓澂哉鑠乎豈復乞靈於雕斲假寵於筆石哉予門人虎林虞興宗承父師之訓理竹素之業築室天目湖山之間摹體定習因性練才沿根討葉擒玉振金猶以爲狹必欲盡廣天下士浸潤經文遍洽義理北走燕薊南入粵閩西入

楚澤卜居秦淮與兒陵爲講桃花宮陵令孫承昊北面稟學爲比予自黔歸與宗入豫章問學於予予得其藏稿讀之賦若干篇詩若干首序傳雜文若干牒弘麗妍贍英銳漂逸是字門子雲而意宗士安者亦一代之豪也甲寅垂九將歸虎林孫昊爲請序其師之文且曰師齋頭顏曰玄晏稿曰藏稿昔左太沖之賦以皇甫玄晏顯今虞玄晏之稿王父豈有意復爲之玄晏乎予自惟生平歷覽羣籍亡不窮其旨歸獨於太玄律呂二書未暢其恢奇今年夏黃梓山司馬寄王子魚律呂正聲來予始悟太玄律呂相爲表裹因著三論貽黃司馬而特與興宗斟酌其淵源節嚴

其杴藪不敢以常情窺巨異不敢以福莖測無涯而興宗亦謂卽令子長季通復生不易斯論則興宗亦子三論之羽翼也夫子雲草玄則有侯芭桓譚張衡謂玄必不廢不至覆瓿士安守玄則有摯虞張軌牛綜席純辛曠爲之翼玄比於適卜超董子折衷律呂大玄三論則有興宗爲子芭摯人謂音實難知知實難逢日進前而不御遥聞聲而相思豈其然乎因序虞生玄昊稿而極晰玄理以詒知音

十一

江西郡縣釋名序

班書西漢有地理志東漢有郡國志而畧於釋名以爲名無益於理亂之數可以無釋不知曾子不入勝毋漢高迫

於柏人鳥獸草木之名孔子猶欲多識而況於郡縣乎旣釋宇內郡縣名而江右未著歸養之隙乃爲捉筆大都江右之名不出山水人物則岀年號祥瑞於義無甚玄也要之名者賓也實者主也有名必有實郡縣之實多吐之賢哲王子安曰物華天寶龍光射斗牛之虛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究而言之莫靈於　明江右讖曰龍沙高城應出聖人今龍沙高省城久矣說者謂聖人未出乎意鄱陽康山之戰　明高皇帝親至白沙者二　諭父老有文茲非大聖人耶而徐中山出自豐城同曾祖墳見存沭黔寧出自樂平歲祀祖墓不絕則二王佐　聖主者俱出豫章宋人謂金川玉峽之上五百年必有名世比至我　明峽江以上吉袁臨三郡拜相者十二人登鼎甲者三十餘人則亦豈非名世之應而所謂龍沙金川玉峽者皆出郡縣外不與釋名之列顧其實自在也近日南宮之額頗絀於昔議者至謂江右鄉試之額不宜獨隆而創爲裁減之議從郤窺天蠡測海未睹吾豫章之全也

山東郡縣釋名序

郡縣之名何常之有古者天子名曰縣官縣至尊矣趙簡子誓衆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郡猶屬於縣也秦孝公商鞅并小鄉爲大縣縣一令尚未有郡守名稱至惠文十

年魏納上郡十五縣於是縣始屬於郡而郡尊矣通鑑地理通釋謂山東諸侯先變古制而秦效之是不可攷然郡縣尊卑之序於茲始定戰國策楚王以新城爲主郡謂郡者縣之主也夫縣官擬之天子郡乃名爲主郡則郡縣之職重職重則郡縣之名不得不重漢章帝醜曲逆而改陽城宋高宗嫌虎頭而易贛州皆所以重其名也嗟乎亦太泥矣予著山東郡縣釋名山東重於天下以孔孟重也兗之曲阜踪曲逆無甚异而孔子生兗之鄒縣故名騶爲廐御鄒稱而孟子生是可泥耶意者地之靈人之傑不盡係名稱耶地靈人傑則以曲阜騶人而生孔孟地海人悍郰

以元城朧西而生莽卓予又寃言之互鄉闕黨君子所戒
而皆近聖居甬田無湖原徐草野而今爲名縣舜生東夷
文生西夷而何損於聖明老生苦縣佛生身毒而奚礙於
玄釋名之不可泥如此特創郡國者命名不可不重耳

廣東郡縣釋名序

予既草宇內郡縣釋名惟兩粵未就歸養稍暇取二省郡
國志尼之因是有感於古人命名不苟然而已合浦之珠
僭匿之環世所共珍也而名之曰廉令粵世不爲珎之徒
也其後卒有孟嘗還珠之應舜狩於蒼梧葬於九嶷足未
驟韶也而名之曰韶令粵世爲舜之徒也其後卒有曲江

相唐之應程𥅽不過一鄉之士而邑名程鄉潘茂不過一
節之士而邑名茂名令粵世勉強爲善者皆得如嚴如袁
如任丘如清豐也其後爲儒者有丘瓊山陳公甫湛元明
之應脩玄者有盧能歸白玉蟾之應名之感人捷於影響
如此彼紫貝玳瑁之邑使人黷貨天涯海角之鄙令人憚
遠獲嘉大庾之號令人競武功而開邊隙均之不善於命
名者故予序廣東郡縣釋名有感而識之云

廣西郡縣釋名序

東西二粵並峙嶺外風土既爲桑梓人情亦共根苑第郡
邑名猶在西粵亦自有難解者東粵與豫章閩越錯壤故
地連而名嘶西粵與交阯諸夷爲隣故域殊而名雜如蒼
梧郡之以山名易知也而不知經有蒼梧之丘有蒼梧之
淵桂林之名八桂易知也而不知八桂在番禺之東則爲
桂東桂陽而不在粵西上林之爲邑易知也而不知一粵
西三上林恐非司馬子虛之賦所能詳柳州之爲柳城易
知也而不知上應柳土之星恐非子厚柳州之詩所能悉
至於茗盈全茗似爲茶設原非蘭湖芡野之雅結倫都結
又似夷語多費舌人譯官之釋江州雖同九江而尋盧阜
則若無程縣偶似程鄉而求程𥅽則烏有予半釋之半置
之以俟博雅君子

虔臺中丞孟迹洙先生棨滿序

昔者孔子自盟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可三年有成予竊
孔子政跡惡乎可惡乎成課其功伐獲未毛銖爲魯司寇
三月曾治似於已可之齊之衛之陳之宋未嘗三年淹日
窮於接淅澤窮於席不煖而惡睹成是未可苛責之孔子
也明王不興世莫予宗此其責在世主天未欲平治不喩
矩之後麟見於西狩此其責在天於孔子曷與焉歷考載
籍伊尹樂堯舜之道於莘野湯三聘五反而後從與言素
王九主之事太甲悔過反善脩身允德終不背師保之訓
史記尹百歲計其歸政厥辟亦當在百歲之前太公望年

老矣以漁釣釣璜遇西伯於渭之陽載與俱歸立爲師事武王成王興周室封尚父都齊營丘史記望八十遇主在營丘百有餘年計其報政成周亦當在八十之餘天故壽之商周二代明主三世禰之尹與望能得之商周而孔子不能得之春秋故孔子所云可與成者並見之尹與望而不能見之孔子其所遭殊也虞臺孟連洙中丞爲嶧山裔志洙泗學立於近聖門墻壓東阿隣營丘以伊姜事業自期許隆慶辛未登第至於今四十四年矣立　朝幾何受祿幾何半在林巖吐納雲霞萬曆癸丑載起東山塡撫虔州由末莅虔論公跡著金陵其大節在不畏強禦不阿重

人抹朱鄒二公一疏凛凛與日月爭光由莅虔論公道行豫章拯饑抹殣以子爲氓鋤姦摧貪以法去刑卽近習左右爲鐵室以盡備之而不敢竦公積前後俸通理例得奏濟贖豫章藩臬諸大夫戴觀察公駐節嶺北吳觀察公駐湖西例有言賀而以屬子章以子章同籍事公久今在宇下虎頭蠑川事公只也章稽考課令有四善有二十七最四善曰德義有聞清愼明著公章可稱恪勤匪懈公咸備矣公爲柱下史得書獻可替否拾遺補闕之寂司糾正得書訪察稽覈糾舉必當之寂肅鎭防得書邊境清肅賞罰嚴明之寂身備四善考兼三寂人倫所屬掄鏡所歸　天

子行將下冊綸推宿德虛公孫席以待而上褒祖父下及兒孫又令甲所必畀者而愚謂公異數在得　天與得主有孔子所不能幾而伊姜不得獨擅也　主上年來於進言遺賢藏冊巖巖者銓部一推如魚上竿如水轉石公伏老佚壑二十年不調一朝賜環俾撫章貢此在　上必有深意公以逾七望八之齡遘　聖明被知遇卽伊之從湯姜之事文武成王何以逾之史稱伊姜俱百歲以上人公於辛未四百人中如溫山松栢常茂不落如周岐鳳凰春秋恒下　國家安于磐石公壽于旗翼眎伊姜歸政報政之年公之齒尚少爲日尚賒子章少公六歲公時時教

以攝生卽甚孱猶得身親見之書公之可傳公之成當類爲一編俟　明主御製考詞而進焉

再贈中丞孟連洙年丈考績序

夫世有常局而亦有非常之局以待非常之才故非常者常之所異也嵩岱之龍蓯難與甑培塿者語渤澥之泓澄難與守積礫者談彼局於常也七十懸車賜之几杖八十者貳算不事九十者一子不事出處常局也以參互考月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三歲大計六年再計九載黜陟幽明考課常局也然天生非常之才擊建鼓撞巨鐘叫龍非熊方金擬璧經綸稱萬夫之敵拮据豎百代之

勲非懸車賜杖之常齒所能限亦非三年九載之常調所能拘于歷擧載記有屠牛釣璜後車載歸者矣有坐策國事臣年尚少者矣有久在中書二十四考者矣有歷事四朝以全德始終者矣其齡既長則其事愈更其淵慮愈徹其考既數則其績愈寂其駿業愈光辟之九鼎瑚璉不可卒成亦不可卒壞豫樟繁天垂蔭萬畝亦亭亭千古故曰非常也今　天子壽考作人在宥四十餘年壽躋五十如日方中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慮而間設非常之局以待異才如近太宰孫富平公鄭襄陽公俱以八十召而中丞孟東阿公亦以七十有八召爲虔臺　明主意以爲懸車賜

杖之後賢才之智略所未盡抒者吾盡收之山林三年九年之考國家之恩數隆至殊尤者吾何靳於老成此　明主深意也公莅虔朞月通理昔納言俸例得奏滿牘於是豫章藩臬諸大夫屬言于章以贈予始受嶺北湖西一大夫嚴委既漫爲卮言茲辭不獲乃稽首載歇言曰東阿公章年友也章之齡與公相伯仲章以學事公在師友之間竊惟國法嚴於考績身法嚴於自考士君子須自考而後可以聽國家之考陽元宗當上考功自署曰撫字心勞追科政拙此自考法而予以爲未及於學不若孟氏爲詳孟氏自署其學謂伊尹不同道伯夷栁下惠吾不由而曰願

學孔子去世未遠近聖又甚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明以見知自考矣自署其事業曰天未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明以名世自考矣而周轍既東齊梁不偶徒託之空言公本孟氏苗裔學宗孔子又生鄒魯之間爲南柱下史友朱鄒二公侃侃言天下事戊寅己卯之間三公傷虎尾觸龍鱗沉淪巖谷郡縣者幾四十年而今始召公公入虔甫朞抹荒鋤姦不遺餘力所以自考者亦既嚴矣　天子用公於既老考公於生平業已廷推公御史大夫上之爲姜嵩郭裴次之亦不失爲宮平襄陽而予之期公者在見知名世不盡在名位勲庸也

是乃所以爲非常也夫正物之器不獨規也規以正圓矩以正方繩正曲直權正輕重皆可以正物而獨言規者規之使圓則外無廉隅故五行規主東方公東方賢者而予有兄弟之義故效古之贈言者不以頌而以規

信豐陳侯元璞考績序

士君子處則雌伏藏舟於壑行則雄飛經營四方顧所以行者非徒一手足一耳目之爲烈也師弟之力居多焉人皆知弟子之資於師明道進德也而孰知師之資於弟子也人皆知師之資於弟子增其顯榮長其聲寵得行其道也而不知弟子之自行其道即師之行也世有爲弟子氏將

與齊戰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
曰學之於孔子康子始退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漢
世祖擢何湯爲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問湯本
師爲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卽召榮拜議郎使授太子
書由是言之孔子桓子之道行冉何之力也是行之行也
卽師道不行而弟子行其師之道施長卿老於博士而張
丞相禹彭司空宣行之漢於是施家有張彭之學文中子
困於河汾而房文昭魏文貞行之唐於是河汾有王佐之
徒由是言之房魏之道行卽長卿文中之道行是不行之
行也竊嘗辟之師猶雷也弟子猶風也二月雷啓蟄之後

風以長物八月雷收聲之後風以殘物風之爲益其在雷
後而風寔益於雷師猶天也弟子猶地也地出雲爲雨起
氣爲風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
天風天雨莫曰地風地雨也而地實功於天師弟之相須
如此予學媿聚沙問惭攻木不敢好爲人師萬曆丁亥
上命督西蜀學於是坐講堂嚴玄模因三川才質刻而畫
之文而藻之而銅梁玉壘之精英蘊叢最魚復之翹秀始得
盡友乃蜀人士至以文翁之化張叔歐陽子之得眉山漫
相比擬予甚有其慰自黔中歸養後蜀士來官豫章者或
以桂史行縣或爲守令視篆或爲司理讞獄而客賓陳元

璞以庚戌南宮高等來令虔之信豐予昔試士西川以元
璞器似連城明月爲西極寶猶曰操觚一日之知也比入
信豐往來白下舟泊江干必入謁信信宿宿然後去鑒其
神智聽其操議皆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纖纊治信半載柱
史顧公奬之比及一載餘柱史韓公薦之會吉州永新令
缺大中丞撫臺王公虔臺孟公議桃江禾川均屬巖邑禾
多盜而政夥桃地窄而政簡陳令以霜臺寵日之守秋風
掃葉之才易桃而禾更與地宜會疏 上無何冡宰選君
俱缺度疏未覆而元璞積俸已及三年明例旣不合調豐
民又不欲調乃奏滿牘予友人張君元侃爲桃江諭採士

論撮民謠帥其僚友朱君賢堯遣諸生張爲月曹惟峻李
之光等來乞言贈予聞之高以下基洪自纖起川廣自源
成人在始元璞之桃江乃其岷山濫觴令之綬乃其五扶今
日之初考乃其一簣而二桂史交荐之二中丞會荐之其
築基固矣其濬源深矣近之邀 主恩以貤封遠之備行
取而待選皆令甲所必致者夫經始獲其多福慮終取其
少禍闘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吾畏其陰不得不愼於陽
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吾悸其亂不得不惕於治予年
七十懸車入官四十餘年不知經多少焦熬至於今猶不
敢以毫自弃元璞能爲冉何而吾之齒不可以受康子之

幣膺議郎之授予郎老於博士困於河汾第令元璞能爲
張爲彭能爲房爲魏上翼　聖明下光門牆是風雷之益
地天之功師弟始終相與以有成也元璞勉矣

勅封華容縣令李泉石先生墓銘

吉州郡丞李公膺平由楚華容令遷丞吉二年所守法循
理赦過宥罪使人不淫其性不遷其德署安成署泉江扶
掇爲直壞險爲平而二邑治萬曆甲寅冬念尊人封華容
公沒有年卜十月塋泉山之陽而墓中石未有屬以屬予
章則函都昌令王公天策狀來乞銘按狀封公諱緐字世
英別號泉石出唐江王後避地漳泉閒華容公之祖徙居

德化英山數傳宗華宗華傳惠清俱隱德弗耀惠清拜高
年爵稱壽宰是爲華容公父壽宰公有丈夫子四仲爲華
容李氏故饒於訾至華容公纖嗇筋力穫其嬴利以末致
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坐是益饒下榻延賓容
禮儒紳與賢士大夫遊尤好行其德匡困貧無不恔施予
嘗自言曰有道者勸以教人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
以分人予不足於道與力而頗餘於財凡宗黨姻婭借車
者馳之借衣者被之借刀泉者損橐借米粟者傾囷而又
不規規子母不瑣瑣訾弃徐聽其償不償輒折券五鄉五
鄙待以舉火者數百家被其利而頌之曰俾冬作夏非竈

孰能俾夏作冬非井孰閑吾儕小人其倚李公爲井竈耶
嘗歲凶公閉倉平糴忞所欲取予弟謂公柰何不以時徵
利公愀然曰君子見不足忘貧故能施乃公知施耳何暇
計貧嘉靖末邑豪有借饑民內訌者以鈔畧旁附人人懵
誅之公公曰從賊死不從亦死等死耳毋若以義挈妻孥
辟賊賊怒燬公廬并其宗祠公竟爲他賊所得問之知爲
公曰夫夫井竈里人者義不殺公歸即議建宗祠曰君子
營宮室先營宗廟可使祖宗盻饗亡所乎郡丞長有聲費
序公遣之師王都昌公又命與今李大學士爲友公曰蚓
弱質而飲泉蟹壯容而寄穴吾兒師友得人亡患其異日

矣比郡丞謁選銓部令楚華容華容在楚爲劇邑而輸將
泄泄令多苦之公訓之曰撫字心勞追科政拙勞且拙何
憂於華容郡丞奉行唯謹三載考績敭馳封公如其官公
晚年膏肓泉石自號泉石主人人曰枕石則五岳爲卑漱
泉則百谷爲王公曰不然吾枕于泉將以濯纓吾漱于石
將以厲齒斯吾之所以爲泉石也可以知公志矣公沒後
幾二十年膺平始得吉壤以窆而予爲之銘銘曰泉石
以身爲膏雨而泉人卬之若黍苗卬陰君寔蔭之膏之使
能成嘉穀而免於大侵華容之令吉陽之丞即鶴子之淋
滲實泉石之璆琳窆君於茲理玉藏金我銘於墓石與泉

山而嶇嶔　衛平諱雲階　吉安府同知

北直隸郡縣釋名序

昔蘇秦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此天府也蘇代見燕王曰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重則無不重一燕耳秦以爲天府代以爲弱國何霄壤也顧周以封召公九百年而後亡遼金元卽夷狄疊以爲都遼二百餘年金百餘年元幾百年總之四百餘年豈北倚山險南壓區夏若坐堂皇俯視庭宇形勢雄偉其說然耶則所謂弱者非誠弱而所謂天府者亶其然矣我　國家遷都定鼎二百五十餘年予細數郡縣之名而釋之箕星既爲幽都分爲燕國其地慱大爽塏其人感慨悲歌一一如其郡縣名似無餘義矣說者謂山後諸州我大寧故地不宜輕以資虜榆林河套我圉猶舊土不宜久爲虜據此二說者沁入人心已久廣輿地復故土其議甚雄其害甚巨不可不一愼重也王伯厚作地理通釋而終之曰唐宣宗復河湟未幾中原多故旣得遺失熙寧以後取熙河取蘭會取湟鄯貪功生事之臣迷國殄民而甘涼瓜沙汔不爲王土周世宗取瀛莫二州而十四州終淪於異域藝祖出幽燕圖示趙普普以爲其難在守宜和姦臣與女眞夾攻得燕山雲中空城而故都禾黍中夏塗炭矣故予釋北直隸郡縣名竊取伯厚通釋之義以大寧河套爲戒而併之首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門人貴陽潘潤

貴陽張慎言

同里曾國珮

曾文饒

蕭堅球

蕭乾

姪　希雷

希天

大載校

序

曾太保公泉湖山房稿序

周禮太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掌治掌事無所與於文事唐虞之時大禹為司空平水土錫玄圭告厥成功今讀禹貢及山海經同九州宅四隩總其所以乖鼓之於一變成其所以變混之於一象何其文也故禹之名命曰文命伊尹為商冢宰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太甲今讀太甲三篇言成湯訓辭作典謨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奥何其文也故伊尹之書名曰伊訓由是言之冢宰豈專掌治司空豈專掌事哉予嘗讀易之賁與渙矣賁之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冢宰天官也未有明於天之道而闇於人之文也渙之彖曰風行水上渙天下之至文生焉司空水官也未有能順水之故而懿於水之文也非獨禹尹為然也即吾豫章宋歐文忠公周益公曾為吏部矣而六一集百五十卷平園集二百卷爛焉於宋　明毛東塘太保雷古和太傅曾為工部矣而太保奏疏太傅集與列卿年表諸書炳焉於　明則亦何嘗以掌治掌事之故蔽其為文也而未有兼此二官者兼吏工二官吾吉自曾見臺太保公始公嘉靖己未成進士為天官選郎坐

清流品參贊銓衡以予不能於柄臣歸歸而再起積官至大司空信可若於予工行進熙於帝載以不能於近寺歸歸而復起東山為南總憲十人喜君實重來　上倚希文獨至公以齒及懸輿屢疏乞仕歸歸而晉太保無幾何病卒嗣君比部請於　朝晉公三世如公官仍予公謚比部復裒集遺文刻之而屬予序之予記得往由閩藩長入燕侍公祠江上公目予曰予吉仕籍即甚寥落時而八座不虛行且屬君予謝不敢又曰予吉文風稍絀於昔振而起之竟當屬君予又謝不敢嗟乎予么麼惡足以當公卷卷而茲安敢以不腆辭則取公泉湖山房稿循環讀之半脫稿於里

空半虎稿於總宰司空之稿義理通洽典故淹𢾈辟之江
海以水深之故所浸者遠辟之膏澤以雨多之故所潤者
溥比象於易取諸渙總宰之稿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
燎乎如星辰之錯行白玉不雕寶珠不飾比象於易取諸
賁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
其負大翼也亦無力自文命伊訓以及吾豫章四賢皆以
厚積負大故蔚為文辭斟酌道德餙綴仁義上又國家下
庇蒼赤而太保一生兼此二官負此二大非其厚積如古
人仰宦涂五十年間未有不膠舟而控地者而惡能以不
朽之文聲施千百世耶予又嘗觀公之積矣始乎笄丱終

乎鮐背創乎夷原成乎喬嶽内取之父兄外取之師友昔
程大中與明道伊川父子兄弟自相師友曾氏自梅臺先
生正直忠厚陶鑄二子公與健齋大理鋤有蓬之心而樹
後凋之松栢鄉人比之河南程氏公昔師羅文恭公比歸
桐江鄒爾瞻羅公㳂亦巢於深林公晾之為琬圭琰圭引
之為析幹液角曰亡以毫而棄我又時時接引後輩惟恐
不及其所積之厚如此其負二大於當時而垂一代之制
作志足文遠豈無自哉

徐母楊太夫人六十壽序

古今成就其子之賢者不甚歸功於父而多歸功於母仲
尼將聖顏氏毓秀子輿亞聖孟母遷教夫非徵在之哲於
叔梁紇仉氏之賢於激公宜也文武姬姒之遇上之不如
姬家鎰野挽車之風下之不如龔桓不得不以身為母而
兼為父又不得徒為父而兼為師故禮極中閨義殊月室
徽獨孔孟二族即恭姜之栢孟光之案陶母之髮歐母之
荻胥昭婦則且擅母儀所從來矣辟之天地地豈能加於
天哉萬彙之生本於日至而禹貢所載白壤赤埴縣條漸
包不屬之天而屬之地坤元寔資生天不得擅也又辟之
日月月豈不借光日哉日不周西月出丹淵陽精不見陰
光代雄故曰日者寸也月者尺也寸者制萬物陰陽之短

長而紀度成數必歸之尺也故母有地道焉有月道焉夫
地即無成而代有終夫月卽闕其傳猶能開明於西有終
而開明故能成就其子之賢而今五雲徐令公楊太夫人
則合妻道母道地道月道而兼之者太夫人年未三十稱
未亡人遺三孤藐爾令公成進士高等出宰五雲孟季爾
翩有聲黌序蔚為國器太夫人以今年春仲壽躋六十予
交雖令公久知太夫人賢從容陰禮婉娩柔則操潔風霜
訓詁彤管為韵語二章介兒孫為壽惟兹令邑士大夫張
司寇劉太守等屬曾進士振峯劉孝廉淳庵予姪孫孝廉
彥等詣予山中載乞壽言竊惟婦失所天惟子是從彼歐

閑爽操者三月歌胡惟見飾新一朝辭漢曾微戀舊亡疵語矣卽端操有蹤幽閑有容表貞期於上德彰勁心於後凋不過自完趙璧振聲幽谷於夫家孫曾子胤㷀弃毫不能顧謂之禮宗貞婺則可謂之慈母聖善則未可揚太夫人之訓令公昆弟也庭誥之曰而父志賫未抒而母節晦未著立身揚名顯親於後世是在孺子和丸訓之斷機激之令公兄弟感而自相師友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華鄂相覆韡韡然盛而令公以癸丑果成進士里人曰使徐氏兄弟如侃如脩者母之力也比選得令萬安太夫人曰金陵五雲相距也只孺子筮仕吾將之而視其政吾聞五

雲闗地得地符漢八分書云地界兩川神秀所蟠更爲都邑萬民以安邑名以此顧安亦難言矣安之字從女從宀如吾女子無大故不許踰閾進士初服官如處子恐不可踰閾此安之本也安又訓靜訓寧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馬駭輿莫若靜庶人駭政莫若惠此安之實也孺子勉之令公奉行百凡稟於慈闈如拯荒療饑祈雨捄旱民安於閭兵安於營邑人曰使吾令公如卓如魯母之力也夫太夫人行地道而代有終故令公之政無俾犧虎之類傷殘生命無俾大力之徒驅逐微弱何其終也太夫人行月道而開明於西故令公之政如水之清令人勿涉如草之茂令人勿獵何其明也五雲萬人安令公安令公安太夫人心安祝令公百歲祝太夫人亦百歲鸞鸑鳳儀曷有涯涘令公鵬程萬里五雲乃是跬步異日者爲人中龍爲殿上虎爲商之霖爲趙之日太夫人之德齡由六十而上及於期頤太夫人之　貤封由霞鶚以上及於霞翟由三翟以上及於五翟皆令甲所必有者予又按徐之故矣徐孝嗣見脩仁曰此人中騏驥必能致千里後事梁積官尚書左丞徐孝穆母臧氏夢五色雲化爲鳳集左肩巳生孝穆沙門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由令公母子兄弟而觀徐母世不乏臧氏矣徐之子弟

亦世不乏脩仁孝穆矣於是五雲士大夫合而晉曰善哉子之祝徐太夫人也能繹吾邑之故而祝以安又能繹其家之故而祝以賢爰命史書之筴佐太夫人兕觥

符竹郭氏續譜序

予自歸養以來定省之暇纘排宗諜冠朝譜成告祖廟給族屬矣於是四族州處五雲者相謂曰分波共源百慮一致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吾五郭之在泰萬如五色不同采其爲采一如五聲不同韻其爲韻同冠朝譜矣四族謂何未幾下驛譜成未幾蘆溪譜成又未幾浣溪譜成予一一爲序之昭景雖異論本則同淄澠殊流同歸於

海四族譜系悉分自符竹符竹者四族之根也符竹之譜亦四族譜之鵠也予日夕趣之續譜甲寅嘉平襄陽照府烈率其子弟某某往過山中出譜乞序而慶元令際美又符竹枝派也自浙函書來亦以松關譜序相屬予謹不得辭則取其譜循環卒業之吾郭南徙始自中丞公瞿至樞密公嵩始徙符竹由符竹分徙者為冠朝下驛薦溪松關而寓符竹不徙者為前後二房樞密之像望之儼然樞密之墳其近也只若坊若斧為龍為光其古蹟故隆隆矣語人物在宋則有御史文政弟文魁同登元祐進士銀青光祿大夫文格學士仁遜功教統進士員外郎望隆典進士

桂陽令觀五雲訓導炳叔進士蒼梧令升桂林教授濱入

明以科貢顯者贈奉政大夫慶雲令鵬中憲大夫溥州太守冉忠[illegible]教諭[illegible]浙江慶元令際美臨江訓導際會丁酉舉人良以人才胄監掾史進者榮昌簿子霖[illegible]簿錦還[illegible]州判楷修武定府經歷良宰襄陽府照磨炤烈羽林衛經歷冉恩其獻故彬彬矣語譜系在宋二修一修於紹興一修於淳熙蒼梧令升為政入　明二修一修於正統一修於嘉靖義宰潼為政而蕭進士澗松先生為序先生故先母夫人王父也其文亦井井矣是足以譜矣襄陽慶元謂四族譜司馬公俱有誠詞以為耳孫藥石敬為符竹請予聞之先德樞密公由隱儀岡徙同匯符竹顏其居曰竹林人家勸志績學始躋樞密以符簡須書委子斐夷竹壤肇匯啓土此符竹所為名也樞密公何眷眷於竹乎予考山海經衡丘山南帝舜竹林在焉故虞舜苗裔散處江南若陳若胡在在而是戴凱之竹譜竹之種六十有一大者為舟為屋椽小者為簫為管為笛為矢為箭故曰篔簹白烏實中紺族濱滎幽渚繁宗隈曲萋倚丘陵薆逮重谷樞密公意謂吾子孫蕃碩當如此竹耳今泰萬五族食指不下萬人仕而食祿者若干人隱而素封者若干人紫花素筍似桂如松樞密公種竹意似少慰矣雖然東

南之美以會稽之竹名未必皆美也竹節間二尺堅勁中為矢未必皆勁也惡知無雉頭毵身變為蛇者乎惡知無削竹為鵠鵠成飛三日不下名為淫巧者乎予願符竹諸子姓寧為會稽箭毋為竹蛇寧為堅勁矢毋為竹鵠也令異日者稱符竹為淇園為嶰谷幸甚則切磋琢磨道學自脩之功容可一日不講乎嗟夫予午未得儁樞密公墓嗚嗚嗚三月丁酉長兒建與良同宴鹿鳴祖孫兄弟一氣相通如是而今五族子姓或秦越骨肉至挾富貴凌貧弱則樞密公在墓之靈豈願有此故因序符竹譜并以告二邑後樞密者豈獨為符竹訓哉豈獨為符竹訓哉

老子通解序

世之詆老子者莫悟其旨之盭也其譽老子者亦莫知其言之宗也譽老子者莫過於莊子即孔子猶龍一語亦出天道篇先秦有河上公注予疑其膺有韓非子注予惜其駁至漢嚴君平指歸始知其謂然俱以自然爲宗夫自然者有所自而然也吾儒不言也大學言自明自慊中庸言自得自成自道而不言然孟子言同然而不言自六經純矣不著自然字至佛氏遂破自然曰非自然非非自然而以自然爲戲論則自然者老氏之宗非三教之宗也非戠元統天之宗也予故曰譽老子者未知言之宗其詆老子

者自原道小仁義一語始甚至欲人其人火其書宋儒遂詆之爲權術詆之爲自私自利不知老子未嘗小仁義也上德篇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則上仁上義老子所深慕不可得者至所棄絶則蹩躠之仁踶跂之義老子原未小仁義也原未嘗以蹩躠爲仁踶跂爲義也則韓子誣老子也予故曰詆老子者莫知其言之盭夫自然非宗必有所以爲宗者上仁上義非小必有所以爲上者探其宗可以語上矣宗未易探上未易語故曰知道難也夫一老子也孔子龍之韓子火之予媿淺陋上不敢雷同孔子之龍下不敢耳食韓子之火輯諸家注作老氏通解二篇以俟後之作者採焉

吉州觀察使黃與桼先生生祠碑記

是非殊名真僞岐路其末流弊有似是而非是者而以似是廢是焉可有似真而非真者而以似真廢真焉可土能能立而不能行然而必有能行者矣蛇床似蘼蕪而不能芳然而必有能芳者矣故似是之物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真是之品一世之所共珍而千萬世所不能奪也今仕宦生祠思碑充斥街衢濫觴極矣褰歷而築之端晃而事之如蟹有匡如蟬有緌白骨疑象武夫疑玉鵂蟆疑鳳煙熏疑雲誰能家喻而户說之亦誰能豪别而

縷析之故貞特之士不樂有此二者惡其似也所居見德所去見思愛寄於棠敬著於梏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卽貞特之士未免爲杓之人崇其真也自有宇宙以來如庚桑之畏壘文翁之講堂朱仲卿之廬江召翁卿之南陽童漢文之須昌政化懷物民爲生立祠輒弦歌而薦之埜必能行之能必芳之蘼蕪豈得以似廢哉吾吉忠厚爲郡清議甚嚴諸大夫生祠之刱亦堇堇焉在郡邑間有之至於監司莅州者未之前聞而自擕李黃與桼觀察公今遷應天大京兆始公以桼知治吉三載遷粵西觀察使士民炎留之又二載始遷河南右丞遞遷京兆今去吉七載矣

民去愁歎就安妥士引縋壘附青雲謌謡舞蹈觴處成羣
乃相與醵錢建祠范金寫像童叟馮高而墮淚膢臘獻藻
以伸思蓋百年内創見也廬陵劉京兆扶生安成王璽卿
求我不輕然諾其爲公祠題語一則曰清貞自砥坦夷近
民意在休養生息行以温良幾易一則曰卿雲在望化雨
兩忘雖晋陟鼎鉉麟閣之圖畫可期乃瞻遡保釐鷺渚之
甘棠彌殷模擬黄公亦既克肖矣雖然猶未悉也予不敢
逊稽旁搜修談浮虎還珠之政恐涉於似而以予耳而目
者宜揚庇人調俗之跡畢寫其真吾吉歲有青原白鷺二
會問學如林公蠲鏹助費學風益振公語諸士爾郡先輩

以忠節理學冠　朝廷光簡冊天下慕之奚翅饑渴我以
是屬諸士不第品文藻取科名已也遠引以鼓其趣曲喻
以作其氣諸生咸掉尾而興南滇之思振翮而馳西崑之
想萬曆午酉二科得儁者不下四十餘人皆公平日所簡
拔者此劉公山虛已受物爲士人所附之風宜祠也予從
玉華花石入廬林梅林渡至止玉峽金川將攬閣皂玉笥
之勝峽孔道有題曰黄公路詢之土人梅林至玉峽驛路
險阻長轂短轂及轎及騾俱困于泥濘而郵卒常中于虎
口行者苦之公捐鏹爲倡脩葺芟夷徃來稱便路曰黄公
以此此衛子産鑿山通道刻亭置郵之政宜祠也予東遊

龍泉黄塘逆流而上至五雲大江之濱有亭曰見黍亭有
有給諫鄒爾瞻文言守營戍卒常豫以犯與貸富人子毋
錢公置鏹若干貯之守府名曰營本息少而貸焉戍卒戴
之建去思亭於營西曰見黍者志公號也此杜荆州繕兵
甲簡精銳之意宜祠也玉峽門人練綺中丞公子寧喬也
持中丞集來匄予序言黄公閔練氏忒微爲建祠宇立奉
祀即我吉州諸先哲如文信國周文忠祠廟一一糞除此
任長孫禮祠季禮聘請子陵之高致宜祠也女魃爲菑公
步禱甫行即降澍竟不蓋冒雨詣壇泥濘足弗顧比反而
戟門二旂已結龍首矣予自黔歸田猶及見之此于公天

立大雨歲孰之精誠宜祠也公吉州之政不盡是是其章
章較著明白真實者夫實事難形而虛言易窮言耕者衆
而執耒者寡非真耕也言戰者多而披甲者少非真戰也
予語公之政皆執耒披甲之實而非徒言耕言戰者庶幾
實録不爲諛辭公之尊人學士公與予同年文妙天下才
兼十人未及相而謝世大夫將昌天遺之子究學士之未
究其責在公公小試於吉州歷試於留都行且籠吞羣疑
之表使上下無猜是謂推堅致遠是謂致重濟深豈吉州
一片石能盡書乎祠在郡城鍾樓左足稱輿壇經始於某
年某月訖工於萬曆乙卯某月劉京兆鄒給諫爲倡縉紳

儒生義助而完之不煩里旅遂成烏壘京兆給諫令其子弟門人劉學成張如杰高薦卿曾大奇等介予兄延太陵孫昊謁予山中屬以碑辭謹摭實揭真書之豐碑以比於峴山之石

李學士巽軒先生七十序

語云不朽者至於三立以爲可無待於年無論於世夫猶之立也無年而立與年而立者殊未世而立與世而立者殊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罔極之間迅乎飄乎其閱幾何其植幾何明晦相推而日月逾邁歲歲相盪而天地彌陶此年而立者無年而立者隙光也川閱水而成川世閱人而爲

世此世而立諸未世而立者肆馬也夫爲甲者上旅下旅相續之數七屬六屬五屬故犀甲百年兕甲二百年合甲三百年屬愈多甲不堅也爲軸者一以爲燉二以爲久三以爲利故進與馬謀退與人謀終日馳騁不掉不契需不敝謀不周軸不固也老成人慮事甚周誰得傲之以不更析理甚玄誰得咄之以不知取精甚多誰得訾之以不修六韜三略在鈐璜載車後五千言在出關日魯鄒六籍七篇在退老洙泗與弟子商而成之彼項橐賈生董能與之論慧凡久近乎故年與世未可易也萬曆乙卯之夏得友人李太史本寧書不佞行年將七十久客不歸其中殆有難言者歸時尚欲過故鄉省墓并奉杖履予因之有感於李公之三立矣公年廿二取進士讀中祕書何其捷也至今七十年而猶局局爲藩司長何其鈍也而本寧之年可知已公父子兄弟俱成進士自尊人五華先生至今百餘年爲楚世臣何其茂也生長京山而眷眷文水之桑梓祖墓之松楸何其孝也而本寧之世又可知已年以積日世以積代而公之三立殊與他別公麗藻龍雕洪才河瀉萬曆間北地既謝弇州甫凋公隻立一時若昌黎之在貞元六一之在慶曆子瞻之在元祐宇內士得單辭片紙以爲鍾鼓笙簧乞言之屨滿於閾外公口含碧雞手握靈蛇一

一應之各滿所欲而去積七十年測之益深窮之益遠用之彌明宿之彌壯吐文萬牒以上足稱文塲武庫至於今猶未艾其言何可朽也公起家翰苑正當盛年極禮樂文章之選真言語侍從之臣登梱之偉績汗竹之奇勛可弱足須者惟去鳳孫騫賓鴻高蹈乍起乍歸或臬或藩郎以一參政幾二十年始遷一觀察然在秦中飭功令肅學政士爭自濯磨人稱關西夫子歷梁蜀秦吳越兩司下榻接諸侯客禮天下士真有吐哺餘風而人乃以此求多於公入仕五十年其功不大著於　朝署而澤竟沁入於甿萌誰得而議之當江陵公秉軸垂情江漢公本軼材最相欲

禮而正色法語以不能於左右扼之使外是時戊辰諸翰林外補者如趙蘭谿張新建習廬陵皆以直道去　國比江陵不祿諸公翩翩連茹彙復公廻翔潞泉如魚上竿如燎積薪亡幾微動頹而比今齒七十身挫憑乎道勝時屯寄於情泰如彼清波可挹可鏡又象冲室惟清惟淨諸公皆之帝所公歸如魯靈光獨存故曰刃犯難而鋍亡患以其託於後也夫龜之言久蓍之言耆龜千歲而靈蓍百年而神賢者之在世猶靈蓍神龜也計學問之日已盡年之半矣鋭意於道無貪進急仕之心及其仕也純特方正無反覆軫轉之術故遲取進難如此由是言之公之三立資

於學者半資於年與世者半學在我而年與世在天天之春公寧有涯哉雖然公匪獨楚材也亦匪獨豫章材也承天安陸　世皇帝龍飛　明之豐鎬也早麓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思齊之詩曰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三立如公豈非　世皇帝振起而作之醞釀而譽髦之者乎公俟之呂周畢召皆百歲以上遞相周家亦皆文王所作而譽髦者誰謂古今人不相及也

牛禁編序

人言讀書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讀　大明律例牛禁而後知　高皇帝之仁十年十世萬子孫慶澤無疆也

律曰凡私宰自己馬牛者杖一百駝驘驢杖八十若故殺他人馬牛者杖七十徒一年半駝驘驢杖一百蓋言牛以代耕引重馬以代步致遠駝驘驢又次之非羊彘埒也例曰凡宰殺耕牛并知情販賣者俱問罪枷號一月再犯累犯充軍若盜殺及貨賣者不問初犯再犯枷號發遣專重牛而馬駝驘驢不及矣夫殺牛之律例甚重而犯者如蝟有司之問殺牛甚多而引例獨少何也官欲食牛肉而禁人不殺不可得也官欲押牛判而問殺牛者戌亦不可得也予歷官四十年親見上司禁牛甚厲有司承令出示而炰炙如故既不旋踵誰謂天道亡報哉非獨如此而已予

聞烏斯藏國王大臣止食牛乳不食肉其國人亡病多壽如百四十五歲者比肩國王壽雖止四五年又出世長慧亡論年矣是天愛生并愛生牛者若楚滇苗人屠牛共朝夕每殺一牛卽以二角懸之戶一家妻數十角以示富食其肉而貨其皮以故貴筑皮器甲天下然不下十年征勦一番殺戮甚夥是天惡殺并惡殺牛者至於萬曆三十八年雲南順慶公文則尤異矣而閭市犯禁恬不爲怪有司懸示漫不加意語曰州縣符如霹靂得詔書但挂壁其牛禁之律之謂耶予乃類集古今牛戒牛報牛經共五卷首

大明律例會典次羣書牛戒又次生牛善報又次屠牛

惡報　又次大藏牛經名曰牛禁編嗟乎食牛不已而食牛胎食牛胎不已而食人胎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不謂人相食一至此也是食牛胎者爲之俑也吾願與士大夫共戒焉

枝幹釋序

王克論衡云學書者諱丙日謂倉頡以丙日亡也或疑黄帝始命大撓作甲子倉頡爲倉帝史皇氏在黄帝前豈得有丙寅予考徐整曆紀天皇氏制十干十二支之名以定歳之所在其歳紀以攝提爲首陳士元荒史伏羲氏因甲録合五緯建五氣消息禍福以爲之元命潛龍氏迎日推

筴相斗罡考甲子以命歳時干支配類乃作甲曆歳建甲寅日臨寅辰則枝幹之説不始於黄帝也特黄帝命大撓正甲子探五行之情而納以五音耳夫天地之數一也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無二數也乃天干爲十地支爲十二奚也嘗辟之樹木正出者爲今旁出者爲枝枝多於幹幹大於枝天盈於十而止地過於十而羸宜也又嘗辟之身肝木藏也史記注肝者幹也其體狀有枝幹也其葉七而爲數奇肢四肞也上二下二分爲四其指各十而爲數偶故天干十而地支十二也予又歴數古今甲子之元堯之元載甲辰堯癸未殂落而舜以甲申攝位舜

癸酉陟方而禹以甲戌受禪漢高帝以甲午入關我明高皇帝以甲辰爲吳王與堯元合豈聖神立極必以甲與卯又觀古今午未之交三代以下秦以甲午乙未亡莽以壬午癸未誅操以甲午乙未位諸侯王上而東漢亂晉以戊午己未亡宋以丙午丁未失汴元以丙午丁未亡而明高皇帝以戊申御宇豈亡國之主必以午未亂卯甲本天元其數昌午未正日月之交其數殀也予歸田多暇集枝幹釋首列古今支干統論次枝幹原始次甲子會紀次雜纂次詩話次姓名終焉即不敢謂正論衡丙寅之疑亦庶幾免三豕渡河之謬云

劉吉侯制秇小序

近士釋褐後人出時秇一筴付之剞氏如十八房有總刻有選刻有分刻何其重也通玄經曰我道有三寶以早取尊以儉取廣以退取先制秇者取尊取廣取先之物也惡得不重然揚芳飛采之後捐置者葬卯高文大集藏之名山大川緘之金匱石室未嘗一救制秇又何其輕也雖然豕零病之日有時爲帝比瘉還棄之芻狗未陳尸祝齋戒以將之比已陳取而爨之惡得不輕此世情也顧士有未取尊取廣取先而自創制義曰愛之重之人亦愛之重之意若曰吾將持此爲先資而惡得不以爲三寶亦有旣取

學取廣取先而已售制義曰愛之重之世亦愛之重之意
若曰吾以此爲先資而尚未實爲世用惡得遠比之雞豚
豕零比之芻狗此篇論也吾取焉吾友劉吉侯在諸生中
研磨舉子業如鑽木求火穿地求水如是其磨其文光豔
玄洞足以奪日鑑而代月光同門諸生取其爲吾所鑑賞
者刻之而問於予予曰吉侯以忠信爲質以仁義爲廬茲
其先資語今日刻而示之人令其語不可欺他日售而守
之巳令其塞不可變皆道也非所以沽奇而炫采也進之
合刻於十八可與高文大集並存於名山大川亦可是在
吉侯勉之而已

玉峽令黄不蝶制義小序

東粤黄生不蝶授玉峽令校玉峽諸生因出所爲制義刻
之或問郭子曰黄玉峽而玉峽矣而刻制義奚也制義而
售也士信之脫未售誰其信之郭子曰是以成敗論也子
不見子美太白浩然乎唐以詩選士三子未售而今選唐
詩者首三子是三子失於唐而得於千年後師曠謂鍾之
不調後世必有知音也或曰詩亡古今一也制義始於宋
盛於我　明乞雨之土龍雨則毀之祭祀之芻狗罷則爨
之卽售者不久傳矧未售者郭子曰不然夫人精神必有
所憑結故其愛尚必有所獨摯售不售傳不傳非所論也

殷人貴髀周人貴肩醫家帝豕零沙氣主短狐稽生好鍛
王生愛鵞惟其所貴貴之惟其所好好之能遍悉物情乎
予聞玉峽爲孝廉結精制義浸假而漸化右臂乃習左臂
學書以代草真若予祀之爲雞爲彈德有所長形有所忘
天選其形而以堅白鳴是玉峽所爲刻制義意也莊生樂
惠子予且爲玉峽序得徹未解縣解耶雖然使玉峽得爲
惠子鳴亦可以止矣

贈僉憲吳澈如先生還毗陵序

宇宙功用之大至天地極矣作人得如堯舜亦可以止矣
八又
然天地有憾堯舜有病天能覆人憾其不能載也地能載

人憾其不能覆也堯舜能施而病其不能傳也能濟而病
其不能衆也能安人而病其不能安百姓也故曰天地無
全而聖人不能也雖然天地憾矣必有以釋其憾者責在
聖人堯舜病矣必有以紓其病者其責又在天地何以明
其說也九年之水七年之旱此天與地交憾而堯舜與湯
交病也顧九年水矣不水於九年外七年旱矣不旱於七
年外此天地之仁自釋其憾者而因以紓聖人之病堯舜
一民溺曰我溺之也一民饑曰我饑之也湯以六事自責
而曰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堯舜湯
之仁自紓其病者而因以釋兩儀之憾易有之天地設位

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言天與地並敎而非聖人
不成其能人與鬼交謀而後百姓始與其能斯言至矣豈
惟徃逖即近事亦爾豫章故瘠土民自食其力猶足自保
萬曆甲寅之夏米直忽翔室如懸罄魚游鬲沸燕巢飛幕
居者莫必其生命而戕奪飈起風波潛駭行者怵惕於長
衢湖西巡道僉憲吳公莅吉軫焚如之憂下寛大之書既
多方以誘米舶之鱗集又嚴令以禁爭民之蠭午已乃捐
俸百金爲倡下令勸借其略曰尸封范甑之塵家餜荊臺
之玉不佞哀塵撫字目睹仳離瘨瘝奚翅切身臨殘每欲
廢箸平糴則小惠未沾徒[illegible]道圖請賑則孤忠空抱難徹

宸聰讀之令人涕[illegible]又曰所望於縉紳賢豪各分高廩之
積用活涸轍之貧厥百里頃趨於雍和而十千可俟於秋
穫於是三郡士民聞之精迎誠致不言而動或傾囷而助
或減藏以施辟之磁石雖不作意諸所有鐵來附於我其
誠感也於是尊大人司寇公聞之遣尊僎輦白粲六百斛
出自吳興至止湖西且詔僉憲曰湖西吾舊氓也吾去湖
西無久火在斗中而[illegible]吾惡乎忘之輕塵足嶽微露
增海而無塵之露之厥幾有[illegible]義而爲嶽海者比米入竟
百姓懽呼載道泣溯如雨未釜而飽未筋而馨矣予觀周
禮荒政以十二聚萬民凡散利薄征緩刑去幾眚禮殺哀

之類亡不備讀三代以下史循良傳凡捄乏振滯寛疾安
富闕滯漁族墳墓之類亦亡不備而未聞蠲屋粟載誧米
歷五湖之波濤賙萬民之囏阨如此舉者公父子之心猶
病猶憾之心也陽以補民萌之不足而自紓其病陰以輔
造化之不仁而并釋其憾故菑而不害饑而不慝比乙卯
之夏米直稍平而女魃爲殃無陰以甦民嗷嗷洊饑如故
乃吉水廬陵泰和萬安龍泉之間山谷烟籠霧起突出土
粉如麫如薇饑民纍纍掘山鑿嶮負載以歸日不下數千
人予取而賑之色有赤者白者酷似赤白石脂因細讀本
草經石脂味澁固腸食之不饑赤者入丙白者入庚然須

烈火煅之清水淘之乃可食予以此法教人君用米粉佐
以土粉和爲丸餈爲羹食之亡恙間有調和不均饑飽失
時而仆者予解之曰民日食五穀豈無傷生而可病穀乎
於是九同貧民賴以完活甚衆夫華陰西山之土可以雪
千莫未可以共朝夕煮石飱瓊之士可以養神靈不可以
實枵餒天遺佳粉民取充虛此實公精誠格天化慘爲舒
而亦天心憐民蒸沙成飯予故曰紓聖人之病在天[illegible]也
二歲之間數厄九六民呼庚癸公竭誠盡瘁賑民如子民
亦吟巷懷荆賑公如父相屬爲生相依爲命而公念司寇
公春秋高上書乞侍養士民攀轍交留公曰爾輩念我爲

父我豈無父身爲人父而不父其父不可竟去之公之去會吉州刺史汪公至與臨江袁州二郡大夫及三郡邑大夫謀所以贈公而屬言予章予乃掇公二年治湖西政之巨者無如救荒而備論之若青原白鷺之會公日與士大夫斠切性命與二三子評騭舉業至平繇役以蘇民頼覈忠佞而洗吏蠹刻城書利器解而固金湯晰三郡之利患作百年之保障載在巡西要約不具論

龍山雙塔碑記

泰和自唐宋以來或爲州或爲邑濵江築城城西爲智林寺寺故有塔名小塔城東爲地藏寺寺故有塔名大塔邑

署跨二塔中大江從章貢來水建瓴東下堪輿家謂地藏一塔未足鄣也乃於儒學左建普覺寺又謂普覺一梵未足鄣也復於普覺左建快閣寺庶幾墉垣厚矣有宋及元人文代著入　明益昌熾拜相四人尚書六人右都一人亞卿十人公孫得謚六人鼎甲十人解元會元十人鄉中式六百有奇會中式一百八十有奇庶幾盛矣俗故重楊曾家言嘉靖中漸鄙薄之地藏智林普覺快閣爲邑巨鄣者盡夷爲民屋止存二塔骨立市衢而科第晨星減於昔賢萬曆丙申邑令張侯從士民議東流太迅五里外龍頭山宜塔營工於冬十月合尖於丁酉冬十有一月共費金九百有奇費穀三百斛有奇主議者楊文貞公孫冏卿義叔督工則王文端公孫貢生渙也是爲龍頭内塔已士民再議内塔偏於岸脅亡足砥江流癸卯冬邑令金侯始議築外塔砌級四費六百金有奇邑令徐侯繼築或尼之未竣辛亥冬邑令濮侯至遂竟其工合尖於壬子十月并造公廨置僧田費四百三十金有奇外塔先後共費金一千四十兩有奇始議者楊冏卿義叔龍少叅君楊中輟後會予黔歸佐濮侯未議督工則劉主簿似龍鄢典史從龍也是爲龍頭外塔二塔既築如龍角雙起嵯峨江裔嵾差山椒脩竹蓊薆如龍有翼欲舞欲飛真白下奇觀而未有記

萬曆乙卯夏六月旱邑令王侯會予塔前議禱雨并議貯常平穀觴予於外塔竹亭萬里亡雲青天若洗烈日正中南薰飈起予與王侯直躡其巔徘徊四瞰則三顧矗其南紫瑶聳其東武姥蟠其西玉華亘其北而龍洲魚壩螺湖秀溪錯落於城郊遂與大皐白口高城環拱於溪潭侯曰兹徵獨二塔之嚴突活似大小二孤璧立鄱湖即四面峰巒亦何忝山陰道上令人應接不暇命曰龍山雙塔揖而請曰紀叙顛末點綴景物當屬先生謹甕貞珉以俟予曰敬諾日暮別去別三日四郊雲合甘霖如注四竟歡呼侯乃馳吏來趣記曰不佞徯塔記猶前日塔下之徯旱霖也

于追惟塔名起於阿育第梵漢翻譯地異名殊梵名塔曰支提翻爲滅惡生善處梵又曰斗藪波此云護讚若人讚歎擁護者梵又曰窣堵波此云廟廟者貌也而安塔意亦有三一表人勝二令他信三爲報恩然未有藉爲風水計者風水文筆之說起於楊曾然與釋氏讚護人勝意亦相通于行宇內凡有雙塔處其應如嚮　京師雙塔在西酉城文物如繡軨軒如羽泉州郡城雙塔在開元温陵科第雄視八閩南充江外雙塔如卓筆陳文莊父子兩世入相即于泰城闉雙塔五里三玉拜相掌銓則今日龍頭雙塔又豈無應之者乎四侯築塔之功已著徃蹟今日興起斯

文是在我侯澹臺子入豫章豫章人始知仲尼之學王新建伯撫江右江右人始信良知之教侯寧必多讓古人哉張侯諱應春寧國涇縣人萬曆壬辰進士歷官吉安府知府永任金侯諱明時湖州德清縣人萬曆戊戌進士入爲御史徐侯諱應登紹興餘姚縣人萬曆辛丑進士今爲御史濮侯諱中玉廬州舒城縣人萬曆丁未進士行取今爲[illegible]王侯諱元瑞松江靑浦縣人萬曆癸丑進士兩塔之貲郡縣捐俸若干士民助金若干載之碑陰例得備書

贈虔郡侯楊鵬遥先生入　覲序

國制省直各置巡撫兩直隷與晉秦宣大九邊地逖遼近亡定員江以南稱中土每省止一撫臣惟楚與豫章二省設二撫楚一在武昌一設於鄖豫章一在南昌一設於虔鄖陽贛州二郡遂爲重鎭二郡守亦遂爲重臣主爵者必才誠合始畀之故虔多賢守考之虔志淸獻典州三川之琴有韻濂溪行部五嶺之獄亡冤其後李大有拒金而淮甸騰謠文信國拒元而豪傑響應則在宋已然矣東坡文山有言豈弟十萬家之春意精神三百里之湖光又曰山爲翠浪湧水作玉虹流豈其山川爽塏德星斯聚耶萬曆甲寅虔守臣缺銓部推淸漳楊公鵬遥徃是時虔臺孟公

連洙豫臺王公大蒙臨於上楊公以慱大淸貞佐之帷幄盡其謨謀方面宣其庸績乃乙卯之秋例當入　覲同官郡丞艾公念槐別駕李公念夔寧一司理宋公長脩函書屬言爲公贈于惟諸侯三年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太守之職吏僕未易數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統百官均萬民然未明言爲職小宰以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二曰教職三曰禮職四曰政職五曰刑職六曰事職宰夫辨八職一曰正二曰師三曰司四曰旅五曰府六曰史七曰胥八曰徒諸侯之職盡是矣在諸侯朝天子曰述職在銓部斃羣吏曰大計或曰大察周官以六計弊羣

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四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三歲則大計羣吏而誅賞之諸侯之賢否盡是矣述者述此計者計此此朝覲之大綱也楊公起家名進士由南計部郎遷遷虔守吾吉距虔其近也只虔之田租半屬吉氓公一政施一令布吉氓亡不孰於耳而澤下尺雨隨車吉氓又亡不沁於饑予家族被之甚早而聞之甚速大都公嚴於堂皇胥徒而寬於市廛闤井法必行於雀鼠狡兎而不盡法於兩關之舟楫貨賄施及於會昌之橋梁濟川利涉而不以爲僑之輿察及於戍田之隱漏徵稅帮運而不以爲淵之魚嘉石之立浹於徭園新樵之歌

徹於虎城葢所謂六職八職者既咸庇所謂六廉者亡或渝玆行也攷乃法待乃事登卓異之宴下車葢之敓拜公卿之爵來淑人君子之褒賜山海河渠之書如潁川渤海故事皆令甲所必畀者而予欲有所效於公如張相之於仲卿曹生之於少卿可乎夫君猶天也臣猶地也地明其理爲萬物毋臣明其職爲一國宰毋不信則拔其根宰不忠則危其主主危根拔將焉用臣君猶日也臣猶月也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而遡於日日正於天月闕其傳闕其傳則損氣爲人臣子盡其心之所存忘其力之所及與吾職者吾述之以明體而朝宗不與吾職者吾亦述之不嫌於越俎而代庖太宰之計不計非所論也此則不佞所爲公張曹也無令戀主之心獨在犬馬傾日之忱偏栽葵藿令趙周李文爲一人是在公而已

誥封徐母潘宜人墓志銘

萬曆丁亥予督學巴蜀是時檇李徐君學周守嘉定州予校士暇嘉定携其子今光祿卿必達來謁以所擕時秇爲質予讀而嘆賞之曰此石麒麟也庚寅予遷豫知督兩浙賦入檇李嘉定携光祿謁予餘皇復讀其秇氣偉而采奇心奢而義約予曰脱穎可竢足須者明年辛卯舉於鄉壬辰舉進士今太湖乙未丁母潘宜人憂戊戌起復補官長

安會予以閩藩長入計光祿持狀來匄母宜人墓銘予諾之己亥予撫黔征播崎嶇蘭錡間十餘年已酉歸養兩挂苴絰不言不對光祿復令其從弟會昌尉一正以書來趣銘予喟然曰予負諾十有八年光祿不予遲予齒七十有三光祿不予耄豈以銘宜人必予待耶予義不敢辭輒取光祿狀循環讀之按狀宜人姓潘氏父南溪居士母鮑晚免宜人賢其子之才求壻之可與齊者是時嘉定甫髫受書外傅於潘居士聞書聲曰是琅琅者誰氏子耶聲生於日律生於辰聲以情質律以和聲其黃鍾大呂之器耶已司之爲嘉定居士曰是將亢徐氏耶會徐翁擇婦來述媒

者曰佳卜者曰祥遂委禽焉宜人爲處女端莊有令儀即
役女御不妄言咲織紅縫事亡不精良既嬪嘉定丞酳之
夕南徐不戒煬火燭天孰將及徐翁帥子姓徐母挈新婦
邐拜祈天俄風反亡恙里人誰曰前徐然後徐完新婦賢
實出天徐中外翕然卜宜人福宜人順於尊章當於夫和
於室人聽教於公宮祖廟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守委積蓋
藏共好羞共庶羞共膳羞以及脯修刑膴徐中外又翕然
稱宜人賢徐母秉家頗嚴獨憐愛少子少婦宜人爲冢婦
即割亨煎和諸鄙瑣亡不以身倡女奴而不敢以勞先後
初未聘宜人時潘翁潘母以責誄徐息甚急徐母至捐奩

田以償坐是不能無少生得失講婚後漸釋前郤而徐母
終不能亡望宜人知之事姑極慈極塵自牧極卑下比潘
翁捐館潘母就養宜人兩母脇附佰然念已事宜人朝夕
兩母側若溫也則不能凉若凉也則不能溫若宮也則不
能商若商也則不能宮委曲調之令溫凉如一宮商相應
真人間未有之事人間未有之苦狀言諒哉宜人佐嘉定
遊學時時脫簪珥付質庫嘉靖甲子嘉定兄弟同舉比守
嘉定宜人隨入蜀嘉定以採木出入瘴鄉宜人持署鑰如
戢門閭堂皇簠楚聲諫曰何求不得而爲此耶嘉定聞而
省刑坐嘉石者宥立肺石者罪於其長三年奏最誥贈徐
翁大夫封母泉宜人爲宜人比嘉定喬陟郡丞致其佳歸
及光祿令太湖挈婦恩請母訓宜人曰以而父治嘉定者
治太湖即爲孝子以吾佐而翁守嘉定者令太湖即爲賢
婦愼勿以母爲念乙未某月宜人疾革諸兒女環泣請後
事宜人曰汝父在吾何言寄語太湖兒以淸白光老人太
湖婦以機杼爲常官餼不足恃壽孫勉令讀父書母作俗
兒態語訖而卒宜人生某年某月沒萬曆乙未某月得年
■十以夫貴封宜人子若干人子婦若干人孫男若干人
孫女若干人塟在某山某向嗟乎予之銘宜人也不于太
湖請銘之日而于光祿養重之年何其遲也然光祿筮仕

太湖淸白亡垢猶如初月及爲考功辨白忠佞猶如朗月
比遷光祿不畏强禦以佐　國家猶如滿月宜人即未見
光祿朗月滿月之輝而予猶得以光祿旣朗旣滿之跡書
之石以置諸墓則宜人亦可以含咲地下又何恨死之日
未見太湖兒也予是以銘　銘曰身爲冢婦而蒸後先妯
娌之勞側於二母而調溫凉宮商之交相夫一麾而澤之
流也如脂如膏試子兩邑而才之鉅也可益可陶爲女士
之壺范作内則之前茔某山之陽蔚焉崢嶸麟遊鳳舞將
翔將翶我銘於玆百千萬年其永亡飄搖

贈雩侯阮一我別駕雷陽序

雩陽阮侯治雩幾五稔政平人和銓部序遷別駕得東粤之雷陽士民依依不忍別學博彭君向君介諸生李子輝陽黎儀丘子燧一王子贊一等謁予山中乞言爲贈予祖父受廛於雩雩固隣封猶封也侯卽隣父猶父也義不得辭追惟侯初至雩時氏爲善刻太上感應篇問序於予予知侯政純任德矣嗣杜史韓公薦侯有寒潭清影煖玉含煙之褒計部李公薦侯有不博虛聲專脩實政之稱茲遷也胡爲乎別駕又胡爲乎雷陽昔人有言到海十里過山萬重語雷之險也天涯有驛海角有亭語雷之遠也此以貯遷客則可奈何畀侯予反復惟之長安距雷誠若天末

雲中然蒼梧鬱林距雷也只猶之維桑也虔南度庾嶺不中月可入雷竟猶之比隣也侯家在蒼梧官於虔南脂車策馬無行路難之苦慈親在闈無望白雲之歎是銓部近侯意也別駕卽序遷然冠萊公曾爲此州參軍蘇子由曾爲化州別駕是銓部賢侯意也既近之矣賢之矣而可以險遠論耶雖然寇蘇二公猶左遷也以予么麽論守潮五年撫黔十年當　明盛時非寇蘇之遷矣顧韓昌黎赴潮作路傍堠詩曰千以高山遮萬以遠水隔今潮卽文物山水如故予五祇潮陽猶得擢督蜀學去貴陽之諺曰天亡三日晴地亡三尺平又曰寧吃苦黃栢莫作貴州客予十載黔陽名曰建牙實則投荒終荷　主恩令入玉關歸子舍予煎熬山海首尾十有五年予不敢負　國國亦不負予而侯寧必以雷爲險遠耶此猶同在中國疆域也蘇子卿牧羝海上十九年歸而圖形麟閣洪忠宣留五國城十五年歸復謫雷而二子遁跡公孤雷卽惡睩海上五國城霄壤而侯寧必以爲險遠耶侯行矣天投之藉將畀之易天與人以大不堪將玉之成授以克堪玄陰之後自有孟春月闢其博開明於西道則然也予又聞楩楠鬱蹙以成縟錦蚌蛤結痾以銜明月夫士亦有鬱痾焉其鬱也乃所以爲錦也其痾也乃所以爲珠也侯便還蒼梧蒼梧多楩

楠路道合浦合浦產明月試問二君何如異日者棟明堂照千里然後知予言之非諛也

贈邑侯王心岫先生入　覲序

大令之難非動之溶之解心釋神若甚醉若辱若不足處民萌中齊乎民萌處君子中齊乎君子而妄希封內無訟之化也又非從室視庭從尺度只晝見星於天夜見魚於淵察察焉博神明之譽窺聖人之林也又非徒甑生塵釜生魚留壽春之犢齋浚儀之馬還合浦之珠以淸白貽子孫而令民自肥自瘠也蓋孔子曰才難斤斤九人班史傳循吏兩漢六人周八百年而得九漢三百年而得六可不

尉難乎于不使周旋郡邑留滯落撫以及歸養且四十年
郡邑令之才有三難一應卒一設備一慮遠而必本之關
雎麟趾之意齊之簪樹槿花之觀而後爲真才語曰以日
治者王以夜治者強以宿治者削雖有賁育不及持刺雖
有鬼谷不及造次事勢變故遽然而起經理穩妥猶如平
時此應變之才也而実爲難良醫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
聖人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邑里水旱賊盜相因而生禦
盜待爲上禽爲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令暴客無所施其
暴而吾亦不受暴客之暴此聖人之妙用而設備之良方
也故豫爲難令𩇕邑署如遽廬民𩇕令如過客車騎一駕

餘皇甫離誰復折州相念然有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
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也者積今日之有餘補後日
之不足也此必世之仁善後之才而遠爲難此三難者即
周九人漢六人所爲承宣化道於朝署布厝撫循於閭里
不過如此而今泰和令君王侯庶幾咸之侯以癸丑冬莅
泰明年甲寅泰穀直甚平一金可十斛夏四月中忽爾暴
溯一金二斛亡之可市侯曰肉暴長曰腫泉暴出曰涌酒
暴熟者易酸醢暴酸者易臟此變也撁之椐之開社倉振
之不足復倒廩備倉分振城鄉又不足勸借富民及鄉士
大家比饑民弄擁城衛侯乃設四大粥廠而手施之又分

貳倉穀蕩小艇載入窮鄉曰吾以飯夫病者瘍者絕江黃
而向隅泣也以故米價暴踊民色不菜道句不殣侯微
獨捄荒且能應卒故曰智貴卒騐捷矢疾以速爲奇也吉
在豫章本文物區絕不聞羽書廿年以來龍界於郴新隣
於茶二州之橫行者徑踰者舟車聲互二邑之猾爲之宿
息井樹而鄉先家亡不受其殘侯至曰是不可釀城則司
閉市柵而警宿擴野則脩保甲法而涂有柴池溪有邏遊
猶不嚴野則條狼脩闍二氏不肅也乃城郊詔夜士夜禁
設邦汋邦諜而嚴待之寅卯二春隣邑之盜有震于城而
橋于野者有𨽻于衞而犇于士者吾泰實安而梡梡上城

不守積野不守圍則侯備之吉也秋八月侯自簾歸例應
入　覲儆裝戒行自惟曰寅之凶于拯而活卯之旱于禱
而雨設明夏稃饑于敢諉非已饑乃申常平義穀之議其
略曰糧戶以糧一石出穀二斛備糶本不爲多況饑戶以
金二錢易穀二斛亦不爲厲誠貧富兩利之法鄉紳搣勸
借之書民戶亡僉富之役小民沾平糶之惠官司免捄饑
之苦亦上下均益之政具詳道郡立爲令丙約計常平社
倉預備三穀可得六萬六千斛有奇民亡慮饑矣嗟乎壺
菌厚席雖躐不懼畜水備火終免湛魚其侯遠慮乎侯坐
堂皇亡疾言遽色[illegible]以當而當非以當不當其訊兩造而

剃不吹毛求小疵不洗垢察難知而元兇大壬無所逃其誅接鄉紳以禮待士以恩保小民如赤子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則其意關雎麟趾亡不仁也其見騶樹槿花亡不平也所以易三難而造於九六之域者由此所以慰孔子之歎備班史之書者亦由此侯且行同官丞簿尉曹君許君陳君學博嚴君紀君劉君相率請予乞言爲贈予惟覲以見君凡臣見君必有贄贄者質也致已質誠也侯之三難正以表已之質誠也覲以待計周官少宰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侯之三難正六廉中所謂善能敬正法辨也　天子受侯之贄而悅其誠大宰上部之薦而

最其考在今日可卓可嚮在異日爲公爲輔亡足異者雖然庚桑子偏得老聃之道北居畏壘之山居三年畏壘大穰鳳之類曰鸑鷟五彩之文三歲始備侯覲竣還泰正當三年之期予卽老猶得食侯之穰覩侯之文類爲有成之篇附侯赴召獻之　天子冀天子知吾泰前饑而後穰者以王侯也

南溪大魁堂助祭田記

南溪曾氏大魁堂始自退庵府君分爲三枝其以才顯者爲狀元南洲學士爲會魁連城柱史爲寧國府同知公鐸爲州守公肅溫爲縣尹公　瑞爲孝廉應宿而以女顯者爲先王母夫人嬪于先王父贈尚書雲塘府君實生先尚書以及子章席之先蘊簞樽之上玄尊俎之先生魚豆之先禮義語本也人本於父母而先祖者父之本外家者母之本也世之崇先祖忽外家者辟之尊天卑地重父輕母背源之水必不能揚長流以東漸傷根之華必不能稽輝藻於冰霜亡本故也南溪大魁堂退庵府君祀典本隆至柱史君益廓大之章今爲退庵府君置租十石少助好羞之需爲外祖貢軒府君置租十石爲祔食一席之貲其田租付本堂子弟輪收共祭爲舜音府君一忌貢軒外祖夫婦二忌置租二十石爲忌祭之貲其田租付尚珣專叔共祭

二項田賦載於曾田契收於郭互質不得私市也堂之租珣不得以親故干之忌之租他子弟亦不得以堂租混之忌租稍羸餘留珣讀書燈油是章所爲報先王母夫人而厚於珣也珣故孝廉子貢軒孫也先王母夫人則貢軒女而孝廉姑母也章嘗讀陶淵明書外祖孟公嘉傳蘇子瞻書外祖程公仁覇遺事朱文公書外祖祝公確遺事未嘗不嗟嘆三公厚於外家然猶曰母之父也季康子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則遠矣溫造曰臣五世外祖李靖則又遠矣子章於退庵舜音貢軒三祖又惡敢以遠自處其薄耶先妣蕭夫人卒方二十二歲章甫一　歲蕭夫人手抱章踸

付曾夫人曰是兒足充於郭惟姑善護之曾夫人顧我復
我至十歲章出就外傅始離寢所則以嘗教學士泥金報
書手授章曰汝當臨以爲楷志以爲鵠章頓首受之不敢
志比孝廉長始以還之若赤刀天球相授受也曾夫人雖
云夫母亡昇我母感念於斯流涕書之以示兩家子姓云

贈廬陵明明府虞縣先生奏績　貤封序

夫君與親非類然二人也孝與忠亦非岐然兩物也能爲
人子可以爲人臣能爲人臣可以爲人子能孝可移爲忠
能忠可移爲孝辟之日月然日以昱乎晝而不知夜月以
昱乎夜而不知晝顧晝乃所以爲夜而夜乃所以爲晝也

又辟之出內然季春大出季秋大內顧出乃所以爲內而
內乃所以爲出也蓋理之相須而物之可移者故孝者所
以事親傳曰以事君求忠臣求於忠可傳曰求忠臣必於
孝子之門以此顧孝子之事親爲陟岵循陔之眷慕已乎
爲扇牀溫席之定省已乎爲六膳百羞五齊三酒之共奉
已乎而大孝必曰得名夫浮名身外物何與吾親則孝與
忠不朽之物也孝經所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
母孝之終也而名未易成下資於百姓上資於朝家何以
明其說也魯哀公問孔子曰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
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
君子也是謂成其親之名　漢高帝詔曰賢士大夫有肯從
我遊者吾能尊顯之夫尊　顯非徒榮其身已也河如帶山
若礪則父母子孫之謂也由是言之名非百姓之口不集
非朝家之詔不顯蓋合上下而兼成之者今　制薦紳以
進士高等爲榮出佐郡令邑三載最得貤封父母亦必三
年內與兩臺薦剡乃可否勿給居今之世欲成顯揚之孝
不下資百姓則敘薦不上資　主上則靳詔不忠則不孝
不能爲人臣則不能爲人子可岐君親忠孝而二之耶廬
陵明虞縣明府與從弟陸海君並成庚戌進士稱西蜀二
明侯初令玉峽朞月最兩臺奏調賢廬陵杜史韓公復

命薦侯冠江右七十七令三載最考績　天子嘉之詔封
父如侯官封母孺人二尊人迎養在吉侯以入　覲便送
至荆還蜀侯由荆入燕於是同官同鄉諸公仕吉虔者吉
州司李沈公泰和王侯萬安徐侯吉水溫侯永豐秦侯永
新周侯龍泉王侯寧都顧侯永寧劉侯以賀言見屬予惟
父者子之天也天子者父之天也世未有無天而生者亦
未有無天子而榮者明侯兩宰劇邑婁抹荒旱導王者之
澤以泉於下求庶人之瘼以聞於上荆玉不及瑜其溫南
金不能方其利玉峽之政具予德政之石螺川之政詳兩
臺尉薦之疏而尊嚴庭訓　親授於署真資於事父以事

君入廬甫碁即毓麟郎廬入街謠以爲棘荒䘏灾之報旣及三年芝泥錫命　天子有嗣恭思武之褒又似因忠以成孝酬　君父之恩植忠孝之名亦旣茂矣而予更欲畢其愚予昔督學於蜀侯之父兄戚友於予有一日之長侯入臨吉以其餘波及我西昌又不勝隣燭之光侯行矣計後且春仲資俸在四春秋外無復載入湖西例得拜諫議或主書柱下而予請以孝經進經曰天子有爭臣不失其天下故當不義子不可不爭於父臣不可不爭於君此諫議之職也柱史得奉　天子威靈巡方導民即不盡在諫爭亦不出於孝弟經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

善於悌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悌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以天子諸侯之所必有者錯諸天下無所不洽此柱史之職也諫議主爭而戒於瘠柱史主教而薄於政是予所卷卷於侯也异日者侯名日揚父母日顯三命九命　天子不惜以酬侯今日之貤特百仞之初步耳

贈永豐泰明府亭山先生入　覲便省序

豫章有二永豐湖之東爲廣永豐湖之西爲吉永豐西豐故忠義文章之區也自宋歐陽文忠公始入　明有羅文毅鍾忠愍兩公册埒載筆紫極牽裾牖中捉摸童孺了了豐蓋吾吉望國也銓部選豐令必曰國有大賢當得賢者裡而治之以予所睹記如泰州凌海樓中丞錫山胡澹菴柱史至止於斯兢兢以崇節右文爲綱萬曆甲寅泰侯亭山以癸丑名進士來令侯與胡侯同桑梓其成進士之年與凌中丞同豈德星之聚六十年始一周耶何券合也泰故錫巨姓侯與予同年道明中丞爲從兄弟侯至豐過予山中予曰歐羅鍾三公歷世稍久胤祚未熾饘餬莫給俎豆多鈌惟侯留意侯曰六一公祠糞除將竣文毅忠愍當次第圖之未幾予族子詵泉通家子弟程君于漢張君用光吳君元卿聶君則之往來三顧雙龍問予問侯政對曰侯操茹冰蘗志薄鷹鸇微獨六一羅鍾之後爰哀弱植俯

降深仁苟一物未登其所一夫不遂其懷亦旁搖惻惻計轉危膓而嘘懦氣寅卯荐饑庚癸頻呼侯以手援溝壑以身禱蒼穹始獲甘霖活道殣至嚴約保伍禁止牛盜以防姦施藥上池給糧圜土以郵困損月俸以課青衿橋平政以利朝涉循良之政鑿鑿可紀第太夫人春秋高年且八旬侯匪莪之念殷於蓼蕭鴻鴈之澤奪於循陔陳情之牘婁上道郡道郡大夫止之曰誰能無父而　覲伊邇外以覲君内以省親是或一道也侯乃止予聞而嘆曰有是哉鍾鼓非樂云之本而罍不可去牲閉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干祿非養志之精而仕不可已侯庶幾識其大矣

侯俶裝且行諸生復丐予言以贈予聞所謂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而況君之覲也所謂貴老爲其近於親也而況親之省也侯此行上貴貴下親親一舉而忠孝尤矣第侯始承西豐之　命卷卷太夫人側不欲行太夫人不愈侯是以來今茲入覲而歸省也　上賜留秩銓部有嚴限侯不宜復南初念顧人子卷卷昏晨依依寒温兔之糜粥之間行之衽席之上情縈於移步而予敢以大義告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必得公侯伯子男萬國之懽心以事其親治國者必得士民百姓之懽心以事其親治家者必得妻子臣妾之懽心以事其親何也一人之列文章敬進退

和煎調適輕重以豫吾親孰與於合千萬人之敬恭以豫吾親之爲孝大也或曰子十載撫黔九疏陳情今責侯之備幾於蔽身不恕予應之曰不然予父於黔陳似勞狗侯治豐之如新發於硎此爲異一予父齡幾九十予齡亦幾七十而侯齡甫强仕此爲異二黔人厭予蜀之髯髮者日趣予東豐人望侯如川卬浦以成其大此爲異三是予之所以忠於侯成侯之孝而思於維桑也雖然予更欲畢其愚豐之三賢侯所推高爲父事兄事者三公文爛宇宙其大者歐之濮議瀧表嘉靖初璉之而歐得從祀羅綱常一疏萬曆初璉之予及入鄒爾瞻疏得伸奪情之議鍾諫儲疏今之璉之者萬口一詞安得起而爲七豐之助明兩之翼邪侯且來畢今事此日署上上考蒙　璽書褒异日爲入中龍爲殿上虎六一羅鍾惟侯師之曰是吾今豐時所嚮往若是不朽之孝也區區朝夕定省末矣

贈鄖觀察齊雲先生晉大參知序

士之利於國家者希日月之光襲黼黻之榮而尤利於速化曰疾走而捷先鳴則與卽有賢士人皆取先已獨取後甘志積薪受天下之垢然以世情揆之十九尚速國家之利於士者在引之使平拊之使靜積功累行沁人機髓不近以日計而遠以歲計民之願於士者尤利於久任日

龜之言久蓍之言者卽有逸才一歲九遷六月九萬冥動風行輕妙速功者然以民情揆之十九尚遲夫速與遲相反之物也尉士之心則觖民望如民之願則失士衆能兼不可兼温凉不可兩故聖王權之速化不可爲訓則設爲遍遷之法卽淹而無淹久任稍難於士第仍在故屬之地則不久而久遷之之中默寓久意久之之法潛藏遷中士宦於其土者曰吾卽不離邦域而職已漸崇漸膴不吾淹也民戀於循良者曰吾衆父卽遷衆父父身猶顧我復我不吾去也蓋斟酌臣工民萌之間曲體其情而太慰其望以邀久安長治之利而已無論其他卽予么麽撫黔十有

十載三遷其官猶不離泮柯靡莫之鄉　明主意可知已
萬曆乙卯豫章憲副鄔齊雲公祖遷大參公以名進士由
比部郎出守建昌寂遷湖西觀察又寂遷今大參駐南昌
往來一載官秩三遷輪蹄舟楫周遭吳頭楚尾東至匡廬
從鄱西入金川玉笥北及庚嶺鬱孤寂久則閣皂碧鄣惠
隆丘阜螺川龍洲潤同江海跡雖三仕爲日十年十年遲
留不踰千里夫藜藿之生蝡蝡然日加數寸速則速矣而
不可爲櫨爲楝豫章二木之生也七年而後可知遲則遲
矣而究之可櫨可楝故謂公久任於豫章之國可也建武
則之建武臨吉則之臨吉南昌則之南昌謂公難知如豫

章之本可也可以棟明堂可以櫨宣室奚必速而化之之
爲適耶奚必之齊之魯之閩粵而後爲快耶公去清江莅
南昌於是臨江郡大夫程公謀所以贈公行而屬言于章
于惟公治湖西婁道白下不以于不肖式廬洒門身爲仲
舉而下孺子政如長孫而延龍丘不知于非其人也而時
得安雖於公則嘗讀公盱事概矣其大旨在祀羅明德鄧
徵君二文并議二君謚邴邴乎明道正義之風也又嘗讀
公湖西救荒檄矣園劫奪之盜度旱亢之訟低常平之囷
嶙嶙乎拯溺救饑之仁也于著牛禁編丐公梓以化臨吉
羲公曰此當流傳宇內以則四方寧獨三郡序之於首其
畧曰牛順物也犁耙之功粒我蒸民又擅物也屠宰之剎
實繁有徒故盜不戢則善良何以安牛不禁則擾竊胡由
息津津乎關雎麟趾之意也此之謂不忍之心此之謂仁
禮存心舍牛足王治天下可運於掌仁禮存心可法天下
傳後世寧獨區區一豫章耶昔黃次公治潁川前後八年
有賢人君子股肱良哉之褒入爲丞相任長孫治武威河
內前後九年有風雨順節產子名任之頌徵會辟雍公久
於豫章豫章人有恬愉而亡慘怛有欣懽而亡怵惕旱而
不燋饑而不殣豫章人無以酬公則願公如次公之入相
如長孫之會辟雍騰頌播謠爲公預祝焉於是程大夫椷

書來謁曰項見公贈吳觀察文復讀茲篇知公之所以賢
賢者在此不在彼

祝台州郡守王鏡如先生壽序

夫人子之事其親也衆之本教曰孝不能無藉於物尤不
能無藉於人藉於物者亨孰腴鄰孰醬孰爵養孝也而禮
以爲下藉於人者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士孝也而士以爲
次聖門稱孝以曾閔爲寂閔子之孝無間於人言父母昆
弟其藉也曾子之孝敬於五者居處事君莅官朋友戰陳
其藉也然猶以爲平居論孝也非縉紳大夫之行孝也縉
紳大夫之孝上藉之天子下藉之兆庶何以明其說也采

菽之詩曰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路車乘馬玄衮及黼采菽章曰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夫不遺於左右況其父母乎入仕四十餘年覲天子者三朝覲正月上日頓首後　上曰履端之慶與卿等共之則在父母又可知已此藉之天子以爲孝者也泂酌之詩曰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記曰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謂孝也已民有父之尊未有不父吾父有母之親未有不母吾母有子之幸未有不幸其子之父若母此藉之兆庶以爲孝者也夫孝至於上下俱藉然後於孝爲

眞於道爲廣所謂置之塞天地溥之横四海施之後世無朝夕以此頌亦難言矣天子覲矣未必葵卽葵矣未必福卽福矣未必脆兆庶之衆口難調叔世之民心叵測濯之未必其歸溉之未必其塈而惡能遽邀福於二人此其責在子矣吾邑青浦王侯以名進士來令耤餘政平民康例應入　覲傍家士民匄予言爲贈矣侯且行謂予曰身傍奎壁時挹光華家君昔屬受知有年明春七十有三某乘　覲頌藉子一言爲壽以當元英大呂予謝不敏侯固請予曰么麼言亡足重無已上藉之　天子下藉之兆庶可乎侯此行元日履端有共慶之命太宰上寂有卓異之褒

計後奏留有還任之勅皆　天子詔也侯歸雲間以其媢于天子者一一爲太翁誦之寵逾於路車玄衮榮埒於覲旂和鸞太翁當瞿然喜曰　聖主之手足羣臣也如此吾何憂其不葵不脆疾之始入西昌而旭旭然如日始出既入而暯暯然如日正中今甫入長安而民毣毣然如失慈母民有恩如春威如秋愛如母訓如父之謠侯歸雲間以其媢於庶人者一一爲太翁歌之愛召棠者蔭衢續緇衣者彌野太翁聞之當怡然樂曰忝民之父母主吾也如此吾何憂其不歸不塈太翁亡上下之慮則必亡陰陽之患身在江湖吾以爲委羽偃居之勝也席狎漁樵吾以爲華

封麥丘之祝也人之言葦葦不間於父兄吾以爲閔狹於侯也五者不遂灾及於親吾以爲侯遂於曾也侯無愧於爲人子矣人亦有言不知其父視其子不知其人視其友太翁嚴于義方肅于庭誥既成我侯又成孝廉士林擬之二方而歸功於太丘太翁令候官守赤城是處懸罄是官積薪予交懽二十餘年比之直諒多聞以侯爲肖子而予爲老友也人之所視以知翁者吾兩人也第予耄矣輕塵微沫無大裨於高深而侯始然始達所藉於　天子兆庶以壽太翁者爲日尚賖是在難兄難弟勉圖之耳

重脩揚州范公隄碑記

古之論水者海爲大其次江河而利患參半江河之水或
以佐耕或以通漕白公引涇嚴安導洛而農利宇公㓹流
草堅堰渭而漕利至鄧子興歌閔殫爲河而河之患貽於
閭海之利或以煑鹺亦或以通漕夙沙煑海管子富齊而
鹽利元末張朱海輸　明初因之而漕利至海濤嚙隄冒
民田疇而海之患貽於田矣讀河渠書溝洫志等傳所以
防河患者亡所不備而防海之計未之前聞及讀李燾通
鑑長編泰州海堰久廢沿海潮水浸淫城下田土斥鹵不
可稼穡范文正公監西溪鹽倉上書運使張公綸謂當移
隄埶而西稍避其衝仍壘石以固其外遄運如破不與水

爭乃築捍海隄於泰通海三州竟以衛民田張聞於朝以
公爲興化令董斯役發三州夫治之既成民享其利興化
民往往以范爲姓又名范公隄繇宋而元詹士龍爲興化
宰發九郡夫并力築之歷　明歲久飛濤相礴激勢相切
維揚之田半鹼於鹵淺㘯𤰝種田家作苦萬曆乙卯粵潮
患來謝君中吉以名柱史奉　天子命巡鹽淮揚行役海
上巡行范隄睹洪濤瀾汗萬里無際長波沓沲遄延兩郡
乃檄觀察豐城熊君周遭詳䀎畫地分工命掘港守備管
某督理浹月告成會稽費三千金有奇費石幾千條有奇
費畚鍤夫幾萬工有奇起自某縣某處訖於某縣某處合

之其八百里有奇天池巨壑之濱宛若長虹鵬溟鮫室之
所鬱焉聚窟隄以內輕土弱土之野一易再易之田直庛
句庛利摧利發之畦有遂有徑有溝有畛有洫有涂有澮
有道有川有路卽有洪濤豈能飛衝卽有苦水豈能闌入
易席鹵之鄉盡爲原隰護衛海之地歲得耕穫微獨文正
千載之遺烈未墜於地卽　聖天子南顧淮揚之眷亦盡
登於岸矣柱史君不遠數千里遣使函書請記其事於石
夫猶之水也河之水奚以甘海之水奚以苦也嘗近取諸
身吾身一小天地也腎氣沉爲前溺聚溺煑爲丹石味勝
於鹽口水上升其甘如飴天地之水人身之血升者甘沉

者苦類皆如是微獨海也河爲海支而亢於海海爲百谷
王而庳於河故河水爲田福海水爲田菑亡足異者能福
吾田者吾引之入能菑吾田者吾禦之外此范公隄所爲
築於宋而謝柱史所爲支其壞其功埒矣嗟嗟范公撐持
宇宙寧止是隄鹵鹹地也天生曰鹵人生曰鹽鹵又北狄
也習尚鹵掠名曰索虜其鹵一也止狄之鹵利用長城增
陴明堠而後旃旛披毳之酋不敢覦紫塞止海之鹵利用
長隄砌礎堆埼而後蕩雲沃日之波不敢阨水維其防一
也范公爲令時築隄如崘塞以奠民居而護畎田异日者
摧賀蘭之椒破元昊之膽奪惟能防海鹵而後能防夏鹵

英雄偉畧自是殊尤中吉嘗與予講學潮陽秀才時以希
文自期今爲　朝廷耳目爲　禁中頗牧予期中吉寧止復
一捍海隄已耶桂史名正蒙字[illegible]潮州惠來縣人觀察
名尚文字[illegible]江西豐城縣人

貞教爲贈王侯心峒入　覲序

萬曆乙卯九月九日予與二三子講業三顧雙龍之椒歸
而過太虛淨聖之宮登忠孝大藏之閣四顧河山吟咏盤
桓不能自已予乃出贈王侯入　覲文一贈王太翁壽文
一與二三子商之二三子起而進曰　覲文教臣以忠壽
文教子以孝亦云庬矣惟是某等月侍師側不能邀雋語

贈王師義重聚樂謂何吾師師也王師師而師也因師及
師推心置心道義相鎮肝膽相照師惡得靳一言矧前日
之言政也今日之請敎也善政善敎其涂岐久矣予曰子
岐政教而二乎夫教而匪政是關雎麟趾之意未合八則
八柄之度猶可言也政而匪教是泥秋毫之末蘆苻之厚
而襲微重妙茲乎未涉相距千里寧止二涂且子亦知王
侯政中之教教中之政乎古今令尹以政敎鳴者無若單
父武城宓子之宰單父也父事兄事若而人友若而人晉
而有賢於宓子者五人事之而禀度是百福之宗神明之
主也侯入吾邑謁鄉飲祝哽祝饐之儀執醬執爵之典奢

[illegible][illegible]告禮崇鬼神除盜賊之條即予么麽以衰甚縮
[illegible]郭侯不遠數十里以珍從而問焉則單父吾泰矣言
子之宰武城也君子小人教以禮樂城邑閭巷比比絃歌
孔子入其邑聞其聲莞爾而哂侯入吾邑因五物之常施
十有二教歲當賓興以鄉三物教之以六德六行六藝縮
之季試月試聯師儒聯朋友爲課而殿最之稍暇振衣龍
首訪道孝和令社師子弟抑絃而歌則武城吾泰矣夫令
邑者令其邑爲樂邦爲壯縣易令其邑爲麟藪爲鳳穴難
令其邑爲鷄犬相聞之鄉爲賓客益至之區易令其邑有
風移俗易之美有家詩戶書之聲難侯能使吾邑爲單父

爲武城邀惠於侯亦既奢矣侯且入　覲二三子復乞予
言爲贈予亦豈能外二曾邑之故而創爲之說乎孔子送
宓子曰毋迎而距毋望而許隊疊曰落餌投綸而吸之者
鱎也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此單父之教也言子
得澹臺曰不由徑不入偃室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
夫夫中之矣此武城之教也吾邑郎稱小諸士中寧無可
迎可望者乎寧無不鱎而魴者乎寧無不徑不室者乎寧
無不獨富不獨貴者乎侯上計後一一爲　天子陳之予
聞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以人事
君當受上賞豈與夫簿書期會刑名田賦區區屑屑者凡

臺刀解紛布墨畫已耶予又聞宓言所事主在曾袁間故從旁有引肘之慮劉雖致牛刀之戲今　天子聖明侯考績後當爲喉舌耳目之臣張膽明目侃侃言天下事舟檝濟時鹽梅調鼎此宓言二子所不能得之會侯者而侯可必得之　明天子也不佞當與二三子謳吟絃誦於龍洲魚壩之壖俟侯歸日爲侯畢遊觀大同之語異成侯才任霸王之佐異日者齒吾桼爲南州東魯則幸厚矣

豫章科目志

學校以羅賢才賢才得之科目科目自唐始唐以前江右無可考至會昌始著而袁州爲盛盧肇易重皆舉進士第

一爲時所榮又有黃頗彭伉者與盧同第同里而才名煜煜亦與盧頡頏不相下盧嘗作碑板黃視之曰此敝帚也卽唾去不顧而盧省試嫌爲黃壓亦舉巨鰲自嘲曰怪其不靈頑石在上耳此雖文士相輕之態亦足以志會昌一時之盛已當時後先守袁者乃有唐一代之文人乎唐文三變未稱造極非宜陽太守障八代之頹波誰其息壤而撰會昌一品録者亦第知爲削澤潞讋吐蕃之相臣耳烏識其忤訓注而貶讀亦曾長史宜陽哉當世尊李文饒者擬于龍門尊韓退之者擬于泰山北斗則唐之科目盛於袁二公力也五代兵戈擾攘蘭鎬紛紜亡論矣宋興人主

學校科目遠邁於唐嘉祐慶曆間歐陽子特起廬陵誚今之韓愈也信州士人劉幾累爲國學第一人驟爲險怪語學者翕然效之成風歐陽公深惡之會公主文决意痛懲凡爲新文者一切棄黜時體爲之一變歐陽之功也有一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公曰劉幾也戲續之曰秀才剌試官刷盡以大朱筆橫抹之自首至尾謂之紅勒帛判大紕繆字榜之既而果幾也後數年公爲御試考官而幾在廷公曰除惡務本今必痛斥輕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論曰　主上收精藏明於晃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劉幾矣既黜乃吳人蕭穆也是時試堯舜性仁

賦有曰故得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公大稱賞擢爲第一及唱名乃劉煇人有識之者曰此卽劉幾也易名矣公愕然久之因欲成就其名小賦有內積安行之德蓋禀於天公以爲積近於學改爲蘊人莫不以公爲至言自煇登第以來在信則汪應辰徐元杰在饒則彭汝礪趙汝愚在吉則文天祥皆舉進士第一官至執政者歐陽文忠公及晏殊劉沆王安石周必大京鏜洪适張燾陳康伯江萬里馬廷鸞以文學名者歐公荆公及黃魯直曾子固劉貢父劉恕汪藻劉辰翁以忠義名者微獨文謝二公江萬里兄弟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効而還

皓胡銓鄭驤張叔夜楊萬里楊邦乂曾如驥或留金或死金或死元皆足貫日月而洞金石以理學名者陸九淵兄弟倡道象山與朱元晦埒朱之科目比于唐又盛矣　明興高皇帝奠鼎金陵兩狩龍興佑啓文教故　國初人文江右爲最開科得士吳伯宗褒然首舉嗣後鼎元共一十六人而吉州爲最有翰林皆吉水朝士半江西之諺有祖孫皆及第父子並傳臚之謠執政直閣自楊文貞以下解縉胡廣金幼孜胡儼陳循蕭鎡彭時陳文劉定之彭華尹直費宏桂萼夏言嚴嵩張位共十七人節義死士死於靖難自黄子澄練子寧以下若而人死於諫諍自鍾同王恩

以下若而人理學名賢宗朱紫陽者自羅文毅文莊以下若而人宗王文成者自歐鄒二文莊以下若而人比之於宋則又盛矣至於鄉試解額洪武三年定省直鄉試解額江西定四十人是時應天百人山東山西陝西北平浙江福建湖廣與江西皆四十人也正統元年定順天應天俱百人江西六十五名浙江福建皆六十人江西之增五名始此湖廣五十五人河南廣東五十人山東四川四十五人陝西山西四十人廣西三十人雲南二十人景泰元年開科江西一百五十人四年復開科江西一百九十人則益增矣至景泰七年定江西解額爲九十五名正德五年

禮部覆占城國使人亞劉凌延慶死罪名劉本江西萬安人籍璀矯　旨謂江西土俗自來多玩法者如彭華李裕尹直徐瓊李孜省黄景數人多招物議難以備舉且其地鄉試解額數多今宜裁革十五名仕者不許選除京職蓋大學士焦芳有憾於彭尹二相故也則又減矣瑾誅旋復至正德十四年己卯因宸濠叛罷試嘉靖壬午始開科并兩科爲一共一百九十人至萬曆四十三年兩京臺省四海撫按競言增額江西巡撫王佐題爲江省人才日盛制科賢路宜開乞增解額以滋　景運以光　聖治事臣旂天地變化則草木蕃　[illegible]運靈長則賢才輩出唐虞師濟

勿論已彼十世三十歷年八百稱三代有道之長無若成周然濟濟多士生此王國稱千載得人之盛亦無若成周蓋六典致太平設官唯周爲最備三物教萬民而賓興取士亦唯周爲最詳爾我　太祖高皇帝與僞漢血戰鄱陽遂開草昧則江右固雲龍風虎相從地也其地匡廬磅礴彭蠡淵澄利麗凝固之氣既足鍾靈而孕秀且當吳楚閩浙兩粤之會在東南風氣冲和會合之中故人文鬱蒸於今爲烈論功業則陶周比跡於桓文論貞忠則文謝爭光於日月論氣節則胡銓洪皓九死不移論文章則曾王歐陽百世可俟至如理學一脈自朱熹主盟於白鹿李燔[illegible]

嘗親爲高弟而吳與弼胡居仁文毅羅倫文莊羅欽順師
其說三陸講道於鷲湖新建伯王守仁尊爲孟氏而文莊
歐陽德鄒守益文恭羅洪先與羅汝芳劉文敏紹其傳又
如鄧以讃文潔之清貞孫慕與道合真李材之止善脩身
究歸知本雖意指不同其共承伊洛淵源則一也其他名
賢更僕未易數我　皇上文道化成家家鄒魯自職守郡
及督學以至今官與諸士切劘幾三十年睹其爲人或潜
心仁義之府或留神翰墨之場或博覽子史古今經世之
務睹其所爲文或湛沉温雅而蘊發聖賢或磊落汪洋而
氣完剛大或簡嚴削直而壁立雲霄間或任其資之所近

有嘐嘐自負類於豪放有介介自實似乏冲融要不失爲
藝林中狂狷稍加裁抑他日遺大投艱廉頑起懦所必資
者也以是每遇科考學臣不勝收時增舉厥以待士每遇
開榜考官拘於額時抱楚璧以興嗟益自徵辟希如谷音
明經又多白首所恃以網羅英俊止科甲一途夫人才至
無方也執一途以取士是立賢有方山林淵藪多遺佚矣
人才至無窮也執原額以取士是按圖索駿驊騮騄駬多
留良矣夫世運有必開之文明而　帝王有不得不通之
經制故賢材隨時盛衰解額宜隨時盈縮衰而轉盛勢爲
之也關西遼左昔年已開登俊之門盛而益盛亦勢爲之

也江浙諸藩尚塞梁征之路豈以遼陝之額數原縮江浙
諸省之額數原盈遂軒輊於其間無乃博厚有偏載而高
明有偏覆乎萬曆四十年曾經禮臣題覆浙江江西湖廣
廣東四川河南山東山西各加五名疏在　御前伏乞
勅下禮部覆議照遼陝事例一視增額夫增此數名豈
足盡士顧樹幖於此人爭奪錦布候於此人爭中鵠其已
入彀者可備　國家器使之用而其未入彀者亦人人各淬
礪下帷焚舟以應弓旌之典所係世道士風匪淺鮮矣
旨下江西增五名以一百名爲定額云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門人嘉興徐必達校

序記

泰和周氏族譜序

士君子脩德厖行者埒得易其躬之名其德萬完其行百厖爲絕倫之器邈世之勳文得易其鄉之名不獨文里武鄉廉泉讓水堇堇一節者爲然苟改高陽鄭號通德王稱君子張易鳴珂錢標衣錦趙表孝悌或出天子之賜或爲輿論之奬或旌功庸或表德猷著見史傳者班班可稽然惟闕里芳隣百禩無改餘亦隨世變遷名或湮沒予讀泰和舊志地名紀原以冠朝爵譽爲首注云冠朝者以郭僅父子同科名冠於朝也即予家太常集賢二祖也爵譽者以其地五里有三大夫其一爲爵譽周氏仲和謂爵崇譽隆也則今靖難死義紀善公及銓部如春祖也予祖太常父仲堪與周仲和同登宋天聖二年宋郊榜進士實爲同年友兩家自宋初以來至於今幾七百年代爲朱陳而冠朝爵譽之名耿耿不磨亦弘且遠矣予自黔歸養爲續冠

朝家譜已有成書銓部合爵譽三派陽岡舉岡漆田續周氏譜既脫稿率子弟請序予聞之孟子有言故國在世臣不在喬木諸侯地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典籍典籍文也世臣獻也文獻不足即杞宋天子之裔猶云亡徵而況鄉黨之易名乎予循環周譜當南唐時御史矩自金陵遷西昌信實里入宋矩長子翰官秘書郎史館學士次子美官銀青光祿大夫僕射美三子廷實學士廷義通仕廷訓供奉孫仲昭以子貴贈屯田員外郎仲超袁州司法昭子中師官大理評事仲和後改名中復登天聖進士官屯田員外郎孫亟字敦書登大觀三年賈安宅榜進士

官平陽令冠蓋蟬聯印綬若若里易爵譽坊曰儒學以此入　明以鄉貢進士起家者教諭獄推官德慧子造舉東粵未仕以進士起家者刑部郎中尚化登正德戊辰進士吏部主事應鰲即如春登萬曆丙戌進士以徵辟者衙府紀善是脩教授輪訓導輮以歲貢者恪庸泓憲文以子貴者封刑部員外郎廷從刑部主事克超以孝旌者慶朋幾所謂故國之世臣非耶周譜之脩一脩於宋至和丞相曾公亮叙一脩於大觀四年通議大夫郭公且序一脩於嘉泰四年益國公必大序一脩於元大德甲辰學士程鉅夫序入　明一脩於建文閒紀善公序一脩於永樂丙戌邑

入爵篇序至於曾南豐有送周屯田序　進士王嗣先有長
興寺記里人劉不息有槎灘陂記紀善公務菴集贈比部
公孝德録皆周文也所謂宗廟之典籍非耶而銓部又欲
句一言以訓其族子弟竊惟大丈夫所以撑持宇內者惟
忠孝大節而全忠孝大節占於死生之際不貳君親始爲
真忠真孝靖難師入金川不守紀善從容　文廟投繯而
死上聞文謝下同黃練樹江右忠義之幟此謂真忠火延
隣屋只尺父柩贈公抹火鬚髮盡焦毒突出左目攀號愈
慘此謂真孝周子姓秉務菴入當師紀善達華廬居當師
贈公庶幾爵譽易名之義奕奕與闕里芳隣同不夫爵有

人爵有天爵譽有實聲有虛聲忠孝而真也爲天爵之實
譽忠孝而僞也爲人爵之虛譽天與人實與虛相去千里
惟周子姓眘所以君之肯紀善公爲族伯祖從康復姓卷
叕其畧曰士欲不愧士之行當遵古之禮全孝之德銓部
曾以畧蹟見遺三復叕語如獲拱璧予兒太締姻銓部以
其子妻其第五子士遐遐想今日正如天聖初時予不
敏無足以訓周子姓特借紀善所以訓予郭者訓周語曰
務菴有可師之事負新有廟廊之語今叕語具載務菴集
吾兩家子姓執而習之以備鑑戒不然猶蒙耳也於是銓
部聚子姓於祠以予語遍告之曰務菴公語先生且師之

人予姪飲[illegible]曰致不以規爲瑱

痘書序

兒病惟痘最厲小兒醫惟痘最難顧治痘之方有二論痘
之源亦有二治之之方有治於未痘之先者名曰稀痘方
前予三十年前刻於金陵以四兒出痘甚稀易愈若陵兒
不下四五顆近自黔歸叢二年內五孫出痘亦甚稀易愈
發不過一二分方藥之驗者以頳砂方爲主而龍鳳膏牛
虱等方輔之所謂治於未痘之先也有治於出痘之時者
名曰痘疹口訣得之王玉沙中丞出熱收歛十日爲期三
十六般証候七十二種傳變備載方藥對症施治真奇書

也所謂治於出痘之時也論痘之源有謂出於胎毒觸沴
氣而出者古今方書皆載是說近有謂出於鹽醬者予驗
之北虜西南夷虜人苗人夷人俗不出痘入中國食鹽醬
俱發痘而死烏思藏僧西空語尤爲確據此二說予並存
之具載痘說鬼神之說雖屬冥漠然洋洋如在豈可謂無
在楚人名痘哥在吳人名痘娘主人憂痲閒猶或見之嘉
隆間痘神以血食祀萬曆以來以素食祀其異如此予讀
周官有疾醫而不及痘其文曰以五氣五聲五色眂其死
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今之治痘者豈能
外氣聲色而定人生死耶豈能不參兩九竅九藏而下藥

耶予又讀離騷經九歌九章卽山鬼東君屈大夫猶酌桂
漿祀之而矧痘神耶予以稀痘方論痘疹口訣合而輯之
分爲三卷名曰痘書會虔州李别駕念葵喜方書施醫藥
敬托之以壽於梓别駕治虔民若保赤子此書亦保赤子
者其喜而刻之固宜

興國四賢傳序

宇内山川之氣亡處亡之猶水在地中掘地皆泉卽水之
或盈或涸地莫能必也慶都毓堯岐山毓文今求之慶岐
之間尋堯與文了不可得然又惡知百世後之堯文不毓
慶岐也曲阜誕孔嶧陽誕孟今求之曲嶧之域搜孔與孟

必不可蹤然又惡知百世後之孔孟不誕曲嶧也氣之盛
衰循環類皆如是吾泰和與興國錯壤不下二百里興在
唐宋人文濟濟入　明以來科第稍詘語人物於章貢者
始不及興卽與人士語唐宋人文猶杞與宋亡足爲徵而
虔志興志亦莘莘略不及詳予求之唐得鍾氏二公紹京
以平韋功封越國公子嘉謨封山陰縣公鍾氏書法縱孫
埒王獨名於唐求之宋得李王二氏李蘄州潛以忠孝著
子弟成進士者五能世其家王緜脩質疏伉言金虜事於
孝光二朝奏疏遒逹假賈長沙陸敬輿唐荆川太史首編
收之其[illegible]求之　[illegible]太[illegible]復[illegible]歎[illegible]信來劉[illegible]

[illegible]正國亦稱名家予採而集之名曰興國四賢
得曾子門人瀘州閔孝哉來攝興纂越公後裔自成來請
業三順又言予同年謝方伯公鳳渚源出興國予乃以傳
畀之鍾托校於方伯托梓於孝哉而爲之申言曰予聞之
君子之德風閩夷惠之風百世可師故令宰百里興起人
文當有所以風之子賤宰單父取曾君子子游宰武城得
澹臺生同時同聲師事友事幸甚不幸曾無君子未得澹
臺當尚論其邑之古人以爲後進楷式信陵之墳守衛亡
贖展季之壟樵蘇有刑任延都尉會稽先祠季子孫綽出
宰南昌著頌徐君况興國諸賢亡媿往哲而令斯邑者不

爲之表章可乎故曰諷謠生於情托雅頌興乎所欽此亦
良有司之責也閔生乃與其僚何生其良校而付之剞氏
亦計興邑當有聞風而興者

曾祖西坡府君祠記

禮有之君子營宮室先營宗廟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
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
壇祭之去壇爲鬼則得及曾祖矣又曰大夫士有大事省
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則得及高祖矣我　明嘉靖間
詔天下臣民於冬至日祭其始祖則得及始祖矣予郭[illegible]
祖二號至唐祖可考者自同州汾陽以及中丞公[illegible]

亂南遷至副使整公遷居貝溪太常集賢二公改名冠朝冠朝作大宗祠祀整以下至元　明之際道山賢堂二公祀於祠之崇德堂賢堂公子廣居公祠於五實堂廣居公子唯齋公祠於仁讓堂至我王考贈尚書臺曆公及伯考龍洲公考贈尚書兩峰公祀於小宗祠惟皇考西坡公亡特祠先尚書市屋於五實堂右而未共俎豆亡幸有祝融之灾乙卯冬十有二月予小子始建爲祠額其門曰西坡府君祠堂曰齊壽以公存日夫婦雙壽三子特楙齊壽堂今仍其舊識不忘也堂之上廣一丈八尺堂之下廣二丈四尺自寢室至大門長五丈堂之士子章西之三從弟業四

之一至楙構之費章獨任之堂之右房屋廣二丈五尺長如堂予與業半焉予之半業貸爲居毋歲出租銀壹兩以供公臬蕭孺人忌祭毋祭設席五上二席祀公夫婦左右三席祀雲塘溪隱梅原三公皆公子也唯齋公富當時修泰和志者曰擅名之富必弘所施乃爲貴耳公傷之時時勸父行其德而施於宜凡寺觀鍾爐唯齋公推廣布施實公相之公莫年分家三子手爲訓誡曰毋爭長競短毋恃衆暴寡毋倚强凌弱今手札見存皆藥石也章生也晚不及見公猶得及見蕭孺人溫純粹潔故能啓佑後人而昌熾其族某章年望八猶得特建公祠薦汍薦豆如愳不及愛然如語然而未之然如登昔日齊壽之堂而陶陶遂遂爲章猶憶記昔堂之後公築爲花臺而自書臺柱曰鳥能歌舞花能笑閑有蓉春菊有孫其心曠神怡自可想見章雖不肖四十年仕涂不敢負心負天負　國以忝於祖亦庶幾可慰我祖有孫之願矣夫

重建郭氏讀書臺記

郭氏讀書臺者予祖太常集賢二公讀書處也地勢亢爽似臺故曰臺二祖未第時伊吾講業其中比父子同登宋景祐進士名冠於朝里人榮之易里名曰冠朝稱讀書處曰讀書臺臺始築於宋入　明成化己亥庚子間高王父

唯齋府君率其從子恪公瓚公後先修葺按察使曾公棨爲教諭曾公冉記萬曆庚辰予師子禎議修曾中丞公于拱記書臺有十景前十景詩王文端公直梁檢討公仲献等咏之楊尚寶司丞公導棨爲序後十景詩楊宗伯公廉劉諭德公戩等咏之長沙邵計部公敏爲序已壽月圮衆議遷於祠傍予歸自黔躬睹之故址甚不可移也乃告先尚書公以百金爲倡兒延太陵孫昊拓地若干尺爲後寢族子雉協功之始於壬子年十一月落於癸丑年十二月中爲堂題曰善行堂取太常及第詩今日方知善可行句也後爲寢爲龕祀二祖主題曰太常集賢神室前門楣題曰太

清樓取天太常及第詩一飛騰上太清何也大門題博學
父子書臺左題曰祖孫父子進士宋祖仲堪子佺孫之美
三世進士也右題曰祖孫父子尚書以子章備員司馬祖
雲塘府君考雨峯府君皆贈兵部尚書也工既訖予率子
姓落之禩二祖於寢每歲以冬十有一月朔爲祭期又市
田若干畝爲祭費於是族子姓合而乞言爲記予惟臺持
也言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顧昔之臺多以觀天文祭四
時候日換暑至於銅雀金鳳戲馬鬬雞又競爲游翫鳥獸
之樂未聞以讀書名者即古人讀書所周徵藏史老聃藏
書周室司馬君實獨樂園讀書有堂嶽麓石鼓白鹿有三

書院李氏有書齋劉氏有墨莊未聞有名讀書爲臺者伏
羲氏有畫卦臺燧人氏有傳教臺后蒼禮記有曲臺東漢
時圖書有蘭臺晉豫章有學臺似爲書設而臺各有謂若
直以讀書名臺則自吾二祖始今距二祖約五六百年二
祖所讀之書不知何書二祖所築之臺不知更幾番廢興
成毀至於今日始魏魚一新豈非山川之秀與祖宗之靈
訢合於冥冥而後萬子孫得濟濟鏘鏘俎豆於其間耶雖
然蘇子瞻爲李公擇記凌虛臺謂臺不足恃世有足恃者
不在臺之存亡也司馬公曰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
讀夫臺不足恃書不足恃所恃者安在恃吾太常祖所謂
[illegible]行者三言耳孟子有言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吾[illegible]
繼之曰强爲善而可行則不臺而崇不書而富不
强爲善而不可行則臺峻於天書充於棟何益於家之興
衰哉於是諸子姓合而進曰善行以本之讀書以文之敬
命之矣至於醵金市木祭田賦畝與督工效勞者具載碑
陰

凰岡蕭氏族譜序

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國有史亡國亡史也而馬班爲
雄家有譜亡家亡譜也而歐蘇爲正非其職之崇文之嫺
也夫亦以其聚且周焉然馬有先黄老後六經之失班有

後外戚先夷狄之誚即歐公唐書宰相世系表亦未免後
先淆亂之譏甚亦難矣予邑故家多重譜諜凰岡蕭氏爲
邑鉅姓其先爲徵子大心後宋南渡時詮兄弟避金難徙
居太和子孫蕃碩代有聞人入　明益昌熾家故有譜經
勝國喪亂亡完帙洪武中叅軍信立始復編輯陳御史仲
述尹廣文子厚序御史故蕭甥廣文信立婦翁也永正中
楊文貞公王文端公繼序二公皆信立友也天順庚辰信
立子孟震敎諭武康曾子稱知縣金華再加排纘刻于浙
有成書矣嘉靖中雲耳龠斯科第蟬聯西巖先生庭作前
編後編前編自大心以下至於宋後編自詮以下至於

明井井綸綸而未有刻萬曆中潯州郡丞君廷對孝廉君
應禎復議輯譜時予未　詔歸養里居與潯州日夕討之
於前編稍加訂正於後編大爲增飭敘於予姓僉議大同
告於祠堂付諸剞氏潯州復以序屬予章章先曾王母爲
書院貴瑶先生女實生先王父贈尚書雲塘府君章第三
代彌甥也內子爲背山見巖先生于震女即西巖先生曾
孫女也義不敢辭竊惟古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後之
命氏其義有九而國爲一蕭之得氏以國命者也顧文獻
不足孔子傷於杞宋予卒業蕭譜前編鄭侯之功梁武父
子之文唐八葉宰相之業即凰岡一枝入我　明以進

士起家者潤體元以鄉進士起家者會孔許高貴路有時
執菘聰用麟韶敬德今潯州郡丞與孝廉應禎登進尚縣
以徵辟者漢傑孟震子楫仁觀宗榮子建孔資以貢仕者
信立鼎鐵鋭榮凰愼善推叔誦叔傑廷質廷敵以國子生
仕者廷御賓陳褒以椽仕者宇廷鸞仕艮泮春以武功仕
者如京以子貴者朋卿父麟提舉父登潯州父朝賞以文
行隱林谷者西巖見巖二先生獻足矣文貞文端陳尹四
公序譜於前曾司寇羅司成序譜於後羅文恭公作惇叙
堂記刻於祠文足矣潯州率予姓請予乞言爲族人勗予
願太玄曰上索下索遵天之度往述來述尊天之術無或

攺造尊天之醜擬之天元醜類也凡類必有元蕭祖大心
大心祖微子微子祖成湯則微子成湯蕭之元也楚語曰
教之故志使知興廢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
義焉則微子之命成湯之誥又蕭之故志訓典也周命微
子曰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脩其禮物永
世無窮德先王德也賢先王賢也故曰承禮典禮也物文
物也故曰脩考仲虺之誥曰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
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則知微子之所崇所象者不外
禮義微子之自脩者不過禮物裁在蕭氏志典家諭戶習
焉者蕭之子姓能尊成湯之義禮乎能亡墜微子之禮物

乎是謂真日新是謂真象賢是垂裕之厚福永世之彝訓
也不若是湯之命不能保其不革微之賢不能保其不忝
志所云興廢戒懼者以此可畏哉嗟嗟此猶遠訓也　明
嘉靖間予郭脩譜敎請西巖先生爲政先生作譜序誠之
曰郭子姓即譜所序者以求一本當思異時人亦祖父我
矣吾何脩而可比於今之慕昔若是勤乎堯舜之道孝弟
而已推而滿之天下亡足多者吾郭長老守西巖之誡以
勗子姓故章自少得聞稍自豈立今還以西巖誡吾郭者
誡蕭子姓語曰亡言不酬亡德不報蕭郭世姻交相勗焉
可也而况商誥微命昔蕭之故非章之臆說也

江西武舉鄉試録序萬曆乙卯　代

萬曆乙卯冬天下復當比武士侍御公奉　天子命祗
役江右至期十三郡材士能引强蹶張者鷹瞵虎視振振
闐闐旣集南浦侍御公慭飭條教厎昔加訾廼聚豫章督
撫中丞虞臺中丞二公夙所簡練諸材官衛士梟郡邑良
家子如制三試之録四十人升之大司馬以共　國家韡
鼓之選不佞濫竽試事當有言首簡竊惟夫人之於物有
求之未甚靡而獲之必然者有求之甚靡而獲之未必然
者求而獲求之可也求而亡獲置之可也然亦有求之亡
獲而求不已何也理有固然而事有不可知者膠於固然

之理而疎於不可知之事則忽於其細而常失之於巨求
木難夜光者求之合浦合浦珠之疇也又惡知海昏之珠
有如明月者乎求楩楠杞梓者求之鬱叢鬱叢木之疇也
又惡知石陽之長溪有文木千章者乎求明珠者不必逕
搜之合浦而近得之海昏求文木者不必遴致之鬱叢而
邇取之石陽夫非石陽之賢於鬱叢海昏之勝於合浦也
珠不必盡出於合浦亡之非合浦也木不必盡出於鬱叢
亡之非鬱叢也而況於武士乎江右之區在吳頭楚尾於
南州似中原亡隣於海而海若不波隣近於山而雲羅不
合本非四戰之國故長戟大鋌氏不習將不在龍堆之邊
故天驕日逐耳不習聞生非燕地不工卽罷之國家匪秦
人罔習北門之戰求鵰力扉渠之勇士搏虎刳鯨之武夫
於江右是取蘭鮑肆句炭冰室其孰焉得然三歲一武舉
載在令甲不以燕趙存不以江右廢蓋意之曰惡知海昏
之明月石陽之文木不生於兹世乎上下數千年間予稽
之史志於晉得二人焉鄱陽陶士行在軍四十一載雄毅
有權明悟善決布澤懷遠則嚴城靜柝釋位匡主則淪鼎
再寧史臣方之桓文謚曰桓公尋陽周士達器兼文武任
在折衝勘定湘羅莌清江漢王敦雖懷逆謀終周之世不
敢爲非謚曰壯侯二公事晉元帝勇略功名正相伯仲於

我　明得二人焉徐中山祖塋在豐城同曹名二八居士
墓魏國子孫實祖二八則中山豐城種也沐黔寧祖塋在
樂平大汾潭黔國子孫刻石墓祠祭埽亡缺則黔國樂平
種也二公事我　高皇帝其勇略功名宛如陶周之四公
者卽比之明月文木又何多遜當其時特未設武舉耳脫
有武舉豈能舍四公今之時特未有四公耳脫有四公豈
不能孫斯涂羅而收之武闈或曰四公亦會逢其適耳不
有劉石五馬不絶江馬不絶江孰庸桓壯不有陳張元昊
不沸元昊不沸卽魏黔亦牧傭耳今　天子聖明萬方爲
宅四海爲家北戈誅孛連左衽於郊門西[illegible]播逆編首

於外闕方足圓首含氣呈形咸總之　聖人而會以朝市
仰有四公將焉用之不俟不謂然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
識前識者未然而知吉凶也今已然矣李播已事毋論粤
之黎蜀之猓方振旅而未息肴黔之仲恭之痼又甫動而
馳羽書然猶曰惡鳥妖狐尚顧危巢戀舊穴也烏奴已入
琉球琛屬國能保其不再窺釜山乎北虜款貢泄泄潛揺
蠆尾能保其終不寒盟乎遼左奴兒含忿暫歸憨酋擁衆
聲犯能保其不披猖乎然猶曰陰山塞阻緑江天塹集野
蟠風烽燧未徹也齊魯之閒假王號訌圜土閭閻如堵道
路以棘則寇在郊圻矣　宮闈嚴邃擬之縣圃北極孩人

闌入直闖　甲觀則寇在宮禁矣誰敢謂亡事爾多士生
匡廬彭蠡之鄉讀陰符尉繚之書今茲之役拔十得一二
有如典午之桓壯乎有如　國初之剽黔乎主司幸甚即
不然居則爲虎將爲重將爲林將爲城將行則爲飛將爲
特將爲樓煩將爲郎騎將建方面於函谷以西快雄心於
狼望之北何有於齊魯小醜歸入羽林爲　禁中之頗牧
作在山之虎豹何有於窟穴狡兎豈不快哉不然求明月
而得薏苡求文木而得朽樗三尺具在軍政亡赦即海昏
石陽有靈且羞之矣故願多士之吞圖之也

官釋序

郭子與二三子講業太虛忠孝之閒二三子進曰揚子有
言通天地人曰儒吾師作枝幹釋以覲天作天下郡縣釋
名以察地敬閒命矣兹作官釋竊謂設一官自有一義古
帝王或以雲紀或以火紀或以鳥紀或以水紀或以龍紀
何常之有而必欲一一釋之乎郭子曰惡是何言也仲尼
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乃見剡子而學官漢新汲令王隆
有漢官解詁三篇應劭有漢官儀十卷有注漢官五卷不
知古人何若是急急也特官可釋而釋官之意不可不知
周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周公作周官別
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新莽慕從古官而吏民弗安周公

得便民之意而新失之也賈誼以漢興二十餘年宜定官
名興禮樂迺草具其儀法爲官名悉更秦之文帝謙遜未
皇本　朝遜國諸臣日取　太祖高皇帝官制而更之建
文君從之　靖難師起以擅改　祖制爲名漢文得無改
於父之意而建文失之也此治亂興亡之大故不可不講
也非徒以其名已也故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
周官之法度予作官釋以　明官名爲題非明官不釋亦
不改　祖制之意耳

苦草序

夫苦何以草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

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書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臣下言不文夫苫何以草也雖然亦有言者矣喪大記曰寢苫枕凷非喪事不言苫之有言言喪事而已子章苫草始　請卹非疏何以達　九重次定論祭儀注非注何以敬　君命次大事編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非手一編恐盩於禮也次先公年譜非譜恐逸親善也次敘哀錄非錄何以識哀也苫之有草以此此外一切應酬之文即諸貴倨有命辭六年之内即青原白鷺大會辭生日解即齒七十辭則不對不言之禮章惡敢踰哉章惡敢踰哉

古今郡國名類序

客有覓予寄雲稾者予以唆諸孫孫問何名寄雲予曰此寄雲縣産也因出對曰寄雲縣父之一　幼孫對曰棲霞寺予問若何知棲霞對曰在金陵曾隨父入棲霞禮佛予因思郡縣以天文名者不過寄雲棲霞扶風日照之類不多見也因命諸孫以天文地理等分門類之以附於總龜對類之末中有複者如順天府順類天類兩收之如泰和縣泰類和類兩收之無嫌複也有古郡縣名如天雄無終之類有衛驛名如金吾羽林縲川五雲之類有關名如潼關玉門關之類取其著者不能悉也有不能類者如亦志縣[illegible]姑存之備考可也總名之曰古今郡國名類以爲小學之助

贈大中丞孟連洙年丈致政還鄉序

古稱縣輿其說有二公羊氏曰日在縣輿一日之暮人年七十亦一世之暮而致其政事於君故曰縣輿淮南子曰日至於畢谷是謂晡時至於淵隅是謂高舂至於連石是謂下舂至於畢淚爰止其輿爰息其馬是謂縣輿之二說者其語稍異其致政於君意則同也而必以七十爲期禮七十老而傳也然古大臣亦有至八十九十百歲而後縣輿者何也將無謂年彌高事彌更德彌劭與將無謂精力

強固足以敵繁解紛與將無謂和氣獨鍾師表常尊齊名宇於天地並光明於日星與此惟伊呂周召足以當之未易數數覯也自漢以下至於今亦有七十外縣輿者顧其德業聞望亦皆四公之徒矣予同年四百人自隆慶辛未至於今四十有六年而以八十縣輿者堇堇見孟中丞公連洙一人可不謂難哉公起家縣令　召爲南臺御史侃侃言天下事而以抹鄒進士朱桂史坎壈沉淪乍進乍退萬曆甲寅始由南納言起撫南贛砥姜桂之性到老愈辣鐵石之腸愈久彌堅三年之内乞身者四　上始俞其請丙辰春二月縣輿時年八十有二矣於是豫章東粵閩

楚四省列郡諸侯介虔李別駕宋司理屬予言爲贈予惟公居官四十餘年以名節自持而義明於霜行直如弦鶚立於南臺公在野二十餘年以養生爲經而流水青天芽簷京簟隻立於東阿填拊鬱孤甫及三年事了拂衣藏身與名公豁達慨慷何所歉於不足哉雖然予事公亦四十餘年老年相別可漫作寒暄語無一忠告可乎製字說者曰艑善艇則於空作而無作於空覺而無覺不可以涉難舟以涉難利則涉否則止艑舟在右能止者也予謂艑能止即艇亦美無作無覺亦何不可此製字者之歎於艑而予獨取其能艇也故以艑之說進艑止矣止而未適猶無

止也耶象曰苟足於所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羨於天地而榮願有餘公此行願公逍遙洙泗之濱細尋孔孟之樂毋高鵬毋卑鷃則以鷃之說進艑止矣鷃適矣所以自爲善矣詎可自適其適不憂人憂乎魯漆室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鄰婦曰子欲嫁乎曰非也予憂者魯君與吾君之子彼漆室女猶不忘國吾輩可以一去而遂已乎則以嫠緯之說進予章歸養八年寢則效艑之艇起則樂鷃之適而一聞邸抄不能忘漆室之憂此樂此憂皆身所[illegible]者故以告公天下有二重身重國重身重故爲艑爲鷃不謂忘世國重故爲漆室女不謂媚世公謂鄙言然邪否邪

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懷雲先生神道碑

嗚呼大中丞陳懷雲公之㘸也于茲六載矣　天子追念舊臣諭宗伯　賜祭諭太宰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子宗虞事不佞章久謁予山中請曰先中丞亡幸墓中石已乞銘崇仁吳相國矣茲幸贈副都故事三品得豎石神道敬以累先生予謝不敏輒又泣言先君卒闔實繇盡瘁不孝之請淚眼既枯唇舌幾敝歸至門闌空餘皮骨不能盡如不孝之願所以慰先人地下者此一片石耳惟先生毋讓

予不忍傷孝子之志而諾之讀相國銘舒進士狀并宗虞行畧公諱子貞字成之別號懷雲懷尊人贈中丞雲溪公也陳之先出江州義門繇義門遷南昌市遞遷今南岡十二傳至處士賓賓生贈公贈公富而好行其德飯饑垘還路金高義閭閈里娶江恭人繼傅恭人生子四公仲子也少慧丱齗齗露頭角十有七歲父母先後凋哀毀不欲生事繼母如母友異母弟如伯兄以孝友爲政南岡有湖田萬頃春夏霖潦浮水滂濞波相逐陂塍相齧民賦亡以辦率不願居岡上公慨然曰令吾得覩薛羅去衡泌當爲雨師河伯請命人目爲狂而公祖[illegible]之意固已遠矣

補博士弟子員輙試高等餼學官萬曆丙子舉於鄉庚辰成進士出宰溧水溧水故三輔壯邑邑南三十里有石臼湖西連丹陽水注大江湖中有軍山塔子馬頭雀墨四山稱巨浸湖畔圩田凡八十九所水漫溢則湯溢溢則堙民病焉而倚隄爲宜旁公曰予家居時尚不欲沼南國今受命溧水可自食吾言不爲溧人扞乎乃議以官穀治隄隄成水不能暴溧人到今賴之佗如度田以正經界捐俸以振饑眂市地以貰漏澤積鏹以實倉庾雪冤以空犴狴有所因革爲世矩范又慮民不若於訓也刻禮法要畧勸善篇祥刑鑑三書以訓溧人溧人歌曰門清如水邑理如家

公實堪之丙戌上計以治行最旌卓異丁亥行取戊子選湖廣道御史溧人社而稷之如庚桑然公入西臺條上六議一復召對之典二行超遷之例三核撫按舉刺四蠲滯徵錢糧五設江南兵備六禁留都刁訟 上下部覆從之奉 命巡青御馬監大璫孫暹嬌 旨重徵草料及滯徵拖欠公連章擊之謂 旨不信於民民頸加于矰繳羂其絕璫大懼已差陜西巡茶丁傅恭人憂歸起復補福建道時西事孔棘公三籌邊計洞若觀火而又請用佚老曰曾尚書同亨李尚書士達趙學士用賢國之望也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故智力敵而羣物勝而又請正紀綱開言路端 工習紀綱如裴之領倒持不振 言路如人喉舌壅則不達 工習如耕夫習牛獵夫習虎不習亡足備緩急公論皆韙之曾李趙三公卒爲名臣壬辰出按福建搨前拜勑海外生風閩有一郡倅一縣令忿爭同事者不由監司以意短長之強公公不可曰撫按舉刺宜核予昔曾入告言猶在耳敢自蹈卒至撫按異同臺省言者多韙公數年後予長閩藩始爲結局而後知公言讜也他如讞獄多所平反觀風雅尚醇正令審録語風教録讀之規式存焉及瓜條陳八事革私奉 文廟之甃海山開墾之宜栽酌租稅禁煽鉄冶清查屯田通糶廣南革武弁科派均驛遞

偏累言垂金石語留著龜省吏吾之書而知撥亂之幹視不害之文式陳王霸之略公之謂耶既代以疾請告不予甲午督學南畿班約言十二條首褒德行陳風厲七事獨嚴俎豆劾畢内璫起二士汨羅之冤脩文德橋闢留都龍津之路新標十四郡士踰七載兩科鳥升鵠舉者比肩接踵積廩稍贖鍰以數萬計公悉留郡邑賙貧資無辛丑擢太僕少卿郡人士懷之在在尸祝乙巳歷左右通政奉命册封 榮府尋竣内節一意謝轂蹄營丘壑始得建南岡湖田閘防當事者捐訾鳩石不足公佐以月俸卒竣少時語爲里人造命韶跡四年當宁 推轂益力戊申閩臬

命下從田間仗鉞起入建州一夕水暴漲彭湃囊城[illegible]
波濤汩扺巖排谷民垂魚腹者頃刻數萬命公行部便宜
發倉廩拯流犍完活亡筭已復請蠲解稅鹽課約六萬金
留振災踸建人歌曰微陳公吾其魚乎時琉球告急公乃
循趙中丞故事躬巡海徼始南澚迄彭湖而還此豈徒以
搓海徙獄之威震慴島夷哉意若曰退火精消水蛭不甚
貽　明主憂耳乃條海上機宜七事重海道擇海防習汛
兵嚴名糧清屯田禁通倭巨舶公山海利澤　上韙其言
勑行之然名糧覈而債帥栗屯田清而私屯怨巨舶禁而
牟子毋者如洗山海公而椎圭璧者不便公曰吾亦知爲

國當如是矣時政多缺失公臚列爲十失疏如畏　天
威卹民勞急　儲訓簡大僚請枚卜下章奏召放逐收榷
稅釋逮繫備邊禦時論比之十漸嗚呼此其淵慮宏畧豈
特爲七閩計哉顧積勞成苦積苦成瘁庚戌臘病辛亥春
病病三上疏請告不　俞春汛届期批答如常居亡何彌
留宗虞請治命公曰女不妄不奢吾何言易簀之際方寸
不亂其巨者籍鏹萬金留所部佐軍與封識關防勘合火
牌趨送　勑印旗牌貯藩臬具衣冠北嚮謝　恩其細者
手列諸父兄弟族姓姻連諸名各分俸有差已端坐而逝
享年六十有五所著文集若干卷奏議若干卷元配姜氏

累封恭人子一即宗虞公一生精神盡在南畿南閩顧南
畿重教重士公以七年之久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爲
數遺棟遺梁增堂及陛樹人之功偉矣南閩重政重民公
以三年之久竭忠貞之力繼之以死負山而疲向目而盡
勤事之烈懋矣公一生忠信亡間於藿食肉食始欲障湖
田旣爲令治圩不食於溧終撫閩治水不食於建始建言
撫按舉刺宜核旣按閩必行之寧違於撫不阿於令公益
吾豫章善教善政之藎臣不隨不比之名德也公旣殁鄉
士式其德祀于學宫里民感建閘之功又祀于鄉社宗虞
能讀父書且世其家公所未抒者其在此乎邪其在此乎

邪公生卒年月及祖父子孫名字悉具吳相國銘墓在
山之陽神道碑亭在墓之左而章爲之銘
銘曰豫章之陳義門之裡南閩始振至雲溪翁門祚隆隆
仁先施窮篤生令子爲名進士爲柱下史初宰溧水政成
馴雉坻築畏壘乃歷西臺自持風裁婁問狠豺督學南畿
狄桃正緋威鳳交飛七載兩科樹木樹禾功孰與多岡席
方溫繼晉納言二意返轅　帝念閩土山菁海滸命公塡
撫公車入閩驅水救民與物皆春旣安閩越又疏十失手
据手拮臣力竭矣臣心豸矣斃而後已　天子曰獻贈爾
副都諭祭於墓嗟　於懷雲煥乎其文赫爾　國恩有父得

全有兒象賢何愧齊田教在秣陵　多士烝烝　天子攸寧
政在泉建七事爲憲十漸爲獻我　銘神道以書公操以慰
公勞[illegible]山之陽千枝萬房祝翁于初翊音翼豸音止

陳孝潔先生傳

蟫衣生曰士脩百行純於萬備顔始於事親以孝爲先終於立身以潔爲尊孝經援神契曰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庶人孝則澤林茂草木秀茂秀及林木而況子孫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既而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以七十子三千士之林林猶興已矣之嘆而況叔世故孝與潔百行之首萬備之元世不常有者荊溪陳懷古先

生咸之予讀陳氏莚錄公狀銘墓表井井有據敬謚之曰孝潔先生而爲之傳

公姓陳氏諱一經字伯常別號懷古公父號古愚懷古者懷古愚翁也陳之先爲永嘉止齋先生裔有倉四者繇永嘉徙義興世載隱德至古愚翁始以文德顯公在強保古愚翁先朝露公無貌於心延里戚長老曾耳而目之者徧問其象以其象屬畫史謹儀之縣之壁公不能卬視淵然而涕下至忌日縣而哭曰此吾終身之喪也母太孺人邵傷古愚翁早世和熊丸畫荻灰課公公學既成邑試輙高等跽於母曰兒不忍昕夕去膝下即郡試弗敢應比取[illegible]

孺人能事姑公始應試大有聲黌序出竟受徒屨滿戶外陳氏子弟就學講業公曰一弟一子一速一遲速者如矢在弦上頃刻而發遲者如雷在地中待春而動後俱如公指弟即今東粤學憲君一教子即柱史君于廷也公傷不及事父故事母獨摯饌必敬視必親嘗甘善則食嘗寡亦不能飽脫有微疾冠不櫛行不翔言不惰咲不矧比母歿哭盡哀幾損目浸成宿疾會直指使者　題旌母節與吳母屠湯母王共建坊於邑衢公曰毋之節既聞于　天子又與吳湯二毋鼎立爲三徽烈兼砌峻節相望吾毋不亾矣故一切校計繕脩之類公以身先拮据焉孝思之勤老

而彌篤其聞虞曾之風而興者邪予又聞公未冠時里女有以色挑之者拒之再三輙自念曰謂天蓋高而聽甚卑謂神甚幽而察甚明神戰于玄其陳陰陽吾惡可爲若戰也嗣是出不經其門迂迴去人問之竟辭以他故嗟乎斯所謂好德非邪令謝幼輿顧愷之聞之媿死矣顧涇陽先生曰陳公潔已不難不彰人汚尤難郭明龍太史曰懷古公一切機事巧心世態俗腸洗滌殆盡家庭垂訓本於陰德而歸之孝弟忠信陰德孰踰於此公懿行甚夥如力拯[illegible]人之誣亟歸儒生之婦存活任叔之子手捱友難之金[illegible]碑誌者不具論而論其巨者立不慙景寢不慙魂[illegible]

尉吾夫子已矣之嘆矣御史成進士令光山力行公絜已愛民之訓最　詔封公光山令嗣以循良　召立柱下首劾重人封章滿皂囊又最封公御史而公蕭然布衣以昇青衿時其眞太丘止齋之苗裔邪何其肖也予謹按謚法慈惠愛親能養能恭曰孝不汚不義曰絜敬援范貞節王文中私謚例謚陳公曰孝絜先生

贊曰夫孝與絜非類然二物也大舜至孝五十猶慕卽富貴好色無足以解憂曾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孟氏論聖門之孝必歸曾子故孝者必不屑不絜而惟絜者爲能孝也懷古公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之可故

其事親也必能爲養志之可而免於不得不順之不可道故如是相成也人之言曰暗裏分明如秉燭閒中檢點莫欺天茲豈非懷古饗帝饗親之本而克昌厥後之基邪故宜有柱史矣故宜有柱史矣

祁爾光公祖澹生堂藏書訓約序

司馬公曰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程伯子亦云翫物喪志予以爲非通論也貧於金可貧於書不可書非金也孔子可疏食可水飲而删述六經韋編三絕至老矻矻故莊生謂孔子西藏書於周室翫物誠喪吾志非物也而翫之何志之喪書非物也孔子多聞而從多見而識從且識志氣如神故易謂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之教子孫也非道德則詩書語子思曰心之精神之謂聖教以道德也語伯魚曰不學詩禮無以立無以言不爲二南則面墻教以詩書也不盡揖書也故能得學詩學禮之子又能得中庸之孫則積書何負於人家哉此祁爾光使君所以有藏書約訓也予因之縱論宇宙自有書契以來群玉之山先王有策府崑崙之椒王母有竹簡素絲周外史有三墳五典九丘八索之書書西序東序有大訓河圖之書禮有瞽宗上庠之書秦灰後漸消歇漢武始開獻書之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

至成哀間聚書三萬三千餘卷得一淮南河間中壘便是赤帝龍孫梁初董二萬三千卷元帝增至七萬餘卷雖遭江陵之亂而蕭氏入唐八葉拜相便是蘭陵鳳跂隋嘉則殿實有書三萬七千卷至唐開元傳集群書增至八萬九千卷經籍大備卽玄文二主已自能詩適之端卿吉甫文饒皆李氏子孫能讀者宋建隆初僅萬餘卷及平諸國得蜀書一萬三千卷江南書三萬餘卷共六三萬六千餘卷至紹興喪亂見在書猶四萬四千餘卷微獨高孝能文卽德麟景旣汝愚踵皆趙氏子孫能讀者雖然此猶曰天家秘閣也李鄴侯架插三萬軸而子繁世封於鄴爲隨刺史歐

廖方叔聚書萬卷而子非能讀父書爲世清卿曾子固聚
書二萬卷而弟肇姪紆以文章翰墨冠冕江右杜暹聚書
萬卷祈子孫讀之以知聖教丁顗置書八千卷且曰吾聚
書多矣必有好學者爲吾子孫由是言之父兄患書不聚
耳未有書聚而子孫不慧者杜丁二氏信之確司馬伯子
計之過矣和使君以士紳之家聚書至三萬卷其教子孫
曰能讀者以一人盡居之不能讀者以衆人遞守之盡其
力聚書而以能讀不能讀俟之天此善聚善教之方也予
不佞宦涂四十年車跡幾遍天下两度七閩六載秣陵四
年虎林三年成都皆可聚書地僟中亦不下　萬卷分貯

四子歸田後請大藏　內府又六千卷其藏梵閣會使君
來守吉州相與登閣劇談之而更以約訓屬予一言使君
子弟吾子弟也庭訓已悉群公誠言亦厖予復何言第聞
大家子弟鳳毛麟趾不患不讀患不善讀善讀之則爲繁
爲棐爲肇爲紆不善讀之則爲趙之括爲劉之歆爲王之
處仲爲謝之靈運是在吾两家子弟自擇之耳

校定天玉經七注序　六辰

宇内堪輿書充棟其大者天機會元玉髓真經俱已付剞
氏惟天玉經未梓而予邑歐陽氏獨得其傳歐祖觀明俊
明二公係元末　明初人憑此經以卜宅卜墳至於今二
百五十餘年登甲第者一十九人内尚書一人贈尚書一
人贈右都一人解元鼎甲俱不乏人没而謚者二人富而
素封自萬金至十萬金十餘人食指三千餘人遂爲予邑
第一家則天玉之驗也予歸自黔卜地撅先考先妣讀禮
之暇始發天玉讀之家本一歐本三豐城本二山東本一
參伍錯綜條分縷析始有條理友人周駕部如春酷好之
將刻之梨而屬予序予惟天玉之原始自郭景純青囊青
囊不傳今所傳者楊筠松序耳序中東西南北諸卦語與
今天玉合而楊公鉗記序中亦有天玉鬼靈二經語其爲
楊書無疑宋宣和中太華山人許亮始衍其傳至勝國延

祐中顏聖傳鼓復古益揚其波則山東天玉之派也比及
　明初而予邑二明益光大其教以昌熾其後則泰和天
玉之派也若雙山玄空又此經之根苑予并次之經後遂
成全書許氏又著有太華經專論六吉鬼靈學者讀太華
以窺巒頭明天玉以窺向水而合玉髓會元以集大成其
於堪輿之術精矣神矣廣矣大矣或謂秘書不宜入刻駕
部曰與其私之一家孰若公之四海未有公巳公人而獲
譽於天者予曰然遂謀而壽之梓

劉念庭覲察淮息亭草序

子章嘗讀易矣隨之象曰君子向晦入宴息乾之象曰君

予自强不息中庸曰至誠無息無息至矣然惟息乃能不
息惟不息乃能無息何也息訓止又訓生唯止止乃能生
生也乾坤以夜息而星辰燦雷以冬息而春出地奮鵬以
六月息以息相吹而九萬里貐以舟息善壓而能作能覺
尤能涉難而未開以灌息者以灌息始於漢陰丈人爲圃
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亡機械亾機事亾機心是真
能灌者而不名息古之人有以息名軒者有以息名庵者
以知息而不必於灌予同年友劉觀察靜之名其園亭曰
灌息日呻焉吟焉遊焉息焉不被塵中人不媚席上客當
月華澹蕩風韻飄颻之秋不作好不作惡一丘一壑盡是

選佛之場一嚬一笑總屬游仙之樂一觴一詠如出靜娛
之口久之得文若干首詩若干篇積而成帙共二十卷會
予姪道輝丞慈谿檄邑屬意命予一言爲玄晏予嘗謂人
生百年咢咢耳而其中有二大息才人經世能人取世曉
入途世名人垂世大約二十餘年甘苦盡嘗險易盡諳正
當閉戶閉口閉心之時夫理盡者不可責有餘〻至者不
可求兼濟前史有夜行之誠通人有乞老之言此爲一大
息也而非破名利關者終不能息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
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甘蔗既歷淬亡復味華林帙目屆
指幾何縱知巳難別神交相思而年窮夕除不得長聚此

又一大息也而非破生死關者終不能息靜之自其少年
來觀察吉州予猶得列孺子之坐下仲舉之榻亡幾何請
告去買園四明山下以灌以溉予讀其詩曰幾欲斵車兢
竅鑿有時抱甕帶經鋤又曰收拾經綸付釣絲灌園繞罷
又臨池則無待黃粱之熟無俟白髮之垂而松朮薜蘿淡
然已足予又讀其自志銘曰托宿於桑招隱於魚皆之者
以爲不足齒之儈予之者以爲不可及之愚且曰壽藏在
方山誌作於癸卯書誌書塋予不得與嗟予何其達也此
於名利生死二大關洞洞了了故入息可不息無息亦可
灌而息可不灌而息亦可詩文之粹然而潔充然而富惡

知非夜息之星斗邪雷息之奮豫邪鵬息之相吹貐息之
能作能覺邪四明有二丈人一農丈人爲鄞之余君房一
漢陰丈人爲慈之劉靜之二丈人皆有集皆予序後之傳
四明二丈人者當有徵於予言焉

乾坤二卦集解序

予既著經書類解十有四卷簡袠頗煩不敢輕示人丙辰
大水後幸波不及而藁帙尚完予咲曰不乘此日訂正恐
復有龍宫之灾一生精神付之流澌可惜也乃易五經之
源而乾坤爲易之門遂先訂乾坤二卦解解成敬序之談
易者有二曰名理曰象數實非兩物也談名理不諳象數

是說鈴也名理必不精談象數不該名理是皮相也象數必不透顧易之名理玄矣象數玄之玄矣不知來藏往未可與談不極深研幾未可與談不至精至變至神未可與談自有易以來談名理者紛如而唯程伊川易傳朱晦菴本義說理爲正易之象數王弼求之不得伊川求之不得故弼創掃象之說程有七分之語唯朱子至虛至公常自言曰伏羲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地萬物之理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王輔嗣程伊川皆不信象如今却不敢如此說只可說道不及見這箇耳此公論也不謂數千年後陳應城有鈎解來梁山有錯綜而象始明

又不謂應城來山皆吾友及吾世而身事之也義理既精考索極晰卽使輔嗣復生亦當首肯伊川讀之亦當首肯文公見之又不知忻賞若何愚嘗謂易傳本義談易名理未及象也鈎解錯綜談易象數兼名理也嗚呼備矣予作乾坤解名理取諸程朱者十九象數取諸陳來者十九而不佞淺衷肯與陳來同實者間筆之書而羅明德管東溟鄧定宇鄒南皐周海門五公所論乾元龍德潛龍先天又予平日所推高者一一著之篇中俟知易者裁焉

四書大全纂序

語有之獲鳥者羅之一目不可以一目爲羅治國者功在一人不可以一人爲國夫國不可一人爲羅不可一目爲羅也不可以一人爲國而治國之功收之一人不可以一目爲羅而獲鳥之功歸之一目所以衆也衆者離之可百散之可千紛之可萬可億傳也所以衆者蔽之二三根之一約也故物可以爲小不可以爲大可以爲半不可以爲全可以爲大矣函括八荒囊邈古表而或病於肆可以爲全矣包籠曠濶含受雜錯而或病於厖不肆不厖則以衡量者也高者下之卑者舉之僥者取之罄者與之明者定之疑者提之則取之衆而有所以衆者在也故曰傳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善讀者不必其全而嘗取之纂纂也

者傳而反約之謂也梁昭明文選有六臣注近有六注纂太史公史記有百家評林近有史記注纂十三經注疏近亦有注疏纂惟四書大全未有纂大全有纂則自宜興陳孝潔先生始陳先生奚取於大全而纂之大全 成祖文皇帝制書也其自序曰六經之道不明人之心術不正朕爲此懼乃命儒臣編脩經書集諸家傳注爲大全凡發明經義者取之悖經旨者去之若四書大全凡例首曰大書朱子集注諸家之說分行小書大書以尊朱也小書以翼朱也所以教臣民者以朱爲鵠也歷代以來尊如蓍蔡隆而後有棄朱注不讀者有裁截朱注而讀者有并髦矣

注雜以他道者以亡當之危同書地之飭江河日趨埶莫
之挽夫 文皇帝刻朱注以明經旨正人心為人臣子小
辨破言小言破道進不從先制辟從周名曰侮 聖幼籍
朱注階取青紫操戈入室假然卉揭名曰背師陳先生激
於義而纂之曰吾一以尊 王制一以尊師訓且鈎要孫
玄汰蕪去冗一以便學者之服讀也柱史君為先生元子
按江右剎劇斯編意若曰江右理學之鄉如羅豫章楊龜
廬劉呆齋羅一峰皆尊朱之儒也永樂間會粹全書半出
江右如胡文穆金文靖進書表陳芳洲周文襄蕭周李
余諸太史纂脩有名又集書之儒也刻之此邦尊信既久

流傳亦易由江之右達之四方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於
斯柱史嘉惠承學精意[illegible]表章庭訓已矣刻成柱史屬
自序復屬言子章子[illegible] 文皇帝正人心之旨諸大[illegible]
分別大書小書之例[illegible]先生纂注之勤柱史君刻書江[illegible]
之意專於衛朱以嚴護經傳於叛朱以浸入孔庭犧[illegible]
逾百而彌綸二儀老子言不滿萬而道德備舉斯纂也其
彌綸道德之籍乎讀斯纂者侍此意而明之思過半矣由
其半以及其全其殆庶矣

賀職方義齋先生序

[illegible]之先為慶氏漢安帝時慶純為侍中避安帝父諱改姓
賀晉有彥先梁有國賓高陽八龍以及四明狂客代有文
人比於我 明廬陵永新之賀大為著姓由永新徙楚為
鄖之賀由鄖徙汴為魯山之賀魯山有職方郎義齋先生
予同年友也天性孝忠萬曆辛未南宮之役甫畢職方一
夕思母暘與蒼頭馳二騎去比報雋戀母不赴長安至甲
戌以母命始 廷對母老乞終養以孝聞尋讀禮服竟補
職方有 壽宮之役往來山谷輪蹄鞅掌積勞成瘁物以
忠聞故其抒為詩文十九言忠孝其吟咏應酬十一予得
其集讀之凡遇 國家有吉祥善事喜而頌之嘖嘖不置
口故 經筵有頌 元子誕生有賦京師活雨 詔計部

加郵有紀 詔擇守令不容貪墨有歌惟恐 主德不歛
於八埏 國美不彰於百代披心日月希志葵藿此盡臣
天保之章也新鄉聞捷有教就親恩重名成 帝擇寬之
喜美芹思獻主厚祿欲沽親之思立秋思母有和熊羆欲
書香遜郎餘惟圖宦業清之句寒食墓祭有松楸鬱鬱啼
烏鵲楊柳依依泣杜鵑之悲服闋除縞有刻將肖貌終難
似彈不成聲撫是悲之感啜菽咽喉薦觴流血此孝子南
陔之篇也讀靈碑歌而識商羊蠍虎之謠讀念農吟而憐
荷犁鋤汗滴土之苦讀喜雨詩而揚窮簷飽飯內帑免
捐金之仁此豳風七月之響也如鑿井灌園則曰泉活恭

常在畦分澤有餘從他藥肉厭覺我菜根腴即疏食瓢[illegible]
之樂不適於此矣如徜徉泉石則曰安樂窩中康節老渝
花溪上少陵豪紫燕來時遊莊東黃花深處醉淵明即歸
去來兮之辭渭水無情之忠不勤於此矣今天假之歲月
畢其忠藎將增雅辰極時邑王猷而惜以職方終也將志
不求易事不辭難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而惜其蹇蹇於
陵工以負山疲也此予讀義齋集而嘆息也義齋有仲子
承芳能讀父書由孝廉司李饒州爲政有父風卷卷収拾
斯集而乞序於予予悲義齋志不盡酬不亡今昔之感喜
饒州能繩父武且以伸賀雅之望云

劉侯如銓部傳

萬曆庚寅予以叅知督賦于浙建武劉侯如以名進士司
李予婺青齡慱學讀九丘八索之書習席上柱下之語旁
掭五根七覺之旨與之語政理觸事惆悵言言中的予愛
之敬之侯如以梓里故事予甚謹爲予序粤草埒之歐曾
先正予甚媿焉已予歷晉楚齒闕侯如已入爲銓部郎戊
戌予以閩藩長待討長安銓部故實倚侯如正攝銓事坐
卧署中猶時時以尺牘來問四方賢佐予衆耳而目者裁
答止八對一出而别予出長安侯如尊以伉直中飛語去
國亾幾何卒於涂川年予承之猾黔以擒事滯黔十年

始歸丙辰侯如長君睦來乞言爲侯如傳予讀劉宗伯銘
映徹九泉矣讀焦太史集序休明一世矣讀鄒爾瞻白石
遺編序逐客之眉舒讒夫之魂墮矣予復何言雖然侯如
志之所期學之所詣或未悉焉侯如近學明德陽明遠學
孔孟且不諱二乘也爲之傳

侯如姓劉氏諱文卿號直州侯如其字也盱江廣昌人大
父龍湖先生由貢入太學念二尊人春秋高假歸終身不
仕以孝聞父封公諱一本習龍湖訓世載隱德毋何生公
公幼狥齊穎異讀書數行俱下丰神峻整閑雅如春初玉
樹冰花可親不可狎弱冠聲震黌序羅明德先生一見器
之曰吾國有賈子稍受馳驅則河汾之流也萬曆戊子首
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重嚬咲慎交遊同年中結交劉宗伯
幼安萬儀部季瑜僦居城東終日杜門討論人莫知也初
選浙金華推官時予督糧吳越始與論庶官忠佞若肺几
上之脯指掌中之理數局上之棋予知其不以耳敗目也
既而察其政婺區與華有議溫區台區海防有議攝東陽
城東陽毋𨚗入溪入其直顧役以築城邑氓恃爲金湯懋
玉環山田匿三十[illegible]盡爲膏壤尺籍倚爲都寵予知其
不以口代手也予對人曰劉司李富於齡而饒於文未足
奇也饒於政足奇也三載積最封父如其官毋何氏妻闕

氏俱封孺人已　召入爲銓部稽勳司主事氷鏡高懸而
妍惡太嚴人比之鉄石長安有鐵石鐵石人將爾擲之謎
甲午主河南鄉試所發策皆　國家大議至太玄之擬易
元經之擬春秋彼作者本甚精甚微而篇中千條析理一
緒通文令讀之者曉然若盲之開目聆然若聾之通耳斯
亦玄元之戶牖矣無何上書乞歸歸而倣范文正意創置
義田而自歎祿薄難以匡困封公語曰苟有所庇千金與
一饋同德嗣有餘廩請益與秉庶幾於龍湖府君行履之
一節惡用避名嫌薄自遠於古人哉於是置田若干畝定
省之暇肆力於學嘗致書鄧文潔公曰此中廣大精微色

色現成何勞認着居常天命之性仁者人也感而遂通之
旨皆是聖賢痛切爲人極口道盡實際理地此語已爲剩
跡惟在當人素位而行達道達德以了此無盡之法慧成
此無盡之學問結此無盡之世緣成就孔孟門庭一大事
業畢矣而又以書招幼安季瑜其略曰宿尊者德祇能辨
入龍蛇不能益所本無斬關直入非大英雄不足擔荷弟
頭與兄作背水陣毋爲日復一日也早入匡廬便是清涼
山椒又曰死生富貴皆是塞翁惟吾輩能持不磨沒者足
稱大事不爾皆殤也其勤力勤摯如此丁酉再起入部府
蔡太宰秉銓公言於蔡曰今世人心尤爲詭飾舉廉則破

冠裂[illegible]者比肩談學則口是心非者接迹皆負直聲者攫
金白晝而亡所畏其在朝虜衆即矯人情逆常理之事[illegible]
耳爲之及至閒居鄉里其平日貪穢心腸狠毒情態敗露
無餘此輩既獲美官又享高名即洪水猛獸之惡無以踰
此識者聞之以爲對病之劑而忌者已側目矣亡幾何以
員外郎攝選事矢公矢脊亡可爲指端偶一州倅籤得近
州論者以爲言公疏辨曰籤亡忌亡紘以示公也籤者得
之而言之尤尤公也是不可訓而竟以是調比部攺南至
淮病入廣陵病病舟泊許灣不諱年董三十有三貧亡以
爲斂友人蕭君應泰聞而趨斂之以册之棺棺公天下聞

而悲公之清貧亦多蕭生之高義蕭生者予同年蕭景寧
淵之子也景寧故節俠不謂其子亦爾豈非旴江兩賢乎
銓部一子睦能讀父書泣而道蕭生事甚詳其不負義若
此嗟乎劉氏世不乏阿士矣
贊曰清陽長沙羅公識我銓部有是語矣予又聞銓部稱
年有廣陵國道之變其入長安多不徑廣陵而畢竟徑廣
陵坊也廣陵董子齟齬之邪豈銓部董賈後身邪嗟乎長
沙謫命江都泥災祥予讀銓部與人書曰昔離後兩兩復
離亡所不離亡所不兩今未嘗離且後未嘗兩其神存之
大宅之外此上乘語賈之識董之變豈銓部駐足所耶

義寧尹曾武源先生七十序

盍嘗觀曾氏於吉虔之間名門濟美雋軌爭翹何㬎㬎若若代有偉人也吉州曾芸竽肅感慈烏來巢之異有子安世安強起家名進士令彭澤提舉成都蘇勝聲價虔州曾進士準兆芝草園扉之祥有子楙開幾一家守二宗伯於崇寧紹興之際迭著勳勞比入我 明曾氏尤著於吾泰有祖孫及第者有三世傳臚者有祖孫進士者則今給諫君潘生與其祖僉憲公公器也而義寧太尹武源公又憲副之孫給諫之父而克紹前烈於龍洲鶴山者公少時力學結髮饑膠庠事繼毋羅申色養之孝不徒區區毋脆友

愛二弟課之學俱著聲且捐産貽之見人困乏或倒囊以狗歲儉則減租授粟爲惠更僕莫數也既以明經起家龍南郎刺訓晉邑稍遷南雍所至多士彬彬顧化再晉而令義寧禮讓風行民鮮爭訟甫及朞月令聞休暘導王者之澤晨於九真求庶人之瘼聞之 中朝乃秋風鱸蓴忽解印歸養章貢夜月螺鷺明霞蛣然嵐壁颯然松籟殆將有[illegible]寧雲弄月之意焉當公上計時給諫君已舉於鄉辛丑進士出宰二異公貽之訓曰二異佳麗地又詩書鄉詩書多聞佳麗易緇聞其闇毋緇其緇是在孺子比給諫隙主客公又貽之訓曰主客有五儀有九儀有三積有五積有大客有小客有典訝有士訝具在典故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孺子志之已而 主上行取命下給諫遂選入刑垣而 俞吉鄭重公召之歸曰與其虛譽於燕市孰若返求於螺川行將爲 天子耳目之臣而慮不先定不可以入告故不練習不可以備問動靜 萬乘轉移大謀此何等事而可以倉猝辨者孺子圖之於是給諫請假南歸歸而屆公覽揆之辰邑諸搢紳將謀所以祝屬不佞致辭夫介祺興頌紫芝侑觴禮也余不佞幸與公同里兒建與給諫同籍誼不可辭竊聞之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南山之陽橋木竦焉實而仰君子曰父道也南山之陰梓木

勃焉實而俯君子曰子道也父仰而教子俯而受教是姬公伯禽之所以相成也義寧公以佳麗詩書之教教給諫而給諫受之三異以成武城宰父之政公以三積五積之教教給諫給諫受之主客以隸小儀中儀之望而茲以寵萬乘轉大謀之教教給諫給諫受之於家行將抗伏蒲之直成補袞之忠遂之追蹤忠簡和議之封章近之姚羅文毅綱常之白簡皆吾吉之故也夫三異之政成而百里之民萌以壽九儀之望隆而 朝廷之和氣以舒獻納之衆闕則 天子有諍臣耳目之神清則 殿廷無闕事一[illegible]以察萬方視此本公所慮皆公教之忠也即給諫之所

[illegible]公而抑公之自爲壽也揚子有言曰擬水於川水得
[illegible]焉擬行於德行得其中擬言於法言得其正給諫言正
則無擇義寧行中則無爽水順則無息無息故久也吾儕
之所以祝公者以此

盧山尹王貞脩先生墓誌銘

隆慶己巳　穆皇帝詔天下郡邑儒學選貢廩生郡二人
邑一人名曰恩貢是時南海陳海山宗師試於省予友王
在文貢於郡子章貢於邑冬十一月　廷試子章留北均
在文入南均婁躓南場萬曆丙子謁選授廉州合浦縣丞
以清聞陞四川蘆山縣知縣以不能於上官改訓興濟尋

遷寧波府教授致其仕歸歸而談道脩行絕口不問生産
年七十九卒時萬曆庚子九月也予在黔聞訃爲位哭丁
未予歸自黔在文墓木已拱矣子承庥承芳奉王公貞啓
狀來乞銘會予兩抹苴絰不言不對比免喪二子復來趣
始爲之銘按狀公姓王諱兆魁字在文學者稱槐洲先生
父前川公諱聞禮爲邑庠生課公甚嚴公年十九補郡弟
子員試先多士餼于廩而義分明於霜雪信行直如矢弦
鄉高紳爭禮之爲子弟師歐陽太史乾洑蕭司馬兌隅郭
太守平川以如蘭臭味引爲石交丁父喪殯葬如禮自己
巳應　詔入成均下第歸元配蕭卒公嘗壯齡矢不朋勝

路郎縫紉補綴自手之有三十年來兼綜軍手旁針線不
辭難之句其寡欲苦節出於天性如此已謁選得丞合浦
合浦故珠海蕭司馬貽之詩以領取孟嘗真事業爲期公
[illegible]敬聞命矣入竟會廉州度田郡有歸德鄉爲猺藪同事
[illegible]難於度公力肩而趾遍履之乘籃輿經丘壑猝遇一虎
[illegible]溪魁視與夫辟易公哭曰無傷也虎縱暴官疲不堪噬
令鳴金虎奔箐去踰月田冊報竣督府勦猺縣賞格營兵
希賞搜路人充猺公廉得七人冤狀白之府有天日[illegible]
等語觸太守周公怒公封縣印還府抗手辭曰殺人媚人
某死不能也周色稍霽遣二倅勉留發七人保候公曰名

其爲賊誰敢保賊亡已丞自保之周聞之惻然明日同知
劉觀吾入見周周曰吉州正氣真不乏人如昨日主縣丞
伉直不骫之狀即文丞相事亦何難爲又明日公入見周
謝過曰幾失子矣郡山猺叛廉州劉司李帥兵徂征公上
公移規以慎重司李易之曰書生也已報敗績賊縛劉入
山廉大震公進曰是賊可撫而司李可出也道府難之公
不辭之猺巢撫賊且曰有如不信某願質以出司李賊送
司李還郡徐寬郡亡佗意并還公於是周太守曰公仁者
之勇也爲　國[illegible]署靈山縣一切羨餘常
例盡蠲或告曰公得[illegible]公曰前者矣可復蒙

其不深後來至可復逆其不肖何討之過也人以爲名言
廉珉苦於採珠公有告海神文還珠問荅比以合浦丞入
覲擬上珠池疏會病不果公待計長安不妄謁權貴梓
里有慕公來謁者見公方負日補破衲相與浴嗟嘆息公
歸以告其友貞啓啓曰昔陳白沙題子陵羊裘云三尺羊
裘幾銖兩千秋龍袞並低昂愚知後世無詠槐洲破衲耶
已陟廬山知縣公政治逾練清苦彌甚自題座右云合浦
三年心鐵石廬山六月面風霜又題二絶云來時書卷伴
歸程只咲循良吏不行前涂若得逢卓魯爲民却信是同
盟讀其詩知公去志矣未幾謁入兩臺疏陂數云牧民雖

非所長而行同冰蘖嗟乎天下豈有飡冰茹蘖者厲民耶
始政興濟教諭尋陞寧波教授教規甚飭待士甚和久之
以病告循作四齋銘縣之明倫堂以示諸生而諸生作詩
送公有謂親同古人質心同古人眞者有謂有弟隔南北
無人代承薪者亦可謂深知師者矣公歸病瘉讀書愈力
家貧愈甚友人王太尹爲庵延之西墅公時與故人鄭司
訓墅池王處士貞啓歐陽宮詹瞻南及爲庵泰秋切磋爲
社潘雪松左遷東粤備知公合浦事具載之閑然集中以
告吉州汪太守靜峰汪行縣躬造公廬入其寢室憮然三
嘆以爲古人公亡與送汪公握手臨步至舟次而別汪送

扁致詞有云秉一官如敝屣歸故里惟空囊范甑常虛偃
室不造公之清譽至是日隆子章自閩藩歸對鄒南皐言
曰王在文居官之清可比海忠介居家之貧甚於孟我疆
南皐題之比公卒南皐以子言聞之學道姜公迅豆縣郡
鄉賢祠門弟子私謚之曰貞脩先生所著有槐洲文集省
愆吟若干卷墓在德橋之原首坤趾艮子三麻芳[illegible]孫[illegible]
[illegible]曾孫
銘曰邑有仙橋邪似東海之莒嶠抑有德橋邪作六行之
高標公生於斯歿於斯相其陰陽於焉逍遙我銘於斯王
之齋亾夕亾朝與天壤俱姚

汪君峙叟鄭齋放言序

新都汪生君峙予友鄒爾瞻高弟也侍爾瞻訪予山中出
所著叟鄭齋放言示予友人焦弱侯題曰博如說林而不
麗達如廣語而不淺粤衍閎深貫穿馳騁似矣予卒業之
放言共七篇志學絜矩宗孔知命宗孟修德明達與荀子
修身法行等篇相類則孟荀之正派也其文爲詞迴映叠
意迴行則呂覽鴻寶之旦行也且予書之槩可然非君峙
言也論語放言屬之虞仲夷逸今仲逸之書不可讀矣仲
尼常言作者七人則仲逸七人中之二也故作者也仲尼
[illegible]盖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作本知不知則不能作

君疇以獨智名篇知矣作矣而自附於仲逸其逸民之裔
與君疇起自布衣篤於孝經居必擇鄉遊必擇士其行不
放天見其明地見其光能定能應其心不放鳴而當律語
而當法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弟其語不放而
獨以放言名其書其自處清與權之間乎爾瞻二十年來
隱於太平青原二山天下士歸之者如子依父如影從竿
去來若環而獨卷卷於君疇尼山之所鑄者陋巷陽明之
所就者泰州彼其亦榮名厚祿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君疇勉矣遠而顏近而王逌逕於參廓以無負於太平青
原

鄧子尹淡竹苦竹二集序　五

安成鄧氏自子尹而上四世以文學名家子尹絕文人之
武顧茹淡若窮人亢學士之宗顧忍苦若乞士世人疑之
予以為正經世出世之肖子耳善繼者不必泥其志善述
者不必膠其事孝而不達豈至孝哉鄧文潔其文學正法
眼獨識子尹于弱冠時兩稱之曰非凡品也今子尹雖矣
可以仕矣然當文如子尹績學如子尹寧衛鞠躬矣獨疹
始超凡子尹嘗雉髮跣足左持錫而右持鉢乞食以餬飢
四衆環覩生菩提心而肉眼徒以踶名不祥爲恨夫術爲
人所不能茹之淡忍乞士所不能忍之苦則天下真文人真
真學問莫大此者益文人不能茹淡自有不能造之境學
士不能忍苦自有不能荷之擔予思子論君子之道首曰
淡而不厭孟子論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必先苦其心志予
以此期子尹遠且大矣子尹經世之器在淡竹出世之器
在苦竹古今論竹者多矣未有以淡與苦名者衛武之詩
曰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圭如璧似淡楊誠齋
之賦曰汝視其節凜然而孤汝視其銳挺然而瘦似苦子
尹以淡竹苦竹名集也其衛武楊誠之流耶雖然子尹之
志未已也志文莊之道據太常之德依僉憲之仁游宮洗
之藝予將榜其門曰五世文學之家以箴夫世之濃且雜
者

涇上王翼孔字說

予自黔歸田三年讀禮又三年讀老作老解又三年七十
有五矣讀易作易解而涇上門人王生文儒至予與之論
易王生問乾稱六龍漸稱六鴻何也予解之曰龍有翼故
大明終始之聖人乘之以御天鴻有翼故漸于逵其羽可
用為儀夫龍鴻之所以備稱於乾漸者惟羽翼之故孔子
作文言小象十篇以翼易予解六龍六鴻竟說以翼十翼
而王生適至且請字於予予誘之學易字之曰翼孔夫龍
有翼能雨天下鴻有翼能儀天下吾道進不能雨退不能

儀而空談易是談鈴也王生名儒孔孖為萬世儒宗不翼
孔何儒之名王生勉矣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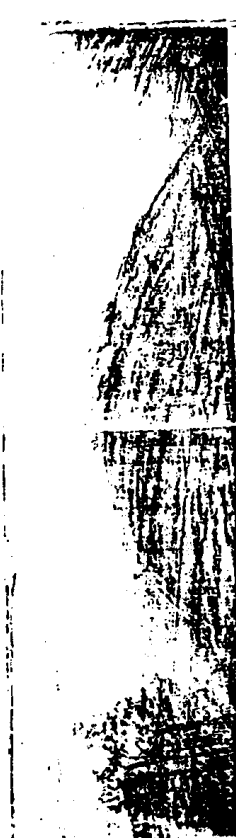
吉水温侯青霞考績序

葢古今稱賢宰亡若宓單父言武城而宓子之治單父旹
子之治武城亡他㑹政現術單父曰取君子武城曰得人
夫賢人君子邦之如也産於邑則邑重而宰能取之能得
之則宰重宰能取人得人而所宰之邑亡可取之君子亡
可得之人則宰窮亾可取亾可得猶亾害也將絲綜麻持
方枘内圓鑿則宰益窮邑有君子可取有人可得而宰懵
然𣿅然不之取不之得則邑窮不取不得猶亾損也至以

徵為羽以甘為苦則邑益窮夫惟宰不窮於宰而後萬世
知有宓子言子之治在卓魯上夫惟邑不窮於邑而後萬
世知有單父武城之鄉為鄒魯宬乃所以交相成也寻吉
邑有文水節義文章甲天下獻足文足亾論往昔即我
明二百五十餘年入相二鼎元四鼎甲六省元十有八列
卿十有四正學元勲忠諫殉義代有偉人即單父武城猶
在下風而宰吉水者如宓如言尚未之前聞則不窮於邑
而窮於宰夫百里一士千里一聖世所希者是邑獨蕃日
不知夜月不知歲世所憾者是邑亦憾蕃而受知而邑重
知不厭蕃而宰重寻於今得東官温侯焉侯以南宮第六
人成進士高第出宰文水銓部意若曰文水我　明之單
父武城也而以畀子為宓為言是在於子侯過其師嘉定
王宮諭辭焉宮諭曰吾聞文水有鄒爾瞻羅公廓二先生
圓之棟也晁之宸也文水之隣邑吾師郭先生隱焉三百
里内賢人聚取之魯得之澹臺是在吾子侯唯唯而吉寻
每歲與諸鄉紳有青原白鷺之會爾瞻新創仁文有仁文
之會毋過文水侯之兄刺史公與王宮諭寻俱有一日之
長侯以兄之故事吾猶兄以師之故事吾猶師加禮焉而
問政且以銓部之意與宮諭之教告寻寻曰宓子之取言
子之得夫人而知之也而所以取所以得夫人未必知也

宓子之單父辭孔子孔子曰毋迎而距毋望而許許之則
失守距之則閉塞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
測是教宓子以取之之方也迎而距毋為貴迎矣望而許
毋為貴望矣孔子謂言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
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是教言子以得之之
方也不學而欲得好學之士不問而欲得多識之賢此必
不得之數矣恢恢唯唯而求之於獨不以萬物易蜩之翼
不以笙猾秋之奕不以鴻亂隷首之算不必青原白鷺不
必仁文而如愛鼎亾以清旦冠履而昏夜倮跣政有非
一手足一耳目之所能獨為者今日仁文而謀之長老明

日玄潭而籌之原野其大者如甲寅之荒議散廩敘勸義助設粥廠俾亡一夫不飯丙辰之水議購榜人備舟子撿浸溺俾亡一夫不席於是文水之小民化之若單父夜漁者舍鑄舍鯤行於闇若有嚴刑於傍也其士君子愛之絃誦歌舞之聲閒於遠邇若武城人之愛人易使絃歌不絕也及是三年政且成矣於是鄒羅二先生泉合邑士大夫介其門人藍生光祚畏生文華文蔚解生熙來謁予言爲贈夫道莫不成於三丘一成爲敦丘再成爲陶丘三成爲崑崙丘山一成坯再成英三襲陟侯治文水三年此亦崐崘襲陟之日乎與人歌大夫誦銓部奏之 天子褒之又

惡知宓子言子三年之時有此績用否耶雖然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之嘆二三子不與聞而夫子獨與偃言不任爲王之佐二三子不許而獨許不齊取魯君子可以取天下之君子得一澹臺可以得天下之澹臺故言子可聞大同而宓子可爲王佐者以此温侯進之則文水之所取所得者以之宰天下可也

傳草卷之三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門人南溪羅文賓

桂平楊可成
巴縣趙士龍
貴陽莫天麒
南溪牟志夔
華陽王 景
宜賓陳 琦校

白下逸事上

帝王事紀 附后妃

蠙衣生曰予邑在豫章上游非四戰之國帝王事不史傳見惟齊武帝當晉安子勛之亂時爲贛令遣張鄧二軍主與談秀之相拒西昌至今猶存故壘陳高祖討侯景當蔡李之亂從始興來相拒西昌龍見江濱至今猶名龍洲則西昌二帝經歷之地而龍洲故高祖白魚赤烏之祥也晉恭帝齊明帝皆亡足紀特恭由瑯琊王降石陽公見晉之衰明由西昌侯入繼見明之篡而石陽西昌故予邑地是不可無紀作帝王事紀至南宋后妃之避兵白下者附焉

晉恭帝德文 帝曾降爲石陽縣公

恭帝諱德文字德文安帝母弟也初封琅邪王歷中軍將

軍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領司徒録尚
書六條事元興初遷車騎大將軍桓玄執政進位太宰加
交晃之服緑綟綬玄篡位以帝爲石陽縣公與安帝俱居
尋陽及玄敗隨至江陵玄死桓振奄至躍馬奮戈直至階
下瞋目謂安帝曰臣門戶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帝乃下
牀謂振曰此豈我兄弟意邪振乃下馬致拜振平復爲琅
邪王劉裕弒安帝立王爲帝又逼帝禪位尋弒之謚曰恭

齊武帝賾

齊武帝諱賾字宣遠太祖長子也小諱龍兒生於建康青
溪宅其夜陳孝后劉昭后同夢龍據屋上故字上焉初爲

尋陽國侍郎辟州西曹書佐出爲贛令江州刺史晉安王
子勛反上不從命南康相沈肅之縶上於郡獄族人蕭欣
祖門客桓康等破郡迎出上肅之率將吏數百人追擊上
與左右拒戰生獲肅之斬首百餘級遂率部曲百餘人舉
義兵始興相殷孚將萬兵赴子勛於尋陽或勸上擊之上
以衆寡不敵避屯揭陽山中聚衆至三千人子勛遣其將
戴凱之爲南康相及軍主張宗之千餘人助之引兵向郡
擊凱之別軍主程超數百人於南康口又進擊宗之遂圍
郡城凱之以數千人固守上親率將士盡日攻之城陷凱
之[illegible]走殺僞贛令陶沖之上即據郡城遣軍主張應期鄧
惠真三千人襲豫章子勛遣軍主談秀之等七千人[illegible]
期相距於西昌築營壘交戰不能決聞上將自下秀之等
退散事平徵爲尚書庫部郎征北中兵參軍西陽縣子帶
南東莞太守越騎校尉別封贛縣子邑三百戶齊國建爲
世子齊太祖即位爲皇太子建元四年三月即位
續衣生曰予守潮陽從會昌入平遠往來羊角水山川甚
奇峭中有一巖外狹內寬名蕭帝巖里人不知所謂蓋武
帝避兵處也史稱帝避屯揭陽山中非今潮州之揭陽也
一統志載吳析贛縣地置新都晉改揭陽即此雩都志作
梁武帝誤矣

齊明帝鸞

高宗明帝諱鸞字景栖始安貞王道生子也小諱玄度少
孤太祖撫育恩過諸子爲宋輔國將軍太祖踐阼遷侍中
封西昌侯邑千戶世祖即位轉遷侍中隆昌元年即本號
爲大將軍鬱林王廢海陵王立封宣城郡公二千戶已而
弒鬱林又弒海陵篡其位自立是爲明帝
續衣生曰古今賊臣連弒二君者魯慶父弒子般又弒閔
公晉里克殺奚齊又殺卓子王莽弒漢平帝廢子嬰司馬
氏廢曹芳弒曹髦劉裕弒晉安帝恭帝蕭道成弒宋蒼梧
王順帝至於西昌侯連弒昭業昭文而奪之[illegible]昭裕道[illegible]

流也其事無足取第以曾食邑西昌姑存其故焉耳後
二子東昏巴陵連爲蕭衍所弑天之報鸞足稱其施而梁
武簡文正德及棟祖孫父子四帝俱爲侯景廢弑抑又何
憯耶予因傳鸞藂備著之庶幾賊臣知所懼焉

陳高祖霸先

陳高祖諱霸先吳興人仕梁大同二年爲直閤將軍交州
司馬太清二年冬侯景寇京師高祖將率兵赴援乃遣使
間道往江陵稟承節度時蔡路養起兵據南康蕭勃遣腹
心譚世遠爲曲江令與路養相結同遏義軍大寶元年正
月高祖發始興次大庾嶺路養出軍頓南野依山水立四

城以拒高祖高祖與戰大破之路養脫身竄走高祖進頓
南康湘東王承制授高祖明威將軍交州刺史改封南野
縣伯六月高祖修崎頭古城徙居焉高州刺史李遷仕據
大皐遣主帥杜平虜率千人入灨石魚梁高祖命周文育
將兵擊走之遷仕奔寧都承制授高祖信威將軍領豫章
内史改封長城縣侯尋授都督六郡諸軍事南江州刺史
時寧都人劉藹等資遷仕舟艦兵仗將襲南康高祖遣杜
僧明等率二萬人據白口築城禦之遷事亦立城相對二
年三月僧明等攻拔其城生擒遷仕送南康高祖斬之承
制命高祖進兵定江州六月高祖發自南康南康灨石舊
有二十四灘灘多巨石行旅苦難高祖之發也水暴起數
丈三百里間巨石皆沒進軍頓西昌有龍見于水濱高五
丈許五采鮮耀軍民觀者數萬人是時承制遣征東將軍
王僧辯督衆軍討侯景八月僧辯軍次湓城高祖率杜僧
明等衆軍及南川豪帥合三萬人將會焉時西師乏食高
祖先貯軍糧五十萬石至是分三十萬以資之仍頓巴丘
會侯景廢簡文帝立豫章嗣王棟高祖遣兼長史沈袞奉
表于江陵勸進侯景平進司空後封陳公其策畧曰公長
驅嶺嶠蔘想京畿緣道酋豪遍爲榛梗路養渠率全據大
都蕭聚逋逃方謀阻亂百樓不戰雲梯之所未窺萬弩齊

張高𨋠之所非敵公龍驤虎步嘯叱風雲山靡堅城野無
彊陣清祆氛於灨石滅沴氣於雩都此公之功也遷仕凶
慝屯據大皐乞活類馬騰之軍流民多杜弢之衆推鋒轉
鬭自北徂南頻歲稽誅寔惟勍虜公坐揮三畧遥制六奇
義勇同心貔貅騁力雷奔電擊谷靜山空列郡無犬吠之
驚叢祠罷狐鳴之盜此又公之功也王師討虜次屆湓波
兵乏兼儲士有饑色公回麾蠡澤積穀巴丘億庾之詠斯
豐壺漿之迎是衆軍民轉漕曾無砥柱之難艫舳相望如
運敖倉之府犀渠貝胄蔚若雷霆高艦層樓仰捫霄漢故
使三軍勇銳百戰無前承此兵糧遂殄凶逆此又公之功

也策詞皆高祖之功赫若豫章者尋進爵爲王竟代梁

蠙衣生曰陳高祖由嶺州入豫章討侯景遭路養遷仕之亂蠙軍西昌爲日最久黃龍之見遂爲受命之符至今龍洲曰下古城其蹟猶存而廟貌至今洋洋故予特紀之一時共事西昌諸臣如杜僧明周文育胡穎等另有傳

附

宋哲宗孟皇后

哲宗昭慈聖獻孟皇后洛州人眉州防禦使贈太尉元之孫女也哲宗立爲后既以劉妃讒廢金人陷京城六宮有位號者皆北遷后以廢獨存高宗立上皇太后尊號會防

秋迫命劉寧止制江浙衛太后往洪州百司非預軍事者悉從仍命滕康劉珏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凡四方奏讞吏部差注舉辟功賞之類皆隸焉復命四廂都指揮使楊惟忠將兵萬人衛從帝慮敵人來侵密諭康珏緩急取太后旨便宜以行過落星寺舟覆宮人溺死者十數惟太后舟無虞既至洪州議者言金人自蘄黃渡江陸行二百餘里即到洪州帝憂之命劉光世屯江州光世不爲備金人遂自大冶縣徑趣洪州康珏奉太后行次吉州金人追急太后乘舟夜行質明至太和縣舟人景信反楊惟忠兵潰失宮人一百六十康珏俱逃兵衛不滿百遂往虔州太后及潘妃以農夫肩輿而行帝慮太后徑入閩廣遣使歷詢后所在及知在虔州遂命中書舍人李正民來朝謁時虔州府庫皆空衛軍所給惟得沙錢市買不售與百姓交鬨縱火肆掠土豪陳新率衆圍城康珏惟忠弗能禁惟忠步將胡友自外引兵破新于城下新乃去帝聞罷康珏命盧益李回代之遂遣御營司都統辛企宗帶御器械潘永思迎歸太后至越帝親迎于行宮門外遍問所過守臣治狀太后受冊日宣仁太后歎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後皆如所云

潘賢妃

潘賢妃開封人元懿太子母妃父永壽直翰林醫局官高宗居康邸時納之邢后北遷妃未有位號帝即位將立爲后呂好問諫止之立爲賢妃太子薨從隆祐太后于江西踰年還紹興十八年薨

蠙衣生曰孟皇后驚怖戎馬崎嶇巇巖福薄之惜宣仁如睹矣然當金虜入都也后以廢留不與韋邢北轅同五國之辱及高宗反正也后自虔歸稱尊號以壽終不若楊妃蹈海抱厓門之恨則賢淑之福猶未云薄也所恨者宋祖取天下於周氏寡婦孤兒之手至其亡天下亦以孤寡伯顏驅全太后瀛國公北去曰此是汝家故事可不戒哉可

不戒哉

白下逸事下

宦賢列傳

𩓐衣生曰淳熙志傳名宦自后唐始五代以前無聞萬厤志作事紀自朱齊以來封侯子男者大書之而未立傳予採史凡封國西昌東昌遂興石陽者悉傳之自桓禕譚祇至毛喜得九人遵事紀義而補其傳耳若蕭穎孚起兵西昌杜僧明周文育等頻兵西昌滕康劉珏以兵護隆祐太后於西昌皆下邑大故前志放失爲詳載之以備考焉

晉

西昌侯桓禕

桓禕字幼道溫弟四子也平厚篤實居藩爲士庶所懷歷使持節督荆益寧泰梁五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南蠻校尉荆州刺史西昌侯

南宋

西昌侯檀祇

檀祇字恭叔高平金鄉人少爲孫無終輔國參軍隨無終東征孫恩屢有戰功大將軍劉道規追討桓玄每戰克捷江陵平定道規遣祇征涓沔亡命桓道兒武陵內史虞悅疾病道規以祇代悅加寧朔將軍封西昌縣侯食邑千戶

東昌縣侯劉延孫

劉延孫彭城呂人爲宋世祖南中郎谘議參軍世祖伐逆府缺上佐轉補長史尋陽太守行留府事世祖即位以爲侍中領前軍將軍下詔曰朕藉群能之力寔賴大之勳以眇眇之身託於王公之上思所以策勳樹良永寧世烈新除侍中領前軍將軍延孫率懷忠敏器局沈正協贊義功誠力俱盡可封東昌縣侯卒上嗟惜之下詔曰故侍中尚書左僕射領護軍將軍東昌縣開國侯延孫風局簡正體識沈明綢繆心膂自蕃升朝契闊雅舊綏將二紀靈業中圮則首贊出圖義令既舉則任均蕭寇器允棟幹勳肯佐時及累司馬兩宮出內尹牧惠政茂課著自民聽忠謨令節簡于朕心方欒荼貽階永毗國道奄至薨殞震慟兼深考終定典宜盡哀榮可贈司徒給班劍貳拾人侍中僕射侯如故有司奏謚忠穆詔爲文穆

東昌縣子焦度

焦度字文續南安氐人也氣力弓馬並絕人孝武帝召充左右見度身形黑壯曰真健物也補晉安王子勛夾轂隊主隨鎮江州子勛起兵以度爲龍驤將軍領三千人爲前鋒屯赭圻每與臺軍戰常自排突所向無不勝事敗逃宮亭湖中爲寇江州刺史王景文誘降度等武陵王贊爲郢

州度爲贊前軍沈攸之事起假度輔國將軍屯騎校尉攸
之大衆至夏口將直下郡留偏兵守郢城而已度於城樓
上肆言罵辱攸之至自裸露故攸之怒改計攻城度親力
戰攸之衆蒙楯將登度令投以穢器賊衆不能冒至今呼
此樓爲焦度樓事寧度功居多轉後軍將軍封東昌縣子
類示生曰西昌侯檀祗封東昌侯劉延孫東昌子焦度巳邪
志皆大書之而不爲立傳未明著其所封功予考史爲之
傳至其行事之蹟在予邑者蒙家焉豈食邑不治民亦猶
今之封建公侯耶按廬陵太建中食建昌邑邑戶送米至
於水次陵親戚食賓客皆令取之□□□由是言之古
之封邑食邑郎不治民猶得食賦矣

幢主譚文

譚文贛令蕭賾幢主也宋晉安王劉子勛僭位尋陽鄧琬
輔之安成太守劉襲應宋太宗琬遣龍驤將軍廖珍率數
千人并發廬陵白丁攻襲襲與郡丞檀玢拒戰大敗玢臨
陳見殺襲棄郡走據嶮自守珍虜掠而退襲復出據郡時
齊王蕭道成率衆東北征討而世子賾爲南康贛令琬遣
使收世子世子腹心蕭欣祖桓康等數十人奉世子長子
奔竄草澤召集得百餘人攻郡出世子世子自號寧朔將
軍與南康相沈用之前南海太守何曇直晉康太守劉紹
祖北地傅浩東莞童禽等據郡起義琬徵始興相殷孚爲
御史中丞拜令率郡人俱下孚衆盛世子避之於揭陽山
琬遣武昌戴凱之爲南康相世子率衆攻之凱之戰敗遁
走世子遣幢主譚文起千人戍西昌與襲相應琬又遣廖
珍與其中兵參軍胡昭等築壘於西昌堅壁相守琬召豫
章太守劉衍以爲右將軍中護軍殷孚代爲豫章太守督
上流五郡以防襲後張悅斬鄧琬沈攸之斬子勛尋陽平

齊

西昌侯蕭諶

蕭諶字彥文與兄誕同豫廢鬱林明帝立封西昌侯位太

子左衛率諶謀之日輔國將軍蕭季敞啓求收諶深加排
苦乃至手相推辱諶徐曰已死之人何足至此君不憶相
提拔時邪幽冥有知終當相報季敞麤猛無行善於彌縫
高帝時爲諶所獎說故累爲郡守在政貪穢諶輒掩之後
爲廣州刺史白日見諶將兵入城收之少日果爲西江都
護周世雄所襲軍敗奔山中爲蛭所嚙肉都盡而死條楚
備至後爲村人所斬論者以爲有天道焉

梁

廬陵內史蕭穎孚

蕭穎孚齊光祿大夫赤斧子冠軍將軍穎達弟也永元末

譚達隨梁高祖起義師穎孚自京師出亡廬陵人循景智
潛引與俱歸至廬陵景智及宗人靈祐為起兵得二千人
屯西昌藥山湖襲郡內史謝纂奔豫章穎孚與靈祐據郡求
援穎胄遣寧朔將軍范僧簡入湘州南道援之僧簡進尅
安成仍以為輔國將軍安成內史拜穎孚為冠軍將軍廬
陵內史合二郡兵出彭蠡口東奔遣軍主[illegible]盆劉希祖叅
千人受江州刺史陳伯之節度南討二郡義兵仍進取湘
州南康太守王丹保郡應盆等穎孚聞兵至望風奔走前
內史謝纂復還郡劉希祖至安成攻戰未日城陷范僧簡
見殺希祖仍為安成內史穎孚收散卒據西昌謝纂又遣

軍攻之衆敗奔湘州以穎孚為督湘東衡陽零陵桂陽營
陽五郡湘東內史假節將軍如故方穎孚由建安奔長沙
希祖追之緣山踰嶺僅而獲免在道絕糧因食過飽卒後
修靈祐又合餘衆攻纂纂復敗走豫章劉希祖亦以郡降
建康城平梁贈穎孚右衛將軍

東昌侯蕭靈鈞

蕭靈鈞梁宗室文昌侯尚之子也仕齊為廣德令高祖義
師至行會稽郡事頃之卒高祖即位追封東昌縣侯邑一
千戶子脊嗣

石陽縣侯張惠紹

張惠紹字德繼義陽人也少有武幹義師起馳歸梁高祖
授為甲兵參軍加寧朔將軍軍主師次漢口高祖使惠紹
與軍主朱思遠遊遏江中斷郢魯二城糧運郢城水軍主
沈難當師輕舸數十挑戰惠紹擊破斬難當盡獲其軍器
義師次新林朱雀惠紹累有戰功建康城平遷輔國將軍
前軍直閤左細仗主高祖踐阼封石陽縣侯邑五百戶遷
驍騎將軍直閤細仗主如故以功增邑二百戶遷太子右
衛率天監以功增邑三百戶遷為左驍騎將軍卒謚曰忠
子澄嗣

陳

臨江縣侯杜僧明

杜僧明字弘照廣陵臨澤人也形貌眇小而膽氣過人有
勇力善騎射梁大同中盧安興為廣州南江督護僧明與
兄天合及周文育並為安興所啓請與俱行頻征俚獠有
功陳高祖征交阯及討元景仲僧明文育並有功侯景之
亂俱隨高祖入援京師高祖於始興破蘭裕僧明為前鋒
擒裕斬之又與蔡路養戰於南野僧明馬被傷高祖馳往
救之以所乘馬授僧明僧明乘馬與數十人復進衆皆披
靡因而乘之大敗路養高州刺史李遷仕又據大皋入灨
石以逼高祖高祖遣周文育為前軍與僧明擊走之遷仕

與寧都人劉孝尚併力將襲南康高祖又令僧明與文育等拒之相持連戰百餘日卒擒遷仕送於高祖軍及高祖下南康留僧明頓西昌督安成廬陵二郡軍事元帝承制授假節清野將軍新州刺史臨江縣子邑三百戶景平以功除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南兗州刺史進爵爲侯

游騎將軍周文育

周文育字景德陽羨人除南海令改長流陳高祖討侯景文育與杜僧明爲前軍克蘭裕援歐陽頠皆有功高祖破蔡路養於南野文育爲路養所圍四面數重矢石雨下所乘馬死文育右手搏戰左手解鞍潰圍而出因與杜僧明

等相得并力復進遂大敗之高祖乃表文育爲府司馬李遷仕之據大皐遣其將杜平虜入灨石魚梁作城高祖命文育擊之平虜棄城走文育據其城遷仕聞平虜敗留老弱於大皐悉選精兵自將以攻文育其鋒甚鋭軍人憚之文育與戰遷仕稍却相持未解會高祖遣杜僧明來援別破遷仕水軍遷仕衆潰不敢過大皐直走新淦梁元帝授文育假節雄信將軍義州刺史遷仕又與劉孝尚謀拒義軍高祖遣文育與侯安都杜僧明徐度杜稜築城於白口拒之文育頻出與戰遂擒遷仕高祖發自南康遣文育將兵五千開通江路侯景將王伯醜據豫章文育擊走之遂

據其城累前後功除游騎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封東遷縣侯邑五百戶後爲熊曇朗所害

西江縣公侯安都

侯安都字成師始興曲江人也世爲郡著姓梁始興内史蕭子範辟爲主簿侯景之亂招集兵甲至三千人陳高祖入援京邑安都引兵從高祖攻蔡路養破李遷仕於白石克平侯景竝力戰有功元帝授猛烈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富川縣子邑三百戶入陳改封西江縣公世祖賜死

顏氏生曰予讀陳史陳高祖之評杜周侯三將曰卿等悉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闇狎於下而驕於尊

矜其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猜防不設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其言而此三人者隨高祖於西昌杜督安成廬陵郡事尤有功於吾吉者故附傳於高祖之後

新豐縣侯歐陽頠

歐陽頠字靖世長沙臨湘人也爲郡豪族起家信武府中兵參軍加超武將軍征討廣衡二州山賊侯景構逆陳高祖入援京邑將至始興頠乃深自結託遷頠爲始興内史高祖之討蔡路養李遷仕於白石大皐也頠率兵度嶺以助高祖及路養等平頠有功梁元帝承制以頠爲散騎常

侍都督東衡州諸軍事新豐縣伯邑四百戶侯入陳改封
陽山郡公

豫章内史胡穎

胡穎字方秀吳興東遷人也偉姿容性寬厚梁世仕至武陵國侍郎東宮直前出番禺征討俚洞廣州西江督護陳高祖在廣州穎仍自結高祖高祖與其同郡接遇甚隆及南征交阯穎從行役餘諸將帥皆出其下及平李賁高祖旋師穎隸在西江出兵多以穎留守侯景之亂高祖克元景仲仍度嶺援臺平蔡路養李遷仕穎皆有功歷平固遂興二縣令高祖進軍頓西昌以穎爲巴丘縣令鎮大皐督

糧運下至豫章以穎監豫章郡高祖率衆與王僧辯會於白茅灣同討侯景以穎知留府事梁承聖初元帝授穎假節鐵騎將軍羅州刺史封漢陽縣侯邑五百戶尋除豫章内史陳受禪兼左衛將軍

永修縣侯陳擬 永修縣屬豫章郡

陳擬字公正陳高祖疎屬也少孤貧性質直疆記高祖南征交阯擬從焉及進討侯景至豫章以擬爲羅州刺史與胡穎共知後事留大皐應接軍糧高祖踐阼封擬永修縣侯

遂興縣侯陳詳 遂興故西昌縣地

陳詳字文幾陳武帝從孫也少出家爲沙門善書記談論清雅武帝討侯景召令還俗配以兵馬從定建鄴永定二年封遂興縣侯食邑五百戶其年除明威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三年隨侯安都破王琳將常衆愛於宫亭湖世祖嗣位除宜城太守將軍如故王琳下據柵口詳隨吳明徹襲湓城取琳家口不克因入南湖自鄱陽步道而歸琳平詳與明徹並無功天嘉元年隨例增邑并前壹千五百戶五年周迪復出臨川乃以詳爲都督率水步討迪軍至南城與賊遇戰敗死子正理嗣

散騎常侍徐度

徐度字孝節安陸人也世居京師少倜儻不拘小節及長姿貌瓌偉耆酒好博恒使僮僕屠酤爲事梁始興内史蕭介之郡度從之將領士卒征諸山洞以驍勇聞高祖征交阯厚禮招之度乃委質侯景之亂高祖克定廣州平蔡路養破李遷仕於白石大皐間計畫多出於度兼統兵甲每戰有功歸至白茅灣梁元帝授寧朔將軍合州刺史侯景平後追録前後戰功加通直散騎常侍封廣德縣侯邑五百戶遷散騎常侍陳封湘東郡公

巴山縣侯黄法𣰰

黄法𣰰字仲昭巴山新建人也少勁捷有膽力步行日叁

原缺第十九、二十葉

百里距躍叁丈頗便書疏閑明簿領出入郡中爲鄉閭所
憚侯景之亂於鄉里合徒衆太守賀詡下江州法𣰰監知
郡事高祖將諭領入援建業李遷仕作梗中途高祖命周
文育屯於西昌法𣰰遣兵助文育時法𣰰出頓新淦縣景
遣行臺於慶至豫章慶分兵來襲新淦法𣰰拒戰敗之高
祖亦遣文育進軍討慶文育疑慶兵彊未敢進法𣰰率衆
會之因進克笙屯俘獲甚衆梁元帝承制授超猛將軍交
州刺史資領新淦縣令封巴山縣子邑叁百戶承聖叁年
除明威將軍游騎將軍進爵爲侯邑五百戶貞陽侯僭位
除左驍騎將軍敬帝即位改封新建縣侯邑如前改陳封

義陽郡公邑二千戶

盧陵太守陸子隆

陸子隆字興世吳郡吳人也歷始豐永興二縣令陳世祖
嗣位子隆領甲仗宿衛尋隨侯安都拒王琳於沌口王琳
平授左中郎將天嘉元年封益陽縣子邑叁百戶出爲高
唐郡太守貳年除明威將軍廬陵太守時周迪據臨川反
東昌縣人修行師應之率兵以攻子隆其鋒甚盛子隆設
伏於外仍閉門偃甲示之以弱及行師至腹背擊之行師
大敗因乞降子隆功最封朝陽縣伯邑五百戶

東昌侯毛喜

延壽論不已貴授秘書少監出爲衛州
顓莊生曰據隆稱太后傳令人追太后至太和舟入反庶
珏皆追據珏傳珏奉太后退保虔州書追書奉忠使勇扶
貫三光而洞九淵未足喻其高下也而一事二書何作史
者之舛耶御史張延壽論康與珏無憂國之心致使太后
涉險爲敵人追追康珏不能辭其責矣

頳衣生傳草卷之四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門人東鄉冉德升
西充劉文琦
合州李作舟
保寧李在公校

逸民傳

頳衣生曰孔子表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他日又曰作者七人說者謂七人卽伯夷等然乎孔子不表三代之顯者而卷卷於逸誠以顯者易顯逸者易

逸闇幽舉逸法故如是予郡邑宋元以來多逸民而志多遺間傳亦畧予慨焉倣孔子例作逸民傳皆逸之逸者宋文隱者四嘉隆間儒隱者三合之亦七人外寓而隱者一

二劉傳

劉過

劉過字改之太和人號龍洲道人宋南渡後以詩俠名湖海間陳亮陸游辛棄疾世稱人豪皆折節與交周益公欲客之不就過喜飲爲文章豪放英特嘉泰癸亥在中都時棄疾帥越聞其名遣介招之過以事不及行作書輅者因倣辛體沁園春一詞其詞曰斗酒彘肩醉渡浙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蘇公等駕勒無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粧臨照臺諸人者都掉頭不顧只管傳杯白云天竺去來圖畫裏崢嶸樓觀開看縱橫一澗東西水遶西山南北高下雲堆逋曰不然暗香疎影只可孤山先探梅蓬萊閣訪稼軒未晚且此徘徊辛得之大喜餽數百千竟邀之去館燕彌月酬倡亹亹皆似之逾喜垂別賙之千緡曰以是爲求田資過歸竟蕩於酒不問也詞語峻拔如尾腔對偶錯綜蓋出唐王勃體而又變之開禧乙丑過京口岳珂爲鎮幕庾吏時廣漢章以初弁之東陽黃幾叔幾敷原王安世遇與伯鴻皆寓是邦暇日相與講奇吊古多見於詩過一爬勝處過多景樓一篇曰金焦兩山相

對起不盡中流大江水一樓坐斷天中央收拾淮南數千里西風把酒閒來遊木葉漸脫人間秋關河景物異南北神京不見雙淚流君不見王勃詞華能蓋世當時未遇庸人耳翩然落托豫章游滕王閣中悲帝子又不見李白才思真天人將人不省爲謫仙一朝放迹金陵去鳳凰臺上望長安我今四海游將徧東歷蘇杭西漢沔第一江山最上頭天地無人獨登覽樓高意遠愁緒多樓乎樓乎柰爾何安得李白與王勃名與此樓長突兀以初爲之大書詞翰俱卓犖叩閽一書請光宗過宮辭意剴切充爲中外推許嘗以書干用事者陳恢復方畧謂中原可一戰而取不

聽以是落魄無所遇介晚年欲航海抵崑山友人崑山知縣潘友文留宿焉尋卒於崑山過無子旣卒不能葬縣主簿趙希懋以友文賻錢三十萬買一地馬鞍山葬之并立祠東齋側每歲三月縣令丞率人士致祭所著有龍洲集若干卷

劉叔儗

劉叔儗名仙倫號招山廬陵人才豪甚能詩往往馳格律外與劉改之齊名善潛使張仲隆淳熙甲辰岳周伯持節浙東待次一日過仲隆登其家後圃快目樓有詩楣間曰上得張公百尺樓眼高四海氣橫秋只愁笑語驚閶闔不

怕闕干到斗牛遠水拍天迷釣艇西風萬里襲貂裘眼前不著淮山擬望到中原天際頭周伯讀而壯之問知爲儗居月餘儗來謁仲隆仲隆留之因置酒北湖招周伯曰詩人在此亟踐勝約旣至一見如舊交坐中以二詩遺周伯其一曰昔年槌鼓事邊庭公相身爲國重輕四海幾人思武穆百年今日見儀刑筆頭風月三千字齒頰冰霜十萬兵天亦知人有遺憾定應分付與中興其二曰已買湖山十萬居因君又復到康廬十年到處有詩卷一日湖邊從使車南渡忠良知有種中原消息定關渠從今便是門闌客時出山來探詔除詩成風簷展讀大喜遂約之入浙明

年叔儗過會稽留連累月餉之緡錢甚夥叔儗又有題岳陽樓一篇八月書空雁字聯岳陽樓上俯晴川水聲軒帝釣天樂山色玉皇香案煙大舶駕風來島外孤雲啣日落吟邊東南無此登臨地遣我飄飄意欲僊又善樂章爲世膾炙其賞牡丹賀新郎誰把天香和曉露倩東風特地勻芳臉隔花聽取提壺勸道此花過了春歸蝶愁鶯怨秋日念奴嬌云西風何事爲行人掃蕩煩襟如洗垂漲蒸瀾都捲盡一片瀟湘清泚酒病驚秋詩愁入鬢對景人千里楚宮故事一時分付流水江上買取扁舟排雲涉浪直過金沙尾歸去江南丘壑處不用重尋月姊風露杯深芙蓉裳

冷笑傲煙霞裡草廬如舊臥龍知爲誰起詞俊逸而意優柔亦稼軒之流也叔儗老布衣詩多逸不傳

顧衣生曰予讀岳珂程史云廬陵在淳熙間有二士一曰劉改之一曰劉叔儗儗詩清警峭拔足洗腐塵獨傷筋露骨太似改之則叔儗亦吾郡人而志缺之今以程史并楊用修詞品補傳崑山志流寓亦有改之傳弘治中崑人沈元中來知予邑言龍洲祀事至今不泯李元載稱崑山風俗之厚然哉（岳周伯即珂之兄俱武穆孫桯音形）

二羅傳

羅大經

羅大經字景綸吉水人宋寶慶二年進士初仕容南法椽甚爲范旂叟所知爲文雄渾根極理要嘗著讀書論曰自文籍既生學者固不可不讀書子路有何必讀書之說夫子斥之至於學詩學易學禮與夫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說拳拳爲其子及門人言之晩而歸魯刪定繫作其功至賢於堯舜則後之欲學聖人者舍書何以哉然是時詞章之名未立科舉之法未行士之讀書者上以撫世酬物又次以博識多聞下至蘇秦之刺股讀書專爲揣摩遊說之計固已陋矣然言詩書爲有用之具固未有入耳出口如俗世之甚者也蓋于今之士非堯舜文王周孔不談非論

孟學庸不覼言必稱周程張朱學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而後所未有也可謂盛矣然豪傑之士不出禮義之俗不成士風日陋人才歲衰而學校之所逢迎掖之所談幾若屠兒禮佛倡家讀禮可歎也昔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於子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

宣說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若子石子公明宣之爲學者誠不可以不知也又著英雄豪傑論曰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不著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鍼矣余觀大禹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門排伊闕明德美功被千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謙下士而東征三年赤舄几几履讒遭變卒安周室孔子恂恂鄉黨似不能言者而却萊夷墮三都誅少正卯使有一變至道氣象此皆所謂真正大英雄也後世之士殘忍刻核能聚斂能殺戮者則謂之有

才闒將駡坐無忌憚無顧藉者則謂之有氣計利就便善捭闔善傾覆者則謂之有智一旦臨利害得喪死生禍福之際鮮有不顛沛錯亂震懼隕越而失其守者兒望其立大節弭大變撑柱乾坤昭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禀之偏安其識見之陋驕恣傲誕不知有所謂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工夫故也又曰朱文公云豪傑而不聖賢者有矣未言聖賢而不豪傑者也陸象山深以其言爲確論所著有鶴林玉露十六卷中多名言至今猶傳誦之

羅泌 予廾

羅泌字長源廬陵人智識超邁情遙該至隱居不仕乾道

閎作路史前紀九卷後紀十三卷發揮六卷餘論十卷國
名紀若干卷而自爲之序曰太史公作史記蘇子述古史
皆黃載而上不道曰仲尼不道也予違太史公蘇子三百
載矣又上溯之爲數之前非取盭於聖人也以學者猶欲
言也神輸蟬推之著黼軒黃軍之籙充棟連牀曜聯而嶽
繁矣然心術滋蔽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故綱途而轍
迷皇甫謐之世紀譙周之史考張愔之系譜馬總之通歷
諸有號之帝録姚恭年之歷帝紀小司馬之補史劉恕之
通鑑外紀亦粗詳矣而其學俠淺不足取信太史公丁孤
秦威學之後首擬縊緒既足通遺而蘇子所述蒂發明家

隱後續茲固未足爲全書而予之路史所爲起也噫乎人
者天地之英而聖人之道與天地並春生夏長天地有不
至聖財成焉賞善罰惡天地有不及聖輔相焉其所以贊
天地之化毓者至矣是故天地雖大非聖人有不立三皇
五帝又聖之出類而人道之極摯者也然其猷爲制度反
蒼茫而不昌得亡惜乎或曰今古異道古之不可施於今
猶燭之不可用於旦也吁亦庶幾發蒙蒙士志者之屏
見余道一而已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自伏羲以來炎黃小
顥顓嚳陶唐姚虞伯禹俱以是傳以今並之雖前乎千萬
世稽符合節[illegible]之藏也[illegible]蒼皋夔之徒英靈猶在後

離殊世屬然猶合於符方其所表見可得而言矣昌古今
之異哉雖然清穆之編訛宜辱於掩鉛之手邪式爲抄類
而積奇紀且太史公來百千賢之論話詳矣語留千載此
其殆地也故予論世天皇以還尼于有夏以綱太史公蘇子
之亡其有所明則談之私屬疏之下方夢觭之論餂詰碩
人亦徒以移衆云書成以示蜀人費煒煒曰使漢儒有知
伊周非攝之論則無莽卓之禍知大鹿非職之說則無晉
之禍若齊梁有此書則佛老不張唐室有此書則藩鎮
不強五代而有此書則十國不狂靖康而有此書則戎翟
不昌習而讀之固足使亂臣賊子之知懼而可以刑家長

久禍亂不作矣實五經之鼓吹而諸子之權衡也其見重
如此予華注路史能世其業
殯衣生曰當宋之末予吉有二羅羅泌作路史羅大經作
鶴林玉露橫口三皇五帝之道肆筆天地人物之故非管
窺蠡舉之徒所能測其千一者而宋史郡志至逸其名惡
在其爲闇然日章邪猶幸二書具在予故表而傳之以風
閭巷之士

嘉隆三隱傳

蕭西巖先生庭　孫于震

蕭庭字時訓泰和人也爲邑諸生晉江蔡公清督學江西

深嵓之先生與羅文莊尹孔彰二公爲友當正德季以明
經次當上公車會宸濠亂先生拂衣隱鳳凰岡築梧丘草
堂吟香塢自偏讀書講學其中揭其座右曰暗裏分明如
東嚮閒中撿點莫欺天稍暇吟咏自娛久之成帙題曰蚓
鳴集咏菊萬言題曰吟香塢韵語羅文莊序曰時訓懷奇
不售其見於賦咏者宜必有怨懟不平之氣而塢中韵語
往往調高而興遠語峻而節和深意所存付之識者庭自
號西巖而自爲賦序曰三顧之峯每凝立席右因取爲號
其曰西巖實自庭始乃作西巖賦辭曰山有喬爽豐腴雲
陶玉積注形勝於斗南峯三峙以森植麗純艮而光明蒨

元夫之休逸其修銳也摩高員礙鴻翼玉笋瑶簪而頎而
嵬如脫穎之錐書空之筆名三顧也昉於有晉亦捧心者
騁于兹而前襲若乃壁斗崢嶸懸巖如劈玉削天成崚虛
峭立猗軒軒兮翠閣雲屏含霏吐奇矗不知其幾千百尺
也維特苔花藻縟薜荔鮮縈泉鮫珠而靡貫曳楚佩兮方
級攢鉅壑之中藏兮流光彩而莫戢鼓靈湫以萃芬兮匯
膏霖而洋溢碩其靜重有恒兮仁體立而匪磬嵬生息以
發舒兮臻至用之顯晰翠茁紅殷披霞而抹霧兮斂羣芳
於蘩苑天霜暵日爭能而遘虐兮驕雄視而弗眩是宜卓
立而閒儲兮齊遴豈售美於一時來羣目之睥睨邪客有

緝茅爲鄰心醉神俱仰其崇以壽下葺朗潤兮懋圻膺峻
爽乎寤寐兮報崎嶇於壓轂思布武之莫及兮慨露屩而
奮躅偭帝約爲靡初兮睇追泝乎始莫恣締觀以凝神兮
懵驪黃於遂電負稜層以左屹兮賓朝旭而東向肅瞻顧
而西面兮儼眷傒之在望矧受指於眞宰兮曰大江之西
翀隷土曰西昌兮又先哲之品題於是命之西巖斯義之
公請以爲號而冀有終奚徽榮於趙孟必詹鮑之適從有
其無以適吾有無吾有而寓於同紛萬麗之我爾揆斯道
而俱融不我不物相爲流通乃太平爲雞東濱爲酒嵓息
壤以具壇結盟誓於同久遂鼓掌而歌曰石巖巖兮蒼蒼

澤巽我以名兮備謙德艮吾背兮不見其人數蔌蔌兮爰
以同聲有鳴鶴兮山之陰相爲敝久兮利咸亨庭坳羅文
恭公遊廬陵多賢文于讀庭璧間詩稍貴屬僧爲欄護之俾
勿壞所著書吟香塢韻語門人蕭山知縣從子敬德序刻
梧丘草堂摘稿子章序刻孫于宸
于凛守東之承祖庭訓得詩書微義而躬踐之生平七一
言語十一盤行對人若處子而取與重一介年三十始爲
邑諸生皮弟子爭禮爲師年伍十以世楊孫人年高告終
養父故分所請人求臨卯生先爲令爲守或勸之謁公笑
而不答于常在塲館每一之官規以仁廉戒子弟士輕之

宦所朝夕往來三顧雙鳳間爭席漁樵絶口生人產鄉族
有大爭辯羣質於翁翁出片語決之亡不人人心服翁七
十章請具冠服以進翁曰身將野安用桎梏之爲苦也巳
邑侯數請鄉飲翁笑曰里諺有捉鄉老之誚予惡能爲若
輩捉乎章异日復從吏之翁正色曰今日鄉而賓諸黌明
日謝而踞諸庭子毋辱我章悚而退嗟乎冠服鄉賓二者
俗之榮也而翁以爲桎梏以爲辱此真大隱矣卒年八十
贖衣生曰予鄉嘉靖間羅文莊羅文恭二公稱鉅儒文莊
序蕭西巖翁詩有調高興遠語峻節和之許文恭讀翁多
寶寺詩至爲欄護之俾勿壞觀二羅之推高翁翁之高行

可知巳予生也晚不及事翁而事翁孫見巖先生見巖文
行克繩祖武其剛毅似韓退之而章娓非李漢温粹似朱
元晦而章娓非黃幹終不敢以親故遏佚幽光乃附傳於
西巖翁凰岡大隱梧丘世德章豈阿所好哉

康高行先生祥卿

康高行先生澄江大隱也名祥卿字用光垂髫與予師三
從兄子禎師才之抱璞不售留情詩賦予在留曹延爲兒
輩師休寧吳傳士子玉喜贈之詩以晉康僧淵似徐孺子
謝稱高行亦署天遊子名山大澤多所遊遇海內諸賢豪
咸願托布衣交其産近近中人嘗捐田祭族屬與從子覗
祭夢相纂訂譜諜著家箴鄉推孝友郡邑欲榮以鄉賓冠
服輒遜謝部使者咸表其廬賚之粟帛柱史吳公達可致
書予曰康布衣内含玉潤外表氷清且爲先生契交誠賢
者也近表廬曰摛文敦行以風在野太守吳公士奇謂高
行不朽者文務惇於行邑令金公明時下榻禮爲高士友
人銓諫鄒爾瞻詒之詩有湖上高風憐孺子斗間紫氣識
張華之句晚以修學著書爲事其遊快閣賦有序序曰邑
有快閣苞扶輿於東南作靈僊之窟宅其雄蔚足觀也繇
宋訖　明巋然獨存鬱攸不戒化爲刼灰邑士縉相與復
新之睋昔更瑰譎且僊其名曰小瀛洲真屹屹奇哉中丞

郭公寓書祥當有賦以紀其事予俟遁閣筆研久之一日
劉君東孝廉挈榼攜予爲覽勝之遊時穐光將半爽氣襲
人敞綺䆫以流雲坐瑶階而弄月步凳徙倚陶然甚適因
誦黃太史落木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之句若與
心契遂繹中丞之命用愜孝廉之賞爲之賦曰若夫金樞
御轡南吕應律風瑟瑟其動籟露瀼瀼而屑玉峯山川之
明嫵邁亭臺於鬱壘睨高天以容與思瑶華之可掇樂哉
君子曠衮𡡉邈將縱觀乎霧宇特寄興於快閣睎兹閣之
經始也蒐阜其袷壂撐其靈䟦朱雀以摩霄挾青龍而𨓏
明招鴈墖其岔峙嘉慈氏以標名規制岧嶤形勢鼎贔𡾊

一邑之雄圖煥人文於孔熾屹然特立磈硊鉱[illegible]縞脂[illegible]
豫畢方熠祟紳緌鬱吁闋闠發悖廼仍舊章之廣袤府淑
氣於方輿一衆志其從吏悉五縣之咸孚外闢江渚內倚
郭郛智者獻巧細吐宜力離朱引繩般爾紀墨命共工以
五釆紛遊冶之百色架繡桷以虹飛列浮柱而星燦廊層
複之畏隹綴縣彩以璀璨洞八囪之璁瓏括萬象於侖奐
擬滕閣之造天貌慈恩於震旦旁有窔室後闢邃房𠰶篠
窈窕煒煒煌煌鸞軋龍於飛欄甯矯首而騰驤軒鸞翥於
高甍欲𥦗風而翻翱環以陽馬襍以琳琅歷浮階以礫㰖
雜駁䭾而有章其東則龍江漾秀金魚浮曜楗石望仙青

谿可斜渚連鱗比縱橫熠爗迓羲娥於璇峯儼神羅而鬼
趯其西則漲溪文水岭嵤武山星岡峻峙紫翠可揖肆晚
霞與夕炤弄餘光於碧闌其南則天馬當陽三顧皇筆浮
嵐耀金如卿如喬瀕眎贑水之逝渾如匹練波光與長天
一色驅影逐飛鳥如箭上凭危檻之峥嶸下吸清泠之泛
灧窮奇疊秀惡可殫撰其北則林林總總帷屢所廬廣衍
沃埜龍門爲樞梳玉華之窣窿帶科嶺之來胥羅五星之
精華壯西昌於漢都擷衆芳乎大塊領百嘉於亭毒指蓬
壺而望崑閬恭仙氣於海隅連苾蒕乎圓嶠苑攙瀛洲之
影木至若儼客騷人結駟至止或登高而作賦或眺遠以

抱彼或陳秋弈以[illegible]或設哨壺之枉矢或張燕饗以娛
賓或奏管絃而樂友渺萬井於人境覺心遠而地邇儔長
袖以舒嘯蕩心胸於瀰瀰揄麗天闕敍煇月窟按品題於
名賢增飛閣之黼黻蘇學士幽思之詞洵非叢坌之所嘒
也文信國感憤之什尤非威武之所能奪也時有所激而
弗平情有所鬱而未豁唯太史襟懷無復軮軋翡翠脇翼
皂雛下上寒蛩夕蟬迎風弄韻玄隺警露塞鴈唳秋撫清
觴其未已澹忘歸而夷猶載歌載咏或勸或譸絕塵壁之
睆睆躅世路其𢛳𢛳委餘興於戀蜂奚羨吳歈與秦謳若
乃命世之良牧遵墱道以游觀瞻神秀之盤紆驗風俗兮

漓淳想表掇其在茲得治理之司南盍省方以觀民采參
靡於檗桓矧壯麗而瓌瑋足[illegible]形勝於中與白鶴之高岡
如故龍首之浮屠聿嶒應太運於絕熙將休臻乎地靈吾
知儁杰鴈行科第鵲起登瀛之名烏奕千禩龍洲三副狀
元之識魚墉四旌宰輔之美至高堀鐘鳴公卿蕤蕤斯固
仙境之隆於廷昔昭靈況之殊祉無有盛而弗繼厥幾[illegible]
美於前代歌曰翼翼巢巢渠渠馮東郭兮嵾峩崩岃凌寥廓兮
雲霞湯沃日月薄兮雙水湯湯電激風號兮墜胍矯靈結
神臯兮穰穰人烜赫其庯兮寓目千里壤壤熙熙兮[illegible]兮
[illegible]昔徒倚想於衡猗兮君攜壺兮遨娛遨娛兮閣中亞仙

遊於瀛洲兮游之東俯廻檻兮氣鬱葱聽秋江兮泛長篘有斜界兮迭賓鴻逝從君兮情源未歇西望中丞兮共千里之明月年七十二而逝所著有荔枝亭詩稿歷圃吟天遊山人賦天遊草義肥堂存稿諸編行於世

贊曰予交高行最久知好節甚都假使欲干榮利郎遊大人以成名殆不可者獨何耶志雲蘿自頭童布事不趣名譽不激識摯其所長爲尸狭何足道跡塵間而不累以貴交爲海鷗鳥可不謂高乎予故不采於文而著其行題其墓曰有明大隱康高行先生之墓

寓隱傳

王應電

王應電字昭明蘇州崑山人精於周禮字學與吉水羅文恭公泰和陳子宣康求仁友善嘉靖間僑寓泰和初著周禮著解已著同文備考而自序曰道也者文之體質也文也者道之神用也六書也者文之輸轂也溥之宣敎明化遠之垂後憲前故曰王政之始經藝之本也粵昔大猷之時氣化純完文字闡揚于是經恒明政月休自時厥後氣化瀉而文字舛六籍散而治敎庬蓋文字之興衰實與道化相爲倚伏故聖者作之明者述爲昭代之所隆而否德之所咎也自有書契以來倉頡古文則洪濛而開之者也意融理勝文約義該明如日星賁如草木易知易從矣歷帝王而降禮制至周始備器法皆古所未有故字亦多古文所無史籀變爲大篆字學中不可闕焉者也鍾鼎多出于三代之季艮庸真贋不可復別取二三策而已小篆非聖王是師以亡六國之所擅作者參以已見畫皆如箸以便筆札六書之體于是大壞至又變而隸而楷而草存者幾希自是以來雖或以篆名家皆子孫于李斯者也或宗古文而真妄雜焉者也至以私意作爲奇功或欲布置以爲齊整今紙者傳譌以爲傳滯陋者執守以爲經而其義不可復尋矣今欲釐正之苟復循末世支離之迹與之秤

量較計議論不愈煩去道不愈遠哉故欲究作者之意必盡解前人之縛而後可與言也夫三才萬物靡不有形象形也者肖其形而識之（日 月 星 雲 水 火 山 石）此字學之本也其涉于影響思慮之所及而不可以形傳也則以其形而反之增損或重疊配合（反人爲卩 尸爲 山爲 損 增木爲本 木爲末 卩爲 日 木爲 月爲夕 重从多 林 品 配 合 爲 明 爲）于形不類而意則可通或配他文成字（土 易 明 思 成 相 想 動 虫 生 爲 風 禾 味 入 口 爲 和）故曰會意也天地氣化也神而不有萬物叢生也蠢而無爲裁成天地曲成萬物惟人而已故酬酢萬變紛紜百慮孰非事也以形以意合數文而爲經綸之象（从又 持 肉 事 从 又 持 矢 爲）

事从𡰥古爲㕡事从目加木爲相度之事故曰處事謂以人處事又曰指事謂指人之事即古語象事之謂也書法有限而物類無窮字烏能盡之土一字之形而以他字之聲合之因其形之同而知爲是類因其聲之異而知爲是物是義雨而从路廷林亍之聲則爲霧霆霖雩曰而从矢鄉麻京之聲則爲吳鼎解景故曰形聲霰之从散雩之从雩腓之从卢映之从央非本聲而諧之故又曰諧聲也夫聲出于天或有餘或不足聲之有餘也一義而各爲一聲不能聲爲之制字也故以一字而轉爲數聲正轉平中轉去辟君也轉辟譬闢避四聲亢卧器也轉去聲又遲洗酰三聲轉注之謂也聲之不足也一聲而或兼數意不能義爲之制字也故以一字而借爲數義風氣也借風俗夷東夷也借平又借傷能獸也

借才能之草盛長也借姓又借語詞假借之謂也前人之論雖各有發明但不無得失且六義人所常言也三毋則人所未講也故書毋有十雖體有萬變不能違也字毋二百四十子孫相仍至不能生而止數字以萬計不能遺也聲毋二十八交錯于字毋之中雖聲以萬計亦不能外也自本而該末挈之如珠聯網布泝流而還源理之如攻玉捕亡用甲勾乙損盈益虧刊俗而復古定一而間歸故知三毋可以制字明六義可以釋經六義之未定三毋之不講又何六書之云且夫結字有主客爭勢有逆順畫有清濁奇正體有向背動靜故天文多圓爛然一天星斗地理多方究如大地山

河人道統成參于俯仰動植玉箸施於數目其畫直科斗施於主點其畫單鳥獸動而草木植取用于鳥跡柳葉也服食居器變動流行化裁於鍾鼎諸文也其類有八書法亦異考於古文有潤色而無造作驗之人心有融釋而無阻礙雷焱竊取之矣後有覺者欲知其方曰法天也崇古也致虛也研幾也窮神也天則開而我不與古則因而我無作虛則待其露而不先機則成其能而不倩神則天機流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可以與于斯義矣昔者周公嘗設其官曰諭書名矣見于行事故弗存也孔門嘗載諸言曰書同文矣無王者作故弗爲也我　高皇帝操三重

之柄兼尊徵之善嘗命儒臣爲正韻矣但日不暇給問以小篆正楷書之譌而未嘗以古文正小篆之謬且嚴於章奏而畧于經史古今刀筆之吏或所玩習而經學士夫多不識知　今上嗣位五星聚室夫室天子之北宮也壁實附之爲文書之秘府而五星聚焉非天將興起斯文之兆歟故今三才之義幽隱畢揚而文字之書明習者衆愚生值其昔化機自中光不容掩流不能塞摸述成書然而病困之餘功不逮識指歸未竟昔漢武中興大協音樂而未諧厥成倪寛云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遂一取裁于帝六書之旨其必有待于天皇考文而折

裒之哉因題曰同文備考云又著書法指要六義貫珠圖六義相關圖布字原病等書皆有裨於小學應雷卒子虛經紀其喪并贍其妻子爲刻周禮及同文備考二書

續夜生曰王荊公字說自謂亞於六經當時爲蘇子瞻劉貢父輩姍笑書遂不傳今旁見於韻會爾雅翼注亦多可採將未見全書耳王明齋同文備考書法指要六義全書大有裨於六書本附泰和縣署近多遺逸予傳明齋備載同文序姑存字學餼羊恐他日復如字說之湮坊耳著書甚難而惜書者甚希予爲之三嘆

論

律呂論一

予生平稽覽典籍涉之獵之亡不悉其指歸獨律呂一書太玄一經反復推測未鮮所謂朱文公謂蔡季通新書讀之者未及終篇輒已欠伸思睡寧獨新書卽司馬遷律書京房六十律錢復之三百六十律愈讀愈繁愈思愈睡揚子太玄經卽不敢雷同諸儒覆瓿之見每讀後世有子雲必知子雲一語愧予今日不能當後世一子雲則甚有其蒽今七十老矣始得讀卽墨王子魚律呂正聲然後知律呂者太玄之根也太玄者律呂之枝也律呂猶河圖洛書猶羲畫太玄猶連山歸藏周易洪範相爲表裏不可離之旨也子魚之言曰律呂之數其端見於周禮其詳著於太玄其用見於唐史太玄曰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故律四十二呂三十六併律呂之數或還或否凡七十有八黃鍾之數立焉其以爲度也皆生黃鍾按此卽律呂之眞數子雲必有所見揚子太玄蔡氏洪範皇極皆本於律呂太玄之數全是律呂洪範皇極之數全是太玄是故律呂以九分爲生數太玄洪範亦以九分爲生數九其九爲八十一黃鍾生數積八十一分故太玄有八十一家洪範有八十一圖九其八十一爲七百二十九律呂縱數有七百二十九分故太玄有七百二十九

贊洪範每九圖爲一九一九有七百二十九分九其七百二十九爲六千五百六十一律呂積數有六千五百六十一分故太玄一日有十八策一歲亦六千五百六十一策洪範八十一圖一歲亦六千五百六十一卦夫數始於一而終於六千五百六十一故曰一實萬分萬復一一矣數終而復於一其生生而不窮者乎由是言之黃帝制律呂時未有太玄而已彝太玄之根柢子雲草太玄時非出創見不過闡律呂之妙理不諳律呂何以解太玄不讀太玄何以明律呂不讀子魚律呂新聲何以知律呂太玄之互爲體用予平生未鮮二書一旦解之渙然冰釋怡然理順

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予亦曰子魚我師

律呂論二

古今評文必曰先秦西漢先秦推高呂覽西漢推高史記太玄彌綸羣言研精一理莫可得軒輊也然不韋懸書市門莫易一字猶曰暴秦威籠勢壓非心服也太玄在劉歆有覆瓿之譏在嚴尤有傳後之疑宗之者獨侯芭桓譚耳至如馬遷史記徐廣爲集解馬貞爲索隱張守節爲正義自漢至　明尊如聖經稱爲良史誰敢另置一喙然予讀史記律書律數始曰九九八十一以爲宮又曰黃鍾長八寸十分一宮索隱曰按上文之律九九八十一故云長八

寸十分一而漢書云黃鍾九寸者九分之寸也則不能無疑焉而無從質正及讀呂覽古樂篇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吹曰含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合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鍾之宮律呂之本呂以黃鍾爲三寸九分遷以黃鍾爲九寸其疑益甚而亦無從質正歲後讀王子魚正聲其言曰馬遷律書以黃鍾爲九寸三分損益隔八相生由是而生十一律竊意以黃鍾爲九寸者必傳聞子九之說而誤也蓋子午之數俱九子爲九分九之少也午爲九寸九之老也一陽來復而以九寸之老當之可乎其三分損益隔八相生疑古樂經之言蓋律以子午爲經左五律各益三分右五律各損三分陰陽羸縮之意也律以隔八而取應聲故宮徵商羽角五聲皆是隔八陰陽倡和之理也三分自三分隔八自隔八若以三分合於隔八使律呂之制至於毫忽微塵而不可窮究豈不失之愈遠矣乎又曰律書既以黃鍾爲九寸其相生至於仲呂不能復於黃鍾遂爲黃鍾往而不返故京房又於仲呂之下添執始以下六十律錢樂之復演爲三百六十

律夫律有十二古之制也別爲六十演爲三百六十豈不愈謬矣乎律呂之亂實自馬遷始不尊呂覽三寸九分之黃鍾而誤改爲九寸其後如班固劉向鄭玄蔡邕諸儒皆以黃鍾爲九寸黃鍾一差諸律皆差爲其度數之弗合也遂以黃鍾爲往而不返故京房之六十律由是而生焉爲其聲氣之弗得也遂以黃鍾爲極濁故後世之四清聲由是而作焉宋之諸儒非不留心於律呂也其所爭者古尺之長短秬黍之容受而已至於黃鍾九寸之非終未有能正其失者如陳暘之樂書非不該博也蔡季通之新書非不精微也亦終於無得焉而已矣遷之作俑其罪可勝言

哉予紏請律書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其於兵械爲尤重詳哉言之不下數萬言至於文帝時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遊敖嬉戲如小兒狀雖謂之兵書可也於律呂何干而謂之律書可乎意必古人別有一種律書馬遷不及詳審冒爲書之而自不覺其誤矣夫禮書全書荀子禮論樂書全書樂記又惡知律書之全録古文不如禮論樂記耶千古以來亡糾其謬而子魚獨昌言以排之真爲馬遷忠臣其尊呂覽謂不以人廢言其宗太玄謂之後世子雲

律呂論三

古樂之亡久矣漢初去周秦未遠猶有存者文帝謙讓未遑武帝特好世俗之樂而非先王之制魏用杜夔隋用鄭譯何妥宋用和峴胡瑗阮逸范鎮輩非不留心卒無所得南渡以後蔡季通以朱門高弟旁搜遠取巨細不捐朱子稱其明白而淵源縝密而通暢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巳試之成法自宋歷元至明無一人敢議季通猶千載之下不敢議馬遷也永樂間輯性理大全特收季通律呂新書爲一卷所以尊之至矣而不知季通之誤猶馬遷之誤猶和胡阮李諸賢之誤也子魚之言曰宋元豐間詔范鎮等詳定大樂故司馬光范鎮之論往復數萬餘言大約其說有二鎮主蜀人房庶之說欲以律生尺司馬光之說則以尺生律及覆諸家之說不過泥於黃鍾九寸之誤承外襲訛莫覺其非故西山蔡氏折衷衆論以著律呂新書歷十二辰而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絲分毫析巧若天成其爲書非不精妙也但以黃鍾爲九寸其損益相生之謬變律半律之非以之和聲而聲不和以之候氣而氣不應是漢唐以降之律呂非三代以上之律呂也予考季通新書律呂本原黃鍾第一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季通之黃鍾仍用九寸而不用三寸九分之黃鍾則雖欲免於子魚之駁其可

得乎夫馬遷季通大儒也馬遷爲徐裴所信服季通爲文公所推許而子魚上駁史記於漢下駁新書於宋非識透天人妙繼宮商疇能出此特達之見獨成一家之議耶善乎魯兩生有言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 本朝二百五十年巳過百年而律呂之說一發於李文利再發於王子魚今李王俱巳物故誰識律妻誰識呂子誰爲瞻辭誰爲神解似當廣召諸儒立爲樂學則古而呂覽玄經今而元聲正聲此四書者皆律呂之鵠也當必有吹律如孔子溫律如鄒衍者出矣

律呂正聲山東即墨王公邦直子魚父著也黃大司馬

梓山先生自塞下寄來屬予章序予觀予魚自序甚詳
友人李本寧前序甚嚴予亦無容置喙而一念向往子
魚之誠有不能自已者夫擊建鼓撞巨鍾而後知叩盆
拊瓴之足羞也浮滄海向日月而後知潢汙螢燭之末
廣也請予魚律呂之論合呂覽太玄之說而後知律書
新書之未工也漫為三論復黃司馬聊以當予魚玄晏
云耳

蟫衣生傳草卷之又四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門人內江馬鳴鼓　酆都陳載寬
漢州胡繼先　華陽顧居仁
漢州劉嗣傳　安居汪正誼
成都梁祖堯　通江向胤賢
綿竹劉宇揚　貴陽霍尚仁
安福康元和　內江梁弘化
洪雅楊舒榮　同里高應選校

聖門人物志贊論

孔子世家

贊曰孔子之先胄于商閼弗父能讓正考銘勤防叔求奔聊人倚立尼丘誕聖闕里生德七十升堂四方取則行誅兩觀攝相夾谷歎鳳遂衰泣麟何促九流仰鏡萬古欽躅

索隱贊

子章論曰夫子嘗贊易矣其言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夫自黃帝以下殺機已露神武不殺其指羲農以上之聖人乎夫子又言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大道既隱天下為家故

諆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
是謂小康則大同小康之異分於殺不殺之間而已夫子
小康三代而志大同其禮懷意量如天如地使之得志所
謂立立道行綏來動和自當見之而惜乎其未得邦家也
不得已作春秋以口舌代鈇鉞而萬世之亂臣賊子懼則
吾夫子神武不殺亂賊不作之實效也恐堯舜未易辨也
故曰賢於堯舜遠矣諒哉諒哉

顏子

贊曰生值衰周爵不及膂一簞蔡藿陋巷環堵德冠四科
名垂千古沒表萬邦遂封東士

子章論曰子貢有言夙興夜寐諷詩崇禮行不貳過稱言
不苟是顏淵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詩云媚茲一人應侯
順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名以御
于天子則王者之佐也夫子明以王佐予顏子矣孟子曰
禹稷顏子易地皆然孟子明以禹稷許顏子矣而惜乎其
年之不永也予讀路史仲尼之門顏氏之達者八路回僕
噲何祖高辛也顏之推云仲尼母族故多賢羅氏以爲私
言而不知非私也麟藪多麟鳳穴多鳳天何私於麟鳳哉

曾子

贊曰夫孝要道用訓羣生以綱百行以通神明因子侍師
答問成經事親之實代爲儀刑 宋劉宗贊

子章論曰論語禮記惟孔子曾子稱子不稱名其道尊矣
曾子父點子元申華孫西俱稱於紀傳其世澤長矣然孔
顏孟三氏世官不絕曾氏在宋莫盛於南豐在我　朝莫
盛於廬陵今山東永豐之曾皆自謂曾子嫡派當必有定
議云

子思子

贊曰閑居請益世業克昌可離非道闇然日章發揮中庸
睟祖有光無聲無臭優優洋洋

子章論曰子思子作中庸微矣仲尼祖述章曰如天至聖

書曰配天然猶涉聲名也至誠章曰其天淵淵浩浩何聲
乎何名乎衣錦章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其天配天
如天不足以名之矣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斯乎夫
子告伋魚儀曰學禮學詩告子思子曰心之精神謂之聖
故知其能作中庸也

孟子

贊曰道術分裂諸子爲書既極而合篤生真儒詆訶楊墨
皇極是扶較功論德真孔子徒

子章論曰孔子之學以從心所欲不踰矩爲的矣顏子從
之末由而孟子自云能者從之他日又曰從其大體爲大

人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也其卽孔
子從心之旨耶韓子謂孔子以是傳之孟軻得微有窺於
是耶

閔子 損

贊曰天經地義孝哉閔騫父母兄弟莫閒其言大夫不仕
善爲辭焉置身德行亞於顏淵

子章論曰論語德行之科顏淵之下繼以子騫揚子法言
仲尼之後訖于漢道德行顏閔股肱蕭曹謨淵騫齊騫於
淵所以尊閔子至矣予稍疑閔子不臣季氏家語載爲費
故季氏邑也豈前不仕而後仕耶仲弓由求爲季氏宰孔

子亦未嘗以爲非則閔子汶上之去何爲邪且汶上春秋
時爲魯中都非齊地也注云當去之齊又何邪或云是時
孔子爲中都宰閔子不應季氏之召而曰必在汶上以孔
子爲依歸也非終不仕也未知是否

冉子 雍

贊曰懿德賢行有一則尊子也敬恕成性存存南面可使
如客在貧刑政之言思施元元

子章論曰孔子稱顏子好學曰不遷怒而雍也亦不遷怒
賢顏子屢空曰不改樂而雍也處貧如客其與顏子同居
行科也固矣朱子曰仲弓父賤行惡聖門諸賢其父可

考者止路皙鯉三人雍父名未可考而何以知其行惡乎
悉意犂牛之說卽舉賢才之道也疑有焉知賢才之疑子
告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又慮雍有求備賢
才之意故告之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
諸人不舍則知賢不必盡在巳山川不舍則立賢不必以
其類父賤行惡臆說耳

端木子 賜

贊曰賜弗如回知二猶淺心存博濟器貫瑚璉億則屢中
孰竝其辯終聞性天令德顯顯

子章論曰商賜可與言詩載在論語予從南海黃文裕公

家得子貢詩傳本於蕭山來生行學得子夏詩序本皆古
篆書詩序與今文同詩傳解詩與序小異與今詩注亦異
予爲合刻於浙之湖州

仲子 由

贊曰學未入室業已升堂聞過則喜何用不臧片言折獄
千乘知方臨危纓結雖醢而芳

子章論曰子路以正名爲迂則未知仕輒之非義夫子謂
柴也其來則知由之死未善道故曰由也不得其死然顏
子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盡領諸師友之間
固已預燭之矣雖然結纓之正視死如歸覆醢之痛視功

猶子哭回曰天喪予哭由曰天祝予師生恩義深矣

卜商

贊曰文學之目名並一時爲君子儒作魏侯師不可後禮
始可言詩喪明爲罪誰慘可悲

子章論曰子夏可與言詩今傳小序夫人而知之矣損益
之間可與言易禮後之悟可與言禮無聲之樂可與言樂
亦夫人知之矣至於春秋則云不能贊一詞子讀說苑子
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
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公羊穀梁皆云子夏門人則豈
特贊一詞已耶

冉子 耕

贊曰德以克性行以濟身並驅賢科顏閔與儔小物克勤
大聖是親不幸遘疾命也斯人

子章論曰聖門顏氏達者八人其次則冉氏五人十哲之
中居其三德行之科居其二猗歟盛矣左傳魯有冉會冉
猛冉豎豈亦其族屬邪

宰子

贊曰朽木不雕糞土何誅以言取人失之宰予賢孔于堯
無用甚卑言語之科躋人之徒

子章論曰短喪不仁晝寢何誅從井救人其蔽亦愚顧猶
得居十哲之列者以陳蔡之思與賜同科也夫子曰賜之
牆　若予之賢予必有可取者記者載言語宰予於賜上
以此若田常之誣幾爲千古之冤楊用修辯之審矣

冉子 求

贊曰求也多藝仕於季康能執干戈社稷無殤百乘可宰
三年足民文以禮樂聖門之良

子章論曰子貢有言恭老恤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
而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知恤孤則惠
恭則近禮勤則有繼求也不徒藝矣然聚斂來鳴鼓之攻
伐顓史致君子之疾旅太山興林放之嘆豈求之藝未能

文之以禮樂乎

顓孫子 師

贊曰念昔顓孫商德與隣學以干祿問以書紳參前倚衡
忠信篤敬孰云堂堂難與並仁

子章論曰子貢有言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
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
獘百姓則仁也而曾子曰堂堂乎張難與並仁夫堂堂與
不伐不傲是兩人也疑非曾子言及讀記曾子以齊衰往
弔然後知曾子之所以病子張者至矣

言子 偃

贊曰禮樂從身文學擅科爲宰武城聊以絃歌割雞之試牛刀謂何前言戲爾學道爲多

子章論曰當孔子時吳人之及門者自子游始當孟子時楚人之北學者自陳良始亦寥寥矣自宋以來吳楚之士從祀孔庭者翩翩也豈非游良二子爲之前耶良之事不可考游之言行具載論語禮記者甚多皆有足術焉

澹臺子 滅明

贊曰惟子有道天與異容狀雖云惡德則其豐行不由徑見必以公南止江沱學者雲從

子章論曰子羽南遊至止豫章今傳省城進賢門子羽入

豫章之處也豫章理學羽爲之祖至宋而濂溪卜居廬嶽二程講學章貢益揚其波而熾其光數千年來歐陽永叔陸子靜胡叔心從祀孔庭則子羽之教遠矣

宓子 不齊 正義曰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虙之與伏古來通字誤爲宓

贊曰始宰單父請借善書引附宰主陽鱎是驅彈琴計理不下堂[illegible][illegible]爲致此君子與居

子章論曰漢藝文志有景子三篇說宓子語注景子似宓子弟子今其書已亡不可考矣

原子 憲

贊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窮貧環堵非病無財乃貧杖藜冠楮縰躧衣鶉可以爲難不知其仁

子章論曰一日克復天下歸仁何其易也克伐怨欲不行不得爲仁何其難也夫子止以不違仁許回而憲與由求亦俱云不知其仁其自處亦曰仁吾豈敢仁之難言也如此

公冶子 長

贊曰子長宏度負俗之累雖在縲絏知非其咎純德備行夫子所美以子妻之惟德與比

子章論曰左傳釋例及路史皆云公冶氏魯公族也南容季孫氏之後亦公族也長能忍容能謹言豈非以公族子

弟無紈綺之習有謹忍之實故足妻耶此萬世擇壻之法也

南宮子 括

贊曰貴而循理富而好施尚德君子爾乃兼之羿奡可慚禹稷可師三復此道載觀白圭

子章論曰三家之中惟仲孫氏獨忠公室而敬叔之賢更出流俗則以獻莊僖之遺教足以淑後胤也孔子妻以兄子豈無意耶或曰敬叔懿子俱師事孔子祀敬叔而遺懿子何也曰昭公伐季氏孟氏殺郈昭伯而伐公徒貽魯君乾侯之辱叔孫氏[illegible]郈季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氏[illegible][illegible]成傷孔子垂

[illegible]學乎也上背其父下懼乃兄凶于而國遊於[illegible]

僞可[illegible]

公晳子 哀[illegible]

贊曰天下無行[illegible]公廉趾道微家臣執崇德義不苟

顯然[illegible]子次凜然淸風

子章論曰俛思[illegible]韓非子猶是以學士引次憲爲人所稱焉遊以次憲與遊俠比非唉學士拘咫尺之義可謂擯詆不遺餘力嗟乎此馬遷之所以得罪聖門也聖門諸賢不爲家臣者頗曾點開原憲季次數人而已孔子與回與點說開貴裵雕憲而一貫之傳終爲曾子則馬遷可輕議

季次哉

商子 瞿史記商瞿後謂卽子夏又謂商子夏名瞿子木名係二人今不可考存疑

贊曰易之爲書彌綸天地知幾其神廣大悉備宣尼五十始精厥義竟授商生用開來學

子章論曰潔淨精微易教也孔子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而易道始明乃舉而傳之商瞿瞿雖屢傳至楊何竟未聞有所發明豈易故難言哉子貢子夏傳詩有序傳有小序左丘明傳春秋有左傳有國語瞿何寥寥也[illegible]氏何二篇[illegible]氏同[illegible]篇然今已逸矣

商[illegible]

贊曰柴也雖愚開學則哲避難不隧方長不折成人爲衰用法樹德考哉執喪三年泣血

子章論曰柴愚參魯孔子以爲患然參竟以魯得柴竟以愚明則愚與魯非所患患未學耳果能此道雖愚必明其柴之謂邪

漆雕子 開雕史記作彫

贊曰篤志於孔兒毀於體窮理未信求詣其極埒名曾點已見大意雖云形殘何傷於德

子章論曰孟子有言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善卽斯存諸已卽信自此信之充實爲美自此信之光輝爲大自

此[illegible]化之爲聖自此信之不可知爲神所謂神而明之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開未及此故曰已見大意

樊子 須

贊曰始問農圃勤事稼穡已遊舞雩修慝辨惑稷曲之役不踰三刻勇哉須也孰云其弱

子章論曰學稼學圃不鄙而問於師知人愛人未達而質諸友尹氏以爲聖門學者之務實也孔子始曰小人哉樊之也繼曰善哉問與之也聖人之言篤實如是

司馬子 耕

贊曰兄及弟矣忠佞异途魋將叛宋耕乃適吳處濁能潔

在泥不滓詠言無斁何懼何憂叶妖

子章論曰桓魋子牛盜跖下季兄弟薰蕕何相縣也孔子遭魋難而寬牛之憂不以魋故拒牛宗跖譏而固季之交不以跖故携季聖人善處人兄弟之間如此

公西子 赤

贊曰宗廟會同疇非諸侯赤爲之相大呂天球篤雅有節莊肅而周養親處友恩禮綢繆

子章論曰千家姓云公西魯郡族史記孔子弟子傳公西氏三人赤蔵輿如而赤最著則公西氏亦多賢矣第史記蔵輿如俱字子上不無可疑

有子 若

贊曰人稟秀德氣貌或同而子儼然溫溫其容秋陽江漢皜皜未從以禮節和斯言可宗

子章論曰程子有言論語之書成於曾子有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卽禮記中曾子有子稱子亦多則有子之造幾埒曾子則知後乃云名不隸於四科譽無偕於十哲何淺視有子也曾子傳道不與十哲世俗之論豈足以槩大賢

梁子 鱣

贊曰七十之條無子則逐聞瞿而止師言是復所存者厚

舍齊之俗卓哉叔魚千乘芳躅

巫馬子 施

贊曰志士在溝勇士喪元蘊丘之富子期曷論戴星鳴琴勞逸不倫任人者佚任力者煩

子章論曰巫馬子期不羨韞丘之富今子路慚戴星單父之治與子賤埒由也升堂不齊君子則子期所造亦可窺矣

冉子 儒

贊曰紀伯子魯聖學是務厲己斯約好問乃裕周旋中規容止可度允矣昔賢後世同慕 宋高宗贊

顏子 辛

贊曰執封于蕭實惟子柳夙飫格言克遵善誘明德斯馨賢業逾茂遡流窮源孔門師友

伯子 虔

贊曰於美子析全魯之彥儒行既茬名德乃建學以繕性問以廣見聊伯嘉封世享馨薦

曹子 卹

贊曰肅肅曹伯王室之裔積習樂道切磋游藝惟善則主惟德是麗上蔡名儒闕里高弟

公孫子 龍

贊曰黃偵著祀公孫是名田常稱亂魯討止兵勇矣子石
毅然誦行雖未登車屹屹干城

冉子 季以下無年歲

贊曰卓彼冉子姓著東魯奉師於塾尚友於古庶乎列爵
諸城胙土緬想英姿郁郁彬彬

漆雕子 徒夫

贊曰遐想子期挾策聖帷周行是履洙泗我師在德既賢
其名乃垂洋洋如在英聲四馳

秦子 商

贊曰孔父秦父相尚以德俱生賢嗣相與維則是父是子

克岐克嶷於弁儒林令名無極
子章論曰秦氏四子商非祖冉共事仲尼盛矣史記秦冉
字開宋封新息侯正義曰家語無此人 明嘉靖九年黄
冉祀今秦氏止三人

漆雕子 哆

贊曰子斂受封爰居武城疊疊其聞翩翩其英摳衣杏壇
願學大成誕敷孔教足爲輔弼

顏子 高

贊曰顏氏之子矯哉其強爲御於衛爲僕於匡重圍既解
望道彌昌歷千百年廟祀煌煌

商子 澤

贊曰邈矣子秀宿禀奇特受業研精聆教嘿識未踐四科
亦涉六籍斯文有宗好是正直

壤駟子 赤

贊曰式是上邽昭乎聖徒受姓壤駟聞道泗洙詩書規矩
問學楷模得時而鶩領袖諸儒

任子 不齊

贊曰任城建伯字曰子選淑問雅馳才華清遠競辰力行
愛日黽勉孔教[illegible]崇令緒顯顯 宋高宗贊

石作子 蜀

贊曰在昔石作能知所尊懋依有德克述無言鼓篋槐市
揚名里門此道久視彼美長存 宋高宗贊

公良子 孺

贊曰子幼高賢從師宣父服膺大猷希跡好古詩書匍匐
仁義干櫓匡蒲之役展也孔武

公夏子 首

贊曰洙水汪濊吸者蒲腹子乘參之雅言攸服學以適道
弗雕其樸庶幾斯文令終有俶

公肩子 定

贊曰及門受業率稱异能子中樂道左準右繩賜牆可跂

並同升致志景迹外虎中弸

子章論曰聖門諸賢複姓者二十二氏如端木顓孫澹臺南宮漆雕司馬巫馬罕父步叔石作壤駟左人叔仲奚容公西公良公冶公晳公孫公夏公肩公祖皆複姓也大氏古人少雙名故三字者多複姓

后子 處

贊曰溫溫子里入侍至聖撑道之華秉德之柄深造閫域不乖言行遺芳戢斂其暉掩映

鄡子 單

贊曰子家學孔容與不忒思以誠凝行將道翼涉彼玄津馳於聖域違哉儒器雅闇斯填

奚容子 蔵

贊曰奚容子晳已登堂室言宗諸聖行處其實文采日化儒術是甄威儀翔翔德音秩秩

罕父子 黑

贊曰懿彼名冑因官爲姓敬以束行銳然希聖四教不騫六秕惟競錫壤祈鄉千古輝暎

顏子 祀

贊曰蔚矣八達顏氏益昌追跡好學熈有顏襄疏封錫爵侯於富陽闕里茂材松檜蒼蒼

子章論曰祖爲八達之一其無繇之族子乎史記祖字襄今字子襄誤考七十子中一字字者亦多即顏之僕字叔顏何字冉皆一字字也

榮子 旂

贊曰伯茲雩叟務學實著七十之徒子祺是預匪善莫行惟德乃據紀於孔林式彰厥譽

句子 井疆 音鉤

贊曰衞之君子達者比肩服勤鼓篋學慕常編德范可淑儒術攸先彼斁者疇逸響萬年

左人子 郢

贊曰杏壇受業儒林稱賢希蹤十哲秀頡三千金鎔於冶器埴於埏樂只君子文聲益宣

秦子 祖

贊曰秦有子南賢績述作守道之淵成德之博範若鑄金契猶發藥歷世明祀少梁列爵

鄭子 國

贊曰冑於榮陽侯以朐山負墻聖門託足賢關既友游夏亦侶曾顏千載而後請以訂頑

縣子 成 正義 縣音玄

贊曰至聖立教子祺安雅擅譽衞邦啟祚鉅野熺矣風猷

時哉用捨出倫離類夏璉周𥫗

原子 九

贊曰不學將落聞道貴早斯人頴異動輙有造身遊啓渚
志契閭奥樂乎寵襲郁郁文藻

公祖子 句茲

贊曰東魯高士懿惟子之與賢並進得聖而師彬彬雅道
冀翼令儀耿光仰只室豈遠而

廉子 潔

贊曰兄弟之邦士有廉庸涵泳素教表揭儒宗杏壇探討
洙泗從容嶷毫共仰奕奕高蹤

燕子 伋

贊曰師鹿高振大成是集道傳洙泗速肖七十善教云袤
儒風可立漁陽之士得跂而及

叔仲子 會

贊曰彭生昌胙茂挺子期親訓有日廣業于時四教允隆
五常以持比肩傑俊聞望斯垂

樂子 欬

贊曰粤惟樂子師慕大成信道篤固見善分明義我闕里
丁丁友聲秦賢並集之子爲英

子章論曰史記孔子世家及家語載費人襲魯人及公側
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遂墮費按樂欬一曰
樂欣欣頎字相類豈即樂頎耶然服虔又曰申句須樂頎
魯大夫以俟再考

公西子 輿如

贊曰鍾美齊疆從師魯國展矣斯人信道不惑禮璺金繩
鏘洋文德臨胸宗祀英風礧礧

狄子 黑

贊曰仰止狄晳抱負淵通游泳德化揚厲素風儒識既異
持敎乃隆厥志茂焉願學時中 宋高宗贊

子章論曰狄黑史記字晳黑爲名晳爲字晳者白也猶曾

蒧奚容蒧皆字晳之義也舊志祀典考作晳之者恐晳字
之誤索隱曰史記家語載本各異

邽子 巽

贊曰彼美邽子先聖是承墻仞已及堂陛將升良玉斯琢
寒水必冰錫壞平陸茂實照騰 宋高宗贊

孔子 忠

贊曰惟子挺生道德之門家崇孝友鯉則弟昆三得三亡
所問殊溫箴之砭之義不掩思

子章論曰鯉不如顏蔑不如宓此亦孔子教子弟之法無
上人意也第學詩學禮鯉對曰未學何得何亡蔑對曰未

得一閫樸實之意如渾沌未鑿今世子弟未學謂學未得
謂得飾詐載僞以欺父兄視鯉箴何如哉

陳子 亢

贊曰鯉有異聞仲尼豈賢兩問俱失如管測天自喜得三
足益其愆力祛殉埜見亦卓然

子章論曰陳亢於孔子疑求政於邦君疑異聞於伯魚疑
不賢於子貢明有貶孔之意記者列之公孫朝武叔之後
彼之也史記不載弟子傳然乎弟子不尊其師即庵之門
墻之外可矣愚嘗謂孔門從祀陳亢疑孔子當與公伯寮
並黜顏何無故被黜當復即亢爲子貢弟子當如樂正克

未從祀孟廟例祀之子貢之廟可也

公西子 蒧

贊曰猗爾子上魯邦之望以德則貴惟道是唱師敝師明
友直友諒伯於祝阿儒風斯暢 宋高宗贊

子章論曰蒧古點字孔門有三蒧曾蒧奚容蒧公西蒧也
曾蒧奚容蒧俱字皙蒧小黑也皙白也

琴子 牢

贊曰齊豹之盜胡爲乎弔桑戶之死胡爲乎哭孔謂之狂
所志何高遊於方外其德彌邵

子章論曰孟子有言如琴張曾皙牧皮孔子之所謂狂矣
張正變然成章曾皙之狂士也正孔子之所思也孟子去孔
子未遠其言足據史記弟子傳不載豈偶遺之耶

顏子 之僕

贊曰賢行顏叔親承屯父志銳所期道尊是輔泥在鈞陶
未就規矩終廉好爵錫名東武 宋高宗贊

子章論曰顏叔顏氏八達之一也史記弟子傳之僕字叔
文廟祀典考作子叔誤 大明會典舊封宛句侯祀典錄
作宛丘侯誤

步叔子 乘

贊曰子車慕聖若嗜醇醲親炙避席唯諾趨隅發微既悖

雅道是扶易以珍之爲璉爲瑚

施子 之常

贊曰立體惟毅有德斯彰俯友顏閔仰希虞黃訪道踰懋
齊名大艮冊青燁燁歷久彌芳

秦子 非

贊曰曾有哲士天水發祥傳道曲阜垂名汧陽執德以弘
操行以常智崇業廣式贊素王

申子 棖

贊曰本訥近仁剛大配義有欲則柔以義爲剛天人分涂
賁腐異器棖也非剛或人未識

顏子噲

贊曰褒賜朱虚在器輪輿儒室振領聖門笑語問學切磋
師友礷礑徙義崇德挃瑾抱瑜

先儒

左子丘明

贊曰猗歟左氏闡道素王依經作傳微旨用彰義嚴鈇鉞
褒榮袞裳劉杜闡之其道逾光

子章論曰左丘明以為孔門弟子耶則史記弟子傳不載
班書直以為魯太史故程子以為古之聞人本朝祀典稱
先儒不曰先賢也以為非孔門弟子耶劉子駿云左丘明

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與親
見不同則左丘明疑當在七十子中杜預云左丘明受經
于仲尼未有受經而不為弟子者以劉杜之語証之丘明
當在弟子列陳士元氏謂左丘明為孔子先輩未有先輩
而直呼名者陳氏亦臆說也

公羊子高

贊曰高也解經辯惑成服學官所傳并名左穀董生持論
何子私淑名曰齊學斯文載郁

子章論曰公羊高穀梁赤二子皆授經於子夏子夏之有
功於春秋大矣而云子夏不能贊一詞何耶孝經說云春
秋屬商然耶

穀梁子赤

贊曰仲尼修經感麟絕筆赤也發揮奧義斯畢合高魯學
道隆漢室三傳獨緜標美儒術

子章論曰予讀荀崧傳左丘明張本繼末發明經意多奇
偉公羊高親受子夏辭義清雋斷決明審穀梁赤師徒相
傳文親義約是以三傳並行莫能孤廢其說最公至于膏
肓墨守起廢等說各立門戶互相抨擊習三傳者之過也

伏子勝

贊曰伏生明經為秦博士祖習微言流離耄齒壁藏其文

口授厥旨誰其承之晁氏之子

子章論曰西漢尚經術自伏子至杜子從祀孔庭者七人
言書伏子孔子言禮高堂子后子杜子言詩毛子言春秋
董子而東漢無一人焉氣運之隆替人才之盛衰于茲見
矣

高堂子生

贊曰秦曆告窮炎靈啓祚篤生令人允貞王度名教斯宗
儀禮攸注東海尚臺嗣之亡數

子章論曰高堂生猶伏生賈生董生之類也按通志畧曰
高堂齊公族也風俗通齊卿高敬仲食采于高堂因氏焉

今[illegible][illegible]子者說

毛子 萇

贊曰孔徒受業商也言詩研精古訓誰其嗣之大毛小毛家傳戸師河間精壘千載爲儀

子章論曰大毛公詩傳自子夏子夏論詩見于小序今毛詩所宗者大氏皆小序朱文公注半依小序而間自爲說與小序戾子近刻子貢詩傳又半與小序殊如卷耳小序曰后妃之志也朱注從之詩傳曰文王遣使求賢而閔行役之囍也勞之以卷耳兎罝小序曰后妃之化也朱注不從詩傳文王得良臣于野周人美之賦兎罝今取全詩讀

之卷耳兎罝與后妃全不相涉則商賜之言詩可知巳豈大毛公與朱文公俱未見子貢詩傳耶

后子 蒼

贊曰東海通儒孟氏高弟淹中古文獸全其祕三家傳業曲臺[illegible]爲禮教珍崇褎然博士

子章論曰詩之有大毛小毛禮之有大戴小戴其有功于詩禮一也大毛小毛之詩受之荀卿大戴小戴之禮受之后蒼后蒼祀矣而荀卿以性惡黜祀豈蒼之論著能加于荀卿周子蠡測曰程子有言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其立言非[illegible]無謂也況性惡篇終深明人可爲禹謂有其質有其具與人皆可爲堯舜之者有二乎哉王子曰孟子說性正從源頭上說來亦只是說個大槩如此荀子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說來也未可盡說他不是朱子曰荀卿儘有好處韓子曰荀與揚也大醇而小疵則荀子后子之祀或留或黜必有能辨之者

孔子 安國

贊曰顯顯子國闕里之系得孔壁文序尚書言繪像廟庭傳經洙泗近守褒成遠繩魚思

子章論曰孔子之後從祀祖庭者四人伯魚子思子蔑皆親承孔子者安國生雲耳之後出景武之時得孔壁之遺

書序尚書之古文該主兩廡止安國一孫可不謂賢乎哉傳中有孔叢子與從弟安國書似可疑隋志孔叢即孔鮒也如以鮒爲叢則安國係鮒從孫秦漢异時如別有叢則未可知以俟再考

董子 仲舒

贊曰嬴秦灰燼炎精始然業奮下帷志不窺園天人三對江都遂遷一代醇儒世濟其賢

子章論曰程子有言董子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二語度越諸子予讀春露愛在人謂之仁義在我謂之義仁主人義主我故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此豈

漢唐宋諸子不能及雖直接孟氏可也

杜子 子春

贊曰河間獻書周官殺青緜氏受之埒于六經學窮姬制學臨漢庭九十尚存鴈行伏生

子章論曰子春受業於劉歆至永平初尚在則前後漢間人也後漢二百年來無一從祀豈真乏人耶予讀黃叔度傳荀淑謂袁閬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戴良對母曰旣睹叔度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郭林宗曰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范曄曰叔度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

遠去玼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若及門于孔子其殆庶乎夫叔度本牛醫兒人之稱之者不曰顏子則曰殆庶不曰不清不濁則曰在前在後以斯人而從祀豈下於子春韭而必求論著耶以論著從祀則顏之不遠曾子曰唯亦何所著述耶 玼音此

王子 通

贊曰稟靈傳達潛心典墳策上太平教洽河汾憂廑皇綱羽翼斯文房魏繩之有光龍門

子章論曰王通隋大儒也李延壽北史魏徵隋書俱不立傳徵事迹又不[illegible]見立傳更可疑也朱子謂文中子與長孫無忌不相能諸人懼無忌而不敢言使徵畏無忌何以爲徵適弟績子福郊福時俱有時名六孫勔勮勃杜易簡稱爲三珠樹助劼勸負雋才韓思彥戲福時有譽兒癖足世其家弟勮勔助皆以從逆誅勃劼勸又不永年豈士先器識後文藝其說然耶抑得乃祖之文而失其中耶

韓子 愈

贊曰倡始斯文不膠于物馳驚揚馬并包莊屈富澤孔周秖排老佛因文見道斗山蔚蔚

子章論曰予守潮距韓公刺潮日且千年而韓山韓水韓木潮人嘖嘖不置口所以漬灌之者深矣蘇子瞻作韓公

廟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便是實錄予瞻謫惠州親爲書碑予搜訪之未獲逾年廟竈壞碑出竈砌猶幸碑陰傍火字尚存無恙也今仍豎廟中足稱二絕

周子 敦頤

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朱文公贊

子章論曰或問程子不敘太極圖授門人蓋以未有能受之者然而孔門亦未嘗以此語顏曾是何如朱子曰焉知其不曾說愚謂孔子實以語顏曾矣子曰顏子其庶乎屢[illegible]非太極而何以空爲劣淺也語曾子曰吾道一以貫

之一非太極而何以一對千萬言淺也至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亦明言之矣獨無極二字未形之語然曰無知曰無爲曰無言曰無聲無臭非無極而何無極而太極猶云無聲無臭上天之載也太極本無極猶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illegible]元者始而亨者也太極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無極也則亦何以注爲乎

程子 顥

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朱文公贊

子章論曰程明道十歲所賦酌貪泉詩中心如自固外物

豈能遷則其[illegible]已[illegible]矣比爲御史對神宗曰使臣拾遺補闕[illegible]贊朝[illegible]則可使臣擬拾[illegible]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上[illegible]以爲得御史體又嘗曰任人喚作啞御史只是要格君心則豈非以大人自任乎又曰新政之改亦是吾黨[illegible]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其識擴徹其學[illegible]其氣甚平議論甚公其所造在顏之下孟之上自宋至今未有能逾之者伊川以爲孟子之後一人非私言也

歐陽子 脩

贊曰書荻受學斐浮崇雅道契孟韓文追班馬朋黨有辯濮議非頗龍圖元老命世長者

子章論曰歐陽子從祀實由濮議上契 世皇特賜舉行夫濮議不行于宋而竟行于 明豈非其議論之正終有不可得而奪乎夫媢生崇祀其父固不可避媢主之嫌而并黜其父亦不可試以濮議 與議虛心平氣合而觀焉可也

邵子 雍

贊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靜裏乾坤 朱文公贊

子章論曰夫學不藏往不知來不名爲聖人故易曰神以

知來知以藏往無不筮而知吉凶上也禍福將至善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次也假卜筮而知吉凶又其次也由是言之堯夫之學可知已雖然灑落光霽似茂叔醇和無妄似明道坐安樂窩中不罥世網似陳希夷一時名儒鄭公溫公純公正公皆尊禮爲友謂之至誠非耶

張子 載

贊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朱文公贊

子章論曰橫渠諸書西銘其至矣乎尤愛其論道語曰憂道則凡爲貧者皆道憂貧則凡爲道者皆貧又曰天地以

虛為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又曰
虛學以為絕耶何因復有此議論以為異耶然而學者不
[illegible]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孔子曰天之未喪斯
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今欲功及天下必多栽培學者則道
可傳矣獨惟其論性曰心統性情又曰合虛與氣有性之
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猶三之也似與程子覺悟便是
性之旨未合橫渠師程子豈未聞此語耶

司馬子 光

贊曰篤學力行清修苦節三劄五規帝眷王烈乾坤正氣
經綸豪傑邊夷問名愉頑率德

子章論曰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一生精神盡在此書獨帝
曹魏以為正統正魏則閏蜀帝操則臣備矣書諸葛亮入
寇中原寇亮則主懿矣溫公何所見而為此耶嗟乎溫公
蓋萬不得已焉溫公司馬懿胤也祖懿不得不寇亮帝晉
不得不帝魏予作漢壽亭侯祠記語之頗詳無苛責溫公
可也

程子 頤

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
菽粟之味知德者稀孰識其貴 朱文公贊

子章論曰宋元豐元祐間洛陽二程眉山二蘇雖為兄雖
為弟皆宋之麟鳳也然二程之學在宗孔孟論性命二蘇
之學在崇節槩富文章其蹊徑既已異路故門戶遂爾角
立子瞻侮正叔於講庭子由沮正叔於館職當其時洛不
能不少屈於蜀而俎豆孔庭二程並祀蘇氏不能望焉然
後知是非公論在萬世不在一世也

胡子 安國

贊曰道傳伊洛志奮春秋綱常羽翼名利蜉蝣左氏公穀
雖云殊流並列學宮多士薪燎

子章論曰高宗問文定深於春秋以左傳付之點句正音
文定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

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比
觀文定傳春王正月便謂孔子欲行夏之時正所謂見諸
行事也而支離揣摩比左氏繁碎尤甚朱子謂胡氏春秋
初無定例不知果而孔子意否本朝取士擯三傳而獨宗
胡氏親承孔子公穀亦親承子夏文定生千年後即朱子
且謂未必得孔子意否近宗遠尋未知其解矣至於王成
子弟皆與斯文而致堂五峰為宋大儒則文定之庭訓豈
易友哉

胡子 瑗

贊曰起家教授亦黎秘書身為[illegible]褻必[illegible]樂校鍾磬

寵承緋魚蘇湖逸響永標師模

子章論曰胡泰州始讀書泰山友孫明復石守道後教授湖州友范文正巳居大學友二程子切磋雕琢以就光明蘇湖之模上繼河汾從祀宜矣至於我　明泰州有王汝止爲陽明高弟世稱心齋先生有王隆吉爲心齋高弟世稱一菴先生嗟乎何海濱之多賢也豈非開胡先生之風而興起耶

楊子 時

贊曰英姿夷曠雅志恥踔坐春且酣立雪彌慤憂國訏謨繕性實學吾道南矣龜山嶽嶽

子章論曰宋儒以濂洛關閩爲宗閩以朱爲宗而開閩之宗實自中立始中立受學於程明道明道喜曰楊君最會得容易比歸目送之曰吾道南矣中立一傳而有羅仲素再傳而有李愿中三傳而有文公四傳而有蔡元定父子而閩學益光一[illegible]私淑而景炎之者若廖[illegible][illegible]劉崇安諸胡至於黃勉齋眞西山而閩學益永矣[illegible][illegible]祀啓聖孔庭共二十人閩得其七而始於中立不有將樂孰開七閩古人祭川先河後海中立開來之功巨哉

朱子 熹

贊曰義理玄微蠶絲牛毛心胸開豁海濶天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

子章論曰朱文公之生卒去就何其與孔子同也論語史記世家孔子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文公傳宋建炎四年庚戌九月十五日文公生於南劍尤溪之官舍周之十一月即宋之九月則孔子朱子益同年同月同日也孔子壽七十有二朱子七十有一其得年同孔子生于周末而不遇于魯朱子生于宋末而不遇于宋其數奇同桓魋欲殺孔子余嚞乞斬朱子其受謗同予入曲阜孔林拜孔墓入崇安大林谷拜朱墓草木蓊鬱凛然猶有生氣而闕里考亭子孫蕃碩雍雍肅肅不與齊民埒然後知天之祚聖賢者

遠矣

張子 栻

贊曰氣靈自天式穀於父學嚴義利才包文武任道匡世攄忠酬主玉壘錦江共公不朽

子章論曰有宋諸儒崛起於絕學之後或奮自繩樞或出自儒紳而以執政之子毅然欲爲聖人之徒者敬夫也不惑溺於聲華之途而翱翔於仁義之圃非其天資有大過人者能若爾乎朱文公不可一世即楊中立陸子靜呂伯恭皆有貶詞而獨以敬夫爲畏友是可易得乎哉

呂子 祖謙

贊曰斂才敏質博學宏詞祕獵千古餘包四時朱張則友關洛我師中原文獻東浙蔡著

子章論曰呂氏自申公夷簡好問以來勛勦國事大有功於社稷自希哲與叔和叔以及伯恭講明洛學大有功於斯文伯恭以希哲為祖以籍溪為師以朱文公張敬夫為友源流所泉芝蘭所薰雖欲不升堂得乎其弟祖儉祖泰侃侃言事足褫姦魄伸忠讜廿九死不移呂氏世不乏賢矣

陸子 九淵

贊曰分內無窮斯文不朽宇宙為量文里乃覘靜觀鼻動虛藏萬有允倚北辰直攀南斗

子章論曰有宋盛時兄弟講學穀然誦法孔孟者洛陽則兩程江西則三陸建州則四胡昆仲自為師友家庭互相切磨即七十二子中有八顏五冉未必皆同胞也可謂一時之盛矣第兩程師濂溪四胡從龜山皆有師承而三陸崛起金谿絕無師傳雖其議論稍與程朱殊而立大一語卓然從心之知也陽明子以為直接孟子知言哉

蔡子 沉

贊曰近述父師遠宗聖賢洪範衍數洛誥著篇探賾索隱發微鈎玄帝典王謨匪公誰詮

子章論曰季通嘗語諸子淵汝宜紹吾易沉汝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以屬卻方子讀元定洪範皇極數圖說圖有四一曰九九圓數二曰九九方數三曰九九行數四曰九九積數一言以蔽之曰始於一故其說曰一者九之祖也九者八十一之宗也又曰天下之數九而究矣十者一之變也百者十之變也千者百之變也萬者千之變也十百千萬皆一也天下無理外之數其即孔子一以貫之之道乎孔子之道一以貫之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元定所云一九得之孔子矣

真子 德秀

贊曰王立長身鍾呂大器骯髒節槩沉潛仁義黨錮既開善類復熾斯文正宗千秋亦志

子章論曰真西山先生所著大學衍義我　明以之進講其所集文章正宗又以之教士益其學不盡行於宋而其教則行於後世文公之後一人而已予入建州訪公所散處於浦城松溪之間松溪真氏另建公祠於松城崇礼豆籩

許子 衡

贊曰志學伊顏淵源濂洛嚴於謹獨弘以執德世故膠膠

性自得得不世真儒褎然勝國

子章論曰許文正公生於元長於元不仕於元則山林而已鳥獸同羣匏瓜不食柰何爲孔氏徒也仕元之議郎成人無孔子居夷之見乎不知其解矣夫文山之不臣元殺身舍生仁也文正之臣元用夏變夷亦仁也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

薛子瑄

賛曰穆穆文清終始以正讀書有録遯世無悶篤志力行窮理居敬作我先覺復我恒性

子章論曰薛文清公天資粹正踐履平實人皆謂以修勝

似朱元晦王文成公天資高朗教主良知人皆謂以悟勝似陸象山此言似然而實不然也考文清讀書録曰格物只是格箇性又曰古之學也一後之學也支又曰一是寂然不動貫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一是天下之大本貫是天下之達道此何等悟而謂以修勝耶考文成集教門人曰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又曰徒知存心之說而未真實加克治之功故未能動靜合一而遇事輒有紛擾之患此何等脩而謂以悟勝耶今之選讀書録者將文清悟處刪去傳習録又將文成修處畧去此二三子不善學二先生之過

王子守仁

賛曰蠖屈龍場獄究性術一脈良知千載先覺武戡濞成學慨虔吉傳習有訓斯文彀率

子章論曰文成立教專主於良知良知之說出自孟子其學宗孔孟無足疑者獨武功震烈著於豫章則自孔子都夾兵墮三都以後儒者之功堇一再見焉夫軍旅未學孔子有爲而言之也好謀是與我戰則克孔子不諱言戎事而獨文成之才饒辦之所謂允文允武非耶恐唐宋以來諸儒未易辦也

陳子獻章

賛曰洋洋白沙獨契斯理我思古人象山陸子平生議論詩以見意堯夫法門慄卷遯世

子章論曰陳公甫身長八尺然與孔子埒面具七星又與朱子同孔子學琴黯然幾然見文王公甫夢撫石琴音泠泠然見一偉人豈聖哲之得道者當有異表異夢乎夫由表而裏可窺也由夢而覺可知也而何世之呶呶公甫禪也公甫一傳爲湛元明與王伯安友善而江門之學始著晚得羅逕[illegible]孫尊信之而江門之學益光從祀之典三君子之力居多焉信友獲上然乎

胡子居仁

贊曰覲翼敬心絶俗高蹈學則爲已治則王道泌之洋洋
從吾所好青青子衿其則是傚

子章論曰本　朝從祀止四人而胡新會胡餘干俱出吳
聘君門聘君之學敬齋[illegible]已二程可祀元公獨可遺乎或
謂石亭之薦比於中立之[illegible][illegible]中立可祀聘君獨可遺乎
行人在門　簡書可[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命[illegible]不俟駕行聘君安敢
不出出而不受官可謂得出處之義矣

啓聖祠

啓聖公孔氏叔梁紇

贊曰水精慶胙勇力長軀神[illegible]尼丘禱吐玉書肩山威鳳
滄海明珠啓聖百代天祿與從

子章論曰孔子之封文宣王也始於唐開元而啓聖公之
贈王也始於元至順吳楚僭王春秋書子禁亂賊也而肯
自王乎王孔子已非并王其父乎我　明一釐正之稱啓
聖公以顏無繇曾蔵孔鯉孟孫氏配以周輔成程珦朱
松蔡元定從祀庶幾當矣或謂程珦朱松宋已從祀孔廟
蔡元定爲朱文公高第與三子同堂共祀不便故以配享
啓聖公若周輔成原不在從祀之列而以配享則張子之
父亦當議配姑以俟[illegible][illegible]

顔氏無繇

贊曰人誰無子爾嗣標奇行爲世範學爲人師請車誠非
顧匪其私千載之下足以示慈宋高宗贊

子章論曰聖門父子事仲尼者惟顏曾二氏然夫子與蔵
思狂而路於請車厚葬夫子微示不足之意則路之學不
如蔵顏子先卒曾子養志則路之遇不如蔵華元申西爲
世聞人則路之曾孫不如蔵然考之晉志晉顏含之操行
梁顏協顏之推之家訓唐師古之博學杲卿真卿之忠烈
宋顏復顏岐之繕修至本　朝顏沛縣伯瑋父子之死難
皆顏子之裔也則皆無繇爲之鵠也[illegible]可遠矣

曾氏蔵作點史記

贊曰惟時義方有子誠孝傳得其宗父爲之鵠舞春舞雩
詠歌至教行雖不掩其志彌高

子章論曰七十子事夫子入孝出弟宜皆有聞至以孝稱
獨曾閔二子豈非以事後母故耶西銘論仁孝以大舜申
生伯奇曾子爲標意亦如此孟子論曾子養志董於酒
肉愚意當時曾子所以事後母者當有出於酒肉之外特
逸不傳耳

孔氏鯉

贊曰商王啓胙微子[illegible][illegible]周召是訓詩禮[illegible]傳父作至聖

子述上賢天倫慶殖奕葉萬年
子章論曰夫子稱文王無憂王季父作武王子述葢慶其
遇也夫伯魚豈讓文王哉羑里之囚伐崇勘黎之役豈能
無憂王季雖賢未必勝於孔子武未盡善焉能加於子思
故惟伯魚真無憂矣出妻一節禮記注云伯魚卒其妻嫁
於衛之庶氏夫婦之際似少讓於太姒焉

孟孫氏 激公宜

贊曰慶父之裔爲孟孫氏至激公宜始毓孟子上尋洙源
直接闕里泰嶧巖巖高山仰止
子章論曰啓聖從祀諸賢考大明會典顏氏路曾氏晳孔

氏鯉俱有名爲記獨孟孫氏無名予初作志時以何忌敬
叔兄弟嘗師事孔子足以當之故傳何忌然孟子父實爲
激公宜今改激公宜爲正

程氏 珦

贊曰束身飭行嘗已寵義歷官一介成子兩驥清節表世
新法抗議甲會熙恬公參其四
子章論曰大中始爲黃陂尉生二程於官舍故黃州有河
東書院有會臺山云二程幼學處也大中繼知虔州興國
縣故興國有三程先生祠大中後爲南安軍通判遣二程
受學於周茂叔故南安府有道源書院祀周程也嗟乎孟
傳子詎二子於孔子而成南宮适朱喬年托朱子於胡明
仲劉致中而成文公大中遣二程師濂溪而成元公正叔
故入樂有賢父兄也豈不然哉

朱氏 松

贊曰蚤挾才思詩酣道腴追宗河洛抗正權諛授子三友
爲世大儒標美父鵠蔚然華萼
子章論曰韋齋生於婺源故婺源縣南有韋齋井傳文公
生時井中見紫氣尉於尤溪生文公於官舍故尤溪有南
溪書院祀韋齋父子卒於建州故韋齋墓在政和之寂歷
山祝夫人墓在天湖成其子爲大儒而貽其孫兩驥博士

於新安建安之間毓朱氏之梁紇大中也從祀啓聖宜乎

蔡氏 元定

贊曰學嘗㗖蔬行不愧影說理精瑩涉道要領腹笥百家
情田萬頃父子並祀俎豆虔炳
子章論曰蔡元定父子讀書談道隱居不仕此何與國家
而不免道州之行元定竟客死宋末失政如此雖欲不亂
亡得乎千載之後是父是子從祀孔庭可蔽矣或言珦
松輔成綠子尊父元定之祀非以沉故最爲確論

周氏 輔成

贊曰元公倡道功實懿爍遠翊齊鄒近式關洛猗與諫議

實開其餘從祀啓聖籩豆有赫

子章論曰諫議瘞道州多嶺濂溪奉鄭仙居縣君瘞九江德化清泉社濂溪與子壽俱瘞九江先塋有宋盛時無兵戈之擾何濂溪輕弃父墳徙潯陽耶豈預知宋之必南而潯陽爲樂土耶抑流行坎止道如是耶抑廬山風氣攸聚周元公岳武穆俱奉母夫人瘞於斯耶或謂宋之公卿輕徙出鄉如歐陽公自廬陵徙潁邵堯夫自共城徙洛司馬溫公自陜徙洛張子厚自梁徙郿蘇子瞻自蜀徙宜興朱喬年自新安徙閩不獨一濂溪已也